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目提要分類目錄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〇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書十卷　〔明〕姚允明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 …… 一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一）　〔明〕張墉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 五五九

史書十卷

〔明〕姚允明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書十卷》提要

史書序

姚伯子讀史二十年著成一書體仍編年文尚簡括自太昊以來迄於胡元至正之末積四千餘年裁成十卷大事畢備其書以二十一史與司馬通鑑朱子綱目爲本間攷各家論議折衷可否以就筆削藁凡三易方登几案始猶博綜

繼歸典要前人舊文寧減
毋增意欲一句一字包含
本末極其苦心亦鄧潛谷
函史張九岳史餘之流也
但鄧張之書卷帙衆多鈎
序 二
深致遠學者難盡伯子獨
以約造功便人稽覽當其
窮朝畢晷吟咏探索正史
旁史雜然來會折獄聚訟
之家竄改鼠璞之字閣筆

不下久而後成篇卷既定
持贈學者則巾笥囊被可
携而往祓祉山巔孤遊萬
里不假僮僕不資車馬抱
此一書往古興亡悉在襟
序 三
帶始知造之者勞讀之者
逸伯子之功其輪扁乎東
漢以後好學之士莫盛於
宋然通鑑既出温公嘗苦
人不讀能訖一遍者惟王

勝之餘多聽去今古學大
開史鑑諸書家貯一本覽
誦不倦爲勝之者逞逞而
有窃謂此事可以傚宋又
得伯子助理闢梁大通行
人無苦起痿杖盲當望長
治嘐友嚴永思著通鑑補
亦閱二十年成書文卷三
倍於昔史家大觀足裨館
閣然有永思之博不可無

伯子之約二書表裏衣被
飲食天下有餘矣

婁東友弟張溥題

姚伯子史書叙

休寧姚汝服年四十即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時癸酉秋汝服從程去聞所授予書一冊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從吳時可盡發汝服之藏以為其書近今未有也於是同里之士如黃仲脩程德鳴吳子含去非輩咸以予言為然鳩資刻之予又言之予友太史張天如膳部周仲馭及楊維斗劉伯宗荆實君周簡臣介生兄弟咸以為非予不能識汝服而介生又與其友盛順伯延汝服於家然後汝服之

史書先後梓行而傳矣汝服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為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為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賢者難竟涑水之通鑑於是乎作古今之史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然附之以見固未嘗自為一書也自為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汝服矣汝服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以自為一家言於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

裁縮已成之事以為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於好微意不苦於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色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措之為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行堅志特者烏覩有是哉此汝服之數十年而為一書書成而予以為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汝服之先人伯清氏負當世志講究古今理亂之故甚勤也汝服自幼以父為師早授之尚書國語故著書稱伯子承父志也其撰言簡與近尚書出入考工三傳要自成其

為伯子之書汝服又嘗與予論史事謂　本朝雖以壯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嘗以為然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為宋史予亦嘆美其意不以為妄要之汝服即不為宋史自為之史書固已傳矣汝服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於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於面貌人不知其為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所言皆可見之行夫汝服蓋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者也如是則伯子之書抑

又可知矣

皆

崇禎丁丑春貴池友教弟吳應箕撰

史書序

新安姚伯子博學好古年垂六十手無停涉尤工史學嘗自太昊迄胡元上下數千年間私以已意裁括成書體仍涑水而綴事屬文刪繁就約間寓論斷折衷諸家書不盈尺而往古典亾治亂之迹以及典章制度之沿革君子小人之進退要義畢陳實史家

之創體也予嘗論經史二學相爲表裏不讀六經無以正是非之本不讀二十一史無以極是非之變士方窮居閉戶不能取歷代掌故家言殫厥源流詳其得失及國有大事廷立而議何以引古論今援往轍之顯鑑定羣言之淆惑哉伯子爲諸生明當世之略言吶吶不出而天下理亂

瞭如指掌與予篝燈夜語嘗以昭代作者彬彬而國史鮮善本爲嘆又憤宋史蕪雜幾同斷爛朝報欲加刪芟私成一書夫明書如端簡

吾學方山憲章皆簡嚴有體間參之實錄惜多遺略國史難於載筆諛則失夫子春秋紫陽綱目之義亦有一二大事非臣子所宜顯言者此雖

才如獻吉元美所以闕而不作也若宋史事屬異代既無定哀微辭之嫌又宋人多撰著近而易徵不患不詳患於不嚴予嘗欲掩關五年卒業

此書以遂私志今得伯子相助爲理其有成乎伯子字汝服其以先人之字行者伯子曰予少無師先人嘗授予春秋國語大義此固其志也夫

龍門作紀遷必稱談扶風成書彪乃傳固善則歸先古今同揆又何異焉

古茅州教友弟周鍾書

於白門

史書叙

余家世尚古學。家君勤在史易。既成書矣。卦以統年。世之治亂。為吉凶証。天人貞勝。終歸之一致。故披卷暫觀。千世之故。不能隱。以覺世誠深思也。及見姚伯子史書。乃歎其得氣先。善發人心之所含。曰延為後進作儀刑焉。而家君與伯

子見則各罄胷中之藏。伯子喜家君。以七十之年。晝吟夜書無輟時。家君亦喜伯子書。刺未竣。凡閒所筆。又宋元史也。余曰叩伯子作史之意。曰夫是余所托也。有進焉者。憶始卅時。從父宦學。焉所經途。古疇而今載草。其遁居窮民之聚。利爭於小。為衣食給。習暴以失義。性迷而人倫汩斁。始於不能其親。終巧逃上令。而難治矣。若民所各得。人樂其生。忠孝之事。當不勸而趨。夫古聖人。旁達天地之生意。有他道哉。載籍雖博。政教之實。其傳者可攷也。謂行之古者。不必之今。時則有異耳。謂行之古者。必之今。理有不同乎。綜其同異。質言之。以求生意

於來茲。斯吾志乎。不然。代有紀矣。徒夸奇博。增之繁焉。用作為余曰。子之為書不忘世耶。夫文。條言之。顯也。散言之。微也。史取編年。言幾五十萬。讀者不皆作者。故事觀。大旨不以散隱。與伯子曰。前民用者。莫如易矣。聖人作之。世世則焉。豈能事預定之哉。占之者。各以其意象

辭之用以無窮。且余他著。亦有新錄。以示門人程去聞者。吳束三評釋行之。自顧不如史書。綜前人之行事。而義自備也。余既與伯子議論。得其奥。顧家君長伯子十年。推廣易類。如太乙易林。皇極畀究其微。手編象易。春晷及燈。筆墨聲常傳戶外。又得伯子為之老友。朝夕學

問相勸。千古大業。又聚為家庭樂事。亦已奇矣。尤可幸者。宋元史之更作。余及介生輩素有志焉。得伯子先之。余輩參酌其間。功不更逸乎。伯子功肇於乃考。余今將藉伯子翼家君之書以行。事頗同。才雖讓伯子。獨天倫之際。伯子每顧余而稱歎焉。

旹

崇禎十年仲春月丹陽友教弟盛順題

眷晚生程允德謹書

桼闕姓氏

錢牧齋 謙益　黃石齋 道周　顧瑞屏 錫疇　倪鴻寶 元璐
陳大士 際泰　馬素脩 世奇　楊伯祥 廷麟　吳長谷 國仕
金正希 聲　張受先 采　馮留先 元颺　馮鄰仙 元颺
周仲馭 鑣　徐九一 汧　張西銘 溥　徐錫餘 開禧
姚永言 思孝　韓芹城 四維　吳駿公 偉業　侯豫瞻 峒曾
曹元宰 荃　成寶慈 勇　楊治非 本鍼　楊維斗 廷樞
王有三 重　汪石臣 漸磐　陳寒山 函輝　萬寅暘 編
范太蒙 鳳翼　章大力 世純　張異度 世偉　盛茂卿 如林
黃上珍 朝聘　顧仲恭 大韶　唐損占 士嶸　朱子美 徵

劉漁仲 履丁　嚴永思 衍　汪叔度 偉　汪彥輔 宗友
王平仲 志長　馬巽甫 元調　楊子常 彝　張公亮 明弼
萬茂先 時華　余小星 正垣　吳次尾 應箕　顧麟士 夢麟
許任宇 啓洪　宋澄嵐 繼澄　盛順伯 順　荆石兄 艮
周簡臣 鈐　周介生 鍾　羅文止 萬藻　夏彝仲 允彝
周勒卣 立勳　陳臥子 子龍　范惟蓉 欄　荆實君 廷實
萬道吉 應隆　曾堯臣 文饒　管君售 士琥　鄧左之 履右
徐闇公 孚遠　沈崑銅 士柱　汪扶光 沐日　沈眉生 奇民
劉念先 潛　劉伯宗 城　徐君和 鳴時　錢吉士 聽
陳士業 弘緒　張天生 玄　侯雍瞻 岐曾　朱雲子 隗

侯赤社 方夏　呂石香 雲孚　陸文虎 符　方密之 以智
梅朗三 朗中　劉千之 伯恩　張爾公 自烈　顧子方 杲
甘禹符 九鵬　蔣長卿 臣　楊龍友 文驄　吳讓伯 伯裔
吳延仲 伯佩　張伯郡 祖吳　吳爾閑 驪祥　宋夏玉 朔
吳公信 繼佐　顧偉男 開雍　陳定生 貞慧　李舒章 雯
馮千秋 延年　趙雪度 初浣　王與游 志慶　張無近 玉治
朱子强 健　舒芑孫 弘緒　王惠常 啓榮　黃太冲 宗羲
許儀吉 之漸　吳玉班 應筍　曹在茲 司文　徐淑子 貞乙
翁子長 祚　孫孟樸 淳　葉聖野 襄　姚文初 宗昌
姚君實 應達　吳茂申 有涯　吳日生 易　李源常 憲

姚瑞初 宗典　張孺高 謹　吳志衍 繼善　吳茲受 晉錫
吳扶九 翻　梅惠連 之頒　金卜公 瓚　黃美中 正色
江引寒 南秀　張來宗 源　張禹疏 濬　李仲章 光倬
連璧如 城璧　戴士全 應昌　吳子長 庚生　冒辟疆 襄
江度生 璜　姚長春 時芳　章拙生 美　王處卿 家穎
戴孟常 振奇　馮躋仲 京第　吳人撫 克孝　吳于民 德鑑
吳時可 名世　徐克勤 時勉　黃正仲 鼎奇　程衆允 允晉
荆君佩 廷璧　戴孚于 布嘉　趙我完 白新　朱令古 之尚
劉在公 廷鑾　麻孟璿 三衡　趙維生 司直　蔡伯引 仲
汪文岫 瑤光　張撰鈐 黃　吳緒倩 應纂　周我容 鎔

吳東三霖　張子厚傳　吳子含文英　凌龍翰雲翔
吳去非聞禮　吳思臣聞象　黃仲脩慎　姚光父惟陽
程良卿廷宰　吳以臨文籤　黃懷之士　姚北若滸
姚雨若夔　周乃彬盤古　周遠侯鉉　荆晏公康胤
周我成錫成　季夢白星　程星如文燦　黃東赤葵忠
吳搏之士鵬　黃策六士鰲　朱含可化光　黃韜之耀德
黃仲霖澍　潘木生文炳　程德鳴子珂　程爾行至遠
吳堯階爾瑣　程君揚先芳　喬苑風培　沈治先壽國
顏庭生紹庭　陳龍媒士驄　魯孺發可藻　程銓臣士衡
黃希孟教素　王嘉生元會　文佑人啓元　文艮吉教元

葉伊氏者　趙日斯遷　方玉如式玉　凌香吏紫鼎
吳式京聖欽　方玄二卜頻　吳仲濟聖楷　程試可仕進
葉采父紹泰　王尊素玄虔　許芳城楚　汪公麗濟淳
汪靜致遠　程燧四世佐　章懋五有德　汪闡增知默
洪吉人德吉　孫元賡昌明　朱來眷對越　江文石天一
潘南二大京　汪謙子有光　陳秉文希昌　鮑贊可希襄
蔡涉南羽亭　江遜止念祖　吳鵬玉象鉉　荆爾戲衍毅
黃濟之希德　黃用賓光閏　程慧生定　汪行于達可
程見可士道　程士養序　程叔振鳳藻　程雲起時蛟
程公任體仁　吳介侯維祜　吳漢集文翔　吳頡羽文翥

程際飛雲龍　黃心之同德　程爾晉日升　黃君纘光前
程汝弼士良　趙謀先成謨　程公安允恭　汪錫汝立極
姚惟和思聰　程季重良珍　程行可遇時　程德可逢時
唐未孩順徵　唐峻甫四表　唐節玉鉉　吳賓廷之驂
程甫升道暘　程爾舍日章　程用晦道明　程二聚奎斗
馬瑤草士英　吳子宜斌　陳雪灘盟　房潭柘楠
楊龍友文驌　方孩未震孺　王光復廷垣　賴肩宇埈
房凡蕃之騏　鄭緯之經周　周又新群新　聶亦崇志宏
鄭景瞻夢眉　石景雲確　侯朝宗方域　侯長華方鎮
錢孚子嘉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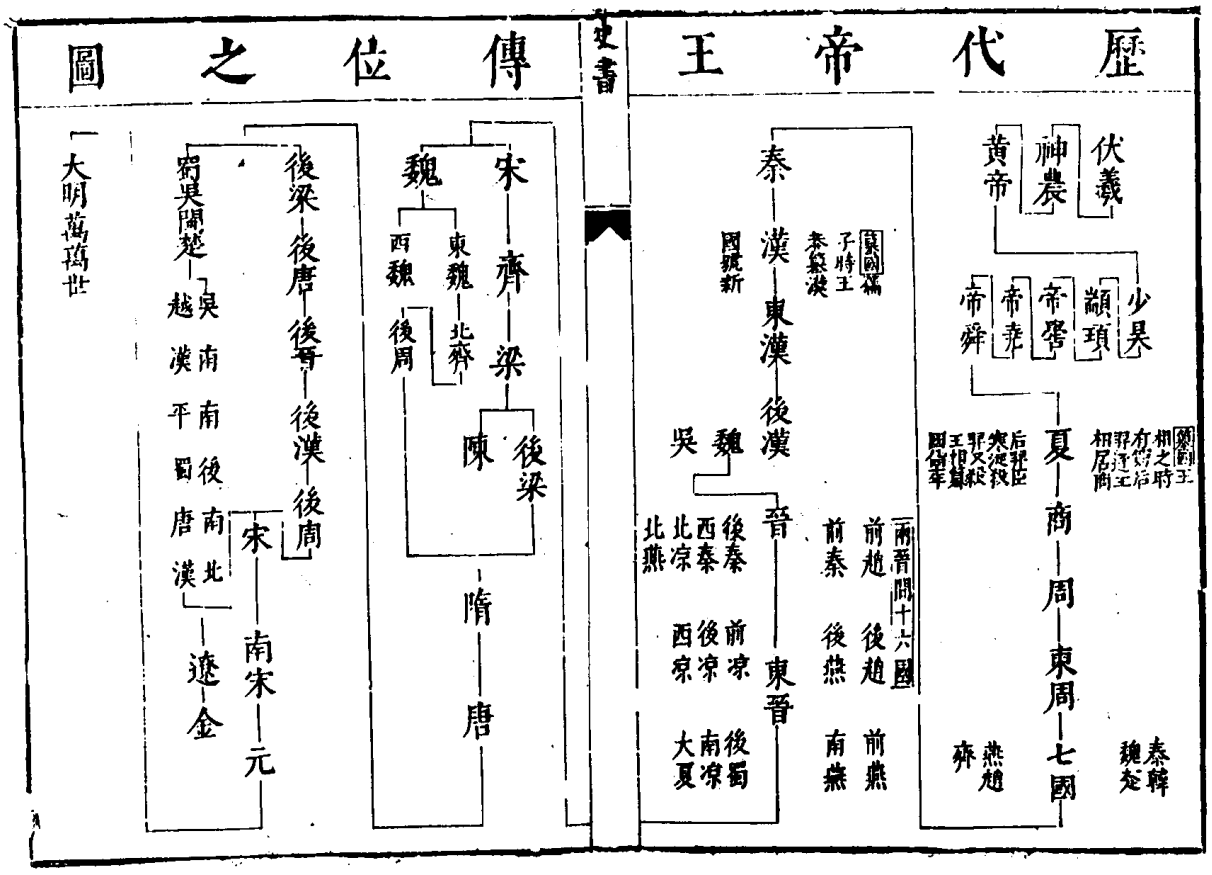
門人

謝曦仲重光　程去聞士達　汪耳臣調律　黃嚮先光壽
吳達甫肇章　汪師尹必進　黃虞成光都　程克繇維聖
黃子及授　盛燦叔燦　程僉可士選　程孚吉允惠
黃垂仲紳　黃善之慶德

弟

姚仲龍允升

歷代帝王傳位之圖



卷之一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七國 秦

卷之二 漢 附王莽

卷之三 東漢

卷之四 三國 漢 魏 吳 晉

卷之五 宋 附北朝魏 齊 附北朝魏 梁 附北朝魏 東魏 北齊

陳　附北朝後周　北齊
卷之六
隋　附北朝陳
唐
卷之七
唐
卷之八
唐
五代　梁唐晉漢周
卷之九
宋
卷之十
宋
元

史書卷之一

婁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服　校

天地生人。君臣以立。所以奠厥生也是非窮而賞罰加。政教兵刑。由之起矣。易序包犧。史紀五帝。治文系譜。故可得而列也。而踰繩越契。混敦巢燧。以紀遠。幾仍謬哉。三五雖疎濶。三才所繇辨。後王踵治。加詳焉。已爾聖作之事。不能易也。而敢曠諸本之經。首太昊。終勝國。成四十萬言。

太皞伏羲氏

以木德帝。三皇其首也。龍馬瑞河以紀官。則其圖而卦畫。書契焉生。前聖有作。得述而傳之矣。以有文字也。畋漁

畜養。犧牲既具。以給民鮮。廣仁制義。而禮以生。正嫁娶而男女定。情以兩固。然後人倫生焉。政教行焉。賦斂出焉。民之不移也。系用以傳。太昊風姓。在春秋爲任宿顓臾須句國。其時少典娶於有蟜。虢姓姬姜。是爲炎黃之祖。帝王傳次。皆三皇之亂也。故治。婚爲大。爰有琴瑟樂。亦兆之

炎帝神農氏

制耒教耕。民始穀食。本草爲藥。且以救之死也。夷海水爲鹽。見於夙沙氏之叛命而負誅。貨餘市立。而事漸廣矣。官名火紀。火德王也。後世德衰。兵敗於黃帝。然稷祀起神農世。祀其子柱也。

黃帝有熊氏

軒轅戰勝阪泉而帝以征誅華命矣。禽蚩尤於涿鹿邑焉。皇風且欲開。逆猶貴無爲也。四相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史頡正文字以六書。然三墳言大道。自秦亡之矣。後世多詭言黃帝事。則道家爲之也。井穀土。坊之爲陣。畫州立國。官制。咸法焉。妃西陵先蠶教。則婦功從之。樂有咸池。蓋伶倫明律云。其德土。紀官於雲。

少昊金天氏

以金配秋帝。然黃帝子也。即位。鳳鳥適至。用以紀。九黎亂德。其後世之衰也。共工以伯。

顓頊高陽氏

定共工亂。遂以水帝。五行之數既周矣。重民事。惡聽於神而不自務也。命官重黎。嚴絕其通。使無瀆祀而廢事。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世祀爲五帝佐。而后土復食於社。稷所自始也。

帝嚳高辛氏

曆日月星辰而迎送之。故曆家上及高辛。在禮有郊禘。虞夏商周。祀及黃帝高陽高辛。蓋五帝三王。易命而同祖也。于摯代。以不臧替。而堯作。廢丹立昭。非得堯。不可也。

帝堯陶唐氏

紀年始帝元載甲辰。以曆正也。帝首咨亦惟羲和之事。遠分官於東南西北際。萬里並測。則日無遺晷。星無爽度。故可得而曆象。曆法莫善焉。然若天者。其勤在授民。使作成無失其時而已。三垣既明。分野以正。幾兆而祥上見。天人感應。不誣也。人主蓋必考而謹焉。放勳之世。率德者萬國。百揆四岳治內。州牧侯伯治外。帝欽厥位而已。承六聖之治。惟心以爲未平也。時都於冀。河阻龍門而上襄。且未得海爲委也。以濫溢。振盪其民。不獲寧居以食。雖務爲治。莫之措也已。故急咨治水。僉舉鯀而弗績。其曰方命圮族也者。蓋悻直自用。不能協萬邦之心。以同功也。且不濬而障。增水高其於決也益烈。七十載。帝時年幾九十矣。言君德者莫盛焉。以徹子朱不任。肇爲巽位。以及側陋。而舜舉。是時五臣之屬。非近親。則世族。蓋百年之育。教成而才聚矣。以備官。非不足爲治。而非相臣若舜者。不能和之。使其功名也。

帝舜有虞氏

重華孝積上聞。徵而詢治。有成叙矣。遂宅揆。分功任人。而次第布之。帝見其可績也。終其讓命曰。允執其中。蓋帝之七十三載也。輯瑞班政。祀天以及百神。一若新天子然。居攝而禪定之矣。五載一巡四朝。一禮教而同風俗。亦以

摯勞也。故上親其下。而無驚於征役。四凶既殛。則禹脩鯀功。以益稷輔。木刊則疏畎澮水且行而民且耕。各以爲脩其田功也。隨地任役而樂趨。故自冀環及也。下流疏而注海。九州之疆理定之矣。民服其土。等差其賦之冀而貢焉。權之有所壹也。禹貢輿地東南盡海北潛河朔西貢崑崙。五服方五千里也。波於其外。所治之廣遠也。契弼教臯陶明刑。德洽而民不犯矣。堯享其成二十八載。而崩。蓋在位百年也。舜始稱帝而治。申命共職。咨岳牧而及九官。司空平土。司徒敷教。士及禦夷。兵兼於刑官。則文治之隆也。惟帝讓位。故皆讓官。稷稼。益虞垂工。伯夷典禮。夔典樂。命龍納言。在皇讒剛。用其柔。受善所以克有其實也。簫韶九成。鳳儀獸舞。和之至也。在天地者咸其功。故德爲磬咸池以還。大淵承雲。九招。大章。代作矣。茲乃盡善。設學宮射圃。憲老簡賢。等物辨制。三代言禮。不能離其宗矣。股肱耳目其臣。禹臯陶昌言賡歌。其朝皆萬世大謨也。宅帝之三十三載。念功命禹攝。中言執中。危微精一傳心。又聖人之道統也。五十載。南巡崩。而葬焉。唐虞之治也。苗爲後服。傳載其介荆山洞庭以爲險也。荆楚襲跡而負雄。夏商豈非地勢然與。天下治而南北合。亂則分矣。

夏后氏

禹

唐虞夏統禪。而三聖繼治。道之久也。化所以隆。爲子孫貽典則也。亦與其度數而已。仍虞曆而春正建寅。郊鯀。傷其障洪而殛死也。色尚黑。樂曰大夏。鼎鑄九牧之貢。是爲三代傳器。置鐘鼓鐸磬鞀以達言者。文明開矣。而朴未雕。始醇而後漸漓也。故後世謂夏尚忠。臯陶薨。益相南巡。會稽。誅防風而崩。

啟

舜德禹功。天下非是莫之又也。定與子以絕爭端者。象賢則足以守可成矣。享諸侯於鈞臺。伐有扈。誓左右御士車戰之古也。

太康

蔑祖訓。廢政而畋。以貳其民。豫狎而成溺者也。羿侯不窋。以去稷官。而西竄。窮后羿間其在洛也。拒河以畔。五弟以太后寄國陽夏。蓋仲康其一也。羿以夏都稱帝。是時契孫相土遷商丘。詩稱海外有截也。

仲康

九月朔日食。命胤侯征羲和。羿滅伯封國。剪其不附已者。以力爭也。姚伯子歎九牧之不討賊。意古急脩德而

務養民勢固兵衛之術不專爲一家謀也。

后相

去陽夏都帝丘因斟灌斟鄩以保也。寒浞虞羿於畟殺之而代帝遂滅二斟以弑王后逃孕有仍而少康用生夏之中亂蓋五十一歲矣相臣靡奔有鬲。

少康

爲庖正於有虞以浞子澆居過豷居戈尤張而避其難也兆謀自綸用成田旅衆而收中興之功。四十歲靡以鬲誅浞澆還王於冀然後天下復爲夏物靡首功矣然虞思則其藉之以基者也。

季杼

滅豷有窮氏始祀焉。

槐

芒

泄

不降

扃

廑

孔甲

夏以亂其失道若好鬼畜龍其失也

皐

發

癸是爲桀

霸有昆吾韋顧而桀矜力負勝虐斯播矣妹喜嬖而政以淫靡。湯脩德於亳也而忌之囚之夏臺。公劉其時遷豳也。湯既出夏臺夏政日甚伊洛竭關龍逢死諫太史終古奔商知亡也。湯既求得伊尹於莘曰元聖也進諸夏五反知其終不用也相焉爲蘇天下民生征無道者伐葛至於韋顧昆吾無有敵者以乙卯日戰夏於鳴條而桀放起禹丙子終桀甲午十七王四百三十九歲。

商

成湯

以事異堯舜而慚眞聖人公天下之心也。仁至民歸而不獲已焉爾。自夏歸亳氐羌畢臣蓋諸侯會王國者三千。正用建丑。尚白。重鬼。先罰。籍田爲助。夏政多革矣。後人猶以爲質也。郊契曰玄王。改稷祀棄。將易社。不可以禹王也。樂曰護。其詩商頌是也。王十三祀。而崩。在位嘗有七年之旱。而世傳桑林之禱云。

外丙

仲壬

太甲

二王不永年。伊尹聽政。奉太孫於祖廟而立之。王行不惠。尹曰習於不義之人耳。宅之桐宮。愼訓導焉。王用改德。尹迎之。以元祀還。以三祀還。王崩。廟稱太宗。尹之誨也。

沃丁

八祀。伊尹薨。在耕莘而志定矣。治開一王而身保諸奕世千古一任者也。咎單訓其事以廸王。

大庚

小甲

雍乙

太戊

度於天而敬民。輔成其治。有伊陟巫咸臣扈也者。桑穀生朝。宜災而祥至。諸侯朝。則德之勝也。七十五祀崩曰中宗。

仲丁

遷囂

外壬

河亶甲

居相。自仲丁以至河亶甲。皆以弟次立者也。

祖乙

河決相。遷耿。復以河決遷邢。相巫賢治比太戊。

祖辛

自祖辛崩而不序立者。且四王。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民苦河蕩析。而世家賴鹽利。申命諭之。卒成殷遷。以復古治。

小辛

小乙

居太子於民間。受學甘盤。以成其德。在殷。上下猶未懸隔也。古公亶父。自豳遷岐。周人以爲王業基之。

武丁

三祀。思賢。得傅說於葛。起巖築而相焉。亦以甘盤輔政。勤學恤民。政無怨矣。然後撻荆楚。克鬼方。不至者誅。而稱中興焉。諸侯之畢朝也。五十九祀崩。曰高宗。

祖庚

祖甲

在高宗世。遷野而成祖庚之立。是以作而知民艱也。周世子太伯。蓋逃勾吳而成國焉。知父志在季歷也。仲雍亦偕之行。

廩辛

庚丁

武乙

遷沙丘。虐以慢天。獵河渭而震焉。

太丁

季歷嗣。周治。昆夷獯鬻避之矣。

帝乙

七祀。周侯昌嗣。始爲西伯。賢元子啟。史以嫡乖。而立紂。

辛受

其以殷亡也。蓋負才恃勝。驕而之暴者也。西伯昃食。勤民事。友虢仲虢叔。而政咨焉。賢臣有若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曰四友也者。周召分周而治。畢康之屬。且漸起興之勢也。王方酗酒。西伯設禁於西土。七祀。王以巧爲悅於妲己。新其淫虐。刑設炮烙。朝涉者斮其脛。西伯方務德治。王顧囚之羑里。用崇侯虎譖也。西伯卽羑里彖易辭。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旣出。請除炮烙以洛西地。王賜西伯弓矢斧鉞。十三祀。虞芮質田訟于周。覩德以讓歸。或以

當受命之年也。讓國避世。若夷齊者。歸之矣。獵得呂望於渭濱。而太公之兵法用。伐戎。伐密。作都於程。伐邘。伐崇。而卽都之。是豐邑也。有天下三之二。而王若弗知。世以周之行德也。陰云。然以臣終。二十祀。薨。而曰文王也。武王嗣周。王不悛。而增其虐。任飛廉惡來。厚積而崇侈。以縱欲。西伯戡黎。勢已近。王怙天。而惡祖伊言及之也。忘日廢祀。故微行遯。箕佯狂。皆以殷之亡也。比干諫。而剖其心。河竭。三十三祀。周合諸侯伐之。甲子。戰牧野。而殷師倒戈。王以焚死。商亡。起湯乙未。終紂戊寅。三十一王。六百四十有四祀。少衰而輒振。則商政簡而易繼之效也。大

彭豕韋蓋商世之霸者云。

周

武王

史有夷齊叩馬之諫。孔孟未之嘗言。然君臣之際君子所存也。 姚伯子曰。封建民之爲也聽焉以爲君戴焉以爲王故聖人以興而無德者廢。以民所歸叛焉皇帝王之代更皆由是也。商周所以取天下而不爲貪者亂世多虐君隣於不德。除殘則地以廣也已。既有圻田放伐必非樂爲也不得已於一夫之恣虐。 紂既死封武庚以故畿守其祀所披地置三監焉天子惟反其政。迎民所欲而亟革行之。 旌忠禮其賢而下之。 就箕子訪焉得洪範九疇中

之以維皇建極。天人之事備矣。蓋箕子之所以不敢死於紂者也。封之朝鮮至今有古遺治。 盡存神明之後虞陳夏杞則以備三恪。在周得以言四代之禮者以此。 遷豐諸侯大會告武成示之崇文德也。 遷鎬是爲宗周以形勢臨東諸侯。 正首子月服赤度數放之於文而無復加矣。 王以十三年滅商後二年疾甚周公卜祭先王請代死爲新改命也。王瘳是以有金縢之書。 姚伯子曰聖治所會周其大備矣思古者非是孰爲監故揭其大端期與有明焉徹田以專地權民生於食也食地私而民不公屬矣食地公而民不私屬矣兵井出一人焉國不病征也於

非取壯而民不殲於寇也。建學養老，揖讓明而孝弟興。太子齒焉而觀法教之有壹，而儲訓且豫也。士觀射於文也勁之。比禮樂焉於武也柔之。作大武樂詩皆聲教也，享祀有什。義微而辨分嚴郊稷配天宗文配帝，以功以德也宜古公季歷，其以追王也。受姓者，原其祖德，達諸庶人，氏族以分也。則巫繁而類明，讀法而民耳目一，師惟傳先王之教，邪莫之姦矣。祭明等倫，舉者其親相屬也，位相賓也，疎則不瀆。常則民志靖，巫覡咒詛盟誓收之以輔法，雖有精於鬼者不得以愚愚也。九府泉流而利權權，迫惰民以夫里則天下農，天下農而人給矣。人給而奸賈不得巧瘠以

益贏，故非有土則不富矣。富貴者，王人馭天下之大柄也。褒封兄弟甥舅之國，加廣焉，示天下重也。九服朝覲會同，禮以隆殺，上下交而有體，諸侯得以禮往來也。寧歲四狩，斬牲肆殺，而禮以明民，其長世故有術也。

成王

管叔不悅，以周公右王也，惎之以流言曰，將為周不利。是時同德在朝，猶有召公太公也。公避諸魯，王悟迎之，還感於風雷，而金縢啟也。武庚絕於周，曰紀殷緒，叔謀不遂，轉而終其惡也。殷叛，奄從之，淮徐之戎交扇，故周人大恐。惟公決於東征，於是監殷而靖者，獨康叔也。既定殷，遷其與亂者於洛，更以微子守其祀，曰宋公。三監弁入於衛，故詩有邶鄘皆衛風也。七年，周公承武王志營洛，是惟地中。達德於四方，定鼎焉，曰成周。王則俾公以東伯，留撫其民。是時太公與魯公伯禽皆之國，王所獨召公主西方諸侯有去志，公固留之，曰保命我二人也。王作周官，三公九卿，其太師太傅太保，則太公召公周公之所任也。三少無屬，曰孤卿，而六官率屬以聽治，諸侯事儉於天子，故三官大夫攝事，而有司徒司馬司空備其繁重者也。朝制六年，再朝而狩，嘗大會諸侯於岐陽。十三年，周公薨，君陳代治洛，然畢公主東方諸侯矣。崇祀周公，然白其牲

以異之，徹之封者八，然魯為宗。王崩，力疾臨羣臣，作顧命，在輔成元子治也，慎於終始之際者，明王之事也。

康王

繼德累世矣，而惟靖民以致刑措，故虞周媲治也。

昭王

以楚始大南巡，崩於涉漢，不問也。柔至於不振，不可積矣。

穆王

遠狩多不度，徐子偃以王於東，祭公諫而後回車，然偃雖誅，而不能革其僭號。耄而作呂刑，罪贖而多鍰，不死矣。

恭王

恭以輔昭穆之缺周之所以不遂衰也

懿王

崩而立恭王之弟。

孝王

非子始封秦而雨雹冰川。王崩立者懿之子。何失序也。

夷王

北伐戎太原南則熊渠以楚子僭王周之衰非一事矣。始下堂見諸侯。蓋愆於厥身王政多缺。

厲王

剛於爲暴廢典行意。齊侯不辰烹而諸侯駭焉。儉犹

淮徐東西交寇吏專利而恣虐。怨詛興而誅謗以防民言也。召公盡諫而不聽。三十七年國人攻王出諸彘。

召公匿宣王以其子代也與周公共和行政者復十四年。

王崩於彘而太子立。

宣王

周召輔治靖內而後尹吉甫之師北出方叔之服荆自儉狁回戈也秦仲伐西戎召虎平江淮王亦在徐師中四國以平初稱中興也蓋羣賢聚朝仲山甫申伯韓奕之屬尤太雅所歌咏也姜后之內政脩嘗脫簪以諫晏起至其俾籲憂旱維戊太蒐武丁之朝諸侯有天下豈有讓焉。然

周人猶以爲革典之王與厲同譏大者若廢藉墮農導魯於亂立其少也敗績姜戎忿喪南國之師而料其民。四十六年崩語以爲田而或射焉非罪而殺杜伯之爲祟也。豈謂仁傳而弱也驟振於剛而蹶乎抑滿矣忘其初之艱遂恣也幽昏而習其末路亂斯湛矣。

幽王

行非好同於是虢石甫爲卿士內嬖褒姒比焉以干政。三年涇渭汭震岐崩而竭陰陽舛常水旱相仍也不恤民窮而急徵賦田卒汚萊東方之杼柚以空。鄭桓公寄帑鄶虢以周爲必亡也。卒替姜后世子而登褒姒以成其

子伯服平王逃申其出也。十一年王弑於戲以求太子故伐申申連犬戎亢而滅之也。其盛於西也蓋十二王三百五十二年。是時也伯服以亂立曰鄭王。

平王

晉文侯衛鄭武公秦襄公平戎誅奸命者而立王。姚伯子曰四賢侯首義天下應之戎攘周地固全也公卿藉外致勤夫亦以保其私邑顧棄而東竄幸生甚矣且秦屬新造齊晉仍故封也楚强蠻耳而未大建國力敵莫適相下復舊字而脩其政中興之業當未之艾。乃遷成周。委秦以畿地而誓之曰苟却戎自有也。命晉歸寧。惟王

志燈地削勢去而弁兼者莫之畏隣弱者食小以益强至權在五霸周遂以不復振。鄭滅鄶號而國之。秦伐戎至岐文公遂都汧渭之會立三族法始峻刑矣。晉封桓叔曲沃文侯弟也昭侯初立而亂於是晉曰翼。宋宣公舍子與夷而讓其弟。四十九年孔子脩春秋之所托始也在魯爲隱公元年。隱爲惠長存桓讓也曰必攝而待焉。五十一年崩諸侯緩聘弱王室矣。宋穆公卒還國與夷。

桓王

元年。衞州吁弑桓公而立石蜡討之於陳。二年曲沃侵翼王助之逐翼侯。四年戎伐凡伯於衞。五年魯鄭易祊許姚伯子曰於鄭有祊知方有邑也以給狩於魯有許知畿有邑也以給朝會朝所以致天下之聚而無擾也然於易祊以鄭知天下不復望王狩也於易許以魯知天下不復思朝王也。秦徙平陽。八年魯隱公弑於桓。十年宋弑殤公。十二年七月朔日食既。鄭桓武世司徒一十三年王以政昏虢莊公不朝伐諸繻葛王中肩而還。十四年楚侵隨始患中國也已。十八年伐虢公而出之用詹父訴其臣也。虞亦逐其君。二十三年崩。

莊王

三年魯桓公戕於齊君子誅其罪於文姜淫也而禍及社稷。誅周公黑肩謀弑王而立王子克也。七年楚武王卒於伐隨文王立始都郢。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十一年齊襄公弑亂公子皆出奔。十二年弑者誅莒納桓公魯納子糾以亢之戰敗不克時管仲以事糾也射中桓鉤鮑叔素交仲知其有霸略也言於桓而迎焉以相仲分郊制治簡士三萬人故兵行有節而內不失守所以能征諸侯也。十七年齊滅譚。楚虜蔡侯滅息妻其夫人。十五年宋弑閔公。王崩。

僖王

元年齊以平宋會北杏滅遂不從會也盟柯宋也有渝二年王師會伐之而取成。三年齊桓公會諸侯於鄄始霸。四年齊楚交伐鄭齊曰間於鄄也而伐宋楚曰其告入也緩自是鄭爲兵樞與五霸終始也。曲沃武公滅翼而以爲晉侯盜國命國焉用王矣。五年崩。秦徙雍。

惠王

二年王子頹介莊王寵以衞師燕師入立。三年鄭厲公奉王於櫟四年會虢公誅頹復王。五年陳亂公子完奔齊實田氏。六年晉謀盡桓莊之族獻公之言曰去逼焉懲曲沃也而孤其宗以兆六卿成三晉也。九年晉都絳。

十年。齊服陳鄭。盟幽。以王命伐衛。賂不卒事。 十一年。楚伐鄭。 十三年。齊伐山戎。 十五年。魯亂。狄伐邢。 十六年。齊救邢。省魯而不定也。 晉作上下軍。滅耿霍。衛强於北焉。文攸基也。其不與齊會也。趙夙魏畢萬韓萬皆以功受地於斯焉。 十七年。魯再弒。而定於僖。齊功微焉爾。狄滅懿公。衛民幾殲。戴公廬曹而立。齊乃戍而致饋。此五霸之所爲憂諸侯者也。十八年。而後救邢者遷諸夷儀。十九年。使衛去河內而封之楚丘。 江黃盟。 二十一年。齊伐楚。至召陵。罪之以不貢也。盟而還師。楚未已其北圖。時子文蓋爲令尹。 惠后將替世子而立其少帶。二十二年。齊正

爲會首。止以定之。而王也。以鄭即楚。楚滅弦。 晉滅虢虞。 二十四年冬。王崩。告齊爲洮之會。而後發。以后帶也。是以有惠之二十五年。

襄王

元年。命賜齊侯胙於蒙丘。明禮敦好。桓之盛也。然晉方往而道還。是陝霍諸侯未爲至者。然則桓威南阻江漢西北未及雍冀也。而易言王乎。 晉自驪姬產亂。獻公卒。而死者二君。時文公在狄也。惠公賂言以苟入。內用不親。而起怨於秦。 四年。楚滅黃。 帶以戎焚王城。伊洛之間者也。齊平戎。而不誅帶。 淮夷病杞。六年。齊遷諸緣陵。 沙鹿崩。 七年。楚伐徐。諸侯救之。伐厲。 秦穆公獲晉侯。而復之。質其太子圉。而定晉賂。 八年。齊以鄫病淮夷。而會淮。或呼齊有亂矣。 九年。齊伐莒。 魯滅項。 齊桓公不蚤定太子。卒而爭立者五。宋襄公則艷而效旟。十年。定齊而立孝公。以霸事爲可襲矣。 邢以狄伐衛。 十一年。宋會諸侯執滕宣公。而牲鄫子。圍曹。居霸也。始虐。於是陳蔡楚鄭同思桓德。而盟於齊。 秦取梁。 十三年。宋盟楚。而襄公執。其釋也。以諸侯有薄之會。不以也懲。十四年。鄭楚也朝。而宋出師。傷股於泓。而卒。其爲戰也。皆待敗。曰吾由古。 秦晉遷戎於伊。 晉惠公卒。懷公逃秦而歸。立十六年。

秦納文公。不堪置服而後德也。 王出居鄭。帶以狄寇也。 十七年。秦將納之。晉辭焉。以自爲功。師復王。而誅帶。勞之河內。辭而請隧。王曰。無二王。 衛文公滅邢。 十八年。楚伐齊。圍宋。而盟諸侯。弱中國之無霸也。時晉文之先文教也。五年矣。二十年。伐衛。披曹。致楚師。而大敗諸城濮。則唯能用其民也。王勞諸踐土。公意主報施。然審幾審勢。在霸事。則正也。命爲侯伯。楚爲是寢北駕。既用元咺譖。將致戮衛成公。則踰節矣。二十二年。以秦師圍鄭。將亡之矣。秦貳鄭。顧爲舍戍乃還。 二十三年。衛避狄。遷帝丘。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桓之爲政也。務見德。而功期紓。故其名有溢

文則行不越謀當機決發以逐功敵所由威也然逞而不止以仁或不堪其責矣土得地勢而大故襄得嗣業然南北旅進終於春秋　二十五年秦襲鄭師過周有覺之者旋而滅滑晉扼殺取其帥秦晉於是隙穆間天下之爭西收地又時出以取名於霸爲巧以舍戍啟釁墮功則其拙焉者矣　二十六年失閏　陳衞不晉朝襄公覲王而後伐其無禮　楚穆王以太子弒而立冒利滅倫并大惡討弗及而傳世天下安於亂也已　二十八年晉入沈楚滅江爭伯也以亡其小國　秦報晉再敗而後有王官之勝偏霸西戎　三十年楚滅六英神明之祀唯皐陶是時也

絕　三十一年晉襄秦穆皆卒矣康公立趙盾幼靈公而秦爲求君公子雍厚衞而往晉更事而寇禦之襲諸令狐自是歲有秦兵盾之失謀也　會於扈靈公立也　三十三年王崩終春二伯以保守法之令主也仁勝於武忠厚之遺傳乎

頃王

元年楚伐鄭二年平陳蔡及宋弱晉也　魯敗鄋瞞長狄也久爲華患是役也殲　六年王崩　齊懿公弒立　幸於北斗占曰宋齊晉君　楚莊初立多難晉猶若强

匡王

元年晉以齊之侵魯也爲會而以賂還宋文公弒立衞鉦鼓討之亦賂不終事也　四年齊懿弒而惠公立桓子之爭立者卒歸於是君　魯襄仲殺文公太子而立宣公三桓攘政以是間也　莒弒紀公則皆未聞討者　五年鄭以是棄晉即楚與於侵陳晉遇楚師有北林之遁此盾相晉之著於事功者也　六年晉侵鄭又望楚師而遁　晉靈公不道亦以不悅於趙盾也盾使其側室穿弒之而立成公　王崩

定王

元年楚莊伐戎於周薄洛觀兵且問鼎焉而後知桓文之

能臣也楚德涼齊晉而志代王中國無覇有虎噬而已　二年鄭弒靈公　六年楚滅舒蓼盟吳越　陳鄭不常七年晉成公會於扈謀討焉而卒　八年陳靈公以淫戕九年楚師定其亂　十年楚入鄭盟而釋之晉救者聞而謀還卿自用也將荀林父弱而失制濟河止師戰形見而不備遽爲楚壓營之可陣未遑及也鼓退而擠於河是則鄭之戰所以敗也知莊子下軍大夫耳失營以其屬反取當焉以是知其未大敗也又以知選兵之足恃而古制善也　楚之廣數卒偏之兩是徒倍周制也姚伯子曰車重不利險行楚略設以逐中原其土固不宜也滅蕭十二月圍

宋。及十三年。盟而還。晉無救師。楚莊之霸。漸於中土矣。魯初稅畝。知時井田皆在也。然十二以爲暴。晉滅潞敗秦師。十五年。晉郤克聘齊。而怒以帷笑也。魯衛方患齊。求楚師。十六年。莊王卒。十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十八年。魯衛因郤克以敗齊師於鞌。頃公幾覆。王不受晉捷。曰。齊非戎狄也。而何以多殺爲。二十一年。梁山崩。

王崩。

簡王

元年。晉遷絳於新田。晉楚爭鄭。師遇於繞角。二年。吳伐郯。入州來。蓋晉也。通使敝楚。使東虞。而間以收諸侯。

三年。晉滅趙氏。韓厥請存其孤。初厥之登也。以盾薦。四年。晉人執鄭伯。鄭人爲改立君者。而晉歸之。姚伯子曰。權而經者也。敵强。非更其局。無以存國。五年。晉景公卒。七年。宋合晉楚之成。盟無加戎也。八年。曹成公弒嫡而立。十年。晉執之以命子臧。子臧辭守節焉。楚背盟。亟侵諸侯。賂鄭田而及之盟也。晉伐鄭。遇楚於鄢陵。晉自公室之孤也。大夫日相併於欒范荀郤。及趙魏韓也。浸强而內陵厲公。故驕。多私人。范文子恐恃勝而多更。以及已也。曰。吾僞逃楚以紓憂。而晉人不可。楚襲壓晉之陣。則有前籌矣。欒書曰。固壘可老也。士匄曰。塞井夷竈。疏行首。而可以戰也。遂撤營而勝楚。矢及恭王之目。十三年。楚滅舒庸。厲公將盡易大夫。殺三郤。而刼欒中行於朝。十三年。書偃因弒公。而立悼公。悼公有治才。然唯撫諸卿以自定也。楚披宋邑。以彭城置叛人焉。晉救宋於繞角。而楚師還。十四年。王崩。

靈王

元年。晉城虎牢。而鄭成。二年。服陳。三年。戎請和。魏絳成之。曰。以專力於諸夏也。四年。諸侯會吳於戚。五年。莒滅鄫。齊滅萊。六年。魯季孫城費。鄭弒幽公。七年。鄭侵蔡。啟楚釁。晉會諸侯於邢丘。聽命者大夫。姚伯子曰。

下移之勢。畜矣。悼安決防以趨之。增積成重。而政弗可返已。楚爲侵蔡出師。鄭爲待彊之謀。曰。至者吾與也。以是南北交征。而不寧者。鄭來之也。八年。宋災。而火政具。晉侯於是知有天道。諸侯伐鄭而成。蓋知武子即以鄭謀病楚也。三分而出。以牽其全師。是以戲之盟。鄭以與彊載書。而不問也。晉還楚以鄭成。晉盡貸以息民。自公廩及於大夫士庶之苟有積者。姚伯子曰。此平糴阜民之至術也。九年。晉以封向戌滅偪陽。戌辭畀之宋。鄭侵宋衛魯。以明其與楚也。晉城虎牢。楚師及賴。皆從之。欲以觀晉楚之鬬。十年。魯作三軍。民以去君而從師。鄭悔禍於

貳屬謀使晉致强而爲固事計爲惡於宋而不已也方與諸侯盟亳退卽逆楚師而伐宋於是晉師悉起而後服鄭之本謀也鄭賂衛分及魏絳曰和戎之力 十二年魯取邾 吳伐楚恭王之喪大敗諸庸浦 十三年吳王諸樊賢季弟札致國焉弗獲乃舍子而兄弟次傳以與及之 衛孫林父逐獻公晉侯商其罪師曠曰在君是時天下之政所謂自大夫出者也下陵故人多習其說劉立晉卽定之 十五年晉平公會溴梁而大夫盟而若無諸侯然 齊貳晉而三加魯師十七年晉伐之自平陰門其三門靈公駕走太子斷其鞅晉略及濰沂驚怯也楚時侵鄭不利

然晉師還 十八年齊莊公立以靈爲無勇而力士之聚 欒范不睦逐欒氏而錮欒盈齊收之二十二年納諸曲沃使滑於中而師乘之伐晉張武軍報平陰之役且明勇也盈以曲沃攻公宮不克而欒氏滅晉卿六而家愈大矣 二十四年晉問罪於齊崔杼弒莊公以爲說所謂有邦皆崔子者也 吳諸樊伐楚隕於巢門衛弒剽而復獻公晉爲澶淵之會執衛侯其茲討也特厚者孫氏厚交晉卿爲叛籍也 趙文子厭兵向戌弭之以爲名成言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故有宋之會楚子木則謀衷甲矣 十一月辰在申而日食是以知其再失閏 王崩

景王

元年楚康王卒郟敖立諸侯多至者故役繁於弭兵以事兩大也 闇弒吳王餘祭 二年蔡太子般弒景侯下淫也 宋災公母伯姬待姆而焚 子皮欠鄭政賢子產而授之曰有不可者虎帥以從 四年靈王之相楚也爲虒之會設王服焉既弒郟敖而代之謂天下可力取也 晉散車崇卒以敗狄於大鹵從狄利也山林險阻卒爲輕 七年楚子爲申之會晉安與之諸侯矣故北從者皆至春秋爲特也盈而示侈久宋太子執徐君以伐吳滅賴諸侯無違乃思竟其逞 八年三桓分魯而貢於公天下一魯

也中國所以不振旅也 十一年石言於晉 陳弒哀公及太子楚奉孫吳以圍陳若將改立者而遂縣之 陳桓子厚施當齊景之棄民也陰爲樹焉欒氏高氏曰二惠彊且姜近親也桓子貌情鬬之諸大夫間使或宣言攻陳鮑也而逐之晏嬰知齊之終於田也分欒高室謂桓子曰致於公爲讓而滋長 十四年楚誘殺蔡靈侯於申而圍蔡晉昭公爲厥慭之會使請於楚而不能救其滅也用隱太子於岡山既以畀平王棄疾及陳不羹皆大城焉形張於中原而裂矣以起亂也 吳楚尋於兵十五年靈王伐徐而師次乾谿以震吳也十六年平王因其久於外也以蔡

襲郢。楚人故親蔡公而虐靈。故乾谿遂潰而縊。是時蔡公以奉其兄子干也。復因民之未定而弒之。平王既立。寢伐吳之師。復陳蔡以息民。　晉會平陰。甲車四千。姚伯子曰。吾於以知其時之軍數。又以知其民數也。楚晉車匹也。而徒有加。吳越收揚之衆。如楚也。齊秦晉敵而讓焉。使全有青雍。不讓矣。豫徐兗。冠帶以十數。多千乘者。州當一晉。則夫四萬乘者中國之車數也。蓋考之於傳。晉之遺守。千耳。故曰悉師也。外者。梁之巴蜀。幽遼之燕。未通楚南不踰嶺而冀北猶廣莫。又古歉今盈之數也。然則知其民數者。若何。曰。以井甸出車。故質之周禮。而民數可知也。　於是設

旆示威。而子產以晉爲偷貳也。　十八年。吳王夷昧卒。而子僚立。蓋札次及而終讓也。闔閭不平於斯之時矣。　二十年。郯子朝魯。能數五帝之官。仲尼學焉。時年二十七矣。周始衰。而國有文人若萇弘。晏嬰。子產。叔向。倚相之屬。皆能博觀今古之際。精而收之。以華其國者也。是爲好學者之藉。聖道一貫。廣取焉爾已。故能爲生民之師。　晉頃公滅渾陸戎。　李於大辰及漢。　二十一年。宋衞陳鄭災。楚子繼亂而靜。近德者也。餌費無極言。妻其太子之所聘。安與讒處焉而昏。　二十二年。許悼公弒。傳以世子買爲不嘗藥。　二十三年。楚逐太子。而伍員走吳。其父奢。與死讒也。　宋華向與難。二十四年。叛元公。於南里。以是戰吳楚齊晉之師也。二十五年而後奔。　初太子壽早世。賓喜傳王子朝而求立。惟單旗劉狄以爲不順也。王朋。悼王立。誅賓喜。朝呼其黨謀。慕持勝而未定。晉勤王。居之王城也。則崩矣。敬王嗣立。亂猶未定也。

敬王

元年。辭晉師。王之戰多敗績矣。出居狄泉。朝入。而尹氏立之。　吳楚以州來戰。大敗楚師。斬胡沈之君於陳。戰而多殺。吳爲慘也。楚畏而城郢。　二年。魯孟僖子。以孔子。聖人之後而達者也。卒。命其子師事焉。子以是得周歷天下。所

至。知有聖人也。　三年。晉會黃父。期納王。　魯昭公。不堪意如之專也。伐季。不克。奔齊。四年。以齊師入鄆。魯人戰。季氏勝。　晉師納王。朝奔楚。王室亂者五年。　五年。吳師掛於伐楚。光弒僚也而立。謂子胥謀能入郢也。其說惟多方以誤之。　晉爲戍周。會扈。　且謀納魯侯。而大夫李也。不克。　八年。吳滅徐。十年。始用師於越。　晉以諸侯城戍周。宋大夫不受功。執之。　十一年。魯廢昭公子。而立定公。楚囊瓦以賄久唐蔡。二侯訴之晉。十四年。有召陵之會。亦崇賄不恤。而棄諸侯。惟以無禮稱焉爾。　吳累歲戕敗楚。將大舉以亡之。乃爲唐蔡興師。大敗諸柏舉。五戰入郢。昭

王奔隨。吳班處楚。而爭宮也。申包胥介行而泣秦庭。絕飲七日。哀公爲之哀。十五年。秦救至越。且入吳。夫槩歸自立也。闔閭乃委楚而還。昭王復國。則滅唐。故大國興廢之際小國之大災也。十六年。鄭滅許。吳伐楚。楚遷於鄀。王子朝戮於楚。其餘黨以鄭師入寇。王辟之姑蔑。十七年。齊景公盟鄭於酅。盟衛於沙。問晉之失諸侯而收之。晉定王室。十八年。魯陽虎謀更三桓。不克。出奔。而孔子仕爲中都宰。十九年。齊以衛伐晉。二十年。盟魯於夾谷。孔子相焉。以禮。郈費叔季之所以患魯也。保之者。且爲二氏患。二十二年。仲由宰季氏。孔子因之墮三都。及成。不

克。孟以爲其障也。所謂孔子爲魯司寇不用者。二十三年。晉卿相圖。而發難於趙之誅邯鄲午也。范中行以逐趙鞅。圍之晉陽。韓魏則曰。彼二子者乃始禍。於是寅吉射逐而鞅入。二十四年。楚滅頓。吳王伐越。敗死。攜李。二十五年。楚滅胡。二十六年。吳圍越。王勾踐於會稽。夫差之以爲報也。越時浸強。逼隣吳南。動慮躡虛。則西北不可以事。此闔閭所以畢命於越。伍員以爲腹心之疾者也。惟伯嚭貳而外比。故王餌甘言而復之。勾踐勤治。爲沼吳計矣。范中行在朝歌。齊謂其亂可居也。以衛師伐晉。取棘蒲。二十七年。衛太子蒯聵逐在晉。而靈公卒。孫輒立。晉納蒯聵於戚。而子父乃爭國矣。齊餉朝歌粟。鄭人爲將趙簡子禦之。有鐵之捷。曰喜於克鄭也。憂猶有知也。二十八年。齊衛圍戚。周與范氏。趙以萇弘爲戮。君臣父子。蓋至斯極矣。趙圍朝歌。寅吉射奔齊。范中行滅。而知趙之恭方深。三十年。齊景公立少子荼。而卒。霸謀而不國謀。三十一年。吳伐陳。楚昭王卒於城父。爲救陳之師也。陳僖子立悼公而弒荼。始謀專齊矣。三十二年。吳會諸侯至於鄫。間大國之皆多難。而始事中國。乃盟魯而入邾。三十三年。宋滅曹。吳伐魯。復邾。三十五年。吳城邗溝。通江淮。以伐齊。齊以弒悼公說。三十六年。吳復爲

魯伐齊。艾陵之戰。齊之將士車甲以罄。而後知王伯之爲仁也。取足立威而已。而淫殺以逞。三十七年。吳會橐皐。魯使子貢辭尋盟。執衛侯。子貢見韓而釋旃。冬。中尼觀流火而知失閏也。三十八年。吳晉爭盟於黃池。越則入之矣。涸中以疆外。疆之所以疾僨也。孛東方。時孔子老於行道。而居魯。贊易。定禮。正樂。表章詩書之永爲生民利者。有漸次矣。夫道亨。則生氣流。道否。則殺機塞。故論語所記。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滙也。而莫非仁心以爲本。當世之征伐殺戮。尤其所不樂也。因曾子作孝經。原性善於父子。天下可相因以定者也。三十九年。獲麟。而春秋以成。齊

弑簡公。即請哀公討陳恒之罪。以是知必欲見之實事者。聖人之志也。孛。四十一年。孔子卒。王道窮而師道立矣。白公亂楚。扨惠王。葉公定之。而歸老。四十二年。越敗吳於笠澤。楚滅陳。四十三年王崩

元王

元年。越圍吳三年。滅之。吳之毒於齊楚也。怨有厚。趙襄子顧盟。而不敢遠征。以內有知也。故遂無援而亡。越乃霸上國。朝魯定邾。出師於衛。齊晉秦楚不敢與爭諸侯者。當其時也。七年王崩

貞定王

元年。齊晉爭鄭。晉之瑤也。齊之恒也。魯哀公不安三桓。求出越師焉以去之。而非遂也者。不勝韜之居賄也。棄其國而已。越亦無政也已。晉地震。河絕於扈。出出公。河赤知主亡趙氏連師圍之。而自取滅者。驕見而成韓魏趙之合也。地既三分。臣也皆君矣。楚滅蔡滅杞。東取吳故地至泗。境乃接於齊魯。自是漸習爲戰國。春秋戰國之間。小國之興亡。莫可詳矣。二十八年。王崩。子哀王立。三月而弑。五月考王又弑思王也。皆弟弑其兄也。考王既立。分弟揭河南地以靖亂。削益甚。諸侯愈慢之。

考王

龍門河赤。晉幽公未亡者。曲沃絳耳。屈而朝於三臣者。勢所趨也。姚伯子曰。向使國滅。開其地以聽天子。家喪還其田以給公祿。則本末有叙。周不弱。而齊晉不易。列國亦或庇焉。而存矣。彗。楚滅莒。十五年。王崩。河南周桓公。封其少子班爲東周君。以奉王。

威烈王

趙襄子舍子而立兄孫浣。秦弑懷公。立靈公。韓殺鄭幽公。終春秋所爭者鄭也。韓貪其地。而分得鄭焉。故虐之也亟。及戰國。終并焉。爭樞又在韓矣。晉弑幽公。魏斯立烈公。秦魏戰於少梁。分之爲弱。自是相備已。秦廢靈

公之子。立簡公。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魯繆公尊禮子思。魏斯之於子夏也。亦師事焉。聖人沒。道顯於其徒也。斯敬者。又田子方。過段干木廬。式焉。禮卑抑矣。而任功則吳起西門豹李悝之屬。豈群賢不樂以實福利其民耶。所重何在歟。惟逐時之君。速效之迫心已急。所用非所尊爾已。魏伐秦。築臨晉元里。魏克中山。秦初租禾。魏伐秦。至故鄭。築洛陰郃陽。豈秦當不寧。魏以初起之勢。累得志耶。然河西繡錯灑。距秦中。固全晉之所以形制之也。韓取鄭雍丘負黍。魏用李悝盡地力。地產以權民衣食。審節其度。而人謀足焉。阜民者。安國之本也。歛豐散

歟。法爲平糴。桀賈增天凶。風波其價而已。糴平不名抑商。而農扶矣。督盜禁博。崇耻明制。皆民爲理者也。以爲譏。非知治者也。九鼎震。命趙魏韓爲侯。二十三年也。綱目始是以續春秋。而後年復可紀也。姚伯子曰。晉以其全。亢楚而服齊秦。故周弱而綱猶存焉。三晉命。天下並敵爲戰國。無霸以無王矣。鬬力。而民命盡。各更制。而法度壞。人爭異說以角名。而道術分裂。魏韓鄰秦而分弱。秦蠶食之以廣地。而兼并成。故古今一大升降。三晉之命也。通鑑綱目之所托始也。二十四年。王崩。

安王

元年。秦伐魏。至陽孤。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韓景侯。趙烈侯。秦簡公卒。三年。虢山崩。壅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於會。七首及烈侯。十一年。秦伐韓。取宜陽六邑。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以一邑。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齊取衛襄陽。魯敗齊師於平陸。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魏西河之守。吳起也。公叔忌之。武侯立而奔楚。遂盡其術以相悼王。以御軍制治。皆矯而之嚴也。公族大臣。壹法而裁。清冗於大富強。所以速也。然怨叢之矣。南收地於百粵。十六年。命田和爲齊侯。魏爲請也。魏襲趙邯鄲。不克。十七年。秦惠公卒。國人殺出子而立獻公。靈公子也。韓伐鄭。執宋公。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兎臺。二十年。日食晝晦。二十一年。楚悼王卒。楚人殺吳起。二十二年。齊伐燕。魏韓趙伐燕。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齊侯貸卒。太公不祀矣。二十四年。狄敗魏師。魏韓趙伐齊。二十五年。蜀伐楚。二十六年。王崩。晉滅。其君俱酒廢也。然韓之先萬自桓叔出。

烈王

元年。韓滅鄭。而都焉。故或謂鄭王。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燕在春秋。微矣。並時戰國爲雄者。豈值齊晉之難。得啓土北服而驟大歟。姚伯子曰。七雄而三姬。加魯衛諸國猶

食天下半也。故廣封建之爲子孫田也。魯魏伐齊。四年。趙取衛都鄙七十三。魏敗趙師於北藺。五年。魏武侯卒。太子未定也。故鞏緩爭立。齊威王晦而用察驟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其黨。蓋用毀譽之至違者也。明治以震。六年。來朝。天下同賢之。魏敗趙師於懷。七年。王崩。弟顯王立。韓趙圍魏。趙欲殺鞏爲市。韓曰。兩立而弱之。以不和退師而鞏乃定。

顯王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趙取齊長城。二年。秦敗韓魏之師於洛陽。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始揣虐

也。而王賜獻公服。七年。魏敗韓趙。而秦敗之少梁。八年。彗見西方。秦孝公招士。衛鞅自魏入見相得。奏遷都帝王以速隳其吞噬之梟志也。十年。鞅詘衆而變法。要使權利盡歸於君而已。以先王和世者。爲厲治。破散人情而一之於法。什伍爲保。保姦同罪。律如軍功。以賞其訐也。官人於軍。以級辨爵。則非多殺人。莫得而取貴矣。併四於農。衣食必身。父子兄弟。無逋利也。絕振懲惰。則非勤耕田。莫得而取富矣。子長分異。女則贅婿。而奴贏戶。皆其精於富國者也。剗削宗室禁絕儒學。一跡愚其民。嚴束而疾驅之。其峻刑以爲御也。故錄四渭濱水以流赤。誅於細道。灰不

貫也。姚伯子曰。堯舜代天生施。爲民肇命。歷三代之季。而澤未墜者。惟不計一時。而恢萬世。其法而恕行之。偕天下於生全而已。鞅躁心夕獲血天下。以圖功。以亡道與秦覆轍。尋於後世。與古治終分。權其罪次。與舜功同極者也。秦人既皆趨令。太子有犯刑。其師傅。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齊救趙伐魏。韓取東周陵觀廩丘。十七年。秦伐魏圍襄陵。十八年。秦伐魏固陽。韓於是時不被兵。以相中不害也。不害術近鞅。暫以國彊固宜。然秦勢在敝魏。而後威東伸。討固不先隙韓也。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利阡陌溝途之爲。畝也。苟取廣農。而彊理以漫。莫之復尋也。已設縣置令丞。二十一年。更稅法。阡陌既開。勢使然也。聽其買賣。且有市田爲富者矣。害至兼鄉縣以役貧。私稅大半。贏積供欲。驕盈僭奢。自有餘生也。國稅減。而家收足。澤阻而不得不究也。隸農饑瘠。食貨幸生。於是有廉恥不設之氓矣。奴佃自貴。雄財以抗有司之法。是人爲君也。姚伯子曰。以一主權。而涣乃逾甚。唯田不上屬也。二十六年。命秦孝公爲侯伯。秦專其民以耕戰。政既成矣。方謀敝魏而撤其蔽。以開東征之路。而山東莫之知也。二十八年。魏伐韓。齊緩救。師勁。韓於五敗矣。然後

田忌孫臏爲檮。魏都者。而斬其將。虜太子申於馬陵。齊之爲得筭也。而乃以爲秦。二十九年。鞅將而伐魏。詐虜公子卬。而大敗其師。魏解以河西。而徙都大梁。蘇秦揣秦有兼天下之勢也。秦封鞅爲商君。齊趙伐魏。三十一年。秦孝公卒。太子立爲惠王。鞅以反誅。蘇秦入說秦以連衡不用。孟子熟觀殺機以爭利延也。三十三年。梁惠王見而問利。則深折之。而提以仁義爲王道也。以生天下。要在復井田。而興學校。王不之用。或迂之爲非收敗之術。秦拔韓宜陽。三十五年。楚滅粵。地注浙。盡東海。然棲山頓瀕於南海者。猶稱百粵焉。三十六年。楚伐齊。秦取

魏雕陰。蘇秦摩諸侯。利擯秦。而齊楚趙猶負險遠秦。強足抗立。創爲合從。由燕之趙。遍見韓魏楚齊君。開其利。而刼之以害在事。秦也。六國從約。則盟於趙洹水。按地形。爲勢救。後者佐銳前者蹈瑕。左右翼張爲奇。而致嚴討於怠約。於是六國置相印。則秦兵不敢出函關。然儀秦能識天下之勢。而非誠心欲安之也。立奇功名。苟富貴耳。知合六王之交於初懼。不能保其玩之不生離也。秦且抵其間。計中之矣。乃術置張儀於秦。原二人同學。得從衡持天下兩端而倚強惕弱較易。秦既不得衡而從。故使儀主秦。緩衡術。三十七年。秦竟以齊魏伐趙。而約解。三十九年。秦伐

魏。四十年。取汾陰皮氏焦。四十一年。張儀以秦伐魏。令獻上郡之邑十五。歸其焦曲沃。四十二年。秦縣義渠。四十三年。趙置博聞師。左右司過。秦取魏陝。四十四年。齊秦楚會於齧桑。四十七年。張儀脅魏事秦。不即聽。伐取曲沃平周。四十八年。王崩。

慎靚王

二年。孟子適齊。三年。五國攻秦。兵敗函關。而齊不與。四年。秦敗韓於修魚。斬首八萬。蘇秦殺於齊。張儀暴之。爲衡資。始自魏奉約也。二人者外離中比。蓋名相傾。而實倚以繫於富貴者。五年。秦取蜀。據江上流。勢陵楚矣。陸出猶阨韓。燕王噲失君。以太子平可爲啓也。欲襲名堯舜。而姑爲讓。其相子之因之爲擾術。使或壅其說而蠱之。君臣易位。以驚國人。且恣虐也。六年。王崩。

赧王

元年。秦取義渠二十五城。伐魏。取曲沃。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燕亂內攻。齊宣王伐之。或望爲湯武也。不戰而延之入。之脅既誅矣。而齊兵不戢。燕人悔而改圖。救且至。故齊還。而昭王以立。不忘報也。居常深謀。孟子去齊矣。嘗之滕之魯。在宋薛。而獨注齊。有王勢也。終無遇焉。七篇作矣。實疾當時士逢君於虐。倘取世資。故力砥之以堯舜

湯武也。井田封建。其控制品節。蓋通古義而酌裁之。本隆而末以漸殺。期行則無民怨。於政暴君弱於臣陵。以有永也。非徒昭故典於前人已也。二年。秦拔趙藺。張儀爲秦計破楚。設商於之餌。使懷王空絕齊。怒秦而伐之也。以敗之丹淅。斬首八萬。再戰藍田。則魏襲之矣。爲秦驅也。以漢中和。而秦并據上流。燕昭王弔死問疾。約身求治。顯帥郭隗。以爲賢士招。四年。連衡始成。會秦惠王卒。而散也。五年。儀死於魏。然終戰國。謀不出從衡。六年。秦初置丞相。七年。秦拔韓宜陽。甘茂蓋要王盟息壤而後將。秦武王卒。以舉鼎絕脰。宣后當國。異父弟魏冉任爲將。母

后外威之禍蓋自秦昭始之。趙武靈王胡服而騎射。姚伯子曰。乘車重而行輕。蓋七十二卒。翼三介士焉。威而不敗。卒爲之承。以利轉也。且中土宜。故三代不易。楚廣卒偏兩。魏舒崇卒。以取輕疾。不惟重不利險乎。騎見自秦漢遂沿於今。中輕重而應卒。誠莫之若也。始之殆自胡歟。趙將北略。因其長技以啓土。可矣。胡服而朝。奚爲。苟趨便而古之茂功敗不相準也已。九年。趙北辟地至榆。約致胡兵。

十年。彗見。趙伐中山。秦弒惠后。出武后。二王之兄弟多誅者。冉之權所以重於王也。楚故合齊韓。十一年。同秦盟垂棘。上庸爲餌也。十二年。彗見。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韓武遂。而楚不救。於是齊韓伐之。楚乃出秦師。

十三年。秦韓魏會臨晉。兵移之楚矣。十四年。日食晝晦。四國伐楚。取重丘。秦取韓穰。趙伐中山。蓋割地求成。而兵不弛。十五年。秦質齊伐取楚襄城。楚亦質齊而請秦平。以太子也。十六年。趙武靈王傳國而稱主父。蓋嬖惠文。故舍太子章。而亟立之也。主父獨北習騎射。道胡入秦。視地形。謀襲之。秦伐楚。取八城。漫書爲武關之會。昭雎屈平知其誘也。諫不可。懷王獨入稚子蘭言。及入關。而會者。則將軍爲秦王者也。劫以朝章臺。而要取巫黔中。楚人立頃襄王質於齊者也。屈平作離騷。令尹子蘭放之。惡其議已也。十七年。秦伐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孟嘗君以好客自喜。負名。秦以相請。而囚之。出。則合齊韓魏師。討秦罪。曰。詐止楚王。不義。破其師於函谷。而入關。竟以秦割河東三城而還師。人以此譏其爲義不力。然河西既食後。能屈秦者。獨茲役耳。二十年。主父滅中山。歸。不忍章之屈。而欲分代以王之也。亂作。幽死沙丘。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二十二年。韓魏伐秦。莫適主。白起禦之。持韓而并精於魏。遂大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二十四年。秦拔韓宛。魏冉封穰侯。在六國亦多君公稱者矣。侯其臣。則自秦始也。二十五年。穰侯伐魏。魏

入河東四百里。韓入武遂二百里。二十六年。白起伐取魏六十一城。二十七年。秦稱西帝。以齊閔王不東帝也而去之。秦攻拔趙梗陽。二十八年。攻拔魏新垣曲陽。二十九年。魏獻秦安邑。宋王偃乃謀霸。斯時也。并滅滕薛。用師大國。侮訕其主。齊閔王食秦餌。而滅之。則又以聚天下之兵也。三十年。燕昭王使樂毅連秦趙魏韓伐齊。大破之濟西。秦取其城九。毅即辭秦及韓師。以河間宋地委魏趙略也。爲之外勢。而燕師急趨臨菑。齊王走莒。毅狥下齊城。楚之淖齒。以救齊爲相。而弒閔王也。王孫賈率市人誅之。求得王子法章。奉之而保莒。王蠋士行高於

宣王時引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而繼國人爲之感動。田單以宗人保即墨是齊之二城不爲燕下者也。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兵及大梁而還。趙有和璧秦請易之十五城藺相如以宦舍人任使弄璧秦廷而弗予也歸以顯名爲上大夫。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三十四年拔趙石城。楚謀入寇周公曰攻共主也地不百里而負弑名以爲兵招。三十五年秦伐取趙代光狼。秦司馬錯用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秦趙會澠池相如相而不屈以歸爲上卿時廉頗戰功自矜相如下之人以服其勇智焉。燕昭王卒惠王聽間言謂樂毅爲德於齊自樹

也召而代之以騎劫毅奔趙。田單休撫其民而不用劫所信行皆其宣言者也乃稱降而夜出火牛奔之騎劫敗死齊城隨復單以迎立襄王也。趙洛毅以伐燕而不忍也惠王顧使讓之毅復書原其所以事燕去燕之意讀者流涕至漢祖錄其後蓋猶及聞而賢之也。單相齊解裘與寒也起忌豹勃謂王曰有利齊之心者孰止其在即墨也故功名難臣難得君又難。楚頃襄娛遊而秦也忘。三十七年白起深入戰潰其師拔郢都燒夷陵也楚徙都陳秦置南郡三十八年置黔中郡秦之南征莫之隘矣。三十九年秦取魏兩城。楚西復江南十五邑。四十年秦伐魏斬韓首四萬救師也魏納八城而師隨至和之以溫

四十一年秦拔魏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斬魏首億計沈趙卒二十萬。魏割南陽爲劫和者讐也蘇代曰秦制璽而魏效實地必盡矣是抱薪速焚也。秦將連韓魏伐楚黃歇使至曰與得楚隨陽不食之地何如合之且使韓魏入臣以注地東海要絕天下之爲得也乃止師。四十三年秦連楚魏伐燕。四十四年趙伐齊。四十五年秦圍韓閼與趙人難於道遠險陿也趙奢曰將勇者勝耳遂往救據北山而破之。魏冉伐齊取壽剛其功蓋使秦注地於齊矣。宣太后外夫及於義

渠王長子矣秦欲盡滅義渠也后以誘其王而弑之。范雎自魏亡命入秦間說昭王曰穰侯不忠越韓魏以攻齊廣其陶封耳善取天下者遠交近攻若親齊楚吾以蠶食韓魏而莫之敢也則天下可吞矣冉以疎而雎用。四十七年秦攻魏取懷四十九年拔邢丘雎近攻之效也哉以傾秦傾矣昭王廢太后逐穰侯及母弟市悝而雎也相自疎逖抗爲危論離別人之骨肉以成一朝之知遇言之王必行矣然審彊弱難易而論功雎冉高下未可定也。五十年宣太后以憂死。趙孝成王立太后用事踵秦弊矣秦急攻之用左師觸讋言以愛少子質齊而却師。后單

爲趙將取燕中陽韓注人。齊襄王卒。建立君王后主事。婦人計短謹事偷安。而不知秦遠交近攻之謀。成在是矣。

五十一年。秦拔韓九城。斬首五萬。五十二年。秦取韓南陽攻絕大行道。楚考烈王爲太子。質秦。而項襄王疾。黃歇詐使還而身待秦也。故立而任之政。五十三年。楚納州於秦。秦攻拔韓野王。絕其上黨路。王效之。秦守馮亭獻之趙。曰。民欲也。趙豹謂王勿受。知秦素計不可與爭死也。王聽平原君言。而受之。議者曰。韓嫁禍。而趙取爲兵媒。然壽剛接。太行斷。上黨絕。割裂天下。使形散而不得相救。是并吞之形已成也。存上黨。所以圖其合。信陵君於斯

時。請魏王合從。急通上黨。以存韓。則當時至計。洵可知已。魏謀不立而趙誤將。尋於敗矣。失不在受也。五十五年。秦攻拔上黨。民走趙。信乎暴政之爲人畏也。廉頗軍長平。據其民以堅壁。持王齕。秦畏其重。難取勝。趙奢子括負書輕用。可以誘敗也。千金間行。而趙將括。則白起陰入爲上將軍。設伏誘戰。括軍逐利而中斷。餉絕。求食於齊。兵饑四十六日。至於糧人。齊終弗予也。括戰死。秦降其卒四十萬。而悉坑之。怒民不樂已居也。堅其不仁。以殺政取天下。此當世君子之所同惡也。武安君謂趙可即滅。應侯曰。師勞矣。且罷兵。韓猶割垣雍爲講。趙亦議以六城。虞卿曰。秦倦歸矣。而六城爲送。不且助之自攻乎。雖起自是以隙。魏故相子順。孔子後也。曰。天下且并爲不義。秦。吾無行所矣。遂以寢。范雎報昔怨。斬魏。故相齊。而任脫其難者。鄭安平之屬。五十七年。秦王陵圍邯鄲。亡五校。時武安辭疾。應侯彊起。弗獲。以王齕代將。趙急請救於楚魏。平原君如楚。王難之。毛遂曰。舉郢燒夷陵。怨辱及於先人。趙未若是甚也。乃得春申君之兵。魏晉鄙以十萬壁鄴。爲秦讓。止也。新垣衍請趙以帝秦。却師。魯連往謂曰。果爾。如連者。亦蹈東海死矣。棄禮義上首功之國。可使帝制以恣其禍於天下乎。秦軍聞之爲却。信陵君亟請救趙。不得。則

竊符。殺鄙。奪其軍而簡之。選士八萬以進。五十八年。白起斬雎修怨也。楚魏救至。而邯鄲圍解。然當時謂大破秦師。走王齕者。信陵也。鄭安平以所將降趙。范雎始不自安。以秦且罪之也。趙議封信陵五城。辭。而受其湯沐邑。仲連亦辭賞而去。當時稱四君者。皆以好士豪。然孟嘗多死。平原制勝或不足焉。春申之末路。無可道者矣。信陵君葉葉自小弱國。才固特雋。其下夷門。枉屠肆。屈節博徒賣漿之家。卒收其用。以建功趙魏也。忠忱終其身。其獨優也哉。秦異人質趙。太子之孽也。華陽夫人無適。賈人呂不韋。奇貨居異人。而售奸焉。飾姬進之。則始皇娠矣。走

千金以事華陽夫人。異人所以市適也。當邯鄲圍時。市守者。闌出之。　五十九年。秦攻取韓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取趙城二十。斬首虜九萬。王不忍也。命天下討秦罪。則冠入矣。周地歸秦。王以壽終。所獻邑三十六。口三萬耳。　起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位號雖絕。然東西二周。尚未替祀。　是歲蓋燕孝王六年。楚考烈王七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韓桓惠王十七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趙孝成王三十年。齊王建九年。繼周者未定。猶當爲七國。

七國

丙午年。蔡澤入秦。乘范雎之有危心也。開之以退而自全。雎薦而讓焉。以自免。澤相數月。亦免。　荀卿自齊祭酒爲蘭陵令。讒者即其重名以傾之。春申君也。卿以避位。孟子之後。宗孔子而言王道。唯卿。韓非李斯皆及門焉。卿悲當時侈殺人而托以霸術。甚若白起之口實血流漂杵。用深秦虐也。故論兵。黜俎詐而尊仁義。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然著書言論。多雜出而未醇。李斯之廢古而行意。蓋。雖本其法後王之說也。　周人義不爲秦民。率而東亡。秦取其寶。而遷西周公於憑狐之聚。　楚遷魯於莒。

丁未。燕王喜之元年。秦取魏吳城。魏聽令。而韓入朝。

戊申年。楚遷於鉅陽。

己酉年。魏殺衛君立其弟。魏婿也。

庚戌年。秦昭襄王卒。韓王衰經入弔。　栗腹聘趙。趙請燕伐之。曰。及其長平之殲。而兵孤弱也。其時將渠。泣諫。不可以慶人也。而兵隨。不聽。腹竟將攻鄗。王師爲承。廉頗禦而大敗之。進圍燕都。相將渠。而後平。

辛亥年。秦孝文王以元年卒。莊襄王立。實異人也。　燕將或下聊城而保之者。齊敝兵攻之。歲餘。仲連射書燕將。使還國。齊人議爵。不受。竟逃名海上。

壬子年。秦莊襄王之元年。文信侯呂不韋相。市已贏矣。方沒利而逐之。　東周君亦以率天下討秦而滅也。比亡。凡七邑。秦遷之陽人聚。其積德也久。故其壞滅也難。歷年所以永也。人見周淪於弱。思以彊治。秦強而暴矣。久近之數。何如哉。　秦取韓宜陽成皐。置三川郡。　楚滅魯。周公之八國盡乎。姚伯子曰。孔子殷人也。曾子。夏裔也。本鄫國也。孟出於三桓。是猶周公之胤也。

癸丑年。秦伐趙。定太原。

甲寅年。置太原郡。悉有上黨諸城矣。　伐取魏高都汲。魏危亡。復信陵。毛薛勸行曰。不且夷先人之宗廟乎。信陵得

五國援師，逐奔蒙驁，及於函谷關。　秦莊襄王卒，子政立，呂姓也，嬴先六國亡矣。　相不韋專國，號曰仲父，市國市帝，以至市殺市亡。

乙卯年，始皇之元年，用韓間渠溉為溉，爲鹵得水，而鄭收鍾益利餉也，人其渠曰鄭國。

丁巳年，趙悼襄王之元年，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初牧以保邊練士，爲趙誘破匈奴，闢地千里，頗奔代之將，戰多功。

秦伐韓，取十二城。　魏王不用信陵，以秦間之言曰，將連諸侯以自立也，信陵爲是自廢而卒，論者以關魏存亡。其後漢祖過而祀之，誠有以賢之也。　秦大饑。

戊午年，秦取魏暢有詭。　以蝗疫，爵納粟千石者一級，姚伯子曰，是千畝之收也，能輸之，非兼并豪商，弗任也，財足逞欲，而爵假之器，俗之所以習爲靡，而不可禁也，吁，開弊斯至矣。

己未年，魏景閔王之元年，秦取二十城，置東郡。

庚申年，春，申君率趙魏韓衛之師伐秦，敗於函谷關，而還楚東徙壽春。　秦拔魏朝歌，衛濮陽。

辛酉年，秦取魏汲。

壬戌年，魏與趙鄴。

癸亥年，韓王安之元年。　夏，秦民死疫。　取魏蒲垣衍兵。

秦太后不能絕邯鄲之好，不韋患之，僞宮嫪毐以自代也，既太后以有二子，毒亦存文信之心矣，攻斬年宮，敗而就夷，太后以坐遷雍，茅焦登鑊而諫，乃還，不韋誅。　春申君亦以孕妾進考烈王，王卒，太子立，國即竊矣，而亦誅死。

李斯入秦，以上書論逐客顯用，遂急功逐時，委其道而用詐，國遣間金，賈其心腹名儁，而刺承之，士以名死，則諸侯無所與共事，而墮吾謀中矣，斯所以輔秦并天下，功皆此類也。

甲子年，楚幽王元年，齊趙入秦置酒。

乙丑年，趙伐燕，取狸陽，兵未罷，秦師在矣，取趙九城。

丙寅年，趙王遷之元年，魏以秦兵伐楚。

丁卯年，秦攻殺趙將，斬首十萬，李牧敗諸宜安。

戊辰年，秦取趙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稱藩，韓非效墮入秦，李斯譖殺之，害其或用而軋己也，姚伯子曰，非亦一斯也，幸也，以早殺其身。

己巳年，秦取趙孟浪番吾，李牧兵至而還。　燕太子丹逃秦歸，養死士。

庚午年，韓獻秦南陽。　代地震坼。

辛未年，秦內史勝將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年，王翦將下趙井陘，禦之者李牧，用秦間誅之。

癸酉年。秦遂滅趙。虜王遷。剪屯中山。以臨燕趙。乃得立公子嘉於代。合燕兵屯上谷。楚幽王卒。兄弟爭而負芻弒立。復芈氏。

甲戌年。荊軻爲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故伐燕益急。圍拔薊。王走保遼東。獻丹首。而不獲緩師。

乙亥年。伐楚。王剪請師六十萬。弗得。謝病。李信蒙恬以二十萬往。

丙子年。秦將王賁滅魏。殺其降王假。三晉既亡。燕楚被兵。秦師不再舉。則海隅必不孤立。而齊坐觀虎噬。忘其及已也。秦師會父城。楚兵隨之。三日不休舍。以大敗歸。然後如數而授之。剪剪行。所請惟美田宅。

丁丑年。楚悉師禦諸平輿。剪堅壁休士。退而後追之。斬項燕。

戊寅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己卯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嘉。而伐楚之師方定江南。降百粵。置會稽郡。

庚辰年。始皇之二十六年也。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菑。而齊莫之格也。王遷虜。而國滅矣。方南北用兵時。外挂者且百萬。而轉輸屯戍不與。外張者必內虛。而齊蓄銳四十年矣。善乎即墨大夫之言曰。齊有帝資。此其時已。故興亡之

臣。舉齊焉萃。阿鄄之間。三晉大夫以百數。籍之收晉。而臨晉可入也。城南下者。鄢郢大夫以百數。籍之收楚。而武關可入也。亡秦。則齊可帝。即墨大夫之言也。而親秦墮武。滅亡而不悟。則相后勝輩。吞餌間金。倚安玩禍。而勸亡也。

六國滅。天下爲秦。獨衛以削弱存。猶是文之昭也。天下無統者。蓋三十四年。

秦

始皇帝

始稱皇帝。功德自著也。第二世。斷於萬世。而除謚。正名號。制詔朕。惟天子。莊襄王追曰太上皇。歲首冬十月。崇水德也。取勝數。以六紀色。尚黑。故民曰黔首。苟改制爲新。而可矣。乃以水德剛毅戾深。倚法合之。增其世虐。舉帝王代育民生。幾盡其滌蕩。誣德甚矣。則不仁人以文其好殺而已。秦都咸陽。故有內史。隴西北地。巴蜀惠昭以來。蠶食晉楚。置上郡。河東。三川。南陽。上黨。太原。南郡。黔中。漢中矣。及兼天下。得韓。置潁川。得趙。置代。鉅鹿。邯鄲。雲中。九原。厲門。得魏。置碭。得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得楚。置九江。鄣。會稽。長沙。得齊。置泗水。薛。東郡。琅琊。齊郡。是爲三十六郡。守監尉治。不復封建。以絕兵端也。姚伯子曰。方七之並雄也。六土中原。楚爲南國。猶跨漢淮以立疆。及

秦用郡治，在江以南者，纔四五郡耳，其北都城相望也，蓋先王所經理，民聚處焉，崇山大澤，猶屬天荒，故商鞅開阡而齊梁趨廢井田，地不勝人，是以務富國者，苟且爲通變，亦其勢然也。今則人南稠，而土北曠矣，使聖人復生，北土正可均以富國，顧妙用何如耳，謂無田可分，古法戾今而必不可復者，此乃江南曲士見狃於所不足而爭也。名城具堅鋒鏑銷爲金狄，侍立官庭也，鋤豪傑，尤急，輕重其名，懸之金而購，期必得，謂如此天下不復能爭戰之事矣。後明得意，北阪設六王之官焉，供具，其故美人器用也，九鼎自周淪亡，乃璽和璧爲傳器，文曰受命於天，其壽永昌。

二十七年，巡北至雞頭回中，作信宮渭南，甘泉殿驪山，甬道以達。天下治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越，廣築五十步，夾之青林。

二十八年，東巡，登岱勒功，始有爲封禪獻者矣，而未足也。希冀神仙不死，使方士帥男女，泝茫求諸渤海中。

二十九年，游至博浪沙，椎者中其副車，張良也，以世相韓，爲報讐。

三十一年，實田，姚伯子曰，買賣以私，虛瓠虛糧，漸積以至於不堪也已。

三十二年，東巡，得圖書海上曰亡秦者胡，蒙恬所以伐匈奴也，將衆三十萬。

三十三年，置桂林南海象郡，於南粵，以謫徙戍五十萬，邊胡之國，多有故塞，恬更擴地，盡河南，起塞，自臨洮，依領險，深林，塹築爲長城，萬里，盡於遼東，四夷懾服，中國愁怨之聲作矣。彗

三十四年，焚書，惡或尊美前代，以非議已也，史官所藏，遂泯矣。六經未至絕滅者，易以筮全，孔子之孫鮒，盡藏其家書於復壁。

三十五年，道九原，抵上郡，除直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渭南營朝宮，前殿阿房，廣大窮麗矣。豫營驪山，玄宮具象天地也，離宮複道相屬，三百里，徒刑分作，蓋七十萬人。侯生盧生求神仙，不效，亡，而譏始皇之爲人也，罪之以妖言，諸儒生坑咸陽市者，四百六十人，出長子扶蘇監兵上郡，以爲諸儒爭也。

三十六年，隕石東都，曰始皇死而地分，時天子氣見東南，三十七年，爲厭之，東巡，沛人劉邦，素負異，伏匿避之，氣輒隨現，過錢塘，項籍觀，而自擬可代也，射魚之罘海中，而病，道崩沙丘，遺詔立扶蘇，蓋太子未定也，是以丞相斯，怵宦者趙高邪說，矯易胡亥，而殺扶蘇，並蒙氏也。還發喪，塟

驪山珍奇充牧則掩工匠而生埋之其後宮非有子固無不殉也。姚伯子嘗爲始皇指亡當及其身輕用其民不啻牛羊之也長牛羊者思繼殺猶節秦以民充欲且畢之一日百難並役歲計丁壯三四百萬轉輸不免於老弱天下固無寧人矣嚴法輔虐政吏果誅者賢饑勞傷瘠慘毒瘁之氷井雪果其民之生斯世也能須臾乎。酷極必發爲大難會死乃在二世時爾。蒙恬得書欲復以扶蘇死乃就繫二世將盡滅蒙氏兄子子嬰曰誅謀士且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而失人心也不聽。

二世

元年。東南巡。歸而謀樂越高在中車嘗教二世法律樂其間可奸以攘其權也既爲廢立則思摧不附已者謂二世曰大臣諸貴皆未釋然於沙丘也庸得樂乎大爲殄滅與貧賤而富貴之樂恣而莫吾禦也已於是始皇之子女親戚皆得死罪。公子高至上書求從驪山之葬高謂二世眞可畏矣乃速阿房之工廣屯衛急漕粟爲犬馬禽獸繁也環咸陽三百里使勿殺。陳涉吳廣領漁陽之戍兩稽期度死法莫如立名民所從可順用也秋七月首起楚大澤託言項燕扶蘇在也蒙傑故裔既爭言亡秦民積恨於郡縣吏樂屠守令以應。涉下蘄遂據陳稱王張楚張耳陳餘秦名購之不得者謁涉勿王急復六國後益樹黨爲秦益敵不聽。二世開亂得博士叔孫通言鼠竊狗盜則喜。涉假王吳廣監楚將擊取滎陽。耳餘請略趙涉以屬之故人武臣。而使鄧宗狗九江周市狗魏。賢周文使將伐秦以爲知兵也。孔鮒抱器往爲楚博士見有易心謂曰王知勝敵而不自爲不可勝恐一跌悔無及也。周文入秦則車千乘卒數十萬矣至戲秦使章邯將驪山徒禦之而却。武臣傳檄定趙地八月止王趙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自廣皆耳餘謀也怨楚不以已將。九月漢帝項王及齊兵皆起。漢帝初以泗水亭長送徒遲期

亡匿斷蛇澤徑或哭赤帝子斬之故多異瑞沛殺令主吏蕭何曹參因樊噲迎立之遂赤旗幟以祀取豐所生邑也項梁陰部勒吳中士會稽守卽謀事而斬之收下縣得精兵八千。周市略及狄田儋殺令而起定齊地。韓廣徇得燕自王。魏王咎周市略定魏地之所請立也。是歲衛君角始廢爲庶人亡。

二年冬十月沛公之薛。十一月周文之軍數却而走死吳廣梁陽之師亦敗死三川盜起之勢驟張而不免速僨者兵非練習不知所以戰也。三川守由李斯子也二世譙丞相多盜斯方內惶因其譏及舜禹圖屈天下以樂身

也。迎之以督責之書。於是益急誅求。死人相積也。秦人亦並生幾幸之心。關外既攘爲復起之國。而當時君臣猶內毆而殉之。李良定常山。還弒趙王武臣。耳餘誅之。奉立歇。趙後也。於是齊魏趙皆其故王之子孫。楚首事最强。而敗蹙。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莊賈弒楚隱王以降。沛人呂臣誅賈。復稱楚。雍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秦嘉起。郯立景駒爲楚王。沛公從之。於留張良謂沛公天授也。爲之廐將。沛公取碭。項梁名楚上柱國。渡江而西。連得陳嬰呂臣英布。衆至六七萬人。布故群盜也。番陽尹吳芮。才而使之。景駒既王。梁復以柱國收

楚衆。勢不相下而戰。梁殺諸彭城。沛公亦合焉。借其師復豐也。項羽攻下襄城。坑之。章邯攻常取勝。而楚未嘗得志於秦。會薛計事。范增謀。非楚後不可以持天下。六月。立楚王心。故懷王孫也。懷王則自謂楚後當立。張良因請楚立韓王成。略地潁川。莫能定也。章邯擊魏王咎臨濟。齊王儋救而斃。死。咎弟豹復立於魏。地。儋弟榮收餘兵。保東阿。而不能出也。齊人內立田假。梁擊破邯東阿下軍。榮得歸。立儋子市。而逐假。假亡楚。趙高謂二世。不聞聲之謂朕。不可使見。短於臣民。於是益深宮自蔽。高乃得具李斯五刑非其黨。無臣秦者矣。項羽斬李由。梁以再戰勝秦。驕。宋義語人必敗也。齊請殺假。楚義不爲市。項梁與章邯戰。敗死。定陶。而齊救不至。宋義以此名知兵。楚王自盱眙至彭城。收項羽軍。而封爲魯公。封沛公以武安侯。爲碭郡長。蓋內已憚羽。而自親附於沛公也。楚約入關者。即王關中。方議伐秦。而邯大破趙。圍之鉅鹿。請救尤急。沛公項羽皆志取天下。奮願入關。王以任沛公。曰。寬仁長者也。謂羽慘虐。使救趙。又以爲次將。屬之宋義。大非羽所望者矣。沛公啓碭。行。破秦陽城杠里軍。

三年。冬十月。至東郡武城。宋義留屯安陽四十六日。實畏戰也。羽趣進兵。則曰。關秦趙。乘其敝。而下令。不順令者

斬。十一月。羽即斬義以令軍中。皆服曰。本立楚者。假爲上將軍。王不得已而命之。十二月。沛公軍至栗。張耳在圍陳餘居外。王援兵。秦築甬道。餉圍軍。諸侯救者。並畏。止壁。耳望餘。遣將讓之。沒於嘗秦。羽既爲上將。使英布絕甬道。則沉船破甑。渡三戶。薄城下而戰。却秦。鮮鉅鹿之圍。然章邯大軍猶持未決。耳出更讓餘。以嘗秦爲欺已也。餘去。入河漁獵。春二月。沛公得彭越軍昌邑。酈食其謁沛公。高陽。說下陳留。資其兵粟也。章邯使長史欣入請事。趙高不之見。夏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趙將司馬卬定河內。六月。沛公取南陽。軍禁掠。民望

其至。欣得間歸。邯降楚。亦以秦不可爲已。秋八月。沛公入武關。所將猶不過數萬也。羽自鉅鹿之捷。天下諸侯兵已盡屬矣。趙高弒二世於望夷。子嬰立。則爲秦王。瀕亡。徒爲貶損。不復有救敗之術者。積不仁之崩潰。不可收也。九月。趙高誅。沛公入嶢關。是歲。五星聚東井。乙未年。冬十月。沛公兵至。秦王降軹道。沛公以屬吏。而秦亡。起始皇庚辰。終二世甲午。一統者。十五年耳。

史書卷之二

貴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illegible]著

漢

高帝

沛公以歲首入秦。二世先死。子嬰爲不成君。諸侯並以王稱。則當屬漢元。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相府圖籍。而公出就霸上軍也。約結其民以法三章。殺人傷盜抵罪。吾約當都關中。將盡去秦之苛。以仁代也。辭慰獻勞。不以吾民費。徧狗下邑。而明告之。謹守管鑰。樸素自居。秦民樂出於焚溺。謂沛公永能生已。而衆戴之矣。羽行坑降卒二十萬。新安城南。皆章邯所將秦民也。羽已以邯爲雍王。或故告公距關。羽一意戰河北。力摧秦銳。因率天下諸侯入秦。定功。莫吾上也。已攻關。而知沛公先之矣。固不樂。十二月。自函谷進。至戲。而沛公臣曹無傷搆羽以拒公也。羽怒。言擊沛公。期旦日。范增更從吏沛公有大志。非復山東特盜。且其氣有異。今不擊。且天子矣。計既定。項伯者。羽季父。嘗初爲善張良。夜馳呼之。及沛公招之以巵酒。則入於沛公爲之心腹矣。既畫謝鴻門策。且先還爲之觧。及旦。沛公詣謝。留飲。增不得之羽。則喉項莊劍舞。伯則起耦焉。以蔽樊噲。見張良出。知事急矣。擁劍盾闖入焉。前視項王。而

正言沛公破咸陽功應得關中不居而愼守以待不賞而顧妄聽加害乎羽以醢沛公得出間歸增劍碎張良所[illegible]謝玉斗曰是終奪將軍天下者也而伯常在羽前左右沛公數日羽入咸陽殺降王屠其民而恣焚掠是增秦虐益爲沛公章其仁也發驪山藏始皇子孫無遺在世羽欲分王天下使報命而懷王曰如約則沛公當有全秦而項氏反無處所矣乃抑懷王而崇已功因并退六國王厚入關之將春正月以江南郴先陽尊義帝二月即取梁楚九郡自立爲西楚霸王險巴蜀道名之秦地封沛公以置之也項伯爲請漢中故曰漢王漢王所以終能出者漢中

之請也其關中雍王得咸陽以西東則長史欣曰塞王者塞漢出道也翳爲翟王在上郡三人者以全秦卒賣諸侯衆怨所屬而羽以親故偏任之魏王豹從西魏東則楚所取益矣韓所略小因故地王從趙於代燕遼東齊膠東而以趙地畀張耳爲常山王割分河南王耳嬖臣由陽也司馬卬以河內爲殷王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皆[illegible]南境也共敖者義帝之柱國而燕以王將臧荼齊以王將田都濟北王田安者故齊王建孫以濟北降者也陳餘以不從入關止侯南皮三縣而田榮不封其所以予奪人者皆非情之所安也泄其所不平而建立失其正遁得者忘惠而失地者怨怒甚之矣漢王欲攻楚蕭何曰就國養民致賢可以定三秦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並初有國者稱元年五月田榮滅齊王都弑膠東王市秋七月兼濟北而伐楚蕭何道中薦韓信曰欲爭天下非信不可王以爲大將軍與計事謂三秦可傳檄定者推本秦民望幸之心也何故知思東之士可用而人懷漢德因之易以成功特以漢楚之力不敵不欲嘗其鋒其勸漢王就國者靖之使東而後動也故得信知其可大用也而力薦之於是何以丞相留巴蜀給餉而信從王以八月還取關中圍雍王廢丘翟塞皆降時楚已殺韓王成因

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塞漢而親伐齊荼弑廣兼燕漢二年冬十月義帝戕於江中姚伯子每歎後世君臣之變而惡范增之首汨之也增全謀在輔羽取天下豈眞有意與楚者哉權設其名而終攘爲已利莽操懿溫本其術而甚用焉以禍天下烈矣且使羽拂亂其行寡至負惡名以失天下者皆立懷王之爲也君臣猜戾激之爲亂何如愼厥初謀哉姚伯子又嘗異懷王不善楚社稷計其術之疎也陳餘連於齊以逐張耳欲復有趙而餘爲代王韓之裔孫信擊降韓王昌十一月漢以爲韓王漢都櫟陽春正月楚誅齊王榮復立假羽怒其民恣焚掠焉故

不能定齊。三月。漢王渡河。降魏虜殷王。爲義帝發喪。陽用董三老言也。正名弒君而伐楚。齊人立榮子廣拒楚。楚王信張良言。謂漢踐約而止。故專事於齊。而無漢虞。

夏四月。漢王部五諸侯兵五十萬。徑入彭城。既有楚都。志得矣。以酣飲也。亦無楚虞。驟驚而出走。以楚王舍齊而還戰也。楚蹂諸穀泗睢。壅屍斷流。漢王在圍三匝。而脫者。風怒石迎楚軍而擊散之。則天也。初漢王之西征也。事危。故置家人而獨偕將士。彭城於豐沛則近矣。廷與楚爲仇。故惟道中得太子盈。而太公呂后。從睿食其。遂爲楚軍獲。漢王從呂臣軍於下邑。以敗也。趙魏復畔而卽楚。

田廣滅。假定齊地。於是楚不復諸侯爲事。以其全力與漢爭。漢雖敗。內有全秦。韓河南殷地。已錯入楚。過梁。謂張良曰。孰當吾指關以東。共定天下者乎。良曰。其信越布乎。信故爲大將。越已受漢命爲魏相。乃使隨何說下九江王。

五月。漢止壁滎陽。敗者會而何所發。關中老弱且至。甫道餉敖倉。勝勢固在也。雍滅。漢王還立太子。命何輔之居守。立宗廟社稷。給轉輸。韓信特將東北出。討不服。彭越遊兵楚傍。動則後擾之。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與楚相拒。楚不得西。關中內耕。漢足餉。楚稍事廢。戰其郊也。楚無守計。漢且周爲之網羅。故敗不撓志。制勝者計先定也。楚亟勝。不國矣。冒於戰勝。而趣速僨也。韓信奇兵襲虜魏王。請兵三萬。乘勝平燕趙齊。而包舉楚也。漢佐之以張耳。

閏月。信滅代。禽其相夏說。徐以相居趙也。

三年。冬十月。信兵出井陘。李左車請堅壁餒之。奇兵絕其後也。餘泥正兵。不用。信爲背水之陣。致趙師。豫赤幟二千。伺其逐利空。而易趙幟也。以斬二王泜水上。趙滅。生得左師。信就問計。對曰。衆實疲矣。燕齊實未可力攻也。張而休兵。燕以虛喝服從。而齊乃靡矣。信用其策。燕降。漢復耳趙王。信共定趙地。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布歸漢。使屯成皐。酈食其請漢王立六國後。使自爲戰。撓楚權。命

鑄印。張良曰。漢事去矣。趣銷印。陳平任間楚。縱金而不問。楚王則自亞夫以下。皆疑其陰厚漢也。夏四月。滎陽圍急。漢王請和。增曰。必下之。言以不合。去且死。五月。楚圍急。紀信黃屋左纛。出女子軍東門。漢王以夜西遁入成皐。楚焚紀信。爲其以漢王誑也。漢王收兵關中。袁生曰。且出武關。楚必南師。而復出滎陽。則彼莫知所備矣。漢王乃軍宛葉而堅壁。楚王至。則彭越撓之。下邳矣。比奔命南還。漢王忽出成皐。六月。楚拔滎陽。殺守臣周苛。進圍成皐。漢王脫入趙。取符印。易置耳信臥內。楚且西阻鞏。適彭越燒積聚。而東擊。漢於是時下齊。齊王廣用酈食其

說撤歷下軍。無漢備信則自趙渡河。

四年。冬。襲破齊。入臨菑。王廣走。漢復成皐。食敖倉而軍廣武。楚臨之而軍相守。越數絕其糧。且數月。高俎置太公。若將烹者。使謂漢。漢王復以兄弟之義。猶若翁也。其分羮遺我項伯則從中解之矣。楚王勇盖世。忿爲漢老。請漢王對戰決雄雌。無徒苦天下民。漢不與曰。寧鬬智也。則躬被甲挑戰。瞋目叱咤。卽漢王語漢王數之十罪。首弑義帝。倍其約也。語間漢王胸中伏弩。捫足而退。楚龍且救齊。及濰。信囊沙誘擊其半渡。破斬且。虜廣。廣弟橫於博陽自立。灌嬰敗之。乃亡。自儋起齊。至橫兄弟父子。滅而次起者。

六王信因請假王號。鎮定之。漢王怒罵不悅。二月。使立爲齊王。用良平蹠足附耳語也。信則以漢終不奪我齊矣。楚使連齊。爲三分鼎足也。不聽。蒯徹危辭撼信曰。時之不再來也。而獨不見之野獸盡而獵狗烹。秋七月。漢立布爲淮南王。故九江也。八月。漢筭民。自十五至五十六者。錢百二十文。以治庫兵車馬。賈人奴婢。倍之。女子十五不嫁者。五其筭。姚伯子曰。於其賦之重者。見崇本業。繁人類焉。非以爲虐也。仁之善術也。歸死士喪。姚伯子曰。是戰伐時之仁也。北貉燕人劫漢梟騎。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延王留守而奔救。則漢盡破其廣武軍矣。塞翟王。及楚大司馬皆到死汜上。楚王至。以兵罷食盡。聽漢約中分鴻溝。歸太公呂后。解兵。良平謂漢王。及今蹙之。使與信越之師。五年。冬十月。楚王回戈固陵。而漢兵敗。張良曰。諸侯緩期。地分未定也。今破楚。卽梁地王越。楚地以易齊。是歆之自爲戰也。王使往諭。十二月。然後皆會垓下。齊王翼張爲陣。以中軍當楚。漢王軍其後。又後軍以爲勁。楚逐中軍。衆於翼之翁也。以大敗而歸壁。則夜逸。漢騎追獲之東城。王之渡淮泝江。豈無意江東者。亭長艤船而不渡者。選騎誤陷於大澤。心腹盡矣。獨王不可以立。故引天亡以就死。是則英雄自處者也。漢定楚地。獨魯後下。故以魯公禮葬

王。且用義帝封爵也。項伯以楚滅。得封射陽侯。君子以是爲伯嚭末臧曰。其於吳王。猶非宗臣也。漢全項氏支屬。唯使劉姓。還至定陶。馳奪齊王軍。擊虜臨江王。春正月。楚王韓信。梁王彭越。及異姓諸侯王。皆請更號。別比擬。二月。乃卽皇帝位汜陽。后太子以皇冠之。而王遂泝習爲藩臣爵。追昭靈夫人。母劉媼也。未講於禮。則太公夫人。以爲尊崇也已。帝在兵中三年而王。隨以楚五年之難。數困而後得定於一家。且戶口十不存二三。干戈之虐也。是以思順民心以休息。而厭兵北守故塞。南以頌爲徼。故有國者。稱臣而已。得自制置。外諸侯若閩越則故粵

王無諸也。以率百粵佐中國。而新其封。即有不貢。亦不急征焉。罷兵歸爲民。保山澤者。縣招復。省刑薄斂。禁笞辱。雖制作未遑。出民荼毒之餘。而涵之以生意。是亦歲窮而春者矣。七大夫以上。食邑其下。戶有復。 置酒洛陽南宮。羣臣論漢楚得失。帝曰。張良蕭何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各盡其用。而羽不能於一范增。 田橫入於海。招之。比至。則使客以頭獻。莖。則客殉之。急招其在海者五百人。遥殉矣。帝以感田氏得士。亦且不能相忘於六王之後。 怨楚將季布之常窘已也。求之急。然丁公謁免帝之功。則以不忠於項王戮。 帝留洛陽。蓋欲都焉。婁敬以齊戍卒見。曰。洛

勢弱。不如關中四塞。獨制天下之上。而扼其吭也。法周德。而籍彊秦之勢。可以久安矣。張良贊其言。即日西駕。敬賜姓劉。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誅之。以封長安侯盧綰。帝同閭生而狎習者也。故越功臣而立之。

六年。冬十二月。南巡雲夢。用陳平言。襲楚也。信獻功而執之。還至洛。赦爲淮陰侯。 初項氏習戰國。而封過制。帝用以東併。不能卒易也。常危其漢危。思錯之以親戚。而初得天下。王子之生者尚寡也。故大封建。及於庶孽。謂齊東西秦也。以封外婦子肥。而兄喜爲代王。弟交爲楚王。從兄賈爲荆王。荆。楚東境也。冀漸爲磐石之宗。 定功。鄭侯何位第一。良之留。平之曲逆。皆以謀也。戰功。平陽侯曹參爲最。於是或偶語沙中。以封者故人耳。用良言。封雍齒什方侯。明不遺怨也。 元功位。議首曹參。帝俞而非其心也。鄂千秋曰。參誠功最一時。然唯有何內主。而後效功。況補敗給餉。終濟上之困者。是乃萬世功也。於是十八侯位以次定。鄧侯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夏五月。尊太公曰太上皇。 匈奴當秦漢間。亦弁北胡。稱單于。而王其臣冒頓收地河南。適中國疲內爭。略未遑及之也。以強。帝壯韓王信。徙治馬邑。使備焉。則控弦三十萬。圍而降之。以攻太原。至於晉陽。

七年。冬十月。朝長樂宮。儀。叔孫通所定也。多采秦爲之。設九賓。宮衛夾陛。文武東西班。獨輦升。賀畢。置法酒。次上壽。御史糾其諠譁。儀無失禮。帝始歎皇帝爲尊貴。蓋武人偕起者。未馴其暴。通故多取尊君抑臣者迎之。當時所譏爲希世者也。由定朝儀。都太常。爲漢儒宗。而三代之舊不復矣。時徵魯兩生共議禮。不至。通則曰。不知時務。 帝伐胡。至晉陽。覘得其代谷羸軍。曰。可。劉敬後曰。誘也。時三十萬衆發矣。械敬而行。至平城。師未屬。絕餉白登之圍者七日。脫用陳平計。世莫聞也。遂出敬爲建信君。 十二月。過趙。趙相貫高恥其王之不獲禮也。造弒柏人。而帝不入。 代

王爲胡兵攻。自歸赦爲郃陽侯。 春。令郎中罪耐以上。民產子。二歲復。 見長安未央宮壯觀有麗。怒謂蕭何。過用其民力。然竟自櫟陽徙都焉。論者曰。是何以成婁敬張良之終也。 置宗正官。 夏四月。如洛陽。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十二月。還長安。 春。三月。如洛陽。 帝思榮陽成皐之難。毒賈助虐。擁利踊價。在夷傷流散中。米石萬錢。樂觀殍殣。以取肥也。故困抑之。峻絕其子孫。毋得仕。減田租。二十稅一。而關市獨重征。禁及其錦衣操兵乘馬。姚伯子曰。使賈不利而趨農。則民樸而禮義以興。後世守令惟賈之與市。耳目習爲公卿之聞見。

凡更令而爲民便者。皆以富富而貧貧也。惟創業之主。覩於利害之原。 帝憂胡。劉敬請以適長公主結和親。適長公主。時則趙王后矣。乃名他女。奩之千金。敬往結成。自是時寇時止。 敬返自匈奴。進言彊本弱枝。

九年。冬十一月。徙齊田。楚昭屈景。豪傑大族能其民者。實關中。敬之言也。 十二月。如洛陽。 貫高反謀聞。刑備而罪不及王。帝義而釋之。赦當獄時。呂后觧以公主。帝曰。使有天下。寧少若女。姚伯子以是謂敬策之疎也。匈奴其能世緣公主而保塞者。 立子如意爲趙王。母戚夫人也。寵也專。 二月。還。 夏六月。晦。日食。 改丞相爲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立廟。上皇不在事。帝五日一朝。孝能承其意。兄弟任皆王侯。非以功也。邑新豐。故人徙居焉。上皇夜遊飲。忘其非故里也。其承意有如此者。豈後世手及同氣。震傷父心。而顧吮乳者。可望哉。少之者。以擁篲而後尊號加。其學固未及耳。 帝欲易太子。曰。仁弱。不我類。御史大夫周昌爭之疾。帝曰。不易。吾言禍趙王矣。符璽趙堯曰。彊相其可。遂出昌相趙。 代相陳豨盛賓客。昌至趙。患其鄰及也。案之嚴。九月。豨反。常山亡城二十。帝討之。聞將賈人。帝曰。多金可購也。

十一年。冬。帝在邯鄲。周勃討代。其將皆爲購賈矣。 柴武

斬韓王信。 淮陰侯滅於呂后。名曰。與豨反也。春。帝還。而後聞之。功臣乃人自危。 立子恒爲代王。薄出也。薄后自魏王咎后。入於宮。 二月。立獻程。王侯常朝十月。郡給獻費。口錢六十三。 詔郡國求賢。守相有賢弗言。覺免。 梁王以病不從討代爲罪。廢而遷之蜀。呂后還之於道。亦誅之。曰反也。懸首洛陽。醢而頒之。梁大夫欒布。以報使頭前而烹。方就湯。曰。惟王居梁地。苦楚。故漢即累困而楚不能西。以破。使與楚。而漢破矣。功在與漢破楚者。而苛滅之。以反乎。布得釋爲都尉。而信越三族之誅夷。終莫之敢矣。立子恢爲梁王。罷東郡潁川。以爲淮陽王。友國諸侯之取

漢也愽。故漢利諸侯也重。夏四月。還。趙佗以南海尉絕新道。而兼桂林象郡。張楚時也。五月。使陸賈立爲南粵王。而後稱臣奉約。賈還稱詩書。帝曰。得天下馬上耳。曰守之。則非詩書莫治也。夫秦豈取天下與湯武異。其速滅亡。惟滅詩書而不法先王。乃命著秦漢所以得失爲新語。帝於六經遺書。終未之及也。以居疾戶羣臣。舞陽侯排闥。枕宦者臥耳。流涕曰。憊也。計事有大臣。而以一宦者絕。獨不見趙高乎。曾武臣。能慷慨大體。帝之入秦也。使却咸陽居霸上。縞素爲秦民歸。以基帝業者。論亦自曾發之。梁酺及淮南。布反。故楚令尹薛公。謂帝不足怪也。信布越。

功一體。是以疑禍之及其身而反。未發討兵。先立子長爲淮南王。留侯常謝病。后強之。翼太子。招致四皓。名重逃秦者也。秋七月。將將太子。而自將者。后以四皓爲太子危慮者。泣帝也。留侯遂請太子監關中兵。帝爲置車騎材官。中尉卒。因使之佐叔孫通傅太子。布滅荊。破楚。引三國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帝遇布軍。壁庸城而後戰。布敗。長沙王芮誘而誅之長沙。故衡山也。然帝竟病於流矢。還過沛。以故老燕。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樂極而悲魂魄之不忘故土也。因復沛豐。周勃誅豨定代。立代王喜子濞爲吳王。故荊土也。濞見有反相。帝誡之而已。十一月。過魯。祀孔子太牢。還。叔孫通固諫易太子。而未之聽也。顧見四皓人侍酒。而問之。則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曰太子仁孝敬士。天下所以願爲之死。太子以定然呂后不婦外利以禍漢。幾至於易統者。其機權則素用之矣。相國常晦。自汙以置田宅。帝令圖謝民。以田上林請。即下之獄。數日出。愧謂相國賢而成吾爲桀紂主也。豨之反也。燕餌間。擊而不力。匈奴降者。以綰爲不純漢也。春二月。先以立子建。而後命樊噲將以討。或謂噲且滅戚氏。以呂后親也。復命周勃

代將。使陳平即斬之軍中。夏四月。帝崩。居尊位者八年耳。兵戈之道路。曾無寧日。制度澗疎。未足深責也。撫民有仁心焉。特猜深於功臣。且貪其國。以啓子姓也。而毒加之誅夷。秦暴猶未改也。漢治雜霸。於此爲批根之論耳。非以三代質文較量之也。呂后即欲乘倉卒。盡僇功臣。而後發喪與審食其謀定矣。酈商曰。勢不能速。且已。太子乃即位。盧綰亡入匈奴。異姓王而存者。獨長沙。國最小。功在漢者亦微焉。平械噲。以帝且病。畏呂后也。平至。則宿禁中。塟長陵。即關東來徙者而邑焉。令郡國立廟。樂用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其時郊祀有房中安世。其詩唐山夫

人所作也。爲漢樂府首。　呂后徵趙王。不至。則更趙相。昌代。而王則無留行者。戚夫人幽諸永巷而作勞者。已極慘矣。

漢惠帝

元年。冬十月。帝委政。不忍太后之妬嫉忮忍也。后殺趙王。觀帝以人彘。則戚夫人躑躅厠中也。驚而疾發。終矜媿於天下。權不足御其母也。以媮樂而早世。　徙淮陽王於趙。始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朝宴。太后毒酒。幾以帝嘗酖。齊恐。以城陽解。　春正月。蘭陵龍見井。兩。　相國蕭何卒。曹參代相。日飲醇酒。爲不變何約束也。然論者。緣蕭規曹隨之歌。並爲漢臣冠矣。

三年。冒頓遺嫚書。樊噲奮請伐之。季布曰。搖動天下。復議和親。然車乘馬駟而已。亦獻名馬以報。　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後世乃以其都東甌爲號。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敖女也。公主時以有齊陽城。稱魯元矣。　后配帝四年。而名七子。　春。孝悌力田復。　帝冠。　挾書律始除。姚伯子以是推三章爲徒約矣。　立原廟宜陽。　雨血。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夏。大旱。江河欲涸。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五月。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使名惠帝子者嗣。實篡矣。姚伯子謂呂娥姁者。陰絕先帝百戰之業。而奸焉罪當告僇於廟者也。惟漢大臣無權。武學乃敢襲而用之。以禍唐。　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右丞相陳平苟爲媚於呂后。而幾成不制。姚伯子以謂良平之不同品也。良取忠韓。輔漢其不得已。辟穀謝事。托爲赤松遊。夫豈沒冒其身久爲榮祿計者哉。　九月。太后呂臨朝。

甲寅年。漢時所謂呂后元年者。　王呂有萌。左丞相王陵正言持之。平及太尉周勃曰。制在太后。亦猶高帝以子弟王也。陵退。猶讓二人者。　冬。呂氏追王。試王也。　夏。立魯王偃。母魯元也。割趙之常山立國。及淮陽。以王名惠帝子者。於是台爲呂王。地取諸齊之濟南。

乙卯年。春震。　夏朱虛侯章入宿衛。　六月晦。日食。　行八銖錢。

丙辰年。秋。星晝見。　江漢伊洛汝溢。

丁巳年。更立少帝。而不改元。呂臨朝。帝亦其名焉。

戊午年。春。南粵僭號。侵長沙。　令戊卒歲更。

己未年。春。星晝見。　東侔侯與居宿衛。並齊支子也。　匈奴寇狄道。　行五銖錢。　趙王友妃諸呂。而弗愛也。

庚申年。春。妃譖而幽殺之。　日食晝晦。后呂曰。我之謫矣。

而弗悛。二月。梁王恢徙趙。以梁改呂王產封。割齊。立濟川王。琅邪王。琅邪王劉澤者。呂婁婿也。恢死。亦以妃諸呂也。而呂祿爲趙王。宿衛吏酒。爲耕田之歌。后呂前曰。鋤非其種。卽斬呂之亡酒者。曰。軍法行矣。相尉多其有氣力。然後依之爲功。陸賈啓謀於陳平。交驩太尉也。曰。制權在將相。和。則士豫附之矣。遣擊南粵。

辛酉年。冬十月。滅燕。以王呂通。劉不良。奴者四王。奪而爲呂者三國。而產將南軍。祿將北軍。易姓之事。勢且迫矣。秋七月。后呂乃死。其臨朝之八年也。遺詔。惟呂氏勿釋兵。朱虛侯使告齊哀王西師。而中起爲應。八月。哀王布告

呂氏罪。并琅邪兵。攻濟南。潁陰侯率師禦齊。至滎陽。悟其爲功賊也。連和待變。漢以計解祿北軍。產將以南軍爲亂。太尉勃急入北軍。命爲劉者左袒。以一士心。產入宮。朱虛侯章斬諸殿門。諸呂旣就僇。罷滎陽之師。齊王歸國。大臣懼齊。且不欲功在東倂朱虛也。乃迎立代王。文帝立。而少帝兄弟殲矣。

孝文帝

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爲燕王。周勃爲左相。平讓其功也。除收孥相坐律。春。立子啓爲太子。其母竇爲皇后。帝謙讓。其卽位建儲。皆讓先之。后兄弟微。相尉監於呂。曰。急擇傅。養老之令。八十。非刑罪。月米酒肉九十。加絮帛。長吏閱。丞尉致。守令行督。鰥寡孤獨有賑。夏四月。齊楚震。崩山二十九。大水潰出。錄代來功。宋昌爲壯武侯。衆疑。而勸駕也。帝仁儉。却千里馬。遂不受獻。思致太平。而問錢穀刑獄之數。勃汗浹背而已。平則謬爲大言曰。宰相以理陰陽。順四時。主者有廷尉。治粟內史。夫文帝減賦節用。愼刑輕罰外。無所用其心。效至粟紅刑措。守文之主爲最。惟得其數。故能審其用。且理順之實在人事。體天地之德。以生民也。夫有君無臣。文帝之於平勃。且然耶。伐粵之師。阻嶺而疫。秋八月。中大夫陸賈以賜書慰諭。佗復稱

臣。齊王襄卒。武定呂氏之難。而靖於文帝之立也。是爲賢。河南守吳公。學於李斯。以治平第一。擢廷尉。進賈誼。秀才也。誼爲太中大夫。請革秦而立漢制。若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皆非可苟仍者也。帝示謙讓。然時採用焉。相尉勃。毀以誼爲多事矣。

二年。冬。詔列侯之國。誼所發也。省轉輸而近敎。十一月晦。日食。帝以罪己。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漢世循焉以爲美法。省徭役。罷衛將軍。以大僕餘馬給傳置。候騎賈山上書。論秦失。用其言。除誹謗妖言罪。因大開言路。止輦受郎從言。置其無當。而可用。則亟稱之。春正月。以賈誼

重積儲之言。耕籍田。呂氏之亂。大臣許二宿衛以梁趙帝聞其內齊也。乃爲趙幽王立後。王朱虛曰城陽東侔曰濟北。皆分齊之郡耳。乃分代而立子武子參參曰太原王。子揖王梁。城陽濟北是以有怨心。秋九月。賜今年田租之半。姚伯子曰。減租盛名也。晉實惠在先詔占田者減佃租。若徒虛國用。而植庶桀。何救在溝之瘠。富壅而無所用。以市權虎而翼矣。恣奪殺人。有司不敢知。貧羸戶不爲搏噬者有幾。故賈誼董仲舒皆漢賢之通達者也。其言。惟不欲民之極富而極貧。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又食晦。曆失也。惟朔日月會

辰則有食。以率列侯之國。兒周勃灌嬰爲丞相。大尉官兼屬焉。淮南王生於趙。故其母與貫高之難。來朝。椎殺辟陽侯。以力能得之呂后也。帝憐其情而弗問。王好勇。素負帝弟。僭擬。袁盎請禁之。早。城陽景王卒。夏五月。匈奴寇上郡。丞相出擊胡。而濟北反。將軍柴武擊誅之。廷尉張釋之持法平。當帝仁明。更以寬行。時稱無寃。

四年。冬。張蒼爲丞相。始言律曆。賈誼出爲長沙太傅。絳侯以反下獄。薄太后曰。勃反在北軍時矣。乃復爵邑。作顧成廟。漢帝多豫爲陵。故亦豫廟。

五年。民鑄四銖。黔其鉛鐵他巧。賈誼銅布之論曰。芽奸罔民賈山上書。以人主不可與天下共操柄。惟錢爲富貴資也。是時鄧通以佞幸得太中大夫。帝富之以嚴道銅山。吳因鑄豫章之銅。及煮海利。易正賦。奸仁其國。故吳鄧錢布天下。釀爲吳楚之禍。徙代王武淮陽。參改代王。全有代地矣。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廢。徙死蜀道。天下歌帝兄弟二人不相容也。老上繼和親。傳名公主者中行說。不欲行。而強之。至則使駕漢爲邊患。教單于輕漢物而重土。勿爲華人餌。賈誼徵見宣室。帝與宛論鬼神之本。以爲弗如也。誼見帝親信。已因審觀時勢。朝廷風俗之得失。疏爲治安

策上之。痛哭於骨肉之罹殃。思衆建分其力以息之。若夷狄之徵。令中國苦邊民使不寧臥。皆可流涕者也。至若民俗奢淫僭上。冒利無親。而國家無四維之固。結禮不修。而法律詳。早教太子。愼選左右之道。且缺爲公卿近臣。罪至而辱及非所以成朝廷之尊。故皆言之可太息者也。書數千言。反復明盡。帝多所施行。有未行者。景武間皆祖其用矣。誼爲梁王太傅。

八年。夏。淮南四子皆侯。長星出東方。

十年。冬。將軍薄昭以殺漢使誅。太后弟也。當呂誅。舍齊而迎代者。大臣曰。薄氏謹良也。

十一年。梁王揖卒。誼以諸侯方強。任捍蔽者惟淮陽代爲親。乃疏請定其地。加厚。使足以勢制。帝爲徙淮陽爲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中當諸侯之衝。誼旋卒於哭梁王揖也。　匈奴寇狄道。太子家令鼂錯習於管韓者也。采輯其說爲兵事。上言之。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皆戰之所急也。又當審其長技。夫匈奴長技。惟在馬習險。兵習騎。風雨罷勞。饑渴習人。而中國陣整器犀。技巧便足。車步獨利平原。其時有義渠降胡。錯欲撫而表裡用之。其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然撫以良將。是胡兵特爲中國效用。而未嘗假之權也。賜書褒美。復用錯策。募徙塞下。令

長戍階之。然錯策特具室家田作。假新至耳。後則屯望相雜。以自給。不以轉輸累中國也。　錯誼皆當時謀議臣。然誼言法以輸其仁。多王術焉。錯深刻以削。太子獨以爲智囊。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金隄者。蓋古有堅石千里夾河。以奠民居。侯王分處者。代保於今也。與卒塞之。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賜農民今年半租。　用鼂錯策。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則姚伯子以爲舛矣。富於粟者。毋死。而受爵以自旌。則天子失權。而豪毒以憾。何者。犯法之粟易舉。而冠帶便交通也。後世故之州縣小吏。多起納粟則百姓爲貨。朝廷爲市。賄賂爲羸。天下徧受其害矣。衰世旦夕之計。顧自卓盛時倡之。

十三年。春。除肉刑。以城旦舂當髡。黥則加鉗。劓刖笞易。惟不原弃市。於是有鬼薪白粲。隸臣妾。今之杖徒準之矣。夏六月。詔除田租。終帝世不復征。夫漢初。除王國封。爲天子郡者。不過十五。且多取爲列侯公主食邑。賦少而國用足者。相尉多功臣。食邑自足。故無宗室大臣之奉。邊國不以備邊累天子。故無後世兵餉之費。帝以儉持衣綈。帷書冀寡。御幸。百金露臺費。惜中人之產。弗爲也。且外徭獻程。任賓祀費。故太倉以給中都官而餘已。

十四年。冬。匈奴寇北地。多殺虜。帝與郎馮唐論古將。及頗牧。而拊髀。唐以將得士心。而後能用以戰勝。惟君不御。而軍中自裁也。漢法疑賞。而過必罰。若雲中守魏尚。率田作之民。大創匈奴。以功差六級。罰作。雖得頗牧。弗能用矣。即復魏尚雲中守。遷唐車騎都尉。時唐已老。　春增祀壇場珪璧。自儒者深言鬼神。戰國時多緣之爲迂怪者。若始皇所誅盧生之屬。封禪神仙。亦云誦法孔子。儒道外相非而內比矣。帝時竇后誦黃帝老子言。而儒者言古。亦矜封禪爲制作大典。　丞相蒼謂漢水德。公孫臣曰。土。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而蒼自絀。然水土火之是非。於誰

正之故姚伯子於代德之際或不詳焉。夏如雍郊於是新垣平之言曰渭陽有五采神氣則作五帝廟。

十六年。親祀平爲上大夫議封禪矣。因齊王側卒而無子。托推恩於悼惠王而六分之爰有濟北濟南膠東膠西菑川皆齊分也。亦三分淮南地王厲王之子侯者增衡山廬江國。新垣平爲玉杯寶鼎日以再中。

十七年。爲改後元。酺平旋伏誅。後世之數爲改元迹之起也。帝自是亦覺鬼神之說爲迂。詔以穀之耗者過在靡之而爲酒畜且食之也。姚伯子善其思之精焉善飲醇者月糧供一醉故不可無節馬牛不穀肥強習之使食人之

食兼十未足果其腹也收雖博倉爲之匱故草食驅而之穀不驅穀食者食草不已。

十八年。代王參卒。以雲中邊東類中虞復和親而寇益甚。鄧通戲朝丞相申屠嘉召致之罪使至而免。

十九年。春二月如代。

二十年。夏四月晦日食。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雍至隴三月如雍秋七月如代。

二十二年。匈奴分寇上郡雲中爲三屯備胡帝勞軍及細柳而不得入令之嚴也爲爲按轡徐行至則屹然中陣而立以軍禮見者。條侯周亞夫也帝出乃歎眞將軍以霸上棘門之將爲可襲也屯罷屬諸太子。

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崩後元之七年也遺詔短喪薄葬歸夫人以下。景帝立崇其德以配高祖功曰太宗樂奏昭德之舞姚伯子又以知綴兆疾徐之數當時猶可考也。

九月葬。長沙王著無子卒地入漢而異姓盡矣長沙之支有二侯而云絕者利其絕也有幾幸焉。

孝景帝

元年。春正月聽民徙寬大地姚伯子謂人地偏勝治所由亂也農桑無所技食於巧以競麗愈爲財耗矣奸利居賄而俗習爲詐皆地不給耕之所致也故人地均而後王道

行第聽徙猶未盡政也。田租始三十稅一以爲式。遞減笞數三百爲極爲死杖者衆也。

二年。冬十二月葬。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春三月立皇子德河間王閼臨江王餘淮陽王非汝南王彭祖廣川王發長沙王。秋八月彗出東方衡山雨雹星錯行。

三年。冬十月梁王朝燕帝以太后愛之也讙言傳及梁王詹事竇嬰曰高祖約則傳子傳梁非陛下所得言孝王孝而文且好賢盡一時之選故太后愛之不悅嬰之爭也。

春長星出西方。御史大夫鼂錯變法令以刻削諸侯而名安劉曰三庶封半天下制不古今吳逾驕叢諸奸久不

發崇爲禍盍謫削地早速之反猶可制也削吳地遂并及楚趙膠西諸侯皆危心漢之不能容已也故吳使所及齊楚趙皆應齊孝王未即合從即膠西東菑川濟南共圍之濟北以城壞見刼趙軍其國以待吳王取供山海無賦於其國以行媚於民思有所用之也悉發國中兵自十四至六十二得二十萬閩東粵兵皆從反起廣陵涉淮則楚兵會名誅錯而西攻敗梁兩軍進圍睢陽帝命條侯將禦吳楚郦寄欒布分擊趙齊始重外戚設之監軍竇嬰以大將軍屯滎陽也帝故不樂用兵雖已分遣諸將聞袁盎言謂可以錯解遂斬鼂錯使王梁壁下則吳拒命曰已爲東帝矣條侯至昌邑而堅壁使弓高侯輕兵塞淮泗口絕食道則饑兵頓梁堅城而自散者亞夫本謀也故梁告急不救以天子命至不奉後詔也梁將韓安國張羽亦力戰不可破二月吳楚兵饑散然後縱兵擊而大破之楚王戊自殺濞亡保東粵然梁王怨亞夫矣欒布既誅破圍齊四王孝王亦自殺畏漢討其不純也 是月晦日食 趙退守邯鄲秋七月布合寄師水其城王乃自殺吳王亦誅於東粵 初吳太子侍帝博文帝朝死枰下吳以爲怨失朝禮文帝賜几杖以慰安之故異謀沮錯激之反且合山東諸侯張其聲勢亦喜禍甚矣吳楚卒阻梁而敗死者文帝實

德在民賈誼定計於先也且齊淮南趙既推恩濞亦旋矣不數年遲其自弱顧以反爲幸乎曰反遲禍大危語爲棟耳自後蕃王以抑外戚顧制馴至哀平之中絕以宗姓衰弱而奸恣是則劉氏之危錯啓之矣 師還梁賜警蹕天子旌旄嬰布皆侯而條侯不益封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濟北以刼得改菑川齊楚久之不絕也議及存吳太后謂首亂乃止以其地徙汝南王非曰江都立子端膠西王勝中山王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 夏四月立子榮爲太子徹膠東王

五年冬十月晦日食 衡山王勃改濟北不應吳楚者也

廬江王賜徙衡山 春作陽陵邑徙民 徙廣川王彭祖於趙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 薄后無寵太子母栗姬也姬膠東在孕有奇徵竇太主欲婚太子栗恚其多所進也不應王妃爲徹証焉主挾重太后以爲毀譽帝入焉秋九月薄后廢大行請后栗而發之怒也

七年冬十一月太子廢爲臨江王栗姬以死 是月晦日食 夏立皇后王氏徹爲太子矣易太子之始也

八年改中元京都雹大尺八寸

九年臨江王以宮太宗廟壖垣徵死中尉府太后別論殺

郅都以禁不予刀筆自明也。都爲酷吏首。廉見稱。　夏四月。孛。　立子越爲廣川王。寄膠東王。　濞栗廢立間。梁幾代嗣矣。愛益摯於太后。以戰勝吳楚也。爲大臣多持者。而止公孫詭羊勝爲梁計。蜚刺漢廷。袁盎之屬。死盜者十餘人。田叔案梁事。既得詭勝自殺。則悉焚獄詞。而報帝曰。不安太后。憂在陛下矣。王以是上書得謝。闕而不絕。懼。

十年。冬。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旱。禁酤酒。　立子乘爲清河王。　秋九月。蝗。　晦。日食。　丞相條侯。彊以守法。太后故投之爭事。使侯王信。不可曰。雖后兄。無軍功。非漢約。又使爲降胡議侯。又不可曰。爲勸臣背主。而信降胡卒侯也。條侯以謝病。久之。竟中危法。死獄。

十二年。冬十月。日食。　夏。立子舜爲常山王。　秋。詔讞疑獄。

十三年。梁王朝。請留侍。弗許。夏。卒。五分其地。以王其子。於是有濟川濟東。濟陰。山陽王。　改廷尉爲太理。官名改者七官。　復減笞數。定箠制。五尺之竹。平其節。末橫半寸。本倍之。臀撻無更箠。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　秋七月。晦。日食。

十四年。改後元。詔讞疑移廷尉再讞。帝於獄事。可謂勤恤矣。而在親戚大臣。獨爲刻簿。其籌咨窮民至周。而吏誅鋤豪宗者。則以爲能。　秋七月。晦。日食。

十五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禁食馬粟犯者。沒入馬。靡穀於人所忽者。二事。文帝及之。而增嚴其禁。是帝之克子也。天等之秩。禽獸別草木。人別禽獸。官位序。辨。而後天子獨尊其上。王。食萬方。以爲制。若粟馬而人莩。是養畜以害人也。天養爲倒。　又推咎吏恣漁牟。故民以寡食。詔察奸貪。　漢初。仕進不及商賈。惡其市心熟。上下之於君民。皆以廣其市術也。故取吏惟擇本業。中貲以十筭。易於廉也。帝詔四筭得官。謂廉士不必富於筭。

十六年。冬十月。日月赤五日。　十二月。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以采金珠玉妨民農桑。詔吏發民取庸者。賦坐以盜二千石聽者。同其罪。姚伯子嘗因景帝。細爲民計。以至殷富。而歎今之所以居也。曠土舍耕。逼迫陿隘之中。末利而爭鶩。所置力者。皆衣食之所無用者也。豈特雕斲組織。糜金錫。攻玉石。爲害農桑哉。鳴蟲小禽。鬬負肉養。俳優都那。坐而耗費。列街填巷。爲茶酒肆。市里艷習餘饒者之安享。奴顏趨之。競免食淡於其門。伏宿飽而忘晨炊。人不古臧。相率而涸資生之源。不早爲計。不仁之心。必自窮於無可爲業始矣。有天下以曲成萬物。食租衣稅。尤當計其終。能無深思焉。　帝崩。蓋後元之三

年也。

孝武帝

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三策得董仲舒。漢之爲醇儒者也。仲舒推明王道。歸本仁義。而以孔子爲宗。其獨參於天人之際也。故必勉強人主。以敦化原。使在位者。去其皇皇求利之心。則正心急矣。罷黜百氏。而後六經明。六經明。而後聖道尊。聖道尊。而後王化純。此仲舒之見。所以爲卓也。帝以爲江都相。丞相衛綰遂奏罷百家。是時六經漸出。治之者且多門矣。仲舒以春秋首舉。夏。綰免。魏其侯竇嬰相。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推轂趙綰王臧。惟帝雅好儒

術也。臧薦其師申培。則安車招致。帝與論治。勉之力行。然所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天下彬彬方嚮文學。在郡守。則有若文翁在蜀。興學設弟子員者。淮南王安好書。多招致以取仁義朝。

二年。冬十月。蚡。太尉帝舅也。迎王覇上。言太子未生。可嗣。帝亦加禮王。才其文也。王歸。乃生幸心。竇太后以損及黃老。侂綰臧。而致之死。蓋黜言儒術者。而尊用石氏。以恭謹寡言。蓋貌於老者最易親人。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置茂陵邑。

三年。冬十月。中山靖王朝。而泣樂。問其情。諸王不勝廷臣之侵辱也。罪以削地。皆笞服其臣。誣爲主過耳。河溢平原。饑食人。謂者汲黯。以行火節。矯而發賑。秋七月。孛。

東甌告急。以閩越攻之也。太尉蚡議。蠻夷不煩中國。帝固負雄略。中大夫莊助發之。以王者大義。即命節發會稽兵。會閩越自艇。內徙甌於江淮間。九月晦。日食。爲危於微行。起上林苑。屬之南山。度民田值。萊以償。吾丘壽王所規也。東方朔以絕民生資。乏國用。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帝賞朔諫。以太中大夫給事中。而苑規任壽王。朝廷於是多士。策難常詘其大臣。然辭勝事矣。故論者以詔誥遜實於文景也。

四年。夏。風血。秋。孛。

五年。春。罷三銖。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書出伏生口傳者。纔二十九篇。詩全者。令諸吟誦。春秋獨爲公羊穀梁置師。禮樂成於諸儒之搜習。而先聖遺制。亡失多矣。廣川清河國除。以無後。

六年。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六月。田蚡相。值竇太后崩。爲傾魏其客。而多除。帝不平其專也。曰。吾今亦欲除吏。秋八月。孛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粵。其王胡。不發兵。而請帝義胡。爲伐閩。兵未踰嶺。郢弟善餘以王頭獻。王恢韓安國案兵以聞。帝分閩立越繇王無諸。而

善餘爲東粵王。唐蒙以恢使食南粵枸醬。得牂柯江。漢兵將發也。淮南王安諫不可。帝既誅閩。朝南粵太子。當時猶偉安議。以帝勤民而遠略不已者。狃茲之勝也。然三代以前。誦禹迹。循漢而還。率武功。武之擴境。復禹舊耳。況晉宋而還。衣冠日南。甸服荆揚。嶺海實存先王遺化。至於今。包海內爲一家者。非武其誰啓之。淮南之書。至是無當矣。匈奴請和親。王恢請因之以兵。爲韓安國不可而止。然時張騫已使月氏。計通西域。絕匈奴右臂。

七年。改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八年。冬十月。祀雍丘畤。權謀之士。既廣帝於啓土。而方士

又巧爲神仙以勝之。各附會爲封禪。而淫祀日增。若祀竈太乙諸祠。不可勝書矣。惟帝才儁。震於溢而不可靜故絕世未有之事。觸其端而爲之必竟也。王恢得敢爲開者。卒詘安國議。而擊匈奴。馬邑旁谷。覆車騎材官三十萬。單于用聶壹之間。覘城上懸信其斬馬邑令丞以降也。則十萬騎入武當塞。未至。覺還。帝獨下恢獄。曰首議發兵。且主以別將擊輜重。而兵隨衆罷。匈奴自是怨漢。北寇爲桀。

九年。春。河南徙。夏。決瓠子。通淮泗。汎郡十六。塞之。重壞。田蚡食鄃。在河北。沮功曰。是有天數。田竇隙。以灌夫負勇而不知變也。丞相將誅夫。在潁川橫爲權利。淮南陰事持之。而解。未幾。夫以詔賀丞相婚。復醉罵坐。蚡即繫夫以聞。魏其右之。帝雖心簿武安。以太后不懌故

十年。冬。誅之。二人者。春。而蚡死。夏四月。隕霜殺草。河間獻王。被服儒書。

十一年。冬。朝獻雅樂。牂柯源夜郎。蜀貨所自南浮也。蒙以爲南粵奇道。使以中郎將。即之開夜郎郡。卭筰冉駹之屬。艷夜郎王歸漢而侯。以富有繒帛也。望幸請吏。而南夷通。司馬相如故蜀人。因言西夷可通也。亦以中郎將往。斥開西至沬若水。以屬蜀。十餘縣。置都尉。通西南夷者。南制粵。西冀引羌以制虜也。發卒治厲門險阻。衛子夫

自平陽公主得幸。陳后無子。故更妬也。厭勝事覺。而廢。帝謂竇太主曰。后雖居門。以主故。供猶上宮也。主私董偃。帝亦榮賜之以慰主心。偃扈從鬬雞走狗爲才。貴人自是多踰禮。張湯趙禹更定律令。作見知法。蓋迫於赴功。寬緩弗任也。而酷吏興。徵文學於郡國。縣續食。與計偕。公孫弘對策第一。爲博士。轅固謂弘。無曲學阿世。

十二年。冬。初筭商車。財積於文景者耗。而匱竭矣。鄭當時穿南山徑渠。曰近漕。且利溉。數萬人作之三年。匈奴冠上谷。擊胡關市下。獨衛青以至龍城。得首虜。賜爵關內侯。漢非軍功不侯。故欲貴外戚。必屬之兵權。然衛霍實帥

材。青禮士大夫。而恩及士卒。 秋。匈奴寇漁陽。

十三年。改元朔。定二千石蔽賢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免。 春三月。立皇后衛氏。赦。以子據生也。 秋。匈奴寇遼西漁陽。 置蒼海郡。東夷君長多降者矣。姚伯子曰。是亦處匈奴之左也。

十四年。冬。賜淮南王几杖。無朝。 詔諸王分國。侯其子弟。王父偃言之。賈誼之策。盡用矣。然弱之過。漸削而夷於富氓者。又弱勢之所必至也。 偃言。朔方地肥饒。省轉輸。阻河置郡。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車騎將軍青出雲中。走白羊樓煩。修蒙恬故塞。徙民充物。爲新秦。以上谷之造陽

斗懸胡中。艱守也。既有朔方。遂棄之。 三月。朔。日食。 又以偃言。徙郡國豪傑茂陵。 偃初遊燕齊趙。見賓客。既爲中大夫。言事多中。則譖殺燕王齊王。逞其忿也。趙王乃發其姦。偃誅死。 魯恭王益宅於孔氏。壁毀。書發。孔安國通之。以伏生尚書。經以益廣

十五年。匈奴寇代。殺太守。秋。寇鴈門。 公孫弘嘗毀西南夷爲無用。既爲御史大夫。以蒼海朔方。皆爲敝中國者也。帝使朱買臣難之。然罷西夷。

十六年。匈奴寇代。定襄上郡。 漢相無不侯者。

十七年。冬。公孫弘始以布衣爲丞相。乃封平津侯。自是相則必侯。不假軍功。自弘始也。 弘開東閣。名與功業。廣詘議。意故忮也。仲舒弘。皆以春秋對策。顯名。弘惡其持正。計使相膠西。而免之。傾汲黯也。以內史多貴。難治。黯嘗帝前。譏詆張湯。爲廷尉。陰陽人主。亦指弘之諛也。 弘爲相。謂盜賊難制。以有弧矢。請禁民挾弓弩。 匈奴右賢王。以失朔方。數寇。帝謂乘之。功可集矣。車騎將軍三萬騎出高闕。諸將道朔方北平者。皆屬。匈奴不虞漢之能遠涉也。師至而飲猶醉。右賢王北走以漬圍。裨王人畜。委爲漢獲矣。帝多青功。迎之。以大將軍印。增封及其繼裔。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丞相弘請之。以勸厲學也。時第之。補郎

中掌故。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而吏通一藝。得右職。廷尉湯於是請令史以文學。引古議決疑讞。 秋。匈奴寇代。 淮南妄而多轉圜。時治戰具。衡山隣之。亦備械以制也。淮南郎中。劍舞中太子。而亡命。王以阻其上書。願擊匈奴也。削二縣。曰格明詔。深用爲恥。衡山入朝。過淮南。兄弟語而除前。乃謝病。

十八年。春二月。大將軍率六將軍。擊斬匈奴首數千。還休兵定襄。夏四月。復出定襄。大軍殲多。斬獲。而不值單于。遇單于者。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信建騎不過三千。搏戰且盡。信降而建自歸。或請致軍法。青不可曰。人臣不專殺

生之權。霍去病是役也以票姚校尉奔利數百里功最封冠軍侯青姊子也。翕侯既降。敘單于以絕漠罷漢兵大司農竭於奉戰士。設武功爵買至千夫者。先除吏。十九年。冬十月。祀五畤。獲麟以天瑞紀。改元狩。濟北王獻泰山旁縣以且封禪也。伍被臣淮南。入漢。則言其爲王畫反謀也。安及衡山王賜自殺。張湯尋端治之。誅被。貴人多以疑似死者。夏四月晦。日食。匈奴寇上谷。張騫還自西域。姚伯子讀大宛傳。而略測天下之大勢也。于寘之葱嶺。其北。則未知其所起也。東流也。注鹽澤而潛。徑嶺而南。斜。水出。北東折爲河。河滙鹽澤之潛。未入中國。幾萬

里矣。南流爲恒河。西流之嬀水。則與河源分嶺者。窮其入爲西海。海漸東。受恒河之入。引黑納江。以北屬河。爲渤海至包蔵貊。界匈奴之左。遠而不問矣。葱嶺。蓋東西南方之山爲宗。別而之中國。則河恒夾之。而後流黑。流江。江之源於羌也。岷在其北矣。河流不專在中國。太行恒山。脈連隴也。禹鑿龍門。通雍北之運。冀之河。所以獨顯者也。匈奴全有北方。沙漠獨延。弱水波流沙。河北雍西瑣瑣者耳。匈奴西有烏孫大宛康居。至於奄蔡合黎。乃濱海。或曰北海焉。嬀之北。有月支。安息。條枝。以達於西海。大夏居嬀之南。身毒。恒之所經。樓蘭。姑師。國臨鹽澤。鹽澤以東。則匈奴右方。南接氐羌。氐羌。東南有白馬冉駹。蜀西徼也。冉駹。西爲徙筰。南爲嶲昆明。嶲昆明以東。鄰蜀爲邛僰。僰之西。曰滇。皆錯居江岷之間。接地於身毒。宜近騫嘗食大夏之枸醬。問得之身毒。此大勢之可得略言者也。騫因言大夏安息兵弱。與漢同業。貴其物。大宛康居之屬。兵雖彊。可設利朝也。帝既知四海所極。國其內者。皆可義屬。騫以道羌險遠。且隔匈奴。發蜀。達身毒。至大夏。則易矣。於是因蜀犍爲發間使。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各行一二千里。北方閉氐筰。南閉嶲昆明。然使見滇王者。以爲足親附也。乃復事西南夷。

二十年。票騎獨軍。西踩躪於昆邪休屠。收祭天金人。夏四將並出。去病又獨有功。踰居延。至祁連山。深入二千里。單于誅失師於右方。則皆請降。昆邪後悔。休屠并之以爲功。然隨票騎渡河。男女纔四萬耳。匈奴地大。每謂衆不過漢縣。此其徵已。至長安。封五侯。頃之爲五屬國。以保塞。從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漸置接於西域。所謂斷其右臂者也。羌胡不得相接。匈奴中歌。失祁連而支山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畜牧不蕃息。

二十一年。春。宇。夏。江都膠東王。皆以淮南死。匈奴寇右北平定襄。山東大水。倉既竭。募富人貧貸。不得。方

謀克切新秦。因徙七十餘萬口。官假給之數歲　臧隴西北地上郡戍。象滇池。作昆明。於上林。習水戰也。既北切。乃專事於越。

二十二年。冬。帝既怒富人不佐國急。而兼并益富。偏巧取之凶歲。謀深困之。故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皆以摧抑賈人。盡其財也。當是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爲析利入秋毫。取饒於山海。及裒損其有餘者耳。於田租二十之取一。未有增也。振恤貧乏。帝亦不改文景之故。於是以卜式爲郎。獨輸財貸貧民也。春。孛東方。夏。長星出西北。虜失河南右方。而不爭。更北徙。帝

粟馬十萬。爲犁庭計。欲遂弱而臣之也。傳云。單于在東方。尤勇票騎。使當之。道代。而大將軍出定襄。絕幕。顧與單于值。翁繞之。至於日入。用武剛車也。單于自塵脫。青追之二百里。匈奴之立谷蠡者。且十餘日。以單于爲已亡也。青至寶顏。食粟趙信城。斬虜二萬。爲漢耀威者至矣。師還論功。去病加食邑。侯其大校數人。而青不及者。出代之師。斬首七萬。多名王貴人。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青所摧抑單于者。猶未酬帝志也。然匈奴卒畜走墮。自是遂衰。幕南無復王庭。通渠置田。自朔方至於令居。姚伯子曰。極強之勢在矣。反本業。休民而仁之。三方坐致。番基有永。豈非王治之期歟。帝固艱於用靜而儒者求三代於文廢。封禪神仙。可已而不已。以天下耗敝。功過並爲萬世慰者。其君臣交有責也。　嘉霍功。置兩大司馬。　自擊匈奴以來。李廣尤著名將。仁心洽於士。而數奇。多敗。即勝。不中封律。死。以從青出定襄。失道無功也。然衛霍身則顯矣。胤未及世而殄。廣後百年而昌啓京及唐。榮瘁豈在一時哉。且今之論品者。又未嘗專尚二人。而卑廣也。　匈奴請和親。長史任敞任使爲外臣。往而見留。　僞幣盜鑄之獄。引蔓富室大族。守尉愈用酷吏矣。天下斷獄。歲名數萬。而靡爛猶多獄中。淫侈失資。更聚爲盜。

二十三年。春。丞相李蔡自殺。自弘後。張湯莞朝權。九卿有常於帝。皆與決事。相取備員而已。不任事。顧多任誅。　改鑄五銖。爲磨鉥。始周郭。　起汲黯爲淮陽太守。黯見願補過拾遺禁闥也。黯取黃老。無爲事。忤於帝。顧重之。終其身。或曲意和焉。則帝度蓋包乎黯也。　徙奸猾吏於邊。

二十四年。夏。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受策於廟。　縱告緡錢。以杜周爲廷尉。而不足治。乃遣博士六人。分巡行天下。舉罪兼并之豪。及矯虔吏。

二十五年。改元鼎。

二十六年。冬。御史大夫張湯伏誅。及於丞相青翟。帝猶思

湯任其子安世　作甘泉宮柏梁臺金莖承露盤冀飲之長生也。夏大水。人饑死。置均輸。廢舊錢。倡行三官赤側。　昆邪之內屬也。騫欲招致烏孫。而盡臣西域。烏孫王以兵分。使獻馬。若大宛康居。安息月支。大夏身毒之屬。嚮服役匈奴者。隨使通漢。三十餘國。乃置酒泉武威郡。東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皆取匈奴右方地也。　出西域從鄯善傍南山至莎車。爲南道。踰嶺則月支安息。自車師隨北山至疏勒。爲北道。踰嶺則大宛康居奄蔡。道既通。得汗血於大宛。曰天馬。天馬乃以爲宛孽。

二十七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弋獵博戲。恃富爲娛者。

曰亂齊民相連引以爲株送徒。唯入財得補郎。買爵贖罪兩用以窮富人。然郎選以衰。民治更壞也。　關東饑人相食。

二十八年。冬。祠后土汾陰。始巡郡國。　封周後嘉爲子南君。帝之存先代也。周之絕而微萌也。皆盛德之徵也。有子南君。然後人得議三恪。　夏。迎鼎汾陰。薦郊廟。　遣使諭南粵入朝。　文成五利之屬。以言仙至封侯尚主。於是

二十九年。冬十一月朔。當冬至。公孫卿前言黃帝遇朔旦冬至。故得登天。帝乃庶幾於黃帝。用卿言。多廣於興作。獵新秦勒兵。　粵太后議以王朝除邊關。姚伯子曰。寧胡矣。以南征。孰禦者。庇民保祀。粵計無易斯者矣。其相嘉乃以后便其所私。爲之罪。弒王及后。戕漢使而更立。以爲要害可守也。　夏四月晦。日食。　秋。五道伐粵。皆據其上流。伏波將軍路博德下湟。樓船將軍楊僕下湞。戈船將軍下離下瀨將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遺。發夜郎兵。下牂柯。　齊相卜式請父子死南粵。賜爵關內侯。式則虛名。徵實利矣。帝以致怒列侯之莫從也。九月。令少府省酎金。以輕惡失侯者。百六人。　羌攻故安圍抱罕。　匈奴入五原。殺丞相趙周。

三十年。冬。樓船伏波會滅粵。三將尚未至也。　置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凡九郡。皆粵地。南夷且蘭拒命。馳義侯以巴蜀當發誅平之。置牂柯郡。加夜郎侯王爵。朝也。逆者國滅。順者進爵。西夷觀之服矣。請臣置吏。乃於邛都置越巂郡。筰都置沈黎郡。冉駹置汶山郡。白馬指武都郡。　而廼戈東粵。其言曰。餘善陰通粵使故以海波辭樓船也。　遣浮沮將軍者。至於浮沮非匈河將軍者。至於匈河水。爲遮西使故爲大斥逐。竟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　緱氏仙人跡見公孫卿之議。郡國則皆除道。繕治名山神祠。以待幸。諸儒草創封禪。終牽於無所籍。兒寬謂帝自制也。逢帝之威武者。

則以古者先振兵釋旅。

三十一年。改元封。帝躬勒兵北河上。登單于臺。匈奴讋不敢出矣。使者震之以南粵王建德頭已懸也。樓船道梅嶺。屢勝。繇王居股殺餘善以降。帝險閡地。悉其民江淮間而虛之。春正月。祭中嶽。至於東海。以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巡碣石。所謂蓬萊仙人者。庶幾浮海遇之。東方朔澹辭曰。夫仙者。自然。不還官靜俟。而躁求。可得乎。然後還。鸞輿所周。萬八千里。封禪神仙費同克敵。傳車間使賞賜尤不貲。取給乃在平準。平準者。大農丞以十數。輻處郡國。桑弘羊轂轉其中。奪商賈子母之利。而收爲大農贏

故平準而足用。不取諸民也。惟卜式以弘羊當烹。使吏而坐市列肆。縣官而販物求利也。姚伯子曰。平準者。端啓諸式。而成於羊也。式罪有浮焉。高祖共成帝業之子孫。斬然於酎金而盡。而已以取利。秋。孛東井。孛三台。有司曰。封禪。天爲之應。

三十二年。冬。祠拜德星。遂周巡天下。而神仙之事杳然。乃不樂其出之無名也。夏。還。塞決河。群臣負薪。帝作瓠子之歌。悲民間之殫爲河也。蓋復禹之跡。而後寧。則南徙之爲害也審矣。至宮。則立越祠。作蜚廉觀。通天莖臺。猶用脩言仙樓居也。秋。作明堂汶上。茅蓋通水。朝鮮。秦時置吏矣。高祖虛塞外而守近。故燕人衛滿。得收亡命。以王王險。右渠其孫也。以遏辰韓。遼東都尉涉河。故以賊朝鮮使冒功者。右渠伐其往論。閒之。兵端楊僕浮渤海。荀彘出遼東。並伐之。勞深靡莫。渙之同姓。相扶以爲存也。郭昌以巴蜀兵滅之。滇王入朝。置益州郡。凡初郡。治之以故俗。以明中國一統之盛而已。至於今。派土之異官。蓋猶沿焉。地北者轉給。賦稅未可驟定也。

三十三年。雨雹。大如馬頭。樓蘭攻劫漢使。趙破奴以七百騎虜其王姑師。酒泉亭障。乃至於玉門關。僕以兵少先至。敗遁。及左將軍破洱水。則樓船會師圍王險矣。降約

成彘。妬功之不在已也。節召縛僕而并之。然後受右渠之降。師還。帝誅彘。以乖計也。置樂浪。玄菟。臨屯。眞番四郡。朝鮮之非箕仍也。幾易姓矣。王風獨著斯時。其不盜不淫也。姚伯子嘗詢之。今日猶然。田不私授。計收而量食。尤見大道之爲公。作角抵。蓋見巧於戲。以習手足之利云。

三十四年。冬十月。祠五畤。遂出蕭關。春。還。祠后土。匈奴震絕幕之威。甘言入覲。爲築單于邸。夏。虜使死病。路克國致其喪。則留焉。漢殺我貴人。以報也。而部兵侵邊。故郭昌屯朔方。

三十五年。冬。南巡。春三月。增封泰山。祀上帝於明堂。配

以高祖，蓋禘郊祖宗報之缺於漢初，非獨其儀簡，亦受命之事異也。野興而世靡紀，則隆祀非肇基者，孰宜。因朝受計，還赦所過租賦。初置十三部刺史，歲行郡國，覺察蓋九州之雍梁，以在帝畿，冀分幽并，增之益京，朔方交阯故十三部也。詔州郡舉茂才異等。

三十六年，春，郭昌將擊昆明，誅閉漢使也，斬首數十萬。為公主嫁烏孫，主有所惡，諭使從其國俗，凡外國使來者，巡郡國，必偕焉，使驚觀城郭之壯麗，資賞之豐富，還相夸而來也。姚伯子曰：漢因秦歲，冬加於春，鬱生氣也，以忤於天，而拂乎人，以言革，是之為必不可以已者。

三十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是以遇曆元，遷太曆，夏五月，改元太初，歲首春正，然後四時順序，百王之所不得易者也。太史令司馬遷與定律曆，傷史記放失，乃言曰：繼春秋而有作者，其在斯乎，憶先人伯子與余讀太史公自序，亦以有感也。代倣史記，而增其篇章，極備矣，而不可以觀，猶無史也，夫非其文，不任史，非其人，不任文，要於治亂得失之故，苟以生人之初心斷之，雖聖有作，未之或易也，而辭章習而文陋，事義襲而史疎。帝既改正朔，遂定宗廟百官之儀，協音律，以五紀，其官名若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以柏梁災，作建章宮，神明，井幹，太液，漸臺，於是為窮高極麗也矣。築受降城，或言有弒單于以降者。大宛匿馬貳師城，使來焉，有靳郁城王遮殺漢使宛東偏，帝欲侯李夫人家，乃授其兄廣利貳師將軍，兵則屬國騎，及惡少亡命，以宛弱，易功也。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三十八年，公孫賀辭為丞相，不獲，曰：殆矣，漢相也。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貳師過鹽澤，絕餉，以卒罷，敗績郁城，而還，帝使遮玉門，因屯敦煌。趙破奴以二萬騎應匈奴，於浚稽山，單于乃覺有謀已者，誅之，出兵，則盡降破奴軍。

三十九年，春，東巡海上。光祿徐自為塞外築城障，西北至盧朐，秋，匈奴盡破之，軍正任文擊還所俘，公卿請弛宛師，專胡，帝不可，再往，人牛皆十萬，馬騾橐駝所過始餉，兵達於宛者三萬，徙水原而圍之，宛以王首為說，且馬恣所擇，得善馬數十，及中馬，更立王而還，授粟都尉上官桀別將，亦斬郁城，小國震焉，而獻質。

四十年，春，廣利封海西侯，士卒物故以侵牟，弗之論矣。樓蘭受命匈奴，無再通漢使，帝即其貳也，用之，使伺匈奴中，亭障乃至鹽澤，卒田輪臺渠犁，各數百人，校尉領護，使外國者以給。秋，起明光宮。帝既威行絕域，冬，明詔復高帝平城遺玭，時且鞮新立，曰：我兒於漢，歸漢使留者，且

獻。

四十一年。改天漢報以郎中蘇武亦歸留胡武至以事早節單于欲降之不得。雨白氂。發謫戍屯五原。

四十二年。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還困胡兵。假司馬趙充國拔而出之李陵嘗將貳師輜重。辭願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詔路博德迎陵軍。亦耻後距。趣而後行。秋九月陵兵至浚稽山。單于以三萬騎圍焉。而敗。姚伯子曰。令陵得分貳師半騎去病之功復見已。單于復召左右地八萬。然陵引而南戰。胡心折於頻敗。議還且恐漢愈輕已。亡陵者。或以情告。然後虜呼遮隘道。而陵降。未

至塞百里耳。太史令遷憐太帝朝。推明其功。且或以謀報而不死期爲陵解。帝方眷廣利。故不悅遷言。而腐之。遷憤而成史記。是時。州郡胥於酷吏。盜起而不能禁。乃遣直指使繡衣持斧。節發郡縣兵。專決爲沉命法。縣郡州盜發。捕弗中律。相累坐也。即得其渠率。而餘黨輒復熾。或曰。使有若陳項者乘之。所謂亡秦之續者。其在斯乎。姚伯子曰。陳項遇庸賢之朝。力有可效。而功依之立矣。其夫誰爲盜傑者。暴勝之劑於寬以成名。納雋不疑之言也。王賀免直指曰。吾活者且萬人。後世其興乎。賀元后祖也。

四十三年。初榷酒酤。東巡還。祠常山。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誅。

四十四年。春。四將擊匈奴。公孫敖主深入。迎李陵。不利而還。言虜誅者。李之降也。陵聞漢族其家。擊殺李緒胡中。然歸志灰矣。見武於北海。道其降意。時武方抗節。齧雪牧羝而不屈。夏立子髆爲昌邑王。李出也。入錢五十萬。當死得減等。姚伯子甚惡夫贖之敗治也。五百緡而可以免死。巨萬之氓。賊殺日恣。永無死期矣。然帝以崇財。故先嚴之刑。

四十五年。改太始。再徙豪傑於茂陵。

四十六年。渠涇渭之間。以溉者。四千餘頃。以大夫白公之

請。曰白渠。

四十七年。春。東巡琅邪。浮海而還。趙健仔娠皇子弗陵十逾四月而生。帝以名鉤弋宮。曰堯母門。奸人覬利於堯徵。以后太子殆。江充以傾趙太子丹亡命詣闕者也。從帝甘泉。太子有犯屬之吏。而帝悅其能亢毒。謀滋用恣矣。

四十八年。東巡。冬十月晦。日食。

四十九年。改征和。冬十一月。大搜長安。鬼神之幻怪。乃兆而爲巫蠱。

五十年。春。丞相賀以贖子罪。請捕大俠。俠黥諸邑陽石爲報。語連詛祝。賀父子死獄。及於二公主。長平侯衛伉。殺帝

女后家而不疑。奸人益莫之憚。帝居疾甘泉。木人入夢。杖擊者以千數。蓋方士之爲熒於後宮。多有瘞之度厄者。

秋七月。充以隙太子。既恐誅。更謀先焉爲奇功。卽進言祟在巫蠱。帝使總治。長安民誣死者數萬。然後漸於後宮。曰。蠱氣所萃也。掘地及后太子牀。則覆曰。木人。東宮爲多。帛書不道。以深中太子。太子詣謝。而充急持隔之。自帝居甘泉。皇后及家吏請。亡報。太子固未敢必帝存亡。危同禍扶蘇。乃憶少傅石德言。捕斬江充。使是時。太子靜以待命。帝悟而悔言。蠱禍將徐定已。而太子自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長樂衛卒。則自居以難解者。蘇文亡。

見帝言狀。又素搆太子者也。帝使宣召原宥。其未可知也。惟不見太子。而妄有言。然後帝以爲眞反者。令丞相屈氂將三輔兵。以戰闕下。五日。帝見而城西。太子不急投兵。罪誠深矣。然固無可柰何也。觀太子自覆盆亡。丞相誅失閉。御史大夫暴勝之以止斬待命。而并及后且賜死。是大臣無敢以言馮其怒者矣。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盜父兵以救死。何罪邪。趙太子死江充讒。而陛下又以深過太子。臣切痛之願急罷兵。無令久亡。帝雖感悟。未有赦言。太子竟死湖鳩仁里。及二皇孫。初太子仁好諫。帝曰。是吾之以逸遺汝者也。多平反罪人。用法大臣進毀言。充乘之以傾險。故遂及。班固曰。太子生長於兵。故以之終。謂巫蠱神仙所招致。而江充酷吏之發毒也。或曰。失在博望苑通賓客。其然。

五十一年。春。匈奴寇五原酒泉。貳師以西域兵滅車師。破胡兵。自夫羊句山至范夫人城。而降匈奴者。其家以巫蠱族也。內者令以傾丞相屈氂夫人。辭連立昌邑王。秋。巫蠱僞見。帝悔殺太子。高寢郎田千秋。述夢而言曰。子弄父兵罪笞。天子子。過誤殺人。何罪哉。帝曰。所稱白頭翁。其高廟神靈。當遂佐吾。立拜大鴻臚。族江充。焚蘇文。而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然曾孫病已。在郡獄邸。而莫之恤也。

五十二年。春。浮東萊。阻海風。而還。殆天震而寤諸。乃歎狂悖。而愁苦天下。田千秋則推言神仙未見顯功。遂罷方士。謂群臣。朕嚮見欺。盡妖妄耳。夏。千秋相。而封富民侯。取一言悟意。亦帝用人之略也。然當異端狂淫。能獨請罷絀。見有卓然者矣。於是趙過以代田多穀。爲搜粟校尉。姚伯子曰。粟鍾天地之精。種之能兼取者。其葉承天施。而根拔地滋。天澤以普運。不匱。形必休歲。而後發力。弘。故取豐在代地。畝廣六尺。隨深尺。廣如其深。畝從三畎。歲掘崇以塡。深畝不移。而畎更置。根皆食於新。以暢榮也。畎禾長畝。

培之在夷崇。三夷畎以沒而畝存。土之擁禾本者五寸。植根固而引液深。雖有風旱。不爲災也。今南科種而北漫種。豐儉以懸。其徵也。然則稻可刪與。天中原之陸。功在稷黍。南人爲稻。裂土而三盪。謂非深於畎。不可也。會弘羊請田輪臺。發卒置技。遂詔悔往失。務申息養。故以丞相爲富民侯者。務富其民也。姚伯子曰。唐虞成周之盛。非一聖人力也。繼承以久。睿武如帝。繼休文景。御世餘五十年。使粹心於道德。治豈古焉。讓惜以神仙宮室耗散。而倚策平準酷吏。民生以殷。徒以開疆服夷。爲後世之英主已也。或曰。古今不同勢。曰。禮樂刑政。適於治。則道也。所持者。獨井

田奪民而畫。難耳。夫漢稱畝金。惟關中然。河濟之土。猶重。疆疇爲井。民誠弗堪。火耕水耨。江南於土何有。江淮間再受東甌閩越之徙。必其土勝人也。井而待徙者。可矣。北啓朔方。西置涼州。所徙關東貧民。且百萬。使略以井疆。不唯裕餉。而溝埒深峻。亦制戎馬之一奇也。昔田畛食邑河北。不恤梁楚之壑。以遂其多收。人心之爲私慮也。不奪井於貴人。沮事之口自塞矣。秋八月晦日食。

五十三年。改後元。春。金日磾獲賊於帝側。秋。晝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車騎都尉霍光。殺鉤弋夫人。

五十四年。春二月。帝在五柞宮。疾。使掩殺獄繫。廷尉監丙吉。以曾孫拒。使復。帝曰。天也。因赦。病篤。霍光請嗣。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太僕上官桀。受遺輔政。而丞相不預。又拜弘羊御史大夫。翼日。崩。殯入未央宮。太子即位。光日磾共領尚書事。丞相眞贅員耳。千秋自後無聞事。秋七月。李東方。追趙鉤弋皇太后。以子貴母義也。武皇后李夫人。配食龍淵廟。謬矣。李先衛后死。並后。武未之爲也。昌邑王其子。追尊。則上擬。且同謚。惟陳后不廢。乃宜。衛且不可。而況李乎。冬。匈奴入朔方。左將軍桀行邊。昌邑哀王卒。子賀嗣。狂縱在居喪也。中尉王吉諫。不聽。而泣社稷之危。

孝昭帝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燕王旦反謀。覺。詔誅其黨與。金日磾卒。以獲賊功封秺侯。

二年。春。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皆蒙秺侯功也。遣使振貧。

三年。春二月。李西北。募民徙雲陵。趙后也。未祔。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六歲。開帝初知妃色。巧入之宮。

四年。春。立爲皇后。桀誇壻飲之樂。西南夷反。

五年。春。關前或稱太子據。疑聚觀者。京兆尹儁不疑以付獄。曰。得罪先帝。即眞存。春秋之義。無赦矣。罪既明。霍光以

此重經術。罷儋耳真番郡。諫大夫杜延年請倣孝文時政。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對指罷鹽鐵酒榷均輸。皆御史大夫桑弘羊所爲。效於武帝者也。以安邊足用持之。互爭者半歲。而鹽鐵之論著。左賢右谷蠡。不會壺衍鞮之立。匈奴益衰矣。乃盡歸漢使。故蘇武至自胡。告還於武帝廟。爲典屬國。秋罷榷酤官。

七年。改元鳳。徵有行義於郡國。賜帛而罷。秋七月晦日食。桀安謀發難於霍光。搆怨。蓋主封所私丁外人不藪也。入弘羊。以求而見拘。謂燕王冀望未平。藉之行詐。八月。

光出沐。爲燕王書。劾光反謀。弘羊外應。桀以爲在中可其奏。執之矣。旦日。光止晝室。爲見告也。帝明呼將軍無罪。調燕遠。廣明都調。事未十日。非所及知。省中驚其孤照言及大將軍。則罪之曰。先帝所屬輔朕者。毀既終莫之行。而隙既深。乃謀廢立。伏甲蓋主宅。而飲光。名伸燕王。而終之上官。語泄。光悉誅謀者以反。故燕王蓋主皆自殺。獨后以光甥得全。光既專政。更爲嚴法以繩人。冬。光請張安世右將軍兼光祿勳。曰副焉。匈奴入寇。追獲鹿脫王。虜懼其爲漢導也。

八年。夏。匈奴屯受降城。預走路橋余吾。冀和親而不獲。

九年。春。詠符節郎眭弘。以禪請曰。石立泰山。柳起上林。蟲葉成公孫病已立。明興在故廢之家。桑遷匿而後得。廷尉少府。當匿以反者之隨。而赦令除其罪。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婿也。御史坐之縱反。丞相召議公車。光以爲慍。朝廷咸爲丞相危。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更法深矣。又以議獄及丞相。恐將軍負名於天下。千秋賴以免。竟誅廷尉少府。自是繼相者且五人。皆具位免禍而已。宣帝在民間時。惡光之專也。光婿范明友。以救烏桓出兵。不及匈奴。顧獲烏桓以飾功。

十年。夏五月。文廟火。帝素服遣治。六日而成。駿馬監傅

介子。誘殺樓蘭王。而立其質弟爲鄯善王。封義陽侯。當時多其奇功也。溫公則訊漢爲盜於夷狄。鄯善王請漢田伊循城。依爲國威。從之。置司馬。

十一年。夏旱。冬雷。

十二年。改元平。春。減口錢什三。光時賦役漸就儉。民之所以靖也。然承武之威。天下固無庸多事矣。有流如月。以衆星西行。夏四月。帝崩。無子。越廣陵而迎昌邑。武時。胥以好勇黜也。然賀王者十三年。舉朝何以不聞其出。且暴也。六月。賀入即位。至昭帝。立二十七日耳。光以不任後昭帝廢。殺昌邑舊臣二百。獨王吉龔遂。及師王式。以諫得髡

爲城旦。姚伯子曰。賀誠不君。然廢之意。有以也。光篤丞相御史不分之權。姻宗盤據。並執兵柄。家奴且生殺大臣。妻子不淑。尤多凌奪。宣惡之自民間。昌邑必有繁言於賀者矣。昌邑官屬。往往超擢。王不安光也。相安樂遷長樂衛尉。光恐其圖已。已時就僇者號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則先斷之也。爲光決策者。田延年。丞相楊敞莫知所出。其夫人曰。不順大將軍者。先誅滅矣。會議未央宮。延年遂以劍刼羣臣。請太后主廢。而還昌邑邸。秋七月。議嗣。丙吉乃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通經術。可立。時生十八年矣。娶許氏。生子奭。且數月。好學爲俠。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具知吏所以治。光乃以太后命。迎入齋宗正府。封陽武侯。然後立爲皇帝。時朝廷畏光。爭言能爲伊尹。宗廟以安。不負付托。獨御史嚴延年。劾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帝將立后。皆稱光女。求媚。帝畏不敢迕。微示詔求故劍。冬十月。立許后。霍女故不嫁。光遲后父許廣漢封曰。刑餘也。不可以君國。始置屯衛。

孝宣帝

本始元年春。光請歸政。帝以霍勢方張。謙不敢受。夏。地震。以鳳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祭。親謚宜曰悼。母悼后。故皇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改葬置園邑。姚伯子曰。霍氏抑帝以示尊。故有司承風禮本人情。夫孰無尊親之思。且昭於宣爲祖列。禰焉。故弗順。且繼者高祖大統。而必昭帝之後爲。黃霸以河南丞平。爲廷尉。陰更霍之峻刑。而崇寬也。

二年。春。殺田延年。或告昭帝之喪。增取儆。延年曰。無。光則惡其抵已也。杜延年爲請。以功覆過。弗許。夏。尊武帝爲世宗。廟奏文始盛德五行之舞。所至郡國立廟。少府夏侯勝議曰。攘夷廣土。其功。然天下以虛耗。廟樂以德。不宜。下之獄。黃霸坐不舉。遂受勝尚書於獄中。烏孫病。匈奴。上書請悉師五萬。唯天子哀憐公主。爲遣五將。十六萬騎。伐

匈奴。校尉常惠護烏孫兵。

三年。春正月。霍光妻顯弒許后。因其娠也。淳于衍進之藥。詔逮衍。光寢之。姚伯子曰。光當既知而不發。與造弒同罪矣。況更進其女乎。光嘗驂乘。帝負芒刺。更之安世。而後愈。夏五月。師還。誅將軍田順。田廣明。增獲。知虜不進者也。常惠獨封長羅侯。以烏孫。然匈奴震漢兵而先竄。殘遠從。矣復師烏孫。幾殲丈雪。丁令烏桓。皆起爲敵。屬國駢觸。

四年。春。光女立爲后。奢以變。許之儉。夏四月。郡國四十九震。或崩山壞廟。帝素服。避殿。問經學。舉賢良方正之士。夏侯勝乃得釋爲諫大夫。命曰。其建正言。無懲前事。勝遂

薦霸。

五年。改地節。春。孛見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于定國爲廷尉。平法而精察之。多釋疑獄。尤哀矜於鰥寡。

六年。春。霍光卒。駕問疾賜乘輿璽具。置園邑。姚伯子謂帝將預以爲說者。其於禮也。故過厚。魏相令河南。光以事下之獄。既出。擢用右許而主抑霍氏。即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夏四月。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時光兄孫山。猶以奉車都尉領尚書。子禹右軍大司馬。相嘗帝曰。禹山世秉漸。恐難制也。則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許后之弒。日達。帝故惡光專。又觸其憾。於是相給事中。而莫非

圖霍氏者矣。帝始勵精爲治。聽政。必核其奏。而誅行於其言。刺史守相。覲焉。問之察其人。乃遣之官。曰。太守吏民之本。政平訟理。惟其良。君習民。民習吏。情不蔽。然後治。故能職無改。尤久郡守之任。璽書褒效。至賜爵關內侯。仍守郡也。所表異者。擢則公卿矣。官乃務爲久計而勸治。循吏於是爲多。則民之樂業可知也。

七年。春。膠東相王成。以戶增八萬。賜爵關內侯。夏四月。立太子奭。霍氏不懌。后憂毒焉。弗克。五月。丞相韋賢致仕。賜黃金安車駟馬。就第。以禮退。漢相爲初見。於是魏相相。丙吉御史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之少。

許伯請監護廣曰。太子師友。必天下英俊。獨親外家。示陋。魏相歎非所及。大雨雹。其應在任政大臣一姓專權所致。蕭望之言之。然指取遐同廣舉。而考其功能。帝使以謁者第上書。所言可用。令試事於丞相御史二千石。滿歲。獻狀。下者報罷。各當其功。秋九月。以地震詔求直言。罷右將軍屯兵。安世以衛將軍專兵柄。則禹大司馬特名尊耳。諸婿所領。悉更之。許史。帝深心於霍。不啻若敵國然。帝之初年。善廷尉史路溫舒。尚德緩刑書。冬。置廷尉平四員。秩之六百石。讞時親決。宣室齋居。獄號爲平。然涿守鄭昌。以刪定律令。開示永久也。鄭吉田渠犁。以城郭兵及

田士。走車師王。奪匈奴田而田。曰。遮漢烏孫之使。

八年。春。賜號外祖母王媼博平君。詔有父母大父母喪。勿由。夏五月。濟陰雹殺人。除父子祖孫相匿法。山禹疏而相尤。詔諸顯知以許后故且及也。謀先謂太后可習用也。挾之廢帝。則以之行易姓之事。未行而覺。帝之肇霍氏者已周之罔羅矣。光及去病之胤。誅無遺人。后廢死。

詔戒鹽價。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之數。以課殿最。

朱邑以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其令桐鄉也。笞辱不事。而民顧化。渤海患盜。以饑。使龔遂爲太守。至則圖解散。令持田器皆良民。投兵歸心。則教之樹畜。口種榆

韮葱韭畦必備五雞彘二牝解民劍而論之帶牛佩犢也。治成即遷水衡都尉故阜民爲止盜之本。

九年改元康作杜陵與長覇陽茂而五矣 夏追尊皇考立寢廟。 選補守相及博士蕭望之得平原上疏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復入守少府然帝重守相在治本尤實。 尹翁歸以東海守爲右扶風公明廉察然退讓以有終 莎車欲攻漢南道衛侯馮奉世至伊耆城以送客節發兵誅其王傳首議封蕭望之不可以奏使有旨而擅要功。

十年春立健仔王氏爲皇后憨於霍擇能母於無子之賢。

疫免租。 詔二千石察不平吏。 更名詢詔使難知而易諱。 匈奴侵車師田趙充國議擊其右地以保西域魏相曰苟於邊境未犯何足興師夫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二百餘人不此憂而報纖忿於遠夷乃還田渠犁相數條陳故事至郡國災變尤樂上聞。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曰材任宰相必試之吏治。 山陽守張敞覆昌邑璽書月之清狂然後帝無猜焉。

十一年封賀海昏侯姚伯子以善敞也所全者關國脈霍之未敗也敞亦上書預畫策尊朝廷而舊好可全帝善之而不召也敞與趙廣漢皆以吏治稱才臣敞寬劑其嚴廣漢設鉈筩於頴川納和民於仇是險衷人也著名京兆尹發奸摘伏萃猾詐鈎距耳卒以陰賊刼丞相見誅非不幸也。 丙吉始以舊恩封博陽侯故掖庭官陛自陳然後連引及之也吉脫郡邸之難給食藥養護者周及阿保。 帝之甚親安世也亦以其兄賀令掖庭帝嘗謂安世曰當掖庭令數稱朕將軍以少主在止之誠是也安世善居功名決大策及所薦人以知謝爲媿獨光親引共政力能存光後而祇取謀其私君子以爲愧韓厥焉。 太子方通經好儒而二疏曰不去且後悔兩官賜金祖帳傾公卿觀者歎賢哉二大夫也歸則暢飲故老共饗主賜。

十二年春詔年八十非誣告殺陽人勿坐姚伯子曰漢法嚴而訟寡民靖者重誣告也誣死必死孰肯以身嘗哉後世吏利民訟誣告之律不必行告訐日尋無毫毛之傷民乃無寧所矣。 復高祖功臣百三十六侯加賜金。 韋賢之長有繫玄成逃扶陽侯以陽狂詔引爲河南太守高其節也。 四郡斥羌以湟水故匈奴南路絕帝初載先零得北牧趙充國以義渠安國爲失計矣諸羌解仇交質帝以問充國對曰羌之易制衆攻擊也然非匈奴有約不自合至秋變起矣宜名將行邊毋使解仇而遣者復安國。

十三年改神雀帝襲行武帝祠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

之神於益州。旋以張敞論。悉罷上方待詔。神仙之中帝者猶淺。故正諫之而易更也。 諫大夫王吉謝病。蓋官室衣服嚮侈。而許史王氏寵過。吉建言禮以制奢。而裁抑世官。故莫之合也。 安國輕於擊斬。以畔群羌。充國以羌可坐勝。惟新進不足與持重。問將焉以自任。不辭老也。惟曰。至金城圖上方略。 六月。李東方。 充國至金城。請整陣堅營。獨邀先零於疲劇。解散其被刼若罕開之屬。誅止首惡。則德威並覃。羌以永寧矣。故縱罕開之留者使歸。牽引而來之。以孤敵也。久之。內郡兵至者。且六萬。悉先零衆。五萬耳。功成於充國。非奇也。特公卿猶畏先零彊。數持酒泉守

宰武賢議。以秋冬再發之。罕開。充國於其間。議饉。議勝。議屯。確有碩畫。不可不詳著焉。充國之非武賢擊罕開齋月糧也。曰。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加之兵器衣裝。一馬之負不能追逐。罕開固可撫循者。姚伯子於是知轉餉之艱也。又以知古今之異量也。百四斗爲糧。今之馬力能任與。況有加也。以量衡異。禮服異。徵度異。知律之變遷而不可考矣。樂之不可反而之古也。 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先零固畏師迫而走湟。充國謂成其走。而羌困遠竄矣。故徐驅。先零多道斃。且降。

十四年。春。赦以鳳凰甘露。 夏五月。羌降者三萬。時斬首餘七千。道斃稱是。則計遺脫四千耳。故徹屯振旅。而餘羌皆平。非奇也。特師時。書四上。而後丞相任其計。張敞則請入粟贖罪。蕭望之則請戶賦口斂。小寇微動。而紛紛者。益以見孝武時君臣爲不可及也。 姚伯子曰。充國上屯田十二利。行未竟而功已奏。制勝奇術。信無踰兵農之相需也。先子有言。行給於倉。止畜於屯。乃可以師。 置城屬國以處降羌。當時之制勝。又偕爲東漢之肘毒。凡晉時之五胡。皆不從塞外入也。處於內地之屬國。習於華而不華夷性。伺於罅以圖復。禍發斯烈矣。 帝緣張賀。寵漸於宦官。司隸蓋寬饒言。周召刑餘。詩書法律。蓋當病之藥。有司以觸所甚忌也。摘書中官天下語。當之大逆。諫大夫鄭昌曰。國有忠臣。奸邪所以不起。直道死節。若寬饒。而文吏以忤意詆之大辟。不聽。寬饒死。 匈奴亂。日逐王降爲歸德侯。鄭吉乃中西域而立幕府。都護之設。自吉始。無匈奴憂而三十六國。唯漢號令矣。

十五年。春。魏相卒。丙吉爲丞相。漢史以魏丙配蕭曹。然相進階許伯。吉則仁結緣祿而忘其功。卽大異矣。許史進而王氏因。故有議相以開亡漢三大釁者。其僇大臣也。崇奄寺也。 八月。益百石以下吏俸十五。日祿不足。且貪。 韓延壽之在頻川也。更廣漢所治。而先黃霸爲厚。信能化矣。

徙東郡馮翊皆以德教或閉閤思過以悟兄弟之爭效至閭郡無訟

十六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雖以鳳凰神雀見褒然函明察以長厚治實爲循吏冠嚴延年酷吏也以屠伯治河南蝗而壤比甚霸曰鳳凰食也

十七年改五鳳五單于爭立議者欲因亂御史大夫蕭望之曰勞師未可即滅也莫如義輔之使稱臣 韓延壽蕭望之各案放散官錢以相持望之曰御史大夫總領天下顧案事而見拘延壽竟棄市吏民不獲代死哀動渭城以章治爲僭逆君子以是少望之

十八年秋八月望之左遷太子太傅又以微語中丞相而覺也 五單于并於呼韓邪左賢王其兄也自立爲郅支單于

十九年春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以自代而卒

丞相黃霸欲飭天下以揖讓京兆尹張敞絀之主化之於主治道不同也然誤鵩爲神雀所以取訾也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降匈奴

二十年春廣川王自殺廢立之際嘗祝詛以冀幸 單于稱臣遣入侍戒戍卒什二 時年比稔穀石五錢大農壽昌請糴三輔近郡以省轉漕於邊郡置常平倉民便於穀賤得糴而貴得糴也 以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惲以剛直見廢帝惡其怨望於報段會宗書也以之常天變罪及其交游姚伯子寂惡夫託於幽遠以傾人也訴者不足爲禁或反相激以成奸人之兆且亡漢者當時皆胎之矣而能測者其誰 太子好儒而諫帝之嚴也帝不悅曰漢道雜霸而儒者少達亂我家者必太子矣將更以淮陽王欽不忍許后而止恐其隙也

二十一年改甘露春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讓風也

郅支攻走呼韓居王庭故皆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

太上皇太宗廟火素服五日 烏孫亂而二分乃有大小昆彌

二十二年春減民筭三十 呼韓邪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明年正

二十三年春正月至帝受朝甘泉儀用蕭望之議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遣歸單于請居光祿塞急得保受降城漢送者留爲衛 時麒麟閣畫名臣像十一首大司馬博陸侯霍而終之蘇武蓋因北寘而窮胡自北德殷宗周宣也然帝坐收以孝武之勞爲之先也其一意寧民追阜於文景則帝之過人者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廣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書梁丘易爲置博

五　王政君以娛太子生孫驁於甲觀蓋自家人子入宮。

二十四年。冬。兩單于皆遣獻於呼韓邪有加禮。

二十五年。改黃龍。呼韓邪來朝。郅支始知漢助之也。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并烏揭丁令堅昆而居之。西徙七千里與烏孫尋仇　三月。宇王良閎道入紫微。帝寢疾。以外屬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受遺輔政。暨於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周堪。亦不及丞相干定國。冬十二月崩。

孝元帝

初元元年。春三月。立皇后王氏。所謂元后也者。后父禁爲陽平侯　帝之初政。迹於仁儉。以公田苑振業貧貴不濟千錢者。貸其種食。夏疫。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秋關東大水饑。貢禹爲諫大夫。歷少府御史大夫。書數十上。導帝以約已裕民。若罷希幸宮館。減穀食馬肉食獸。皆納用矣。以霍光多幽宮人奉園陵。爲重武帝之過。達哉其言。輟耕夫取鐵銅。攻山者十萬。是七十萬人受之饑也。於今更見其旨之長。然當時大失在關戚比而爲讒於正人。漸積而溺。非剛不足自振。貢薛韋匡相繼登朝。而不一言。賅漢儒以儀文爲學。有秦史策者。皆無關興亡之幾也。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弘恭石顯故典中書。體狡而貌於愿。陰賊。望之堪。剛負。得諫大夫宗室更生。倚中金敞。稽古謀議。則四人以同心。天下事皆可爲矣。恭顯每持其議以故事法律也。史高無所發明。畔而比之。望之堪白。宦官主中書。非古也。武帝宴遊後庭。暫耳。帝方以中人精專。未俞望之四人。躁進。急見其用。遂多招致。與弘石許史爲敵。則輕薄奸人乘之矣。鄭朋華龍。前倚望之。則奏高客爲奸。許史子弟罪過。後附許史。則曰。有爲教之。恭顯因得中之以朋黨。曰。四人專自相稱詐。而譖訴親戚。大臣當召致廷獄。帝遵然未審所謂獄也。

二年。春。召堪更生計事。方寢。責恭顯。得其一叩頭。然猶免望之堪更生爲庶人。則復沮史高言。以復其官。爲章朝廷之妄也。宦官外戚合。而勢既成。　隴西地震。敗城郭。殺人。秋七月地震。時望之賜爵關內侯。給事朝朔。望且相。而堪更生起用。正群讒側目時也。方懼在不並立。而更生使上書。以恭顯爲蔽賢。當地震。望之子。亦上書訟。於是恭謂帝有所受也。以獄殺望之。帝又得其免冠謝而已。堪更生免。顯爲中書令。猶畏譏達貢禹以爲說。　珠崖數反。

三年。春。罷郡。當時甚疑賈捐之議。楊雄至曰。匪然。將使鱗介易我衣裳。若是乎。以儒懦而忘前人之艱難也。夫創者可以不急功。而保世期無失守而已。

四年春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五年。春。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夏四月。孛參。省膳服。罷角抵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復通一經。郅支求還侍子。衛司谷吉送之。斬使者。而保康居。

六年。改永光。春。郊泰畤。將止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人民流離。當思同憂。乃還。詔舉質樸敦厚遲讓有行。光祿歲則以此四科第郎從官。三月。隕霜殺桑。大饑。以災異罷御史大夫。更生復上書。推原於石顯。而彼則曰。堪猛用事之尤。帝以楊興素譽二人者。反言詰焉。冀得正對。爲堪猛功。而興反側。不寤帝意。猝取承順。且短之曰。罷其典事。苟全師傅之恩而已。堪乃守郡。猛爲縣令。未幾。興與捐之以反覆冒進敗。誅。呼韓邪北歸庭。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隴西羌反者。三萬人耳。丞相韋玄成帝前漠然。右將軍馮奉世曰。虜在境內。不誅。何以威遠。以戎兵之未犀也。四萬之衆。一月足以夾矣。不得已。以萬人往屯。而敗。然後從奉世議。乃平。

八年。春。以用不足。復鹽鐵官。博士弟子置員。限千八。

九年。夏六月晦。日食。召還堪猛。堪以顯黨盛。始無固志。尋卒。而猛死諸。冬。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自婁敬創徙長陵。至宣帝杜陵。徙成五邑。帝作初陵詔曰。東郡虛耗。而徙者爲無聊之民。始不置邑徙民。

十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韋玄成議以記也。屯氏分於武帝宣房之塞。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絕。

十一年。改建昭。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十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下御史大夫陳咸獄。皆攻石顯者也。房因論陰陽漸漬。及顯。因明指致亂之由。帝曰。諭矣。奏考功法。令上下相司。帝試之治郡。比顯者。因其出而陷之。是時惟附顯者寵貴。與之惡。則曲減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皆自石客也。閏八月。上官后崩。霍光以之主廢立。顯禹之亂。將因焉。故毋后之權。不可有也。王政

君成新襲迹焉爾。武帝之爲昭少。而預殺鈎弋也。

十四年。春正月。郅支單于首傳自康居。且懸槀衛丞相匡衡議不可。然竟懸十日。姚伯子曰。漢相自陳平以理陰陽順四時爲誣。而魏相至譏孝文嘉政爲失時取異。丙吉直視人死而問牛喘。衡有方春埋胔之議。撫卷堪笑。然非盡迂也。惟吉故性緩。相則主綜核。借以靳賜予而已。衡其妬功而妮奸者乎。陳湯雖屬矯制。然漢不忘郅支誅地遠耳。故西域副校尉陳湯謂都護甘延壽曰。以郅支剽悍。破大宛烏孫。而役康居。城郭諸國必危。今以屯田烏孫兵攻其外。康居內叛。則成擒矣。又曰。公卿非凡所見。必不從議。蓋

逆衡輩之已軋也故兵發而後聞延壽病未視事四萬之衆遽集驚起從之分道至康居郅支木城焚遂以斬得漢使節以鹵獲畀兵發之國湯顯素隙故延壽湯入塞而丞相御史使道案其不法矣帝喜郅支得誅論封竟沮於衡顯然告祠郊廟赦置酒上壽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涇逆流

十五年夏六月晦日食 帝久寢疾秋復諸寢園廟

十六年改竟寧春正月單于入朝喜郅支誅且懼也賜婚以王嬙 既去上書保塞請罷上谷以西兵邊備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不可曰斥陰山攘幕北築外城設屯戍武

帝所以安邊境也罷之示夷狄利且塞因山嚴石木谿谷水門卒徒築治功費久遠夫安固不忘危使匈奴有他變累世之功不可卒復矣乃不罷 石顯以馮氏世名且女昭儀也樹焉不獲時推野王御史大夫謂帝曰誠賢然昭儀兄 南陽河南之民父其太守召信臣入爲少府總理多省 劉向疏訟陳湯將應以捕斬單于律即當以鄭吉迎日逐功衡復爭裁封至三百戶而猶未平也夏五月帝崩衡即請罷所復寢廟下陳湯獄羣臣皆漢儒之盛繼相恭顯之朝而安焉匡更倚於顯爲是非大節失矣所疏泛論理道多近者而非其質又何足采哉 六月太子驚即位母王后也傅昭儀生山陽王康馮昭儀生信都王興帝材山陽王數問景帝膠東故事賴史丹歸誠太子哀諫而免然王鳳以帝舅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矣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亦以保擁太子功

孝成帝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石顯過顯既死以貴者皆斥司隸王尊劾衡譚方顯權盛畏成其惡今乃以過歸先帝衡免冠謝帝左遷尊而論者直之 孛嘗室時王氏七侯鳳崇譚商立根逢時皆太后昆弟也獨曼以早死未封夏四月黃霧四塞議者以爲陰盛侵陽鳳懼辭

職不聽 秋八月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承相衡以祭天南郊就陽祭地北郊就陰井泉汾陰反其義冬改作南北郊

二年春正月祀南郊而井泉汾陰雍五時陳寶諸祀皆罷減天下賦錢筭四十 皇后許氏元帝時以妃太子長外家之好者也后方立而王許之勢時未可知也杜欽私於王鳳曰禮一娶九女娣姪缺無補所以廣嗣養壽塞爭也廢禮不申而使後來異態則正后疑而支庶起奪嫡之心

三年秋民訛言大水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政乃在

王氏專杜欽谷永之屬皆入大將軍幕而攻許后矣。冬十二月朔日食夜震未央宮。欽永對直言極諫專歸之後宮曰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丞相衡以多取封田免爲庶人。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之用士人懲於恭顯也。谷永以對策白虎殿爲光祿大夫策文皆宛轉爲鳳地曰四夷賓服諸侯無權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爲鳳洗濯之既而許后以妬致異不得辭矣鳳時官中多進納或及過產策言至於毋避嘗字欽異章同旨帝以二策示後宮姚伯子曰惟簿難言也況假之行傾險不虞觸其忌

乎必中宮愛弛鳳有以得之太后而異謀已兆也文以行奸深哉欽永之傳小人毛羽也。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御史中丞薛宣以否隔陰陽在刺史越六條而與郡縣事。

清河都尉馮逡憂鳴犢口曰不通屯氏將大爲都邑害。丞相御史惜財而止及東郡金隄決居地十五萬頃姚伯子曰當之周氣是滅百里國四以其民漂蕩沉溺也故惜小之害仁爲大周氣百步漢承秦倍其百又四十焉是以知其數也氣百曰頃。盜阻南山王尊行京兆事。旬日而平。即真而京兆名俠誅且盡。都護段會宗有烏孫之圍請救鳳薦陳湯見宣室曰必無憂也胡五以當漢一其器用銳也今巧習猶三一焉且客倍主人圍者衆不足以賑會宗五日吉聞矣救不必發也遲之而然然湯長於謀而實嗜利。

五年改河平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竹落小石下以船夾三旬隄成而決塞也。夏四月晦日食攻許后者愈逼帝減掖庭用度曰一律竟寧王皇后自陳作一屏風輒爲有司持而不得也。秋復太上皇寢廟園以繼嗣也給事中平當言漢之始祖廢焉不宜。減死刑省律令。

六年春沛鐵冶飛。夏楚雹大如斗。山陽王徙定陶。

七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以行純茂加顯異。二月徙爲

震崩山壅江。詔求遺書充中秘劉向典校書乃因洪範傳五行已然者著明則災異之在當時致應自昭帝知書作爲王氏而權不能收向在元帝時名更生惟恭顯是違當帝時惟鳳兄弟是憂。河決平原至於千乘復塞以延世。

八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却步王商帝歎與漢相矣三月大將軍丞相有違時悼后之屬籍疎矣而商持正不阿故鳳害之收印綬而死鳳更無分其權。於是張禹以帝舊師爲丞相並鳳領尚書數避位已。定陶王來朝帝久諸國邸以疾

九年。改陽朔春二月晦日食。王鳳以爲定陶咎也。帝爲王泣別。宜有不安厥心者矣。王章適上封事。召問對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承宗廟順天心。安百姓。而致災異乎。天道祐善。而災惡明。爲大臣專政發也。鳳以咎善人。欲使天子孤立而便其私。且丞相樂昌侯商。國家柱石臣也。不屈節隨鳳。使之憂死。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托以宜子。內之後宮。羌胡尚猶盜腸。正世況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帝感悟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命舉賢薦馮野王。將代矣。辟左右語。而王音飛耳。杜欽使鳳以退疏哀動太后。鳳起。則章殺。欽又教鳳文過舉直言極諫也。

十年。夏。王音爲御史大夫。鳳從弟也。天下苟奔走王氏而忘帝室。故五侯僭侈而競起。聲譽劉向以不已。且有易姓之事。曰。我宗室遺老而不言。誰言者。上封事曰。事勢不兩大。王劉之不並立也。王氏兄弟據重。孤弱公族。遠絕宗室。給事朝省。曰燕王蓋王。夫呂霍之屬。何人也。夫濟南祖墓梓柱。生枝垂根。微兆已先見矣。爲人子孫。守持宗廟。令祚移外親乎。婦人內夫家。亦非太后之福也。銷患未然。在援近宗室。黜遠外家。毋授以政而已。帝召見。歎而不用。是則太后有以掣之也。姚伯子曰。禮。在庶人。毋爲父屈。況天子所承之重乎。高帝不使上皇與知天下。非其任也。達之。可以處母后矣。若絕宗廟以事母。於孝何居。秋。定陶恭王卒。信都王徙中山。

十一年。夏。頻川鐵官徒亂。殺長吏。盜庫兵者九郡。尋以軍興從事討平之。秋。大將軍鳳死。帝欲次之。譚及於諸舅。故音之代也。以鳳薦。猶詔譚以特進領城門兵。曼子莽。於是爲黃門侍郎。陽爲折節。以冀高位而遂其奸。

十二年。夏四月。雨雪。

十三年。改鴻嘉。春。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始爲微行。鬬雞走狗於旁邑。稱富平侯。薛宣著聲郡守。條教可紀。方略下至筆硯。皆利用而省費。故舉賢以至於爲丞相。而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矣。

十四年。春。飛雉集未央宮。更營昌陵。起邑徙郡國。制泰久而無成。劉向疏非貽後世以安也。古之聖哲。莫不薄葬。驪山發掘。是則秦皇過厚之生患也。爲反初陵。

十五年。夏。大旱。王氏見汰。商請避暑明光宮。驚耳矣。帝入商第。舩行中大陂。穿城引內灃流也。過根家。則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駭目有如此者。用奮怒焉。藁斧以請寵。則不渝。冬十一月。許后廢。二趙入而許班退。宮闈多失德矣。后及倢伃。皆孕男不成。班賢著邯鄲。飛燕妬寵。乃中之祝詛。

十六年。秋河溢。李尋請察故迹。其決也。以故不塞。王譚死。商仍其職。加置幕府舉吏。

十七年。改永始。夏。侯趙臨將后飛燕也。諫大夫劉輔曰。人婢不可以走下掖庭秘獄。六月。竟后。德光爲昭儀所居昭陽之宮。金玉珠羽。撰而成室。不復許班之儉。而后故倡。多就侍郎宮奴求子。而昭儀負寵內鋼。姊深妬。誓無他孕。成帝之終不嗣。且或有生而戕之者矣。劉向感時。作列女傳。以諷。九月。日食。時新都侯莽。以收贈名士。傾其諸父。

十八年。春二月。星隕如雨。晦日食。王音死。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張放嘯飲宮禁。酣流飛謔。幾無分矣。微行之

以稱富平也。哉紂嬖妲己。於屏風。侍中班伯起疾。見而諫曰。禍亂之原也。姚伯子曰。班固稱張杜酷吏而令後夫助漢亡者。莫欽放若矣。德世爲令。若身虎而豹產。雖傳肉食毒流逾永。冬十一月。免丞相御史。前年孝宣王后之喪。趣歛而未備也。代以翟方進。孔光。光貌恭取容。迹其側草。舉而不彰。有道模也。問對據經而不爭。秘自中樹。若容事然。心術亦可見矣。方進故文深吏。既相。以經術重。

十九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諸罷祠。蓋井泉議曰。大風有異矣。劉向曰。國之神寶舊時。其始立。皆以有神祇感應。帝方鄙亂。而向言適當。然廢祠復。即假術士鬼神之

階。蓋向少見淮南王安枕中秘。信其術。宣帝時以鑄金得死。其蔽也。梅福自南昌尉上書。歷數呂霍上官。以昭王氏之爲危社稷也。山陽鐵官蘇令作亂。

二十年。春正月。帝如甘泉祠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秋七月。晦日食。張禹奏梁王立怨望。有惡言。敕有司案。弗受也。復枝文官闖。惟王少而姑齒長。以寢。姚伯子以景武諸王之殄世。罪多梁王類也。諸侯已弱。而後法趨平。晚矣。何武居官無赫赫名。每去而見思。嘗爲刺史行部。即學宮問得失。然后入傳舍問懇田得失。然後見二千石

二十一年。改元延。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星

東南流。四面如雨。秋七月。孛東井。劉向谷永皆以變在廢興。然永乃心王氏。明言涉三七之節紀矣。徒衆深宮產禍。微行召難。於貴戚。則深諱。曾不敢微及之也。向則以書不盡言。既獲召見。則顯訟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守社稷。安固後嗣。帝於永書。至四十上而不信。輒與歎於向言。宜於忠佞有辨者也。然欲用爲九卿。見待於丞相御史。卒列大夫。而永至大農。縱惡不去。雖知善而不能用。觀其趨於亡地而安焉者。帝之謂也。冬十二月。王商死。根則大司馬驃騎將軍。帝恤人之多言。駕張禹第。屏從而言王氏。以恩結師傅。眷深退相。可扞恤以質也。而禹苟保身家。恐

視國危。曰新學多誤。天變難言。是帝有微萌。而禹折之也。

槐里令朱雲請尚方斬馬劍。誅不忠。問何人。則禹也。御史下雲。攀折檻。帝存檻。曰。旌直臣。而終無更事。

二十三年。春三月。岷山崩。江竭三日。劉向以在漢所起。且李參及角當於井絡。必於亡矣。

二十四年。中山王興。定陶王欣。偕朝。帝卜嗣焉。定陶能舉令。其經。於詩習。

二十五年。改綏和。丞相將軍議主定陶。引禮昆弟之子猶子。故取爲之後者爲之子。孔光對立嗣以親。兄終則弟宜及。二月太子定。故光左遷。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奉孔子

殷人也。三月並周承休侯進公爵。地各百里。夏。建三公官。故大司馬根去將軍號。何武以御史大夫改司空。中山孝王卒。淳于長王甥也。太后難趙后之立。長有功其間。以侯根病。莽恐政及之。多求其過。免長官。冬。以楚孝王孫後定陶王。大宗絕其私親。太子之母丁及傅后。皆止定陶邸。而十日一見。以乳母禮。莽窮治長獄。乃連后自殺。姚伯子曰。許后之廢之死。皆王氏爲之也。以知之淳于長。長死。莽爲大司馬。丞相司空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春秋之義。不以卑臨尊。乃改州牧。犍爲水濵得古磬。劉向請以典禮樂。曰。禮以養人爲本。非若刑罰之過而妄殺人也。法不待皐陶。禮樂何獨諉焉。小過差而絕之。且大不備矣。爲營表辟雍於城南。廣弟子員三千。

二十六年。春。營惑守心。帝惡之。郎賁麗請當之。卿佐。三月丞相方進卒。賜禭臨弔有加。溫公曰。方進罪不至死。而以當天變。是誣天也。若其有罪。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然卒以無益。徒不知命而已。三月帝崩。王莽以殺趙昭儀。前夕。定以早朝相孔光。故光拜受丞相博山侯印。殺大行前。罷泰畤汾陰。祠南北郊。夏四月。哀帝之初立也。佞幸未近。王氏輯權。丁傅猶卑。使更亂政而之善。救亡當無勞力也。傅太后自北宮復道而請尊號。高昌侯董

宏曰。秦莊襄故有兩太后。請以帝加焉別也。乃先追定陶恭皇。五月。立傅皇后。傅太后從姪也。時傅丁俱進位號。並別以定陶恭。而趙封丁明傅晏侯。六月。罷樂府女樂。郊祭及兵法武樂別屬。然豪富以淫泆自若。劉歆領五經。向子也。莽私而薦之。卒以莽盜天下。而卑盜經文以飾欺。益封河間王良。能服母喪而率祖行。師丹請限民田。苦豪富盡利。重困貧民也。貴戚近習不便。而止。秋七月。未央宮置酒。莽徹定陶共太后坐。且曰。藩妾何得並至尊。以罷大司馬。盛極而驕。蓋有無帝之心。而後敢明爲逞也。於是司隸以王氏過聞。多免爲庶人者。惟根得遣就國。

以有力於建儲莽能內媚，尚得置中黃門給使，朝朔望。九月，地震，以問李尋，尋以日當帝，而規其志操無衰於初也，以月當后，而戒勿預政也，以水溢咎在卿士，勸之抑外親大臣也，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以彊本朝，所謂抑陰而陽崇也。冬，策免大司空武，以進師丹。丹上書，非諒闇所宜。傅喜讓爵，而勸太后解權，以內忤，及遷，皆太后從弟也，還傾險，竟侍中。

孝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司隸發二趙絕先帝嗣，耿育疏，先帝致位陛下，孝在述志，微臣暴露燕私，訐

揚幽昧，探追不及之事，以成先帝之過，臣切痛之，議乃不及於趙后。秋，或請立恭皇廟於京師，而議言母以子貴，獨三公不可，乃免丹司空，時傅喜大司馬也。朱博之司空，拔自王幕，乃附於傅丁。中山馮太后，及傅太后之為昭儀元帝時也，從幸虎圈，當熊，見嘉傅惡而懷之，既為王其子禱祠解告中郎謁者將醫復命，使以祝詛案諸中山弗受謁者見意曰，熊之上殿何勇，而今何怯也，馮太后乃自殺。

二年，春正月，字牽牛。喜不移，議博贊傅晏而傾之，免喜及光，曰同心背畔也，罷三公復故官，博丞相專議矣，二后

於是去帝號，王趙傅丁如一，各置少府太僕也，京師立恭皇廟。王莽就國，以傅太后驕，時丁傅雖群貴，而柄授弗及，使政君踵死，王氏之爵既絕，亡漢必不若是暴也，訟王氏冤者曰，王太后七十矣，敕親屬避丁傅，其不可憂傷，商子邑則又為成都侯。六月，丁太后崩。待詔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時帝疾，苟從其改元革號，以為可應也，至秋八月，不愈，賀良誅，所更皆復，然世祖皇帝生矣。前年劉歆數測有中興漢者，而還之劉秀，冀更名當之，故倫經為盜，鼓莽興，鼓莽廢，期敝而收之。朱博自殺，以傾傅喜，何武而敗也。

三年，春三月，字河鼓。丞相王嘉請重二千石，久其任，司隸刺史苛細，而守相不安，則不威，蘇令之所以縱橫者，史士無所長，而莫為使節也，材在丞，養，因薦儒公孫光滿昌，吏蕭咸薛修，而用之。冬，土起石立東平境，王雲及后往祠狐山，而宮作其象，息夫躬孫寵，險士也，曰可取封侯矣，告變，帝惡王希宜，帝之應也，王死，后弃市。

四年，春，訛言王母行籤，所聚供祠。侍中董賢以男幸，枕帝袖，則斷之而起，少府其父恭，女弟昭儀，殿中宿廬，以為其妻僕，北闕甲第，充牣，選於上方，陵旁起冢，庶其同穴，故東園秘器具之矣，謀者下獄，司隸鄭崇是也，孫寶為崇辯

而免。假東平之功侯躬寵以及賢日因之進武虞禁兵。相繼之賢家而乳母阿令與及馬執金吾母將隆日度大農錢惟邊吏距寇有賜以供弄員微妾家備不宜得左遷。躬既侯矜其口。歷詆大臣。爲謀滋詭。單于期朝五年。以疾遣。而寬期時丁傅董相害。妾交躬求輔政躬奏單于辭病變將在烏孫。伐謀在先示之威左將軍公孫祿保無邊患以身也。而躬謂其爲萬世慮祿保日所見帝避之。建言大將行邊立威以應天變。大將之外戚。此傾危之士。所巧於陰樹者也。丞相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道也。不聽。

五年改壽春。正月朔日食。而傅晏大司馬大將軍。丁明大司馬驃騎將軍矣。王氏退伏莽尤杜守嚴持。雖子殺奴不恕切責至於死也。三氏者。擅一旦富貴以招權納賄夫莽奸心所圖度。計定之伏中矣。天下咳貌而失真。見哀政甚成。追思王氏爲勝。謂莽折節法古。眞可與治。在國三歲。吏民上書訟寃者。以百數。及賢良方正對策。以日食三朝。在董賢過寵。杜鄴當之。丁傅。而周護宋崇。訟莽殄德矣。帝徵還莽。及平樂侯仁。而罷晏官。董賢方得計於丁傅之退。傅太后崩。王政君爵憤思釋憾時也。莽且朝夕訌之。

鮑宣上書。海內貢獻一君。而盡之賢家。夫欲立大政。何武彭宣師丹可復徵也。時以遺詔益賢及丁傅封。丞相封還詔書。帝知嘉賢相。怒其持之於情所不能斷也。因事下之獄。嘉對獄以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爲負國也。而後死。秋。以孔光爲丞相。何武前將軍。彭宣御史大夫。用其所賢而殺其身。非明不足也。情溺而自違。所以亡國也。嘉元始中追謚忠。丁明以憐王嘉免。冬。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策文曰。允執其中。董恭使王閎求婦於蕭咸。咸辭而私語閎。賢冊語。禪文也。項之置酒麒麟殿。帝明言法堯禪舜。閎即進言。陛下流承高皇帝。當使子孫世守其宗廟之言者。非所以戲。孔光遂偃媚賢。以丞相不

敢行敵禮。然賢即傾丁傅。佞幸材耳。天下大計。非其任也。六年。春正月。單于大昆彌朝。榮其枝也。莫識本根之已拔。單于傾問董賢。夏四月晦日食。五月。三公分職。首司馬以賢也上。六月。帝崩。政君即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喪事。窘董賢。而莽以功辦入。蓋賢夸少鳴豫安知有一旦之變。而久屈者已伺之。客也。莽以太后詔。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之。賢方盡屈軋已者。權。乃以爲莽殿路。政君婦處。老而被侵。得見王宗復熾。丁傅陵滅。快已寧。知崇莽。遂不可制哉。賢既誅。孔光以下。皆舉莽可大司馬。左前將軍武祿曰。外戚持權。幾危惠昭。比世無嗣。遂

立近親。幼主之時。親疎相錯。社稷遠慮也。莽竟大司馬領尚書事。以太后詔。秋七月。迎立中山王。元帝孫也。於哀爲從弟。莽及中山未至。毒始二后。用壹威權。加趙后曰孝成。別之也。別之也者。絕其母義也。孝哀傳后徙諸桂宮。黜傅太后曰定陶。貶丁太后曰丁姬。似若以禮正號者。莽欲更樹一朝廷。而畏爲名。又恐太后之不信也。以望深結於孔光。而侍中其婿甄邯。意忤順。邯爲奏。光下之。曰。太后旨也。於后前。曰。光大臣。不可違也。既罷。何武公孫祿。猶揣太后無亡漢心。或子弟旦夕異言。奸謀悉發矣。使光奏紅陽侯立就國。而莽曰。太后獨代幼主統政。不可以私恩逆大臣公議。故平帝未立。而莽勢先成。王舜王邑作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孫建爲爪牙。劉秀典文章。以爲其國師。故莽言動聖人。以稔惡事至而涕泣因讓愚太后。孔光於術中。謂世眞可欺矣。不知爲劉秀顛倒也。八月。成哀二后。皆廢且弒矣。彭宣自免。王崇爲大司空。九月。平帝卽位。百官總聽於大司馬。孔光始懼。則徙以帝太傅。而職同內官。

孝平帝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獻白雉。襲周瑞也。必其國。其物。莽進安漢公。置四輔。則安漢公職太傅。設爲悅於漢宗。續宣後之王者二。增其侯封三十六。達於諸侯王。啓其嗣路。達於故臣。祿其老。達於庶人。鰥寡有恩施。制反周官周禮。苟周公之迹見者。事必爲肖。隔帝母於中山。曰衛姬。加之非禮者。帝孤。而後謀無亢焉者。衛氏外親。抑止其國。侯周公後曰褒魯。孔子後曰褒成。

二年。太師光。太保舜。少師豐。同休莽德。以黃支獻犀。黃龍江遊也。孫寶曰。周召有不悅。群公何同聲也。更帝名曰衍。當時知單于名。亦莽所節也。大旱蝗。莽素食。出家錢貸。是時龔勝邴漢解綬。梅福遁跡。智者有以窺之矣。

三年春。莽女聘爲帝后。政君得肆之者。內之樹愈厚矣。卽有不與王同謀。無自進其疑也。故忍以其女爲餌也。自衛氏之隔。莽于宇驟諫而不從。則設爲鬼事。庶以寤之而悔禍。莽以致殲於衛及宇。曰。管蔡之誅。而未已也。大恣剪除名臣。若何武鮑宣之屬。死者數百人。立仁。王之侯也。亦以逼焉。去之北海逢萌曰。三綱絕矣。掛冠而遁。姚伯子曰。平之繼哀。猶文之繼惠也。王者大統。有重於爲人後之義者矣。三代之禮則闕。在漢有前模也。衛實母乎。獨不得以簿太后準乎。悼考初屈。光死而崇。不能已之至情。禮之所自生也。莽一威權以壞漢。創爲非禮。塞異議耳。乃百世後猶牽於奸雄之議。而莫覺何也。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八使觀俗。曰頌聲作。莽以進號宰衡。并位諸侯王上。而議九錫其功。乃明堂辟雍靈臺之屬。以飾太平。則備矣。立樂經。尊孝宣曰中宗。而孝元亦以斬郅支曰高宗。西海郡置。而金幣內竭。凡所爲聲教訖四海也。

五年。夏以辭九錫。要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誦。而後受。十二月。帝以椒酒弑矣。猶爲金縢以欺世。政君故懼而命之居攝也。

帝嬰

居攝元年。春正月。莽假皇帝祠南郊。則武功井中。白石而

丹書。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自太保聞之政君。然後卜立君者。代漢決矣。姑假焉以持人心也。故元胤。卽三絕矣。宣帝曾孫位侯王者。且五六十人。乃擇稱於玄孫之微。而得嬰。二歲耳。三月。迎孺子而立之。曰。兄弟不相爲後。姚伯子曰。若然。是文義不承惠宣祖昭。不無父之人哉。安衆侯劉崇曰。莽必危漢矣。畏而不敢舉。宗室之恥也。以百餘人死宛。五月。莽朝見皆稱假皇帝矣。

二年。夏更弊錯刀契刀。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以攝天子必代漢。謀立宗室。得嚴鄉侯信。募郡中勇敢。并東平兵。移檄郡國曰。莽鴆孝平皇帝。攝其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義以父方進相漢。故設死國埋名以安社稷。而起兵郡國震應。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懼不食。遣七將軍。發關東甲卒。姚伯子曰。是齊王灌嬰榮陽之勢也。而三輔豪傑。趙朋。霍鳴。並起曰。精兵悉東。可攻其內空。應者亦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使西距將軍。有平勃之權。功可自內成矣。莽日抱孺子而泣。大誥復辟。雜然眩世。魄已褫者。乃七將不能連和。觀變。顧擊破信軍於陳留。義既死。

三年。三輔兵乃皆破滅矣。莽以得天人之助也。制五等賞功。有附城。冬十一月。請於政君母言攝。至十二月。哀

章之銅匱出矣。曰。赤帝璽邦傳子皇帝金冊。因以受終高廟。姚伯子曰。政君惟內母家。使鳳音商根繼政成朝。莽籍是。在哀末。攘諸倉卒。而遂固。既攝且皇帝。非惟內主乎。莽謁求傳國璽。顧不忍。而涕罵投擲。盍亦悔其初乎。昔呂娥姁。殺漢子孫。授呂。未成。而見惡於天下。今政君主莽。而爲漢思。說者以莽誣聖。甚秦焚書。呂王不婦之罪。亦云。

莽既卽位。則以十二月更號。改正。然事紀漢史。故編年者。仍首春正月也。更太后號爲新室文母。

新莽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授帝嬰以安定公。嗣漢。然四壁鋼之

庚　改漢官，而上復虞周。虛王爵自公始也　系虞奉高帝爲文祖，禘郊備，而九廟立。禁邪金刀之爲劉也。夏四月，徐鄉侯快起兵，義存劉者必應也，至即墨，見殷膠東王也，距快自繫，快敗死，蓋自景武弱藩，相傳抑主，目爲漢忠，故民不君用，而遠筭以屈莽，無功自寵，敢於改物者，窺其素也。禁買賣及奴婢，雖至賤，皆得受百畝，此仁政之本，漢儒議論未嘗不主於是，然行之四年而罷者，運之無其術，更之無其漸，豪強兼并，未易捐業而安薄也，況莽朝令而改夕，苟名美而不盡其情實乎。秋，五威將軍班符命於天下。

二年春二月，漢諸侯王皆上璽綬自廢，劉氏之國二百有三，不能連而自全，惟其弱於權而不能用也。冬，罷漢廟及諸劉爲吏。志行矣而溢其驕，單于璽冠之新，既引之，逼塞，復怙府積，而思因之兵，命三十萬衆，統十二將，期驅諸丁令，而十五其地，分封呼韓子孫。是時引周禮泉府，以什一羅民財，實襲漢武之衰政，後世青苗，祖之流禍者也。起八風臺，神仙費者固不貲。徵發既衆，先至屯俟，餉給內郡，天下以騷。寶貨屢更，貢賦無藝，而腹心內潰，餓死者數百人。

三年，匈奴分道入，殺守尉，略吏民。師以相待不前，又不降心，即退。遷延年數，窮，相流亡爲盜賊矣。自古篡弑得國，猶有功業可憑，或禦外寇，或靖內難，然後權移而勢歸焉，未有矯誣天人，自詭功德，提取若莽之甚者也。使即眞之後，克艱思靖，保民勤施，天下安之矣，天欲傾之，故以妄動速其亡也夫。龔勝避世，平帝時，強起祭酒，稱疾而臥，死。夫登賊作帝，昧心容諛，則知耻者勝，故不爲莽屈，皆賢人也。安車迎齊薛方，遜辭焉，志亦遂矣。郭欽、蔣詡，郡守自免，尚書陳咸，召三子而漢臘其祖，儒隱則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可以愧在位者也。獨楊雄，漢新之間，祿而不事，籍著書立言耳。然劇秦美新，可以已矣。

四年，西南夷貉皆不靖。方盛志定東西都，建萬國，然空言稽古而無情實，侯不地，吏不祿，故有國身傭，官給居賄，產大亂於民之無控告，而自謂治追黃虞也。

五年，王政君死。西域殺都護。十一月，彗。

六年，改天鳳，秋，以北邊大饑，和親于匈奴，單于入貉而襲寇，復屯。

七年，五原代郡兵起。

八年，地震。長平崩岸擁涇，或諛在河圖，土塡水，匈奴滅。則喜，發屯邊兵。冬，取民財什五，虛耗益州以擊蠻，弗克，再發，又貲什四，而軍苦無糧，越巂乃殺其太守姚伯子，日

取五取四而不給者。田賦未定也。浮議無實。茲其永監。

九年。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渠帥本新市王匡王鳳從之者。馬武王常成丹。南陽所用以得雋者也。時則以吏奴禁苛閉門有鄰罪之坐。苟以免死而已。不以郡守安其生。而以將軍聚其黨。實天以爲中興資也。

十年。始知官以賄富之與盜也。開告貪財取給軍。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兵起。

十一年。方大事於匈奴。旱饑。子都衆至六七萬。河北青徐揚荊。所在立名號。

十二年。改地皇。秋大風。毀王路堂。采望氣者言。土功厭勝。

卒徒死者數萬。鉅鹿馬適欲連燕趙豪傑。曰誅莽。死株連者數千人。郅惲以天文謂莽曰。是悟令就臣位者。取之以天。還之以天。猶可謂知命。繫之詔獄。

十三年。子臨謀弒而誅。嫡子盡矣。而後取備嗣於賤妾之疑。毀文祖廟。畏其靈也。恒事於厭祓。南郡秦豐。平原女遲昭平。各起兵。

十四年春。關東人相食。夏樊崇兵赤眉別異。綠林散爲下江新市。莽不知起兵者之引莫。正在將帥多故郡縣權輕。而不能制也。更遣王匡廉丹擊赤眉。嚴尤陳茂擊綠林。飛蝗蔽天。秋七月。新市王匡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聚兵應之。赤眉別將董憲。自梁郡斬廉丹。漢宗室縯秀。長沙王裔也。自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輔之。猶借耳。下江兵敗於尤茂。則破荊州上唐。冬十一月。宇張。漢兵西擊長聚。屠唐子卿。殺湖陽尉。破棘陽。李軼鄧晨以賓客來會。將攻宛。遇甄阜梁丘賜長安聚。戰不利。而退保。附漢者。無固志矣。阜賜以縯敗可殲。乃留輜重藍鄉。而精兵臨沘水。會下江勝兵在宜秋。縯秀造其壁。王常素知天命有在。又見語皆大計。以其黨歸心。故得襲藍田而有其輜重。時十二月晦也。

十五年。春。誅阜賜。敗尤茂於清陽。進圍宛。始攻城略地。移

書稱辭。故眞主出。而群盜皆名臣。以有用之者耳。斯時也。天人合德。在縯與秀矣。且首事。功高。非有貳焉。而待決者也。而衆畏縯嚴。喜更始。將軍玄之閒。猶可任縱也。定議立之。縯知不足以成也。請且緩帝稱。俟諸莽誅亂平。衆有命。而張卬刼之以劍。

帝玄

遂即位於清水。稱更始元年也。帝非其任。朝而汗愧。縯於是爲大司徒。秀太常偏將軍。三月。秀狥下昆陽。定陵郾。莽畏民心歸而成漢勢也。萃天下精兵以壓之。司空司徒王尋邑。會戰守牧所。衆百萬。佐以巨人猛獸。夏五

月。兵合。秀反保昆陽。衆驚謀散。慰止以力。非可立功名。散且就擒滅。而未定也。會且簿城。顧望不見其後。然後惟秀諾。秀既示之成筭。乃使王鳳王常守。與李軼以十三騎出。收郾定陵兵。辭以守重。秀曰。勝敵。珍寶萬倍。如敗。領無餘矣。乃悉發之。帝玄之入都宛也。岑彭人相食而後降。用縯言。封歸德侯。以勸守。昆陽環圍數里。地道輒衝。求降不獲。六月朔。秀至。躬以千人。犇斬有捷。諸部乘之而前。遂詣大軍。秀從城西水上。敢死三千。衝其中堅。勝戰方銳。而尋邑易之。敕諸管按部。而以萬人行陣。故戰敗而無救。以不得擅發也。尋久兵崩。則城守謀出。漢勢合而張。按部

者。皆失所爲而潰矣。天助風雷。地溢滍水。虎豹栗而蹂奔。伏尸百餘里。以相擠也。邑尤茂。梁久人以逸。能還洛陽。獨長安勇敢數千耳。輜重連月舉之不盡。豪傑各起殺守牧。旬月天下徧應。故成漢勢者。昆陽之戰也。莽循泣發金縢。徇潁川。馮異獲於巾車。母在父城。曰得歸。以所監報。至則謂長苗萌。劉將軍不掠。而舉止非庸。以五縣降。新市平林相忌。以立更始。而縯秀功名愈著。帝玄誅不拜命者。劉稷縯爭之而及。李軼朱鮪。有裏言也。秀詣宛。引謝而不私。玄慙。拜破虜將軍。封武安侯。侯夜枕常濕。而飲食笑語示無異。劉秀圖讖世祖受書長安時。蔡少公言及之。或曰。國師。世祖曰。何知非我。迨漢軍常勝。道士惠。以謂衛將軍涉。謀刼莽。立國師。復爲漢。事泄。皆死誅。而兵天子。斯時功以有緒矣。故妄圖天命。非眞知命者也。成紀隗囂起兵。其軍師方望。說之立漢廟。稱臣執事。故收隴西北地。而名應漢。南陽宗成徇漢中。導江卒正公孫述。以爲漢將也。迎之。至成都。而暴掠。乃稱益州牧。而擊并成。八月。劉望稱帝於汝南。嚴尤陳茂歸爲之將相。而與俱滅誅。帝玄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申屠建。丞相李松。攻武關。析人鄧曄于匡應之。西至湖。距以九虎將。愛府金不給也。故華陰一敗。則開關迎漢兵入。王憲前行。所過迎降。師會

城下。莽所授渭橋而自散。是時諸將未必盡節制之師也。去彼而此之望。以不戰勝者。天不可欺。人心不可以終屈抑也。九月。火及掖庭宜室。莽逃火漸臺。漢兵斬之。及王邑。憲則自稱大將軍。止東宮。故建曄至。以爲罪。而誅之。莽首至宛。洛陽亦授。使世祖兄弟立。而主是役。天下以次定矣。惟玄無帝略。故業有緒而復解。冬十月。秀以司隸校尉前修洛陽宮。文移服制用舊。三輔吏士。歎不圖復見漢官威儀。比玄入都。而人心屬司隸已。遣徇郡國。曰。先至者。復爵位。荒言耳。赤眉至洛。侯之而不實。樊崇無以安其衆。亡歸而再亂。李憲稱淮南王於廬江。新時連帥

也。梁王永請洛。復其國爵。秀行大司馬事。徇河北。刑援之羨。惟是其機。沮者在朱鮪尤力。惟劉賜實奪群議。既至河北。豪傑皆進寄計矣。南陽鄧禹追及之鄴。間語以立高祖之業。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而天下可定也。王簿馮異。亦以更始政亂。勸之分循布惠。騎都尉耿純見而結納。大司馬於是除秦苛政。務得民也。止禹朝夕計議。以定天下之業。必有非諸臣可得而與聞者。信之篤。故任之專也。惟禹任使皆當其才。劉林進滅赤眉策於大司馬。曰列人河決而魚矣。未之從也。去之眞定。聞有稱成帝眞子輿者。即擁之邯鄲。以十二月立之。與大司馬爲難。幽冀

應。實卜者王郎也。惟趙后以妬棄子聞。故姦人假之以幸。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北徇薊。以王郎新起也。二月。帝玄入都長安。始朝而問所掠。尚得以帝王之是非議議之也哉。委政於右司馬趙萌。生殺自恣。而帝玄政在飲食。竟下養以能味進爵。言之者得囚。故隗囂應徵爲右將軍。方望見之而去。亦知其不終也。耿況遣子弇詣大司馬。而於盧奴留署長史。比至薊。遇王郎購檄至。王霸募兵不應。謀且南還。弇曰。漁陽彭寵。公邑人。而臣父守上谷。二郡控弦萬騎。不必慮邯鄲矣。方議行。廣陽王子接起薊中。以應

王郎。倉卒趣駕與長史分背。大司馬既得南出。從者數恐邯鄲之追及。將至滹沱。澌流無船。王霸前視。恐衆散。且前之阻水。曰。氷堅。說應耳。乃至而氷合。衆濟而解。於是馮異之蕪亭豆粥。南宮麥飯。錄爲殊功。其時之困阨也已。大司馬弇信都。惟茲及和戎其郎未應郡也。太守任光喜其有以爲守。而邳彤自和戎來會。有爲西歸議者。彤以爲墮威光。發傍縣及彤皆將其兵。以大將軍從大司馬。猶虞弱也。欲有所入。光不可。第張檄文城頭子路。才子都。師百萬。從大司馬擊反虜。而盧植耿純適以軍至。乃北擊中山。進援盧奴。眞定王楊。將以十萬附王郎。純來之。大司馬

納其甥焉。是爲郭后。以下元氏。斬李惲。勢乃復振。延岑起漢中。王嘉擊却之。衆且數十萬。知進取非任也。薦其名將賈復陳俊於河北。是時鮑永安集河東。馮衍捍衛并土。皆以玄命。廣阿援大司馬指地圖而難之。鄧禹曰。德厚衆歸。不在大小也。耿弇力合上谷漁陽之交。於是況使寇恂景況。寵使吳漢。蓋延。王梁。攻薊定涿而前。拜廣阿城下。大司馬皆以爲將。而加況寵大將軍號。與玄尚書令謝恭合圍鉅鹿。既大敗景丹。耿純請用其銳於邯鄲。夏五月。拔之。斬王郎。會諸將。盡焚所得書。曰。使反側自安也。論功。馮異常立大樹。時部分吏卒。則願屬大樹將軍。帝玄

以大司馬功高罷其兵加封蕭王請行在而更置州牧上谷漁陽守　蕭王之出也原有天下志昆陽之捷遂以玄帝其功其望俱非久在人下者也初徇河北已深入鄧禹之策喜與諸賢共成功名豈不知玄不可輔哉籍河北自立耳王晝臥溫明殿耿弇寄言無使得之他姓以更始失政令民轉思莽也乃辭以河北未平　秋吳漢耿弇皆號大將軍北發幽州突騎斬帝玄所置守牧明貳之矣　王擊破銅馬高湖重連皆候其渠帥乘輕騎按之所謂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是時衆數十萬矣　王以朱浮爲幽州牧治薊　徇河內降其太守韓歆東漢之業以爲基

擊青犢襲斬謝躬困其遂尤來而敗也　公孫述稱王擊帝玄徇蜀漢之兵故　赤眉思東散樊崇誘之以西入玄兵拒之弘農　蕭王知帝玄必不能守關中而河北尤須躬定既中分精兵西委鄧禹獨難河北之守以介在并洛險而富不可失也禹舉寇恂才兼牧御即用之而謂委公河內給糧厲士防遏他兵若蕭何之守關中也亦拜馮異孟津將軍朱鮪李軼時爲帝玄守洛故以拒之　王引兵徇燕趙蓋功起河北必全披山帶河之險然後可以分兵四戰而無內潰虞河內之爲當時重者其勢然也　梁王永據國起兵下梁楚間二十八縣將周建蘇茂而青徐賊帥西防佼彊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皆其所連逐專東方其時秦豐稱楚黎王田戎陷夷陵西轉寇

三年春正月方望以前漢帝嬰復名號於臨涇乃爲玄兵擊斬　赤眉大破弘農兵進至湖　公孫述稱成帝　蕭王連破尤來大槍五幡銳進而遇敗脫自高岸騎王豐馬歸保范陽軍中失王吳漢慰勉以南陽兄子在賊退入漁陽陳俊前之以輕騎敕壁固野濤鳶以散　軼異通書以長安且危也深自結異以故得拔上黨下成皐斬河南守既鮪誅軼異宣其書也來攻孟津異恂合逐之環洛城而不敢出捷至河北諸將上尊號王還薊賈復破散諸賊畧

盡　姚伯子曰莽玄二閏主介帝王盜賊而皆有異莽地全六朝祚永五代其篡弑同而不得正統稱之若秦隋者以身誅夷天下還之漢也然與夷羿亦有辨羿雖自帝然夏冢嗣故存諸侯猶貳屬之莽則十五年悉漢土以皆臣不存其年號何以紀事乎帝玄事雖不終然世祖臣之矣莽滅而河北未帝時固天下之宗主也咸陽未入義帝楚懷王耳六國故王並起而不相屬也秦破而漢承運心沉江中矣帝玄非其比是故存更始之三年以爲其義也

史書卷之二終

婁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服著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帝卽位於鄗。實更始之三年夏六月也。蓋取赤伏符。劉秀帝在四七際。　鄧禹擊定河東。自發河內以入關。斬者皆帝玄將也。赤眉內掠。禹恂異且外戕之。　羣盜不忘其初。說玄之避赤眉也。掠長安。東竄入於湖池。玄不聽。隗囂則陰收之。以刼玄。而謀泄。以相圖也。囂奔天水。玄亦不能安其衆。而之新豐。長安亂矣。　赤眉至華陰。以劉

盆子帝。採策得之也。衆羅焉。畏欲啼。　秋七月。立鄧禹爲大司徒。王梁司空。皆以符。孫成當司馬符。衆不協。而改吳漢。　徵平原太守伏湛。在亂能靜以撫者也。代禹行司徒事。　帝如懷。　八月。玄復入長安。以叛將敗也。九月。赤眉入。則復出。奔高陵。帝遥封之。曰淮陽王。詔有賊者。罪同大逆。　哀平間。密令卓茂。治先禮而後律。病免。以居攝也。遜行無易。起爲太傅。褒德侯。帝謂名冠天下者。當受天下重賞也。　洛陽不下。以隙深。帝開鮑曰。舉大事者不忌小。冬十月。降而定都焉。　御史杜詩。安集洛陽。蕭廣不戒其兵。則斬之。賜祭戟。後守南陽。民以配召父。曰杜母。故仁民必勇於除其害也。　赤眉受更始之降。以盆子入居長樂宮。而不改掠。　民歸鄧禹於左輔。且百萬矣。皆望其徑趨長安也。顧北就食栒邑。亂所以延。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漢失政。而無惡於民。莽所以亂之。而不能居也。玄使有莽思。實不君矣。虐於赤眉。則復思出玄。張卬恐復辟誅叛也。而弑之。帝使鄧禹葬焉。　隗囂復據天水。避亂者多依之。　竇融稱五部大將軍於河西。明自保而不與天下爭也。東接地於囂。政寬而武修。以得民之歸。　盧芳冒武帝孫。稱西平王於安定。匈奴迎爲漢帝。曰復呼韓邪。　鄧禹兵亂於上郡。違詔而攻郡也。隗囂逆破其賊。禹承制以爲

西州大將軍。　田邑以上黨降。乃徵鮑永。

建武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劉恭預習盆子。泣正朝而辭位。戢掠者二旬。　吳漢破檀鄉賊於鄴東。刁子都之餘也。蓋魏郡太守姚期。先孤其黨。　功臣之侯也。鄧禹吳漢食四縣。或言過制。帝曰。失天下以無道。未聞由功臣地多也。　馮勤以典封地必稱功。總錄尚書事。尚書郎之用孝廉。始是。　立宗廟郊社。　赤眉飢而西掠。鄧禹始入長安。　眞定王楊以反誅。帝憐其未發也。而封不絕。　鮑永爲更始發喪。然後來降。偕降者馮衍。而終棄於不改事玄之心。

司空宋弘薦桓譚給事。琴聲鄭。而弘以爲責。湖陽公主

思爲其妻帝微風弘辭以糟糠無相棄也。彭寵功高有望朱浮負養士多徵粟焉遲應則譖承帝徵之寵請並浮徵弗許。寵妻爲忿而勸反者滋衆遂以漁陽攻薊。延岑劉嘉相逐入散關公孫述以盡有益州地。夏四月蓋延擊破劉永圍之睢陽蓋漸事東方矣。帝盡擊降更始所封國故宛王賜以玄三子詣洛則皆侯之賜亦降封慎侯姚伯子謂帝於更始無初而能有終。封兄子章太原王與魯王。議立后陰貴人讓郭以子長乃后郭貴人立其子彊爲太子。賈復南平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復還將操劍恂好避而狀聞帝召而解之曰天下

未定安得私鬬遂結好於同車惟恂有藺風焉。八月帝征降五校。遣鄧隆助朱浮彭寵破之潞南浮營去百里而不能救。蓋延克睢陽敗蘇茂佼彊周建皆救永之將也。永奔湖陵。將軍鄧奉以吳漢徇南陽掠其鄉反合於賊。赤眉破於隗囂而東還發藏諸陵披剝及玉匣姚伯子以罪鄧禹延師養寇負已多矣。既入長安而使先帝不能庇其遺體。禹擊賊敗焉奔雲陽故赤眉復入姚伯子又以論功配蕭何而非光武。冬遣岑彭王常討鄧奉。禹戰數不利輔者日散乃徵還代以馮異唯命安集曰無與窮寇爭飢將自來吾有以待之矣是時民熟亂而堡聚賊故困於清野。遣伏隆拜張步東萊太守。十二月悉復莽絕國。置屯新安宜陽曰賊至引而合也則帝之勝算在縱使出關屯既角而異尾之也。

三年春以異爲征西大將軍禹恥無功牽掇之戰敗於回谿異獨收卒以堅壁從前計。立四親廟於洛祀考南頓君至春陵節侯。禹至罷其司徒官。馮異使赤眉服焉覆戰而示寡以致之日昃覆起則赤眉自亂蛸底之捷降者八萬餘衆向宜陽猝與帝嚴陣遇而震以盆子降上傳國璽釋甲齊熊耳明日帝以觀兵而謂曰悔降乎。尚縱爾戰以決勝負也。爲田宅之於洛陽而以盆子爲趙王郎中。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齊王。隆不爲步留間使請進兵而效帝泣伏湛以書也。三月。涿守張豐反寵連其兵走朱浮而稱燕王東北二寇勢且遥應。帝破鄧奉於小長安。夏四月降而斬之。馮異屯上林既走延岑於南陽時飢糧果乃以趙匡爲右扶風給之穭穀異乃得平關中。然每歸其渠帥於京師散衆爲農惟用帝命也蓋保林不已。延爲巨盜幸生無所田宅所以歸之也然聽於歲者不足與論政故聖主惟不使民聽於歲。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救之戰而漢墮馬傷膝明日裹傷而走二寇於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漢使守廣樂遂助蓋延

而圍之。五月。帝還。是月。晦。日食。六月。耿弇擊走延岑。岑合於秦豐。秋七月岑彭破秦豐於鄧。進圍黎丘。別遣狥平江東。睢陽人斬永其子紓。復立於垂惠。冬十月。帝如舂陵。祀園廟。耿弇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李憲稱帝於廬江。來歙使隴。時務在東靖。且西交。以孤蜀。囂使至。而報特厚。

四年。春。延岑兵破於順陽。奔述。爲其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破五校臨平。祭遵斬張豐於涿。耿弇兵及漁陽彭寵。欲出虜師。弇子紓。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六月。帝還。秋七月。如譙。遣馬武王霸圍垂惠。蘭陵降。董憲自郯圍之。帝敕蓋延龐萌擣郯。違旨。而蘭陵復失。八月。帝如壽春。使馬成劉隆擊李憲。九月。圍舒。馬援以隗囂書至。帝即殿廡下。接而笑語。援以爲度符高祖。大其坦也。十二月。帝至黎丘。秦豐不下。乃遣岑彭擊田戎。代以朱祐。蜀兵屯陳倉。將因呂鮪狥三輔。異擊走述。還破鮪。營隴爲之助也。帝手書。勞囂。而勉其終。囂嘗斬述使不受其招。既爲漢用。不使有北迹。寬帝之西顧。而成東方功。使終志不變。且超竇融而上之矣。

五年。春正月。帝還。馬援還隴。囂問東事。曰。才明勇略。非

人敵也。見誠無隱。同符高祖。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囂問於高祖孰優。曰。誠勤吏事。寡飲自度。惟高帝爲無可不可。囂爲不懌。蓋有渝志矣。馬武戰敗於蘇茂。奔救霸營。而閉拒也。武絕慮而戰。茂建悉師相敝。突襲其背也。而大敗之。乃歸營享士。矢及樽而不動。賊反城閉而拒矣。建道疾。茂奔董憲。紓奔佼彊。帝如魏郡。奴斬獻彭寵。祭遵平漁陽。吳漢耿弇大破富平獲索。弇遂進討張步。龐萌以詔書不及。和於董憲。而攻蓋延。疑其譖已也。姚伯子曰。帝聽朱浮。而喪彭寵。龐萌之疑。蓋淮陰族。而黥布起也。帝檄兵會睢陽。萌攻破彭城。稱王。岑彭攻拔夷陵。田戎奔蜀。彭以伐蜀難漕。乃散軍荆州。而屯津鄉。招降蠻夷。夏蝗旱。隗囂使謂竇融曰。一姓不再興。更始之效前見矣。及其未定也。合蜀以自建。高可六國。下不失尉佗。融不爲移計。獻書洛陽。帝報書。勉之自效。且謂計議必有主。尉佗制七郡者。西河得報。更服天子之明。六月。斬秦豐。敗蘇茂佼彊。憲紓所使救龐萌者也。秋七月。彊降。茂奔齊。憲萌奔朐。吳漢圍之。梁人斬紓降。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斬破齊歷下軍。進拔臨菑。步至。弇使劉歆陳俊分軍城下。而示弱菑水。引之。既合。則橫突爲奇。步以大敗。明日勒兵復戰。步走還劇。時帝且至。俊請少需。弇謂不以賊

遺君父。帝至勞軍而已。大會羣臣。謂弇功等韓信。然彼襲已降。而此獨拔勁敵。前建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而克有成也。帝至劇。步斬蘇茂。弇降左技。齊地悉平。乃歸步衆於鄉里而還。中興之業。弇父子實成之。而弇平郡四十六。攻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起太學。視之。帝於武事未遑。而急文教如此。 十二月。盧芳入據塞郡。連胡爲寇。 囂之貳也。班彪作王命論。不能廻西避爲融決策。鄭興亦止囂稱王。廣置官屬也。聽而不樂。關中將帥。上取蜀狀。帝使南師。辭以盧芳。乃詘其禮。永寵平而懼。遣子恂入侍。援典挈孥東從。既乃入王元言。謂一丸泥可塞函谷關。申屠剛曰。失

信背忠。不可以立。弗聽。 江南之路既通。阻嶺海以全郡者。畢入貢獻。而交趾守錫光。九眞守任延。則皆能教其民者也。 處士周黨。以徵入見。伏而不謁。帝賜帛罷之。以成其節。曰。明主有不賓之臣也。物色得嚴光。猶若同學而齒尊者。以爲諫議大夫。弗受也。終耕釣於富春。王良歷官司徒。瓦布不失素。猶慚再徵之譏。故東漢節義獨勝。帝作之於初也。效至以人心維國運。

六年。春正月。立章陵縣。復其民比沛。 舒朐板。二憲麗萌既誅。東南悉平。帝數勝書隴。而休軍洛陽。天下大勢。至此。無不知定於一者也。而述聽荆邯言。漢高瘡戰前疢而成。

隗囂失計。不蚤決更始時。專漢功於東伐。若復使漢兵有天水。梁且自潰。則使田戎據江陵而東。延岑出漢中而北。定惟今其時。是以報命不至。 三月。田戎自江干犯荆州。詔囂伐述。延師期。 夏四月。帝至長安。謁園陵。遣七將道隴伐蜀。來歙諭旨。幾中刺。 五月。帝還。則王元據隴坻矣。以敗漢將馬武殿師乃得全。 六月。幷縣省吏。寬民力也。

秋九月。晦。日食。 簡易牧守。 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帝惟節以恤民。故前此兵餉四給。未嘗踰十一也。而餘輸。於是七將先之隴矣。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祭遵軍汧。餘還屯長安。隴兵乘勝分下。異以過行巡兵。得先入城設

伏栒全而巡破。王元亦破於汧下。附囂者既皆降。 異復擊破盧芳。地盡北地上郡安定。 實融致囂書。改局終難自建。與其北入文伯。南合子陽。何如失路急反。 馬援亦使謂。天下郡國百六。而以隴西天水。與百四爲難。囂謾爲謝疏。帝復曰。束手。則以恂弟入侍。獲全。不欲勿報。吾久兵中。厭浮語也。囂顧稱臣公孫述。爲其朔寧王。自絕。

七年。春三月。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位。 是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疏。以食晦者。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冬朔方雲中皆來降。以盧芳殺五原太守也。

八年。春。來歙襲據略陽城。帝曰。心腹既壞。支體易制矣。即

敝之孤城。囂悉衆自奠麗之蜀人助隴。閏四月。帝發洛陽。光祿勳郭憲斷靭曰。東方初定。駕不可西。馬援前米山谷。昭指軍徑。遂行。 次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部守會師。帝禮有殊。優其能臣也。 囂縣降且盡。走保西城。而猶不應招。乃斬其質子而圍焉。蜀兵亦圍之上邽。 隴且就平。而盜起潁川。河東守兵叛。 八月。帝兼道還。姚伯子曰。此東漢之不可以西也。業基之動。足而民搖。 九月。以寇恂爲潁川。耿純爲河東。則盜不戰而降。故治在守令也。民至願借寇君一年。 道遺岑彭書。兩城若下。移師南鄉。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蓋算成而後命將。用命未之有敗。惟其慮之周也。姚伯子以謂。舜禹伊周之治。特聖。其籌民隱。常厥帝用兵之心而已。 王元行巡拔囂歸。奠降城。復爲隴守。蓋吳漢貪功違命。食耗則不能不以衆退也。

九年。春正月。祭遵卒於師。帝爲大司馬。時遵以軍市令。行法不撓。爲刺奸將軍。然賞賜悉之士卒。恩洽。故約嚴。師所至。而民弗知也。又雅引士人。帝每歎。祭征虜之憂國奉公。

隗囂死。王元立其少子純。蜀師却。 田戎據荊門。梁江攢柱跨山而營。 六月。吳漢率四將擊賈覽於高柳。盧芳別將也。胡兵暴增。詔分屯。 秋七月。來歙自長安移師於純。 以牛邯爲護羌校尉。班彪之謀也。

十年。春正月。屯將擊走賈覽。及虜兵。 耿弇圍高峻於高平。秋七月。帝至長安。峻降。冬十月。歙破落門。純降。遂東徙諸隗。而定隴。隴將惟王元奔蜀。 乃用來歙謀。移師先零。通涼州。以孤蜀也。而帝還。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自津鄉西師。吳漢將下荊門以助。閏月。偏將魯奇。風船而上。鉤於攢柱。焚橋。死戰。彭帆並進。潰蜀兵。走田戎於江州。遂長驅江關。所至迎降。惟餉亦不受也。詔領益州牧。惟留馮駿守江州。而沿墊江。破平曲。收其米。 夏。先零羌反。馬援以隴西太守破之。 蜀將拒河池。

六月。來歙克下辨。而中刺。代以馬成。 帝以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是時。述悉兵延岑王元。拒廣漢資中。彭使臧官持之。而乘流上遡。擊取黃石。則列城莫知所守矣。拔武陽。馳廣都。惟述亦以爲神也。兵之去成都。數十里矣。 臧官遡涪。延岑盛師沅水。謂偏師且以匱糧退。而官以左步右騎進。其船岑奔而元降。述之藩籬撤矣。璽書陳示。顧以有命自堅。曰無降天子。 帝還。 冬十二月。岑彭戕於軍。監軍領之。以俟吳漢。漢大將再刺。而兵進愈疾。天下獨此爲後服。其勢必不可以已也。 二馬河池有勝。乃徙降羌於天水隴西。扶風議棄金城以西。援言居羌湟中。更近易守。乃留招撫。而罷成軍。然內郡時中羌患。以此。 郭吉以

幷州牧過京。曰簡賢以天下。南陽不可專也。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拔廣都。焚市橋。詔猶許述完宗。秋七月。馮駿獲田戎。帝勑在以廣都敝成都。而漢乘利貪進。獨逼成都。則副將劉尚限江矣。綴浮橋。而二軍不通。漢以無救受圍。然後合師還軍。一用帝勑。逮入其郛。臧宮之師亦會。大司空李通。在新時。傳以李輔劉識。故以都試扶起帝者。其從弟軼也。以避權自罷。侯其子雄。述購死士。破漢軍。幾有棄功之謀矣。亦以知述之能其民也。漢用張堪策。不退。冬十一月。述乃搏戰死。岑以城降。吳漢以故有憾。而盡焚二族。遂不戢。以至大掠。君子總漢之終始。其

違命播虐。桀行非一事已也。雖武勇。仁人不忍爲之矣。師還帝切責其失弔伐意。而蜀祀彭不替。蓋仁結於民思也。

姚伯子謂述嚚。撫民招士。誠非豐步比。然分割之事。惟眞主不出。乃克永世。今天時人事已定於漢。區區抗衡一隅。以血蒼生。終于殄滅。亦獨何心哉。表王皓李業盧死而不從者也。譙玄王喜任永馮信。保志出全。並徵顯幽逸。民舉而西土宅心矣。後世稱中興者。惟帝無忝於祖烈。

詔料敵戰守。勿拘以逗留法。盧芳寇連於烏桓。杜茂治飛狐道亭障烽燧。大小與之百戰。竇融入朝爲冀州牧。十三年。春。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獻名馬寶劒。則以賜衛士而駕鼓車。帝自潛迹力稼。兄縯方破產收結。自同高祖。而比帝於仲。蓋勤儉其天性也。夫其揚美掩過。情浹臣下。思曲全於盆子。嚚述。慮厚矣。嘗受尚書。度之爲治。高祖則師心獨英。要未易優劣也。嘗以出獵夜歸。郅惲拒關而賜帛。盧芳奔匈奴。隨昱以其衆降。公其叔父兄子。朱祐奏。王號非臣宜也。故縯亦止曰齊武公。宗室續侯者。百三十七國。而孔安宋公。姬常衛公。則以先德褒。夏四月。大饗定功臣爵邑。或隆至六縣。然位特進。奉朝請而已。惟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大事及參議。恩賜厚而罷其權。此其所以令終也。說者謂吏事責三公。

必之功臣。則恩戕弛之。不可爲政。固矣。然帝躬病兵苦。欲煦之文教。雖太子問陣。亦抑之。孔子不對。有深意焉。武治且有逞其不仁於民者。功臣三百六十五侯。外戚恩倖之封四十五。竇融入爲大司空。解綬辭封。屢而不許。

匈奴寇河東。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以指天畫地證歲凶。詰責。自殺。李昴。二月。徙雁門代郡上谷吏民。避寇。匈奴左方。則轉居矣。故退守之爲揖寇進也。緣邊於是增戍。夏四月。十皇子皆爲公。齊公興。魯公章。並試縣令郡守。曰少貴親之吏事。姚伯子以是知東京建侯之爲虛國也。在創而仍

弊末政外戚宦官屢危國統而莫之救也已。詔州郡覈田戶口。啼呼而訴刺史太守者遮道。謂優饒豪右侵削羸弱。帝嘗得牘。怪南陽河南不可問語。東海公陽對之。帝都多近臣。帝鄉多近親。爲諭制。則其來人之訴有以也。說者謂井田之復。當在高光。民殺耗而田餘也。乃覈田而民沸矣。則不講於術而行之驟也。帝之事捷。三載登帝。未改政也。藉民田而賦之。以餉而一宇內。故惟安定。乃克有慰。若遽擾田以井。廢業而離民。起亂之尤者也。然苟得其術。當時固有機也。帝得以田宅赤眉諸盜。是則曠土之鄉爲多。緩之歲月。而經制出其中矣。冬。大司徒歐陽歙。以守汝南時。度田不實。下獄。郡守死者十餘人。是蓋操之太急者也。盧芳入居高柳。都尉張堪破其兵。爲漁陽太守。而虜避之。故能耕稼以民富。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徵側徵貳反。惟郡之以法也。繩略及三郡。六十五城。三月晦。日食。帝以沈命法。數盜。冬十月。遣使郡縣。以五斬一者。罪咸除。牧守令長。期在獲盜。逗留回避。故縱皆勿問也。雖捐城委守。斬獲則爲無負。守相無所顧畏。而盜必得矣。渠帥降。則他郡分業。以散其衆。所以致野牧不收。邑門不閉也。盧芳降爲代王。不獲入朝而卒。復行五銖錢。

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十月。易皇后以陰貴人。郭。曰中山王太后。使從其子輔爵也。則廢太子示之兆矣。自是帝子公者皆王。如章陵園廟修。而饗故宅。宗室諸母。稱文叔故直柔。帝笑。今且以柔天下。莎車涉亂而都護。以賓融之承制也。王賢立而使朝請。將即命之。燉煌守裴遵奏。權不可假夷狄也。更爲漢大將軍。莎車猶以矯稱於西域。討交趾。馬援爲伏波將軍。

十八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伏波浮海刊山。大破側貳浪波。至於禁谿。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尊孝宣廟爲中宗。帝以世次元帝。爲之後。昭穆上從其廟。遂別成哀平。而徙四親章陵。非禮矣。姚伯子曰。帝統繼高祖。而肇業其身。成哀平。義皆宜子。而四親恩當自隆。既誅側貳。而交趾平。自今取証伏波銅柱也。

單臣傳鎮。煽妖。據五原。臧宮圍之不下。東海王曰。妖巫刦聚。久必中悔。逸圍解。黨亭長足禽矣。命撤而賊得。太子不安。而請藩。帝使與東海王陽易位。而更陽名曰莊。下詔子以母貴也。彊藩東海。而彌謙。陰識陰與輔太子。外戚秉政且漸之。姚伯子謂五王竊國。帝所由興誅也。復於陰氏樹之萌。幸太學。洛陽令董宣。執人於主車。湖陽訴之。宣曰。陛下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爲治。敕謝弗屈。名之

彊項令。豪強以屏。秋九月。如南頓。復二歲。

二十年。夏。司徒戴涉下獄死。以聯職免。竇融。匈奴寇上黨。至於扶風。前太子傅張湛。不義於廢易。而稱疾起以司徒。弗應也。冬。匈奴入寇。馬援屯襄國。自請之也。祖飲顧謂黃門郎梁松。竇固。貴當可復賤。居高堅自持。

二十一年。春。匈奴烏桓鮮卑連兵入寇。烏桓居近塞。於代東五郡。朝發而夕受其掠矣。援暨謁者。分築城堡。立郡縣。招流亡。及擊虜白山。則無功。而遼東太守祭肜。大破鮮卑。擒死過半。虜苦追而獸散走。然後懾焉。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莎車挾都護而患西域。入侍子請者。不謀十八國。

帝示以北師。而侍子止燉煌。

二十二年。春。帝如長安。祠陵廟。劉昆徵光祿勳。問其令江陵。反風滅火守弘農。虎北渡河。何致。對曰。偶然。帝以其言長者。命書諸策。匈奴不歲。蒲奴因漁陽以求和親。且北徙避烏桓。於是有招降烏桓之命。而罷亭候吏卒。莎車擊破鄯善龜茲。西域復請曰。都護不出。且迫匈奴。帝報曰。東西南北。自在也。鄯善車師乃北附。

二十三年。秋。武陵蠻反。敗沒將軍劉尚。匈奴廢世。而兄弟次立。自呼韓邪也。右奠鞮日逐王比曰。我前單于長子也。因西河前其地圖。遂以所部。自立為南單于。款五原。保永汗北陬。五官中郎將耿宣。任以孝宣故事。令東拒鮮卑。北當匈奴。邊由之寧矣。故分合者。所以為弱強也。天子有道。中國合而夷狄分。蠻寇臨沅。李嵩無功。馬援據鞍顧盼。而請行。帝所為歎矍鑠翁也。中郎將耿舒偕往。祭肜招降有方。鮮卑都護偏何款肜曰。信。必擊斬匈奴。何驟獻虜級。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之招也。北單于以震怖却地。南擊而獲其左賢王也。南單于遣侍子。求監護。援既擊破蠻軍。臨鄉下雋。有兩道。路近而水險者。壺頭也。塗夷而運遠者。充也。舒欲道充。援以棄日費糧。而船進壺頭。阻淪。而受隘之士。多暑疫。援以病死。然蠻亦飢困。監軍鄭均入虜營開降。而隨以兵。冬。大帥斬降。而置長吏。羣蠻遂平。雖均之能權。亦伏波之餘烈也。方失利時。舒寄書父弇。以援不從其計。詔收印綬。使梁松監其軍。而援死矣。怨其輕已而陷之。載薏苡為明珠盈車矣。妻孥為是連索請罪。初援田牧。期晚成。曰。窮益壯。老益堅。其請屯襄國也。馬革裹尸自許矣。矜其高節。言論多可風世者。惟人以為亢。所以不免於戾。遼西烏桓內屬。置烏桓校尉。甯城。開府互市。幷領鮮卑。亦班彪之請也。

二十六年。春。詔增官俸。其六百石以上。視西京。猶減下。則

有加矣。作壽陵曰。陂池流水。迭興之後。丘陵同體也。

立南單于庭五原塞外。置中郎將。侍子歲終而待。轉給者河東粟。歲帛。自閼氏左右賢王咸被。萬疋耳。而邊土得食。議者之所謂利也。而帝猶悔從於發遣裝錢。赤立城郭曉。

冬。匈奴爭骨都侯。南戰不利。爲置衛西河美稷。從焉。單于亦爲漢扞列部。

二十七年。夏。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北單于還漢民。且使詣武威。廷議。太子言曰。其來。畏南之出中國兵也。受之。南擕。而北亦不至矣。乃辭焉。臧宮馬武請因敗滅之。帝不可曰。中國未治。息民也。姚伯子善帝之能以新監。且

革寇爲臣。而猶多責乎。

二十八年。春。益東海以魯地。重賜。喜王之能降也。初賓客禁弛。馬援謂人曰。大獄且起矣。沛王以更始子。鯉殺故式侯恭。坐繫。客死者千數。秋八月。諸王就國。太子謀傅舉陰識。博士張佚正色曰。立太子。非爲陰氏也。宜天下賢才。卽使佚。桓榮爲少傅。語人曰。非稽古。不及此。復許北匈奴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朔。日食。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封禪。請者弗之許矣。字紫宮。水。

三十一年。夏五月。晦日食。水。煌。

三十二年。春二月。帝讀河圖會昌符。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司空張純。乃復請之東巡。封泰山。禪梁陰。而純卒。夏。還。改其歲爲中元。於是言醴泉赤草甘露者。以爲神異可動矣。孰知借經擬緯。詭而之符讖。誣儒之巧爲惑人主者與。

遷呂后主於園。姚伯子曰。以罪絕義也。獨易高皇后以邪。薄爲干分耳。何功開創。而以配地祇也。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辟雍。宣布圖讖。給事中桓譚疏以爲奸邪。矯稱醫術卜數。豈不時合。議靈臺。謂譚決之讖。對曰。臣不讀非經。

三十三年。春二月。帝崩。封禪適期耳。帝神武獨邁。而急

保治。弛勇爲柔。而民之勤。文德武功。垂休之所以有永也。獨皇后太子。以輕爲廢立。樹天下疑貳。不爲儲藩設屬。趙憙典喪。始立諸王階下。致山陽王荊爲郭況書。趣東海起兵。曰。長子。故副主也。寧爲秋霜。無爲檻羊。幸彊賢上其書。莊仁。秘。而陰消之耳。不然。變有不測者矣。太子卽位。鄧禹爲太傅。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位三公。上蒼薦西曹吳良。曰。薦賢助國。宰相事也。燒當破先零。居其地。以寇隴西。引叛守塞諸羌。謁者張鴻。以諸郡兵敗沒。冬。以中郎將竇固監討。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以百官朝原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次當神軒。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以爲常。 東海恭王病。詔濟南淮陽。詣魯省疾。遣疏還益封。終其讓矣。帝成其志。以薄葬。則義兼諸恩。 秋。擊破燒當羌。降散餘衆。 祭彤破斬赤山烏桓。則塞外皆內附。乃罷邊屯。蓋匈奴鮮卑烏桓悉臣屬。武事終矣。

二年。春正月。宗祀世祖於明堂。則冕珮而登靈臺。以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李躬三老。桓榮五更。帝之醬饋爵酳。率禮無違。非心好而下。其能按節而動若斯也。榮故授帝尚書。既引師登堂。而躬列弟子。從諸儒聽說問難。橋門環觀。萬衆所以同歎也。爵榮關內侯。達之天下。老更酒肉之頒。稽古禮文。至繼業而誠燦。幸太常。禮如之。此尊師崇儒之著者也。問疾弔喪。下車變衣。其勤民也。信有以風矣。獨西方之鬼入夢。而來其徒。及四十二章。使梵奪經。釋易民。漸漬而開萬世陰禍。乃自守文令主哉。 帝如長安。遣祀蕭何霍光。過其墓式。

三年。春二月。立皇后馬氏。太后命也。曰。德冠後宮。皇太子炟。質出也。后子之。慈而不妒。皇嗣以廣。其薦引也。既正位號。儉衣無緣。而諸馬無干政。不請封。信爲漢賢后矣。 圖中興功臣於雲臺。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所謂二十八將者也。益之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而馬援不與。以后父。 夏。孛天船。 北宮起而旱。僕射鍾離意曰。人主非宮室苦小。患無寧民。爲罷止。帝明察。提曳或及尚書。羣臣震懼失守。意數還詔書。常戒苛察。勸緩刑。 秋八月晦。日食。敕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荊州刺史郭賀。以政殊旌之。公服。露車行部。

五年。春。東平王辭歸藩。 冬十月。帝如鄴。 十一月。北匈奴寇雲中五原。南單于擊却之。 竇融卒。其宗皆以驕縱歸故郡矣。子穆孫勳旋死誅。謙以作則者。猶不保其後人於及身。信守滿之爲難也。

六年。春。詔尚書抑詣離。

七年。春正月。陰。太后崩。郭立也。其讓廢也。其恤。 北單于合市。 九江太守宋均。省掾史。閉督郵。靜理而郡治。遷尚書令。每歎文吏習謾。廉吏取在潔。已可喜而無益人國也。

北市合而南疑。越騎司馬鄭衆。得其約畔。使聞。

八年。春。乃以吳棠爲度遼將軍。閱其交。募贖爲營士。 楚王英預奉黃縑白紈。詔還贖爲沙門。饌時班固賈逵所譯天竺書。言戒定。而辭猶近也。姚伯子謂聖人未生。清淨未

必非道何者通頑在先息其血氣之爭也惟人貴在別禽獸中國貴在別夷狄故帝王代爲盡制以建立于諸華舍本業行乞者忝其祖中國而夷道之尚何以異是及至者漸黠奇言異迹張佛爲幻則文人習而廣之曼延牽引迄於無際淸言之極辨者耳智者既爲其理眩而輪迴果報又竊鬼柄以東迫愚夫婦其所謂禍福善惡詭於聖國家之誅賞爲之陰沮以民之畏幽也姚伯子入寺不揖佛曰西方之神非吾類也謂正祀典所以愼守鬼柄也　冬十月晦日食詔直言既以示百官而引過又以戒怠忽　鄭衆不拜北單于節立於抗禮而歸議復使而不可曰北虜

急得漢使者以離南而堅三十六國之從耳南單于久於漢地若何離之爲寇強使之爭禮事聞乃以爲軍司馬

九年夏詔司隸刺史歲殿最長吏最取三歲治　大有年姚伯子曰盜賊歸農而生蕃也故豐稔必於治初終靡且荒而致亂也　太學既興王侯職吏子孫畢受經者爲樊郭陰馬立四小侯學達諸期門羽林匈奴之侍子亦與入焉　廣陵王荊以貌類先帝問兵期曰謀不軌詔絕吏民臣屬

十年春自殺　夏帝如南陽與校官子弟共成鹿鳴以娛嘉賓　丁鴻挂衰冢廬以讓陵陽鮑俊遇之東海曰爲恩兄弟而絕不滅之基既就國薦之侍中

十一年春東平王朝還詔報曰王舉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七諸子能趨拜者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置二郡　河決至世祖未塞不忍以民勞也夏四月始命王景修汴渠自滎陽東至於千乘十里水門更相洄注役卒十萬而期成爲費百億矣　楚王英既疏時名爲喜客而黃白浮屠又厖攢之作金龜玉鶴瑞應以爲媚

十三年冬廢徙英丹徒告者以爲有逆謀也

十四年春以不覺楚謀殺司徒虞延夏英死竟獄疏者皆

在逮方士異寬死則增加及於列侯死徙以千數而繫者尚踰也侍御史寒朗鞫所引物色而方士不能對以寃白會皇后從中爲解然後有所原宥姚伯子曰異說熾者禍必烈方英之誅於沙門也帝不禁而助施而後以縉紳蒙毒其弛也過寬其操也過急　袁安爲楚郡太守蓋案雪寃獄數百家而後入府　壽陵儉爲模無起墳掃地而祭扞水糒脯而已過百日惟四時奠灑掃供給吏卒數人敢有興作以擅議宗廟

十五年春二月東耕下邳以太子諸王說經孔子講堂六子之王儉其封域曰不得等先帝子后之抑馬氏也曰

敢望陰。謁者耿秉請伐北匈奴曰。漢初胡張地勢全也。孝武北攘西斷而離披之。呼韓乃款。今有南單于之勢。則斷其右臂。當復通西域。折其左角。當擊白山。取伊吾盧。議者更以匈奴將并兵白山。冬十二月。使秉及竇固屯涼州。十六年。春二月。北伐。祭彤吳棠以南單于出高闕。竇固耿忠出酒泉。耿秉秦彭出居延。耒苗文穆出右北平。各將募士及元胡。萬餘騎。固忠擊呼衍王天山。追至蒲類。取伊吾盧。留吏士屯田。置宜禾都尉。餘帥皆有功。獨高闕誤聽於胡王還。而祭彤以逗留下獄。憤死。固假班超司馬。使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既接而墮禮。超以必虜使

至也。酣飲其將吏曰。如收吾屬送匈奴。豺狼食矣。入虎穴。得虎子。惟在今夕。蓋虜使三十里而近。衆請從事議。超曰。文俗吏。且泄謀。遂夜奔虜營。伏門風火。則百餘人殲旃。明日功及郭恂。廣覩使首。質子遽入。還報。超爲軍司馬。復使于寘。欲益之兵。超曰。三十六人具足也。時于寘王廣德方挾虜使。監國雄張。南道超至。斬其使。則廣德降。撫賜及諸國。皆遣子矣。或告淮陽王延招姦。作祭祀祝詛。夏五月。司徒邢穆坐死。秋。延徙阜陵。仍食二縣。蓋網漸恢矣。君子以爲能其親。匈奴大入雲中。太守范廉之拒。兵寡。使人兩炬三火。若夜救至者。既驚虜。退。遂辱食追之。死者轔藉。

十七年。春。汶西入貢之國百餘。益州刺史朱輔來之也。夏五月。百官上壽。以威德懷遠。策廟。賜民爵粟。冬。竇固以三都尉擊破白山虜。而定車師。乃復使陳穆爲都護。耿恭以戊校尉屯後部金蒲城。已校尉關寵屯前部柳中。十八年。春二月。固軍還。北虜擊滅後車師。而攻金蒲城。敗於沸箭而去。毒之淬刃。是時神之矣。夏六月。孛太微。秋八月。帝崩。遺詔無起寢廟。主藏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其勤儉以克有終也。弛反支日禁。曰。民弛農桑。遠來而稽之。愼名器。靳郎官。公主之子。曰。上應列宿。出爲百里宰。非人民殃。故官得其人。民以樂業。而戶口息。太子炟即位。趙

憙爲太傅。竝太尉牟融。錄尚書事。焉耆龜茲攻沒都護。北匈奴於是圍柳中城。而車師亦叛。耿恭煮食鎧弩。士無二心。關寵上書求救。司空第五倫議棄功。司徒鮑昱曰。匈奴且犯塞。無以使矣。且二部卒數十耳。能支之歷旬。彼情固見。使酒泉燉煌各將精騎二千。不四旬。而事集。就與棄死難之臣。而長秋暴。乃命救。諸馬廖防光始以改官。禮士有施。司空倫上其數。是歲大旱。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廩贍飢民。詔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時令。理寃獄。帝仁而寡斷。不足非寬也。而言事競進。以弛

刑若陳寵第五倫皆言光武用猛以濟亂而非所用於承平者。吏取仁民殿酷爲能。俗之所以敝。酒泉太守段彭。以三郡兵。還車師。走匈奴。拔耿恭而歸。偕存者二十六人。半死還道。其微且敝也。匈奴益兵輔以車師。而不能克。姚伯子觀於古今華夷強弱之數。展轉以求其故矣。成籍老弱焉。羸憊帥朘削焉。飢遥制多異焉。縻愛忘惜生焉。散。非胡加強。而中國之道多弱也。以罷都護徵班超。還爲夷留。止疏勒。秋。賦上林池籞於貧民。八月。孛天市。

二年。春。詔三公糾非法。罷伊吾盧屯。夏。還坐楚淮陽徙者。蓋四百家。大旱。言者以外戚未封。太后爲下詔。責

其媚也。常以從奢。絕諸馬屬籍。令三輔以法聞其屬託。馬廖於太后疏。亦以改政移風相規正也。詔齊國省米紈方空穀。燒當羌反。秋。將以馬防。暨耿恭。第五倫以防外家。不當任征伐也。冬十二月。孛紫微。

三年。春。羌破。而防恭危言。下恭獄免。三月。立竇皇后。融之孫也。虖沱石臼之達河也。顯宗時以漕。鄧訓計其費。易之驢輦。

四年夏。立太子慶。宋出也。五月。馬氏封三侯。太后不懌。受爵而辭官。外戚爲獨賢已。太后崩。則小疵皆抉摘以成過。冬。詔白虎觀會議五經同異。親臨決焉。作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以補外官。試之事。太傅憙卒。沈約曰。東漢帝立而置。終其人省。班超請曰。西域未服者。焉耆龜茲。以步騎數百。送侍子。連諸國兵。攻之。龜茲可禽。涉車疏勒田肥美。鄯善糧自足。故平可日見也。徐幹願往。使以假司馬。將弛刑義從千人。遂擊破番辰。復請遣使烏孫。范廉爲蜀守。以弛火禁。而民歌樂於夜作。

七年。春正月。藩王入朝。道賜郊迎。親巡邸第。備用以需。於沛。濟南。東平。中山。尤盡節焉。以爲叔父也。三月。然後還國。竇后子梁貴人之子肇。乃以厭勝殺宋貴人。夏六月太子易。而慶廢爲清河王。王言不敢及宋。以安廢而更得憐

秋九月。如偃師。至於河內。詔以駕觀秋獲。精騎輕行。郡無煩擾。

八年。春。東平獻王卒。悉其章奏集覽。梁貴人卒於憂。爲其梁竦之爲竇氏死獄中。三馬皆免官就國。其子弟之不能戒也。抑竇必抑梁馬。以遂其專。是時。后兄憲。弟喜。蓋席寵而已。橫憲嘗以奪主園田。衆無敢對。帝問召責。比指鹿之趙高。然以皇后之請。還主田而已。是以益無所顧。李邑送烏孫使。不敢踰于寘。還而謂超擁妻抱子也。超爲去其妻。大司農鄭弘奏開嶠道。交貢以免泛海。時財詘兵旱。弘每求民利。

九年改元和。議貢舉。鴻臚韋彪以宜進忠孝二千石賢斯得人矣。尚書天下樞要。從郎官升。無以捷給取長也。 秋八月。南巡。支柱橋。司空自將郡縣迎事者。坐二千石。過宛以故臨淮守朱暉爲尚書僕射。還。尚書張林請煮鹽均輸。暉不可。以逢帝怒。而終不署。曰。行八十矣。心知不可。伏以待死。 孔僖崔駰前論武帝太學中。鄰生上其語。以誹謗。且刺譏當世也。僖訟曰。帝者善惡在天下。明謹其致而已。遠諱十世。固不能。若云刺譏。言是以悛。未當以容。又何罪焉。乃釋僖爲蘭臺令。 賜故安陽令毛義。尚書鄭均。穀各千斛。以行高鄉里也。義母沒後。不復應檄。均身傭。以感其兄之受遺也。曰。物盡可復得。吏賊終身捐。

十年。春。詔民胎者。養穀三斛。夫復一歲算。姚伯子謂以繁民莫善焉。 詔吏趨安靜。悃愊無華。久之功見。若襄城令劉方之不煩。其近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矯飾外貌。祇增民怨。 太初曆行而後天二月。行四分曆。按者編訴李梵。 巡至東郡。登太守張酺堂。先師後臣。所受尚書也。過任城。鄭均宅。賜終尚書祿。耕於定陶。柴告岱宗。祀明堂。三月。於魯祀孔子。備樂。會庶孔。拜僖郎。東平。祀獻王。夏四月。還。假。粗禰。行則不煩。動必禮。畢。狩之善者也。 秋。定律。報囚。北用初冬。以慎三微。 冬。南單于。敗北匡于於涿邪山。

十一年。春。詔廩嬰孤。及棄子。 北巡。耕於懷。迴車解駟。以遂萌生。 太尉鄭弘數言竇憲。陷之以漏泄密事。弘出自廷尉。上書。臣畢忠晷刻。願早誅憲。以人鬼之憤。帝悟。遣暨視弘。而不能退憲。 夏。燒當羌反。隴守張紆。得其弟。歸之解散。 班超斬疏勒王。通南道。 命博士曹褒著漢禮。授之叔孫儀。曰。條正使合經。成百五十篇。

十二年。春。護羌校尉博育。鬬羌胡以叛。而敗沒。張紆代焉。斬其帥。而未定也。 秋。鮮卑擊斬北單于。 改元章和。嘉瑞也。太尉何敞獨以異鳥翔殿。怪草生庭。半載乃遇國哀。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其口二十八萬。 班超以于寘兵擊莎車。龜茲發溫宿諸小王救之。衆倍。超詳言不敵。東西散。夜鼓發矣。爲奇。以分救兵。而誤之。莎車破降。而威震十三年。春。帝崩。其不能竝美明帝者。以竇氏之伏毒。爲漢亾階。 太子肇即位。太后臨朝。憲之黠於奸權也。以鄧彪中懦。而名重義讓。使爲太傅。而內挾太后。以行其所欲。若王莽之用孔光也。弟景篤環。竝列要位。睚眦則死。承之。父勳義誅也。韓紆與劾。斬焉。以祭。 夏四月。遣詔罷鹽鐵。北匈奴歲南降。南單于請因亂并國。中國出兵。勞費一時。美稷之餉。永省。此耿秉以從爲得算也。宋意請存爲鮮卑

餌若南單于北徙則冠鈔及邊郡二策以權得失惟均如從伐議因南單于衆少出偏師帥以耿秉烏桓鮮卑同趨而功舉矣時竇憲刺疏齊殤王子暢以太后數見之也請擊匈奴贖疏冬十月以車騎將軍將兵副以耿秉管騎羌胡咸屬兵柄假之不軌之人乎 鄧訓爲護羌校尉以信爲招皆款塞納質乃罷兵屯留者田修塢北弛刑徒二千

孝和皇帝

永元元年帝十一歲矣憲比太后而弱之三公九卿詣朝堂竝諫伐胡至免冠十上者豈徒惜財愛民哉惟太后內憲難與深言異傍大道以止之僕射郅壽陳誠王莽坐誹

謗疏矣 夏六月大敗北匈奴於稽落山斬降二十餘萬憲不遂滅單于顧使遺之金帛勒功燕然還已 秋七月會稽山崩 憲還以大將軍位三公上不釋兵權擅發及緣邊突騎

二年春取伊吾地 月支求公主不獲踰葱嶺而攻班超清野以飢之斬其假槿之使乃奉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迎使發矣不能違南約而合師

三年春帝冠始用新禮擢曹褒羽林左騎 二月校尉耿夔圍北單于金微山名王畢獲單于走疏使納南單于北庭呼韓之功永矣而非憲志也是時幕府所招致文武士有耿夔任尚班固傅毅之屬而鄧疊郭璜尤爲憲腹心刺史守令通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得交通輒貶憲苦二公行高而發恨於僕射樂恢請帝親政而疏藥也劒刺鴆毒叢發非其與者心震司徒常喑鳴流涕對朝臣言也天子大臣獨恃有安耳 冬十月帝如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伏稱萬歲惟韓稜叱非制 班超爲都護騎都尉

四年春正月北單于弟於條鞬得立而款塞以漢計不蚤定也憲請領護如南公卿莫任議安獨上封事南單于唱謀北伐異歸故庭耳失信更立三世之功廢矣且漢給南

歲億九十餘萬北庭遠倍加以西域天下殫盡曾是而建策也府辟士周榮具草竇氏脇之備刺客榮救遇禍無殯以身覺朝 三月司徒安卒 夏四月竇憲入朝鄧郭之族有潛謀矣 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疏諸呂王氏之應也明主斷之而已帝顧與宦者鉤盾令鄭衆謀幸北宮備兵閉城誅憲及鄧郭之族班固亦以其黨疏所著漢書詔其女弟昭踵成之清河王與謀誅故眷顧彌篤鄭衆辭實而與政宦官之權自此始也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疏姚伯子以是知貌謹不可與持危也孔光鄧彪皆以重名而害於人國 隴西地震 北單

于叛。詔討斬之。鮮卑以竄其地。彊矣。北單于復立。則爭西域。爲寇而不寧。是則憲養寇之遺患也。故姚伯子以征何奴益其罪。　冬。寢曹褒禮。　左賢王師子負功謀篡。

六年。春。中郎將杜崇及度遼將軍。爲發兵擊斬單于。成其弒立也。　班超討斬焉耆。海濱重譯四萬里。遣使所至。畢著其風土焉。掾甘英欲航西海。聞齋三歲糧而止。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地震。

八年。春。立陰皇后。　夏蝗。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竇太后崩。梁氏事聞。議黜竇尊梁。而帝曰。義不貶上。以義

以恩。降禮不忍。然追梁恭懷太后。竦子崇雍翟。還而封三侯矣。　司徒劉方自殺。

十年。冬。迷唐寇隴西。謁者耿譚。購附諸種。乃詣闕。鄧愷讓憲。以居巢侯有司請絕其國。賈逵曰。非所以風讓也。詔憲就國。而官愷。

十一年。春。遣使巡貸。

十二年夏。秭歸山崩。　秋。迷唐遣還。復掠而出。

十三年。春正月。幸東觀。經難。帝善魯丕說。退。丕請論難。必明其師指。無取浮華。　秋。迷唐寇金城。還死。其子降。孱弱數千耳。　冬。定邊郡孝廉舉數。戶十萬者。歲一人。間歲三歲。爲差。以撫接戎狄。故寬其仕路也。　鮮卑寇右北平漁陽。　巫蠻以郡稅不均反。寇南郡。尋平。

十四年。春。安定郡兵擊滅燒當反者。隃麋相曹鳳言亂之所始。常在榆谷。肥美而阻河固。燒當用之以近誘。內種而外招羌胡。是以難制。請立西海郡。規固二榆。隔塞交關。且屯田省諭。詔從之。以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夾河列屯三十四部。　夏。班超土思代者任尚。而請後言。超謂尚苛察也。曰。蕩滌簡易而已。尚奇超故。求策。既退。以爲平。姚伯子曰。超用皆奇也。平以爲之載。臨危用命。之所以致其死也。非簡易而衆樂從者無有。故奇不言。　陰后以妬廢。冬。乃立

鄧貴人。訓女也。文而和。廢立之際。救之力。辭之篤。有不獲已焉。禁絕郡國。非紙墨無供。兄隲。終帝世。中郎將而已。使和壽考。而繼世得序。賢當不在陰馬下也。　鄭衆封鄴鄉侯。宦官侯之始也。姚伯子曰。帝十四而密制大憝。英資而能恕。施鮮疵政焉。所失任鄴鄉也。夫世祖以四七中興。政猶不及衆。即一時之功。巨猾既去。鴻隗方三公。皆正人也。舍之而衆以是謂宦官賢於公卿。謬甚矣。以胎亾也。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有司以諸王留京邸。　冬。止嶺南獻荔枝龍眼。

十六年。秋。北匈奴請和親。舊禮未備。賞而不荅。

十七年。改元興。高句驪寇遼東。冬十二月。帝崩。以子艱。故後生者秘。索得勝有痼疾。乃立隆。生百日耳。鄧后臨朝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春正月。封勝平原王。留清河王子祐於邸。夏四月。罷不典祀。鮮卑寇漁陽。殺太守。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五月。垣山崩。秋七月。雹傷害。除其租。八月。帝崩。迎立安帝。清河邸。姚伯子曰。清河王固在也。章帝之子長而賢。豈不足承祧。而必爲和帝祀也。舍父立子。尊號不及。必且臣父。亂經莫斯甚矣。太后約已。於大官。導宮。尚方。內署。郡國貢獻。無不減也。斥賣鷹犬放遣宮人。若一意裕民者。乃帝年十三矣。冒於臨朝。居衆疑而成陰。又恩見士大夫。朝政傳寄閹人之手。刑賞密移。而宦官之勢遂莫制者。啓於鄭衆之封。而成之后也。秋冬。大水。十二月。清河王慶卒。詔公卿各舉隱士大儒。以學士廢講。而競浮華也。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春。僥僥內附。人之短者。在永昌徼外。夏。鄧騭悝弘閻鉅爲列侯。騭辭封。而旋主斷。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以惜費。故西海之經理。亦廢于垂成。於是延羌寇而藏北匈奴。以得西役也。姚伯子謂曰。戰天下之兵於西北。其轉餉。與屯田都護。孰費也。故儒者每言不務遠略。而棄成功。猶守令調護盜賊以爲仁也。押虎而縱。希其無噬。諸羌略斷隴道。其甲兵。竹竿木枝板案銅鏡而已。歸附既久。郡縣雜於編氓矣。故猝起無策而敵縱。秋。以兼免太尉司空。減黃門鼓吹廐馬半食。司空周章。以謀立平原王。伏誅。冬。鄧騭任尚屯漢陽。地震。大水。風雹。幾徧郡國。貧民艱生。

二年。春。鍾羌敗鄧騭。會梁慬自西域還。乃克破之。徙飢民於荆揚。賦之公田。遣使究冀廩貸。樊準之請也。秋七月。太白入北斗。任尚戰滇零而大敗。羌遂不能制。而麗參起徒中爲謁者。西督三輔軍屯。顧上書請召還騭。使尚督涼人轉居三輔也。冬。騭以大將軍徵。而滇零僭稱寇鈔及三輔矣。姚伯子以參引虐。梁慬破走之。水旱風雹。仍歲。

三年。春正月。帝冠。大飢。京師人相食。賣爵及關內侯。姚伯子曰。已濫也。無謀。南匈奴朝還。韓琮謂單于曰。比水潦。漢人且盡。秋九月。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單于合兵寇五原。冬。圍中郎將耿冲於美稷。麗雄以中郎將討之。十二月。震。孛天苑。并涼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楊震以篤學應鄧

隲辟西安貧不還，故既貴而子孫蔬步。曰：遺之以青白也，或以金夜謝。曰：無知者，震曰：天地爾我四知矣。　龐參請棄涼州，并力北邊，鄧隲朝言曰：兩敝莫如一完也，郎中虞詡謂太尉張禹曰：惜小費而棄前勞，且三輔亦不可守矣。何也？其人壯烈多武，苟不狄安，卒起異謀，驅氐羌而危函谷矣。禹然而用其策，辟四郡豪傑為掾屬，郎其牧守子弟。隲惡之，以朝歌賊殺長吏，而使為之令，詡至，設三科，攻刼傷人，偷盜不事家業，貰使入賊為之謀主，伏兵得間而用矣。縫人絲其裾，出則市里視線擒之，賊以解散。　三月，耿冲龐雄及度遼將軍梁慬連營而前，單于驚讓琮漢人盡來者何也？脫帽迎謝，解兵復好。　先零寇漢中，殺太守。

秋，大水，地震。　太后寧母疾，三公固爭而還。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　羌寇至於河內，驚民南奔，遣屯孟津。三月，詔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內徙，刈禾徹屋，夷營破積，無政而道路，則民死大半。姚伯子觀羌禍之所以蔓，知守之不可以邇也，且寇在河內，何與邊民而自動，使胡有人不又延之入耶？鄧禹以好退喪功入關，后隲若其家法焉。儉慈所全，不足以償四夷之殺掠也。　青州刺史法雄斬張伯路。　秋，漢陽杜季貢陷上邽，通羌也。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二十三種，以其非節，而彊熟穿萌。

夏，紹封建武元功。　原山崩。　杜季貢從零昌羌為之將。

七年春，太后率命婦謁宗廟。　夏四月，平原王勝卒，為立後而留之京師。　是月晦，日食。

八年改元初春二月，日南地坼百里。　三月朔日食。　備羌屯河內。　夏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戰歿之。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九年春，號多降。　零昌寇益州，司馬鈞龐參擊焉而敗，鈞死，參以下獄免。　夏皇后閻氏立，而妒，皇子保生而行鴆。

秋，鮮卑圍無慮。　九月晦，日食。　任尚屯三輔，懷令虞詡謂之曰：走不攻飛虜騎，日行數百里，步不能追，所以無功也。若罷衆市騎，以萬逐千，追尾掩截，尚以破季貢丁奚城而上其策，詡遷武都太守。羌遮之陳倉蒲谷，宣言請兵，則日增寵，而達矣。至赤亭而遇圍，則弱弩致敵，然後廿人共弓，中必死，敗之擊其震也。明日又以易衣見衆，而伏擊其遁。羌遂大創，乃築營壁，通水運，招流亡，而恤貸之，則米價十一，戶增三倍。

十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度遼鄧遵以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　冬，聽大臣行三年喪。

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　武庫災。　任尚殺杜季貢。　司空袁敞自殺，不阿於鄧者。　秋任尚募殺零昌。　越巂夷

苦煩。封離反永昌。益蜀之應十萬。行略而縣破者二十餘。積骸無人。 任尚大破先零狼莫於西河。虔人種羌降。姚伯子曰。元年羌叛。始有成功。然費至二百四十餘億。并涼地量亦人。河內關中。戰同微塞。知救之原野者難爲力。王者於前圖。有慎守已爾。

十二年。秋八月朔。日食。 冬。鮮卑寇上谷。 任尚棄市。鄧遵冒狠莫之功也。二年棄師。以隲也將。今茲靖羌。以遵也誅。

十三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 封離兵破於益州。從事楊竦而降。誅亂故。長吏以減死論者九十人。故邊有司宜重也。諭黜劣。選其能爲邦鎮。 燉煌苦北寇。以無都護。太守曹宗上之。長史索班以千人屯伊吾。而車師鄯善降。

十四年。改元永寧。春北匈奴擊殺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請復師。而朝議閉玉門。召問班勇。勇以通西域者。武帝空匈奴府藏。斷其右臂也。故孝明循迹。則邊境安。匈奴以今連租并責。故思樂事漢甚。今計燉煌置營兵三百。設護西校尉。乃遣長史以五百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捍匈奴東寇矣。難之保無北虞。曰。就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也。且虜弱。患必微。國費。曰。并涼之寇。費且十億。豈特來者廩食。始從勇言。制置燉煌而未出也。沈氏當煎燒。當羌入寇。校尉馬賢討破之。 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 秋七月朔。日食。 遼西鮮卑降。 鄧康免。蓋爲宗門慮。而還政之諫數進。

十五年。改建光。春三月。太后崩。不悅於鄧康之言。時疾諫者。杜根抵罪者成翊世。帝長矣。自臨朝至后崩。水旱震食。仍年。而四夷之侵不寧。宜若有亢咎焉。然治亂之判於茲。豈帝失德。后覺之早。不憚身爲扶與。要非經也。 追清河王曰。孝德皇。以所生左氏配尊。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殺太守。 詔舉有道。尚書陳忠曰。諫爭開。言必激。請俾容。

薛包孝友發聞。徵以侍中。不拜。賜禮如毛義。姚伯子曰。獨至之行。寵以勵風。惟其用也。 陳忠不獲於鄧。及帝初政。而攻其短。帝以不平於心。乳母王聖。中黃門李閏江京。爲間兩宮曰。慮有廢置。而不得事實。宮人或言。悝弘閒從。尚書取廢帝故事。則以爲謀立平原王翼也。翼貶封都鄉侯。諸鄧以故得自殺。惟康徵爲太僕。天下寃之。以在外戚獨賢。而禍深。竇氏。大司農朱寵輿櫬上疏。且自繫廷尉。明太后聖善。隲兄弟並憂國。陳忠獨劾免。寵。蓋主乎傾鄧氏者也。 鄧氏既廢。帝政不綱。耿寶監羽林車騎。閻顯景耀典禁兵。宋楊之子四侯。而宦者樊豐劉安陳達連起。王聖之

寵及女伯榮劉環通焉而侍中。改儉競奢。政賄多門。司徒楊震及大匠翟酺並諫以乳母奸權外家寵盛帑藏竭於無功。民且彫殘而致亂。 秋八月。燒當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賊吏二世錮。所以戒貪殘也。太尉劉愷請止其身。姚伯子謂惟大賢可不問其類。 鮮卑寇居庸。殺雲中守。 斷大臣行三年喪。 冬。高句驪王宮圍玄菟。敗死。陳忠請弔其嗣王而讓之。遂成降。而東垂自是少事。

十六年。改延光。冬。鮮卑寇雁門。至於太原。侵波匈奴。殺日逐土。 麻奴降。 伯榮請詣甘陵。拜王侯二千石於車下。而不禮。女使挾權。古未有也。賄帛充谿。其僕從。 三公具名久矣。當時尚書實多淫慝焉。肆惡在宦官外戚。及應見而三公當其罪。死者多而全者少也。世祖事歸臺閣。義取總攬。不虞其流至斯之爲弊也。士既恥非內比無與建功矣。於是高節曜儀。奇論吐野。道德相師友。實有天下之志。豈取足自善已哉。黃憲處士。汝南太守王龔功曹袁閎。及荀淑。皆顏子推之。果能潛而不能見者與。聚孝廉。辟公府。到京而還卒。陳蕃郭泰之重憲者曰。汪汪千頃波。時日不見。而鄙吝生也。憲既卒。蕃泰以與天下相激厲。而成風俗。

十七年。夏。王聖封野王君。乳母有封之始也。 復議閉玉門。燉煌太守張璫上書。惟臣親履其地。乃知西河所倚以

存者。班勇乃以西域長史。將兵五百。屯柳中。盡其初計。

秋七月。丹陽山崩。 冬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燮謂勸行者曰。夫修道者。待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皆以病還。 地震。

十八年春。班勇以西域擊北匈奴前王庭。走之伊和谷。太尉楊震上書。阿母起第。費至鉅萬。樊豐周廣謝惲。羣邪相依。分威居賄。傾動天下。震故公忠。私謁必拒。固不與讒姦俱立。寵以干政者。上陳尤力。而莫之省也。恣至詐詔書調發。窮冢含觀。麗震復原本地震時日。爲在持權用事之人也。天子宮垣枝柱。而中臣近官第舍。役費競修。帝以不平於所昵。而言轉激切也。震申救言者趙騰。而竟斬。摧震者。乃思乘之。 二月帝東巡。太尉部掾得詔書奸詐。時太史奏星變逆行。豐廣即先譖震怨望。以騰死。且鄧故吏也。三月還策震歸。自殺故郡。 夏四月。關中山崩。 秋八月。耿寶爲大將軍。構太子於皇后。九月。廢爲濟陰王。太僕來歷。率衛命者鴻都門。譬之以明刑。而守闕連日。陳忠劾免歷官。於是內外一黨。共授權於宦官。帝子然已。賢去親離。亂自召也。 晦。日食。 震。 雹。

十九年。春二月。南巡。 三月。朔日食。帝崩於葉。祕喪。至洛而後發。后閻及贊廢者。畏公卿之以正立也。既臨朝。閻顯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乃擇幼而迎立北鄉侯懿。濟陰王阯殿下悲號也。羣小相忌。顯殺寶豐。憚廣從聖榮。伐功趨利。而黨乃孤。秋班勇擊斬後王及匈奴使者。冬十月。越嶲山崩。北鄉有疾。希利者乃爭趨濟陰。既卒。后顯以謀更徵閉宮拒守。故中常侍孫程得居之以爲功。十九人夜斬江京劉安陳達。迎立濟陰王。百官從居南宮。后閻猶下令得濟陰王者萬戶。閻景外府收兵。其忍惡不悛也。程既誅景。盡諸閻遷后離宮。以帝入。夫安無二祀。故太子主祀。天下之正也。而立自宦官。前亂靜後亂烈矣。十九侯封。而程位騎都尉。功挾登帝。權傾內外。天下薰身腐子趨之。免司空劉授。黨惡也。凡震所距。授所舉。葬祀楊震。禮行而大鳥上翔。

孝順皇帝

永建元年。春正月。太后閻死。按尉李賢擊鍾羌於臨洮。司隸虞詡糾安朝之尸位姦政者。三公恐及而陷之曰。卽死史魚有尸諫。復自繫以劾中常侍張防輸左校。孫程乃明詡忠。而退黜防。人謂當時三公出閻人下。詡出薦左雄爲尚書。曰。蹇蹇者宜司喉舌。十九侯上殿爭功。乃就國。塞壞朔方以西。南單于憂啓鮮卑而上書。乃出黎陽營中山北增屯。班勇擊走。呼衍王。西域皆服。坐請師攻焉者。以後期下獄。自是西域無立功之人。

二年。春鮮卑寇遼東。帝寤所生之爲李也。追恭懿皇后。而更禮殯。樊英應備禮而至。五官中郎將數月而歸。時譏進退無據。處士之習高行也。故黃瓊楊厚徵李固遺書。戒以盛名難副。無蒙俗論。處士盜虛聲也。瓊厚至爲議郎。戒漢阨三百五十三年。秋鮮卑寇漁陽。

四年。春帝冠。還獻桂陽大珠。秋以虞詡請復安定北地上郡故地。浚渠屯田。則歲省億粟。儲至支數年。姚伯子觀功於復。以著棄者之罪也。阻阨而沃。宜畜牧而可溉。我棄利而寇或竄居焉。禍其有既。冬。鮮卑寇朔方。

六年。春復伊吾盧司馬屯田。秋遣房於大學二千生。

七年。改陽嘉。貴人寵者四。春將採策定后。僕射胡廣請選於德而梁商之女立。則不姙其初也。楊州妖賊亂。冬耿曄以烏桓擊鮮卑大獲。左雄請郡縣以任久核功。宦官不便而止。帝行其選舉孝廉年限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章奏。公府進其副。尚書審覈然後授選。郡守以過舉免。且十人。廣陵徐淑未及年。以辨顏淵子奇而不聽也。姚伯子曰。古人尚老成。而後世奇稚年之得雋。術勸於速化。其本原固淺矣。少年捷得輕侮前輩。而忘其徑竇也。矜奮以利祿。而志節冥焉。尚書所進。自是多賢。有以也。亂

帝政者宦戚私人耳。

八年春封乳母宋娥山陽君左雄曰非制也天下已於野王乎咀嚼時多災異夏四月京師震李固應舉敦樸對策歸本朝廷以乳母乖典外戚過任而深禍尤在宦官也中常侍勢傾天下而以子弟充溢選舉亂必起之矣本朝者心腹故憂疾惟是而水旱盜賊無與焉朝廷清惟宦官去中常侍二人而方正有德小黃門五人而才智閑雅天下升平矣帝擢固議郎爲黜山陽君然固竟中飛章幾不免棄官而居漢中。

九年夏旱帝露禱尚書周舉曰陛下奢則亾秦露坐何益出怨女減重膳慎官人去貪佞斯雨已 張衡曰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八柄須天子操也 秋鍾羌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 免司徒劉琦司空孔扶曰周舉言之去貪佞者

十年春初聽中官養子襲爵移漢祚者遂毓其中何也姚伯子曰非類不祀天地以來未改也帝以私昵變天經天固鍾之異禍也 梁商通經好士辟李固從事中郎夏爲大將軍固以爲可藉之行其志也奏記曰智者見變思形道行忠立在王綱之一舉也 冬烏桓寇雲中。

十一年改永和太尉王龔以極言宦官而獲誣李固謂梁

商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以釋 梁冀尹河南不任呂放告商其縱暴逸遊嗜酒也放炙刺以疑捕滅百餘家又冀怨也姦兆見矣 武陵太守請增蠻賦虞詡曰違舊啓怨必後悔不聽貢布者乃殺長吏。

十二年春李進爲太守討叛人而撫之郡以安 象林蠻反刺史樊英以發九眞交趾兵討反者之反遠是憚也而蠻反勢成 冬帝如長安扶風處士法眞四徵不至友人郭正稱其逃名而名隨 地屢震王龔以在宦官也欲奏誅懲楊震而不果。

十三年春隴西山崩 交趾無功議發荆揚兗豫而遣大將李固曰刻害腹心以補四肢任州郡賢於發將也用其所薦祝良暨喬爲交趾九眞刺史太守往則降散之矣故蠻夷不侵之不叛不急之不至於不可制也 秋詔舉武猛任將帥大長秋賀良以獨無致詰而對口得臣舉者辱姚伯子觀於選舉知將相皆出宦官之門矣在內者重而不可制故在外者亢而不肯出 冬燒當那離寇金城拔尉馬賢擊破之。

十四年春梁商遣子冀不疑交於小黃門曹節中常侍張逵忌其寵也以廢立收及曹騰孟賁而逵疾矯詔姚伯子於是得商品矣爵祿之多遜貌謙而已李固知人之闇失

之商矣。夏馬賢斬那離。

十五年。春。南匈奴吾斯車紐誘右賢王。共圍美稷。單于不與聞也。馬續戰勝。單于謝罪。使擊反者以自明。足贖罪而無事矣。陳龜初代中郎將。逼單于。左賢王使自殺。則生匈奴心而反者得志。乃下龜獄。馬續招降右賢王。二月。晦。日食。幷涼刺史耒機劉秉虐刻。擾發不恤。東傳難羌以反。寇三輔。討以馬賢。梁商曰。已老。羌寇武都。燒隴關。吾斯竟立車紐。引羌胡以寇邊。冬。中郎將張耽擊降車紐。十六年。春。武都太守馬融以賢稽進。請分兵五千。埋根行首。賢不用。以戰沒。東西羌乃大合。二月。孛營室。趙冲以太守破羌唐督西河。上計掾皇甫規曰。羌之侵叛。吏不知恤也。兵之無功。將不能用也。請兵五千。與冲首尾。亦不行。羌唐寇北地。秋。梁商卒。冀爲大將軍。九月。諸羌寇武威。以徙安定北地上郡。晦。日食。十一月。張喬以車騎將軍屯三輔。時多盜。李固刺荊州。與之更始。則賊帥自歸。相招而散。守泰山。罷屯而盜弭。期也有故。

十七年。改漢安。秋八月。吾斯寇幷。八使行州。張綱獨埋輪。劾冀不疑無君者十五。其七使所劾二千石。皆重樹於內者。姚伯子以信盜不在下也。朝廷失權。守令爲賄歛怨。以窮民。驅之盜耳。時賢論政在嚴。獨用之糾奸。其政皆寬

施也。仁者之隱民也。必朝夕思去其蠹。以殺蘇生。非爲人主嚴操柄無術矣。杜喬舉固治第一。綱出守廣陵。時徐揚寇張嬰。聚衆莫制。十餘年矣。綱單車入。而情言二千石。嬰則曰。誠不勝侵枉。相聚用偷生耳。爲之田宅。而吏其子弟。降而遂相安也。以惠故。嚴固綱徵也。夫綱卒。嬰至護喪成墳。數年無綱。乃復反矣。當時稱良吏者。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其發奸而崇仁。皆固綱類也。章按清河太守奸贓。夜飲敘故人歡。明日乃用法不貸。冬。罕羌降。罷三輔屯。

十八年。夏。趙冲擊破燒當羌。六月。立南單于。冬。中郎將馬寔誅吾斯。秋。涼州數震。多疾崩壓。尚書令黃瓊請增孝悌從政。合儒學文吏爲四科。曰。補左雄不逮。

十九年。改建康。春。護羌校尉趙冲戰沒。夏六月。馬寔破匈奴左部。胡羌烏桓乃悉降。秋八月。徐揚盜范容據城邑。帝崩。太子炳即位。梁后臨朝。李固於是爲太尉。與太傅趙峻錄尚書事。九月。地震。賢良方正皇甫規對策。以孝順皇帝初勤而後委政在近習。準爵以賂。是以貪吏窮民而虛府。故亂延而莫之制。則以威分也。梁冀忿其譏切。下第免歸。數陷之疾。冬十月。交阯夷反。刺史夏方降之。揚州刺史伐范容。而敗沒。馬勉稱帝於當塗。憲陵初

葬。而盜發。亾徵於是在矣。安順皆有亾德。桓靈惟盈其貫。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后秘喪。李固曰。北鄉侯鑒。徵清河王蒜。以親以長以賢也。惟宜。梁冀竟入。謀自禁中。迎立渤海王鴻子纘。以貳蒜至者也。八歲耳。 固請太后委已。而急澄清。斥逐多冀黨。或爲飛章曰。固歸過於君。而見已善。 張嬰反據郡。 二月。隴右平。叛羌皆從馮翊梁並之招也。羌寇之稽年者。將不恤士。斷盜牢廩。以賂中官。乃不可以戰。故近習從欲。而天下暴骨。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斬馬勉范容。 詔康陵上恭陵。始反正也。安雖兄統承於

殤。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乘勝擊斬之。及張嬰。東南悉平。當封。抑於太尉胡廣。以不事內交也。

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明經入太學。業成。以次拜官。至三萬餘生。 海溢。 帝朝。目冀曰。跋扈將軍。而眛側皆其耳也。閏六月。帝崩於食餅。冀以貪帝稱也。勸立悼帝。聰也。隱弑。明禍漢心。惡在置德矣。復議立蒜。李固以爲得君。蠡吾侯志。室太后女弟。徵至夏門亭。內侍曹騰贊於冀。以昏少也。會議。策免固。而立之。生十五年矣。太后猶聽政。 九月。追尊河間蠡吾。曰孝穆。孝崇。皇母匽博國貴人。

孝桓皇帝

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黃龍見譙。 夏地震。 六月。杜喬爲太尉。依之者若李固時。 論定策功。侯冀子弟。及於宦者。喬抗諫賞罰之不當。以與冀忤。 秋八月。立梁后。冀欲以厚迎。喬以舊典止。 九月。策免喬。以地震。宦者左悺唐衡以行其譖也。或欲刼立清河王者。 冬十一月。坐貶自殺。交通之獄。及於李固。太后詔出之矣。旋偕喬疾獄中。則冀從事馬融之奏也。固臨命與太尉趙戒。司徒胡廣書。公曲從梁氏。國家始衰微矣。良史無私。 長史吳爭於冀。不獲。則謂融曰。成李公罪。何面目視天下。 當時。自械

上代送喪寄孤者。動以十數。鬱氣之所激。人心不可枉也。二公既喪。邪黨益崇。士苟自樹。皆辱朝而榮野。處有聚賢而國棄其用。此桓靈爲失御也。

二年春。白馬羌寇廣漢。 夏五月。北宮火。徙南宮。 改清河爲甘陵。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 秋八月。李天市。大水。 九月。地再震。山崩。

四年。改和平。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三月。冀妻孫壽封襄城君。蠱而汰。死囿林池。必冀焉。勝斥梁進孫以爲悅。卿校郡守。驟十餘人。皆以虎治也。 陳蕃時爲樂安。以笞

冀使左遷。夏尊厲貴人孝崇后。秋梓潼山崩。

五年改元嘉。春正月朔梁冀以劍入尚書張陵發其罪。詔以倖贖乃益無所畏。夏四月。微行及梁胤第。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曰災因事生。私出降尊以啟異謀。悔無及也。

旱。任城梁飢民相食。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舉獨行之士崔寔不對。而退作政論。大要以寬召亂而致治在嚴。仲長統以人主當寫坐側。姚伯子知爲痛賄政之起亂。其用猛不在民也。不廷颺而野著。時不可爲矣。詔加冀殊禮。胡廣以比周公也。其增封四縣。猶從司空黃瓊裁。

六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而死。夏四月。孝崇皇后崩。土喪者。平原王石。秋七月晦日食。

七年。改永興。秋蝗。河溢。飢。冀州刺史朱穆曰。救荒在去貪吏。以覺發宦官玉匣論輸左校。太學劉陶訟之。詣闕代者以千數。乃赦。

八年。春二月。聽守刺行三年喪。夏蝗。胸山崩。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九年。改永壽。春司隸飢。劉陶疏言。天怒在刑隸柄國。而芟夷小民也。因薦朱穆李膺。巴益山崩。秋南匈奴冀健伯德反。張奐以屬國都尉初之安定。辟士二百耳。使招東羌。而據龜茲以絕其交。故冀健破。而伯德降者。明於分合之勢。此少所以制衆也。羌豪遺奐酒。還之曰。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而舉衆悅。故廉者必勝之器也。

十年。春。蜀屬夷反。鮮卑檀石槐。時盡有匈奴故地。役諸部。而寇雲中。李膺爲度遼。則還所略。青兗徐盜。壞郡破縣。段熲爲中郎將。斬其戎首。而散降。熲初在遼東。以偽詔退師而破鮮卑。故以知兵舉。賊戒不入嬴。長韓韶也。開食賑其流歸。曰。以活人伏罪。可也。

十一年。夏四月。九真蠻反。尋平。閏月晦日食。蝗。或請鑄大錢。劉陶議以憂在民飢也。長沙蠻反。

十二年。改延熹。夏五月晦日食。冀殺太史令陳授之切已也。帝始不悅。時后數以妬敗孕。冬十二月。南匈奴鮮卑烏桓入寇。度遼陳龜行。請寬幷涼一年租。而嚴黜墨吏。蓋守令窮其民。以召寇。而聚奸玩戎者。原政敗於賄也。故帝從。而冀不悅。匈奴烏桓燒度遼門。張奐時中郎將。坐講帷。則烏桓已潛受誘。斬匈奴屠各。襲破之。龜還。請誅冀。不獲。而餓死。种暠代。以先恩後討。得順服。

十三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蜀夷寇蠶陵。秋七月。梁后崩。恚也。后藉外戚。冀怙內寵。帝心忿焉久矣。而不輒於惡。鄧貴人自冀入。則爲其女也。以滅口刺其母。而覺。帝將誅之。而皆冀人也。又以與小黃門唐衡單超左悺徐璜

具瑗盟而誅冀五侯封而宦官更寵當時三公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免則雖謂朝廷果無可謀人焉可也梁氏孫氏藉以充國用減天下租賦之半毒狠而更恣其婪貪也已 鄧后立而梁追廢 太尉黃瓊舉奸邪吏劾徙十餘人辟范滂清詔使尚書詰其多劾曰農夫去草嘉穀茂忠臣除奸王道清 尚書陳蕃薦五處士徵皆不至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也 或勸安陽魏桓應徵曰必行其志生行劾歸耳姚伯子信時賢非石隱者知之瓊蕃其任治世也 小黃門續封五侯更怙而貪縱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曰帝者諦也夫罪誅梁冀猶召家人搤之耳萬戶

猥封非法而解西北列將體也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卑而帝不諦乎下之獄及弘農掾李衆願同劾者也又以申救免陳蕃楊秉沐茂上官資而竟殺二人深怒在帝之不諦也黃瓊稱疾不起 冬十二月單超爲車騎將軍 段熲擊破燒當反羌 帝問侍中韓延朕何如主對曰陳蕃輔之而治中常侍與政則亂蓋中主也會客星犯帝座延對咎在引河南尹對博不聽而病免

十四年春正月詔求李固後 閏月西羌寇張掖殺熲刀折矢盡行鬬四十餘日割肉食雪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 夏五月漢中山崩 秋零陵蠻反 冬交趾刺史方夏降九眞餘寇 泰山賊殺都尉皇甫規爲太守平之

十五年春正月嘉德殿火大疫 二月武庫火 三月孛心雹 夏六月地震 岱山崩 秋七月賣關內侯以下官內官隱市而帝以顯鬻 冬羌寇并凉熲爲刺史郭閎功下獄皇甫規以生習其地形自請移官以爲中郎將而相勸降

十六年春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以零羌兵降東羌通凉道乃誅免牧守貪暴殺降恃權不任者數人則沈氏之降者十餘萬故寧邊之術以守牧爲干城簡賢而已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公也 夏賊入

桂陽長沙吏多棄守 冬南郡太守聞武陵蠻反而走先主簿胡爽叩其馬曰連城千里十萬之衆可應符而委之乎刃爽而逃以抵誅故昧畏劾之爲速劾者沈於愚而不能振者也以任官而國壞 馮緄以車騎將軍討蠻請中常侍監姚伯子深惡其失將權而啓禍於無窮也至則蠻平一時之功耳而萬世不可贖讓功於武陵太守丁來抑末矣尚書朱穆時奏緄失大臣節也 宦者罪規以賂羌規疏以家財則臣無擔儲官物文簿易考也且覆軍之費巨億臣今千萬而懷叛羌將論功竟以左悺求貨不獲輸左校

十七年。夏鮮卑寇遼東。秋馮緄以不獲悅於宦官。坐蠻復反免。冬十月。獵廣成。遂及上林苑。陳蕃曰。安平遊田有節。況田野空。朝廷空。倉廩空乎。十二月。司空周景。太尉楊秉。條奏宦官子弟之貪殘牧守五十餘人。姚伯子以州郡數計。非宦官子弟。幾無牧守矣。詔起皇甫規。時張奐久廢。以梁冀。規曰。奐略上臣。乃起奐度遼將軍。規使匈奴中郎將。以有涼羌。亦起段熲。朱穆以申用士人舊制。馮帝怒。而伏地不起。

十八年。春。徐穉弔黃瓊之喪。茅容問國事。不對而言農。郭泰謂是其愚之不可及。泰舉有道。不就。然周旋京洛。所造

若茅容孟敏申屠蟠庾乘魏昭仇香。皆世名也。常在窮賤下寮。得其天機而勸之學。以成其材。而李膺尤歎泰華夏少疇。見則挾與同舟。姚伯子嘗於膺蕃致身。而信諸賢包周身之仁者也。人材三國爲盛。孚諸賢而出也。主下求而衆用集矣。三月。隕石於鄴。荊州刺史度尚平艾賊。追之深山。士且狃獲。火所聚而鼓之。以殲。冬十月。如章陵望雲夢。以臨漢水。而郡苦徵求。胡騰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段熲擊破煎當羌。

十九年。春正月。遣祠老子。姚伯子徵之米賊。知道家於是始爲崇。晦。日食。舉直言。太尉楊秉。發侯覽弟益州賊。而請退覽。尚書詰越奏。秉曰。三公兼統。申屠嘉詰鄧通。漢事也。左悺具瑗時並以兄弟獲罪。宮人六千。以啓鄧后之爭言。廢而幽死。李膺馮緄劉祐輪作左校。以去民虐。皆宦親也。詔壞淫祠。然浮屠老子。乃親祠之宮中。曰。存者。惟王渙卓茂。則黜者皆功臣名賢也。賢良劉瑜上陳時弊。貪吏廢民爲盜。且誘殘貧戶。而冒首功。桂陽賊攻零陵。太守陳球弦大木羽矛。而發以機。城灌。則審勢而反決之。故能待度尚以成功。段熲降羌萬落。蓋追諸山谷間。日戰者半歲。秋。初斂田畝稅錢。采女田聖有寵。太尉陳蕃以實貴人父郎中武。良家女也。立爲皇后。司隸

李膺誅張讓弟。及於合柱。宦官休沐相戒。初李固李膺師荀淑。而友陳寔。淑卒。朗陵相。治稱神君。嘗以對賢良忤梁冀。寔終太丘長。潛明用柔。百姓安其清淨。淑子儉絕靖。燾汪爽肅敷。時稱八龍。鍾皓名在荀陳間。其兄子瑾。謂膺。無好招人過也。姚伯子謂膺自信風裁挺持。然率其徒以過激。

二十年。春正月朔。日食。舉至孝。荀爽對以陽竭陰隔。請出宮女之未御。司豫飢。人半死。夏四月。河清。鮮卑匈奴烏桓東羌連寇。張奐兼督幽幷涼。邪正久搏而不決。負賢者矜高行以旌異。太學之士。尊郭泰賈彪。而心然李膺

陳蕃蓋三萬人一也。自甘陵周福以帝師重，而同郡房植之賓客，謠言相詆，黨之名，南北分部起也。清議既立，於是汝南許章、南陽宗資、汝南范滂、汝南許邵、汝南陳蕃、汝南李膺、南陽王暢之徒，著諸謠言，與膺、蕃並美。南陽守成瑨任侄從事，以赦後事行誅。太原守劉瓆亦以誅小黃門之貪縱也。張讓、侯覽既思膺、蕃乎泄憤，奏當瑨、瓆棄市，以賊殺。而其家在山陽，則已破於太守翟超。張儉其督郵也，徐璜家東海，黃浮相亦破之。超、浮下獄，則陳蕃力救，膺固嚴治赦前事不貸，宦官計且迫矣。乘上怒，使上言李膺養太學遊士，聚黨以訕朝政也。膺既下獄，辭連二百，皆時名。若太僕杜密、陳寔、范滂者也。郡國共捕，而蕃策免以不署。皇甫

規上書入黨籍不蕃，以此知其選矣。時城門校尉竇武，以后父，外中官，而勤垤引，使靜以審幾，正人有扶之者矣。奐至遼，何奴烏桓降，鮮卑出塞，而置東西中大人。

二十一年改永康，春，夫餘寇玄菟。夏，羌寇三輔。地裂。五月晦，日食。賈彪入說竇武，使為膺等訟，曰：志經王室，而羅之以朋黨，奸枉之為誣也。且今尚書多名賢，若朱寓、張陵之屬，數十。不以委任，而使近習專樹饕餮，以禍天下也。尚書霍諝亦入虔說，有陳，乃使中常侍王甫訊詰黨。故范滂對：善善同清，惡惡同汚，而以為黨，則願埋骨首陽。甫為之惻，亦以宦官子弟有連得並釋，惟身錮黨人既出。更推重為榮。武薦楊喬美而治才，使尚公主，則以不食卒。彪嘗為新息長，嚴不舉子禁，以殺人罪，則生者為繁數千。多賈名，曰賈父所生也。大水。海溢。冬，羌寇三輔。董卓自奐部破賊，為郎中。羌胡畏卓粗猛且黠。十二月，帝崩。竇后臨朝，殺田聖。迎解瀆亭侯宏。竇武問諸御史劉倏曰：少而文蓋年十二。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春正月，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解瀆亭侯至即位。羌降未盡者三萬落，段熲謀諸張奐曰：羌居自雲中，西至漢陽二千餘里，路無險折，

而擅之，是伏癰脅下也。勢不可滋。三冬二夏，慮步騎車費錢五十四億。今殲矣。言之而行，戰斬多，詔褒破羌將軍。閏月，追尊孝元皇、孝仁皇母董曰慎園貴人。自殤帝之後，國統五絕，取嗣咸於章，磐石無近宗，而世繼其不德，靈以不君，震其將絕。夏五月朔，日食。大水。錄定策功，盧植謂武、辭賞以全功名，而不能用。漢陽山谷間羌之遺，猶四千落，張奐曰：一氣所生，不可盡也。熲曰：充國徙先零於塞內，馬援遷煎當於三輔，至今焉毒。故長策卒議絕其根也。而養虺於室，姚伯子曰：滋蔓闇也。草薙，忍也。處降夷有術，更華伯者，內伍民，仍狄俗者，外隸兵。陳蕃謂竇武

曰。曹節王甫。亂國者也。不圖後悔。武自悉誅。以清朝廷。太后曰。罪者誅耳。宦官盡廢耶。論久及節甫。而太后難之。幾之未可明圖者也。蕃顯疏趣之。且請宣示。太后故不納。武收尚書鄭颯。以連節甫。則已急。秋九月。獄辭入。而武出宿。奏乃爲長樂五官史朱瑀竊發。知皆得族滅罪。則繆呼蕃武挾太后廢帝。夜哺十七人非徒爲自解已也。曹節請帝誅反者。御德陽殿。則所挾且重矣。武顧殺使者。召五校屯都亭。曰。黃門反。衆固莫之信者。蕃以官屬諸生突入。呼大將軍忠臣。王甫以竇氏三侯應。而蕃且見收。張奐奉詔滅武家。而未知本謀也。太后遷南宮。宦官愈熾。正人駢戮者

出不漸而行不斷也。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

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孝仁皇后兄子重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大風雷雨。張奐明蕃武忠而申太后顧復之恩。帝善而不能用。又曰暢膺宜三公而在囚。秋七月。段熲以盡滅東羌封新豐侯。九月。江夏蠻反。越餘阻丹陽山。而不稅。曰山越。始寇郡縣。時天下所標榜。竇武陳蕃劉淑。曰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楊劉祐魏朗趙典朱寓。曰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曰八顧。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曰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曰八廚。自竇陳誅。李膺廢。屢申黨禁。侯覽尤怨。張儉刊章逐捕。冬十月。有司奏鉤黨。則諸賢盡籠。曰。羣爲不軌。圖社稷。帝可其奏。而不知詰。蓋近習之窺其闇素矣。李膺范滂皆就死。死者蓋百餘人。以張儉亾命。伏重誅者。且十數。卒全儉者。孔融也。郭泰持論不激。每歎人亡而國瘁。申屠蟠刓圭刻角。在公卿折節時。而豫知其禍。故與泰俱免。袁術袁紹是時。輻輳賓客。爲任俠。以宦官袁赦通宗也。袁閎惡敗世德。自封不門之室。是月晦。日食。鮮卑歲寇并州。

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冬。鬱林太守谷永。開谷滸七縣。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不及黨人。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立宋后。冬。始朝南宮。

五年。改熹平。胡廣久歷六帝。位四公。善媚而詭中庸。於士有薦。小人有比。六月。竇太后崩。宦者欲別葬。而祔馮貴人。廷尉陳球曰。太后盛德母臨。爰立明聖。馮何功而易之。議以止。朱雀闕或書曹節王甫弒后亂政。司隸劉猛直其言。故詔捕。而主名不立。段熲代司隸。則太學游生繫者千餘。既論猛。且謀陷張奐。惡其羌議之中渝也。渤海王悝貶封桓帝時。求復於王甫。既以遺詔還國。而負略。熲逢甫。併陷中常侍鄭颯。謀迎立也。妃妾子女之誅夷。宗室

之慘未有者。姚伯子曰。頻之附奸以播虐。一盡狄之忍心準之也。故不仁而有功。豺狼之毒噬也。冬。會稽許生稱帝。

六年春。大疫。冬十二月晦。日食。

七年冬。十一月。孫堅時以吳郡司馬斬許生。

八年春三月。立石經太學。議郎蔡邕書。備三體。爲黨禁。守牧不以三互。謂婚姻對相監臨也。於是幽冀歲有鮮卑虞而闕其人。夏大水蝗。

九年夏。益州夷反。大雩。永昌太守曹鸞。援災異申救黨人而得死。爰錮五屬。時諸生能賦及工書畫者多待制鴻都。帝之所謂少而好文也。蔡邕則以祭酒樂松賈護

多引趨勢無行之人爲胎亂。然帝因邕言。爲罷宣陵孝子。鮮卑侵邊。自春及秋。三十餘發。烏桓校尉夏育。是以請出塞。羌校田晏有罪。因王甫以自效於立功。八月各以萬餘騎出。無功而喪師。果鮮卑之強。當時蔡邕所疏。地有匈奴故精金良鐵關焉。朝廷棄材爲之謀主。而勢未易敵者與。曰。事有急此者。當時之敗。則失在將也。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刦遼西守趙苞母。以寇郡。苞望母泣曰。今君事矣。母曰。勉殉王事。孝也。則力戰。虜破矣。尋卒者。以母。夫鮮卑實怙勝。惟是役殺其燄。蓋權忠孝而用其至者也。隕名。不必能全母。毒國。且覆族矣。至宋儒程氏曰。苞當身降。是開亂賓者也。

十一年。改光和。春。烏滸蠻反。二月朔。日食。置鴻都門學。詔辟召。而士君子與之分流。時三公多內連以進。而太尉張顥者。則爲奉弟。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雞雌化雄。六月黑氣若龍墮溫德殿。秋虹見玉堂。蔡邕曰。亡國之象見矣。蜺墮雞化。致由婦人。趙嬈霍玉。姦權登濁。而廷尉郭僖。光祿橋玄。太尉劉寵。宜爲謀主。訪問不及。是聽羣小。琱琢大臣也。事在躬率左右抑損。以塞戒咎。帝見書歎息。以曹節程璜惡之。徙朔方。八月。孛天市。渤海王妃。宋后姑也。冬十月。王甫以譖皇后。則廢而死。幽寶母也。

宋。妻也。徙死非由已者。晦。日食。賣官西邸。石秩萬錢。或貰而倍償。以二千萬貨二千石。守令欲廉。不得也。選次猶半參。

十二年。春。疫。夏四月朔。日食。王甫段熲伏誅。司隸陽球發其姦也。將以次表曹節拭淚於甫尸。以朱瑀易球。瑀節朋而復熾。秋七月。中郎將張修。擅殺立單于。伏誅。南匈奴於時爲衰也。冬十二月。司徒劉邵。以誅曹節不克死。蓋陽球之妻漏言焉。同禍者。少府陳球。尚書劉納。及陽球。板楯蠻反。

十三年夏。江夏蠻反。冬。孛狼弧。十二月。何貴人以生

子辨爲后兄進徵侍中。零陵太守陽璇戰桂賊而得風則前車排囊揚灰彀弓弩鼓駭而乘之渠帥以斬。作畢圭靈昆苑。

十四年春正月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夏交阯刺史朱儁討平烏滸蠻。秋九月朔日食。檀槐石炱鮮卑多亂邊始寧。王美人生子協何后酖之而協養於董后。十五年春正月糾墨吏二十六人者皆邊郡之無樹於內者矣其吏民並詣闕上訴貪保而廉莫之容也司徒陳耽乃歎放鴟梟而囚鸞鳳。大疫。秋七月孛太微。議討板楯益州計吏曰自秦世以功復永初以來平羌蕩寇尤

賴之其勇而爲國用也長吏重賦聚之叛耳牧守理明將自輯以曹謙守巴而靖。八月起四百尺觀。

十六年夏大旱。秋河溢。岸崩。神事下流則姦人挾之而扇疑以符咒愈病者鉅鹿張角也跪拜首過而發水沛張陵巴張修斂五斗米焉布徒流教以盈司徒楊賜知其聚亂勑州郡還流民而討誅其渠帥未之或省也定部三十六方乃告大方馬元義收荊揚中常侍封諝徐奉爲之應司隸案誅則諸方並起。

十七年改中平春二月角及弟寶梁稱天公地公人公將軍黃巾燔刦天下響應。三月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皇甫嵩議解黨禁以順人心出中藏錢西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數右正而直諫因謂帝曰今不赦使合於角變滋大矣乃解錮。遣中郎將盧植討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詰諸常侍以諝奉事皆叩頭求退黨正通賊之是非帝至是宜亦有明焉誅賞新而天下更治矣而以怒殺呂彊向栩及郎中張鈞則皆刺譏左右而申救黨人蓋帝弱於志父張讓而母趙忠後宮列市以佚遊爲大政在之矣故桓循可以人輔帝雖有漏明而終錮也亂故以稔而亡。嵩儁未屬黃巾波才先敗儁而圍嵩長社嵩視營在草間外銳士而火發之賊既潰散適騎都尉曹操至

夏五月嵩儁操合擊破黃巾平陳及於汝南操沛譙人父嵩騰養子故或曰夏侯氏汝南許劭月旦有評操少詣得治世能臣亂世奸雄語而自負矣舉孝廉爲郎以平賊功遷濟南相。儁護軍傅燮以中訌難與成功也上書戰則必克但恐不正誅而將不任。交阯殺刺史漁珍也賈琮之廉往而平。盧植走張角於廣宗塹圍垂拔小黃門視軍不獲賂代以董卓棄功。秋七月張脩反。八月抵卓罪皇甫嵩至而角疢矣閉營懈之冬十月潛師夜赴斬梁寶黃巾死者二億以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先零羌反涼盜羣應立北宮伯玉將軍刦名士邊章韓遂主軍政殺太

守燒州郡。儁擊黃巾於南陽宛城之據十萬圍而未克將易將司空張溫不可則斬賊帥鄭弘而入之或猶保小城儁登山望曰滅走路所以致死也解圍而首獲孫堅追斬孫夏黃巾皆破矣郡誅餘黨數千。豫州刺史王允以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而下獄。

十八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南宮雲臺災海內載寇矣用諛言。觚斂天下錢修官而鑄銅人文石材木徵之郡國以黃門有呵而折售寇餘疲民重困之淫役哉。司馬直當鉅鹿守西園以清名減責至三百萬悵民父而忍割剝以稱時求也書上自殺。名益應黃巾而起常山楮飛燕代

張牛角衆至百萬爲擾河北曰黑山不討而使以中郎將領山谷事以掠而錫爵始之矣。三月廷尉崔烈負司徒望者也惟入西園五百萬用騰譏於銅臭。涼並寇三輔方遣皇甫嵩司徒烈議棄涼州傅燮請斬之曰委勢強敵夏六月論討賊功惟宦者十三侯。秋徵嵩還張溫代破虜而董卓爲之屬。冬十月以譏切宦官殺諫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十一月董卓表章遂於榆中不受周慎之代。追屯扶風而拒詔召久之見張溫而不遜孫堅時參軍曰張語志異密請斬之而溫不忍姚伯子曰卓以無君而無上縱之以吞噬小仁之蓄毒也故堅爲見幾而溫不可以語盛德。造萬金堂於河間內溢而私一家之富是時也

十九年夏五月晦日食。冬徵還張溫董卓乃得專其兵

二十年春二月何進弟苗以河南尹破梁陽盜爲車騎將軍兵柄並在矣。韓遂殺章伯玉幷衆破隴入涼州進圍漢陽狄道人王國招太守傅燮降不從而鬬死國遂以其衆掠三輔。周舉稱天子於漁陽故泰山守也中山相張純不獲將於張溫故奉之以連烏桓檄帝避位。冬十月孫堅爲長沙太守以討平反者區星封烏程侯。

二十一年春二月字紫微。黃巾餘寇太原河東。屠各胡寇幷州。太常劉焉請易交趾刺史以牧伯以亂圖寧

身焉。侍中董扶曰天子氣在益州也更求得之刺史鄧儉方以煩賦死亂從事賈種却賊迎焉徙綿竹以惠治宗室劉虞亦以刺州得民爲幽州牧是時皆本官居任耳未幾亂離據者竊以抗天子矣。南單于羌渠應詔配兵劉虞以討張純也國人不樂而弒之。將巡河間冀州刺史王芬聞天文宦者厄將間之以黑山起兵大誅戮奉合肥侯爲易位惟曹操策其無成也。太史奏赤氣夜見有陰謀止駕罷芬兵而徵之自殺。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黃門蹇碩典上軍曹操袁紹皆在屬焉。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十一月王國圍陳倉復皇甫嵩左將軍。騎都尉公

孫瓚討走漁陽賊。嵩至師。卓請兵。嵩曰。敝之堅城。二十二年。春二月。王國退而蹙之。卓謂窮寇勿追。嵩曰。避銳所以擊衰。獨進而捷卓所用以爲隙者也。以少府徵。曰。爲羌胡所留。以冀州牧。使去兵。曰。恩能懷士。使奮命。其觸突擇肉之思。已見於輕拒朝廷。已嵩子鄲曰。卓敢逆命。度京師政亂。而懷奸也。且隙開矣。誅之。及衆未附也。嵩不用。而以聞。卓竟不奉詔。劉虞購得張純首於鮮卑。公孫瓚請滅烏桓。而虞主招降。以不悅。夏四月朔。日食。帝謂辨也。佻故太子不早定。疾則以協屬蹇碩。使殺何進而立之。姚伯子考靈事。迄於終。無非造亂者也。碩使進西討。進

使袁紹收徐兗兵。而帝崩。碩召進。潘隱告之。進疾至。引兵屯。故辨得立。何以太后臨朝。而協封陳留王。袁隗太傅。並進錄尚書事。袁紹謂進。悉誅宦官。納引名士。時進又以誅蹇碩。領其屯兵。夫帝。何出也。后柄內。進之外勢且全。非若武蕃之伏戎而多制也。然何非德族。而進才庸。紹包禍心。故妄撥亂機而速漢僨。董后忿言。以不獲與政。五月。進遷諸河間。六月。暴崩。秋七月。紹謂進曰。五營皆中人。竇武不獲其用。故不克也。今權在將軍。而士卒樂死。此亦天時已進入言。太后婦人。難楚楚對士大夫。進母及苗。反入宦官賂。爲間說。或言大將軍專擅。欲弱社稷。進外爲名。而中怯。既不獲后命。又多內牽。紹恐其中變。而禍及已也。謂進召外兵。太后可脅。主簿陳琳曰。大事不可詐立。以將軍之權。速發立斷。無不集也。而委柄外授。強者自雄。階之亂矣。曹操聞而笑曰。何公舍一獄吏之任。吾見其敗也。所徵董卓。鄭泰盧植固爭。不從。私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卓蓄逆已久。方駐河東。觀時。聞召即就道。急得其所欲爲也。是時騎都尉鮑信。起泰山之師。東郡太守橋瑁。武猛都尉丁原。皆將數千人。應原燒孟津。火照宮城。太后猶未從。而苗右宦官。與進梗矣。卓至澠池。止之。不奉詔。行軍夕陽亭。紹急進曰。不早決。復竇氏矣。於是以紹爲司隸。王允河南尹。卓兵至平樂觀。且有奏。然後太后盡罷諸常侍黃門。令詣進謝。此時也。誅之。猶懼不能退外師。而進懦忍。顧輕身入禁。使段珪張讓得斬之戶下。無獨行不反之志。決機成務。何如調以待能者。而輕危身以亡人國哉。詔易司隸河南尹。尚書請大將軍。擲進頭曰。反者誅矣。吳匡袁術。引進部曲焚南宮青瑣門。內外妄發。而邪正相蹂。讓珪以帝太后陳留王。複道入北宮。太后自投。衆斬何苗。以異大將軍敗其事也。紹閉宮門。斬二千餘人。或無鬚誤死。兵攻省內。讓珪復以帝陳留王出穀門。從者惟盧植閔貢。夜及河。讓珪死水。然後帝得逐螢南還。且卓以兵及之北邙。公卿

有至者。卓見中外單弱。宣其不臣。詔却兵抵曰。何却兵之有。欲遂代漢。先廢立。曰。帝語不了。王九歲。顧能顛末其言也。還宮。失傳國璽。鮑信至。說紹襲卓。及其疲也。紹辭不能。信還。然卓步騎實三千耳。夜出晝入。環爲詐。惟進苗疢。兵無所屬。二袁不之收。卓爲歸呂布斬丁原。以其部隆。然後卓眞雄矣。夫紹亦知卓怙強久矣。引非敵而逞亂。獨何心也。卓辟蔡邕。周歷三臺侍中。嚚謂紹曰。董侯勝否。抑劉氏種。不足遺也。紹以正對。脅之刀利。紹亦引所佩曰。天下強者。豈獨在公。懸節奔冀。九月。會言廢立。盧植曰。上行無失德。袁隗附成卓議。既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

留王。遂遷太后永樂宮而弒之。夫后不忍卽裁於宦官。究其禍忍乃大矣。君子鑒於實何愼無婦人謀。公卿子弟爲郎侍殿上。以更宦官。卓圖改物。乃假收人心。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封鄠侯。則遣祭蕃武錄復黨人。冬十一月。爲相國。用殊禮。則遍召名士。獨申屠蟠不至。荀爽自平原相爲司空。楊彪司徒。黃琬太尉。韓馥冀牧。劉岱刺兗。孔伷刺豫。張邈陳留太守。張咨南陽。衆望畢敘。以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言也。購紹方急。毖瓊曰。袁氏四世恩樹於天下。足爲亂。不如靖之。以一郡。乃授紹渤海太守。術後將軍。曹操驍騎。然卓不戢其兵。爲虎噬。使洛民苦虐。亦其識量之所限也。行惟以天下究欲。術奔南陽。操刺卓不中。變姓名。散家財。得五千人。起兵陳留。

獻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兵起。討董卓。衆推袁紹車騎將軍。爲盟主。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主餉。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術屯魯陽。夫召卓啟亂者。誰與因衆推。用其鋒以迅掃。未足贖罪。而遷延觀望。當是時。鮑信謂操天授。卓弒弘農王。欲發兵東拒。鄭泰故止之。非才無敘。不能稟令。乃謀西遷。延之歲月。而紹輩無興隆帝室之志。故在屯而私據是圖。以

遷都會議。策免彪琬。而王允爲司徒。斬瓊毖。曰。賣卓。所勸舉皆相圖者。京兆尹蓋勳勸皇甫嵩舉兵。曾徵至。長史梁衍曰。就徵必危。西迎天子而討逆。袁氏迫其東。擒卓成矣。不聽。蓋勳不能獨立。偕往。嵩溫皆屢有制卓之機。執小諒而失之。卓燒宮廟。盜藏陵寢。民財搜既。而蹙之以徙環雒。而赤二百里。路死相籍也。三月。王允以護駕。先卓至長安。內布謀卓。而外彌縫。悉心於王室。殺太傅袁隗。孫堅自長沙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至南陽。斬張咨。以合於袁術。術據南陽。表堅豫州刺史。劉表以詔刺荊。畏術因宗賊收地。問計蒯越。越曰。民苦其暴也久。使君明德

遠聞計誅其無道而撫用之人有樂心矣八郡既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斬賊十五人定州徙治襄陽然收地而已未足論進取也 屯師不前曹操曰卓不假帝命東制而西還肆虐用震動海內義兵一戰而天下可定也引兵獨進戰卓將徐榮於滎陽盡日中流矢而還曹洪授馬曰天下不可無君榮亦還見師少而鬬健恐東兵且大乘之也操復陳進取略渤海引河內以臨孟津酸棗諸將據敖倉全制其險南陽之甲入武關以震三輔以順誅逆示之形勢皆不從而退屯曰粮盡解兵勤王不終退而爭地

劉岱殺橋瑁 袁紹兼青州使臧洪領之 夏六月卓壞五銖鑄小錢 蔡邕爲卓議省孝和以下廟號姚伯子以是爲可久矣 冬遼東太守公孫度擊服高句驪島桓越海收東萊稱平州牧曰漢且絕自侯也立廟承制僭擬人士多避地者若管寧邴原王烈之屬 劉虞甚能其民以爲太傅不達

二年春正月紹將奉以爲帝不從請承制則欲北奔乃已時操術不然紹議 二月卓稱太師 孫堅屯陽人戰斬卓將卓請和曰逆天必夷之三族進軍大谷卓出戰敗之諸陵間卓却屯澠堅遂至洛蠲祀出壐甄共而邀卓卓憶堅能分置屯而西堅修塞諸陵而還陽人初捷術將飢師

以敗功堅往激以家門然後繼餉當海內並起以誅卓進師者獨孫曹而二袁卒於無成者惟志不在天下也 夏四月卓至長安 張揚向進時爲紹募兵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節其糧逢紀謂紹出公孫瓚師紹以幷冀而走馥

鮑信謂操曰紹不討賊而專利又一卓也且規河南待其變乎因擊黑山之寇東郡者破于毒白繞睫固十萬之衆紹表操東郡太守 單于刦張揚叛紹卓以爲河內太守 冬殺衛尉張溫 帝之西也苦卓而冀東迎使劉和起幽州之師術止和而使以書達虞遣騎往瓚弟越亦將兵至術奪和兵虞瓚之釁以深堅之入洛紹使周昂襲其陽人 越以助堅走昂而死瓚故怨紹數其惡而攻之州郡多應乃改署刺史而收青冀當是時昭烈皇帝備始以瓚表爲平原相從田楷徇青州有功也 備有平天下志出在孫曹後操智堅略而備允孚於節義關羽張飛少相友善爲其司馬夜寢同而終日侍立在稠衆中至於周旋艱險死生無渝所以激發其臣忠備必有獨至焉者矣趙雲擇事紹瓚間乃從備爲主騎兵 紹以瓚難遵術而結表堅故擊破黃祖進圍襄陽以久於射堅破而備勢微故操無敵者而基以早定過則在二袁之搆兵也 朱儁移書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兵應之屯中牟 劉焉以米賊

張膺爲督義將軍，合掩漢中，斷斜谷閣。

三年春正月，卓遣西時所置安邑部將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朱儁，潁川掠無遺民。韓魏之故爭，則爲天下戰樞也。荀彧先亂北避，歷紹而從操。操曰：吾子房也，以爲奮威司馬。彧初負王佐才，擇君乃爲操謀主。袁紹大敗公孫瓚於界橋，斬其所置冀州。卓怙愎虐，其所睚眦有違，則手刃。勇呂布而子之，擲戟也者，微拂焉爾。布爲卓守中閤，負慚未露。王允黃琬與僕射士孫瑞有密謀矣。布謁情於允，激之內應。夏四月，大會朝，卓衷甲設衛而入。布從車。瑞授之詔，布使勇士爲衛服北掖。卓至門，刺脅傷臂，墮車。呼布，布

曰：詔討賊臣，斬卓。宣詔曰：卓外，勿問也。衆呼萬歲。尸者燃其臍，卓起天下之兵，棄京西徙，而又不靖。僭驕狠傲，以離其人。築塢於郿，具金銀寶貨，穀裕三十年之積。歸重爲營窟，乃速滅耳。詔允錄尚書事。於是下蔡邕獄，獨爲卓歎。而出荀攸、鄭泰、种輯，則謀刺卓而覺者也。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黃巾百萬寇兗，餉掠，鮑信謂劉岱：清野以離之。岱不聽，而戰死。陳宮曰：兗州無主，可資以收天下。說別駕治中迎操，至則破降賊衆三十萬，而兵其精。朝以兗授金尚。操擊走之。允疎慮於爲長者，以卓部曲爲無罪，不殺也。士孫瑞請赦以安其心，則曰：是名之惡矣。罷卓置屯，或進言曰：解兵開關，人必自疑。領以皇甫嵩而安矣。曰：安涼州，而疑天下之心，不可。傕汜求赦，不得命，而實無誅意也。坦心不爲備，賈詡策傕汜報仇，道收解兵，比至長安，卓故部曲合之，遂以入。呂布拒戰城中，不勝，招允去。曰：朝廷惟允之依，今死社稷矣。敢藉告關東諸公，勤念國家。乃扶帝登宣平門，圍門，允下與賊語，而死。傕汜更無禮於帝，顧遣和關東。秋九月，傕汜及樊稠皆自爲將軍，莞朝政，卓所致韓遂、馬騰之屬，皆以爲將。張濟出屯弘農，騰屯郿。進劉表州牧。朱儁將用州郡之師，討李傕以迎帝，爲太僕之徵，解權歸朝。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既不南，進兵封丘，又破於操。乃走壽春，領揚州事。傕與結援，加左將軍。青州之兵，紹揩互盡其民，趙岐和使罷兵，定於紹子譚。三月，陶謙自徐修貢，進州牧，而王朗爲會稽太守，謙治中也。發貢議，操迎養。謙別將爲盜華費間，攻殺其父嵩。操爲報仇之師，走謙於郯。姚伯子曰：無已罪人得，斯已爾。乃所拔必屠，泗旁之坑以億數。則播虐矣，仇有耦而淫殺非辜。冬十月，地震，李天市。劉虞悉師薄薊城，曰：所殺伯珪而已，負仁。而軍無律，爲瓚執。死北州流舊痛焉。田疇以虞使授騎都尉，祭墓而發命，瓚購而責之。疇曰：報章，獎忠義而黜異心。

非劉公孰任。既脫。盟宗從而耕徐吾山。曰。君仇必報。既歸者成邑。則條律制禮興學。化成。而北寇不犯。

五年。改興平。春正月。帝冠。請立后。曰。皇妣宅兆未卜。二月。追后王夫人。而改葬。　劉備從田楷救陶謙。而歸之。謙表領豫州牧。操以食盡還。　夏四月。復悉師。殘滅徐土。至於琅邪。備敗郯東。謙將逃歸丹陽。而兗州破。操故多疑輕殺。以直言戮九江太守邊讓。夙名也。以懼衆。徐邈爲陳留太守。紹書及之。誅疑。取兗。陳宮謀也。猶以剛忤積其不信。故官謂邈乘內空。以兗州牧迎呂布。藉其強力。可以觀時變。荀彧程昱。時守甄。知亂作。誅交通。爲守備。布至。不降者。惟

范東阿。而范令靳允。家且爲布執。彧使昱撫東阿。昱過范。謂允共成田單。允殺氾。疑自守。時棗祗守東阿。官渡倉亭。昱騎絕其津。以稽之。比至。則守已固矣。布不能下鄄。而西屯濮陽。操以還師。曰。無能爲也。而攻之。　五月。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　六月。以河寇梗道。分置雍州於河西。京師地再震。　晦日食。　秋七月。楊定將軍開府。　自四月不雨。於是穀斛五十萬。帝命糜太倉。而亦無減。知罪之在主糜者也。親煮殿前。而粥倍溢。乃杖主者。而飢民以濟。德則邁前殷矣。東迫亂勢之積。功用無所成。　操破濮陽別屯。遂及布戰。日昳。兵尺司馬典韋將陷陣者進曰。十步五步。乃白。薄而後起。多殺。操間入濮陽。則東門焚。而布至矣。騎得操。不知而釋之。突火而出。相守至九月。糧皆盡。操還鄄。布移屯定陶。　袁紹請以鄴居操。程昱曰。君度能爲紹下乎。以將軍之神武。三城尚守。激勵能戰之士。霸業猶可樹也。乃謝紹使。　陶謙疾。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大哉言乎。使諸州皆不沒利以安民。獻政可還。不則共戴昭烈。天下有主。而爭息。何至民生之幾殄也。謙卒。別駕糜竺迎備。典農陳登。北海孔融。皆敦勸之。以期諸濟主庇民。乃領徐州。然主治三年。而不克居者。出在羣雄後。而當爭衝關張趙。戰征材耳。迄遇孔明。然後講於守。抑又晚矣。　綿竹

災。劉焉徙治成都。卒。衆貪其子璋之弱也。而奉之。　孫策留家壽春。時與周瑜投契。及堅死。謁術以復仇立功。術惟使往丹陽。依其舅吳景。從兄賁。曰。精兵地爾。稍得召募。爲逕將郎祖所襲。再謁。始遣千人。表懷義校尉。然以九江太守許。而用陳紀。及策攻拔廬江。術則復與劉勳。固大失望。　揚州刺史劉繇。以策攻廬江。逐景賁。而爲橫江之屯。

六年。春正月。操敗布於定陶。　二月。李傕害樊稠之勇。會坐而殺之。羣相疑。以治兵也。傕劫帝。掠官御而縱火焉。殿府民居。公卿解和。至氾所而留。　夏四月。氾饗議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乃至一劫君。而一劫臣。矢及帝帷。傕移乘

與北塢門爲之監。操斬布將鉅鹿。而走布。欲且取徐州。荀或曰。非計也。樹國必固其根。所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則君之兗是已。夫河濟天下要。不因麥定舍而東師。使布乘虛。而東事不捷。將安歸乎。且徐之子弟。人悼喪其父兄。乃止。布宮來戰。伏麥而破之。遂拔定陶。布邈奔徐。張超守雍丘。操盡收兗縣。布語無常。備內不悅。六月。楊奉謀誅傕。不克而去。張濟迎幸弘農。時傕以宮人貿胡兵。不獲而弱。屯池陽。秋七月。帝欲行。以濟驃騎將軍開府。而汜又梗弘農之駕。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爲其下所殺。

汜欲脅帝入鄠。侍中种輯。令楊定楊奉董承爲新豐之會。

汜棄軍入南山。冬十月。曹操爲兗州牧。列營爭得天子以取重。董承以帝入奉營。至華陰。段煨具儲待幸。楊定攻之。曰。修隙。則傕汜相招。得所欲已。同行爲不平。傕汜至。復以濟合。十二月。帝如弘農。傕汜濟追諸東澗。從官多死。兵符策典籍喪。既承奉密召匈奴。及李樂韓暹胡才各以騎至。而敗者更甚。李樂曰。惟帝御馬。帝曰。舍百官而去。此何辜。止營。夜船過砥柱。出孟津。爭舟掬指。跲籍而死者。皆扈從也。入李樂營。居之棘籬中。河南太守張揚朝。餉米。而長安中無復人跡矣。將謀遷洛。而奉樂不協。沮授請紹。奉天子即宮鄴都。以號令諸侯。紹不聽。授曰。將有先爲義者。此亦主之時也。袁術奢以瘠其民。而忘大計。朱治啟策取江東。表以爲折衝校尉。策收兵至歷陽。周瑜自丹陽來迎。助之資糧。拔橫江而南渡。所向皆破。而師行有紀。菜茹莫犯。勞問者。必有以尉諭之。人既憶堅舊。皆願爲孫郎死矣。遂拔曲阿。走劉繇於豫章。收兵下縣。從軍者戶復旬日得二萬人。呂範請爲督。袴褶執鞭。示儀。曰。衆不可以不肅也。取吳郡。使朱治據之。委政張紘張昭。送使居守。猶師友也。尤喜人稱子布之美。操取雍丘。張超自殺。東郡太守臧洪。故於超。不獲救。抗紹而死。陳容之死。則又以義。洪紹坐皆歎姚伯子以見黨人之遺節。公孫瓚志溢

於攘。幽好惡多反。紹以青冀襄之。不忘全思。鮮于輔者。虞故吏也。以羌胡破漁陽。知仇可復矣。則率以迎劉和。合趙義兵。以大敗瓚師。代廣陽上谷皆應之。瓚志餒。爲遁身計。於易塹京十圍。窟之而積穀。瓚備同學盧植。備故依之。以起。既備困而愈奮。瓚乃一跌不振。

七年。改建安。春二月。張揚使繕修洛宮。夏。諸將始順。袁術攻徐。備使張飛守下邳。而距諸盱眙。呂布餌術。誘襲走飛。既術不繼。餌備約降。布遂與之擊術。布領徐。使備以隊州刺史居小沛。秋七月。帝還洛。張揚先諸將還野王。曰。使天下共有天子。公卿具。不當復與朝廷事也。留者韓暹

董承百官披棘採稻或飢死墻壁間。曹操謀迎天子。荀彧贊之。其言曰。奉主上以從人望。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大義以致英雄。敦操先時而已。曹洪將兵西迎董承。隘之。董昭爲操書與楊奉。操乃入朝領司隸錄尚書事。賞功誅罪。而旌死節。所謂秉至公以服天下者。操知甫安難動。然洛留。勢仍客。不可以令。故遷許。立宗廟社稷。居重而權其權。彧之所謂順民心者如此。自爲大將軍武平侯。天子守位而已。自是征討以漢。有捷英俊固多歸之。然得士。彧攸止耳。孔明公瑾之徒。固別有以觀變也。孫策進兵會稽。王朗拒之。固陵。從孫靜言。道查丘南據其內。而降朗。領其郡

虞翻。故忠於朗。仍其功曹。而加之禮。翻規策輕出。猝有林麓之變。冬十月。操攻走楊奉。詔書責紹。務廣地而不勤王。紹爭班讓之大將軍太尉。而自爲司空行車騎事。荀彧爲侍中尚書令。所進智謀士。則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操與攸語。得公達。天下何憂。謂嘉。使孤成大業者也。北海太守孔融。地奪於袁譚。操表將作大匠。蓋志靖亂而力不逮。其尚昭烈於二袁。識固傑矣。時違厥志。而苟功巧合之徒傳爲才疏。棗祗建策屯田。操使爲都尉。任峻與農中郎將募民許下。歲得百萬斛。則國不以漕貧。姚伯子曰。周畝百步。其下收斛。千里而井百萬。收之公田者。歲萬

萬已。故內足而無外給。三代所以經略其甸服者。至裕也。州郡例置田官。各委其所。倉充待需。則軍不飢於餉。蓋亂離交征。而農廢。紹也。桑椹。術也。蒲蠃。則負衆而散於食盡者。不可勝數。姚伯子曰。安民而威敵。屯田所以飽其氣也。故國必基之興。後世惟屯喪其實。故敵至而不能戰。袁術和呂布而攻劉備。紀靈之師三萬。布曰。使紹北連泰山。而吾在圍中。既射戟解仇。罷紀靈兵。見備衆。又忌而攻敗之。備歸許。操表豫州牧。或謂操。即圖備。郭嘉曰。負害賢名。即益之資糧。使收沛。布復合於術。張濟敗死穰城。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賈詡見表。曰。平世三公才也。表愛

民保境。學士藪焉。乃立學明經。作雅樂。然來依者。免亂而已。皆知其無能爲也。

八年。春正月。操擊降張繡於淯水。道納濟妻。而降人不服。傷矢而走。以喪長子昂。平虜將軍于禁。以在奔而整。見器。當是時。操以兗豫居土中。紹負之左轉。以交於術。如環西缺而肉厚。天下之勢可知已。故操與彧經略。先必剪布。而操曰。紹於兵交。連關隴。結蜀漢。則五一之勢也。或曰。關中莫能相一。寇強者韓遂馬騰。可謀臣撫也。鍾繇以司隸和輯關中。納質而後東征。光武時明以代漢當塗高。論公孫述。至袁術曲說當之。以索璽孫氏。謂其世服役也。

虛指江南以爲土。故地局淮南而行忿。主簿閻象處士張範正論相折。聞之孫策。策絕之以書曰。主上迫脅強臣耳。無桀紂。而敢言湯武乎。且天下同疾董卓。猶未聞斯言。術以發疾而不悛。稱帝置百官郊祀。 三月。袁紹兼督冀青幽并。 陳珪說布離術歸操。會有左將軍之命。遣珪子登入謝。謂操曰。布寡謀而輕躁。可早圖也。以爲廣陵太守。令隱其計。而圖之。時術使張勳連師韓暹楊奉。珪使內攻而敗勳。 術滅陳王寵。漢宗之獨存亂世而賢者也。 以孫策爲會稽太守。使討袁術。 秋九月。操擊破術軍。走渡淮。而袁。許褚降。操勇之。以爲都尉。 操以袁楊婚。下故太尉彪獄。孔融曰。四世清名。以疑似加罪。其如民望何。 暹奉掠徐楊間。爲備誅。郭汜胡才李樂。亦皆別死。

九年春。操擊張繡圍穰。 夏四月。李傕誅卓黨乃盡。 紹艷操權。然後知天子在者重。請徙鄄而不得。田豐曰。早圖許。爲奉迎也。紹猶豫。操乃歸矣。 秋九月。布復爲術攻沛。則操以東師。備走遇於梁。 冬十月。操屠彭城。陳登以郡兵先驅。布不逆擊。而延軍。操戰勝下邳。遂引泗灌之十二月。布降。操將緩縛。備曰。不見其事丁建陽董太師乎。遂與陳宮騎誅張揚以救布。不克死。布無常而安誤。窮歸備。而撓亂其中。以有術也。而術備卒莫自必。以隕身。使備東西竄。不克獲盡徐民之用。以早成功。是其罪之大者也。 以備爲左將軍。 策使獻方物。以爲討逆將軍吳侯。嘗肅棄術東城長。從之。策禽祖郎太史慈。皆除恨錄用。劉繇衆奉華歆。未成。遣慈也覘。或憂其不返。策曰。子義捨我。誰從慈還曰。子魚德良而乏略。不能定也。策決西併。 公孫瓚無敗誅。屯營竝濟。紹伐之。徑圍易城。

十年春三月。黑山張燕救瓚。期舉火。紹覆而遥燎。致瓚出而敗之。隧京焚樓瓚。乃自殺。鮮于輔率其衆以從朝命。劉備既受董承衣帶詔。而從操食。操論英雄曰。使君與孤耳。備失匕。 袁術中貧於稱帝。燒宮走死。小夫也。以宮室妻妾飲食衣服。極帝王盛事。袁胤以其衆奔廬江。傳國璽始上。 袁紹以攻許大簡。監軍沮授曰。務農息民。而獻瓚捷。操隔吾使。則有名矣。然後進屯黎陽。營河南。具舟庀器。抄其邊鄙。以撓之。我取其逸。可坐定也。郭圖審配勸進師。授曰。操居中。而我負攻天子名。配曰。授未達於時變。紹損授權。三分其所統。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還分兵守官渡。而紹師未出。 冬十一月。張繡降操。爲揚武將軍。 關中諸將中立顧望。御史衛覬思阜民以微之。荀彧白其書。乃置鹽官。資以市犂牛。給流民而業之。既樂豐殖。引之兵無應矣。司隸從治弘農。凡以強本弱敵也。 孫策收地盡

故吳矣。而劉表保境不出。欲窺江夏。廬江太守劉勳。方以給米怒上繚。策動之攻曰。吾兵外援。出則皖城爲襲矣。術之妻子爲獲。而部曲乃皆歸之。破黃祖。獲船六千。盛師椒丘。則豫章以震。虞翻脅取王朗之略。華歆遂葛巾相迎。江南下流。大勢略定矣。禮勳撫術妻子。而厚恤劉繇家。朗歆皆以宿名典郡。出師表所謂口王霸而無其略者。曹操屯官渡。備起徐師討之。連於袁紹。

十一年。春正月。操殺董承。去紹擊備。恐其遂得人心。以紹遲疑可緩圖也。田豐請紹襲操後。而不即行。操是以擊破備軍。禽羽下邳。二月。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今

則不可矣。械豐檄操惡而進兵。遣顏良攻白馬。時備走歸紹。夏四月。操往救。荀攸曰。兵少。必分其勢。爲渡孟津。紹分西略。則輕兵趨之矣。良逆戰。關羽望麾蓋突斬之。圍解。操因西徙其民渡河。復斬其追將文醜。紹軍奔氣。羽既知備在。拜書而奔之。操不追。曰。各爲其主。策謀襲許。因吳人之剽銳。乘虛而扶大義。雌雄正未可定也。獵中賊督而病。乃召張昭授之。其弟權。其言以吳越之衆。爭衡天下。卿不如我。英雄信有自負者。曰。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蓋度勢而示之延世之道矣。周瑜自巴丘赴喪。與張昭共決事。皆以權爲可輔也。秋。劉辟故黃巾也。動汝南之兵。備以紹師臨之。略有汝潁之間。操據寬陽安絹綿。曹仁曰。及其新將紹兵。未用命也。敗備以騎兵。紹救不至。乃以南連劉表。至汝南。觀釁者期年。其間斬操將蔡陽。紹軍陽武。將進。沮授曰。南軍銳。而北饒儲緩師。我之利也。八月。東西前營。操分當之。九月朔。日食。操戰不利。堅壁。乃爲霹靂車。發石。地道長塹。以距。而糧盡士疲。民不堪於征賦。操與彧書。議還。彧報。我退而紹必乘勢去矣。劉項所以當權竭食盡。猶相距於滎陽成皋也。且紹軍盜於我者半年。情見變生。用奇取勝。此之時已。乃遣焚官渡之餉。

冬十月。使淳于瓊復運。沮授請以支軍防鈔。且勝負未

決。操師尚可堅壁。老也。許攸曰。操悉師而許空。可乘也。拔許。奉天子以討。操成擒矣。皆不從。而以微文收攸家。攸奔操。而心腹並傾。操爲守。而間道蒙河北護糧者。以圍也。紹不救。而攻營。則操焚燬斬瓊。還示之馘矣。軍恟而大潰。紹士多南奔者。紹騎渡河。授走不及而死。操盡收紹圖書珍寶。計得矣。復阬降至於七萬。故尚論三雄者。武操而並甚其不仁也。紹至黎陽。殺田豐。惡其言之驗也。而謀士盡矣。李大梁。張紘在許。操謀伐喪。而知其不可也。以權討虜將軍領會稽。還紘爲其都尉。至則班於張昭周瑜薦魯肅。肅爲權計曰。操難卒除。若因北方多務。收地長江

所極庶幾可以觀釁。權并小將之兵。以呂蒙整練增其領納功曹駱統言。而勤接納。士必極其才品。以爲任用地。劉表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張魯并張脩據漢中。益州從事趙韙作亂。皆以璋爲柔闇也。郡多韙應。

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操將南師。荀彧曰。不即定紹。且收燼以攻吾後。夏四月。擊破紹新亭。秋九月。備以操師汝南。奔荆表。郊勞賓禮。使屯新亭。而軍事不及。是以撫髀肉於表坐。歎功業之不建也。趙韙圍成都敗死。張魯鬼道爲民治。以祭酒易長吏。三原而後行刑。人狃其易也。以取巴爲漢寧太守。

十三年。春正月。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紹死。初紹志立少。以後妻也。故早居長子譚於青。中子熙幽甥高幹并。惟少子尚侍。逢紀審配以遺命立尚。譚殺紀。然操攻譚。尚猶救之。尚遣郭援徇河東。多下。發使馬騰鍾繇方圍南單于平陽。故不退師。則騰子超擊斬援汾水矣。單于亦降。備北侵至葉。與夏侯惇遇。燒營而誘之。惇入伏而大敗。

十四年。春二月。操攻黎陽。敗走譚。尚夏四月。進至鄴。不遂攻也。曰。緩之使爭。偽南師。譚欲掩其歸。尚不可。則攻之。別駕王脩曰。鬬人顧自斷其右手。秋八月。操師及西平。則尚走譚平原而圍之。辛毗如操請救。顧審導之北師。操約聘譚女。冬十月。至鄴。平原圍解而還。權伐黃祖破其舟師。以山越扇起而還。並列黃蓋韓當周泰呂蒙於劇縣。南部都尉賀齊討建安漢興南平。料出兵萬人。

十五年。春正月。操濟河。通糧淇水。袁尚猶使審配守鄴。而攻譚。操即絕其糧道。圍鄴。夏五月。塹漳而灌之。秋七月。尚遁。則求降。不得矣。衆潰。奔中山。八月。操入鄴。審配罵辛毗而死。操出涕於紹墓。九月。操領冀州牧。高幹降。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按籍得衆三十萬。對曰。冀方塗炭久矣。獨先意甲兵。豈士女所望哉。初起時。操紹相謂。紹曰。北盡戎狄之利。南據河以爭天下。操曰。苟有道以任天下之智力。無之不可。冬十月。孛東井。十二月。操攻拔平原。譚走南皮。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丹陽賊殺太守孫翼。而妻其妻徐。且召劉馥於合肥。徐盟侍養者。墮服爲期。拜交而斬之。以其首奠。且全郡侯權。以智成節。而國家賴之。烈若徐者。不媿婦矣。

十六年。春正月。操斬譚南皮。郭嘉請辟四州名士爲掾屬。焦觸逐袁熙。以幽州降。熙尚俱奔烏桓。夏四月。黑山張燕降。冬。高幹復絕於操。守壺關。

十七年。春正月。孛北斗。操擊斬高幹。尚出烏桓。師欲復地。操鑿平虜泉州渠通運。

十八年。春。操侯其功臣。　擊烏桓沮行者曰深入啓荆師。郭嘉曰備表不相任用。尚因蹋頓招其死主之臣。苟冀非我有已。遂輕兵兼行。次無終。雨淖道虜守蹊要。田疇導出盧龍。達柳城。秋八月。登白狼山。擊斬蹋頓。降烏桓衆二十萬。尚熙奔遼東。公孫康獻其首。九月。還。寒旱。士糧馬嚙氷。乃賞前諫行者。以乘危爲幸也。田疇辭封曰。未遂本志。敦諭乃受議郎。　表不從備襲許。操還而悔。備曰。事會無極。無失後圖可也。　冬十月。孛彗尾。　曹孫業垂成。士爭效矣。有獨潛隆中。靜志濟世。不苟身輕出者。琅邪諸葛亮也。管樂自比。司馬徽謂識時務俊傑。龐德公徐庶並推異焉。

備渺俗索契。聞伏龍鳳雛者。冀得與共安天下。庶誘備與論士。然後知孔明臥龍也。枉駕三顧。而後得見。姚伯子嘗即其陳志矣。謨而知取天下有局。變化在亮胸中者。其矣。雖有遠志。必近其基。操兼北土。定策取荆。披揚益而左右搖。歲月一統矣。由關入蜀。而東浮。秦用之并楚者。權合荆益。偏完。而後無虞北首。荆和吳。則掩洛蹤許。爲捷。兼益。駐雍而東。開關。是高帝舊軌也。璋表有基。而昧其用權之瑜。肅達者。而隔黃祖。操未并荆。則備勢猶可從萌芽張也。故亮策備。不必急與操角。和吳以收荆益。而天下可定者。柄在我矣。故曰。漢室可興。斯言也。豈三分鼎足局者乎。使備得早聞牧徐。即務治而不惡戰爭。英雄豈遂無用武地。故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失之而死。得之則生也。會飛羽不悅。明以告之。

十九年。春正月。操作玄武池。肄舟師。　孫權取江夏。斬黃祖。甘寧之謀也。寧不用於表。而祖凡人畜之。故贊權西師。

夏六月。操以爲丞相。罷三公官。崔琰毛玠爲其東西曹掾。舉士以清正敦實斥華。或謂過矯。然財訓於荐亂。儉之義爲隨時也。操主簿司馬朗弟懿。有時名。不應辟。脅以取首。而出之。爲文學掾。胷有城府之幽。操眷日深。而不覺。

馬騰徵爲衛尉。子超猶統其衆。　秋七月。操伐荆州。

孔融以古制建論。王畿千里。正人多附。操惡其議且逼已。而族之。　劉表以後妻移愛。出長子琦江夏太守。而卒。寇張其郊矣。少子琮嗣。當操之至。蒯越之徒競進亡策曰。將軍逆抗順。弱抗强。恃備耳。然備不足以當操。荆在曹。備即足以當操。荆且在備。不在將軍也。九月。獻州新野。操遂進。及於宛。或勸備攻琮取荆。備不忍背表托。泣墓而行。比至當陽。人士義而從者十餘萬。行且須曰。濟大事者在人。衆不可棄。遣羽乘船。期會江陵。　王威言於琮曰。將軍降。而劉備走。及其無虞也。得奇兵數千。威嗌諸險而操獲矣。故勝敗相倚。惟難其人。　操輕兵及備於當陽長阪。備棄妻

子走徐庶以母獲辭歸曹飛斷後據橋瞋目決死操乃却到夏口雲抱禪與羽偕會劉琦亦以萬人至亡地而衆爲義用　操進軍江陵大收士而益州別駕張松致教不獲禮歸則勸璋結備　冬十月朔日食　劉表之喪魯肅請以弔覘若表子降心從備可盟好也如有違離圖之及此時得命急行而荆已降迎備長阪致慇懃且言權明仁可依也勸備自結共濟定交於亮引子瑜友也孫劉之好惟肅始之　備任樊口操將順江東師亮從肅見權柴桑激語觀權而權沛然曰豫州抗志濟世孤願以全吳其人制也計今非豫州莫當操者其如新敗何亮曰長阪雖敗戰士還聚關羽水軍皆精甲也加以江夏則任戰者數萬矣操敵士爭利日三百里率爲彊弩之末且水戰不習荆兵心叛將軍恊規破之必矣三分鼎足機定今日權默有當於亮言操張權書曰水軍三十萬造吳會獵張昭中怯會羣臣色沮謂長江失險則議迎惟魯肅謂誤國者不足與計事周瑜自鄱陽召至謂權漢賊今送死耳馬韓之後忠不恤舍馬趨舟敗道多矣馬寒乏藁士久生疾孫權乃知與賊不兩立拔刀斫案謂言迎者如之瑜即夜謁敵實曰羣臣襲虛聲耳精兵五萬當足取勝權乃拊瑜背謂天以卿子敬贊孤彼乃各顧其妻子撤親衛士僅得三萬周瑜

程普分左右督以遇操於赤壁是時孫劉師數蓋略相當操師少却陳舟北岸銜艫相接黃蓋曰可焚也降約而具火舟航風北進傳者火延陸營並燼而師迫之操羸士籍泥以走華容道而危不免可以知勝敗之數矣備瑜並至南郡操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而還瑜大破仁兵遂相拒北岸　十二月權圍合肥　備表琦荆州刺史下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所取郡荆之半矣廬江帥雷緒以所部歸亮拜軍師中郎將督及郡稅轍蓋委之兼統　權分丹陽會稽置新都賀齊初爲其郡太守破賊林歷山也

二十年春合肥不下權欲突敵張紘曰是偏將之任也願抑勇而思王略三月以救至還　秋七月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還　周瑜走曹仁以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呂範呂蒙之屬皆阨上流要津既退北師其勢固欲全據江流以爲固　劉琦卒備表權徐州牧權亦以荆州表備然四郡者其所固有爾備駐公安婚權妹而房陳兵非所樂也斯時也瑜蓋忮備功矣　然操使招瑜不從歎其雅量　張遼留合肥夜驚令曰坐者不反靜而首謀得二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操還三縣爲讓曰以損謗議夫獻有天下操擅之邇豈在食縣四其言離兵且爲人制慕虛名者蹈實禍是奸雄本謀耳操嘗比德周

公世固不爲欺乃矜霸功曰桓文夫桓文定周而退其侯職未嘗攘土王室而專其政操未既篡者三雄未下畏其問罪之師耳　備狹分郡謁權京口求都督荆州曰藉其土實以給客也瑜表權留參之而分部其名將無假蛟龍以雲雨備還聞而噫曰孔明前慮之矣予則蹈險然勢不得已也瑜謁權操敗且內潰其憂在腹心連蜀漢據襄陽搆其中而蹙之篾不濟未發而卒遺歲則舍操而惟備養虎之憂姚伯子謂呂蒙潛圖直瑜啓之曾肅代荆州乃借龐統以耒陽令爲備治中從事所謂鳳雛者也故肅亮並薦之又僚爲軍師中郎將　交州險遠自全士氏並守

四郡交阯太守士燮之得民歸也權置步騭以啓南服二十二年春正月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相　操之不復荆師者爲根本計則次當先關而後隴三月遣擊張魯諫者虞驚關中不知操筭盡其變故不示人以幾也操師則十部俱起秋七月親從韓馬於潼關八月徐晃朱靈渡蒲阪入西河而營以東之潼者操也毋到一部人懼操喜曰聚其無主而殲之一戰也九月涉蒲以甬道達渭浮橋而南營一爲不可勝而一示弱敵入其筭矣故詭而疑之以大敗超遂追奔至於安定是操固先關中者　然瑜之策操者不死亦不得遽用南州初定非山越蠻苗之既輯無能北征　益震於不守且鬱傑者之用思軍議法正別駕張松有備志者也啓璋迎而攀張魯主簿黃權曰一國二君必危主法正得使則爲備決策龐統惡賛之備惡失信不可曰我之異操者彼急而寬彼暴而仁彼詐而忠人迎而我取其國信惡在統曰藉之定天下也已還之大封惡乎不信備西孫夫人將以禪東飛雲截還禪孫劉之隙微著矣　璋會備於涪松正請襲之坐備不可故璋以善歸

二十三年春正月操還則劍履入朝不名不趨　夷馬騰三族　秋孫權徙治建業今南都也備營壯其形勢曰鍾

山龍蟠石城虎踞然許洛遠矣利守而不利戰　權作濡須塢或言過計呂蒙曰先事豫也　冬十月操南師董昭議九錫荀彧不可勞軍而酖路當時以操隱誅之也夫彧謀魏者歸其死於漢祇爲異而已　十二月孛五諸侯備止葭萌期矣布恩以俟釁猶杖信也龐統陳取蜀三計曰不且大困會權徵救濡須備使請資糧蓋用統中策惡之罅也璋不悉從則惜財吝賞聞而士怒璋誅松絕關然後名其無禮召斬白水將進據涪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操至濡須口權以整禦遺之牋春水方生足下不死孤亦不安操還懼權略其民也命徙濱江則

自廬江至於廣陵皆驚而東渡合肥以南惟皖城江淮蓋
既脫已。夏五月操爲魏公加九錫封包十郡。璋使拒
備者吳懿李嚴費觀皆相繼降進圍雒城諸葛亮聞而與
飛雲泝流羽乃獨留守荆州矣。秋馬超以羌胡入涼州
敗夏侯淵之師或乘其出戰也閉城戕其妻子乃奔漢中。
魏既稱公則立宗廟社稷置尚書六卿。
二十五年春馬超圍祁山夏侯淵却之。三月魏公位諸
侯王上。呂蒙伎皖屯曰田肥美不可使魏增其衆夏五
月雨水以破皖城而盡俘之衆乃以廬江太守屯尋陽。
飛克巴東壯太守嚴顏而釋之分道雲從外水各定所歷

迄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而二道之師並會矣馬超亦自漢
中來降使簡雍入言城中之士尚可戰且守也璋不忍以
民鬬而出降備悉帑使以振威將軍居公安致禮焉使大
業基定其所成信於璋者可知也。備入領益州牧授亮
軍師將軍用人惟才不舊以疑不侂以忌若劉巴諫迎黃
權堅守其顯用也薄太守許靖之謀降法正曰雖虛譽人
望也而改禮焉憂軍用巴請更幣爲官市或請賜名田宅。
趙雲曰大憝未除民安其業乃可征調法正明恩怨而亮
不禁曰公安北畏操東堤權而夫人伏變肘掖非孝直孰
使之翺翔哉鑒焉璋之無政而嚴其節曰法行乃知恩爵

限乃知榮惠必申威用也備嚴酒禁誅及釀具。秋七月
操南師冬斬抱罕宋建羌平。魏公入女爲貴人十二月
以謀魏殺伏完曰后有書焉兵入宮后逃匿華歆破壁取
帝顧后被髮徒跣而過曰吾不知所畢命矣遂弒之及二
皇子。
二十六年春正月曹貴人乃爲后。二月操西師。夏五
月韓遂爲其下所殺。赤壁捷後權即謀西兼屈備正辭
而止既有益以備爲譎已也使言還荆曰得涼以相付權
謂誑言引歲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則備所自取郡羽殺所
置呂蒙攻取其孰直耶備至公安遣羽爭魯肅從諸益陽。

爲單刀之會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
豈得無一塊土斯言也孫劉之曲直定矣而肅曰豫州不
當一授夫徹禁三萬備衆無不及焉且非劉爲角不惕之
普喻能驤首進師乎備德在民自表時荆爲劉有衆心所
愜肅之言於茲屈矣及操攻漢中從湘東西分則除前忿
而固後約亦當從茲始矣諸葛瑾往來成言見亮不及私
秋七月操克平陽張魯封府庫奔巴西司馬懿請即取
蜀操曰人苦不足劉曄曰少緩不可幾矣諸葛孔明治而
有羽飛之將守要民且附之居七日聞一日數十驚操以
問曄曰小定矣守以夏侯淵張郃而還。八月權攻合肥

敗還。冬，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爵而不地，自此始。黃權請迎張魯，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是割蜀之股臂也。往則魯作降侯於魏，而巴置三郡矣，皆擊破其守。

二十七年，夏四月，操進爵魏王，而尚書崔琰殺，謂語若有刺焉，影動怵疑，故裁腹心以陰賊。五月朔日食。裴潛爲代守，安輯烏桓及於北略矣。南單于入朝，因留之鄴，謂內地居患其蔓而爲之制也，部立貴人，而漢選其司馬，單于衣食如列侯矣，孰知華之不可使習也，五胡之慘漢魏所胎。

二十八年，春正月，操進攻濡須，相持三月而還。權遽遣使稱降，非有崩敗而降氣從伉，圖羽之謀兆矣。始正而卒邪，故三國者，權之志也，其慶劉也，其扶曹也，以成之也。夏四月，操車服警蹕。初操妻丁，以哭子昂哀廢之而登卞，丕彰植彪皆所生也，才植而欲立之者數矣，賈詡動以本初景升，冬十月，乃立丕魏王太子，丕之保儲也，謀主吳質，而丁儀楊修阿植而覬焉，儲定丕喜至抱辛毗頸，毗女憲英聞曰，魏且不昌，代君而不戚，主國而不懼，法正進言曰，操失漢中之勢而遺守，是天以漢中與我也，急進勿失。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辨，魯肅卒，呂蒙代屯陸口，同伉者十，而臣測鄰矣，然羽嚴蒙而不失防，陸遜悉平山越。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禕間操之居鄴也，謀南連關羽，以扶帝，不克而死，姚伯子曰，惟人未忘漢也，尚禕則權斯下。三月，孛東方。夏四月，操遣子彰擊代上谷烏桓，命曰，受事若臣矣，王法從事也。備擊張郃，不克，急書益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無漢中，是無蜀也，存亡此其機，何疑亮以領蜀守，洪薦何祇，郃守廣漢。秋九月，操至長安。

三十年，春正月，備斬夏侯淵，定軍山杜襲收其衆，以授張郃。二月晦，日食。三月，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拒險，老之，黃忠期絕北山之運，趙雲爲過期出偵，十騎耳，操遇則突戰，却引還營，則門啓而靜，操退，則射發，蹂踐推突，操士所以多死也。夏五月，還備遂有漢中，所別遣孟達下房陵，養子冠封降上庸。操徙武都氐扶風天水。秋七月，備即漢中王位，於沔陽，立左右前後將軍，羽飛與黃忠馬超並列矣，委鎮於太守魏延，還治成都。羽耻非伍費詩言蕭曹之下韓彭也，乃拜命。蜀漢可控關隴，出荆師，據洛許之胸，則應者勢牽，而功易成，定局也，是時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而攻曹仁於樊，八月，霖雨溢漢，羽擊斬龐德，降于禁七軍，船攻其避水也，樊城多壞，仁謀遁，滿奮曰，郟有羽將矣，去則無復掎者，河以南皆危，乃沈白馬而守，然別將實取襄陽，許南遲應，威振華夏，乘與

勢而扶之以義也後世於斯時也疑備不東駐厚其抵姚伯子曰豈西謀關中耶。 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畏羽遂得帝而與漢議還許當是時西備關南虞荆幽冀之懷來未浹也使權全力震其東勢必落於四披而司馬懿蔣濟度權忌羽爲操謀餌以江表使躡其後。 權方謀取徐地因是改圖且入呂蒙言襲荆全長江之勢。 蒙歸疾而代之陸遜以非羽所忌解其嚴也羽安遜諛言既撤屯兵以赴樊圍。 冬十月呂蒙督兵至尋陽賈服行舟盡縛屯候故降芳士仁而羽不知徐晃救樊遏羽圍而營與仁地道飛箭相通操出漢中駐軍陵陂勝負之數且變而

權賊羽之殘至操使射樊城內外故仁守不可破而羽敗於晃退則無歸矣衆以大潰退保麥城十二月以走見獲而荆屬孫氏矣羽殺蒙遂死疾權釋于禁還璋益州牧璋旋卒。 操表權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荆州牧猶漢臣也上書勸篡厚父兄矣討陽人襲許者誰人耶且爲操劉歆何如爲備實融操以書示外引勸進者遂晶度天命曰爲周文王乎是權罪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操卒於洛。 二月朔日食。 丕立而思舊恣廢植安鄉侯殺丁儀修則先死誅矣。 立法令宦者不過著作。 九品官人置州郡中正蓋易姓已急故改物而不能需。 夏六月丕還譙大發傲於沛南陽。 孟達劉封不協達以上庸降丕爲新城太守亮請誅封以失郡憂其將爲禪患也。 冬十月丕廢帝爲山陽公魏改漢祚篡也文以禪自是始也遵操武皇帝廟曰太祖山陽公嬪其二女於魏欲改正朔辛毗曰行夏之時遵孔可也詔將軍夏侯尚以作福作威殺活人蔣濟曰臣今聞亡國之言丕文而治才劣好位秕政相望使孫劉不相敵而北向問罪莫之禦也已。 是歲蝗旱民飢十二月魏營洛將都焉令徙冀戶十萬實河南以辛毗固諫而止其半。然東京自卓後環草萊荆棘丕爲彊幹也者而以民勞。 姚伯子曰吾

終始漢事深悉治亂之關民生大也累世靖阜然後父子承育以繁其類兵亂彌沛死無逃所若鳥獸之離蒐獵邑墟族殄存者幸商嗚呼哀哉平帝元始民戶以萬計者千三百二十三口幾六千萬桓帝初戶倍而口不加其世寖末而喜析聚自卓首禍終獻帝盡民而爭者幾三十年至晉合一然後得魏戶六十六萬蜀二十八萬吳五十二萬共百四十萬餘爲十之一然息於地定者且五十年。當有倍差是遭禍此三十年間者百無一二也天之立君以爲民而至爭無民之地則所謂豪傑者豺虎而已黃巾黑山所勦掠皆在中原而操又爲虐首故拓地雖大不若吳蜀

之有其實。漢起高帝漢元年乙未。中更新莽帝玄。再興於光武以至獻帝庚寅前後二十四帝。四百一十六年。篡於魏。然明年。昭烈承嗣西方。固高帝所始封而肇基之也。昭烈系出中山靖。與光武同宗景帝。

貴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

三國

姚伯子曰。漢其義也。三其實也。

昭烈皇帝

辛丑。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章武紀元。而魏文黃初二矣。當時獻以遇害聞。發喪制服。遥爲孝愍之謚。諸葛亮於是爲丞相。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孫權徙都武昌。實鄂國。魏用家人禮。祀太祖於建始殿。封孔氏宗聖侯。罷錢而用穀帛。晦。日食。魏始不以災異免三公。漢爲羽

報。先東伐。趙雲曰。國賊丕也。魏滅權。必自服。順民心。扼河渭。討簒逆。當在今矣。而搆兵於吳。魏討必稽。不聽。飛自閬中。以師會。戍於其下。權請和。荒言耳。未聞有所效。以謝荆州及羽也。故帝不許。進軍秭歸。其衆四萬。權以五萬人。使遜以大都督拒之。而臣魏。劉曄曰。吳蜀不保小。而自鬬。天亾之。因降而襲之。吳亾。而孤蜀亦不能以久存矣。故計不可不審也。連進。建霸王之業。兩鬬有駢亾之費。幸丕未聽。然三國之局。自茲定矣。冬十月。魏徵管寧於遼東。至而不受爵。魏使策立吳王。駕入其門。諸臣不勝辱而泣。趙咨如魏拜封。以征吳問。對曰。守禦之具固也。徵及大只

明珠犀象玳瑁異香珍禽吳王具貢其魏帝。吳輔太子登以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其選也。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時強者鮮卑軻比能最。

壬寅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魏復置戊己校尉不衆而地廣財將匱於四夷之繁費兵且以分守弱此魏所以負大而常爲吳蜀雌也。黃權請先驅曰進易退難使督軍江北而帝南駐猇亭使馬良以金帛授爵五谿蠻緣山絕嶺營七百里。三月魏王子弟寄地空名而更以設衛置監意在制之隱過聞疑歎不若匹夫之樂。陸遜老漢師夏六月軍罷木石之間帝引出伏兵遜焚其營而不能

救矣保馬鞍山而復蹙之夜入白帝城蓋大敗而軍資略盡是以雖有孔明之治十年而不克北師傅容殿衆而後欣然吳不復攻亦畏魏乘亮聞敗而憶法正曰使正存必止行行且不敗魏文帝以連營知吳捷也。秋八月黃權降魏蜀道絕也。九月魏制奏事無及太后后家不得輔政皆監漢而爲防也然治以愈促者戰國不能無外權諸防密司馬氏乃得擅其兵而專用矣。魏后以郭貴嬪棧潛引春秋無妾爲夫人之禮。魏伐吳徵質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圍南郡曰登朝到而夕還兵吳告絕冬十一月文帝乃自將。晦日食。十二月吳來聘報其使

癸卯三年春吳將呂範入魏軍斬將獲生以還曹休不能追朱桓朱然之守皆五千攻者不克喪師破屯幾以大敗魏師退漢以敝於鬬吳而不能乘。夏四月帝疾甚召丞相亮而屬太子焉曰君才十倍曹丕其終定大事舍吳而專於魏討賊其志也又曰嗣子必不可輔則自取亮矣以欣各明其心而已勑禪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丞相其如父帝王致治本已挈矣喪還葬李嚴留鎮末命以副丞相者也。亮封武鄉侯領益州政事咸取決焉帝委身而不疑三代嗣主之克令終者其初未聞如斯之純也。丞相於是約官職修法制集衆思廣忠

益破嫌疑啟違覆明董和十反爲參署規勞以幹治簿書必親蓋錢穀刑獄創國尤宜慎其用也是時魏具三公不親事任而政以頹姚伯子曰明大者必窮其細規遠者必謹其近孔明蓋知制治之源。其不即北伐者雍闓爲亂於永昌郡人孟獲扇焉牂牁越巂以動故安民焉先。使鄧芝修吳好吳與魏絕交遂定去掖患而獲左手之用此孔明初志也。

後主 蓋未踰年而改元。

甲辰實建興二年也爲魏文帝黃初五。夏張溫報聘鄧芝復使吳王曰二主分治其幾乎對曰定於一主其天道

也。如魏幷。大王識天未深。戰爭且始矣。吳王喜其言誠。東道既通。遜亮之書相及也。荊州置吳璽焉。 秋八月。魏文帝伐吳。浮淮達廣陵。遙望城樓數百里。歎武騎千羣爲無用。時吳將徐盛。則衣葦植木爲之耳。兵未交。摧舟而走。暨艷爲吳選部。爬抉及幽隱。陸瑁曰。漢高棄瑕其時。而汝潁月旦乎。 冬十一月晦。日食。

乙巳三年。春三月。丞相南征。以問馬謖。謖曰。險遠未易以勢服也。動則乘吾虛。北濟於斯難。夫戰攻。心焉上矣。 夏五月。魏伐吳。顧雍相吳。詳密以爲功。邊將多言掩襲。雍曰。邀功名以爲身。非國之利也。王常爲酒逞。每宴。雍以嚴

示。 秋七月。漢師入自越巂。斬雍闓。生致孟獲。示而遣之。七縱七擒。乃嘆天威。保不復反。蓋用謖策之服其心者也。即四郡渠帥爲官吏。兵不屯。以生之詐。自是一意北伐。而無後虞。 冬十月。魏水舟廣陵。文帝望江濤而嘆天之限南北也。還陰於孫韶。喪其副車羽蓋。

丙午四年。春正月。李嚴移屯江州。始謀出矣。 陸遜請屯田。吳王曰。孤親服八牛。以當四耦。 初文帝妻袁熙妻甄。生子叡。而死郭后之讒。暨后無子。叡無母。相養而親。然太子以故不早立也。夏五月。疾篤。乃屬諸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輔之。而死。懿當明帝時。魏兵柄三世任之矣。而加之以受遺。 丕雖幸免漢討。然三加吳。皆喪師。使亮不承敗。得聲罪其初載。而能亢乎。明帝立。以爲世祖。然其治才可覩矣。 劉曄與明帝語。謂秦皇漢武儁。而無其才。 秋八月。吳王圍江夏。不克。司馬懿敗諸葛瑾於襄陽。 海南貢吳。

丁未五年。魏明帝太和元。春。大營宮室。全漢擬侈。規制而民已勞。司馬氏安受其驅已。 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欲外圖中原。而內難主德。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書。惓惓於親賢人遠小人。治亂之原。陳戒若斯之明也。掾姚伷並進文武。亮以爲忠益。 孟達謀歸。書數通。

冬。魏興太守申儀聞其謀。八日。司馬懿之師薄其城下。達事是以未集。

戊申六年。春正月。新城破。而達死矣。 漢師出。司馬魏延請輕兵五千。入關以待。怯夏侯楙之不能守而棄城也。亮危其計。大軍用坦道。攻祁山。降天水南安安定。而關中響應。假一勝之威。秦地次第舉矣。其不行危成算先定也。明帝至長安。張郃爲拒。魏朝且莫知所爲。而馬謖有街亭之敗。則舍城據山。以違節度。而水道絕也。亮拔西縣千家以歸。三郡乃復爲魏。既斬謖。亦以無功自貶也。詔右將軍行丞相事。乃減兵省將。明罰思過。進天下共攻其缺失。民以

忠敗。攻天水時。得姜維。使典軍事。魏城陳倉。守以郝昭。

夏。吳誘敗魏曹休。賈逵引東關救之。而後得拔歸。冬。十月。亮以乘勞出師。而陳倉之守不下。持二十日。還以糧盡。斬魏追將王雙。公孫淵受魏命爲遼東太守。

己酉七年。吳大帝黃龍元。春。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乃復丞相。夏四月。吳王稱帝。明稱周瑜功。張昭欲進辭。大帝曰。如公計。乞食矣。追堅武烈皇帝。策長沙桓王。告至。遣賀。而盟曰。滅魏分陝。魏明帝不孕而有二子。秋七月。乃制嗣大統者。不得顧私親。而嚴其誅禁。九月。吳遷建業。陸遜以上大將軍輔太子。守武昌。冬十二月。丞相徙營南山下。築漢城樂城於沔陽固城。

庚戌八年。春。吳求夷洲亶洲於海。陸遜曰。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若何異益不毛。而危民以風波也。既得者不足更所喪。將以無功誅矣。節義窮。魏士始更之以放逸。遊聲相高而自矜也。尚書諸鳥誕中書鄧颺。品題有四聰八達三豫。而人趨風矣。司徒董昭以浮華不可長也。雖嚴郎吏課試。免誕颺。然漸習爲玄虛。不事事而不可禁。秋七月。曹真請自斜谷入。司馬懿泝漢以會。斯師也。堅其毒漢也。莫銳焉矣。未行。陳羣貳議於糧運。丞相以故次固城。使李嚴待諸漢中。八月。魏師半道而追還。則華歆楊阜王肅紛奏

雨爲艱也。姚伯子曰。魏居戰國之勢。而大道自弱。豈眞修王事哉。其志豢於嬉耳。故華歆亡郡於名高。其道乃以爲魏宗。君臣之不強立。亦甚矣。明帝至許昌。諸曹文書不省。儒者多以爲是。姚伯子嘆當時厭事之端。又自上開之。

冬十二月。吳攻合肥而僞退。滿寵不罷。所召兵故無功。

辛亥九年。春二月。丞相圍魏祁山。以木牛運。時司馬懿督關中矣。留費曜戴凌精兵四千。自守上邽。悉衆張郃。使救祁山。亮留圍兵。而趨之。破郭淮費曜。以與懿遇於卻東。依險不戰。尋之鹵城。則又營山。賈詡魏平靳之以良蜀如虎也。夏五月。郃攻南圍。不得已。自案中道。大敗而保營。甲首三千爲獲。是時漢取魏麥。然以糧盡歸。猶斬張郃木門。姚伯子曰。懿於是役也。勝算獨恃糧。東阿王植傷於魏事。而上書曰。夫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也。存共其榮。喪同其禍者。公族也。今公族疎而異姓親矣。大權之所在。皆足生亂。齊之田。晉之趙。豈同姓也哉。乃令宗室諸侯朝明年。然終不假之權。祁山餘志而歸也。蓋李嚴使參軍諭指。既。則謂餉具足。乃廢徙之梓潼。冬。吳誘敗魏將王凌。十一月。晦。日食。

壬子十年。吳改嘉禾。春。吳遣如遼求馬。虞翻時以非仙貶交州矣。非國利之言。以圍而徙之蒼梧。魏討通吳於公

孫淵無功。秋。還俟吳使於成山而擊斬之。大帝乃思翻言。滿寵徙合肥於新城。曰。我依險而引人於平地也。

癸丑十一年。魏改青龍者。明帝觀龍摩陂井也。公孫淵表爲吳臣。使備物九錫爲燕王。往者萬人。張昭諫曰。淵懼魏討得吾使者以明信。至且改圖。不聽。而稱疾。大帝怒。土其門。昭重築其內。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吳策至燕。淵傳二使首於魏。以取大司馬樂浪公封。大帝怒。不獲於航海。然後思昭之見早也。遣謝。因過而呼子布。猶不應。藝門以出。而載之。吳餘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與其兵吏六十人。分置在玄菟郡。謀曰。是可焚以報國恥者也。爲所覺。則間達句驪。以其王位客稱臣而還。吳攻新城。滿寵潛騎合肥。大帝耀兵而敗之。祁山歸。而勸農桑。以木牛流馬運米。斜谷緝治邸閣。息民者三年。蓄積養而圖以一戰定也。

甲寅十二年。春二月。以伐魏。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山陽公卒。魏還以帝謚曰獻。而嗣爵者延世及於永嘉。夏四月。魏大疫。漢進軍渭南。懿瘦渭爲壘。亮出五丈原。遇郭淮壍北原。卽止營。分兵散耕渭濱之居民相雜也。算周而計定。故小利不爭。百姓安堵。五月。吳三道出師。太帝親至合肥。滿寵欲守壽春。以致吳。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卒不踰之而進者。地有所必爭也。乃益懿守兵。而自將欲與吳決。會大帝疾發。而命大還。漢以不得戰。遺巾幗爲怒。敵懿陽表請出。辛毗之節立軍門。若有制之者。姜維曰。魏不出矣。當是時也。漢人忿出。魏人忿敵。惟亮能以德攻也。一戰而勝。民必爲簞食壺漿之迎矣。懿窮於人事。庶幾在亮之或不年。故使至而徒以食卜也。得其食少事煩曰。不久矣。秋八月。亮卒。而漢事已矣。謂非天不可也。夫孔明才治。而蜀制疏闊。軍旅之事。有急焉者矣。使戡定而後盡規羅英四海。而前治爲監。王佐之才。必有可觀於垂世者。且蜀不可以備官治。猶天下不可以一隅規。先取克敵者。勢也。亮當疾篤。帝問代曰。蔣琬費禕。其次。無人焉。亮作退軍節度。使楊儀將而還。喪。懿追。遇儀。反旆則遠遁。時謠歌諸葛走生仲達。亮所止有八陣圖。懿按行。歎天下奇才。夫木牛流馬。筍纖輪細。易敗難成。雨淳陷矣。亮取急一時。故制後廢。而兒童以此知亮。歎君盜國如懿者。安知伊周事業哉。其奇八陣圖也。亦猶兒童之詫木牛流馬也。漢傳忠武侯死日。內無餘帛。外無餘財。所以激勵國人。勉成功業者也。李嚴以發病死。曰。後莫吾用已。技尉廖立以負才。怨謗廢徙。亦垂涕。而歎終身左衽。其服人之心如此。自是吳不能獨進。故魏無道內潰。而莫之乘

魏延愧爲楊儀斷後。作亂死。儀亦以驕功自殺。乃以吳懿督漢中。蔣琬尚書令。總統國事。琬常足兵食。亮歎其忠延。故遂以代。 漢吳各增守兵。 諸葛恪請丹陽。曰。地險民勁。治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報。 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乙卯十三年。夏。蔣琬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尚書令。皆登亮薦。帝至是爲不可及。然二人者。靖民而已。十餘年不出者。度時而亦以自審也。 魏作洛陽宮。昭陽太極總章。高十餘丈。不恤民窮。增宣其侈。陳羣曰。今所統戶。不當全漢一大郡也。能堪此役乎。欲平北邙。以望孟津。辛毗曰。河溢無禦。且盪洛宮。耽內婦官數千。而未已也。殺鹿者人償。而

增以沒入。所表地。則周滎陽數百里。死禁禾種。以充獸藁。秋七月。崇華殿災。太史令高堂隆曰。天從民也。八月。卽復立九龍殿。其地庭引穀流。而極水巧。欲亟其成也。而躬之督。凌霄始構而鵲巢。隆以爲規曰。其他姓居乎。 魏刺鮮卑阿比能。 張掖涌石負圖。牛後七馬。其文。大討曹。易代之事。天明示矣。而魏以嘉祥頒天下。 魏馬易吳珍。大帝曰。玳瑁珠璣翡翠。在孤爲無用。 丙辰十四年。春。吳鑄大錢當五百。 夏。武都氐苻健降。 冬十月。孛大辰。又孛東方。 丁巳十五年。春正月。魏改景初者。黃龍見高堂隆附以應土德。而改丑正也。 夏。魏制三祖不毀之廟。而烈祖自延公孫淵惡言聞於魏。 秋七月。毋丘儉以幽州兵軍其境。而徵之。不應。且逆敗魏師。交於鮮卑。而稱燕王。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以祖虞而冐祀非類。 諸葛恪爲北威將軍。丹陽之功成也。其術不順者。絕其食。來歸者。厚爲撫而已。然初謀無信。其功者。 魏徙長安重以美洛觀。承露盤折。金人止霸而不進。則鑄翁仲鳳凰。列司馬門。跱殿內。以補秦漢所未足也。穹窿幽邃。其芳林園。以象山林。而草木禽獸之錯列。充牣者皆珍奇。言者日進。而耳置之。高堂隆遺啓曰。黃初異鳥。育於燕巢。應有鷹揚之臣。恭跱諸

王。使典兵。庶有翼乎。 戊午十六年。改延熙。吳改赤烏。春正月。魏以用師遼東而召司馬懿。授兵四萬。曰。道遠用奇。亦以力也。淵復臣吳求救。 魏擯名以浮華。吏部尚書盧毓曰。士喪教慕善而後有名。非所疾也。但吏選當考其後效耳。 吳鑄當千大錢。 夏六月。淵使塹遼隧以禦魏。懿曰。此老我也。爲疑而自北濟。至於首山。遼隧之屯還而破矣。進圍襄平。秋八月。破斬淵誅吏士至於七千。而築京觀。則已暴矣。冬。反。蓋期年之師。 吳中書郎呂壹以爲讒誅。時大帝老而鄰猜。故使索班於文書。而將相多不安其位。 蔣琬出屯漢中。尋

加大司馬或譏憒憒不及前人聞而曰適得吾實。劉放孫資典中書三世矣蔣濟疏諷內權太重而明帝寵有加大事尤待參決帝疾子芳時年八歲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副之夏侯獻曹肇曹爽秦朗而不及懿或有見焉且崇宗臣固魏利也唯獻肇惡放資蠹政欲去之而言不密故二人者先手於薦懿而易置之矣懿時在汲方還屯有聞而馳洛。

己未十七年春正月懿與爽及受遺而後明帝疾芳立則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遺詔罷興作然明帝妃匹之際更難言矣虞元妃也即位舍旃而后毛嬪人

言曹氏好立賤也及郭有寵而毛賜死郭之后乃在其疾時夫芳立而曹實亾然明帝之亾政則多矣。二月爽入何晏權不可外委之言陽尊懿以太傅而奪其實將軍侍從皆以其弟及所親愛。冬魏復夏正。

庚申十八年魏主芳之正始元。冬吳飢。

辛酉十九年夏四月吳伐魏無功其出師也殷札曰乘天所大棄當老弱駢出無煩再舉矣不聽以輕行故徼敗而退。吳太子登卒。蔣琬徙屯涪曰水陸之會。鄧艾行陳至壽春曰陳蔡土下田良爽淮屯士五萬通之六年十萬之衆給五年之食矣魏以置淮南北屯廣漕渠益歲存者五百萬斛。

壬戌二十年春正月吳立子和爲太子而魯王霸並居匹嫡其傅是儀請出王正其敘不聽分宮別寮黨以隙成。

癸亥二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王平督漢中。蔣琬疾費禕以大將軍領尚書事。魏徙屯新野王昶之言曰自宛至襄三百里急不能赴。

甲子二十二年春二月李勝鄧颺造謀立威而征西夏侯玄爽姑子也三月爽因之合師十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人欲城守以待救王平曰涪去千里我待寇入關矣護軍劉敏遂以其領據興勢。夏四月朔日食。魏軍限興勢起

怨民夷以轉輸懿與玄書不早計且覆軍也急行禕以涪師絕三嶺矣爽玄僅過而大喪師懿於是得民。冬費禕兼刺益州董允代領尚書旬日事滯曰敏鈍當異用也不遑終日亦集。全琮朱據並尚吳主王夫人太子母也能於全主故全氏首傾謀琮子寄事魯王以構太子王故好結士黨者分吳而處矣太子爲大帝禱疾主爲讒太子徙過其妃家而王夫人當帝疾色偏有喜而發之怒王以憂死太子愛弛全寄楊竺遂增之毀言丞相陸遜方諫數見忤而遜甥譚交州之徙以言太子魯王事也。

乙丑二十三年以諫殺太子太傅吳粲粲嘗與遜通言遜

故恚卒。寄竺造遜二十事。遜子抗送喪東還。爲之條答。則遜事解。而不能解於太子。冬。蔣琬董允皆卒。宦者黃皓。佞能逢帝。未發者。有憚耳。陳祗侍中。乃得表裏之。以干政。帝於是遊觀聲樂爲娛。始任賢輔。而終從壬人於淫。惟其柔而無主也。太子家令譙周。稱世祖忍欲節性。而舊業光復者。以爲規。

丙寅二十四年。魏擊高句驪。克丸都。秋九月。吳分荊爲東西部。赦。於是人思武侯之尤。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姜維以右將軍。並費禕錄尚書事。

丁卯二十五年。春二月朔。日食。曹爽奸制。所任晏颺。狂

其虛誕也。多所更。太尉蔣濟亦不喜也。夏五月。司馬懿有隱謀。乃托疾而布之流言。

戊辰二十六年。曹爽驕怙。伏險矣。而不悟。司農桓範謂爽君家兄弟常並出。獨不虞閉城門者乎。而爽曰。誰敢懿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既周矣。而故弱息錯稱於李勝之過。使爽聞也。而墮其慮。

己巳二十七年。魏改熹平。春正月。魏主謁高平陵。大將軍爽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懿計曹氏無守者矣。迺閉城門。勒兵。武庫軍營。並領以私人。而傳太后旨。遣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離間兩宮。請罷其兵吏。以候就第。臣懿力疾洛水浮橋。備非常。夫不得奏事太后。魏制也。帝在外。而閉城盜兵。君子謂懿篡謀已深。以爽發機。耳。乘魏虛而孜孜務得民。積奸志而伺間也久矣。爽得奏帝旁。而安無計。桓範夕謁。以天子詣許徵兵。反覆盡夜。而爽投刀於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族以汝滅爽。竟遁。懿奏。奉駕還。而自免。而畔逆之誅隨及之。兄弟宗黨。何安。夏侯玄。荀粲。王弼。始爲清談。祖尚虛無。皆與其難。以誤國而喪其身。然老莊之學。自是盛也。夏侯霸奔漢。姜維問魏事焉。曰。懿方營立家門。終爲漢吳憂者。鍾會也。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姚伯子曰。蓋肯人以操之末路。秋

姜維取魏鞠山。爲城守。而進攻雍郡。郭淮使自鞠絕其運。而維遁。懿弱其主而專魏。楊督王凌謀立楚王彪於許。以圖之。使兗州刺史令狐愚迎其甥也。會愚卒。代者黃華。庚午二十八年。吳潘夫人生少子亮。愛。全主復贊之。大帝意移。而霸惡見矣。大帝謂侍中孫峻。一立一否。亂也。秋。殺魯王霸。而廢太子和。以立亮也。二黨皆罪。故朱據亦不免。

十二月。魏征南將軍王昶曰。吳可乘。使向江陵。竹絙渡軍。破吳師。斬其二將。是歲。吳作塗塘。淹魏北道。

辛未二十九年。吳改大元。夏四月。楊弘爲凌使兗。遂連孽上其事。懿計誅凌。多夷滅。及於楚王矣。乃盡錄王公於鄴。

而加交關之禁。魏於時爲待亡之國。 秋八月。懿死于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左賢王豹强。而目漢姓。遠緣和親之義也。城陽太守鄧艾曰。離國弱寇。禦邊長計也。既二分豹部。因建策。漸出羌胡。居之民表。若預究亂犖之禍者。 冬十一月。大帝郊還而疾。議爲幼主輔者。孫峻薦諸葛恪。帝曰。剛。峻曰。其才也。召之。呂岱勉以十思。至。則以大將軍領太傅。孫弘爲之少。諸司咸統。惟殺生聞。

壬申三十年。春正月。司馬師爲大將軍。 夏四月。大帝殂。恪誅弘亂也。亮立而恪之聽。勇於興作。故新政有以爲人悅。大帝王諸子以濱江。恪並內徙。 冬十月。吳脩東興隄。

魏用出師。尚書傅嘏曰。未見勝筭也。及胡遵過諸葛恪而大敗。還者皆無功。而議貶。司馬師曰。罪我不聽傅嘏也。好德故多同惡。

癸酉三十一年。吳主亮之建興二。春正月。盜殺費禕於漢壽。魏之降爲左將軍者也。漢誅賊。魏賂候。蓋謀弑不獲。而用之禕者。然禕疏。故得在大會而乘之醉。 恪加荆揚二州牧。而懷躁圖。曰。三國不可以久持。六國之爲秦。前徵矣。家叔父故拜表王業之不偏安也。今曹盡而懿新隕。建吳不拔之業。當及彼阨會。而衆多不可。騰胤曰。大事必以衆。而君獨安之。不聽。遽興二十萬。圍新城。 蔣費喪。姜維得專漢。亦思一用。夏四月。大舉圍狄道。事與前人同。而時則異矣。 虞松爲魏畫。以新城頓吳。而郭淮陳泰急趨狄門。則維以不獲糧麥而歸矣。 吳師久於新城。多傷。且暑疾。恪志不獲。而剛乃用之。遷怒朱異。見忤。則奪其兵。陳計者不用。秋七月。魏兵進。道無漢虞。而及吳之老。以詔還師。非不幸也。而餘憤發於中書選曹。令長職司一更。孫峻因人情不順而搆之。冬十月。吳主殺恪。而峻爲丞相。遂挾公族以篡其君。而虐其國。殺故太子和。其驕矜淫暴。視恪更以惡用矣。齊王奮欲至建業觀變。而坐廢。然吳人大苦者。地分定而民漸樂業。向之爲進取者。今以爲騷動也。

甲戌三十二年。吳改五鳳。初魏后父張緝家居不樂也。而善中書李豐及夏侯玄。春。豐議帝傍。微及師。遂以張李夏侯三氏族。陰誅名士不附者。而未已也。相坐至於廢后。夏。姜維伐魏。昭將許昌屯。秋九月。魏帝芳臨軍平樂觀。昭以兵過。或勸執誅之。以退大將軍。帝固畏而未敢發也。師竟以爲罪。逼太后廢之爲齊王。而立其弟高貴鄉公髦。太宰中郎范粲。以陽狂終其身。

乙亥三十三年。魏主髦之正元二。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壽春。移檄達司馬氏之罪。儉渡淮守項。使欽游兵。河南尹王肅謂師曰。淮南將士。內顧在北。急

禦之必土崩時師新割目瘤輿疾以行王基前軍師敦雪住基曰是示懦也使儉欽略民自益而吳勁其後淮南必喪且南頓大邸閣足糧不可失也急往遂先儉而據之閏月孫峻師至顧不助儉而襲壽春於是楊人前阻邸閣而退有吳憂北還者相屬矣鄧艾以趨樂嘉致欽出而大軍乘之欽子鴦曰擊其未定也夜分二隊鴦前率壯士裹魏營鼓譟再入駭師突目會明欽後應不至乃走東引殿中尹大目曹氏故家奴獨魏思以解言往追謂欽何苦不復忍數日蓋以師疾變生示也而欽不解厲聲張弓奔吳儉師潰而走死諸葛誕入壽春吳師還師至許以軍授弟昭

而死魏留昭於許使傅瑕率軍還鍾會謂昭與瑕俱發二月到洛則昭自爲大將軍領尚書事 秋七月吳人誅孫峻不克死者數十 姜維伐魏以黷武見持八月師出敗雍州刺史王經進圍狄道陳泰救之駭以疑兵而遁經數糧不支旬向非救速喪一州矣

丙子三十四年魏改甘露吳改太平 秋七月大將軍姜維伐魏聞有備而還鄧艾敗諸段谷 八月司馬昭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孫峻死而授政於從弟綝呂據滕胤誅綝不克而死

丁丑三十五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illegible]選大將子弟勒成童之兵於苑中曰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情察及幽微於綝奏多見難也綝以不樂 諸葛誕奏死士於淮南爲魏謀也且蓄力觀釁賈充勸篡誕謂充吾不憚死充以語昭使淮南久收人望是遂其討已也召之以司空則素謀愆矣誕積穀支一年遣子靚連吳然後城拒蓋猶計於不敗也昭南征恐或有挾重而閉洛城者以帝髦及太后行吳救魏者全懌唐咨及文欽六月昭以二十萬屯丘頭使王基爲壽春圍未合吳救突之入漸成吳將朱異又至安豐基遂合圍重壘曰誕挾吳重使合內外必爲患矣而鍾會爲昭策誕者猶多秘密而詭狡昭以謂子房誕復多隨其術

中秋七月孫綝大發卒屯鑊里遇朱異畏走即斬異拔屯遁 姜維議出師夫魏君臣聚嫌一閧吳臨以期年之守非天授晉其不產亂者無有乘仇恢業就大是舉而憚勞乎時譙周進愁國論謂既易世矣則爲六國而非秦項故但當息民而難力策規成敗於事後者多矣其言亦知周無漢志故謬論哉 誕以朱異斬意異且大出不意有內謀也久之城中食盡蔣班焦彝請幷力一戰而誕不棄守乘危者億兵久之生變及吳之不棄諸將亦人情之常也而班彝踰城降及全懌吳人降者數千則事急矣文欽曰乘懈誕從擊出圍不克誕斬欽鴦降昭故寵之以狥

戊寅三十六年。改景耀春二月。昭拔壽春。斬誕麾下數百人。皆爲誕死。需以足其力。當無敵矣。 維出駱谷。阻長城。聞誕死。乃退師。 誕死。魏政下出於一矣。故能革命而并漢吳。 是役也。昭不坑降。曰。吳還亡者。適示吾度。 孫綝返自鑊里。稱疾。布羣弟於宿衛。秋九月。吳主謀誅之於全公主。劉承。而后父尚妻。綝姊也。以不能周內。使綝得先。夜襲執尚殺承。而圍宮。吳主亏鞬將以出。曰。以大皇之嫡。在位六年。人不吾從。而甘賊用乎。竟牽於近侍。久之綝使光祿孟宗廢之爲會稽王。尚書桓彝不從而死。綝遣迎瑯邪王休。謀宮居。不獲。冬十月。休至。又繆稱避位。其未即篡者。

幾希矣。景帝立。且厚其封以安之。 輔義將軍張布。在瑯邪時親幸也。綝飲之酒。及於改圖。布以聞。且薦丁奉。內謀既定。或執告反者以示倩。 十二月。臘會。陛兵。綝朝。布奉授目。而收斬之。徇曰。同謀皆赦。則營兵放仗者五千。時三國皆重大臣任。獨漢忠承孔明。暨亡。而大臣不貳。吳之峻綝。已移主權。魏遂易姓。歷六朝至隋。相逐莫返。豈前弊莫知監哉。地裂敵勢。非重任。不足爲國禦。假不欲返。而亂成矣。然君苟知人。得孔明而任之。又患其不重也。 姜維欲致殷徹屯而盡屯漢壽。乃坐而失險。

己卯三十七年。吳景帝之永安二。春正月。黃龍井見。魏主爲潛龍詩。昭以爲惡日。進其不臣。

庚辰三十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魏帝髦謀誅昭。於王沉經業。經曰。權在衆爲致死。除疾將益禍。帝詔出於懷。曰。行決矣。入白太后。沉業則奔而告之矣。經呼帝升輦。劒卒宿衛以出。至南闕。而從亂者已入。帝用劒。賈充呼成濟抽戈。而隕車。是主弑者。昭也。會議歸獄。陳泰曰。其斬充也。昭問次。泰曰。惟有進此者。竟三族成濟。以說。王經就死。其母曰。惟汝得死所。六月。立燕王宇之子奐。而明帝所爲二子者。盡矣。 吳會稽王亮自殺。

辛巳三十九年。魏主奐之景元二。冬。鮮卑索頭貢質於魏。

拓拔氏始盛。其可汗。曰力微。

壬午四十年。秋。黃皓益專。將替姜維。而更立將。維請斬皓。曰。上敗國帝曰。一趨走小臣。董允切齒。今又爲君介意。冬十月。維伐魏。不敢歸。種麥沓中。以啓寇心。 吳濮陽興。亦以瑯邪之舊爲丞相。巧佞而表裏於張布。景帝喜祭酒韋昭。博士盛冲之講論。布懼直言所陷。止之以害政。 魏以名盛殺中散大夫嵇康。姚伯子曰。東漢賢人。以議論伏國運。故司馬氏先鋤時名。何晏鄧颺李豐夏侯玄嵇康。相繼就戮。無人矣。然後奔走貪鄙。共成篡功。莫適爲難。此亦名士之厄會也。史必著其尤。禍福之際。多所附會者矣。故識

者但當存其大節。當其時。韞節義爲曠達。而猶不免任世遂無其人。天下所以愈淪喪也。嵇康山濤阮籍輩。世謂竹林七賢。韓愈以籍爲托猖狂而逃世。其爲勸進文。又豈欲逃而不能耶。濤薦康代吏部。辭書及於非薄湯武。昭覺其有譏。鍾會因以行其讒。昭與會成謀。而言於衆曰。自我定壽春。息役於今六年。亦惟曰。時舉以定功。而度地先弱。當於蜀矣。一軍絆姜維沓中。而一軍入蜀。可舉也。舉蜀。三年。順流而東取吳。乃以會爲鎮西將軍。鄧艾亦有新命。姜維知魏計。預規陰平奇道。奏爲皓寢。故朝臣莫知。

癸未四十一年。改炎興。夏五月。或殺交阯守以請吏於魏。

吳旋誅定之。 秋八月。魏師起。漢別屯既俱聚漢壽。而遣援者未至。會故以大軍得平趨長驅而前。鄧艾之師三萬。所以綴維者也。維聞會師斬關口而入。還保至彊川。與艾遇而敗。乃拒劒閣。 冬十月。吳遣援。 昭稱相國。晉公九錫。 攻維者不克。將還以糧絕。而艾得陰平奇道。行師無人之地。以達江油。降其守將。遂斬諸葛瞻。瞻子尚曰。吾家不能誅皓。是誰使國敗也。死焉。艾進。漢不知。議守待援。或勸東奔。或勸入南。帝禪獨入譙周屏計。議奉璽綬於艾。北地王諶愠曰。吾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即不幸同死社稷。亦可下見先帝。而降乎。殺妻子。而死昭烈之廟。是以尚論亡漢者。猶嘉玄德之有子。孔明之有孫。 艾至成都。與櫬面縛。昭烈百折不屈。然後延漢之一綫者。歷四十三年。亡之矣。姜維降以漢勅。然深入會。得爲之主畫。 吳援兵始還。吳得定武陵郡者。太守鍾離牧險行二千里。走魏所置。 初艾受漢降。會所深忌也。艾專承制拜官。則使衛瓘責之須命。而不從。隙更開。維之降時。士或斫石。覘知會有異志。曰。漢將由復興乎。裏言挑會曰。君功始淮南。今且負振世之威。以定蜀也。保身。其陶朱乎。會示裏曰。道或未盡。維計帝無惡於民。全國而降。以不忍殺傷之慘。蜀漢所同憐也。魏兵蹈隙。實納天罪。所恃會艾。及監軍瓘耳。鬬之使自

圖。則可盡也。會用維計。與瓘共表艾反。檻車徵。則輕遣瓘。蓋先假手除之。艾罪乃無所逃。而瓘以甘言安得艾。維之計於會者。不能直遂矣。昭智深父兄。方遣會。已規其備。會志殺瓘艾。用維取天下。維計因斃會。以復漢。昭則以魏主至長安。賈充入斜谷。山濤鎮鄴。又舉包之。會欲使維前驅。自將隨之。既入長安。浮謂出函。以會洛陽。聞昭發遣。驚其先已。

甲申。魏帝與之咸熙元年。春正月。郭太后哀詔至蜀。會定發喪易將。因以討昭發師。先夕閉諸屋。而漏瓘。於是外兵傳會聽維坑魏卒。譟而登入。內閉亦緣屋出。會斬。維死亂

兵矣。艾得其部追出。復爲瓘所殺。 三月。昭進王爵。有天下之勢已定矣。禪至。爲安樂公。 夏五月。昭使荀覬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復五等爵。改物之事。皆預之。 吳景帝卒。興布受太子霍之託。廢之而立會稽王之子皓。故和追文皇帝。未幾。而二人者死誅。 初昭嗣師。而以仲子攸爲之後。攸材雋。數欲立之。且籍口還諸兄。既以失叙不祧。秋八月。炎副相國。冬。爲晉世子。

乙酉。吳主皓之甘露元。魏帝奐六年也。秋七月。吳主弒景后。及其二子。 八月。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冬。吳遷武昌。

十二月。晉廢魏帝奐爲陳留王。稱皇帝。魏五君。合四十五年。雖後漢亡者二年。然無魏事者久矣。曹以虐取。故受禍毒。而國實促。

晉

世祖武皇帝

即位。改元泰始。終始之際。不能於一月。君子又有譏焉。

大封宗室。懲孤立也。除宗禁。罷任質。崇寬厚也。傅玄皇甫陶爲諫官。請崇禮讓。退虛鄙。而嘉納庶於虛受者。 吳改寶鼎。

泰始二年。春正月。晉祀其祖於魏廟。廟數七。除郊祀五帝座。 夏六月晦。日食。冬十月朔。日食。數所不得推者。抑天特有示。 十一月。并圓方丘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吳遷都建業。皓形惡。惡視者。左丞相陸凱曰。不虞莫知所赴。獨示之面。

三年。春正月。立大子衷。而不赦。曰。不使曲惠於小人。命太子。拜其師傅。 司隸李憙核官稻田。親及中山王睦。賢及山濤。詔議原宥。而嘉憙之直。 皓侈而虐。不恤民業。而成其違。夏六月。作昭明宮。王蕃侍酒。稱醉。以不順誅。宮徧后璽。而漁色不已。故民無儋石。而綾綺是服。俗漸之而侈也。 秋九月。增吏俸。 禁星氣讖緯。

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中書侍郎張華請懸死罪示民。 耕籍田。 三月。王太后崩。帝素服三年。 秋七月。衆星西流雨隕。 石苞威惠著淮南。用監軍王琛通吳之譜。以師

徼於步出都門。知其無罪也。以爲司徒。

五年。吳改建衡。春二月。置秦州雍凉之間。以處降虜。鄧艾伐蜀。將所招致者。青徐兗大水。羊祜督荆州。恩信交於吳人。故臧戊遲以墾田。其季。遂有十年之積。錄漢名臣。諸葛亮署吏。吳陸凱卒。用內侍何定之譖。而徙其家。

六年。夏四月。吳陸抗治樂鄉都督諸軍。條陳便宜。而不見納。亦定之爲也。定時以歛犬諸將。捕兎供厨。侯。六月。秦州刺史胡烈。以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沒。

七年。春正月。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夏四月。涼州胡叛。殺刺史。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劉猛寇并州。

八年。吳改五鳳。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太尉荀顗。侍中荀勗。越騎馮紞。比於賈充。朝野以爲大憝。已勗乃使充結婚太子。皇甫陶。論事有爭言。鄭徽以爲罪。帝免徽也官。

夏。羊祜以謀伐吳。表益州刺史王濬。龍驤將軍。監梁益軍。即蜀木造大艦。吳建平太守吾彥。得木柵江流。白增戍。不獲。則橫江爲鐵鎖長錐。司空賈充侍中。任愷忌而爲黨。分朝。秋七月。帝和之。而充黨獨熾。九月。吳步闡以西陵降。冬十月朔。日食。陸抗討叛。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晉使荆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徐胤別攻。以分勢。十一月。抗憑圍。大敗肇。因復西陵。而誅闡。蓋抗之置守者固。故以合圍絕肇。而委城疲祜。以勝也。自是二將雖晉吳相尚以德。而不爭於小利。祜糧麥。絹價。禽吳傷而不取也。祜飲抗遺酒。抗亦服祜成藥。各保界守。便雖受責。見短而不變。故終二人而邊以寧。卒成晉功者。固祜遺教。而緩吳亡數年者。亦抗留之也。祜知王衍將以盛名處大位。然謂其清談。且將以亂天下。而不加之禮。又嘗幾斬王戎。故行多爲所掩。

九年。夏四月朔。日食。帝思蜀治。給事中樊建曰。陛下不能直艾宛。即得亮能用乎。乃以鄧朗爲郎中。吳主命韋昭作文皇紀。昭曰。未登帝位。殺之。而不移。秋七月朔。日食。以公卿女備六宮。

十年。春正月。日食。夏五月。日食。朔而四食。異食矣。宜伏異變。太子衷著不慧。楊后常慮易。秋七月。請繼室以叔父駿女。而崩。吏部尚書山濤。鑒拔之見諸山公啓事者。多中也。薦嵇康子紹秘書丞。而辭。慰之曰。四時消息也。紹出。其時。王裒則以儀死。景帝怒。終身不向洛而坐。陸抗卒。吳主五分其兵。抗子晏。景玄機雲。吳北三歲大疫。

十一年。改咸寧。吳曰天册。夏索頭遣貢。以其子衛瓘留之幽州。秋七月。晦。日食。冬。追宣帝高祖。景帝世宗。文

帝太祖。洛陽疫。

十二年。吳改天璽。齊王攸妃。亦賈女。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均之僭也。無寧擇德。荀勗馮紞則以達。曰。公卿有所歸心矣。齊王速遣藩也。吳儀誅及請賜。曰收私惠。微疑。大臣多殺者。以諫。咸得死。冬十月。羊祜加征南大將軍。乃上書伐吳。及孫皓之虐。引下梁益諸屯並進。分散其勢。而巴漢奇軍擣虛。則吳墮謀矣。夫平時載疑。緩急誰爲用者。故可不勞而舉也。帝然其言。而朝臣多異議。充黨持之。楊駿爲車騎將軍而驕。鎮軍胡奮曰。卿豪女耶。婚天家者。常以滅。

十三年。吳改天紀。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討樹機能降胡二十萬。秋七月。孛紫微。晉制王國三等。大國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次一軍一千一百人。就國則汝南王亮都督豫州。趙王倫鄴城。太原王輔監并州。懲魏以弱見挾。故諸王多兵柄。異姓。曰郡公。郡侯。戶皆有定數。冬。吳略晉邊。拓跋力微餌衛瓘之間。殺其所遣子以衰。時務桓亦降。瓘以幽并虜功。封及其弟。

十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羊祜以伐吳入朝。張華就問曰。今不克。事變而更令主長江未可窺矣。秋大水。蝗。杜預疏其佐民者。決無用之陂。魚菜蚌螺爲饑給利矣。

未究也。明歲田其塡淤。畝收數鍾。利且二。因給牧而稅其牛。後利更勝也。冬。宴凌雲臺。尚書衛瓘陽醉。撫帝牀可惜。帝悟其指在太子也。試之。尚書疑事。則張泓代其對矣。帝悅以示。而瓘蹴踖。充遣知賈妃。吳人佃皖城。王渾攻之。焚穀毀船。十一月。帝焚雉頭裘。禁奇技異服之獻。論者謂作始儉。而侈溢於志滿也。姚伯子曰。帝好善以柔質。慾弛之而不復能振。末路之荏染。亦其堅持於初者未定也。羊祜卒。峴山有碑。過者墮淚。杜預代。戰勝西陵督張政。而表還所獲。吳主替之以留憲。

十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涼州。帝歎朝。馬隆任破。問方略。對曰。募勇三千。無問所從。如志矣。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宇。其中募四鈞弓。九石弩。選伏武庫。給三年。劉淵著文武名。在任子。王渾薦任平吳。李憲曰。將淵。樹機能之首可梟也。孔恂曰。淵忠恐甚耳。東萊王彌。好亂樂禍。以爲才。淵獨相對噓欷。齊王攸請除淵絕萌。渾庇之。則以疑似之誅爲不弘也。使代父豹爲左部帥。吳主酗虐。司過行酒。涸羣臣而錄其失罪。至剝面鑿眼也者。王濬以上疏曰。暴皓不可失也。且船作七年。而臣已老。時渾有所戒嚴。乃期明年。何攀在洛曰。可因之掩取也。杜預謂帝曰。陛下與羊祜定計於密。異同之來。耻計不出已耳。今謀露而皓改圖。徙都

武昌繕其城守明年之計亦不能遂矣張華贊諸侍宴曰勝勿疑也帝罪沮事者賈充免冠冬十一月大舉伐吳琅邪王伷出徐中王渾出江西王戒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當是時充持節督軍而猶方命然山濤以釋吳爲外懼者別有以窺帝恐優游逸樂之患從意得縱也 馬隆西臨山路作偏箱車上之木屋戰降者萬十二月斬樹機能帝謂羣臣諸卿無京州矣 傅咸以戶減省官議州郡概節半吏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姚伯子曰自三國至是皆爭人而不爭田井之宜樂從矣而晉武無遠猷

十六年改太康春二月王濬擊破丹陽吳侍械江而不設守濬爲篾踣炬融過之矣順流而當者破杜預聞濬且克西陵荊門夷道則遣周旨奇兵八百樂鄉吳敗軍還過隨之入虜其都督孫歆濬復斬陸景道攻武昌吳江皆降杜預曰譬如破竹節開篾散無俟刃交今日兵威之謂也王渾南下吳丞相張悌渡江逆戰丹陽太守沈瑩曰晉水軍且至不待之而北渡速取敗也悌曰吳亡寧今日哉吾之戰猶欲國有死臣也蜀兵至而君臣俱降死社稷者無一人焉辱也重一亡矣三月悌敗於板橋諸葛靚牽之俱遁曰我以兒童識拔君家丞相今之死乃不負名賢悌死吳人大震 晉自張率外人持退議充曰其斬華謝天下豈吳舉能料敗而晉獨料勝哉充妬餘於祐死而比權者同象耳 王濬師詔到處節其行杜預獨書縱之而渾破悌時不從何惲周浚之策及濬直指建業及勝師風船過三山乃欲以受節度絕濬過論則濬不顧入石頭受降矣渾爭濬功屈之以其專也充率朝臣與征人異而征將又自爲異蓋自人望誅鋤而無恥進用卒亡國之才爲開國則大亂之兆胎之一統之初矣然則吳苟無皓虐晉固不能滅之也吳之稱帝後魏十年其亡後漢十七年 吳平舉賀酒帝曰羊太傅之功也夏遣除吳苛政二十年復 五月臨軒大會以歸命侯見無異語賈充進曰鑿目剝面何刑也曰惟夫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 王渾傾功不已承風者至請檻車濬自訟有繁言朝列而不顧或以譏濬曰吾懲艾也 於司隸所統置司州是時戶二百四十六萬矣漢魏遺民未二十年而倍增亦帝仁而能息也 詔州郡去兵是時郡國百七十三而大郡不過武吏百人希名偃武以天下弱杜預以忘戰者危還襄陽而勤講 尚書胡威亦傷刑之不立曰犯不上貸乃可以肅明法 十七年春三月宮選吳伎妾五千於是駕羊而下寢以享游荒政山濤恐以外寧生內憂者其早見之與 冬十月

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遼東塞內夷矣。漢既有屬夷。魏更利其驍勇。邊郡多爲夷居。無防禦而仍野心。所謂國虎狼於室內也。郭欽曰。平陽上黨胡騎不三日而趨孟津。因平吳之威力。資遣諸塞外。長策也。不聽。 楊州移鎮秣陵。刺史周浚。賓老搜儁。遂以吳靖。

十八年。春正月。祀南郊。問方於古帝王。司隸劉毅曰。其桓靈乎。桓靈鬻官。錢猶入庫。今獨歸之私門。傅玄劉毅相繼以司隸顯。玄常捧白簡待旦。上言奢侈之變。甚於天災。時天下慕效爲恣欲。右崇王愷方富。愷假珊瑚於內庫。荀勗馮紞疾張華。以平吳也。帝問付托。華對明德至親。莫如

齊王。因以譖華出之幽督。 姚伯子曰。吾於傅士泰秀得遺直焉。不以法狗勢。不以慮易衆。其議謚也古。何曾有盛名。以怙侈。曰醜繆。賈充曰荒。悖禮溺情。後韓甥而斬血祀。且開亂。其議曰。若生極其情。死復襲其爵。王公貴人。復何畏哉。 荀勗傾齊王於帝曰。百僚有歸心矣。試出之。舉朝必爭。冬十二月。齊王以大司馬督青州。而在朝名臣。若李憲王濟曹志之屬。皆則并傾之以爭齊王也。

十九年。春三月朔。日食。 齊王攸道卒。帝泣。馮紞侍曰。天下所歸。隕矣。而何哀焉。

二十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 劉毅奏。中正八弊。虛懸品格。不究其實。以供趨權任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矣。不考官而考品。官職所以虛浮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日食。 慕容廆不獲請修隙於宇文。冬寇遼西。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魏舒以遜司徒。見歎時賢。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 太廟毀陷。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姚伯子曰。食重三朝。乃習三歲。使漢臣當之。儆戒嘉言。曷勝書。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旱震。

二十五年。夏。慕容廆以鮮卑都督。徙徒河青山。 帝疾楊

駿忌汝南王亮且輔政。並出諸王假節之國。亮乃鎮許。而秦王東。楚王瑋。淮南王允。長沙王乂。成都王穎。吳王晏。豫章王熾。代王演。各督其地。孫適廣陵王少而見奇。冀世嗣及之。故易太子而不果。以散騎常侍劉寔爲之傅。然帝亦陰防楊氏。用王佑爲北軍中候。東瑋乂皆以太子母弟鎮要害。又佑謀也。 劉淵於是爲匈奴北部都尉。收名豪傑。

二十六年。夏四月。帝崩。改元永熙。以太子即位也。楊駿易詔武帝疾迷時。加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左右樹其腹心。惟楊后與爲表裏。 五月。駿進太傅假黃鉞。百官總聽。惠帝之不慧無損。故傅咸以爲千時。賈既后。

駿畏其陰賊，乃使其甥段廣、荀機、密張邵典禁兵，詔命非太后省不行，開之忌。秋八月，遹立爲太子。其母謝淑媛則別室處之矣。琅邪王覲卒，子睿嗣，倘出宣帝。生覲，倘督軍平吳，威固著江表。

惠帝

元康元年，自即位以至身弑，善政弗聞，惟宮庭時相屠僇而已。賈在太子妃時，殺妾毀孕，以幾廢，既於楊太后不婦，急欲干政，而抑於駿，故謀盡楊氏，楚王請入朝，則賈計定而陰授手焉。駿不知其已爲事也，而許之入，則駿爲誅矣。遷太后永寧宮，旋廢，置金墉城，行刑及太后母，董養遊

太學，歎曰：斯何爲設乎。汝南王亮徙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然后族賈模、賈謐及郭彰、楚王瑋，皆后黨也。謐彰挾后權貴重，石崇潘岳爲望塵之拜，岳尤沒利附其惡。亮、瓘惡楚王之奸殺，欲遣之國，瑋乃內比而先之。夏六月，夜殺亮、瓘，曰：欲行伊霍，既欲并誅郭賈而不決，則擁兵及於天明。張華乃得說於賈后，以矯制誅之矣。華爲賈氏收權，倉卒行戮，何其斷也。乃三綱俱絕，天下共叛之姬人，曾智者而謂可輔之以立功乎。然賈於華知敬，既專朝，以賈模、裴頠及華侍中，說者亦以十年晉安爲華功。

二年，春二月，后賈弒楊太后，覆而殯之。

五年，夏，荊、揚、兗、豫、青、徐大水。冬，武庫火，灰甲仗二百萬累代寶盡。索頭爲三部，分上谷代北定襄而居。

六年，夏，匈奴郝元度、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罪歸趙王倫嬖人孫秀，詔以梁王彤代鎮關西，而徵倫，率使誅倫，未果。倫至，秀負隙，使倫深交郭賈，求錄尚書事，而華顧不可。秋八月，秦雍氐齊萬年反，冬，討之，以建威將軍周處嘗以御史中丞按梁違法者也，而隸於夏侯駿中書陳準曰：有仇無援，梁王必陷處。盍詔孟觀以萬人前鋒，不從。略陽氐楊茂搜避居仇池，乘關中飢疫，得人士之歸。七年，春正月，周處攻萬年，死旗下，衆寡固不敵，彤、駿更趨

戰於其未食，私怨以阱忠良，殘民辱國者，罪猶可不及乎。秋七月，雍、秦民以飢疫流入漢川者數萬家，李特、略陽巴特也，及弟濟驥，材武任俠，已得州黨懷附，流民至，更救其疾病，貧乏。是時習尚放達，以至職廢不任，猶曰道在無物也，而戎衍輩，嗜慾偏深，王戎爲司徒，徧廣田園，會計晝夜，以至鑽核，齧李，其爲物府者，且多矣。自魏末宗老莊而言無，標勝事物之外，則才慧者易翻空，暢以衍輩，天下喜而入之矣。言過高而行必不副，故聖人庸言之謹者，惟務其實也。裴頠於其時，乃欲救之以崇有論。索頭猗

八年。秋。荆揚豫徐兾大水。　李特從漢流入劍閣。歎劉璋有此而面縛。　孟觀討西氐。大戰十數。親矢石而勝。

九年。春。擊獲萬年。江統於是著徙戎論。蓋五胡之亂。劉淵以匈奴居晉陽。石勒以羯居上黨。姚羌符氐慕容鮮卑。而扶風臨晉昌黎也居。一呼而羣以應矣。然惠固不任徙者。

梁王徵爲大將軍。賈后巧索假以不孕。既則盡殺之。而聲播彌洶。賈模思替之以謝叔媛。不獲於華頠。秋八月。以憤卒。帝之不慧。至憂飢而詰食肉糜。是以后賈木偶御之。而恣行無顧。彰謚於其時。乃都於賄。市勢。孔褒所爲錢神論也。關內侯索靖。歎宮門銅駝之在荆棘中。　冬十一

月朔日食。　太子妃王衍女。生彗。臧尚后賈猶欲敗其令名。使廢學而嬉。於是更聞不淑。人固有長而改厥初者。在太子則未可知也。其諸后游口造之與。抑太子晦德而貌情與。皆未可知也。然觀於其世。則可定也。賈午趙粲日壽其譖。謐以發后怒曰。太子畜財結客。欲有用之。后密進午子謐之弟。而稱孕。則是午謐懷盜心。而故進賈后於惡也。太子之改行。誠有爲之者。　左衛率劉卞不平太子之危。弑也。謀廢賈后於張華曰。東宮俊乂四率。得公命。因朝廢徙之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拒不從。顧泄之。使卞徙死。禍乃速矣。　潘岳預蒙。隱爲太子與謝妃期弑帝及后也者。

冬十二月。后詐帝疾。召太子。則酒踰量而逃之。出岳藁令書。曰。詔也。以呈帝。爲太子罪。及三皇孫。皆遷金墉城。殺謝淑媛。王衍於是時也。獨請離婚。

十年。改永康。春正月。改幽太子於許昌。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拆。張華子韙以避位勸。華不從曰。天道遠。　衛督司馬雅。殿中郎士猗。以華爲不可與謀也。乃因孫秀謁計趙王。秀則險心將之曰。太子聰明剛猛。復正而誅賈黨。無德而且危。緩期漏言。以死太子。而師取報讐。乃可以逞。故后賈得弑太子許昌。　夏四月朔日食。　趙王矯敕三部司馬。啓門而入。齊王冏迎帝以出

殺謐。廢后。皆於帝前。而略不關欣感。則於賈。非愛而授之也。非畏而從之也。政委於闇黮者自任取耳。視肉而臨天下。是以衆亂並趨。非不幸也。於是華頠之誅。夷及三族。雖圖篡者豫除朝望。然濡志賊后。而無變計。禍發斯烈。亦其罪已。　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而庸愚。惟秀等。侯封千人。有欲於倫者。求秀而已。復故太子位號。臧以臨淮王爲皇太孫。后賈誅諸金墉。天下之欲若從者。而亂方始之。　五月。倫反形露。忌淮南王允中護軍得士。欲解所領。齊王冏乃討倫。衆惡倫不臣。皆歸允。戰勝事集矣。允以開陳納降而遇害。倫勢乃熾。而誅崇允者。潘岳石崇皆

以是斬出齊王冏許昌。乃加九錫，聚羣小增疾於朝。豪傑復有據地保土之思。益州刺史趙廞賈姻也，弱晉矣。傾倉收流民，而爪牙李特兄弟，會賈誅，詔徵，遂殺所代稱牧，置僚屬，總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

十一年，改永寧。春正月，張輒以散騎常侍刺涼州，而有河西之思，謀主宋配、氾瑗，討破鮮卑，威以著。趙王倫殺太孫臧，廢帝自立，無德而媚以爲悅，則傾府不足於賞，白板不足於封。李特殺趙廞，以表請，有益志，而未敢即據耳。詔羅尚自梁徙刺，辛冉以廣漢太守從，特迎獻，再請斬諸會，不從。三月，齊檄討倫，盧志謂成都王穎曰：仗順討逆，遠近響應，至朝歌，而衆二十萬，河間王顒，覬兵盛而反正。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五星互經天，至於是月。夏四月，冏兵阻張泓，違之而別攻，則倫所使拒齊者皆走矣。穎前鋒敗而懼，盧志曰：彼且狃而輕，選將倍道，而大敗諸渙水。師遂長驅，左衛王輿斬秀，誅倫，復正。惟帝失御，故思治者有異思。倫秀轉甚其虐，遂回慮於誅亂，清朝滌穢，迄諸王入，死者近十萬矣。六月，並開三府，而冏爲大司馬，輔政。盧志謂穎曰：雄不俱立，歸功齊王，而還覲養，名讓而實以收四海之心。二王還鎮，冏乃見矯。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施令約法，而禮拔賢儁，以寬得民歸。羅尚乃退營郫水而求救。

十二年，改太安。夏，河間王遣討李特者敗，詔張徵爲廣漢太守。皇孫既喪，冏恐兄弟之次在成都，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以絕其望。秋八月，徵攻特，敗死，尚亦敗於李驤。驤及李流合軍成都。齊王矜功廢朝，民且騷矣，而莫之恤。朝臣相招入山林，王豹致牋曰：三王以剛年擅外兵，明公獨震主於京都，禍之所由來。請盡還諸侯之國，法周召，立南北伯，分河而治。明公居宛，統南方，與成都共率諸侯，以輔帝室，此安寧之術也。冏殺豹，以離間。河間之起也，貳不忘冏之不善已也。是時長沙王乂在洛，長史李含謂顒曰：使長沙討齊而死焉，因罪齊而替之，以建成都，顒即表冏罪如含旨，隨以李含張方之兵。冬十二月，冏遣襲乂，乂乃以百人入宮，奉帝城戰，而斬冏。河間兵還，長沙在朝，而遥受命成都。陳留王奐卒，帝謚曰魏元。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

十三年，春，李特擊破尚水上軍，蜀城降，而入之。惟取馬以供軍，聚塢款悅，而不留質。曰：勿疑，安民也。荆州刺史宗岱西救，勢張，則諸塢又以無質皆貳。尚乃以二月率之攻斬特，然流領其衆，及雄蕩保赤祖，再遣攻，則大敗矣。尚復閉城自守，而李蕩以逐北死，岱且至，故流勝而猶不忘降。惟

雄不可。竟襲破東軍。既岱卒。荆軍還。流乃才雄而任之。荆督王歆復西討。則道遁者成聚。張昌欲爲亂。黨已數千。因收聚遁以入江夏。詐漢後劉尼也者。與爲絳帽蹙鬚。攻斬歆。李未討。且生一張。北殺猶伏。南寇先倡和。是則朝廷空虛。四方窺之也。 劉弘督荆州。於是陶侃爲大都護。衙門皮初都戰帥。退據襄陽。昌乃不克攻。 李雄破郫城。處士范長生。以流衆飢。而給之粟。 昌黨石冰。攻盡楊郡。錯地及江徐豫。然盜劫而已。秋七月。弘遣侃破之景陵。走昌。降其衆。荆州既平。弘勸課農桑爲治。冰據臨淮。 乂不問死。而功成居內。顒筭失矣。穎執朝權而不足。約顒同反。盧

志曰。國人望公。以其委權。文服而朝。霸事成矣。不聽。共顒表誅乂。擅政。論公不平。帝乃與乂討反者。以爲太尉都督。顒發長安。使張方以七萬東趨。穎屯朝歌。使陸機督王粹牽秀石超之師二十萬。張方襲敗皇甫商。帝所遣將也。帝兵亦走牽秀。然方乘之。入京城而大掠。 李流死。授雄以衆。治郫城。 冬十月。帝至緱氏而還。穎使馬咸助機。乂奉帝戰。大敗諸建春門。斬咸。穎之不臣亦甚矣。殺機而進兵。十一月。帝討張方不克。穎遂進逼京師。詔令行城而止。公私窮。斛米石萬錢。祖逖曰。使劉汜以雍襲長安。方將還自救也。 十二月。議郎周玘。起江東兵。討李冰。推前太守顧秘爲督。賀循華譚葛洪共卓起。而應玘。擊斬冰將。殺所署吏。冰趨壽春。度支陳敏謂征東劉準曰。烏合易離也。準益之兵。 閏月。李雄攻走羅尚。入成都。 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王浚媵之以女。爲天下且亂也。而爲之請。 乂屢破顒張方。欲還矣。

十四年。改永興。春。東海王越諸殺乂。穎乃入。易寇衛而還。鄴。猶自爲丞相。越守尚書令。 劉沈及顒戰敗死。 詔羅尚權統巴東三郡。資糧劉弘。弘即荆土流民以集者。十餘萬戶。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而自爲大弟。 玘敏斬李冰於建康。 東海王越不靖。而穎又授之罪矣。以

詔復后太子。而奉帝北討。穎檄天下兵會安陽。東安王繇謂穎天子親征。宜釋甲迎罪。穎不聽。而以石超拒戰蕩陰。乘輿敗績。帝頰集三矢。嵇紹朝服登御。死焉。濺血御衣。帝墮。亡其六璽。遂如鄴。衣欲浣。帝獨爲德言曰。存是忠血也。越還東海。孫惠勸之邀結藩方。 幽督王浚。并刺東瀛公騰。合討穎。烏桓鮮卑實從。以夷攻親。外利而身爲害委。夫顒越亦奚利於蠹賊晉哉。 秋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負親恐及。乃歸國東海。參軍王導豫存思江左。欲基中興。當世違具識量。 張方入京。廢羊后太子。 初劉宣睹晉內亂。與思呼韓邪。謂淵及子聰。才足振匈奴之舊也。

淵大單于。使呼延攸召之。攸使招其五部及幽并兵起淵。紿穎還率部赴諸以入洛。淵曰。以親以勳。浚騰豈能爭衡。輕舉以示弱。且使權別有所屬。以淵梟二人之首。足矣。穎復淵五部監。使居鄴。而遣之。淵至左國城。則稱大單于。以衆五萬都離石。幽并師敗石超於平棘。遂至鄴。穎奉帝至洛。而鄴中爲掠矣。淵歎穎之不用其言。冬十月。李雄稱王於成都。先爲范長生之讓。而後即位。約法七章。淵稱漢王。左國城尊安樂公孝懷。而承其統。重族子曜。以爲建威將軍。張方竭洛而剽。十一月。逼遷長安。妻略後宮矣。未扈僕射荀藩。復羊后。稱留臺焉。十二月。顒還穎成都。以豫章王熾爲太弟。王衍王戎張方偕之輔政。下詔和解。冀以獲安。漢始寇太原西河取邑。

十五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檄討張方。東平王楙授之其徐州。乃稱都督。建置刺史以下。成都故將公師藩以穎廢故。掠趙魏。羯胡有自免奴爲羣盜者。與其偶汲桑共赴藩。受姓名曰石勒。攻陷郡縣。范陽王虓。使兗州刺史苟晞擊走藩。八月。越虓留琅邪王守下邳而西。則豫州刺史劉喬及楙。各以易州起怨。而反拒矣。虓越引劉琨與蕃。而喬表其罪。顒既不能退越兵。得喬表則使劉弘助喬攻。弘爲表言諸王互爲戎首。宜使四夷乘虛。宜詔釋兵保局。蓋欲交解之。而顒獨不可。喬破許。弘乃委節於越。虓琨與奔河北。而怨穎者。繼喬兵爲之後也。十一月。周權復立羊后。顒欲矯而殺之。劉暾爭而後免。當其有天下。而妻子一聽諸人。乃有如帝者。十二月。穎據洛陽。劉琨爲虓乞師王浚。擊斬石超。喬衆潰。越進屯陽武。浚遣祁弘助之。王侯刺守據地。連兵攻擊。而莫適所主。不尋爲分崩不已矣。陳敏據歷陽。甘卓假之楊州刺史。遂使錢端南略江州。弟斌東略江東諸郡。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討之。陶侃亦以江夏太守屯武昌。共擊破錢端長岐。或勸弘殺光。成其與越。弘曰。其危人。以自安也。並表其功。離石飢。

十六年。改光熙。春正月朔日食。顒殺張方。解於越。而不許。穎奔長安。祁弘宋胄帥鮮卑西迎。夏四月。帝還洛。然長安之死鮮卑者三萬。李雄稱成皇帝。追帝其父特曰景。而范賢以謂丞相長生。秋七月朔日食。八月。越太傅錄尚書事。劉弘卒。子璠代領荊州。穎阻祁弘。道奔而不獲。所頓丘太守馮嵩執送虓於鄴。冬十月。虓卒。劉輿殺穎。時公師藩亦斬於苟晞矣。自倫首禍。兄弟互鏖就盡。而權專之越。十一月。帝以毒崩。或曰越也。酖帝時餘者一身。弑於人而莫能明也。太弟熾立。聽政東堂。論務考經。卒

不能支其壞者崩壓勢重而難爲挽也。十二月朔日食。

模殺顒於路。徙東燕王騰鎮鄴劉崑幷州刺史時飢胡且數掠崑撫其荒土。

懷帝

永嘉元年春二月王彌以羣盜寇青徐殺太守。陳敏僞定江東收名士而授郡安豐太守周玘丹陽內史顧榮悼失而欲改圖。廬江內史華譚投書方今朝廷清明六師南征何顏見中州之士故劉準師臨江周玘藉之而成內謀使殺敏弟昶榮謂甘卓曰吾與卿安事敏將使函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三月卓榮玘遂合斬敏傳首京師。西

陽夷寇江夏太守以問方略督騎朱伺曰在力不在舌也。至敵不能忍我力忍之彼退而此以勝矣。越避帝勤政出鎮許昌。騰至鄴爲新蔡王居饒而吝施石勒收合師藩衆蹈瑕至鄴斬騰大掠而去勒負帝王嚳以姚伯子觀之猶然羣盜也帝王生天下爲民父母嚳殺正反其道智勇不爲是稱南擊兗州越使劉琦討之相持三十餘戰。吳之誅敏者皆應徵秋七月琅邪王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導從睿出紀瞻顧榮次拜道左導曰引之以結人心賀循佯狂免於敏時者也以爲內史榮軍司瞻祭酒卞壼從事周玘劉超張闓孔衍皆掾屬恭儉清淨南土歸心導之教也睿嘗以酣廢政爲導言而絕飲。琦大勝石勒走死汲桑勒降漢越加琦青兗都督久之以魏武興兗而自取之。冬十一月朔日食。司徒王衍危亂而先其私請越以敦督荊地固江漢澄青州刺史負海也顧謂二弟曰吾居內具三窟矣。王彌劉靈降漢靈常撫膺天下何當亂。慕容廆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總攝三部與之通好。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漢使劉聰石勒據太行下趙魏爲寇王浚擊破其軍。二月王彌收集散亡攻陷郡縣夏四月入許五月寇洛陽張軌入衛之將北宮純募勇突陣大

敗之王衍追諸七里澗然淵以彌還爲中原可輕犯矣詔封軌西平公不受而其貢職。秋七月漢徙都蒲子冬十月稱帝。十二月石勒劉靈寇魏汲頓丘降者爲壘備兵其疆壯。

三年正月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宣于脩曰三年克洛平陽方昌乃徙都之。三月山簡鎮襄陽忌劉璠世其德而得民也表徵之而南州亂。越慍中書之有裁也以不崑入甲士三千造宮殺中書尚書太史帝舅王延而更宿衛是幽其主矣是時夷狄方剌膚。劉景酷豫陽淵以沉三萬人而黜其官不忍猶時存焉聰曜勒虎則惟殺焉快矣。

夏旱。江漢河洛竭。石勒寇鉅鹿常山，別爲君子營，以處衣冠張賓故子房自負，乃以擇主而投勒，陷壺關。六月，漢望洛陽進軍，曹武拒之，遇聰而敗，冠至宜陽，弘農太守垣延爲降而襲敗之，乃退。冬十月，復冠屯洛西明門，北宮純攻壁，斬將而潰其衆，淵召還師，然汝潁流民多殺吏應者。

四年春正月，漢冠徐豫兗冀。錢璯冠陽羨，周玘斜鄉里而斬之，睿以爲吳興太守，且置義興郡。漢冠東平琅邪。夏王浚擊殺劉靈。秋，漢陷河內，淵不靖兵而死，楚王聰擁兵總其權，而使太子和立也，和不堪以攻聰，而遇

弑。是聰志於篡者也。乃讓於北海王乂，既以爲太弟，而以子粲爲河南王，督中外軍。石勒并州刺史，嗣世多以更易產亂，民罹其重殃，雖襲號中國，而夷性不革。蒲洪臨渭而服羣氐，稱略陽公。山簡促流民以兵而襲破於王如，如以冠南陽而附於漢。冬十月，冠洛陽。劉琨表猗盧爲代公，將出其兵擊鐵弗劉虎也，王浚以代幽領也，拒地而戰，琨自與之涇北，然計卒沮於越。徵兵入援帝，敦命，而諸鎮不至，議遷，王衍不可。石勒擊并王如，冠襄陽，越知天下且殆，十一月，以戎服入收禁兵，帝曰，如根本何弗顧也，帥甲士四萬向許，王衍爲之軍司，其留者，幽帝之

將何倫輩而已，故亡晉者，非聰也，越也。空城延敵，漢王聰殺兄蒸毋，又舉禮繩之，而得疎。

五年春正月，漢曹嶷冠青州，荀晞敗走。石勒陷江夏。成冠陷梓潼。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爲刺史。楊督周馥慮洛孤危，請遷壽春，越惡而召之，馥部內攻琅邪王冏逐之，以置王敦。帝不堪倫輩之恣侵，荀晞乃得密命，收其黨，行誅焉，越死，加晞太將軍，委以六州，衍承後事，不恤國難，而還壐越，倫帥民去京。石勒追越喪，夏四月，及之苦縣，殲師十萬，獨以王衍爲獲，衍祈免勒以尊號，而不獲，勒尸越而焚曰，天下其生亂，吾以致誅。五月，杜弢陷長

沙，南破零桂，東掠武昌。六月，洛陽陷，呼延寔之師二萬七千耳，既入，然後曜，勒之師會，向使禁衛不撤，羣謀協守，喪敗未若是之易也，帝欲奔長安，而及於漢兵，曜事則焚掠屠撮，殺太子，妻皇后，遷帝及璽，大盜之劫略而已，帝至平陽，爲左光祿平阿公，侍中庾民王儁爲之僚，彌曜隙於焚洛，劉聰謂彌，擄本州，以觀勢，荀藩檄琅邪王主盟，復得秦王業，奉趨許昌，業，吳王熾子也，荀晞亦得豫章王端奉之，蒙城稱皇太子，是時，方面太臣，夷狄雜種，惟晉正朔是奉，京師雖失守，一統之勢，猶存也。王導辟掾百六，江東之避地者也，中興多獲其用。琅邪承制，江豫

違命。誅之。而置井卓閻鼎。鼎之得豫州。荀藩才其擁流民也。 趙染戍蒲。有求弗獲。則引漢兵以攻長安。殺南陽王模。在其食竭勢孤也。關西至野載白骨。蓋飢兵交戟之也。聰使曜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於上邽。以有秦隴。尋稱大司馬。 石勒陷蒙城。執豫章王鎖。苟晞以爲其司馬。晞在困而不渝。 王石爲忌。張賓謂勒。及其小衰也。冬十月。勒飲彌酒。斬之。而并其衆。聰加勒鎮東。心怒而貌取。羈。猶狄之君臣也。 勒殺苟晞。掠豫臨江。還屯葛陂。劉琨欲抵其離。得勒母。及從子虎。遣焉。書曰。將軍用兵如神。而地無容足者。得主。乃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也。勒報

之。名馬珍寶。而不荅。虎從軍屠城。民無遺類。勒喜殘而任之。 關中同謀興復。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鞠允。安定太守賈疋。向長安。衆蓋五萬。雍州刺史鞠特。以十萬會之。敗曜及粲。兵勢大振。閻鼎乃奉秦王趨之。十二月。賈疋迎入雍城。 荀藩周顗中途而逃。顗及都尉桓彝奔江東。彝歎導江左夷吾。時諸賢論次興復。姚伯子曰。承平論將。亂世務治。管仲孔明之師無敵者。先之其國也。陳頵遺導書。懲在邦白望而急事實。導且不能從。時關中勝兵幾二十萬。使仲亮才治閉關和戎。務農講武。徐動而觀釁。足則中興成筭也。 劉琨使劉聰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爲取幽民。攻殺聰。而驅其衆。 鮮卑素喜木丸侵掠遼東。慕容翰謂廆。私之爲利。而名擅爲朝廷除害。則以翰前鋒。滅二部。 六年春。帝猶在漢。故永嘉之紀未改。 羣盜掠荆。奉杜曾爲竟陵守。 二月朔。日食。 葛陂具南攻。琅邪以置建威將軍紀瞻也。大雨。三月飢疫。死其過半。勒知不可以師。將送款。掃河內自贖。張賓開之。據鄴。曰。山河之固。可雄處也。輜重先遣。大兵徐還。何憂乎。勒悅。虎前行。取晉運船。紀瞻敗之。追奔百里。 漢主聰好謂帝。卿家骨肉何相殘。帝曰。臣家若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寧有此。聰悅。進帝會稽郡公。 張軌馳檄。尊輔秦王。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同

圍長安。 劉曜走。秦王入都。得地利矣。而佐治者。康以荒政。故取苟簡而成。 石勒據襄國。漢即命爲冀州牧。勒嘗譏曹馬狐媚以取天下。大丈夫磊磊落落。其所爲強刼諸其君者。顧勝耶。 劉琨移檄討賊。機之有可冀者。以殺令狐盛。其子奔漢。輸之虛實。琨出收兵。而晉陽襲矣。乃奔常山。 秋九月。秦王業稱太子。建行臺。 冬十月。代公猗盧以救琨大出師。遣子六脩前鋒。繼之二十萬。以奔曜於汾陽。又薄諸藍谷。曜傷足。漢兵伏尸。琨請進軍。曰。劉聰未可滅也。置戍晉陽而還。 十二月。盜殺賈疋。鞠允領雍州。王浚使督護王昌攻襄國。段部並從。末柸之兵最強。勒戰屢

敗，刻期攻其城。張賓曰：弱我矣，盍自弱而怠之。得末秤，衆自潰矣。突門出甲，而末秤獲。陸眷將使求，文鴦曰：奈何以一人而縱敵，或請殺之。勒曰：奈何殺一人而結國怨。盟而遣之。段氏專於勒矣。然匹磾文鴦不回。王澄不賊以縱酒，屢敗於杜弢，而不之恤。徙沓中，避王冲之擁衆自稱也。琅邪使軍諮祭酒周顗易其位，王敦殺之豫章。王如降於王敦。姚弋仲自稱狀風公於榆眉。

愍皇帝

建興元年。春正月，朔，漢胡大會，而青衣行酒，則晉帝也。胡樂其辱，晉僚乃不勝悲。二月，弒焉。及珉僞。夏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鞠允索綝爲僕射，太尉，庸臣輔弱，王浮游

喪亂之際，終帝世，書者寇敗之事而已。漢寇長安，鞠允拒之。石勒據鄴，琅邪王正周馥之罪，曰：危而不持，舉謂曰：當共受其責矣。蓋虜安江左，養望偃息者，恢復之俱灰也。叅軍陳頵以重名器進，出之樵郡。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脩政禮賢，民士歸依。委任裴嶷，陽耽封奕之屬，克庀其謀。五月，以琅邪南陽爲左右丞相，詔刻期進兵，睿辭以平定江東。琅邪軍諮祭酒祖逖糾合驍勇於京口，而請曰：晉室非有怨於民也，夷狄隙宗室以流毒，然遺民未嘗不思奮，誠命逖以北伐。曰：復中原，郡國豪傑，望風應矣。以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令募自增。渡江中流，擊楫而誓，無復濟。鑄兵募士於淮陰，得二千人，而後進。陶侃破杜弢，王敦表爲荊州刺史，弢遁長沙。冬十月，氐楊難敵陷梁州。漢寇長安，趙染入外城，帝奔射鴈樓，焚及龍尾。又敗鞠鑒之救，然後鞠允襲其恃勝也，大敗而走之。王浚無術而不臣，彈丸在羣夷中，乃遠謀紹漢爲燕帝。霍原不可，殺之而梟其首，以駭怨其民。引用苛刻，使居賄以脇權。張賓爲勒設驕阱，使舍人王子春奉表勸進，審焉。曰：古無胡帝，歷數所在，石將軍歸心爾矣。約言春三月，琅邪世子紹鎮廣陵。代城盛樂，及平城，以爲南北都。

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三日相承東行。隕肉平陽。梁州張咸逐楊難敵以降，成，成既盡有漢嘉涪陵漢中之地，而政尚寬簡，穀不賦田，而賦丁。丁男歲三斛，女半。戶調絹綿丈斤，豈能爲制於亂後，開元魏均田之先，而唐租庸調之所自昉耶。庶幾養民爲理者，所建置馴及學校史官矣。天下日戰羣胡之暴殘，而茲以寧。晉寒而有燠區，朝無儀軍無伍，文未備耳，何傷民治哉。三月，石勒襲殺王浚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事而還。浚督護遮擊之，勒僅免。劉琨有大將軍之命，檄襲平陽，勒亦以降晉爲貳也。浚滅然後知賣。劉翰以薊奉段匹磾。劉胤棄渤海，至樂陵

聞太守邵續質子矣。曰附賊乎。匹磾歸江東。續乃遣胤南使。勒殺質攻續。畏段氏而還。 襄國大飢。米二石銀斤。於是銀始著於幣。 夏五月。張軌遣令其子寔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 六月。漢攻長安。趙染與劉曜分屯。而輕晉色驕。索綝拒之。染以輕騎逆戰。而敗死。 石勒閱實賦戶帛二匹。穀二斛。姚伯子測當時。必以戶授田已。 冬。漢以子粲爲相國。少儁才。得權則怙之爲惡。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皆儁才之爲也。 初周玘有怨於琅邪。謀不忠而未遂。亂命遣而後死。

三年。春正月。周勰殺吳興太守。以奉其叔父札。將發於王導。刁協也。札不從。然子續已爲勰應。議討。導曰。無庸。官命札於吳興。而靖。然法漏勰矣。 二月。專以琅邪王爲丞相保。曰相國。 進代王爵。置官屬。猗盧求玘從事莫含。含不欲。玘曰。爲朝廷行也。往爲之腹心。使終其大功。忠甚於事吾也。 尋陽太守周訪斬杜弢。 雨血於漢東宮。太子保傅乃勸义爲亂。而未從也。然勸亂者誅。而東宮置守矣。 漢曹嶷據臨菑。石勒請攻。而弗許。乃結中國以自固。 夏杜霸二陵發。朝收盜餘。而國用賴之。漢文遺言薄葬矣。然後知景之用違。而禍其親也。 王敦以陶侃平湘功。加六州都督。得選置。邪志也者。而重勢之假。中原載鶩。而江東

更產內難。其誰當平定乎。覩逆萌而以諫死者。其從弟稜也。 敦故忌侃居其上流。侃伐杜曾。恃勝焉而敗。敦因以爲罪。奪其荆。以與從弟廙。欲殺侃。而畏周訪之爲姻也。久而與之廣州。侃以不忘中原。日肄勞於百蠻。江東之士。侃氣維新。敦窒之以其私圖。 冬十月。劉曜陷馮翊。鞠允憚於兵弱。相國保使胡崧前行。允將依焉。索綝懼柄歸保。而不往。擅兵者更貳。貢獻絕。而官食稻。 張寔得璽。獻諸帝。 陸續弒猗盧。而代亂。歸玘者三萬家。 張寔遣王根入援。送貢計。詔都督陝西。 石勒陷廩丘。王演奔段氏。 夏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劉曜圍北地。鞠允救。而城煙熾。衆潰。以爲已降也。八月。曜遂逼長安。救兵皆曰。曜衆疆。然胡崧獨擊破曜於靈臺。其中退者。不欲於鞠索耳。然則救兵之不進者。果畏曜耶。抑所畏更有在耶。廟堂知制勝。四方之至者。從命矣。 冬十一月。長安陷。帝出降。曰。誤我者。允綝也。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忍君臣相從北面賊耶。帝至漢。爲懷安侯。曜封秦王。都督陝西。鞠允索靖乃死。漢誅。專祿以禍人國。其卒亦不免。 石勒圍樂平。韓據請救於劉琨。琨赴之。以猗盧之銳。不戒於伏。而大敗。據乃走。 十二月朔日食。 勒勢震并州。長史李弘以降。琨帥衆奔薊。匹磾親焉。 琅邪露次。移檄北征。漕運

稽期以爲誅。而還師。劉隗謂失刑。王導表請解職。琅邪以邵續爲冀州刺史。續脩劉遐聚衆河濟之間。以爲平原內史。

中宗元皇帝

晉王建武元年。春正月。張寔遣師伐漢。而不能進。二月。漢劉暢寇滎陽。太守李矩降而襲敗之。三月。琅邪王卽晉王位。愍帝前降使命。及於琅邪。乃承之置百官。立宗廟社稷。示統所在也。緣繼大宗之義。立子裒王。王琅邪恭王祀。王導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渡江以來。政所自出也。刁協舊章。賀循禮學。疑於焉決。故協僕射。循太常。周顗吏部尚

書。劉琨匹磾同盟。檄華夷奉江東。遣右司馬溫嶠勸進。謂嶠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卿其延譽江南。漢相國粲。殺大弟乂。而爲太子。五月朔日食。六月。嶠至。同時慕容廆。豫荀組。冀邵續。青曹嶷。寧王遜。心於晉者。使表畢至也。桓宣說下流民於蕉。以授祖逖。逖表宣蕉郡內史。晉王傳檄討石虎。命四道受節於祖逖。而不果。杜曾破王廙於楊口。周訪救之。欲盡其勇而後取焉。設左右甄。而中軍居其後。曾攻甄。自旦至申。中軍之選八百。飲而勿動也。必待鼓。曾及十步。衆赴鼓而潰之矣。及夜追而走曾。遂定漢沔。訪遷揚州刺史。屯襄陽。冬十一月朔日食。立太學。戴邈之請曰。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篤道崇儒。以勵風化。懷安侯戎衣前導。以泣故老。粲將惡加之。聽曰。不忍其再。十二月。復備行酒洗爵執蓋之役於享胡也。尚書郎辛賓效死於抱泣。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伐漢至於河東。曰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愍帝復遇弒矣。是時漢地未盡全。趙且內離。而中國人有憤心。侂不復而功必敗者。君相之志不立。故天下力不能一。以歲於成。而非胡兵之不可敵也。課農功。長吏以入穀爲殿最。而諸軍廢其佃作。慕容之庶吐谷渾。馬鬬而與廆有隙。遠馳陰山。度隴。擾洮水之西。極於白蘭。羌胡憚其勇。

二年。春三月。王卽皇帝位。改元太興。太子紹。琅邪時世子也。禮賢受諫。與庾亮溫嶠爲布衣交。亮好老莊。妹爲太子妃。帝賜太子韓非書。亮以刻薄傷化。然晉之創迹。雖多謫秘。武惠以後。有柔失而無剛過。所以亡者。非刑名之爲鄭也。荒散而不制。幣政自老莊也。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裴嶷勸廆。并弱小。爲進取資。趙固之伐漢也。敗奔陽城山。滎陽太守李矩遣救。耿稚襲敗漢營而走粲。詔矩督河南三郡。夏四月朔日食。加王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或搆琨於匹磾。邏騎獲琨子羣書。而襲薊者繼發。使縊之。朝廷知匹磾無他。冀其後功。故緩琨贈謚。然

夷晉自是不附匹磾矣。青州刺史曹嶷叛降石勒。秋七月。代王鬱律擊破劉虎。西取烏孫故地。更兼勿吉。以西雄於北方。劉聰死。無政而淫虐。再陷京洛。手刃二帝。恃胡騎爲雄耳。宮中六后。四劉。其二靳準女也。粲立。準爲大將軍。醜其羣蒸。八月。準執殺粲。劉氏男女。無遺者。淵陵發。聰屍僇。漢廟焚。惡極而禍窮。若天假之手也。準稱漢天王。欲還聖帝室。以奉梓宮告幽州。宜於以反正終者。冬十月。劉曜自長安至赤壁而自立。封勒趙公。勒攻準。徙於所部者十餘萬落。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十二月。漢靳靳準。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

石勒攻拔平陽。

三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靳周撫。蘇峻以功爲淮陵內史。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夏四月。陳川以浚儀叛。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漢徙都長安。后惠羊后。以太子熙其出也。南陽王保稱晉王。陳安叛之。上邽大飢。祖逖討陳川。石勒救之。退屯淮南。石勒陷幽州。匹磾奔依邵續。周訪擊斬杜曾。敦貪荊用武地。自領也。訪遂務兵勸農。爲誅敦計。徐龕寇濟岱。王導舉羊鑒。辭弗任而強之將。靳準之誅。漢將進趙王爵。勒之言曰。漢業惟吾功。趙王趙帝。自爲之而已。既漢改號趙。祖冒頓。勒則自王。稱後趙以別。石虎驃騎將軍。乃禁侮犖族。崔毖在平州。合交三國。以攻慕容。廆獨犒宇文之師。高句叚氏疑而退。悉都官怙衆而獨進。時慕容翰屯徒河。曰。居外爲奇。兵交。服入宇文氏。而敗之矣。遂取遼東。獲三璽。使裴嶷以獻捷。蒲洪降趙。

四年。春。末秋攻破匹磾。邵續爲破末秋。匹磾因使守。而與文鴦攻薊。間獲於石虎。使呼城。續呼兄子竺曰。努力奉匹磾。成吾志也。更部劉遐請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滅而不收。孤義士心。帝使其子緝代爲冀州刺史。三月。裴嶷至。朝廷謂廆賢。因授平州刺史。留嶷。嶷曰。願從平州立功。

夏五月。晉王保弒陳安以降趙。討賊。羊鑒頓師。除名。代之蔡豹。張寔誅妖賊而戕子駿。幼。京人奉其弟茂。趙覺反者。連巴酋五十。光祿游子遠曰。誅元惡。足矣。罹盡其連。巴衆舉起。廆以羌羯稱戈至三十萬。將自將。子遠曰。嚴虜以聚之。亦惟寬惠以解之。大赦縱舍。令相招而來也。弱兵三千。可收功矣。從之而定。因徙氐羌二十萬於長安。祖逖使韓潛守陳川。後趙亦置戍焉。四旬矣。餉土而遺米。趙得之。固畏其飽已。趙未運。而逖奪。則戍者宵遁。秋七月。進屯雍丘。解李矩郭默之仇。使受節度。詔爲征西將軍。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約已務施。甘苦同其將士。爲不可勝

矣。故聽河上貳屬。以爲偵。而師無敗衆。使難不內作。以促其年。不終其初志。不已也。　八月。周訪卒。敦使郭舒。監其軍。帝以命甘卓。而敦拒違。　蔡豹敗誅。徐龕降後趙。　敦成兎窟。而長狼心。恃導中爲之與也。晉之坐失中原而孤者。非王氏莫任郵矣。羊鑒之貶。發之刀協。而導自陳。罪當。則非譖也。且未有俞命。而敦爲導訟屈。使帝不堪。蓋沈充錢鳳。佞其逆志。故僭發而不顧也。帝召譙王丞。示劉隗曰。惟心腹方面。鎮其邪心。時敦表沈充刺湘。上流控三州之會。舉爲逆用。勢成莫制矣。帝謂丞。朕爲惠皇不遠。哀哉。以充命命丞。丞曰。臣不愛其力。但湘敘於荊冠。三年而卽戎。

徒灰身耳。丞過武昌。敦鳳莫之忌也。而遣之。至湘。約已而蘇民。乃著賢名。

五年。春正月。徐龕降。　三月。日中有黑子。　石虎攻陷厭次。執文鴦匹磾。幽冀幷盡入後趙矣。匹磾常朝服而持晉節。及文鴦皆以不屈死。　夏五月。詔免僮客爲良。以備征役。　終南崩。　秋七月。以戴淵督司豫。劉隗督青徐。備敦矣。曰。伐胡。疏導爲司空。畏中賊也。隗遊與朝謀。獨周嵩頗黨導。爲之曲說。　八月。常山崩。　祖逖悲憤。大功且以內難沮也。而卒。冬。代之以其弟約。才志異逖。始離士心。而敦益無所憚。　後趙重酒禁。郊廟用醴始。數年而釀絕。　慕容廆封遼東公。作東橫。使世子皝與諸生同業。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　拓跋猗㐌妻。殺鬱律。以爲女國。孤什翼存自其母褲中。

六年。改永昌。春正月。王敦反。舉兵武昌。疏曰。隗首朝懸。諸軍夕退。又曰。陛下當思太甲伊尹之事。且罪協。至於蕪湖。沈充已起吳興之兵。帝怒曰。敦欲幽朕矣。親帥六師。以誅大逆。　敦約梁湘同逆。譙王丞曰。地荒民寡。勢孤援絕。然得死忠矣。長史虞悝。請傳檄四方。以分其勢。丞傳檄州內皆應。使主簿鄧騫連甘卓。卓用參軍李梁言。欲坐收寶西河之功。騫曰。將軍義興實融。襄陽固非西河。武昌勝歸。梁

將爲制。若以義師襲虛。而敦授首。且夫救國難。義也。會敦參軍樂道融。趣梁兵。以義不助叛。顧激卓歸正。時長沙爲魏乂所圍。卓乃謂吾出汚口。乂圍自解。而竟遷延。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協請誅王氏。帝不能用。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故黨於王者。頗過導。而不應其呼。以便於解也。而導怨之。　帝復導位。以爲前鋒大都督。周札守石頭。爲敦誘而開門。導遂以諸將大敗。而顧不自咎。太子欲決戰。溫嶠斷鞅。帝不得已。給刀劉馬。爲避計。協老不能騎而逮。隗奔後趙。敦當西都之傾也。已謀廢帝琅邪時。而建昏弱。爲篡圖。導率百官見之石頭。敦謂導。不用吾言。幾至覆族。使

導純臣當時宜以正對矣。敦畏太子勇略欲廢之以失子道問何如。賴溫嶠曰孝。而屈其計。導於是時顧勸敦殺戴淵周顗以絕人望。故姚伯子曰。導與亂也。充功開國導佐中興以爲一代宗臣。立國之規模。已多錯漏矣。末之所以不振也。且惟敦導比。故帝畏伏戎而不能北征。使琨逖磾續之徒。抱忠而蹶。甘卓畏而還師。道融曰。彭澤斷敦上下不相赴矣。而不能從。敦擁兵劫略。改易百官。又真民之大憝也。夏四月乃還。而不擣其虛。則卓之闇於機也。導得顗救表於中書。歎負良友。譙王死於長沙。五月。敦殺卓。同於死。而丞義則盡矣。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郗鑒退屯合肥。冬。祖約退屯壽春。石勒既盡有兗徐。復騷梁鄭之間。閏十一月。帝以憂崩。太子即位。王導輔政。

張茂取隴南安。置秦州。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春正月。成寇臺登。陷越嶲漢嘉。三月。後趙寇彭城下邳。卞敦退保盱眙。帝威明夙著。在位三年。有促境。而無仲威者。奸臣强敵。相扶以交凌。已敝之政刑。非可一朝復也。收鑒嶠嘉謀。靖敦難。帝之爲明。不愧矣。夏四月。敦進屯姑孰。勢臨天子矣。自領揚州牧。使導爲司徒。篡事直待日也。成寇寧州。姚獻敗其師。至於濾水。六月。庾

亮中書監。陳安既報元王之仇。氐羌輳而附之。乃自立涼王。秋七月。趙斬滅之。而封姚戈仲襄平公。敦懼鑒外援。表尚書令。然鑒入。乃主討謀。石虎陷青州。殺曹嶷。而盡坑其民。刺史劉徵曰。無與爲牧矣。得留男女七百。趙封張茂涼王。冬十一月。敦以含督江西軍。舒荆。彬江。廣自樹也已。

二年。春正月。鋤强宗。殺周嵩周札。當時司馬僅帝而已孤。後趙陷東莞東海。二趙始連兵。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以及曜之亡也。成含子而立侄班。曰。吾兄先君之嫡。功基垂成。且其嗣克荷也。夏張茂卒。還嗣以兄子駿

而屬勿以趙服入歛。敦疾。矯拜兄子應以自副。錢鳳問後事。曰。應不任也。然冀幸於未死。請弱禁兵。以三分休二。溫嶠爲敦司馬。見可任於鳳。要之延譽。六月。得表丹陽尹。控其咽矣。帝以是先得敦謀。成其討詐。使導爲敦發喪。而騰詔曰。天不長妃。敦以隕斃。而鳳復扇逆。得其首者。侯之戶五千。故詭言以僭其師。而敦疾以憤薦矣。猶筮師。郭璞以諫曰。死與事會。武昌有延。怒斬璞。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帥向京師。秋七月。奄至江寧南岸。溫嶠燒橋以挫其鋒。或請駕出。鑒曰。無庸也。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段秀以千人渡水掩擊。旦。破諸越城。則敦慍死矣。王應秘喪。偷取

淫樂而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各以兵入衛。充鳳方合兵復爲峻遐所破。周光以尋陽助亂。中更以敦死。傳語其兄撫、衆皆潰矣。因得鳳首以自贖。既僇敦尸。誅止充應含。而不盡王氏者。猶曰導大義滅親也。

三年。春。以死事贈丞淵顗卓璞官。導猶開釋啓門之周杞蘇峻又以生之心。許昌叛降後趙。夏五月。陶侃都督荆湘梁雍。矯玄虛以精勤。終日綜理。曰分陰尤當惜也。佐酒蒲博。雖在參佐。必投諸河。理不遺竹頭木屑。用幹時標績。誠在茲也。然取阜其境而已。忠滅其初。石生寇河南。郭默南奔。既失司州。後趙之境盡河北矣。庾亮貌靜而

躁中。故帝外庾王。而更圖委任。南頓王宗。虞胤左右衛典禁兵。導亮以多聚勇士言。而彌養。或其所屬者也。帝疾。屏人。亮則以障已疑也。排闥請黜二人者。是則躁人之疏矣。秋七月。帝崩。太子衍立。五歲耳。以當內外之多難。故遺詔亦惟亮導輔政。卞壼郗鑒陸曄溫嶠得廁名。而不及陶侃祖約。或以詔從中刪。然亮獨主斷。請太后臨朝。而導乃稱疾。冬十一月朔日食。

顯宗成皇帝

咸和元年。夏四月。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導不朝。以疾。六月。郗鑒刺徐。而送卞壼奏其翟法從私。蘇峻有忿言。秋八月。以溫嶠鎮武昌。王舒會稽內史。而倚石頭城。疑峻及約。且備侃也。亮於是也繁疑。冬十月。亮殺南頓王。帝問宗何在。曰。反誅矣。帝泣曰。舅言人反。則殺之。人言舅反。何。亮懼而弗悛。後趙用程遐謀。以世子弘守鄴。虎去而衛怨。十一月。蘇峻走石聰於壽春。爲遏胡作塗塘。而祖約曰。蔡我。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

二年。夏五月朔日食。張駿遣攻趙。以失河南地。亮欲速峻反。舉朝弗順。冬竟以大司農徵。溫嶠欲下衛。顧止之備西陲。峻以討亮連約。蕭內史桓宣諫。約弗聽。營馬頭而絕之。峻反內向。左丞孔坦。司馬陶回。言及峻未至。急邀

諸阜陵可擒也。而不從。十二月。峻遣取鹽姑執。然後使守慈湖。內史桓彝以宣城兵赴難。遇峻將韓晃。敗於蕪湖。而退保廣德。寇已深矣。猶辭徐州之援。

三年。春。韓晃襲慈湖。峻自橫江濟。陶回又曰。覆諸小丹陽。猶可擒也。而又不從。峻果夜逃其中。以無梗而得出。亮延寇而不爲備。峻既近而不可制。乃委而先竄。時嶠已下尋陽。亮奔之。卞壼以大桁東諸軍。敗於西陵。又敗於青溪。峻焚臺省諸營皆盡。而壼殊力戰以死。子眕肝隨之。當時所傳爲父忠子孝者也。峻以兵入。褚翜抱帝升坐。峻至。翜叱之。觀乃不敢犯。然恣攘宮府。更易朝堂。已惡矣。三月。

庾太后崩。峻南屯於湖。亮矯莫適主也。且慮兵弱。遣王愆期邀侃荊州。恨在不預顧命。侃江左所謂巨擘也。而非純臣。見於斯舉也。嶠使三至。激言先下。毛寶曰。師克在和。乃自生同異。侃未決。愆期厲言。如峻得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夏五月。侃舟至尋陽。亮往謝。侃曰。脩石頭以擬老子。今見求耶。乃同趨建業。峻據石頭而劫帝。劉超鍾雅步侍左右。郗鑒自廣陵扼其東道矣。侃使召兵三吳。以分其勢。毛寶以前鋒奪約餉萬斛。冠已偏飢矣。鑒渡江。侃舟師乃會。侃築白石壘。使亮守。與峻相持。孔坦曰。不還郗公。東門無限。還鑒於京口。約攻湓口。毛寶走之。約召趙師而

奔歷陽。初桓彝聞京師之失守也。退屯涇。韓晃攻下宣城。彝死。八月。石虎攻趙蒲坂。曜追破之。伏尸二百里。遂攻石生於金墉。襄國大震。九月。導聞峻將殺己。竄於白石。義兵久頓。嶠貸米。侃吝言西歸。嶠曰。勢不旋踵。今日之事也。公若沮衆。義旗廻指矣。侃不勝衆議。乃分餉。毛寶燒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始不去。知勝之不遠也。晃攻大業。長史殷羨曰。急攻石頭。自解。已水軍及白石俱進。軍峻於陣。弟逸收其衆。而仍守。嶠立行臺。使四方知歸。冬十一月。勒敕洛陽曰。使席卷河北而東。吾事去矣。十二月。後趙軍及成皐。而不見守兵。遂詭道進。至則曜方飲博。一戰而擒之。

四年。春正月。鍾雅謀奉帝赴西軍。任讓入宮收之。及於劉超。帝抱持悲請。而不能免其死。冠軍劉胤攻拔歷陽。祖約奔後趙。趙太子熙奔上邽。尚書胡勲曰。猶可守也。斬之而行。後趙取長安。二月。蘇逸誅。帝入溫嶠舡。侃請免讓。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導令取故節。侃笑蘇武不如是。姚伯子謂侃亦有媿焉。其惟溫嶠乎。曲行其志於王敦。其善於爲武者也。而曲儒議嶠勸進時。毋牽裾而不止。爲宮闕焚。而議遷會稽。豫章導曰。示弱矣。北冠伺隙也。務本節用。無豐約一也。稽翼爲丹陽尹。收集散亡。京邑以安。

朝議留嶠輔政。辭以導。留資蓄。具器用。而後西還。亮請罪。手詔慰諭。侃奏相州卞敦擁兵不餉。導宥之。移刺廣州。夏四月。溫嶠卒。代以劉胤。侃汰縱酒。侃鑒以爲不任也。秋八月。後趙拔上邽。熙殺趙亡。淵聰曜三世。廿七年耳。弒亡相繼。而屠各萬五千人。殲於虎。無遺種。作逆之報。固宜慘也。冬十二月。郭默襲殺劉胤。傳其首曰反。即命之江州。

五年。春正月。侃討斬默。與導書。殺方州者得方州。殺宰相者亦宰相耶。時桓宣不從亂。侃上爲武昌太守。二月。勒稱趙天王。立子弘爲太子。宏爲大單于。進虎爵中山王。虎

怒曰。成趙業者我也。大單于顧及婢兒耶。且俟其晏駕也。

趙殺祖約。胡奴或竄道重。曰。不可使士雅無後。 夏五月。侃兼督江州。移刺武昌。 六月。張駿復收河南。 秋九月。趙稱皇帝。郭敬寇襄陽。環馬而洛。周撫避其强也。敬遂戍樊城。 造新宮。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 趙既建太學。夏舉賢良方正。營鄴。盡倣漢儒典作。置洛陽行臺。曰南都。觀則美矣。實以民勞。

冬。歸王導胙。非三朝。見而帝必拜。

七年。春。趙燕羣羯。而高自擬。受命之君。下漢高耳。光武或庶幾焉。魏晉之爲狐媚也。故勉爲敬儒。一日不怡而曰。吳蜀未一。恐後世不以爲受命之君。徐光曰。人乃有不憂心腹而憂四支者。夫中山不仁而忘義。父子並據。有輕太子心。萬年後。其不可復制也。乃默然。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

秋。桓宣敗郭敬。拔襄陽。侃即使焉。宣軒載鋤耒。以勸耕。

八年。春。趙以幣來脩好。詔焚之。王弇州於是謂晉能爲趙宋兄。 三月。寧州叛降成。 夏五月。慕容廆卒。仁敗皝而據遼東。國乃分。 勒寢疾。虎以遂其盜謀。通謁焉絕。悉還在鎮諸子。而收其權。秋七月。勒死。虎劫逼弘。宿衛其子。遂也。弘求讓位。不獲。乃先瘞而潛瘞。 九月。虎弒其太后劉。冬石生石朗。舉長安洛陽兵以討。皆不克死。 蒲洪降趙。

勸徙關豪氏羌東實。虎即命督流民於枋頭。姚弋仲督西羌於攝。 涼州中隔。貢使於成假道。雄曰。涼州全險衆强。稱帝亦足自娛。使者張淳對曰。二趙圖度天命。傾敗皇輿。寡君祖考以來。用是枕戈。成初欲使盜覆諸峽。爲是慚而達之。

九年。春正月。侃池稱藩。 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涼梁通。而歲使不絕。 夏六月。陶侃卒。庾亮代督。辟殷浩參軍記室。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諒陰哀號。秋弟越弒其夜哭也。而立期。 冬十一月。趙虎弒其主弘。 慕容皝攻克遼東。

十年。改咸和。春正月。帝冠。三月。飲於導。夫人在寢。侍中孔坦曰。非禮也。且請傅納朝臣。諮諏善道。導惡而出之。坦解職。憤世之不容直也。導尤喜丹陽尹桓景之諂。熒惑守南斗。陶回謂導。造膝桓景。熒惑不退矣。 夏大旱。 秋九月。趙遷都鄴。乃聽其民事佛。前此佛入中國而未恣者。中國未嘗自髡而效之也。虎羯屠首。佛圖澄實贊其虐。豈名慈悲者。而行故奸殺哉。後世奸宄自興。必有妖僧尸之。亦利害之昭焉。可見者也。 冬十月朔。日食。 張駿請北伐。曰。民習凶殘者。繼世矣。恐後生亡其戀慕之心也。

十一年。春正月。彗見奎婁。 遼東涑海。慕容皝涉水斬仁。而國復全。 二月。立杜后。帝臨軒而備六禮。 趙時金斤

斗粟而倍爲大武殿及東宮民以饑餓

十二年春石虎自稱天王　皝亦王燕矣臣趙而請其師伐段

十三年春趙攻段遼南燕掠其北而敗之遼奔密雲趙拔令支悉其地慕容翰奔宇文氏　成主虐大臣多死諫漢王壽沌涪朝時常辭警冀壯者父死於特而侂焉不仕自巴西說壽以因民心遷成於賈之爲忠也夏四月壽以盟師既弒其主期遂自取也更漢號追帝其父驤而殺雄諸子壯復誓漢徵以太師不至矣　趙伐燕及於棘城爲攻段之役皝未會師也皝懼將亡慕與根曰是成趙强矣劉

佩曰安危在一人惟自强以厲衆各將死士亢戰虎頓堅城十餘日退則敗於皝子恪矣不潰者獨石閔一軍蓋亦有虎之心者閔欲先除蒲氏虎曰吾且籍之一天下　既虎謀復燕海島之戍轉餉及高句麗　六月罷司徒官導爲丞相蔽帝抑士以久其政是與而亮以招鑒起兵則好亂而不自審矣鑒不從而導聞徒與言於角巾歸第澹辭漫應導於是爲善處矣亮爲是屈而自止然遥執朝政擁兵上流而未之釋然導對西風乃歎元規塵污　秋漢霖襲壯以上封事曰其天示監前盟乎誠奉建康以啓藩封雖帝降爲王然傳世有永矣　冬百僚議爲王導降禮以

問顏含含曰禮無偏敬也既退而惡佞言之聞　什翼徙立使孤監北部明反逆殺人姦盜之法刑清而政簡代以復疆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　段遼自密雲求迎於趙亦使於燕十二月趙師至皝遼合而覆敗之

十四年春二月庾亮表請伐趙太常蔡謨以審彼已而見亮之非虎敵也以詔諭止　秋七月王導卒庾冰參錄尚書事晝夜勤治寬而任嚴曰前相之賢也猶不堪其弘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人以充軍實　郗鑒薦蔡謨自代曰唯能集新附而卒　九月趙將陷沔陽及邾城兵敗將

死而亮不能救竟陵太守李陽敗諸石城乃退

十五年春正月庾亮卒代以其弟翼何充爲中書令　慕容翰佯狂以省宇文之山川皝迎之歸　宇太微　代都雲中　秋漢大閱趙連之入寇也龔壯曰事胡孰若事晉且滅晉而不臣胡國必亡寇以止而復佯聾　冬趙合兵得五十萬蓋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矣以計七州之民數其衰耗可知也粟積樂安者千萬而餘曰伐燕是空國之舉也皝度虎不復備薊入自蠕蠕塞所至焚燒而趙兵曾莫之禦空聚空散民勞甚矣極於虎死其斬艾歲甚　漢致書署趙王石虎君趙使漢亡將李閎報之楷矢石弩示服

遣也。壽下詔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十六年。春正月。燕築龍城。立宗廟宮闕。二月朔日食。初。虢使獻密雲之捷以請王。議未決。刻期大舉。莫之應也。既燕王之命。爲嬖表狹。使於會宴明言。四海板蕩。宗社爲墟。而宴江沱。以足樂也。少康一旅。有窮是滅。靡爲非諸君任乎。今虎壽吞噬。必蜀爲食。既不北師。又緩西討。使虎據形便。以東南臨。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三月。詔正土斷白籍。李閎載淫虐輪諸漢。曰。鄴宮壯麗。虎以刑御。壽慕之。於前人儉約寬惠也。悉更殺諫者。蔡興李嶷。民乃思亂。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庾懌在豫。毒酒餉江州王允之。

以上。帝曰。大舅亂天下。小舅復爾。懌乃飲鴆。夏六月。帝不豫。褚裒有丕奕宰相入見。氷請嗣以母弟琅邪王岳。充曰。父子相傳也。帝崩。岳即位。丕封琅邪。奕封東海。秋七月。帝以嗣位。推功二相。充曰。氷之力也。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竟避諸庾。出鎮京口。冬十月。燕遷都龍城。翰以地圖示虢。且曰。必先高麗。乘虛。則心腹之疾也。師起。翰曰。北道平濶。高句麗所備也。率以偏師。精兵南入。而中潰之矣。十一月。以敗其王釗。遂入丸都。王走。虜男女五萬。及王母妻而還。豫章太守褚裒識度清遠。有時名。十二月。女立爲皇后。辭事任而刺江州。趙之作臺觀者四十萬。造甲

舩夫六十萬。國無居人矣。或諫。因怨。則坐死數千家。時平陵石虎夜移。狼狐逐南而蹊。虎曰。南并祥也。入冠之徵。位出車牛二。米十五斛。絹十疋。子。鬻不足以給道。經相望也。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功名自喜。而任滅胡取蜀。獨善桓溫。薦其雄才。毅浩隱居市名。徵之不應。遺書譏以王夷甫可鑒也。謂江東事去。以前相導失刑。使連燕遼。約期大舉。朝臣贊者。庾氷桓溫。譙王無忌而已。秋七月。詔經略中原。翼表桓宣督軍丹水。溫前鋒。以伐趙。漢主壽卒。太子勢立。翼移鎮襄陽。遣表即發。出氷鎮武昌。爲後援。充徵輔政。

二年。春正月。趙兵集矣。白鴈集殿。占爲空宮。虎以大閱罷兵。使果南。其坐談退之耶。翼功雖未建。其舉不可少也。燕伐宇文部。翰爲前鋒。斬逸豆歸。開地千里。歸而死。忌矣。翰死而歎謀未盡。使羯猶跨據中原。桓宣有丹水之敗。憤而卒。翼代以其子之方。帝疾。將尋轍於會稽王昱。充守父子相傳議。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褚太后臨朝。裒安藩而辭政。冬。氷卒。翼還鎮夏口。蓄積以圖後舉。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春正月。趙治長安未央宮者四十萬人。表場千里以較獵。重殺人法。於其禽獸。燕是時。罷苑囿。以給新民。

燕以二龍見瑞，叛而自紀年。劉惔奇溫才，而豫識其不臣。秋七月，翼卒。何充不欲荆楚世於庾也，而薦溫，惔謂會稽王昱曰：形勢之地，溫不可居，不則以惔行也。昱清虛寡欲，時以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故不樂往，溫乃以荆州刺史都督六州，惔代庾之方監，沔中。冬，凉分增沙河州，置三刺史，駿假王號，官制器服略擬焉。

二年春，蔡謨以何充卒領司徒。三月，褚裒薦殷浩尚書令，會稽王翹之，以去就爲時興廢，而後就當其隱也，望之者。其如蒼生何。夏四月朔，日食。張駿卒，子重華嗣，趙攻之，悉師而不能戰，張駿乃舉王薄謝艾曰：少才堪使也。

即以中堅將軍將步騎五千，大破趙兵。漢繼爲無道，李奕因思亂之民而攻之，自漢壽至於成都，則從者數萬，射死在閉城之拒，然山谷聚獠，並以飢掠，而民愈不堪。桓溫將伐之，江夏相爰喬曰：國寇二患，蜀弱也，乘及其未覺也，萬人疾趨而出險，矣我能遠征，胡亦不敢有易心，縱其侵軼，留守足以當之，無憂也。拜表即行，朝廷憂之，劉惔曰：必克也，患在克蜀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溫軍至青衣，勢始議拒，則又悉師犍爲，溫用袁喬策，三月，全軍至成都，戰三捷，而犍爲潰矣，勢出戰笮橋，矢及溫馬，吏鳴進鼓，喬劒督力戰，而大敗之，成都門焚，勢出降，溫入撫其民，舉賢旌善，月餘而還，始特流驤，逐流民入劒閣興言，卒成割據，特死流繼，還之雄，終及驤子壽，而亡於勢，兄弟子孫遞爲帝王者，四十四年，祚符季漢，然德威去之遠矣，勢至封歸義侯。夏，趙擊凉而再破於謝艾，虎歎偏師定九州，而以抱罕挫也。虎益富於盜冢，前代陵墓徧及，聞沙門言，胡將衰，則大苦晉人爲厭，華林苑夜作十六萬子弟分兵行州，皆重爲刑殺，而輕風雨，此其爲厭勝也。爲娛凌觀，曰：抱子弄孫，無憚天崩地陷，蓋合秦皇二世之驚愚，而爲古今虐首矣。誅忠殺諫，觸而必死者多矣，則又不可勝書。冬十月，錫命及凉，重華要王爵，曰：凉之事晉，何以不如鮮卑。

四年，虎將廢太子宜，易以秦公韜也。秋八月，宣使盜夜殺韜，將以致虎而弒之，虎出而中止，賊得登中臺觀揚灰也，孫猶在抱，收者取之，虎懷號牽衣而帶以絕，虎乃有疾。溫還，加征西將軍，臨賀郡公，昱忌其威名，屬朝權於殷浩，浩引王羲之護軍，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以安。九月，燕王皝卒，子儁立。虎入張豺言，語羣臣，千二十輒殺父，吾今立十歲之世，庶不迫其二十也。冬十二月，以蔡謨爲司徒，辭也有迤。趙東宮之衛，皆戍凉州，其高力萬餘，當十選也。

五年春正月趙以稱皇帝大赦而不及涼謫行及雍城督梁犢因怨而用之長柯其斧以攻下辨則所向奔潰[illegible]平苞於長安李農於洛陽虎乃大懼而將及姚弋仲蒲洪

弋仲將衆求見虎辭以疾曰召而不見安知其存亡虎爲力疾弋仲曰爾以兒病邪幼不擇教逆乃誅矣且病而立幼亂之所起也若犢者老羌保破之彼因思歸不得而爲亂耳而憂賊耶既斬犢於滎陽弋仲封西平公洪略陽公弋仲獨能爾汝暴虎而不攖其怒者惟素梗不撓於非義當虎篡時不賀曰負先君托 夏四月虎死姚伯子益快石氏之趨亂以亡而至於無遺種也虎立世使子遵斌

及豺輔豺則出遵殺斌是亦有亂心矣遵聞喪於河內以太子許閔歸而殺世也豺也遵立而天棄其暴風霆雨雹拔樹焚聚太武暉華災而鏊火金石蕩盡 蒲洪遣使來降 天下皆期亡趙慕容霸發策於燕恪於是爲輔國將軍選精二十萬講武戒嚴 桓溫出屯安陸壽春來降秋七月以庾袞偏師之敗而復失之袞還鎮渡河來附者二十萬不勤撫集而略盡之死喪失豈在伐哉其將非也蔡謨爲異於師出習鋼於宴安耳未足爲正也袞還鎮聞哭聲而卒矣 梁州刺史司馬勳聞石苞以關右討遵而秦中歸以州師赴之則各守令以應晉未至長安二百里耳

遵遣騎取苞聲言拒晉勳怯拔定還晉之失機大抵此類也若關中克復因蜀勢善置守爲燕亦未得盡有山東也荊楊之師憑其聲氣而進矣何者民離全晉未遠故老猶存共主故義倡而必應非若宋齊易姓以後各土其民而主已定也 石閔弒遵而立石鑒 秦雍流民過枋頭蒲洪收而爲之主 鑒畏閔而不能靖再遣攻焉閔斬之且幽鑒以觀人心之向背也啓城入者皆趙人出者胡羯矣乃斬男女二十餘萬羯無留人焉知其終不已附也然公族從石祇裹國者猶萬計且外鎮多擁衆故鑒自幽中有召

六年春正月閔滅石氏之迹魏號而李姓石琨以爲討敗焉閔遂乘勝擊張沈賀度於石賚鑒所召也用弒鑒幽中殺虎孫三十八人石氏在鄴者盡矣勒虎仍虐屠宰中原暴攘主位鋒鏑畚掘交盡其民而無厭極終以自斃距曜二十三年耳父子兄弟之屠戮無寧歲也更沈其宗於閔者非常之暴非如是不足以影天道報施之平也 閏月閔自立爲魏皇帝先若迎天子都洛者以觀衆心 殷浩督楊豫五州 蒲洪擊破弋仲子襄改苻姓稱三秦王

二月燕伐趙拔薊城將坑其士卒覇曰非王師先聲也從之因入都焉悉得幽郡縣 魏主復姓冉蓋以虎養子改

物。洪獲趙將麻秋。從之宴。而遇鴆。謂子健曰。我冀中州也。稱汝右。宜急入關。而死。石祇稱帝於襄國。不附魏者應之。弋仲爲其右丞相。夏五月。盧江太守素眞克合肥。王朗赴洛。其司馬杜洪留長安。即據之。苻健謀入。與其兄子菁分道。曰。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也。散騎常侍辛謐歷劉石而不汚。魏聘以太常。辭。而遺之書。君王功已成矣。歸身晉朝也。不食而卒。秋。燕徇冀州。取武章河間。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走杜洪。使來獻捷。且脩好於桓溫。謨虛司徒之位者三年。十二月。帝臨軒遣徵。朝罷而不至。會稽王責以無人臣禮。然後詣謝。免爲庶人。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自稱秦天王。二月。魏攻襄國百日矣。祇去帝號。求救。張舉許燕傳國璽。以出悅綰之師。弋仲病。遣子襄曰。不梟閔。無我見。三月。石琨偕襄至。閔戰勝而不固壘。用道士言。太白入昴。必殺胡王也。再戰。綰師疏布曳柴且至。魏方恂於三敵。而祇出衝其後。以大敗歸。喪其十萬。祇因易魏。使劉顯攻鄴。則復喪師於閔。夏四月。司馬勳爲杜洪擊秦五丈原。而不進。乃還。劉顯敗還。殺祇自立。秋八月。魏徐兗荆豫洛州來降。慕容恪取中山。弋仲遣使來降。溫釁內深於浩。而不得北伐。是以燕秦得先之而收地。冬十月。溫拜表輒順流而軍。武昌。浩則恐其名出師而內向取巳也。以會稽王書招溫還鎮。才既戡亂。而徒爲中梶。外失敵機。而內且產患於朝廷。是則浩之罪也。使溫是役以內向舉。雖有詔。亦不止矣。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杜洪殺。地旋幷於秦。魏殺劉顯。石琨來奔。斬之。漏於外者乃隕。既。浩强與溫競功。出許洛。謝尚荀羨督統。進屯壽春。豫牧張遇。以怒尚而降秦。師用不進。命羨鎮下邳。三月。弋仲卒。遣命子襄事晉。襄戰秦帥而來歸。詔屯譙城。魏閔遊食諸郡。夏四月。燕獲而斬之。慕容評攻鄴。魏人以閔子守。上

傳國璽求救。燕盡降其城外矣。乃誅妄言於張舉。謝尚率姚萇攻張遇。秦之救者苻雄。敗諸潁水。乃還屯壽春。雄徙遇衆入關。許昌別置鎮。秋。慕容評克鄴。燕使鎮之。九月。浩進屯泗口。冬十月。謝尚克許昌。十一月。燕稱皇帝。雖勢强秦代。然趙地多披離。未定有其半也。晉使至。遽曰。承乏爲中國天子。改司爲中州。龍都建留臺。委務於乙逸。

九年。夏五月。重華攻拔秦上邽。詔進凉州牧。殷浩置謀於秦。須應僞耳。卿遣刺襄皆輸情焉。襄之以兵。弗克。繁有辭。苻健納張遇母。而假子戲朝。遇以亂謀得死。浩聞而未

審則以所置者成。冬十月。率衆七萬伐秦。前驅襄也。而不之備。襄邀敗諸山桑。棄輜而走保蕭。十一月。張重華卒。庶兄祚。假輔政。廢其子曜靈。而自立。爲淫虐。殺裴妃謝艾。茂寔之政以衰。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七萬。乃表浩罪。謝尚都督江西淮南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張祚稱王。改元僭擬。丁琪曰。以一州之衆。舉虜爲抗。民奉命而不疲者。曰。事晉爲忠也。今自尊以携民。則强弱之勢難支矣。不聽。斬琪。温疏浩罪。而免之。徙諸信安。王述雖刺楊州。權總於温已。外不符中。以猜爲倩者。奸雄之所笑而輕也。故包之久而後發。猶歎用違其才。堪

尚書令也。告之以書。浩荅。慮慎啓閉。而達空函。乃死徙所。

二月。温帥師伐秦。民苻之安。則五年矣。燕勢亦以漸固。姚襄叛降燕。夏四月。別將攻上洛。獲其刺史温進。敗太子萇兵於藍田。長驅阻澗。健固小城。悉兵雷弱兒。合萇兵。爲拒。温善撫諭。降者獲慰。意其且解左衽也。泣不留復見官軍。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執陳留內史。詔召還謝尚。温於斯時也。入敵地而孤。燕更覇曰。垂。錄臺。得東北之和。以深儁忌。王猛被褐見温。捫蝨談世務而當曰。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温歎江東無比。署軍謀祭酒胡三省曰。伐燕伐秦。皆乘勝進逼其國者。爲勢以潰之也。彼內無變。則威殫矣。故見重以取敗。向使輕頓堅城。後援不續。將有不能歸者矣。姚伯子曰。使温得用師閔。祇搆亂之初。而有若猛者贊之內治。敵克而天下定矣。功之不濟。撓者多。而後其時也。與秦丞相雄戰於白鹿。不利。且乏食。徙三千戶而歸。秦比略温後。喪失萬餘。然斬萇。秦大飢。

十一年。春。秦大蝗。牛馬相噉毛。夏。姚襄據許昌。二月。苻健卒。太子生立。生少。而安忍。健明引大臣輔政。而陰令除焉。故初即位。即以議元殺僕射段純。秋。殺其后。以當星變。輔政大臣。誅除無遺矣。閏月。京張瓘謀復位。曜靈。祚

弒之以絕望。京人立玄觀。共誅祚也。瓘自爲都督。段龕非儁稱帝。書抗中表之儀。

十二年。春。燕將恪圍廣固。京稱藩於秦。以亂故。桓温請移都洛陽。不許。以爲大都督。討姚襄。時襄攻周成於洛陽。温自江陵。北登平乘樓。東望中原。而歎王夷甫諸人之咎也。秋八月。大敗襄兵於伊水。并降周成。温入洛。謁修諸陵。置令設戍。表謝尚鎮之。還。襄據襄城。而圖關中。冬十月朔。日食。恪圍龕也。曰。龕得衆心。而外援絕。壘而飢之。使自降也。以此龕降。齊地遂定。然夷性之終於虐也。坑降三千。遣司空車灌。如洛脩陵。總臨太極殿三日。

十三年。改升平。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夏四月。姚襄進據黃落。秦禦至而固壘。鄧羌曰。彊狠可激也。壓壘門而戰。斬之三原。弟萇降秦。桓溫南還。王猛去之秦。東海王堅得焉。時生傑虐。剖心鑿頂。其好殺也。謂路何以有行人。時蹲虎夜發屋。則喜於天之助其不迫。秦人皆必生亡。猛固勸堅自取之。六月。堅弒生而自立。稱秦天王。而任猛爲治。則謂猶昭烈之有孔明也。秋七月。張平以冀中立。冬十一月。燕徙都鄴。王猛爲秦左丞。總理清肅。廢政以立。然方之古賢爲猜刻。

十四年。春三月。秦擊張平。時鄧羌獲平子毗。皆負萬人敵。以同爲秦勇。秋八月。將以桓雲刺豫。王彪之曰。兵權不可萃一門。違才而用謝萬。王羲之與書曰。每與士卒下者同其甘苦。則善也。秦大旱。堅減省自後宮始。猛未和衆而見才。特進樊世。負佐健定關。而謂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且使汝炊之。以甚其不堪。而發有怒言。堅以斬世也。猛乃得行其志。秦山守諸葛攸伐燕。入武陽。遇恪而敗還。時燕方降張平。渡河置守宰。焚豕無厭。欲以力并。期滿百五十萬。若罄地調發。戶留一丁耳。改從劉貴之書。猶三五徵兵。期集來冬。

十五年。春二月。張瓘將爲亂於京。宋混誅之。以輔政。玄靚

去其王號。王猛尹京兆。御史中丞鄧羌撾而執法。權豪貴戚。殺僇刑免二十餘人。蓋旬月而堅覩道不拾遺。歎天下之有法也。諸葛攸伐燕。再敗。冬。豫謝萬。徐兗郗曇。復伐之。曇引還。以病萬以爲畏也。而偕之。初萬忽軍事而驕。勁卒謂諸將。兄安知怒且萃。造之而厚托。自其隊帥以下。故其還也。師潰。幾見圖。憶安而止。許頴譙沛相繼淪沒。則用人之失也。十二月。慕容儁疾。而屬國於恪。辭曰。太子正統也。而何敢干之。若以臣能負荷。輔可也。

十六年。春正月。儁卒。暐立。恪爲太宰。慕輿根恃勳舊。輕恪而思亂。搆其間。以兄亡弟及。餌恪。更以其謀不軌聞。暐行。則擁衆以遷都。恪誅之。而後綜政。必咨之太傅評。而不專也。膚多難而民和。或謂儁死。中原可圖。溫曰。恪任政。憂方大耳。三五之徵。期集。而相驚散者。羣聚塞路也。三月。恪慮或乘之。所在置將示威。秋八月朔。日食。謝安有盛名。徵辟不就。殷浩同初也。人亦曰。不出。當如蒼生何。溫以爲征西司馬。冬。獨孤沒干降秦。

十七年。春正月。劉衛辰降代。夏五月。帝崩。無子。琅邪王丕嗣。姚伯子曰。大宗繼大統。大義也。涼張邕作亂。冬十月。張天錫誅之。輔政。秦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舉者以之。殿最。故士勵而官得人。田闢用給。而盜

息猛政在必行。而賄賂先絕也。

哀帝

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稅二升。 二月。呂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溫遣徐兗刺史庾希助守。而請都焉。著作蘇綽疏其趨民死也。王述曰。非事實也。虛聲威朝廷耳。秋七月。燕師還。遷議止。 冬十月朔。日食。 庾希退屯山陽。司豫監軍袁真亦自汝南退屯壽春。

二年。改興元。春二月。帝欲行三年喪於周太妃。僕射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 夏五月。溫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王坦之爲其長史。而王簿王詢。參軍

郗超。溫以之爲喜怒。 秋八月。孛角亢。 張天錫弒玄靚而篡涼。 汝南太守朱斌襲克許昌。

三年。春三月。大閱戶口。所在土斷。 帝服長生而藥發。褚太后臨朝。 燕略地河南。夏四月。陷許汝陳。溫屯合肥。徵以楊州牧不至。秋七月。乃居赭圻而遙領。 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使軍盟津成皐。以取洛陽。時守兵二千耳。沈充子勁自效。以雪門恥。詔募千人往。祐卽委之守而南行。勁喜曰。吾得致命矣。 秦之公封。引屬及富商。乃屬其選於銓衡。

四年。春。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荊揚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卽位。弟承兄統。義也。 燕陷洛陽。沈勁死之。溫公曰。能子。 司馬勳覘蜀而吞涎。以益州刺史周撫。恩洽保蜀也。六月卒。代以其子楚。 秦擊降何奴曹毅。劉衛辰。冬十一月。勳反圍成都。江夏相朱序救斬之。

帝奕

太和元年。秋七月。秦寇荊州。始有西患。 改會稽以琅邪。而昱固辭。至受而弗稱。冬以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而受也。琅邪祀大宗。多以登帝。 燕陷魯高平。 南陽督護趙億叛入燕。燕爲置戍。

二年。春二月。燕慕容恪卒。遺言非用吳王垂。不足以却晉

秦。秦之覘燕。以爲可圖已。 桓豁攻拔宛。獲燕戍將趙盤。苻健之子。以反死誅者。比六公而盡。君子以大爲猛政疵。

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溫加殊禮。位諸侯王上。溫以恪喪而垂未大用。挾威名而北走之。功立於恢復。

四年。夏四月。以徐兗自領。帥步騎五萬入清河。袁真主攻譙梁。通水運。六月。別遣多敗燕兵。秋七月。溫遂至枋頭。燕大懼。謀奔和龍。使皆如暐。評君臣。震鼓北驅。獲全國矣。而垂曰。擊之不捷。走未晚也。自皝時深器垂。雖儁有忌。未嘗不多其勇略。惟恪之屬垂。以關國存亡也。暐評初不之用。

事且急乃從其請使帥拒衆五萬而以虎牢許秦請救王猛曰燕非溫敦也不救使得收幽冀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晉勢成而秦事去矣急使鄧羌苟池溫雖奸雄乎其氣邁一世洗腥鐵而建非常素所蓄也西師喪功遲燕衰而後動蓋以晚蓋爲必勝者也孰知猛垂爲不謀之合乎九月運斷糧絕師且老還則番池略其後而再破之于襄于樵師喪過半而退屯山陽歸罪袁真真則以壽春降燕評忌深於番還功賞弗行也番娶段故弗婦於可足渾評因之謀番奚世子曰莫如避之龍城冬十月因田大陸行微服矣少子鱗以告曦而遣追騎乃盡其室以奔秦堅

郊迎謂曰天生賢傑當使共平天下功成還卿本邦忠孝於是爲雙美復厚禮令楷以其才猛曰番父子龍虎也而借之風雲堅曰吾推誠於始矣以番爲冠軍將軍及段夫人內私則脩以牽固 燕梁琛如秦結好歸言秦日閱而聚糧陝東非久和者況吳王往之乎評不爲備 秦急伐燕虎牢未入以爲罪王猛帥師三萬十二月取洛陽 溫移鎮廣陵敗還遷厲爲民怨秘書孫盛直筆爲晉春秋威其子以滅門而不之回是則史官猶不失於晉也是非濟誅賞之不及而私可奸則道法交窮而何貴於天地 王猛爲謫計以阱番

五年春正月慕容令奔還燕猛以叛聞番走堅騎追還之王猛擊走慕容臧於新城留鄧羌鎮金鏞桓容鎮陝而還 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走死 六月王猛將伐燕堅送諸霸上曰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吾當督衆繼發勿爲後慮猛但請部置鮮卑之所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秦克壺關評之拒者三十萬而餒戰是以降者望風皆知燕必亡也 九月猛入晉陽評相持潞川猛聞燕有丘積而榷及水樵士之所以莫鬬志也間使焚其輜重曄望火謂評欲怨使衆散而國家俱亡錢帛何所用之趣散財結士然無救於亡矣冬十月潞

川之師大敗而秦遂圍鄴姚伯子曰猛在草茅天下之略定矣得堅行其志猶遲之十四年練士積餉而固民心非旦夕取辦也有天下之志者勝無全筭必不輕用人國以僥倖 十一月堅至鄴曄奔龍城堅入番慍見燕人高弼密言曰立基覆簣在慰人心耳改容於公卿察吏早伏復燕矣秦將郭慶追得曄堅使還宮帥百官而成降秦得燕戶二百四十六萬口萬者千蓋戰習則狎冠有殺僇而無逃竄故東北一隅有晉武季年全數也燕僭帝號者十九年 猛之圍鄴也民不擾堅使鎮之也假之便宜多新政

十二月遷曄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封之新興侯

六年。溫拔壽春。斬袁墮。秦復徙豪傑及雜夷於關。凉稱藩於秦。吐谷渾貢。戰勝而威西覃矣。滅仇池。守以其將楊安。代世子定。遇長孫斤之亂。代弑而卒。遣腹生涉珪什翼犍爲之赦。溫挫名枋頭。撫枕興歎爲遺臭。郗超迎其異志曰。壽春足雪乎。遂謀成中夜。溫總兵柄二十餘年矣。朝臣無與比才。知在敗餘。猶足廢立。然帝守舊無過。乃嫉以宮秘。曰。不任女御而三男。非所以重宗廟也。十一月。入朝。謝安遥拜。卽以褚太后令。廢帝東海王。而立琅邪王昱。取霍光傳備儀節者。僕射王彪之也。簡文既立。溫輿入。卽對之泣。訖見。不得言。溫殺東海三子。因逼新蔡王

晃。自列與武陵晞謀反。連及浩子涓。諸庾也。帝示悲惋不忍。溫請誅之。固手詔大運如去。則請避賢路。溫猶族殷庾。溫還姑孰。復表降東海公。時熒惑守太微。帝曰。當無後日事耶。帝之元在是年。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二年。帝以藩王主內於溫時。所在忘猜。終陟帝位。而不黜於惡名。雖經濟未宏。近恬穆矣。謝安以惠帝方。曰。清談差勝。三月。秦命禮送經藝之士。百石以上。不通經藝者。能還民。秋七月。帝不豫。立子昌明爲太子。道子會稽王。召溫居攝遺詔及自取語。王坦之毀諸帝前。曰。宣元之天下。未可專也。改以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帝崩。彪之以太子卽位。時年十歲。太后欲俟居攝。彪之曰。溫必固讓。將稽山陵也。以止。溫故心銜王謝。八月。秦加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辭堅曰。卿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然相之實。猛躬之久矣。罰不上貸。賞不下遺。秦之所以治也。旣相。百官並聽。而堅若端拱。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溫朝。都下恂在移祚也。謝安王坦之迎諸新亭。笑語乃移日。三月。以疾還。諷者九錫也。安坦之緩而遲之。秋七月。溫疾且篤。以子熙弱。使侄冲領其衆。

問安坦之所任。曰。不爲汝處分也。卒。姚伯子曰。溫審觀後人。而有未極之惡。視沒利之敦。識因遠矣。抑事專恢上。與擁弘而成分裂之勢者。品幹異也。使能自克於東海之事。雖未純。要不失爲當時之傑。熙謀冲。冲乃徙之長沙。稱遺命。以少子玄襲南郡公。方五歲。冲任政。有請無專。遜而之忠。故王謝遂從容於朝廷。冬。秦陷梁益。非控上流以制之。與姚伯子以知猛初非有存晉思也。彗見秦分。太史占曰。出尾箕而掃東井。燕復秦也。或呼明光殿曰。甲申乙酉。牛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急滅晉承統。而不之慮。二年春。謝安總中書。

三年。冲讓安以楊州而領徐。秋。猛疾將卒。乃請緩晉而急鮮卑。羌則其審於勢者明也。 徐邈爲中書舍人。顧問多所匡益。 冬十月朔日食。 秦始禁老莊圖讖。

四年。改太元。春正月。帝冠。太后歸政。 秋七月。秦虜張天錫。 除度田收租之制。口稅米三斛。在役者蠲其身。 冬十一月朔日食。 秦爲劉衛辰伐代。而遇什翼犍之弑。長史燕鳳請堅爲誅亂繼絕之師。乃轅罪人。而河分代。使庫仁奉珪處其東。衛辰攝其西。期珪長而還。

五年。春。高句麗新羅及西南夷皆秦焉貢。志之滿矣。而奢承宮室玩好。故趙匠也。以矜爲五胡冠。而慕容睨其旁

矣。農謂番曰。猛死。秦政頹。而重以侈。大王宜納英雄。以承天意。 秋七月。謝安督楊豫軍。 冬十月。以秦強。故阻江。桓冲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 詔急將林。安以兄子玄應。監江北軍。鎮廣陵。玄募驍勇。則得劉牢之。以參軍前鋒。將相之和。於斯時也。 初謝安陋晉宮。彪之曰。保國寧家室斯大。

六年。春二月。作新宮。彪之卒矣。 苻丕督步騎十七萬入寇。擊梁州刺史朱序於襄陽。石越浮漢五千騎。取舟而濟師。序惶而守中城。則秦克其外廓矣。番陷南陽。與丕會師。彭超欲遂困晉。並遣重將。秋七月。具難以七萬寇淮陽。

盱眙。八月。超攻戴逵於彭城。韋宗圍吉利於西城。 冬十月。大宛獻秦馬。 襄陽不下。堅賜丕鈕。來春不捷。無相見。

七年。春二月。李伯護執序以降。堅嘉序能守。以爲度支尚書。而斬伯護。 超陷彭城。謝玄救拔戴逵之衆而已。難陷淮陰。 三月。省供御節官俸。以佐軍需。 夏四月。魏與陷吉利死。時秦宗親踵反。堅歎晉多忠臣。 五月。難超其陷盱眙。而進圍三阿。自梁益陷晉境日蹙於秦。人有危心矣。謝玄救三阿。三戰皆逐北。六月。踰淮。復大捷君川。走難超。七卒。既生之氣。人心乃有恃。玄還加領徐州。

八年。夏六月。秦使子丕鎮鄴。暉鎮洛。並給氐戶。堅祖灞上。趙整琴歌曰。遼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當語誰。

九年。春正月。左丞王猛始以諫殿內立沙門精舍顯。 二月。西域皆秦貢。乃西略。謀復都護矣。 夏六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拔管城。 大飢。

十年。春三月。秦獲反者。詰及故梓潼太守周虓。曰。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初虓之降也。以毋爲秦獲。故故在秦而語尊晉。堅嘗誇之元會。曰。何如晉。而虓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而堅之不殺者。曰。烈士豈憚死。殺之適成名。 秦苻融爲征南大將軍。謀入寇也。秋。裴元略密具舟巴西。 九月。秦以十萬使呂光。西誅有不臣者。 堅負勝。一天下以

爲其力懲彭超之淹歲月而圖大舉冬十月會群臣曰吾士九十七萬矣以伐晉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未可也其君無大惡而上下輯且謝安桓冲皆偉人也石越曰天道在吳而地有長江之險堅曰江吾投鞭斷其流矣罷朝以問融融曰太子以弱卒留守鮮卑羌羯之產變寧獨遺晉未滅乎且王景略臨終之言而顧忘之益是時垂萇皆志復國在喪秦垂尤親幸以叚則堅之驕有陰導之者是以堅入太子宏少子詵及所幸皆諫獨垂進言方今威窮海外顧遺子孫以江南憂夫謀多無成斷諸心則足矣且使晉武從衆寧能混一哉堅喜得垂共定天下不能旦而詔下

十民一兵良家子二十以下材勇者羽林郎

十一年夏良家子至垂萇得同聲言伐晉便矣融猶諫富饒子弟未閑軍旅而垂萇我仇讐也秋八月使融督垂蚝以二十五萬前鋒先發垂與兄子紹已密計與燕是堅在人彀中而不之悟也姚萇督梁益加之龍驤實衝曰不祿九月堅至項城凉卒始達咸陽益軍方浮江漢幽冀步騎徐至彭城旗鼓千里者不相屬之勢也前鋒至頴口謝石謝玄分督拒之合衆八萬耳胡彬以水軍五千別援壽陽冬十月融克壽陽彬退保硤石石玄阻梁成洛澗之屯融獲彬趣石玄信知晉急狃勝頓忘其初慮趣堅進曰兵寡恐逃也堅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名百萬要其當敵之數可知也朱序招降則情言石玄曰及其未集也遽擊之前鋒敗則氣奪可遂破也十一月廣陵相劉牢之引精兵五千斬梁成洛澗師則並進堅怙强勢意晉人無敢交刃故違衆而征至挫於偏師而中乃氣餒登壽陽望晉陣恍惚八公山草木皆兵曰此亦勁敵也秦既陳淝而晉至玄謂融曰若決戰小却爲我陣復弱晉而許之曰半渡鐵騎蹙之矣麾却而勝軍以濟則擊斬無前大軍固倉卒難掉而序急呼敗陣後以帥奔融死前戈衆乃大潰罷筋骨絕衣糧以爭竄踏籍死者十八九矣故聞風聲鶴唳皆驚晉師

之至當是時也垂師三萬獨全堅以千騎奔之慕容氏冀幸於即圖惟垂以非義不能立國且全授之曰報德朱序張天錫皆因敗得來降復取壽陽 安相歲有秦兵而靜以鎮敵且至玄問計賭墅而不語桓冲入衛三千却之西備行若疎闊卒克敵成功者其所舉石玄雖謂前事而畫定可也捷至亦復悠然躁與易殊品浩之所以不及也堅至洛收散亡僅十餘萬垂自澠池請北留堅許之權翼言之弗聽以私騎追則草霞渡矣 是役也獲秦樂工始備宗廟金石而琅邪王道子以是時錄尚書蠶食稍寬而內重熹 十二月謝石謝安進爵皆不受 王國寶從妹

如琅邪。以爲郎。安抑之也。酒禁開。因媚道子而進。得寵焉。譖安在功名之方盛。增民稅米口五石。乞伏國仁據隴右。垂從苻丕於鄴。待事耳。丁零翟斌攻洛陽。使垂討亂。丕給氐騎副以苻飛龍。屬之相圖也。垂行至安陽聞之。則有辭矣。宣言怒其衆曰。吾盡忠苻氏而見圖也。得八千人於河內。夜襲殺飛龍氐兵。時慕容聞斌起。帥部曲會之。斬毛當。明燕人之思報仇。垂濟河。則衆三萬矣。寄召其子農楷。至則數十騎奔張驤於列人。而集兵。

十二年。春正月。鳳勸斌奉垂。至洛陽。苻暉拒守。垂曰。均之攻也。莫如據鄴。至滎陽。稱燕王。然立統府承制。以故主暉

存也。以翟斌爲河南王。帥二十萬向鄴。而丕方使石越致討於列人。農時收集居各東夷烏桓。衆寡且用未具。以越舍大軍而我焉先。必弱而陵焉。不設備矣。即夜襲斬之。當越皆秦驍將。未遇而相繼敗沒。故秦人挫鋒而仇秦者皆易之。劉牢之拔譙城。桓冲拔魏興上庸新城而卒。議以荊界謝玄。安戒盛滿。使辭焉可也。三分以還桓氏。石民荊。石虔豫。伊江。而亂肆之封。則失制也。農會垂兵圍鄴。拔其外郭。乃取枋頭。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爲丕聲援。故壁塢者。尚多觀望。楷紹相謂。德足來也。於是詣降晏。則皆不威而下矣。而鮮卑故有爵位者。羣起。三月。慕容泓以北地長史東收而攻華陰。慕容冲起平陽。攻蒲坂。姚萇世與苻氏爭秦者。從寶衝擊冲而敗。奔渭北。糾集羌豪五萬家而王。曰後秦。百戰以爭。慕容冲走。泓方張。使謂堅還家兄皇帝。暐謂使不復顧樊籠人。凶問至而即位。可也。泓遂進師。竟陵太守趙統克襄陽。梁州刺史進屯巴。五月。洛州降。六月。褚太后崩。三臨朝。無異言者。暐不私其親。堅敗萇北地。絕其水道。而營雨乃歎其得天。泓苛。部將殺之。以合於冲。萇納質而連兵。燕拔常山。桓石民亦因苻暉之棄洛也。而置戍秦內。鬬之不支。明委關東。聽爭者自取矣。冲敗苻暉。據阿房城。萇乃以休力。謝安問

鄴城之持垂丕也。請出師。玄石民牢之至下邳。徐兗自走。河南悉復。安加十五州都督假黃鉞。冲進逼長安。堅遺之錦袍。若示之存舊驩者。一男一女。而二燕以易秦。冬十月。朔日食。青州降。玄兵漸進。劉牢之據碻磝。郭滿據滑臺。劉襲自河北克黎陽。苻丕假途求糧。而許之者。不與燕也。慕容暐自秦謀殺堅以復。十二月。不克死。鮮卑之在長安者。皆死誅矣。秦棄漢中。

十三年。春正月。慕容冲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劉牢之收鄴。至枋頭。垂困於攻。且改北圖。夏四月。牢之進兵。垂逆戰敗走。雖追者以爭輜重轉敗。然垂竟去之中山丕就食

枋頭。而牢之入鄴。使永居焉。垂雖止中山。已感矣。坐敗軍徵還。丕反據之。 鮮卑氏羌相敘。謝桓之勢有振。渡江後最勝機也。而譏自中起。太保安出鎮廣陵而卒。蜀守任權拔成都。復益州。險全江河矣。威將北稜而中衂也。 後秦攻拔新平。誘阮其衆。 五月。西燕攻長安。堅傷。留太子宏守。而奔五將山。六月。宏復委之。奔下辨。冲入而大掠。堅之寬仁。乃發民思。秋七月。西秦執殺堅。宏來奔。 琅邪王代安相而與之易道。晉之亂。於是乎決。 苻丕將赴長安。聞喪。晉陽。而稱帝。迎者。并州刺史王騰。及張蚝。垂乘丕出。使和入鄴守之。 呂光破龜茲。而還據涼州。秦亂莫之有拒

也。然信讒殺士。而人不心服。 乞伏國仁。築勇士川而都之。是爲西秦。 丕既纘秦。河北降燕者。多改事。楊定收集舊衆於隴右。以通關西。 慕容農斬餘巖於令支。取遼郡於高句麗。冬十月。燕以爲幽州牧。鎮龍城。則以民皐。 十二月。燕取博陵。 初垂攻鄴。樂浪王溫以中山餉。且預營焉。垂至。喜溫之能治也。爰定燕都。 拓跋珪以劉氏之多難。依賀蘭部。

十四年。春正月。乃復爲代王。徙都樂盛。 燕稱皇帝。 鮮卑思東。而冲築室。二月。韓延因弑之。以立段隨。 天錫之東。世子大豫保王穆於河西。魏安焦松聚兵迎之。諸郡響應。以張氏世德也。進逼姑臧。而敗於新起之呂光者。穆曰。先收地。後攻城。大豫倒其用。 翟斌爲燕誅。子遼奔黎陽。殺太守滕恬之。據其郡。三月。泰山守張願降焉。謝玄退屯淮陰。 段隨以非宗見殺。西燕亂而東徙。至聞喜。而泓子忠稱帝。 代改曰魏。 後秦因西燕之東。亦取長安而稱帝。 六月。以楊亮爲雍州刺史。鎮山陵。桓石民取弘農。置戍湖陝。 西燕弑忠。立其相永爲河東王。 秋七月。河州宴七夕。氐啖青以伏道長登。爲苻胄之可立者。衆遂推爲雍河二州牧。援南安。八月。以丕命爲王。 苻丕襲洛陽。陝戍將馮該邀而殺之。丕以秦滅。登適爲苻延。 西燕稱帝

於長子。 苻登大破後秦之師。萇退保上邽。十一月。登稱帝於南安。載主啓行。以勵復仇。鮮鍾必銘死休。姚伯子曰。登蹶起而勝者。堅有猛之治也。人以思。仇勝而國不永者。登不續堅之治也。思以替。故善復者。不急與仇角。 呂光稱酒泉公。

十五年。春正月。謝玄爲會稽內史。蓋退朱序鎮淮陰。 燕既降秦河北。而南觀兵。走濟北太守溫詳。擊破張願。以置楷於東阿。紹於歷城。始爲國患。青徐兗郡縣多所略。而惡翟遼以一城倔居三國間。致師焉。夏四月。遼降於燕。 秋後秦軍陰密。以太子興守。 劉顯有兄弟之爭。張袞謂魏

王珪及其內潰也。連燕師合破之。自是遁去而魏以強。光殺大豫。苻登進據胡空堡。徐嵩胡空皆故秦將。聚衆固壘而歸者也。冬十二月。後秦執斬徐嵩。嵩曰。早見先帝。取萇治之地下。

十六年。春。翟遼稱魏天王於滑臺。夏四月。朱序移督司雍戍洛陽。譙王恬鎮淮陰。二秦日戰。秋七月。各引兵還。觀勝者。多去萇而附登。

十七年。春二月。呂光稱三河王。秋八月。登以輕兵攻安定。萇擣空而悉其室。登妻在執。罵萇。既弒天子。而又辱皇后乎。而以死。登收餘衆。復屯胡空堡。琅邪日以國敝。尚書令陸納。歎好居。纖兒撞破。是時道子以帝涸。政惟酒矣。崇尚浮圖。罷民以爲供。局吏衛官守令。自僕隸婢兒也。僧尼乳母。競進親黨。而官準於貨。政之所以壞也。而王國寶實懷叵心。非苟佞以爲容已也。諷入座爲道子表加殊禮。帝之初載。天下嘗望其有爲。以強臣數橫。籍親弟以有依。易心泄水之捷。漸沉溺而莫覺耳。豈安制人手者哉。道子勢傾中外。已不平矣。見表而大怒。嘉護軍車胤之不畧。侍郎范寧。時以黜國寶。黜然時採納寧言。

十八年。春正月。朱序敗西燕之寇洛者。追至白水。復敗翟遼。亦南寇者也。一役而却二敵。乃委督護其子略。而歸襄

陽。帝以不悅琅邪。欲用王恭殷仲堪。以問衛率王雅。對曰。峻狹自是。幹略不長。不足以撥亂也。二月。恭以都督青兗鎮京口。秋七月。郭質起馮翊。檄報君侂。毀萇虐。三輔壁壘皆應。堅至是。猶以其仁發民心也。唯苟曜先入萇。攻走質。八月。劉牢之擊敗翟遼。降張願。

十九年。夏。馬頭之戰。萇先敗而後勝。覺曜爲登用矣。魏破賀訥。出燕師。麟還。謂珪。終患燕。冬十月。魏擊柔然。徙之雲中。還殲劉衛辰宗。悉降河南諸部。而值燕之衰。雌雄所易也。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以逆沒奕干。十二月。萇殺苟曜。以與登戰。而大敗之。登退保路承堡。萇喜得計矣。

二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燕滅翟遼。桓玄習肖其父德。自太子洗馬出守義興。歸國南郡。其鬱憤不平。則道子醉謂溫晚節作賊。發之也。冬十一月。殷仲堪以荊益寧督鎮江陵。視士民惟玄畏。以爲固然也。至戲稍相擬。而不問征虜將軍胡過。見玄志趣不常。言殷侯倒戈授人也。徙道子會稽王。以琅邪王。皇子德文。

二十一年。秦丞相竇衝稱王。萇間登之討叛人而攻之。番議伐西燕。而難無釁。范陽王德曰。國姓也。位號擬除之。壹民心。冬十月。遂發次鄴。十二月。後秦萇疾。還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於太子興曰。此諸公。勿受也。汝撫骨肉

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而卒興秘喪而擊秦　禿髮烏孤志取涼紛陀曰務農講武禮賢脩政以先之然後可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受河西都統於三河石真若留之言曰吾根本未固　登兒視興盡衆爲一戰以大敗還則無與守矣收衆入馬毛而後興發喪　乔分部榜所趨以分西人之守又若道大行也者而乔其所聚出滏口入天井則聚糧臺壁俱破永還救而大敗也以衆於澗中之伏走長子而燕師圍之　六月立簡文宣太后廟采國學明教張燕之言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

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　秋七月興擊斬登其子崇奔死湟中而秦滅自健稱帝迄亡六主四十二年　八月燕拔長子斬永二秦二燕皆合矣　西秦乾歸擊斬楊定取隴西侊池楊盛其弟也乃來稱藩罷郡爲部

二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道子明腹心國寶王緒以爲敵黨自朝分矣以太后故而外解　乔近旄荒用事者稽魏使以求馬而啓邊患使太子寶道五原以伐之高湖諫曰世好也釁我啓且珪少歷諸艱勇而沉太子易之損必多不聽夏五月寶還乔疾已作魏騎之以西避秋七月燕自五原進臨河爲濟具　禿髮

徙廉川　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舉酒屬曰古無萬年天子　九月魏進兵臨河別遣邀中山之路則網羅具矣遥言乔死以震之冬十月寶燒船遁恃河而弛備十一月魏及之參合陂則暴風夜合冰也燕已旦驚於營山之魏師及珪縱擊而別遣者北還合之寶以身免而卒遺魏坑者四五萬人既還可徒德曰虜輕太子矣乃期會兵中山

二十四年春乔帥師哭參合陂而發疾然竟襲平城踰青嶺經天門直指雲中又魏之不虞也諸部皆畔珪走無所而乔疾篤矣築燕昌城而還卒上谷寶立而弑毋易置守

將家難作矣　呂光稱涼天王烏孤乃不受其爵　慕容農以部曲之晉陽儲匱而民不堪秋九月魏主珪帥四十萬至農奔中山魏取并州是歲珪改元用天子禮矣初建臺省官以率更用儒接士而盡其言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寶惜中原期爲已民而殺僇爲禁　燕議魏禦皆曰拒險守關縱入平地不可敵矣顧從麟計以中山完守爲可挫銳延之長驅　帝戲廢張貴人而死於被迫太子德宗即位而弑不明是以重其不慧之稱孝武重藩之樹取爲道子敵而身先內變朝廷無人繼者莫之振故益其亂以趣亡　道子不替相且進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國寶緒是以

參管朝權。王恭入赴山陵。將誅寶緒。而不可於王恂。顧謂恂。君胡廣也。晉陽之師。進自井陘。爲燕守者。鄴。信都。中山耳。魏得崔宏以爲黃門侍郎。偕張袞創立法度。以中山城固。先之信都。遣別將攻鄴。

安皇帝

隆安元年。春正月。魏拔信都。一禿髮攻取涼金城。是爲南涼。曰西平王。寶庶。會爲長。垂時守龍城。有嗣命。寶立而建少。故緩師。三月。始達薊城。垂顛而後濟。老死兵戈。基未固。寶庸材承之。撓矣。以不能共毋兄弟。故乘寇鋒而相圖也。趙王麟欲敝燕而有之。中山之圍。故縱寇。寶募盜。有滹

沱河之捷。不戒於魏師之復。喪仗焉。麟不獲於弑立。而奔西山。寶既不得前會。又畏麟爲羣不逞聚。乃以萬騎奔會軍。開封公詳以從寶不及。留守。魏悉攻而不下者。曰。恐爲叅合陂。寶披會兵。給隆農。而盡以薊府行。會敗。魏追兵夏澤。故夏四月。寶得至龍城。是則會之力也。寶重會以不堪。會忿而殺隆。傷農。以誅死。蠻夷相攻。以救。以分功。中國之興勢也。晉則亂成於內攻矣。桓玄與思盜國。與王恭表請北伐。道子使解嚴。玄謂機牙可乘。休仲堪以從亂。遂及恭。舉兵反。名討國寶。道子爲殺二人者。恭以罷兵。然孤狸去而豺狼興。已。世子元顯。請道子。勿替備。以爲征虜將軍。呂光播虐。段業因沮渠之搆怨。據建康而稱公。是爲北涼。秋七月。麟殺詳。魏入中山外郛。楊軌據休屠城。爲西平公。九月。秦寇陷湖陝。興之初政。勤善而克庸。杜謹以論事顯拔。姜龕以儒學尊禮。古成詵之參機密。以文章。冬十月。魏拔中山。麟奔鄴。以范陽王德趨滑臺。曰。城大難。守。不如其阻河。

二年。春正月。德稱王於滑臺。是爲南燕。魏拔鄴。乃使和跋鎮鄴。拓跋儀鎮中山。皆立行臺。鑿直道。自望都嶺。徙山東以實代者。十餘萬口。而還。姚伯子曰。徙民之事。雖前見。然無若五胡之先爭民而後爭地也。夷狄故好略。然土之

新。而不去者。貧厥生。非本業口授。惡能哉。當時晉稅亦口而不畝。則人地之相得。可知矣。孝文李冲之均田。成之易者。前模蓋可因也。道子引心腹於燕王尚之。曰。惟樹藩自衛。乃割庾楷豫四郡以王愉爲江州刺史。魏給新徙民田牛。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環三百里。燕尚書蘭汗弑寶於龍城。稱昌黎王。農於斯時。亦以從亂死誅。北涼攻取涼西郡。晉昌敦煌張掖。秋七月。寶子長樂王盛。誅蘭於龍城。改元統制。燕殘於魏矣。盛德延祀。猶繼世。魏還平城。始立宗廟。歲祀分至臘。桓玄求廣州。有眤而不行。王恭爲庾楷舉兵。玄仲堪連之反者再矣。南郡相楊佺

期前鋒。八月。及玄奄至湓口。獲王愉。魏遣使循行。正封畿。標道里。一權量。有先王之思矣。九月。加道子黃鉞。討恭。元顯謬負。及在戎。功未有也。譙王尚之。猶能擊走庾楷。玄進至白石。諸軍有退自保耳。劉牢之從反市之以京口。乃斬王恭。而荊兵又籍理恭下逼。桓脩曰。啖楊桓。使圖殷也。授玄江州。徐期雍州。熙仲堪於廣。然奸雄勢在相倚。玄得形便。乃不殷刻。南涼破禿髮梁飢於樂都。降湟澆。更稱武威王。冬十月。燕長樂王稱帝。仲堪復故地而後能兵。然殷桓楊參相疑也。交質而盟。乃憚於先發。玄屯夏口。引卞範之爲謀主。十二月。魏稱皇帝。始命束髮加帽。

而禮樂漸興。規畿內爲代都。四方四維。置八部帥焉。孫恩爲亂海中。

三年。春。魏襲破高車。北涼稱王。三月。魏分尚書三十六曹。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增員。索求書籍。問李先。知益人神智也。滑臺逼魏。不國矣。與魏爭降乞活。潘隱曰。必立基於青兗。乃舍旃而南師。降者置守。有撫無掠。民乃勸賞。元顯既解父揚州而代之。遂同尚書。曰東西錄。江夏太守張法順。潛爲之謀。怙傲而集衆諛。富其家於國詘。南燕陷廣固而都之。其勁卒。至數十萬。則晉之喪地也千里。然不逼不遷也。九月。秦稱王。爲災降也。以省政。其境有

肅。冬十月。秦攻陷洛陽。辛靖恭爲獲。而不拜。曰。不爲羌賊臣。元顯以免奴充兵京師。東土囂然。孫恩乘之。攻會稽。初發。微耳。內史王凝之恃鬼而不設備。以城陷。三吳爲當時內地。兵戈所不及。驚覩喪郡。皆殺長吏。而胥於亂。旬日賊衆至數十萬。詔謝琰劉牢之討賊。而宋祖劉裕。發迹其中。裕父翹。自彭城僑居京口。而裕生。躬耕有天下之慮矣。勇俠傑世。而不爲世貴者。文字僅識。好樗蒲。牢之進臨浙江。裕爲之參軍。嘗將數十人覘而遲還。劉敬宣迎之。則裕獨進驅賊羣。縱兵從之。戰而大勝。恩珍寶男女脫路。而後得入海。當時半壁天下。荊楚梗爲慝。數。天子得民者。吳會地耳。復爲賊蹂。幾無國焉。裕闖鋒賊穴。抗數十萬衆而伏之。天下知所望矣。桓玄襲江陵。殺仲堪。佺期。參相圖。仲堪多疑。故玄得先。涼王光卒。呂纂殺太子紹而代之。

四年。春二月。燕襲拔高句麗新城南蘇。詔桓玄都督荊江。蓋牙苗而不可制矣。姚伯子曰。南北分王。亂必自荊。西服居上流之勢也。北衝中原之腹。非才不威。而德弱焉。乃以亂終矣。隴西李暠。以有名文學。在北涼爲效穀令。段業闇弱。而暠英豪有惠政。郭磨占其終有國也。衆以燉煌太守權。而業授之。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殺謝琰。轉寇

臨海。敗桓石才。高雅之。 六月朔。日食。 姚碩德伐西秦。見守。樵絕。興往救。乾歸候敵。風失其中軍。遇戰而外軍多爲秦降。乾歸自抱罕散其衆。曰。天不我亡。克復有期。今無相從而死也。哭別而奔南涼。 秋九月。地震。 冬十一月。劉牢之走孫恩入海。裕戍勾章。吳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元顯都督十六州。 李暠因晉昌太守唐瑶之推。稱涼公。取涼興。達之玉門。北涼又分西涼。 南燕更名備德。稱帝。五年。春。乞伏乾歸奔秦。使還鎮苑川。 涼呂超殺纂而立隆。 三月。恩寇海鹽。裕偃旗登壘。延入而大破之。追諸滬瀆。 南涼擊涼。徙其民。從事史嵩曰。違其樂土之思。服者且復叛。 沮渠蒙遜。弒北涼王段業。稱張掖公。 孫恩陷滬瀆。殺袁崧。六月。浮海。奄至丹徒。朝廷戒嚴。裕以千人入援。走之還船。又以少擊衆也。北走郁洲。則攻陷廣陵。桓玄將借恩而東浮。止以賊退。暫輯反戈。 秋七月。魏狗許昌。東至彭城。 魏安人焦朗。啓秦。取涼。及其纂奪也。姚碩德師至姑臧。涼嬰城而不敢出。三涼皆於秦乎遣貢。 八月。裕爲下邳太守。大破孫恩於郁洲。隨之緣海。 燕主盛誅嫌索影。則人爲疑也。段璣歸罪而餘怨。是以作亂。討之。乃遇弒。后丁幸盛叔父熙。舍子而熙也立。 冬十一月。裕追擊破孫恩。 涼攻魏安。啓南涼救。而卒取之。 桓玄以兄

偉鎮夏口。刁協鎮襄陽。馮該戍湓口。纂計周矣。東土喪亂。而西蝕其強半。以高峙而蓄力。勢之斷不可成者也。然君相不任。而儁才當事者。人有玄之心。則動速。不如靜以遲其禍。玄張符瑞於會稽王。法順發謀曰。及人情之未附。先鋒牢之。荆州可急取也。乃治軍。

六年。改永興。下詔討玄。加元顯黃鉞。法順始知牢之不爲用。不可者。使殺桓謙。以示無貳。元顯又存桓冲而止。 魏秦約婚而不成。突和攻破黜弗。素古延。秦屬也。柔然社崙以救焉。大敗。而北遁。盛自伊吳。挈部南徙。故土遺種。散落無屬。故中國日戰。而無北虞。柔然至高車。而盡臣焉。稱豆代可汗。一漢初單于矣。始立約。千人軍。有將。百人幢。有帥。先登。賜之虜獲。畏怯。石碎其首。柔然得衆。遣虜得帥。歲與魏執伐。魏嗤之曰。蠕蠕。 南涼攻克涼顯矣。 桓玄舉兵反。卞範之贊之。元顯下船。不敢發。 二月。沒奕干爲魏所襲。棄部。與劉勃勃走秦州。魏猶侵河東。以震秦。 玄過尋陽而不鄉。氣乃振。道敗司馬休之。譙王尚之。牢之猶鈍居溧洲。裕及敬宣勸進兵。弗行也。欲待玄成而斃之。以爲其所爲。三月。叛而降玄。玄則先牢之而存圖計矣。元顯退軍陳宣陽門。復望而走。玄徑入。而亦未血者。惟元顯之間。不能一自強。而與之敵也。 玄既入。爲太尉總百揆。殺道子

元顯法順出牢之會稽內史而奪其兵牢之乃知在玄殺中更欲之廣陵假匡復起兵問裕裕曰葉勁卒數萬乃言起兵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劉襲曰將軍三事人而皆反之何以自立乃縊 孫恩寇臨海破朴太守辛景然後知官軍之不敵也以海死衆推盧循玄羈以永嘉太守而不能輯 南涼傉檀稱王 三吳大飢衣絲懷寶閉門死餓 五月裕擊走盧循東陽時爲玄撫軍中兵參軍 秦伐魏姚平以四萬前行魏獲覘者二百平走爲魏乘而死衆皆就禽與幾不獲退桑然伐魏而解

七年春裕破循黨道覆於東陽 玄爲大將軍表平關洛而使弗許預走舟而後戰艦凡無其實而示者眞英雄窺之矣 夏四月朔日食 南燕慕容戶而得六萬民之相冒有百室合戶千丁共籍者矣姚伯子曰國必不廢賦或得冀幸於偏薄而奉公者不堪其厚求矣故義濟仁者也 燕築龍騰苑者二萬人規方十里含山而峙峰宮其中曰逍遥 秦徵呂隆而涼滅光以無德分崩在其開基訖莫之振令人餘思於張氏 裕破循至晉安何無忌請起兵山陰孔靖曰道遠不如待其篡也用京口有成 殷仲文卞範之參佐命九月玄相國楚王九錫桓謙裏言於裕裕謬謂楚王勳德民望久移 晉逋高雅之引南燕入寇

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騎五萬車萬又七千憚而不敢發姚伯子則於軍數徵燕實 冬十一月玄篡晉遷帝尋陽曰平固王玄登座而地陷厭於天者地以不載示之矣 益州刺史毛璩不受楚爵傳檄起兵進屯白帝玄以桓希塞三巴 魏初制冠服以品爲差

晉安帝八年裕從桓脩朝玄曰人傑也妻劉奇裕步視謂玄是非下人者曰然非裕吾無與定關河 二月裕起兵京口何無忌從以獵收衆得百人則斬桓脩以狥招劉穆之爲之主簿是日也孟昶與劉毅道規自廣陵斬守將桓弘收兵渡江合裕推爲盟主其謀素定也期各執殺玄所置而同起裕早入牢之部玄數與接奸雄各見其分量玄怯懦而裕多略故裕必成功帥二州之衆徑往而不疑玄聞裕起知非敵而思走已不得已遣吳甫之皇甫敷北上而憂特甚 三月裕斬甫之於江乘敷於羅落橋玄無守志矣使謙屯東陵範之屯覆舟山而與仲文潛具走裝至焚覆舟山軍玄則遡江西竄竊位半載而以其宗沉何所樂而發禍機耶 裕入建康封府庫置留臺百官復晉廟主遣追玄迎乘輿司徒王謐帥衆推裕徐州刺史都督八州謐在玄篡時攘璽綬於帝而授之復以是得與毅輩同居要地穆之處分倉猝允愜紀綱晉政振其寬弛而裕儉

素居身以先豪强更其陵縱。小民以不至窮蹙。豫州叅軍諸葛長民亦期殺刁逵並起。見執檻送。出自玄敗。則趨歷陽而誅逵。玄至尋陽。以帝西。裕推武陵王遵承制。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無忌獲何澹之船於湓口。曰。得澹之矣。玄收荆兵復下。以近追。五月。毅無忌道規之兵。合萬人。遇諸崢嶸洲。道規曰。夾機兩陣。將雄者勝。不在衆也。帥先風戰而火繼。玄以大潰。復挾帝入江陵。欲奔漢中。人情乖散。毛璩使其弟子脩之。誘誅之。枚回洲。傳首建康。璩因攻斬桓希。帝在江陵。踈於宇。閏月。謙振自逋匿中襲虛。幾行弑焉。毅兵後至。而勢分客主矣。無忌以冒進敗還。冬十月。循道覆陷始興番禺。劉敬宣繕脩於尋陽。奔將資以復上。破振兵於夏口。十二月。進克巴陵。

九年。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振出戰於紀南。毅兵破馬頭而入矣。振逃。謙澹之奔秦。毅斬諸附玄者。

帝在江陵。改元大赦。不原桓氏。而猶宥冲孫胤宗之爲雍州刺史。燕主熙行必偕其后苻。伐高句麗。壞其城矣。俟刻平達薨。爲其覽勝。則守備脩。而師喪功。四十二章佛經之芽。朴也而已誕。秦翻譯之以羅摩什。卷繁。語以汪洋。一論萬轉而無端。莊列之寓言。廣衍而爲眩觀濫耳耳。愚夫婦實其神而信之。謂營塔寺。自上也。以衆趨。二月。帝東還。璩以討江陵。帥衆至涪。叅軍譙縱爲益蜀計。憚人以遠征。而戕焉。及其弟寧州刺史瑗。自稱成都王。氏王楊盛因以其兄子撫據漢中。晉益三失蜀矣。關中披離。而荆襄爲梗。氏蜀有首尾之勢。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劉懷肅誅之。帝至建康。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太保。裕辭內職。夏四月。都督十六州。出鎮京口。尚書殷仲文請備樂。裕拒以不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循奉貢獻因遺裕益智粽。報之績命湯。秋七月。徵辛靖恭地於秦南鄉之還郡十二。初備德從垂舉兵。而家誅。兄妻段娠超而得逃。卒從呂隆爲秦徙。備德無子。召之以爲嗣。九月。卒。超立。嬖公孫五樓。而疎故舊。以內外隙。北地王鍾及段宏。皆五樓有譏也。

十年。義熙改元之二也。魏罷功臣爲州。北京獻馬於秦。還其姑臧人譏其以州易馬。且資暴虜。興悔。而辱檀賕師入矣。魏營平城。秋八月。遣毛脩之討樵縱。司馬殺於叅軍楊承祖。而還。超好更而猜虐。五樓譖者行。大臣皆貳。鍾宏不克弑而奔秦。欲增烹環。復肉刑。備德之治先亡。冬十月。裕封豫章郡公。毅無忌皆以建義同封。西秦乾歸如秦。止焉。以寢强也。使其世子識磬監部。十一年。春。誅殷仲文桓熙。勃勃在秦。以魏恨。與配虜二

萬使鎮朔方則怒有遷以秦魏復好既殺沒奕干夏六月。
畔秦稱大夏天王改赫連氏。 秋七月朔日食。 燕主熙
殫身國以狥后苻之喪被髮踵輦者二十里將軍馮跋因
民厭其淫虐弒之而立實養子雲高句麗之支庶也踵號
而復高姓慕容之未亡者南燕。 超遣迎秦曰必稱藩而
獻太樂超曰以毋屈節也叚乃歸。 夏伐秦三城多獲或
勸之城高平以圖關中曰姚興亦一時之雄是吾以城萃
兵也驍騎風馳以疲之嶺北河東可盡也嗣子弱關中非
我無適矣勃勃以不得婚僻檀封嬲髏臺殺僇爲當時傑
十二年王謐死劉穆之密言於裕曰公非終守藩者也而

劉孟諸公又非素定臣主之分者也相推取富貴得勢且
吞噬權可人操乎乃入領揚州錄尚書事自是同盟多覆
罪夏五月譙縱稱藩於秦求桓謙與同惡謙至惡其接士
也置諸龍格。 秦欲乘僻檀之敗韋宗曰權譎未可圖也
興曰彼破於勃勃況大軍乎宗曰惟忽勃勃以取敗必懼
大軍而求全也不聽而軍出無功勃勃置守宰於嶺北
倘之擊斬承祖復請進伐詔敬宣督軍至黃虎秦救至而
還裕以降號中軍將軍。 冬十一月汝塌。
十三年春秦封縱爲蜀王。 南燕以備伐略宿豫閒之男
女二千八五百教太樂既又寇淮南劉裕以有罪矣詔劉道

隣鎮淮陰。 伏乞乾歸逃還使熾盤鎮抱罕。 三月恒山
崩。 夏四月魏殿震殿之以衝車珪以發其藥躁見貌而
憶步趨言語疑惡心之形也果爲誅手戮者衆矣畏至人
無敢邇。 裕北征以胡藩王鎮惡爲參軍自淮入泗留輜
重於下邳所至留兵城守燕太尉鎮爲超建策不從出歎
曰不能逆戰又不能清野坐待亡矣下之獄裕過大峴而
喜人有死志畝樓餘糧虜入掌中也六月前鋒孟龍符破
走五樓筏水裕車四千乘翼而進超悉師臨朐城南裕擊
之日昃未決胡藩曰燕悉師出戰城守必寡奇兵從間韓
信所以破趙也乃若自海道至者入其城超出以衆驚敗。

逐北至廣固超保小城裕長圍守之糧取之敵已故停漕
張綱韓範如秦乞師鎮出請戰以生其氣又不之從也秦
使與師言鐵騎十萬遣屯洛陽晉不還軍今至矣裕荅語
姚興克燕三年當取關洛自送遊來不拒也穆之尤之裕
曰實能赴救寧事信命彼懼不自保於我之伐齊矣故張
語者甚其懼。 秋九月秦救兵將東以伐夏大敗追還爲
守備範曰天滅燕矣及綱皆來歸裕以範循城而登綱使
呼秦兵盡於夏末燕之救也城中皆失色。 魏太子立則
母死預爲臨朝懲故齊王嗣之將立也以哭劉貴人且外
避藥躁紹之輕狠無賴其母賀從太后得見爲珪尤殺其

夫而納之者也。珪將於賀也有治。紹通內人而弒之。嗣立。誅紹。爲珪謚曰宣武。 高雲弒馮跋。討賊而自立。燕盜三易姓矣。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以勸降斬。

十四年。春二月。魏徵郡縣豪右而起盜。議赦。元城侯屈曰。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崔宏曰。御民者。圖安而不較。赦而不從。誅未晚也。用宏言而平。 南燕敝於圍。尚書悅壽以降請。超曰。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壽以城降。裕將屠之。示懲附寇。韓範曰。晉棄其民。夷狄起而收之。既相聚爲君臣。則戮力固守。職也。王師始下齊。而坑之。絕西北之望矣。乃獨斬其王公貴人。超至建康而誅。慕容之滅乃盡。

徐道覆伐南康材。市積始興。說盧循襲建康。曰。何劉之徒。易殺也。根蒂既傾。雖裕南還。無能爲已。因材爲船。道路長沙。陷南康廬陵豫章。順流而下。急徵裕。未至。無忌自尋陽逆擊。敗死豫章。 僻檀伐蒙遜。大敗窮泉。避遜樂都。姑臧降於北涼。 夏四月。裕卷甲兼道而至。青兗并兵各入衛。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將獨進。裕書止之。船畢同舉。且使劉藩諭意。毅抵書徑前。隙見形矣。及循戰。敗績。桑落。裕脩石頭城。爲都屯。朝議分守要津。裕曰。是使之測也。一處失利。三軍沮心。故不如聚衆隨之爲利也。 孟昶欲北遷。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威足潰賊。而同匹夫之道。猶望有震乎。昶以不獲遷議。抗表而飲藥。賊艦至新亭。曰。孟昶望風自裁。計日當潰亂耳。裕望賊廻泊蔡洲。然後喜其無能爲也。柵石頭淮口。築三壘以老之。 桑然圍魏師於牛川。嗣赦至。而社嵩走死。 六月。裕自爲太尉中書監。 宗室國璠奔秦。與以裕問。對曰。削弱王室。甚於桓玄。臣族有脩立而輒除。所以來奔也。 秋七月。循掠無所。退還尋陽。裕使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曰。十二月之交。妖虜必破。卿先覆其巢也。 秦以蜀故。命桓謙以荊州刺史入寇。應募者。猶援與桓爲義。道投二萬。而未已也。屯枝江。則江陵皆貳。道規夜開城門。曰。吾東來文武足辦。去者任往。襄陽師

奔。乃出攻天門。檀道濟先進。陷陣。而斬謙。及秦將林苟。是時桓石綏亦斬於洛口。桓氏乃絕。 西秦攻克秦隴西略陽。 毅求追循。王誕曰。不宜使復有功。冬十月。裕帥衆南。以毅監留府。 道覆至江陵。大敗於道規。而還走湓口。

十一月。番禺拔。處盡戮循親黨。田子徇下縣。 十二月。裕進軍大雷。循道覆塞江而下。裕具火具西岸。悉軍自東疾射以感之。船受火而敗。追大敗之。豫章左里。循徑走番禺。裕不愆筭矣。遣將踵之而還。

十五年。春。夏攻克秦。杏城。及於安定。王買德奔之。勃勃問滅秦。曰。藩鎮猶固。 劉藩追斬道覆於始興。 北涼圍樂

稍取質而還。夏四月，循還圍番禺，田子擊其外，走死交州，孫恩首亂，遺孽及於一紀，匝晉土而毒爲恣，狄寇不及者，盜蹤之天地大革，而人物一消滅。試觀赤眉綠林，黃巾黑山，劉石孫盧之慘，愚夫婦猶思亂者何也。燕王跋勤課而薄賦，守宰遣必親問焉，以觀其能，是以得國無本，而終世。蒙遜襲西涼，曷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閉門待其歸，而追敗之。西秦攻克秦柏陽水洛。

十六年，夏四月，劉毅鎮江陵，自謂王桓之資也，朝士清望若謝晦之屬，素相結納，乃求兼交廣，請郗僧南蠻校尉，毛脩之南郡太守，裕會之京口。胡藩請即取，裕曰，過未彰。六月，乞伏公府弒西秦王乾歸，時熾盤在苑川，討賊而遷抱罕。毅夔易文武，割江豫文武兵力自隨，過彰乃在其疾篤，僧施爲謀，請兗州劉藩以自副，北入朝，誅之，爲襲江陵計。冬，王鎮惡以兗州聲入，而毅繼，十一月，裕至殺僧施，夫裕之制毅，應於機而不留矣，然布衣同起，棄功，抵之隙，使隕落焉，未竟所期，人才先瘁，立基薄矣，宋業之所以遂局也。北涼遷姑臧。諸葛長民監留，聞毅死，而歎信殺布醢之且相及也，書與異州，敬宣呈之，疑若有罪者矣。十二月，裕自江陵遣朱齡石以益州刺史伐蜀，書函白帝發。

十七年，春，裕還建康，淹期而潛入，三月朔，長民入候，力士出幔，拉殺之矣。秦索稜以隴西降西秦。夏，城統萬，蒸土而錐其堅也，以築民，無赦，其嚴治勇於誅，弓甲之試，矢入甲者死，不入，弓人誅。白帝函發，聚悉外水，取成都，取廣漢者，滅熹中水也，老弱乘高檻，遡內水，向黃虎，時縱備內水，使道福重兵守涪城，而外水獨侯暉平模，夾岸二城而已，正兵行虛，疑當其守，裕之善揣敵也，而慮先聲泄謀，秋七月，齡石斬暉而進，蜀營迸潰，縱走涪，不納而死，遂定蜀，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十八年，春二月，裕惡休之以宗臣得江澳心也，坐譙王文思以擅殺國吏，執而送之，表請廢國，則以罪之矣，使孟懷王以江兼豫六州。西秦滅南涼，禿髮氏自烏孤至傉檀凡三王。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桑然侵魏，雪追隴指。十九年，春正月，裕自領荊州，引兵西擊休之，二月，魯宗之以雍兵合拒，裕以禍人之心，行淫誅，自危者，勢牽引而爲敵矣。招荊錄事韓延之，復曰，平西忠貞，曲藉譙王以興甲海內，並見厥心矣，劉藩死，闔闔，諸葛斃左右，方伯襲於輕兵，今又伐君而誘其臣，令天長喪亂，亦爲平西畢命而已。檀道濟朱越石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聚糧以待，襲殺於竟寧太守軌，軌，宗之子也，斬裕婿，及其數將，三月，裕濟

江及之哨岸胡藩騰戰裕從之荆雍師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而軌守石城時宗室道賜殺敬宣矣而死於其下亦應休之者也。北涼攻拔西秦廣武。石城破軌休之奔秦爲其揚州刺史侵擾襄陽。太尉裕備殊禮。北涼表請內附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魏荐飢太史請都鄴。崔浩周澹曰非長計也夫鄴廣莫以爲都故禦北寇而不勞且輕騎林薄南下莫測亦所以威制諸夏分徙示弱彖然來侵隔以恒代而難赴救故非計也草生酪出兼度萊果以及秋收則事濟矣嗣乃不遷躬耕以勸農浩爲嗣講易洪範天文多驗故預密計。秦太子泓弱庶子弼以嫡

事左右爲傾計興疾藥動弼謀作亂

二十年春正月裕都督二十二州。秦弼誅興卒太子泓立孝友無失德而弱質當乎强敵。三月戒伐秦。揚盛攻拔祁山夏克上邽陰密。秋八月裕發建康王鎮惡檀道濟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赴武關沈林子劉遵考自汴入河王仲德前鋒開鉅野裕所留守唯穆之穆之目覽耳聽手書口酬並舉而無失在同起獨無他志自謂朝夕所須微豐耳。裕至彭城淮淝之所向皆捷至許昌林子克倉垣仲德斬取魏滑臺。冬十月道濟克洛陽釋遣秦獲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是時也詔遣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穆之於裕之求九錫封宋公而惡其不由已也以疾。西秦求自效命之官爵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秦人泣朝。裕引水軍發彭城二月西涼公李暠卒子歆立。鎮惡攻潼林子攻蒲坂未克也潼關之守別救蒲三月林子乘其分也合兵而大破之。裕將泝河假魏道秦亦使請救議斷上流崔浩曰是代秦受敵也聽裕西而兵塞其東德晉而不失救秦之名嗣善浩言而用衆議裕之進也乃留屯前鋒乏食言退以久潼林子曰棄功不可會弘農義祖至。魏人薄河緣晉師丁旰渡車百乘爲却月陣魏騎圍者肉薄越石斷

大矟而鎚之一發洞數人以敗諸河上。裕入洛陽降魏者復言絕其歸路嗣時悔不用浩言矣復問裕其克乎浩曰克然不能守也夫姚興事名而用少實裕弱泓而乘其初立何故不克然必以篡歸餘人不能守也息兵以待坐收之我矣今與爲爭徒使彖然屈丐乘其後嗣悅然猶爲彭沛之侵。秋七月田子入武關進屯青泥入月裕至閿鄉秦欲決戰而畏尾後步騎數萬青泥焉先田子所領疑兵幸先入耳大敵猝乘不待而出擊也曰衆寡相懸未嘗陣而薄之正用奇爲功也秦師大敗泓奔灞上。裕至潼關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姚丕拒諸渭橋鎮惡登岸解纜

縱舟而厲衆曰戰勝以顯功名不則骸骨不返以大破丕軍泓引救而潰遂入長安以泓屬吏百姓安堵唯府庫有私焉裕至大其功而不問也獨收其彝器若記里鼓指南車渾儀土圭及泓送建康泓至斬於市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戰士思歸矣秦三世王然終始具於興秦既亡夏人據安定魏使刁雍以秦降人屯固山擾徐兗 十一月劉穆之卒裕無可與內托者矣乃舍成功而急歸以次子義真爲安西將軍留輔者王脩鎮惡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長史司馬參軍從事鎮惡猛孫也田子譖以家在關中難保裕故忮即曰制在卿等以開衆鬬裕將行三秦父老詣

門流涕竟以十二月還 王買德言於勃勃曰裕以幼子守關中天賜我也斷青泥上洛塞潼關義真在網中矣乃遣子璝向長安別屯如買德言而大軍繼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璝兵至渭田子將兵不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相付而擁兵也以衆出忮害並發鎮惡誘死傅弘之營而王脩誅田子閎尚未已 裕懲上流啓亂以子義隆刺荊是後宋親子弟代居焉到彥之張邵王曇首爲之參佐代決裕謂曇首宰相才則其選可知已 夏六月裕既受所求者始建宋臺有尚書令僕侍中將軍官孔靖王弘傅亮蔡廓謝晦殷景仁在焉景仁典秘書國典朝儀由之撰錄 冬十月義真殺王脩重臣盡於內屠乃局兵爲城守郡縣悉夏有之矣勃勃遂據咸陽以逼之裕聞亂使朱齡石代守蒯恩衛還義真十一月齡石至義真猶以掠行既絕民望且遲追及弘之蒯恩皆爲禽焉段宏得義真草中以歸齡石遂爲人逐而死是時南徙近百年主秦已易數姓裕德未洽義真暴承民於是無晉思矣勃勃入長安稱帝 彗出天津絡紫微崔浩曰篡晉之應矣 十二月裕以讖傳昌明後有二帝急不能待弒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殺僇晉宗司馬氏無逃所矣

恭皇帝

元熙元年春正月夏陷蒲坂毛祖德全軍東歸使以滎陽太守戍虎牢 夏人請都長安勃勃曰紘萬近魏我居然後魏人不敢濟河 秋七月裕稱宋王移鎮壽昌 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宋王加殊禮

二年夏四月裕以宋臣寘傳亮領意夜請還都出見長星竟天歎於今知有天道六月裕還都亮具禪草帝欣書曰攘玄而以晉延幾二十年今所甘心也遜於琅邪第拜辭迎立之際獨秘書監徐廣有涕謝晦安篡事而非其過情廣曰宋朝佐命晉室遺老悲歡固不可同耳 起武帝丙戌終恭帝庚申十四帝百五十六年得國無名爲治無本

故再世而國以削。過江後。藩國強。臣挾立而仍逼。民則困矣。播虐不自君也。是以延世。而僨且復起。仁厚猶能留衰運焉。宋齊中葉。淫虐惟恐不極。享國以促。取諸人者同。而嗣之有戕培之異矣。

史書卷之五

婁東張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田汝服箋

宋

高祖武皇帝

既受命。改元太初。以零陵王封故帝。兵而置諸秣陵。尊繼母蕭曰皇太后。弟道憐長沙王。子義符太子。更封爵。存始興廬陵始興長沙康樂五公。褒前勳也。於宋有功者。皆進封。於晉陵置衛。死節討罪。無聞於革命。陶潛以故彭澤令。不應宋徵。靖節遂爲世傳。是歲西涼亦亡於蒙遜。亡而復存者。敦煌太守李恂。歆弟也。

辛酉二年。魏太宗嗣立十七年矣。非若晉有君臣之素也。故自茲以後。皆曰南北朝。未數年。夏燕逐亡。餘小國不當一郡。故不必列也。　春二月。南郊。裴子野曰。歲事也。赦彼有罪。何哉。　北涼屠敦煌。殺恂。因置其弟子寶於姑臧。蓋暠之孫。唐之祖也。蒙遜於是全有涼地。　秋九月。晉故帝弑。漢魏禪主。克保厥終。始猶深相圖之際焉。況樂以天下授我者。既死。爲之三日臨。以天下盡可欺也。自裕首虐。後世無不朝禪而夕弑。良心喪既矣。裕初有授於張偉。偉曰。酖君以求生。不如自飲也。故遷延以踰年。

壬戌三年。春。帝疾。太子多狎。謝晦進言。時廬陵王義真爲

司徒使觀曰。亦非人主也。始出諸雍豫。姚伯子曰。有君以還。大亂常在繼世。惟殷周克保中人於元輔。亦顛而後濟矣。晉宋嗣世不才。二武皆明知而倫建焉。何覩天下易也。晦既以昌言。獲命擇德。則文帝令望素著。奉末命而共輔焉。豈惟已亂。其身免矣。而嘉謀不終。將其志先有未測者與。 秦雍流民入涼州。遣賑。 夏封楊盛爲武都王。 五月。帝疾甚。顧命在檀道濟。及尚書令僕射傅亮徐羨之謝晦。而以晦能與同謂太子。又貽之闢芽也。手詔後世幼主輔政。母后無臨朝。而持身朴素。嬪御希寡。亦家法所當守者。殂。太子立。 魏元明發疾。見頻災也。懲。規善後於崔浩。

浩曰。魏以不崇儲貳。是以難在踐祚。早立東宮。備賢而政戎及焉。民心歸。則奸宄息。是拔禍本也。皇子燾長且賢。將周星矣。乃立太子。然居之南面。大臣侍東西府。以主斷。則未善也。元明隱窺而儉。當時輔政則得人矣。 魏執宋使伐宋。崔浩曰。不足以取江南。時毛德祖戍虎牢。王景度屯滑臺。王涓之守洛陽。魏謀攻之。浩曰。略淮爲限。包三城於軍北。固中之物矣。公孫表曰。攻城便。冬十月。遣奚斤攻滑臺。元明出天關爲之聲援矣。十一月。拔之。乘勝逼虎牢。而別遣于栗磾攻金墉。德祖自固。而分兵遣救滑臺。失援。躬當强敵。而猶使毛晃爲金墉守。十二月。元明至冀。則遣叔孫建狥地矣。取兖。入青。檀道濟始命北救。而魏勝勢既成。徐州刺史王仲德與之合兵。

營陽王

癸亥。景平元年。魏太宗之十九年。春正月。魏不能下虎牢。遂合兵破金墉。走王涓之。洛陽滑臺並失守。虎牢孤懸。使蔡廓爲吏部。曰。必選事悉付。傅徐難其黃散。辭不能署紙尾。 青州刺史築夔保東陽。野聚其民。魏阻食。則亦置青州刺史刀雍。攻且招。 二月。魏以柔然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 涼吐谷渾入貢。 夏四月。元明如成皐。絕虎牢汲路。而不下。還洛。 東陽城墮。而猶守。適魏師

疫作。道濟救至。而遁。築夔亦移鎮。不其。於是魏置郡項城湖陸。不其以北。 虎牢萃魏兵。日戰者餘二百日。而城陷以無援。時閏月也。德祖走而見執。魏復盡司州。晉之北上地有魏廣。北伐未遠。而强弱之勢忽易者。北志進取。南當多難。而內怯也。南境既蹙。魏復值夏燕之弱。 秋七月。柔然攻殺涼世子。 冬十一月。魏取許昌汝陽。以定宋疆。 魏太宗殂。太子立。初崔浩擬子房。過其文采。稍忤元明之末而解構。用援赤松修服食。太武初立。階其說以復。而天師道塲建。於是黃巾標老子而顯。佛道二家。且合爲用矣。佛言性命。緣道家以玄幻其理。道之符咒役使鬼神。又與

方幻人之粗也。其徒目繁。儒者起而與之角。乃成三教。
徐溥將廢帝。次立在廬陵。又以謝靈運顏延年慧淑輩。各
於王者。輕詆宰相出郡。爲釁深。
甲子二年。魏世祖太武帝元也。春正月。廢徙廬陵於新安。
以絕朝望。而外召。於是謝晦徐羨之傅亮檀道濟王弘。共
廢弒之謀。　夏五月。帝行戲華林園。即龍舟寢。道濟兵入。
廢爲營陽王。六月。遷諸吳而弒之。亦使殺義真也。傅亮帥
行臺。迎宜都王義隆於荊。溥輩貪權患失。及新君未至也。
以荊界晦。悉精兵舊將。而樹爲外援。　秋七月。迎者至江
陵。王辭不德。而下教紀綱。宥見刑。原逋責。將佐多沮行者。

司馬王華曰。先帝功服海內。人望未改。而五人者。同功並
位。雖懷覬覦。勢莫之下。惟貪生過深。故戕害廢主。絕禍將
來耳。且長廬陵之嚴。故樂就諸寬慈。而豈有他哉。曇首彥
之皆勸行。使彥之以兵前。辭曰。人無異志。朝服順流足矣。
若使有虞。不足禦亂。而適開嫌端。以權鎮襄陽。江陵發。傅
亮見王號泣而問故。則汗不能對。八月。至尋陽。迎諸新亭。亮
謂羨之曰。晉景文以上人也。既即位。改元元嘉。　晦之鎮。
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殺人二兄。而爲之臣。又重地焉。
據免也難。故在亂世而不失其正者。蔡廓是也。當營陽初
廢時。廓謂亮。謹供奉。亮止弒不及。　有司請聽訟華林園。
讀曰。有徐王二公。乃以華曇首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
徵彥之以中領軍總戎政。　柔然入魏雲中。太武輕騎趨
却之。時胡騎圍者五十重。而不色變。　勃勃欲立愛子瑣
倫。遂戰。卒。定於昌者。以殺倫并其衆。

太祖文皇帝

乙丑元嘉之二年。春正月。文帝始親政。　二月。燕女或化
男。　夏四月。魏使至宋。始通。　秋八月。夏主勃勃死。昌嗣。
地狹石虎。而暴有加。得及世者。狄也。　冬十月。魏輕賫擊
柔然漠北。　文帝不忘誅亂。
丙寅三年。春正月。駕言北征。處分有異。謝晦乃謀先何承

天飲藥於草檄。庾登之辭任於委守。德淺文皇而加之以
逆。故勇怯之數。異昔人也。獨周超許晦。以戰士三千。能守
且可立功。即任以司馬。　帝召檀道濟王弘曰。脇從耳。且
不與弒。抑先謀而孤之乎。道濟至。帝乃誅羨之亮。下晦罪。
與彥之並命西征。道濟曰。晦偕從入關矣。十策其九。未嘗
孤軍決勝。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可不戰禽也。帝以王弘爲
司徒。領揚州。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襄。　晦舉兵
反。指君側之惡。則弘華曇首。　二月。帝發建康。晦至江口。
長彥之不敢過彭城洲者。十五日。既犯柵。遇道濟。以大軍
至而震。兵潰走。還則荊已破矣。執斬於建康。　三月。帝還。

謝靈運秘書監顏延之中書侍郎慧琳以道人服參預朝權然三人者苟期相反而已當時宰相無常官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人主所親委則相實在焉主華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侍中風力幹局冠冕一時及黃門侍郎謝弘微時稱五臣。遣使巡行且導守令上陳元嘉所以治也親聽訟歲三訊。使如魏。秋秦攻涼夏襲其死川乃還。魏將伐蠕蠕崔浩曰赫連氏土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共棄冬伐夏。十一月夏入秦。太武冰濟自君子津夏人方燕而奄至出戰而敗豆代田入之太武曰統萬未即得也掠徙其民而還奚斤以襲蒲遣也乘

勝入長安夏平原公定爭之。

丁卯四年春正月魏師還從者半死道而伐木陰山大造攻具。文帝謂京陵慚耕具或進曰先帝至德以知艱難也。夏五月魏舍重於拔隣山而趨統萬羣臣難之太武曰攻城最下舍具所以誘之也或羸吾而出戰則威擒矣吾懸軍無退攻城不足以決戰則有餘。六月朔日食。魏伏師深谷夏人召前定定曰統萬堅可老魏也我還外內擊殘不濟矣魏患之爲退師掠食雖魏士莫知其誘也降夏者皆糧盡且請及重未至也昌出擊遁而疲之以追奔行五六里風雨自夏師來逢襲浩曰制風在人也分左右以犄之太武墜馬不輟戰。夏衆大潰昌奔上邽定從之魏入統萬尤其城宮臺榭謂夏之所以亡也遣奚斤進圍上邽而還。秋魏人請峻平城太武以夏蒸土爲監而務在崇本節用謂平天下需財所賜予必勳績死事家賞明而罰必麗法不以愛貸拓殘忍爲精明戰有成策民無遁情啓土建基所以超拔於五胡也然常悔於已殺猶虐餘而少寬容。

戊辰五年春二月魏尉眷攻上邽昌退屯平涼奚斤馬疫爲夏困監軍御史安頡與尉眷別出奇計擒昌奚斤恥功成偏裨定稱帝輕發而遺之擒復失長安。夏五月秦主

熾盤卒子暮眷立。冬十一月朔日食。王弘以盛滿遜位。

己巳六年春正月遂表解州錄以授義康乃以江夏王義恭督荊襄。彭城既相欲專總文帝戒之書曰家國事重守成未易宜裁褊志共任安危錢月不可過三十萬訊獄盡獨斷之明勿矜也深慎名器裁量爵賜貴不以淩物威不以加人節樂絕嬉府舍無容改作矣引情達事者佐使也見不數不親不盡妮伯子以宋治申之言皆近民者也。

魏議伐柔然或曰若宋驟至何浩曰先伐蠕蠕所以待南寇也夫宋惕我以西師之捷蠕蠕勝懼益深矣彼直揚

聲以衛淮北耳。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不能守也。夫柔然夏散冬聚，襲其護牝戀駒，不數日而困已。一舉可滅，及茲時也。　夏五月朔，日食。　涼及吐谷渾侵秦而敗，世子興國爲獲。　魏兵絕幕，秋七月，至涿邪山，走死柔然大檀可汗。八月還師，擊降高車，於是幕南皆耕牧。浩爲撫軍大將軍。

十一月朔，日食，星見。　秦震反。

庚午七年，春三月，宋命將使告魏曰：以河南宋故，修其封疆，非敢開罪河北也。太武曰：河南於魏也久，而宋以進取，吾權避爾，以俟氷合。　秋七月，魏退屯宋進守河南岸，至於滍關，惟王仲德知憂。　林邑入貢。　燕王跋寢疾，命太

子翼攝，且勒兵以備非常。宋夫人有亂謀，愚翼謂已忌也，弱而闇於權，遂釋事柄而還東宮。內外既隔，翼弟弘相，以給事中胡福知內謀，遂弒跋及翼，而成慕。　夏人約滅魏，遥分恒山。太武乃如統萬。　冬十月，鑄四銖錢。　到彥之退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濟，攻拔金墉虎牢。　秦逼涼，而請徙於魏，許之。安定平涼，焚城邑，毀寶器，而欲往，則上卻爲夏拒，留保南安，故地盡於吐谷渾矣。所恃者人，而速爲未亡國。　十一月，魏古弼敗夏師，安定。　檀道濟伐魏。

彥之退趨彭城，垣護之、王仲德皆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而不之聽。青兗大擾，彭城欲搖，惟長沙王義欣不愆其守。　赫連定走上邽，魏取安定，平陽，陽復。初附七年，而隴西降。　魏攻滑臺。　十二月，義欣鎮壽陽，修芍陂以引淝水，經理撫恤，田無災旱。　下彥之仲德獄，帝見護之諫書而擢之，然敵無勞而覬倖以喪甲，則廟算失也。

辛未八年，春正月，道濟以救滑臺進戰三十餘捷。　夏滅秦，執殺慕末。乞伏之據隴右，自國仁至慕末之亡，四主四十八年。　道濟阻饑於歷城，二月，滑臺拔，朱修之守也。薰鼠，魏嘉其節，以爲侍中。　道濟還，魏追其糧絕，籌沙而免。周期之爭，各復其故矣。司馬楚之以晉宗預攻，請魏大舉，而不許。　夏六月，夏滅於吐谷渾，自勃勃稱王至亡，廿五

年。然昌定不國矣。　魏使求婚，答之依違。　秋九月，魏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工歌之矣。而太武常執浩手示敵使，曰：預陳成敗，若合符契。涼入侍子，於是慕爲偃武修文，徵世胄遺逸，崔浩欲辯氏族，虛玄徵至，知其且得罪也，止之不從。冬，浩更律令，始以官爵除刑，闕左登聞鼓以達冤人。

壬申九年，秋，氐楊難當所封爲武威者也，貳資僥倖之民，以亂蜀漢，而拾其敝，有爲司馬龍飛者，益州刺史劉道濟討斬之矣。帛氏奴趙廣，黨不散，則誑言未死也。道人程道養道助蜀王推之，奔潰州郡，而從之者衆，且十萬。道養圍

成都。助據涪城。魏降燕十餘郡。而剛和龍師還。遷其民三萬家。或勸弘降爲附庸。曰。是取死也。不如守志爲存。冬十二月。遼西降於魏。長樂公崇。弘長子也。以不得立爲全計。燕圍之。益州參軍裴方明擊走道養於廣漢。魏李順使涼還。太武問之。對曰。蒙遜足以終世。諸子莫如牧犍。然不及已。是天贊魏也。

癸酉十年。春。荊州使巴西太守周籍之西救連兵走賊於涪城。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國人弱世子而立牧犍。涪城平。秋。甄法崇刺益州。誅長史費謙。浚民召冠者也。冬十一月。難當襲漢中。走梁秦刺史郭法護。時蕭思話代刺

而未至。謝靈運黜而任放。從斧鑿遊以窮幽也。驚州縣而罪聞。就使者言反。益名子房之椎。姚伯子定罪於其再顯用也。躁進速僨。潘岳陸機。已負文而造逆矣。罪止棄市。帝之厚也。

甲戌十一年。春。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前驅。進據磁頭。方明助之。攻拔鐵城。黃金戍。屢戰皆捷。魏柔然和親。

閏月。漢中復。承之與難當子和拒者四十餘日。斷稍谷發。氐兵始退。乃徙治南鄭。置戍於葭萌。燕稱藩於魏。許質太子。六月。魏責質伐之。收稼徙民而還。秋。太武擊山胡。視師幾爲獲。

乙亥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燕以魏無厭。而宋稱藩。開之黃龍國。義恭長而浸專。長史劉湛以善殷景仁。得自太子詹事給事中。既入朝。則諂事義康而傾之。夏四月。景仁加中書令中護軍。以湛行刺。而移府西掖。帝大事必咨景仁。而不能去湛。以積譖而釀奸禍。西域貢魏者。疏勒卓師烏孫悅般揭盤陁善鄯焉耆車師。六月。高麗亦魏貢。

揚州大水。禁酒。主簿沈亮之言曰。糜穀而不足療饑。秋七月。魏伐燕。弘請迎於高麗。禁造寺鑄像。

丙子十三年。春三月。劉湛伎檀道濟而殺之。道濟歎壞萬里長城。雖兩濟河而功未建。然死也。魏喜。夏。魏克燕。白

狼。高麗之迎兵至。弘帥其民東徙。復求宋迎。而高麗滅之。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秋。魏伐諸上邽而降之。更鑄渾天儀。水轉而中星皆應。

丁丑十四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罷。意在杜絕貪暴。而或謂豪強得上持吏。以益橫。牧犍入侍子。大武猶忌西征。惟李順請俟他年。故國不自強。納質入臣。俱無救亡。

戊寅十五年。春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冬十一月朔。日食。文帝好文。招雷次宗於廬山。開館鷄籠。巾幘侍講。道崇矣。然並建文史與玄。則麗也。次宗除官不就。遁。魏志春秋。崔浩成之。吳斤難其禾草。李順以數至涼。因言地

楠石。仰天梯山之融雪。軍至。決渠口。人馬坐饑渴矣。浩等定。惡順之爲涼規存計也。曰。涼州直。天下饒。史言之。非水草耶。且漢何以築城郭。建郡縣也。將軍伊馥贊從浩言。

己卯十六年。夏六月。命監置守而發。源賀前驅。收涼舊民以孤之。至則圍姑臧。秋九月。牧犍降。弟無諱奔敦煌。太武見水草之饒。乃怨順而奇馥。武人而見浩同也。秦涼既滅。於是南一宋。而北一魏。柔然乘魏深入。穆壽信巫言。違命而撤備也。至欲以太子晃避保南山。穆敬擊走虜師。

冬十月。魏師還。徙沮渠宗。及吏民三萬戶。太子。勸。美於表。好文武賓客。似才獲悅。東宮置兵等羽林。而秉惡矣。

涼州多士。自張氏。牧犍登進。羣儒北面於劉昞。其風也。既從平城徙。宗敞爲魏博士。改武功而尚儒學。以進於文治。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無諱攻拔酒泉。夏四月朔。日食。

禿髮保周以張掖叛。魏討誅之。劉殷相傾。以義康注。景仁謂帝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帝疾。太子定也久矣。湛。爲於義康。謂勿主不足禦艱難。義康雖專。乃心文帝。無他志。嘗藥忘寢。降布衣兄弟之愛。憑其重者。乃以之夸權。篤分。而非其衷也。故不答。然闇於學而無權。孔胤秀董。就。書。索晉立康帝舊事。而不知也。訖帝疾。瘳。兩帝之勢。成國中矣。冬十月。誅湛。并其黨。曰義康。豫章。皆自景仁密。

分。時景仁伏疾。而猶能制湛。則湛者。競巧乃在網罟中也。然義康雖廢出。信使相及。曰。不忍負初陵。景仁。尋卒。江夏王義恭代相。奉行文書而已。范曄自始興王長史。爲左衛。猶快志。何尚之請黜曄。帝以殺靈運。而難不容才。

辛巳十八年。春正月。魏拔酒泉。無諱西渡流沙。難當復圖。攻拔葭萌。圍涪城。

壬午十九年。春正月。魏主爲道壇。受符籙。而謂佛妄。其爲惑同也。寇謙之欲接天以靜輪宮。太子晃曰。天人道殊。然意在佛。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燉煌。五

月。裴方明至漢中。合兵劉道真。走難當於上邽。獲其兄子保藏。以仇池立北秦州。方明再克難當。功全蜀漢。未幾。偕道真死。以匿金馬。魏迎難當。假之報仇。爲師會仇池。秋七月晦。日食。九月無諱據高昌。臣宋爲河西王。冬十二月。詔修孔子廟。蠲墓側五戶。魏以李寶爲敦煌公。雍州刺史劉道產。村落居蠻戶。有以徐之也。卒。則崩而反矣。討以沈慶之。斬誅萬計。故夷夏有域。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魏取仇池。遣屯漢中。烏落侯閭貢魏。以知拓跋先祖之有石廟。楊文德使仇池。叛。魏。之以圍焉。却於古弼。而使來求援。古弼召前皮豹子於

嶽以關中兵至者也。秋七月，宋立文德武都王屯葭蘆。崔浩主擊柔然，劉絜圖敗其功。九月，魏出四道，絜易鹿渾谷期，故太武先遇可汗。太子晃曰：速擊絜，曰：塵盛，待師之集也，以免之。司馬楚之別督糧，忽失驢耳，曰：是信覘也。水柳爲城，虜至不能登，師還。誅絜。冬十一月，姜道盛攻魏戍，敗死。出豹子之師也。

甲申二十一年，春，魏以太子晃總百揆，穆壽崔浩張黎古弼輔，弼質直而在阜民，爲請減苑宥，捽歐侍奕太武前，其惡於治也。課稼耕田，勤惰有標，無牛者使耘易耕，禁酒嬉遊，惟墾田是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過二十五日不出。

其人死，主人門誅，即以去閑民富强之大端也。太學合教士族，工商廢業而立私學者，師死，其人門誅。李寶朝魏而留。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行元嘉曆。何承天所撰，定朔望於日月食，測景度於二至，法精而簡矣。姚伯子於論中星曰：璣可會一元之數焉。堯時冬至日在女十度，故昴爲昏中。元嘉去堯近三千年，日在斗十三四間，今復千二百年，日在其四度，而中星移宮。然則歲差更十二宮三百六十度者，一元之數，而邵雍元會運世，其爲鑿空乎。新林鍾律長六寸一釐，而十二旋宮無失，歷代繁增亦廢。武陵王駿鎮襄陽，文帝有關河之思矣。秋七月，蠻之聚者，猶斷武陵驛道，隨守柳元景擊虜至十餘萬，而後平。八月，魏徙雜民北邊，爲柔然餌。九月，盧水胡蓋吳反於杏城，時訛言吳伐魏，既傳響而應，遂降宋，藉其聲，斬長安鎮將，戰秦雍并兵，而河東薛永宗稱天台王，應置百官。冬十一月，魏掠淮泗，以實河北。圖讖在宋，難發骨肉，歸於江州，十年後之魏兆也。孔熙先生其奸心，冀當之義康名報恩焉。因謝綜交范曄，發其反謀，遂密定計於丹陽尹徐湛之，訂領隊許曜爲之內應，矯爲內有弒謀，曄檄靖亂爲立彭城也者，及璽扳刀武帳，罔宴，曄顧帝不敢仰視，湛之改獻情焉。

十二月，論誅曄綜熙先王止廢徙安成者，猶原其不知也。故禁衛絕數，明主止亂於源。宗廟始備樂。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太武擊斬永宗，趨長安，別將乙拔破杏城，宋爲雍梁境上之屯，封吳北地公，南北之尋釁，非一端矣。宗慤志乘長風，破萬里浪，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慤別將大破其師。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像，通蓋吳且婦寄也。君臣廢，必昵奸；夫婦禁，必寄姪；禍既昭於斯時矣，乃一滅而旋熾，羣相安其汨亂人倫，爲蠹以至今者何也。太武移宋田於具區，答書不敢失呼韓之儀，乃侵邊郡，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固守四策。一曰：移遠就近

江淮之間孫曹所不居明斥候之郊耳二曰多築城邑因新徙民千家爲城能戰之士二千也老弱登陴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五百之耦有車參合鉤連以衛其衆平行走險賊不能干徵發惡聚矣四曰計丁課仗戰士二千而立仗庫弓榦利鐵收其輸以給軍用所以備也故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 魏秦益雜民以上却反刺史封敕文既誅其師更塹守之闞者達旦然後知其在窮而致死也赦降潰之 師入象郡林邑王陽邁以象戰宗慤形獅而走之林邑克而衣櫛蕭然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魏誅盖吳

丁亥二十四年春爲盜鑄義恭請爲一當兩僕射何尚之曰富人自倍貧者彌增其困 胡誕世殺豫章太守曰奉義康檀和之還過而誅之

戊子二十五年魏人擊走文德 彭城太守王玄謨啓帝以武功夏四月移武陵王駿刺徐 魏屢破西域諸國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復伐之可汗遁走 文帝詠玄謨之誕而矜侍臣以封狼居胥之思是時雖小治而謀臣非魏敵且地大習戰而無潰勢未見勝形之在宋也而獻策者投上意矣御史中丞袁淑曰今當席卷趙魏乃悉江軍配雍廣資襄陽以湘臺租秋七月隨王誕雍州刺史 九月魏伐柔然盡收其輜重民畜可汗遁踰窮隆嶺自是不振矣

庚寅二十七年春正月沈慶之討平雍蠻 二月魏治兵梁州宋偵未明而步騎十萬奄至矣圍南平參軍陳憲於懸瓠旁掠六郡憲守不滿千而殫魏攻技積屍平城三月魏北其掠屯於汝陽參軍劉泰之出彭城之師燔而奔散之夏四月懸瓠圍將乞地眞斬於南平內史臧質司馬劉康祖之救師而還乃以憲爲龍驤將軍以孤城抗虜四十餘日也 魏史成崔浩石諸郊壇以彰直筆太武惡其揚

國惡也殺之而夷其族旋悔其可惜三世相過之親一發怒而莫之顧也然誣天助虐矜功凌人浩取死者則奢已 高允授太子經欲使委浩而免之允對多自引然太武嘉其貞信 初浩薦士起家爲郡守太子請更諸郎吏之久者治民宜更事也浩固行其志允曰遂非而較勝上弗堪也 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共成北伐劉康祖請待明年帝曰義不可沮沈慶之曰道濟彥之無功玄謨未可輕敵也帝曰道濟彥之中途疾動耳今乘夏水舟行馬困北取碻磝滑臺及於洛陽虎牢北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亦無及矣慶之固諫帝

使江徐難之慶之曰白面書生謀國事誤矣秋七月遂大舉玄謨帥慶之申坦入青冀而受節於蕭斌臧質徑造許洛劉秀之震盪汧隴駿鑠東西並舉義恭居彭城爲之節度姚伯子曰天下勢分其興亡有機唯識之者能全晉以天子討羣胡正且漢趙燕秦遏迫爲狠鬬民以劫聚而心未嘗不晉向也以復舊物勢順而易惟志爲偷餒故虛瑕釁而不暇以卒於偏安也魏開基有年然後宋興高祖急革命棄功爾中以成北勢彊弱明而順逆之說詘矣糜民爭其必不可冀不如固吾圉而靜治之爲有功也已師出即三五發丁四一籍民宋進而魏退七年嘗用之矣故

濟青走司馬申元吉之趨滑臺受玄謨之圍魏計定而非畏宋也參軍柳景帥諸將向弘農應者關中豪右麗季明自貲谷入盧氏弘農以是出熊耳隨王誕所遣也而南平王鑠遣者自汝南上蔡向長社擊走魏荆豫而司馬劉康祖逼虎牢蓋三軍具進也玄謨以首事見寵信故獨當魏勁乃愎而實怯太武固曰馬瘠天炎速出無功十月得志時也而玄謨方賦布取梨城下前鋒垣護之自石濟移書魏師且至惡下滑臺顧優游弗聽冬十月太武夜渡河玄謨無據而走追及敗之復棄軍歸襲之全師蕭斌將斬玄謨慶之固止之議守慶之曰坐守窮城令得東過清口青冀無也矣時詔無退慶之以遠與事違閫外所以有專制斌乃分守碻磝清而還歷陽魏軍分略宋地向弘農者拔之而攻陝張是連提救之曾方平謂薛安都曰勍敵在前堅城在後致死在今日卿若不進我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戰至流血凝肘而不顧也以斬是提進據潼關開中蓋多送款者以玄謨之敗召歸襄陽與康祖俱棄功魏永昌王仁攻拔懸瓠以八萬騎追康祖之歸兵八千康祖結營而進令顧望斬首轉步斬足環殺魏軍萬餘且戰至暮而死於流矢仁乃進逼壽陽太武軍蕭以臨彭城人危食乏則有爲江夏獻海道者長史張暢曰不能達也徒開走局且食乏未罄守有萬安之術武陵王善其言而止太武至而遣偵暢出見魏尚書李孝伯魏張曰療渴瓜步不圍彭城也暢引童謠曰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將適彼懷而遂無天道乎太武所過恣殘六州赤地主中土者累世而不革其凶君子是以不輕進夷狄爲民命防也臧質救彭城遇敗於盱眙時太守沈璞積治豫守具曰曾見數十萬人聚小城下而不敗者收兵得二千人質以敗餘七百赴之魏糧掠江淮既赤食取無所歸資望盱眙積粟不克攻乃南向瓜步塢舍伐葦爲渡江者宋民荷檐而立太子出鎮石頭帝登城而思檀道濟曰若在胡

馬當不至此。姚伯子謂諸將多道濟略。僨事有玄謨。雖道濟無所用之矣。 魏遣橐駝名馬。以要婚。太子劭不悅。於江徐之議。遂請斬以謝天下。帝爲蓋罪。由是退外戎而趣中冠。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殺彭城王義康。屢擬民。且恐生虜心。 魏師還攻盱眙。求酒而獲溺遺絮。圍塡塹。無損臧質之守。二月。因多畏。且疫作。驅南口萬餘而走。聞追至。則復殲旃。於是兗青徐豫冀之歸燕巢林。然魏之戰士亦重傷矣。故宋衰而魏不復南師。 魏太子晃爲政。以察寵給事中仇尼道盛。而惡中常侍宗愛之多不法也。宗愛畏道盛之糾己。而并搆太子。太武果於殺者也。故道盛斬東街。太子死矣。濬以世嫡不出。藉蓋知太子無罪也。搆者則懼而惡謀。蕭斌王玄謨免。王僧綽侍中。帝以其深也。將有託焉。密謀是與。

壬辰二十九年。春二月。宗愛弒太武。在位二十九年。虐熾自焚。亦其勢也。僕射蘭延和疋薛提不惡討賊。而擁立是事。延疋在秦王翰。提以濬嫡孫持。宗愛問之。立南安王余矣。殺三公及翰。領大司馬大將軍。而專位。 夏五月。以魏師無功。尚書令何尚之選老方山而復領。袁淑爲別隱士貞偽。 元后之死。以妬潘淑妃。始與王濬潘出也。

曲事太子。畏避罪。故劭不濬隱。多過上聞。則從嚴道育爲巫蠱。玉像而瘞之。濬更以逆趣也。黃門陳慶國告其謀迹。見帝濡忍。劭濬則懼於含怒。 冬十月。宗愛復弒余。而秘羽林郎中劉尼知之。乃與尚書源賀陸麗長孫渴侯迎立濬。而誅宗愛文成既立。追晃景穆皇帝。 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 魏賞迎立。麗請移爵其父。故陸俟爲東平王。班賜。命賀自取。惟戎馬一疋。高允同麗賀默而無煩於辭。

魏行玄始曆。爲者趙昭得之。克沮渠。

癸巳三十年。魏高宗文成之元。春正月。以討西陽蠻武陵王駿統諸軍。 劭復受道育之逋亦口得諸其婢云。文帝始布廢志。以須婢到。王僧綽送漢魏典故於江湛徐湛之。江徐聯姻。鑠誕帝注建平王宏。武陵行三。以無寵典征伐。君臣各圖所立。僧綽曰。事在速斷。不可使難生慮表。帝語必屏人。而洩之潘淑妃。逮婢至。而劭濬忌矣。東宮實甲萬人。矯詔夜部劫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淑死。斌以衆從。諸旦門啓而入。帝猶謀燭下。遂弒之。及江徐也。左仗卜天與。呼衆射劭。皆不中而死。劭殺淑妃。而召濬濬曰。固下情也。矯召大將軍尚書令。百官至者受職。而劭即位。亦改事矣。三月。劭發文帝巾箱。乃殺之。及北第諸王。武陵王駿。以江州刺史屯五州。沈慶之自巴西谷軍。略劭密

有使矣。卽示駿其書。曰能誅罪人下官惟力。駿起再稱。遂專委焉。以爲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參佐。顏竣領錄事。長史劉延孫行留府事。而起兵。臧質自雍州詣江陵見義宣。遣之勸進。竣移檄州郡。夏四月。發尋陽。劭知逆。不人容。故厚其餌。惟蕭斌亦知不可輔也。旣失節矣。遂爲謀主。昧心一戰。冀倖焉。再策勝。而沮於義恭。乃歎天道果於誅亂。而誤之於初。悔無及已。或勸劭守石頭。劭曰。昔人以待勤王之師。今天下義在誅我矣。而誰守乎。 景元以前鋒至江寧。降者相屬。則從劭者。不戰而常震。 駿發卽病瀕危。顏竣擁之。勝以主斷。旦夕臨衆。文教出焉。左右亦莫之知也。衆故無疑。 元景潛軍新亭。因山爲壘。劭使蕭斌犯之。元景以理順難恃。同惡易濟。宿令軍中曰。鼓繁氣衰也。吽數。力竭也。銜枚而寂。劭將士冒厚利而殊死戰。元景靜敵之而已。聞鼓退。然後鼓譟從之。再戰皆勝。竣卽位於新亭。方師會臺城。誅劭及濬而潴焉。僇附惡。蕭斌首誅。旌忠。及於卜天與。然自茲以後。江左君臣一變也。猜上侯下。殺僇之慘。自北而南行。 臧質之詣江陵也。有奸志。元景遷之於正。猶伏慝也。孝武以雍與元景。而移質江州。質畏元景議其後。江使爲護軍。 秋七月。朔日食。求直言。是時習奢而僭。賤服麗貴。靡自宮闈閨門也。孝武初禁貴戚[illegible]利

省作。而華怪旋市。錄事周朗對。以設令非實。百官行吉解職。文帝守令。六年以斷治成久任。帝多更置。郡縣取滿三年。才南平王鑠而酖之。刋落枝葉。不恤孤孫之速獄。惟帝始之。

世祖孝武皇帝

甲午。孝建元年。魏成帝之二。春正月。四銖錢始變。趨薄小。以起盜鑄。而物價踴貴。 孝武宮闈不修。以及義宣諸女。而治取立威。臺符覈詰。溢口米。臧質固思亂。且荆江負功。多方命矣。因以決反計。使說義宣。蔡超笠超民贊之。而豫魯與。兗徐遣寶。卽以兵從。二月。四州反。衆從上流下。中外以震。帝將迎而授之。竟陵王誕不可。乃以柳元景屯南州。王玄謨據梁山。夾築偃月而待之。三月。反約及雍。宋修之僞許而陳誠。及益劉秀之。則斬使襲荆矣。作不順。鄰之所以不應。而尾其後也。江陵遣守笠超民。義宣不得之雍益。乃竊置魯秀。曰以代雍而拒益。遣寶發。而破於冀。師奔壽陽矣。至尋陽。質爲前鋒。爽分道趨歷陽。建康以偵義宣根柢之薄。沈靈賜以百舸破質。慶之用雍將薛安都。新爽。克壽陽。則反者無附已。臧質樂禍。有盜國之思。焉。闇義宣。搢之爲亂。而後覆之。義恭示義宣書。若熟窺質者。故曾請以萬人取南州。而義宣用劉諶之。盡銳梁山。蓋[illegible]之矣。

冀州刺史垣護之從玄謨破誕之。而寇兵增進。如南州告急。景元爲虛聲三萬。以空梁山之氣。誕之質皆斬江中矣。義宣走江陵。超民以送刺姦。始知其惛沮。魯秀故阻馬鞍山。不獲進。乃赴水死。荆湘之士何樂乎廢爛於亂也。因是削弱荆楊。會稽置東楊夏口置郢。乃省録尚書事。惡貳權也。然耳目寄之則重。小臣亦以亂政。 秋七月朔日食。乙未二年。春。沈慶之請老。使何尚之起之。曰吾不能往而復返也。 秋八月。誅戲稱楚王於幼弟渾。 冬十月。裁損王侯制度。其屬稱下官而不臣。

丙申三年。秋。義恭見西陽王子尚有寵。辭楊州授之。而爲太宰。 魏用罪人延死者守邊。 十二月。移青冀并鎮歷城。垣護之曰。虜所寇道。移之近息民患。遠申王威。

丁酉四年。改大明。春。魏入兗州。申坦節禦師不及。回軍討任榛。無功。當誅。沈慶之哭市而免。蓋任城榛聚羣盜。兵過而狐兎散。 秋七月。并雍州爲一郡。王玄謨之言曰。土廣然後租稅可清。 竟陵王功多而寬。爲人歸。以聚蓄也。孝武覺有異。八月。出之南兗州。而使劉延孫鎮京口。詔之令族。

戊戌五年。春正月。魏置內外候官。雜於府寺。以廣伺察也。二丈之賦斬。 三月。魏起太華殿。高允曰。計役二萬。倍以

供餉。是四萬人失耕也。納其言。進中書令。允諸子樵給蓋官無祿也。姚伯子曰。刑嚴而祿不制。宜魏官皆高允也。而不皆高允。必上下相蒙。置盈壑而以一二孤弱見苛察也。法原人情。雖有清吏。不能以家祿官。 夏六月。吏部置二尚書。分其權。而爲散騎常侍。撰名儁。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濫。名改而實仍。人心不可變也。 以誅沙門反者。詔沙汰。設條禁。爲諸尼之出入官掖。而不行也。中書王僧達有忤。誅之反逮。 冬十月。魏伐柔然。將以雪還。尉眷曰。虜以吾爲內難也。度漠紀石。 積射殷孝祖築清水。魏封敕文以之出師。戊主傅愛乾敗焉。皮豹子助之。寇青。而幾爲獲。 戴法興戴明寶。寵自典籤。與巢尚之同中書。大處分之三人也。參。二戴納賂。百官市競。人輕權重之信不可爲政也。 竟陵借魏寇以完聚。參軍江智淵去。入朝爲中書侍郎。

己亥六年。夏四月。兗州刺史垣朗討焉。而死。乃起沈慶之。於是誕城閉而檄宮闈之醜。遷怒以夷者且千家。豫徐以師會戰。誕曰。宗豫州助我。怒故繞城而呼。 顏竣負故而亟直諫。出之東楊。餘倩而殺焉。曰。同於誕。 秋七月。沈慶之克廣陵。誕伏誅。宣陽門勑呼萬歲。蔡興宗曰。之誅也。宜涕而不樂。其果於殺也。命屠廣陵。慶之爲請免五尺以下。

庚子七年夏魏伐吐谷渾。冬十月廬陵内史周朗切直而中之非法人主之殺僇於孝武爲黠。顔師伯以諂取侍中。擕蒲百萬帝得雉師伯掩盧而曰幾姚伯子以是增帝三德。婪於財也。惜於諛也。比於匪也。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闕伯周爲高昌王。而沮渠滅。

辛丑八年夏海陵王茂休殺典籤以雍反伏誅。義恭逢帝禁不任遐州輸器甲經質客沈懷文諫而止。秋九月朔日食。新安王子鸞殷淑儀所生也淑儀傾宮冬十月鸞刺南徐。鴨遇之人皆入其府。十二月制民歲輸布四疋。禁士族雜婚。遣補將吏。

壬寅九年春廣陵太守沈懷文直言而殺。孝武惘荒於殷淑儀之卒。葬供竭民力。吏部郎江智淵以諫懷謚死其怒。

癸卯十年夏制非臨軍無專殺非手制無興軍。孝武之不君。極於羣臣之狎侮。傖慳齷齪自義恭及甚者。頗快皇胤之杖。擊免者。吏部尚書蔡興宗舉朝之侵嫌。可知矣。刺史二千石獻奉餘資。必罄之擕蒲。壞高祖陰室而起玉燭殿。侍中袁顗從觀壞頌儉於葛燈麻拂。以當之田舍翁。

甲辰十一年夏閏五月武帝殂作法已極涼矣。太子子業立。肖德而甚其行。更也。驟蔡興宗爲謂顔師伯曰。山陵未遠。刑餘同禪代矣。義恭雖受遺詔勅多自法與尚之。遂別授。唯權久於近習。故嗣立之際。巧竊更甚也。興宗復以選事責義恭曰。主上不親政者復非公筆。何天子意邪。

宋東荒旱連歲。升米錢數百。死者過半。時宋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三百。蓋有無戶之縣矣。戶未滿百萬。

子業

乙巳景和元年魏成帝之十三。春鑄二銖錢薄無輪郭。謂之綦子。夏五月魏成帝殂。太子獻文帝弘立。車騎大將軍乙渾弱之。多殺大臣以自專。爲太尉錄尚書事。秋七月丞相位諸王上。闕人華願兒裁於戴法興。而怨。謂子業曰。官家屢耳。真天子乃法典。大臣一體矣。子業故嗜殺。動其不平。遂自法典始。虐羣臣。脫孝武之猜暴。方興幸免。橫死。及子業甚之。人不自安。元景師伯密謀廢之立義恭。決策沈慶之。慶之素不悅之。三人者賣之。子業而族之。自是殺僇日行。立其朝者。樂在捶曳也。房帷習武帝失德。而更無顧忌。姑姊妹之嫁者。不免焉。謂新蔡公主謝貴嬪殺宮人以爲之喪。此其明著也。君子猶有所醜之。而止其辭。

新安王及其母弟子師之殺也。以寵於先帝。爲怨殷淑儀。將及山陵。義陽王昶刺徐州。曲納之。反罪。逃魏。爲丹陽王。朝臣皆知難作。逃死無所。子業之立。袁顗有功。伏失

指而遇衰求出刺。得雍州欲他輔也。興宗議出荊州。顧謂功易中立。而辭行。顗與宗勗也。故語顗襄陽星惡。顗曰。合力荊襄何如受制凶狂以探禍也。興宗曰。亦各行其志。已顗至尋陽則效欵於晉安王子勛長史鄧琬。而興宗自建康發其機。子業數臨沈慶之第。興宗就之謀曰。可即圖也。慶之曰。寧抱忠以沒耳。進諫而得死。王玄謨懼在涖諫不從。與宗促之舉事。玄謨曰。期不洩君言。劉道隆專典禁兵。與宗從之夜出。謂曰。比思閑寫道隆掐其手。子業陵曳諸父。而肖爲其名。肥湘東王彧曰。猪。猪王槽食。羞有泥水之錯。嘗蹄縛付大官曰。屠猪。彧對留心肝。待太子回免

賜子勛藥矣。停使溢口。興籤得以告鄧琬。於是子勛矢謀於詠昏暴。而陶亮總統軍事。張悅脫桎梏爲司馬出頓大雷。鞭南平妃。以不從所使。而道隆無禮。乃及於建安太妃。惡稔矣。亦知人之多謀也。多厚勇士。樹爪牙。故有爲者。畏不輕發。民謠湘中天子。冬十一月。欲殺湘東。巡荊湘。勇力皆從外裝。子業獨與休仁休祐遊華林園。屏左右。射鬼。劉道隆所結壽寂之。乃得自內抽刀。休仁即引或登座。以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而立之。興宗至見橫屍。謂戚曰。凶暴。天下主也。乃收瘞而無謚。道隆加中護軍。旋賜死。以建安王也。今書至江州。以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亮以徵兵勸袁顗首以雍從。子勛移檄武帝之胤。猶有三十人。湘東間之。聖靈何辜。而當乏享。應者。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項。尋陽王子房。明帝曰。天下所推戴也。子勛曰。祖宗之統系也。明帝以即位改元。

太宗明皇帝

丙午泰始三矣。魏獻文帝之元。春正月。建安王休仁督討子勛。副以王玄謨。尋陽太守沈攸之將屯虎檻。前鋒十將並號。攸之曰。不相稟受。敗也。統之於一。子勛稱帝改元。曰。受諸路太后。子勛故有江雍郢荊會稽之衆。及稱帝。則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皆聲應。而尋陽都受貢計。明帝

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且有貳縣觀益蕭惠開之言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王宋並可。其從子勛。特以受知武帝故。然衆寡何太殊也。蓋建安作都上流。操勝文武。興簒再世自三。故見利而羣鶩耳。要之社稷有奉。而外求君爲臺直。而天下曲。明帝取決羣臣。興宗占勝米價。亦以順逆疑。惟罪不相及。而人心安。則制勝於靜也。殷孝祖以兗文武二千赴臺。遂假節督前鋒向虎檻。徐薛安都戕其諸子。明帝援罪不相及。分討尋陽王子房。而會稽以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文。張永齊祖蕭道成時在行。路太后殂。綱目取雜史。后謀酖帝。還用壽巵而死。奚取氣事哉。

姚伯子曰藉口毋氏行不測而喪人國家者多矣朱子信斯獄以正義也父祖基業重於疑母者也故有不書弒且或雖路撫勛也其孫於情信　孔顗盛軍晉陵衆畏欲退休若以斬令然後定殿中吳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籬羽林而遣之二月克義興　魏太后馮詠丞相乙渾而稱制　東軍連五城而未固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自臺觀曰可以成衆氣矣惡攻拔之奇兵既取勝而晉陵旋以正克吳興吳郡反正然後建康有根柢也乃詔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尋陽　吳喜取西陵上虞令王宴乃攻郡執子房而斬孔顗吳喜克成東功　聲從子勛者固未

離其州也鄧琬復專斷以失衆前鋒孫冲之薛常寶下據赭圻陶亮止屯鵲尾中怯而畏臺矣　三月攻赭圻殷孝祖以節鼓自標死流矢攸之當代統督度方興不能爲已下帥衆推之共成明日之捷拔胡白二城也詔至而後攸之改督陶亮召還冲之歛諸軍屯濃湖更懼矣赭圻獨有常寶時臺以官募殺雖乏用而將士諸作仁弟苑間疾均並儉於軍中尋陽雖滙受貢米子勛幼蒙琬不在軍事衆而無統使劉胡以十萬衆彊鵲尾蔡邪子弟爲獲懸諸城而不設攻　赭圻糧盡進圍而吳喜且會軍劉胡流查覆船爲水餉攸之異而取旗陸還則既漸矣夏四月赭圻拔

豫殷琰順命而未能違衆山陽王休祐督劉勔致討五月潰其拒師圍之壽陽　楊僧嗣以斷益師之下秋七月封武都王　袁顗下督濃湖儒該而不任隙於劉胡　拒江者歷三時張興世曰錢溪岸狹居鵲尾上而下臨洄淡橫浦藏船制勝一奇也配之選十七千輕綱二百夕風直過鵲尾胡兵逸之洄淡之中而大敗錢溪管寇尋陽中流矢八月濃湖軍以乏食降袁顗走就陵岸斬鄧琬以降孫子蔡道淵脫鎖入尋陽囚子勛攸之至而斬之分遣餘屬出者多及興宗似得箋矣使明帝不以車駕南幸衛將軍也可殿宋基　吏部褚淵於是役即虎檻除官板不見黃

紙始用　冬十月武十三王殲焉休仁啟之自殺也明帝湘東時陳宮人受孕於李道兒而生晃以是劉藩劉氏即姬之　江南既平豫亦應詔詣降劉勔明帝徙於職歷而北圍命張永沈攸之將迎薛安都蕭道成諫其非計蔡興宗曰懼安都而引北冦之舉也不聽安都叛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　魏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兗畢衆敬降珍奇有變志　宋師至彭城安都爲魏守矣尉元絕宋糧道丁未三年春正月宋師夜走凍雪多斷手足爲俘安都走反之呂梁則尉元夾敗焉枕屍棄杖橫六十里攸之留戍下邳宿豫睢陵淮陽而還魏名取淮北西矣猶多宋守

魏東平王道崇及長安伏誅。劉懷珍偕招論使以兵三千。復青冀無督而莫之一。魏再徇以慕容白曜之師。拔無鹽。斬東平。而莫之抗。肥城垣苗糜溝。旬日相望而靡。南土自是愈蹙。　尉元請魏圍彭城。取下邳。曰。宋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彭城有守。而要地克平。或經北碩。而青冀無南望矣。然後淮北舉。而無煩再師。　攸之還。更運米下邳。使陳顯達助王玄載戍。　秋八月。復遣攸之擊彭城。蕭道成鎮淮陰。攸之辭以水涸運艱。强而遣之。道成之鎮。則收養豪傑。胸山海島之奔將。皆召而撫諸。宋之亡地。齊業基之矣。　尉元還呂梁。俘。孩墮膝蹄。則宋士沮氣。攸之進至清口。遇魏師而潰也。走還淮陰。時攸之名將。再進皆大敗。保者無所復恃。玄載怖走於騰書。下邳既下。宿豫淮陽皆棄城矣。白曜攻歷城東陽。魏太后馮還政獻文。劉勔招還常珍奇。

戊申四年。春正月。擊却魏師於武津。斬其將。明帝冀倖魏有亡徵。謀取陳蔡。勔曰。復境未能。而虜退滅時。東徐兗皆從魏招。二月。歷城拔。　夏四月。減田租半。　劉勔敗魏師於許昌。　秋七月。蕭道成爲南兗刺史。　冬十月。朔日食。

參預朝政者。更及遊擊阮佃夫。舍人王道隆。散騎楊運長。細人用。而趨於權者益橫。朝士不復相尚於厲節。

己酉五年。春正月。魏拔青州。高祖取諸南燕者。盡亡之。既已削。賴北漸於文。以息戈。　二月。魏等民爲租輸。上富之平城。下乃本州。而除其雜調。　東海王禕劣。受驢王於子業。明帝改封廬江以實之。慚衒。來反者之挑。而爲誅也。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立中齊郡。沙門統曇曜。因請祇戶。遂徧於州鎮。黠而免繇。未已也。又以與主爭民。　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魏使修好。　三峽歲侵於苗獠。分荆益而立三巴校尉。時孫謙赴巴東。敕千人自隨。辭師至郡而民安。　臨海賊掠縣。尋平。

庚戌六年。春。定祭南郊間二年。明堂間一年。　蕭道成異相傳於民間。夏疑而徵之。懼及。用參軍荀伯玉策。遣數十人入魏。而遊騎至以留。　立總明觀。置祭酒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獻文擊敗之。旬有九日。往反六千里。　魏謀止墨授告賊者以其官。給事中張白澤曰。是使奸人窺堅。忠臣懈節也。給祿。吏斯廉矣。

辛亥七年。春二月。明帝寢疾。殺晉平王休祐。慮其剛能有危也。以荆州出天子。復殺巴陵王休若。　敕勒叛魏。　夏五月。建安王休仁賜死。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絕滅矣。宋祚其得久乎。既死。而後名之謀反。於是同出。獨桂陽以凡劣得全。而帝子安成王準。則殺王妾

而畜其所孕。 褚淵善明帝於藩邸。將有托焉。自吳守召入。與之謀休仁。知其不可。懼以從命。於是袁粲尚書。而淵僕射。 殺吳喜之言曰。劉子尚精甲三千。失利於駱欽。而喜功成不假兵。東討三百人耳。清蕩十郡。窮海而止。可以輔少主。遣可乘之會乎。惴不得死子業朝。其淫虐曾不之鑒。更好鬼。溺其機祥。以疑似殺人文書中。 蕭道成應散騎常侍徵。多猜焉者。道成曰。剪除諸弟。以安太子耳。何預他人。而淹留。以自取疑也。且骨肉相殘。難必作。卿等其戮力斯時乎。姚伯子觀道成存代宋志。而知大器多睨。惟政刑爲之垣。躬克典以自固。奸雄作之輔弼矣。明帝臣多死

猜。齊祖自全其側。 魏獻文生逸世心。以浮屠言也。言禪及京兆王子推。任城王子雲。發言曰。不已。惟太子宜。即命傳位。時太子宏五歲耳。感興代親。悲泣而言其衷。然獻文雖在位六年。年僅十八。冲人尚懼未任。而以在繈抱艱乎。幸孝文克子以克君。然不可必者也。乃稱太上皇帝。徙居北苑。而禪僧與侶。姚伯子謂佛原老莊。莊稱黃帝以上。故中國之禮法。堯舜庇萬世而創業也。不墜不忝。繼統者之任矣。佛誠有道。吾以巨室臨寠人矣。況文其奸以眩世哉。

冬十月。源賀討破敕勒。因屯漠南。以備柔然。姚伯子曰。魏秋冬歲遣戍。而春罷。民習徵發。故安於師旅。而無怨逃者。共其常也。是以動而功奏。賀請築三城。募州鎮三萬人居。爲長戍。當時不從。夫趙宋以還。其法用而弊乃見。無論師蠭財匱。示弱啟戎。且嬉內民而不可用矣。故竭天下爲逾計。不足禦寇。而能呼盜。

壬子八年。改嘉豫。魏高祖孝文之元。春正月。沔北蠻桓誕以八萬落降魏。爲東荊州刺史。 明帝以夢反者。殺豫章太守。殺后兄王景。則爲臨朝慮。夏四月。殂。可忌者。意及之而必誅矣。然後宋實滅。而太子昱立。受顧命者。休範褚淵劉勔袁粲蔡興宗沈攸之也。淵引道成右衛將軍。共掌機事。粲引劉秉爲僕射。欲救奢以儉。格於佃夫輩之納賂。

安成王準楊州刺史。 秋七月。沈攸之督荊襄八州。量材略。觀時變。名爲討蠻。而陰部勒。

蒼梧王

癸丑元徽元年。魏孝文之二。春正月。魏以勸農弭盜責守令。通民有無牛兩而鄰借。縣盜靖者。治食兼縣。積三得郡。兼守三郡。以爲刺史。 桂陽在江州。怨在失相。以典籤許公與謀。收士繕兵。二月。使王奐奉晉熙王自太洑入郢。朝議預制之上流。 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 秋七月。魏制河南戶賦絹一疋。綿十斤。租三十石。 十二月朔日食。甲寅二年。夏五月。休範反書自江州至。數罪乃在明帝。蕭

道成曰休範懲近者淹緩之無成也必輕兵悉下居我新亭當其鋒更固白下宮城東府石頭以老之可擒也遂往新亭之壘未畢而尋陽冦至矣拒戰時道成見休範離衛而登城使取其首送臺喜功之已定也未遑示衆送者取提步委首於水而空報臺之所以不信也而杜黑騾新亭不輕攻別造丁文豪更破臺軍進至朱雀桁斬劉勔傷王蘊黑騾復渡淮殺王道隆自壬辰兵交休範授首南軍未嘗有王也至乙未巳四日師不潰而猶銳勝則主反者原非王也褚澄擁安成王居東府爲開門出降計遇南軍之忽自沮而止新亭士民詣壘投刺道成始示之屍處而焚

刺安衆是也然何不早以屍示假冦手大爲臺臣傷敵不潛不明也休範之死既信陳顯達遂斬黑騾文豪攸之襲尋陽殺其子 六月道成爲中領軍與桑劉秉褚淵更日決事雖四貴同時然淵在道成志與袁劉異矣 魏罷門房誅懲矯擅必墨敕大刑覆而後行 秋七月柔然冦敦煌尉多疾擊破之矣朝臣願爲徙議給事韓秀曰無故廢國 九月褚澄吳郡長史以淵弟故蕭惠明朝言曰開門納賊股肱郡力戰幾死棄不收王蘊乃爲湘州 蒼梧之乖節少成冬十一月冠則李將軍斯稱袴衫偶羣小而放遊客舍道傍排突快厮養之辱嫚而獨輕侮其大臣

乙卯三年春三月張敬兒謂道成曰攸之在荆州爲公計當以我鎮襄陽使督梁雍至則入稟饋以懈之遂爲道成長耳 夏魏初禁殺牛馬姚伯子曰以爲耕戰資節其耗斯繁育矣牛有骨角筋革之用武事豈得盡廢焉後世循之至莖牛祈福抑謬矣 宋胤誅餘獨建平王景素有美譽於京口楊運長惡其且代昱而爲儕輩不利也欲先亂

、、、

淵默然謀斯定矣紀僧真劉善明王敬則皆贊舉事布刺起兵廣陵者善明曰靜以待機奮發有功矣以遠將貽亟乃命敬則結左右爲弑謀秋七月昱出跳臺岡晚遊尼寺爲倫狗飲還則或刎之傳首敬則馳入領軍府矣道成知宋難遽革且收其權戎服入宮以太后令召大臣道成啟刎秉下議張敬兒目震之矣秉議尚書開衆事領軍總軍旅敬則躍刀明言天下事皆歸蕭公而手取白紗帽褚淵曰非蕭公不了此是已無宋矣然是時沈攸之王蘊外踦袁劉黃回之徒內梗而道成之著功猶淺攻物於斯時必不能宴然也建議立安成王準則復明帝孫矣昱追廢

蒼梧王 準立改元昇明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鎮東府秉尚書令粲鎮石頭粲多退讓獨是惡於爲忠而不辭 沈攸之不平於荆襄也曰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遺道成書以少帝爲昏狂古有議廢者已結左右行弑逆易朝舊置親黨宮闈管籥悉關家人子孟遺訓若斯乎用不敢不爲賊宋者申節然檄至襄陽敬兒斬其使其言從者亦懷兩端兵起已孤矣 冬十一月蕭賾知攸之且起南郢州左衛謂代者柳世隆曰使焚夏口而下不可制矣若得老諸郢城破之可必也至尋陽聞兵起遂止溢口曰可以內藩建康外接夏口矣 王蘊歸喪路合攸之至臺則內成計於粲秉從義者黃回劉韞卜伯興初道成詣粲以有荆師也不獲見褚淵召至則連席粲恐在入臺不復能異故辭而淵謂道成無患西當先備其內其志之不相謀也而粲猶爲淵授情故道成常得先計使所私蘇烈薛淵劭不頭王敬則爲直閤共伯興典禁兵粲動皆其彀中矣而以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攻道成於朝堂回爲應秉赴石頭皆期夜發未昧而粲驚見秉至曰敗矣敬則殺伯興韞蘇烈先據蒼城而拒粲蘊兵潰於薛淵智不足以濟忠羣爲罔羅之投而已袁粲王蘊劉秉黃回凡在義舉無免者粲與子最言志知其不可支矣亦惟以名

義也顧影有異最蔽粲而偕死民哀而謠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剪忠貞輸宋而之齊者惟淵志也 攸之至夏口功曹臧寅曰攻郢挫威莫若先之其本根怒於挑戰而改計 道成假黃鉞出鎮新亭內無難者故躬西備

順帝

戊午昇平二年魏孝文之七春正月郢城久攻不下士氣益餒於無援攸之歷營撫慰以懷逃而不能劉攘兵射書燒營而降以先衆散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也死水而激之雖復有聚不可用矣攸之以還江陵則家已

滅於敬兒。以縊。 道成還東府。在外者亦復無敢梗矣。加太尉都督十六州。而于隲江州刺史。疑中領軍。王儉自吏部郎爲道成長史。遂與褚淵同與密事。 秋八月。葬睿。道成嘗曰。我治十年。黃金土價。至有天下。不改儉焉。姚伯子曰。宋齊二祖。皆質儉以興。至後嗣之亡也。惟邊欲侈靡。則持國之經。可知矣。儉以食有餘穀。儉以用有餘財。豐積。天災不能死。饒倫。彊敵不能破。以守則固。以戰則無敵。且齊致富。奢趨貧。士庶以然。天下有家之大者。故制節而定民從。斯有常治已。 九月朔。日食。 異同既定。道成示意於長史謝朏。而不答。儉遂淵謀。漸見變革。加太傅揚州牧殊

禮。 冬十月。蕭映南徐州刺史。蕭晃豫州刺史。 李惠女獻文。生孝文。而馮養之。故獻文死。而能攘政。惠爲青州刺史。猶忌也。十二月。誣以南叛。而殺之。

己未三年。春正月。蕭嶷爲荊州刺史。賾爲僕射。 道成欲得謝朏重佐命。謂之曰。石苞不早勸進。徒致哭死。朏曰。世事魏室。固當終身北面。且三讓彌高。乃以王儉易其長史。而使爲侍中。 三月朔。日食。 道成爲相國。封齊公。加九錫。殺臨川王綽。夏四月。進王爵。殺武陵王贊。 順帝下詔禪位。畏泣而不敢臨軒。王敬則曰。今日之事。司馬氏之舊也。然則哀樂之情。何以異晉恭。姚伯子曰。功有大小。事有稽速。桂陽耿爾。遂以捷取之六載。非若裕之艱辛百戰。匡復厥社。以克敵寧民。相安幾二十年。而後漸收爲已有也。無以愜人之心。故暴於外者。不可掩。謝朏當解綬。而不出。曰。有齊侍中。倉卒以王儉。 宋八主。五十九年。光祿王琨及爲晉郎中。見出就東邸。而泣車。曰。苦壽不死。頻見遷革。褚淵請齊臺勸進。從弟炤。譏其徒取一家。以與一家也。齊篡既成。帝改汝陰王。然丹陽置衛矣。裴顗表齊罪以死。炤復謂淵早死中書郎。當不失名士。是以節義榮於爵祿。起高祖辛酉。終順帝己未。

齊

太祖高皇帝

即位。改昇明三年爲建元。以子嶷爲揚州刺史。訪政參軍劉瓛曰。知宋所以亡。則不亡矣。政在孝經。而宋季安忍。帝歎儒者之言。可寶萬世。黃門崔祖思曰。講學移風。治之大也。罷冗員。使受學。朝士惟約素清儉是褒。則當官無行疑而靡俗更也。劉善明曰。承苛政者。滌以簡易。請布德焉。聞喜公子良曰。國之徵求。郡縣足給。擾以臺使而官解。是速之而更緩也。散騎劉思效曰。山澤者。貧民所以生也。大明以來。貴族惟專。絕民依而增侈。新政所宜革也。即命二

宮諸王。毋營立屯邸。封山川。褒進嘉言。皆斟酌以行。五月。宋故帝汝陰王準死。而行亂者賞。是主弒者。高帝矣。且焉。劉宗之覆無遺人。在宋。爲恭帝報。種惡之滋毒也。自齊視。愈忍矣。當時鸞育內禁。衍托藩署。而根勤前代是防。而禍萌所倚。天道命化。卒非防之所得及也。徙垣崇祖於豫。曰。魏必奉劉昶。契丹入附於魏。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昶以伐齊。

庚申建元二年。魏孝文之九。春二月。魏師將至壽陽。劉昶橫涕四向拜曰。願同戮力。以雪讐耻。崇祖守郭堰肥。衆曰。未古聞。崇祖曰。棄之而敵據矣。故二者。不諫之策也。堰北小城。魏至斯攻。灌於肥而敗還。較定民籍。以元嘉爲正。而精隱覈。分荊益置巴州。西昌侯鸞兄道生子也。以孤而子育。爲郢州刺史。夏。立建康都墻。秋。甬城汝南降魏。九月朔。日食。魏攻朐山。王元度破却之。冬。淮北有南思。招而保五固。主以司馬朗之。

辛酉三年。春正月。魏圍甬城。周盤龍救。其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陣。盤龍承而敗魏師。二月。桓康復敗之淮陽。秋七月朔。日食。使如魏。使下宋。有辯言。劉昶刺之。九月。魏攻克五固。斬朗之。薛虎子鎮。絹餘以興屯田。引灌汴流。

壬戌四年。春三月。張緒爲國子祭酒。置學生二百人。高

帝殂。太子賾立。諫章王嶷爲太尉。秋。司徒褚淵死。功曹劉祥撰宋書。譏斥在代。與遏淵障面。明加之羞。佐之者不爲世容。而主可不問矣。淵子賁。耻仍其爵。而況他人乎。魏荊州刺史李崇爲綱盜。村有樓。鼓以爲盜節。聲聞而傳。次相及也。百里險守。盜束綱中矣。

世祖武皇帝

癸亥永明元年。魏孝文十二。夏四月。誅荀伯玉。高帝時因事爲構。將易太子以諫章王嶷也。卒全者。王敬則謂官有天下日淺。太子責人心搖。嶷告太子。稱疾以自全。故伯玉誅。而嶷愈得厚。垣崇祖亦以無禮在太子時。偕誅。五月。

殺車騎將軍張敬兒。又以微譏及謝超宗。冬十二月朔日食。懲宋顛於無蔭藩禁始疎。

甲子二年。春正月。竟陵王子良爲司徒。乃開西邸。文學八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皆極時選。而子良泊然稱賢也。然惑於因果。崇進僧釋。或謂維摩詰自其手撰。衍籌略才幹。已賞於識者。王儉器其有異也。於太祖爲族弟。四世祖。同淮陰令整。蘭陵人。實武進。時朝權在中書舍人。四戶分省。茹法亮語。戶歲辦百萬。權都爲賂委也。王儉以呂文顯當天變。而莫之改。秋。魏始頒祿。增重墨刑。義賊一匹。必死。守宰誅者四十餘。祿給而法不

貸。乃可束之於廉。魏高閭建築長城議曰。狄長野戰。短於攻城。掠野無獲。草盡走矣。冬十月。長沙王晃自南徐爲中書監。多以仗入。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曰。太祖屬之矣。曰。非宋自殘。吾何得至是。爲憶先訓。爲原。武帝嚴峻。獨兄弟無傷好。以此。益州大度獠。殺徵賤。刺史陳顯達襲斬。而未更暴。十一月。始典王鑑至而後戢。相勸降於原宥也。乙丑三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給事中李安世。以孝文興致太平。乃通井意。而上言均田。冬十月。制定夫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婦人半其數。牛頭田增婦田之半。倍有菜。三易之田。百二十。所以通肥瘠也。及丁而受。老死而還業。不世取給穀也。世傳桑田。人二十畝。桑課五十株。丁增加受。丁減得賣其贏。樹利在因。價其易。以保林也。姚伯子謂審如是。受田則皆公民。而蔭戶出矣。雖有兼并之資。安所用之。田無畸畝。則稅無隱額。土其所者。安其業。親睦成於給足矣。故均田者。通井。而可以成王治者也。然非地隙人。其制不行。何者。必有餘田。以待人之受也。江南逼窄。墾山種湖之無所。以至多閑民。何取衣食資。多制其間。而產業乎。故均不用。而重黃籍。雖聖人不爾易也。然在可井可均。而棄利焉。則未嘗合觀天下之勢。而失經理也。柔然犯魏塞。任城王澄走之。氐羌適叛。都督梁益而靖。別

立較籍官。置令史。藏稅蔭丁。限日刻盡。外監呂文度因有上籍被却。戍淮十年之請。而奸者誘民逃以作亂。攻陷錢塘東陽。殺太守。故政之難也。弛不國。而憂之擾民。旋討平之。

丙寅四年。春。魏秘書令李冲。請制民賦。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必慎其人。鄰長一夫。復擇賢爲里長。復二。拔尤爲黨長。復三。其調。夫婦帛一匹。粟二石。八十一子不事。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三老。攸存。調帛十五。公調其十二。爲外費。三供官奉。姚伯子曰。是以經均田也。一匹帛。二十畝之桑也。二石粟。四十畝之田也。賦平而隱冒不行。

故國賦溢盈民用給足獨兼并家不恤其初爲國者豈爲取悅兼并乎。時柔然擊敕勒於西漠或請乘虛孝文曰不可以間吾文德。朝會服衮冕五等公服有制明堂辟雍國子皆昉王事而爲之也分置三十八州河南二十五丁卯五年春魏定樂章。齊荒人張天生以魏兵入冦二月陳顯達大敗諸深橋取舞陽城。夏魏大旱聽民出關就食。秋八月柔然侵魏敗還困於高車乃避焉東徙。魏出宮人罷末作。冬孝文問弭盜於秘書高祐祐曰在守宰得人停薄藝棄朽勞非才勿庸則官方舉矣以鎮滑臺黨有小學。

戊辰六年夏四月取魏隔城醴陽皆天生之敗也顯達兵敗於常珍乃還。右丞李珪請上庫諸州出藏錢市穀以價下。而魏詢安民秘書丞李彪曰莫若豫儲州郡九二常調京師度支用餘糴豐糶儉贏二爲息則凶年直給有資矣姚伯子曰賦以給用糴以備災始成而卒不借蓋君民交利之道也而南北同時及之則常平倉兆此矣愚在官開借端民因穴實忽焉耗爾惟上長物視之民乃知實司我生而慎守矣。

己巳七年秋八月使通歸魏俘。

庚午八年秋七月己東王子響在荆好勇而易蠻仗惡長史以問而殺之命討以戴僧真辭曰天子兒過誤殺人且長史實執之過改遣而心開僧真之言矣爲戴捕羣小之師固命歸命勿殺也軍副張欣泰請頓兵夏口諭使自歸承帝旨也胡諧之及諸將顧進城燕尾洲絕其詣闕激之强弩從事以自及也或逃或死矣蕭順之再將投誠而不免縊惟太子長懋欲必殺之也武帝嗚咽於悲猿順之自殺太子擠同氣傷考心忌在或爲後人不利。九月魏太后馮死姚伯子已謂魏人失誅矣而孝文爲行三年喪且馮忌孝文能主社稷弑廢屢謀而不克。

辛未九年春正月武帝祭太廟加進其所嗜曰致孝思也復以夢宋帝奪食命豫章王妃爲宅祀則信鬼降祭而輕其失。成律書生殺異路者綜之於一武帝留心法令平決多取上裁廷尉孔稚圭請置教博曰習之士當官吏乃不能欺。

壬申十年春魏明堂配以顯祖月朔序居布政。議德運高閭欲土繼苻秦曰纘軒轅李彪崔光曰拓跋世輔晉接其受終劉石苻猶共工也乃用水德祖申臘辰而修堯舜禹周孔子之祀夏四月班新律。八月敗柔然於大磧殺可汗。孝文行養老於明堂而乞言三老尉元五更游明根錫之孝友化民乃制上公祿元卿而達諸庶老國老也

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武帝曰宋忠臣也書成帝曰於武似過明帝吾所逮事不忍其彰也今之傳者蓋刪實從諱矣姚伯子曰范曄沈約皆以凶人載筆心術議論宜不相符然竟不掩其用也約疑袁粲齊梁之交行事乃甚褚淵曄膺傻約鬼斬惡猶浮其禍而後世常托之以怠紀史客弑逆乎董狐太史克之奮筆未嘗不榮施其身也　宋造露車魏乃積芻淮泗

癸酉十一年春正月太子長懋卒始見服玩而怒其奢然未忍替也立昭業爲皇太孫　雍州刺史王奐作亂死子肅齊魏　夏五月魏於朝堂決疑政日中以爲限公卿前

議而後親裁度焉　孝文慕宅中之治以伐齊筮其卦遇革心吉之矣任城王澄廣宣異說還宮召而謂之而澄應曰秦漢所以興隆也其如人情何對曰行非常之事斷諸心而已命減嚴　王融在竟陵幕蹂圖弱冠遲三公而妄抵事會常以募兵勸子良及爲魏南師備融得寧朔將軍招納楚倉壯而不能居已武帝疾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問日孰承融闕疾且絕急都之爲富貴徑也子良立則首功當佐輔方躬戎服絳衫於中書省斷太孫仗而疾蘇召入太孫委朝事西昌侯鸞故武帝殂鸞遂奉昭業即位而扶出子良子良以淡事得重名融倉卒求足所欲而非素謀是以在擬而弗與知鸞忍心多權數武帝嚴於治而鸞儉素勤其官以此見委既奉立太孫專政遺詔所蠲期在實惠以收民心太孫幼比羣小爲淫遊師史侍書相繼自殺紡主未事而執政得民奸雄思遂其志矣乃出子良而收融明年子良以憂死既愧爲善而蒙惡聲又憤西昌挾重將以太祖之業移也　步騎三十萬發平城曰南伐九月至洛戎服執鞭乘霖而出三軍憚進諫者叩馬爲怒言曰混一在茲而沮大計斧鉞有常大臣皆泣而後言曰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止斯衆以遷都乃可以說欲者左不欲者右雖不樂徒征伐迫之遂無右者李冲請暫還崤管畫

孝文慮再舉之難也住春於鄴謂任城曰華矣　王肅在鄴請伐齊孝文之促席移晷乃在定制度

鬱林王昭業　海陵王昭文

甲戌魏孝文之二十三年齊蓋三易君春正月鸞弱嗣君而先剪落乃引納諮議參軍蕭衍忌隨王子隆在荊衍晝先傾其謀士而從召豫崔慧景高武舊將也衍則爲寧朔將軍於壽陽　史稱昭業以不君失國姚伯子反覆稽之而歎其失實也不臣之臣能善爲其君惡是時大政在鸞昭業與者惟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謂以怙寵晝敕鸞言之昭業不聽

然得失之義其迹可載觀也衛尉蕭諶征南諮議蕭坦之在昭業而心腹耳目於鸞啓殺龍駒奉叔昭業不能違也坦之前啓鸞廢立故侍讀杜文謙說珍之曰先帝舊臣見擯者人有懷懷使奉叔殺蕭諶以其兵斬鸞都伯力耳珍之不能早計與奉叔同死。魏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定制度成風俗皆在初遷魏明不度家新其室視富爲極洛制所以奢及今爲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屋宇齊平門閈如一縱有逸心安得獨高哉所以豫定之也周有二畿漢存兩都陵廟在代不可廢也且王業由興四民異居坊流倩也惟較量不入士心而風俗乃厚孝文善其言。夏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宋王昶以魏大將軍鎮彭城王肅爲之長史。昭業問誅鸞於何胤依違止之道剛密有處分未發而謀漏鸞使諶坦之以兵入殺道剛隆之而昭業弑矣昭業臨弑不知自諶也猶作敕呼之是則鸞之用機深昭業動而見制矣雖有惡敢行諸鸞弑行不即代者以太祖之胤未除且以太后令追廢鬱林而立新安王昭文以觀人心。九月殺高祖子孫王者七人時始安王遥光功惡以南郡太守在建康。冬十月鸞太傅楊州牧進爵復殺四王皆假手典籤巴陵王子倫將死歎理數在滅劉氏。自昭文立鸞窘爲制飲食居處需命後行知人心無

異矣乃廢之海陵而篡立改元建武高帝恩篤猶子鸞以攘其羮而盜其物誰非先君之臣而效節無聞何人心盡亡哉智於高帝取宋則鸞爲猶行其道也已。十一月孝文至洛壖河十里以爲牧場自河內至於石濟涼馬時畜二百萬歲選十萬自并漸其水土。鸞弑海陵王授魏討賊臣之名矣十二月分道南伐。

高宗明皇帝

乙亥建武二年魏孝文之二十四春正月命將拒魏未進三月孝文親以三十萬攻鍾離而宋王昶攻義陽之衆亦二十萬塹柵三重王廣當救而畏衍時黃門侍郎問道夜

發遽上賢首山黎明長史王伯禽堅援至遂出焚柵合擊破却昶偏師敗而魏勢歛且營造未畢衆有歸志孝文乃遣臨江正名弑君而遥欲爲淮南戍高閭曰昔太祖飲馬瓜步矣以威未伸於盱眙則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何者大鎮其本源也壽陽盱眙淮陰三鎮未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則運不繼而援難至乃如魯祀孔子封其後崇聖侯浮泗入河爲洛道有諫流悍孝文曰京洛者欲通四方之運以有河流也故身先焉禁胡服胡語。明帝忌心不已復殺王者三人不堪蕭諶之干政誅及其兄弟誕也誅也

十二月魏光祿勳于烈劾其子登引例求官爲不讓孝

文以引諫者曰。自今得人有賞。不言有刑。齊增置晉陵守。

丙子三年。春正月。魏改元姓定氏族。悉去覆音。而言由雉。姚伯子曰。夷一變而化華。以相安處也。中國是以不復中劉石之暴。隋唐革命。夷姓著功爲多。遂與前代堅族並著。孝文之貽彼人利。又豈少乎哉。 三月。魏令民年五十以上。養素衡門者。州中正授之令長。 明帝雖安忍。而勤儉不渝。自即位即禁牧守薦獻。而去飾躬細。孜孜務治也。是以行逆而民攸寧。然總攬之過。選部失職。或有居權者矣。諫者以天子當總大綱。則曰斷其幾務。 魏旱。孝文不食。三日。曰以身爲萬民塞咎。 太子恂不類。而喜胡制。諫則刃之。謀奔平城。八月。廢爲庶人。改立恪。 行汾州事元彬破吐京反胡。以未服者六百人。而請兵。孝文惡其挾重於小寇也。曰。不克者斬刺史。而胡平。 魏置常平倉。 尚書令王晏。功在弑昭業。遥光謂明帝曰。負前帝者。能堪任乎。丁丑四年。春正月。殺晏及北中郎蕭毅。曰反。毅方馬爲豪耳。 太后馮時。止廢立者。東陽王丕。穆泰。李冲。陸叡。于烈。俱受不死詔。洛陽之重遷也。惟北人之不樂。丕獨標胡服於衣冠。滿坐。形迹生。而謂孝文厭薄北人也。丕子隆及穆泰。因太子恂之發平城。將欲挾之據恥。已知不可而止。

泰叡以定恒易州相見。丕子皆入焉。而成亂謀。陽平王頤。其所欲推者。而陰表聞孝文以便宜遣任城御史李煥。已論散其衆而執之。二月。如平城。詔有罪。而詔冲烈曰。本期始終。而丕叡自絕。謀反之外。皎如白日。及恂。李彪言其逆詠也。 孝文馮后姊妹之入宮也。亦偕太后重秋七月。殺太子恪母高。而欲子之。更以恣淫。 孝文語羣臣曰。洛土既宅。綱維粗舉。蕩平之功。在齊矣。八月。發河北三十萬。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 南陽太守房伯玉敗魏師。孝文怒小郡之亢威也。躬造之。幾不免於虎頭斑衣之穴擊。十一月。進圍新野。太守劉思忌之守方周。韓顯宗獻赭陽功。詰不露布。以益軍勢。對曰。嘗尤王肅之以小獲張也。 衍偕崔景慧救雍。亦遣徐裴叔業叔業曰。若侵虜境。可雍之冠自分。攻掠虹城而魏敗。齊沔北。 十二月。魯康祚侵魏太倉。豫長史傅永禦之。夾淮。永曰。南師斫營。必淺淮置火爲歸途。乃瓢深而設二覆。謂瓢。視光啓。夜涉之師。遇覆而趨火。多死深矣。 叔業侵至楚王戍。永伏千人城外。而入救。叔業至。夾而走之。不追也。曰。敗者墮伏。而非力屈也。東攻不利。西城不能守也。

戊寅五年。改泰元。春正月。魏拔新野。思忌縛。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而死。時沔北城守皆棄。魏師復萃南陽。 明帝

疾作，慮高武遺亂，或後人虞也。微語陳顯達曰：不害，遙光入則十王皆死矣。故寇帝之惡者，遙光也。屏語索香火流涕，明日親故必有死者。二月，魏克寇降，房伯玉、三月，救至襄陽，沔北五郡沒也。久矣行進，鄧城，魏師奄至。慧景拔軍，衆則大潰，魏圍樊城，遂至懸瓠。王肅攻義陽，叔業圍渦陽，大敗，傅永救師，肅請更遣，孝文曰：卿不審圖，無或以義陽易洛陽，乃解義陽，赴之，而叔業退。李彪附李冲以進，而與之亢，既以留務開隙，冲表彪罪而收之，死於折案裂肝。冲，寶子也，兄弟四母，祿賜共之，唐祖熙所以自之貴顯也。王敬則爲會稽，得遲死，以老且內地，子世雄

琴懊儂歌明帝前，即以張瓌平東將軍，敬則曰：其平我乎。遣告徐州從事謝朓，朓聞敬則乃名奉南康侯子恪，遙光更乘之，肆螫，於是高武之始孩，皆期畢命三更二更而子恪詣臺，乃得免，然敬則斬於胡松。秋七月，衍爲雍州刺史。明帝殂，太子寶卷立，肯其殘而行以儲，臨而不哭。更惡在殿也，而急期。八月，魏師退，孝文曰：吾不伐人之喪，然高車時叛，冬十一月，至鄴，江陽王繼請曰：高車志在避役，誅止首惡，足矣。從之，而衆自歸，以江陽爲可大任也。

東昏侯

己卯，永元元年，魏孝文之二十八，春正月，太尉陳顯達，慧景侵魏，將以間復雍州，魏使元英拒之。后馮爲祝詛，以有私人，冀速輔政也。孝文還自鞏，獻狀，使遊處而不廢。猶曰以太后。顯達破元英，取馬圈南鄉，慧景攻順陽，孝文前得疾，懸瓠還醫，而未愈也，觸於師敗城失，而不能居。力疾自將，走齊師而定雍郡，疾則革矣。夏四月，至穀塘原，命殺馮后，而殂，年三十二耳。有聖人之志之識，而功未竟。後嗣承之弱，可惜也。然均田之利，澤流天寶，而後湮，後有聖人，必取法焉。其制治者，固有永矣。監南朝，以無親促祚，而易姓，曰：失之子孫，得之昆弟，其在祖宗一也。友愛始終，無間焉。謂史官必直書，使人主有所顧忌，良言哉。太子恪

至發喪，即位，爲宣武皇帝。宣武追從所生，以配高祖，高肇，於是封平原公，顯澄城公，馮熙，而高氏之盛，則自此始也。寶卷深宮，而君臣道隔，信任宦官，及於御刀應敕，時輔政六臣，皆以遺詔重，分日帖敕，各行其意，宮中不樂制於政府，而外人相謂在荒嬉比昵，不可君已。懿衍雍邸，兄弟跨有名州，衍既招聚驍勇，沈材積業，知亂之將作也，使張弘說懿曰：六貴爭權，而上不堪，隙釁必大，成功臣不在始安，而坦之孝嗣祏暉，才非定亂，期於十，前邦雍控帶荆湘，士馬精彊，匡濟在茲，而懿一節不從。廢立議起，遙光示意，蕭坦之以爲不順，劉暄爲國舅，既失歡，江夏又不欲

自遥光疏也。江祏江祀兩議皆無當其意而發之。秋八月。寶卷誅祏祀也。遥光剝喪高武。非苟助虐也。孝族盡而終及已。會逢而復抑。遂以反坦之即府中擒斬之。未幾及暄孝嗣皆得死。六貴既斃。狎遊益無所憚。反晝爲夜。以流虐。

魏南徐刺史沈陵奔齊。而爲北徐。將軍沈文季陳顯達亦遣詔中人也。冬十月。文季既從六貴之誅。江州傳臺兵且來襲。十二月。舉兵反。破梁山。襲宮城。不克。而死。長史庾弘遠作書數罪。寶卷者。臨刑。顧謂吾爲諸公請命耳。使陳公審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此亦足發明齊德矣。而增淫日甚。私出不節。民常空宅。遇孕婦不能避。遽言剖視。

庚辰二年。魏世宗宣武之元春。豫州刺史裴叔業謀自在。謂衍。北鄉不失作河南公。衍復曰。以正。唯送家還都。意外相逼。勒馬橫江。天下可定。而北向乎。彼且以處其族類矣。不聽。魏降壽陽。鎮以彭城王勰。三月。懿使陳伯之赴淮。欲復壽陽。兵破於勰。而合肥又失矣。勰且用宇文福言。攻降建安。謂當南北衝。可圖義陽也。夏四月。崔慧景喜於得以壽陽出。過廣陵。即南師。而馬參祖納之。以奉江夏王寶玄。左興盛爲臺拒。斷平路。千人自蔣山下。則潰斬之。而宮城圍矣。懿投著進師。誅慧景以定亂。寶玄殺懿爲尚書令。草小蓋戴。以無復有重臣也。業中籍。比屋可爲賊黨。

秋八月。魏破陳伯之軍。取淮南地。王肅爲揚州刺史。後宮火。孽人趙鬼逢之。雕墻擬建章而起。芳樂玉壽。麝塗金蓮。其地也。以步潘妃。妖賦無藝。羣小益之私求。則道途載泣。冬十月。殺蕭懿。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朝廷憂。姚伯子以懿之忠爲難及也。三讓不忘其死。初入援也。衍敦之。變計。慧景既誅。又或導之。而卒之忠貞也。豈效匹夫之節者。可擬耶。雍州聞喪。用集僚佐曰。與卿等共除暴主。是日收兵。出沉裝船。茅以之茸。事皆立辦。蓋動在人心所共棄。而遂以正行之。衍之初征。未可苛誅也。寶卷遣劉山陽出荆師襲之。時刺史南康王寶融也。蕭穎胄爲其長史。誘

斬山陽。而同起。義宜。寶融奉。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檄寶卷罪。遂以宣德太后令。使南康纘統。竟陵太守曹景宗請衍先迎寶融正位號。衍曰。不捷。同焚。名其捷。豈復受人處分乎。故不爲勸進。而急東征。寶卷聞山陽死。命郢張冲拒江。房僧寄守魯山。爲之勢。

辛巳三年。春正月。寶融稱相國。加衍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事。僧守涪城。而征伐自任。魏司徒勰辭受遺。不獲已。於錄尚書。非其心也。太尉禧。有所求於領軍。不獲。則計出于烈。而代之。北海王詳以白旨。則訾勰得人也。宣武則罷勰。而以詳代。冲人不親。復大臣疑。故倖臣茹皓

趨修。外戚商鞅乘之用事以竊權。衍前鋒至漢口。急欲圍郢。分襲西陽武昌。衍曰。獨不虞魯山之斷吾後乎。命攻郢而圍魯山。以通漢沔。楊公則以荆湘兵會三月。郢城雖守。張冲卒矣。　頴胄以南康王稱帝江陵。改元中興。當時即謂東西臺。加衍假黃鉞。東臺以陳伯之江州西拒夏四月。衍出沔。命軍郢者。遏之而不攻。魏咸陽王禧以反誅。分其室以賜肇修。雖能還于烈。宗室則愈疎矣。　二巴遣蕭子瓚攻荆。六月。西臺使謂衍。頓兵西岸。以失進機。盍請救於魏乎。庸夫無天下之志。不足與議者矣。衍曰。輕進貽後患。何如郢拔而勢成席卷。舉事而屈身戎狄。將何以示天下。謂使者。但借坐鎮耳。前途攻取。我事也。時吳子陽陳虎牙。救郢。未至。而偕寄復卒。　東臺不道且新。芳樂選卉。民爲毀撤。爲媚潘妃。爲苑市。使誅失以受杖。或託見先帝。止其數出。則形菰而斬之。懸首死門。張欣泰以新命雍州在臺。不悅也。秋七月。遣馮元嗣救郢。聚羣小爲中興堂之送。元嗣死於坐。欣泰之爲也。所結王靈秀。迎建安王寶寅於石頭。百姓羣隨向臺。欣泰謂事且定也。欲馳入宮。茹法珍脫死得返。閉門上仗。故寶寅逃而欣泰誅。　王茂曹景宗襲加湖而潰之。郢魯山則皆降。衍以韋叡行郢府事。即日東發。使蘇威說下尋陽。　劉孝慶爲西守峽口。巴兵破之。至上明。頴胄使還楊公則。衍曰。待沂流無及已。少持重自散。且吾兩弟在雍。頴胄乃遣蔡道恭　九月。衍留鄭紹叔守尋陽。而東下。曰。吾寇恂也。不絕糧運。　魏廣陵王嘉築三百坊於洛。坊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　西軍漸近。而東偉出禦。曹景宗破李居士於江寧。呂僧珍復誘敗諸板橋柵中。冬十月。朱雀桁猶陳師十萬。倍水絕歸。宦者督戰。衍師將合。而並潰矣。長驅至宣陽門。屯者皆降。寶卷乃閉城。衍守以長圍。即分遣弟從秀。恢景。鎮京口。破墩廣陵。　頴胄卒。道恭未奏功。夏侯詳以憺也。將則二巴皆降。憺行府州事。則西臺惟衍用矣。　魏元英曰。蕭衍掃土典兵。襄陽孤城耳。以三萬人據之。則荆楚可收。三吳斷絕。源懷曰。使衍克濟。慮且在楊州。何者。壽春之去建康七百里。乘舟籍水。倏忽至矣。故當及其亂也。是以有田益宗建寧之侵。　寶卷拒計。惟迎蔣山。曰。靈帝委積珍寶。而坐散甲士。且入法珍蠡兒言。將盡誅大臣。十二月。王珍國張稷因衆怒而弒之。歸首於衍。衍即使張弘策入封府庫圖籍。清宮以屬吏者。四十一人。若趙鬼蠡兒者。以宣德太后令。廢弒帝東昏侯。而大司馬錄尚書承制。事初不籍於西臺。故建康克。而無所待。下令大赦。凡昏制苛賦。淫刑濫爵。並時而蠲。留意潘妃王茂曰。亡齊此物。乃命偕罪人行誅。宮

女二千。分賚將士。有弔伐之風焉。稷召僕射王亮。令百官署牋。右衛將軍王志言。念不以足加冠也。而偽問。衍重之。

豫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齊守而後降者也。而義之。令俱入。曰。使天下見。衍入鎮殿中。始典內史王僧粲襲長沙。時劉坦行湘州事。定之以待公則。公則爲湘循吏。亂靖而戶復。

和帝

中興二年夏四月。爲衍廢。而齊亡矣。七主二十三年。寶融未入臺事。當以梁年紀。

梁

高祖武皇帝

壬午。魏世宗宣武之三年。范雲沈約任昉。故八友也。知衍素志。至則贊蚤決。春正月。謂衍曰。天子還都。則君臣分定矣。王業之建。當及今也。使再會明日。則約先入。出懷中詔草。并諸選置。而出雲入。衍喜。謂二人終成帝業。乃迎宣德太后入宮。二月。進位相國。揚州牧。梁公備九錫。置百司。

殺湘東王寶晊。東昏之死也。負物望。坐待法駕。是月也。梁公猶進王爵。沈約范雲爲其僕射侍中。三月。明帝子王者。邵陵晉熙桂陽皆死矣。鄱陽王寶寅寶垣以北脫。

魏任城王澄迎諸壽陽。求成君服。給之兄衰。而帥弔焉。無何。廬陵王寶源卒。而非疾。梁事已定。和帝寶融。乃發江陵。以成之。夏四月。至姑孰。而禪代之事行矣。侍御史顏見遠。以餓死。武帝既即位。改元天監。將營南海以處巴陵王。守此以善終也。得國當軼魏晉。沈約進曰。古今殊事。不三日。隱弒之矣。是以梁之篡事。猶宋齊也。東昏可原。而和帝不可貸也。嗣之以寶義。廢疾而全。贈兄懿長沙宣武王。別宮宣德后。爲齊文妃。立贖刑格。以處在官鞭杖。高孫侯者。子範子恪入見。武帝謂曰。同是蕭宗也。高業已廢於建武。我取不在卿家。坦懷無外。然帝知天下公器。關

諸期逕宋齊以下轉由猜忌以短祚屠滅前世爲傷天心。梁公梁王亦既定矣明帝諸王何不少貸也理不勝私則見至而行不副然自是誅戮不及前代矣。何胤何點徵焉不就。置投雨於謗木肺石武帝初政約已勤民而服浣濯長吏簡廉平召見勉慰能小而大謂郡守之自超吏用勸廉憺在荆州令人自盡。江州別駕鄧繕以陳伯之不識字而姦利遣代繕者伯之奔魏。益州刺史劉季連初在南郡不禮於鄧元起而欲殺朱道琛道元起代刺道琛爲之典籤先入覈資糧而妄發季連懼誅及曰不失作劉備者以授人而受制乎斬道琛而反元起入巴西。秋

八月正樂武帝躬爲四通以調聲。

癸未天監二年春正月季連食盡而受降之詔至肉袒謝罪至臺武帝笑其不及公孫述也。寶瓚以請伐梁風雨伏魏闕宣武哀之配兵一萬曰齊王以楊州刺史屯東城。將爲之大舉。夏五月范雲卒。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朝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梁謂三賢相雲知無不爲。斷郡縣獻奉州貢不得非其土。六月魏元澄請曰。梁頻斷東關志在湓澨湖以灌淮南先之乃以保境即命仲秋飾度寶寅伯之。謝朏逃徵而後出受司徒以不省事失望。馮道根戍阜陵兼守具曰怯防勇戰蔡道恭在

義陽立三柵以保居民魏元英擊降三柵冬十月党法宗別潰拔東關數城奄至阜陵開門緩師示暇而敗之。魏北都敝官茸民饑行臺源懷北巡劾及后父故交奏省將吏五之二。高肇忮趙修而斃之廷杖。

甲申三年春正月姜慶真襲壽陽不克還。元澄攻鍾離糧者爲俘夏北還亦多淮漂。五月魏司徒元詳暴卒高肇死之也遂說宣武守諸王第以羽林虎賁時獻雞四翼足。魏圍義陽百日士多遺獲將退矣而道恭卒秋七月角城降遂急攻之守者猶用道恭命馬仙琕救之則卒敝糧盡仙琕見事急矣思籍一勝以保危城故盡銳決戰乃

一日三敗方二將相敝時復有道恭仙琕者勇往張之魏必不能支而退時曹景宗以宿將遊獵鑿峴八月義陽降三關戍將皆走故任昉以罪景宗。武帝移司州於關南魏以置郢州。九月源懷築九城北邊曰柔然遊騎終不敢越城而南。邢巒言魏旱器用金玉而輕粟帛積貯所以耗。

乙酉四年春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時何胤隱雲門遷生就之業。夏侯道遷以漢中降魏邢巒赴之統軍王足擊斬救兵徑入梓潼相守於涪梁郡入魏者十四是時元起當代緩救是以寇入遂深。夏四月昌侯淵藻至則悉州

資營還裝淵藻各其反而斬之是以貶號適民亂肩輿巡賊壘矢及去禦以民寧。六月立孔子廟。秋七月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斬將三十七。魏侍中崔光不祥太極殿芝而諫長夜之飲。冬十月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楊紹先以侂池叛魏稱帝。邢巒聞涪捷謂益勢中分也表請進兵足則降梁矣巒以師老而人解體。

是歲江東米斛錢三十。

丙戌五年春正月邢巒討虜楊紹先侂池自是滅。秦涇亂者皆稱王。二月魏求直言御史王固曰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價而簡沙門無用之費。三月朔日食。

陳伯之歸梁。夏四月魏中山王英督拒梁師。江州王茂侵魏立宛州進取河南城王大眼攻復之因敗茂師及於漢水而取五城。五月梁師並進張惠紹拔宿豫昌義之拔梁城韋叡拔小峴合肥裴邃克羊石霍丘桓和克胸山因城初小峴之未拔也叡行圍柵而魏突陣不反甲而破之是以城守者喪氣其攻合肥王靈胤以五萬奄至亦即以少擊衆而不益兵。秋七月魏元麗平秦涇賊其涇賊蓋納之險中餌以馬畜而襲其懈。魏爲宿豫益師。臨川怯不閑勝負之多變聞一方退而心震非敵師出有退志矣次洛口而不敢進九月元英邢巒合攻梁城則會議班師同者獨呂僧珍外皆奮勇爭先不得已停軍然終不敢前也魏人遺蕭娘呂媼巾幗僧珍歎不得始與吳平佐之及此辱也宏令前行者斬而夜脫軍中以失王逼迫趨歸擠死追兵者近五萬矣惠紹方趨彭城叡進至東陵各據前進爲是皆還然叡竟殿其衆遷豫州於合肥。冬十月元英圍鍾離復使邢巒會巒以天險徒多殺士代以寶寅領虎將軍元暉儀鷹侍中盧昶譖之俘女入而後解暉尋遷吏部謂者易之市曹準絹而官也主弛其政官放於路魏之衰也何預遷洛乎。十一月曹景宗韋叡以二十萬救鍾離景宗專功先而還風武帝曰天意也必勝矣。

鍾離枕淮流攻者跨淮而傅壘昌義之以守不屈。丁亥六年春二月魏死者城平徵還師英狃勝而不從叡自合肥飛橋急合景宗以連進魏師犯者敗還三月淮溪而戰馮道根帥死士乘之淮跨焚魏不救而大敗矣殺獲降溺近三十萬逐北至濊水英寶寅以除名夫南北皆有大勝負而地無與者封疆素定關城之守猶各固其圉也。

高肇橫魏更介女寵然久貴嬪以于后也冬閏月后及子昌死以弒云。

戊子七年春正月定九品爲十八班班以多貴。二月置州望郡宗鄉豪各掌搜薦。秋七月魏后高貴嬪肇也變

政以及舊人。京兆王愉妃于后之妹。以妾李杖官而出冀州。八月。忿誑衆曰。肇弒帝矣。次立當討賊。九月。肇殺彭城王勰。誣之通謀。行者以涕。尚書李平討執愉。宣武議親肇則殺之。除平名。　魏郢州引梁兵取三關。義陽猶守。冬十月。懸瓠軍主白早生以豫降。馬仙琕即以司兵助守。邢巒元英遣分救。英以兵少。先合懸瓠。走仙琕。則二州皆復。欲遂雪鍾離之耻。遇韋叡而還。

己丑八年。春正月。南郊始服大裘。以齊日不樂。道陳而靜。著作郎許懋議也。時以會稽國山封禪請者。懋曰。經載巡岳。封禪鄭氏曲說耳。且泰山之封始皇。國山之封孫皓。

早生之畔。因魏中書董紹以獻。武帝歸之。使通好。曰。夫君爲民立。而戰爲民殘。吾不耻先言。夫獨非民上乎。紹還言之。而弗聽。　三月。魏侵雍州。刺史吳平侯昺敗諸潺溝。紀綱請除蕃蠻。昺曰。既窮歸我。且使屏魏也。　佛徒是時也特熾。冬十月。宣武講式乾殿。高高閣居。極嚴整之勝。武帝之好。亦在焉。南北耦而作帥。臣庶之守道。無能堅矣。能諫者。魏有裴延儁。不過言五經治世之模楷。宜互覽而兼存。　庚寅九年。春正月。作緣淮塘。　夏四月。尚書令史。初用士流。　六月。妖吏殺宣城守。陷縣歙。臺軍討平。　行大明曆。　辛卯十年。春三月。朐山斬太守。召魏軍。盧昶以豫師赴之。還傳文驥入守。馬仙琕圍之。自五月至十二月。城復。追敗昶師。魏軍還者十一。游肇前謂宣武。朐山蕞居海中。而爲南朝必爭。驅不惡之士。以戰必爭危。　河南尹甄琛表所盜方高里正之品。司察坊巷。以羽林爲游軍。　緣坐法。一人逃亡。舉家質作。秣陵老人遮車曰。緩權貴。嚴庶民。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爲免老者小者。　高肇剝落魏宗。清河王懌懼及。謂曰。莽以頭禿篡漢。而君身曲幸無階。嗣肇爲早錄。懌言奸人君之事。　武始伯胡國珍。女爲充華。見祝孕者無男。曰。愛死而不爲國嗣乎。生子詡。爲太子。充華不殺。　十一月。五禮成。始齊世伏曼容。更王儉沈約之徒。

癸巳十二年。春二月。鬱洲民殺刺史張稷以降。魏游肇申言非北國所忌。宜師討復。　沈約以輕易。不得台司。而怨不酬。侍言及張稷。曰。左僕射出之邊州。帝怒而起。約以失志。齊和帝見夢而死。　秋七月。魏恒肆地震山鳴踰年。

甲午十三年。始以春二月耕籍。　冬十一月。高肇侵涼益。築淮堰。蓋失聽於王足而勞爲計。役士二十萬。跨功三年。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中流。曰灌壽陽。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魏宣武殂。其十六年也。以夜。議迎太子。王顯須明。中書監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詣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也。遂與領軍于忠。庶子侯剛。迎

孝明而奉之。高后猶欲殺貴嬪姚伯子曰。非姊也。王顯夜語。叵心由焉。令肇不出。詡其危哉。中給事劉騰以高謀告別館置衛。而後免。于忠以主幼。議輔須宗臣。王顯矯以高肇忠誅顯。及肇。因其遣師入臨也。於是高陽王雍太尉清河王懌司徒廣平王懷司空。以尊胡而尼廢高后。于忠居門下。總宿衛。復官祿。蠲綿麻稅。故爲收人心。六月。沙門爲妖於魏魏州。狂藥飲人。則父子兄弟自殘而不識也。妻尼。而曰大乘。手忠專。僕射高祚。尚書裴植。欲使高陽王出之。秋八月。忠罷高陽。殺祚植。元乂妻胡太后妹爲散騎常侍。而女侍中。九月。則太后稱制。珍國乃以安定

公出入禁中。大事與參決。趙祖悅襲魏西峽石。晉壽殺太守降。虜魏政也。益州遣迎以張齊。淮泗水。浮山多死。

丙申十五年。魏肅宗孝明之元。春二月。魏攻峽石。昌義之自浮山救之。崔延伯守下蔡。鹿盧車輪而絕淮者十餘。梁竹絙爲之貫絡。則以火以斧。而莫之斷也。已義之路絕。李平乃克峽石。魏權炎並熾。惟太后胡昵。免已之德。元匡奏忠幸。災擅命。庇而不之罪也。第罷其所拜授。侯剛自嘗食典味。而驟得意。嚴畏自攀權者。而成其縱殺羽林。當大辟。止量罰。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堰成。下廣里。再殺其

上。下廣九倍以爲長。高居長七十之一也。樹之楊柳。而軍壘布列。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刺史李崇豫築八公山梁峽石。魏益元法僧爭晉壽。張齊破之。屠十餘城而圍武典。境內梁有矣。魏以州命傅豎眼。三日二百里。而九捷。齊退保白水。秋七月。豎眼敗諸葭萌。州乃復爲魏。梓潼太守疾。全城者其妻劉。魏以封其子。九月。堰寢。緣淮爲漂。而壽陽歸然。魏廷尉少袁翻陳邊弊。曰。自邊州任輕。而級遷之人。苟遂其貪。帥領置私。士以求富。驅勇爲掠。其羸老弱。攻苦營作。以求益其欲也。收其實絹。給其虛粟。饑寒轉溝。什其八九。太后胡惟佛供。宮側而永寧寺。伊闕爲

石窟。其糾之高百丈。土木之美麗。於是乎極。而明堂太學府寺以荒頹也。魏時亡道多矣。在朝在邊。皆民戕也。而又剝以奉愚惰淫黠之沙門。民絕戶以趨之。佛何所哉。避役而已。李瑒曰。僧尼比屋。而禁不立。江南入冠。就得人而禦諸。都統泣訴。以謗佛罰金。乘然破殺高車王。以復還。

丁丑十六年。春正月。魏通行新舊錢。惟罪巧僞。姚伯子曰。此足國長計也。斷民莫精於更幣。三月。禁人物形錦。惟剪裁之傷。姚伯子謂蠶烹而後絲抽。夫筆。毫之束也。墨。角所錠也。點墨揮筆以爲詔。其爲兎鹿傷也已多。爲佛而充類。身動。皆物害也。夏四月。牲麵。於是朝野誼在宗廟不

血食而牆代牛。十二月魏採靖王屋山銅

戊戌十七年。夏魏復徵綿麻。諫大夫張普惠曰高祖短尺改重。而增綿麻於絹布。名資國用。實稱尺之贏也。權度增於貪吏。則絹布兼綿麻矣。武帝友其兄弟於臨江有加。子其子正德。太子統生。而後還爲西豐侯。故洛口奔旋。而司徒楊州牧。惟愛也。奸事數連。而不以渝。疑生藏仗。從之伏。啓扃而錢也。則復釋然。黃榜紫標。蓋三億萬矣。溫公議其厚家庭計。薄朝廷計。姚伯子謂所承骨肉相殘。矯枉過正。猶有取也。秋七月。源子恭討平河州反羌。九月。魏太后胡。弑故太后高。而遣求佛書乾羅國。司空澄曰。自都

城居僧。而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北有大乘之變。佛言清淨。乃專作亂。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魏鎮西張彝子仲瑀。封事武人不預清選。羽林虎賁遂殺焚彝家。爲亂。爲停封事。安之。高歡爲幽使至洛。見而歎曰。朝無政矣。宿衛滅大臣。懼其亂。談而不敢問。吾能久有此財乎。傾貲結客。聚有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之屬。以任俠雄鄉里。歡出高燕。少貧。執役於人。而有大志。富人婁女奇而嫁之。乃有馬。

魏吏部尚書崔亮。立停年格。薛琡謂執簿呼名。則足以爲銓衡也。姚伯子深惟敵法踵諸後人。而更甚。蓋無天下之志。而急自全。托於有法。以解其無私已爾。魏百年生息而戶增。財更阜於均田。故富之徵靡。太后胡不勝贏見。入絹藏。令從行得自負。委爲佛事。謂以長物期冥福也。復不貲於視寢。佞倖既乃復減百官祿。任城王澄曰。南朝不忘窺窬。而我乃作無用自竭。澄望衰於輔政。元匡將復與屍。欲陷之罪。郎中辛雄曰。三朝骨鯁也。得出平州。

庚子十九年。改普通。春正月朔。日食。魏太后胡。朝而擇美。李神軌鄭儼其顯者。清河王懌所不免也。元乂以妻得權。宦者劉騰與比爲橫。懌才爲魏重。惟在朝政不苟也。數抑乂騰。以法用滋怨。然不能得之太后。謂孝明幼。易欺。秋

七月。乂使主食誣懌貨毒。則奉之登殿。騰閉宮門。懌殺而太后幽之北宮矣。乂騰交擅。朝政愈非。是以魏人憤懌死。而爲后悲也。江淮海溢。中山王熙以相州起兵。曰誅乂騰。未發而見執。弟略奔梁。武帝使仍其兄爵。韋敞卒。魏聲之韋虎。然品之高。在當婚佛之世。能獨挺持而不回也。柔然生亂於眩人。可汗伏跋見殺。弟阿那瓌立。不能定也。奔魏。立者從弟婆羅門。十一月。阿那瓌賂元乂以求復。朝議所不可者。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發兵五千納之。不克。置孤獨園。收養窮民。三月。孝明朝太后西林園。謀誅乂而死者。右衛

奚康生劉騰於是爲司空而放利賄都六鎮以爲富故邊兵愈壞者騰之爲也　秋七月高車拏破柔然婆羅門詣降涼州餘衆帥迎阿那瓌刺史袁翻曰國家苦柔然久矣闔敝於高車而邊塵以靜信分之爲利也前懲劉石誠不可以內處產患然使兼於高車無異復生一柔然已故莫若兩存柔然以參高車而三分其勢於是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故西海

壬寅二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既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崔光合得失於九家　正德快而奔魏得薄而還不革其西豐侯　婆羅門還則叛歸嚈噠費穆以行臺討之遁

穆曰還師復出我爲彼疲矣示羸而致之乃擒

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阿那瓌以求賑入魏境遣元孚撫之則拘使者以侵邊夏四月至於平城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以十萬騎爲問罪之師則驅民北遁而空還參軍于謹獨追十七捷至於郁對原謹屏居于忠時纂舉則功建師還崇請改鎮爲州曰以懷民而固圉未行也　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殺鎮將而思亂者響應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蓋魏再世幼嗣狃邊靖而忘國恤宰相湯沐於邊遐鎮將食采於官寮帥領受祿於卒伍吸上潤下內壑外委官不勝富以瘁其士而又不在治父元纂以無厭趨之故延寇者人皆是矣賀拔度拔子允勝岳皆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統軍拒可孤　冬十一月朔日食　鑄鐵錢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臨川王彧討拔陵屯雲中不進時二鎮之圍經年矣賀拔勝如彧告急曰懷朔不守武川必陷賊銳氣成而不可制矣彧許而遲迴迄二鎮陷而後進敗績五原　孝明更將李崇乃謂其以改州開非冀　二夏幽涼蠭起秦州殺刺史推莫折提　秋七月李崇敗績引還廣陽王深奏解其罪以改州爲先覺　莫折念生寇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　八月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

僮城　散騎李苗策莫折曰外狂而內離可坐困也大將深壁而別出麥積崖襲其後潰矣書奏苗即主麥積之師都督元志則先以隴兵戰敗矣　東西敕勒皆叛附拔陵乃改鎮爲州非由罪配悉同編戶　秀容酋爾朱榮資聚豪傑以四方兵起也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叚榮寶泰侯焉乞伏莫于攻郡榮以討平　九月成景拔魏睢陵裴邃襲入壽陽之郛以無繼還　冬十二月取魏建陵曲木項邪失於宋齊者梁因亂而漸復　就德與反魏營州胡琛寇幽夏及於北華　朔方胡圍夏州食盡而民不貳刺史源子雅也爲獲於求糧潛書敕守子延伯以屬衆曰吾父

死生不可知矣。特以吾義在城守。不敢以私害也。衆皆思奮。獲子雍者。聞義而即降矣。統萬以全。元深李崇退奄平城。留費穆爲朔州。曰。雲中不守。并肆必危。賀拔自脫。而糾合鄉里共宇文肱襲殺衛可孤。肱系逸豆歸泰父也。

十一月。莫折天生陷岐州。殺元志楊昱監救幽之軍。見求救者。曰。關中基本也。移軍趨之而平。十二月。取魏三關圍郢州。不克。魏子建平秦州。以爲行臺節度巴蜀。梁益。周捨免朱异以散騎常侍掌機密。曰多藝而敏。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取魏南鄉。馬圈諸城。魏元法僧以徐降。然稱帝改元矣。長史元顯和見擒。謂其不畏良史而死。行臺蕭寶寅遇莫折天生於黑水。崔延伯晨度數千人。繞賊營。十倍逐之。殿而度其軍以還。寶寅服其勇也。延伯任破賊。先士卒而戰。俘斬十餘萬。岐雍隴東皆平。然以採掠稽留。使得斷隴而不能西。裴邃拔新蔡。西昌侯淵藻。豫章王綜。繼進。拔鄭城。汝潁皆動。元琛救至壽陽。而戰。邃爲四甄。延入而大敗之。琛走閉門。元略軍彭城南。以應法僧。魏討之。以安樂王鑒。敗略而不設備。以夫賤於法僧。劉騰死。又出遊。太后胡氏防禁。矣爲下髮。以悚孝明。子母既合。謂又苟忠本朝。何用領軍。二月。又解之。以餘官輔政。三月。以司徒解法僧徐州。命擯於豫章王綜。元

略惡綜之爲人也。夏四月。太后胡復臨朝。而元乂誅。亂魏政者。皆后之所任也。權至而卒相圖。淫黠任數如胡顧毒。最於所厚。何哉。不仁之應。類有召也。万俟醜虜寇涇州。崔延伯赴之。輕勇而死。醜虜胡琛將也。勢以益張。請益兵。媚者曰。弱。五月。裴邃卒於軍。夏侯亶代。益州圍小劍。淳于誕救之。斷梁歸路。斬將十一。初吳淑妃自齊宮入梁。七月而生綜。語以東昏侯也。綜既發陵合血。乃肆足以跣沙。侄問通於寶寅。而後求自効。得當魏軍。則有成言矣。夜獨赴之。詰旦魏向師呼。降汝王矣。而誰爲守。衆不王獲。而潰矣。魏入彭城。復地至於宿豫。夫梁不乏賢子弟。而閑置。惟宏綜正德之孽。國隕師是委。親暱亦何倒置也。乃召夏侯亶休兵合肥。破六韓圍五原。廣陽王深。拔軍向朔。費穆亦奔爾朱於秀容。北境州鎮皆沒矣。于謹言於深曰。國家名正。烏合易離。入叛胡陳禍福。未也。列河以爲餌。而伏待之。拔陵也。列河合。而伏起。柔然且自北來。故破六韓以大破。降者二十萬。深請別置郡縣撫輯。而不聽。使分就食冀定瀛。深曰。復乞活矣。秋八月。柔玄杜洛周反上谷。高歡之屬多從亂。常景爲行臺。冬十月。荆郢羣蠻並寇略。引曹義宗圍荆州。魏遣三將分討。將軍裴衍未至。其分請救臨淮王彧。行臺辛雄。韓秉麾。關外見可而進也。

或邀雄符。郎下之羣蠻以散。然義宗竟取順陽馬圈圍荊州。邵陵王綸拒罪。更象帝而行不恭。將行誅。以太子綱泣止削爵土。山胡劉蠡升反。

丙午二十五年。魏徵遠廣陽王。而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長孫雄元琛同討焉而敗。以私隙也。復使深。又貳以其所不樂元融裴衍者。時任事鄭儼徐紇。儼由寵升。而紇曲事之。奉胡喜怒。其相業已。將帥不和。爲兵家忌。固所不暇知也。朝臣則復分寵二人之門。元略歸魏。爲侍中尚書令。極委任矣。猶莫敢違也。秋七月。常景敗杜洛周於范陽。鮮于阿胡反。陷平城。八月。元洪業殺鮮于修禮以降。葛榮復殺洪業爲賊。爾朱榮兼督恒朔。以不臣之志可遂已。遁肆州。殺刺史。代以爾朱羽生。得賀拔勝。則曰。天下不足平。元深躡葛榮。敗死瀛州。就德與陷平州。胡琛莫折交事。破六韓。故拔陵斬。而念生醜虜并其衆。冬十一月。夏侯亶乘淮堰取壽陽。遂兼刺二豫。亶能治而戶充。亦以魏之不南略也。然淮堰三築三壞。其漂泊版築死者。豈特盈城哉。幽州民執景常以降杜洛周。餉增而地蹙。租調預徵至六年。乃罷百官酒肉。稅民錢於入市。則不勝怨矣。崔楷之刺殷也。州爲賊衝。人謂單騎往楷曰。家計則得矣。將士衆之。將無固志

丁未二十六年。改元大通。春正月。葛榮陷殷州。皆則百口偕死。榮圍冀州。蕭寶寅大敗涇陽而免。官於是汧岐皆降莫折。魏時逆裂羣盜並萃。勇壯爲雄。而將帥猶任寵貴。襲勝談而實怯中。彊力自衛。則當冠者弱矣。故前鋒敗於不敵。後隊奔矣。此賊所以得志也。雍楊椿能守。以爲關西行臺。寶寅部將羊侃敗斬天生。克魏三關。二月念生據潼關。武帝捨身同泰寺。時方圍魏廣陵琅邪彭城。寶寅起代楊椿將。而色喜。椿使請朝置其長史司馬。而莫解。魏樂安王鑒以鄴叛降葛榮。源子邕誅之。彭羣以圍琅邪敗死。九月。秦人殺念生。湛僧智圍廣陵。夏侯夔以司兵助攻。而降。夔不敢當功。僧智曰。降者以爾來也。交讓而登。武帝以僧智鎮廣陵。夔屯安陵。義陽乃與魏絕。陳慶之之攻渦陽也。魏救作十三城。夜銜枚破其四。渦陽既下。縱囚而師隨。則城皆拔。寶寅稱齊帝於關中。蘇湛入哭曰。王以窮爲假翼。乃欲乘隙間隙。何以立天地之間。長史毛遐起兵距之。魏討以行臺長孫雄。十一月。命源子邕討葛榮。又貳以裴衍。子邕曰。衍行留臣。臣行留衍。猶不聽。至漳水而偕死。榮攻相州。李神能撫士。不克。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杜洛周攻陷定瀛。孝明年十九矣。積不平於胡之孩視也。爾朱榮時都督六州。高歡去柱

洛周而歸之。剪馬兒奔。因進言曰。公畜馬十二谷。色別爲羣。此何用也。榮令意之。歡曰。非向洛無用矣。以時之政。參公之力。霸業必可成者也。榮悅。使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及賀拔岳皆勸之以內誅嬖倖。外清羣盜。表至。舉兵塞井陘。胡止。而孝明密趣之。胡恐見脅。而陰毒既發。則不復有顧惜。歡爲榮前鋒。遂至上黨。胡矯赦皇子生。而不能止。則弒孝明爲臨朝。既而曰。生者女也。選幼於臨洮世子釗。榮乃表問帝崩之由。定獄徐鄭。寶寅敗奔万俟。葛榮并殺杜洛周。三月。陷滄州。爾朱榮謂宜擇長君。道得長樂王子攸。魏仲子也。卜之銅像。而鑄成。夏四月。子攸會師

於河陽。遂即位。加榮中外都督太原王。胡弒君名著。惡皆集之。遣拒莫之敵矣。榮至河陽。鄭先護季明開門納之。儼走死。紇奔泰山。百官備迎莊帝於河橋。胡則落髮矣。榮沉之於河。及釗也。費穆降。而開榮以殺傑。則朝士死河陰者二千。榮授甲不過萬。月餘。入洛。立君討罪。無違者。倡大義而天下從也。奸雄則以爲可倖。遂與言爾朱承元。使人殺二王。敬宗前。且幕置敬宗河陽。敬宗使謂榮。天意在將軍。則蚤正位號。若欲存魏。惟更擇親賢。歡進篡事。賀拔岳曰。速禍。榮四鑄不成。忽悶而欲絕。既寤。乃悟非據之不可。奸也。自悔死。以謝朝廷。岳曰。斬歡可矣。姚伯子謂歡深於榮。其所以誤不在爾朱也。魏多歷年。其盤根固折之有漸。故以榮首難。而已享其成也。觀其垂涎東魏。假餘臣節以再世。謀可知矣。故榮惡歡實稔之。莊帝復位。榮誓言終身無復二心。因醉飲宮中。莊帝欲乘其臥也。惟左右謂不可。然榮喜怒無恒。雖暫悔。入其黨言。而復多倍施。遂相激而成。魏之大亂。汝南王悅。北海王顥。奔梁。鄧青南荊。亦皆梁附。榮女自肅宗嬪。五月。立爲后。榮乃還晉陽。令元天穆入洛。侍中錄尚書事領軍。要官莫非心腹。蓋名奉莊。而實制焉。高乾敖曹。舊於莊帝。起剽掠爲侍郎。榮出其官。而私收之。河間邢杲反。万俟醜虜稱帝。泰山降梁。紇

贊之。九月。爾朱榮擒葛榮於相州。因棒也。惟務殲敵而不斬級。故能有全勝。免降爲民者。任所之。百里外。始定安置。則冀定滄易皆平。是捷也。侯景前鋒。宇文泰歸爲其統軍。榮乃自爲大丞相。冬十月。立元顥爲魏王。使陳慶之將納之。荊州受圍三年矣。刺史王羆煮粥均食以守。魏救者。乃獲景宗。魏復泰山。羊侃徐紇奔梁。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

己酉二十八年。魏敬宗莊帝之元。春正月。魏追帝謚。序世而即廟於高祖。隨淮王彧曰。是使君臣並筵。叔嫂同室。尋復追帝其兄。則君子譏其無禮。以階亂人之心。元天穆

將討邢杲。尚書薛琡曰。先之顥親近而衆義緩之不可制已。而師竟東出。夏四月。杲平。顥則乘虛拔滎城而稱帝。五月。進圍滎陽。天穆師至。慶之諭其衆曰。今之來者。皆有讐心矣。以吾殺掠。多其父兄子女也。且以七千欲敵三十萬。非致死不克有生。惡攻據滎陽。大敗天穆。遂拔虎牢。莊帝震聲。謀出中書舍人高道穆慮。勝。乃求救於爾朱。莊帝既奔河內。而顥入。討河陰之亂。致誅費穆。遺莊帝書曰。請師梁朝者。正欲致討爾朱。出卿於虎口也。姚伯子曰。莊帝之依爾朱。失策莫甚焉。仗其力以救死復國。不期月。而大僇及之。故無以服姦雄之心也。顥謂子攸者善矣。杲能泣

以大義而出梁師乎。若市之納地委質。引敵讐以覆宗主。而劉其民。失又甚子攸矣。六月。陽湖降梁。顥縱酒荒政。而南兵不戰。魏人勸降。慶之中外皆忌形。請南益兵。顥患其衆而難制也。弗之許。閏月。北兵至。而顥未定洛也。各據河岸。滎兵無船。欲還待再舉。羊侃高道穆曰。民材。桴筏也。於是設渡數百里。忽夜自峽石濟。南師潰。而顥先帥走。慶之勢不孤立。亦遁。驅於追兵。散爲沙門。而後得達。顥遂走死。慶之將梁士數千。蹂魏土。而登顥。亦既入洛矣。而卒棄功。以其士死喪略盡者。顥固材庸。然爲殘。而使梁主怨以殺掠。是慶之亦非安集平定之將也。莊帝既入。爾朱榮爲天柱將軍。秋七月。高道穆言於莊帝曰。錢文五銖。而銅斤有二百之贏。私造之刑。所以多也。重如其文。錢七十而斤矣。則鑄折而盜自息。請載年以紀始。乃鑄永安五銖。九月。武帝贖身同泰寺。爲錢一億。爾朱榮使侯淵討韓樓。少其卒。曰。用奇之將。或拙於御衆也。淵縱獲者。隨之叩門。樓疑內應。而猝走矣。擒之。則幽平。醜奴陷東秦。冬十一月。就德興降。營州平。陳慶之討斬徐兗妖賊。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醜奴圍岐州。賀拔岳自爾朱氏討之。致其將尉遲菩薩於渭北。覆渭南而擒之。醜奴走安定。夏四月。牧馬安定。若侯秋者。散衆分柵。則夜拔一柵。而柵

皆降矣。侯莫陳崇追得醜奴。寶寅乃與偕獲。五月。以元悅爲魏王。六月。万俟餘黨討滅。魏賊就平者。爾朱力也。莊帝致歎於無賊。以榮終不臣。幸持以賊。宇文泰從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民安其政。歎旱遇使君。當不從亂也。尚書李神儁議清選部。以階閥。榮請使北人爲河南州。弗許。元天穆即抵帝曰。以天柱功。普代天下官。勢不得違也。帝曰。若其不臣。代當自朕。非然。理無及天下官也。后且從中恚。莊帝弗堪。莊帝勤而理。寃剛不爲人下。勤而得制。隙滋深矣。榮諷九錫。且勤按獵。曰。混一爲功。九月。長星見。榮入洛。喜除舊布新也。郎中李顥和曰。九錫焉

可已。都督郭羅察曰。直當作禪文。帝不勝於侵侮。伏兵殿光殿。以太子生召榮。及天穆。而誅之。登門諭衆。不及宗黨。期於偕安。就知謀而無繼。爲彼盤據者。肯安釋權。而爲孤立之人授首哉。乃遣奚毅將兵鎮中城。司馬子如發爾朱世隆以逆謀。遂襲殺毅。據其城。冬十月。爾朱拂白騎問尸。跨河而營。募敢死士討之。不克。李苗效死於焚橋。南岸爭死渡。世隆收兵北遁。而爾朱之挾報讐而反者。不期集矣。兆自汾州會世隆於長子。路立長廣王曄。絕莊帝也。仲遠亦自徐向洛。爾朱自誅胡納莊。及平羣盜。兵更百戰。且三方衆萃。洛陽雖有宿衛。非敵也。時任城王徽總政。且閉

策士口。而吝財施。十一月。仲遠攻降西兗。賀拔勝兆涉河叩宮門。洛守俱散矣。十二月。入執莊帝。而縱掠。初莊帝之誅榮也。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榮每才六賀渾曰。獨是堪代我。使爲晉州刺史。然嘗指歡謂兆。終當爲穿鼻。兆犯洛。歡不從連。步蕃南下。兆留世隆守。劫莊帝於晉陽而弒之。步蕃大破秀容。進逼晉陽。姚伯子曰。殘民之謂賊。步蕃扳迹於除殘。變而之忠良矣。兆復以步蕃連歡。用焉過兒言。敝之以緩行。而後合斬步蕃。所謂奸雄者。闚天下而收其利者也。兆晉歡爲兄弟。詣之飲。時葛部降者多反。以契胡陵暴。兆問計。歡曰。重帥選使任其罪。則誅者寡矣。即使統六鎮。歡恐醒而更。遂出宣衆易置號令。軍士方畏兆嚴望。歡寬而樂歸。旋請并肆降戶。就食山東。歡奪兆柄。玩諸杯盞間。而莫覺也。慕容紹宗謂借蛟龍以雲雨。而兆曰有香火矣。歡道遇榮妻。奪馬。則復往誓其營。尉景伏壯士。歡止之曰。兆可殺也。其黨不能定也。斬白馬分澮而歸。陳慶之兼刺南北司。罷鎮開屯。民用休息。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世隆廢魏帝曄。而立廣陵王恭。高乾入爾朱猶心莊帝。天柱之誅。收集鄉曲。與封隆之襲據信都。爲敬宗發喪。傳檄高歡屯湖關。乾潛謁之曰。爾朱酷

逆。痛結神人。明公苟能裁諸大義。爲先帝雪。則敝州戶不下十萬。穀稭之稅。足供軍資。殷州李元忠。亦棄郡。謀舉兵。見歡。決策取殷冀。乾謀適入。時天光專制關右。仲遠擅命。徐兗。兆奄有并汾。世隆以太保居中。蔑天下而恣貪暴。豺狼政爲。天下畏人心同欲亡之矣。高歡以東海王徽不至。即以爲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昭明太子。仁孝有賢聞。爲母丁貴嬪營。武帝使易之。術者則見功於厭勝。東監鮑邈。即之爲讒。使視掩坎。而得鵝。時帝春秋高。遂惡太子。爲其謀已也。夏四月。太子憂在不能自明而卒。舍孫而立子綱矣。六月。爲人言。綱子歡譽。乃皆王。綱既爲太子。

詩說斬遲。高歡欲誅爾朱。患衆不用。僞符配契胡稽期。雪涕而遣之。懼以死。令自相推奉也。而爲之約曰。葛榮百萬。無法以敗。今母陵漢人。令犯。則死生在我。乃可以從。衆諾。然後享士。元忠逼殷州。故遣高乾救。以刺史爾朱羽生首至。乃起兵。華陽楊族爲敦睦緦麻同爨。不以仕異也。楊侃與誅榮。秋七月。及司空椿。太保津。滅於爾朱矣。津子愔。脫爲歡行臺郎中。冬十一月。孫樓謂歡。不有所立。何以出令。乃權立元朗。姚伯子曰。先有廢之心矣。朗立。歡爲丞相。爾朱交至。歡問隨人生。此聞。則彼合。歡以殺已也。猜而自防。故仲遠自陽平南引。得敗兆軍於曲阿。

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正德結於朱异。得臨賀王。高歡克相州。二月。以元法僧爲東魏王。三月。魏主朗入居鄴。歡爲太師。斛斯椿謂賀拔勝爲討高敞爾朱以脫難也。閏月。天光兆度律仲遠皆會鄴。衆二十萬。夾洹水。歡連牛驢塞歸路。爲必死。諸將高岳敖曹斛律敦皆奇兵自任也。初戰不利。爲爾朱乘。則奇兵迭出而大敗之矣。賀拔勝自陣降。椿復間曹顯度顯仁誅也。夏四月。入據河橋。執度律天光斬世隆以獻。歡仲遠奔梁。顯壽天光所留守長安者也。東下而賀拔岳誅之矣。宇文泰之謀也。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泰爲之左丞。事悉委焉。歡至北邙。欲搖人心以輕更置也。入洛。廢朗及恭。而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迹有甚榮者矣。歡徵賀拔岳。薛孝通謂曰。歡力不及關中。公何委華城河塹而束手。京西之勢。胎於岳之不就也。歡之以相終者。以斯耶。五月。魏弑故帝三。朗也。恭也。曄也。皆歡志也。故曰。甚榮也。秋七月。歡敗兆於武鄉。乃居鄴而立相府。

癸丑三十二年。魏孝武之元。春正月。朔。歡襲殺兆秀容州。爾朱既滅。行臺並罷。斛斯椿謀斃歡於入洛也。賀拔勝疑而止。椿因南陽王寶炬。啓圖於孝武。增置部曲。通謀關中。勝以荊州刺史。廣其勢。皆歡故也。高乾從盟。而馳其謀於歡。孝武誅其漏言。敖曹奔歡。彗明而君臣相圖也。夏。魏青州下邳降梁。歡忌岳。而使爲兄弟約。宇文泰觀晉陽。幾以瞻視非常見留。既還。謂岳曰。歡不即篡。君兄弟也。今費也頭。控弦萬騎。夏州斛拔彌俄突。靈州曹泥。河西紇豆陵伊利。各有部衆。而未屬。若軍隴阨要。收以爲利。西輯氐羌。北撫沙塞。則可敵歡。而輔魏矣。岳使如洛陳狀。則得都督二十州。稑也。皆來附。如泰言。獨泥從歡。泰爲夏州刺史。冬。賀拔勝侵梁雍州。扇動諸蠻。沔北爲墟。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歡使侯景擊擒伊利。孝武讓其專伐。歡使右丞崔嵩爲間於侯莫陳悅。爲釣矣。岳將討曹

泥。泰曰。先悅也。貪而無信。岳不聽。與會高平。而得兆焉。然悅殺岳。不能定其衆也。退屯水洛。都督李貴使桂朔周迎泰。韓裒曰。天授也。泰遂輕騎趨之。遇侯景於安定。歡所命也。泰謂之曰。賀公雖死。泰在卿何爲者。景還。泰遂收岳軍。王基請歡悉擊之。以泰雄傑。及其未定也。歡遲泰悅之自敝。而不從。孝武召岳軍。泰表爲西軍計。緩召允宜。即命代領。泰於是有關中矣。李虎者。歷之孫也。爲岳都督。高平之難。奔勝還收衆。見獲入洛。孝武使以衛將軍就泰。蓋不能安於不臣之歡。而西謀也。夏四月朔。日食。泰師節而無犯。故水洛堅降。卒殺悅。定秦隴。氐羌吐谷渾之乘亂起

據州郡者。皆置吏徵粟。楊紹先自武興送質。長史于謹曰。天子迫羣凶。明公以關中之勢。迎入都。可以討暴亂而令矣。歡甘誘。泰以是拒之。峻也。或封其書以聞。乃命關西都督。略陽縣公承制。侍中封隆之謂歡速反。斛斯之不利高也。椿得之。孫騰以啓孝武。既罷歡黨之在州者。增置勳府庶子騎官。乃聲言伐梁。發河南詣洛。六月。詔歡以備宇文黑獺。賀拔岳也。爲形援。歡曰。四道並出。待處分。魏主以爲覺語也。止師。而數之。王思政主西還。歡反而洛非用武地也。東郡太守裴俠帥郡兵至。且慮泰操戈而不授柄。然當是時。顯爲不兩立於歡。雖宇文非真乃心王室。而途已窮。非是無入矣。歡以還鄴劫。孝武決絕之。召賀拔勝。而不即赴。然後以泰爲大行臺。迎與反者。乃相及矣。高敖曹爲歡冠鋒。秋七月。孝武禦諸河橋。兵尚十餘萬。椿歡帥精騎二千襲之。侍即楊寬以假兵生變。又重視人主。不自渡河。椿曰。豈天道耶。泰將大軍至弘農。曰。歡數日行八九百里。不襲其勞。而據守河津。危矣。遣將赴洛。元斌與椿鎮虎牢。不和也。紹孝武。歡兵已至。召還椿師。以西遁。而衆大潰矣。歡之入洛。不煩戰也。專斬僕射辛雄以下。孝武既奔長安。歡推清河王亶。大司馬承制。魏不即亡而分者。兩雄相峙也。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尚書令。則軍國事。皆其所握。

孝武乃別置二尚書。初熒惑入南斗。武帝跣而下殿。卒應者。乃在魏孝武之奔。歡名迎。躬破潼關。屯華陰。賀拔勝至淅陽。而侯景向荆矣。畏歡而退。則還敗於景。而奔梁。趙剛自洛起東荆之師。其刺史有疑。故或議從歡。剛抽刀曰。欲爲忠臣。請斬議者。不然。斬剛也。以師西敗沒於盜。歡利幼。且示威。冬十月。替亶。立其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靜帝。泰攻復潼關。則爲大丞相。十一月。歡卒。以東魏遷鄴。書下三日。四十萬狼狽其道。乃改司於相。而洛爲州。閏十二月。孝武飲泰酒而殂。依之。而惡其束也。隙見矣。故史謂弑也。魏獨孤信克荆州。襲於敖曹侯景。而奔

梁。

乙卯三十四年。改大同。春正月。魏立南陽王寶炬。曰文帝。泰諷爲王。而受安定郡公。於是制魏者。西有泰也。東有歡也。 李虎克靈州。 司馬子如攻潼關。泰軍霸上。子如宵濟。襲華州。刺史王羆卧聞匈聲。而走之。東西之敵國既成。而疆埸之爭。歲有矣。 行臺郎中蘇綽。治才而未達。泰與僕射周惠達。決疑議。出而復入。必善也。詰而得綽。召之。與談造化興亡。爲治之要。夜達旦。而泰膝屢前也。即拜左丞。參機密。綽爲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皆綜核有法。以救軍國之急。爲新制二十四條。 秋。東益州降梁。

趙剛自蠻中達長安。遂請使梁。召勝及信也。 冬十一月。魏梁州降梁。 高洋爲太原公。能濟歡之奸。故愛而欲授之。其淫酗任誕。又自身增也。 東魏爲公主。妻柔然。

丙辰三十五年。春正月。魏靈涼東降。 二月。歡世子澄入鄴輔政。年十五。即峻法。任左丞崔暹。以威禁勢劫。名糾彈不避。 處士陶弘景。知梁以好佛亡。見重爲山中宰相。而終不仕。 秋九月。侯景侵梁。陳慶之擊破之。 魏大儀文帝騰詔數歡罪。歡以泰爲抵。

丁巳三十六年。春正月。乃爲三軍。高敖曹攻魏上谷。竇泰攻潼關。歡爲三浮橋於蒲坂。魏人曰。歡非能渡者也。遂潼關之西耳。潛軍而斬竇泰。則皆還。 秋八月。泰東伐。克恒農。左丞楊樹以土豪兵斬邵郡守令。 閏九月。歡復以二十萬攻蒲津。敖曹別圍恒農。長史薛琡謂歡。西人取恒農。以就倉。陝城之粟不出。坐而擒矣。何必戰。侯景請分兵。謂勢大難斂。歡自討后胡。滅爾朱。逐君劫遷。披北土之半。未嘗遇敵。而以潼關挫銳。急於雪恥。且億負其衆。饑寡泰土。而輕筏之。故衆議皆不聽。自蒲津濟。刺史王羆不降。棄之。渡洛。至於許原。泰至渭南。徵兵未會。曰。不可使歡至長安。令持三日糧。以渡。冬十月。至沙苑。宇文深獨賀曰。若一戰。而王羆要其歸路。可使無遺類也。順昌公達奚武。三騎夜

周歡營。泰陳渭曲。李弼趙貴爲左右拒。皆偃戈葦中。歡衆旨有輕心。謂焚死黑獺無知者。行無復列。葦中鼓起。則左右橫絕歡師。而大敗之。欲收兵復戰。衆則已遁。喪甲八萬。泰不躬追也。敖曹退保洛陽。 威劫者。悔從惡。自歡敗也。蒲坂民敬珍敬祥。謂歡忠義同欲剸刃。糾鄉兵。邀其歸。賀敖勝李弼師圍蒲坂。乃歸焉。魏王季海。獨孤信。趨洛。李顯趨三荆。薛善斬蒲關而納師。泰州刺史弟也。賞之。辭曰。背逆向順。臣子常節。取秦汾絳。至於洛陽。敖曹亦北避魏鋒矣。據金墉。豫潁梁廣陽相繼降者。不專殺伐之力也。

戊午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東魏使侯景治兵

虎牢復取汾潁豫廣陽。 柔然侵魏。泰使文帝迎后其女。而尼故后也。以爲術窮禦邊乎。姚伯子曰。后帝匹也。假之以示縻置之威也。 秋八月。東魏圍金墉。文帝及泰救之。軍至瀍而圍解。瀍之河上。東軍大破。斬高敖曹。殺虜數萬。此戰勝也。以置陣遠而是日也霧蔽。左右軍之不利者。謬謂中軍亦奔。虛聲所震。降卒扇起。李虎周惠達。奉大子欽。出屯渭北。趙青雀據子城。伏于德。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泰將休士閭鄉。輕兵進取。散騎陸通曰。民簣矣。明之。乃有定。振旅而入。則皆平。 歡追魏師。不及。拔金墉。

冬十二月。魏是云寶攻拔襄陽。趙剛拔廣州。 東魏禁擅立寺。國儉天下之四僧餘二百萬。以爲民蠹。且勸其類矣。禁擅立則既建者安於固然矣。故名似美而政無裨也。

魏取宜陽。王思政險玉璧。乃自恒農徙鎮。

己未三十八年。春正月。何敬容爲尚書令。時朱异以諛得主意。與已收其權利。敬容獨勤簿領。任綱維。直佞之不可使同也。 魏置行臺學。令丞郎府佐。晚就講習。冬。置紙筆陽武門求直言。 十一月。東魏行與光曆。 武帝五品其州。位秩參僚。以爲差。下品異國降人。蓋徒名而無地者也。王宇分裂。自十二州分置。在梁至百七二魏丁卯。唐丞之當郡。而節度觀察加其上。勢所必趨也。帝喜。 社戶。

以爭莫知處所之州。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柔然侵魏。殺乙弗后以爲說。 夏閏五月朔日食。

辛酉四十年。秋。宇文測行汾州事。釋東獲爲邊和。或告交通。泰斬言者。 蘇綽度支省官員。置屯田。泰頒其條教。令百司誦習。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入官。 冬十二月。交州李賁反。曰。武林侯諮刺而刻暴。

壬戌四十一年。春。江刺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討平安成妖。 魏置六軍。兆於坊周禮矣。 冬。歡圍玉璧。不克。諮誣同討者之逗留。盧子雄得死。其弟子略。不平也。而攻廣州。陳祖霸先時以參軍擊破之。霸先吳興人也。獲杜僧明。周育。勇之。即以爲帥。擢直閤將軍。 高澄仲密。有恨。澄入仲密家。值其出也。秀慧其妻李。而不遂出之北豫。

癸亥四十二年。春二月。仲密以虎牢降魏。泰應之。三月。圍河橋南城。而歡兵至。泰爲焚橋。縱火船。小艇長鎖引而釘之岸。歡所爲。全橋以濟師者也。陣據北邙。泰擊之。彭樂入泰營。獲其金帶。明日復戰。賀拔勝。斛及歡。而馬斃。再戰。西軍失利。以遁。歡追至陝。而不敢進。 侯景以間取虎牢。澄得妻仲密之妻。而景司空。 東魏築長城於肆州。

甲子四十三年。春三月。高澄爲大將軍。中書監刁環。築孫

騰以未盡敬也。立門者或三日。歡尤戚其倣語羣公。避兒子。故高氏自爲相爲帝。以至亡。其德皆昏然其若狂。澄既權權。以崔季舒爲中書侍郎。密監靜帝。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簡牧守令。而遣以新制。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魏使如突厥。西方小夷也。知典。

李賁稱越帝。霸先從交刺楊標討之。定蕭勃。欲緩師。霸先曰。倫安者不知大計。前鋒敗賁。圍諸嘉陵。　仁儉爲武帝治病。沒於佛而失實也。慈以不殺有罪。宥及謀反。官之貪者。虐以成之。無常刑之畏也。民以不堪其求矣。衣食於布蔬。而飯僧造塔。費則數倍上方之供。仁以爲虐。而儉放於

靡。亂機所以潛。散騎賀琛諫以戶口減落。百司伴利。興造不已。敕屈其辨。惟標自佛見。獨覺其觸也。溫公曰。拒諫亡。

丙寅四十五年。夏。浮屠災而復作。　魏以亂。多據州。瓜州主簿令狐整。討斬定州。而衆推曰。以爲不義而又效尤乎。帥鄉族入魏朝。　女錢鐵錢。極而短。弊至數十而名百。禁之而甚。　李賁自獠出。屯典徹湖。霸先攻其未固。而夜潰之。復還寶。　冬十月。岳陽王詧刺雍。以襄陽。梁基善治而思大圖。諸王爲州者。人有心矣。詧兄弟尤不平。綱之爲嗣也。太子亦選精於宮衛。　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礮攻具。射冬購。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亦射歡購。歡以疾還。死攻者七萬矣。徵澄赴晉陽。洋居鄴。　蘇綽卒。泰使裴葵戍其儉素。哭酹巵落曰。方欲共定天下。

丁卯四十六年。改太清。春正月朔日食如鉤。　湘東王繹荊州刺史。　高歡死秘。以侯景。景詐力及歡扶起。功取河南。而目無諸將。故專制。而常存不肖之心。嘗言江南可縛取。惟高王死。鮮卑小兒。不復能事也。以河南降魏。襲豫襄廣矣。將及兗。覺於邢子才。澄乃討之。以韓軌。　二月。魏除宮刑。姚伯子曰。奄苟不能廢。而絕無罪之類。則除之。不如其仍之仁也。　景爲參附。復使丁和於梁。武帝夢牧守來降。朱异曰。兆爲混壹。使至。羣臣難於納叛。帝貪河南分魏

之半。异且堅之。則以爲大將軍河南王。遣司州羊鴉仁。督兗仁兵應之。諮議周弘正曰。亂之階矣。　三月。同泰寺捨身。　夏四月。澄以景故。州巡。因朝鄴。遣元和襲之。景大敗。和顧退保頓。韓軌圍之。則四城路魏。出荊州王思政及李弼趙貴之師。而使謂梁。非得已也。其詐詭而示人莫測者。非畏澄而南西自支也。盜心無厭。故爲奔走。滑梁魏之謀。大擴爲已利爾。故魏師至。即欲劫軌弼貴爲覺而止。不仁之人。可畏哉。鴉仁至汝。魏還師矣。故屯懸瓠。棄頓川以信四城。而復魏。請泰遣法保。左丞王侃曰。背高氏而何有吾。召之入朝。不行。即命思政以行臺守頓川。是魏明知景行

詐而絕之。鴉仁入懸瓠。秋七月。貞陽侯淵明督景伐東魏。則謂其專於梁也。澄以洋爲京畿大都督。然後歸晉陽。發喪。澄虛辭丞相。倨傲其君。則更甚孝靜善射好文。時稱有孝文風烈。氣固不能下。一日侍飲。大觴屬之。不勝忿曰。古無不亡國。朕何用此生。澄則徇脚抵之。而能蔡季舒之毆。殄倫於高氏斯極矣。一日未華俞堂陛之常。不可毀也。侍講荀濟謀致討。作土山宮中。連道達千秋門。而覺澄。則勒兵入宮。坐詰反狀。孝靜正辭曰。有反臣。無反君。王之反。弑逆。而吾不受辭。澄屈稱謝。烹濟而還晉陽。九月。淵明堰泗以攻彭城。冬十一月。慕容紹宗擊敗之。淵明爲獲。武帝幾爲墜牀。冒於利而不悛。十二月。立元貞爲咸陽王。景之謀也。渡江即位。以武澄。侯景退保渦陽。紹宗大兵壓之。景令短兵低視。斫人馬足。然紹宗敗而能持。景食盡矣。誑東其衆曰。家屬盡也。

戊辰四十七年。春正月。紹宗擊之。以鐵騎。遥呼景衆。家固完。歸則官勳如舊。聞而大潰矣。景適壽陽。詹事何敬容曰。得景。遂死。乃福矣。貶授豫州牧。蕭介諫曰。何取境上匹夫。棄好與國乎。鴉仁還義陽。東魏復境。而言好。武帝欲以景易淵明。北景途窮。西北焚心專圖。遂於江南。遂托之誘衆。謂當[illegible]。[illegible]爲兵。[illegible]祖爲偷取子女配將士。三月。

霸先討平李賁。爲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夏四月。東魏以十萬圍潁川。土山合矣。思政取而堞之。以爲郭。五月。宇文泰爲太師。秋七月。朔日食。元貞逃歸。上景反狀。不問。臨賀王正德養死士。待變久矣。速景入曰。我爲其內。爾爲其外。何事不濟。朱异以主收景。乃堅於遂非。諸言反者。皆沮其事。景則各言朱异矣。西攻馬頭。武帝笑折箠笞之。雖以邵陵王綸兼督四道。而內不爲之備。四道者。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也。王偉爲景畫策。及邵陵未至東擣。收臨賀之功。冬十月。景襲譙。攻降歷陽太守莊鐵。鐵策景速趨建康。因恃功成。使采石有千人之據。雖精甲百萬。無所用矣。時羊侃已言守采石。爲异寢日。必不渡江。且使正德督軍丹陽。景乃有由濟。遂至慈湖。武帝委事太子。使羊侃以軍師將軍副宣城王大器爲禦。侃略足死景。异言則能死侃矣。太子綱以正德守宣陽門。渡景迎降。故遂圍臺城。射啓誅异。武帝將從之。梁欲存者。冀幸疾之得去矣。太子俟之他年。俟言乃得。旋易帝慮而誤國。景爲木驢攻石。碎炬焚。死傷而渠長圍臺氣猶壯也。异議出兵。侃曰。門隘橋小。异猶以千人喪。

十一月。正德偷帝賊中。而以景爲相。南津校尉江子一。舟師邀景於江。而潰。乃兄弟死臺城之圍。穀糴踴。景

之縱掠。人相食饑死。景東西起土山填及疲羸。凶人之恣殘其天性也。柳津地道崩之。壓賊且盡。景灌玄武湖。湘東王繹銳卒三萬馳檄入援。世子方以都督所及先發。邵陵王綸至鍾離。譙州趙伯超使徑拍鍾山。景駭欲走。期戰明日。安南侯駿輕於逐退。以偏師敗。景得乘勝潰走。綸矣。十二月。鄱陽世子嗣及裴之高軍蔡洲。待上流。封山侯正表以鍾離降景。廣陵令劉詢襲奪其兵糧。歸南康王會理。入援。正表卒降東魏。羊侃卒。散騎常侍韋粲以衡州兵至江州。中兵柳昕隨之。時援兵相繼。於是司州柳仲禮及裴之高。李孝欽。羊雅仁。陳文徹。皆會新林。粲推

仲禮爲督。之高恥下。粲曰。寇之所畏。爲社稷也。景囚裴氏。承以刀鋸鼎鑊。爲前陣之高募射其子。以示絕。 晦。仲禮部分。以粲頓青塘。曰。賊必爭也。助以直閤劉叔胤。己巳四十八年。春正月朔。景襲粲軍。鄭逸逆戰。叔胤畏不進。故逸敗而粲爲乘。仲禮忌馳入救。粲叱子弟力戰死矣。然竟敗景軍。稍將及之。或傷其肩。故景退。而仲禮不復言戰。綸收散卒附焉。營於桁南。 朱异死。武帝痛惜獨深。景飢於無掠。欲餉東城。斷於援軍。而啓和。太子彊之許。則請割江右四州。質宣城王。而後北渡。以此退師。雖誠和。未見可者。中領軍傅岐曰。却援軍耳。不聽。二月。以爲大丞相豫州牧。受盟而圍不解。鐙仗專修。狡志章矣。令武帝陽却援軍。而陰制勝於襲景。保宗社。安生民。豈爲失信哉。而安受其欺。帝一人之身耳。啓業之決略。何在。耗憊而爲闇懦若斯之甚也。永安侯確隔柵語曰。天子受誑。我自破汝。又以累邵陵召之。景乃得運東府之米。 湘東次於武城。參軍蕭賁謂都無下意。既得勅。遂言還。賁曰。景必不放兵。若放兵。童子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衆。能制其死命。顧未見賊而退。繹殺賁。使其急君父而振其難。景誅而四境未失守。梁猶完國也。乃藉亂爲自封殖。舍大而小。是爭以縱寇焉。忍親而身隨以仆。故梁亂而即亡者。繹與罪也。 三月。

景列武帝十失。而急爲功。時臺城久閉。腫急之死。十且八九。仲禮氣衰志渝。綸亦無戰意。安南侯駿責綸以大義。而柳津亦登城呼仲禮。皆不聽。津感憤以謂武帝。陛下有綸。臣有仲禮也。諸王兵既皆以敕散。會理鴆仁伯超。欲夜渡。爲景所敗。御史中丞沈浚。發憤至景軍。景橫刀。浚曰。汝罪天地不容。而向若懼死耶。景夜登自太陽門。遇邵陵世子堅之。蒲飲。永安入啓。武帝徒謂得失自我也。乃坐太極殿。景從朝禮。就三公位。一勞問。而伏駭汗。雖畏於復見。然劫遷宮省。圖篡事。則自若。正德勸弑不獲。乃爲大司馬。而仲禮帥降。 東魏降取梁地。及於山陽淮陰。 繹還江陵。殺

桂陽王慥圖攻譽譽而無寧。景分狗州郡。廣陵察佐說會理曰。四方拒絕。立當決敗。吳郡亦言於太守袁君正曰。臺食不支一旬。拒關餓之死矣。皆至計。無聽者。沈浚至吳興。乃合其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時宣城太守楊白華。亦斬景使。東魏堰淯灌潁川。紹宗曹生舟風於視堰。而爲獲。初武帝命張纘以其祖授譽。而代晉於雍。纘開罪於侮譽。恐晉不受也。故譏啓桂陽之釁。繹引晉將方貴據樊城。爲資纘。而奪其州也。晉以爲討。拔樊斬貴而執纘。三月。武帝以景裁膳而餓死。綱即位。太子以宣城王大器。猶質景也。陳元康請澄。建功於取潁曰。及其垂危也。澄

至推負土者而填決。既降思政。改潁爲鄭州。泰以道絕。棄四城。湘東假黃鉞。承制。景殺正德。永安射鳥擬景。死於弦斷。湘東攻湘以世子方。河東王譽擊殺之。陳霸先以督護起兵。廣州元景仲。魏奔也。以州反。霸先誅之。迎蕭勃。而爲之監。始與郡事。繹使王僧辯鮑泉攻相。四僧辯以緩期。鄱陽王範討景。乞師東魏。不得。西軍樅陽。高洋能晦於澄之忌。不言以爲訥。袒跣奔躍。實勞之習。蘭京。衡州刺史欽子也。獲而折辱以膳奴。請贖而加杖曰。更訴。當汝殺。亂是用生。澄居廢衛。內嬖之便。京知可圖已。商篡而更屏。京抽刀刺澄。陳元康蔽焉。而偕死。洋則奮自鄴。部署入謁。從士登階。撲袂扣刃。而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請晉陽。再拜而出。孝靜顧曰。不意之人也。吾死無日矣。侯子鑒攻吳興。或謂袁君正。且迎冠。張嵊曰。袁氏世濟忠貞。君正隨其家門。九月。戰而被執。與浚偕死。鮑泉圍譽於長沙。晉伐江陵以救之。繹誘杜岸襲襄陽。遣晉出僧辯而申圍。邵陵致書湘東曰。洞庭不戢。使雍引魏以形援。家國事去矣。冬十月。莊鐵襲江州。尋陽王大心遣徐嗣徽逆破之。晉求魏援以附庸。繹遣柳仲禮於竟陵。時高氏隙。梁收其東。宇文固欲啓西鄙矣。以楊忠鎮襄陽。實經略江漢也。仲禮趨襄。忠救之。十二月。宋子仙陷錢塘及會

稽。邵陵王綸奔鄱陽。霸先兵起。郡豪多歸。杜僧明先以二千人頓潰。蕭勃遣止。霸先曰。君侯體受皇枝。覩覆沒而安利也。猶止僕乎。受節湘東。勃遏之以南昌賊帥。東魏取司州。乃盡有淮南。

太宗簡文皇帝

庚午大寶元年。魏文帝十六。東魏孝靜之十七。春正月。高洋爲齊王。霸先度大庾。破蔡路養。蕭摩訶。始達南康。繹承制以爲交州刺史。綸所至。尋陽南平。各讓以州。弗受。乃推假黃鉞都督承制。王忠獲仲禮於安陸。并降竟陵。廣陵來嶷糾義勇。謂太守祖皓曰。即不捷。梁忠臣也。

二月楊忠次於石城湘東遣質請盟然後還。景陷廣陵殺皓屠城。江南比旱蝗而亂斯蹙羅綺金玉而死絕粒。景於斯也虐增立大碓於石頭以快其怒白骨是以成丘。課功相勸於多殺也城邑既陷者毒於其虐不附反覆誅夷用卒死亡爲百年之大阨。夏四月湘東既克湘州殺譽。然後發喪討賊且不從大寶之號爲廣地兼都而死父篡兄以緩師成亂推此志也。繹亦何辭於篡。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因高德政以勸篡。洋謂母婁婁曰而父兄且終北面以汝才而妄圖之才曰我之敦者正以不及父兄也。然卜之人情即晉陽未與也肆州刺史斛律金聞之則請

誅首畫乃使德政察之鄴而不能待也擁兵隨之至平都城長史杜弼曰關西挾天子而誅罪若何之才曰彼亦有吾王之心者也德政至鄴公卿莫應豈非高氏廉於德孝靜勢雖不克施而其賢尤足以係屬天下之心哉竟冒利而進廢以中山王而代之追帝歎高祖澄世宗 武陵世子圓照自益州受節湘東令以信州屯白帝未許東下。侯瑱殺莊鐵據豫章。魏立詧爲梁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召羅州馮寶妻洗夫略止寶行曰是欲反質君而發吾郡兵也數日高州將杜平逼南康周文育持之洗曰高州可襲矣以千人輕蹤遷仕婦視而不備大破焉遂虜遷仕保寧州洗會霸先於湞石曰非常人也得衆還厚資之。

梁王詧朝魏。秋七月景將陷江及豫章于慶遂徇嶺南巴山人黃法氍以勇力保鄉里能敗慶師遂以會周文育。齊之初政躁於暴以取治守宰設棓爲誅請屬簡練百保鮮卑臨陣必死亦簡華人爲勇士定爲齊律戶始九等官錢以差貧役其力。邵陵爲臺討修甲仗湘東惡之使僧辯襲焉以處世子諸方綸書情諭而不退師曰吾不可以兄弟戰奔汝南爲梁王於齊。侯景稱漢王宇宙大將軍六合都督簡文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乎。冬十月魏伐齊以稱帝泰至建州聞軍容整肅則氣味入之歎高歡

不死而還矣洛陽平陽以東皆降於齊。寧州刺史徐文盛敗景兵於貝磯進軍大舉口景出屯晉熙而留王偉守會理謀襲臺而得戕者建安世子子邕鬻之於偉也。魏立八柱國始作府兵籍民才力講武農隙諸賦蠲焉馬畜糧糒供諸六家百府郎將分屬二十四開府十二大將軍督之虎以下六柱國督其十二泰任總百揆中外諸軍督焉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備柱國而不與軍事。齊行天寶曆。

辛未二年齊顯祖洋之二也綸將圖魏安陸二月楊忠攻殺之拔汝南。霸先殺李遷仕湘東令以江東刺史進討。

三月魏文帝殂太子武帝欽立　徐文盛克武昌　湘東受齊命爲梁相國　閏月景與文盛江戰西陽而敗然風師達江夏則文盛衆潰於在其下流也遂襲郢執方諸王珣以巴西降　五月魏隴西公李虎卒　僧辨聞郢陷留戍巴陵繹曰任破景矣景西遣任約而身攻之僧辨輕兵北捷景披甲督戰僧辨著綬巡城賊死飢疫大半矣而任約爲禽乃遁留宋子仙於郢州初珣弟琳以宜州守景以珣語城下琳引弓曰兄不能死賊而誘人初陸法和習靜百里洲言景稔而後敗時刺信州胡僧祐合其師以擒約於赤沙亭繹殺徐文盛僧辨東下法和曰景平矣當備

四師引屯峽口　豫州荀朝出濡須破景後軍或勸太子大器可北避曰苟生叛父也僧辨拔郢殺子仙　江安侯圓正武陵次子也得士於西陽繹執之開鬱益州　秋七月景還建康侯瑱復以豫章爲梁僧辨下湓城霸先會師且資之食賊將競棄城走居必敗之勢矣景以詐力恣攘亂世爲雄傑固謂天下可籠取克建康而怯視吳兒直定後稱帝爾巴陵之敗然後知事難幾而暴志則不可抑八月廢簡文而殺太子更立豫章王棟冬十二月且復弒簡文爲景蠱主者王偉也　景之西侵也湘東以南鄭賂魏求援宜豐侯循不可故逵奚武取漢中循參軍劉璠以益師救　劉神茂以東陽應江陵新安程靈洗以郡兵附矣

景廢帝棟而改漢圖篡於網羅之中盜賊帝王之所以不同量也　十二月齊弒中山王并其三子既堙而沉骸君子以爲暴狂

世宗孝元皇帝

壬申承聖元年魏武帝欽之元齊顯祖洋三年春正月突厥襲敗柔然殺頭兵始稱伊利可汗妻曰可賀敦子弟曰特勒別將曰設其起當柔然之衰　二月湘東遣討景侯瑱克南陵鵲頭而進　謝景仁攻東陽劉神茂辭助而見殺　僧辨至蕪湖景躬阨水戰故子鑒拒之姑孰南洲戒

無離岸營以引步騎之交也蕪湖故停以墮之景以且遁也命鑒申水備然後僧辨至夾岸大艦鑒艅艎千艘而挑戰僧辨以細船退致其趨也大艦合而畏之矣鑒脫西師入淮景塞淮口霸先曰仲禮不度北岸而敗然今計非我不能當乃進柵落星泉軍次連八城出石頭西北矣景乘之霸先遣弩截其後相繼進戰僧辨蹙之以大軍先入石頭霸先獨持景以潰之東走僧辨不戢其軍焚太極殿而肆掠明日命瑱追景成太宗喪遣湘東勸進且迎　侯鑒所過曰梁侈深故降郡皆齊走僧辨啓以霸先鎮京口景革命湘東可正取矣猶恐所廢貳人心也示諸僧辨之

發矣。故朱買臣沉豫章及其二弟。繹宜教也。 武陵南開寧爲西通資陵吐谷渾。資財殷積。負其武略。笑湘東文士。夏四月。稱帝。參軍司馬諫不可也。殺之。永豐侯撝曰。舉事先殺善人。不成矣。 侯瑱追獲景。賊則平矣。內連敵以交戎。分爭披離。以梁亡而不已。 景隨傅國璽。或得之草間。獻諸齊。 劉璠獲於魏。泰厚待之。以名士也。將屠南鄭。璠泣請而全。并還蕭循之降。 魯悉達糾鄉人保新蔡。以有北江州。僧辯即命之。 齊圍秦郡。敗於僧辯。霸先之救而還。時霸先征虜將軍矣。 降民猶謂梁寬政。秋七月。謀襲齊州。霸先進圍廣陵。齊使謂曰。苟釋圍。必以廣陵歷陽歸霸先。南還。從齊者萬餘口。 冬。齊築長城。自黃櫨至社平。四百餘里。 王琳部簡豪盜。而得其死心。落星之戰。與杜弇功皆第一。而士縱暴。僧辯以殿焚委罪焉。王使爲湘州。而將誅之也。長史陸納先帥其部曲赴州矣。故琳下獄。而能以州叛。 十一月。湘東王釋即帝位於江陵。是時梁地與齊畫江。劍北魏制。勃擅嶺。合紀詹。且內食其三邊。是爲南朝之極衰。此梁武以貪而喪所有也。積其彊弱之勢。遂易代而不能振。 陸納襲衡州。爲以湘命蕭循也。元帝以徵僧辯未至。循知備而敗其突師。納退保長沙。

癸酉二年。春。圓照爲誣曰。侯景且破荊。三月。益師遂以東。恭父子商爲反端爾。元帝請魏人討之。引冠滅親。而忘强鄰之上據也。已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問略於尉遲回曰。蜀恃險忘備。鐵騎兼行。可襲也。遂使白散入關。 夏四月。僧辯圍長沙。 紀師至巴。潼州降而成都圍矣。譙淹還。救而敗。至巴東。知進退失據。召責元照。使羣臣道其悔心。以東謝罪。而西出魏人之不意。示民有主。而圖復國。蜀楚全。而兄弟相保。梁勢猶未極削也。圓照劉孝勝。猶持東議。紀惑既帝之難復。臣棄根本而下西陵。則陸法和築峽口鎖斷江流。任約謝答仁皆自景黨。將六月。復王琳於湘州。陸納亦以長沙兵西援。故紀兵破。夾岸城壘皆降。退路絕而順流。元帝遣樊猛緣其舟。曰。生獲非功。故紀斬於江。而諸侯皆得死。元帝所爲天下長慮者。獨枝之剪也。 八月。成都降於魏。尉遲回爲益州刺史。 元帝有安江陵之心。侍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京師民望也。輿駕未入。未解列國之惑。朱買臣曰。山陵不可舍也。命卜。江陵尤不吉。竟牽焉。 齊郭元建將襲建康。納蕭退。侯瑱敗諸東關。乃還。 冬十月。契丹寇齊邊。顯祖露髻肉袒。而大破之。 十一月。柔然避突厥。而齊奔。顯祖迎諸馬邑川。而改立焉。亦復追降突厥。 魏尚書元烈謀誅宇文泰。覺而見殺。 十二月。東方白額。以宿豫降梁。

甲戌三年魏恭帝廓之元齊主擊敗山胡皆斬其丁男而以婦稱充賞什長不能救都督之傷臠其肉齊主固顛行更爲奇虐兄弟君臣妃嬪皆以供狂具。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杜僧明助白額應宿豫也。

武帝欲致元烈之誅泰廢之而立齊王廓使姓拓跋氏以顯其爲夷也又以功臣昌代舊若楊忠之爲普六加李虎之爲大野。魏志圖江陵聘歸者言禮下齊也泰則曰梁書疆舊境爲兵端長孫儉自荆州入陳策而還備故馬伯符得之以告梁君臣不之信也詧則重貢趣之。魏書成齊魏收其言曰入地升天惟吾舉按曰穢史用不直於

貴人也收啓臣結怨彊宗且畢命刺客齊主爲誅謗史。

夏四月顯祖敗柔然於恒而躬殿別部突起侯圍擊而披靡之以數千人命邀歸於高阿那請益半而遣。陳霸先爲司空。泰弒武帝。李遷哲以附巴民爲魏信州來葛分嘗其異故人樂戰羣蠻懾而送質。蕭勃請入朝徙諸晉州代以王琳琳私於王書曰小人也而置諸廣州不虞無由盡力也若放兵作因於武。庶禦捍於而國。齊叚韶討宿預曰梁亂無主諸將內離遂解二圍斬白額。元帝講老子龍光殿魏發謀矣冬十月柱國于謹帥師襲江陵遣郡以告而領軍曰無隙覘至石梵詧會師數日矣以境帖復遂戎服竟講江陵君臣之習於無國家慮有若此事急然後徵僧辯遣救以侯瑱程靈洗杜僧明吳明徹而已名將足克敵者既遠調陸法和將以郢師至且逆止之。而詧密邇樹之耳目梁既以沉溺佛老而忘前備十一月于謹濟漢則宇文護周忠先據江津斷東路矣孤城敵至而不守元帝降而得死江陵之人悉爲俘奴霸先之子昌項與入長安遂取襄陽徙詧江陵環地三百里置戍焉使稱帝於是詧自悲其失策也徒使父兄淪喪而已不有其實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勸之盡魏人而兼梁詧不用而慨姚伯子曰使詧行之且與繹俱滅矣無親無與而能立

者有幾。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於建康承制元帝子也。

敬皇帝

乙亥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顯祖五年春正月詧稱後梁是爲中宗宣皇帝然奉魏朔。元帝以湘州徵王琳入援至蒸城聞已滅而發喪遣侯平問詧罪移檄長沙王韶應。齊人救梁陸法和以郢降而納貞陽侯淵明。二月晉安即梁王位。齊師克東關僧辯出屯姑孰懼也以貳。

初散騎常侍庾秀才請遷曰天文有異魏以故使爲太史多所賑泰問之曰古者克國禮賢今者搢紳皆皂隸僕

尤哀其所親。梁俘以免者千口。夏五月。僧辯以牽淵明遣齊師。使梁王爲之太子。六月。齊築長城。自夏口至於恒州。役民百八十萬。齊歸鄂州。秋八月。齊以道士爲沙門。淵明納。霸先爭之不得。密聚金帛爲賞具。斯時也。猶爲梁忠乎。抑急欲持權。以資篡事也。九月。或告齊師至。使霸先爲備。因以徐度侯安都之師入石頭。執殺僧辯。而齊師不來。誰爲是言者乎。姚伯子曰。奸雄之心事。多不測也。遂廢淵明。建安公。冬十月。以方智即帝位。猶稱齊藩。霸先於是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國人則多不附。吳郡僧智。僧辯弟也。杜龕介僧辯之寵。爲吳興。惟陳氏繩。韋載

應之以義興。龕方攻陳倩。而周文育爲霸先攻義興。未利。故留侯安都杜稜。而南征。乃譙秦徐嗣徽南豫任約。則乘虛而據石頭。安都破之。而不退。霸先方降韋載。則卷甲趨建康。其時。別遣者裴忌克吳。僧智奔吳興。十一月。則齊師至。渡人馬。入石頭。霸先引韋載問計。載曰。急城淮南。吾轉輸通矣。絕其糧。齊將可授首。從之。燒齊船千艘。十二月。大破之。雖勝哉。齊履境知其內弱矣。故柳達摩猶責質。霸先從子曇朗。奉永嘉王莊。以往。約嗣徽奔齊。突厥滅柔然。

丙子二年。改太平。春正月。宇文泰爲大冢宰。曰太師。三公六卿。此倣周官之大者。而餘可略也。姚伯子尤略於齊事。不欲以狂藥飲後世。陳倩克吳興。殺杜龕僧智奔齊。侯瑱擁兵於江豫。柵梁山爲備。三月。齊蕭軌侵及梁山。敗以黃叢。退保蕪湖。來言。建安公至。退師。具舟而淵明卒。遂至秣陵。周文育禦之。三敗三進。運斷幕府山。猶至玄武湖。雨鞍泥濘。及於大敗。豈百保鮮卑之效耶。至嗣徽爲徇。蕭軌死。追然後渡荻筏。鮮濟者矣。顯祖以曇朗洩忿。王琳奉表於魏齊。後梁。蓋霸先作難。而所佞更。齊治宮室。丁匠之役三十萬。秋七月。霸先爲司徒。梁山刺史長城公。迫篡事矣。侯瑱襲破於侯平。而歸爲司空。魏陸騰平

陵州獠。九月。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泰妃馮翊公主。生覺而幼。姚夫人生毓。長邕。有膂才。而在四。用李遠以嫡議。冬十月。病。召中山公護而屬覺也。護之崇。自于謹始。既得政。遂朝夕於弒君易位。以爲宇文大壽。帝欽之死。其涼德有以召致也。然高勢同宇文。洋改步。而淫虐酗亂更甚。國之不即亡。眞主出遲耳。泰性存質素。任蘇綽而進乎古。齊望之。無政矣。故顯祖沒而齊亂。以彌周。有武帝之治。隋之疆。唐之盛。不過是因也。十二月。宇文覺爲周云。齊長城。自西河至海。十里一戍。要害置州鎮者二十五。以亂保州郡者。霸先因而僉之

丁丑三年。宇文護弱周公覺。使以泰正月稱天王。恭[illegible]
爲宋公。而魏亡矣。李陵遺種。起自北狄。倔强晉宋齊梁
帝百餘年。分二。而後終滅。亦夷狄之極盛矣。護專周爲大
司馬。定郊廟之制。泰以太祖文王配明堂。二月。蕭勃起
兵廣州。歐陽頠爲前軍。余孝頃以南江兵會之。護殺冢
宰趙貴而代之。復殺趙公獨孤信。勃前軍至南康。周文
育過共軍。焚柵爲遁。以間獲頠。勃爲下所殺。周弑魏恭
帝。夏。鑄四柱錢。一當廿。禁細錢。歐陽頠至建康。霸先
以舊。且聲南土也。赦爲衡州刺史。遂及其子紇。以廣州平。
王琳在郢。大治舟艦。六月。霸先擊之以周文育。時周於

琳也。歸元帝之喪。齊大蝗。崔叔瑣曰。土功不時。爲罰。
秋九月。霸先陳公九錫。司會李植言於周王覺曰。護專
誅。將不守臣節矣。以講武後園。宮伯張光洛漏其謀。任國
賀蘭祥。領軍尉遲綱。以廢立進。逼遜於穿公毓。而行弑。
愍帝以剛敗。明帝即位而明也。且唯護之制。冬十月。陳
公進爵爲王。遂稱皇帝。受命之日。安土無千里。且年齒衰
邁。子息彫殘。用動諸蕭故臣之兵。向使文帝不任幾爲桓
玄侯景之續矣。何如一心公室爲梁拓清臣哉。梁起武
帝。至敬爲臨江王。五十五年。然咎守祀江陵。蕭未盡滅也。
出佛狸祀蔣山。婁梁亡迹爲陳初政。安都與擊王琳

聞簒。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琳伐諸沌口。恐陳將爲獲。繫
諸長鎖。克江州。時豫章熊曇朗臨川周迪東陽留異晉
安陳寶應。連結而未陳臣也。閩中豪帥。相附而起。

陳

高祖武皇帝

戊寅永定二年。周明帝一。齊顯祖九。梁宣帝四年也。春正月。王琳伐陳。次白水。使如齊曰。永嘉王莊元帝孫也。當主梁祀。請納之。且求援兵。余孝頃言於琳曰。周廢黃法氍爲後患。請南定而後東下。即使部合諸將屯臨川。徵之兵糧。二月。齊北豫司馬消難。叛入於周。永嘉王至琳軍稱帝。夏四月。陳弒江陰王。五月。捨身莊嚴寺。姚伯子曰。霸先之簒也有祀。其弒也有捨。嘗見崇鬼道者必惡心。彼固怙於陰矣。臨川圍而師不協。法氍是以得擒孝頃。以送

建康。秋八月。則安都賂守者連鎖戚脫。琳功未立。而師各還也。乃伏而觀釁。齊常山王演。長廣王湛。同出婁太后。顯祖暴未盡施二弟者。以太后。演嘗以諫得撻。而絕食。太后如之。不食也。李后生太子殷。及太原王紹德。顯祖惡殷不類。以習漢質溫。使乃四。恂不能斷。輒撞發悸。遂吃。演既錄尚書事。顯祖酣語傳位。楊愔獨舉魏收言。國本不可動搖。齊主於斯時之誅戮無禮。又姚伯子所不忍書者矣。己卯三年。春三月。周太師護歸政。而猶總軍旅。夏賀蘭祥破吐谷渾。置洮州。五月朔日食。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奔巴山。梗陳蹤。齊取梁江州。周王賜處士韋瓊號逍遙公。居魏周之際。十徵不屈者也。晉公延而訪之。誦夏書甘酒之歌。以出寇儁。以驃騎老魏文時。睦宗同豐徵至。同席而訪舊焉。御輿送還。侯安都敗梁師於左里。武帝祖。武元之間名將也。立敬宗而節更。然不更其儉素。瓦器蚌盤。後宮不飾。足以示也。領軍杜稜。中書侍郎蔡景歷。召臨川王倩於南皖。安都適軍還。章后難於昌項之在周。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以功則立宜。按劍上殿。以出璽而定位。齊滅元氏之族。秋八月。周始稱帝。顯祖以酒發疾。謂常山王曰。吾兒幼。汝即奪勿殺也。冬十月。殂。殷立。停罷一切。王琳聞喪。留郢守。以

莊出濡須。齊師臨江。十一月。別敗吳明徹。琳因東下。侯瑱安都持之蕪湖。

世祖文皇帝

庚辰天嘉元年。周明帝三。齊主殷元。梁宣帝六年也。春二月。周使荊州襲郢。琳下而鎮蹕之。擲火炬自焚。以大敗以莊奔齊。常山王演。迹忠顯祖之將。反居東館決事。惟楊愔知於嗣主不利也。王晞敦之居攝。版還鄴。演意得留晉陽。愔不可。使平秦王彥歸總知禁衛。而陶從龕五千。陰備非常。歸彥叛而爲演用。故愔與寡同謀。惟可朱渾天和。燕子獻。侍中宋欽道。侍郎鄭頤。天和曰。不誅二王。少主必

無自安。子獻謀歸政李后。陰援二王擅寵之根。欲道以請之齊主而未允。愔奏李后出二王。李昌儀者。澄所奪諸仲密者也。怨毒之蓄久矣。見奏。則爲婁太后郵。愔奏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與賀拔仁解律金伏甲會百僚。愔偕所與往而駢擒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坐矣。齊主侍立。故吃訥。倉卒遂不能有言。婁得憑威以退甲。劫齊主於殿上。謂愔殺二王。將上及也。齊主爲無可奈何曰。納天子而乞命。竟施刑於愔。及同謀。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姚伯子曰。演豈前後異忠哉。乘顯祖之虐以結其民忠爲詐用耳。高祖初求太子於周。未遣。文帝

立。而歸衡陽王昌。致陳書。不遜。文帝謂侯安都。求藩以老。安都曰。天子不代。臣任迎。隕之於江。以溺告。三月。演之晉陽。齊政移焉。郢降於陳。熊曇朗於是走死。周冢宰護之爲弑也。明帝食糠餅有異。遺詔舍子而立魯公邑。前知其能有定也。武帝立而謚如。六月。陳霸梁元帝。演定攘國於王晞。秋八月。廢殷以濟南王而代之。肅宗立。婁戒勿使濟南有他也。齊主自晉陽即位。而居濟南。鄴。顯祖稗政。多更。然傷於細。未幾而襲狂矣。仗瑱自郢逼巴湘二州爲周守。自江陵之陷始也。其守。司馬賀若敦獨孤威居糧援之絕。冬十一月。齊王擊走庫莫奚。十二月。

巴陵降。獨孤威以餘衆遁。齊南修石鼎北修亢督於河內。置懷義諸屯田軍食足。而糴平。

辛巳二年。齊肅宗孝昭帝。周高祖武帝皆元年。春正月。護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總五府於天官。先斷後聞。合州裴景徽以導王琳。奔齊。湘州降侯瑱。借船賀若敦。使自拔歸。乃除名。二月。周立勳州於玉壁。以處韋孝寬。爲制生胡之掠。遣城於險。開府桃岳畏往。孝寬曰。城拒晉州四百里。十日畢築矣。齊知而後集兵謀議。不能到也。遂克卒城。三月。周制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鑄布泉。一當五。湛守鄴。有大弟望怨。生太子

百年也。齊王以解律羨領軍。湛不聽視事。或言天子氣在鄴。故濟南徵。高元海謂可以濟南號召天下。湛用筮者言。送之晉陽。天下自至也。九月。弑矣。冬十月朔日食。肅宗田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不能對曰。死其宜矣。十一月。將殂。徵立長廣王。以書曰。百年無罪。勿效前人也。世祖武城帝立。百年爲樂陵王。周歸安成王頊。略以黔中魯山。

壬午三年。齊世祖武成之元。春。高元海言平秦之將亂也。出諸冀州。又與朝臣言和士開取寵自長廣邸也。士開中之朋黨。高乾和。畢義雲。以斥。臨川東陽晉安猶連。周迪

以江州襲豫章太守周敷之入朝也。夫於梁不附於陳不臣者各負亂思據其土已。文帝以吳明徹爲江州督法尅周敷致討。王琳鎮壽陽抑於盧潛而不進之於梁亦盡節矣潛竟代琳。改鑄五銖。一當鵝眼五。姚伯子曰。是亦毋權于之道也。後梁主詧殂太子世宗歸立。三月安成王頊歸爲中書監。留異敗於安都奔晉安。夏四月。娶太后殂。齊主不輟樂而以河清改元。周命貴臣食邑。

秋齊高歸彥謀襲鄴。伏誅。九月朔日食。齊主復顯祖之悖德李后孕慚於太原王而不育也。遂殺紹宗爲償。德高元海而輕其庸。

癸未四年。後梁世宗之元春正月。齊主用和士開之譖。覆元海而責曰。汝教我以弟反兄不義。以鄴城抗并州不智。使與畢義雲易位。周廸亦奔晉陽。初虞寄陳逆順於陳寶應。不能發其聽。佯疾隱東山。及資廸以兵。復遣之書。天時在陳。不可違也。周律杖鞭徒流死之等差。各以五。三月朔日食。齊斛律光城軹關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六月。殺侯安都。伐功。至借供水飾宴。而坐御座也。文帝猶資其喪。齊主聽和士開之言曰。堯舜桀紂同灰土。以委天下。快一日之樂。鄙褻瀆禮。妄殺輕任。以國爲戲而無足道者矣。周人結突厥以侵齊。使楊荐乞婚焉。齊使至。則執荐畀之。故禦夷之失。莫和親若也。荐責以負恩。而免楊忠出北道。獨拔二十城。而後突厥之師食。奚達武出南道。皆期晉陽。齊主畏欲避矣。王軌叩馬。而止趙郡。周廸以護軍章昭達之討。山匿。昭達度嶺。余孝頃會之討陳寶應。

甲申五年。春正月。突厥望齊師。則咎周人而言其整也。齊悉銳擊周師。突厥上西山不戰。以大敗。故胡兵無益於用。而不可恃也。奚武亦還自平陽。以忠退。然齊自是畏周。西水之椎。移於東守。斛律光歎國威之墮於聲色也。二月朔日食。三月。齊制田賦。倣魏孝文而田倍。十八受田。輸

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則兵民不分也。墾租外。人出義租五斗。牛五升。納郡備水旱。國供不在。則出之也輕。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以百年應天變。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李昞爲唐公。嗣其父虎之勳。宇文護母在晉陽。齊人歸之。爲成也。冬十月。護顧會突厥伐之。尉持廸以前鋒趨洛陽。周廸出東與。降宣城。周敷致討。爲降而戒之盟。十一月。晉安克誅寶應。異。虞寄入朝。文帝勞謂管寧無恙。以爲衡陽掌書記。楊摯深入軹關。敗而降於婁叡。十二月。攻洛陽者。猶不墮河陽。齊遣蘭陵王長恭。斛律光。段韶。趨赴之。規形而陳三軍。韶遥謂護曰。得

毋而遽冠乎。周軍於山却陣以下而大敗之。周師夜遁。洛圍亦解矣。突厥不給糧。詐自洛陽報勝。周之所以敗者。將護而負不直也。　周滅宕昌。置宕州。

乙酉六年。春。和士開言於武成帝曰。齊子三不立矣。傳位及今。而乃定。時彗見。散騎常侍祖珽曰。太上皇貴天子矣。且天道。於是太子緯以傳位立。所謂後主也。珽以媚於太上。於後主。於中宮矣。大被寵幸。奸故匹士開　秋七月朔。日食。　程靈洗擊殺周廸。陳於斯時。其盛也。始全有江南之東境。賀若敦怨言於湘罰。曰。全軍之爲上也。冬。以得殺謂子弼。吾志平江南。不果以舌。當成吾志而守其戒也。

丙戌七年。改天康。齊後主緯之一。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文帝疾。末命及安成慮四分非幼主之勢也。王義辭爾。尚書孔奐。泣不奉詔。然後帝崩。太子伯宗立。其更也。文帝儉約。以急民疾。剌閨續夜。更籤投殿。以致微。不忘艱難矣。　五月。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　周信州蠻反。以水選城。岑陽爲之聲。江南城置十餘。開府陸騰討之。先脆而攻江南。水選破。岑陽亦不敢救矣。信州以置。

臨海王

丁亥。光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安成屬人心。且以高祖之胤也。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矯敕出之中記室毛喜。馳詣頊。出則人爲制。及請太后帝。皆委不知也。二月。頊誅及於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興王伯茂知謀。以爲中衛大將軍。居之禁中。　夏四月。湘州華皎引周兵而梁因不安于高之誅也。司會崔猷曰。東疆未復也。南陸而納其叛。護不從。吳明徹襲華皎。而周師出。　九月。梁以華皎爲司空。遣兵二萬。會周衛公直。及明徹戰於沌口。明徹小艦先大艦。三師俱敗矣。皎奔江陵。程靈洗執其沔州刺史裴寬。

齊大飢。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二年。明徹進攻江陵。梁王出頓紀南。十旬水之。不克。乃還。　秋七月。隨公楊忠卒。子堅嗣。其爲小宮伯也。護欲

內之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　冬十一月朔。日食。　始興不悅安成之專。頊殺之。以廢其王。曰與亂。始爲讓而終篡矣。　齊上皇之殂也。士開秘之。黃門侍郎馮子琮曰。於諸臣無更。必無二也。焉用秘喪以起變。　恒稜獠叛周。梁州長史趙文表討之。武請環攻曰。是使之致死也。獠請導曰。路寬平。無用也。則從險道入矣。獠失用。皆降。

高宗宣皇帝

己丑大建元年。周武帝九。齊王緯四。梁世宗七也。春正月。宣帝即位。能以禮緩欲。亦篡代之善也。　士開以接手胡太手。齊王之任不更。而挾之行威。趙郡王叡醜之。且恐由

亂。太后觴前殿。而數之。中所忌矣。强辭曰。王欺孤寡。奸臣援之。則謂叡有大覬。而先剪君后之翼。殺之矣。士開爲僕射。於是尚書令阿那肱領軍韓長鸞。皆升自東宮之佞也。穆提婆之侍中。以母陸令萱洽比於襁褓。故士開爲諸佞媒。則又毋令萱爲之奧。 秋八月。廣州刺史歐陽紇反。討以章昭達。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圍宜陽。

庚寅二年。春正月。紇誘陽春太守。洗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不惜汝而負國也。遂拒境。迎昭達。以擒紇。宣帝封洗石龍太夫人。備刺史儀。 昭達攻梁。以周救。還師。 冬十月朔。日食。 周平越嶲。置西寧州。 周齊久於宜陽。孝寬請城汾北。曰。其利害大。惟護迂之。齊竟先焉。

辛卯三年。春正月。斛律光遂城十三。拓地五百。以敗周師。 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克周定陽。 斛律光取周四戍。虜千人。要勞軍。而取惡。 齊東平王儼。上皇時介寵。儒太子而志代立。故上皇殂而取疎。不戰也。而外出。侍御史王子宜曰。士開且搆間。儼使爲士開彈文。以問馮琮。琮固思爲廢立。以示重雜他奏進之。得可。而士開斬矣。不已。而以京軍三千屯千秋。聲誅令萱提婆。齊主誅其抗命。將授甲矣。斛律光至。曰。交手。亂矣。登千秋門。則衆散。就謂。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引謂齊主。稍長。必不然也。故當時。誅止宜琮。惟光善處兄弟間也。九月。儼卒。死令萱讒。 冬十月。齊幽其太后胡。著於以僧爲尼。 十二月。周與梁基平鄱。

壬辰四年。春三月朔。日食。 武帝志定而謙。用蔡佑正。然後討自中禁。定授家人。酒誥。率以謁太后。若諫過飲也者。讀間。王延擊護。踣。衛公直躍而斬之。主誅護者也。巨惡去而民定者。遲之久。衛周而主德已著。人之心也。護狠而不足於略。故齊駕周。武帝親政。則主滅齊。 齊備亡政。不亡者。斛律氏爲柱石臣。祖珽蒙而惡詆。穆提婆以有不獲於光。而與珽同忮。韋孝寬問之。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珽續盲老翁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以奏後主。而加解焉。光遂受謀反誅。周爲大旋。知齊必折爲已有也。以斛律氏滅也。珽既害光。復計逐高元海。專執齊政。而威重於主。 周使杜杲合從圍齊。 秋九月朔。日食。 突厥以周齊競和親。而得驕曰。兩兒常者。分東西可汗。

癸巳五年。春三月。周太子獻白鹿。武帝訓之在德。是時周陳治而齊亂。然先發。難後起之任勞。故齊雖負必亡之勢。宣帝言伐。而謀多未協也。帝曰。吾已決。夏四月。吳明徹帥師。裴忌監之。以伐齊。黃法氍別出歷陽。齊因畏周西乘。不

敢出頓各遣救而已趙彥深以爲數千以下適充敵餌專委王琳以淮南令召募足相當不必更遣矣不得之齊王謂源文宗事去矣尉破胡當吳明徹大力前隊冠以射胡蕭摩訶敦斃射胡連斬大力則齊師大敗法蕤亦戰勝瓦梁而合肥歷陽高唐齊昌瓜步胡堅皆降王琳從破胡之敗赴壽陽則後矣。 六月克齊濡口淮陽沭陽。 七月西陽太守周吳遇救齊昌之師於巴蘄設陳破其後以克巴州明徹襲潰壽陽於未固降自山陽盱眙至於馬頭楚子。

周太子斌昵宵人九月妃隨公堅女左宮正宇文孝伯曰不妙選正人恐悔無及也丞樂運曰譬如齊桓豎刁輔

而亂也武帝爲嚴宮官太子不悅。冬十月齊王將走晉陽用韓長鸞言斬連名諫者爲欲反張雕與馬雕初以祭酒授經中希寵而不已其抗論以及君子是以決失其經者無權相時擇君行道之經也。 壽陽灌沘齊救遂三十里而不進明徹曰明齊之不敢進矣遂拔壽陽琳斬惟齊亦以爲梁忠臣也齊乃臨河而築而周河北之圖固先之矣。

甲午六年春正月周進同姓王爵。 二月朔日食。 齊朔州行臺高思好舉兵曰入除君側之惡敗而赴水則麾下並死。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鑄五行大

布泉。 秋七月武帝如雲陽尉遲運輔太子守衛王直焚肅章門即積薪灌油以爲守。

乙未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齊以周邊積戍而加守于翼曰解嚴繼好懈之可一舉取也韋孝寬乘陳釁疏平齊三策開府伊婁謙曰齊沈溺倡優耽昏曲蘖其折衝之將已斃於讒上下離心莫我禦也已三月使之觀釁爲留盖武帝定謀齊王憲內史王誼驛問于翼者三舉朝莫知也秋七月初下詔伐齊先於河陽宇文毀趙煦鮑弘皆以不如汾陽所不備也浴得之而弗守八月入齊境伐樹犯稼者斬拔河陽大城而遽稱疾再駕計定故還息以伏也。 陳

敗齊師於呂梁。 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申八年春正月周太子贊伐吐谷渾。 夏六月朔日食。

周師還大將軍王軌言其多失也武帝杖賛黜所寵鄭譯王端軌言愈進曰臣不存身計矣因言普六茹堅相之非人臣也武帝曰必天命無若何矣然漢王次長亦匪才帝年亦可有待故未卜變易或以此也。 師觀河陽決齊之必亡也乃出北道曰晉[illegible]必溪嚴吾陳必克也勝形以臨鄴齊舉矣天下可混同也至晉州平陽陷齊主以馮淑妃獵天池丞相阿那肱曰小事不足妨行樂也十一月始以大軍至則周主委守於梁士彥而去矣以

耗其鋒堅城之下。還長安之明日。則復出蓋齊之盡銳者。
匝月矣。十二月。周師至。置陣二十里。盡蓄全鋒而必勝一
戰者。齊禦之。顧與淑妃並騎觀兵。東偏小却。而婢怖曰。敗
矣。穆提婆以齊王奔高梁。師遂大潰。全軍而還者。獨安定
王延宗。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曰。攻其懼。勢必舉。遂追齊師。
諸將固請西還。武帝曰。縱敵患生。我將獨往。齊主入晉陽。
欲遂奔突厥。周師至。乃以延宗爲并州。夜斬門出。以從官
不至。還向鄴。穆婆提奔周。寵之以招降。延宗收齊衆。爲
賜執手。以發士心。故拒戰無前。周主入其東門。左右略盡。
而謀遁。明日復戰。則克之。蓋齊衆久虐於凶殘。偶驟延宗

而思感。更念不勝昔之怨毒矣。延宗就擒。武帝曰。非有怨
也。但爲百姓耳。以齊積充將士賜。齊主入鄴。廣寧王孝
珩請使任城王湝趨并州。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乃用堅
氣者言。
丁酉九年。春正月。朔。傳位於太子恒。莫多婁敬顯。相願。謀
斬高阿那肱。立廣寧。不果。孝珩不獲拒周師。曰。畏我反
耶。若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奚預國家事。竟見沮。
而出滄州。相願所杜曰。事去矣。周師圍鄴。齊王縋走。遂
入之。賞慕容三藏之後隆。而斬莫多婁敬顯。責之三罪。姚
伯子曰。敬顯即有罪。未若婆提阿那肱之甚也。阿那肱

復竊齊王。引周追。而紿緯曰。橋斷矣。故尉遲勤得及。而獲
緯也。恒也。太后胡也。齊亡。分據二十有七年。齊主入。猶
待以賓禮。旌斛律光。錄其後。曰。使光在。吾安得至此。就見
博士熊安生。訪李德以齊事。皆與主之思也。盡毀園臺。以
瓦木爲民賜。二月。廣寧任城起兵信都。周齊王憲擊而
執之。義其志圖匡復。歸湝妻子。而爲孝珩傳藥。憲多大略。
勿牧不擾。齊人望而輸服。齊長史趙穆。迎范陽王紹義
於馬邑。應幾三百城。南圖而北復。爲周守。乃奔突厥。於是
齊城未下者。獨東雍傅伏。營州高寶寧。是時。齊天下四之
一也。陳且披其十州。得戶至三百萬。過倍三國之全數矣。

戈習而民不驚。戰餘即息機也。何也。勇怯之勢。勝負之數。
不爲虛聲聲而先竄。則敵戰猶市人之鬬耳。是以其生日
繁。梁世宗朝。周享用周禮上公。武帝酣弄。歸起舞。曰。陛
下親撫五絃。臣敢同百獸。分設陳州郡總管府。詔舉明
經幹治二人。士有不羣。更越其數。傳伏降周。夏四月。
周俘飲。令溫公緯起舞。延宗悲欲死。司馬光曰。周高祖
善處勝而愈儉。五月。毀宮之麗。曰。護所爲也。事踰清廟。嚴
爲衣製。機杼所成。存素九種。秋八月。定權衡度量。後宮故
省也。后妃世婦御妻。猶儉九人。姚伯子曰。論天下者。富隋
蓋基於帝。宣帝逸周師以拾敵。未悟其在術中也。冬十

月猶思啓疆於徐兗。吳明徹北侵至呂梁。破梁士彥而還之。蔡景歷曰。師老將驕。勿窮遠略也。以沮衆免削。周族故齊王儼曰。與穆婆提反。稽胡拾齊甲。欲反。十一月。齊王憲討降。晦。日食。周須刑書要制。盜賊匹。正長隱丁五。地項死。十二月。徙并州軍民於關中。高紹義稱帝。寶寧勸之。突厥助之。

戊戌十年春二月。陳圍彭城。環舟。王軌據淮口。築長圍。沉鎖輪。救之蕭摩訶請及擊其兩端。不然。且爲虜。明徹不從。旬日。水路斷。周兵益至。摩訶請鐵騎後馳。以全退師。明徹以大將宜後。騎發。然後決堰。礙輪清水矣。故獲。而摩訶軍

全。然明徹之執義。小矣。初毛喜諫。勝鋒難攖。寢兵結好。以撫新附。得筭多矣。及賊。乃謂喜言驗。而復景歷。夏五月。武帝伐突厥。停疾雲陽宮。驛召宇文孝伯。付之後事。而還。六月。殂。智勇而沉。近古罕麗也。假年。副其混一之謨。治法當於隋唐有加。太子宣帝贊立。不德。遂縱也。捫杖痕。恨晚喪。塟不踰月也。速吉。逞奢。闊色。以恭委政鄭譯。使殺齊王憲。姚伯子曰。贊即忌憲。發何斯之速也。豈武帝有社稷長詐謀法明帝之及弟。而未定與。果惟忌。誅當緩王軌已。

閏月。高紹誼入幽州。范陽盧昌期迎之。東平公神舉討擒昌期。乃還據和龍。　秋七月。隨公堅上柱國大司馬。將女后矣。　九月。宣帝盟羣臣於婁湖。班及四方。以上下相警戒。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

己亥十一年。周宣帝之元。作刑經聖制。其重督民。爲身多愆。而鉗諫口也。小過是伺。而稗政乃皆得從其欲。數色不已。湎酒縱樂。廢朝矣。樂運輿櫬陳其八失。曰。不茲革。以不血食。將殺之。元巖婉謂曰。殺成臣名。容昭君度也。而免。

二月。周治洛陽宮爲東京。　殺王軌。宇文孝伯尉遲運。正臣二。周之精神粹矣。軌在徐待死。曰。令千載知吾心。　周和突厥飾以千金公主。　周宣爲傳位太子闡。以鳴驕。而稱天元。居天臺。播其虐。以爲天杖。天帝。天后。自尊大也。闡

稱帝。而故東宮。　夏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隨公堅。曰。羽翮剪矣。能及遠哉。　秋七月。用大貨六銖錢。　冬十一月。周行軍元帥韋孝寬克壽陽。及廣陵。於是盡取江北地。陳得爲周假守者。猶幸武帝之促齡也。　周鑄永通萬國。一當千。　長沙王叔堅。不能於周法尚奔周。

庚子十二年。周靜帝闡之一。天元並立五后矣。忌隨公堅。以不協天后。召而殺之。不果。堅圖全於鄭譯。夏五月。譯遣伐陳。堅以楊州總管爲元帥。未行。而天元不豫。召御正劉昉顏之儀。而痞不能言矣。昉見周單微。而堅重名。奇相素稱。遂與譯及御史大夫柳裘。韋謨。皇甫績之屬。緣后父之

義引堅視疾。天元殂。矯堅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署。曰。宜在宗英。堅索璽。徵趙陳越代滕之儀不授。曰。此天子之令也。出之儀西邊。堅猶以民望云。李德林。楊惠。盧賁。高熲。韋孝寬相繼爲堅效用。德林請堅大丞相假黃鉞。以壓衆心。即府正陽宮。上士賁士武。潛部伍仗衛。挾公卿百官而納之。即典丞相府宿衛。俱附麗者。皆近官。時禁中獨有漢王贊。昉飾妓誘之而即出。堅不下禁省。而權一矣。贊雖失道。邑烈未沫。人情去舊。何易哉。不靖之習染深。非眞主久其位。不能革蕩志而忠愛之蔕也。堅解苛爲寬。躬履節儉。遂獲中外之心。獨孤夫人曰。騎虎之勢。不可下矣。問天時人

事於庾季才。曰。兆符有定。革命以決。憚者獨尉遲迥。名重泰時。功成開蜀。自相州以會葬召之。迥謂文武士民堅必爲周不利。吾將從諸公討之。奉趙王少子而舉兵。代相者韋孝寬。開而西走。堅即使以行軍元帥擊迥。畢王賢以謀堅死。秋七月。突厥執高紹義歸周。入千金公主之賂也。尉遲勤應迥以青州。其弟子也。二州屬郡十餘。旁且義附。故遂能取建潞。圍恒沂。拔曹亳。迥招李穆於并州。其子士榮。以天下精兵。可從迥立功也。頓獻堅慰斗。金帶十三鐺。其兄子榮。亦以懷州附堅。未嘗不歎闔門富貴無補國難。司馬消難以郎州應迥。堅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趙王招設享。謀剸刀於削爪。元胄覺之。以堅出。周之諸王。相繼死謀反矣。孝寬迓迥軍於武陟。沁漲。與尉遲惇隔水而壁。謗騰受金。鄭譯請堅遣代李德林曰。臨敵易將。敗也。議監。高熲任之以往。德林自是預措置。譯昉以疎。八月。郎州降陳。宣帝遣援。王謙起兵於益州。梁睿亦以當代將。柳莊奉梁書入周。堅謂江陵蒙眷。共保歲寒。使旋爲梁決計事。隨曰。迥已旄。楊氏且移周祚。熲至。上流蹲土狗。而橋沁。彼已之制勝。惟橋之以矣。設火栰。小却。致半渡而焚橋。此惇之用誘也。乃土狗挂之全濟而後焚橋。且爲退者絕慮。惇布陳廿里。一退不及掉。熲以背水死

士擊之敗矣。進至鄴。迥勤皆相當。衆幾二十萬。孝寬之士不能而却。乃矢石之所及。羣聚雜處以觀戰。勝人狎於兵則畏忘。而常事視之。宇文忻之奇以出矣。射走觀者。沸爲迥軍走。乘焉。乃真敗矣。迥死鄴城。孝寬悉定關東。周無堅敵者矣。梁世宗喜得柳莊言。司馬消難來奔。郎復爲周。隨世子勇。以洛州總管撫舊齊。冬十月朔。日食。王謙敗死。十二月。堅爲相國。進爵隨王。九錫。殺諸王殆盡。周稱天王。於丁丑。至己。爲二十五年。隋一天下。雖在九年。然代周後。則土莫廣而有必合之勢。故以紀年。備一代之始末。

卷之五終

史書卷之六

貴池吳應箕次尾評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洽服著

隋

高祖文皇帝

開皇元年。春二月。隋王廢靜帝而篡周。朝臣勸進。則庾季才爲之首。未聞有死節者也。獨竇毅女。襄陽公主出也。以不得救舅氏。投狀長。適唐公淵。實生世民。改周六官從漢魏之舊。於是有三師三公。五省二臺。十一寺。十二府。以分司統職。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勛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七等散官。以爲加授。改侍中爲納言。僕射高熲兼

之。虞慶則李德林。內史監令。尊隨公忠武元帝。太子勇。晉王廣。齊王俊。越王秀。漢王諒。皆獨孤后生也。后權數不下於帝。故德合而愛獨至。宮稱二聖。朝則方輦止閤。偵政事而商得失。有司奏命婦命自王后。止之爲。懲預政之漸也。私固不及其親。惟帝謂后。前世所以亡。唯並后奪嫡。而不知禍機多變。終有不可豫料者。廢周帝爲介公。改太后樂平公主。虞慶則獻言。太祖子孫無遺者矣。李德林以固爭。而位不遷。蘇綽之子威。少則屏居辭榮。用高熲薦見帝。丞相府。相悅而遣。帝曰。其不欲預吾事也。既易代矣。乃以太子少保徵。續考功爲邳公。領納言。三月。謀并江南。以將高熲。而賀若弼韓擒虎總管吳廬。蘇威請減賦。復曰。先公遺憾於制周。以非平世法也。朝政民利。引爲己任。逢盡怒以諫殺。三拒拂衣而不止。帝乃謂朝臣。威非我莫言。我非威言莫行也。楊素才辯。至斟酌古今。助我宣化。則惟威。威熲治隋初。舊臣忌之。欲替而使張賓盧賁。帝除賓賁名。威獻先臣有言。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矣。夏五月。減周靜帝。秋七月。黃袍以朝。其色下達天子之異。惟帶十三鞓。八月。吐谷渾寇涼州。九月。以蜀王秀爲益州總管。高熲篤軍侵陳。鑄五銖。猶積千而重四斤二兩。鄭譯別居其母。除名而賜之孝經。冬十月。初行新

律。笞杖徒流。大辟。絞斬而已。非謀叛。無族。蓋輕而衷也。故代因於今。柳杖有式。考掠有數。訟不理於州郡。詣闕得達其鬱。治尚良吏。梁彥光以岐州奏最。褒美。新豐令房恭懿。政茂三輔。朝謁則前而訪之。謂朝集使。體國養民。所宜師也。擢刺海州。千金公主。傷中國無義舉也。自突厥興。問罪之師。合高寶寧以伐隋。時突厥五分矣。沙鉢略。特居中受統爾奉車都尉長孫晟知虜情。於送公主也。上書曰。通使玷厥。說合汗邏。沙鉢略有右地之虞。且突利設。處羅侯。臣而貳。引以連溪霫。左方又分備矣。帝用賜玷厥狼纛。晟道奚霫內附。處羅。故離強合弱。交遠攻近。疊其瑕。虜可

御矣。

二年春正月陳宣帝殂之十四年也始興王叔陵乘太子叔寶俯哀而刃之刃奪於長沙王叔堅皆侍疾者也蕭摩訶誅亂及於新安王伯固黨惡者也 爲周以孤亡也置晉王廣河北秦王俊河南及蜀皆行臺方面僚佐之選若晉府之王韶李雄蜀之元巖前朝骨鯁也韶巖處王之過必持之正其謹始未嘗不盡謀也 陳後主立使請和高熲曰禮不伐喪而還師 五月突厥入自平州盩五可汗悉發控弦四十萬 帝夜議遷狄長安耳旦則庾季才進言以天文且謂歷漢于今水不宜人矣定新都龍首山

冬太子勇屯咸陽十二月虜寇則屯弘化備突厥也達奚長儒獨過諸周槃三日十四戰殺傷過當然寇則不出救諸屯則並敗故自五威至於延安六亭咸盡欲南而卒退者長孫晟之策行也珫厥先還染干詐可汗曰戩勒襲牙 梁女入爲晉王妃以巡江陵總管 叔堅主決驕縱

三年春正月陳後主出之江州其至德元年也 二月朔日食 三月遷於新都令成丁二十一役歲二十日絹調二丈酒鹽之禁皆弛 牛弘啓求遺書詔卷縑匹 夏吐谷渾寇臨洮 伐突厥詔曰周齊厚歛以惠犴狼而不改噬焉用奉賊以剝民也吾今阜其民而厚奉戰士可制勝矣命衛爽爲行軍元帥出塞擊之遇諸白道總管李允曰狃勝可襲也與李徵掩擊而大破之沙鉢略遁虜絕食糧骨陰壽晨斬高寶寧和龍以平 郢州叛降弗納 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民部度支更也刑部都官更也 竇榮定出涼州五月遇阿波而屢捷乃約選壯決勝史萬歲時陪歲煌徙自效部出壯騎萬歲對而斬之長孫晟在竇軍間言阿波之敗將爲沙鉢略圖也珫厥內附沙鉢略不能制連結以依天子矣阿波遣使隨晟入朝牙襲於沙鉢略乃奔珫厥籍復故部則仇視矣貪汗地勒察合之與沙鉢略攻而不已各請和求援不獲許也晟之制亦當突厥之

分也 六月李崇自幽州拒突厥轉鬬十餘日三千騎盡突陣死 秋八月朔日食 州郡繁於設險隋州踰二百郡且倍差民用不堪於供冬十一月用蘇威楊尚希言罷郡以州統縣 置律博士讞奏歲斷以萬帝傷其法之猶嚴也 文帝勵精忘食或爲煩碎之譏御史柳彧疏及之姚伯子曰治於勤敗於逸天子至於庶人古今達理也耳目心思人同不獨增聖者無空其用耳帝孜孜民事由人臣得國以至有天下之全而登諸富庶勤治哉忌以取骨肉之殘由蔽不由勤也始皇勤在殺人乃取惡君子以兆傳餐之文皇失其類矣或疏別及罷元宵燈勳貴不閑不

任治。帝則從之。漕置瀕河之倉。衛有黎陜有常平。華有廣通。遞休以達。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梁來朝。 頒甲子曆。日乃食晦。

二月。珫厥降。 夏四月。敗吐谷渾。 六月。作廣通渠。大興引渭。至於潼關。 帝厭艷辭之失真。詔實錄。姚伯子曰。夫文。聖人以達天下。傳其法遺之後世。非以競靡也。六經左史。西漢。五秦漢之故而已。艷始辭賦。相摹爲文。日增其麗。以至東漢。質斯雕矣。波陳隋。而旨竟不屬。敝極。誠宜振也。式頒御史李諤之章。雖未離靡。然自上見指矣。故歷唐而文以升。 和親成。千金公主更姓。沙鉢咯壻拜而稱臣。

冬十月。使如陳。戒勿尚辭以折。 陳後主醉多醒少。自太子時也。君臣以酒娛。而色之蠱。尤張貴妃麗華。生子深而姣也。孔貴嬪副之。故後宮引而之艷。狃於和而忘北虞。則侈宮室以居逸。臨春結綺望仙。張孔分閣。複道通也。江總儕宰相於狎客。孔範以貴嬪同姓而兄弟結之。學士十餘。而女錯男。故宮朝之唱和通也。後主惡聞過。孔範巧文諫臣用以死。陳民於孔範施文慶之徒。思剸刃矣。文慶才而媚用之。心計必薦。倍賦惟主欲足。故羣小牽至。人亡國自效也。範矜而輕武人。輕奪其兵。配文吏以解戰士之體。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 頒五禮。 夏五月。置社倉。民所義輸。故積於近而易施。度支尚書長孫平之奏也。貌閱戶口。作輸籍法。以防容隱。 梁世宗殂。子琮立。世宗孝慈儉約。久其位而境安。 阿波盡附西胡而寢彊。曰西突厥。契丹又爲沙鉢咯西虞。使告急。晉王廣出援。則籍其聲而西破。然阿拔國襲其虛矣。隋救兵敗之。無所利焉。沙鉢咯歎大隋眞皇帝。奉約。磧爲界。秋八月。遣入朝。貢獻自是不絕。

梁襲陳。公安。不克。帝恐其輕用衆也。復置江陵總管。

六年。春正月。党項降。 頒曆於突厥。 二月。制刺史歲朝考課。 宇文忻劉昉謀反。覺誅。帝素服。命百官射所籍。以致戒。 吐谷渾夸呂。位百年。大子以屢史。立者不自定已。

鬼王訶以其部降。而請兵。帝謝使者。而訓之曰。普天之下。皆朕臣。各爲善。稱朕心也。忠孝者。臣子之法。吾以爲教。遣兵。是助逆也。姚伯子以善帝有王度焉。煬盈惡而僨宗。秦隋遂以同詬。亦寃矣哉。若煬者。合始皇二世而一之者也。

七年。春正月。制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開山陽瀆。 處羅侯以代沙鉢咯。名莫何可汗。用隋旗鼓。擊擒波阿。請生死之命。長孫晟曰。阿波不負國家。且兩存者。御夷之道得不滅。 夏五月朔。日食。 徵梁入朝。既發矣。梁人驚。崔弘度之戍。爲襲已也。蕭巖暨瓛爲陳降。秋九月。陳荊州赴之。乃廢梁國。改琮莒公。昭明之嫡。雖以讒廢。然綱紀方智。相繼

墜命。晉歸琮。存祀江陵三十餘年。先陳亡者。二歲爾以蕭后故。爵祿獨豐。初弔陳宣帝之喪。復書辭矜。楊素以爲辱而請死。高熲策平陳。謂江南早熟。地卑稽事可虛聲耗粟不窖而舍屯密使。焚矣帝志息戈而未用也。受梁降發其怒。冬十一月。如馮翊。祀故社。與李德林定策。乃謂熲爲民父母。隈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作舟楫。枻江。故覺之。曰吾將顯行天誅也。且使或懼而知改。虢州刺史崔仲方曰。上流多張。武昌以下密營。乃莫知所禦矣。後主妖平湖開。賞佛寺爲厭。大市令張華。慨祖宗艱難。而沉湎荒淫墜厥緒也。以死大諫。

八年。春三月。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刼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臣。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是用出師。永清吳越。夏。後主以深易太子胤。將遂更后位。迫於國亡。冬十月。置淮南行省。晉王廣尚書令。以節度諸將。命於太廟。兵五十萬。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永安。上流之師也。高熲王韶從晉王出六合。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熲以問邵中薛道衡。對曰。分王三百而合。郭璞云。天道也。人事固已決矣。陳甲不過十萬。自巫峽至於滄海。分則勢懸。而力不足救。聚守。而遺者多矣。弼日見濟形而不渡。陳人玩之。周羅睺督拒上流。楊素渡三峽。俘陳艘而遣之。遂順流。則上流阻隋兵而不掉矣。諸將請京口采石。各置銳兵五千。金翅二百。上下爲防。阻於施文慶。沈客卿。後主既狃王氣。孔範曰天塹不能飛渡。

九年。陳後主禎明之三年也。春正月。朔。賀若弼韓擒虎。異地而並濟。蓋乘守者之醉。舉莫有知。陳方議守禦。則克京口。克姑孰。東西蹴而進。擒虎據鍾山。弼屯新林。已逼矣。施文慶於是時也。猶格啓請。恐人之或有功也。是以蕭摩訶請掩其初至。任忠之言曰。清野以饑遠。完守以待救。精兵徑掩六合。聲斷徐州。爲必解之勢。而皆不省矣。一日。忽命戰。置陣二十里。而並敵兩軍。勝敗故不相聞也。魯廣達直弼。而任忠樊毅孔範摩訶與擒虎遇。以次而北。弼師數却。縱煙自隱。任忠已引擒虎入朱雀門。得叔寶。胥井中矣。廣達自白土轉戰。至樂遊苑。日暮始就擒。不知國之已亡也。弼入聞擒虎得叔寶。而不平。相詢至於挺刃。且欲再令叔寶作降笺。二人之功罪。具見矣。然行軍皆有律。未嘗妄殺掠也。陳四帝。三十二年。地半宋梁。強弱已分。亡勢。況無道以速之。晉王入。誅五佞以謝陳人。文慶爲首。屬弼吏。將誅。遣令驛召。並褒賜。高熲斬張麗華。故遣晉王之屬。

高祖基發。僧辯子王頒也。以報其家仇。許善心聘於兵出。而覈命之告亡。衰服成禮。除散騎常侍。而含哀從事。帝顧能懷舊君。則我之誠臣也。羅喉間陳亡。解甲詣軍門。上流先發。而功後。仲方之策也。以進軍爲奇正也。遣巡撫陳州郡。二月。置鄉長里正。百家爲里。里五而鄉長正得治其訟。李德林非之。以釁自起。斬蕭巖瓛。麗暉略地至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也。集僚吏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有涕者。遂興侯正理。卽以刼衆。盟曰。在今日矣。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以誘殺暉。赴義者。衡守樊通。武刺郡居業。薛冑以除刺史至。皆敗死。韋洸安撫嶺南。豫章太守

徐澄拒諸南康。猶爲陳守也。晉王以叔寶書遺高涼夫人。馮魂迎洸。而澄以死。衡州司馬任瓌謀立陳氏。以無與棄官。何忠臣之不絕也。豈文宣繼治。而叔寶惡止敗度。未播虐厲。以大惡於民與。陳地既平。夷其城郭宮室。置蔣州。夏四月。陳伢至。叔寶預宴。而乞官。帝曰。人有全無心肝者。一石日飲而常酣。又以其亡國者免身。魯廣達不療疾而卒。陳功爭帝前。弼曰。力戰蔣山當其難。擒虎曰。金陵取叔寶執。而後弼夕至。帝使與頰素皆以上勳進爵。將及德林。頰以諸將憤惋沮。時蘇威於德林。亦不悅也。復陳境。投孔範。王瑳。王儀。沈瓘。於四裔。皆佞以亡陳者也。然江總則並袁憲。任忠。蕭摩訶。開府儀同三司。詔停罷戎旅軍器。毀及田仗。秋七月。請封禪。不許。初鄭譯請正樂。隋初。博士何妥與議。及太平牛弘。祭酒辛彥之。有年矣。譯推胡人琵琶。演十二均。八十四調。謂樂皆乖越。爲應聲以和七音。蘇威子夔。從譯。共定累黍。異同之爭。從樂始矣。何妥試樂。始奏黃鍾。而帝善。遂一宮成律。樂工萬寶常曰。亡國之音也。寶常律取水尺。雅淡而時尚不在。亦以譯夔拂也。及平陳。獲器工。而歎夏聲。冬十二月。詔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雜定雅樂。

十年。春二月。奉使者。言鄉正之愛。以成寵。賄以成私。之爲

民害也。令廢之。李德林曰。始置而遽易。非所以治。故政戒紛更。帝曰。欲王莽我耶。出諸湖州而卒。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姚伯子曰。分於民矣。而合治焉。制軍之次善也。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世族駕寒門。江南所以貧弱而見弁也。然安積失者難驟。更帝一更而來之。階亂已。蘇威復使誦其五教。訛言隨之。繁興。州郡思亂者成羣。蘇之高智慧。越之沈玄愴。衆至數萬。置官攻州縣。冬十月。楊素以行臺總管擊斬諸浙江。來護兒先輕舸焚其營。大軍乘之也。史萬歲分兵平餘。十旬無聲。汲得竹中書。踰嶺越海。溪洞之功。不勝數矣。沈夫人亦定功嶺表。素詣上而

殘下。然多權略。用彊隋之兵。好殺以示整。退者無赦。士不得已。皆致死。則微功必錄。帝寵獨隆。幕府無敢問者。故得以信賞輔其必罰。而成名將。要其用心。不仁甚哉。 番禺夷亂圍廣州。殺韋洸。洸夫人復定之。冊謝國開幕府。賜臨振爲湯沐。夫人有功梁時。歷陳隋。爲南服鎮。三庫示其子孫。以無忘其忠順。 循吏之稱。幷州辛公義。以訟者露處。劉曠令平鄉。獄草滿庭。

十一年。春二月晦。日食。 何蘇不相能。以議樂。

十二年。秋七月。安倾朝士爲朋黨。蘇威免官。除名及於盧愷薛道衡。名士相緣得罪。蓋百餘人也。愷爲吏部。甄別士

流。故亦以取忌。 晦。日食。 八月。詔諸州死罪。移大理奏裁。 冬十二月。賀若弼不平楊素之爲僕射也。曰。二相惟任啗飯以下獄。 府藏皆盜。更辟左藏。帝曰。寧積於人。乃免功調。減田租。 戶口歲增。則京輔三河。以人衆而地少。均田。或有不能二十畝者矣。故井田之壞於季世。以生意之偏趨也。過而不能通。良法斯以壞矣。故聖在範圍天地。

十三年。春。作仁壽宮。楊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監役。死嚴者萬數。 禁藏讖緯。 秋七月晦。日食。三食晦矣。曆議以起。

陳屏風頒於突厥。以觸大義公主亡國之思。詩聞而薄其賜。雍虞閭頗爲邊患。沙鉢略子也。長孫晟計使殺公主。

和藍突利皆請昏。晟曰。雍虞閭彊而無信。若介婚寵以徼欲。後更難圖。已樂干再世誠款。招之南徙。可使捍雍虞閭。許婚突利。裴矩時有約於樂干云。 牛弘成何妥之誤。爲上逢曰。既得旋宮法。悉銷毀前代金石。而作武舞。姚伯子謂以後世蠱罪甚李斯之焚書。

十四年。夏四月。萬寶常泣新聲曰。淫厲而荒。天下不久盡矣。則焚書而死。 六月。以公廨之貸。奪民利。禁而給職田。

關中饑。民屑豆之食雜糠。帝以示羣臣。爲絕酒肉者朞。秋八月。從民就洛食。老幼負擔。參厠仗衛。或助之歷險。冬。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姚伯子曰。

於前代誠厚矣。乃以德以功以義。周何以不如齊也。介公踣。子孫遂無遺育。忌勝道。厚薄逮其心矣。 盧賁除名。太子言佐命功臣且盡棄也。帝曰。皆反覆子也。昵於宣帝。而矯命及子。事定矣。不以靖其亂心。夫實自棄也已。

十五年。春正月。東巡。謝愆泰山以歲旱。 三月。仁壽宮成。不悅於素之殫民力而結怨也。后至。則喜於娛老。 夏六月。鑿底柱。 焚貢文綾。 敕盜邊糧升斬。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熙以考績最。賜帛三百。

十六年。夏六月。禁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入。然後行刑。 公主妾吐谷渾。

十七年春二月討平南寧羌史萬歲也納賂其酋以不果朝桂州俚帥數反王世績討且平帝以命令狐熙也熙去威示德手教至而歸附故州縣寄治者克還城邑設學而華夷從化帝忮而弘大體其初政也陳平而漸於嚴迄楊素之安殘事之東天下者殆不堪矣急吏事諸司皆得杖其屬盜之棄市一錢也閭閻斷往來而不能避法吏治之嚴也殿中丞斬人曰揮杖不楚太理趙綽每抗法爭其不當以免者衆矣嘗爭戶部侍郎辛亶之無罪也引斬解衣而使問焉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太僕坐匿馬斬者千五百人帝亦納屈突通諫而止夏四月頒新

曆太史張冑玄証於日食而正甲子之失也秋七月桂州亂帝顧虞慶則宰相上公聞亂無行意耶泰王俊在并州侈而多內以酖於妬妃徵而免官惟楊素亦以罪薄罰重也姚伯子曰創業得算於儉約繼世究欲以驕奢家庭志異而亂以生故知造之難而約之禮則子者善矣知勢之趨唯裁其甚則父者善矣變通而不失其正聖人弭亂之善術也厚資安義予突利諭之南徙居度斤舊鎮都藍絕貢亟掠然偵以突利而有備慶則以南平還長史趙什住入奏以有私懼誣之謀反十二月殺慶則高麗治積爲拒守璽書責而王湯卒子元嗣爲遼東王

十八年春二月元帥靺鞨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矣帝怒小夷也仲威以天下之力漢王諒將兵三十萬高熲爲之長史周羅睺水軍以伐之夏出臨渝關水潦泥運軍以饑疫舟師沒於海風秋九月徒還而十喪其八九小忿不抑用啓亡國之胎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爲仁壽道憩

十九年春二月突利患都藍有奏故高熲楊素燕榮以詔分道則合達頭襲破之且入蔚州矣夏四月長孫晟以突利入朝使以左勳衛驃騎護焉而師出趙仲卿以前鋒三千先遇都藍拒戰五日熲至而合兵追奔七百里楊素去

鹿角爲騎陣以引達頭周羅睺擊其未整亦以大捷帝以尉遲妃死妬單騎谷走高熲及諸二十里曰以一婦人棄天下后則銜之易嫡端見帝諷熲而正對曰長幼有序熲固諫於伐遼卒以無功還后之讒爲故實其言矣六月誅王世積告變及熲以交通免且除名國子祭酒[illegible]晉嘗語帝素龐疎威怯懦惟熲可付社稷遂以憂卒帝責之也冬十月立突利爲啓民可汗處之朔州議討而都藍死弑達頭嗣曰步迦晟曰撫之可盡降也招之棄干部二十年春二月下賀若弼獄帝數其無上心太侄自是非人心太猛夏四月步迦犯塞長孫晟討之虜飲流毒而

夜遁遺獲。遇史萬歲。聞名以遠引。逐北入磧數百里。六月。秦王俊卒。怒餘除其二子國。帝保儉。后錫妬。皆身以爲律。太子勇。寬仁坦中。其失愛也。不爲約以異。雲昭訓幸。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妃無子而疾卒。后則謂雲毒之惡移及勇。而伺其過。晉王廣險衷。故黠覘知后意。深掩蔽著爲儉。求遂其不測。摧庶孽於萌芽。內意移矣。敬接朝士外發聲名。來和爲帝視諸子。責晉王廣知內外歸心。以還鎮入饒。故伏地流涕。發后怒。若東宮且酖已也。后故怒雲。遂衷言。不使汝兄弟向雲兒前。固許之易太子矣。司馬張衡郭衍。決策奪宗。宇文述曰。非素無能移上意也。使其弟楊約切素爲故太子切齒。何如爲新太子銜恩。素故凶殘。喜於建置。樹德。遂任爲功。侍宴宮中。詆太子短而譽晉王之克類也。廣固行賂東宮。羣小仰餌而騰口。太子動皆過矣。有所聞。素爲演之。無所聞。素爲造之。冬十月。勇廢。及其男女並庶人。十二月。天下地同震。在廣爲太子日也。素於廢置間。譏殺史萬歲。齊州參軍王伽。送流囚脫枷鎖。停援卒。期期而畢集。帝爲赦其囚而擢伽。姚伯子曰。此唐太宗所以有貞觀六年之舉也。然以歐陽脩之論。加之伽。則刻矣。太史令袁充。誣天獻媚。於廣立。則曰。太平日上。故書長。帝用。

二十一年春。改仁壽。工役以日長加課。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衛文昇以單騎降平山獠。自資刺爲遂州總管。

二十二年。春三月。步迦掠啓民。楊素追還其獲。秋八月。獨孤后崩。太子憂。樂二容。食置二器。其對帝者。皆飾也。蜀王秀勇武。不平於太子之易也。素譖而徵之。至則付獄。素治之。不法之事。是以具也。或有爲之者。免死。廢爲庶人。當時諫者。惟依違文義。不敢發素奸。以太子既定也。御史柳彧。嘗以事案素。陷之蜀獄。配戍懷遠。則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惟知有越公者。以寵隆於帝。尤挾太子之重也。太理梁毗。謂不去素。必亂天下。盡言於封事。帝親詰之。對曰。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憂恐。惟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乃疎素。素故畏毗及柳述。述以尚蘭陵公主。爲兵部尚書。掌機密。

二十三年。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以虐杖其屬誅。代者甚焉。故京法必至極弊也。守令以下。捫痛之不暇。而誰爲治。且人生其侮心。令乃玩已。故法律雖具。必有恥以爲之本。

九月。置常平官。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志治世也。不報。而後知違時者不行。教授河汾。終徵不起矣。擬論語春秋而著書。治唐名臣。若魏徵房玄齡杜如晦。多出其門

云高孝基謂玄齡如瞰棟梁偉器皆有托焉玄齡知隋之必亡蓋未有功德不立而能長存者且任詐力而諸子驕奢不仁　步伽西奔啓民收鐵勒僕骨之屬北歸

三十四年春正月帝疾於仁壽宮至秋而甚宣華陳夫人侍疾太子手書問楊素預防擬宮人送所條答之帝所覽之既志宣華色異於更衣詰之情言乃以廣爲行詐矣遣獨孤后之我誤也呼柳述元巖召故太子勇出寫敕書則廣素執之矣張衡入而帝崩猶以是夕成蒸而後發喪故以帝死弒者可信諸廣之不仁也然廣雖奪嫡敏慧有大功位號久定人既安之帝久疾而劇弒事遂隱當時　乃矯高祖命殺故太子勇離述婿偕嚴貶嶺南而即位璽書徵漢王諒以起并州之兵　諒以三兄就死亡知暫完終不獲於兩立所處天下精兵繕治招通以待事者亦素矣其地自分陝沿河極海高齊之所以彊者遽舉兵曰楊素且反弒逆未正爲兄弟爭國之師義既屈矣再主征伐實未親戎事五道遣將而身不在行軍及蒲遽召還邊迥斷河欲爲分齊計以爲楊素擒煬之食兄弟者既盡更無所憚以天下弘其侈　十一月如洛以爲東京　塹龍門達上洛發丁男數十萬　是歲天下民戶九百萬

大業元年春正月廢州總管府　遣擊林邑曰多奇寶

三月營東京丁役二百萬實以富商大賈蓋選僞諸州顯仁宮成海內羅爲其奇材異石嘉木珍禽　憶楊舊利迭居明丁夫百萬渠開通濟引河入汴達泗淮而邗溝洞江水之達也夾柳以爲御道離宮四十自長安逮於江都龍州雜船蓋數萬以待幸　夏四月劉方大破林邑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昉昆明而增侈冬花綵著夜月騎幽

秋八月如江都龍舟所歷供味五百里後宮飫而棄珍

契丹寇營州韋雲起以其信突厥也出其師曰易於柳城遂大破虜遺之半獲　西突厥竄居烏孫而與失鐵勒之屬俟利發立莫何可汗而臣吾高昌附薛延陀於是爲小可汗

二年春新與服儀衛亦五十萬人以爲役其極之麗也課羽毛則禽獸中氅毦者以盡　秋七月制百官不以考增級然吏部之權不專有黜陟憑賂若虞世基之參選事者

元德太子昭卒於是封燕王倓越王侗代王侑皆昭子也　始建進士科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洛口三千窖回洛十其一窖皆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角抵之戲以具課其衣製則錦綵爲空蓋突厥啓民朝

三年春正月將以誇之請襲冠帶而大喜　二月殺故長

寧王儼及其七弟。夏改州爲郡。官制多更者。爲耀兵突厥。鑿太行。出榆林。開御道三千里。東達於薊。高昌吐谷渾並朝行宮。以宴胡。更大宣其侈。厚爲啓民賜。秋七月。築長城。發丁男百萬。殺太常高熲。尚書宇文弢。光祿賀若弼。或有諫焉。或有議焉。皆以爲誹謗也。蘇威之免。諫長城。八月。至金河。甲士五十萬。以幸啓民之帳。則可汗捧觴。王侯祖割。因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狃得意而不知返。故無幅之欲。天下不能供已。還至太原。營晉陽宮。備嬪御焉。裴矩以掌胡市。獻西域圖。曰。國家誠汎蒙汜而越崑崙。戎夏爲一矣。且

西傾至於西海。橫亘三萬里。珍寶斯產。使以黃門侍郎復至張掖。以招諸胡。入朝。增其中國敝。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河。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足。役及婦人。三月。倭國入貢。帝如五原。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警衛窮機械之巧。夏四月。營汾陽宮。置城造屋於萬戍。以處啓民。鐵勒擊破吐谷渾。宇文述迎之。追拔曼頭赤水。東西四千里。皆郡縣置。通西域也。九月。赤土入貢。器用極珍麗。是以遠招之南方。

五年。春三月。西巡河右。夏四月。至焉支山。是時方擊吐谷渾。而西域爲裴矩誘致。若高昌王趨伯雅之屬。相帥就朝者。二十七國。以其獻。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諸郡。於是河源設鎮。以命劉權。夫開屯田。捍禦吐谷渾。西北諸郡。先困轉輸矣。冬十一月。還東都。風雪及諸大斗。行者死凍。民部侍郎裴蘊。嚴貌閥而進丁。帝以笑前代無賢。抑知助隋亡者。皆其所謂賢乎。蘊主獄事。其才能使人主不用典。六年。春。諸番朝正。則自端門陳戲。絲竹之列。萬有八千。昏以達旦。示富樂耳。而元宵之閑。相傳以永於世爲郵矣。賜胡飲市而不索。黠者或窺之。指樹繒曰。何若以衣形露之人。郭衍謂帝。五日一視朝。無效高祖之勤苦。乃有林亭曰客。三席勸酬。流求不從招。遣兵滅之。三月。如江都。

王世充獻媚池臺。鳥獸以領東都監。將爲會稽巡。穿自京口。達於餘杭。廣可以橫龍舟。徵朝高麗。不至。

七年。春二月。諜親征。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山東河南大水。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以東征。山東買馬置府。爲鹿車之運。六十萬人。受米九十萬石。徑險途遠。則路糧竭之。荒車至耳。東萊督運水中。官吏且多腰蛆。役民死勞。死誅死病。死餒。故師未出動天下之兵矣。進退不免。羣聚而爲盜。豪傑起而乘之。以保鄉里。圖非望。則州郡並多竊據。王薄稱知世郎。長白山。剽掠齊濟。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避征戍者歸之。平原豆子航爲羣盜

藪劉霸道以任俠得遠近之依衆十餘萬竇建德孫安祖自漳南驍勇遜建德爲二百長以安祖殺令遂謀起兵謂丈夫不死則當立大功招集無賴爲羣盜於高雞泊時清河高士達稱東海公與河曲張金稱皆已多聚建德家屬誅乃歸士達爲其司兵傾身接物均勞逸於士卒。

八年春正月分西突厥爲三部處羅嘗朝臨朔從幸賜號曷薩那　問敵於庾質對曰命將則克夫兵機在速緩懼損威不悅　師出左右各十二軍戰士百二十萬步騎隊團餽運者倍之。　三月師先渡者有勝遼城圍矣駕至顧在引曷薩那趨伯雅觀戰夏六月城欲下者數矣脩守於

待報平壤乃有來談兒之敗秋七月九軍大敗於薩水乃命大還九月達東都初軍發糧給百日士畏重而埋路半道有餒色故遇敗則不能拔而自全還者百不得一矣。

張衡死誅而大言所事者之無望久活然後文帝之弑章九年春正月復徵兵聚涿始募民爲驍果　靈武白瑜連突厥刼牧馬爲患於隴右故代王侑鎮西京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三月濟陰孟海公起據周橋　復擊高麗留守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　齊郡丞張須陀敗王薄於章丘是時名盜所至郡縣風靡獨須陀戰則必勝心而身前行也羅士信見勇濰上引置左右　夏四月度遼攻守交疲於遼城。　初李弼之孫密以瞻視見異免宿衛越公復奇之乘黃牛讀漢書也惕玄感以此定交所游遂盡天下知名之士密謂玄感曰決勝兩陣而懾敵者公所長能驅策賢俊使人自效者惟密也素死帝曰在者且族玄感是以苦反志東伐督運黎陽故逗遛之軍食弟玄縱扈帝解斯政故通謀召還爲遣乃詐言誅反者而起兵旁州郡多置所親信懷州刺史唐禕逃歸河內乃遜運夫五千篙梢三千誓衆以救民也密自長安至問計密曰間天子之在遼扼咽入薊高麗必躡其後糧盡衆潰旬日成擒矣問其次曰急入關請更曰倍道襲東都但恐以

唐禕之告先吾固守將帥堅城以延天下之師矣玄感竟用後策遏城多攻拔又緩矣玄挺以前鋒攻河內禕且拒且告越王爲守備故玄感至洛陽而不能入然詣軍門自效者日以千數則窮虐之后大爲民棄故解懸駕說足以爲之招也內史舍人韋福嗣遺書樊子蓋廢昏立明子蓋不替其守玄感所遣方圍榮陽取虎牢衛文昇自關中救至殺玄挺乃小却。　反書至遼東解斯政奔高麗帝輕軍委資而還宇文述屈突通乘傳西討。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起兵三吳亡命爲聚通述兵至子蓋籍其勢以出攻西玄感屢敗矣乃謀入關用鈍師虞後敵入天險頓堅城。

策已非得已也食於永濟蹋者近矣弘農太守蔡王智積
詈陴而縻之玄感留攻密曰不急入關進退無據矣三日
而後去則追兵及之關鄉三敗而卒見殺者負勇而密謀
詘也則密之計入關及攻東都之利害早已決矣　唐公
李淵於是爲弘化留守關右皆受徵發既相識入忌而酒
賂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崇破官軍於楊子收
其器械衆至十萬　以玄感誅者三萬人帝以從亂而惡
在人之多也受米者皆與坑　劉元進僭號於吳蓋玄感
敗而燮崇推之昆陵東陽會稽義烏多執長吏以應冬乃
遣吐萬緒　李密亡命見獲醉使者而逸　十一月元進

攻丹陽萬緒持之斬管崇而不能殺其勢請休士待春以
怯懦徵矣王世充代貪而無信既敗殺元進燮誓不死以
誘降得歸首三萬利其子女玉帛而悉坑之餘黨畏虐自
堅相尋及於隋亡　杜伏威以盜起轉掠淮南留守遣討
誘而焚諸葭葦
十年春二月猶復徵兵伐高麗無敢諫者以帝愎也苟有
諫必死故決策知亡惟順以言　李弘芝稱唐王於扶風
二月至涿士多道亡矣秋七月至懷遠徵兵亦復不至
帝威已萎故來護兒戰勝畢奔將趨平壤高麗以斛斯政
爲降班師矣或抄駕後取飛黃接轂並敵國而遼東哉

冬十月還西京十二月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止關中
殺之而行　張須陀降左孝友之衆十萬功遷河南捕討
使討盧明月於祝阿師寡糧且竭則設伏而退明月悉衆
以追羅士信秦叔寶自葦中逆焚其營矣還救須陀衷而
破之
十一年春二月詔村塢築城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連突厥而寇燕趙　郕公李渾以誠死疑結而近似皆爲
尤矣　孔雀集朝堂高德儒稱賀爲鸞至　夏四月如汾
陽宮　唐公於是以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擊破母端
兒龍門　裴矩又以分弱突厥開怨於始畢而不朝秋八

月北巡襲之者十萬騎急入保雁門爲胡圍矣矢及御前
泣而目腫始采羣言止東戈巡將士而撫之用官爵勸城
守間使義成諸郡以詔募兵相次來援李世民應募隸屯
衛將軍定興時年十六即出奇曰始畢敢圍天子謂我倉
卒不能赴援也晝引旌旗夜多鉦鼓相應不絕且畏而遁
矣會公主以北邊急召圍解始畢去而驕愎還諱敗重掩
以甚其不令　還至太原蘇威請入關宇文述曰且道洛
陽可自潼關入也冬十月至東都議復遼征而發怒以出
蕭瑀楊子崇皆有功於退突厥者　李自通自長白渡淮
合於杜伏威而逃既破於來整乃收兵廣陵　朱粲以縣

佐吏亡命。掠江河山南。所過噍類無遺。樊子蓋擊敗盤陀。盤陀塢盡焚。聚者愈衆。十二月。呂公代降者引而親之。乃散。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遣討。作昆陵宮。三月。宴羣臣於西苑。水嬉集木事之巧。張金稱陷平思。民無子遺。夏四月。大業殿火。走匿草間。帝外彊而中實怯。眠則驚賊。五月朔日食既。甄翟兒攻太原。斬將軍潘長文。魏刀兒別也。帝問盜。宇文述曰。漸少。蘇威曰。患漸近耳。向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租賦丁役之不至。惟人化爲盜也。以除名。秋七月。江都更造龍舟至。

趙之才曰。願幸京師。以安兆庶。屬之才吏。嗣諫者皆殺矣。冬十月。宇文述卒。擢其子化及屯衛將軍。智及將作少監。李密三捕三脫。持取天下策。徧謁諸盜。翟讓掠舟汴水。部有單雄信徐世勣之屬。密爲之說合小盜。時天下皆知李繼楊。又異密之不死。特幸生者無大志。故密言席卷二京。誅滅暴虐。歎非力所及矣。李玄英訪密。以姓名見歌謠。負才思用若房彥藻者。爲密委身。讓意漸近。乃教之攻滎陽。休兵館穀。張須陀從滎陽通守。以密起兵。讓畏欲走。密曰。戰勝在謀耳。可勞也。伏而使讓戰。從林間擊斬須陀。河南郡縣喪氣。讓以密稱蒲山公。別建旗。西下數城。

操師乞陷豫章。而死。十二月。林士弘因以稱帝。應者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王威。高君雅。勸唐公爲太原留守。討翟甄兒。受圍雀鼠谷。世民拔出淵。以大勝。是時郡縣多爲賊據矣。內史虞世基。猶使杖告敗者。太僕楊義臣。訥斬張金稱。高士達。帝見狀。歎所降之多。世基即曰。擁兵亦不少矣。遽命放散。韋雲起奏。官軍失利。而盜勢張者。蘊世基。隱敗。而發兵少之過也。竇建德收士達餘衆。取饒陽爲之發喪。下士降城。勝兵至十萬。初至江都。黜陟視禮餉。王世充之超遷。得之銅鏡屏風。郡縣並趨股下以奉上。盜賊不及之地。猶略已。民饑。飯土。且相食。倉廩極充牣。寧爲盜守。世充擊斬格謙於豆子鹹。其黨高開道。復收衆掠燕地。世充之將。常見其勝也。未見其定也。虎賁郎將羅藝守涿郡。據臨朔宮。殺渤海守。收柳城。懷遠。稱幽州總管。詔唐公討突厥。選騎二千。貌之而伺擊。以多捷。時同命者。馬邑太守王仁恭。

十三年。春正月。杜伏威敗光祿陳稜。遂乘勝取高郵。據歷陽。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雖上幕。背有傷。殺無赦。而獲不私。其所以勝也。建德稱長樂王。徐圓朗攻陷東平。略地盡琅邪以西。世充擊斬盧明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斬仁恭。以郡附突厥。時同附者。朔方郎將梁師都。亦殺

丞起兵者也。李密謀襲東都，留守獲偵而備備，未及洛口倉也。密曰：急取之，可集百萬之衆，遂有興洛發其粟，至者負繼。時德敏以尉氏應，祖君彥爲其記室。越王侗遣討密，已知劉長恭、裴仁基前攻而後掩也，伏其師之四，待仁基而以六與長恭夾陳石子。兵接，密橫衝而敗之，讓乃推密魏公。改元。江淮間響應。即其渠帥拜官爵，乃城洛口，使房君藻略地河南。三月，劉武周以汾陽宮人賂始畢，爲定楊可汗，取定襄雁門。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亦受大度毘伽之稱，引突厥居河南，攻破鹽川。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爲突厥屋利設。金城校尉薛舉，貲雄，結客，刼縣令而起兵，以盡有隴西，稱西秦霸王。東都外郭焚，裴仁基以虎牢降，內勢蹙急，燃布以爨，故急爭在回洛倉。迄汝陰淮陽降，倉卒爲密據矣。糧餉都罄，太常元善達間行告急，虞世基曰：善達能來，則誑已死之催運。密檄數帝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唐公之自河東守太原也，獨世民以仆子從之，結客下士傾其身。朝士歸者，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無親讐而待之如一。晉陽令劉文靜見而異之，謂宮監裴寂曰：命世才也，旋繫以密姻。世民省之，文靜乃發言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不能定也。承之問計，曰：主上南巡，李密逼東都，而梗之羣盜萬

數，此眞主之資也。吾久令知其豪，因以收避盜之民，加之尊公所將，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半年而帝業成矣。世民協其謀。有天下之志者，成局固其胸中矣。陰部署賓客，裴寂飲唐公侍之宮人，會仁恭失利，有聯事之懼，世民入獻衷言，明日復進曰：渾無罪以族，非李氏應圖，爲忌哉。無功固懼，功高亦復危。公歎破家亡軀汝化國爲家汝矣，而稽期者，以家在河東，蓋高祖長厚人也。若微少於斷，固有帝王之度矣。太宗之才識行焉，天下宜無與敵者。寂知意命酒次，以宮人示意，大司直夏侯端曰：帝座不安，參墟得歲，眞人必起，其間於是勸起兵者。許世緒、武士彠、唐憲、唐儉、及突厥以馬邑之變，據汾陽宮，乃名討武周而集兵，世民文靜、順德、弘基各出名募，旬日而得萬人。夏五月，殺王威、高君雅而起兵，突厥方寇，唐公命備啓門略而還。柴孝和請李密，使翟讓、裴仁基守，而入關曰：不早，必有先之者。密曰：然，以若守，競其盜心，大業隳矣。孝和乃以數十騎前行觀釁，而密拒關內將霍世舉，失利東奔。孝和兵散於陝，而還。是以密雖知得天下之勢，終縻東都，而無成矣。羽之角秦，密之梗隋，皆天爲漢唐生也，非密當敵衝，世民雖神武偏師深入，能無回慮哉。六月，建成元吉至自河東，淵壻柴紹亦自長安來矣。文靜北和突厥，始畢曰：隋主之

不可。我所知也。唐公苟自爲。則兵馬是助。還報。思其次。裴寂曰。上皇尊帝。而名立代王。旌旗雜絳曰。以示將改命也。公不懌爲掩耳偷鈴。逼迫從之。西河不順。建成世民以新集討之。同軍甘苦。菜果食買。至則城拔。執斬郡丞高德儒。曰。野鳥爲鸞。義兵正惟佞人誅。而餘無犯焉。九日而返。公喜可以及天下矣。振倉廣募。有義士三軍。於是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裴寂爲長史。文靜爲司馬。隴西公建成。左領軍。敦煌公世民。右領軍。柴紹爲其長史。李密大敗東都兵平樂園。突厥馬至千匹。唐公市其半。曰。虜貪。其來將不已。文靜往請兵。謂曰。胡騎入。生民大蠹也。且無用。恐

武周引共患邊耳。勿踰數百。秋七月。唐公留元吉守。帥甲士三萬西發。豪傑至。則授任。一日官者千人。七十以上。通予散官。代王使郎將宋老生拒諸霍邑。屈突通屯河東。唐公次賈胡堡。雨不克進。書招李密。盟主自位也。公曰。驕之。用以塞成皋。綴東都之兵也。使再返。密窺公言。縱之入閑而不疑。則天命有定矣。雨久糧乏。或傳武周襲虛。將北還。俟再駕。隴西敦煌具言。解義士之體矣。一城詎足自全。且武周突厥未忘相猜。雖遠利晉陽。豈近忘馬邑。猶引發敦煌入涇。夜追所發。而太原餉至。武威司馬李軌。以諸豪保郡爲涼王。亦以識在李也。衆將殺隋官。不可曰與義兵以救民。非爲盜也。西秦來戰。獲者遣之。曰。天若我祚。後皆吾民也。以有河西五郡。薛舉稱帝。使太子仁杲取天水。而徙都之。仁杲好殺。奇虐以盡。富人之聚。舉歎覆吾家矣。涿郡留守薛世雄。往爲討密節度。命所過剪除。賓建德若遁而襲殺之。七里井。遂圍河間。八月。雨霖。唐師趨霍邑。若將圍城。以出老生之師。公及隴西陳城東。兵交而却。敦煌陣城南。與段志玄蹈背入。而斬老生。即日肉薄登城。論勳賞。不遺奴關中歸者。並授五品。曰。吝惜勳賞。隋所以失人心也。且以官收衆。勝於用兵。進克臨汾。禮用陳叔達。故陳煬公叔寶弟也。突厥兵至。西突厥已前從矣。薛大

鼎請勿攻河東。自龍門濟。據永豐倉。則長安已定。河東戶曹任瓌說下韓城。元寶藏以武陽降。李密喜。魏徵之啓離。而召用之。河南山東大水。徐世勣請密取黎陽倉。勝兵遽增三十萬。泰山道士徐洪客致書曰。米盡人散。急取獨夫。密壯而召之。不獲。馮翊降。河東猶守。裴寂計惟攻之。敦煌公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而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矣。若淹。使之謀成而備脩。功乃難已。且關中蜂起。未有所屬。急撫則吾有。不可緩也。乃留文靜而西。華陰令李常以永豐倉降。所至從風。世充擊李密於洛口。唐公濟河。遣隴西守潼關。敦煌狥渭北。士民至者如市。屈突通署

堯君素守蒲坂，自趨長安，過於文靜。　柴紹東而平陽公主留散貲聚衆，唐兵從關中起者，公從弟神通及何潘仁主皆合之，以下鄠盩厔武功始平，衆至七萬，乃逆迎柴紹會之，羣盜皆降。　唐公進屯馮翊，敦煌所至輯定豪傑，收爲僚屬。柴軍會渭北，受節度，募府猶稱娘子軍。房玄齡於是時也，謁敦煌，爲其記室參軍。　分兵西略及扶風，唐公乃西所過並罷離宮苑囿，歸宮人。冬十月，至長安，集兵益二十萬，戒止壁壘，毋掠村落，遣諭立代王不報，進圍。　巴陵兵起，奉杉尉董景珍，辭曰：羅川令銑，先梁後，即共立爲王。　密敗，世充於洛北。　長安將下，命犯七廟及隋宗室。

夷三族。十一月，克之。軍士將犯殿，侍讀姚思廉謂殿陛有禮，乃下衆，迎王居大興殿。公乃除秦苛禁，十二條約其民。爲發唐廟墓，斬留守之與者，以素隙將及馬邑丞李靖，靖呼，欲平暴亂，而私怨殺壯士，敦煌請諸其募府，靖少負將帥，許可其勇擒虎。　翟讓不忘盜見，然淮誠授密，且未之貳也。密負而斃之，酒中，威名以日燼。　唐公帝代王，而上皇奉帝，猶行裴寂之謀也。進爵唐王，大丞相，遂以長定世子於隴西，敦煌改秦，與齊公元吉並列，功賢生忌而不下。內伏釁矣。王宅武德殿爲相府，李綱掌選，竇威定禮儀，府庫竭，賜而樵樹。　密降滎陽，十二月，薛仁杲襲斬李弘芝圍扶風，有長安之思，秦公擊却之，追奔至隴，舉謀降，却瑗曰：漢高昭烈以敗奮，復爲守計。　蕭瑀以河池降，榆林靈武平涼安定漢陽諸郡相繼歸唐矣。　分道招撫，李孝恭任山南，擊破朱粲，降附三十餘州。　屈突通之持文靜，益言效死也，既降爲兵部尚書，轉招君素，責以負國曰：力屈君素曰：吾力未屈也。　唐取弘農，巴蜀，梁取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　東都耀躍，且募饗密曰：其襲我以月晦乎。待諸城側，世充至而大敗。

十四年，恭帝義寧二年，春正月，唐王加殊禮。　密敗，世充洛北，進據金墉，耀兵至上春門，再破斬越王將降偃師，柏

谷河陽河內，有勸進者曰：東都未平。　煬帝荒淫，天人自考，知不免也，對鏡曰：頸爲誰斫，第惡言者及之。治丹陽宮，將徙焉。時天下無靜土矣。三月，宇文化及弒之，欲自立也。帝且就弒，歎無罪，司馬文舉曰：違棄宗廟，巡遊無厭，外勤征討，內極奢淫，盡丁壯於矢石，塡弱七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問首亂郎將高戟曰：溥天同怨，乃帝人倫之僭，弒逆之慘，數之者猶未揭其本原也。化及殺趙王果，齊王暕，蜀王秀，及於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皆佞臣也。且奉秦王浩以觀人心，唐王聞變曰：吾北而事人失道，不能救也，敢不哀乎。然是時也，秦公已東圖齊公

太原道行軍元帥。秦旋改封趙。唐具魏晉故事。爲辭讓之節。王以欺天罔人。而不可爲也。歸之有司。化及將以其主浩還長安。郎將麥孟才沈光不克誅而死。吳興沈法興攻下餘杭毘陵丹陽。夏四月。唐兵至東都。城中多愿者趙公曰。吾根本未固。雖得不能守也。置新安宜陽而還。司馬德戡從化及至彭城。見惟奪車牛載珍寶也。知誤矣。誅之又不克以死。化及欲西。李密拒諸鞏洛。乃入東都。梁稱帝。徙江陵。脩復園廟。遣張繡徇下嶺南。固北距漢川。東界九江。西抵三峽矣。勝兵四十萬。隋祚告終。唐代之拘從禪迹。

唐

高祖大武皇帝

武德元年。夏五月。高祖稱帝。隋大業十四年也。色以土德尚黃。置州罷郡。越王侗帝於東都。用纘隋統。然環城敵國。世充以納言執其權。雖德存寬仁。無能施之有爲也已。定律令。學有國子。太學。四門之生。州縣皆置生員。六月。趙公尚書令。裴寂僕射知政事。帝呼裴監時引舊人同坐曰。歡難忘也。內史蕭瑀宣敕稽時。詰之曰。大業惟前後違而成弊。故臣非審戡不宣。立四親廟。追景帝太祖。以配天。元帝世祖。配感生之帝於明堂。進秦齊王爵。宗室王者八人。秦隋帝鄫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曰。興亡之際豈伊人力。萬年法曹孫伏伽諫受鷄觀伎。曰。隋之所以亡。惟堅聲色遊田之好。不欲人言。以至君子退而小人進。即位之初。動皆後嗣法。且太子諸王。乃僚不選。將邪之導。而骨肉以疎。帝擢爲侍書御史。明改過也。東都懼化及之入。益琮謀於元文都盧楚。欲密以自保也。密方前拒而畏後議。遂表請滅化及。以自贖。冊封拜爵。許之輔政。而世充有化及之心矣。假正言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秋七月。密悉兵擊化及。走之魏縣。薛舉侵涇州。秦王拒諸高墌。挫銳以深壘。而瘧作。命文靜攝事。曰。挑戰。慎勿應也。惟吾

愈待文靜不設備而糴武見掩焉以大敗用失高墉東都喜有密捷世充激之危言曰以吾軍士日戰深伐於密也而爲之下猶望遺類乎文都欲先劚行誅謀洩世充攻太陽門文都楚死恭帝不得已政焉授之則簒謀是承居兄世揮於禁中兵馬咸與其子弟密將入朝聞變而還竇建德用饒陽令宋正本策取河北在諸寇中有天下志攻城禮其能守以勸事君德賢未之嘗殺也八月薛舉卒仁杲立於高墉城封李軌涼王共圖秦隴密屑倉不節且以易衣東都世充得糧乃簡兵以出密留邴元真守而待諸卬山諸將驕於驟勝壁壘不設世充薄其未成

列是以大潰馳回洛口元真潛引隋師矣將就王伯當於陽河而衆難之乃歸唐從者二萬人薛仁杲圍涇州劉感出戰爲擒使招城則呼秦王師集而死焉宇文化及弒帝浩而稱許帝在巳感而希一日之號誰謂賊臣非至愚與冬十月朔日食密比功竇融至則封邢國公以官光祿失望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十一月李軌稱帝秦王復堅壁高墉令言戰者斬所以驕彼而奮我也持之兩月仁杲糧盡使梁實營淺水原誘之攻者數日麗玉更陳原南盡其銳矣大軍出原北秦王躬率驍騎潰其軍而圍之仁杲降王之出也竇軌叩馬及功成

倏忽而問故曰其戰者皆隴外驍勇也急驅所以散之無與守矣李密迎於鞏縣曰眞英主也非是孰定亂仁杲至斬於市魏徵招徐世勣於黎陽曰吾恥夫利主之敗以爲功籍而啓諸魏公帝數紓臣錫之國姓則使經營虎牢以東密耻進食於會朝謀諸伯當與圖復起請收撫山東許之伯當爲之副建德稱夏王斬魏刁兒有其深翼易定秦王爲陝東太行臺竟君素孤城自誓獨孤懷恩以其妻招而彎弓曰名義非婦人所知食盡而死別將王行本復守之羅藝爲煬帝發喪偕漁陽上谷諸郡降命之幽州摠管建德攻之薛萬均曰羸兵阻水伏而擊其

半渡可勝也以敗夏師以西突厥爲歸義王獻大珠却之曰朕所寶王赤心張寶德言李密且叛徵之還受節度則斬使者趙襄陽摠管盛彥邀斬之帝以其首示黎陽世勣請屍而爲之成服張善相以伊州降高開道據漁陽稱燕王涼大饑議發倉謝統師懷隋而誤之曰粟爲壯勇餉以飼羸弱何爲軌諾而民離怨

二年隋恭帝伺皇泰二春正月隋摠管劉元孝謂獨孤武都曰以德以勢王公均非唐敵也今兵近新安召而爲之內應事必集語泄死淮安王擊走化及於聊城朱粲焚粟糧入江淮間楊士林因衆怒破走之菊潭以漢東四

郡降爲顯州行臺。二月詔宗姓居官者上列州別置宗師。蠲其役。冊使至涼。軌稱從弟大涼皇帝臣。乃伐之以吐谷渾。而議征矣。建德擊化及曰。吾爲隋民。弑君之賊。義討也。時淮安王進攻聊城。聞夏兵而退師。建德至則一戰而擒。以謁蕭后。集官而誅罪人。建德於斯師也。可謂能弔伐矣。散財歸幽處。奠世南。歐陽詢輩於要任。關中東都。惟人所往而不拒。表隋受其冊。用結好於世充。帝少善於宇文士及。封德彝。手詔名而至。且欲罷于之秘策。皆顯用矣。王世充侵穀州。及戰於河曲。秦叔寶陳知節曰。老巫堪撥亂乎。策馬而奔。密故將也。李君羨田留安。亦降。皆

入秦王幕。齊王忘守事而騁田獵。網罟三十車。以蹂稼土。而不民恤。觀避箭於當衢之射。右將軍宇文歆以聞。部免官。諷民留而復。時殿內監竇誕偕歆助守。則及其田獵之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西宅而地東注。有天下大半。則諸國在其包絡。世充既假西師集衆。將及禪代。李世英戴胄曰。東都迫隘。而四方言歸者。以隋室在也。故忠國亦以安身。先不順以來天下之兵。恐不可支也。竟急九錫爲鄭王。夏四月。武周引突厥寇并州。齊王使張達以百人嘗寇。達忿降虜。以失榆林。散騎段確勞朱粲於菊潭。飲問人味。粲曰。醉人如糟肉。相詈以得烹。而粲奔隋。世充篡而稱帝。蘇威爲其太師。前名以隕矣。夏月是絕。鄖公奉楊道政。而天子儀注擬用矣。義成公主遣迎蕭后。將以化及之首。武周圍并州。鄭取伊州。安興貴請下涼。帝難其口舌也。曰涼人惟臣家附。且多機近不聽。亦易圖已。遣之。至則爲唐涼比度軌曰。吾據山河之固。而遊說耶。遽退。則弟脩仁與羌胡之甲。而涼襲軌。欲城守。則與貴傳唐命。而人爭出矣。軌執而涼州平。朝貢盡葱嶺。唐誅軌及子弟。姚伯子惡其條也。宗姓搖壞。並起。而未之有犯。壹僇其身。之謂甚矣。說者致譏於殺竇蕭。夫既兵戎相及矣。且異姓也。軌族。而彼可不論也。五月。世充

弑恭帝侗。初宋金剛起易州。敗於夏。而奔定楊。說之南圖。六月。進取介州。帝以深憂。故遣裴寂。秋七月。關中諸府。分置十二軍。各有將副。以督耕戰。徐圓朗以海岱降。爲兗州總管。鄭侵穀州。刺史任環大破之。西突厥高昌入貢。八月。鄖公卒。復帝謚。自文帝辛丑代周。九年滅陳。亡於煬帝十四。歷年三十八。然全有天下者三十年。二恭雖延歲餘。然唐得天人之歸矣。夏取邢洺洛相淮安王退就世勣於黎陽。梁師都以突厥寇延州。總管段德操隅壁。使副擊息也。以掩其後。追奔二百里。破其魏州。梁侵峽州。刺史許紹擊敗之。李靖經略於夔州。久而不進

命紹斬之軍中。紹爲秦免卒定梁功。文靜醉語問諸之。與僕射功同而寵異。裴寂成其罪。而殺之。秦王請之。不獲。

李子通攻陳稜。而有其江都。稱吳帝。杜伏威降爲和州總管。裴寂至介州。遇金剛而師潰。既失晉州以北。齊王以武周兵逼。棄守而歸。復失太原。自淮安西徙。而唐地日蹙者。秦王之兵未及東跨。餘人不任將也。帝欲移罪宇文歆。李綱曰。若誅其輔。則歆忠而誕佞見於前奏。乃皆已。

李綱以太子信讒疎親辭詹事。解尚書。蓋秦王之隙搆矣。元吉入而內訌起。君子使主罪矣。爲治則不足爲讒。則有餘。不良人也哉。帝謂綱伏伽直臣。不踵隋諂。夏取趙州。冬。羅藝破夏兵於衡水。賜姓李。定楊取滄州。裴寂謀無所出。唯趣焚聚入保。衆擾而爲盜。李崇茂以起夏縣。寂討焉。復敗。詔使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唐儉。則蒲坂圍解。行本亦得北應。議棄河以東而保關。秦王曰。太原王業所基。河東殷實。爲京邑資。而可棄乎。假臣兵三萬。可破賊而復境矣。秦王遣。而後功敘有次。夏攻拔黎陽。獲世勣。質其父蓋而使守。世充徇地至滑臺。降汴亳。二寇之張。以晉陽失。東道於是不通。十一月。秦王渡河。即堅壁柏壁。金剛將尋相。尉遲敬德救夏縣。唐將在者爲虜。殷開山秦叔寶邀其歸。破之。美良川項之。救蒲坂。復邀破之。諸

將請戰。王不許。曰糧盡則走。深宜待也。永安王謀逃而死。世勣取信於攻鄭。虜劉黑闥。欲引建德而圖詔。曰若取曹甄而臨徐兗。河南不勞定矣。遣與曹旦先行。

三年。春正月。蒲坂降。斬行本。懷思脫虜。復思據之。以反誅矣。建德不至。世勣襲旦營。則有備矣。以數十騎來歸。夏人不殺。徐蓋曰。其子忠於唐。突厥立楊道政爲隋王。居之定襄。二月。改內史爲中書令。納言爲侍中。夏四月。金剛食盡。北走。秦王逐北。晝夜二百里。劉弘基諫。王曰。機難得而易失。若少淹留。計立備成矣。及之雀鼠谷。一日八戰。蓋不食者二日矣。分享一羊。以趨介丘。而大敗之。西門。則相敬德以成降。武周金剛皆走死矣。即使敬德將其舊衆。參於諸營。悉復寂元吉所失。或見老子羊角山。曰。寄語唐帝。余而祖也。即之立廟。六月。田瓚殺楊士林。以顯州降鄭。世充聞東征。集驍勇而置守。秋七月。秦王分遣四道。歷之。王君廓當洛口。斷餉道。而大軍連營北邙。世充隔水語曰。唐帝闕中。鄭帝河南。何爲東兵。王曰。以公阻聲教。曰。講好息民。不亦善乎。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也。九月。固瓚來降。以二十五州。襄陽乃與鄭絕。君廓徇地至管。其河南降者相繼。軍中因敬德以降將多走。秦王遽命釋而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如此。去此以資。是日。王

以五百騎行戰地，猝受敵圍，敬德急從之，遇尊雄信引槊直趨，大呼橫刺，而翼秦王以出。更戰，敗鄭師，敬德寵遇，自是日隆。夏圍幽州，高開道救之，因李藝而獻降，命之蔚州，亦及賜姓。濮管滎汴降。鄭使如夏乞師，其中書劉彬曰：夏唐鄭，鼎足之勢也。今唐臨鄭，而日蹙其地，不支必亡，夏爲之後矣。乃許救。十二月，降鄭十一州。梁將不輯銑宣言罷兵營農，峽州兵拔其石門，君臣既除，同起多誅，將士愈以離心。李子通攻沈法興於京口，杜伏威襲其江都，子通猶滅法興，而都餘杭以有吳越。

四年，春正月，黔州兵攻拔梁五州四鎮。秦王戰必勝者，

有二：次則兩陣相持，帥勇敢而蹈背，既得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翟長孫，選銳千騎，使分將，躬玄甲而前鋒，屈突通行營，猝扼於世充玄甲至而敗走。趙郡王孝恭上李靖取梁十策，二月，使皆以總管造舟夔州，習水戰。洛陽轉虎牢之粟，李君羨邀破之，議圍東都，移軍青城，世充拒諸穀水。秦王曰：世充悉衆以幸一戰，破之不敢復出矣，以屈突通度步，躬引騎合其勢，大戰，追之入矣城，圍旬日未克，有退議，王令言班師者，斬，君廓襲拔虎牢。夏虜孟海公。三月，世充開頡利以病唐，曰：啓民食隋之力，紀其緒道政可奉也。突厥寇汾陽。洛陽東塹圍，草木食既餅泥，則夏救至，軍於成皐，而遺書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脩前好。或請避其鋒，郭孝恪曰：是天欲兩亡之也，宜據虎牢以拒之。薛收曰：寇兵皆銳，世充乏食，見持耳。若延夏自近，洛陽食河北之粟，不可攻矣。故先破建德，世充且自下。秦王乃中分麾下，使齊王守東都，而帥驍勇據虎牢。秦王引戰，以五百騎出覘，道分軍，至夏營，見四騎耳。建德出追，以入其伏，而大破。夏士折於虎牢，糧運抄絕，思歸矣。凌敬獻策，悉兵濟河，取懷，攻河陽，支秦王，而輕兵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以蹈隙關中，震動鄭圍，自解。姚伯子謂策奕之用，刼取勝者也。然當審人，建德不足當秦王之折箠。

夏臣誰支河陽任者，李密業摧於阻關，惟無人，則敬策之遠於用明矣。當時夏臣得鄭賂，固沮其計，夏五月，陣出牛口，向虎牢。秦王登高望之，曰：度險而嚴，軍未知律，逼城而陣，心輕我矣。餓之，日中必大破之。平旦，夏士不得戰，坐列爭飲，宇文士及馳繞而陣動，秦王曰：可矣。然後師出，大戰。玄甲自陣後張唐幟，夏人大潰，車騎楊武威以建德至，四示洛陽，而世充降。秦王必勝之首義，在老敵絕其餉而餓之。然客鬬曠日，而無乏絕虞，則關中之輸厚也。蓋惟唐祖身蕭何之任，而後漢高之功，收之太宗，造基有本，未得輕議也。既收全功，所俘即日散遣，秦王入洛，所誅段達單雄

信朱粲助佞爲虐十餘人而已市肆無犯也絕蕊威不見
薄其失節毀隋宮觀曰窮侈究欲其所以亡也北土既合
江淮心慴江陵逼迫而不可支一統之勢定者皆秦王之
功也建德至與世充偕斬　蘇世長自鄭入爲諫議大夫
侍宴拔香殿曰煬帝遺搆耶如傾宮矣興王不爲也　初
行開元通寶十錢積而重兩實二銖四絫耳其利不廢於
今輕重之中也且其質粹斯以用永云　夏將既里散復
詔徵而懷誅恐劉黑闥方耕漳南求而奉之曰爲王報仇
以作亂稱大將軍應者兗鄆陳杞伊洛曹戴兗者徐圓朗
也建德敗則降黑闥起則叛亂開以淮安王爲山東行臺

詔李藝會戰　八月朔日食　汪華以歙黟五州降爲歙
州總管　討黑闥之師敗績於黎陽藝歸幽州　冬十月
秦王爲天策上將開府置屬十八學士萃天下俊府謂登
瀛洲榮其選也姚伯子曰武士集玄甲矣又羅致文英講
天下古今之變不帝將如此文武何太子庸弱秦權傾天
下禍不發之此則之彼矣房玄齡杜如晦皆學士之選也
負王佐而奉秦王爲不世出之主經營帷幄固不爲人臣
謀也無何府僚多外補如晦得陝州長史玄齡曰大王欲
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蓋功高而人心歸之景矣帝方安
家庭之樂　陝州漲李靖曰及梁之無備也孝恭弁師東

下遂入北江銑猝拒戰者止宿衛爾靖欲以全制勝討綏
一日而擊其懈爲楚兵之剽也孝恭出戰而敗靖見委舟
爭利曰可乘矣遽奮擊而破之即因敗而收奇功惟靖深
於兵之變也乘勝入江陵之邪獲艦委流援師覩塞江則
謂梁已破矣急圍之內外遂絕問答文本啓降銑曰天不
祚梁矣忍以一人而陷百姓於塗炭也告廟出詣軍門城
守皆哭其降辭曰獲罪銑耳願無掠百姓是以論者憐之
及歸長安竟斬都市孝恭將掠文本曰非梁君臣之所望
也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矣或請籍闕死家靖曰梁忠臣
也是以安堵捷獻孝恭荊州總管而靖安撫嶺南劉洎爲

梁略嶺表得五十餘城聞敗以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爲
桂州總管唐平天下制勝皆自秦王唯靖也定梁專謀故
言將略爲唐初冠要其行兵可方韓信而德器過之　十
一月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　黑闥取定州　高開道
叛而連寇以患恒定幽易　黑闥威振於再勝故將起者
多殺唐吏遂復建德之故世勣退保洛十二月秦王偕齊
王往討
五年春正月黑闥稱漢東王居洛川　三月秦王至獲嘉
黑闥退保洛州連營逼之其運以水沈而陸焚糧匱矣夏
秦王故堰洛水開黑闥渡而大敗之還則堰決矣不獲濟

者並潰乃奔突厥而山東復。六月黑闥引突厥入寇及於定州。秋七月秦王擊圓朗下十餘城伏威罷而入朝。秦王乃留攻而還師。或以尉佗說馮盎曰非先人所任也而降。八月突厥寇并州議和戰之利封德彝曰必戰而後可和不然有輕中國心且復來矣於是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連破之多斬虜鄭元璹乃往成和議。冬十月齊王伐黑闥淮陽王道玄進戰敗沒秦王曰慕吾深入至此也或曰以無救。林士弘卒而衆散。黑闥進據洺州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獻傾計曰秦王功大太子必征黑闥克敵且結山東之豪乃可以抗姚伯子曰是成其爭也太子克君秦王共與又焉用功言功則秦王無得踰矣且革命難繼世惟貞觀之治克振唐祚乃以有永法秦伯之德讓是忠太子者也帝初亦知秦功不可屈而狃於不忍自太子過聞元吉更內媚以恣其顛倒而父子兄弟爲猜。宗室道宗以拓地靈州爲任城王。十二月太子齊王至昌樂黑闥兵破於魏州亡走矣。

六年春正月斬諸洺州。二月平陽公主卒帝曰親執金鼓以興義兵加鼓吹班劍。徐圓朗走死。林邑入貢。三月張善安反安撫張大亮討執之。突厥屬武周之衆於范君璋以患邊劉世讓曰突厥能寇者馬邑爲之中頓

也勇將戍崞城敗其生業可降矣即命之馬邑乃思內侵高滿政襲君璋殺戍兵而降。伏威之入朝也公祏爲其書殺副以反詔上流州兵討。冬十月突厥間殺劉世讓乃攻馬邑殺高滿政。并州長史竇靜請置屯田既行而利秦王廣其畝。

七年春正月置大中正領以門望無品秩。二月封高麗王建武遼東王。置州縣學明一經以上名聞詣國子釋奠王公子弟就學。總管改都督。高開道死地降爲始州。吳王伏威卒除名沒妻子公祏詐自而後復。三月初定官制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臺寺府衛多仍前代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文散官二十八階首開府儀同三事武散官二十一階首驃騎大將軍勳官十二等上柱國至武騎尉。公祏聞王師順流爲舟師於博望及青林之步騎皆三萬王師集舒賊堅壁謀舍之而攻丹陽李靖曰石頭衆不下博望青山也不拔此而彼復不下危將在後躡乃結陣使羸挑戰而走以出其師而大敗之二屯既潰入丹陽斬公祏江南平。夏四月頒律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給田頃篤疾減六寡妻妾減七蓋世不易者二十畝餘以口分增故遞爲衰減歲租粟二石調綾絹絁布惟土所宜以非蠶

鄉之輸銀，其度可推也。二句之役收其庸，則日三尺歲且六丈矣。有事加役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并免庸。水旱蟲霜之損四，免租六，免調七以上，俱免恤災。所以有實惠也。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城邑者坊，田野者村，祿食不爭民利，工商無預士伍。男女始生曰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而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庶幾體國經野，有夏之貢矣。前之漢，後之宋，於民事皆未之及焉。然原本魏孝文周隋承之，以及於唐，故亂離而不衰耗者，均田有以裕其養也。自天下既一，天子日尊，以隔其民，買賣通，均田取文，其則太宗季

年，已開壞亂之漸也。齊王禍稔，謂太子手刃秦王也。會於齊第，伏甲將起，而太子止焉，則慍曰：以為兄也，坊置突騎，太子始然之矣。慶州都督楊文幹，董召募六月，帝如仁智宮，太子居守，二王從元吉謀，召慶州兵，而即圖焉。帝以為太子責，而文幹遂反，即命秦王討。曰：還以汝為太子。蜀兵脆弱，將改置建成焉，以相全也。秦王行元吉潛轉其中，封德彝力為建成解，帝乃黜宮臣若王珪數人，以為說。文幹斬還，太子不易。秋七月，或言突厥屢圖長安者，利子女玉帛之在也。焚之徙都，寇自息矣。秦王羞之曰：假期當頸，繫而稽致之闕也。以久兵柄為內搆，將罪無不可加之矣。方言召責，以突厥入，忽改容遣諭秦王。韋仁壽為蜀法司，因死頌仁，擢南寧都督，蠻夷歸風，承制置七州十五縣。秦王遇頡利，突利於幽州，嚮頡利，營責之負約，且曰：我秦王也。頡利能闖，當獨出以衆，則見騎百，請相當語。次使謂突利，不念香火，輕引兵也。突厥嗣少世及，故始畢之子別為突利，秦王是以間其釁。既語，欲渡頡利止之，雨且久。八月，秦王曰：虜筋膠解弓，而吾刀槊犀利，非此時也。焉乘潛師夜出，而行使突利，頡利欲戰，則突利不可矣。既受盟，突利因自托。

八年春正月，許突厥吐谷渾互市。夏，許西突厥婚。帝

以突厥怙功增驕，改書而用詔。秋七月，遂寇靈州，相潞沁韓朔，敗大將軍蔣瑋，獲長史溫彥博，破於任城。靈州之師，然後退。令大府考權量於諸州。冬十一月，加秦王中書令。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定雅樂。三月，令里閭祀社。夏四月，太史傅奕上疏禁習佛，曰：不君不忠，不父不孝，不民蠹國，其不耕而食也，且生死者天地之化，育德威者人主之操柄，業以功成德為福，招父祖作子孫受聖人馭之以賞罰，是非好惡，達善惡焉。因果遷諸佛，責國權操之黠僧矣。且僧尼數盈十萬，匹而配之，賦之田而訓練，可以富國，可

以足兵太僕卿張道源贊奕議蕭瑀梁道明忿之廷爭而大屈帝以沙汰僧尼　太子夜飲秦王而酖之喀血得不死帝問疾將授之陝東復爲元吉內沮且啓殺而加之罪於是玄齡如晉長孫無忌並以內誅進策於秦王矣突厥入塞太子請齊王將簡精盡秦府率更丞王晊告秦王尸太子成謀矣並祖昆明池伏壯士而拉王也王意欲俟其發而爲義討六月傳奕奏太白經天當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示秦王事乃迫矣秦王乃言兄弟及於宮闈且曰何爲爲世充建德報仇帝報明日參鞠期而泛舟海池入則秦王斬太子玄武門尉遲敬德殺齊王並滅其族矣敬

德謁事於海池帝曰不圖見此且將若何蕭瑀陳叔達曰秦王功高望重故奸成於逼既行誅矣撫而定之復何事焉乃名秦王立爲太子決軍國事姚伯子曰是日之舉父子兄弟皆可分罪太宗獨有所甚忍建成元吉之子十人也竇后四男玄霸早喪兄弟誠無相容之勢而是猶子者曾不能推母慈而全其孫也且考其年髫亂孩稚耳竊與既無所問此稱者更復何罪而爲巢傾卵碎之舉乎太宗每含悲於不逮養乃所重者既失矣況建成元吉義不及於絕世也　帝稱太上皇樂得人而授之乎其中不悅而謝事也秋八月太宗即位君子舍旃而觀其新政珪徵既

召用玄齡入相矣放宮女三千以約六宮長孫皇后崇儉而能正乎內外事商焉曰預政非國福　突厥深入梁師都朝而引之頡利進臨便橋胡敢大言曰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而囚之六騎徑出隔渭而責負約方羅拜間至者蔽野顧使却陣而獨留語蕭瑀諫曰帝曰來者利吾難弱示不可制矣輕出耀軍見必戰之形而後和可固也既衆欲戰乃許盟瑀又問帝曰勝算具而不用者惰其備所以制其全也養威俟豐一舉可滅矣獻馬牛不受而詔歸掠民　九月習射顯德殿語其勝術惟審敵強弱陣而反吾強弱爲應吾弱能支敵強吾強必潰敵弱矣

宋蘇洵演爲權書姚伯子曰非弱者皆練卒而支強有重將則偏敗衆擒尤兵所深忌也且強弱可爲而難知彼智能蓋吾則卑者固已眩於形矣故法惟其人不然彼敵之弱何以不能支吾強也　定勳臣爵邑房杜敘先曰坐籌以安社稷者其功也　弘文殿四庫聚書而館其側天下文學之士若歐陽詢蕭德言皆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朝際接論或至夜分　冬十月朔日食　蕭瑀免以不能同位於封德彝　詔給突厥暴殘口絹　十二月益州獠反帝曰蜀守能撫之焉用命將以漁獵其民也　封德彝請簡兵及中男魏徵曰奚取細弱增虛數　問政於錄事

張玄同對曰隋恃獨智而不任其臣故亡在下諛而上蔽故擇臣而分任穆清高拱以治矣將有貪誅裴矩以路出上使爲絹阱而不可帝曰天下今治矣裴矩佞也而爭絹賜受絹吏曰愧之甚於刑

太宗文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寘奏秦王破陳曰功業所由也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當時謂貞觀致治之本　寬絞五十條爲加役徒有勑應死太理藏胄當以法曰勑出一時喜怒法示天下大信　詔舉賢謂古之致治者不借才於異代　李藝反誅二月因山川

形便而分十道關內山南隴右並秦中也河分南北東淮江劍嶺皆曰南姚伯子曰九州定於禹功亦天地所固然也亂而愈分治而始合故分合之煩簡以徵治亂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朔日食　帝示弓矢工皆曰木心不正以推夫下是非之難明也更宿遠五品　夏五月廢君璋降　蕭瑀以德彝死爲僕射論周秦長短瑀曰紂不道而六國無罪當其取而人心異已帝曰周得天下增修仁義而秦益尚詐力故有天下尤在順守也　山東旱賑蠲　秋九月朔日食　議擊馮盎魏徵曰告之者數年而盎兵不出非反明矣遣諭冬十月其子智淵入朝賜徵以克敵之賞　論魏徵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故期盡誠形迹非國利也且曰臣願爲良無爲忠也龍比忠而死諫無救於主之亡國何如稷契皐陶君臣心協以俱榮

帝來言者曰虞世基阿順以亡隋而身爲殉　謂公卿朕具官材鑒秦而止營凡厥在位縱欲必亡也　謂中書門下當悉異求同要於至當苟護已成怨避私順非皆亡國之政也　吏部侍郎劉林甫請四時聽選帝因併省文武　鄭元璹還自突厥言其政亂民饑薛延陀回紇鐵勒並叛兆於亡可滅也帝曰待有罪

二年春正月帝問明於魏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帝

言吾畏天畏人徵請慎終如始　謂隋務富國而吝賑其季有五十年之積而無救於亡故積取備凶　三月朔日食　詔大辟會議及兩省三品有犯則俟進止於朝堂　關內旱饑出內府贖民鬻子赦文曰使年豐穀稔寧稅災於朕躬則溥而民大悅　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　突利對叛而敗頡利遣馬表請入朝帝謂侍臣邊竟於今庶乎朕懼失道將且如突厥也惟苦諫輔其不逮　梁師都死地降爲夏州　六月祖季孫秦雅樂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帝曰聖人緣物以設教耳而治何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伴侶曲陳之玉樹後庭花聲悲聞者而

國以亡此治樂合之徵也帝曰其民悲心自亡國之政耳今爲公奏豈悲乎魏徵曰誠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則甚非之　內苑吞蝗曰是食民之命也寧食朕之心　與弑煬帝者皆除名　秋九月上致仕官位　表賀白鵲巢殿帝曰瑞在得賢煬帝好瑞以亡　出官女三千　問治不及古王注曰漢尚經術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魏徵問何以幸南山而輟駕曰畏卿嗔耳　疏部督刺史於屏風名注其績以親民也因令五品各舉縣令　突厥叛入薛延陀帝因立眞珠可汗以圖頡利建牙鬱督軍山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以武德不治罪裴寂流之靜州

姚伯子曰其如高祖何凡人有善歸諸父兄太宗每忍於誣父惡而著已美姚伯子數欲於武德貞觀間其飾美飾惡者　二月房玄齡杜如晦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敕細務屬左右丞使宰相專任求賢房杜故好引拔尤能退處使士自效故二人事寡見而爲唐相首玄齡矢謀必取決如晦如晦至斷之而已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帝御太極殿謂宰相職在集衆長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集議各畢爲五花判事侍郎令省給事黃門駁正房玄齡引謂故事也然事自此解矣矣　六月善中郎將常何早奏怪其文以客馬周對擢周侍御史何以知人賞　秋八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薛延陀入貢頡利懼請和代督張公瑾以可取突厥矣帝罪之以渝盟即命副李靖討之李勣柴紹薛萬徹並發受節焉以終其一舉　十二月突利入朝時謝非柯党項州縣置矣而遠國異服並集閏月中書侍郎顏師古著王會圖

四年春正月李靖襲破定襄城頡利徙牙磧口或以蕭后及道政降勣復大破之白道乃竄鐵山求朝詔鴻臚唐儉往尉而改迎師靖勣會曰虜度磧難圖矣襲之以詔使之至此韓信之所以破齊也選騎夜發去牙七里然後頡利知而獨遁蓋安儉而不之備也靖停斬十餘萬勣預陰諸

磧口復多虜獲斥地乃自陰山至大漠　溫彥博爲中書令戶部尚書戴胄御史大夫蕭瑀皆參朝政曰預曰議三月帝稱天可汗用之西北璽書從夷請也　杜如晦卒帝語對玄齡而流涕　任城王道宗獲頡利於沙鉢羅設蘇泥失舉衆降漠南以空夏四月獻俘上皇喜帝能雪恥於突厥也餘部落或北附薛延陀西奔西域詔議處降胡李百藥欲種分而爲之置都護溫彥博請居之塞下使爲中國扞蔽魏徵曰滋其族類使爲疾於心腹是復西晉之禍已然帝卒行彥博策幽靈是處惟矜名也十州分突厥故地統以定襄雲中左右督府而突利頡利都督右衛大

將軍爲郡五品上者百餘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是以唐禍復自夷起。 蕭瑀欲以御軍無法逮李靖不復罷參軍政

六月。脩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曰。惡其侈而毀之。今何以復爲。且役瘡痍而興亡政。弊又甚焉。帝歎非所及。 秋七月朔日食。 房玄齡論隋文帝勤於爲治。帝曰。文帝多疑喜察。故屈一人之智。以役天下。股惟官賢任相。而總其成。則不勞。而天下思竭矣。 詔李大亮安撫西突厥之處伊吾者。而賑諸。李大亮謂罷中國而事夷狄矣。羈其內屬者。使藩塞外。猶爲施虛惠而受實利。九月。伊吾降。置州。張儉招思結於代州。營田而多積。乃奏請和糴。名充邊儲。

而陰消其異志。 冬。除鞭背。感內經五藏之係。 高昌入朝。命迎西域之踵至者。則魏徵謂其煩民而止使。 是歲始稔。斗米三錢。死刑寡斷。帝謂化成矣。歸功魏徵之主仁治也。封德彝及斯議也。猶澆季世而尚法律。論紬於帝故。又謂恨不使德彝見而愧之。

五年。春。詔墳京觀。 夏。贖隋人於突厥。 秋。遣葬高麗戰士。 侍御史權萬紀。以阿縱論殺大理丞張蘊古。蘊古擢自大寶箴。故既死而帝悔。魏徵曰。小人昧於大體。假忠行詐。惟人主不昵奸。爲讒者乃得罪矣。萬紀前欲推案宰相。後以乘銀見黜。此徵所以謂小人也。 九月。竟修洛陽宮。

冬十月。詔議封建。發自蕭瑀。以享國久長所在也。魏徵曰。貧國且弱。兵李百藥懼戰攻之貽禍後世也。顏師古則請國邑相錯。多制以弱其權。十一月。議刺史世襲。 十二月。開完項地爲十六州。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折之辨。既而議往。則飾辭爲拒矣。魏徵以示夷狄虛弱。乃已。姚伯子曰。起戎行而身致太平者。光武太宗二人焉。英氣邁往。若太宗過之。以華實定品格。則光武有尚焉。其詔論審諸躬。未嘗駕前王矜絕論也。終始其過舉。亦微焉。太宗極盛德之聲。其談仁義。何侈也。而事多不相覆。近世王弇州曰。光武修賢。太

宗疑聖。大修之與疑。去遠矣。況其大者。更難言其父子兄弟妃匹之間。 避暑九成宮。馬周曰。上皇乃西暑中 置三師官。 秋。宴丹霞殿。王珪魏徵在。長孫無忌曰。不謂昔之仇讐。而今同此宴也。使珪品羣才。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者。房玄齡也。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者。李靖也。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者。溫彥博也。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者。戴胄也。恥君不及堯舜。諫諍以爲己任者。魏徵也。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則臣珪也。 九月。慶善宮宴。尉遲恭以爭班。幾眇任城王。帝慍曰。始信韓彭菹醢。非高祖罪。乃始戢。 冬十一月。契苾何力帥衆降。處之甘涼。

七年春正月玄武門宴奏七德九功舞魏徵示偃武修文於觀樂　太史李淳風奏造渾天儀更加黃道以赤道疎也　秋賑山東以水　赦縱囚以其還就死也姚伯子深惡其委法以示名　十二月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有胡越一家　太子承乾戲廢禮庶子于志寧孔穎達以數諫聞而賜金帛

八年春正月造黜陟使分行天下命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朔日食　以爲上皇清暑冬十月營大明宮工命而寢疾　吐蕃入貢其酋稱贊普勝兵十萬時居吐谷渾西南　吐谷渾伏允老天柱王用事數寇命討李靖老而請

行以大總管節度諸軍　以訕謗罪中書侍郎皇甫德參魏徵曰不激切不能動聽止罪而加賜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李道宗破虜於庫山伏允野焚入磧諸將慮馬食侯君集曰不取後悔靖遂與分軍北道敗虜牛心堆赤太原而君集南道及伏允於烏海大破之靖遂經積石河源襲其牙帳伏允走死其子順斬天柱以降而死亂君集更立諾曷鉢而還高甄生誣靖謀反怨以軍法從事於後期也甄生罪止徙邊則唐爲失刑矣將權伸而後士用命靖所以成功非賞罰之用未由矣其於甄生非以私怨也至撼社稷覆臣圖報復忠臣墮功奸狡恣行矣或謂籍以鎮壓而不知衛御之起隙也靖自是杜門一

秋七月議廟制於是土崇弘農府君玄齡議祖涼武昭王于志寧曰非王業所因　冬十月葬獻陵高視漢原陵阿史那社爾收地西突厥以與薛延陀執仇而大敗

十年春正月帥衆降命以左衛大將軍內公主處其部落靈州之北　二月藩王出督州　太子開閣魏王泰嬖以文學爲置別館引召學士以示疑而生嫌　后賢而得婦常東宮具器而已德訓不怠魏徵諫帝女資厚永嘉歎而賢徵言嘗因退朝有怒具朝服而賀有直臣疾急或請度人以義正命而不許也與帝言訣適玄齡歸第謂其久事

小心小過棄之不可也力爲本宗辭祿而請薄葬嘗輯女則且論明德馬后不早抑外權而徒傷其車馬之盛爲開源而禁流也崩而司宮奏之帝悲失一良朋將繼以巢剌王妃爲揣尤而止既葬苑中爲層觀帝登示魏徵昭陵以釋哀徵顧歎不見獻陵　十二月以魏王寵故謂羣臣隋諸王下一品今三品顧輕我兒魏徵曰禮爲國紀不可使魏王頓辱羣臣且隋驕其子而僨　更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唐故因魏周隋府兵天下既定六百三十府十道分置關內乃二百六十以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府分三等上府千二百人遞減以二下府八百十人爲火有長五

火爲隊有正六隊爲闔有都尉官斂輸兵甲糧裝而行給之丁年而兵老以免能騎射者選越騎則官給馬直季冬折衝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遠疎近密皆一月而更表裏於均田而善故亦相因以壞　先聖古祀周公而孔子爲配

十一年春正月始尊孔子而更配顏回玄齡所奏也其定徙而刑以輕典爲正　二月如洛陽　三月朔日食　行新禮玄齡徵定百八十三篇　南平公主婦王珪子舅姑坐而受盥饋唐世公主之執婦道者珪之教也　夏四月魏徵獻十思人主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

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退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罔怒而濫　秋七月穀洛溢馬周疏固結人心斯享國長久而非虛文要也省費寡役實意洽諸矣貞觀之初是也今則勤營繕而服靡身歷民之疾苦也習諸王妃主以奢後世其何極乎　魏徵言致治多君子而或參諸小人彼內懷奸而外索瑕賢有不盡之用以此也　武士彠女媚娘入宮爲才人

十二年王珪魏徵諫以魏王降乘帝曰兄弟或次及也徵曰子孫相繼而不立兄弟者所以絕禍本　編氏族志首皇家　二月觀砥柱祀禹訪堯君妻後曰在隋有歲寒之心　閏月朔日食　還問魏徵政何如昔對曰威之所加則遠矣人心悅服不逮也何也往以未治爲憂今以既治爲安　吐蕃以許婚未往謂吐谷渾離之也秋擊破之且寇松州侯君集擊却之使謝而更請　爲薛延陀漸彊分真珠二子爲小可汗　冬置屯營飛騎　西突厥二分

十三年春正月房玄齡加太子少師領度支　停刺史世襲終以封建爲不利已　夏四月如九成宮頡利弟結社率作亂伏誅帝於是知河南分置爲失策也　五月旱魏徵疏帝用民力而文曰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

秋七月遣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賜之李姓使帥其種落負磧建牙　八月朔日食　高昌絕西貢且徵朝不至薛延陀請爲導十二月侯君集以交河大總管伐之

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觀釋奠聽講孝經賜帛徧帝故好學重儒即位尤急徵選故學官多名儒增廣學舍員溢三千投經及屯營飛騎侍子入焉皆以柔其氣也以師說多門命祭酒孔頴達總諸儒定五經疏以爲正義詔求梁周陳隋名儒子孫　三月流鬼入貢其地濱於北海蓋去京萬五千里　唐兵臨磧高昌王文泰失恃而憂死君集盡下其城得戶八千耳置西州安西都護　更定戊寅曆

嫂叔舅始爲之服。以稽緩給使。貶司門員外。魏徵諫曰。宦者易生人言。且獨行遠使。非貽謀也。十二月。下侯君集獻曰。破高昌也有私。岑文本疏。命將出師。主於克敵。故有貪而可賞。廉而必誅者。戰勝敗績。其大節也。乃釋。十五年。春正月。文武公主嫁吐蕃。命博士曰才刋定陰陽雜書才準理以爲序次。則皆可廢矣。期以來年二月封禪。草禮。命使矣。夏。李太微而罷。然薛延陀瞰之。欲爲思摩之并。太子惡詹事于志寧之驟諫。而遣刺。免於寢。塊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遺絹覽。勝發鄉思於隋人。則泣者布野。歸以可伐復。帝曰。數郡地耳。直數萬卒也。吾以

山東雕瘵未復。徐勣并州十六年。而邊靖。帝曰。朕之長城。壯於煬帝築者矣。冬十月。爲兵部尚書。思摩以大度設之師。保朔州。使告急。徐勣出朔方。帝戒諸將曰。虜馬疲於踰漠。已救思摩。燒薙矣。合力擊其將退也。十二月。勣敗諸諾真水。斬虜五六萬。東漠北死者十八九。薛延陀遂弱以是戰也。魏王泰以奪嫡也見異。十六年。春正月。上括地志。月給乃踰東宮。褚遂良曰。嫌嫌之漸不塞。恐巧佞乘機而動也。將居以武德殿。魏徵曰。薛於東宮。海陵以死。徙死罪實西州。括浮民附籍。夏六月。太子得詔用庶物勿制。則六旬發取七萬。左庶子張玄素諫以書。幾斃尸奴。魏徵疾。輟殿材爲之構堂。褚遂良爲太子慮。帝曰。吾傳徵也。疑端將絕。強起爲太子太師。西突厥咄陸寇伊州。安西郭恪擊敗之。還則爲國人所逐。何力歸省。突苾劫而歸之。薛延陀。何力截耳而不屈。帝聞許婚薛延陀而求之。十一月。高麗蓋蘇文弒王而立其弟爲莫離支。輔焉。帝欲問罪矣。爲廣州都督党仁弘念功宥罪。而席藁南郊。曰。法受於天。魏徵寢疾。十七年。春正月。帝及太子問之。指衡山公主。女其子也。卒撰文書碑。曰。鏡於人知得失。我今亡之矣。謂褚遂良。舜造漆器耳。諫者何以多也。對曰。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增侈

金玉。不可救矣。遂良於是有徵風。圖功臣於凌烟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鄂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郡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然是時張亮已聞其反謀。以克高昌下獄也。鄭襄公張公瑾。盧公陳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滑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若裴叔劉文靜。功在開創。以死徙不與矣。齊王祐賜死。爲殺長史權萬紀也。東之過嚴。故小人親之。必以人家國傾也。

勢在佞之以爲鬻不在險之以爲市。太子不法左右突厥莊而志思摩設也漢王元昌有罪見譴獨善之韋挺杜楚客皆輔魏王結客發聲太子以傾故過多上聞帝爲殺太常樂童以比昵顧廟祭之宮中養死士紇干承基曰刺魏王然數月不朝者則反討定之侯君集矣承基復連齊獄告變圖自瞶然後帝以責承乾對曰懼爲泰所圖謀安計於朝臣故見誤耳然願無立泰也既廢承乾爲庶人談及漢王并與亂者將遂立魏王長孫無忌以晉王治請褚遂良贊之泰則以善於元昌恐治也帝入見治色詰共故然後知太子果落泰度內也罷朝帝對無忌玄齡勣遂良語至投牀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遂得請蓋長孫皇后之嫡也雖柔仁近懦而過舉未聞固當立帝使許無忌曰汝舅許汝遂以定泰降爵郡王著之令太子失道藩王窺何者兩置永絕爭端爲太子置三太無忌玄齡瑀皆重臣也儀隨行後坐書名既乃以瑀詹事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後遂爲相臣兼官六月朔日食太子入侍帝遇物引諭聞月詔知左右屯營兵馬事薛延陀來納幣獻馬羊契必何力曰緩婚期以靈山之會而絕其不親迎也則夷男可以恚死大國失親而諸部並貳也二子爭而坐制之矣帝行其策將以擾高麗使契丹靺鞨長孫無忌曰是懼之使脩守也乃封高藏遼東郡王杜正倫侯君集皆魏徵所嘗薦宰相才也既及承乾之亂或謂徵錄所疏以示遂良故直諫秋七月停婚踣碑褚遂良知起居注命啓視守官弗與曰天子所以猶有所畏者也房玄齡成實錄顧命直書殺太子齊王曰行者周公之事九月新羅請伐高麗曰與百濟絕我朝路帝弱太子謂長孫無忌曰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也才對曰以守文太子可矣儲副非可常易者也蓋爭之固以隙於恪蓋蘇文不奉詔

十八年春二月使還議伐褚遂良諫李勣曰前日薛延陀之窮追非以魏徵之言中更無類矣帝曰然定親征遂良曰高麗外也且一將任取而輕行遠舉爲不聽三月詔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帝曰其將兵也不大勝則大敗然與勣道宗皆今名將也勣道宗不大勝亦不大敗帝品羣臣曰以交相譽也無忌能斷而短於治兵文本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貞然尚然諾則朋私馬周敏而直使多稱任遂良每寫忠悅鳥飛依人而得憐士廉唐儉所少規諫耳師道純以怯懦無益於緩急焉耆貳於西突厥郭孝恪擊虜其王以獻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比之宋鄧鼎以使者屬吏冬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以問隋

故將鄭元璹曰道遼遲艱東夷善守召洺州刺史程名振語方略失秩怒以試之敗對愈明以爲驍騎將軍張亮泛萊五百艘李勣步騎六萬及薛延陀悉衆南度十二月入爲右武衛

十九年春正月發洛陽爲北干謚曰忠烈祭魏太祖操於鄴曰一將有餘萬乘不足也三月定州語侍臣煬帝四出巡幸固當雪其恥 太子監國劉洎與守將行諭之對曰大臣有罪臣則行誅乃怪其妄發 夏四月勣軍至玄菟張儉之前鋒有捷 五月航海之師拔沙卑勣拔蓋牟遂進薄遼東救至者四萬道宗以四千騎逆破之帝至遇負

土塡塹即馬上命載以帥從官遂拔其城以爲遼州 思摩矢傷大嚴城帝爲吮血契苾何力陷陣槊中其腰束瘡而戰城降以爲嚴州 薛薩延壽惠眞以十五萬救及安市城帝曰爲延壽策者三下在與吾戰必成擒矣戴盧言於延壽曰唐帝不可與爭也惟出奇固壘可老之此帝所謂上策也乃不用而陣安市城東南帝登望江夏王曰高麗倚國矣假臣精兵五千平壤可襲也惟帝善用奇兇道宗發之而莫能不應蓋殫思在陣中之奇勣以萬五千人前陣無邑高人後衝勣交後衝塵起親帥鼓角旗幟四千上北山以起伏兵鼓譟並進時薛仁貴白袍自標大呼陷陣皆披靡大軍乘之延壽惠眞降驛報太子朕之爲將也

秋九月薛延陀眞珠可汗死多彌殺其兄而立遂衰安市兵精而險其主能守帝所聞也故白巖之下欲違之攻建安勣則畏後議既欲移師烏骨無忌曰天子不可以乘危築土山攻之六旬不下而班師者惟帝在行自視已重也向使遣將而用偏師則隋時且下之矣然兵行有制其還也先度戶口而後耀兵故拔口七萬斬首四萬戰士亡者三千耳無不勝之戰也還時城主來拜送亦帛賜勸事君 冬十月遣祀魏徵立其仆碑曰徵也在必能止東行 營州祭戰亡謂薛仁貴故將皆老矣新進喜得卿也

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還殺劉洎或言且誅異已者而行廢立

二十年春三月帝疾詔太子聽政 刑部尚書張亮以多養假子斬 閏月朔日食 夏六月西突厥入貢且請婚使割寵茲于闐疏勒朱俱波爲聘 回紇擊敗薛延陀震之以江夏王之師則殺多彌據其地餘民走者奉咄摩支方表請帝以遼東遲志計西滅以示威遣李勣降之靈州國衆既破於道宗於是勑勒諸部若回紇十一姓皆置官司乃下詔盡北溟以爲州實混元之未有告廟示天下 蕭瑀踽行忤世請遂初於佛而復窺朝堂冬十月貶商州

詔曰。梁武簡文之事佛勤而至矣。皆以覆國喪身而宗沉瑀。曾不茲鑒。以大臣出家而違異。十二月。生日罷宴。曰。悲不逮養。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參天可汗道。於突厥回紇之間置六十八驛。將復伐高麗。朝臣曰。寇善守。然皆失耕矣。偏師亟擾之。可不戰而取也。乃遣牛進達李勣。夏四月。作翠微宮。置燕然都護。李立素首爲之。六府七州之獻。惟杯酒。五月。翠華宮謂侍臣曰。朕平定中國。兼服夷狄者。視人善若己。有且棄短取長。禮賢而憐不肖。正直之士未或黜責也。愛不分以華夷。故其部落知依。五者功之所由成

勣破南蘇城。秋七月。作玉華宮。牛進達拔石城。骨利骨遣使入朝。姚伯子曰。以言其地晝長夜短。吾以徵晦明殊異。而日未嘗不在天也。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擊龜茲。時來王之酋以百千數。結骨赤髮綠睛。朝二十二年。春正月。帝欺窮髮爲編氏。作帝範賜太子。曰。脩身治國。備其中矣。古哲王所以爲後世師也。竭力爲善期在粹美。賢者縱一乘而身不可保矣。薛萬徹伐高麗。浮萊州。玉華之役。巨億充容。徐惠疏曰。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矣。國安不在遐廣。召亂起於人勞。珍玩斧斤。錦繡酖毒。作法者貴。偷者之何勞。繕相繼而華靡示於後嗣。或

伏闕訴冤。侍中崔師仁。以失奏流連州。三月。故隋愍后卒。詔祔煬帝於江都。夏。擊降松方蠻。西突厥葉護賀魯降。中天竺阿羅那順篡立。以攻朝使。右衛長史王玄策潛脫而起夷兵。虜之以歸。蕭瑀之貴福。蓋帝曰。行爲謚實。初太史占大白晝見。女主昌。三世當代者。武王帝以官行名邑。殺李君羨而問李淳風。對曰。兆成宮中矣。三十年。殺唐子孫殆盡者也。帝曰。吾且盡疑似。曰。違天重禍。儻去老而少生。則且無類矣。梁昭公疾。以不止東征爲失職也。表諫伐高麗。而後卒。秋八月。朔日食。高麗船役及於劍南山蕩。冬十月。雅眉印反。殺以貴。十一月。奚契丹內屬。爲龜茲出師者。降處月處密。斬焉耆。然後虜龜茲王布失畢而歸。

二十三年。春正月。以爲武衛中郎將。車鼻自頡利之敗也。避地金山之北。得其餘衆。以漸張。徵朝不至。擊之以郎將高侃。三月。帝有疾。夏四月。如翠華宮。召無忌遂良而托之太子。且曰。無忌愚。取天下功多。勿用間之。崩遺詔罷遼東兵。六月。太子即位。始改官名。避先帝諱。李勣召自朔州。與無忌並同三品。太宗之以其術御其下者。至死而不忘也。無故而出之。使歸。思其用之者。秋八月。晉州死囚者五千。居也。陶穴則鎮之而壓矣已。祔爾何力

請殉昭陵弗許。然立石像二七北司馬門。則擒胡也。承乾死後。蔡自順陽徙濮王矣。冬十二月。詔開府置屬。

高宗天皇帝

永徽元年。帝柔而不立。善惡攝之。皆必從也。邪未中。而弼聽純。喜太理唐臨之祥刑。春正月。召朝集使。陳便宜。日見十刺史。民政是詢。大臣諫官。言而庸也。故貞觀永徽。無間治焉。百姓阜安。其初誠可與守文。夏六月。高侃至阿息山。車鼻發兵無應者。走而爲擒。姚伯子以此見唐威之震也。秋九月。置狼山都督。盡突厥爲內臣。郡有單于潮海。而北邊無寇者三十年。蓋一統之初。莫唐爲大也。然夷禍常

自內發。治少而亂多。則又以窮大而疎於防。冬十月。褚遂出爲同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西突厥沙鉢羅寇庭州。武侯大將軍梁建方討之。冬十二月。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結於西突厥。

三年。春正月。高麗遣使入貢。討沙鉢羅之師。大戰牢山。擒孤注而歸。御史以逗留劾。及其副市私駿。大理李道裕請以實中廐。帝曰。法官也。而馬媚。則朕不足信其臣也。

王皇后未有子。中書令柳奭爲褒寵謀。秋七月。后請立陳王忠。是歲。戶計未登四百萬。去隋猶倍差也。然戈靖而息者世矣。故隋夫賦田二十而不足。唐初百畝而有餘。洎乎不給百。而買賣任之壞矣。或曰。周之井田。何以能常其百。曰。畝百步耳。故制田。自步始也。然則變通之方。曰。始於就山澤中於遷牧圉。承乾之敗。三駙馬謀立荊王元景。杜遺愛尚高陽。用黠僧。搆爲兄弟之訟。與遺直爭封邑也。無忌鞫獄。荊事以蔓。

四年。春二月。斬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賜死者。二王三主。流及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就失思力。罷梁公配享。當時於趙公有不平之譏也。遺愛謂恪豐無忌以儲議。引爲解計。而駢及。冬。沙鉢羅并有西突厥。初武才人在視疾也有悅。既偕而尼矣。忌日行香。見也以泣。后方不

勝。蕭淑妃之寵。令蓄髮而潛納之。入則王蕭皆傾。

五年。春三月。進昭儀。帝爲加贈武德功臣。士彠得列屈突通。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水犯玄武門。郎將薛仁貴登桄呼警。然後帝得乘高。都人死漂三千矣。六月。恒州大水。後之君子。於是識天道。而當時忽焉。冬十月。築長安郭。

是時封事莫聞。仗下謚聲。宰相方罪妄言者。帝怪之。引言及五品。昭儀急攘位而行忍。后孩其女以出也。即潛殺諸狀。爲歆以迓帝。乃啓被而驚。帝而詢。帝發言於后之殺吾子。則捷以抵之罪矣。廢立定。而難舅氏偕昭儀就飲焉。貨委十與。官其三孽。酒酣。微及之。而言他。許敬從史其

說。必折以正。

六年春正月。新羅怨高麗收其城。營州都督程名振救之。捷還。夏。帝欲特置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來濟曰。非故也。

王后壓勝之誣。及於其母柳。秋七月。柳奭貶營州。中書舍人李義府回邪。慮得罪。王德儉謂曰。立昭儀。卽叩閤表請。超遷侍郎。敬宗及崔義玄袁公瑜。以有可翼之矣。九月。帝退朝。召宰相。遂良不知勣已貳而賣已也。曰。不可使帝有殺元舅功臣名。請先以死爭。勣稱疾。于志寧偕之入。帝曰。昭儀有子。欲后之。遂良以先帝所託。后不可廢對。明日。帝復言。則明謂更事昭陵。非以示後世。叩頭還笏。韓

瑗來濟因爭之以書。帝猶束於公議。他日。勣獨入。語以遂良不可。且已乎。勣對家事不必外問。敬宗宣言。田收易妻。以堅之。遂良貶潭州。冬十月。廢后而立昭儀。彼內樹者喜於有所更。以市寵。而自計。孰知天下之大亂。遂自此決其機也。武既后。弒王及蕭。以帝避祟。如洛陽。義府參知政事。則請易太子。

七年。改顯慶。春正月。忠廢爲梁王。而立弘。武所生也。二月。武士彠爵周國公。夏六月。以高祖配天。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冬。程知節大破西突厥於鷹婆。副王文度稱旨監其軍。殺降取寶。以不及敵而還。惟前軍總管蘇定方。預知其矯也。語知節表聞。弗之聽。是歲。義府家有犯。大理丞畏鞫而自殺。李猫之挾媚而恣戚也。侍御史王義方對仗讀彈文。以毀辱大臣貶。

八年。春三月。義府兼中書令。則謂天下無虞。請隔日奏事。

義府敬宗相謂。韓瑗來濟。欲謀不軌。故以用武之地授遂良。乃皆遣刺。遂良徙桂州。伐突厥。卽遣定方。冬十月。大破諸曳咥河。地雪二尺。定方曰。虜必以我爲不能追也。兼行及諸牙帳。沙鉢羅既獲。西突厥乃分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卽降。胡爲可汗。曰興。昔亡繼往絕。以洛陽爲東都。九年。夏五月。徙安西都護於龜茲。中書令杜正倫。不堪

義府之怙權而黷也。冬十一月。訟興帝前。以偕出。后思脩怨。于志寧之中立。亦且爲尤。敬宗承以獵其瑕。十年。夏四月。太子洗馬韋季方有獄。敬宗急之。自刺。曰。與無忌反。懼形見而誅也。因曰。無忌佐先帝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不先恐難制也。乃削官封。黔州安置。時遂良已死。志寧乃與奭瑗之貶。槓臣既矣。

以崇武氏。六月更姓氏錄。秋七月。籍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妻子流嶺表。冬。蘇定方討降思結。

十一年。春二月。后以帝如幷州。集燕老婦有版授。若漢高還沛之爲也者。夏四月。作合璧宮。六月朔。日食。秋

廢梁王忠爲庶人囚諸黔州。爲孤高麗伐百濟蘇定方自爲山濟虜其王義慈得戶七十六萬豈生意在東方故獨禁庶乎厥城二百因五都以定五都督府鎮以郎將劉仁願。后以帝苦視參決焉契冬十月章奏遂委之是帝退而授以權矣后能籠用諸惡人不使測焉亦庸君子不以志正迹拂也而帝永年遂其術是以能改命房帷

十二年改龍朔夏四月遣伐高麗蘇定方捷浿水以圍平壤契苾何力復渡鴨綠詔還師以浿江總管之卒。六月以西域諸國爲八府七十六州。鐵勒葉護犯邊武衛將仁泰討之。

十三年春正月改百官名姚伯子謂兆於改物。三月葉護軍拒天山十人挑戰薛仁貴三發三殪度磧擊獲其兄弟者三仁泰顧擊掠已降使得遠遁仙萼河以棄功契苾何力爲安撫使鐵勒乃共執葉護。百濟故將福信立故王子豐於周留城而圍仁願起劉仁軌帶方刺史前鬥以與仁願合然新羅還於糧匱平壤師班是以孤軍當其得王而初振在朝是以謂危敕西歸而仁軌曰燃百濟之燼高麗無滅期矣守便宜秋七月大破之熊津乃詔益以青淄萊海之兵七千豐殺福信而求倭救。颶海總管蘇海政爲討靺鞨發西突厥二部素不相能與昔亡矯斬而繼往絕亦死由是十姓無主而附於吐蕃以滋其強。來濟在廷州有突厥之寇曰吾當死也久免冑赴敵以卒。

十四年春正月義府以右相典選上責其鬻官而對語不臣時望氣丘隴間夏四月流死嶲州。蓬萊宮成移仗居之故宮更名西內。吐蕃強值西北皆窮餘攻吐谷渾則曷鉢不支而涼州依詔分屯涼鄯六月蘇定方即諸軍節度。熊津總管孫仁師將浮海之師至仁軌以趨周留曰虜之巢穴也秋九月敗倭兵於白水豐秀高麗百濟既降仁軌留鎮經理其民立唐社稷屯田訓士以爲高麗儲偫仁願將師還帝嘉之曰皆仁軌之功也。雲中還突厥漸

蕃請可汗以親王。

十五年改龍德春正月殷王旭輪遙領單于大都督。仁軌爲戍兵請代冬十月仁願代且至則令收穫辦具而自請留乃詔狀餘降熊津都尉助之招撫。后居道士爲厭勝宦者王伏勝以告密召同三品上官儀草廢詔忠於武之猝至解之以儀之教也許敬忠奏及故太子忠謀逆而皆得死故天下結舌以帝不可與言也蕭獻諛以陛下盡善無可諫已自是朝稱二聖雖小事非垂簾莫決矣。太僕張萬歲武德初受赤岸之徙牝牡三千麟德馬至七十萬匹。

十六年。冬十月。以封禪發東都。

十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而乾封改元。以夏還宮。老子於是尊玄元皇帝。 蓋蘇文死。男建爭莫離支。而逐男生。使請。六月。遣契苾何力。麗同善。 秋九月。同善兵戰勝。

冬十二月。李勣爲遼東大總管。

十八年。夏。問何以不進賢。李安期曰。懼以朋黨遷讒。故杜口。 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勣拔十七城。左武衛薛仁貴大破諸金山。元萬頃檄文曰。不守鴨綠之險。男建以置戍焉。兵乃爲阻。

十九年。改總章。春。仁貴以前鋒再破高麗兵。二月。拔扶餘城。勣進拔大行。 夏四月。彗見五車。帝避殿如禮。許敬忠解以高麗將滅。帝曰。佞言。 唐兵遂渡鴨綠。圍平壤。秋九月。城拔。降其王高藏。 冬十月。帝將餌烏荼不死藥。御史郝處俊曰。先帝餌婆婆寐以死。乃止。 高麗俘至。先獻昭陵。乃分九府四十二州百縣。統以安東都護。戍於中國之師。而兵荒自敝者。餘二十年。得戶尚及七十萬。西北地雖廣。曾有其衆乎。隋唐之初敗。或有易視之心也。夫薛仁貴總兵二萬。爲之鎮撫。 師還。赦罪逃亡。太子弘曰。或遇疾不前。或樵采爲獲。或海波漂沒。或深入見殺。不察。則皆逃矣。乃止。

二十年。春二月。李敬玄。郝處俊。同三品。三品始入銜。 明堂之制。基地八觚。宇天圓覆。門墻階級。窓櫺楣柱。栭棼枅栱。皆有陰陽律歷之數。 夏四月。選徙高麗戶三萬八千。江淮山南京西。 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大風海溢。 李勣死。末路之任罪也。專。則功不足贖之矣。 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曆牓。引銓注之法。選士蓋唐選文以身言書判。武以騎射翹關負米。二部甲列門下給事侍中侍郎參駁。而後聞。宏辭拔萃之科。入等。得即授官。嶺南黔閩都督土選。然州縣之任。必其士人。年皆有考。官滿四考。部相交持。則不偏。文武有格。則難奸。而論者。以爲失於德衆。登甲科者。餘刑辟。行觴乎文。以藝取人。風之也。倩代已有其時。

二十一年。改咸亨。春三月。許敬忠致仕。附賊以與忠良。挑佋有人心者。所同恥也。其謚繆者。博士袁思古。摘小疵。以寄公義。 突厥子弟給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曰。非所以習之端良也。又曰。陛下齊獻公之所自出。今周廟修而齊廟毀。非所以奔孝也。 夏六月朔日食。 吐蕃陷西域。罷四鎮。遣薛仁貴以討。郭待封副。而恥爲之下。秋八月。軍至大非川。約輕兵逐利。仁貴進至烏海。待封以重行而禁軍矣。退。則吐蕃乘之。而大敗。以約和。還師。皆免死除名。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於靈州。故地悉入吐蕃矣。其使入貢。問所以強者。議必自下起。上酌利而行之。冬十一月朔。日食。許敬忠在史職。憑臆而實泪。

二十四年。春三月。詔同三品劉仁軌脩國史。冬十二月。弓月疎勒降。新羅多納高麗之叛謀。據百濟。

二十五年。改上元。春正月。劉仁軌討之。其王法敏謝罪。三月朔。日食。武承嗣襲周公。秋八月。稱天皇天后。始爲母。父在。服三年。

二十六年。春三月。百官陪祀先蠶。議攝政。郝處俊曰。魏令。

皇后無臨朝。所以杜亂萌也。高祖太宗之天下。而委之天后乎。后陽不加罪。密引文士元萬頃劉禕之假著述參決則北門學士重。而宰相之權分。太子弘惻心一幽。以語帝。即日蕭出之公主得婚。而太子得醜。帝思其仁孝謙謹。而敬皇帝以爲謚。立雍王賢爲太子。秋七月。杞王金澧州安置。剪落宗室之漸矣。

二十七年。春吐蕃寇鄯州。秋八月。始遣使注南選。四年一遣。或犯昭陵柏。太理奏當。而命殺曰。無以解不孝。寺丞狄仁傑引漢盜取長陵議。乃從。仁傑擢侍御史。以長厚行正直。故善人以歸。而惡人以化。容其身於亂世。而能有濟也。冬十月。祫享太廟。博士史粲之議。五年而一祫一禘。卿王素節以著忠孝。論袁州安置。

二十八年。春二月。還高藏於朝。謀扶餘隆於帶方。至。即以畔召還。而徙死。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然後高扶與氏實亡。夏四月。河南北旱。遣賑。御史劉思立曰。使有參迎簿書。皆以農擾也。委之州縣。民靖而惠實。

二十九年。春正月。百官四夷門朝天后。中書令李敬玄抑邊奏。劉仁軌時鎮洮河。知其不關也。故薦之使代。夏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諫。東西俱強。恐公私偕敝。且新羅不犯邊。師以止。然高麗棄矣。敬玄以十八萬敗績於青

海。喪其副總管。王孝傑沒入吐蕃。黑齒常之襲走吐蕃兵。然後裴師德得收集散亡。太學生魏元忠。以將不擇人上封事。召見。直中書省。

三十年。改調露。春正月。狄仁傑從幸東都。請以左司王本立付法司。曰。怙恩作威。帝欲原之。仁傑爭曰。必欲曲全本立。則請黜臣。以爲忠貞之戒。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明審有譽。西突厥遣吐蕃以侵安西。裴行儉請波斯質子以行。若待涼西州。召四鎮子弟。會獵也者。近萬人。倍道西掩。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騈擒矣。粲碎葉城於安西。而還。冬十月。溫傅奉職。立史阿那泥熟匐。以反。則突厥典

州者皆應。衆遂數十萬。牧犬羊之性難靖也。敗長史蕭嗣業。以寇定州。霍王元軌設疑退之。乃使曹懷舜屯井陘。程獻屯龍門。十一月。以定襄行軍大總管授裴行儉。

三十一年。改永隆。行儉至朔州。曰。虜以掠糧敗嗣業。必我焉復。不大挫。無以通運矣。糧車三百。陌刀勁弩。都壯士焉。羸援以行。險有覆矣。抄至。羸走。甲士闖出。起其覆虜。無還者。至單于府。塹營周矣。及暮而移。前營則夜雨沒之。士間故曰。惟我從之無危也。春三月。大破諸黑山。擒奉職。斬泥熟匐。餘寇保狼山。乃召還儉。代以崔知悌。秋七月。黑齒常之擊却吐蕃於河源。以爲經略大使。遂典屯田五千頃

歲五百萬石。置烽戍七十餘所。河南戰守。是以有備。吐蕃是時攻破安戎城。盡降西洱諸蠻。東接梁松茂。羈南詔。天竺西奄龜茲四鎮。北抵突厥地。方且萬里。不獨有古涼州羌皇已也。是以崛強西方。方且嘗訾太子而譽英王。以逢刺。后億太子爲之也。用廢賢而立英王哲。冬十一月朔。日食。

三十二年。改開耀。春。阿史那伏念立爲可汗。溫傅連兵犯寇。乃復行儉。曹懷舜出長城。伏念襲敗諸橫水。其妻子尚留金牙山。秋。行儉自陘出。務在貳敵交。程務挺擣取金牙之拏。伏念還則無歸。走則後躡。遂執溫傅以降。餘黨皆平。以二人歸之京師。許以不死也。裴炎故斬之。行儉遂稱卒。冬十月朔。日食。徙故太子賢巴州。

三十三年。改永淳。春二月。立太孫。有太子在。則非禮矣。欲置屬。而不果。夏四月朔。日食。關中饑。如東都。而慮草竊。御史魏元忠。以一盜偕行。竟途無亡。西突厥率十姓圍弓月。安西都護王方翼救之。破諸伊麗。三姓再合寇。又破諸熱海。擒酋三百以靖。吏部侍郎魏玄同言。委天下士於選部。此魏晉以來所以多失也。周漢所以治。在簡賢以爲百司之正。僚舉委焉。夫照有所窮。故總之吏部。不如分之羣司。將相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以其或

出外四品下也。命以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之起。以資任淺而知政事始也。五月。洛溢。關中蝗。民人相食。秋七月。作宮嵩山。有徧封五岳之思矣。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封岱而歲以不稔。四夷且內侵。何用勞民而營無益乎。雖未納。而人新於聞諫。則以爲鳳鳴朝陽。殺曹王明。薛仁貴討突厥。并州之寇而不之信。免冑示面。則骨篤祿以衆拜。而大破矣。吐蕃寇河源。婁師得白水八捷。以爲經略。

三十四年。改弘道。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府。夏四月。步揩落發塹佛以稱帝。程務挺王方翼平之。五月。突

厥寇蔚州崔智辯以豐州邀擊爲獲議棄豐司馬唐休璟上書州阻河而當虜衝郡縣自秦漢貞觀置之西北始安若棄爲虜有靈夏之民不居矣。秋七月以疾詔太子監國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冬十二月帝崩東都太子即位遺詔軍國大事必取決天后是則成周簒者帝也。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武曌

中宗嗣聖元年春正月帝不知鑒於武而惟韋后之悅又忘其權之有制也以后父玄貞侍中裴炎爭之則曰與以天下惟吾也炎懼權分以白曌而成廢立。二月以帝爲

廬陵王而幽之虛立豫王旦政事無預也改元文明。飛騎飲坊曲或告以謀起帝而得官告密之門乃自此開曌安東都劉仁軌致戒於漢之呂后。三月殺故太子賢。夏四月遷中宗於房州又於均州。秋七月宣瑞石於朝堂左丞馮元常恐遂稱革命曰天下何取誣也。九月曌更制改官變易旗幟及於改元以唐且周示已。立武氏七廟而後裴炎及於防微杜漸。英公敬業起兵揚州附義者旬日十萬曌讀檄得駱賓王以罪宰相失才初裴行儉浮薄擯賓王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其所謂致遠之器若蘇味道者摸稜爲媚於周取相而已敬業一奮克益

立武之從乃勸所慮爲不肖子也忠義不明苟持祿保妻子則世俗以爲大福澤也已曌使御史魏元中監左玉鈐李孝逸拒之。裴炎乃謂曌反政則起兵者無名而自平諸武不悅坐反以死是時承嗣及再從三思覬非望每請除唐宗。魏思溫說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爲退慮曰先常潤思溫曰山東豪傑蒸麥伸鋤以俟者惋武氏之專制相信在趨義也蓄縮巢謀適解之體不如急前敬業竟取潤以孝逸至回軍下阿溪而前敬猷於淮陰孝逸戰臨淮不利按兵矣元忠闇於順逆謂勝敗關安危爲之畫勝策敬猷既破則敬業爲焚天下自是無敢爲唐舉者。以與

謀斬程務挺突厥寇飲相慶又以流死王方翼。二年春正月改垂拱。三月遷中宗於房州。夏令官民得自舉。秋以阿史那元慶爲興昔亡可汗。懷義以僧幸主營宮禁其徒有繁補闕王求禮初猶有請闕之表寢廣而以宣淫。三年春正月嘗睿宗以歸政弗敢受也。二月朔日食李孝逸貶死克敵未諧元忠之瀕死者三四。三月銅匭受密奏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輔虐以酷吏。秋九月以斛瑟羅爲繼往絕。新豐以山出更慶山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女主當陽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同三品劉禕

之私謀反政。

四年夏五月，鞫之他罪，睿宗爲理，禕之曰：速吾死矣，沐浴就刑。骨篤祿寇朔州，却於黑齒常之，散入磧北。九月，虢州楊初成募迎房州，不克而死。大飢。

五年夏六月朔，日食。當時立武氏奉先廟，作明堂，承嗣復使獻洛水瑞石，而李武以猜。狄仁傑巡撫江南，獨存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則亞此之賢，皆焚毀矣，以抑斯民式德存報之心，而所損恐愈多。秋八月，以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相驚曰：其聚李宗而殲諸黃公謀，以睿宗薨書，趣之起兵，期而莫之定。琅琊王冲，起博州，募得五

千人耳。越王貞以告壽州刺史趙瓌，其妻公主也，爲之先帝，曰寧爲忠義鬼，狼狽起兵，則琅琊已潰死，焚武水西門之回風，丘神勣爲嬰拒博州，掠殺吏士以爲功，越王貞亦以戰敗死，蓋思回勣數十萬，而二王所召募無過五千者，其衆寡之不敵也。以連二王，殺韓魯，霍江都王，駙馬公主多死者，遂拜洛受圖，姚伯子曰：娥姁權數不減嬰，勢乘並起，終阻易呂者，畏磐石之宗也。貞覩詔議封建，豈非長慮子孫，重外援而救內禍哉。羣臣偷小安而共沮，以至老孤據宮而恣噬，豈三后子孫盡乏東伴朱虛才勇哉，民不爲虛王用，兵未出境，震之反謀而潰矣。向使嬰無中睿之願，周寧有還唐日耶。大抵宦官外戚，宰相宗藩，環爲國止，而塞之此必發之彼，有國家者，亦惟權其利多害少者，期得久長之術而已。將道雅州爲西襲陳子昂曰：吐蕃貪蜀富久矣，以阻障隘也而爲開道。

六年春正月，大饗萬象神宮，睿宗承其亞獻，周祖配食唐矣。以謀反殺諸宗室二十餘人。秋宗待賈擊吐蕃而大敗，安西都護唐休景收其餘衆以安。冬十月，殺鄭王敬，每有殺僇，陰雲四塞，一爲縱舍，天則霽朗，多引以諫，緩刑而不能改其慘。十一月，周正紀年，改天授，全於篡矣。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二月，始策進士洛城殿。秋侯思止，王弘義，以酷暴爲侍御史，初閻立本，假佛法，撰地獄圖，嬰肖之而奇刑，與善人更受其慘，時連坐以狄仁傑諫免者千計，徐有功李日知，皆喜平反，時稱遇俊臣必死，遇有功必生。殺諸王，反故太子賢二子。唐遺獨有稱幼之南流者。九月，嬰稱周皇帝，時黠僧或飾經勸篡，而彌勒下生，遂傳爲歷世亂中，睿宗乃改皇嗣，而從武姓，承嗣三思，王魏王梁矣，薛紹誅而太平公主寡，嬰多其權略，使武攸緒殺妻而婿之。

冬十一月，西突厥入居內地，更其酋號曰竭忠事主。

八年春二月，誅金吾丘神勣，周興連而南流，殺於仇家，索

元禮亦以別誅。夏四月朔日食。曌之篡也。侍御史傅遊藝勸明鳳閣侍郎宗秦客勸潛秦客尋死寘遊藝朞而青綠朱紫平章事矣。秋九月夢登湛露殿誅死。鳳閣舍人張嘉福窺諸武之有覦也使王慶之表立武承嗣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以未即順也而武之死矣姚伯子讀此以曌志立武也然果志立武也使侍郎李昭德斬慶之敢言廢皇嗣也及昭德從容於子當承母而俟不能爲姑立廟申以天皇之血食不可使立異姓絕而若然者未志傳武何用徒篡以毒天下也。

九年。改如意復改長壽春正月使存四方舉人至無賢愚引見皆擢用姚伯子總觀曌所諸夷而歎大貴者戕之賤者興之此趙高所以眩惑二世而亡秦者也說者謂廣收精取獨盡人才之用果別有善操其術者與然時語補闕遮車載拾遺平斗量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矣。郭東都。狄仁傑魏元忠連反誅入獄者七族來俊臣巧致之也事白偕貶縣令而譴不及俊臣故得窺其所樂以多殺夏顧禁天下屠殺採捕。李昭德密語魏王權重曌曰吾侄也對曰何如父子子以篡疑而謂侄其可信乎秋七月承嗣罷昭德同平章事皇嗣既定仁傑乃得推廣其意而圖復辟。王孝傑審吐蕃情而得歸冬十月以唐景休請

復四鎮使之將遂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置安西都護戍。戶婢有憾於睿宗譖殺其元妃劉德妃竇。命宰相撰特記付史館。

十年。春正月婁師德同平章事。日賢仁傑以薦。尚方監裴匪躬以私謁皇嗣腰斬異謀之告紛起。太常工人安金藏明之以剖心。秋九月朔日食。河溢棣州。

十一年。夏五月改延載。秋八月鑄天樞。九月朔日食。

譖李昭德曰專以貶南廷尉。御醫入侍用發懷義之妬明堂焚而不敢問也不堪反目之醜言然後使殺之。

十二年。改證聖春二月朔日食。秋七月吐蕃寇臨洮王孝傑討之。曌依於佛而號積增九月至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冬十二月封禪嵩山少室改萬歲姚伯子謂淫虐之實非美其名之可蓋也獨可異者後人襲非於尊號。

十三年。改萬歲通天春婁師德擊吐蕃而大敗。夏五月。

突丹李盡忠孫萬榮寇破營州納佯地牢示飢而遣之秋八月伐兵得還佯言而誠之輕而爭入其伏中曹仁師麻仁節爲擒九月免囚徒而將武攸宜。突厥寇靈州執許欽明。吐蕃使請和郭元振報使復偕之入稱論贊之言曰罷四鎮及分突厥十姓則青海吐谷渾亦中國要地也以爲報然其策而未定也。李盡忠死萬榮孥爲突厥獲

猶陷冀攻瀛。狄仁傑起魏州刺史。姚元之以夏官郎中剖決見才。擢侍郎。十一月。朝士連反死貶者千餘。張昌宗易之聯進自太平公主女裝爲妍。諸武復爲之執役。十一年。春正月。許欽明從寇至靈州。向城大呼美醬長米及墨無畔者。三月。武攸宜以李孝傑戰死。不敢進。乃以武懿宗娶師德擊契丹。立突厥默啜可汗而議和親。夏四月。鑄九鼎。其重也。役士十餘萬。而後能入。昔顏率詭齊。至唐而民受其毒。故姚伯子欲文人之慎辭也。王勃之星分翼軫。乃至使南昌赤流。來俊臣以與李昭德異行。大設反昶。欲連中睿及太平。諸武南北牙。而殲之也。然後

稔其惡。與昭德同棄市。時人方痛昭德。而快俊臣之死爲得眠也。姚伯子謂曌之革命而帝制者。大欲在美男之備嬙耳。故用酷吏以鉗口。俊臣之脅權。亦爲漁色計。妻妾之美。告必及之。一好男。一好女。禍斯爲天下烈。然俊臣嘗自比石勒。其謀及中睿。豈復以臣道終者耶。曌猶有濡。內史王及善力下之。契丹新城以君重。引精兵屠趙城。則突厥以新城爲俘矣。是以大潰。奴斬萬榮以降。九月。改神功。旋改聖曆。冬十月。狄仁傑同平章事。曌謂曰。師德所薦也。仁傑值虐焰斂燠。冷之以寬仁。而樹人是急。十五年。春。武三思求爲皇嗣。仁傑謂曌。姑姪母子孰親。二

張在控鶴監。懼時移而寵爲罪也。與明堂尉吉頊謀自免。而王方慶王及善方。贊還廬陵。三人者。遂從諛諸謔中。三月。召還廬陵王。承嗣發病死。秋九月。突厥取趙州。睿宗固遜。中宗復爲皇太子。時討突厥。人無應募。太子爲元帥。則赴者五萬。人心之不忘唐。其徵也。虜殺所掠走。仁傑追之不及。冬十月。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十一月。睿宗爲相王。論贊欽陵。吐蕃所恃以強者。普贊惡其專。十六年。春。誅之。弓仁贊婆來降。自是以弱。秋。默啜歸漠北。而突厥復強。勝兵四十萬。立左右廂。而得西北諸夷之附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改久視。少年美張易之之榮。復多自舉。備奉宸內供奉。李楷之陷陣也。如鶻及駱務整。契丹所恃以敗邊者也。來降。將族之。仁傑請即使將。而契丹餘黨平。吐蕃圍昌松。唐休景曰。將者可破也。洪原六捷。吐蕃大奔。曌謂欲用一佳士。狄仁傑以張柬之對。反正諸公。多其所薦。故人謂仕周而心唐。曌之猜也。獨入其誠。面折常從。卒而歎朝堂空矣。歷中睿。贈謚至司空梁文惠公。安於時而昭於後。善亂世者以爲首稱。冬。復夏正。十八年。春。改大足。冬。改長安。郭元振都督涼州。南峽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磧中。以控吐蕃。開屯肆牧。寇不至

城。

十九年春正月設武舉。突厥寇鹽夏及於并州薛季昶張仁愿禦之。秋九月朔日食東都見既。冬吐蕃言和而寇茂州陳大慈戰破之。

二十年春三月朔日食。秋九月朔日食既。平章魏元忠剪抑二張而來諸言曰老矣挾太子爲久長也下之獄昌宗引密證以舍人張說宋璟勘之直道廷對元忠免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阿史那懷道爲突厥十姓可汗。夏崔玄暐同平章事。秋九月姚元之安撫靈武薦東之宰相才且曰老矣須急用冬十月張柬之同平事。十二月

嬰寢疾。

中宗和皇帝

自嗣聖之元於今二十二年矣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羽林兵斬玄武門入長生殿誅張昌宗易之而復帝位因疾也姚伯子以當時大臣之失斷者以中睿其所生耳不急臨以高祖太宗之靈誅奸之斧稽從容使至於傳位子始難於母僇矣中宗聞匡復不知義裁辭以怛母既遷上陽宮猶上則天皇帝號遽肆亂已。二月始復唐號改元神龍而楊再思同三品故以高麗舞儕二張而取憐者也。

出姚元之亳州上宮之遷也涕或曰不足於忠或曰餘於智。后父韋玄貞贈上洛王拾遺賈虛已曰太原之監不遠初帝后在房艱難相慰曰有異日惟卿故韋怙之以武迹爲可踵也初視朝殿則有帷故善胡僧宮中恣出入矣復得武三思於昭儀上官婉兒帝爲其雙陸點籌武氏之勢復自三思振者韋后爲之內主也柬之表誅諸武不得始知失策曰以欲使上自張其威也事勢之變乃至此三思遂爲司空同三品。以韋妬貶譙王重福均州置防焉帝之庶也。武攸暨爲司徒。夏四月墨敕妖人爲國子祭酒。敬業輩不獲於去諸武而畏讒耳目於考功崔湜

湜艷三思權新反輸謀焉二張之黨鄭愔爲三思設阱后遂譖敬暉諸人曰恃功專權不利社稷乃以平陽扶陽漢陽南陽博陽王虛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而奪其權韋安石中書令巨源同三品舊惡悉還。三思於黃門侍郎宋璟將有所屬曰獨不見產祿之事乎。豆盧欽望右僕射而不敢預政自是專拜僕射非相矣。秋以洛溢大水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疏後庭干政外戚太盛。冬十一月嬰死帝行諒陰故魏元忠攝冢宰三思矯遺制實封之百戶則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姚伯子曰元忠而忠也下阿之役連和敬業而唐不周矣。安樂公

主適三思之子崇訓而求爲皇太女。

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平安樂。各開府置官屬。五王偕刺遠州。旋貶司馬。二月。韋巨源同三品。與后合族。置十道巡察使。再期而代。駙馬都尉王同皎。嘗與五王謀。故語及韋。而三思中之。與武當丞周璟偕罪。璟鳴死比干廟。

夏四月。以上書將斬處士韋月將。宋璟曰。其指中宮之私三思也。斬月將。不能禁天下之口。以得流而死劒。秋三思密榜韋后內行天津橋。而歸之遠司馬。則反正五王皆死流所矣。邇其仇讐。使日禍唐。而求周建。中宗夫獨非李子孫耶。而忍諸。冬十月。駕始還西京。其時留守蘇瓌。執反者鄭普思。聚雍岐之衆矣。以妻入禁。而罪爲不明。十二月。突厥寇鳴沙。敗沙陀忠義。略馬隴右。

二十四年。改景龍。春二月。復崇恩殿。齋郎五品。博士楊孚曰。太廟未踰七品也。右補闕權若訥。遂疏則天遺事。而賊敬暉。謂遠復貞觀。近舍母儀。以獲褒美。是非之敢爲倒。乃在其時君臣間乎。夏六月朔日食。太子重俊晏立。以安樂之冀幸也。以是危臨。毀言增積。至於請廢。乃不忍而起兵。既誅崇訓三思。與羽林李多祚。叩閤索婉兒。帝登門。名以反也。則兵潰而偕死。夫使韋志遂者。危在李。太子之死。爲社稷也。帝顧以太子首祭二武。有人心者哉。昵母滅

宗。忘其大統之所自。人主汨彝。惟帝爲甚也。兵部宗楚客。使御史冉祖雍。連諸相王。中丞蕭至忠泣曰。廢食於不獲。讓皇嗣者。猶疑而害之耶。乃得免。冬十二月朔日食。

二十五年。春二月。迎葉至忠奏。則天受命。天下歌斌媚娘。今歌桑條韋。受命在皇后。三月。突厥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襲其漠南。冀置三受降城。距各四百里。遏其畋牧。鎮兵以減。城建。而無甕門守具。曰。安用生其退恧。安樂長寧。皆外接士。夏四月。婉兒遂以帝命。甲乙修文學士之侍宴詩也。錢入。則敕除。員外同正試。至千數。宰相半出安樂之門。所以謠有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員外也。既定昆擬昆明。爲油毬場。更竭天下財力於造塔養佛。崇訓雖死。而安樂旋與其弟延秀爲恍。淫侈是以愈縱。左拾遺辛替否曰。陛下以愛此數人。使流品混淆。緇流恣蠹。人怨而散矣。獨提所愛。安歸。冬。突騎施犯塞。敗沒牛師奬之師。陷安西。斷四鎮。則宰相納周以悛之賂。而輕圖也。立之可汗。以退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崔湜鄭愔貶遠州司馬。御史靳恒。李尚隱。仗下發其奸也。湜相以婉兒私人。秋七月。突騎施降。賜名守忠。冬十一月。祀南郊。祭酒祝欽明請。后亞獻。齋娘遂官其僞。

二十七年春正月微行宮女縱觀燈多不歸者　夏四月宴隆慶池其氣有異　后淫相葵言者及謀危社稷而非爲誣也宗楚客以殺參軍燕飲融帝始見快而禍起矣以色事韋者若散騎馬秦客光祿楊均懼誅之及重俊死而東宮曠安樂欲得韋臨朝以成其太女也合狱謀於毒餅徵兵廣樹私人遂其密圖而後發喪立溫王重茂爲太子政事歸之皇后也宗楚客葉靜能進則天故事諸韋盡領南北軍未遂革唐者以相王太平公主而睿宗故仁柔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隆慶池居陰聚材勇爲匡復計羽林萬騎皆厚結其豪兵部尚書崔日用以亂故告則謀

先於太平與知者公主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京尚衣王崇曄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時羽林果毅葛福順總臨淄以韋播之虐捶諭之自效故計即決或請啓相王臨淄曰不從敗事歸功焉可也遂皆微服入苑中落星如雪幽求曰天也福順斬韋之典兵者羽林營以狥曰后實弒帝傾唐今相王誅亂助逆者三族而士無違即入玄武門斬后韋及安樂延秀婉兒何行誅之易哉剝割天下以給其淫虐者施及黎庶矣名之大憝而中外應臨淄適順天下之心也　幽求請定位號以信今夕臨淄子道止之旦迎相王而謝罪以輔少帝名盡誅諸韋尸諸市無免者矣隆基改平王崇暕封立節王紹京幽求並參機務五日然後相王即位改元以少帝爲溫王置內宅　鍾紹京不安於衆罷刺蜀　立太子宋王成器曰安先嫡長危在有功讓於平王　姚元之宋璟同三品會諸相並誅罷二人遂革近弊而力追貞觀　韋既誅廢中宗無祔乃追故英王趙妃　鄭愔過均州譙王重福以起兵相王先定矣張靈均說之入洛乃以謀反伏誅　置飛騎　冬十月薛訥經略均州始爲節度使　長安令李朝隱以宦者屬事而繫之獄帝召而勞之以宣示百官　姚宋志釐選舉瑱爲吏部尚書而元之兵部　御史李知古重稅姚州羣蠻

啓吐蕃知古死寇姚嶲路絕

睿宗真皇帝

景龍二年春正月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太平多私而憚太子傾之以不倫則過日聞竇懷貞危計於附讒帝以謂韋安石對曰安得亡國言乎有功社稷如太子仁明孝友如太子而太平之聽以取危也太平憑權逐以易置明脅宰相宋璟抗論折之因與元之密言出諸王公主絕覬覦也帝難太平一日謂侍臣術言五日急兵入宮張說曰姦人設以間東宮也太子監國自息矣既有成命出宋幽二王太平以蒲州安置讓太子太子懼以自陳姚宋出州

二王命寢。韋安石中書令。李日知侍中。綱紀以紊矣。以左右萬騎羽林爲北門四軍。夏四月。以傅位石羣臣御史和逢竟爲太平曰。陛下春秋未高。乃制惟政事取處分。罷都督。置十道按察使。太平召還。則盡易宰相以示權。冬十月。帝御承天門。罷安石。元振。懷貞。說。日知也。而更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象先望人也。湜引以自掩默啜請和。和逢竟報使。謂曰。襲冠帶。以誓處月堅昆也。而唐報稱臣。令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三年。改太極。春正月。南郊合祭。薛訥在幽二十年。靜而無失。夏六月。孫佺代。至而議襲。奚烏可利曰。道遠天熱。而

佺謂訥管之不克復。惟是竟行。前軍不利耳。狼狽苟遁。佺斬默啜之庭。秋七月。太平使以彗出撼帝。若變在太子爲天子者。而帝曰。然則吾傳位焉。以應者大失所望。險語止之。而不獲。八月。太子卽位。上皇稱朕稱誥。五日一朝太極殿。皇帝稱予稱制。日朝武德殿。大刑政大除殿。夾之上皇則猶以太平也。太平與三相有謀。劉幽求使羽林張暉告帝。及其未發。而泄。帝列狀上皇。以二人流。九月。朔日食。冬。沙陀金山使貢。

史書卷之六 終

史書卷之七

婁東張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成著

唐

玄宗明皇帝

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二月。以諫觀燈。賞左拾遺嚴挺之。且宣示。封大祚榮勃海郡王。高麗別部也。據東牟山。稍得高麗靺鞨之歸。而入侍子。夏五月。以妨農罷脩大明宮。中書侍郎王琚。以憂太平謁帝東宮。未之行也。太平與宰相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謀廢立。不可於陸象先。則使元宮人毒

赤箭。王琚曰。事迫矣。張說獻佩刀。崔日用入奏曰。符下兵集矣。何復緩圖。以後悔也。慮驚上皇。對曰。先定北軍。可矣。秋七月。太平謀且發。帝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及於內給事高力士。定計。取兵三百。入虔化門。召斬三相。而上皇登承天門樓。既乃徙居百福殿。盡釋政事。則太平公主賜死矣。其黨既皆誅貶。獨謂象先歲寒知松栢。然亦旋罷。其相。力士功。握將軍。知內侍省事。宦官自是增置。三品與兵。驟開亡唐大獄。冬十月。引見畿縣。戒以惠養。講武驪山。流兵部尚書郭元振。斬給事。示威嚴也。張九齡已窺其初。欲相元之。張說疾之。御史大夫趙彥昭奏彈

文。而不能尼。則殿中監姜皎。以才宜總管薦。帝謂皎。爲說面欺。竟同三品。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無群臣褻。帝皆納之。初攻勤訪。元之必應。同僚唯諾而已。故帝深任之。唯九齡戒之。以進淳厚。遠諂諛。十二月。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紫微省。門下黃門省。侍中爲監。元之兼紫微令。復名崇。亦出張說。而盧懷慎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內除。置左右教坊。梨園子弟。言者乃及於抑鄭聲。姚崇奏汰僧尼。曰。皆姦人也。徒亂國法而無用。尋禁創寺鑄佛寫經。絕百官之往來。薛訥自并請用兵。帝之欲復營州也。崇以

諫。卽命訥同紫微郎。二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算法著於其時矣。姚崇表賀。北庭都護郭乾瓘擊斬默啜子同俄。擢徐有功子。以平法父祖賴之全者。每請易爵天后時之從酷者。其鋼十三人。幽求紹京琚。或聞怨言。姚崇曰。念功也。皆得遠州。夏五月。罷員外官。非戰功。別敕無注擬。寵賂由清。帝寢設長枕大被。若與五王同其樂也者。須爲薛王煮藥而忘焚。故事領近州。帝爲設上佐。季必更爲中處。天下不勝武韋之服侈。乃大創而明矯之儉。秋七月。毀金銀焚珠錦於殿前。而嚴官服之節。珠絕綵。錦絕織。兩京罷其坊。薛訥擊契丹。受衷於灣水山峽。大喪而還。斬定州刺史歸之罪。襄王重茂卒於房州。帝誄曰。殤。卽故宅成隆慶宮。環以王邸。花萼相輝。名其西樓。訛言採女。秋八月。息之以出宮人。以歲稔。敕脩常平倉。

鄯督楊矩委河西九曲。吐蕃自之。掠馬渭原。薛訥以隴右防禦討。矩則自殺。冬十月。吐蕃寇至。王晙選胡衣七百。鼓角後譟。以襲諸大來谷。虜自殺。以爲大軍至也。而潰。追敗諸洮水。殺獲蓋數萬矣。安軍王海賓戰死。鞠孤官中。吐蕃請和。抑其未順也。而歲爲寇。郭知運自訥軍爲隴右十二州節度。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領六州。

三年。春。崇告謁。懷慎以委事入謝。帝曰。有崇在。卿坐鎮雅

俗。足矣。蓋品之宜爲人式也。崇出須臾。而待決立盡。後人能崇者。尤大懷慎之甘處後。而絕忮懌也。崇管晏自矜。舍人齊幹曰。彼沒身不遷也。而公法時更者。惟救時焉爾可也。默啜部。葛邏祿。胡祿屋。來降。處之河南者萬帳。山東拜蝗。崇遣御史督捕。懷慎疑言傷和。崇曰。以民飢死。孰若殺蝗。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官中置侍讀官。廣疑義。馬懷素。褚無量。以散騎常侍。更日昇入。送迎禮隆於師傅。

安西經略郭虔瓘。請募關中萬人。食馱路給。將作葺湊。疏。不可以西域小警。而竭關中驍勇。而萬人之給。則西土漸荒。寡戶州縣。有莫之必者矣。既而無功。張孝嵩使廓

州。邁汗那國拔於吐蕃。而奉救。起傍側戎落以復之。震匹降者八國。及於康居劉賓也。還繫涼獄以賦。御史大夫李傑糾京兆尹之貪。持於李日知。楊瑒廷奏。糾彈之司。奸人得而恐喝。御史可廢矣。日知以貶。或請停按察使。而精簡刺令。姚崇曰。人患在未得也。州縣且千百。不有所寄。能使各稱職乎。突騎施部將蘇祿。以守忠死。入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春。山東蝗復大起。命捕。河南採訪倪若水。以脩德爲拒蝗。崇牒責之。因勑以捕勤惰殿最。歲然後不大飢。姚伯子曰。德在養民。捕蝗正其用也。惟簧於佛氏詖說。始背聖

訓而反常焉。武韋殺人崇佛。其慈忍獨物是嚴也。則夫崇之翦佛而殺蝗。見有傑焉者矣。民之不死飢。惟崇生之也。試縣令理人策。不能書紙者四十五人。吏部與其貶。蓋不學滋蠹而危民。誠不可藥也。然惟朝廷宰相無私授。而後吏部可專責。御史楊範。當徵奇南海。辭曰。是求前所焚已。夏六月。上皇崩。默啜喪首於拔曳固。郝靈荃使而得之。以來。則降者五部。猶立毗伽。秋八月。別廟遷中宗。爲祔睿宗也。蘇祿弱突厥而稱可汗。毗伽患之。謀主暾欲谷。收叛河曲。而破於薛訥王晙。欲入寇。暾欲谷曰。唐治我新。數年息。然後可覬變。冬十一月。盧懷慎卒。姚崇病告。薦自代者皆在宋璟內侍。迎諸廣州。璟不接言。閏月。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唐房杜姚宋。漢之蕭曹魏丙也。貞觀開元斯爲治。崇應變成務。徵輔以術。而璟守法持正。風度凝遠。其事至斯應。不必如崇之捷也。然或並時以濟。或後先相成。頲亦不見能。璟有論助之而已。天遇主難矣。姚宋志行。得賽之協濟。又有難者也。天下事。未嘗無能爲之人。不勝同位者之貳志而敗功。則若盧蘇者。天蓋生之以成姚宋者也。帝望璟而起。去則臨軒。然璟知帝且以武窮。故遲郝靈荃賞。示抑邊功。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於尚書省。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裴將東行具矣。以問宰相。對在天戒未終。喪而遽駕。惟姚崇以材蠹而適行。會遷主太極殿而可矣。以是命五日一朝。入閤供奉。而帝如東都。故人謂崇諂。契丹內附。復置營州。宋慶禮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長史張嘉貞以太原多降突厥。請重鎮。爲置天兵軍。改明堂爲乾元殿。季秋大享。就圜丘。九月。復舊官名。宋璟以史官陳宰相入侍。及對仗奏事。爲貞觀致治之本。別廟立。孫平上言。弟且臣矣。上之不可。雖廟昭同。入弟而出兄乎。太常中論。若以君臣爲父子。殷之兄弟繼立。有四王者。昭穆足矣。是天子之祖禰可無祭也。冬十二月。

訪遺書，褚無量爲之使。九年上其錄，四萬八千卷。錢以僞薄。

六年，春，歛而更鑄。宋璟恐絕民用，官市布良，糶倉收惡。秋八月，令州縣歲冬行鄉飲酒禮。始加賦以給官俸。前乎此者，蓋取諸息錢，姚伯子獨不解其租庸調者，於何用也。若竭天下爲逸欲供靈諸僧供而耗盡焉，則唐制爲無藝矣，無惑乎競淫而趨於亂也。冬十一月，還。吐蕃和。用甥禮。

七年，夏五月，朔，日食。制察繫勸農。宋璟曰：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此日食修德之實也。秋，敕五服並從傳

習者，或難義斷，褚無量曰：聖人豈薄毋哉，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帝復道遊，而有怒寧王成器曰：窺於復道而殺人，人斯不安矣。以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宋璟持法不撓，畧救必抗命，朝集之選，斷之還任，承中脊之委法，璟之所以致朝廷之清明也。然人謂其矯枉或過，而情隔矣。御史臺之繫積有三百。

八年，春，旱，優人狀魃以中之，與頻偕罷，源乾曜同平章事。所引乃多招權。駙馬裴虛己以識綽從岐王冬流虛己，而謂王曰：趨競者強附耳，吾兄弟無間也。王晙奏發拔悉密，奚契丹，以掩突厥，暾欲谷謂毗伽我之利矣，拔悉密逼突厥牙，以奚契丹不至而盡爲虜。十一月，毗伽寇涼，大敗河西邊兵，悉有黠啜之衆。

九年，春正月，蒲州改河中府，置中都。二月，宇文融爲勸農使，分曹覈括天下之戶，增八十餘萬田如之。當時陽翟尉皇甫景以民怨達姚伯子曰：怨者，兼并之豪也。夫盛衰無常，而籍不變，必漸于失實。唐百年生息矣，戶增而田墾，於理豈有疑焉。然以督責吏行聖人均調之事，或以失節而產亂，要之豪民無厭心也。夏四月，敕京外官各舉縣令一人，賞罰視其所舉。六月，罷中都。時陸象先以寬簡治蒲，曰：好擾則事生，源清而治應。秋七月，王晙大破也

蘭胡斬康待賓，以叛胡陷州者也。時党項欲攻銀城，張說敗諸合河，則更戰敗胡兵，或欲誅其反覆，說曰：不殺已降，安集党項，置麟府，以撫餘衆。九月，朔，日食。郭知運疾，晙專功，擊其已降，待賓餘党復反，晙以聞。姚崇遺令，周毀經像，修甲兵，齊崇塔廟，弛刑政，合戰則齊滅，周興，追薦，冥福無益明矣。道士甄之而效欺，並戒勿延，永爲後法。張說同三品，脩史見則天實錄，元忠之誣，說以璟激，曰：劉子玄不我借乎，著作郎吳競起而承旗，命更曰：不直不信。

日食不信于麟德，更以僧一行，梁令瓚爲之，黃道游儀，測天之器也，精則尤在測地，里南北而能別晷極，則日之

高可積也遠可遥也大可度也月星之漸卑明徵可思也一行遠宗羲和之分宅興地同表而疏海候星浚儀岳臺極高三十五度夏至日中之表而晷尺五朗未極南極高十八度而羸晷七寸七分耳蔚未極北晷至二尺二寸極高乃四十度此南北三千六百里有奇之差數也一行測晷於交州表南且三寸三分海中南望槎於老人下者或遠南極二十餘度

十年春正月如東都　夏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　伊汝溢河決博州　秋遣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天下多名將而希奇功於內侍挾權以逼處不凌其上不已矣故明皇之多失不在末路也　王后在藩邸也有襄謀而無子劉華妃生鄫王嗣真趙麗妃生太子嗣謙武惠妃寵常傾后時生壽王瑁攸止女也秘書監姜皎任廢后謀言泄而流　北庭副使張思禮以蕃漢四千斬獲吐蕃數萬於小勃律之圍自是不犯者累歲　張說徙殘胡五萬於許汝唐鄧而空朔方奏罷邊兵二十萬曰多擁祇以營私蓋去者三之一　府兵以貧弱多逃張說建言於優募精選十三萬自逃者應耳以分隸更番宿衛召募既貴府兵益輕不可用矣不原其初而輕為變此說急近功之過也　冬十一月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十一年春正月北巡改并州太原府置北都　張嘉貞罷相不市田宅曰將且相矣寧憂飢徒為不才子弟酒色資以何為　罷天兵大武軍　三月還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張說為之使　秋八月尊宣帝為獻祖光帝為懿祖祔於太廟　冬命選蒲同岐華十二萬為長從宿衛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後列五房分掌庶政

十二年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刺史　秋七月王后廢將遂立武惠妃懲於天后而止廢后尋卒後宮思德不已

宇文融歲終進所得戶賦緡錢數百萬八月為御史中丞未至中年而利入之矣或曰將大攘夷故先裕用是耶非耶　冬十一月如東都　建封禪議者說也乾曜以不欲不平

十三年春二月以增戶賦充所在常平倉本作勸民社使貲富恤貧以毋失業　更命長從曰彍騎分隸十二衛六番　長官十一人出刺帝親選也制詩祖行而循快姚伯子曰州之大者地兼古侯近民克施其實德官無有刺史若也聖門設言而莫遂者後人顧恥為之一志治一志禁而異已　夏四月置集賢殿學士　將為東巡加邊守裴光庭曰餌突厥以和親而來其大臣夷狄望之偕至可以偃旗臥鼓矣乃西使　冬十月水運渾大成　十一月封

秦山祀及社首四夷皆從以推恩不徧而來怨。十二月至東都。分十銓親決試判。宇文融之言曰吏部不足信。十四年春。命張說脩五禮衷於貞觀顯慶。張說惡宇文融而抑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合二人而奏說之賄也。乾曜薄說以東封且庸融故敕鞫以力士稱其功止罷中書令。冬十月。置州黑水靺鞨。勃海將門藝欲擊之。畏威而來。爲其王武藝表言流之嶺南。吐蕃致書以敵禮王君㚟自河西入朝任深入。時寇甘州。十五年春。追敗之青海。多獲益事邊功矣。兆城附十王宅。皇子居之不復出閤。夏五月。雖開府遥領其官屬歲

時通名而已。尋置百孫院。一以爲愛。一以爲防。太子亦曠東宮。居於乘輿別院。夏至頒公蠶絲貴近一縱。秋九月。吐蕃毀瓜州城。君㚟邀擊伏盜戕焉。嚴爲怨於四鎮也。突厥毗伽以吐蕃瓜州之招。著獻嘉其不從。賜西受降城互市。時制市在我。故縑帛收其戎馬。冬十月。還。張守珪城瓜州。板幹立而寇至。燕樂退虜而擊之。以竣工。命之都督。間吐蕃。誅其大將。十六年春正月。楊思勗平嶺南反獠。宇文融請爲稍於九河故道。不就。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金吾[illegible]。破吐蕃於祁連。冬十二月。立長征兵。更番酬勳五歲而周。吐蕃以據石堡。而河右不寧。詔戒攻。難其險遠。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信安王偉攻拔之。則分據其要害。拓地千里。命振武軍。限明經進士及第。歲無過百人。時流外出身且二千。祭酒楊瑒奏。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夏。禘於太廟。始序昭穆如祫。平章李元紘杜暹隙奏。而偕貶。蕭兼中書令。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平章宇文融。害信安之寵。而賄上聞。流死。然取貴者多祖其言利矣。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夏四月。郭西京。裴光庭以平章兼吏部。始廢功能而任資格。選滿非

負譴。必升也。故庸人以爲聖書。六月。討契丹之弑王者。忠王浚以遥領元帥。見百官。張說曰。類太宗像。吐蕃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言其利。帝曰。書媛。對曰。或有爲之也。夫邊境有事。然後將吏得匿官物。取勳庸。故國家所甚不利。而奸臣或樂爲之。冬十月。惟明使。而吐蕃隨之入貢矣。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王毛仲以牧馬別色從封。爲開府儀同三司。而怙寵。子生。力士衛五品服爲賜。見驕離。以復。曰。奴官太盛。將且生患。十九年春正月。賜毛仲死。吐蕃求經書。干休烈曰。權略生變詐。裴光庭曰。忠信禮義所從出也。而與之。躬耕與

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置太公廟。張良爲配。以古名將備十哲。戊祭如文廟。冬十二月。如東都。

二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信安王偉擊契丹。三月。及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虜過含章而遁。風平虜先鋒烏承玭曰。誘我。含章猶輕進以敗白山。玭別擊勝其右偉師亦多斬獲。遂逝突可干。降五千帳而還。夏。命宰相分押左右廂兵。冬。鞠鞨寇登州。

二十一年。春。蕭嵩薦韓休同平章事。休行嵩之所不欲。而言其所不敢。不以薦已阿也。宋璟歎其恬淡和易。而當事確不可易。帝爲休瘦。左右即請逐之。曰。天下必肥。秋七

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嵩休皆罷。春進以爲賢。何相捐之逃也。姚伯子曰。太宗明皇皆採其雄侈。以矩於禮賢愛民。而莫能掩其眞也。故行常與言謬。然太宗終庸魏徵。其能自抑也。縱不勝其抑若昌。抑不勝其縱者亡。明皇末路則縱而已。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分十五道。於是有京畿。都畿。山南江南。爲分東西。置採訪使中丞領兩畿。餘擇刺史之賢。非變革舊章。皆得便宜。

二十二年。春正月。如東都。二月。秦州死震者四千餘人。夏五月。李林甫同平章事。以悅君。爲相業所伺。於宦官宮妾者。無所不至也。時太子見疎。以保護壽王市武惠妃得其助。帥太子以下。受麥苑中。曰。宗廟之薦。不可不親。且以知艱。關中東漕。初是一二十萬石。與作用度。已自奢矣。至帝。增漕數倍而乏用。謀諸裴耀卿。悉租爲東都輸以輸入關。在時亦爲行止。則使以江淮河南轉運使董之。河口三門置倉。避險鑿渠。倉爲之停。蓋三歲。米入渭者七百萬斛。東都自是免就穀。然帝侈日甚。張果老以方士貴。神仙與而怪迂侈談。冬十月朔。日食。張守珪聞得契丹王。及可突干首。帝欲以相旌功。九齡曰。非其官。且守珪若盡滅奚厥。窮於賞矣。置病坊。廩句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侈爲五鳳樓之醮。刺史縣令。近三百里

內者。集樓下而較勝。逐之者。或文繡數百。冬閏十月朔。日食。楊玄琰女。策爲壽王妃。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逃戶。盡今年不首。搜配諸軍。田不改授。而賦以戶增。民是用瘠。綜核之名。掊克之實也。二月。頒令長新戒。皇太子更名瑛。忠王更名璵。三月。敕禮部侍郎知貢舉。安祿山雜胡也。張守珪中其黠。而子養之。夏四月。以平盧討擊使賊績於奚契丹。送京誅斬。有臨刑呼曰。殺祿山。無與滅契丹。故帝欲赦之。九齡爭。以失律喪師。未得。則言其反相。帝遂以辭曰。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也。史思明。亦由雜胡爲將軍。加毋黨服。秋

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冬十月。還。帝欲加牛仙客尚書。以在朔方倉實械利。而九齡不可。加實封。又不可。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林甫方傾九齡。遂收爲己比。問謂帝。仙客宰相才也。明日。而縣公食邑。張裴罷爲右丞相。林甫中書令。則仙客同三品。任唯諾而已。初帝欲相林甫。九齡曰。恐爲廟社憂。及治亂竟以其去日分。故論者以爲優於姚崇。要其力爭。固不媿璟休然宰相言識言才。逐邪制姦。崇或能任之。若徒執法爲賢。是亦有司之良而已。初惠妃爲欲立壽王。而蓋駙馬楊洄附之。常言太子鄂王光王。與怨其母之失愛也。帝誅諸九齡。引古之廢太子而敗國者。以力爭。林甫即入裏言。私諸宦官矣。妃使洄之久相。九齡以白帝爲動色。林甫杜言路而蔽主聰。謂諫官。伏馬鳴而斥。不復立矣。以是恣行其姦。而無所憚。并言諂人。而陰中傷。以帝所親厚。始結納者。終迫逐。其心之叵測也。二十五年。春。置玄學博士。舉同明經。河西節度崔希逸白狗鼎吐蕃爲各罷邊兵。求奇名而昧其不靖也。西侵勃律矣。廷於帝命。吐蕃襲破。希逸死。慚。夏四月。彈牛仙客而得死者。御史周子諒。林甫以貶九齡於荊州。曰。其所薦。遂成楊洄之譖。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也。二王以好學爲天下惜。募丁壯長克邊軍。選宗子補官。秋七。

月。林甫仙客。以刑措進爵。初邊以和糴贍用。彭果請推之關中。增糴價什二三。二幾粟給而江淮停運。冬十二月。武惠妃死。追皇后。然楊妃屬意。而壽王愛弛矣。二十六年。春正月。太常置祠祭使。鬼事數而紙錢焚矣。故人神不可狎也。州縣置學。夏六月。更忠王名亨。立之爲太子。太子審儀注。悉更所嫌。而後受册。秋九月朔。日食。吐蕃據安戎城。劍南節度王昱攻而棄甲。以貶死。昱猶有大罪焉。受蒙舍皮羅之賂。使合哀牢六詔。奏册雲南王。脅羣蠻以爲南患。冬。作行宮兩都閒。分羽林。置龍武軍。

二十七年。夏。張守珪以隱敗行賂貶。追謚孔子文宣王。二十八年。春三月朔。日食。劍南團練章仇兼瓊間取和戎城。守之以許遠。冬十月。吐蕃來爭。救至而去。初突騎施莫賀達干襲殺蘇祿。蓋嘉運助之。遂滅其子骨啜。既以十姓可汗命阿史那昕。莫賀達干以諸部叛。十二月。立之。擊殺昕。是時。斛米疋絹錢僉二百。行萬里而不持兵。二十九年。春正月。帝曰。報而開倉。莫之振也。委州縣採訪使。給而後聞。夏。以夢得玄元皇帝像。迎置興慶宮。吐蕃四十萬入寇。騎將臧希以五千人擊破之。突厥多內難。命羽林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祿山即媚

爲奸雄左右至平盧者必有以取其心採訪張利貞爲之發譽上聞惟賢聲矣八月爲營州都督　冬寧王憲卒謚讓皇帝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

三十年改天寶春正月安祿山平盧節度是時羈縻之州至於八百十節度所領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衣歲逾千萬糧二百萬公私勞費而爲禍端　二月更官名改州爲郡　宇文融敗楊慎矜繼幸知大府布吊多改徵也相趙言利者韋堅王鉷著三月堅以督運多致擢江淮租庸轉運使鉷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秋七月朔日食

老奴招致拔悉密立頡跌可汗二部左右葉護突厥遂微

三十一年春正月祿山入朝帝既好鬼即誑言結之曰州苗憂蟲誓忠以祝則既於烏食張奕選首祿山發其覆試而終日不成一字　三月追周上御大夫及皐陶皆皇帝姚伯子曰上御孰爲之名皐陶孰辨之姓一統天子至貴矣豈冒其不可知者足以益榮也　韋堅引滻環望春以爲運船委榜列郡名御樓爲觀則貨珍以羅牙盤食百究宜一日之後耳以役怨腹民獨何心哉

三十二年春改年曰載　二月海賊寇台州尋平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夏五月河西軍擊斬莫賀達干　回紇及拔悉密突厥之爭攻殺頡跌秋册爲懷仁可汗舊故有九部既南據突厥之地更併拔悉密葛邏祿而益強故招夷攻夷失計之至大者也回紇部置都督戰則先二客部　冬令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楊妃既屬帝懷令自乞爲女官曰太真而潛納之儀如后矣

三十三年秋八月册爲貴妃者猶嫌自壽王也三姊皆賜第官其從兄銛也錡也章佗兼瓊以敵林甫求內援爲蜀採訪而得釗妃從祖兄也使以推官獻春綵樗蒱引諸楊爲悅授金吾兵曹參軍以內比而終其大亂　祿山致奚契丹之叛而破之以爲功　初王鉷爲戶口色役使額外別進百億以內供快帝侈用爲京畿採訪則奏釗充判官

左相李適之故善韋堅林甫既奪堅轉運與楊慎矜矣誑適之使言華山鑛金可富國而對曰陛下本命也帝信林甫愛已謂適之諂而後行適之始知見賣　林甫以武比異論在太子之立也懼後患而不忘傾慎矜附之

三十四年春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見韋堅皇甫惟明慎矜則以謀立告帝微其罪惟二人貶郡太子妃堅女也離婚以自明　王嗣忠兼河西隴右節度者四鎮時偏在邊是以奸雄兼鎮爲強勢逞於不可制然嗣宗能靜而持重常曰撫循訓練則邊境安疲中國之力者非忠臣也故握天下勁兵而以金制勝再却吐蕃皆大捷討吐谷渾虜其全

部。夏四月。適之罷。陳希烈同平章事。神仙符瑞以自媚而已。事一決於林甫。林甫巧去不附己。得羅希奭吉溫所欲害。而羅鉗吉網成其罪矣。宰相會議在中書門下。常午後六刻。林甫既篡。希烈還以己時決機務於私第。五月朔日食。秋。降官日馳十驛。以死路。貴妃爲寵驕。窮侈無適。體萃天下之珍。一弄爲娛而已。嶺南枕路。爲生荔枝死。小爲餐而屬厭。美有當而階驟進。帝爲足其欲者。無不至矣。猶時恚爲出。而厚邀之。女妖內煽。惟失倫之爲祟也。贊贊美大夫杜有鄰。女於兵曹柳勣。而次爲太子良娣。冬。林甫使吉溫杖殺有鄰曰。稱圖讖於東宮。太子自明。復出

杜妃也。

三十五年。春正月。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王琚皆以勣黨死。遷堅怒循河淮江爲典船逋負之誅。除絞斬嫁母服喪三年。廣徵天下通一藝者。概黜以省試。而野無遺賢賀。林甫巧爲蔽矣。乃玄宗初心何如者。姚伯子曰。除斬絞幾刑措。以詭道而捷取名高。故小人得窺其私。而中之也。貌近君子。韓休曾不卒歲。林甫則不死不厭。衷實昵其便己而已。祿山兼御史大夫。常留詞於京。貌於癡。以取帝歡。而忘其忌也。帝捫其垂腹曰。赤心之所積。佯失拜於太子。皆爲媚之精者也。既敘楊氏兄弟於侍宴。以入宴。則請爲貴妃兄。引胡俗。先拜母。祿山城雄武。王嗣忠奏其反謀。林甫惡嗣忠且入相也。夏四月。辭河東朔方。六月。如驪山。名其宮曰華清。初嗣忠得契丹王子李光弼。爲河西兵馬。蕃將哥舒翰。大斗副使舒翰之勇。略先著。吐蕃取麥積石。翰以隴右副使。覆而殲之。帝使嗣宗取石堡。辭以爭之必殺士卒數萬。帝以使董延光。救之助。奉詔而不盡光弼曰。必爲罪歸。嗣宗曰。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也。延光不克。以沮撓爲說。林甫即深言擁兵奉太子矣。既入。帝知太子居深宮。通謀爲妄。然嗣宗猶貶漢陽。殺楊慎矜。林甫曰。隋葬也。冬。賜林甫以天下。歲貢。其子岫知惡爲

禍。積之且發也。指圖役而謂曰。怨滿天下矣。恐若斯者不得也。則晝出陳兵。夕寐移寢。徒知怖而惡不悛。小勃律以旁國附吐蕃。高山芝以副四鎮節度。討之。既破連雲堡。遣潘元慶。以千騎前行。誘而縛之。蓋臨禹貢之弱水也。胡音曰婆夷。仙芝之至。斷其藤橋。吐蕃救兵隔水矣。以其王還。遂節度四鎮。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高力士庸李安以釀亂。形既成矣。時隔朝疏闊。臺省集相門。

三十六年。夏。帝謂政事。恐委之林甫。而力士曰。大柄不可假人。且威勢既成。無復敢議者矣。以帝不懌。而不深言。亂力士之功罪也。力士時驃騎大將軍。太子兄呼寵極矣。以

和諧而疾惡不及於士大夫君子是以於小忠小謹無取焉。冬十一月。妃姊有秦韓虢國夫人之封。五楊聯寵衆賄所奔。財溢而莫適所用。競宮室服食。鳴其侈而已。十二月。哥舒翰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唐賦法隋。故富在州縣。庫倉之粟帛。皆有溢。中興之所以有籍也。楊釗度支。歲中領十五使。而以爲媚資。變輕貨而都爲京輸。乃奏帑藏充衍。古今罕儔。

三十七年。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更以金帛爲巳不可勝用矣。府兵徵發。制必銅魚木契。爲參驗。名臣功著而入相。將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夷將雖才。必文臣制。所以免

偏重之弊也。玄宗荒於從夷。復餌林甫之說。而革典。既阻重臣入相之路。尤利胡人不知書。終無以形巳極患失之心。期保其祿位而巳。乃使其種類相繼盡節鎮之任。夏五月。復奏停折衝上下魚書。應彍騎者。皆市井無賴驕而不習於用。西北既萃天下精兵。是邊疆而腹弱之勢也。州縣狃承平。或禁挾兵矣。君驕臣諂而民嬉。惟延亂之事是玩

哥舒翰攻拔石堡城。多殺士卒。而不能守。

三十八年。夏五月。祿山賜爵東平王。秋。兼河北採訪使。

論者。以魏周隋爲閏位。命廢韓介鄴公而求殷周漢後。未幾而復。祿山寵傾諸將。所冒爲功以獻者。獨莨若以阮奚契丹。耳。冬。入朝。盡楊氏爲戲水之迎。帝待諸望春宮。昭應之第。待其居矣。賜鑄爐五。楊釗更名國忠。以讖有金刀也。駕林甫而挾權。吉溫之徒。更事焉。右李者多貶矣。鮮于仲通。釗劒南時之依也。薦之節度。以失蠻夷和。南詔閣羅鳳反。陷雲南。取蠻州三十二。

三十九年。春正月。祿山生日。三日入宮。洗兒戲。發其醜聲。高仙芝襲虜石國王。貪其富也。獻俘加開府。使更安思順於河西。而不受。吉溫以安楊之睦。又艷祿山而兄事之。請排林甫。以報薦也。祿山兼領河東。即以溫爲其副使。安李才足相持。楊特席寵。其無賴祿山意存。常前揣於

林甫。故揚揚國忠前。一見林甫而汗背。然林甫終不泄其謀也。但取折服。陰便其私。祿山負罪於失拜。患在太子之立也。且輕中國備弛。既領三鎮而歸。勢足逞矣。孔目嚴莊。書記高尚。識以趣之。養曳河八千戰馬。文武將吏備具矣。夏四月。鮮于仲通伐南詔。西洱河之喪師六萬。拖敗敘功。而閣羅鳳臣吐蕃稱東帝矣。募復征野戴哭。仙芝再擊石國王子。深入而大敗。李嗣業勸宵遁。段秀實訴曰。避敵無勇。棄衆不仁。共留以散卒免。秋八月。武庫火。祿山大喪師於契丹。斬哥解歸之罪。

四十年。春三月。將爲雪恥之師。復以奏請俱者。朔方副使

阿布思畏歸漠北而頓兵。王鉷賊發。國忠誅之。林甫多爲之營。而得連。林希烈哥舒翰證之矣。五月。國忠爲御史大夫。李楊方仇。冬十月。林甫死。則國忠右相。吉溫爲御史中丞。祿山之所伏耳。日也信宿必達。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並入朝。帝爲和解。不克。思順時領朔方節度。

四十一年。春。剖林甫棺。祿山益無所畏。國忠達其反謀。不納。秋八月。使哥舒翰兼河西節度。西平王以偶之。冬十月。侍宴清華宮。丞相號國並轡。國忠至是。亦知殺駕無所。而且窮樂。行欲反林甫。爲收人心計。忽不禁其驕忌。國忠證反。以召祿山。曰。必不來也。

四十二年。春正月。祿山入朝。而泣訴。帝遂誠其僞。加僕射。雖太子言之。亦不聽。已求兼羣牧。則又以爲閒廐使。是以鐵騎得練上襄。二月。尊號增至十四字。三月。祿山歸范陽。初翰林張垍。草平章制。中更僕射。力士餞賜。還明其怏怏。即爲貶垍。及兄均。自是凡言反者。縛送之。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南詔再敗。猶聞捷。帝方以朝事付相。邊事付將。而居逸。力士曰。雲南闢數喪師。宰相不以聞也。邊太重而不制。憂且在之矣。秋。國忠罷陳逸。而引韋見素同平章事。爲其和雅易制。帝憂雨。國忠獻善禾。扶風太守房琯。適奏水災。兄推。故關中大饑。而不聞。是歲。戶幾千萬。口羸五千萬。太平豢養之民也。旋而爲亂離剝落之民也。

四十三年。祿山請易用番將。見素謂國忠曰。反速矣。入諫。帝不聽。而許之。他日請徵之。以平章內侍輔璆琳取賂。而寢命。哥舒翰入朝。而居疾。安慶宗尚宗女。手詔祿山觀禮。秋七月。辭疾而謀納兵。獻馬三千。執鞚各二部。將之二十二將。適璆琳賂泄。而帝有悟。用河南尹達奚珣言。官夫自給也。俟冬。祿山踞謂使者。十月相見。而無答表。帝猶以其月如華清宮。蓋安亂而不之備也。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平盧大同。皆置守。躬帥所部。及奚契丹。十五萬。誅國

忠爲名。所至風靡。國忠徒喜驗其言。而平亂無略。與帝言。旬日將有梟其首者。更以生其易心。封常清入朝。請召募東京。以爲范陽平盧節度。至得兵六萬。斷河陽橋。帝還。誅安慶宗。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張介然河南。高仙芝統軍屯陝。曰。副元帥者。榮王琬。遙領。宦者邊令誠爲之監。此其爲天武軍也。蓋內府之所召募。祿山乘氷渡河陷靈昌。聞慶宗之誅。殺陳留降士。斬張介然。而西陷滎陽。封常清拒賊前鋒田承嗣於虎牢。不勝鐵騎之蹂。再戰皆敗。東京城陷。達奚珣降。乃西走。死者中丞盧奕。懷愼子。杞父也。數祿山罪。顧賊黨。而謂悲爾輩之從逆也。常清至

陝謂仙芝曰。連日血戰。知賊鋒難敵也。以天武軍退保潼關。賊將崔乾祐遂取陝而屯之。臨汝弘農濮陽濟陰雲中皆降。徵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皆未至。關中惱懼。而祿山固志在僭號。無進計。使君相有天下志。改紀其政。而慎固其守。以彼東都豕突。爲入苙可也。 賊將張通晤自睢陽東略。東平太守吳王祗兵起。郡縣之未降者。倚之。單父尉賈賁。帥斬通晤。 制太子監國。國忠寢之。妃銜土以請命也。姚伯子曰。太子更難多矣。命未定。猶仗危焉。子也忍。俛也。親惟亡心而後亡國。 平原太守顏眞卿豫戰守具。賊牒使防河津。更牒諸郡購賊。祿山徇地以忠臣首。至平

原則使斬。蒲續盧奕身而葬。是時。平原已募得萬人。於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方據城抗張獻誠之圍。而景城長史李暐。河間司法李奐。博平人李隨。各殺賊署。推眞卿盟主。邊令誠不獲所私。入奏讒仙芝常清。斬之軍中。曰。棄陝也。哥舒翰以病強起。軍事委之司馬田良丘。 賊遣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常山太守顏杲卿。僞迎祿山。成其謀。既連太原尹王承業。而未發也。李欽奏爲賊守井陘。平原使告。共斷歸路。即假祿山命。召斬欽奏。散其衆。何千年以爲賊幽州徵兵。還而爲擒。策杲卿曰。烏合之於應敵難。誠深溝以俟朔方。傳檄趙魏。斷賊要膂。而成擒矣。遂陽言光弼出井陘。而獻誠目潰。河北反爲唐者。十七郡。使招賈循於范陽。郝人馬燧爲循決計曰。祿山終歸夷滅。以范陽爲朝廷。傾其根本。萬世之功。莫大焉。循不以時發。而無成。然祿山西至新安而還者。河北之變內牽也。

四十四年。春正月。燕帝僭號。奚詢爲之侍中。 杲卿使子泉明。獻張通幽。隨之太原。使承業別遣。短杲卿而自爲功。故承業羽林大將軍。而杲卿止衛尉。命未至。常山陷。太原妬功而不救也。史思明執杲卿。祿山數其負薦而反。杲卿罵曰。羯奴無功。而承極寵。節度三道。負恩以反。臣唐累世

者。顧一薦得挾之耶。乃死。思明復圍饒陽。李奐李暐救之。皆敗。河北多復爲賊有。 命子儀罷雲中。益兵圍東都。分定河北。乃薦光弼。河東節度與之。朔兵萬人。 哥舒翰擊却安慶緒於潼關。 二月。光弼出井陘。至常山。團練兵執賊首安思義以降。免其死而問計。思義曰。急在入守。胡兵雖銳。挫之堅城之下。而心離矣。且晨即思明必至。大軍且繼。光弼即日移入。思明釋饒陽而趨之。守弩五百。以却。則出千弩。爲四隊。發發相繼。且潛殲其土門之留守。思明以退。則縣爲置戍。 譙之降賊也。眞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得樂從數千。合賈賁於雍丘。賁戰死。并其衆。令

狐潮者以雍丘令降賊者也。以四萬人奄至，巡曰示民無懼，而後城可守也。使千人乘城，而身突戰以勝。六十日三百戰，走潮，獲胡兵二千。清河客李萼如平原乞師，曰：清河布疋者三百萬，帛踰八十萬，錢緡米斛皆至三十萬，甲兵五十餘萬，而戶十萬，是富三倍平原，而彊且倍。公資之士卒，則撫而有矣。心腹二郡，將四支自隨，與兵六千，而問計曰：程千里，將兵十萬，而阻崞口，今擊魏郡以開之，遂其北討，而南率同盟，以臨孟津。但表朝廷堅壁勿戰，月餘必內潰矣。姚伯子於萼策知其本，猶嘉唐初制之預為中興地也。舉清河平原，而州郡之蓄積舉可知矣。故方面易於

效力，專城苟非怯懦，皆可資守以待救。故富於國都，不如富於州縣。此明王救敗之要術也。眞卿命參軍李擇會清河博平兵，軍堂邑，敗賊而克魏郡。賀蘭進明以北海太守起兵，應召，眞卿禮下而讓之功，遂冒其本，以加河北招討。而擇及二郡不錄。士心為移。攻信都，金帛募死士而後下。無略而多忌，若進明者，信不可與共功也。常山相守四十餘日，糧道見絕，使如子儀告急。夏四月，自井陘合軍大破之。土門中郎將渾瑊，以射賊將顯名其時也。思明奔趙郡，所過恣殘，惡其歸正也。屯結自保之民，故爭效於郭李。遂攻下趙郡，還掠縱擒，而民大悅。平盧軍將劉正臣殺賊守，因平原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質而助之，因命平盧節度。郭李亦免博陵，引還常山。思明踵之，子儀使挑戰者，疲而敗諸沙河，而驟益七萬，則增壘自休。而疲賊者，耀兵，斫營，追去。已爾擊倭嘉山而大勝，斬首四萬，追圍諸博陵。河北降郡皆殺守將歸命。漁陽路再絕，賊黨相尤，在不得棄洛而走。李萼之所謂內潰者也。使潼關不失守，祿山無命矣。而國忠識闇，在天下危而惟身慮，憚者舒翰。問召亂之罪，置屯灞上。舒翰知其敵已，表請斬其將而隸其兵。國忠更不能斯須容舒翰矣。則或告在陝，惟羸寇四千，趣之復陝洛。舒翰奏曰：賊利速，羸其誘也。且勢蹙矣，內變

將授首，曾斯須之不能待乎。郭李謀為覆巢先范陽，奏至，亦惟潼關輕進之戒。國忠謀已之懼愈深，中撓之以逗留失機。於是趣戰之使，項背相望，舒翰不得已。六月，出與崔乾祐戰，而大敗者，惟國忠謀身而誤國也。潼關失守，舒翰降祿山，為其司空。河東上洛，華陰馮翊棄郡走矣。然賊猶畏投網，而未敢長驅。國忠領劍南節度，且嘗竄焉。平安火不至，則倡西走，其偷生其圖篡，未竟其發也。而帝然之，夫速亡，莫如逋播。故惟守死者能存。周東徹以西失，晉南渡而北棄。然平王安行於戎，退元帝基因其藩封，猶以削而莫制。況寇近郊而委守，不延之蹴路哉。帝密畀留守

於崔光遠付宮鑰於邊令誠龍武陳玄禮整比六軍。選關九萬。詐衆親征。而宵遁矣。妾妃主皇孫之外宅者。而奏韓是偕朝門晨啓。官至而宮皇駭。始警矢帝所之也。光遠即東其子獻。焚。令誠獻鑰。此其爲明皇付托之選也。日中行饑。快獻而不飽。父老郭從謹。路啓曰。陛下縛告反。故直言絕而成此禍也。明日至馬嵬。饑罷同怨。玄禮曰。罪由國忠。則水火沸。斬其首而揭諸。及秦韓也。內誅。示之縊屍。而後衆安。發馬嵬。朝臣惟見素從。乃以韋諤充置頓使。將士畏蜀往。以國忠吏士在焉。諤緩之。且至扶風。父老獻留。太子傳慰。則共擁馬。曰。以繫天下之望。建寧王倓及李

輔國。賛順人心。安宗廟也。廣平王俶以白。而帝歎天。姚伯子猶未測其心之喜。或不樂也。然分命後軍二千。使往平涼。語次傳位。而帝至扶風。從者塗載。詭。幾無術免。使冠諜明。追急及之。洶湧之人情。有逃死所乎。幸祿山猶不虞有西竄。乾祐止潼關者十餘日。成都春綵至。帝以陳庭。召將士資之。而慰感以情言。乃怨改爲泣。而衆安行。太子未定所適。建寧曰。朔方故節度。且裴冕可依也。近而易達。乃馳平涼。得牧馬數萬。士五百人。蜀長史崔圓。迎於河池。以同平章事。祿山使孫孝哲入長安。妃主皇孫留者心刻。從駕之家無留孩。其爲虐也。百官宮女。收入洛陽。其爲刼也。陳希烈。張垍。降爲之。相勢振矣。幸者盈志。淫虐。窮日夜不給。聲色之娛。止追不遣。故唐業有肆耳。明皇末路。亡天下而有餘者也。郭李聞變。留王倘守常山。引兵入井陘。劉正臣遇敗於思明。范陽不克襲者。機失而勢俱變也。房琯及帝於普安。同平章事。朔方留後杜鴻漸。發僉謀曰。靈武兵食完富。盍迎太子。以定天下。使致籍。裴冕亦以河西司馬至。勸之。鴻漸迎及平涼。遂共援馬嵬之命。勸進。爲興復計。故肅宗皇帝即位於靈武。而改元以鴻漸。崔漪。知中書舍人。裴冕同平章事。玄宗制。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節制。高適諫其啓爭端也。永王璘則

獨赴江陵。李泌以太子時布衣交。應召至靈武。肅宗咨之後行。命爲右相。曰。賓友貴矣。何必屈其志哉。河西李嗣業。安西李栖筠。各將赴行在。嗣業聞靈武之命。有緩謀。折衝段秀實曰。君父告急。曾臣子而晏然乎。改扶風。鳳翔郡。玄宗至成都。當其潛逃也。令狐潮以呼雍丘曰。危城爲誰守。既得蜀信。設朝斬言降者。守具侍義。器用竭矣。縋藁人爲矢。槀習之。則死士斫營。焚壘。皆下於縋者也。以取勝而追奔賊。怪立城爲偶人。則雷萬春靜六矢於集面。潮以天道拒曰。未識人倫者。焉知天道。戰獲爲別。非胡勿歸。故人喜自拔。王俌有二。諸將誅之。使宗僊。遲迎烏承

恩辭以無詔僊運曰。扼賊咽喉也。移兵守之。洪業斯建。若守詔而使之陷信都且不獨全矣。八月。子儀將河北五萬。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皆同平章事。肅宗詔泌。官窮賞矣。兩京克復。其何以處之。二人。泌曰。土以侯之可也。太宗欲昉古封建矣。議紛而止。夫以官賞功。事廢匪才。柄移權重。國大不過二三百里。猶未比今小郡也。難制之患。無有矣。回紇吐蕃遣助。靈武使至蜀。玄宗即所尊上皇。以自稱也。韋見素房琯奉冊如靈武。祿山荒宴洛陽而誇胡。長安唯聞掠命。民習賊虐。然後知以有朝廷生也。相告。惟靈武至矣。豪傑時有誅殺。以順民心。

四門之外。率爲義壘。時望北塵而欲走。時陳入君令。薛景宣克賊。保扶風。故江淮貢賦。入蜀達朔。而道路無虞。九月。史思明陷九門藁城趙郡常山。建寧王倓。血戰爲衛。軍中屬目。將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勇略。然廣陵兄也。使太宗上皇之功成。何以處廣陵乎。改命。泌並轡行。白衣指軍中。乃受謀軍國長史奏報命。先開示。幷付禁門鎖鑰。諸胡從入長安。盜廐馬。且謀據邊郡。子儀封破同羅。時朔方之兵足用。帝喜以夷張徵兵回紇。徧及城郭國。彭原侯軍集。泌之謀也。將漸於鳳翔。張良娣前床衛帝。寵成同患。泌聞打子聲。而奏軍報停壅。乾樹雞刻內滋隙矣。傳位冊至。帝見房琯。而虛已禮焉。言爲改容。琯亦若能任天下者。上皇賜良娣七寶鞍。帝以泌言。撤其珠玉。充戰賞。而建寧泣問之。則喜極于從諫。而悲生將遂。后良娣。泌曰。家事有經。宜上皇之待。怨以及於倓。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冬十月朔。日食既。第五琦以江淮租庸。輕市爲陸運。自洋川達。加山南度支。饒用以權鹽。賀蘭進明命御史大夫。而攝授以怨。房琯而短之。中以使諸王分節。意豈專在陛下也。琯請將。爲招討使。所委司馬奈謀。李揖劉秩好古而不達其用。如車戰取勝。蓋御在六藝。少而習焉。馬安人。故無虞奔。琯遇安守忠於陳濤斜。倉卒爲牛車戰。鼓

譟縱火。則人畜驚而蹂躪敗矣。死者四萬人。不習之爲害也。思明無郭李抗。以河北虐暴。負輝死。眞卿走。烏承恩降。饒陽守於賊而彌年者。裨將張興。勇而明於智也。城陷。執死。思明下城。惟女貨是掠。男子非任負無存者。永王璘。富當江淮之積。而恣召募。謀據金陵。敕之歸蜀。不聽。使高適以淮南節度致討。璘東下。破吳廣陵。非位號早正。順逆所在。天下又有不詳於辨者矣。故姚伯子謂靈武諸臣得春秋首止之義。十二月。潁川陷。帝泌籌定期。賊之驍將五。光弼出井陘。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兩軍蟄其四將

矣祿山從者獨有阿史那承慶遺之華陰通其道適以疲其首尾之奔命也明春建寧並塞北爲光弼掎范陽拔巢穴覆大軍合而成擒矣艮娣表裏輔國而中搆讒僉爲不平泌曰非宜於人子　虢王巨假張巡先鋒魯東平濟陰陷賊將襲寧陵斷其後巡先移軍待之睢陽太子許遠始見即共破賊流屍塞汴乞功通巨與果毅折衝三十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吐蕃陷七軍三城

肅宗宣皇帝

至德二年春二月祿山盲而暴欲易慶緒而立愛嚴莊導刃剖腹出腸惡稔天誅假手慶緒爲人心快也慶緒既代

莊足之以淫樂而專決主斷　建寧死諸慶平懼及語泌謀去艮娣輔國泌曰近鑒在建寧婦人易順也　帝如保定　思明大寇太原適精兵北赴懼於守者議修城光弼曰賊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塹濠增壘而已遊兵攻南門則命蹈北隙邏卒無懈而止光弼募伎巧小藝必達故窮賊攻不能當其守也將戰爵之約降地道環營然後出師賊屬目而營陷則乘而敗之思明再蔡希得而歸守則復戰斬首七萬而圍解　尹子奇以歸檀十三萬寇睢陽遠迎巡入合兵七千耳二十日六十戰折殺二萬餘遠以戰不加巡而任守　子儀克河東翻城應者司戶唐旻而崔

乾祐走　二月帝如鳳翔胡漢皆集帝迂前策泌曰春既深矣胡兵耐寒而畏暑兩京克窮寇歸巢吾勝兵困熱地矣不如用之寒鄉永絕本根而帝曰不能待　討永王之兵合於廣陵璘將李廣深曰圖之不早永爲叛臣矣先奔而衆遂潰王走死　上皇遣祭始興文獻公九齡　子奇復寇巡走之蒿矢審之觀則中其目矣　安守忠破武功遊兵至太和關夏四月子儀以司空副元帥赴鳳翔李歸仁邀之鐵騎五千殲於僕固懷恩之復守忠爲長蛇而偽遁官軍受夾潰矣以保武功子儀請自貶　魯炅以南陽當田承嗣武令珣之圍力竭糧盡師衆奔守襄陽猶扼南

侵之衝　秋七月寇復至睢陽得而圍之者則糧匱而救不至也時饑餘千六日廩合米而雜茶紙然攻新拒應賊必有死傷焉以此服其智也以至敝守六百矣南霽雲詣臨淮告急進明不應義責之曰坐擁強兵而不分災救患忠臣豈爲乎竟不得收寧陵千人　程千里以上黨抗賊擒敵而還墮塹仰語諸將厲守寧失帥毋失城故蔡希得挾之以攻而不克者千里餘教也　爲攻長安勞饗帝謂子儀曰濟否此行也對曰不捷臣死之九月回紇子葉護以精兵四千至廣平王見約以兄弟金帛子女爲其分乃陳城西時悉軍十五萬李嗣業前子儀爲中軍王思禮後

遁賊陣而却，嗣業肉袒，奮殺定之墻列以進，懷恩引回紇躡其伏，則前軍出其後矣，以大敗走入城，而夜嚴，懷恩請追之三百騎，廣平遲之明旦，則西京復而守忠歸仁通儒等皆遁，葉護責約，廣平拜馬前曰，始得而遽作，東京爲賊守矣，遂引自南城遁，於是人拜廣平眞華夷主，而帝歎不及，俶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 鳳翔得捷，即遣蜀迎，請復辟，泌曰，上皇不來矣，改遣表還就養，帝飲泌，遂及同寢，反復言建寧，帝有悟，而曰，如已往何，泌曰，恐重誤於將來也。

子儀克華陰，弘農。 初睢陽久圍，或議東走，巡遠曰，是江淮之保障，動則長驅矣，故一城之守，而唐中興推功焉

者，全江淮以資戰士，惟二公識天下之大勢也，及堅守而救不至，雀鼠糧盡，至殺妾烹奴，爲婦弱先，而無叛民，忠誠立人之心也哉，賊登城，巡西嚮拜，生力竭矣，雀死爲賊厲，南霽雲，雷萬春等，皆同死，遠爲洛陽生致，巡之教戰，令各以其意，兵將情通，則人自爲戰，而若相使，故不拘古法，因變於敵，而必勝也，張鎬節度河南，倍道急進，城陷三日矣。

自西遁者，保陝收餘，東賊悉而益之，洛陽無與守矣，故子儀大破諸新店，而慶緒遽遁，殺唐將之虜者，千里遠，皆以是時得死，廣平入東都，回紇大略而未厭，故倚夷狄以成功，是相更而趨亂也。 李泌歸衡山。 帝發鳳翔。 嚴莊來降，陳留人誅尹子奇。 帝入西京，上皇發罷，蓋後表至，而後定行期。 宴回紇宣政殿，葉護請取馬，卒范陽之功，帝嘉爲忠義王，歲受絹二萬於朔方。 初玄宗不廟而脫，故彭原設粟主，既入，乃朝享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京，胡氏曰，鳳翔歸甲，上皇亦慮嫌疑之生，患矣，三千精騎之迎，所以啓露刃刼遷之孽，姚伯子則惡夫實喪而多文者，紫袍前馬，固辭改服，傳國璽授，則泣以受。 進功臣階，追贈死忠。 范陽爲賊，遁藪，故安敗而史乃強，慶緒使徵之兵，承玭曰，彼葉露耳，不急歸天子，且與之偕亡，思明乃囚承慶，守忠，以所部郡兵降，封歸義王，即命范陽節度

唐臣從賊官者三百，原情爲六等，刑死杖流貶以差，帝爲張均兄弟匄死，而上皇不肯，帝曰，臣非張說父子，不能保全，以有今日，猶不獲赦，均死，姚伯子曰，以保全歸功，則濱之危地者，追言之矣，玄宗何悟之遲也，且高祖躬受唐命，傳位太宗，猶不干其治，亡國餘闇，乃生殺是主，且親民接士不已，而可乎。 甄濟隱青巖山，遣掌書記祿山採訪時，東都破，封刀召之，延頸受刃，故帝以列拜降燕三百，而後官之秘書，蘇源明知制誥，亦不受賊官也。 置殿前射生手。

三年，春正月，帝上皇交上尊號，姚伯子曰，父子也，而交誣

二月李輔國爲太僕以內交傾朝野　以亂平大赦改乾元免租賦復稱年　三月良娣自叙妃以后而時不之貴者譏也　夏四月新主入太廟　五月停採訪使黜陟改觀察　張鎬奏爲思明虞與許叔冀之不可與臨難也中使左其言以罷　廣平徙楚徙成者以后生與王侶而有貳也帝與李揆言立太子及成王則遽賀而定之俶更名豫　褒死不及顏杲卿御史大夫眞卿泣訴幽通誅死而後顏氏之忠以列　王璵以媚鬼得平章六月立太一壇女巫分禱名山以帝疾也而多從私夫招賂黃州刺史戮其一賊足歲賦　行韓穎曆　史思明殺烏承恩而反

奏曰光弼使圖已　秋七月鑄當十錢文始曰乾元重寶　冊回紇英武可汗可敦以帝幼女寧國公主也涕泣訣別得虜騎三千以討慶緒　八月子儀入朝爲尚書令光弼侍中　帝欲崇宦官討安慶緒謂郭李難相統並遣九節度而以魚朝恩觀軍容唐制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職近之矣故足掣戎謀而抗主以失河北而唐趣亡者觀軍容之爲也　冬十月子儀破安太清於獲嘉圍諸衛州慶緒悉衆以至伏垣出戰誘而射之逐北其退也而圍諸鄴八節度次至慶緒讓位范陽以求救　河南節度崔光遠拔魏州思明至而大潰　平盧節度鄭玄志卒帝使中使察所欲授而侯希逸之代始由李懷玉之推姚仲子謂籌鎮強古諸侯其勢重者或挾五霸之威而令人得意窺之乎太宗以功臣世刺史而猶吝惜無故而輕千里以啓盜心欲奸雄之居不可得已論者謂以姑息啓廢置亦思其廢置者何事也河北不廷授無以拒之矣　思明入洛殺三萬人

四年稱燕王光弼曰得魏州而不進欲蓄銳以挫吾懈也吾與朔方兵逼之鄴城以其間舉是一舉擒兩寇也朝恩不可　漳水灌鄴食馬矢而猶堅者恃救也且受降之計不早定思明知官軍體解勞饑之以抄掠然後相當則克

期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賊亦悉其衆故前軍接戰後陣猶未布大風交潰之然賊視帥止九節度不相謀子儀河陽橋遁兵各以掠歸矣賊爭河陽張用濟夾築而守然東京竄風帝不問敗姚伯子曰實喪師者朝恩也以六十萬大敗而不亡者幸也　思明襲殺安氏盡其黨置子朝義於鄴而還　輔國請羽林騎士邏盜平章李揆曰今置南北牙猶漢南北軍也相制而後周勃得以成功以羽林代金吾非常無以制之矣然揆於輔國實執弟子禮蓋自靈武後以奄人常居大內而口爲制敕李峴極論而停之峴亦平章也五月貶蜀矣　朝恩猶螫子儻以鄴城之敗秋

七月召還而代之光弼寬素而嚴易軍中所以涕泣遮留也托踐而躍馬以去光弼馳入而號令新壁壘旌旗若生色然人思郭公轉甚矣張用濟在河陽倡逐迎議聞大義於僕固懷恩康元寶而悛單騎迎謁而竟斬之。八月襄將康楚元作亂破荆州走節度杜鴻漸。是鑄當五十大錢百官始給冬料。思明寇汴降許叔冀遂攻鄭州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河陽北連澤潞猿臂之勢也師軍士詣之十日糧耳賊入洛冬向河陽絕饟道光弼猶晝出野水夜還留營以降其將高廷暉李日越思明攻河陽光弼委守李抱玉而屯中渾穿塹置柵抱玉垂陷而奇兵

取勝周縶從光弼荔非元禮拒之羊馬城填塹開柵而不禁使詰之曰欲守乎戰也賊爲吾填既帥死士奔擊乃北趨中渾光弼望曰囂且不整日中可破也堅西北隅命郝廷玉東南隅論惟貞令曰戰視旌吾急颺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示之靴刀曰失利以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戰則誅奔於廷玉辭馬傷易而遣之懷恩小却命誅如廷玉懷恩更前決戰旗三颺地所以如命俱進也縶兵大潰俘囚至河思明亦遁矣姚伯子曰河陽之捷以分合變其強弱也。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討平荆襄。十二月思明寇陝神策衛伯玉却之得馬六自。

五年改上元春正月光弼太尉兼中書令。子儀領朔寧鄜坊節度党項寇逼而假之名。二月光弼攻懷州再破安史兵。襄州殺節度侯瑱至而反者降。閏月王思禮加司空始不相而三公時郭李之中書令亦名尊而未預相事。追太公武成王。夏劉晏以善治財用爲戶部侍郎兼度支。羌渾寇鳳翔崔光遠破之。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喜御之而設其下過者以宴膳拜歡呼之聲常徹行人輔國因將射生五百露刃刼而遷諸南內而流高力士以夙有怨焉上皇不悅而習辟穀也以疾帝謂輔國防微杜漸顏眞卿表請問起居貶。子儀出鎮而党項遁使

統諸道取河北是合李成勝勢也復沮朝恩。冬光弼懷擒安太清。淮南副使劉展反入廣陵陷昇閏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淮東節度鄧景山不能拒指子女玉帛爲平盧賂。

六年春正月平盧兵馬田神功擊斬展而大掠江淮至是並罹毒矣。朝恩奏敕進取光弼以賊鋒猶銳覆懷恩嚴光弼而欲敗之則謂東京可取二月出師爭陳未定而爲思明薄走保聞喜乃增陝戍。三月史朝義殺思明梟獍自戕君子於安史焉快遂殺朝清於范陽而盡夷不附使軍出得遲匝月之期而長算集矣故河北之失皆朝恩之

爲也。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以拒代誅。州道皆有自封之心矣。光弼鎮臨淮統八道。秋七月日食見星。八月輔國加兵部尚書求宰相而不獲薦以與平章裴冕蕭華有惡。九月去尊號以建子受朝賀。制除五品令舉一人自代姚伯子曰酌用於論定賞罰不爲舉者貸則得人莫良也。頻歲糶踴江淮大饑。元載取憐代劉晏掌財賦借徵逋爲白斂急之峻刑爲山澤驅盜聚。七年改寶應春正月光弼攻許州。河東殺節度朝廷之有撫慰而無誅也絳州樂子儀之寬則以都統李國貞爲嚴而殺之突將王元振也三月子儀賜爵汾陽王知諸道

行營至則誅元振曰吾豈受一卒之私故河東率法大人計在天下也辛雲京尋命河東節度而倡亂者亦得誅白元禮北庭節度之授則荔非元禮殺而不誅也。來瑱貪襄陽召而不赴故置商金均房觀察以弱之。元載同平章事而所領不解。夏四月上皇崩時帝疾劇矣命太子監國。同爲傾謀者后輔國也而終隙后謂太子誅輔國及射生程元振而不應也后出三召即死猶有二王係也倜也應則殺戮未識所止也授甲於越王係而召太子益有呂武之權焉太子應召輔國元振衛之以兵入而殺后及二王然非忠太子也其不言弒唐無后也長孫后後武韋及后皆禍唐者也唐以茲鑒自是遂不立后也。帝崩太子即位輔國橫居之爲功明謂代宗禁居外事任老奴也兵柄在矣晏然受謁爲中書令。史朝義圍宗州光弼使田神功破之。六月以元振謀解輔國司馬兵部出居外第辭中書而爵之王輔國未去振權以重。秋七月子儀入朝請解職避振也。九月來瑱誅以平章徵而殺之。徵兵回紇姚伯子惡其棄閑名將而樂夷辱也朝義先使言唐室繼喪無主矣中使劉清潭曰廣平立也然後師來過歷多墟衰唐不足畏而驕逞殿中監藥子昂勞往懷恩女爲之可敦則驕聞而禮愈恭也冬十月雍王适以天

下兵馬元帥會陝諸道兵皆在可汗責之子禮拜舞抗辭者以儲君則自子昂皆鞭百死者二人遣适歸營亡國之辱笞加矣喜讒遠忠負天下之大明委命犬羊而安焉懷恩回紇前鋒郭英乂魚朝恩殿光弼抱玉皆會師洛陽前軍破柵賊悉精十萬以出則擊之不動矣鎮西馬璘單騎突入奪兩牌左右躪官軍乘其披斬首捕虜殆盡朝義僅以百騎走卒克河東及河陽者中國諸將也回紇入東京肆殺掠死者數萬是則賊未燼禍益熾之以夷也朝義走得田承嗣更拒戰僕固瑒大破之是時薛嵩以鄴降抱玉張忠志以恒陽降雲京入其營且受代矣懷恩貳心於資

寇急復其位是故得之而猶失也當議副元帥僉在子儀朝恩更之懷恩遂成河北之勢。李輔國伏誅十一月賜成德軍節度張忠志姓名李寶臣。僕固懷恩既爲河北副元帥部有子儀之舊於是塲及朝義於莫州遂會圍之

代宗

廣德元年春正月田承嗣行朝義於幽州以降之范陽不納走而縊林懷仙獻其首時懷恩反志已萌其降將迎拜則爲樹援計而帝以天下可苟定也薛嵩田承嗣李懷仙並得鎮寶臣爲連不用朝命承嗣悉境內爲兵更選衛萬入回紇歸而虐途趙城尉馬燧請置頓賂得其令旗僇

死罪爲犯令者聾還謂李抱玉得懷恩情於回紇矣謹備澤潞來瑱之衆推梁崇義而即命之夏四月禮部侍郎楊瑄請停進士舉孝廉當時惜其不行姚伯子曰未盡也不孝不廉絕其舉則文而無行者黜矣蓋惟明治不明載籍古今得失之林也文案情僞林莽之樸或局於見矣況進而論變化乎然則得人將何如曰本之以德行粹之以經義核之以策論澤之以詩賦勞之州縣之務審之經筵之陳公卿之選不外是矣吏部總其凡百司任其屬文學明敏者舉掾吏禮加而俸厚道德服衆者辟佐貳功敘而途遠聖主在上而野無遺賢必之道也。秋懷恩回紇相見太原辛雲京閉城懷叵測者入斯防之矣以不獲行僇訟功九月徵朝不至。邊戍以亂內撤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報郭元振不以聞冬十月涇州刺史爲虜導也則至奉天武功矣倉卒起子儀副雍王鎮咸陽是時吐蕃兼有谷渾党項氐羌衆二十萬渡渭而東子儀久廢部曲離散請兵且見過寇至便橋帝棄百官六軍而如陝子儀歸長安全十王達諸行在射生王獻忠擁之以迎吐蕃者也吐蕃入掠長安子儀行且東收得聚剽軍四千勢始振帝畏寇出潼關遽徵之子儀謂收京城出藍田足遏東寇蓋退走引敗也時段秀實鼓白孝德以鄜坊師南趨

子儀西還得其合勢設疑多張騰言令公大軍之至吐蕃遁聲矣而子儀留守。自陝徵兵無應者然後博士柳伉得以論放元振時光弼不發亦畏讒。吐蕃還圍鳳翔馬璘赴難過之戰以入復出以戰明日開懸門以待虜避不惜死將軍。十二月帝還顏眞卿請先陵廟而後入宮元載不從眞卿曰朝廷不堪再壞子儀以百官迎帝曰用卿不早故及朝恩旋總禁兵。帝之在陝也眞卿請召懷恩還宮而後發命曰今則不可矣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其肯來乎代以子儀不戰而服矣李抱眞曰朔方將士思子儀如父兄也。

二年。春。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設備。僕固瑒攻而敗還。子儀爲河中節度。附懷恩者。聞聲改義。以定瑒死榆次。懷恩走雲中。使用子儀於未反。則禍之戢焉必矣。梁洋代運。而汴堙關中艱米。軍給取於挼穗。三月。劉晏罷平章爲轉運。浚汴。夏五月。初行五紀曆。子儀奏兵聚蠹耗。請罷所領。始六月。罷河東節度。及耀德軍。秋七月。俸給青苗。光弼歸徐。愧士懈令。而卒。初郭李並爲大將。選。光弼故嚴。定謀後戰。以寡敗。子儀寬然。仁浹及戎狄盜賊。或望之而解戈。功名始若相等。至道遠要其末路。子儀逾劭也。則光弼之量已罄。而子儀猶有潛焉者。雲中引虜。回紇

吐蕃入寇。子儀出鎮奉天。問之方略。信在懷恩麾下之必不忍以刃加。九月。蝗霖。寇逼奉天。子儀曰。敢言戰者斬。明日而夜陳。則虜望之而遁。虞其不備而猝遇整也。河西節度楊志烈。盡其精卒。使相文達攻靈武。曰。救京師之一奇也。懷恩歸破文達。吐蕃陷京州。以無守。冬。子儀入朝。加尚書令。辭以文皇而還鎮。是歲戶不足三百萬。天寶三之一而歉也。通永被兵之地計之矣。則河南北之存者。蓋什一百一云爾。故生亂之君實不仁。失業之子實不孝。

三年。改永泰。春正月。范眞爲澤潞。去兵養。三丁選壯焉。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免其租庸。給弓矢而已。步兵爲天下最。姚伯子取爲練鄉兵法。時左拾遺獨孤及亦請罷無用兵。爲寬貧氓養。吐蕃請和。宰相與盟。子儀曰。虜利我不虞。國不可守矣。乃戍奉天。夏四月。旱。河東租庸使裴諝入見。而問榷酤。對曰。民愁在不種矣。忽其生而問利。何也。嚴武三鎮蜀。吐蕃不敢犯。其卒也。人傳其虐且厚斂。李懷玉逐平盧侯希逸。爲留後。賜名正己。秋九月。懷恩引雜虜入寇。故吐蕃趨奉天。回紇踵之。道兵至者。獨淮西。朔方兵馬使渾瑊。以再日衝虜營。顯。帝命子儀於涇陽。而屯麥苑。朝恩欲走河中。劉給事曰。是且反也。屯足扞衛。而

遽挾天子。棄宗廟。然後計沮。虜以略去。邀破於同華。周智光。懷恩死矣。冬十月。吐蕃遇回紇於邠。合爲涇陽之圍。則睦乖爭長。子儀間之。共擊吐蕃也。回紇徵見數騎以出。使傳令公來。藥葛羅執弓注矢。則免冑釋甲示之。及進。而迎者羅拜。則讓之。棄功起怨。背恩助畔。曰。欺于天可汗晏駕。令公捐館耳。以吐蕃謝過也。故酹酒之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皆萬歲。子儀之約回紇也。固先嚴備。是以語間。兩軍翼而漸前。揮手邠之以成其好。此太宗渭橋盟頡利之遺策也。足以制其死命。故見誠而非輕身。姚伯子懲於劫盟多變。故於令公著之。使後世人

臣無狥小信，而貽人國禍。回紇是時，喜於巫言，不與唐戰。利見大人於是白元光以其師追斬吐蕃萬計，虜既退，子儀請赦懷恩驍將，使無爲夷用。閏月，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撫之，而還河中。務積足餉，則紓先士卒耕百畝。崔旰殺西川節度使。

四年，改大曆。春二月，釋奠國子監，朝恩座議易議，鼎折足。元載請論事，先白宰相，顏眞卿疏，林甫復起。杜鴻漸以劒南帥至，聞旰且戰，梓州畏而連和。馬璘兼邠寧，賢都虞候段秀實行而必諮。冬十月，受諸道壽獻。周智光挾勝爲暴，聚亡命，絕貢道矣。十二月，授之僕射，曰同華

地挾，舒足恐踏破長安。子儀請討，斬之。

五年，春二月，子儀入朝，并平公主訟其帷言曰，嫠也謂其父薄天子而不爲，子儀因以待罪。帝曰，不癡不聾，家翁何與閨語也。然恣婦寺而佯聾，則帝以其家翁爲治之過也。

夏六月，鴻漸入朝，旰竟節度矣。作章敬寺，毀曲江，及麗華宮館，以給之。時朝恩元載惡溢，脇罔王縉鴻漸，亦享逾其量，無聊求消災於媚佛而已。以愚其君，而天下從之。姚伯子曰，使果報之說信，如朝恩再潰郭李之師，載尸幾於百萬，相循不靖之殺僇，不與焉。素食能償若民命，則天地之生，莫人爲賤也已。秋九月，吐蕃圍靈州。冬，路嗣恭擊却之。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李泌徵，殿居，辭相而預議。追齊王倓承天皇帝，曰念功也，不死，且大弟。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李懷仙，而詔留後，與謀者，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秋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奉堡，還自救，而圍解。朝議邠寧當西衝，徙河中兵居之，給取內輦。十二月，先馬璘於涇陽，段秀實知留後，其軍以屢徙起怨，發亂期五更，秀實使漏四更而曙，夕焚馬坊，秀實整部伍，止行者，且誅首惡，遂以達邠。回紇驕功，屢以馬價起釁，散騎蕭昕使，折以國威，而未戢也。僕固懷

恩誅，帝憐其懼，遣女宮中養之。

七年，夏五月，回紇請爲可敦，祠部郎中董晉致之，猶欲以唐使償馬直，屈於晉辨，而後禮還，夷德無厭，而使之居匡復，故詢屬之來，莫之報也。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元載既拾權於爲相，朝恩猶勢束之，起忌。子儀入朝，搆以魚郭之鬬，而弗爲行也。朝恩朝，則周皓將百射生隨，外勢陝州節度皇甫溫握重兵也，見帝有慍，乃決策，賂浩溫，其黨離矣。

八年，春三月，禁中有貴近之宴，遂縊魚朝恩，然不顯戮，而賜錢還葬，故宦官之權不減。載縉固國，蠹秋，載以寵專

驕權政以賄與泌爲忮帝之稱厚道偏在與小人全終始也戒載而不悛屬泌於江西觀察魏少遊曰元載除則束裝

九年春蠻酋梁崇牽據容州多攻陷經略使王翊募兵有獲則藉廣州牒聲斬復之元載別敕除官於吏兵部言者死杖三月帝授心腹於李栖筠以爲御史大夫韓滉判度支益分河東之西

十年秋七月盧龍朱希彩殺朱泚因亂自稱留後而命節度

十一年昭義節度薛嵩死始傳位其弟粤秋循州刺史

哥舒晃反麻衣哭市京兆以聞召見則以死獻三十字如團者罷團練監者罷監軍其人晉州男子郇模也冬吐蕃寇涇邠渾瑊禦寇子儀使馬璘與出同敗子儀曰罪則在我然敗軍之恥不可不雪虜返瑊隘之克還所掠璘亦精兵襲其輜重

十二年夏旱減膳節用而雨九月朱泚入朝因請西以弟滔知西後田承嗣誘亂

十三年春正月昭義兵馬裴志清逐薛粤以歸之遂襲相陷洺衛子儀入朝喜有不報之奏曰不以武臣相待也田承嗣罪在不赦夏四月寶臣正巳表請出師然後命討朱滔薛兼李忠臣以兵會而蹙之承嗣請束身歸朝兵勢就緒而二叛志貳益同惡已久初以輕已修怨不勝自利矣冬十月朔日食承嗣籍境寶間於寶臣曰身且溘死而子不肖此公守也又間寶臣使夜襲破滔軍

吐蕃寇涇隴十一月承嗣將吳希先以瀛州降嶺南節度路嗣恭克容州誅舒晃

十四年春赦承嗣入朝而稽命夏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風於河北而爲之援也秋李忠臣以淮西兵討斬之然地爲諸鎮披冬十二月馬璘卒涇原克靜者以段秀實

十五年春詔復討田承嗣表謝官爵俱復矣元載王縉納賂不已收之以夜醮圖不軌也劉晏請覆載乃獨誅籍得胡椒八百石夏四月楊綰常衮同平章事壞餘樂綰之有革秋七月卒九月吐蕃寇鹽夏却正巳既得汴宋五州徙治鄆以子納刺青

十六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而大掠鮑防不能禦也二月代兵至乃引去吐蕃寇靈州夏猫鼠同乳獻且賀中書舍人崔祐甫曰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冬子儀入朝李懷光將矯易宿將而謀代杜黃裳覺而剪其翼亦矯子儀之命也

未盡者不即誅懷光。帝謂泌久不見卿益嘆元載之難去也對曰知惡務速苟爲含容必及於此。

十七年春二月田承嗣死魏博酉後其姪悅。李希烈逐忠臣而爲淮西酉後。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蓋雍王适也遺詔子儀攝冢宰蕭代無綱寬仁者縱弛之諱詞也德宗初立禮動而思矯天下望其有爲則久鬱之思治。常哀委頓代宗之喪與崔祐甫不悅以釋服議貶之宋泚子儀之署其代也表罪不在祐甫則哀貶而祐甫相然哀剛廉初相薛堂封以監元載慎惜名器滯者譏其苛細祐甫則矯之親故並除半歲而官八百曰未之識不能諳其才也。加子儀尚父而悉罷所領以分授李懷光常謙光渾瑊。罷貢獻禁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杖殺中使之交賂藩鎮者宦官或棄貨山谷使克以有終而蕭代之愆克蓋矣。

馬燧改河東之單弱節度一年馬牧廝役皆精騎練之蓋有方也利其器用而尤重戰車行則載止則營險則塞也。辟任張建封李自良。滉晏官同而功異戶息於戰希者百萬皆晏所領河南山南江淮嶺南地帝以此罷韓滉而專任之晏洞上下之通領利權而先養民其爲政也每先幾見端賑民饑及諸收穫之不足衡分數而牒以下不耗於凶則民斯息故賦自倍其初所以財生者寬諸民而

愈豐也晏走知天下之物價急權輕重以爲應所用必士選曰士名重利吏利重名書符牒外吏不用也轄地遠或數千里而教令如在目前初歲鹽榷承之第五琦入不過六十萬緡得晏措置遂十倍其初因以爲漕傭穀之達京師者百餘萬斛矣姚伯子惜其材之異而小用之不免以聚斂臣終也當時均田之壞未遙戶減而地餘使盡其才以經理良法復而萬世之利舉矣。晏運多致者宜水爲舩倉於江汴河渭之交以相受給也處有吏行有將法立而賞罰明故敗沒無自生也楊子一艘造給千緡預再減慮及大通始以脆薄廢漕然後人服其見之早也事無閑劇決之必一日。六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李正己表獻三十萬爲嘗而不致也祐甫請即遣視賜淄青將士。秋七月朔日食。詔議省祖宗謚下眞卿奏皆從其初也。宦官之室侈功臣命毀之以爲木妖戒減常貢服玩罷酒榷。祐甫病不視事八月楊炎以其薦同平章事。太常韋倫使吐蕃還俘五百。沈既濟論選舉之弊曰長史不任僚屬用人之權不操焉吏部之三科不保其政事庸人濫其間矣。崔寧節度西川十年絕貢尤月入朝冬吐蕃南詔合寇將使返禦楊炎曰蜀在崔寧猶無蜀也若別遣功成因以易帥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乃使

李晟合兵破之。克維茂。大渡河戰斬寇八九萬。財賦入大盈。自第五琦度支始也。以便給生中蠹。楊炎請出之。曰國之大本。生民之命。所由也。詔歸左藏。十二月晦。日食

太宗之季。以饑田弛。私買賣禁。均之失實由來矣。永徽以還。租庸調常見史而未聞及田。民事忽。大亂蹙之。重輕積異。流亡既而斂無所。楊炎苟通之。爲國用計。不稅戶而稅田。

德宗皇帝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行兩稅。量出爲入。夏徵麥。秋徵禾。戶無主客。見居爲簿。人無中丁。貧富爲差。貧富者。田多寡之

謂也。商者。所在稅其三十之一。以抑僥倖。自是天子始苦貧。積其衰敝。而不可救也。然而均田卒不復者。人主樂其便易。大臣畏開事端。而豪富奴視隸農。不平微嗚喙爲摧矣。不究古今貧富理亂之由者。安以爲固然。二月。黜陟使符罷魏博兵四萬。田悅應符。而媚之以私財。楊炎奏城原州。段秀實沮議。代之李懷光。劉文喜拒命。乃以朱泚爲涇原節度。楊炎以罷劉晏幷諸使。金倉部不能其職。三月。復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轉運。生日獻。帝以田悅正已。三萬縑歸有司。代租賦。吐蕃歸德天子之美初。加禮韋倫。而遣貢。既蜀將言止歸俘。帝曰。擊之以示威。歸之以示信。懷戎之道也。五月。和成。宰相具載書。涇殺劉文喜降。李正已聞而不悅。原州卒不克城。以道士言築奉天而豫走。湖南辛京杲。富牙將王國良家。而思兼之。以致亂。繼職者。曹王皋初亦以京杲得罪者也。書遺國良。我搆於京杲。而得澌洗。君當從我悔禍。秋七月。國良降。遣尊沈皇太后。帝母也。散掠在安史之亂。忠州刺史劉晏殺。炎以負天下所冤。初政之善。宦官疏斥。而東宮舊臣張涉賊敗。冬。薛邕以文雅徵。而賊發。巨萬是非之辨爲是。眩明內官援之。自解。而寵復熾。十一月。日引朝集使。訪遠人疾苦。始定公主拜舅姑受禮。兩稅既定。軍民永

分。稅戶三百八萬。籍兵七十六萬。四民奉一軍。非飽術矣。歲計。天下稅錢三千萬餘緡。穀二百萬餘斛。朝廷百官且先取給。故梽民供軍。而軍號窮。敝不在終也。成德李寶臣謀傅而多誅殺。易州刺史張忠孝不應召。曰。正如公不入朝。得與王武俊皆全。

二年。春正月。寶臣死。子維岳請嗣。弗許。即自稱留後。田悅爲請旌節。尤力。而帝竟不許也。曰。嚮者以足所欲。而不臣。更甚。田悅李正已恐相次失利也。共決維岳拒命。於是四鎮並起。正已以萬人屯曹州。梁崇義及悅皆應。叛。河南爲駭。以正已請劉晏罪。欲誅楊炎。盧杞同平章事。貌陋少

文惟子儀以爲險心人也杞引用裴延齡不已附則陰除之肅代近仁而毓亂厭苦生其姑息乎而帝一更若以義斷者入於盧杞而猜忌刻削又自用察失之矣。發京西兵戍關東夏增商稅爲什一以軍興。田悅圍邢洺曰如兩眼在吾腹中。淮寧李希烈請崇義罪帝曰先施恩焉加之平章而拒乃詔討楊炎曰恐希烈更不可制也希烈以荆南牙將吳少誠前鋒。汾陽忠武王卒身關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履疑地而功名自全者豈有他術哉忠純而已。吐蕃斷河北而不能屈安西北庭之守秋七月使從回紇至其節度留後李光忠郭昕皆賜王爵加

贈伊州刺史裴光庭以不屈。張伾齎女饟衆固臨洺守馬燧李晟拘眞救至邢圍駢解。正已死子納以平盧及維岳救田悅爲三軍於洹水馬燧進屯鄴詔河陽節度李艤會師。八月希烈誅崇義破襄陽而據之。張孝忠猶守易州朱滔軍莫遣諭曰田悅走襄陽平非惟岳誰嗣亡孝忠歸順九月以爲成德軍節度。李承熙陟淮西嘗語帝希烈之功不可成也故以爲山南東道節度希烈不能屈以掠去。冬十月殺楊炎杞爲檜計多所引已。裕於太廟獻祖復東向。李洧表以徐降乞領海沂觀察曰二刺史有約矣餒詔書以成功也爲使人見平章張鎰而杞

勞授。平盧魏博會攻徐詔朔方宣武神策滑州救之朔方旗幟敝惡宣武乞子嗤之唐朝臣以激其衆且曰易新在破賊矣遂先奮擊徐圍解朔方功最。陳少游擊降海州。密州降。

三年春正月馬燧曰三鎮連兵不戰老我也爲三橋於洹渡師挑戰而夜遁追之遁橋縱火於得風以爲可焚矣及遇則先火除而陳待以敗之追奔至渡師所則三橋已焚燧遁時故留百鼓角以倒躡者也賊以絕渡死溺大敗斬首且至二萬悅走魏州衆且盡誓盡府庫民財爲賞賚也李納遁於河南軍奔濮博洛降。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康日知以趙州歸國王武俊斬惟岳首以降。同亂者四節度誅其二悅納亦蹙矣亂轉激不已者趨勢奔利之人非控之盡其道未之能盡也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武俊恒冀日知深趨團練使朱滔請深不得而割德棣以隸之滔望未愜武俊以爲失二州矣詔武俊糧以給滔馬以給燧妄意貧弱之爲朝廷計取恒冀也未奉詔悅旋誘二人以傅子孫之利宜並存也。劉洽克濮納泣城自新而不獲則復悅合。夏四月武俊定反引滔滔以擊馬燧誘衆不可而對曰安史之反幽無還人今之願在保首領滔陰殺名將數十人馬燧以聞賜滔王爵不能已其

亂心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滔發深州。至束鹿。將士知其反以救田悅也。滔復梗行。佯還深密害首謀二百。進退無所逃死。從之以不得已。綏須臾。范氏曰。以此知好亂非民常性也。上失其道。奸雄得詭而用之耳。姚伯子曰。族沉身僇而爲不義鬼。亂何如事哉。太平而樂言之者。未身罹也。使知亂逆之爲虐。則夫妻子母。苟得相保以生者。皆其時君之仁也。　滔取寧晉。武俊取元氏。救魏。則討之以懷光。而錢用匱矣。月費百餘萬緡。功之不建。民則已困。太常韋都賓。陳京。建議悉括富商萬緡之餘。而不足。度支判杜佑推類至於儆櫃。始得二百萬。兩稅始行。其窮匱天下之狀

已具見矣。故玄宗以前。侈敗於國大。德宗以後。吝危於荒功。　馬燧抱眞以事相恨。逼撓之軍當巧虜。功之所以久無成也。李晟調之。田昂入朝。燧奏洛州隸抱眞。憾釋矣。晟自請兼隸於燧。　馬燧獻朱滔約泚蠟書。名而留之京師。徒恃賜賚而不爲之虞也。　帝思重臣在鳳翔。杞以行張鎰曰。莫如宰相。　五月。增稅錢千二百。鹽價斗增百錢。六月。懷光滔武俊軍適會。而成陳。滔軍慄山。懷光及其未定。燧抱眞未有戰意。故不爲進取具。滔軍奔沮矣。武俊乘而官軍二分。歸路絕於堰水。燧求於滔。得保魏縣。武俊用之有恨。　冬。關播同平章事。杞恐權分於立相。而請之也。帝前欲有言。則目攝之。　十一月。四寇皆稱王。畏將士之不爲用。而不改元。　李希烈詔討賊。而即交寇。十二月。以田悅勸進。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攻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帝問計。杞欲出顏眞卿。曰。剛中海內之望。使宣慰。不煩兵也。往。元平白希烈留之。勸進使至。希烈以誇眞卿。曰。求同覆載於四凶耶。他日宴。四使嘉得相。眞卿曰。知有罵賊死者。吾兄乎。吾年八十。死而考節矣。　二月。東都節度哥舒曜討希烈。克汝。三月。江西節度曹王皐。拔黃蘄。希烈外援未至。勢且內潰。都虞候周曾謀執之。以奉眞卿。覺而見殺。希烈歸蔡。　荊南節

度張伯儀。乃敗績於安州。　夏四月。以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嘗節度觀察團練之子弟。皆從軍。自備資裝。帥其奴馬。　滔武俊魏橋辨言啓釁。抱眞使賈林離交於武俊曰。天子嘉其忠義之未泯厥心也。武俊曰。詔誠赦罪。首倡從化矣。　初稅間架。除陌錢。財愈不足。若軍出。行坐給加酒肉之賜。一人兼三餉也。　秋八月。希烈寇襄城。發救及涇原諸道。翰林學士陸贄。悲御將之失道。以玩寇費財。而讓弊也。推見往事。太宗居重關中。府兵多置。後人易之而驚遠功。啓安史。延吐蕃。乘輿以至再播。不知易其所以。而又甚之。剛方太原神策。皆徵發於關外。而宮苑撤備。卒有竊

發無以制矣請止涇隴邠寧還已遣之卒罷稅若間架之屬且以固邦本帝自東宮聞贊名即位召用故贊盡言多中然不能從矣　九月李克誠要敗宣武神策兵於滈澗遊騎至伊闕李勉路絕於希烈汴軍不振襄城益危　不義之用命惟厚餌官饟增勝而馴之驕冬十月姚令言以涇原五千過京京兆王翃犒師蹴而覆之曰以博吾死耶自取大盈瓊林耳遽人賜二帛猶殺使者而掩入城帝召禁兵禦賊無應者遂自苑北門潛脫翰林姜公輔叩馬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而心快若亂兵奉之不可制已請召從行帝在急走及奉天者宰相外不數人也令言既飽府

庫遂奉泚居白華殿源休引符勸進不得志而鬱居京師者並爲泚用獨司農段秀實正言迎乘輿帝徵近道入援盧杞保泚百口公輔曰備無患泚若來迎不傷兵多也援兵始入城　泚殺宣慰金吾吳淑　秀實謀誅未發泚遣韓旻將精騎三千襲奉天秀實謂岐靈岳事急矣倒璽爲令言符召還旻使劉海濱河明禮陰結死士爲應靈岳既旋旻師則獨承義死泚議僭號秀實笏擊中其額遂大恢堂司空李忠臣助泚脫之秀實乃[illegible]　張鎰以鳳翔迎駕具獻行在營將李楚林殺鎰而降泚帝將如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泚故部曲在焉爲留一宿而告難至　朱泚稱秦稱漢立滔爲大弟用源休絕人望語臧宗室七十七人　希烈陷襄城　馮河清爲涇原判官能發甲兵輸行在故龍虎李觀收兵得五千人士氣以振即命清節度右僕射崔寧謂帝明主而盧杞誤之杞殺寧　諸將以難從中起皆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泚犯奉天邠寧留後韓遊瓌及渾瑊戰拒竟日賊退造攻具毀寺材遊瓌曰乾薪具火而已陸贄謂帝罪在羣臣帝以道士先言之曰亦有天命贄疏股肱耳目蒙蔽以成亂所謂羣臣之罪也然亦未敢正斥盧杞　抱真退屯臨洺悅武俊攻之復遣賈林時武俊召回紇三千將藉滔犯東都林謂臣滔何如

事天子併力昭義破滔以破泚成不世之功轉機正在今日武俊陰然之　隴州有亂韋皐誅而請命詔之節度曰奉義軍　靈武鹽夏渭北合兵援漢谷險地不可道也故渾瑊請出乾陵杞故辨言破功泚既得隘四帥移帳乾陵攻城益急　奉天之圍經月供御存櫛二舸給取綆對其困急如此帝謂公卿將吏曰不德自陷以相累也盍早降救室家乎皆流涕是以銳氣不衰　泚將據華者襲奪於潼關守將駱元光諸道兵懷光軍蒲城晟燧及渭橋泚黨東長安城矣幸奉天危急及師之未會也而下之雲梯瓦襄懸水囊而攻帝散告身募敢死瑊帥之戰引諸積薪膠

輪而焚三門皆有捷時懷光亦至敗泚兵於醴泉乃遁入長安爲城守具　汴滑兵馬賈隱林賀寇退謂帝性急不更諸容物憂未艾也　侍御史万俟著通運路於金商懷光發憤謂衆曰天下之亂盧杞趙贊白志貞之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懼罪逵薦懷光勝兵宜取長安趣之引軍而隔之懷光怏於行曰事可知矣　十二月以懷光頓兵表要貶杞及知貞贊遠州司馬　李勉棄汴帝不之罪曰我猶失守李澄遂以滑降帝烈陳少遊納欵焉江淮爲震　帝迫扼奉天中陸贄進言罪已專誠能發民懷而安反側之心

五年改興元春正月大赦文多引罪縱網及於朱滔橫征以軍興皆停罷田李尋戈三年矣亦力屈而人思休息故山東聞詔士皆感泣也武俊納去王號而表謝使懷光不反功就緒矣　希烈引眞卿問帝儀辭曰惟習諸侯朝天子也竟僭楚號壽刺張建封斬其使以殉遣杜少誠則建封將賀蘭元皐拒之南寇而曹王皐兵破之蘄黃間襲郢而刺史李兼敗之勢衰而倫爲帝也　置行瓊林大盈陸贄曰以阻軍士效用而起怨讟何如散小儲而成大儲平章蕭復同朝盧杞而無所阿欲除宦官之兵則帝以爲輕已使宣慰江淮　復王武俊田悅官爵朱滔之約不應也　遣使發吐蕃兵　李晟勢振於併劉信軍懷光召之會咸陽晟遂得其與泚通者以聞晟御軍以法時神策之糧賜亦厚故士安其嚴而不犯懷光以之激怒諸軍曰厚薄不均陸贄宣慰懷光使晟自乞減而後署晟不應贄還晟軍渭橋以齟齬朝廷者不可使或兼之以益彊也　帝加懷元太尉鐵券地投而詢使張名振呼反於軍門曰棄功取滅懷光城咸陽而據之復叶反而死　以告通泚殺石演芬　山南節度使嚴震遣牙將馬勛請幸懷光奪李建徽楊惠元軍韓遊瓌獻反書帝問之策對曰懷光以總諸道強孤之以權歸本府則無與爲亂者矣　瑊奏奉天有懷光之遣爲泚內應帝奔梁州加李晟平章晟立假京兆城隍征繕不後進取有資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悅表詣行在得節度　懷光三令襲晟無應者賓佐李景略曰誅泚請罪猶可以保功名懷光不能用欲掠涇陽以趨河中遊環在邠殺其留後從卒散路至河中或勸呂鳴岳焚蒲橋其衆必潰顧畏而納叛道獻瓜果授以軍功散官陸贄曰赴敵者無爲勸矣瘠梁地將逐奔蜀震曰不遠京畿所以係天下之心也晟表適至乃止　鳳翔使至帝有惡於楚林陸贄曰忍之適褒斜也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破韓旻進屯奉天　唐安公

主卒於奔。當斯時也，宗廟社稷之不恤，而勤爲起塔平章姜公輔所爲諫也。帝謂宰相以朕過沽名。陸贄曰：名莫大於遷善。故拒諫益謗，不如樂聞而改也。竟罷公輔。帝聰明自矜，顧更而之亂。心倚於猜，皆其不平者矣。故耳目心腹有所拂，以爲翹過，以爲見美也。贄隨事諭之，在顛隘，雖不用，猶寬容焉。時稍平，則又追念其多議已矣。田希鑒誘於朱泚，殺涇原節度馬河清。且爲納賂吐蕃，而使逆夷狄固不可與約也。帝憂之深。陸贄曰：瑊晟於今克泚矣，以吐蕃之去也。夫吐蕃無忠唐之實，而任之，遺之後，則見蹤待之前，則稽期，將帥虞功之奪，士卒恐專其利，賊畏擒而

致死，民苦掠而保寇。故臣謂與懷光之保蒲絳同功也。賈林克合武俊抱眞之交，合軍貝州，回紇前戰，武俊伏桑林五百騎，然後爲前後之陣。戰會，伏起橫擊之，回紇奔。滔軍敗遁，范陽留守劉怦迎之。滔境闔滄定，刺史程日華之能孤立也。命之節度。六月，李晟陳兵飲謀，勝可知矣。攻議先外城，曰：宮闕坊市且殘，攻其苑北，從苑墻入。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弔伐自顧，是以賊平而安堵。瑊亦以是日克咸陽，泚走吐蕃不達，韓旻斬以獻。帝見露布曰：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加司徒中書令。帝發梁州，晟迎旌還。李泌自杭入爲常侍。吐蕃來求賂地，泌曰：安西北庭，以控

制羣胡，且分吐蕃之勢，固非可與人者。且吐蕃貳而無功，乃不與。八月，李希烈殺顏眞卿。李晟請往幽涇除亂根，兼鳳翔隴右節度，爵東平王。治殺張鎰之罪，欲首楚材。帝中陸贄之言，乃誅裨將以下。馬燧取晉慈隰，冬，取絳。代宗兵柄不及宦官，以懲魚朝恩也。白志貞以典兵招尤，梁州還，顧猜宿將而宦官之信，竇文場、王希逸監神策，禍遂與唐終始。田希鑒誅。十一月，劉洽克汴，希烈奔蔡州。李勉素服待罪，李泌曰：洽破賊，出其麾下，勉實悉衆授之，乃命復相。韓滉奉天愆貢，築石頭，閉關脩繕，或以蓄異，啓帝疑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泌曰：或億有永嘉，而先事乎。撫江東而盜弭，若滉者，不可少也。關中米踴，旱蝗，而江東稔，歸韓皐，使速運，此大計也。帝遣皐，疑釋。泌章之示，至，則以米百萬儲京矣。陳少遊之貢，亦二十萬，欲掩其叛情也。劉洽發之，而愧死。王韶欲留後，滉使謂全軍渡而止。帝聞爲泌嘉。六年，改貞元。帝有牽於盧杞，故遇赦量移，而冀復入。改刺饒，給事袁皐草制，恐且漸用，而爭之。然後以爲澧州司馬。陸贄盧杞、李泌，皆帝所眷也。杞專權，然必探上意，巧設中之。令喜怒陰移而不覺。故三年以天下傾而帝猶心庇焉。贄自學士任重宰相，上書輒數百千言，指斥過失，而無

容隱其言推誠誠然然在當時又失於姑惜矣終以不堪其言而好不終泌劾成三朝論斯利行視贄之高標遠指若遜然策舉而必效略誠有過人者矣自泌用而贄論寡見豈以勳望相讓與亡贄亦自考其所以謀畫天下者不泌逮也當時或以神仙輕泌姚伯子謂泌有儒者之效則論其大者而已　夏晟瑊再破懷光兵降者相繼餘囂衆而延日言者猶請赦而罷兵李晟曰去長安三百里而可遺孽乎　朱滔死劉怦幽州節度　八月馬燧克平河中懷光縊帝聽陸贄言赦其一子收葬而罷討淮西曰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帝召張延賞相於西川李晟嘗隙以爭妓而尼之乃僕射

七年春正月崔造同平章事請宰相分掌六曹　李泌鑿避底柱十八里　夏四月陳仙奇殺李希烈降而爲節度秋七月吳少誠又殺之爲留後故唐之壞始於肅代之弛成於德之振而不得以終弛也　李泌常言府兵至死不時者顧變亂圍重累宗族也長征不土著始輕不自愛而禍亂生驛使府兵不廢惡有今日之亂哉九月置十六衛不果　吐蕃遊騎及好畸帝將圖奔齊映入見曰大福不再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　李晟遣王佖伏汧城而戒之曰縱之過見五方旗而虎豹衣者則急擊以捷尚結贊幾獲乃謀爲間曰唐將晟瑊燧而已故宿鳳翔城下曰李令公我召　冬十月晟兵拔摧沙堡韓遊瓌追及之合水乃棄所掠十一月陷鹽州　韓滉以沛陳詐節度入朝倉廩時竭軍或脫巾呼帝聞滉來至陝市酒以太子誦晏曰吾父子得生矣夫以天子苟饔餐而不足者惟更賦而國敝於貧也　吐蕃陷夏銀麟　鳳翔呼而發忌延賞之怨以張李晟入帝命和之

八年春正月延賞同平章事晟薦之也請婚而延賞不與雲南苦吐蕃之役相鄭回故西瀘令也說異牟尋以中國之樂因羣蠻求附西川節度韋臯上之曰所謂離其黨以分吐蕃之勢也　白志貞以宦者觀察浙西平章柳渾爭之不得　吐蕃詭和爲間因馬燧韓滉曰及今無內虞使李晟劉玄佐城原鄰洮渭而守之河湟之復於是乎在會卒延賞探上旨在和吐蕃擊回紇且得擠晟收之兵也三月許之和以晟爲太尉　又因崔幹曰渾侍中信厚聞異域夏五月遣瑊以二萬騎約盟平涼　閏月淮西逆命以山南東道扼其衝命曹王臯　晟戒瑊爲盟備延賞私謂帝一備生二疑是晟不欲好之成也帝示指瑊故屯潘原駱元光洛口韓遊瓌皆爲援也瑊至請連營却之以詔旨元光嚴陣犯而行瑊入吐蕃軍見異急馳入元光陣以

免將卒死刼盟者數百。副使崔漢衡及馬弇爲獲。當是時大將幸全唐士不盡者元光之能達變也。忱晟比虜。遂其陰賊。辱國殄民而不顧。使延賞獨任以久。禍豈下林甫杞也。變既聞。猶以人言疑晟。伏兵大安園。晟伐竹自明。而後已。故非主有疑間。雖善。莫之入也。　吐蕃歸馬弇。故宣言。侍中免我於河曲。姑爲報。六月。罷燧副元帥節度。延賞尋死。帝故未之罪也。　李泌同平章事。晟燧偕入見。帝戒勿報恩怨。對曰。輔國元載。國法誅矣。臣故無私怨。然於陛下亦有戒。願勿害功臣。李晟馬燧。皆大功而未讒。人心於斯覘。終始克全。而禍患永息矣。　帝命三相分六曹。泌曰。是

有司之也。以無不統爲相。則共平章焉可也。　時州縣官。從延賞省。泌復之。曰。冗官不減。而專去州縣之吏。以廢事。

吐蕃不能饋棄鹽。夏秋七月。韓滻以神策五千。增之朔方河東之士。爲之節度。　是歲戍卒十七萬。食粟錢三百六萬緡。爲二百四萬斛。國用不足於防秋。乃遣使鈎勘兩稅逋負。　姚伯子曰。鈎逋之遺殃。至於今。窮民所以死杖無寧歲也。議減戍卒。復府兵。泌曰。莫如以戍卒爲府兵也。市牛党項。鑄器借種。以耕緣邊荒地。官名增價而糴其餘。要耕多而粟錢省矣。戍期五年。以致富。願留者。命之永業。治之府兵之法。不數番。皆土著。故曰。以戍卒爲府兵也。行之。戍卒願留者什六。　八月朔。日食。　太子妃蕭。郜國大長公主出也。禁衛將軍李昇。出入主第。而延賞告密。泌已力爲太子解。然生之萌矣。延賞既死。嫉主者蘖而張之。蕭李獲罪。太子請離婚。而帝猶怒。欲易之也。謂泌。舒王長而孝。泌曰。陛下廢子而立姪乎。生者且疑。而能望孝於姪。無有也。自古父子相疑者。國皆亡。帝曰。貞觀開元何如。泌曰。承乾謀反。顯白。太宗與朝臣鞫之。猶慈全於魏王之并廢。以絕觀望。故天下順序者。罪當。太宗處之。從容而盡善也。肅宗性急於建寧。則悔而無及矣。願審圖之。即使事得其實。猶當建立皇孫。何者。天下不可使得之他人也。玄宗如

諱。海內怨憤。太子瑛之事。不爲鑒而爲法與。昔之指瑛曰裹甲。故臣能保太子之無異謀也。帝入。太子問仰藥。泌曰。泌在。無用慮。願慎孝道間日。帝悟。太子以安。社稷臣之於人家國也。期善其事而已。故有不言之行。而無不行之言。

九月。吐蕃寇隴。　骨咄祿求和親。帝未釋陝州之恨。泌曰。過在不先定相見之禮。且先帝親拜葉護。以止掠。人主慮在生民社稷而已。且仇必報於吐蕃。今何疑乎回紇。乃許之。因招雲南。大食。天竺。　吐蕃陷連雲堡。冬十月。遂城原州而屯之。　大稔。帝畋入民間。而聞不樂。詰之。詔令不信。兩稅立矣。仍他徭也。今歲粟麥熟。明詔和糴。強取而已

且遣致西京，而民期破產矣。

九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夏，更射生曰神威軍。吐蕃大掠。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曰：子婿乎，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吐蕃寇西川，雲南內附，猶隱韋皐爲遣雲南王，而故致之，普贊遂伐疑，而破之清溪關外。十一月，册回鶻長壽天親可汗，歸之咸安公主。

十年春二月，李泌疾，帝與論相，及盧杞，曰：人皆以爲奸邪，朕獨不覺，何也。曰：覺則無奉天之事矣。杞之所以奸邪也，唯陛下之從，故禍在天下而不覺。三月，既薦賈參董晉同平章事，而卒。參剛果多權數，以兼度支，常後爲私奏，要地置耳目，而晉長者，然少建明也。冬十月，韋皐復嶲州。

十二月，回鶻天親死，遣立忠貞可汗，其子也，而吐蕃寇北庭，救之。

十一年冬十月，忠貞弒於其下，於是戰吐蕃者不利，北庭沙陀皆降，安西遂陷。

十二年春，遣立回鶻奉誠可汗。詔訟府縣無軍笞辱，市井富民多竄籍焉，軍以愈驕，而不可用。秋，竇參惡陸贄，解其內職。回鶻擊敗吐蕃於寇靈州，九月，使來獻捷。

十三年春三月，劉玄佐卒，朝既議代，或以玄佐子士寧請，參曰：不許，汴且合於李納。諫議吳通玄比參，作詼書以傾陸贄，夏四月，殺通玄，參貶，贄同平章事。贄請臺省官各舉其屬，異日殿最以相及也。李納死，子師古自爲西後。秋七月，贄請李巽判度支，帝違而用裴延齡，贄曰：恐小人自此進矣。韋皐攻吐蕃，獲其大將。關輔連稔，而江淮饑，斗糴三十七，而漕轉至三百五十文，是以斗用斛也。九月，用陸贄言，減運米，爲和糴，姚伯子曰：豐歉無常，而不可恃，故善權宜者，用之以輔成經制，當時鄴侯之邊屯有緒，而值年豐，能盡和糴之用，府兵當賴以成矣。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初稅茶，鹽鐵使張滂請之也。鹽州城，而塞外安，其城也，涇原山南劒南，並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竇參賜死，姜公輔之請遷，贄有言之，而發帝怒者。韋皐攻拔吐蕃五十柵，謀既遂矣，雲南王遣使表獻。趙憬，陸贄，賈耽，盧邁，四相讓而委事。秋七月，秉筆始更日。裴延齡巧媚充內，備補闕權德輿曰：所名羨餘，實減常賦而爲之也，且衆口沸騰，陛下何得延齡乎，孤貞也。冬，宣武兵馬李萬榮逐代節度劉士寧。

十五年春正月，劒南西山羌蠻降。崔佐時敕書至雲南，遇吐蕃數百，則猶徵之兵也，異牟尋謀，隱唐使，佐時大宣交詔，決斬蕃使，而盟異牟尋，遂以五千人前行，自將繼之。

吐蕃未疑其師爲唐出也。大爲破焉。取城十六。降衆十萬。而來獻捷。遣立南詔王。　陸贄清忠自信。見有爲天下利則陳焉。不顧君之拂而招尤也。延齡鬼行爲媚。醜有醫。如利俸而不補官。誤國事之尤大者也。故好誕與推誠並朝。之不相入也。而帝眩惑於延齡。尤食其讒。日聞大臣過失。是以口爲衆畏贄獨身與之爭。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趙憬陽與贄。而陰附延齡。是以贄欲言者。延齡常得先而自解。其影響短贄。則莫有救者矣。以罷太子賓客。

十六年。夏四月。延齡既以軍供爲內奉。知帝出。芻糧不給者。必訴而嫁之。爲贄怨言曰。天旱民流。度支稽軍需。益傾

之以動搖人心也。帝獵苑中。聞訴。乃釋延齡而罪贄矣。貶忠州別駕。及皆譏切延齡者。而帝怒不測矣。諫議大夫楊城率拾遺補闕守延英。証奸而明無罪。帝更怒。城。太子內解未得。金吾張萬福趨賀太平。以有直臣也。徧拜諫者。而帝怒始息。久之。延齡且相。城哭庭。而聲言裂麻。以止。時城居諫職七年矣。韓愈諍臣論。蓋譏之也。而以諫顯。

十七年。夏四月。田緒死。子季安留後。　汴亂成於延賞。而遂習。李萬榮病。其子迺又逐代者。都虞候鄧惟恭執送迺。秋七月。以命董晉。過萬榮死。惟恭不遣迎。有迺之心哉。晉徑入而罷衛與人若無事者。軍用以安。進士韓愈三上宰相書。不答。晉以入汴。　八月朔。日食。　回鶻爭坐於大原。司馬李景略叱之。識其聲而下拜。豐州防禦。二年。以脅土雄北邊。

十八年。春。帝欲城方渠。合道。水波使問邠寧須兵。節度楊朝晟曰。吾徵兵而虜預爲期。爲戰用矣。出其不意。三旬。城成而守具矣。故以役邠寧足也。從之。二月。三城成。吐蕃追而自退。又城馬嶺。　白奉天窘。而帝歎在不足。聚斂急。市恩進奉者。又假以行其私。增斂販鬻。減刻利祿。藩鎮之巧宵上也。刺史進觀察。還以及判官員外郎。皆財之勸。十二月。宮市使置。則宦者羣數百人。強奪民間爲白望。

十九年。秋。初置神策統軍。　吳少誠畔。侵壽州。　陽城刺道州。而惟民恤。觀察責之。賦稅而署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以自繫。判官愧遁。　宣武行軍司馬陸長源。帝所使輔晉者也。急法。而晉恕行之。

二十年。春。董晉卒。而亂作。殺長源。俱文珍以召劉逸準。三月。吳少誠寇唐州。秋八月。圍許。約汴兵會。而逸準死。韓弘自劉玄佐之甥節度。遂斬少誠使。而救許。劉昌裔應之。以鑿城出勇敢之士。少誠大破而失勢矣。　汴兵五亂。皆由兵賜進厚而益誼。弘故威以節其愛。召斬唱亂三百。以定。　誰諸道討淮西。以無統帥。潰於殷水。

二十一年。夏四月。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十七道受節焉。自愛於宦者。竇文場。升也。夏。戰於殷南而大潰。秋。復爲少誠襲而大敗。走保陳州。　是時張建封卒。詔徐泗兼領於杜佑而其子愔拒命。而許之。　賈耽言帝曰。每軍中除帥而生亂者。人情有愛憎也。除自朝廷。何愛憎乎。　冬十月。吳少誠復官爵。國之無政。將之非人。故威之不立。

二十二年。夏五月朔。日食。　秋七月。吐蕃寇鹽。陷麟州。詔出西川之師。韋皐遣自雅州。轉戰千里。拔城焚堡。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賜皐爵南康王。

二十三年。擒吐蕃大將論莽熱。救維州者也。然維州昆明

不能下。　秋七月。詔正牙無奏事。蓋或理逋焉。議者曰。其人可黜也。武德以來。諸政事而達羣情。其制不可廢也。

二十四年。春。還獻懿主於興聖廟。　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京兆尹李實媚帝曰。旱而不災。民無入而徵全。壞屋賣瓦木。而賦之不給矣。御史韓愈達民情。以貶山陽令。

二十五年。秋八月。昭義節度死。盧從史濟結監軍而代之。

陸贄貶後。猜深大臣。雖有相。具位而已。選不外授。耳目別寄。則有若李實。及諭林學士韋執誼輩。士既入自旁竇。而人生其躁心。且朝事之非。皆能發志士之不平也。非誠貞聖賢之守者不能堅。忍以待矣。待詔王伾。叔文。碁書。侍東宮。妄有任天下之心。自謂讀書知治道。論事及宮市。太子欲極言。叔文曰。非職也。如收人心之疑。而何解乎。太子稱善。因進言其宜相宜將者。而無忤。離。則結朝士。負才名而思速進者。以爲死友。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皆時雋。而凌雜程异。又以黨附其遊。詭秘。有年矣。人則莫知其端。　九月。太子有疾。

順宗皇帝　其元年永貞

德宗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太子不能入賀。疾。而崩。太子之疾。蓋風不能言。當草遺詔。疑所立。翰林衛次公曰。太子冢嫡。且有廣陵在。太子亦自力疾見諸軍使九仙門。是以即

位。是爲永貞元年。德宗故不任大臣。於是侍事帷中。宦官李忠言。牛昭容也。叔文坐翰林決事。伾入。使忠言下之。內外既比而行政。乃引韋執誼同平章事。若以爲有相臣也。泰。宗元。大言伊周管葛。復出。初附之心。則未可知。然既逐李實。而納賄甚焉。門如市賈。錢入官遷。伾至櫃金帛而寢。

猶覬利權。則叔文副杜佑爲度支。然不能於簿書。其政事在屏語。天下皆知其行之非矣。有識者。幸未入黨。以自別異。　御史中丞武元衡。左遷庶子。不爲之回也。　侍御史竇羣。彈劉禹錫之挾邪也。謂叔文曰。去歲天下知有李實。而不知有公。今歲知有公矣。又無不可知者。立於其傍

乎。中外大思早立太子，鄭絪草制曰，立嫡以長，遂定立廣陵王純。太子夙齊，天下方想望其風采，而黨人大懼失權，使陸贄侍讀，伺且解之。太子曰，講經乃預他事。叔文既知中外之疾已，又謀固於兵權，夏五月，以范希朝爲神策京西行營節度，韓泰爲之司馬，韋皐表請太子監國，其言任事者之爲邦家危，則具太子戕，大義發自藩鎮，朝臣之持論者，倚之矣。鎮表皆繼皐至，故神策得距節度，叔文母喪去位，執誼固陰陽，及覩勢去，益自疏，伾因杜佑三上書，請相叔文，且總北軍，不報，則亦病去。秋七月，太子監國，杜黃裳同平章事。八月，傳位，順宗稱太上皇。

憲宗即位，誅伾叔文，其黨以次遠貶，韋皐卒。劉闢欲酋筱徵之，以命平章韋滋，罷延齡所置別庫，遣使宣慰江淮，始令史官撰日曆，十一月，德宗祔，始遷高宗西夾室，貶韋執誼崖州司戶，袁滋不敢進，以闢阻兵，帝以初嗣位，且命之西川，諫議韋丹曰，今釋闢，則兩京之外，誰不爲叛臣，即命以東川，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元和元年，春正月，上皇崩，劉闢求兼三川，不得，反圍梓州，議用兵，難地險，杜黃裳曰，神策高崇文，將略可用，但勿置監軍，乃使將討崇文時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故卯受詔而辰啓行，具於素也。崇文馳至東川，已陷，斬節度李康，敗軍失守也。黃裳謂帝，立帥不出於朝廷，法之所以替，今欲振舉，權自操之而已，始討斬楊惠琳之拒夏綏，而姑息之政無已。帝嘗謂宰相，憂勤無爲，何以異道而同治，黃裳曰，憂天勤民，而不侵有司之事，任賢以治，則憂勤無爲，一道也。拾遺元稹蕭俛，疏納諫曰，能賞諫臣，則以上法太宗。六月，破鹿頭關，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李師古嘗以平盧驍，永貞改元而易慮，弟師道立，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帝以劉闢未平，命之留後，險賊狡詭，更甚其前人。堂後主書滑涣，久於中書，勢至傾宰

相，而闢其進退，若鄭餘慶以一叱罷平章，則內結知樞密劉光銳，以爲重也，九月，中書舍人李吉甫發其奸，誅之，而不究其本，夫宦官之深禍唐者，則內有樞密，以本兵也。河東將阿跌光顏會蜀營，愆期，請深入自贖，軍鹿頭西，斷蜀糧道，賊將解險，闢以擒誅，禮薦邛州崔從善，諫而得罔者，初黃裳示忌崇文曰，不勝，劉澄必汝代，故帝以擒闢爲黃裳功，少室山人李渤徵爲拾遺，不就，得失常附陳。宦者吐突承璀，幸自東宮，十一月，爲神策中尉。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以不小謹，妥其大，初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而節不爲官爵，得失權，李吉甫同平章事，訪

人才於中書舍人裴垍疏三十餘。多與選用。時稱得人。李錡求朝延期詔徵則殺。詔後修石頭而反。淮南節度王諤。以諸道兵執誅之。高崇文節度西川。表願效死邊陲。使領邠寧。代之武元衡。盧從史內比河北而獻策圖山東。遂引兵屯邢洺。詔令還師。久而後聽。帝疑鄭絪泄其謀。以語李絳。絳問誰聞之。帝曰。吉甫。然後知在同列。疾寵而忌前者。吉甫也。帝謂諫官之無實而謗政者。絳曰。杜天下之口者。社稷危。必邪臣欲壅蔽聰明矣。白居易以樂府規時。流聞。爲翰林學士。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天下方鎮州縣雖繁。然並邊內據不戶稅者。十五道矣。其二

京。三川。江淮。以南。賦稅所供。州戶不過百四十四萬。以供養天子百官。及八十三萬之兵。猶有水旱所傷。非時調發。姚伯子以悲當時之民窮也。然其財力殫而能供。當時調剩。有道者存乎。使必一其誅求。於銀也。錢也。而天下且無民矣。

三年。春正月。禁長吏詣闕進奉。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李吉甫則以所取上第。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爲譏切已。而泣訴之。考官貶。三人者從辟潛府。罷及裴垍之覆策。裴均附宦官而爲僕射。御史中丞盧坦諷之而得貶。白居易疏曰。策矢直言而斥逐。拔舉得士而坐譴。職事克舉而遭貶。人望疎棄。衆心洶矣。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所恃爲前絳也。五月。其酋朱邪盡忠詣降靈州。詔范希朝立陰山府。朱邪執宜兵馬使。然朱邪竟爲後唐相代爲晉漢。皆沙陀族矣。秋七月朔日食。裴垍同平章事。與帝論治在正心。其持身峻整。亦未嘗以私示人也。諫官能諫。尤賞而勸之。禁觀察不得輕稅屬州。一用省估。以與民休息。南方旱飢。

四年。春正月。遣賑。而戒使者曰。宮中一帛有籍。獨不計費於賑恤也。給事李藩。制敕不可。輒批黃。後裴垍薦其宰相器。遂代鄭絪同章事。而知無不言。王女眞死。子承宗

自爲留後。久旱。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制下而雨。帝志平河北。欲自成德始。裴垍曰。詳師道而奪承宗。未得也。宰相畏諸鎮之潛結。未有成謀。吐突承璀謀專兵權。請將盧從史。固以討承宗謀起復。六月。爲別沙陀於吐蕃。范希朝移鎮河東。而朱邪氏內徙黃花堆。帝欲割成德之德棣而弱之。李絳慮違命。帝曰。今濟季安皆病。不承宗也弱。皆且授代。天下其有平時乎。故議者以爲偶際。不受。發兵討之耳。而絳難之。謂事異闢錡者。傳世久而相扶衆也。且淮西不與賊通。少誠死。功必易致。惟延承宗使合師。將威挫於中敵。事故未決。承宗久乃獻二州

以要節度。帝即德州立保信軍。則復囚其刺史薛昌朝。冬十月。承璀竟爲招討處置使。白居易曰。輕朝廷而笑中國。其徵天下之兵。主以宦官也。諸道恥受指。必害功。十一月。吳少誠死。以用兵河朔不能易已。田季安將以五千犯王師。幽州牙將譚忠曰。必且代趙受討矣。還師而陰陽爲計。又謂劉濟燕甲不濟易水。則無以解私趙之謗。五年。春正月。劉濟攻拔饒陽束鹿。一忠而能止魏逆。成趙順。是河北之交未合。而勝勢未嘗不在朝廷也。惟承璀宦者。令不行。三月。許吳少陽淮西留後。白居易方急請罷河朔兵。而盧從史縛。牙將王翊元以其陰謀奏。詔承璀執諸連營。昭義甲出。都知兵馬烏重胤當軍門而叱曰。天子有詔。違者斬。地遂定。承宗乞輸貢請吏。而罷兵。濟次子總。因濟疾也。弒之自立。張茂昭以易定請代。舉族入朝。絕民之望。於河北爲首義。任廸簡食糲以安其衆。冬十月。授之義武節度。以茂昭鎮河中。中書舍人李絳。諫聚財。帝曰。以兩河阻令。河湟沒夷。非財無濟也。六年。春。李吉甫同平章事。帝知其多修舊怨也。秋。李絳同平章事。而佞直日異。同於上前。吉甫曰。太平宜樂。絳曰。夷狄強臣。梗化之靡寧也。吉甫曰。義取相悅。勿用彊諫。絳曰。君惡不可成。則諫諍。眞臣事矣。吉甫曰。惟刑振懈。絳曰。王

者尚德。始皇父子而可效耶。帝曰。于頔奸臣。其入朝也。勸朕峻刑。欲朕失人心耳。七年。春正月。京兆尹元義方出。吉甫使訴絳。爲其同年少尹謀代也。帝詰絳。同年何情。對曰。偶同科第耳。固宜無情。然宰相在官。得其人。避之而棄才。同於私也。姚伯子曰。自宋以還。進士盛。而他途以阨者。同年樹科目之甲冑也。前後相扶以逐進。故未厠其列。所以孤而見抑也。其情過重。始於蔽明。終於違心。賢否倒。爲害在人國矣。至情在父子兄弟。古之人猶審用焉矣。帝嘉崔羣直。命學士奏。必取羣署。辭曰。舉動成故。後有阿媚者爲之長。直言將無由達矣。淮浙水旱。御史奏不爲災。絳曰。詭辭悅上意耳。夏。命鑄。邇英論治。汁透御服。宰相求退。帝曰。對官人宦官。何如共談治理之爲樂。八月。田季安死。子懷諫立。而幼。帝議魏博事。絳曰。自歸矣。無煩兵也。夫兩河跋扈。亦虞諸將之有其心也。分其權。故相制以苟安。懷諫幼不能主斷。受衆之歸者。勢又無以服也。不倚朝廷之援。能自立。強鄰間哉。顯其或效順者。兩河必爭應。恐以身爲麾下資也。既而衆推田興。冬十月。請職奉貢。賜名弘正。而即命之。十一月。知制誥裴度宣慰。賜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宦官內沮。絳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也。李師道欲連兵攻弘正，韓弘拒之，奉詔而止。置振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盧坦所經也，畝收穀斛，則度支緡省歲二十餘萬。吐蕃寇涇州，李絳曰：神策兵爲節度使，椅角以制吐蕃也，待報於中尉府，故不及虜，請所在以隸本鎮，竟沮宦官。

八年夏六月，大水，出宮人。受降毀河溢，吉甫請徙天德軍，絳謂無事而蹙國二百里，議者附絳，而帝從吉甫，始有朋黨之疑，謂絳官私所親，而要結於士大夫以立名也。朔方河阻吐蕃，故積財必投王泌，餌虜而弛備，秋九月，烏蘭橋成，始不暇於禦寇。受降籍兵四百，天德徙，而實蹙

五十，姚伯子於是愈信兵之貴調也，不平於竭天下而事邊矣，更沒冒以爲要結資乎，故治天下者，不患無財，患無政，而政則在得人。

九年夏，復置宥州。吳少陽聚亡命爲掠矣，秋，死，子元濟自領，而逆命，徙烏重胤鎮汝州，且示無猜於魏博。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侵及東畿，董重質爲之謀主，制發十六道兵。憐才永貞八司馬召至，諫官猶難其黨也，三月，復偕遠刺，姚伯子嘗因韓愈欽柳柳州文而信盛衰視時，三五而後文之所以炳於漢唐也，漢武宣明章，文偶時而極盛者也，唐之盛在開元，文歷元和而後興，何發之遲也，夫經以存聖道，法焉已爾，求勝以離，而詩賦興，事不足紀，韻之以取妍，魏晉始濟其本，涉齊陳之末流，質已滅矣，故唐文三變而後章也，吾嘗讀杜甫詩，謂奇與軼韓愈，使詩而文也，其馳騁司馬遷相上下矣，開元天寶，一天漢永平，可也，惟緣詩徵文，加一轉焉，非厭離極，無能奮振而極新，此數十年之所以遲也，愈文似孟子，然其盤曲處，直可想象於盤庚八誥間，而崇仁義，黜異端，其行事實肖之，摧陷廓清，不獨在文也，宗元既不得其行，斂其才雋，而惟愈文是師，雖不足與儷品，其亦傑然不負於處窮矣。師道工養刺客而濟奸，爲元濟請，不得，壽春之出，陽征陰援，未

已也，遣攻河陰，轉運焚穀帛，劫之以腹心之虞也，眩其計者，或請罷兵。久而無功，滅蔡，非諸道所欲也，夏五月，裴度宣慰還，謂李光顏勇而知義，可用，知制誥韓愈曰：天下全力摧三州敝餘，惟斷而已，蓋憤諸籍賊以自養者，又恐失之，此而河北無平日也。六月，盜殺平章武元衡，裴度偕傷而未死，承宗所遣，有不遜於京師者，以之蔽罪，或請罷度，安恒鄆帝顧以同平章事，定計滅賊，度請私第延諫，而許之。師道欲襲東都，而謀發，然後知焚河陰，殺宰相，皆其爲盜者也，帝以既蔽獄，而衡。襄陽嚴綬督軍無功，九月，以淮西都統命韓弘，進軍亦不力。冬十月，盜焚柏

崖谷。十一月，焚獻陵宮永巷。許吐蕃互市。幽定滄以王承宗縱掠，請討。平章張弘靖曰：且專意淮西。

十一年春正月，罷。昭義節度郗士美獨破燕師於柏鄉，盜斷建陵門戟。夏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六月，高霞寓以唐鄧兵敗鐵城，宰相即以勸罷兵。帝不聽，以罷平章韋貫之。十二月，袁滋在唐鄧，卑辭靳免新興之圍。李愬代之節度，曰：因於弱，使無我備也。置淮潁水運。

十二年春，置淮西行縣。李愬不殺賊將，使相招以降也。夏四月，光顏敗淮西兵於溵水，董重質悉蔡兵守洄曲。

五月，罷攻燕師。降將謂愬入蔡得李佑，愬擒佑而親之。淮西之功至秋而無成，裴度請督戰，曰：勞師四年，而不下者，攻者不力耳。臣至行營，恐功奪而力矣。乃兼昭義節度，充淮西宣慰招討。右庶子韓愈從，罷令狐楚而後行。李愬攻朗山不利，而喜教突將數千，使常為行備。李佑言於愬曰：蔡守弱，可襲也。若兵徑抵城，救者比至，元濟已擒矣。冬十月，使佑帥突將為前鋒，中軍後軍皆三千人，留兵分斷朗山洞曲入救之橋梁，然後衆知取元濟，則既深入矣。夜隱雪[illegible]祭城，遂無知者。佑鑊城先登，留擊柝者，殺[illegible]師。元濟覺，重質擒之以降。蔡申光三州地耳。竭民病國為四年之師。姚伯子曰：韓弘斯時亦一元濟也。裴度入蔡州。十一月，元濟伏誅。十二月，賜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十三年春正月，師道表納質獻地，緩師計耳。二月，命脩麟德殿。宰相達龍武張奉國外寇初平之諫，則益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橫海節度程權入朝。白衣柏耆說韓愈曰：元濟擒，承宗破膽矣。可丞相書下也。愈然之。夏四月，承宗因弘正獻二州，請吏輸租，於是譚忠以趙人獻城，撼劉總而歸朝。宦官賜辟仗使印，以糾繩軍政，事任專達而權益重。李逊宣慰至鄆，而兵迎假軍為拒。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鎮滑臺。秋七月，李愬武寧節度，合諸道兵討之。平章李夷簡請自罷於兵際，知才下裴度，而讓之也。韓弘圍曹州。皇甫鎛程异得倏心而急逢之以美餘，承璀為之內主，遂偕同平章事裴度諫，弗聽，而退，弗詫上疏恥與小人同列。帝以為朋黨，置之。鎛既相，充其利行，減官俸，易宮中繒帛為邊軍給，或聚而焚之。帝每聞度言，必加之以朋黨。蓋宦官之內昵者，其眞忱所與大臣議論者，矜激一時之功名，勉焉爾。神既別注，則經遠之道有陳而弗獲行者矣。是以河北既平而復失，未可專委於享國之日淺也。帝自即位，慕長生，其[illegible]李藩曰：太宗以服天

兰而疾藥既天下寡虞佛老之事雜居其胸中矣皇甫鎛薦道士柳泌十一月爲台州刺史主採藥有諫者而帝曰何愛乎一州其爲人主致長生也。十二月魏博兵逼鄆州送獲帝皆釋罪付驛使。

十四年春正月刑部侍郎韓愈諫迎佛骨引古之安樂壽考非由事佛也自佛入中國而享年減前奉之將焉用也百姓之供不惜身命矣天子乃開其端乎願以付水火惟愈任其禍祟貶刺潮州蓋滅倫坐食以蠹教而害民增之宮浮屠侈法事而財之盡也生民之實害天子不任屏逐更先天下事焉故愈以當孔子孟子時之亂賊楊墨原道

諸書所以振斯民使不爲禽獸爾吾能攻其顯彼無托以爲深矣亦用兵先淮蔡意也宋中葉後深逃性命以掩事功之不足譏公不達佛理故持論粗姚伯子謂爲陽附儒而陰爲佛與主也。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斬師道函首魏博弘正露布以聞自肅宗失御以全齊擅李正己故燕趙魏無左臂之虞以角立而橫命而平盧復恃三鎮以爲障故東西勢成而不可動汴淮漸習吳蜀且生其冀倖不堅決力征以削平雖不亡崎嶇二周矣故齊處置得宜欲亂者不敢爲先制天下得大勢矣戶部侍郎楊於陵宜慰至鄆按視分鄆曹濮分淄青齊登萊分兗海沂爲三道各置觀察使。裴度纂帝所以能戡定者爲書以獻志成功也請付史官弗許。烏重胤妄刺史縣令失職然後藩鎮以強安史不能以一州獨亂臣已還其權德棣景請推之天下。夏四月詔頒諸鎮矣未行而遇國哀然橫海以制定終順。裴度不容於鎛罷爲河東節度。史館脩撰李翺請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絕進獻厚邊兵數訪問曰文德備矣然後能保武功。秋沂州役卒殺觀察使。令狐楚同平章事則鎛薦之。韓弘田弘正入朝弘遂辭鎮張弘靖代宣武。李渤以庫部員外使陳許還言三千之縣或存戶千民逃而稅攤之比鄰驅與俱逃矣是無民也何若

弛征而使復業乎惡在執政以病歸。帝討誅沂亂而未釋於青鄆使曹華爲沂海節度誅鄆之嘗與亂者千二百。問玄宗何以先理而後亂崔羣曰罷張九齡專用李林甫治亂之所分也陛下當自得法戒鎛恨其譏已。桂容請討反覆於蠻賊安南都護李象古貪苛失衆使將十月牙將楊清因人怒而殺之而容桂爲敝。吐蕃圍鹽之寇十五萬史奉敬以朔方二千五百大破之自它道出其背。浙東觀察捕得柳泌於山中詐窮而逃矣皇甫鎛猶保任其待詔翰林藥服而帝燥渴起居裴潾曰金石酷烈益之以火氣其爲毒也。邊軍流言自縛李光顏懼而使訴

崔羣見帝未之信也具人情以告鎛謂羣賣直歸怨於上而羣罷　中尉承璀謀廢太子恒立澧王惲帝雖弗許太子憂之矣則又有因挾以爭重者而帝藥發多躁

十五年春正月內常侍王弘志徐守澄弒帝中和殿而金丹爲辭中尉梁守謙遂偕之立太子而殺承璀及惲賜神策軍人五十緡中尉爭權皇帝危猶養成虎者何人哉穆宗立而賊不討自是宦官專立人主矣　皇甫鎛貶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俛相而更介潔文昌愚冲主以消兵定逃死之數而驅之羣盜　中和謀聞故致柳泌之誅　帝母郭妃或曰與乎弒或曰賢也汾陽之孫配憲宗於潛以

畏其宗弗后耳及帝立尊皇太后令於賢事無聞焉姚伯子謂唐之曠后位懲不獨在淫也武韋得勢弒君革命衆之所意未可輕忽也　帝務奢而好畋二月初釋服多越節矣太后居興慶宮極華靡以爲奉　秋七月以鄆曹濮爲天平軍　令狐楚領山陵不備以充美乃罷相於路怨

八月浚魚藻池　九月入閤五人進言陛下耽宴遊而無常居邊警有急將莫知乘輿所在矣賜于不惜於羣小亦知四方有事恃內藏爲給乎時閣論久廢問宰相始知諫議大夫使謝改過　冬十月王承宗死弟承元表請除帥詔移田弘正成德　吐蕃完涇州梁守謙神策行營都監八鎮而士泐曰五十緡者不識戰前冒白刃乃常頒衣食之弗給　十二月容管奏破蠻賊祭酒韓愈疏相守兩年民賊兩盡恐嶺南自此不寧矣願因改元與之更新

穆宗皇帝

長慶元年春正月西川王播納賂以求徵蕭俛爭之不得與段文昌同罷播爲鹽鐵使則請加茶稅什五　劉總得詔棄官則三分其地請張弘靖薛平以節度幽涿營節度平薊嬀檀而盧莫則置觀察以盧士玫又歸麾下宿將難制若朱克融輩於京諷朝廟之官蓋善後謀竭而後夜遁時宰相杜元穎崔植無遠略百年難定之功苟簡視之併

薛平所分授之弘靖任靖亂以簡默或十日一出人情不接矣所委韋雍諸僚反虜詬士動其驚志克融詣中書而勒還　翰林學士李德裕成先惡而修怨於對策蘇巢及第爲李宗閔婿傾之以通關節也段文昌李紳元稹不獲其屬而附之覆試有黜而德裕宗閔益務樹敵黨遞居權惟攻異已以爲政國無定是而事壞於紛更以趣唐亡至今吉甫善隱而惡獨傳者由朋黨以彰也姚伯子曰孝子者蓋父之愆而不成其過　回鶻得妻公主夏吐蕃寇青塞堡奏出二萬騎爲拒亦議受盟　秋七月盧龍始亂因張弘靖而推朱克融蓋逃兵之盜皆應呼遂強而不可制

弘正之徙鎮也魏兵二千自衛故思亂者畏而不敢發崔俊爲戶部侍郎怙兄植權絕糧賜魏兵歸而亂起矣庭湊祖養於武俊而冒其姓殺弘正稱留後魏博李愬聞變勵魏人以報仇授其劒帶深州刺史牛元翼發命疾作乃起復田布魏博節度使　瀛州軍亂執盧士玫　詔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　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宋克融掠幽州　戶部楊於陵請兩稅皆輸布絲纊以蘇民也且寬錢用姚伯子每於此存爲足國之經也分爭之有餘一統之不足者斯惟分　冬裴度爲鎮州行營招討使元稹內交樞密魏弘簡以求相軍機常沮撓非於度有怨

也望重者明敗厥功無使或復用而妨已進也小人之輕人國事而圖已私大都如此矣度上書極論至姦人不去敗無平期也　烏重胤救深按兵宦官探帝急戰代以杜叔良十二月以諸道兵大敗而李光顏代將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圍下博中書白居易奏其失制勝之道節將太多心不齊兵衆數繁餉不給若練精簡冗悉罷諸監軍專令光顏急開深圍合勢元翼裴度將太原全軍觀釁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賊必內潰功斯成矣且田布月費二十八萬緡而軍不進惟兵驕將富而不爲用也不省　成德掠度支滄饋六百乘於是深入者以餒　魏牙將史憲誠生心據魏於田布之委重而扇亂故兵潰於詔分兵隸光顏以救深也布歸表上而抽刀弘正之靈憲誠遂援河朔故事詔節度而併赦幽憲宗以德宗爲養亂既即位而務平定穆宗厭苦用兵亦在其爲太子時也然坐享乃考成矣荒志於耽樂坐使河北再失

朱克融得節鉞遂出弘靖士玫二月王庭湊爲成德節度而深州之圍不解韓愈爲宣慰使詔觀且止愈曰止者君仁死者臣義竟入庭湊以將士歸罪愈謂將帥而不能對健兒語因暢言憲宗朝藩鎮順逆之報至於劉悟李祐庭湊恐愈竟其事發軍中慕義之心而因以已要利也遂

問侍郎欲何爲而出元翼姚伯子論文章謂愈道生其心而文發其外矣觀其主斷議淮西止殺疏嶺南屹乎庭湊之軍吼虎穴而無撓志其智勇之大過人則平定之略夙有成謀也文人不爲軍旅難斯無得而窮之矣故曰昌黎王佐才也以爲文者其志之所任者也　雪庭湊而罷兵者元稹也徙爲解度兵柄既同平章事遂使留守東都不獲已諫官之言乃命入朝詔留輔政　夏四月朔日食

或告元稹結客刺裴度六月偕罷而度右僕射　秋七月宣武逐節度押牙李寀遂自爲留後議者皆請授之如河北平章李逢吉曰河朔非得已也汴若失御勢亦不能有

江淮以南乃以命韓弘弟充而召充拒命誅討以忠武充海之師充入逐千二百人而後治　冬十一月帝畋驪山驚宦者墜毬而成疾裴度三疏請太子十二月立景王湛行宣明曆　牛李並有相望帝得韓弘主藏簿獨僧孺不納賂

三年春三月牛僧孺同平章事德裕滯浙西八年以爲逢吉排而引之也　鄭注之始以藥發李愬之奇隨王守澄入樞密見帝得厚焉巧險曲當人心而造異論見其語斯好與之謀議矣夏四月鄭權爲嶺南節度注實爲之逢官車馬盈其門矣　逢吉多忌出度山南西道欲交罷京兆

尹韓愈翰林學士李紳也以紳爲御史中丞投之爭臺參入謝而後帝有寤冬十月愈爲吏部尚書而終焉

四年春正月帝復疾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曰武鑒未遠帝崩太子即位逢吉減神策之賜出內庫綾二百萬付度支邊軍春衣　李紳同愈酌得戶部逢吉因王守澄將陷之以立深王二月紳貶端州司馬許殺之矣發篋得裴度請立景王疏而紳名在焉以得全然誣人者則末之誅也擊毬中和殿其淫樂視穆宗有加宦官日服緋而日服綠　朝晏老臣或踣於班諫議大夫李渤待罪金吾伏既朝拾遺劉栖楚留言曰嗣位之初梓宮猶在殯而嗜寢樂色以遐布其惡聲臣恐福祚之不長用碎首玉階逢吉宣俟進止則捧其首而宦官之論益力曰不用臣言請以死繼僧孺復宣然後出待罪金吾仗　卜者蘇玄朗生非望於帝之不宮居也率染工百匿柴車入爲亂於清虛殿帝以太后狼狽走中尉府馬存亮迎帝乃誅亂　牛元翼卒於襄陽王庭湊殘其家帝以歎宰相非才翰林學士韋處厚曰裴度勳高望重使在巖廊山東河朔必稟朝筦因以逢吉之排抑聞六月加度平章逢吉固位擠正人者任訓因鄭注內結於王守澄訓因爲聚外黨朝士有八關十六子傾陂之術所以遂也　王與智在泗巧歛度僧尼貲累

鉅萬矣假帝生日置戒壇浙西觀察李德裕奏曰若不早停計至誕日兩浙福建當皆失六十萬丁故創菴堂度僧尼爲人禍之至大

敬宗皇帝

寶曆元年春正月牛僧孺求罷以帝不度而用事非人也　二月李德裕自浙西獻丹扆六箴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於帝皆徵中焉優詔答之穆敬之朝諫無陽拒而用陰違是謂塞聰者耶　秋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其領鹽鐵也守澄之賂十萬在彈章　諫觀溫湯者皆不入拾遺張權輿曰昔周幽王之殺秦始皇之亡皆以驪山也故

玄宗宮之祿山亂先帝幸之年不長帝曰且以朕驗既觀溫湯益不信於諫言

二年春二月裴度司空同平章事黨人之毀至於妄造圖讖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　帝闢力而好手搏以羣小狎而啓其不遜也捷貶斯隨冬十二月夜獵還宮宴毬耦於宦官劉克明更衣燭滅內室告崩此克明之爲弒也矯立降王悟多易置有則宦官各掠權以爭重既誅克明及悟迎江王涵王守澄問辭於韋處厚乃正名討賊王教告平難羣臣勸進受策郭太后即位更名昂更兩朝縱侈厲之以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絕宣索奇日必視朝其純素持之末年而不易　韋處厚同平章事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以帝虛懷而不堅決之無益於治也　債帥之目邊節度自大曆始也中尉居母而帥居子其錢億裴韋相而閣命中外以賀　橫海李全略卒子同捷留後未之問也五月表請乃議移　六月王播入朝厚獻得平章是又債相已　秋同捷拒詔討之庭湊陰爲賊助

二年春正月策制舉人夫唐弊在宦官北司分相權監軍敗將功禍釀河朔難發弒逆民死徙以斂厚官黨立於奧接卒以天下亡者竟其宦官之用而已抗論者未聞盡離勢已成而其黨足懼也劉蕡對獨能激烈發之及繼統始終之際所以爲國家慎慮者其指微罷樞密中尉還政宰相還兵樞密而復其掃除之舊其處爲甚當所約束者褻近六七人其行爲甚恕策之善者也考官歎服而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御史欲論奏執政中抑之中第者李郃愧之上疏願回臣授以旌賁直姚伯子以是惡夫時事之禁者　王智興拔棣州小捷而賞已竭　冬十二月路隋同平章事曰宰相任重不宜兼綱裴度辭度支

三年春二月李祐拔德州同捷自滄請降使萬洪守之而未出也宣慰使柏耆曰降者詐也以數百騎入滄取之諸將三年不克功而顧善爭耆貶循州司戶而論不已　史憲誠表受代何進滔殺之知留後魏博以亂命庭湊不克討矣　李德裕徵裴度薦之相遇李宗閔同平章事得宦官助出之滑州　杜元穎鎮西川戍給在於蠻略南詔餌之以爲俱也而不之虞嗟顛遂陷嶲戎卭徑入成都之邪以大掠而去使表曰爲蜀士誅虐帥

四年春正月牛僧孺同平章事宗閔以排德裕引之　與元臨軍楊叔元作亂殺李絳　三月河東節度柳公綽以

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居之雲朔塞下。山南西節度溫造誅興元之亂叔元詔流。裴度請老夏六月平章軍國重事。帝詔宦官於宋申錫。對漸除其逼秋七月同平章事以爲可與謀也。宗閔移怨於裴度尤月出之山南東道冬李德裕爲西川節度至則作籌邊樓以召老習形地其中險易廣狹遠近也奏留戍兵陳許滑人千五百曰蜀兵脆弱新破非北人不可守而責朝臣保狀敗其言者分罪蓋畏黨人之破功也姚伯子是以知清言路莫如責成功使天下審行而言量力而任則案牘不煩而庶事理矣五年春盧龍逐帥牛僧孺曰其在楊志誠猶其在李載義

也留後斯命之矣。申錫引王璠京兆尹以其謀泄之守澄鄭注使告之以立漳王衆貶開州司馬。崔鄲廢笞於在陝秋八月觀察鄂岳而蒙衝以捕舟盜或問之曰政以地變。德裕既得請葺堡障積糧儲兵練器精九月吐蕃維州帥悉怛謀以其衆奔成都城爲我據矣奏至僧孺以黨故利口危言托於至誠而眩聽詔城人俱還悉怛謀殺諸境上。

六年冬十二月帝悟維州失策以罷牛僧孺。藩鎮入朝者有輕心以事柄之不一也常見驕於詔使

七年春二月德裕同平章事宗閔遇所忌言出而見折更深其疾。宗閔罷鄭覃侍講帝曰殷侑經術是似宗閔曰其議論不足聽也德裕曰陛下則欲聽之矣宜出除御史大夫宗閔猶不悅樞密使曰八年天子可以除人矣而宗閔罷。德裕雖黨宗慮則爲國用欲從劉從諫拔出上黨之連謂玄宗忌宗室聚之一宮用坐魚肉於祿泚存子孫萬世之慮則諸州上佐祖宗遺制可處也解罔羅縱之藪澤矣帝雖未用皆稱善也以詩賦不關經術帝言及之贊而罷焉。鄭注之見憎即左中尉亦欲殺之御史李款旬日而彈章十上徙匿右軍耳秋王涯賴之平章款奏以寢九月王守澄奏注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冬十二月帝

疾愈鄭注之藥而寵任之矣。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旱司門李中敏表雪申錫斬鄭注天斯雨。李逢吉謀復相遇李訓解罪過東都因之以賂鄭注注引之見守澄薦其善易帝見訓而大悅欲置之翰林德裕發其舊惡也帝曰別除德裕猶爭涯遂可德裕不知其反已也見意於乎以生帝之不悅尋鄭肅韓佽封還訓四門助教敕涯遂稱德裕命使訓注主其怨於是宗閔復相德裕罷而訓翰林學士。德裕請得留京爲兵部宗閔不可而爲鎮海節度帝苦其互相擠援也每歎河北易清朋黨難除姚伯子謂惟逢吉僧孺輩迭用此河北所

以不復也。人主能以國事論功，黨斯息矣。

九年夏四月，鄭注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訓注謀殺德裕。王璠復陷之浙西時，結漳王傅母，圖不軌，路隨罷相，爲救德裕也。賈餗同平章事，德裕再貶袁州長史，衆擠之，而舊事皆爲罪矣。訓注揣得帝意，以中錫之相，在守澄府，而欲建奇功，帝於微言中，意其可人也，誠告焉，任乃多在禁中，行多秘，雖守澄不知其與上謀已也。侂士良擢左中尉，先分之權。姚伯子曰：小人之不可與共成功者，何居事至人欲私焉，以隙生。六月，罷宗閔，而相李固言。注將相，訓陰寢之，詔之求鳳翔爲外勢，謀未有緒，其內環相攻已。

討元和之逆誅王守澄陳弘志。舒元輿爲中丞，所彈唯注意，帝嘉其孤進無朋，於是訓元輿同平章事，而訓獨決。故乃收人望，舊臣之擯者，皆晉秩，加裴度中書令，皆貌於甚美以爲悅也。注謀以鳳翔兵入護守澄喪，乘送葬而宦官之殲，此其所求外勢也。訓不欲使功在之，而別爲謀於京師，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多募壯士爲部曲，羅立言知京兆，韓約帥金吾，御史中丞李孝本與十一月，帝御紫宸，韓約奏甘露降金吾石檻，訓元輿啓請往觀以承天貺，帝命相先，故以僞覆命，密於士良使帥宦官往，則行餘璠部曲，伏立丹鳳門外者，皆召之入，本謀盡諸金吾伏起，而京兆御史臺捕其遺脫，禁衛設防已預，計至周矣。乃士良至驚於風幕，而走殿，訓呼衛士，則宦者與帝北出矣。軍士夙畏中人，帝復爲挾，倉卒遂不用命，獨京兆邏卒與臺從，各擊殺宦官數十人，訓從吏衣走，士良以神策兵五百蹂躪殿中，則皆靡死，波及諸司吏卒屠賈小民之在其中者，哀哉，夫前人輕潰其防，弱其役使乎我也，孰知勢以漸成，天子欲誅而不得哉，雖以任之非其人行之非其事，應之違其機要之道已窮者，功固難成也。既士良以反殺宰相訓元輿涯餗，及同事者，於是鄭覃李石同平章事，然生殺除拜，決之北司，宰相自是行文書而已。訓謀在鎮者，外誅，內變既作，召之還，疾驅而入，民驚於寇至，謀幾亂，少年將乘之，以城不閉而靖。

十年，改開城。春二月，昭義節度劉從諫請王涯諸臣之罪曰：知詣闕面陳，無益矣，謹脩封疆，練士卒，以死清君側之惡。天子大臣，方苦宦官之陵暴，乃喜於得所倚。拾遺魏謩有直言，帝命獻乃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以比甘棠。李石爲宋申錫雪，帝曰：此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昭，必不寃矣。石以李益判度支，既按其贓，帝曰：卿用人，而能不掩其惡。

十一年春三月，彗張長八丈，帝膳減一日而供十。夏四

月示羣臣袖曰三澣矣柳公權進之以厲治進賢退不肖納諫誅明賞罰其急者也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十二年春正月李石傷盜而不獲懼辭位時李固言罷引楊嗣復李珏以排鄭覃陳夷行於是議政則是非鋒起如欲援進宗閔知覃夷行所不容先成言於宦官要諸帝既乃發之廷議不可焉辨則朋黨以詆帝謂補闕魏謩曰宰相固諠爭如此乎謩故直則曰覃夷行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信乎牛李之邪正當時人能辨之而特爲競進滑也

王德妃生太子永以無寵死楊賢妃之譖太子過日聞若好遊昵宦猶有童心與抑肖形而造成之妬口也帝集百

官議廢廢必有立者先主乎中楊妃固爲子安王溶地也給事中韋溫之諫曰陛下唯一子而事解冬十月太子則暴卒姚伯子曰楊之妬不能成廢而成弒是以知太子永之惡有爲之者　吐蕃衰於殘虐

十三年春三月晉文忠公卒求遺表得半藁憂在儲嗣而不及私歷將相進退關天下重輕者二十餘年功一著淮西耳要汾陽晉公皆不盡之用者也　魏謩起居注帝欲觀而不可曰但力爲善不必觀也帝曰曩嘗觀矣曰前人失其官也以觀諱惡又何信焉　陳王成美爲太子取諸敬宗之少會寧殿宴有緣橦而或其下狂問之童子父也以發帝哀而致故太子誅於敘坊宮人數人曰是實搆害之因感傷以發其舊疾嘗曰報獻受制強諸侯今則受制於家奴蓋自甘露之變居常無聊恃醇酒爲冥計矣自是不復朝也

十四年春正月帝疾甚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太子監國詔爲廢之復陳王而立頴王瀍爲皇太弟帝崩殺楊賢妃及陳王安王而後大弟即位其始終之際難言矣然不在武宗也士良遠文宗殯期遲之十四日誅貶其所愛幸略盡及武宗之未廟朝以爲快也　秋九月李德裕同平章事是時覃夷行珏復嗣並罷矣入見而言曰邪正辨斯天

下理矣而非難也特立與多倚而已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惟無術以定邪正故惡朋黨而卒爲所勝德宗委信羣小而不任宰相固宜亂陛下愼擇賢相正人既委任矣堅定而邪不之移何憂天下哉元和之後治稱會昌武宗遂專任德裕之效也惜終不釋其異已者以量不能居才而仍世之爭　回鶻弒而馬牛盡於疫黠戛斯伐其衰而大敗之可汗破殺諸部逃散嗢沒斯及赤心那頡啜貿食天德塞下而求內附

武宗皇帝

會昌元年春光士良專立帝之功猶倚人以自張也帝爲

內誅者。既衆矣。且遣就誅楊嗣復李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使爲之請。明晡得見延英。既許釋之矣。乃名其罪。珏志在陳王嗣復在安王也。遺書楊妃稱姑效則天臨朝。乃皆貶遠州。武宗蓋懷德士良矣。內官之禍。是以不能減也。 夏六月。詔奏事無乞留中。以杜讒邪。 天德軍使田牟欲邀功於擊嗢沒斯。德裕曰。回鶻嘗建功。今破而遠依天子。漢宣之服呼韓邪。此時矣。無遠計者。皆是擊議。平章陳夷行。抵賜衣糧爲齎盜。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牛僧孺太子太師。德裕治其前罪。鎮襄時。漢溢民居。盧龍一月再殺節度。立留後。求節鉞。不即與也。曰。置之變

必生。冬十月。雄武軍使表討亂曰。有名矣。以爲留後。幽州平而授節度。 黠戛斯。稱系於李陵也。得回鶻太和公主。而使奉以歸好。溫沒斯之南也。回鶻固立烏介。烏介復要得公主。南度臨天德軍。借城請冊。十二月。遣賜米。而不許借城。乃擾邊。

二年。夏四月。嗢沒斯帥衆來降。五月。賜懷化郡王以其所部爲歸義軍。賜姓名。 鎮武張仲武擊降那頡啜七千帳。

烏介時駐大同北。衆尚十萬。表求食糧牛羊。惟聽糴米三千石。秋八月。突入大同川爲寇。詔發諸道兵討之。以春仍。回鶻屬國奚契丹。監使督貢。唐事以詞。張仲武使擊殺其監使九百。而振武進軍。 帝欲相白居易。德裕沮以老不任朝謁。乃以其從弟敏中爲翰林學士。 黠戛斯始來達奉送公主。而不獲聲問也。冬十一月。遣賜公主書。令說可汗歸化。 帝校獵涇陽。聞諫而改容。謝謂宰相。諫官之置本以論事。朕欲時聞也。故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諫議大夫。 吐蕃慶贊普族。而立妃姓。以啓亂。其將論恐熱。因之破有其國。

三年。春正月。烏介侵逼振武。劉沔使石雄將朱邪三部。襲破之。以公主歸。可汗創而保黑車。斬降之餘。多歸幽州。二月朔。日食。 黠戛斯遣獻馬。帝欲就求安西北庭。德裕

曰。路遠而費多。乃止。 求冊命。帝慮踵弊。不臣而多求。德裕曰。和市無平。安史之功可緣。叙同姓。令執孫禮。不臣後由至矣。以北平太守。合族都尉。 德裕申言。維州三面臨江。而爲平川衝。雖河隴盡沒。維存。猶足制吐蕃。使不敢過。迨彼得之。爲無愛城。然後併力兩邊。憑陵近甸。韋皐經略河湟。頓兵數年。而無成功者。惟維未下也。維城獻。而悉怛謀功。豈鮮小哉。且省八國鎮兵。臣悲夫以私計敗壞之。悉怛謀以贈右衛。 劉從諫公繕脩。而成私圖。鹽鐵巧收鄰國利。歲數十萬。而欲同河北之事。死。其弟子稹。秘喪請留後。其遺教已。帝命稹入朝。蓋德裕主討。謂澤潞不得使同

三鎮其近處腹心也書論何弘敬王元逵必聽命則鎮成擒矣黃州刺史牡牧貽德裕書兵奚以多爲哉河陽萬人高壘窒天井之口只用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精甲宣潤弩手數千徑擣上黨功之成也不過數月元逵得詔師出命李佐晉絳行營招討使。 仇士良之蠱君有術致仕避忌猶以教其後人曰環樂以縱靡無暇讀書而近儒生則吾輩得志矣使知憂懼於前世之所以興亡也而猶可冀乎。 吐蕃鄯州節度尚婢婢練士多精勇而故儒論恐熟兵至驕之以犒師而免於侵因曰若無主也惟唐歸盧鈞惠於襄陽秋使領昭義爲招懷。 鑒於攻縣之縻軍

而竭糧忠詔皆攻州彥佐當取潞緩於行代以石雄。 元逵救宜務柵表魏博之師不出詔王宰忠武之師徑之抵磁弘敬遂拔肥鄉平恩。 勢有勝而沸議以河陽科斗陷令斬沮者以厲之九月王宰兼河陽招討使。 石雄踰烏嶺破五寨賜帛至一匹之外以均士。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河東克石會關禎爲和謀矣。 而李逢以河東戍榆社李石所遣都將楊弁以橫水戍作亂奔石而通禎又多議罷兵者詔榆社無移戍石還討弁以易定汴師榆社戍人曰客兵且屠吾家擒弁而滅亂卒。

四年三月朔日食。 德裕言於帝曰事固有相激而成者王宰命而弘敬出師客軍遣而戍卒討亂今宰師久不進以義成二千抵萬善處其肘腋而敢居乎。 黠戛斯貢以劉濛爲巡邊使乘二虜之微爲復河湟備。 仇士良籍沒。 杜悰在楊帝選酒娼而不獻召入同平章事。 八月元逵攻降邢州弘敬降洺磁昭義押牙郭誼斬禎以降虜鈞撫之遂安德裕爵衛國公事若甚微者然視淮蔡捷矣當時稱其君臣相得樞密不能爲之間故有功也。 冬治還從諫之罪僧孺宗閔皆州長史此德裕所以爲禍也。

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詔毀佛寺僧尼歸俗則得民四十一萬是時戶四百九十餘萬十戶幾增一丁矣從前之減

耗可勝道哉帝見其蠹而必去誠長慮也獨好近道士置教授崇玄館學士姚伯子曰論之以不能推其去佛之心可也併病其去佛則不可也。 置備邊庫判以度支郎中給事中韋弘賢奏相權太重貶人愈以德裕爲專。 帝金丹服而疾發身道士猶誕以換骨涉冬而加躁毒火之爲攻也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論恐熱擊尚婢婢而大敗婢婢徼河湟歸唐。 是歲冊黠戛斯爲可汗。 党項盜邊界。

六年春二月以來暨爲招討党項使。 帝疾久未平日王氣勝君三月更名炎曰唐土德也遂進不能言者旬日帝

未有子憲宗之孽光王恰名著不慧宦官定策及焉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哀見百官則裁決咸當乃知隱其德以自韜也帝朕德裕攝冢宰武宗雖有數相權壹之德裕其時二虜自弱幽燕順事昭義必誅而威震六年而幾全治誠君臣遇合之功也特於非其黨者抑之過而自矜太重太叔即位奉册曰顧我毛髮灑浙夏四月罷荆南節度　誅道士置寺度僧尼期於武宗反之而已矣受統猶臣子也武且賢無善惡而期反焉君子以爲宣懿

五月白敏中同平章事　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益敬文武合也　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後李珏皆武

宗所貶相也並北遷而宗閔卒姚伯子曰何牛黨之多相而寡功也獨白居易有聲翰材然退身以早而不爲黨累不爲黨累者獨賢信牛黨之無賢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皇帝

大中元年春二月旱帝既降省命疏理京城囚繫大理卿馬植申大赦之所不原若官犯贓及故殺免貪吏無所懲死者終銜寃矣時敏中力排德裕事期反焉其所薄者皆得顯植亦有所恃也　王宰擊破吐蕃於河西朱邪赤心實前鋒　帝憶令狐楚風雨不去駕憲宗山陵時也以其子綯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問元和故事條對悉　冬十二月貶德裕潮州司馬卒崖州

二年春正月丁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訟寃以貶初或薦柔立諫官才而德裕緩用其書益發於公憤亦可謂不爲利回者矣然非德裕功業實在人心固不能使受擯之士猶已同其窮也黠戛斯盡滅回鶻有其衆　二月使翰林學士令狐綯讀金鏡錄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曰太平首務也因屏書貞觀政要而敬玩焉命政府奏具負御覽所以知五品以上官名也　夏五月朔日食

帝殺禮於郭太后以元和爲預弑也怏怏登勤政樓而欲隕遂暴崩姚伯子曰郭之稱太后自穆宗因其嫡而嫡焉

厚道也而以誅父之伉則母之義先絕也而世猶欲以宣主弑無惑乎其不能斷武曌之獄也　帝重元和臣

三年春正月平章周墀言韋丹觀察江西而老稱思德也擢其子宙御史初墀自義成入相韋澳爲其判官謂曰官賞刑罰當與天下共其可否故慎官人然不足於略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墀以諫開邊罷　秋七月克復河湟冬十月取維州帝推本於憲宗十一月加謚號上及順宗四年夏四月帝蹋中尉馬元贄寶帶平章馬植服之以朝貶刺常州　常婢婢避論恐熱居甘州吐蕃掠河西　冬十月令狐綯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刺史張義潮降　運米浸沈於宴法之墮裴休爲轉運究其弊而更歲遠百二十萬斛爲三部其前　三月敏中充招討都統制置使党項平　論恐熱入朝求河渭節度不獲還以衆散奔廓州　冬魏謩同平章事入謝即泣請立太子　張義潮略定河湟十州詔置歸義軍以爲節度　盜阻雞山掠三川果州刺史王贄弘得詔討

六年春京兆少尹劉潼充掠論使至山而賊請降潼歸館擊滅於贄弘之兵矣　夏六月以党項復寇論邊事於翰林畢諴見方略曰頗牧近在禁庭以爲邠寧節度至則諭降

七年夏四月敕法司折杖　冬十二月度支奏歲入數租稅五百五十萬緡榷酤八十二萬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緡蓋半於租稅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獵苑北聞樵言縣令李行言能殺南北軍所藏盜也歸而帖其名冬十月以爲海州刺史示之帖　帝抑宦官少犯謫配加焉弑逆餘黨謀僇略盡思除其根屏而問策於韋澳澳懲於太和而未敢任也徒曰擇其中而托心焉帝曰朕嘗試之矣衣紫則黨合不爲用也乃謀盡誅於令狐綯綯不附耳其密奏但罪勿捨闕勿補耗斯盡矣爲其所見而南北以惡使帝有深諱而不逐者綯之不密也　帝獵渭過聚佛堂爲祈醴泉令李君奭留

九年春二月以爲懷州刺史帝喜摘發纖微以驚服天下見其聰察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處分境土風物具其利害鄧州刺史入謝而出驚澳詢則處分載之矣　夏詔縣訂差科簿送州署鏁令廳人之貧富以爲役之輕重姚伯子曰地以高卑爲平蓋不均之爲至均也後世喜言均泯不知富人重增而不損肥者窮人望之捐瘠矣故輕其丁而重其糧以流其民者不智之術而不仁人之心也　秋浙東逐觀察杖其監軍詔自今戎臣失律監軍同坐　元舅鄭光言鄙不與治民其慎名器也

十年夏莊吏不上租京兆尹韋澳械而奏之命租足而後釋　六月裴休以請建太子罷平章而出鎮　命相蕭鄴樞密一問先之崔愼由其懲之深也有所用人未嘗於左右見微焉　內園使不避平章馬剝色配南牙　韋澳奏事命判戶部而不悅於其辭也或以爲澳尤曰未僉謀於宰相恐他岐爲譏也

十一年春二月魏謩罷以剛直不得於令狐綯　問長生於羅浮道士軒轅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其遐福矣

十二年春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廣嗇須名崔慎由曰儲宮未建四海屬望以此爲名郊祀可也帝不懌二月慎由罷　夏嶺南亂湖南江西軍亂各逐觀察使　蠻寇安南都護李涿強奪牛馬以致之　秋七月宣州軍亂姚伯子嘗怪其重刺史縣令而治不應其時右補闕張潛疏朝廷課績獨奬美餘是以斂重而將士減削以至民怨而軍憤江南之亂駢起矣然則其綜核者巧吸天下之利而已名惠而實不在吏之所以貪而起亂乎　河淮大水流沒徐商爲山南東道精選捕盜數百別置使討湖南而平韋宙以江西觀察過襄陽商遣都將韓季友以捕盜從間道夕至而有功　戶部侍郎蔣伸謂帝近日官易得而人思僥倖帝曰如此則亂矣十二月以同平章事

十三年夏四月武寧軍亂　帝之久不立太子也有故鄆王溫長也而無寵所愛夔王滋次乃在三以故及建立者必斥秋八月餌道士藥而背發則不見宰相以夔王密屬樞密院使夫置相慎宦者而建儲乃至不與宰相知也左中尉王中實未同其謀出之淮南監軍而後發命將行副使丁元實啓之謁聖人而過帝崩則以矯詔誅樞密院使而迎立鄆王改名灌故宦官之重不能損者所裁小而所授大也然訖唐亡思詠宣者謂之小太宗范氏曰繼以懿

僖不君唐室以壞則人之賢宣也宜其相久者白敏中令狐綯惟異己者排勝己者出無國家之志者中外以側目然則武宣之優劣蓋在任相矣　南詔僭號陷播州

貞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汪伯子允明汝

唐

懿宗皇帝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亂，初裘甫自陷象山，再敗觀察鄭祗德兵，開府募士，群盜應者至於三萬，鑄印改元，宣歙浙西救者皆未出而逃。平章夏侯孜薦王式，三月，使代德祗。時浙東墮武，以久不被兵，見卒不滿三百，式入見，問方略，則大請其官，官側沮以費大，式則曰：兵多破速，費故省若延而張之，北趨以梗江淮，九廟十軍之資，且無所給矣，乃授之。賊方妄希，據石頭爲傳檄之定，則或欲漁海耕山，預脫計，式至西陵，發廩振饑，降師則置之前鋒，必立効自異，而後奏官，謹間諜，廢烽燧，弱卒徒馬以爲斥候，乃籍回鶻吐蕃配者爲騎卒，閱於土圃，以導諸軍，連勝十九戰，賊窘且饑，海口先命銳巨之矣，棄船入山谷，屯南陳館下。夏五月，禁稅外科，用拾遺薛調言，所以驅之逃戶而爲盜也。浙東賊破於南陳館下，裘甫獲誅，而平。諸將問未喻者二事，式曰：賊恃饑民以衆，倉廩飽之，不自棄矣，且縣無守兵，與其盜資也，撤烽燧無繼，而留徒潰民心，斥候勇，且死鬬，賊至有不知者矣，故三者之爲勝計也。各

追贈李德裕左僕射。邕州恃守廣桂容之更戍三千，李蒙經略，利衣糧而却之。

二年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姚伯子曰：觀懿之初事，宣之釀亂，抑多矣。初韋皐在西川，通清溪道，群蠻入貢，廩教其子弟，杜悰不達蠻之所以廩也，靳餼從之賜給，奏減，故南詔擾邊，以有播州之陷，既同平章事，欲脩禮南詔，以救前失，會攻嶲州，乃已。

三年春，南蠻寇安南，蔡襲爲經略使，諸道之戍三萬。帝故以佛荒政，寺設官禁，篤坊矣。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吏部侍郎蕭倣之疏曰：講佛何如講政，接僧孰與接賢，力求人瘼，度奉宗祧，其爲福施大矣。嶺南制置，蔡京奏分隸五管，得西道節度，猶忌安南兵多，蔡襲有功，奏罷戍，襲留五千不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竟先入於京言，未幾，京罪先發，貪暴，拒貶，而死誅。徐之衛士三千，增驕在逐帥，故喜亂也。秋七月，逐其節度溫璋，遇王式師還，討而殲之，徐以團練隸兗海，濠歸淮南，而更置宿泗觀察。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趣以荆湖桂兵，未至，城下之圍合矣。四年春正月，交阯城陷，蔡襲死之，皆京之忌爲之也。荆南將士四百走城東而阻水，虜侯元惟德謂衆，死水孰若易蠻，命還殺二千人，南詔得交阯，留兵據之，救者還保嶺南。

而帝遊宴無節，拾遺劉蛻疏方今南侵西築非憂閉，何以得人之死力。二月朔，帝歷拜十六陵，畢試平章而罷不樂同位之狥私，南北司既相惡，於是宦官士人各峻其門戶，以相抑也。選士或有以馬際一揖，廢棄終身。五月，楊收同平章事，議在與中尉楊玄价敘宗。秋七月朔，日食。宋戎為安南都護，始用福建海運。令狐滈怙父寵而納賄，大中末，所以吏不廉而致亂也。遷拾遺來多言，而絢為訟冤。

五年，春三月，司天以奎婁彗出，為含譽星，奏宣示。康承訓為嶺南西道，至邕而不設備，南詔寇至，喪五道之拒八千，而為圍天平小技夜縋三百人，燒營而得解，遂冒之，以捷聞，韋宙自東道奏其事，秋，代之高駢。駢讀書多詞，有宦官之譽。

七年，夏六月，駢大破南詔，復取交阯，撓於監軍李維周，以幾至易帥，故再圍而後成功。姚伯子曰：吾於康承駢事，見亡國之政焉，敗之可為勝也，勝之可為敗也。冬，楊收罷，以逢玄价之怒。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吐蕃自是衰絕。置靜海軍，高駢為之節度。

八年，春三月，李可及以樂工左威將軍，帝屈天下為身奉，扈從以十萬餘，宴味窮水陸，而常供，民固窮矣，而益蹙之

秋七月，懷州以禁旱逐刺史。

九年，夏六月，李師望因南方之多虞，請立軍於嶺而治邕，帝以立定邊軍使為之節度。徐泗兵之南援也，分戍桂州八百，曰：三年而代，六年求還，觀察崔彥曾謝遲一年，曰：帑空，而衆以發怒。秋七月，殺都虞候，而推龐勛，遂劫庫兵，掠而北還。八月，遣中使赦而部送之，不之信也，常曰：誘我而葅醢之耳。過淮南，押牙李湘謂節度令狐綯曰：高郵岸峻水深，伏而擒之，預為國家除患。綯曰：苟無暴於淮南焉，知其他。冬十月，將至徐城，勛得慰旨於彥曾，以就誅激衆，彥曾覺之，謀討諸道矣。語漏於全敕使，使得先焉，為之囚，遂還入彭城，則表求節鉞。城之不為賊者，獨泗州刺史杜慆為守，計辛讜以羈寓助之。十一月，詔以康承訓為都招討，王晏權戴可師，分南北面，是時賊衆方盛。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絕漕驛，而承訓以兵未集，屯宋勛遂大略北侵沂海，南寇舒廬，東折烏江，陷滁和，敗可師兵於渡淮，勛自起兵，戰必勝，攻必取，既殺可師，謂天下無敵已者矣。圍壽州，掠有諸道貢獻，日為遊宴，淫佚逞所欲，斯其為亂之志也。宋州兵勢既集，勛乃驅人為兵，搜財為儲，自貢賦絕於河北，天子屢窘糊口，德宗巧取以進羨，歷世承而甚之，至帝而民重困，故聞盜起，皆鋤首而勸趨之，及貪暴益甚

乃復圖自全。聞官兵盛。復不樂於爲賊。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屯柳子之西。時集兵七萬矣。宋邪赤心。故帥其部隨。同昌公主嫁右拾遺韋保衡。以母郭淑妃特愛。奩資極飾。見錢且五百萬緡。戍海州者之殯賊。以斷其橋柱而弗殊。二月。賊將三萬襲鹿塘。沙陀兵左右突圍。蹂而大敗之。伏屍至於襄城。三月。大軍圍賊於柳子。沙陀兵邀斬賊將姚周。夏四月。賊殺彥曾戰而潰。時馬舉亦斬賊將泗州勛。乃走而保徐。六月。陝民告旱。觀察崔蕘曰。庭樹有葉亂作。逐之。秋八月。兵進攻。及宿州。招降其守將張玄稔。玄稔曰。今降未有知者。反我。詐爲城陷

以引師。而賊盡擒矣。承訓益之兵。暮報平安火。早舉兵。爲焚。而直趨符離。即斬守將。收其兵。北趨徐州。彥曾故吏開門納軍。追擊殺勛於石山。而徐泗克復。夫八百桂戍。肇亂甚微。不即圖而蔓之。暴骨千里。死掠。死戰。以盡其民也。要之令狐綯以累朝重臣。不一分私圖。而之國。拒湘說。坐成其禍。罪不得減於彥曾也。賞平徐之功。玄稔陷赤心。皆節度。而赤心任大同。賜姓名李國昌。承訓隨以逗撓。貶。內惡之也。路巖媟帝於荒耽。親群小。而通貨賂。至德令。陳蟠叟見帝曰。破邊成家。二年軍以贍。問其人。巖親吏也。遂流以絕言者。李師望殺南詔使。寇未至。而逐於貪殘。代者實滂。而甚。故南詔酋龍舉國入寇。十二月。及嘉州。遂陷黎雅。西川節度盧耽急爲守備。突將三千。其選勇於子弟也。寇將至南境。告救於朝。并求和使。故賊行盤桓。成都守備克完。

十一年。春正月。始陷雙流。進至城下。而攻。實滂遇鳳翔典元卒於漢川。欲使陷成都。以分巳罪也。故爲蠻張。使進於援。二月。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帥突將。焚南詔攻具。斬首二千。而太僕卿支詳以宣諭通和至。得責之攻成都。而不許矣。顏慶復初以神武赴援。時命領東川諸援軍。皆受節。敗蠻軍於新都。惡將軍宋威。不巳讓而繼敗之也。乘勝抵城

下。蠻軍宵遁。遂不遣追。阻雙流三日。而克全歸者。慶復妬爲之也。故蜀人敗不以德。而恨其失賊。姚伯子觀當時戰伐之事。備亡道矣。牙將以功入京者四人。輸三百緡。乃得堂帖。以徐餘賊。夏六月。復置徐州觀察。曰感化軍。秋八月。以同昌死疾。殺醫官二十人。親族坐繫三百。九月。劉瞻以諫罷相。韋保衡路巖譖之。通醫謀。再貶遠州司馬。蓋廉介之不能爲納賄容也。承旨鄭畋。以草罷瞻制。貶。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保衡既相。爭權而不相容矣。行人步餞以瓦石。

十三年。春二月。杜悰罷相。保衡譖之。貶韶州。將加害焉。廣

德公主密其防而弗克。秋八月歸義節度張潮義卒。代之以其長史曹義金。是後中國多故經理不及以迄宋。十四年春遣迎佛骨。諫者曰憲宗以晏駕帝曰見佛而死可也。秋七月崩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帝少子普王。儼韋保衡路巖相繼伏誅然群盜起矣。

僖宗皇帝

乾符元年春正月以關東旱飢詔蠲賑而有司不行也。二月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世當亂賢者相而輒死乎。或曰瞻欲劉鄴之恥也。冬鄴罷是歲王仙芝作亂於長垣。南詔寇西川。

二年春正月高駢至方攻雅州城保命門啓以達春氣蠻閒而逸矣。帝自普王時所欲恃小馬坊使田令孜故即位。阿父而中尉矣帝耽諸戲以爲政而國事惟令孜委是以官視其賄無復上知也以內園小兒狎帝賜竭府藏則兩市商貨以爲內儲言者死杖蓋承敝而重壞之。浙西鎮遏使王郢負功望節度趙隱以不給衣糧也劫庫兵作亂攻陷蘇常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六月仙芝陷濮曹寇句人黃巢聚衆應之民之困於歛者多歸焉巢舉不弟乃憶共飯鹽於仙芝姚伯子曰強諸侯匹夫之盜皆足以亡天下然不並世而見也故三代之季亂不屬盜賊高光之

倔起時無諸侯以難之耳唐之藩鎮據地擅兵強古諸侯而大盜突蹶其間曾無固守臣拒君則有餘官禦賊則不足不並世之事合而遂至以唐亡也蓋政之不綱君臣將吏名設而無相典之實爵縻將而利其禍廩豢士而陰行誅節度觀察民原不心屬逼於相猜之勢人各怵利而交征耳固不爲所欲逐者禦盜也。秋七月大蝗宰相賀不食稼。仙芝寇沂州冬宋威諸道行營招討使。三年夏六月雄州地震裂滅廬舍。秋七月宋威有沂州之捷妄以賊死奏而罷諸道兵越二日有奏仙芝剽略者矣始休而復發則士思亂。九月朔日食。仙芝陷汝鄭唐頻。高駢築羅城慮南詔撓役許之公主。仙芝寇淮南平章鄭畋以爲宋威罪也薦張自勉李琢崔安潛以爲之代。賊及蘄刺史裴渥請官之神策押衙歛其兵仙芝喜受巢毆之遂分衆而掠曰橫行天下始誓也今其知此五千人者何。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仙芝陷鄆。黃巢陷鄆。浙西節度裴璩以招散誅王郢。三月巢陷沂。夏四月朔日食。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黃復合圍宋州張自勉以忠武七千解圍王鐸盧携議猶使受節宋威。仙芝陷安州。巢陷濮。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

五年春正月仙芝寇荆南山南東道李福敎至則掠而去曾元裕大破之申州詔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始用畋言朱邪兵爲天下畏而有輕心李國昌子克用以沙陀兵馬使戍蔚州因亂起成謀於牙將康君立薛志勤李存璋入雲中逐大同防禦使伐之蓋反者二月曾元裕破斬王仙芝於黃梅黃巢方攻亳州尚讓帥餘衆歸之乃稱衝天大將軍改元陷沂濮掠宋沛渡江陷洪虔吉饒信夏四月李國昌爲大同節度則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岢嵐蓋父子同謀久矣朝廷不知東都軍輸不足詔河南貸富人除官南詔請和親爲弟禮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浙西徙高駢於鎮海秋七月黃巢寇宣入浙開山七百里以剽福建冬十月昭義節度李鈞合河東兵討沙陀死戰十二月巢陷福州師雄寇二浙董昌以杭州石鏡都將討之錢鏐於是爲昌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破巢巢趨廣南河東軍亂夏四月朔日食帝憂群盜平章王鐸請討賊節度荆南行營都統奏李係爲副使以晟父子多奇功也使以兵五萬屯潭州秋七月巢陷廣州殺節度高駢請身入廣使王鐸軍梧昭桂水之險以要其走道不從自後駢志荒矣冬徙鎮淮南兗鹽鐵轉運崔安潛爲西川使盜自相捕也惟

赦賞刑不疑募兵陳許雜蜀人而教之曰黃頭軍神機營其走九射傳之洪州者也以轉弱蜀爲強卒巢之抵潭也士多死疫李係不出而州陷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而逃漢宏復棄州而爲盜以北掠姚伯子觀其所趨棄知當時盜飽而兵饑也戰亦以不力也山南東節度劉巨容合江西招討曹全晸拒巢於石門巨容爲覆全晸敗而誘之伏發賊死者什七八巢渡江走衆知窮追爲可盡也而巨容曰留之爲資全晸獨渡江而代將至矣巢脫則復振掠鄂入饒下浙以及於杭

七年改元廣明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兵出遺變而還殺節度康傳圭宣慰之言曰勿用懼也帝不以危改嬉令孜權轉以多盜盛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以諫度支奏借富戶胡商之半發運使高駢曰盜賊皆出於饑寒獨二者未令孜得覆轍於幸蜀潛爲逋計田也而陳敬瑄其兄二月使鎮西川興元東川皆易置腹心矣河東兵益驕鄭從讜乃自宰相爲其節度材張彥球而委之兵夏五月劉漢宏寇宋兗徵兵討之巢卒疫信州高駢遣張憐擊之思專功故餌巢降言使憐死獨進則陷睦婺宣故橫行天下之言巢獨能審當時之人情而非其才眞過人也蔚朔節度李琢討沙陀高文集以朔州

降。秋七月，巢渡江圍天長六合，騈兵既散，不能敵也，則虛騰六十萬，而駭朝詔責至，則稱風痺以與方士而爲怪。

劉漢宏降。幽州節度李可舉，邀敗克用於藥兒嶺，國昌兵，時亦爲李琢敗，謀臣多死，部衆皆潰，父子相隨而奔達靼，時居陰山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陰結達靼取之，克用故酒酣曰，黃巢北來，必爲國患，天子苟吾赦，諸君其能與吾立大功乎。曹全晸以其衆攻巢，而能殺獲，賊之實數，蓋可知矣。騈援不至，再戰敗矣，詔發諸道屯激水，遇忠武軍亂，而衆並潰，巢渡淮，始取丁壯益兵，冬，陷申州，入頴宋徐境。豆盧琢請封之，盧攜請振之，計未定，巢傳檄入東

都，即至京邑，帝對宰相下泣，田令孜乃明言幸蜀，豆盧琢和之，帝猶曰，且守關，信乎，亂世之庭無人焉。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以萬人退保潼關，請糧援，命張承範選神策弩手二千八百，巢至東都，留守劉允章帥迎，姚伯子曰，巢用北狄勝法，野戰而不城守，聚散倏忽，而勝筭不爲人握，故追者疲，守者分，斬刈天下，而莫與禦也，以其技攻城，勇怯猶人耳，東都當長安之衝，金城限之，洪河百官以具，竭其守力，以待天下之救，困賊在此矣，嗚呼，唐無法紀，天子避地，留守賓賊，倒險阻兵糧以授之，資是誠自滅也已。禁軍久以賂竄，選士發而皆不任兵，承範艱行，帝甘言遣之，猶未聞餉計。十二月，承範至關，則與克讓軍，皆絕糧矣，蓋計定西奔，故調度不在焉，故巢抵關，克讓之士，以饑潰，承範拒力不及於他道，賊尋奇得禁阮，入矣，河中留後王重榮降，令孜於是時也，以殺盧攜而封巢天平節度。巢入長安，則遂以帝西走，從行者，幸妃及四王耳，巢之入城，則又文武皆詣迎霸上也，然至則大掠，得官吏則殺而已。鳳翔節度鄭畋，道及於駱谷，請留，帝畏近巢，許畋以便宜。巢盡殺長安宗室，乃宮居僭號，改齊元以金統，碭山朱溫，時爲巢將，屯東渭橋，自少以無行，日笞辱於異父劉崇，蓋天性奸黠人也。畋還，議收復，僚言從

客，以問絕間，飲巢詔者，有泣客曰，猶可爲也，刺血盟將佐，約鄰道，招禁軍之分鎮關中者，斬巢使。帝至興元，始詔諸道收復，道乏供，嘉漢陰令之槩獻，曰張濬所教，召爲兵部侍郎，義成王處存遣千人入衛，王重榮激吏民，以巢之煩苦，用斬巢使，朱溫來攻，則破之，結盟處存，共屯渭北。

八年，改中和，春正月，奔成都，時宰相皆以失從而死賊，故蕭遘同平事。三月，朱溫陷鄧州，鳳翔血表詣行在，詔爲京城四面都統，墨勅除官，畋奏涇原程宗楚以爲副，尚讓冠鳳翔，與司馬唐弘夫覆而敗之，龍尾，沙陀李友金，

絳州刺史瞿稹謀入援得稚胡三萬而不能制乃赦大同之罪克用帥達靼萬人至 時宥州拓跋恭合夷夏兵會鄜坊李孝昌盟奉天鎮使齊克儉請自效鄭畋檄傳而爭應蓋西北無夷虜而邊鎮以內援爲順事也 夏四月援兵既集弘夫乘龍尾之捷進逼長安官軍入而巢東走安民逐寇功方始之而唐兵固不制且烏合釋兵入舍續虐忘備巢自霸上還襲之殺宗楚弘夫士卒死者什之八九則洗城而屠 周岌降矣五月夜飲忠武監軍楊復光及朝事而交泣遂定盟酒次分軍八千爲八都以敗溫而克鄧州舞陽人王建時與都將 克用名勤王而實先私營

行掠河東而還陷忻代 秋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金杯行酒而黃頭不獲頗軍使郭琪起爲蜀軍言別尊酌之歸急解而得汗血遂帥所部作亂不克夜奔時宰相無知者左拾遺孟昭圖言君臣情隔恐難收復之期也貶殺之矣疏固未達也 八月己丑星流如織至於丁酉大或杯棬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及光州以得刺史固始縣佐王潮爲之軍正潮弟審邽審知皆材氣名當時 高駢傳檄屯東堂而發行無期九月借與鎮海有隙罷兵還府董昌至廣陵錢鏐謂高公不討賊也還鎮海節度周寶表爲杭州刺史 冬十月鄭畋見龔於司馬李昌言即留務委之而西奔 王鐸復相於在蜀忿高駢而再泣請

九年春正月爲諸道行營都統乃罷高駢但領鹽鐵 二月朱溫據同州 鄭畋司空同平章事 克用屯蔚州敬瑄以苛慘畏蜀人積有多釁邛州牙官阡能首亡而畏其不免宛也以爲盜踰月衆至十萬而蜀中所在盜起矣討以楊行遷 夏四月王鐸爲蹙賊計諸道兵環長安以爲屯巢令不及於同華 五月罷高駢鹽鐵轉運驚言撼帝遂絕貢賦姚伯子謂駢師之不出非徒以神仙喪志欲據有江南而未敢先發據天下兵柄以養成極亂而徐收焉利得矣而天下爲吾欺而不失名此腐儒爲奸雄之極

思也妖人呂用之權重於駢其誕將乘鸞歸天 六月蜀軍不勝盜而詐功俘至者治田績麻之民敬瑄得則斬之雖殺者不知何事也 高安人鍾傳乘仙芝之不守也既據撫爲刺史秋七月出據洪州則爲觀察使而南城人危全諷據撫矣其弟仔昌據信矣 劉漢宏降至浙東觀察復出兵西陵以謀浙西錢鏐夜濟江而破之 九月朱溫降爲同華節度尋加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 王敬武逐平盧節度爲留後王鐸遣張濬出其師 諸將猶難巢敵王重榮謂楊復光須李僕射其不來爲河東解除召之可也鐸聞行其

言克用以沙陀萬七千趨河中。阡能入蜀州，更將以高仁厚得諜不殺，而用之使直語阡能曰高尚書來日發將止五千，無多兵也，又令諜潛語寨中尚書誅止五人，阡能耳。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耳，脅從者本良民，投兵迎降，背書歸順，則復業矣，明日自渾擊始，圍而不戰，以信諜言，書背而遣還也。衆則執渾擊以降，五十爲隊，授之旗，令疾呼過前寨，故至則縛其帥以獻，五寨並平，而兵不試刃。攻心之最奇矣。十二月，克用爲鴈門節度，兵始至，賊乃望鴉軍而避鋒。

十年春正月，克用敗巢弟揆於沙苑，鐸以爲東北面都統

令孜見巢且破，掩鐸功，以義成節度趣之赴鎮，而自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李克用圍華州，巢規遁計，遣兵三萬擋藍田道，尚讓赴華州，克用逆破之，進軍渭橋，長安中積聚夜焚，士有欲夜斬之者，合肥楊行密自淮南押牙爲廬州刺史，聞王鼎賢而召之，辭而言子潛任稔，則召潛於門下，以稔及李章騎將。貢絕乏鹽，以峽江斷也，討者敗，而將高仁厚詢賊寨，知精兵在舟，岸之守積者羸也，募善游者，揚言欲涉，而陰火其聚，急上救，則舟底鑿而踵沉，衆執昇行從以降，問反故，曰：天下無復公道。夏五月，克用用諸軍戰於渭南，巢衆大奔，燒宮殿走，路遺金寶稽追者而免。趙犨以陳當走衝，徙六十里之積，多募勇士，而子弟爲之將，六月，程楷取蔡州，移兵擊陳犨，斬楷，巢至圍之五壘，營州北爲持久計，置舂磨寨以糧人。上蔡劉謙擊賊，嶺南爲封州刺史，自韋宙時，以按見器云。秋七月，朱全忠爲宣武節度，始啓汴。楊光復卒於軍，王建、鹿晏弘、韓建、張造各以其衆散，令孜素忌其以內臣而慕義效忠，故喜於其卒也，內外自是無與抗者。孟方立險潞地，謂昭義所以易主帥也，弱而遷之邢，潞人以啓沙陀。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十二月，鹿晏弘帥所部掠興元，逐其帥而據之。朱全忠爲救趙犨，賊勝，鹿邑，遂襲取亳州。

十一年春二月，王師立殺官告使以東川反，高仁厚以偃射還討之，時溥周岌、朱全忠不能解陳州之圍，求救於李克用，夏四月，克用合許汴徐兗之師，攻破尚讓於太康，巢乃走。五月，大雨漂巢營，克用追至，巢趨汴州，屠尉氏，尚讓逼大梁，全忠復告急，克用擊降，遂踰汴，追巢，再破之，至於封丘，巢收餘近千人耳，至兗，何而服御幼子爲獲矣，克用入汴，裹糧，全忠醉之酒，與楊彥洪焚驛而圍之，諸將格鬬，得克用醒，煙火四合矣，而天大雨電，以得相扶踰垣，史敬思後拒戰死，彥洪追克用，全忠後隨，望馬而射，以彥洪斃，克用既脫，欲反兵，妻劉止之，乃還晉陽，蓋信義絕全忠

之心。機動牙。必人乎加。安知仇施於恩。必成不已之報。故巢敗而天下之爭正起矣。克用多養子。其擇勇於軍中。存信張也。存進孫也。存賢王也。存孝安也。嗣源胡人。六月。仁厚進留梓州。十餘日耳。以爲久不下也。射書城中曰。仁厚爲諸君緩師。欲使自爲功也。攻而克之。其傷多矣。數日。得師立。姚伯子喜其三成功。而不殺。在人相食之際也。曰。以衆暴而仁者易其仁。一試民悅。再而望。三而信矣。尚讓追敗黃巢於雍丘。姚伯子讀駱賓王集。言及敬業。皆以僧脫。心甚喜之。而不然其證。巢及讀史。可疑也。巢逼官軍。入山谷。指首爲甥林言功。言不忍至三。安知不求類已而

圖脫乎。僞耳可駭。餘。況六月腐胔。誰爲識巢者與。天下庇藏敬業賓王。其托反正之義。有唐心也。巢以地盛血。其孰與立哉。然其時。人心無唐矣。好殺僇。舉巢也。則爲巢仇者。又誰耶。書爲發深感。朱全忠不勝秦宗權之窘侵。天平朱瑄遣救。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八月。進克用隴西郡王。用修昭義節度居潞。以爭邢磁。鹿晏弘以猜忍失衆心。令孜誘得王建鞏。而子之。使爲諸衛將。晏弘爲討。乃棄興元而據許。十二月。建人陳巖爲福建觀察。亦保鄉里。自巢時也。王鐸道戕於魏博。秦宗權鹽屍。

十二年。改光啓。春正月。詔招撫之。而暴掠不改。帝發成都。王緒不堪宗權之求。悉衆南渡。掠江洪虔。以及閩。是月也。陷汀漳。三月。帝還京。顧荆棘狐兎而不樂。號令所及。唯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秦宗權僭號。詔時溥都統討之。王重榮歲貢池鹽三千車。令孜貪其入矣。夏四月。自兼兩池鹽權使。不讓。則從之。泰寧。而不從。則結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以抗之。時重榮表令孜十罪。天下之爭。又自鹽池之貪始也。宗權將孫儒。攻破東都。李罕之委守也。乃大掠而去。王緒暴殺。令斬隨軍老弱。王潮兄弟幾不能以毋免。望氣者曰。軍中有王者。則才貌之異者多及焉。行至南安。潮因人心之危。擒而代之。引還泉州。戒

所至無犯。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欲先之全忠。重榮曰。且除君側之惡也。於是表言。玫昌符與全忠表裡滅臣。將明年問罪三寇。非敢於京城有驚也。帝方遣釋諭。而附全忠者。故行賊朝廷。若自北至者。冬十月。玫昌符屯沙苑。加之神策之兵。重榮復告急。十二月。克用大敗玫昌符。而逼京城。令孜以帝奔鳳翔。

十三年。春正月。克用還軍河中。請帝還宮。誅令孜。令孜劫帝如寶雞。以兵。倉遽失太廟神主。故朝臣續及者。不過孔緯輩數人。蕭遘召玫昌符。使迎駕。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以耻與令孜合。而行其叵測謀。以進王建衛登大散嶺。昌

符焚閣道。王建掖帝自煙焰過。攻得肅宗玄孫襄王熅。以還。猶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二月。帝以他道達興元。於是百官留者。同表誅田令孜。而帝無能如何也。徵穀於重榮。辭令孜在。不奉詔。顧使王建戍三泉。遥領壁州。於是有將帥遥領州鎮者。　攻至鳳翔。謀廢立於蕭遘。遘曰。惡不在帝。苟惡令孜。何以及此。攻竟帥百官迎王入京而奉之。鄭昌圖以奉冊爲之平章。　令孜西川監軍。因天下不容。欲依之以安。出王建利州刺史。　攻大封拜爲悅。高駢兼中書令。則勸進。然呂用之得嶺南東道。既開府。盡傾其腹心之士。　昌符通表。不平攻之專也。王行瑜追帝。屯鳳州。

興元乏食。平章杜讓能。請招重榮。以中尉楊復恭意。重榮表獻絹。請討朱攻。以自贖。克用故不樂任擣遷咎。至太原。而熅詔至。燔其使。遣表移檄。六月。復恭假子楊守亮。以二萬出金州。會討攻。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攻復遣行瑜寇興州。李茂貞於是以神策都將拒之。姓名賜也。本博野宋文通。　周岳自衡兼潭。爲武安節度。　王潮陷泉州。陳巖表使爲刺史。招懷離散。均賦繕兵。民以悅服。　冬十月。朱攻以襄王稱帝改元。　十一月。錢鏐取越州。殺漢宏。董昌徙鎮焉。以杭授鏐。　楊復恭檄得攻首。賞之。靖難行瑜數敗。十二月。還長安。斬攻。裴徽鄭昌圖以熅奔河中。重榮爲迎奉也者。而殺之。首至。議貫戚博士殷盈孫曰。熅以逼。首宜莖。罪在不死耳。稱賀當以攻。　孫儒陷河陽。秦宗權以遣劉建鋒。扶溝人。馬殷在其軍。蚤才勇。開十四年。春正月。行瑜爲靖難節度。李茂貞領武定。　二月。詔流令孜。依敬瑄而不行。　三月。帝還至鳳翔。李昌符留以固寵。曰。長安宮室未完。　王建在利州。爲忌周庠說之曰。唐祚將終。而互爭者無略。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宜其能立大功也。然葭萌爭地。閬州有富利之實。其刺史不修貢職。表而討之。有立矣。建募溪洞。沿嘉陵而襲之。稱招討納亡命。張虔裕請表。綦毋諫曰。且愛民養士。以觀天下之

變。姚伯子觀於建潮鏐謙行密輩。據一鎮地。皆有君人之德。以開基。知天之仁斯民也。後王不可待。故有陰冬之陽春。以滋根核。　夏四月。畢師鐸以高駢命。屯高郵。備秦宗權。顧還兵廣陵。攻走用之。駢引見。則迎入道院。而內。　汴州環。朱宗權之師三十六寨。全忠告急於兖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至。以大破蔡師。宗權遁而始衰。　師鐸之攻廣陵也。借師宣州。許秦彥以淮南帥。用之。亦以駢命。牒廬江入援。袁襲說楊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師鐸悖逆。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及天長。用之以衆歸。至廣陵。彥先入之矣。閉城。使出戰。行密斬其將。多殺獲。　六月。李昌

符作亂。保隴州。李罕之復入河陽。召張全義入東都。詔因以爲河陽節度。河南尹。時屬邑墟落。以喪亂也。全義勤理。選能士十八人。以旗榜立故縣中。招懷流散。至則勸以樹藝。緩租而時巡桑麻黍稷之勤。有勉親民若家人。歡然酒肉之賜。故牛乏能勸助。既復業矣。乃爲置令佐。初年都民不滿百戶。治成縣。或勝兵之士七千。秋七月。李茂貞以平隴。誅昌符。爲鳳翔節度。全忠兄拜朱瑄。以汴圍既解。則冠讐之加。以拔曹。攻濮。戰兗鄆之師。僅使瑄瑾以身免。不仁哉。以不容足之道。盜天下。亦遭夫斯時也。保境者不急與之爭。而眞豪傑未出。秦彥悉師爲陳。行密安臥

曰。賊近告我。盡爲勝筭矣。或欲還。李濤請爲前鋒。行密積所聚一寨。羸守而出伏。自將衝陣。佯北焉。皆以爲誘也。入寨縱掠。伏起。幾盡之。秦彥師敗圍急。疑高駢厥勝。且爲少應。并其家族。殺而瘞之一坎。行密爲向城三日哭。冬十月。朱全忠拔濮。進攻鄆。行密克楊州。改殯高駢。輦米而賑。乃自稱留後。孫儒副秦宗衡爭楊州。宗權以拒全忠召還。儒見其勢且衰也。斬宗衡首。遺全忠。掠兵於鄰。屠高郵而給糧。劉建鋒。馬殷。自是常從儒。東川節度顧彥朗。數致閱問。敬瑄恐其合而圖己也。令孜使召建。建即留家。以精兵假從。赴召至鹿頭關。矣然後使止之。則斬關而入曰。召人至而拒之門。進退無歸矣。彥朗助攻成都。二日不下。退屯漢川。全忠使張廷範至淮南。曰。朝我命矣。且使郭言將千人。逆李璠爲之留後。假道感化。時溥以先輩不之平也。而攻之。言力戰免。而徐汴復構怨矣。全忠於好爲深禍。惟館驛巡官敬翔。見其權數俛仰間。猶能助所不足。自恨得翔晚。而軍政咨之。第不知翔一增其奸耶。抑稍能發明人情。而導之平也。十二月。秦宗權陷荆州。錢鏐取潤州。

十五年。改文德。春正月。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行密怒璠之來。全忠至宋州。廷範逃歸。謂曰。行密未可圖也。

乃以爲留後。帝至長安。李罕之誅求河南者不已。悉衆攻絳及晉。與全義異行已。全義襲俘其家。求救太原。三月朔。日食既。帝崩。太弟即位。壽王傑也。宦者楊復恭劉季述立之。疾時。說者以昭宗有恢志。尊禮大臣。言文學。而好求賢。夏四月。孫儒襲楊州。行密奔。袁袭曰。歸廬爲再圖。李克用遣存孝助罕之。全忠將丁會敗之。因使會河陽留後。而二人者還職。全義遂德全忠。附之。給糧。伏罕之不悛。其冠鈔。郭禹逐荆南師。爲留後。而獨懋農桑。復姓名成汭。五月。朱全忠圍蔡州。敬瑄絕貢。以禦王建。建且罷兵。周庠慕母諫不可。曰。據邛。建曰。不倚天子。衆將

易帥。乃表敬瑄罪。而求邛州。彥朗亦爲建表。僖入蜀時。令孜鞭帝之疲。得二表。曰。敬瑄去。令孜無所依矣。六月。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而徵敬瑄。行密畏逼。孫儒謀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之也久。不如之宣。趙鍠新且怙亂。秋八月。自銅官濟。敗鍠將蘇塘。遂圍之。全忠遣破徐師。取宿州。冬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降。敬瑄完城拒命。詔即邛蜀黎雅立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削敬瑄官爵。

昭宗皇帝

龍紀元年。春正月。王建攻彭州。二月。誅秦宗權。三月。進全忠爵東平王。夏六月。克用遣存孝。及李罕之。攻孟方立。拔磁洺。遂逼邢州。方立自殺。弟遷請救於宣武。宣州儀圍。逐趙鍠以降。徐溫時從入城。獨據米囷而糜饑。行密擢勇於周本。爲裨將。嘉李德誠當衆散而後去鍠也。笑袁襲之卒。曰。天折吾股肱。秋七月。全忠攻拔徐蕭縣。冬十一月。帝更名曄。故事。中尉樞密猶袞衫。襴笏自僖始也。以祀圜丘。命制法服。而不可於孔緯。帝故懲僖弱。孔緯張濬相之。以振飭。而宦官藩鎮。既勢際其極。故凌節以僭。猶其順之而莫之振也。復恭肩輿上殿。緯指謂帝。且反。典禁兵養假子。居方鎮。非反而何。更揚守立姓名。以李順節加平章。判不得入政事堂。班見百官。朱全忠求領鹽鐵。拒之非典兵不可。

二年。改大順。春正月。王建攻邛州。敬瑄遣楊儒助守。顧建軍曰。嚴而不殘。其民之所庇乎。帥部出降。建名之宗儒。而子之留判官張琳。而還營城都。簡資嘉戎皆降。二月。行密取潤州。爲寧國節度。克用攻雲州。赫連鐸求救於盧龍李匡威。克用既退。夏四月。請討之。朱全忠表曰。因三鎮除國患也。時議皆不可。張濬獨曰。使先帝再幸山南。未即討者。畏河朔之交耳。難得者此時。孔緯贊之。濬爲招討制置使。別帝之言曰。既寧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復恭聞而愈惡之。昭義軍亂。全忠使入之。而康君立。李存孝。圍潞。詔以孫揆。六月。全忠兼領宣義。更曰義成。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復納千騎於潞。八月。遣揆以二千趨之。存孝覆諸長子。遂取潞。時全忠圍澤之兵。亦爲存孝破。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存孝自負其功。顧汾州刺史不懼。有叛志。李匡威攻蔚州。走於嗣源。冬十月。王建取蜀州。韓建襲存孝。營趙城。不利。河東兵遂至晉州西門。濬敗。而衆皆遁。不料敵。而徒甚內外之拒違。故凌節以僭事。爲甚不可也。全忠又以假道於魏。弗得。而伐之。三年。春正月。羅弘信請和。而後退。魏博自是爲汴屬。克用請俟命於河東。曰。連兵其所仇。遠貶濬緯以爲說。帝室

之愈早也。孫儒悉衆南爭。李從立奄至宣州。疑於塵濛之環溪五百而還。然大軍不退矣。二月。加克用中書令。三月。艱西川之運。詔復敬瑄罷建兵。夏四月。彗出三台。入太微。王建曰。棄垂成之功乎。周庠曰。歸韋公可有蜀也。乃表二罪不赦。昭度還朝。劍門設守矣。環成都而峰塹。五月。行密克滁和。秋七月。克用克雲州。楊州聞有宣汴之合。焚徙以民糧。王建入成都。則敬瑄令孜爲誅矣。復恭假子皆節度。帝舅黔南。詬而後授。猶覆諸江中。李順節發其陰謀。命致仕。而使死刺。冬十月。王建爲西川節度。留心政事。好士樂施。然不能克其忮心。諸將不保

其終。業之所以不廣也。復恭昭興元楊守亮反書。指斥天子爲負心門生。合兵與元。殺李順節。之討已也。克用攻破王鎔。拔容城。全忠取曹州。十二月。宣州之兵屢破。告急浙西。助之兵食。守亮謀襲京師。道金商。兵破於均州。馬行襲。陳巖疾。命召王潮於泉州。未至而卒。都將范暉遂自立也。

四年。改景福。春正月。李茂貞。王行瑜。合諸鎮請討楊守亮。議者。及於茂貞之不可制。而寧和解。遂犯詔。二月。不得已許之。夫誅巢而成克用。誅宗權而成全忠。誅令孜而成王建。誅復恭而成茂貞。謙溯殷鑑。行密季昌。莫非因於國家之多難也。紀綱壞矣。又亟動以離人心。故止亂而彌甚也。

楊行密取常潤。時溥不能安其鎮。求和於全忠。又畏其詐已也。夏四月。欲南侵。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諸楚州。取之。錢鏐爲武勝軍防禦使。行密畏孫儒之衆。謀保銅官。李神福曰。掃境以來。可老也。戴友規曰。望風棄城。墮彼計矣。夫士民棄儒而我歸。遣衛使復其業。未至者。皆心搖矣。從之。田頵擒斬儒。建鋒收其餘。以南走。至洪州。兵衆矣。行密還楊州。李茂貞取鳳興洋州。秋八月。楊行密爲淮南節度。選降於蔡勁五千。爲黑雲都。楊富甲天下。地以爭亦。行密爲用計。欲易布帛以茶鹽。高駢曰。民不堪漁

矣。選守令。勸農桑。富民以足國也。急計。其鄰易乎。行密儉而薄於歛。非公宴。樂無舉也。惟招撫是勤。數年。而富幾其舊。茂貞取興元。恭復守亮奔閬州。存孝。邢磁洛留後矣。猶傲成兄弟之不睦。求朝命。則克用以爲反其父矣。時王鎔。李匡威。與克用方攻戰。存孝使連。十一月。全忠取濠泗濮。遂攻徐。十二月。行景福曆。王建兵破守亮於閬州。

五年。春正月。茂貞請得興元。而不奉詔於釋鳳翔。克用擊王鎔。匡威救之。去而攻邢。匡威還而喪州。奔鎔矣。朱友裕圍彭城。全忠用友恭之譖。將殺其堅壁也。張夫人救

而止。麗師古代之。攻拔佛山。時溥登樓自焚。以張廷範知留後。全忠無親。而獨張是聽。以計數爲過已也。王潮攻下福州。素服莖陳嚴而室其子。閩吕。錢鏐蘊杭觀察。爲茂貞跋扈。欲改將諸王盡罷都頭爲節度。然遠鎮皆有據之者。故不能行也。行密克廬州。茂貞表語陵。帝不堪。以召杜讓能辭曰。非避事也。恐違時而功不立。崔昭緯則陰結邠岐以爲之耳目。八月。乃以招討命單王嗣。行密攻歙州。歙人曰。得池陶雅刺州。而下矣。全忠遣攻兗州。兼併無已圖。獨取厚於朝。而不忌者。是操何道也。九月。錢鏐爲鎮海節度。克用塹邢而塹。存孝時出撓擊。紿

之。塹成。王歸也。存孝信之。塹成而不能出矣。單王至興平。茂貞行瑜軍至。斯潰。冬十月。殺謙能而罷兵。茂貞既兼鳳翔。盡洋隴秦爲境。於是戶內有胡越。南北二司。倚之內制。王潮爲福建觀察。行密取舒州。王行瑜求尚書令。而得太師尚父。

六年。改乾寧。春正月。茂貞陳兵入朝。數日而歸。二月。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當時相自權宦登。鄭綮獨以歙後詩擢。累請而後出。對賀客曰。歙後五作相。時事可知矣。數日而遂薨。邢州克。克用殺存孝。而兵遂弱。夏五月。劉建鋒兵至醴陵。潭州鄧處訥使拒之。龍回。殷使誘散。得其旗甲。褻之入。斬處訥。稱留後。王建克彭州。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秋七月。茂貞克閬州。復恭伏誅。冬十一月。行密取泗州。以汴隙。十二月。克用克幽州。王潮擊破黃連洞蠻於汀州。既定閩地。務爲保境息民。封州刺史劉謙卒。賀江士民謀亂。其子隱誅之。爲劉崇龜押牙。以復得州。

七年。春正月。董昌求爲越王。不許。而稱帝。錢鏐與書曰。閉門作天子。以九族百姓沉。何如開門節度使之富貴終其身也。帝相李谿。崔昭緯再沮不獲。則劫之以二鎮。初護國王重盈。以重榮子珂知留後。克用婿也。保義王珙擊

之。克用爲珂請。不獲。行密取濠。得兒。李其姓。欲子之。不可於渥。以命徐溫。故徐知誥之爲李氏也。在幼見異矣。夏四月。罷諸王兵。行密取壽州。朱延壽之謀也。既汴兵攻之。延壽命黑雲隊長李厚擊之。以十旗不勝。益五旗。而大敗之。楊制。旗十五騎。劉建鋒武安節度。以馬殷爲內外馬步都指揮使。畿內有四鎮。韓建行瑜。各求其一官。官不與。曰。天子之禁軍。王珙不獲護國。而媒亂。使謂茂貞建行瑜曰。珂必以河東爲諸君不利。故王行約攻河中。而三帥者。皆以精騎入朝。帝待諸安福門。詰之。不對。徑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徙易諸鎮。且謀廢立。北部徵發。且至。乃

還，猶留宿衛二千。帝惡昭緯之外交，六月，復以孔緯同平章事。克用表檄三鎮，罪而南下，斬王瑤至河中，行約走，則入京師，謀劫天子矣。一欲之邠，一欲之鳳翔，蓋瑜約之弟行實茂貞假子繼鵬，左右指揮京中也。帝曰：朕能自當。克用行約遂以左右軍闕矢拂御衣，蓋帝以亂故，登樓下，而焚矣，不得已，從都頭李筠、李居實兵衛至石門，懼鎮兵之劫也。克用方攻韓建，聞亂，移兵渭橋，遣騎三千侍衛，而保大之兵，復破行瑜梨園寨，茂貞斬繼鵬以自解。克用命招討使，遣子存勗詣行在，帝謂方爲國棟，宜忠吾家。克用請帝還京，乃還，寓諸尚書省。王建遣援屯綿州，

冬十月，崔昭緯伏誅。十一月，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全忠圍兗州，朱瑄以萬人襲曹，全追及之鉅野，對壘加刃，慢殺人之未足也，瑄瑾乃請救於河東。十二月，王建攻東川，罪彥暉以不赴難而略。克用進爵晉王，使請伐鳳翔，帝用人言，恐沙陀太盛，詔蔽罪行瑜，晉王私謂使者曰：朝廷疑我乎，關中無寧日矣，乃引兵去。

八年，春正月，劉建鋒遣馬殷擊邵州蔣勛。閏月，晉王使存信以萬騎救兗鄆，道假於魏，全忠使謂羅弘信曰：恐憂在師還也。魏遂而襲敗諸莘，全忠既得弘信之限，常對魏使而拜，是以克吞兗鄆而不北虞。全忠薦張濬，晉王表擊全忠，及濬事，曰：朝相而臣夕入，克用南食，全忠東并，雖皆欲取天下，然心事近光明，第以嚴急多觸犯於人，左右拂其意，死矣，故爲鄰忌而忤於權宦，全忠豕心，而有狐媚，東攻而西交，外取深內結，故晉數有大功，而朝所暱，惟汴。再遣和解，姚伯子曰：由是親之，唐能下晉以禮，而裁汴以法，猶可延世，以待後之人也。夏四月，武安軍亂，殺建鋒，司馬張佶推，而馬爲妖，乃謝諸將，不及馬公寬後樂善也，以讓殷而代之，攻邵州。錢鏐討董昌，顧全武圍越州，而後去帝號。行密救昌，取蘇州，鏐急召全武，對曰：賊之根後蘇可也。成忠與許存沂略，盡江濱黔中矣，而襲存。億

其走也，王建受奔，則又忌其勇略，掌書記高燭曰：圖霸業而忌才乎，建子存，更其姓名王宗播，宗播遇敵處先，稱功處後。董昌圖積圍中，戒戰士糧也，城破而誅，鏐收其庫倉，賞士賑乏，而得民之歸。晉攻魏博，全忠使葛從周營洹以救之，壘陣前而戰，克用馬蹶幾獲，還則汴盡鄆屬城矣。岐華貢希，以晉師退，帝置殿後四軍，分將諸王，自右門始也。茂貞籍爲反端，突表曰：延王戒丕，無故稱兵，臣故勒兵入朝請罪，覃王嗣周，拒戰而敗，秋七月，帝將避地太原，憚遠行，至富平，入韓建言，造華州，則茂貞入宮闕燔八月，韓建檄徵資糧，克用歎曰：去歲從余，有茲乎，奏發兵

入援。或薦博士王朴才經濟，召語而悅之，朴曰：得眞相一月，天下太平矣。同平章事。九月，王潮爲威武節度。馬殷判荆南事，議以金帛結於成汭，行密高郁曰：汭則不足畏，而侂如行密，又不可結。奉天子以撫吾士民，則霸業修矣。而誰與敵。崔胤罷相於華州，則建志也。密使汴營東都而迎駕，則復相。冬十月，孫偓爲鳳翔招討使，建裡之。師故不出也。謝猷修宮室已矣。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止湖南，劉隱斬拒命，而迎之表隱行軍司馬。

九年，春正月，韓建矯言諸王謀殺已，而劫駕，納之十六宅殿後四軍，悉歸之田里，以帝孤立也。說者，訊朴相，而言不

效。汴師執朱瑄，瑾兵敗，而李淮南，茂鄆皆汴有矣。淮南則[illegible]射於瑾。王建遣華洪攻東川，而姓名之王宗滌張佶克邵州。秋八月，十六王宅者，屠建兵矣。明皇忮心所竟也。四傾巢，自高宗以後，存者蓋寡矣。晉王入援，幽不順命。九月，醉戰單可及，大敗木瓜澗，醒責諸將，我則醉也。諸君何不力爭。冬十月，削李茂貞官爵姓名，討其罪。梓州不下，周德權謂王建曰：東川恃群盜爲援，若使諭之，賞其來，而誅其不服，將爲我用也。從之。彥暉自殺，乃有梓州。全忠南略，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而自屯宿，行密拒之，先清口，爲其可以灌也。壅淮，以朱瑾渡騎，倉卒謀應，則淮水鼓而前，大軍逼，而斬師古矣。安豐駭亂，而全忠乃大奔。行密以爲李承嗣功，曰：吾欲趨壽矣。賴君之教也。承嗣史儼，第舍姬妾之賜，行密必選尤，故能盡其用，自是勝也。江東基定矣。立德王裕爲太子，何淑妃爲皇后，舉二曠典於播越也。豈韓建有深人之思乎。十二月，威武節度王潮卒，舍子而授審知。是歲拾遺張道古疏，奸臣弄之於始，賊臣有之於終矣。

十年，改光化。春正月，復茂貞姓名官爵。建茂貞畏有東迎乃和晉，而請還長安。三月，馬殷知武安留後，潭邵之外，猶多盜區。劉仁恭襲義昌，走盧彥威，取滄景德，以處子

守文，恚朝命之不即許也。夏四月，全忠以幽魏擊敗晉師，拔洺邢磁。秋八月，帝還京。遣晉汴宣慰，以親睦也。時汴彊東方，而河朔多連矣，獨不從。九月，全武攻下蘇，獨崑山後降，既獲守將秦裴，詰之曰：義不負楊公。十二月，李罕之襲潞，以降於汴。晉王使嗣昭取澤州，俘其家。十一年，春，劉仁恭志兼河朔，十一州之師畢發，拔貝而屠。聞者皆城守，進攻魏博，遇汴敢斬單可及，幽師再敗而遁。汴師乘勝拔河東，承天軍，別將取邊，而晉周德威亦擒陳夜叉，以大敗汴兵，以二強鬬，而仁恭不振矣。夏六月，保義軍亂，殺王珙，朱簡以附全忠，從其子名友謙。馬殷將

李唐攻道州。敗於隘。曰。賊喜伏。恃林也。山焚而州拔。八月。罕之死。晉拔潞。

十二年。夏汴葛從周拔德圍滄。仁恭求晉救。周德威敗之。而還。南北司相傾以藩鎮。帝之以治而速亂也。崔胤嘗與帝謀誅二樞密。且已於王摶之未可。及罷相。而旋使復也。惟全忠薦胤而罪摶也。摶逮貶。而二樞密卒誅。全忠數預人家國事矣。惟有以內傾也。全忠攻鎮州。王鎔使說卻之矣。成德判官張澤。欲成汴勢。謂鎔合河北。而後可以制河東。復導汴。遣張存敬擊取仁恭景莫。馬殷遣李瓊取桂州。存敬攻定州。王郜奔晉陽。王處直因以留後降

於汴。仁恭遣救。存敬襲殺六萬人。以河北諸鎮服全忠者。王鎔聽失於張澤也。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及二樞密。謂上佻多變。任南司。禍必吾輩及。冬十一月。季述遂乘帝獵醉晏起。帥千人破宮門。倡言廢立。崔胤莫知所出。百官廷陳。而先署矣。遂請太子監國。而劫帝及后。金鎔諸少陽院曰。南司不可遏也。胤退。以反正約全忠。時進士李愚勸王建曰。不可讓之山東。季述之遣詣汴者。乃輸唐社稷。副使李振謂全忠霸資在此舉。乃成謀。崔胤。

十三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孫德昭。斬王仲先於朝。胤迎復位。改元大復。誅中尉樞密。而還太子為德王。曰。弱。非其罪也。全忠進爵東平王。而茂貞岐王。帝欲還樞密舊職。而隆相權。崔胤陸扆因請罷中尉兵。屬宰相。此息禍亂之本也。帝謀之德昭。則未決也。以所習見對曰。北司便。則韓全誨等。中尉樞密如故。南北之仇既深。茂貞入朝。胤復諷之留兵。諫議韓偓曰。家國兩危。此舉也。二月。張敬存以兵三萬襲河中。全忠中軍繼之。晉絳皆降。王珂降而見殺。

晉求成汴。弗許。三月。分道攻之。取沁澤潞。自遼入者。遂抵晉陽。克用不遑飲食。為守備也。茂貞以爭酤入朝。論奏。韓全誨深結之。胤則仇茂貞。而益厚全忠。胤欲盡除宦官。恃全忠耳。韓偓以為不可。曰。迫之。生他變也。蓋時朝

廷無權。強藩皆有覇王之心。而河東值其中弱。全忠茂貞。勢近而便。其欲挾天子以令。久矣。而內官深交於茂貞。交爭者國必敝。故偓復以語胤者。極言於帝。豈徒謂數衆難盡哉。慮患深者。慎其發也。而胤敦請不已。則全誨令禁軍以臧衣糧訴。亦恃茂貞也。其子繼筠固將兵在京。繼晦彥弼比之。為全晦用。胤稱密詔。令全忠以兵迎駕。冬十月。全忠發大梁。偓曰。必闕兵闕下。李神福攻杭州。顧全武易而拒之。則伏青山而言退。全武追之。而為獲。鏐泣曰。喪我良將矣。淮南既不獲杭拔。以易秦裴。全誨先之以鳳翔。密詔崔胤東行。繼筠內掠矣。十一月。全忠至河中。表幸東

都。全誨遂劫帝西行。張濬謂全忠必先取韓建。遁而從之。忠武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全忠明復書崔胤。進則天下以吾爲挾君矣。遂過長安。至鳳翔。茂貞登城交言。全忠歸罪全誨。帝謂歸鎮而已。岐汴皆以天子爲名。其曲直。天下莫之能辨也已。全忠北趨邠州降。復姓名爲楊崇本。中使之徵兵諸道者。全忠皆殺之。王建以兵五萬襲興元。聲言迎駕。十二月。劉隱爲清海留後。鍾傳取撫州。

十四年。春正月。晉李嗣昭。周德威兵出。二月。全忠還河中。晉師克磁隰。晉絳。汴軍擊敗晉營。氏叔琮。朱友寧。遂乘勝

至晉陽。門其西門。晉王謀保雲州。存信欲入北虜。嗣源輩皆任宗。而不可劉夫人曰。王嘗笑王行瑜之輕去其城。以死也。而效之乎。出門變生。塞外亦不可得而至也。數日潰軍集。汴以疫作還。晉追之。盡復所失。故強弱多變。而持之者貴靜也。使克用成走。猶有晉哉。聽嘉謀而克宗。卒乃與之代興。克用常有憂色。存勗曰。窮凶極暴。殆將斃矣。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可也。盜發簡陵。御札進楊行密吳王。行營都統。曰。討全忠。姚伯子曰。其全晦之爲乎。不然。若帝者。亦人情所難測也。喜鬬天下以自斃哉。崔胤追全忠於河中。夏五月。復以兵五萬。至東渭橋。進錢鏐爵越王。昇州刺史馮弘鐸。樓船自強。攻宣州。敗於田頵。行密招之。取昇州。頵求池歙。不許。茂貞逆戰。敗於虢北。汴兵進圍鳳翔。全忠向城泣曰。臣迎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環立五寨。吳伐汴。攻宿州。不克還。徐溫初慮艱運。水道久窒也。竟以餉絕無功。越王如衣錦軍。指揮徐綰。以孫儒降卒作亂。王聞變。夜則微服入杭。杜建徽自新城來援。西川兵克興元。王宗滌先登。則召而殺之。其勇略之爲忮也。九月。全忠欲歸。指揮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專窺此舉也。時茂貞已困。獨堅壁。全忠苦師老。季昌曰。可誘也。伏精示遁。幾以岐軍盡。方議連和。鈴壕而設犬。王建

取洋州。或勸越王保越。建徽曰。寧同死。不可東渡。時綰召田頵。頵全武則患及淮南。建徽曰。頵不由命。可吳控也。乃使全武告急。傳璙爲質。吳王許之。而妻傳璙。冬。王建取興州。岐民縋而汴降。茂貞增衛。帝嚮御衣。十一月。汴兵取鄜坊。田頵兵敗。而吳召俊至。取質而還。岐汴通辭。誅罪宦官。帝急解兵。曰。皇子不能給粥。

十五年。春正月。平盧王師範之討全忠也。濬其謀。爲貢獻商販而橐甲焉。自汴徐至於華同。期舉一日。司馬劉鄩以舉兗。卒露者。走卒色動於大梁。判官裴廸。啓友寧而命攻。帝誅宦官自全晦。鎮將自繼筠。遣韓偓遺全忠二十首。

曰脇留者皆伏罪矣遣入謝而圍不解天下盡明溫有篡志故怨茂貞而獨惡之。崔胤至鳳翔匿始解帝入全忠營而啓行。至長安胤劫之以誅宦官於是雖以使出者詔所在即誅唯留黃衣三十備灑掃以藩鎮誅宦官不顧人國爲殉若胤者誅亡國之罪其首也。二月賜號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姚伯子曰唐無實之名以武曌始以朱溫終群臣上尊號者可以監矣。崔胤倚汴盡逐衆相而專制議元帥帝曰濮王長胤竟命輝王進全忠梁王以爲之副晉王聞之曰權重怨多勢侔釁生亡無日矣。韓偓辭相而貶濮州帝泣其別偓曰幸不見篡弒之

辱。全忠留衛而行宮苑皇城街使皆其黨羅布密矣三月至梁則遣友寧破師範於齊州葛從周圍兗。吳國鄂州使謂湖南朱全忠不臣約絕之許德勳謂馬殷不可全忠遣屯灄口而命救荆南成汭畏而貪廣地悉師下兵破於吳而水死。友寧土人畜爲博昌圍以號寃蓋溫虐之爲教也既拔臨淄進攻青州吳使王茂章救之六月斬友寧秋七月全忠二十萬以憤來茂章復闕師範而擊其懈飲酒復戰全忠望茂章歎得之天下不足平也既茂章還全忠留傷師厚而歸。八月進王建爵蜀王。吳王志在保境田頵不獲逞於進取而反李神福討之頵逆之戰神福告王斷其歸路。王師範降於汴。冬十月蜀取夔忠萬施棄歸峽而屯之。兗拔梁以鄆爲保大留後。趙匡凝自山南東取荆南以處其弟匡明。全忠獸行於河中蓋李繼徽妻之爲茂貞子婦也子父以發其不忍亡唐連兵京畿全忠又恐岐先也而河中增屯。十一月吳臺濛斬田頵行密猶泣其首以少同開也子事其母弗改。篡勢成而後崔胤示異以備岐名而召募全忠則意之矣應者其麾下。

十六年改元天祐春正月崔胤以全忠奏誅全忠自河中稱兵劫帝遷洛已發則張廷範以長安墟其材渭浮奏

行間開萬歲聲曰勿呼每歎漂泊落何所二月留陝以來都宮闕未成全忠來朝三月曰越洛陽督工帝飲之酒留韓建驛之出。時蜀遣迎阻汴兵不得進絹詔徧告急曰今就幽於洛矣詔敕人手而朕意不通也。全忠請吳舍岳鄂曰天子還長安則聞命。夏告宮成冬閏十月帝發獨餘小兒二百則預選貌類而習之全忠迎於新安殺左右宮人於帝前至洛左右之侍不改其人皆非矣此帝所謂幽也。進魏博羅紹威鄴王曰天雄軍。五月全忠還汴。蜀欲吞岐判官馮涓曰梁晉不兩立必併若一以臨蜀不可敵也不若和岐以固吾圍六月岐蜀合繼徽兵討

沈。而扼河中。 全忠爲革命。畏帝負英數請黜德王祚宮中之言曰。朕愛子也。必殺之乎。下泣齒損。宣徽院使蔣玄暉傳之全忠。以帝爲不能忘情已也。秋八月。使李振如洛。玄暉以兵迫帝。繞柱而弑之矣。立輝王祝。是爲昭宣帝。全忠赴洛。故誅亂於朱友恭。氏叔琮。叔琮呼刑曰。朱全忠弑唐帝。而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其若鬼神何。 淮南李神福臺濛卒。以劉存爲招討。子渥宣州觀察。徐溫謂渥曰。五寢疾。而嫡嗣出藩。必姦臣之爲也。願無速行。 冬十月朔。日食。

昭宣帝

天祐之二年。踰年而不改元者。篡之也。篡既成。彼暫爲空名者。有無焉爾已。 春二月。昭宗之子遇害者。九人。 劉存拔鄂州。執杜洪。 柳璨繼亂相。而更傾巧。苟全忠之所悅。曲媚及細流。同列意輕之。則甚銜焉。裴樞重流品。不可張廷範之樂卿。以優人也。而見輕薄於全忠。璨因以三相罷。崔遠也。獨孤損也。而輸社稷之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矣。 夏四月。彗出西北。長竟天。占曰。君臣俱災。璨因疏所不快。謂全忠曰。當天變也。李振以不第。深惡縉紳之士。贊其殺僇。六月朔。聚朝士。故嘗相者。及門胄高華。及科第自進。及名行自高者。三十六人。於白馬驛。而殺之。振餘憾清流。曰。投之濁流。快也。全忠笑。命浮河。 秋八月。王建取金州。 趙匡凝兄弟。獨勤貢。九月。全忠遣取襄陽。匡凝奔廣陵。取江陵。匡明奔成都。行密謂匡凝。歲輸金帛事賊。而從我乎。曰。從公。正其不從賊也。 冬十一月。吳王使周隱召渥。曰。是非保家之主也。不若授之。劉威。徐溫。張顥。密言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立基業。顧爲他人有乎。行密曰。吾死瞑目矣。以王茂章代渥。而召之。行密卒。謚曰武忠王。 全忠急盜唐。以繁禮爲稽期也。禮部尚書蘇循。揚言。相國魏王九錫之命。駢至。猶以怒擯也。 十二月。弑何太后。乃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璨自呼。負國賊。宜死。

二年。春正月。楊渥襲。走王茂章。惡其多裁。已也。奔浙。更名景仁。 夏四月朔。日食。 鎮南節度鍾傳卒。子匡時留後。 秋九月。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救之。悉境內爲兵。皆文其面。士人則髀。刺軍之虐。自是始也。得兵十萬。猶軍瓦橋。不敢進。城中食盡。招降劉守文。曰。父救子叛。豈義乎。 淮南秦裴擊洪州。棄水。弗阻。以誘之。執其將劉楚。而州拔。 李繼徽攻夏州。 冬十月。幽滄數如晉告急。未許。以其反覆。存勗諫曰。朱溫將得天下之勢。獨我及幽滄能爲其北患。雖而成之。非我之利也。釋怨而德之。懷一舉而名實附。此乃吾復振之時也。乃召幽兵。共攻潞。曰。鮮圍而拓境也。使李

嗣昭會師。汴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汴遂下鄜延西軍自是不振。高季昌爲荆南留後。十二月。嗣昭師至潞。而丁會降。見晉王曰。守非不足也。爲唐室不忍梁之所爲也。晉王以嗣昭爲留後。梁師焚糧而遁。威望大沮。恐天下窺之而離心也。渥得江西而驕。多奸。

三年。春正月。張顥徐溫籍之以牙兵二百。入其庭而數之。誅左右十餘人。曰。兵諫。蓋陰以法除異已者。則權之移也。初羅紹威以牙兵數亂。召全忠。誅者八千家。以悔。及全忠還過魏。恐襲之。請速歸稱帝。以苟免也。至。御史大夫薛矩往勞。則君臣禮行。而安受之。歸。則勸禪。無異議者。白馬之

誅。清議已盡也。於是宰相張文蔚。楊涉。帥百官奉策詣梁。唐祚告終。蓋天祐之四年三月也。起高祖戊寅。終帝丁卯。二十君。二百八十八年。夏四月。冊至梁。而稱帝。更名晃。廢帝濟陰王。楊凝式謂貽矩曰。爲此行也。其若千載何。晃宮宴。全昱謂曰。三楊山民也。天子拔汝盜賊中。以爲四鎮節度。而忍滅其祀。不爲他日吾族慮乎。全昱不樂。廣王之封。常居楊山。於是以汴爲東都。開封府。馬殷爲楚王。敬翔知崇政院事。承受人主宰相之交。蓋廢樞密而任之。篡弒之功。爲多也。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無應者。建遣晉王書。各帝一方。克用復曰。誓於此生。靡失臣節。而岐王開府。以地蹙。擬帝而治。吳越閩嶺。雖鎮。取羈縻。昱地未天下三之一也。即稱帝。霸世耳。且朝興夕替。五十年。八易姓。而死亂者接踵。新莽一統者十五年。不得承統。若晃者。何以稱焉。且周秦之際。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唐宋間五代。宜擬之。契丹中衰於八部。大人遞建旗鼓。以號令。三年而傳。耶律阿保機。其一也。旗鼓至。則以役屬奚室韋達靼鞑之屬。而彊。雖彊之受代。然自爲部。卒滅其七部。北侵女直。西取突厥故地。雄矣。值中國之衰亂也。以三十萬冦雲州。晉王和之。欲連其兵討晃。延之縱飲。而約兄弟歸。顧遣使如梁。鏐在昭時。求兼封吳越。晃初篡而許之。羅隱謂

鏐。討晃。無成功。東帝猶在也。交辟事賊。爲羞。終古。鏐義之。而不能用。是時北以力征取天下。而無靖志。南有略而不事。孜孜務安民也。故北彊而促。南弱而延。君子爲生民計。必不取夫屠割天下。以求數載之暴彊。唐進士梁震爲荆南謀主。終身白衣。稱前進士。淮南鄂岳觀察許存。許玄應擊楚。存爲獲。岳州拔。玄應爲渥腹心。顥溫誅敗軍而斬之。梁唐懷貞攻潞。爲蚰蜒塹。秋。晉周德威壁高河以救之。懷貞擊之。弗克。晃代以李思安。更築重城。爲夾寨。而起甬道。德威攻擾。晝夜或數十發。而梁兵疲奔命。九月。蜀王建稱帝。劉守光囚其父仁恭。受梁命爲盧龍節度。

十一月。守文討之。晟梁墓而請隆。晟御衆以懲亡將校而跋隊。又恐衆亡。文其面以爲識。輯則誅之。故晟死敢戰。而盜彌山。是歲。赦及軍士之逃亡。

唐末列國曰五代

梁 太祖 瑱

戊辰年。晉岐淮南仍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建武城元年。 春正月。晉王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及大臣。而屬之存勗曰。此子志氣遠大。能成吾事。賜之三矢。以滅梁及燕契丹。又謂莊宗。其亟救嗣昭也。其時克寧久兵柄。克用假子存顥將鼓之作亂。劉夫人知而誅之。晟弑濟陰王。謚曰哀帝。 攻潞不下。復代以劉知俊。三易帥。竭梁力一城。而效不見。將退師。或曰。克用死矣。乃復留。時晉人謂周德威外重。夏四月。入謁以釋疑。晟將至澤。道聞晉師退。而歸。夾寨之守。亦復不虞。而晉王。則簡兵趨之。謂取威定霸。此舉也。五月。伏兵三垂岡。蚤霧以進。梁師大潰。嗣昭見晉王而慟。晟驚聞夾寨失守。歎克用不亡。而自謂其子豚犬也。姚伯子謂豚犬兆成。誰不任烹。而必深禍以稔其報。凶人誠何心哉。 梁統軍牛存節。急收潰兵守澤州。故晉攻之不克。晉王歸。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蓄馬力。明部分。信期會。差晷刻者斬。治嚴所以克敵也。然仁心不浹。 張顥徐溫專。弘農威王未能誅。而見不平。二人遂謀同弑。溫引幕僚嚴可求爲之謀主。顥則狂躁暴戾而已。以其黨弑王。而問誰當吳王。可求

謂溫太速恐劉威陶雅先王之等夷不爲下也不若立幼主輔之漸而可有成也因立王弟隆演計結將軍鍾泰章斬顥以弒君推之吳人之不悉初謀者謂溫眞討賊也溫既得吳政總大綱而已故吏民安之軍旅委之可求 蜀岐晉會攻梁雍州却於劉知俊 秋九月淮南將周本圍蘇州水道張網綴鈴 冬十月華原賊帥溫韜發唐陵 十一月晉兵擊敗劉守文

己巳天祐六年春正月梁遷洛 二月朔日食 梁取岐丹延鄜坊 徐溫已志金陵形勝領昇州以居廣陵而委治繕於防遏知誥姚伯子歎溫之斧楊以爲李樹也 夏

四月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屢麻卑宦故刑寬賦薄而境內阜 吳越錢鏢救蘇州虞候司馬福故竿其鈴綱舉則潛過之矣合謀大敗淮南之師擒將十餘而本遁 夏五月劉守文招契丹吐谷渾以敗守光於薊慮或殺弟前陳而爲擒兵皆潰矣守光顧囚其兄以攻拔滄州而弒之

梁劉知俊功名盛而忌猜主晃用劉捍譖而族王重師增之懼矣徵之急遂以同州附岐襲華而守潼關誘殺捍於長安也使詰之曰懼族既敗於楊師厚奔岐爲之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撫州危全諷以信袁吉兵攻洪軍象牙潭楚師且圍高安劉威告救而日寡淮南命將周本辭不獲曰蘇州以權分敗請無置貳乎以兵七千趨象牙曰全諷擒楚自退矣遂前羸陣而擊半濟以擒全諷獻州陶雅遣襲饒信別將至高安楚師還吉虔亦來附淮南盡有江西 十一月劉知俊攻靈州梁遣康懷貞攻邠寧以救之交退而知俊伏險王彥章方力戰而出則伏又發於昇平懷貞僅免知俊爲岐鎮涇州 淮南嗣位之際猶假李儼承制

庚午天祐七年春二月岐王承制楊隆演嗣吳王皆所以明天祐之政猶行於天下也 秋七月岐晉會圍夏州晃遣屯河陽畏在襲洛矣 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 晉梁

以河北爭雌雄晃欲除趙次燕以圖晉而燕王守光闌者也屯涿侵趙以啓之梁詐助趙守分屯深冀而襲殺其戍矣遣求晉援會義武王處直盟主推晉王晉王曰今不救鎮定是成朱溫之計也命周德威趙使時亦如燕孫鶴謂燕王此舉也破梁而朝鎮定其無使晉先守光猶存敝之闕以收利則趙晉從矣十二月梁王景仁擊趙至柏鄉晉王東下處直遣兵從獲梁芻蕘晃命將以必下爲子孫慮也不殺而送諸趙前師野河之北遣梁師五里詬出梁師而入言按兵王不懌張承業達其語曰限賊一水不虞造橋而薄我乎乃命退師遊騎抄梁芻者

辛未天祐八年。梁改乾化。春正月朔。日食。 梁屋馬茅席以食。畏晉之爲伏而誘戰也。德威帥精騎三千。壓梁壘而詬之。景仁悉師以出。德威且北引。李存璋以步兵迎戰。晉王恐弗支。勉指揮李建及曰。過橋不可復制也。然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命衝陣。德威曰。日昃必饑。乘其退志也。哺時。梁師却。德威乘而大敗之。斬二萬級。梁棄深冀而去。晉師圍邢。圍魏。王觀河黎。梁兵遇者皆棄丹。其畏也。晉遂拔夏津。高唐。東武。朝城。澶州。臨河。淇門。遏衛。掠新城。晃親帥師備白馬坂。燕乃梁背。又不甘下晉。使告鎮定求盟。王晉欲討之。楊師厚救邢魏。而晉解去。有燕謀也。師厚屯魏。

晉周德威屯趙。 三月。清海節度劉隱卒。弟巖留後。 燕請尚父。晉王曰。稔之。可圖也。梁亦從河北采訪之請。乃問郊天改元。曰。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而不能河北天子耶。 秋七月。晃避暑河南尹第。張繼祚將致淫誅。沮於父全義而弗果。 師厚進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於承天。晉王曰。朱溫將有天誅。師厚能存乎。敢侵軼者。有吾在。 八月。燕王守光稱帝。受冊之日。契丹取平州。 劉知俊以岐兵敗。罰王宗侃。追圍諸安遠。 九月。晃以梁兵至衛。聞趙晉謀南伐也。則輟食命輦。冬十月。夜發相。而卒惱逃。至十一月。遇盜。晉以晉聞也。徒懷忿以自疲。而疾作。 蜀王出兵與元。安遠軍望其旗出。而夾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岐乃奪知俊兵。以其族居秦州。 燕攻易定。

壬申天祐九年。春正月。晉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伐燕。次於城下。二月。晃攻鎮定以救之。燥血增妄。尤好殺人。憚從行者。至魏州。使楊師厚圍棗彊。別將圍蒼。晃怯晉愈甚。遇下博邏。以爲兵且大至。遂棄行幄。趨合師厚。屠棗彊而泄憤。蒼圍急矣。存審將屯趙州。謂史建瑭李嗣肱曰。賊得蒼。且深深冀之患。乃扼下博。二人者擒生數百。而還斷辭數人語。以晉師大至也。晃引棗彊并蒼。未營。晉兵易服雜暮樵而進。梁驚焚門。而斷臂軍至。遽夜遁。失道。至明。行

百五十里。覘之。晉軍不至。慚憤而病增劇。 晉得莫州刺史李嚴。使傳辭。將殺之。教練使孟知祥曰。彊敵未滅。而僇嚮義之士。知祥。克讓壻也。夏四月。晉師克瀛。 徐溫殺宣州觀察李遇。而後吳人畏。知誥以是功也。刺昇。克自結於民。惟溫信其能于。而深任之也。招延名士。有宋齊丘王令謀。王翊馬仁裕曹悰之屬。 五月。溫還洛。愛假子友文。欲舍所生友珪友貞而立之。惟其婦王愛獨尤也。友文時留守東都。友貞爲之指揮。獨友珪在洛。疾甚。命召守文。而友珪婦張。以遞視寢。雖無寵。而知謀。遂告友珪。殺晃。使殺守文。而後發喪。即位。晃之稱帝。蓋六年。姚伯子以晃行同祿

山。而淫虐過之。受子之僇。償不父罪耳。君子名之。使醜於祿山也。宋承周統。故尚五代。元本夷狄。故崇金遼。存之萬世。則正義不可枉也。若使珪非子。且書見伏誅矣。梁忠武軍亂。殺韓建。楊師厚。弱羅周翰。秋七月。襲入魏。梁因以宜事易周翰。梁友謙以河中附於晉。吳徐溫爲鎮海節度。令。梁隰州降晉。

癸酉天祐十年。春正月。晉拔燕順薊安遠盧臺。梁友珪遷淫虐。二月。駙馬都尉李嚴至汴。均王友貞就之謀。嚴曰。必得王師厚。乃使說焉。且許滈軍五十萬緡。袁象先亦以梁甥。不忘復仇。師厚遣其將王舜賢至洛。因嚴象先而誅

友珪。迎均王。均王討兵。亦將西發。會迎璽至。遂止卽位。更名瑱。追太祖廢友珪庶人。而乾化之元不改。師厚進爵鄴王。使招撫河中。友謙復爲梁。三月。晉李嗣源狥下燕八軍。高行珪以武州降。元行欽引燕兵攻之。嗣源勇其鬬。降而子之。高行周留事則與從珂分將牙兵。從珂亦王姓。從母魏改妾嗣源。而子焉。以善戰特愛。夏四月。晉周德威逼幽州。燕請和。弗許。別將拔平營。梁爲大掠趙境。蜀太子元膺急而猜。秋七月。設宴諸王大臣。奏貶樞密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偕集王不至。爲離間也。少保唐道襲素與太子相譖。進言召兵入衛。太子聞之。亦召天武甲士與軍使徐瑤攻殺道襲。姚伯子曰。必太子持於道襲爲已急也。正與漢衛太子江充之事同。內樞密潘炕。謂蜀主社稷大計急諭安太子。不聽。討徐瑤。則太子走死。時徐賢妃寵。欲立其子宗衍也。蜀主曰。弱。恐弗任。竟以爲太子。晉克瀛莫州。梁進高季昌爵渤海王。戰艦繕修。而通於吳蜀。十一月。晉王入幽。執劉仁恭守光以歸。而誅之。以盧龍命周德威。振武命嗣本。十二月。梁王景仁侵吳。廬壽。徐溫敗之霍丘。還。則淮表爲吳徙涉者多死淵。

甲戌天祐十一年。春。晉始置行臺。高季昌攻夔州。或勸蜀決峽堰。以灌江陵。毛文錫謂其民何罪。忍爲魚鼈食乎。

冬。南詔寇蜀。蜀攻岐。破長城關。

乙亥天祐十二年。梁王瑱之三年。始改元貞明。楊師厚欲復魏。搏牙兵而爲忌。春二月卒。趙巖實請因代而弱之。梁置昭德軍。中分魏。而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劉鄩以六萬聲言擊鎮定。脇而入焉。猶不能禁魏之無亂也。以啓晉師。然後梁悔其失計也。遣兵屯楊劉。六月。晉王入魏。徙德倫大同存進鎮之。貝州絕鎮定糧道。晉王以城堅。先襲拔德州爲絕滄貝之往來。秋七月。拔澶州。晉王勞軍於魏縣。覘劉鄩營。入其伏。夏魯奇以力戰。賜姓名李紹奇。劉鄩不出。晉人怪而覘之。爲匈人城。循之旗。驢行也。蓋自

黃澤西爲晉陽之襲。急遣命備。而有追兵。鄩士欲濆鄩曰。去無所之矣。欲據臨清之積。而周德威自幽先入焉。還守莘。與晉王持於華西。日數戰。晉王賜元行欽姓名李紹忠。羨其勇鬬也。 八月。梁復取澶州。 晉遣李存審圍貝。劉鄩絕餉。不出。移攻鎮定。營大敗於存審之騎。而奔還。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輔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以亂誅。瑱因以任妃家而疎骨肉。 十一月。罰克岐階成秦鳳。劉知俊以孥降。而爲僞。溫韜亦以耀禹降。 南平王嚴求封南越王。不得。始耻梯航事僞朝也。

丙子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吳宿衛馬謙李球。以吳王登樓

討徐知訓。將出走矣。嚴可求固止。以衆不可棄也。朱瑾自潤州至。則謙球斬。 晉王誘出鄩軍。爲貝州之勞。鄩以爲歸晉陽也。攻魏州。存審以營兵及城守皆出。王返而三萃之。鄩所將幾盡。退保滑州。 梁王檀密以關西兵襲晉陽。安金全請庫甲於張承業。帥其子弟夜擊却之。遇嗣昭救至。以晉陽全。晉王之賞不行。以策非已出也。 晉克衛磁洺。 劉鄩屯黎陽。敗而畏誅。梁召而不至矣。 吳越以間道貢梁。秋七月。爲諸道兵馬元帥。 八月。晉拔邢相。 契丹寇陷晉蔚州。 九月。晉拔滄州。嗣源鎮安國委腹心於中門使安重誨。 晉拔貝州。河北於是唯黎陽爲梁守。

十二月。契丹稱帝改元。燕降將韓延徽爲之相。北狄而雜用中國之法。以處華人。與天下爭衡者。延徽之教也。延徽之奔也。不得於晉。而後之契丹。遺晉王書。言掌書記王緘之譖。

丁丑天祐十四年。越乾亨元年。春二月。晉威塞軍亂。殺存矩。奉盧文進以衆奔契丹。三月。陷新州。周德威攻之。則阿保幾以三十萬待戰。而大敗之矣。 契丹圍幽州。文進教之攻城。晉梁方持河上。慮不能救。而存審嗣源請往。 夏五月。徐溫樂昇。易知誥以潤。宋齊丘謂知誥天授也。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平章楊洞潛爲之立學選舉。 晉北救

之師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出易地。恐爲虜騎蹂也。嗣源曰。平原相遇。懼抄。乃隱嶺而行。前鋒遇虜。遮山口。嗣源前語。無故我犯。今百萬之師。直抵西樓。滅汝種矣。命伐鹿角爲寨。而進。至幽虜已陳矣。前羸曳紫。戰渾然烟。精兵自後乘而敗之。契丹遁。然居文進於莫以苦晉。 張承業摠軍府。奉法不阿。故能以晉陽給轉輸。其飾財惜府庫。蓋志滅汴爲唐報也。王索蒲摶錢。給賜伶人。和歌費。必靳與曰。財盡則人散。晉王索劍。而無撓。譖曹夫人聞。以王謝過焉。終身未嘗受晉爵也。 十一月。晉王氷渡而拔楊劉。梁方如洛郊。間而奔還。

戊寅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晉掠梁濮鄆以還。蜀主聞太子宗衍諠聲。而歎其不能守也。賢宋王宗傑。欲立之。而前卒。夏六月。疾甚。唐文扆以兵守宮門。欲爲亂。王宗弼排闥入言。始循唐故事。以宦者宋光嗣爲內樞密。及宗弼輔政而卒。徐知訓驕淫。漁色貴門。侮於吳王。無復臣禮。副都統朱瑾家妓。私其來候也。而且出瑾。瑾故伏甲飲而殺之。王爲不知而自免也。瑾無與者。而自殺。知誥濟江。即日而定。遂執吳政。此齊丘之所謂天授也。梁謝彥章決河而限晉兵。涉水攻之。拔其四寨。蜀主曠位。宗弼賄以成政。宦官階光嗣而柄用。哀多咨怨。蜀以哀矣。知誥吳政壹

更寬約而求阜其民也。以王命蠲逋賦。渝錢稅而輸穀帛。曰以其耕桑上供。則民貴本。而勸於農。曠土用闢。而國以富彊。好齊丘謀策。爲其惡於溫。則夜引語。或居高堂。去屏障。畫爐灰而相示也。八月。晉伐梁。相持濮北。王數瀕危挑戰。李存審叩其馬曰。先登陷陣。有臣在。何輕天下而躬用之。梁泰寧節度張萬進降晉。冬十一月。越改號漢。吳取虔州。十二月。梁二將相忌。賀瓌享謝彥章而殺之。晉王欲趨大梁。而久扼也。將遂乘其內殘。周德威不可。王毀營而進。瓌踵之。止胡柳陂。晉營定。而梁軍至。德威欲疲之而後戰。而王曰。怯。以親軍先出。德威軍潰而死。晉王

[illegible]高收散。日晡。或欲還營。閻寶曰。自高臨下擊其歸氣也。若退。且爲所乘。再敗聞。而未集之軍皆潰。河朔非王有矣。李嗣昭。王建及乃大呼陷陣。衆繼之。梁兵大敗。死者三萬人。嗣源誤聞而北渡。晉王拔濮陽城。而後還。見以是失恢。梁聞敗。恐晉遂至。議奔洛。遇夜而止。

己卯天祐十六年。蜀主衍乾德元年。春正月。李存審夾河而築守。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孟知祥薦郭崇韜於晉王。智略見寵。而知祥辭位。崇韜典機密。徐溫謂吳王曰。使晉有天下。吾不能臣也。夏四月。以吳國王改元。建置。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東海郡王矣。知誥時左僕謝。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吳越傳瓘敗吳於狼山。斬將。梁攻德勝南城。存審所築爲河守也。竹笮艤衝橫河流而不能斷。救李建及斧笮而焚之。兵半死。而圍解。秋七月。吳越及吳戰於無錫。陳彥謙假徐溫旗鼓以戰。而大捷。斬何逢。請遂躡敗卒。取蘇州。溫曰。吾求息民。未暇也。吳越師還。王泣逢馬。士乃忘敗。八月。賀瓌卒。梁使王瓚代拒晉。徐溫以無錫之捷。曰。戰勝戢兵。兩地之民。今安其業矣。各歸。符通好。鏐固勤治。桃圓。且置鈴焉。爲易寤也。粉盤識忘。姬父殺人。出姬斬之。慈愛爲政。而法不以昵貸。溫亦以錢公爲未可輕也。冬十月。廣德勝梁以亟爭。左射軍

使石敬塘戰河壖，馬甲斷，橫衝兵馬劉知遠舍乘而授之，以俱免，皆沙陀種也。敬塘嗣源壻。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晉王李於河上，不能救也，義劉讓之截耳乞師，以爲驍衛將軍。十二月，晉敗王瓚兵，乘勝取濮陽，梁召瓚還。吳圍結民兵，習戰，自衛鄉里。

庚辰天祐十七年，夏四月，朱友謙以河中附晉。五月，吳宣王隆演卒，丹陽公溥立。蜀作高祖原廟，六月，華陽尉張士喬諫其違禮，而得死，僻小不足於保境，而侈政襲漢唐之敝而有加，諸王將兵宦者干政，大家名山，太后太妃宴嬉必及焉，各出教令賣官，大學士韓昭嘗居資州刺史之缺。晉李存審大敗劉鄩兵於河中，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而還。秋八月，蜀爲滛遊，冬十一月，遣攻岐隴者，以竭糧還，而江泛正艷，裝供以其民窮。趙王鎔喜遊，出則數月，講經設醮，以佛老盡正供，宦者李弘規，石希蒙，皆親寵任事者也。王還自西山，希蒙猶勸他遊，弘規曰：竭軍資以供佚，希蒙曰：是脅王而長禍耳。弘規使牙將以兵臨王，兵遂譟而殺希蒙，王使子昭祚誅亂黨而恐親軍。

辛巳天祐十八年，吳睿皇溥順義元年。梁改龍德。春正月，蜀主始還成都，后妃之升降，以色易也。錦帳繒山，基之爲宮觀，而擊毬暢飲焉。晉王習勸進而有欣，令有司造法

物，傳國璽自巢逸者，適來獻，衆稱賀。張承業獨不懌，往魏州，盡言極諫，明其志，而見事不可止也，慟哭曰：老奴誤矣。拾財補兵，血戰不能存唐，老奴誤矣。遂歸臥不起，死伯子與其仁，時變而心爲已盡也。張德明冒姓爲趙假子，而有異，二月，因親軍之怨，蔓誅，弒王而盡王氏之族。晉王以方有梁事，而授之。夏五月，梁殺劉鄩。六月，朔日食。張氏有趙，貳於梁，且擒虜，鎔將符習時在晉，秋八月，王以爲成德留後，討拔趙州，九月，圍鎮州。梁戴思遠聞晉王且分兵攻趙，悉衆德勝成城，冬十月，設伏誘其進，王自以鐵騎奮擊，梁兵敗還。王處直以鎮亡而定孤，設辭撓之，不獲遣子郁出契丹之師，爲鎮解，假子都爲副大師矣，而常奪虞，遂以不欲召虜譟衆，幽處直而盡殺其子孫，處直憂死。王郁之說阿保機，以鎮州美女玉帛之富盛，故契丹速至，十二月，拔涿，進冦定，王親將軍救之。

壬午天祐十九年，春正月，至新城，契丹前鋒涉河，郭崇韜曰：虜以利來耳，挾破梁之威，挫之必遁，王帥鐵騎先進，而契丹驚走，獲其王子，逐北至易州。戴思遠間之襲魏州，有備弗克，還攻德勝北，二月，晉王還而遁。閻寶圍鎮州，環壘而瀦之，滹沱食且絕矣，惰備遁突而潰，李嗣昭代將，夏四月，敗迎糧者，而尋死傷。秋八月，梁取晉衛州，刺史

王婆兒自優人升也。其敗也。失軍儲三之一。亡地澶之西。相之南而梁軍復振。　九月。李存進亦以戰敗鎮兵而沒。九月。然後李存審克納鎮降。而誅張氏。埜趙王鎔。頓兵期而元戎連喪。雖定。而晉力已疲。　冬十二月。晉王詠魏逋稅於司錄趙季良。對曰。百姓不可使有離志也。

癸未。天祐二十年。春二月。晉置行臺。　吳越始建國號。而不改元。　三月。晉李繼筠以潞降梁。澤州戍將裴約爲晉守。梁董璋攻之。　堯山郭威始以勇應繼韜募。　夏四月。晉襲唐號而稱帝。改元同光。尚生母曹。而太妃劉。動則夷也。劉往賀。而曹不安。相向以欷。首同平章事。豆盧革。盧程。

取尸位而已。郭崇韜貪剛。無隱謀。而好薦引。有不悅於已輒抑之。以此任功。而亦多任怨。不欲李紹宏之上已。使宣徽而與張居翰同樞密。崇退而每讓於已者也。孔謙之貪佞。求租庸使。使副張憲。　並建四都。興唐府。太原府。鎮州。真定府。時有十三節度。五十州耳。　閏月。晉陽立廟。祀朱邪執宜以下。唐祖同享焉。姚伯子謂鬼神辨類。朱邪李也。其合而歆諸。　梁盜國。晉征之。連歲得雄矣。得璽之歲。鎮定招冦。道敝於契丹。梁因以取衛取潞。至皇帝稱而威大歛。危更在人情也。故說者直謂梁不可取。梁將盧順密來奔。以襲鄆啟。而諸將無與同謀。召嗣源。謂之曰。梁人志在澤潞。東方之不備也。信。潰其心腹。可乎。嗣源鬱於中。廢常恩。奇功自伸。遂決其計。而身任之。夜雨渡河。從珂先登。取鄆以爲天平節度。　梁敬翔請縊以薦王彥章。曰。事急矣。非專用爲大將。不可救也。梁從之。使段凝副焉。唐使朱守殷守德勝。而爲澶州之屯。五月。徵吳兵。嚴可求不可。彥章三日而拔德勝南城。莊宗命守殷棄北城。栅屋材。下助楊劉。守彥章徹南城屋。逐之。水澤相及。輒戰。日以百計。至則攻城。莊宗自將救之。而彥章退。秋七月。追敗諸楊村。楊劉圍解。則三日無食矣。其將李周能同苦士卒。亦以城下之戰。莊宗常勝。故無恐也。彥章果敢健鬬。雖未見其略。然在

梁執義不貳矣。疾姦臣亂政。曰。功成後。爲天下誅之。故一敗而衆爲擠。召還。　莊宗命救澤州。不忍於獨知逆順者。約也。八月。救至。則城已陷。約死矣。　段凝厚賂趙張之屬。復以招討使。全軍爲掠於澶州。彥章以保鑾騎趨鄆。而張漢傑爲之監。　莊宗屯朝城。得梁將康延孝。因嗣源以納款也。爲決取梁之策。曰。主闇臣姦。段凝歛行伍以奉權貴。彥章動而制於監矣。且決謀以十月。四道出師。夫梁兵聚見其多。分則少矣。蓄銳於斯時也。帥精騎五千。直抵大梁。則天下可定。則賜姓名李紹琛。　冬十月。朔日食。　軍歛急而民逃。賦益不給。唐以會議李紹珪輩。以爲畏梁也。曰。

以鄆易衛而罷兵郭崇韜曰如此士必解體食盡衆且散矣雖欲晝河其誰與守且延孝之言實成敗決在今歲矣莊宗然之會從珂敗攻鄆之師彥章退保中都莊宗喜其壯吾氣也歸拏與繼岌決不濟聚吾家親官而焚旆自鄆濟擒斬彥章諸將欲廣地東海延孝申前策嗣源贊之遂夕行至曹州守將皆降梁主填無守計君臣聚哭而自殺其十一年也通晃二世十六年李瓚開門納師而亡 唐莊宗入頭爾嗣源衣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加同平章事毀梁宗廟追廢朱溫友貞爲廢人誅趙巖張漢傑之納賄及敬翔李振首佐傾唐者貶梁相鄭珏以下十一人

世仕唐而遷慮者也使存勗系出唐宗則眞能行天誅者矣 楚入貢蓋晉梁敵並於一有天下大半而都得地勢故人畏於其初納印上籍 吳以爲嚴可求尤對曰初得志而氣驕將有內變矣吾外不失好內不失民以待之可也 唐薛稱制吳人不受與抗敵國焉 彗見與鬼蜀流言者 莊宗自晉王時好傳粉墨埒伶人戲爲娛既帝不改而更甚伶因挾寵而狎侮於搢紳瑣事譎傳之莊宗以爲可寄耳目也屏人閒語而毀譽倒來矣正直中讒附之者升薄鎮之入賂以畏其口也李紹欽者梁降將段凝之更名也媚事之則十一月爲泰寧節度 溫韜亦以賂後宮伶人而賜姓名郭崇韜曰徧發唐陵者罪不減朱溫也荆南高季興朝唐莊宗問用兵吳蜀何先季興難蜀道思以唐敵也曰蜀土饒王荒而民怨得之順流而吳服矣十二月唐遷都洛陽而長安爲西京 季興不勝唐求以有忿言幾見留矣郭崇韜謂勸來者而後得遣歸亦以爲不足畏也繕城積粟納梁舊兵爲戰守備

唐莊宗 明宗 閔帝 潞王

甲申唐雖滅梁吳蜀漢並帝岐楚吳越荆南臣而不純則猶列國也朞正月岐遣賀天下無稱天祐者矣故在唐曰同光二年宦官逃僇之餘莊宗招致爲復唐之亡政以內任心腹而外監諸道軍至則怙勢陵忽以與主帥爭權唐使如晉陽迎養太妃曰偕去誰奉陵廟遂留故太后往而不歸明年皆殂矣 莊宗用宦官言立內府都受貢獻而增積如山外府日乏止州縣之供也二月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助勞軍費猶不給請出內帑不應人以離心崇韜所獻梁藩鎮之賂也爲安人心而受故遇郊而獻支度務使孔謙於斯時也徵其所赦以爲媚 唐以李茂貞爲秦王 崇韜抑僥倖分流品剛起內外之怨未爲大失也寵滿懼讒重失權不能去思巧爲自全時莊宗欲后劉夫人爲有正妃韓在畏未敢決師百官成之劉本狡悍淫妬

既后。遂中分貢獻。爲僧尼資。教誥與制敕交行。以成亂者。崇韜之罪也。人不自安。嗣源求解兵柄。不得。三月。唐封高季興南平王。夏四月。唐使李嚴如蜀。以語陵將見誅。宋光葆曰。不可無待也。即使爲梓州。秦王茂貞卒。其子繼曦。以唐命爲鳳翔觀察。李嗣昭之死也。次子繼韜篡爲留後。而非上意。故久而伏誅。澤潞將楊立以爲惴鬱。唐發其軍戍涿。立刼之作亂。討以嗣源。五月唐伶人戲請州。而二得刺史。契丹寇幽州。李嚴還。謂唐主。兵臨蜀。可亡也。歸義留後曹義金。自亂阻吐蕃。間貢唐。命節度。潞州平。夷其高深。而州鎮城皆有禁。爲弱之也。六月。嗣

源蕃漢總管。孔謙不獲租庸使。將以求而得誅。秋八月。竟得之伶人景進。重歛急徵。足君欲。而民不聊生。洛陽令何澤不堪近郊之時畋也。遮莊宗馬。指所犯禾曰。賦歛既急。而茲復蹂踐也。民生吏治。供何爲乎。吳越貢唐。唐主獵於伊闕。涉險而夜合圍。士多崖死。契丹寇薊州。乙酉唐莊宗同光三年。蜀改咸康。漢改白龍。春正月。唐主如興唐。聞留守張憲以供御鎧給嗣源北征。罰令自取。毀即位壇。以爲毬場。張憲曰。忘天背本。

二月。以嗣源爲成德節度。因表從珂北京牙內指揮。以便其家。顧使戍石門。惡其擅權也。崇韜乘釁。請除嗣源。不許。夏四月朔。日食。大旱。六月。雨。遂連七十五日。以百川滿。李繼岌初封魏王。莊宗長子也。崇韜復求自托。九月。謀代蜀。論至嗣源。皆沮之。而曰。魏王地當儲嗣。臣副之。而使將。殊勳立。而人心屬矣。以王衍不君。知師至功成也。王承休作行宮於秦州。簡女實焉。請蜀主東遊。冬十月。赴之。道告唐兵至。不之信。曰。予耀武焉。至利州。遇敗卒。而後還。則唐兵踵之至

矣。十一月。蜀翰林學士李昊作降表。衍輿櫬。迎繼岌入。亡國之易。古未有也。建之猜忌。其植根淺。衍以童狂。其播虐深。離散之衆。敵未至。而降志先蓄矣。當是時也。李興方食失箸。楚表上印綬。願保餘齡。使以德用。上流下下。吳弗禦也。驅闖楚以攻漢。蕞爾敢爲敵哉。是唐有取天下之勢也。德之不建。魚潰自中。故欲平而復紛者。皆人也。蜀之不及錯計而速亡也。獨有李紹琛。浮馬渡綿。功而崇韜引謀議董璋。十二月。以爲東川節度。琛不之及。而怒。崇韜功成而愈專。遂篡魏王。賓客貨賂盈其門。宦者李從襲。耻魏王之獨漢。王宗弼賂求西川不獲。帥蜀人列狀留崇韜。從

彭因又魏王曰郭公志難測也而疑從生。 閻王審知祥子延翰立。 孟知祥自北都留守爲西川節度崇韜無舉也以報薦引。 唐主獵白沙衛兵責民供壞器焚廬。 白龍見漢其主改名龔。 蜀亡而盜起崇韜遣任圜張均分討而大軍未示還期莊宗使宦者向延嗣促從襲得因同類蝎毒中之矣故劉后莊宗前具爲繼岌泣訴莊宗少蜀籍延嗣曰籍之薄郭之餘耳於是知祥行而以崇韜爲命知祥不可遣宦者圖之魏王劉后恐煩往復爲教授之。 丙戌同光四年春正月護國節度李繼麟入朝蓋伶人景進之譖曰崇韜倔强於蜀與河中有陰謀焉。 繼岌既殺

崇韜麟亦爲誅時軍中二人之謠及於嗣源使朱守殷察之以告疑隙方深魏博屯兵橋兵怨代期爲亂於貝州殺指揮使楊仁晸而奉趙在禮以入鄴史彥瓊奔洛唐遣李紹榮招諭之。 魏王發成都李紹琛以萬二千人隨遇赦便於武連諭董璋誅未令德紹琛曰行及我矣遂擁兵西還衆至五萬。 李紹榮攻鄴不克莊宗曰當使無噍類優人郭從謙功至從馬直指揮常饗士爲崇韜不平莊宗誅亂者王温謂從謙汝之教歸以怒其士鄴平汝背皆坐王温矣。 鄴城知不赦而守堅則河朔告亂相繼促繼岌以紹琛不能還也重根本不得親征故使嗣源以親兵往。

嗣源至鄴將以旦攻而從馬直以夜焚營門詰亂故曰魏兵百戰取天下者思歸耳不得赦從馬之誼競數人而欲盡其軍故欲合勢奉公爲河北帝遂劫之入城及招討李紹真時嗣源尚未有亂志也紹在禮以收散兵出宿魏縣紹榮退保衛州。 董璋任圜合兵擒紹琛於漢川繼岌乃東知祥擇廉吏爲治寬大以與民更始分討餘盜而蜀靖。 嗣源因紹真得鎮兵欲歸藩安重誨曰是據地要君也且必不免紹榮之言故不如請闕自明嗣源竟奔相州得馬數千匹馬坊使康福。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不能給軍檄而議減則負其惡心而上及百官表請內廐劉后斬

與曰得天下亦有命請需粧具及三皇子。 紹榮以嗣源叛聞莊宗遣其長子存審往諭紹榮欲要殺之而還道遇嗣源所奏石敬瑭始勸反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得保他日者願假三百騎爲君取大梁居之自固之道也康義成贊曰上無道民去之矣乃移檄召兵多應者王建立殺鎮州監軍全其家從珂以所部會趙大梁而軍勢大振矣紹榮請莊宗東出招撫乃殺蜀降而行至汜水復使存審召其父黎陽竟爲召榮所遮殺嗣源過滑知汴州孔循聞莊宗亦言乃無適與遣使兩迎曰先入者得之臣義之不明如市廛然祝來者之贏而趨利也石敬瑭以嗣源

先入是日莊宗至榮澤前鋒姚彥溫三千騎已降矣軍多散潰故還師入洛而嗣源至汜水收其散夏四月莊宗將復如汜水郭從謙以從馬直攻興教門出禦之望見朱守殷急召不至門焚而入則守殷射莊宗弒之矣或衣之樂器以焚劉后惟囊金寶挈申王存渥及紹榮出走朱邪自執宜入中國以軍鋒四世至存勗略有天下大半戰勝攻取多可書者而君人之德無聞焉暴與倏僨猶夷狄之雄已爾故君子不多譏焉 嗣源以是日至洛猶止私第拾莊宗燼而殯之亟自白勸進未即受而果能辭篡乎起從謙之部而守殷實手弒吾君其不討賊則有樂其爲吾

利者矣是時魏王冢嗣也已至興平聞亂西保鳳翔嗣源不勤敏於迎立而稱監國入居興慶宮其篡不可掩矣安重誨爲樞密遂紹眞盡殺諸王曰爲監國一人心執殺紹榮曰何負爾而殺吾兒紹榮直視曰先帝豈有負於爾也命諸道悉殺其監軍誅孔謙廢租庸使歸之三司 魏王東還至則皆奉嗣源矣留守張籛斷浮橋則從者皆散乃自殺任圜將兵以還 監國乃稱帝用李琪侯旁支入繼禮襲唐號姚伯子於茲覩賜姓之貽害古人所以慎慮在乎族之際也唐襲漢祖項婁之謬夷狄仇讐徧及國姓朱邪胄之宗系四更然存勗取諸梁隴西之緒非其手絕之也嗣源從珂之僭位嗣子儼然廢而代之人無異說者養子之爲惑也故有功加爵乏嗣繼任不崇異以混同致類非而殄亡 唐改元天成詔書所留宮女百人宦官三十邦獄省冗分軍就食近甸省饋運有儉思焉夕則祝天早亡聖人悲生民之久乏主也謂亶胡人衆推以亂宋祖趙匡胤遂應之生於天成二年故宋人惻之因恕其易代而曰非爲利也 明宗寡所營人蒙其數年之安復莊宗所賜姓而特未及所養從珂滋之蠹賊 明宗不能讀章奏以委安重誨復不能通也以置端明殿學士馮道於是階之入相 秋七月任圜同平章事欲簡拔賢俊杜絕僥

倖則重誨深忌之 八月朔日食 孟知祥增置營兵七萬知唐不復有天下慮則地險者思據 韓希載父誅於唐平盧之亂而奔吳其友李穀送之熙載曰我定必定中原穀曰我相且取吳 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 王延翰稱閩王驕淫殘暴爲議矣 盧文進自契丹奔唐其衆十萬不勝華人之思歸 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使李嚴爲之都監 十二月閩延廩弒其王而立弟延鈞 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春孟知祥斬李嚴曰公自唐使蜀而亡兩國 唐主以次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石敬塘爲之副使長子從榮時領天雄而不悅 二月郭

從謙伏誅。初莊宗之伐蜀也，以夔忠萬命高季興，弗克取。既而請之，未許其除刺史，而遣兵據夔攻涪，明宗乃命討。夏四月，季良至蜀，知祥留之，不得已，以爲西州副使。五月，討荆南，以不克還，歸於是高季興掠唐使楚者，而吳附徐溫辭臣，曰洛邇襲之，而我不能禦。唐以馬殷爲楚國王，始建官置相。蜀取夔忠萬。秋八月朔，日食。契丹德光既立，與唐通好。冬十月，明宗如汴，朱守殷則疑其制置東方也，而反，遣范延光諭，曰急擊之，不則堅矣。五百騎先石敬塘以親軍繼之，明宗至，而守殷伏誅，安重誨於是時也，請殺任圜於滑，曰失職在外，亂也。吳徐知

詢數謂父溫，知誥非宗也，請代執吳政，未即許，使入朝勸進，時溫疾已作，聞卒也而急歸，則知誥之位定矣。唐以石敬塘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溥稱帝，改元乾貞。十二月，明帝別立應州所親廟，追帝其高祖以下。緣邊斗粟十錢。

戊子，天成三年，漢改大有。春二月朔，日食。楚擊荆南，王環逐北至江，以成還。王使讓之，環曰，四戰之地，故存爲吾蔽。夏四月，唐以從榮爲北都留守。吳攻楚岳州，許尚勲大敗之，獲其將苗璘。明宗不悅王都，以篡父也，安重誨且繩之，幽易多屯以北冦，即自猜也，而反心生。五月，奚酋禿餒以萬人入定州，都則合之，戰敗於王晏球，復合契丹兵破趙州，而邀戰，陽出晏球鼓曰，王都輕驕，可擒也。短兵斬顧者，虜賊俱敗，禿餒僅免，契丹幾盡，盧龍趙鈞之邀晏球及定州，知有備，定計困之。吳楚和，歸其虜將，許德勲錢之曰，楚於今未可動也，吳欲措懷，其俟駒爭皂乎。契丹救定州，兵破，德鈞復邀之，獻生數百，明宗閱釋五十人，曰，虜中驍將也，殺之絕望。九月，唐治發陵之罪，溫韜伏誅，亦以反覆誅，叚凝。冬十二月，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

己丑，天成四年，吳改太和。春，唐促晏球攻城，以使者觀，曰，

高峻如此，而殺士以爭乎，食三城之租，而俟其內潰，勝之全者也。二月，城獻，王都自焚，禿餒爲僇，不僇卒而城舉，尤五季所難也。夏四月，唐禁鐵錫錢，蓋楚鑄所漸云。唐置緣邊市馬場，以酬直貢馬爲費也。北都驕狠不務，明宗使舉河南尹之好善恭謹，以相策也，則以廢疑而王思權獻言修繕馮斌奏之，亟請置德輔而明宗弗知用也。高從誨畏唐近，因楚以謝過，秋七月，命荆南節度。高郁以楚治，荆南用間，不能移楚王殷之任也，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食司馬楊昭遂之譖，而殺之，楚王見大霧有異，詰免，故聞郁死而拊膺。康福胡語對詰，重誨則恐其或違

已惡也。冬十月出之朔方。十一月徐知詢入吳朝。知誥留以爲統軍。悉徵金陵兵乃專有吳政矣。加中書令。李仁矩故以徵郊錢入蜀。困於董璋。安重誨以爲可使詗也。命以保寧。奏更綿遂以朝臣。設戍焉。璋知祥懼而媾好。庚寅唐改元長興。明宗四年矣。春正月。董璋築劍門七寨。二月。二川共表言閬州遽節。綿遂益兵。唐猶懾諭。唐王德妃漸導明宗以奢。安重誨動取戒於劉后。三月。吳遣兵擊荆南。不克。重誨搜舊憶從珂之嘗酬已也。時鎮河中。使其牙內指揮楊彥溫逐之。出關馬。而不得入。問之故。遣聞重誨請討妄言。明宗欲生致彥溫。索自通拔河中。竟

獻其首也。爲重誨滅口。及從珂入朝。馮道請誅失守。以重誨有餘怒也。而阿之。明宗明數其艱難相從。明念功也。則私造甲仗。復自河中奏。蓋君之威明。州之毒陰。故天下不憚明誅。而畏陰禍也。惟王德妃內爲從珂左右。禮部侍郎呂琦通往來。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唐立子從榮秦王。從厚宋王。九月。兩川連兵反唐。德妃寵進。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重誨短既見。尤月。罷而代之范延光。又以趙鳳之留爲兩樞密。董璋兵陷閬州。殺李仁矩。乃討以石敬塘。知祥猶遣使。漢取交州。冬十月。西川將圍遂州。董璋趨利州。遇雨而還。知祥聞之曰。僻處閬州而棄劍閣。非計也。助守三千。璋固却之。唐族董璋家。兵遂陷。徵合巴蓬果州。十一月。西川兵陷壁州。楚武穆王卒。遺命嗣子希聲弟相及也。石敬塘入朝。閬階州刺史王弘贄。與前鋒襲劍門而守。因破劍州而西。以大軍不繼。取其資糧而還。保時知祥亦在討矣。方趨劍州。知祥懼甚曰。董公果誤我也。遣李肇以五千人赴之。趨廷隱以萬人會屯。及聞弘贄運糧東歸。曰。吾事濟矣。使徑據劍州及梓。董公必棄閬歸。吾亦須鮮。遂圍矣。姚伯子以是知西蜻非敬塘志也。董璋遣王暉會西川兵。乃爲劍州之屯。十二月。石敬塘師進。趨廷隱設伏五百。陣後山而待之。肇暉據

河橋。敬塘兩攻不克。薄暮引還。覆起。則衆而敗之。西師既無功。閬右盜發於轉餉矣。重誨請往督戰。敬塘聞之。累奏蜀不可伐。久矣君臣之多隙也。

辛卯唐明宗五年也。春正月。遂州陷。重暉至鳳翔。對朱弘昭而言怨望。弘昭以聞。敬塘得其舉措。孟浪因以軍變。請重暉徵還。二月。敬塘旅以糧運不繼歸。西川蹈之取利州。忠萬變。重暉還爲護國節度。旋伏誅。從珂左衛大將軍。明宗謂曰。如重暉意。吾汝無復見矣。閩王有疾。延禀復爲亂。謀襲王。不克伏誅。六月。唐均田畝。冬十一月朔日食。吳徐知誥留子景通。以司徒輔政。而歸老金陵。

作禮賢院聚圖書延士大夫時議焉遣伐焚樂。

壬辰唐明宗六年也春二月初刻九經板印賣　吳越武肅王疾議嗣功推傳璀而命之其屬易姓無替事大三月卒元瓘立能和其兄弟以及其大臣境內用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破白楊林趙季良嘗請東川通好知其爲人也曰璋勇而無恩今來成擒矣其戰銳前吾前羸後勁以應之始雖小衂終必大捷知祥從之五月遇於漢川置兩陣趙廷隱前張公鐸後知祥登高督戰廷隱三不利然後麾進後軍則東川大崩矣王暉斬璋降於西川璋之起也范延光請討及兵交曰併於一益難圖矣未及而璋敗明

宗使賜知祥詔謝罪稱藩斯已矣　秋七月馬希聲卒弟希範嗣　李從珂爲鳳翔節度　九月趙德鈞城三河契丹爭敗之　秦王從榮鷹視自矜敬塘之妻異母姊而相忤矣　冬十月契丹欲入寇敬塘謀諸樞密而鎮河東至晉陽軍事委之劉知遠與周環並都押衙環所委帑藏者也張彥超以蔚州叛降契丹故隙於敬塘

癸巳唐明宗七年春正月閩王稱帝更名璘改元龍啓然以國小謹事四隣　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天雄留後李彥超自父仁福以通契丹聞三月唐命從進代之遣以靖難軍五萬而拒命　從珂爲潞王　秋七月安從進

攻夏州城堅猶勃勃築也且苦黨項之行掠得登城請自新而還師矣夏之據地納叛而邀賂遺則自唐始也　閩王故有仙惑既稱帝大作宮殿神仙土木交耗而聚斂興國計使薛文傑陰求富人罪而爲巧取土豪吳光且及以萬人奔吳請兵　唐請立秦王爲太子明宗泣曰欲歸老我太原耶從榮之責議者曰奪我兵柄幽之東宮乃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猶不快於執政曰南面必族在朝皆自危趙延壽范延光求出鎮而朱弘昭馮斌爲樞密康義成仕其子求自全也　冬十一月秦王從榮入問明宗疾出聞哭聲自宮中以爲且死矣明日謀作亂惟儲

位之未定也遣謂二樞密使吾欲帥牙兵入宮侍疾且備非常二人不獲止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謀康義成未言千人陳天津橋矣方切馮斌斌脫馳謂義成將置主上何地則亂兵至端門矣相趨入白明宗顧謂潞王子控鶴指揮重吉曰與吾共冒矢石者爾父也當呼授之從榮何力而悖逆孟漢瓊傳命擊斬從榮疾以劇所徵又宋王矣以儲嗣不定而啓亂若明宗者直戲哉老婦愛迷而不能斷耳殂時蓋長興四年也　薛文傑進巫韜而熾暴殺樞密吳昂曰是神所誅益恤國人吳信州刺史蔣延徽從吳光攻建州乃求吳越救　唐閔帝獨得時譽於是榮行暴時

蓋餘於長厚者也。十二月。至。即位見爲寬柔寡斷。道敵權
移。力誠難於任矣。朱弘昭恃功名專。悉逐所倚任。而無如
之何。孟知祥聞之曰。亡可俟也。朱馮二樞密多忌。猶在
潞王。

甲午。閔帝應順元年。春正月。或自鳳翔來言從珂陰事。則
出重吉亳州團練。以重之疑。 閩士遣救建州。曰。必食薛
文傑肉。不得已。而與之。延徽攻圍。番克矣。知誥不欲功成
公室之人也。召之還。而求奸。 蜀王知祥稱帝。改元明德
趙季良爲之司空平章事。 徐知誥廣金陵爲之官城矣。
吳王使宋齊丘。以吳人不樂遷諭旨。則情露臨鏡。則二人

之豫篡圖也。又矣。齊丘不樂。押牙周宗靖之發其機也。請
如江都諷禪。以切責而加貶。 唐從敬塘於成德。從珂於
河東。閔帝之弱也。已啓窺者。馮氷不量。而亟見猜。於是欲
反者。資爲名矣。潞王移檄鄰道。共清君側之惡。西都留守
王思同。執其使。以聞。康義誠當討鳳翔。即存退避。思同因
都統五節度兵。至鳳翔。從珂登城而泣。外軍曰。吾從先帝
百戰。以立社稷。今無罪而受讒人之誅乎。聞者心散。或反
戈矣。羽林指揮楊思權。以要邠寧節度。大呼吾主帥。軍士
解甲授兵。進幅紙。天子後。以券也。士卒入城。爭受賞。六節
度皆遁矣。乃城中悉鬻金。不足爲犒資。天下誠莫貧斯時
也。思同至長安。則副劉遂雍。已貳而拒門矣。 潞王東出
遂雍迎謁。閔帝謀遜位於康義誠。義誠知閔帝非敵。計利
擇允讓。自兄弟。而贊者功寡。請宿衛迎戰。而盡輸之功。乃
獨在已矣。唐主爲斬重吉。而空府命士。 潞王前軍獲思
同。而讓之。對曰。非不知附大王而富貴。助朝廷而攖殃。懼
愧先帝泉下耳。爲之改容。至陝。無聞兵。義誠先諸軍降。
洛陽震駭。安從進斬朱弘昭馮斌。傳其首。閔帝謀奔魏州。
孟漢瓊當先。置單騎奔陝。命慕容遷以兵從。許而不行。馮
道李愚入朝。爭者。迎立之節。故主若忘之矣。臣人而不與
其君之存亡。有若是時者哉。夏四月。石敬塘遇閔帝。使王

弘贊留之衛州。而趙洛劉知遠盡殺唐主從騎。 孟漢瓊
誅於陝。 唐興元定武降蜀。 唐人迎立潞王。自蔣橋即
位。儀如明宗也。改元清泰。廢閔帝爲鄂王。獄之衛州。其妃
及四皇子。皆盡之清宮矣。從珂王氏子也。賢與閔帝不相
遠。加之異亂同。臣犯君。衆無異議。而爭赴焉。臣義之不明。
軍政之委御也。 誅康義誠夷其族。 初從珂以人百緡
賂入洛士。及閱實。金帛府餘三萬耳。繫民滿獄。官狀畢出。
不能償西士之債。夜問直學士李專美。均其在官者。而遣
之。民乃有生。 敬塘骨立。不敢言歸。以夙負功有忮也。樞
密韓凝。及專美。請遣之。日。無示人猜。亦還李從曮於鳳翔

秋七月。蜀主知祥卒。子昶立。徐知誥先孤楊宗，幽其主之弟濛。冬十一月。召景通還金陵，景遷乃江都輔政徐加同平章事。

乙未唐潞王清泰二年。蜀主昶之元，吳改天祚，閩改永和。

劉廷朗薛文遇寵自鳳翔之初也，延朗故腹心，文遇以隴州判官，獨先效款，猶信任，輔相虛位而已。敬塘還鎮，而潛布反謀，唐主常與更直學士李專美李崧呂琦薛文遇之屬夜分密語，敬塘二子，輒得之太后左右，河東之爲計遂更詭秘。殘賊卑辱，苟遂所欲爲，而不之顧已。契丹屢寇幽並，多屯水旱，民饑疲轉輸，故與盧龍求益兵糧，更督趣

嚴急，明天子之不恤民，而流亡之也。夏六月，敬塘將大軍屯忻州，遣撫諭，賜夏衣，知遠則斬，唱呼萬歲者三十六人，惡人心之猶知有唐也。其忍於殘民，有如此者，唐主聞而疑之。秋七月，遣張敬達屯代州，閩惠宗之后陳，自蒸登也，故多外私，而好譖皇城使李倣，交於福王繼鵬，殺諸者而弒閩王。繼鵬復與后陳之殺，以及弟繼韜也，而受其立是亦無以辭篡也。既立，更名昶。荆南存治於禮賢，或張楚奢，而有欣孫光憲抑之曰，少年忘遠圖，而取快亡道也，從諫遷善其事，以抑玩好，而省徭賦，梁震喜嗣王自立之爲無負先王交也，退稱荆臺隱士。吳加知誥大元帥齊王殊禮。閩誅李倣，然陳守元曰，天師集賂。

丙申唐潞王清泰三年。閩主昶通文元，春正月，唐置千春節酒，晉國長公主壽昌，薛歸唐主，薛曰，何遽也，欲與石郎反耶，既探策近臣李崧謀諸呂琦，遂同對曰，敬塘不藉兵契丹，無能爲亂，因其求和親也，結之，禮幣不過十餘萬緡，薛文遇獨不可。楚王希果有聲靖江，裴仁煦譖之曰，敗衆心也，徙知朗州。石敬塘嘗唐以移鎮，欲從其請，崧琦力諫，薛文遇曰，河東必於反，移之得先圖，且既心斷矣，夏五月，移之鄆州，敬達趣行，敬塘集僚示意，段希堯趙瑩勸赴鄆，豈獨得臣道之正者，不可議，以迂疎哉，亡一節度

使，而夷夏之防存，不至以生民數百年腥羶也，而劉知遠爲決反計，桑維翰之言則曰，明宗約契丹爲兄弟，主上食子姦之公，則其介婿也，苟能屈節，契丹必來，當無與公敵矣，乃表養子不應承嗣，當傳位許王，詔責之曰，誰行衛州鄆王之事者，而以欺天下，命敬達部署諸軍以討，而安元信，安重榮，則先歸河東，張令昭以天雄應，范延光討而伐之。秋七月，唐誅石氏子弟，師克魏州，維翰草契丹表，稱臣，加事父禮，且曰，捷，賂地盡盧龍西及鴈門以北，知遠曰，交事已過，金帛足以市，何必土田乎，異日中其忠，勝無及已，自阿保機有寇中國志，不能當邊鎮之守，至德光不忘

觀釁而動也。內鬬而委之險。因得執中國之柄。恣其蹂踐大得所欲已。復書。期赴仲秋。八月。張敬達攻晉陽。風雨阨其用。長圍成。而爲漂。九月。德光將契丹五萬騎自楊五谷至陳虎北口。敬塘使戰明日。使未至。則唐步騎已並大敗矣。敬達走保晉安。知遠勸坑降卒。敬塘出勞。問何以疲卒勝。德光曰。用其銳也。要害不設斷伏。吾士方長驅而氣銳。故乘而用之也。曠日且衰。因舍圍晉安。鈴索吠犬。敬達四顧無所之。唐主言親征。又畏而遷延。次河陽。責嘉謀於宰相盧文紀。而無所效。希旨止駕。命將近臣樞密趙延壽。盧龍節度德鈞子也。朝議使會盧龍兵赴難。德光之

立也。其兄贊華奔唐。唐主至華州。吏部侍郎龍敏。以爲立而逮之西樓。契丹必內顧。解圍之一奇也。善其言。而爲衆持。冬十月。括民馬。籍義軍。得兵不過五千。馬不過二千。於用無濟。而民間大擾矣。德鈞亦有敬塘之心者。請赦晉安。以收天下之兵耳。延壽至。則諸軍皆屬。十一月。契丹冊立晉帝。賂地。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歲仍帛匹二十萬。狗苟一晌之飽。而不恤民力之必不可繼。以搆怨攘爭。延世而後爲契丹擒。非不幸矣。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知遠乃爲侍衛馬軍都指揮。德鈞自圍柏。爲延壽要鎮成德。未獲。即賂契丹求帝。契丹將改圖。維翰急跪虜門。爲晉主泣哀。自旦至暮。辭則奉竭中國之財。於是誓之帳前。石爛。龍敏請以千騎入晉安。逞其外勢。唐主曰。惜也。晚矣。高行周。符彥卿。數引晉安騎出。不能突圍。君在近。而援不至者。惟德鈞攬天下之兵。阻之以求利也。以光遠勸敬達渝節。不從。則斬之降契丹。敬塘留兄子重貴守。與契丹俱攻圍柏。德鈞父子遁。而諸將以大憤。唐主聞而大蹙。謂李崧曰。適見薛文遇。欲抽刀。崧因勸南還河陽。德鈞迎謁契丹於潞。鎖之歸國。述津太后責之曰。聞爾欲爲天子。吾嘗戒吾兒。行渝關。當謹趨大王兵。使擊退吾兒。爲主立功。而徐圖天子。誰禦。蓋王都之難。契丹

再殲。餘威存焉。使行逆律策。即不爲社稷臣。既誅敬塘。以正取之。免天下於左袵。猶賢乎效尤不獲。深其禍而身作裔夷之虜也。敬塘發潞州。唐主以河陽難守。斷河橋。還洛陽。敬塘至。節度萇從簡迎降。而具之舟。唐主將復出。則將士皆飛狀迎晉矣。乃帥后宮。以傳國璽登樓。自焚。唐開養子之門。敬塘遂竊附於贅婿。人論之汨亂。乃至此。不重治敬塘之罪。斷養僕隸。皆可攀主之榮。而承基業矣。唐四主十三年。而中三易姓。敬塘入洛陽。馮道爲晉同平章事。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盧文進聞唐亡。棄安遠而奔吳。高麗王建用。時擊破新羅百濟。東夷皆附之。有二京。六

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晉 高祖 出帝

丁酉晉高祖天福二年。吳天祚二。蜀主昶三。閩主昶二。春正月朔日食。姚伯子曰。是天大厭晉也。古忌三朝而晉食五朝。初代唐之實元年也。吳改金陵曰江寧府。二月。契丹過雲州。判官吳巒因節度出迎而城守。巒晉屬禮義之鄉。相率而爲戎狄臣乎。契丹攻之。不克。晉爲徙巒於武寧。天雄節度范延光降晉而不安。斬成德晉後秘瓊而聚卒繕兵。夏四月。議遷汴。桑維翰贊之曰。近魏也。五月。吳徐誥遣結契丹伐晉。泛海報使。六月。押牙孫銳刺史馮暉。因延光病挾以出師渡河。焚草市。白奉進楊光遠杜重威討之。屯白馬。魏師抵黎陽。郭威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晉曰。惟能用我。張從賓合於延光。殺河陽節度入洛。殺晉守東扼汜水。秋七月。攻汜水。聞晉主將走避諸晉陽。義成節度符彥卿。以捕盜殺白奉進。指揮盧順曰。是通於魏城矣。與馬萬共執之。送大梁。人情大駭。以三鎮繼起也。石晉踵前人之篡弒。而加之稱子稱臣。卑伏聽命於穹廬。行不震而民不威。是以名有天下。而身患無處所。問計於知遠。對曰。撫臣以恩。戰士以威。安京邑。而亂不起於四方矣。於是禁科之嚴。盜紙錢而必誅。姚伯子曰。是又習於殺者。而欲暴治也。魏師至六明。楊光遠引敗諸半渡。而張延賓斬於杜重威。延光曰。事不濟。族孫銳而歸罪爾。安州指揮王暉之殺節度也。曰。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奔吳。吳濮斬衛而出。乃爲徐誥殺。吳司徒王令謀疾且革。猶及成齊篡。勸吳王禪位而卒。冬十月。齊王誥即帝位於金陵。而改唐號。以爲系接全唐。然遺亂離。有未可知者矣。讓皇奉故吳主宋齊丘爲司徒。則請遷之及斥遠吳太子。而唐主弗聽者。則其能以厚道始終篡事也。齊丘於是時也。多彷徨。蓋姦人事極。而迹露矣。契丹改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而參用華人。

戊戌晉高祖天福三年。唐烈祖昇元二。蜀改廣政。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唐讓皇請遷於潤州。或獻毒酒。烈祖弗受。秋七月。晉更作實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晉之表事其君父也。忘恥。歲幣外。吉凶慶弔。賀賻相及。賂則自太后及於大臣。更其責讓。以發朝野之憤。而獨頑然其後。乃矜榮於書稱兒皇帝云。契丹使如唐。齊丘謀間晉。厚賂而刺諸淮北。九月。晉不能下廣晉。乃誓延光。而後從徙於天平。遂賜鐵券。交州反漢。敗其軍。河決鄆州。楊光遠領天雄。而遂弗順。桑維翰謀分其軍。遂賂契丹。而潛養千人。晉爲建鄴都。置彰德永勝軍。又爲契丹徙澶州。

吳讓皇卒。唐追謚曰。睿皇帝。吳自徐氏執政。雖建國稱王稱帝者。數十年。未嘗自專也。然寡過而善始終。猶善北國之日殺僇云。

己亥晉高祖天福四年。唐主更名鼎。始復姓。立高祖太宗之廟。其却尊號。外戚不輔政。宦官不預事。皆子孫守之三月。劉知遠以聰與杜重威同平章。而將落權。趙瑩曰。非知遠無以成大業。使諭旨。而知遠受命。夏四月。晉廢樞密。而專任宰相。唐遷故吳王之族於泰州。秋七月朔。日食。安重榮在成德。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易。當時之易代也。詩。惟徙義武皇甫遇鎮昭義。防其連結

處直之子威。在契丹。德光請復僻以序遷。則嫚曰。節度爲天子。汝循序耶。卒以王庭胤鎮易定。姚伯子曰。敬塘外忍夷恥。內叢藩儁。室家翦焉。幾盡博數載不寧之胡兒。使以事契丹者。共順潞王。必容矣。天子介婿爲元勳。總大藩。休光之垂。何如含羞作胡兒也。閩康宗淫神而酣虐。聽用於吏部空名堂牒。巫林興。傳寶皇命殺人。叔父延武延望。家盡於興之怨。醉羣臣而誅酒失。以斬從弟繼隆。叔父曦陽狂避禍。而不免幽。秋七月。閩災。使控鶴連重遇除焚餘。曰。爾之尤及拱宸朱文進。皆其所素侮者也。乃以二部迎立曦。而弒之。河決博州。潞王之焚也。王淑妃匿許王從益於毬場。而脩免。既從李后於宮中。八月。爲邠國公奉唐祀。

庚子晉高祖天福五年。閩主曦永隆二。春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閩主尋怨於厥宗。弟延政爲建州刺史。諫也成尤而遣監。葉翹謂延政反。而奔南鎮。建兵就攻。而閩命討矣。潛師逵。吳行真。其師四萬。使如吳越請救。未至。延政擊敗閩師。取永平。順昌。而吳寧國節度仰仁詮。亦以四萬往。延政犒請班師。不從。復合曦而敗之。唐主爲成和。則如二閩。晉唐戰。以安遠李全金不受伐而南奔也。既斬全金。則還所獲以戢兵。秋。晉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

中書舍人。

辛丑晉高祖天福六年。春正月。成德軍降吐谷渾千餘帳。契丹以爲護。王延政欲自建節度。閩以爲富沙王。亦曰鎮武軍。安重榮以吐谷渾之護。罵使不足。潛遣刺焉。契丹讓晉。夏六月。重榮執虜使而請伐之。表數千言。大抵摭憤於父夷竭中國以事無厭之虜也。而書徧稱。晉主實畏其挑釁。而難拒辭。桑維翰初主臣虜者。密辭與重榮辯者。堅晉主之忍辱而已。秋七月。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至晉陽。忘牧馬之怨。召慰笞已僧。以悅其民。吳越府署火。王悸而疾狂。或謂唐主乘弊。曰。吾不利災。使唁且賙。有不量

力言復中原者曰兵之爲民殘各得所安而已漢約分楚而不應也。閩主曦齊德康宗而更好誅其宗舊冨少以兵與之勝負。晉主如鄴都諭安重榮吾以天下臣契丹而欲一鎮抗乎重榮愈以甚驕謂晉主之無能爲也聞安從進有異志而通謀襄陽。吳越文穆王卒子脫生即弘佐猶少都監使章德安能以遺命請養子弘俶之亂而立之弘佐勤政禮士而不姦蔽問倉吏蓄積十年曰軍食足可以寬民矣命其境內三年復。河決滑州。冬十月郭威爲劉知遠策招納吐谷渾處之嵐石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韃奚苾從之河東勢成則重榮以沮。十一月安重

進攻鄧州不克退屯於張從思而還。唐差肥齊而定田稅準之以調兵與役政務勤儉自江都還不復宴樂。杜重威擊安重榮遇於宗城耳戰不動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皆在中軍公請分銳擊其左右我以契丹中衝之可破也遂大敗鎮兵。

壬寅晉高祖天福七年春正月晉克鎮州函安重榮首以獻契丹。漢主更名龔而疾爲弘度弘熙驕恣而謀立少蕭益曰立嫡以長故高祖殂而弘度嗣然龔之爲政亦窮奢而極慘矣任宦官取其不爲子孫計夫不爲子孫計者其惡復有所顧哉弘度更名玢以弟弘熙輔政。宋齊丘

絕朝設夏五月唐主强起而宴之以酬曰中興誰之功而忘諸唐主曰遊客而取三公亦足矣曰斯時而偏裨也明日釋之曰少相親老無相怨也使鎮洪州。六月晉高祖殂不堪契丹吐谷渾之讒而成疾也一委制於人百媚事而終以身殉故君子謹立身不於人輕有求也嘗托幼子重睿於馮道借立長君名背末命而與都虞候景延廣奉齊王重貴劉知遠徵輔政出帝立而寢矣。秋七月閩富沙攻汀敗福州兵。群盜起循州博羅縣吏張遇賢假神降而得其奉以掠海隅漢兵討焉而敗。馮道歷諸朝而不輟寵者惟主依違以人國誤也景延廣才不禦亂而空

憤出帝孫書遍在即位之後以來讒則不遜語抵趙延壽時爲契丹盧龍節度不忘代晉搆鬬其間。

癸卯晉出帝乃仍天福八年春二月晉主聞契丹欲南如東京問遣猶無虛月。唐東宮多宵人齊丘結之以亂政給事常夢錫司門蕭儼發其姦烈祖有寤而未之去者餌丹成疽而亟且發背也謂齊王璟曰吾欲益壽乃更傷生既如中書侍郎孫晟欲稱遺詔命宋后以太后臨朝翰林李貽業以爲亡國之言宋后固辭不可乃止。閩富沙王稱殷帝善政無聞爲楊思恭任尚書平章者惟聚斂以急

唐元宗改元保大韓熙載時諫其不能踰年也東宮時

所謂宵人者。陳覺馮延巳。延嚭魏岑。查文徽曰五鬼亦時傳。故見委用。唐主謙恭友愛。而李建勳謂人獨難其無正人以保先業。漢殤帝不務治。而好手搏。弘熙習力士而搏弑之以自立也。更名晟。而弟弘昌爲太尉。夏四月朔日食。唐烈祖嘗才景達之開爽。齊丘即欲居之功。亟譖而烈祖止於義。嫁种夫人亦以其佑幼子景遂也。元宗不以替其友愛。從景遂爲齊王。居之東宮。而景達爲燕王曰兄弟相及也。出帝用延廣謀。虐契丹之販晉者。因回圖使喬榮。而歸使語曰。今上中國所自立。非若先帝立於北朝者也。若以稱孫不足。而來戰。十萬橫磨劍。亦足相待

矣。榮故延壽牙將。急得二國之關矣。請籍延壽遂書而授之。榮歸契丹。紮晉使劉知遠知必致寇而不言。增置十餘軍。以自備也。有間晉而代之心矣。張遇賢用神言襲唐虔州。洪州監軍邊鎬討斬之。晉并旱水蝗。竹木葉盡。十二月。楊光遠使語契丹。以乘饑趙延壽勸寇。德光集兵五萬而授之曰。得立汝爲帝。晉城南樂德清軍。徵近道兵。甲辰晉出帝始改元開運。唐保大。殷天德。漢乾祐。皆二年。春正月。晉貝州軍校邵珂使召虞曰。粟多兵弱。易取也。趙延壽延照以師至。吳戀使珂與守。則開南門以引寇。晉乃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而不廢和。唐馮延巳輩請敕齊王

參決庶政。非召見群臣得白事者。惟魏岑查文徽。緣傳位之言也。故唐主從之。都虞候賈崇叩閤而啼曰。新嗣位。而頓示隔絕耶。且所任者何人也。乃收前敕。晉主次澶淵。德光屯元城。兵相拒黎陽矣。晉書不得通。復遣譯求修舊好。德光拒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周儒以博州降契丹。通情楊光遠。將引之自馬家口濟。竇儀自天平遣奏。因申言虜與光遠合。河南危。二月。虜果自之。攻鄆北津。李守貞以萬人薄之。契丹兵圍高行周戚城。都營使延光之令諸軍守分地。出帝乃自救戚。解其圍。而李守貞要虜於渡。死水亦復萬數。光遠援乃絕。圍棣州。大敗走還。定遠李彝

殷侵契丹。以救晉。德光再敗。乃泄忿於晉民。得之則爲僇。晉詔劉知遠擊契丹。屯樂平不進。契丹僞退爲誘。而伏精騎。晉將追之。阻霖。延壽謂德光。晉畏我矣。及攻澶州。則天下可定。三月。德光以十萬陳城北。高行周先戰。而後晉主陳德光望見其盛曰。光遠何以言半餒死也。左右略。側萬弩齊發。應之死者相當也。契丹以昏遁。延廣不追。故所過焚掠。民物殆盡。閩朱文進亂心不厭。景宗立而果誅殺。故不忘猜。李后子長而姬。景宗美尚賢妃。誅賞徇焉。故李遠之行弑。欲早使子帝。而已以預政也。故當以李主弑。文進遂盡殺王氏而篡。左右之者。連重遇也。以重

過總軍。主計之不克。夏四月晉主還大梁。桑維翰以不救戚出延廣於西京。既籍鄉兵七戶資一卒。曰武定軍。更分括民財於荒餘掠餘也。使者挾命以成逼有司緣法以縱貪。晉人同謂馮道無裨多難。出之匡國。桑維翰乃以中書令兼樞密。河決晉滑州塞之。晉主姪知遠之有異圖也。秋八月以爲行營都統。而不令與計議。知遠色憂。郭威曰。河東固霸王資也。五季之嬗代。皆肇基河東。以南征。猶六朝之自荆襄也。似乎地勢使然。然偏授其所忌者。何也。朱文進稱藩於晉。則命閩國王。九月朔。日食泉州牙將留從効。謂衆曰。吾屬事賊。而不虞金沙克福之爲愧乎。冬十一月。誅所署刺史傅其首於建。李守真圍青州至十二月。耳經時矣。光遠子全勳。謀全其族。斬教反者。劫其父以納官庫。朱文進遣攻泉州。兵破於留仁。効殷乃遣吳義成帥戰艦千艘以攻福州。初滅循。查文徽皆休寧人。循賈福建。習其山川。既爲翰林學士。建取建旅。文徽主其議。唐主使邊鎬將從之。伐殷。次建陽。閏月。閩南廊永吉林仁翰誅朱文進。以迎成義傳首建州。契丹復南。延壽兵先至邢。晉主疾不能出。命張從恩等屯邢。屯鄴。及德光至元氏。則邢屯退次相。北阻安陽水而陳。乙巳晉出帝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殺掠入鄴境。皇甫遇

慕容彥超引數千騎前覘。遇數萬騎於鄴都。戰而且却。至於榆林。二將曰。走則死無遺矣。布陣而戰。自午至未。契丹繼出新兵。二將曰。雖死。勢不可以走也。日暮。大軍不見覘兵還。而前迎。虜終日鬬。不能勝。晉數千。故驚傳其悉至。德光北遁。而延壽諸軍未徙也。從恩等以糧盡。留守安陽。而引軍就黎陽倉。知相事符彥倫。象橋不能宰。即夜召守者。入乘城爲備。虜晨陳水北數萬矣。聞黎陽兵且至。而遁。殷既誅文進。乃還號閩。以建有唐難。故遣從子繼昌福州。晉主疾小愈。徵兵諸道。期親徵。二月。至澶州。劉知遠曰。敵國不足自守。而挑彊胡。契丹攻陷祁州。刺史沈斌自殺。唐益文徽兵次於赤嶺。閩楊思恭兵敗而嬰城。李仁達陳繼珂。皆叛建奔福者。不安在二都之合。三月。使指揮黃仁諷殺繼昌。而立僧卓巖福。自是非王氏有矣。契丹以晉攻降秦州。還師。進退更迭。至白團。晉埋鹿角爲行寨。揭井不得。而東北風大起。德光自奚車中。命鐵鷂下拔。而入。短兵從火而奮擊。晉軍呼杜威。都招討。使士卒坐死虜乎。威辭風。蓋實畏胡也。李守貞曰。風沙之內。衆寡以藏。力鬬者勝。是天助我也。呼軍擊賊。符彥卿開西門出。諸將繼至。稍却。則橫衝而大敗之。守貞會拔鹿角出。逐其逐北二十餘里。德光急走。棄馬而乘橐駝。諸將欲窮追。而杜威

恥功非已出。命退。契丹集散兵而歸。夏四月。晉主亦還大梁。恒冀之間。屬城莽骨。怨杜威之閉門。而不足恤也。是以急請易鎮。五月。不待報而入朝。桑維翰請廢威。不獲。辭位。且以中書之權。漸分於樞密。馮玉宣敏李彥韜也。閻李仁達殺卓嚴明。稱藩於唐。賜名弘義。六月。杜威徙天雄。晉猶用維翰言。遣使臣虜謝過。則更要割鎮定。徵二相朝質。而後止。秋七月。唐兵拔鐔州。閩主稱臣吳越以求救。八月朔。日食。晉主以陽城之捷。無虞而重驕。器玩宮室增脩。淫賞厚伶優。而官放於賂。數共政。亦足以亡國已。唐挾建州。閩主延政出降。取地及汀泉漳。王氏世

增淫虐。故伐木開道。爲唐迎者。苦之也。既以大掠。失人望。冬十月。延政至金陵。唐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

丙午。晉出帝開運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靈州黨項拓拔彥超作亂。契丹寇定州。延壽詐言南歸。李崧馮玉信之。杜威以書爲招。佯期。唐主拒言取福者。蓋安之爲外臣。全閩已爲唐有矣。陳覺以遣諭人朝。請使往。命不獲將。秋七月。河決楊劉。入莘。自朝城北流。八月。劉知遠誘殺白承福。曰。太原在吾爲心腹疾。慕容彥超。知遠異父弟也。李彥韜馮玉欲以小過殺之。李崧曰。恐人不自安。流房州。陳覺恥還。矯將馮延巳。發汀建撫信兵。克福

外城。晉朝方節度馮暉討党項。旱海遇扼。藥元福曰。今其精兵。西山而陳者耳。我請先犯。黃旗舉。則大軍繼之。以大敗彥超。暉入靈州。晉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契丹又以瀛州爲餌。謂樂壽監軍王巒。德光已歸牙帳。輕兵襲之。不能救也。杜威王巒奏乘會取瀛莫。李守貞已納威賂。入朝任征。李崧馮玉謀大發兵。議將二人者。趙瑩私於崧。王曰。威似不可將也。國戚而將相。乃有嫌心。欲何冀乎。唐主怒專命。而兵已行。乃命留從効以州兵往。吳越議救。蓋居人肘中。不可國也。諸將不欲者。王讓之。乃遣統軍張筠。杜威北行。公主屢請益兵。麾下盡有禁軍。而宿衛

空虛矣。十一月。至瀛城。遇支將敗。而即還。吳越兵潛入福州城。唐王建封助攻。而將不相下。契丹大舉入恒。威即圍窯。張彥澤來自恒。言可破狀。而後北懇。與虜相持。晉與使威素無異志。重戰怯退者。必不安處危亡之中。廢勝算而玩彊寇也。磁州刺史李穀曰。以三股木。積薪布土。度軍夜斫虜營。城中舉火應之。虜必遁。僉謂勝。蓋威獨不可。還延。歸路顧爲虜斷。運委走。而樵者獲。晉之聲問不通矣。是時桑維翰急求言事。而不得見。胡氏曰。指雖未究。考之前謨。有外稱臣割地哉。退語人曰。晉不血食矣。姚伯子曰。誰爲罪首乎。晉主謀親征。不可。遣戍河陽。澶州。則兵盡

於威之亟益急爲備力薄矣。指揮王清爲威獻入恒莫。不從知有異志矣不欲征作降虜也與其徒死鬬。威約降契丹死之日延壽望不足於帝。汝降中國屬之矣。遂與守貞詐諸將以降德光戲衣之指威即引之下恒下易遂將降兵從德光爲南征張彥澤降即絕故主思以二千騎前行取大梁疾驅夜渡白馬津斬封丘門而入出帝携劍驅後宮謀赴火爲親軍薛超所持不克范質草降表孫男新婦脫黃服素而拜彥澤傳德光命有不勝辱者矣殺桑維翰德光別遣獲景延廣問十萬橫磨劍何罪彥澤大掠以都城空不恤於閭門使高勳而戕其家負功高而苟得

志遂橫溢不復知顧矣。德光渡河出帝時置開封府有司議含璧契丹曰吾以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命晉官復位用漢儀。

漢 高祖 隱帝

丁未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高勳訴其家冤而張彥澤誅。封晉主負義侯徙之黃龍府。石氏父子相繼十年耳。終始狄屠。卒身遷焉。所謂樹非其地者必蹶。契丹引兵入宮。好謂晉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然飾說耳。將盡阬降卒。或曰北軍不能戍吳蜀。滅晉爲人取天下。始分遣還營。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則騎畧四繼鄆滑曹濮人畜殆盡又分使遠括名給頒賜輦以歸國民始知夷狄終不可與處而思逐之。劉知遠北平王矣步騎至五萬分守四境。契丹入汴然後遣王峻表臣。始賜兒知遠木杨。既則詔以南北不事何侯矣。郭威患虜恨深。峻曰貪殘非久有中國者。或勸延取知遠曰貨盈必遁。侯之時也萬全。荆南使貢契丹亦如河東勸進。以朝貢希賜予。當時稱無賴。唐立景遂爲太弟。徙景達齊。而子弘貴乃燕王。元宗自於其弟厚也。馮延巳佯醉撫景達而居思。景達白請斬之。諭解乃止。張易曰。力未能去而見跡禍也。景達乃多辭疾。時密樣刺史。及淮北賊帥。皆唐請命。史館修撰

韓熙載曰。恢祖業在是。若侯德光北歸則中原有主矣。愈悔福帥遣賀契丹請諸長安修陵而不獲。二月延壽封趙王矣。不得代晉。則乞爲德光太子。不許。命之中都留守。中都者恒州也。劉知遠聞出帝北遷。稱帝於晉陽。猶援晉名。以鎮天下。復稱天福十二年。養子贅婿既繼統。夫人以爲可承矣。迎出帝至於壽陽。聞已過而還。出帝既發道即絕食。過杜重威寨而敗之。既出。困辱不獲死。曰薛超誤我。晉主知遠議賦民賞士。李后曰。澤未及民而先奪之資。乎悉官中以爲發人無怨言也。知遠從而中外悅。相陝晉潞。殺契丹使者。表請晉陽而羣盜攻取宋亳密德光

乃漢中國之難制。三月。吳越余安道海以救福州布簀登岸。唐拒之。射馮延魯曰。延而殲之也。既登擊延魯。則城守者出而合勢。唐兵走。安入取福州。契丹不能暑。盡府實以行。而留蕭翰守。晉主知遠以弟崇爲太原尹。郭威樞密副使。石晉時。府州刺史折從阮。保險不從割。入朝。爲置永安軍。契丹耿崇美。北爭潞州。武行德遂以河陽款晉。史弘肇救潞。崇美以再敗。退保豫州。德光見天下同叛。悔其三失。唐治矯敗之罪。而法未盡仲也。齊丘以貶。韓熙載惡其有正議也。德光爲帝。把於殺胡林。國人議奉其兄子兀欲矣。延壽即日趨入恒州。矯命知南朝軍事。

五月。兀欲立而執。晉主知遠議進取。郭威曰。道峽晉而甸。而入洛汴。天下定矣。留守以太原尹。楚文昭王愛母弟希廣。使判內外諸軍事。卒。張少敵。袁友恭。欲立希萼之長。而不勝。劉彥瑫。李弘皐。之持希廣也。拓跋恒曰。不讓。必起爭端。初史弘肇攻澤州。虜將固守。晉主欲召還。惟弘肇信其勢在破竹也。澤州既克。契丹之在河南者皆遁矣。是以晉主出晉絳。而得安行。蕭翰走而嫁禍。以李從益稱帝大梁。而淑妃急使降號表迎。不免晉誅矣。吳越忠獻王卒。弟弘宗立。晉主入洛入梁。諸鎮多降。始改漢號。乃立高祖世祖廟。及其四親。於是別越以南漢。兀欲慕慕華風而用晉人。然諸酋之叛。以其色荒。不暇南侵。漢之所以有成。而周宋際之。易爲治也。秋七月。杜重威爲漢歸德節度。又挾契丹而拒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恒州降漢。楚希崇爲攜。以立少激希萼使奔喪。劉彥瑫請殺之。希廣不忍。還之。明。希崇爲之內訌。趙匡贊以晉引降蜀。延壽子也。漢主好殺降。故歸德久不下。行周欲待其敝。用不協於彥超。漢主至鄴爲和解。彥超攻城。殺萬人而不克。然後知計短也。冬十一月。鄴都降。獨赦重威爲太傅。十二月。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劉侵漢。侯益以鳳翔降。吳趙祝軍。明進思不臣。王欲逐之。謀於何承訓。承訓

反告之。進思帥甲以朝。王懼。入義和院。進思遂鎖其門。而迎弘俶。約言相全。而後承事。

戊申。漢高祖之二年。始改乾祐。春正月。漢欲西略。遣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聲言討黨項之阻爲。惕貢者。未行。而晉昌請入朝。鳳翔亦請赴聖壽。猶命二將以便宜。漢主更名高。馮道爲太師。吳越故王逐於錦衣。弘俶謂守者薛溫曰。若有非常處分。非吾意也。必以死拒。匡贊離長安。而景崇至。遂發其兵拒分。欲文其平兵面。趙思綰先之以風。蜀兵引歸。侯益合而敗之。漢高祖疾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角逐羣詐。羣力以盜國。期月耳。而

未怖也。況民惡其殺，而無歸志與。姐之日，固亂之兆也。二月，子承祐嗣，年十八，未習於事，而氣方剛。吳越王斬何承訓，因其反覆也，胡進思欲害廢王，不獲命，即圍節溫，不可。遣盜爲獲，乃以憂死。王景雲爲鳳翔使，候益入朝爲開封尹，言景崇之驕橫也。三月，徵鳳翔兵，趙思綰行而懼，景崇有異矣，激之據長安，倚其聲，諷百姓表留。漢以王守恩鎮永興，趙暉鎮鳳翔，移景崇邠州留後。定州契丹遁，狼山指揮孫方簡入據之，奏弟行友行恭爲易泰刺史，寇至同進，用復晉末所侵。逢吉好賂而專，楊邠謂其多置官吏爲虛糜也。李濤媚之以專內事，矯請二樞密出鎮，邠

威訴之，濤罷，而朝則除。獲國節度李守貞弱漢，趙思綰獻之，御吏遂稱秦王以反，拒童關，匡國張彥威獨先請備，以同州全。夏四月，楊邠同平章事，乃艱除拜，明言文章禮樂無用，務在府實兵强而已。五月，河決鄄池。六月，朔，日食。景崇以邠鳳翔降蜀，且通守貞。崇威嘗爭權，高祖河東時，威既樞密，柄朝政，崇憂之，納判官鄭珙策，八月，表募兵備契丹。漢討判者，久無功，謀用重臣，以郭威爲西南招慰安撫使，宋祖趙匡胤以是時應募居帳下，涿人也。郭威議所先，鎮國軍彥珂曰：守貞近，爲三叛主，亡則兩鎮自破矣，乃攻河中。矯漢嚴而寬用，賞功祝傷，溫以受人，而不責小過，所將嘗從守貞者，皆感威新恩，踴躍詣譟城下，謂城險，攻之多殺士卒，長圍守之，分兵縻二鎮。冬十月，趙暉取鳳翔，西關王景崇退保大城，暉設蜀旗，自南山，景崇謂救至，遣迎，以鐵，乃不敢出。蜀安思謙救至渭水，而還。荆南高從誨卒，子保融嗣。李崧馮道，嘗扈德光入眞定，故蘇逢吉從高祖入汴，居崧第也，發其藏，崧第嗔，醉有怨言，史弘肇於漢法也，以殘忍行其嚴，邏卒所得，則以盜誅，而不顧其冤也，嗔告僕欺匿，逢吉僕佈之告變，崧家以反僇矣。弘肇爲將，以嚴取勝，而以軍容施之國也，威之寬仁，藉之益顯。唐李金全救河中，次沂州而還，曰：道遠，非所及也。南海擊取楚賀昭州。安思謙再救鳳翔，散敗漢兵，威命白文珂劉詞，備城西，而赴救。己酉，漢隱帝仍乾祐二年，春正月，威聞蜀遁還，文珂出迎，而城西柵爲襲者，邏卒醉，盜村墅之酤可賣，皆守眞所設誘也，威爲飲禁。二月，漢以靖州隸定難軍，李彝殷愈倣，助叛而邀賂。夏四月，李守眞食盡，出攻長圍，而大敗，王繼勳以衆降，威乃攻其離散。六月朔，日食。趙思綰用驍衛李肅言，降爲華州留後，既受詔，三改行期，秋七月，郭從義誘而殺之。郭威克河中，守眞伏誅。唐之用者，魏岑、鍾謨、李德明，時又謂辨慧得幸也，用斬諫者，戶部員外

范仲敏都虞侯王建封故柔仁之爲仁賊也仁主之於君子小人也乃勇乃智　馬希萼引兵趨長沙楚王欲以國讓不可於劉彥瑫王贇敗希萼將及之復使之逸希萼妻苑以兄弟相攻爲不義也蓋赴井以死諫　九月郭威還賞功推及將相大臣藩鎮畢徧身兼侍中而已漢廷以爲信讒不之疑也　冬十月吳越募懇田　契丹寇河北

十二月王景崇自殺趙暉入鳳翔　留從効盡遣唐戍而專制泉因命之清源節度

庚戌漢隱帝乾祐三年春正月遣使收瘞河中遺骸一僧之聚餘二十萬反覆爲殘賊者眞不仁哉　吳越之守福

者誘擒查文徽唐之有閩而矢之也惟其臣之貪　三月漢主以嘉慶節移易藩鎮　議以郭威備契丹鎮鄴史弘肇請威仍領樞密蘇逢吉曰故事無之弘肇曰使號令行也漢詔河北甲兵錢穀皆稟應威逢吉謂以外制內爲逆矣於是將相判若水火醜辭相詆書之爲穢史矣要逢吉對弘肇爲近正　郭榮於是爲貴州刺史紫姓也威娶守禮妹故未有子而子柴　五月威辭赴鄴請任大臣近忠良遠讒邪而后命是聽至鎮則戒謹守盪塲寇至堅壁清野而已　六月河決鄭州　秋七月楚希萼攻潭州稱藩而乞唐師冬十月溫彥瑫以萬人趨朗軍艦過朗人竹木隨之火戰回風自焚也還走江路窒矣衆將以流言誅希萼王又不可　十一月朔日食　楚使謂朗州曰公忘讐事唐未聞哀譚求救曹操而偕亡耶不義之人終弗順趨悉師　威弟弘肇王章筏漢主而負強蓋習於陵忘其且爲猜矣　臣納賂行私主有動而必禁以是積不平所嬖若太后弟李業閹晉卿弄文進趙匡贊郭允明而每難一官弘肇奪袍帶於伶人曰守邊苦戰之所不獲在朝隱帝言而截之曰禁聲臣等在無君之狀不可遏矣劉銖亦怨執政以不得除官共言大臣爲亂逢吉因言弘肇賓客惜也漢主欲大行誅僇太后持不可則拂衣而出殺弟弘肇

章於朝劉銖誅郭威王峻家嬰孺無遺也遣孟業齎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則命郭崇威曹威即誅威也魏仁浦首以反進威品量固異邠弘肇嘗收馮道老於販國之言大收人心而威故寬厚以遇劉氏之刻薄領樞密握彊兵於鄴都河北受損天下大勢已坐收矣獨其深於持後難發自朝猶從容爲應於全忠從珂之暴厲爲徼異焉　三威既同反趙修己曰天所啓也命養子榮守鄴而攻大梁　隱帝之行誅也召慕容彥超於兗州悉軍事委之侯益曰鄴兵皆自京戍閉城客以毋妻爲招可下也彥超謂益老而懦故決戰然命

將竟用益也。未行。而郭威先至澶州。洪義納之。至滑。宋延渥迎降。威即其州賞以勞將士。衆樂從矣。王峻則以威命徇。克京城。十日掠。蓋斬刈之事習行。威亦恣其爲重虐也已。 威至河上。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引輕騎與威將李榮遇。而退。麾下死者。百騎則漢軍皆奪氣。北降。侯益潛謁威。寧負我哉。臣不知節。軍不知義。三公不免郵卒自居。況其下乎。彥超奔還兗州。漢主戕於威兵。時勞軍在外。劉銖拒門以射。是以不得入而弒也。蘇逢吉輩皆自殺矣。威入大梁。明日禁掠。及晡乃定。馮道率百官謁威於隱帝之喪。無貶禮。威以變難猝定。故綏撫圖帥。百官起居太后。請

嗣君。武寧節度贊。崇子也。高祖嘗子之。使馮道迎焉。漢太后臨朝。王峻爲樞密。王殷侍衛。凡威所以先樹人也。自河中時。謂范質宰相。使專草詔。誅劉銖而赦其家。謂報復無極。契丹寇內丘。陷饒陽。威以自將出者。內外之布謀已定也。 劉彥瑫。許可瓊。韓禮。希崇。楚將之拒朗者。朗兵及楚城下。變酋彭帥暠曰。假臣步卒三千。出獄麓後。許可瓊以戰艦渡江。夾擊。策非不善也。所謂許可瓊者。則已受朗賂。潛會希蕚而爲之內應。則暠又以語王。而不之然。退大仁而不斷者。之亾國也。朗人望韓禮旌紛。潛擊之。則大潰矣。劉彥瑫。坐觀指揮吳宏。門使楊滌之致死。而不之救。可瓊以師降。則希崇帥勸進三姦同販其主。而希廣爲貪。希蕚遂忍心弒之。 威留滑數日。以觀貳之發也。使至。不拜。君自居矣。至澶州。則擁黃而返。姚伯子曰。後世多爲陳橋置解者。孰知術一受之周祖乎。人心再變。機以漸契丹寇而周受命。則宋人可爲之矣。 威牋太后。請母事。而奉漢宗廟。遂進至梁皇門。以待事之至也。郭崇威將兵拒贊。及之宋州。威且召馮道。贊就問計。道默然。賈貞請殺道。崇威殺貞。及董裔。贊腹心。勸奪崇威兵北歸者也。威旋以太后詔。廢斌濟陰公。而監國。 南漢置女待中。男服決事。宦官獨寵。宗勳誅僇殆盡。

周 太祖 世宗

辛亥。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監國稱周帝。授號。爲系周也。而漢后李。遷居西宮。曰昭聖太后。 承漢酷餘。初詔少有蕩滌。則天下頌其寬仁。 劉崇欲起河東兵。聞立贊而止。少尹子穰曰。不如疾引據孟津。郭公終欲自取者也。崇以離間殺之。及聞湘陰廢。表請歸晉陽。不得矣。乃稱帝時晉陽之屬。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耳。立百官。謂曰。今日之事。不忍墜高祖之命耳。殺禮。薄奉。約爲國。而圖彊立。是日湘陰公弒天。不用忠臣言。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 徐故將鞏廷美。舉州兵奉董妃。以俟河東。

蔡容彥超貢使至晉主手書釋恨。北漢伐周不克。二月周以子榮爲鎮寧節度。周罷貢獻珍食毀漢宮寶器。曰其所以亡也。楚王面首之寵奴上諸將遣劉光輔如唐貢密謂唐主曰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以邊鎬屯袁州朗兵在楚者怨興於宮役指揮王逵周行逢率之逃歸覆楚師而立馬光惠曰武平節度使。周克徐州廷美死之。吳越奉其故主弘倧居東府。契丹周遍使而北漢使乞師要之以周縉金稱姪請冊。夏州附於北漢。周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朗州復逐馬光惠曰嗜酒而迎辰州刺史劉言。契丹兀欲冊立北漢更其名旻諸酋不

可於南伐而弒之迹律立旻更稱侄出其師。楚役卒爲朗偷而不撫徐威因以廢希萼而立希崇希萼至衡山縣人即立之朗州聲言討罪希崇攘國二兄非才而心叢內外之多畏遂前邊鎬之師冬十月爲唐降矣時湖南饑鎬悅民以馬氏之貪。契丹助北漢五萬騎旻亦自將攻晉州。唐劉仁贍取岳州。楚人安邊鎬共請爲武安節度乃悉遷馬氏之族於金陵數年間唐滅而不能有者閩楚則非隣能滅之也審矣皆兄弟交殘以授之敝而唐政失於君臣無以撫焉。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南漢畧有楚嶺南地。十二月周主議自將王峻使謂無虞慕容彥超乎時彥超以徐平益疑結唐及北漢。北漢食盡契丹思歸王峻兵至而遁明日命追崖多墜死者矣自是長言進取土小而瘠內供軍國外奉契丹民不堪繇而多逃也

壬子周高祖廣順二年北漢仍乾祐五。指揮孫朗欲爲亂於湖南不克奔朗王逵間可取乎朗曰夫金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之不別賞罰之不章自存幸也而欲兼人乎公欲取朗請前驅矣。唐應慕容彥超出軍下邳其將燕敬權爲覆周遂圍兗州北漢攻周府州折德扆敗之。二月取岢嵐軍。周歸唐俘使燕權敬謂曰叛臣天下共

疾也而君助之非得計也唐人猶言取中原韓熙載曰郭氏治時李穀已相。北方雖喪亂不廢進士舉是年唐欲設之執政沮者其身未之由。夏四月朔日食。周主至兗州慕容彥超自殺六月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訪孔顏後使爲之令簿。蜀大水壞其太廟。秋九月周禁邊民無掠契丹界。潭人初悅邊鎬以無犯然慈於佛爲不殺耳節度在政事供齋之木非其任矣唐方使之經畧朗州劉言患之王逵曰邊鎬可擒也遂發冬十月孫朗爲先鋒克益陽而進邊鎬遁劉言悉有馬氏嶺北故地王逵入潭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契丹灤莫幽大

水周命賑其流。李穀病篤辭平章令印名以代署。劉言奉表於周。唐湖南之失而後息民曰。終身不用兵可也。冬十二月周塞鄭滑河決

癸丑周高祖廣順三年春正月命湖南三節度。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隸州縣以爲永業。一時人見爲利。唐人戒元宗周主恭儉增修備其南征。王峻忌鎮寧之英烈求入朝而輒沮。峻出行河乃得請。契丹寇周定州楊弘裕擊走之。武安節度王逵殺靖江河敬真。周貶王峻數其罪。尤惡在閒皇子榮也。三月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王逵襲殺劉言則湖南兼於一矣。秋七月唐旱。周不爲淮北過糴築倉乃止舟車之載。八月王逵還潭以高行逢知朗州。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殺鄴都留守王殷尋罷鄴都。唐置科舉科。

甲寅春正月朔周以祀圜丘。改元顯德。士以賞薄流言周主召讓諸將謂無功而妄繞口。僇其尤不逞者怨以息。晉王判內外兵馬事。視疾周主屢戒之曰吾西征見唐陵並發明厚葬之爲死者累也。屬汝紙衣瓦棺甓壙勿修下宮勿置宮人石羊虎人馬或違吾不汝福。以王溥同平章事而殂世宗榮立。二月北漢乘周喪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袞助之萬騎攻潞。敗李筠周主親征王溥勸行三月

使馮道葬高祖嵩陵而遂發前鋒擊邢漢高平周主慮其遁也趣軍亟進。漢爲三軍於巴公原張元徽楊袞陳其東西而周劉詞將後軍。未至恢懼亦分三軍而右將樊愛能何徽也張永德將禁軍周主以自衛介馬臨陣督戰楊袞策馬望周軍謂勁敵戒輕進漢主不聽進擊周右軍走其二將而潰之周主不以敗退引進親軍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多能射請引兵乘高爲左翼我爲右翼擊之遂各將二千兵進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馬全義陷陣馬仁瑀之射連斃數十人漢已披靡矣張元徽馬蹶見殺楊袞不救是以益大敗。然周之所以轉敗爲勝者匡胤之功也劉詞後至大軍會追敗餘而僵尸滿谷明日蒐漢降卒取爲効順軍戍淮南而誅徽愛能所部軍使七十人自是驕將惰卒知懼而用命周自後無敵也永德稱匡胤智勇乃擢殿前都虞候常從征而屢有功。漢主至晉陽收散繕完還楊袞於契丹而更求救。世宗遂欲至晉陽耀之兵符彥卿督諸將而前民有迎者苦漢賦重耳夏四月汾遂降周主始存兼并故以糧乏言班師者弗許而前帥以掠失人心漢民保山谷而爲仇矣猶欲決爲取計發近運遣李穀詣太梁計度芻糧嵐石沁忻降時漢李太后殂於西宮馮道死。五月王逵徙治朗州徙行逢

於潭。周主自潞趨晉陽，契丹數千騎屯忻代間，符彥卿擊之，喪其前鋒史彥超，而晉陽之攻不克，士卒疲於久雨，乃班師。蔡元福曰：退軍難，勒兵成列而還，追者亦敗。周師旋，而降州復爲漢矣。周主振五季之衰，威權獨攬，百官受成，畧足以混一天下。數年間，大概見矣。豈天爲宋生之前驅與。始宣禁軍驕耗之弊，而命大簡升壯士上軍，而斥羸弱。欽壯士於諸道，命匡胤選其尤，爲殿前諸班，諸將之領，各嚴簡稽，兵之養不煩，而士所以精彊也。又罷諸使不分藩侯守令之權。河以連年未塞，滙大澤於楊劉，瀰漫數百里，北壞古隄，則齊棣淄爲灌。十一月，周塞之，徒役六萬，功成三旬。北漢世祖殂，承鈞嗣，勤政愛民，境以小安。周行逢辟用廉士，而躬儉帥，或譏之。曰：馬氏父子窮奢不恤，今其子孫乞食於人。

乙卯，周世宗仍顯德二年。北漢主鈞天會之元。春正月，周給漕運斗耗。李彝興梗折氏之路，周主曰：德昬功不可棄。夏州惟羊產，百貨皆仰中國，而何難爲謝罪乃已。周制敗官，舉者同坐。浚葫蘆河，城李晏口，以備契丹。二月朔，日食。周納秦民恢彊策，蜀懼。及三月，趙季札以拔邊自任，爲雄武節度。夏四月，周廣大梁城，遷墓毀廬，爲斥堠直衝。曰：受謗，而後受其利，君子謂其欺人爲已。

周禮部郎中王朴獻開邊策，曰：唐之接境幾二千里，易擾也。擊之，救，效虛實，奔走間矣。微擊，悉應，自疲也。若其不應，所攻取矣。得江北，以其人取江南，嶺南巴蜀，相次定矣。燕地必且望風，且移兵可席卷也。河東苟不患邊，必死之寇，直當後圖。故世宗之世，日連唐兵。五月，周遣鳳翔兵伐蜀，拔黃牛寨，蜀誅趙季札。六月，周主親錄囚。周將以無功罷，蜀帥趙匡胤視之，謂可取。秋九月，周盡籍銅以鑄錢，遂毀佛像，時方廢寺院，禁度僧尼，因謂若銅像是佛，彼頭目可沓，固不惜之，以利人也。閏月，周鳳翔帥王景敗蜀兵唐倉馬嶺，降秦階成。蜀清和不荅以稱大皇帝也。蜀乃聚劍門爲守禦之備，鑄鐵錢。冬十月，周李穀督伐唐，因疏汴渠。王景取鳳州，乃命止師，而專南征。唐清河節度劉仁贍戍淮，每冬不廢把淺，聞周帥而衆恟。部分守禦，不加於平日。唐主以劉彥貞將屯壽州，皇甫暉姚鳳屯定遠。周李穀爲浮橋正陽，以濟王彥超帥，破唐兵壽州城下。吳越入貢於周，命之擊唐。

丙辰，周世宗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命指揮王重進先路。李穀聞救至而退師矣，彥貞至而進兵，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彥貞謂穀退可乘已，而不達於兵變，仁贍策其必敗，益兵乘城。彥貞遂爲重進斬，全約收

餘奔壽州聯鳳退保清流關周以殺判壽州行府事。周主復自攻壽州。匡胤戰勝塗山。斬將奪戰艦五十。周詔王逵攻唐鄂州。二月周主至下蔡命匡胤倍道攻清流關輝鳳走入滁城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而過之輝曰。容吾成列許之既整衆而出突擊。親擒焉輝且死稱匡胤之勇也。亦并擒鳳。趙弘殷爲馬軍副夜至呼門。匡胤謂父即親然王事也。俟旦而啓。賫儀籍滁藏匡胤取絹弗予。曰既籍。必俟詔矣。以此後重趙普時以范質薦來爲滁判。匡胤語而悅。三百年所以太平者投契一遇。必有言之而奏功者。惜乎莫或傳。而未之聞也。匡胤戚名既著。每盛飾

而臨陣。或慮敵識曰。固欲其識之也。唐以兄事歲輸。求周和。不得遣韓令坤襲虛趨楊州。戒無殘民。李氏陵寢遣守焉。昉於仁人之言已。唐使稱臣多獻。不得命以通契丹爲其罪。吳越襲唐常州。前阨强敵。更不堪兩腋之伏戎矣。

唐令範八楊州執馮延巳。唐恐泰州有周間爲讓皇之族。計保全。使尹延範遷之。顧死其男曰。唐誅延範。周取泰州。岳州團練藩叔嗣殺王逵。而迎周行逢。行逢討斬之。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取石供礮射持之。以帥從官。匡胤乘船入壽壕。椽弩自城發。張瓊蔽之中髀。唐司空孫晟以奉正朔。守疆土。使周使招劉仁贍於壽春。仰城而謂

勿開門納寇。周主怒晟曰。宰相可教節度外叛。周取唐哥舒靳。唐使李德明如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罷兵。周使歸詔。唐盡獻江北。帝無傷也。唐斬德明。以懲賣國。吳越破常州外郭。燕王弘冀不委守。柴克宏以母薦爲武衛將軍。幕船入吳越營。而大破之。吳越遁還。唐景達拒周帥。陳覺爲之監。韓熙載曰。親王爲元帥。安用監軍哉。夏四月唐陸孟俊攻通泰州。周帥趙匡胤爲令於六合曰。楊兵過者。折其足。周主如濠州。景達兵濟江。拒六合二十里。匡胤曰。吾兵不滿二千。若往擊之。衆寡見矣。隱形俟其來。

數日得大捷。其戰也。匡胤手劍雜行間。不致力。則斫其皮笠。罷戰。閱笠而斬。部兵自是人致死也。五月唐敗福州兵南臺江。周主還大梁。六月劉仁贍擊敗周將李繼勳。

秋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恃其計數。起行間。專有全楚。而不改其術。苟心所疑。法必加焉。其妻治村市以諫。曰。變作逃死。周將相所在剽掠。申命撫民。亦徒言耳。唐民聚爲白甲軍。以保山。朱元李平。克復舒和蘄。周之楊徐守將。皆棄所守。攻壽州。唐諸將欲要諸險。而齊丘曰。無深其怨。壽州之圍。以萃周帥。急矣。景達兵以聽於監。而不進。

八月周作欽天曆。冬十月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匡

胤爲定國節度兼殿前指揮請趙普爲之推官　孫晟侍周主飲問唐事焉曰畏周無二李重進唐問書以殺晟而悔焉召鍾謨爲衛尉少卿亦唐使之留者　陳摶自唐長興應舉不第然後隱華山晉漢周間華命興頻周召致之問黃白飛升則對天子以治天下爲務自宋人謂其不忘世也　周城下蔡

丁巳周世宗顯德四年春正月景達遣敕壽州軍紫金山甬道運餉則城中食且盡也邀敗於重進仁贍請委守邊鎬而出戰則又弗許忿怛以成疾矣　周難唐水之鈌敏自還大梁命降卒習諸汴水三月李穀勸再駕則命王環將之入淮世宗躬軍胃軍紫金之南匡胤遂斷甬道朱元以萬人降乃攻破紫金擒邊鎬許文稹楊守忠東走者夾岸追之則趙晁以水軍自淮下唐兵遇者多降溺矣景延奔還仁贍在病而扼吭遂以沉迷　周耀兵城下許春監軍舁仁贍以降而卒周唐各以爲忠授贈有加改清淮爲忠正軍旌其節也　柴守禮以致仕光祿卿給俸若柴世宗者父貞不得而子已大統之流弊拂於人情有如此史稱嘗殺人不問　夏四月周主還疏汴入五丈河以通齊魯　唐郭廷謂敗周帥於定遠　周遣還蜀降軍蜀亦還俘過問則不答蜀主怒曰朕爲天子彼猶作賊驕氣再加

蜀唐矣而國遂傾者其盈非元氣也　冬北漢麟州降周十一月周主自將攻唐　契丹會北漢伐周望潞城而還亦知虜兵不足恃已　十二月降唐泗州盡取戰艦之在淮者周主戰勝楚州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也郭廷謂以濠州降叅軍李延鄒當草表擲筆而死時唐已振楊泰之民南渡周悉取其荒城　南漢憂在唐敗既而曰身免爲幸何暇慮後

戊午周世宗顯德五年唐改中興春正月周克唐海州則鑿鶴水洞江以取靖海軍而吳越陸通矣　唐張彥卿死楚州乃盡舉繩床以關所部千人悉殉義姚伯子曰然則

由唐之治亂未可定也而仁暴具見矣剛者立而折柔者委而延宋承周而兼唐二國是非皆從餘而過故多節焉　二月周主至揚州高保融以水軍會師　隰州刺史暴卒節度楊廷璋曰愈爲河東備故北漢至而無功　唐景遂居太弟不忘酌援弘冀常州之捷三月乃得改晉王督洪州弘冀既爲太子猜忌嚴刻安定公從嘉乃畏避事於經籍　周主臨江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遂南渡使陳覺以傳位稱臣請覺許周江北地而後啓唐表獻於是分江而得唐州十四荅言罷兵不必傳位蓋周志遂也唐去帝號奉周朔表稱　南國主景云　五月朔日食　是時唐

獻銀絹錢茶百萬。周錫之衣帶履。且使鎮軍錢。唐請海陵鹽監。不許。而歲給之三十萬斛。 弘冀不悅於唐主。擊以毬杖。曰。吾當復召景遂。秋八月。則或殺之洪州。 南漢中宗殂。子鋹立。改元太寶。國事皆決於宦官。仕者斃之而先奄。 冬十月。周以高防爲西南制置使。高保融勸蜀稱臣而得拒辭。 世宗殿設偶人。農夫桑婦也。善唐元稹均田表。圖頒諸道者。歷時矣。分命三十四人行州。而效不著。豈宋祖暴得重持。事遂輟與。人主不急民事。雖躬節儉。末矣。農夫荒田而嬉。糜粥終日。饑也。 唐主閱於仁。宋齊丘乘之而設械。樞密陳覺。李徵古。翼其不測。可天奏避位捷

奚。唐主問托國。徵古曰。宋公覺曰。國事既委。深居。以臣等侍。談釋老。可已。唐主固不懌。陳喬命草詔。辭曰。臣等自今不得復見矣。鍾謨於是明發其篡志。陳覺以周命斬唐相嚴續。使謨覆。周主曰。續忠爲主守。而我教人殺忠臣耶。於是三姦並誅。

己未周世宗顯德六年。春正月。周王朴獻律準。初世宗見鍾磬懸而不用。工不能對。以詢王朴。朴推本黃帝吹管。及於唐之喪亂。至黃巢而蕩盡矣。今雖有鍾磬。失其相應之和。不可擊也。臣之律準。蓋爲比竹不便於用。而體之絃。制長九尺。絃十有三。皆應黃鍾。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於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調八十一。而備。姚伯子謂。使朴之均。果能應律。猶聲而非樂也。樂象德。即器爲心。使聽者如見聖人焉。故其行有神。而其節有氣。神者誠之發。越氣者精之流行。有德合天地之聖人。而功同其覆載。工奏官之所陳。能具化育。而使聽者無恧。則人和。而鬼神可質矣。故聖人修乎樂之前。而諧聲者。工人之事也。 二月。周以通陳穎之漕。導汴入蔡。 三月。周主臨王朴喪。斧地而慟。 夏四月。周主伐契丹。匡胤從爲水路都部署。所至城降。瓦橋關以內也。宴羣

臣。急趨幽州。期盡復中國故土。作安陽浮橋。不豫而旋師。計畫定矣。年壽不待。契丹久其土。習之。永據焉。啓金及元。而中國以蝕。惟失此機也。五月。還大梁。 六月。河決武原。留從効弱。唐請自通於周。周主曰。未可叛舊服。而抗衡也。 周命唐修金陵城爲守備。 黜檢作天子。兆發木牌。張永德其守也。世宗惡之。黜永德。而伐之。匡胤。 世宗殂。四子。王宗訓立。生七年耳。宿衛之士。弱之。多歸心。黜檢者矣。朝廷不覺。秋七月。使領歸德軍。古宋地也。 唐鑄當十當二錢。鍾謨所請也。既行而誹之。 九月。唐太子弘冀卒。次當在從嘉。鍾謨詆其多過。曰。不如從善。東宮既定。鍾

謨乃爲僇。冬十一月。鎮定傳言契丹入寇。唐以洪州爲南都。畏逼周。而備徙焉。周二主九年。日以經營天下爲事。漸有一統之勢矣。無失而國以亡者。是盛年之中妖。其元或有戒之。而失培也。

史書卷之九

冀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九明汝

宋

太祖神德皇帝

庚申。周恭帝元年。春正月朔日。以禦契丹遣將。副點檢慕容延釗前軍先發。都人有讙言。蓋相匿爲篡也已久。三日。大軍發汴。兩日摩盪苗訓示親吏楚昭輔。天命也。夕次陳橋驛。都知趙匡義掌書記趙普。都押衙李處耘。夜成言。將士爲部分。騎報殿前都指揮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是內外之謀合也。詰旦黃袍擁匡胤。不辭。而約言。勿驚太后。勿

淩公卿。勿犯市朝府庫。還師入汴。客省使潘美入朝諭意。周相王溥范質。但言失在倉卒遣將。惟韓通謀禦而死。餘帖然矣。故匡胤自明德門入。至公署。則百官列拜。請詣崇元殿。出禪詔學士承旨陶穀袖中。夙搆也已。既即位。稱宋建隆元年。火德而臘戊。廢周主爲鄭王。及苻太后遷之西宮。未幾。鎮州惟報北漢引兵還。贈韓通中書令。而後論翊戴功。弟光義殿前都虞候。普樞密直學士。守信之屬。皆領節鎮。受命之佐。又未有若斯之易也。遣賑。立太廟。追僖祖文獻皇帝。順祖惠元皇帝。翼祖簡恭皇帝。宣祖昭武皇帝。唐幽都令朓。御史中丞珽。涿州刺史敬迈。周檢校

司徒馬軍都指揮弘殷也歲五享。四孟季冬。朔望薦三年祫以孟冬。五年禘以孟夏。 視學。親爲孔顏賛。嘗曰。武臣皆讀書斯知治道矣。故宋之務於學。太祖倡之也。 二月。尊杜太后。率百官拜賀。太后愀曰。得其道位乃保。苟失馭匹夫不可得也。陳橋慰家。后喜大志之遂。蓋深沉有謀人也。后生帝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 古者三公坐論。雖五代未改也。質溥恧在禪代之際。始用劄子取旨。禮廢而君臣交疎。則爲周亡相。其罪宜小也。 加恩使至昭義李筠懋周祖像而泗涕。聞諸北漢。鈞使密約。子守節不順。召遣勸。而不之更。傳檄數罪。擊取澤州。夏四月。會北漢太

平驛。感忿在周。而不知觸漢之忌以成違也。爲是漢置監。而筠不樂南行。太祖遣石守信。而謂勿使下太行。急扼其隘。 五月朔。日食。 遷周廟於洛陽。 太祖會師。敗筠而圍之。六月。克澤州。筠自焚。守節以潞降。 秋七月。州置兵樣。克肖者必進諸京師。蓋本世宗簡禁兵欲壯之法。而加精焉。禁旅既多。更行爲邊戍。習勞而不憚於徵調矣。將不專兵。叛志用絕。而士由精練。無驕惰。皆普之謀也。乃進樞密副使。 荆南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喪其將荆罕儒。 淮南節度李重進在周時。以帝甥居重鎮。宋纂移之青州。既與周思。又恐不容。遣約李

銘。拘宋使而通唐。唐以聞。命四將分道。普勸之親征。冬十一月。太祖至廣陵城下。重進死。誅同謀百人。遂習戰艦。迎鑾鎮。唐遣犒師。朝其子從鎰。蓋自失江北。而志柔服矣。 建隆二年。春正月。度民田。詔課種植。長吏春秋巡視。義倉別貯二稅之什一。備凶歉。 二月。以增溢概量爲民病。遣使監輸。 唐徙都洪州。以太子守金陵。 閏月。罷點檢官。 夏四月朔。日食。 置歷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太祖侍疾。杜太后召趙普而訂遺命。懲周失以主幼而圖長守。命光義光美。而後還之德昭。蓋社稷賴有長君。初有天下。其慮之慎也。普而藏之金匱。命掌於宮人。六月。太后殂。 秋

七月。太祖用趙普言。欲使故臣釋兵。留飲晚朝。歎天位衆覬。莫如節度之樂也。黃袍加身。雖欲自退。有不得者已。言之情。而泉泣請示之辭位。明日。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皆大藩節度。然特能塞崇韜重誨之姦耳。太祖趙普精神尤在彊藩。自後一意更而之輕也。 以光義爲河南尹。光美典元尹。 八月。唐主景殂。宋從煜請。故得稱元宗。 女真沙州回鶻貢宋。沙州張義潮之後。屬之曹氏。 三年。唐主煜之元。春正月。汴城既廣。寫洛陽而營宮。太祖謂重門洞開而人見吾心。 二月。北漢侵宋潞州。 令諸州無專決大辟。 禁火葬。姚伯子曰。刑極於揚灰。而習於

西方者。至忍施之親。苟欲實爲禁。罪增發壙。而非虐也。夏爲欲合江南。邊夏。邊漢。邊契丹。置屯守焉。家族廩諸京師。姚伯子曰。宋之失策。在此矣。南莫唐强。而卑退。南漢隔江湖矣。蜀雖口戰。而再不競。德懷之。而間用全力。以恢漢唐之故疆。北威震南。不勞定矣。乃南無罪。而强吞是恣。雖國滅。無以服其心也。失北之瑕。養而強焉。不可制矣。故周宗之死。天也。若宋祖。則吾咎其失謀。冬。趙普樞密使。

徙鄭王於房州。武平周行逢卒。子保權嗣。十一月。朔。荆南高保勗卒。保融子繼冲嗣。十二月。湖南有張文表之難。襲渾。進窺朗陵。保權遣擊矣。顧延宋師以求救也。

四年。改乾德。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卒遷致仕。必文臣代。數更其黨以弱。宋爲湖南出師。遣慕容延釗。李處耘。以十州兵往。命假道荆南。雙襲焉。二月。文表爲湖南將楊師璠。誅在義。遲師而遣撫。古之征伐者不易也。宋動惟利。周翼其邪。且攫厥子。其南征。皆無義師焉。至荆門。因猶師。襲取江陵。既降。高繼冲。遂進克渾州。保權牙將張從富。始悟宋人之行詐也。逆戰。宋人敗諸澧江。食肥所俘。而黠遣其弱。朗衆遂潰。保權爲虜。二鎮克。唐蜀不通。誠取天下之勢也。其如加之罪。亦患無辭也。夏四月。置州通判。統治入奏權。均於長吏。支郡事自達也。皆以分節度之權。行

應天曆。清源牙將陳洪進。於留從効之卒。逐其子以副。漢恩復幽而代之。間道請宋制命。初以常參官知縣。因荷彥卿屬邑之不治。亦推置通判之意云。秋七月。如武成廟。毀白起像。曰。殺降不武。八月。王全斌取北漢樂平。以爲平晉軍。殺都虞候張瓊。用石漢卿之譖也。死而冤白。薄責漢卿云爾。西山軍校。或苦郭進之嚴。入告太祖。拘而與之。會契丹攻晉平。進赦令赴敵。寇退。薦復其官。北漢契丹。自是不協。以多責也。

五年。春正月。罷三相。以趙普同平章事。雪夜。普聞叩門聲。迎啓。則太祖也。曰。已約光義矣。酒次。計下太原。普曰。彈丸

當西北二虜。滅之非利也。不如留諸平定之後。示以幽燕地圖。曰。曹翰之爲也。翰取。而誰爲守。太祖曰。取者能守。曰。誰繼。太祖歎其慮之密也。挽數百年衰亂。啓之太平。宋特一普爲翼贊。功有尚於房杜者。薦人補牘。不足爲其功。抑相賓儀。不足爲其罪。何者。仁安天下。餘寬言之可也。昔追柳微時所與。太祖曰。天子宰相。夫人能識耶。南漢侵潭州。二月。李繼勳克北漢遼州。夏四月。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爲普置副也。辰州刺史秦再雄。以錦溪巫敘蠻降。六月。德昭爲貴州防禦使。秋七月。頒刑統。八月。置榷貨務茶鹽。則引受京師。而貨給沿江。九月。潘美。尹

崇珂克郴州。得內侍全延業以獻。訪之國政。窮虐焉。縱欲焉。奇巧駢作。民財以盡焉。太祖曰。吾其救此一方民。冬。永安節度折德扆卒。賴其禦北方也。子御勳嗣。而得世。張暉鳳州團練。宋盡蜀虛實險易矣。趙彥韜獻蜀約北漢蠟書。乃名伐之。王全斌爲行營都部署。偕崔彥進道鳳州。劉光義曹彬道歸州。命獲給將士。惟芻糧器甲藉爲賜優渥矣。十二月。全斌擒興州招討。遂再勝羅川。彥進著功於奪橋。蜀之拒將王昭遠。迎戰三敗。退保劍門。汴京時雪。太祖衣紫貂裘帽。視事講武殿。爰念西征。解遣爲全斌賜。蜀之險。江者浮橋橫絕。敵棚三設。夾列礮具。光義得太

祖指授地圖。至夔距鏁三十里。引步奪橋。後以舟上。遂克夔州。太祖謂聲高失和。命太常更定。和峴取影表石尺以爲律準。

六年。春正月。全斌從奇道出來蘇。則包劍門而南入矣。昭遠急趨漢源坡。而劍門爲拔。褫魄以戰。失次也。而爲擒。光義兵進取萬施開忠。遂曹彬獨禁止屠掠。蜀太子玄喆救劍門不及。遁而還掠。蜀主懼亡。石斌言老師訐衆。歎口敵至。未聞東嚮一矢。固壘誰爲守。全斌至魏城。請降矣。表又李昊所草也。二月朔。當食不虧。姚伯子於此知曆象之漸密也。然玩爲數。或以不謹於天戒。宋軍既皆入蜀。全斌不戢其衆。而酣略女奪財。生蜀怨矣。詔發蜀兵赴汴。則裝錢減。而侵侮者縱。三月。亂作綿竹。兵不禦敵。而易爲寇。益徵蜀之無政也已。聚衆劫屬邑。奉文州刺史全師雄。攻據彭州。稱王開府。再敗官軍。應者十六州。據險置砦。臨成都。而勢張也。全斌悉坑降卒三萬。計蓋無所出矣。是則全斌之速功在乘闇。而引亂在恣貪。擠民水火之中。負托不既多與。路置轉運使。錢穀悉歸委輸。利權歸。則藩鎮欲亂而窘無餉。弭亂之術爲周。然以國弱矣。宿將能疑則秉鉞無人。兵不將習。則致死無所。糧不應調。則深入阻饑。又窮之不可久。而必宜變者也。況當時疆寇環北疆哉。

夏孟昶以秦國公卒。母李哭其不爲社稷死。置封樁庫。曰。俟滿。請易十六州於契丹。姚伯子譏其志爲已餒也。又曰。如其不獲命。以爲邊取兵資。不累所用。不必觀其終也。于寘入貢。

七年。春正月。北漢侵宋。夏。求遺書。冬十二月。兩川平。則光義彬之功爲多矣。西南諸夷乃多請附。北漢復取遼州。雞鞬入貢。

八年。春正月。蜀將徵還。皆貶官。獨賞彬功。宣徽南院使。行篋唯圖書數卷。時沈義倫以轉運使從軍。同其廉。帝問吏善。彬遂薦爲樞密副。三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推

曆曰自此天下太平。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雜節度李彝興卒子克叡嗣。

九年改開寶春三月陶邴舉進士覆試中選以開穀失教也著令嚴核食祿之家。宋祖未偶嘗依董宗本於隨州其子遵誨存侮然至則城上紫雲如蓋將去則遵誨夢黑龍自蛇升以雷電東北就質之而皆不荅也六月召遵誨曰若知紫雲黑龍耶我今且賞功以爲通遠軍使達威德於諸酋夷落以定。北漢世祖十子鎬鈞錫且賢命鈞養甥薛繼恩異父弟何繼元即未息使子諸侄不猶吾孫耶故姚伯子譏在崇秋七月和帝卒繼恩立則譏又在鈞八月宋命伐其喪。九月北漢郭無爲弒繼恩張昭敏謂承祧必其類繼文爲世祖嫡孫歷險阻於契丹迎而立之且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之易制也。李繼勳敗北漢銅鍋河進薄太原何繼筠功多以前鋒。冬十月大理雷德驤引刑名及趙普而多訪訕太祖擊之柱斧曰鼎鑊有耳乃辱吾社稷臣。北漢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十一月繼勳還而晉絳爲掠。享太廟見籩豆簠簋而命撤曰吾祖未之嘗識既而曰禮也翼日郊三年之郊皆加恩肆赦則宋之不能以政率禮而輕耗其財也。

十年北漢主繼元之廣運二春二月契丹兀律弒耶律賢

馳入懷州而自立嬰風疾國事決后蕭燕燕。繼勳之圍郭無爲紓宋間矣事敗而不獲是月也命光義守而自將。三月傳於太原長圍四砦名將分守灌以汾晉無爲作自剄狀而劫其主曰若何空城抗百萬之師。夏四月。契丹救至太祖策其入道使韓重斌何繼筠之鎮定之石嶺戰而皆捷傳俘下憲嵐州。契丹冊立使韓知瑫爲北漢畫守援兵復至五月暑雨以疾作班師且陷汾水郭無爲詐其主出降值風雨晦冥而不獲罪發爲誅遷其民山東河南萬餘戶。冬十月舊宿多入朝者又以宴後苑諷之罷鎮奉朝請姚伯子曰唐肅代姑息之流毒將盡太祖之盡變而遂息乎曰未也宋元神俱敝而受夷禍者又以蕩滌太過而受弱症。

十一年春正月劉繼文自契丹歸漢爲代州刺史。處士王昭素徵至問之治世養身對曰愛民寡慾授之博士而書諸屏。夏四月朔日食。除河北鹽禁。秋九月詔陵寢爲盜發者具衣棺復葬而祭。欲伐南漢令南唐諭之稱臣獻湖南之侵唐使四而驛書不遜則爲罪矣命潘美桂州行營都部署副以尹從珂分裂以來諸國淫虐南漢爲最掌兵惟宦官守備之所皆飾爲觀游甲兵鈍腐也聞宋師而始遣拒則莫有爲敵者已前鋒至芳林而守將遁

冬十月。取賀州。漢之夙號名將。亦自保而已。乘勝拔昭桂連。十一月。契丹大寇定州。田緒以三千兵戰蒲城受圍突出。而半矢無亡焉。太祖於是料虜精兵謂二百萬絹爲可購也。當時首虜二十疋。十二月。南漢陳象蓮花峰下者。十萬。勁弩前彀。則反蹂而大敗矣。宋克韶州。十二年。春二月。進砦雙女。去廣城十里耳。鋹欲入海。或盜其舶。宮殿府庫。一夕焚既。而出降。美入盡宦官以爲傀。曰。是椓人多矣。吾所爲奉詔伐罪也。夏五月。獻南漢俘。宣詔責罪。鋹曰。皆襲澄樞李托之所爲也。幼臣而負舊實專國焉。乃僇之。而爵鋹恩赦矣。從宴講武池。賜鋹巵酒。而泣。

太祖遽飲。而命更巵。八月。百官上尊號。不許。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請貶號賜詔呼名。河決澶州。通判姚恕棄市。以不早聞。至東滙也。川班南郊。援御馬直而訴增給。斬林有差。時內侍李承進逮事後唐。問莊宗所以不永。對曰。乞與必給。威令以之不行。帝曰。是乃所以亡也。十三年。夏五月。大雨河決。思愆在後宮。徧籍得三百八十人而已。情諭。得願歸百人。厚賜而遣。姚伯子於是獨以宋祖爲克儉。唐太宗再放宮人三千。作法於後可知也。其斥蜀漢國之器。實性之所忤。而非矯也。永寧公主翠襦入宮。而禁之。主曰。用羽幾何。帝曰。使貴人競效。小民且捨所務以拾翠。害將幾何也。其爲御也。與不金。九月朔。日食。十四年。春三月。鄭王卒。恭帝而遲立陵。初殿試。本貢舉之有詩。遂習爲後世之勝事。夏五月。行開寶通禮。損益開元成二百卷。交州入貢。據者丁璉。授靖海節度交阯郡王。趙普聞鄰賂。而帝必使受。若江南之白銀五萬兩。吳越之以瓜子金。當海錯而十瓶也。蓋腹心倚之。非有嫌也。普不能平其心。而爲術用。私怨或致人死。翰林盧多遜傾之。短諸入對。而帝不怒。得其實矣。八月。罷普以河陽節度。多遜參知政事。姚伯子曰。普雖見瑕。然在太祖時。大節猶未傷。其瑜也。普至河陽。獨申太后顧命。而明皇弟忠孝。復致金匱藏。其設心何爲哉。故定普品者。當觀之太宗之後也。晉王班乃宰相上。而光美兼侍中。德昭同平章事。

十五年。春二月朔。日食。三佛齊入貢。江南謹事。而宋徵朝諫者。皆曰。不返也已。鄙則其罪也。命曹彬都行營部署。而授之劒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潘美都監。曹翰先鋒。戰艦自荊南下。江南巡兵玩之。池州覺異。亦不及措而奏走。故敗諸銅陵。進次采石。既深入唐地矣。寄告吳越師期。冬十月。加其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討制置使。初池州鑄若水繩江。謂可浮橋也。宋造之荊渚。故南次。而以濟

美之步兵。唐爲水陸二軍。水敗而陸不能救。以次敗。

始修日曆。命宰輔錄時政送史館。

十六年。春二月。彬連勝白鷺洲。遣將田欽祚攻克深水。江南統軍使李雄父子約而死國難者八人。以其臣知唐主之寬仁也。軍次秦淮。江南兵十萬爲背城之陳。潘美不待舟具而先。以大敗之。進圍金陵。唐世有佛祟。至煜而甚。朝退僧服。暨后跪經而誦太祖謂卽可以荒其國理也。髡辨士間入焉。深之性命之說。故在圍不憂委兵事皇甫繼勳。而僧講後圍。一日巡城。誅繼勳。始知其與宋市也。士欲夜斫營者。必鞭背而囚。三月。契丹遣使通好。約成邊

吏。夏四月。吳越攻常州。丞相沈子虎曰。屏不可擒。彗見東方出柳。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潤州降。煜遣求緩師曰。煜之事大國。如子事父矣。辨之力。而帝辭窮。徒馮劒威曰。臥榻不容鼾睡。唐朱令斌以上江兵入援。將焚采石浮橋。曹彬設帆檣洲渚間。襲而擒諸皖口。十一月。曹彬稱疾以屬諸將曰。師出之日。帝有命矣。誓不殺一人。而疾愈。明日。城破。門下侍郎陳喬自殺。江南主前曰。爲社稷死也。煜乃降。捷至。羣臣入賀。帝爲戰死者泣。姚伯子於唐亡。歎帝取天下之全用逆也。然堅持不嗜殺之心。凝生機而克有終。爲國培基。其在是與。注意刑辟。哀矜無辜。爲之闡釋。獨嚴贓吏誅。

十七年。春正月。江南師還。煜以嘗奉正朔。白衣待罪。明德門而已。內史舍人張洎嘗諫降。召援。出其書責之。對曰。臣宣立其主。以爲太子中允。吳越王俶來朝。多留奏。帝曰。江南餘孽未靖。存使攻其後。旣遣授之黃袱。途觀皆留疏也。俶感且懼。三月。德芳爲貴州團練使。如西京。過鞏。拜安陵。復河南田租之半。夏四月。郊。將遂留都之盖。籌定而出也。沮言不免於晉王。帝曰。吾且漸爲西遷。據長安勝勢。去冗兵。而天下安。晉王顧引在德。不在險。帝還。而歎百年民力殫也。姚伯子曰。太祖嘗歎晉王龍行虎步。福德非

吾所及。觀諸此。爲生民深長慮者去太祖遠矣。江州指揮胡則。殺刺史。爲江南守。夏四月。曹翰克下。而城屠。宋人禁彬之克世。謂翰死而子孫爲丐。惟喜殺也。秋。党進敗漢兵於太原。冬十月。帝不豫。屬國晉王。而崩。帝友愛。尤厚晉王。灼艾分痛。素以其可托天下也。雖攘國傷捷。然每曰。有天命者。自爲之。世宗所惡方面大耳。在側而獨親。故主降王無橫死。皆以徵其量之弘也。無唐太宗文采。而品過之者。正以善惡見於人。無所飾也。宮闈大廷之過。固少矣。納實儀正嗣。以禮垂謚。不冠不見羣臣。晉王旣卽位。以延美爲開封尹。齊王德昭武功郡王。德芳與元昆子女

並稱皇其初也以示一體。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宜仍不仍已急矣。初張齊賢持十策如洛獻太祖善其四執言皆可行也故出之以抑而謂太宗留爲汝相。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一榜盡賜及第齊賢試下而曲收之。二月帝更名炅。冬榷酒酤。十一月朔日食既。三年春正月立崇文院貯書八萬卷。三月吳越王俶來朝夏四月遇陳洪進獻漳泉遂表其境內退朝然後將吏慟哭吾王之不歸封淮海國王亂而保境治而效順以德以功誠割據之卓絕者也獨助宋自攻疑蹈不智然前人

命之矣因巢亂而有江南者吳蜀易姓閩楚中絕南漢篡弒相繼吳越三世四王享國幾百年皆以考終世顯而不替爲善之報哉自彊之說可以論鏐不可以責俶也洪進武寧節度定難李克叡卒子繼筠嗣。秋七月隴西公徐鉉吳王碑以比徐偃仁義而亡。孔宜襲封文宣公世復。冬置內藏庫封樁屬焉。

四年春正月伐北漢曹彬贊之曰必勝命將潘美郭進主斷燕薊援師契丹問師名曰逆命。初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帝自將以齊王掌留務判官呂端啓之扈行。三月郭進遇契丹兵白馬嶺薄其渡澗大敗之耶律沙幾獲。夏四月折御卿取漢岢嵐解暉破降州潘美築太原長圍漢餉絕契丹衂石嶺而援不至帝師會圍五月降而封之彭城郡公知遠攘位崇奉其祀於一隅二十九載能以弱城抗周宋之鋒恃契丹也一不援而遂亡故有國有不恃人。徙太原民并州。劉繼文奔契丹爲彭城郡王。帝欲取幽薊崔翰贊之曰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乃發太原所至皆降破契丹兵圍之幽州。秋七月方走耶律沙大梁河而耶律休哥救兵適至左右翼而進戰宋兵以疲敗死者萬人虜進至涿州帝以驢車免乃命屯戍而還伐漢伐契丹羣臣皆不可帝獨聽曹彬以勝國

同崔翰而喪師豈翰策獨非與十六州未復宋契丹未可兩立也。定難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帝脫幽州軍中謀立武功郡王八月德昭爲太原請賞曰待汝爲帝恚而自殺追魏懿王。九月契丹大寇鎮州爲報方陳滿城官軍詐降而分擊之劉廷翰崔彥進追奔至遂城斬獲如幽州所喪之數。楊業爲代州刺史隨繼元降者時號無敵。冬十月延美徙封秦王始敘漢功也。占城入貢。五年春二月九等定民戶差至上四等而下五免役姚伯子以爲猶善衰其多而不損其寡人主天道以治人也。三月契丹十萬寇鴈門楊業以麾下出其後而南擊敗之

殺其將。侯寶如邕州。九月不獲調。以普姻。困盧多遜之抑也。交州黎桓因丁璉死而自代。寶奏可取狀。多遜恐其以召見還朝也。即謂召寶謀洩。命即征。寶破賊白藤江。而多遜所置部署不應。以死。帝爲寶無功班師。誅三將。而未知多遜之姦也。冬。契丹主賢圍瓦橋關。十一月。帝禦之。次大名。戰者勝互。而虜退。將遂取幽州。圖再舉。張齊賢之爲迂也。引言王者不爭尺寸於戎狄。呂中之論曰。燕薊不收。則河北不固。河南不得安矣。所爭天下之險也。姚伯子曰。事有名同而實異者。唐宋之伐遼是也。一爭不能易之鱗介。一委不可割之背項。

六年。春三月。岐康惠王德芳卒。夏四月。詔繼母殺子婦者。同凡人論死。特懲妬之爲毒。六月。平章薛居正疾作於朝。卒也。帝臨其喪。秋九月朔。日食。盧多遜既逐趙普。遂以帝立。非其意也。錮之。晉邸舊僚。言秦王陰謀。有若柴禹錫。趙鎔。楊守一者也。帝質普。得金匱事。召拜司徒侍中梁國公。渤海嘗遣使。以契丹故。女眞使至定安。表附然有約而未獲其用也。徒種稗謀。以後世禍。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訪普傳國事。曰。寧有再誤者。故廷美又以見告罷尹。而晉故僚。初言者皆擢。盧多遜居權而不知退。趙普即以之成秦王罪。多遜流。而廷美復罷留守就第。五月。貶海陵公。房州安置。李符行其誣也。旋慮泄言。貶符。姚伯子曰。推此心也。使太宗少懦普之姦。必有進焉者。爲身富貴計。以負太祖也。然天下既定而必兄弟及。必於禍已。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姚伯子曰。據極險而當契丹東西之勢。得此機。擇名將長牧。懾之威。而恩鎮撫焉。豈惟靖夏。亦以孤契丹也。徒遣使發其緦麻之親而已。從弟繼遷。遂以祖像入地斤澤。而聚戎人。夏尊以肆已。

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十二月朔。日食。

八年。春正月。曹彬罷樞密。酒坊使弭德超欲攘其位。恣譖於告變也。既德超怨望於不獲而流死。二月朔。日食。

三月。宴進士瓊林苑。夏五月。河決滑州。氾濫濮曹濟入淮於彭城。發塞。六月。賜樞密使王顯軍戒三篇。曰。熟讀可免面墻。秋七月。自河及江。水多溢。益王示贊善姚坦以假山。曰。血山問故。曰。有司鞭笞血其民者。山以成也。乳母俟王稱疾。曰。畏坦檢束。帝曰。選端人以善王。而巧爲逐詐。杖而召慰坦。冬十一月。呂蒙正參知政事。引之言。盡其蘊。命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曰。開卷有益也。帝讀書自巳至申。故期一歲。而周。問經義於翰林侍讀呂文仲。其好學也。

九年。改雍熙。春正月。爵賜以爲遺書購借寫其不願上者。

延美卒於房州。追涪王。而錄其子。夏。議封禪。以第二殿災。求直言。而罷。知睦州田錫疏。當時失在淆於邪言。行不可久之制。以致朝令而夕遽改也。冬。陳摶徵入。謂協心勤治。主相之脩煉也。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地斤澤。而走之。十二月。立皇后李氏。賜京師酺。繼遷走而獲衆。民歸李氏之世此土也。

十年。春二月。卒之攻麟州。若弱而受盟者。都巡檢使曹光實爲絆而壓伏。遂襲擄銀。遣知秦州田仁朗討之。禁增置寺觀。惡僧設蕭爲以自焚惑衆也。帝曰。求名額者。大抵惟姦隱。夏四月。江南儀遣振。以群臣宴後苑。賞花釣魚。各命賦矣。胥射於水心殿。繼遷圍三族砦。折遇也殺監軍。以畔應。遂合而攻撫寧。五月。仁朗徵還。爲留綏。失砦而不救也。其自解曰。使聚之孤城。銳盡而大兵與遇。伏弩三百。邀歸路而擒之。故計定在不戰而收全勝也。然副將王侁出銀州之師。已擒斬其代州刺史。因得諸番兵。助擊走繼遷。渴輪川。郭守文同侁領邊事者也。時亦與知夏州尹憲焚鹽城千餘帳。銀麟夏之蕃內附。楚王元佐。帝之長愛。弛於狂發。以不能止涪王之遷也。至秋九月。不預九日之宴。焚其宮而泄忿。帝怒。將置之房。行及黃山矣。宋琪以百官請還之居南宮。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禹

錫不悅於帝。以詔廣宮城而求第宅也。王延範將爲不軌於廣南。琪妻與之親。帝入知廣州徐休復密奏。顧問琪禹錫曰。延範何如人。以彌明忠幹對也。是以延範誅。而琪禹錫免。南康雪氷江。初賀懷浦將屯三交。子令圖知雄州。疏契丹可伐。主少而母后任事也。韓國華遣諭高麗。西會師。既還。

十一年。春正月。五將分道伐契丹。陛辭。帝命潘美先趨雲朔。曹彬以下。聲取幽州。而緩行。虜既悉衆救范陽。不暇山後矣。乃有全勝。戒勿貪利也。三月。彬師取涿州。田重進敗虜飛狐。美舉寰朔應雲。夏四月。重進取蔚。乘勝惟前。帝則每訝捷奏之速也。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撓涿師。夜掠而晝張疑。設伏林莽。絕之糧道。彬師饑而退。援餉。帝聞知失策矣。急使守前謨。彬部皆恥。以大宗振威功出諸路下。裹糧與米信軍復趨涿。休哥輕兵隨蓐食而薄之。單出爲獲。士疲在自救。墊地而行。暑。比至。困乏甚矣。隆緒以大兵至。躡而敗諸岐溝。再擊其衆。尸蔽河之流。休哥欲遂盡河爲境。太后不從。帝命諸將還屯。契丹復陷蔚寰。時耶律斜軫之兵十萬。方走賀令圖。敗諸將救者於飛狐。潘美欲護其吏民以內徙。副將楊業曰。出大石直入石竭谷。避其鋒也。王侁以爲畏懦。危語激之。業不得已。引兵自石

跌路趨朔至陳家谷。請諸將留爲援。業以麾下前戰。則入虜伏中。爲其逐北走。优望不見師。以爲有勝矣。謂美移軍前逐。分功也。進行二十里。知業敗。顧麾兵走。業戰虜中終日。薄暮至留師處。顧無人。逐父子戰死。麾下百餘人。業使單走。自生則皆爲業死。義感士勸。稱楊無敵者。非徒勇著矣。雲應朔聞業且死。則皆失守。取地既無實。而喪師則多矣。彬美著名太祖時。擴疆啟土。爲宋代重臣。此役也。其成其不藏。其後宋之武事益不競矣。賀懷浦亦沒於是戰也。

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契丹復南寇。敗瀛州部署劉廷讓之師。誘執賀令圖。掠邢深德。宋以前敗未振。而虜氣

新。故斯戰也。無與禦。時張齊賢知代州。以楊業之處。請行也。命同潘美所領。至則使趙美以并師會戰。而爲執。既而虜薄城。齊賢選師挫銳。美別遣至曰。師出至柏井。爲審詔趣還。齊賢曰。敵知美來耳。未知其退也。即夜開發二百人。列幟然。勿城西南三十里。而以二千伏土鐙。砦。契丹驚遁。進望光見幟。爲并兵也。伏兵掩擊。獨多所殺獲。李繼遷求婚於契丹。得其公主。

十二年。帝耻敗。將圖大舉。使郡以八一爲丁募。京東轉運李維倩曰。若此。天下不無矣。李昉曰。慮民之轉爲盜也。乃置河南。惟選北郡。

十三年。改端拱。春正月。耕籍田。二月。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李昉罷。險人翟頴誕爲馬周。擊登聞鼓。謂宰相當北事。不爲邊籌而賦詩。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蒙正每論時政。不可者未允。必固稱其不可。以直言而獲主眷者也。翟頴之誕。知制誥胡旦使之。頴既逐昉。負其言之行也。遂恣毀朝。而歷進其所私。樞密趙昌言。則多交朝臣爲之內應。頴敗。乃貶昌言。旦。交者皆得罪。夏五月。作秘閣。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曰。古今成敗皆在矣。多讀而後善之必可行也。西邊苦繼遷之擾。趙普復請命繼捧。以爲定難節度。賜之國姓。曰保忠。

謂繼遷可思懷也。秋八月。鄧王錢俶卒。九月。契丹攻取涿州。

十四年。春正月。攻取易州。備戎之策。多及脩好息民矣。張洎以險既無可爲。而恃列壁。敵至取足自固。此分多之成弱也。沿邊建三大鎮。各以十萬衆。鼎峙而守。親王臨魏府。以控其要。虜不得越之南侵矣。宋琪陳周德威取燕前籌。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經一舍。然大吉則歸之和也。夏五月。旱。錄囚。分遣決而雨。秋七月。彗出東井。司天以爲契丹滅祥。普不可曰。是佞言也。開寶塔成。作者蓋八年云。田錫之疏曰。衆謂金碧熒

煌臣則謂塗膏爨血。李繼隆以鎮定兵萬餘護威虜之饋。契丹休哥聞率精騎邀之。北面都巡尹繼倫以邀巡兵而路遇虜徑南。繼倫曰。是篋我也。捷還。固我北驅。不捷。且以洩怒。乃無類矣。莫若乘其不我虞也而躡之。秣馬夜馳。及休哥於徐河。天未明。宋師則陣矣。契丹軍方會食。繼倫之軍乃斬大將其營中。虜以大潰。休哥創深中臂。以善馬脫。戒避黑面大王。自是北靖者十五年。繼倫之戰也。其勝也用短兵。大旱。田錫以咎在上侵構而下失規。

十五年。改淳化。春正月。趙普罷。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聚。九世同居。爲口七百。惟不畜僕妾。故上下媚睦。間言莫之入也。食必序堂。少者別席。豈非禮治之所久與。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繼遷爲夏王。

十六年。春閏二月朔日食。旱蝗。蓋北歲而增甚。帝手詔宰臣曰。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翼日而蝗死雨。寇準宜剛自直。學士。以奏事引衣見嘉。及帝咨旱蝗。對者寬以天數。準曰。洪範謹天人之際。臣惟刑之不平也。帝問狀。王沔時參知政事。準顧召兩席。至則曰。祖吉王淮。皆侍法受賕。吉賊少。死誅。淮盜主守財至千萬。以弟沔止棲而復其官。沔謝罪。帝益以準可大任也。夏四月。權密副使。正殿施綵繒。五月。嘉正言。謝泌對易之請聖。且賜泌。擢大司諫。泌入謂。惟陛下從諫。故臣得竭誠。唐末孟昭圖朝上疏而森不知所在。政所自亂也。帝爲動容。置諸路提刑。繼遷敗於保忠。始款表請降。秋七月。復賜姓名。銀州觀察使趙保吉。又官其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置審刑院於禁中。蓋逮獄之上下。而加詳覆焉。其帝之祥刑也。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皆以微細不安其位耳。然三相繼去。疑者因之。奏議。帝曰。蒙正有大臣體。而沔明敏。毀者乃止。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溫仲舒寇準張遜並副樞密。張遜知樞密院二人遂加同知。同知自仲舒準始也。冬十月。趙保忠降契丹爲西平王。劉繼元卒。追彭城郡王。女眞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

十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於京師。蓋年豐而穀賤。先增糴減糶。永爲振饑規。秋七月。趙普卒。家人發篋得論語。傳其終日所誦也。嘗語帝。論語一部。半以佐定天下。半以佐致太平。

十八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京朝官之考課掌焉。其幕職及州縣則別置考課院。交州李桓入貢。封交阯郡王。蜀以民稠。故土狹。不耕給。而市佐食。也傳買務置。私市爲禁。兼并乘之。糴賣販貴。以更黠愈富。富而貧貧矣

青神民王小波以聚衆曰特爲汝均其不均者遂攻縣掠彭山殺其令旁邑響應　何承矩自雄州建屯議會黃懋奏河北水田皆可興也三月以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懋爲之判官開泊種稻民賴其利姚伯子於是信懋餉給其地矣善理之不恃漕也更有策焉散漕餘以爲稻其稻不可勝食也夾漕之境餘千里　夏六月張齊賢罷呂端參知政事　張遜寇準不協或狂呼萬歲歷隼溫舒之馬遂使街使獨奏準爲交惡以罷也然帝憶準左右窺之爲泥曰徒聞準縱酒青州耳豈亦念陛下耶姚侗子以侔天下者鑑戒即在準也貧剛而豪恣接者多不堪其敝矣況

中實有欲而能弭人無間言也瑕疵自身開一僥大釁斯叢之矣君子之愛其身必慎行焉預爲國家計也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以罷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　呂蒙正同平章事　蕭易簡在翰林禮重賓友八年矣而不能待亟言時政遂參知政事而帝改嚴正色責之吏事惟名望未稔於天下也然後易簡以悔向敏中同知樞密周知二邊斥堠走集之所而見器罷戶部鹽鐵度支三使以十道分天下洲中分京東西左右詔陳恕爲三司揔計使各署官通簽恕以爲難經久也　周太后符氏崩　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賊勢既蹶衆以十萬數矣州縣之守吏望之奔風十九年春正月遂入成都僭號攻刼四出無禦之者兩川大震乃計以宦者王繼恩曰兩川招安使　趙保吉不安於其部爲高文若所敗顧寇靈州恣焚掠乃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　饑姚伯子曰貧民持杖投券取粟於富室有司以盜論死杜大亂之漸也知蔡州張榮獨以杖春上聞蓋通窮民之情帝遣使分撫遂命原宥雖曰爲德抑無政矣先王佐卹之教親相收也閉廩而玩人殍是之謂饕餮舜爲政四裔先屏之矣有無既通猶不勝忮心而恣奪焉無良人也惡不可成亂不可肆善治者惟斯爲慎用焉

二月劍門都監上官正敗蜀寇之北掠者閣道是以無壅賊圍梓州張雍之守經八旬而全預繕脩在亂始也保忠解怨保吉以請罷兵不許師薄夏州而保忠爲獲則保吉之襲其營也三月繼隆既入夏州則執之以赴京師夏四月陷夏城帝惡其爲奸雄之竊據也遷其民於綏銀而削李繼遷賜姓名　置起居院於禁中諫議張佖請脩左右史之職也周翰掌之則以所撰先進御而後付史館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誅李順朝議定功授之宣徽使帝新執正之漸爲別立宣政使姚伯子謂失在授之兵柄爲立功地也然順死其黨張餘之攻陷不已　保吉至而爵

宥罪戾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召見慰諭。 高麗請伐契丹。詔止之。自是亦不入貢也。 王繼恩及蜀將之有捷者。皆頓師而傳飲。忿其下橫剽。寇用復張。 八月。張詠知益州。至則舉酒遣發諸將曰。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上官正。乃深入克復雲安軍。走張餘。 九月。罷榷酤。

寇準自青州入。帝咨之。儲貳準曰。爲天下擇君。謀及中官婦人。不可矣。惟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屏左右而問裏王曰。可自聖意。即決定矣。乃進元侃封壽王。爲開封府尹。帝第三子也。準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朔。日食。 揔計不便。復三司。陳恕爲鹽鐵使。帝留意錢穀。恕以心計見器。然

興利除害。必究所終。而常留餘。若取茶之用中等。爲公私皆濟也。帝題之柱曰。眞鹽鐵陳恕。

二十年。改至道春正月。帝觀燈乾元樓。歎五代之凋殘。而有今日繁盛。蓋多太平之已至也。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民走集耳。都城外不數里。死饑寒者衆矣。幸更親近以及遠。 永安節度折御卿邀敗契丹於子河汊。 二月。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蜀盜平。張詠以田里撫靖其餘黨。恩威遂以結於蜀民。因民苦鹽貴。下其估。使得以米易。既有二歲備。奏罷陝西糧運。 夏四月。呂蒙正罷。 呂端同平章事。人謂端糊塗。帝曰。小事耳。大事不也。端以與準同死。而先正台諫。恐其不平。乃請參知政事同升政事堂。奏對。任人之異議。而若無疑明者。 張洎參知政事。以起自準薦。政事無敢參預。一決之進而已。 何承矩揭子何汉之捷。以引寇。然契丹夜爲雪耻之師。攻雄州而敗還也。罷之。謂爲輕脫生事。 開寶孝章皇后崩。而服不成。翰林學士王禹偁私對客言其嘗毋儀天下也。以謗訕出。 六月。以李繼遷爲鄜州鄜度使。不奉詔。寇清遠。 秋八月。立壽王爲太子。更名恒。廟見還宮。京師人喜新見有儲君。擁道稱少年天子。帝遽不懌曰。置我何地。寇準賀曰。社稷之福矣。 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禮事以師傅。見而先

拜。 冬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力疾臨戎。且荐毋召歸死。曰。士不可棄。成忠以爲孝也。卒於軍。詔子惟正代知府州事。 姚佾子讀史至

二十一年春。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爲德昭之死原也。惟吉時十歲。育諸禁中。侍食而無猜。既出居。邸第供億。咸埒於諸子。 李繼遷邀取靈州之餉。夏四月。分道命討。李繼隆違帝命。而行師以無功。 寇準喜怒用人。見於郊祀之進秩也。起擅權之譏。言者至責呂端張洎李昌齡。以其所引。故任之所胷臆而亂經制。帝以詰端。對數爭處傷國體。準猶質中書簿爲行直也。秋七月。帝罷準曰。鳥雀

尚知人意。 京州內屬請帥。以丁惟清知西京府。 九月。秦晉地震。 大有年。

二十二年。春。分州軍爲十五路。於是河之南爲京東西。而河北。河東。陝西。淮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廣之南。亦東西分。各置轉運使。 帝不豫。儲則蚤定矣。內侍王繼恩。猶忌英明而易之以元佐也。后內主。而李昌齡胡旦外比。三月。帝崩。呂端遏繼恩以皇后之命召。則書閤鎖之。而入謁。后言曰。立嗣以長。則順端曰。先帝所立。何容更議。太子出而垂簾。端請升殿。以群臣審視。而後下拜。君子觀於繼恩之終。宜徽宣政之爲國蠹。又何以異也。 夏五月。討立長之罪。貶官昌齡以下。然復楚王之封。 立皇后郭氏。 同知樞密錢若水。在太宗朝。每聞罷宰相。而問其戀祿位也。曰。其待大臣若此。無秉高節在進退者。感動之耳。引母老請罷。而得許。薦王旦。帝曰。固朕所屬也。 冬十二月。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賜姓名。

眞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彗山營室。呂端曰。應在其分。帝以求直言曰。朕以天下爲憂也。田錫疏。計謀之多失。中書幄密之政不通也。 夏四月。用三司王欽若言。悉除諸路遭負。按釋繫獄。 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呂端罷。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帝問沆治道所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問姦邪之辨。對曰。佞言似忠。好言似信。在書中未嘗密啟。帝以問曰。公事公言之矣。以密啟行讒佞。臣竊恥之。齊賢常言帝王之道。帝曰。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使朱白符之言曰。彗象見者。兵之兆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重農而粟積。簡卒而費省。則專將帥之任。慎守令之選矣。 秋七月。初以官莊及逃田。給外任官職。 置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訪問或至中夕。詔定周禮儀禮公穀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陽延昭冰遂城以爲守。乃掠祁趙邢洺。鎮定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高陽關。而畏怯一姬不如激之。不進也。范廷召奮願出兵者。得騎八千。更約援於都部署康保裔。及暮遇虜瀛州。約旦戰。而宵遁矣。保裔以無援獨死。虜遂濟河大掠。窮天下財力。養不可用之將卒。民至糜爛踣籍而莫之控救也。此宋之所以以天下弱者也。十二月。帝自將。次於大名。潛罪聞流房州而已。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則追敗稱功矣。 益州之戍。鈐轄符昭壽侵虜。以元旦從知州牛冕大閱。軍中衣敝而甲。王均所領神衛之鮮也。亂發於殺昭壽。冕及轉運。絕城

遂莫之靖而延都巡劉紹榮獨冒闘則衆思奉之不從已而遇均擁爲亂主紹榮自經均攻陷漢州趙綿趙劍敗於知州李士衡而還保益帝將發大名聞亂以雷有終爲招安使給之步騎八千。帝至自大名嘗詔丁夫十五萬脩黃河御史王濟馳往經度奏省其什六七。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而大敗之進砦州南十五里賊惟閉城自固。二月王旦同知樞密院事。雷有終至益州賊爲開門若遁者有終不肅部入之事急在分剽關閉伏發而幾爲殲免自墜堞退保漢州均以雪忿恣虐支解刺黥遇者加之。三月朔日食。六月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訪民疾

苦以兵寇之所歷也。冬十月益州始攻復王均走爲楊懷忠獲。十一月張齊賢免不得於李沆。

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夏四月回鶻來貢言助西封。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省者二十萬。頒九經州縣學。秋八月張齊賢涇原經畧保吉名貢而行抄也遠有棄靈武之議楊億以爲便李沆則欲徙其民惟永興通判何亮安邊策言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不可舍之以資戎狄齊賢又請募江南以益戍帝知不便寢其奏。九月趙保吉陷清遠軍。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殺知州裴濟以爲西平府而居之西得地險而固北與之首尾宋自此艱於支然失在不遣救而早爲之所也而帝悔不用沆言。秋七月朔日食。种放隱終南而名發太宗有召母恚其不成隱也以之入山益深九月以張齊賢之薦爲左司諫直昭文館自是封祀必從寵其祿賜之豐遂逐於利而不反爲當世譏也。冬十月向敏中免。鎮戎上六合酋長潘羅支表憤保吉之偏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

六年春二月以爲朔方節度使。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南侵及於都望王繼忠以高陽閔副部署與之戰再日援

絕而見擒蕭太后賢而授之戶部南北通好之爲利自之進也。張咏復知益州政績益著帝使傳諭曰朕以無西顧之憂陳恕辭三司使舉代者以爲帝即命之準總恕事就第而請判恕押之準奉以行自是後繼者皆循恕舊矣帝常命恕條具中外錢穀而不進曰恐生之後心。秋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李井罷。趙保吉陷西涼還爲潘羅支所誅子德明嗣而乞降知鎮戎軍曹瑋上言捕滅及其國危子弱也假臣精兵擒德明而郡縣之惟此其時也而帝欲以恩致。

七年改景德春正月京師地震。三月明德太后李氏崩

李沆之爲相也持大體謂求聲譽之爲人害也凡中外所陳一切報罷曰朝廷防制纖悉具備後人狃於偏見而昧其所以然一狗之吠行者傷矣以強敵外患爲足以警戒而日奏水旱盜賊之變王旦謂其煩數沆曰人主方少使知四方艱難也不者血氣方剛非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紛作矣秋七月卒帝歎其始終如一寇準嘗稱丁謂才沆曰是不可使上人者也 畢士安參知政事入謝帝謂曰行且相矣誰可同此舉寇準帝曰剛士安曰北虜且患邊非準莫任也忘身徇國惟其疾邪爲流俗之所惡八月偕同平章事小人每思傾準士安輒爲開釋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別使捷覽攻威虜然其爲師也有異飄蕩倏忽小却而輒引去多所攻不力也寇準曰狃我也夫申守飭備而王繼忠之和書達畢士安力保其忱知虜不利戰而恥無名姚伯子曰可以知契丹志矣宋有上計惟靜而使自疲擊其惰歸也乃聞敵而靡矣衆無定謀詔以通和遣使諭 冬十月高繼勳敗之岢嵐李延渥大敗之瀛州契丹欲退而議和姚伯子曰扼敵爭要在此時也曹利用奉書以請則蕭太后發端關南之地 十一月隆緒破德清軍而進次澶淵中外震駭在邊書一夕五告急也準則請帝自將欲一還內而不可也無乃已急乎姚伯子曰準知群臣之謀矣問方畧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而準曰爲此策者可誅也大駕親征敵將自遁若輕行以動搖人心敵乘之深入狼狽且不可保矣遂以駕發出欽若知矣雄軍避其智也二人之怨既搆時捷覽死繼隆之射虜中喪氣 帝在道留守者雍王元份暴疾還王旦而請十日不捷立太子 十二月朔日食 中道猶岐金陵之駕準曰進則士氣百倍回輦必爲虜乘金陵亦不得而至也進至南城衆重怯於北望而請駐蹕準曰濟也衆心得所恃有勝矣且王超中山之屯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翼舉而陣其左右征鎮之赴援者且日至何疑而不濟輦既渡河遂御北城樓虜薄觀者數千騎殿前指揮高瓊迎擊斬其大半姚伯子曰虜氣當斯時也老且衰矣掩擊以伸中國之威猶爲中策乃曹利用以虜使至言關南宋則以得賂免爲幸矣準欲使之稱臣獻幽薊畫策以進曰欲保百年無事行此也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而帝曰且俟之後人私以百萬謂利用時已入諸者言準幸兵以自取重也準故不敢復爭之帝而私謂利用雖有赦過三十萬而余必汝斬和成歲銀十萬兩絹匹倍而兄事宋準之功爲三百年無兩矣契丹去帝還京 是歲置龍圖閣太宗所遺以奉焉有待制學士之官自是帝增置也

八年。春正月以通好。置國信司。書問稱南北朝矣。史館王曾謂失中國御夷之體而不能易。 秋七月。增置科舉六科。蓋以復賢良方正之舊而盡文武祥才之用也。中書門下察奏。蹈軒以策。 八月。孛紫微。 準用人故不以次。澶淵還而增祿。冬十月。畢士安卒。不悅者攻之矣。

九年。春二月。準退朝。帝目送。欽若曰。敬準者。以其有社稷功耶。直以陛下。爲孤注耳。且夫城下之盟。蓋秋恥之準罷知陝州。遇張詠。諷之讀霍光傳。然後自知其不學無術也。移鎮大名。虜使過之。問何不在中書。準曰。朝廷以我當北門之鑰。 王旦同平章事。帝戒準許人官爲己恩也。

十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陵。作太祖神御殿。二月。還。 契丹城遼西爲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五月朔。日食。 增孔子塑戶。至於二千。 黎龍廷弑兄自立。於南平王桓之喪也。秋七月。來貢。詔封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帝不樂爲聞城下之盟也。王欽若故謂曰。盍取幽薊。則滌湔者乎。帝仁愛固不忍殺人以爭地。問其次。小人之術得行矣。曰。封禪。明受命於天之可以誇胡也。受命於天者。天瑞至。夫聖人不云神道設教乎。則人爲之而已。而難王旦。帝以召之飲。尊酒遺婦。啟之得美珠。而濡忍矣。

十一年。春正月。天書見承天門。以改元。大中祥符。而肆赦。帝之自爲誕曰。去冬十一月。星兇將衣。夜有傳天語者矣。王旦既視道場。佐迎奉。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之徒。並曲經義而貢諛。以天下奔走於祥瑞。待制孫奭獨謂帝曰。天何言哉。其有書也。 丁謂時以權三司。預上景德會計錄。旦及百官。既得帝意在封禪。率夷蕃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以請。帝召謂問經費。曰。大計有餘。夏四月。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契丹增幣之使至矣。 而六月。欽若至乾封。則復得天書於泰山。群臣以上尊號。乃作玉清昭應宮。冬十月。封泰山禪社首。大赦而還。 其還過孔子宅也。爲玄聖文宣王之謚。其配享公侯伯有差。周公太公皆立廟追王太公之謚。曰。昭烈武成。

十二年。太中祥符之二。以後之神事。姚伯子不樂於詳言矯誣也。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火。陝西旱蝗。 五月。代地震。 乃畏直言。罷制舉。

十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滅黎氏。入貢而封交阯郡王。 十二月。陝州河再清。

十四年。夏五月。播早種稻。姚伯子嘉其通地之窮。 秋。畿內蝗。 八月。河決通利。

十五年。秋八月。朔日食。 冬十月。爲聖祖降。終其誕事。皆不可以書也。

十六年。秋七月。除農器稅。冬十二月朔日食

十七年。春正月。帝如亳。謂老子太清宮。孫奭曰。陛下事事效唐明皇耶。姚伯子曰。明皇欺於人而帝以欺人。欽若挾寵面欺。爲數奏。見其一。則咸以旨行。馬知節發其姦以爭帝前。皆免。王旦薦準樞密使。而頗短之。高麗有內難。契丹定之。取其鴨綠六州。弗從。遣討。與女眞共邀之。大敗而還。冬十月。高麗來貢。自封禪月。作玉清昭應宮。兼功夜燭。成十一月。匝七期矣。故神仙之誕也。必以土木繼耗人國。十二月朔。司天奏日食不應。是歲。而民戶幾千萬。口倍差。

十八年。春二月。淮浙饑。準剛於抑邪。以惡三司林特。而爲帝不悅。旦周旋之。帝曰。準每卿惡。旦曰。不隱臣愚。益見其忠直也。竟罷。判河南府。朝元殿火。夏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唃厮囉請伐夏。帝以戎人多詐。弗許。而命備。張詠卒於陳州。遺疏斬丁謂。嘗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賜號眞靜。猶行張魯之鬼道也。王欽若奏立宮觀。遂世嗣天師。至於今。張旻爲馬軍。嚴選致變。王旦曰。帥不可輕。衆不可犯。旻擢而兵靖。

十九年。夏六月。蝗。執政將以死蝗賀。則群飛蔽天。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陳彭年在翰林。飾大中祥符典禮。以參知政事。王旦每觀而蔽目。惟爲美珠籠。是以佞行。而包愧。李迪因旱蝗進言曰。土木之役甚矣。天其有以警陛下乎。罷營建。禁貢瑞。則大雨蝗死。

二十年。改天僖。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而辭。欽若。帝曰何遽爲異。對曰。臣知義而已。夏五月。國用告急。李迪請發內藏庫。姚伯子曰。是太祖太祖所孜孜務積貿契丹首者也。慎用而不發。以供後人之佞費矣。帝許借三司金帛。迪曰。天子財無內外。下詔賜之。何必借。秋七月。王旦罷。薦代在寇準。帝命思其次。曰。他人。臣不知也。遺令。削髮掖緇以白罰。

二十一年。夏六月。京師飛妖如席帽。其入人家如犬狼。蓋誑惑不已。而符咒因之也。彗出北斗。秋八月。立子禎爲太子。李出也。后掠子之。比楊妃。引之同劬。嘗封壽春郡王昇玉。張上遜崔遵度爲之王友。

二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巡檢朱能挾內侍周懷政爲天書乾佑山。惡準以聞。詔迎準乃同平章事。魯宗道孫奭議斬能。行之習。而天下不爲詐欺矣。或勸準。發奸猶得次策。而爲利役。丁謂參知政事。猶謹事準。會食。拂鬚而得嫚以隙。河決滑泛澶濮鄆濟徐。

二十三年。春二月。帝有疾。不視朝。劉后素預政。遂內決事。夏四月兩月見西南。準聞言周懷政令楊億草表請傳位太子。而已爲之輔。醉以語丁謂。錢惟演六月。謂譖之。罷準太子太師萊國公。秋七月。李迪丁謂同平章事。憂在皇后之專。丁謂聞懷政役謀。而汎服不安。寇準之罷。謀奉太子傳位。罷后預政。復相準。殺謂也。將責及太子。迪曰。陛下幾子而止。準故得貶相州。八月。復以天書捕示能。貶道州司馬。丁謂擅權。至不聞而除吏。李迪疾之。九月。因二府晉秩爭於帝前。以俱罷。明日。則謂入謝而請留夙望。繼去。謂乃益專。詔太子參議朝政。時年十三矣。名謂

非軍國大事取旨。則與宰府酌可親善堂。然后實內決。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咸斯囉降。二十五年。改乾興。春二月。帝崩。王曾奉遺詔草制。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爲媚曾曰。增減制書有法。議儀。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右坐垂簾。謂結內押班雷允恭。密降太后手書。帝朝朔望。大事。太后召輔臣對決。餘令允恭傳奏。曾歎曰。兩宮異處。柄歸宦官。禍端兆矣。太后之入宮也。微迪。嘗諫立。既與準同預政之憂。故怨之。夏四月。準再貶雷州司戶。迪衡州團練。謂矯賜準死。準索敕而窮。丁謂雷允恭主山陵。穴石得水。王曾以移皇堂絕地白太后。允恭誅。謂貶。二姦既去。而朝有君子。帝亦漸長矣。故臨朝而無大失者。曾之權也。秋七月朔日食既。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曾請御經筵。孫奭馮元皆以學士講論語。日聽不倦。學糧之典。目孫奭領兗州始也。奭建立學舍。延生徒。憶不給。請田十頃。爲之糧。

仁宗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張詠益州交子之立。富人主之冬。以法弊而置務鈔之始自詠也。二年。夏五月朔。日食不應。帝寵張美人。冬十一月。不可

於太后。而立郭。三年。冬十一月。平章王欽若死。帝曰。眞姦邪也。王曾曰。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恩實爲五鬼。四年。夏六月。大水。命放朝。王曾曰。天變正當講備。冬十月朔日食。五年。春正月。帝將以元日先朝太后。而辭。王曾曰。成太后謙。實全國體也。冬十一月。或以旱蝗。劫倉廩。詔減罪。知陳院司馬光曰。是勸民爲盜也。嚮聚將不可禁禦矣。六年。春三月朔日食。趙德明帝其國中。夏五月。子元昊襲取回鶻甘州。秋八月。水。

七年。春二月。曾宗道卒。太后嘗問武曌曰。唐之罪人也。欲立劉廟曰。如後主何。王曾能以抗法。契丹儀流至境三月。詔給唐鄧閔田。秋八月朔日食。契丹既有城郭詩穩大延琳據遼陽。冬。京師地震。十一月。秘閣校理范仲淹請太后還政。出判河中。諫者皆依之。三司程琳於是時也。獻武曌臨朝圖。

八年。秋九月。趙稹結於劉美家婢爲樞密。外家蓋任矣。

初置武舉。

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

十年。改明道。秋八月。宮中火。御史蔣堂曰。所起無迹。乃天意也。詔言闕失。指皆在太后矣。冬十一月。德明卒。元昊言反宋。自德明時。既嗣。遂事兵戰獵。則飲鮮問見。擇取所長而益橫。李宸妃崩。宮人禮抑之。呂夷簡預逆計。而改斂。

十一年。春二月。彗。司天奏含譽星。劉后之季。更任宦官。服袞以享太廟。時帝年二十五。長君矣。三月。崩。猶遺尊楊妃踵朝。殿中侍御史龐籍焚垂簾儀。范仲淹疏沮遺詔。而帝親政。夏四月。宸妃事聞。棺發面如生。而劉氏不替。寵夷簡之比於劉者。詭而密也。任事內侍既誅。將盡劉氏之黨。夷簡贊之。帝入語。后曰。夷簡不黨劉耶。巧於觀變耳。於是及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之罷。夷簡方押班聞唱名。調之內侍闞文應。則謀傾皇后矣。姚伯子曰。此患失之鄙夫。極其所至。不難殺父與君也。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大旱。蝗。范仲淹請遣循。未報。日。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爲惻分命安撫。端明殿學士宋綬在劉時。請帝獨對群臣。於是時以總攬進。謂大臣且市恩以招權也。詔宰相無得進臺官。始防其布私人也。郭后不堪於尚美人。誤批帝頸。夷簡時復相。文應謂可報矣。引光武郭后以爲故事。夷簡先敕有司。毋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及御史伏奏門闕。叩鐶大哭。夷簡出曰。漢唐有行之者。曰不引君於堯舜。而法漢唐之失德。皆出之州。未幾執政。請授獻詩者龍圖直學士。帝憶道輔。不如其一言也。以授之。

十二年。改景祐。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慶州蕃部或攻下夏堡。秋七月。元昊入慶。聲言報仇。都監齊宗矩以援被執。遂輕宋而帝制。八月。李張居廢后瑶華宮。而出尚美人。九月。立曹皇后。彬孫女也。

十三年。春正月。作迴英延義閣。屏書無逸。二月。育商王元份子允讓於宮中。呂夷簡傾李迪而罷之。大常請定樂以建。命李照。而謂過高。因神瞽律法。編鍾鑄則已。

里。詔天下有其人以聞。胡瑗以范仲淹薦鍾磬大變古法。復不效也。司諫韓琦乃言曰。窮作樂之原。致治有本矣。使政令和平。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且西北二邊備於樂爲怠。太常乃仍和峴之舊。　秋七月。作親睦宅處皇族。　帝念瑤華宮。使召焉。郭曰。須班受冊。文應懼焉。使醫弑之。帝爲哀悼。復后號而歛葬。范仲淹知開封。奏誄文應。　詔立五代後。石介應御史臺主簿辟。奏不宜及衆也。以罷官。　十二月。吐蕃獻夏捷。大敗諸河湟也。加保順軍晉後。

十四年。夷簡專。范仲淹上百官圖曰。用人有叙。其超格者。不宜專委之宰相。犯所忌矣。謂汴地四戰。當預備洛。正言也。人則迂加。訊切時弊。論夷簡漢張禹也。越職訴之。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以申救貶。司諫高若訥議左仲淹。歐陽脩議其無恥。覘上其書。脩亦以貶。仁宗方免母后。旋爲權臣蔽。天資蓋庸弱也。故夷狄橫。而事多窳。治效之報。不誣也。神哲輕天下而行妄。其臣援前人之靖以爲藥。而帝仁賢主矣。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寫者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　秋七月。置宗正司。訓糾宗室。　冬十二月。夏取回鶻瓜沙肅。其地北河左轉。限中國之鄜延麟府環慶鎮戎原。西邊吐蕃回鶻。河北則契丹爲隣。地方名萬里。四守十五萬。設十六司十二監。自創文字。爲雄鷙。大槩漢武所取匈奴朔方涼州故土也。取宋所委。契丹有事。而合之以恐唱中國。如左右手矣。　王曾初薦夷簡。而後惡其專。

十五年。夏四月。交爭帝前而求退。以問盛度。度以帝方疑朋黨。爲盡傾之計。令各言所代。帝從之。曾薦蔡齊。夷簡薦宋綬。則四相偕罷而獨晉。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以北。人壓死者二萬餘。直史館葉清以咎在天下。雌舌也。其時衆星復西北流。冬雷。

十六年。改寶元。中外多薦范仲淹。帝明其罪曰。仲淹密請建立皇太弟。冬十月。詔戒朋黨。姚伯子曰。帝年方三十。庶人始室。時也。以宗廟事重。然宋室有育矣。育者未定。可以俟生太弟。立則已定矣。生而圖易。不趨亂乎。以帝爲自誣。仲淹之謬也。其後李若谷言君子有類聚。誣善者目之以朋黨。而帝是之。　元昊以五臺供僧。爲窺河東。其叔父山遇諫而不聽。挈妻子以來降。延州執歸元昊而殺之。　十二月。京師地震。

十七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樞密王德用請將討元昊。或曰。貌似藝祖。且得士心。而罷之。　六月。趙元昊嫚表請地。請帝。削賜姓。則遣納旌節。敕告於邊。　省浮費。議及

兵吏俸賜帝曰勿以搔人心。　秋七月夏竦知涇州與范雍俱兼經略待制麗敵以體量陝西就竦計事但言元昊之不可敵也。　冬吏或賄敗窮之罷盛度程琳朝臣以十數皆賴其賦者也張士遜以給孔道輔爲辯而出之道輔恚卒。　夏寇保安指揮狄青擊敗之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賊寇渭命進圖形青戰銅面披髮向者靡。

十八年改康定春正月朔日食先時司天請移閏帝曰正時授民不可曲避也。　范雍在延州恃欵而不設備元昊寇州慶屯將劉平石元孫及鄜延都監黃德和救之再勝矣德和軍隙後望見小却而帥退平使追執其繼不還也

二將窮鬬三日與軍偕沒寇還雲延乃得全雍貶。　二月夏守贇自樞密經畧安撫內侍王守忠爲之都鈐監轄知諫院富弼曰唐季之所以多敗也。　知制誥韓琦論西師悉其勢命安撫陝西則薦范仲淹知永興軍召還守贇守忠。　天聖中曹瑋爲真定總管元昊往來見異王融使過而謂之曰國家將有事西方君正柄用時也盍晉意邊防三月不能應帝問而三相偕罷。　韓范既出則各執所見韓喜倖勝范惟守險固執不能相通也。　元昊陷寨門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謂屯河東出麟府可擣其心腹然未之行也。　秋八月仲淹兼知延州大閱得萬八千人六將分領曰賊至更禦建鄜城爲軍就同華爲餉其道皆取持久。　九月元昊寇三川韓琦使環慶將任福夜襲白豹城焚其積聚。　鄜州判官种世衡城寬州因得泉名清澗以知城事。　冬鑄當十錢。

十九年改慶曆春正月使如陝決策夏竦故怯且不能調合韓范而具二策獻命并以正月進兵此其一策也執政固已不樂言戰遂因仲淹言罷鄜延居守以備招納西羌韓琦奏鄜延牽置是孤委涇原以當黠寇故莫如同入帝以奏示仲淹琦亦使尹洙就議仲淹堅執不可琦曰強之亦且無功重屯二十萬而界壕自老賊將有窺陝右之心

矣故籌定而師不果行者仲淹之爲也乃其失更有甚者元昊使如延州議和仲淹不謀而報之書堅執之成違已甚矣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戒嚴而行邊二月至高平商夏寇渭州薄懷遠琦盡趣鎮戎兵募勇萬八千人任福將之朱觀武英各以所部從琦檄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近道便餉度未可勝則伏險要之蓋先爲不可勝也而福引輕騎趣捺龍川別將劉肅與夏人戰示弱於棄馬羊橐馳福兵逐利至好水川約明日會戰而不知在伏中矣於是將之免者朱觀蓋全軍幾沒夏竦散散兵福衣帶間得檄琦得奪一官爲罰知

秦州。元昊荅仲淹書更不遜明輕中國也而對使焚之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爲周旋三月知耀州。夏五月宋庠罷夷簡悉斥其所善以爲黨。秋八月元昊陷豐州且絶麟餉管勾張亢敗之始退張方平劾夏竦統帥三年師出必喪寇至莫禦而免其經畧乃分陝西爲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二十年春二月置義勇保捷軍。契丹使來言故地且問伐夏罪易宋爲可坐制之也富弼充迎接使特末情告曰一事足塞之姚伯子曰然則契丹猶以觀宋也有重臣鎮之示之威而禮裁雖張可歛也已帝聞弼語許增歲幣或

宗室女而當國者夷簡遂以弼脩怨。夏五月契丹軍幽薊則形影震之矣夷簡請城大名府以爲北京。六月王德用判定州虜覘其治兵則大閱以示師且出。富弼議廢樞密張方平曰自唐軍民二體文武分途矣二府乃有兼銜。使至契丹虜言關南吾故也弼曰晉賂盧龍周取關南交置之爲異代事也若皆求其故豈北朝利哉乃議增幣弼功在以死爭獻二字秋偕虜使至歲增銀絹各十萬書稱納。元昊益無所畏寇鎮戎殺摠管大掠渭州而宋遂窮爲重賂求出契丹之師御史中丞賈昌朝充使力辭乃推宋之所以弱者曰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過削藩鎮之爲弊也請自今無數更易守臣論國勢者多主之而不遂行者沒利於和一得罷兵而講武之心遂弛。仲淹馳救渭州掠者退韓范以是爲有畧矣仲淹上書漸復橫山爲斷賊臂冬十一月置司涇州更帥置戍倚任之矣然琦仲淹未聞以尺寸前雪也史著其績不過曰號令嚴明諸羌感恩而已帝心實厭兵契丹爲夏諷款密詔龐籍招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使如延州議和得其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大宋皇帝則達其使已。二月立四門學。三月夷簡以疾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

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辭曰議者以契丹結好而弛備則臣且受罪其敗盟也改授資政殿學士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右正言皆正人自負者也襄以上疏曰邪人之傾剛正直言者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脩遂進朋黨論蓋當時諸君子聚朝神之契矣情有不可掩者故論稱惟君子有朋爲天下者期治而已苟得賢何必論其黨哉。夏四月遣封元昊夏國主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虜賂合西北餘六十萬匹矣諸公之經畧五六年其成功乃有如此者琦仲淹樞密副使。夏竦以樞密使至京而罷之代以杜衍國子監直講石介見宰

相諫官妙一時之選作慶曆聖德詩於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皆有頌而間以大奸斯拔指竦也夷簡罷逐斯時孫復曰介禍始此矣仲淹謂琦曰終壞天下事者此輩也　五月朔日食　兵弱矣而民復不勝官供其兆自仕路矣進士歲舉或千餘人推恩任子五六品逮南郊誕聖斯已繁矣而時有特恩途廣而官少常數人共之費固在供意自大臣全始終於奸回貪吏益搏食而無所懲弛禁恤刑寬行而以其國貧弱思治者人有變志矣韓范富歐當時推人傑者也而仲淹自秀才時負天下志曰必先之而憂後之而樂帝數問當世之

事仲淹上十事富弼安邊之策十三琦倣之多所條陳乃謂帝誘之所隨也願委計於輔臣　歐陽脩自諫官事發其機仲淹弼從而成之冬十月詔選轉運按察使擇知州州擇知縣罷其不任者仲淹視班簿悉勾監司之不才弼曰一家哭矣曰何如一路哭定磨勘法非勛德無晉秩朝官限年則艱其超遷保舉數不足者倍其資十一月更定蔭子法罷聖節奏蔭恩非長子爲限年事微見端則失意者怨而思逐之琦時宣撫陝西討群盜沭贏卒脩城隍振饑民　十二月河北赤雪河東地震

二十二年荆王元儼當眞宗時著聲其崩也晉宮不出春卒有司欲緩期仲淹曰以太宗之愛子也全其生矣乃賜藏金備葬　三月詔州縣皆立學法須在學三百日乃預秋試相保任無匿服犯刑虧行目名先論蓋而後詩賦願對大議者試十道　夏四月置太學丙舍帝謁孔子行再拜禮取湖州教授胡瑗經義爲之法　夏與契丹爭党項恐宋乘其敝也使來要誓書歲賜乃至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仲淹欲重脩京城防契丹之一旦背盟而至也余靖荒言王者守在四夷當時契丹元昊王宋也乎哉　仲淹弼多毀言以行驟夏竦之姦也令女奴習石介書謂弼行伊霍之事且草廢立詔爲飛語乃皆外出　秋七月廷美德

昭德芳之後皆得紹封　契丹來告伐夏曰爲中國討賊其無與和疑而遣覘　晏殊不堪諫官之煩數出脩潁州蔡襄爲發殊陰事罷之　陳執中在中書八年人無敢私干其挾持可任也徒以學問未名杜衍同平章事執中參知政事孫甫蔡襄力爭而帝不爲疑其後歐陽脩復諫官屢奏詆其爲小人也逞於文而不顧其質當時君子小人以是混淆矣　契丹以十萬敗夏賀蘭山元昊請服而三退退則赭舍誘馬逐者饑矣因大敗之宗眞走免及夏平而宋夏刑行

二十三年春正月朝臣脩仇仲淹衍之出及其所薦王拱

辰爲一網打盡之計。得監進院蘇舜欽。集賢校理王益柔。戲傲事。昌朝方平得象。欲推劾章。以韓琦言。不行。然知名之士。大抵與其貶矣。諫官錢明逸。遂論仲淹弼引朋黨爲紛更。陳執中曰。黨二人則杜衍。故三人並罷。所更行者皆停。 三月。韓琦罷。以尹洙邊有爭。而右之。歐陽脩爲四人訟。自河東轉運貶知滁州。 夏四月朔。日食。

二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食。 吳育賈昌朝爭事帝前。

二十五年。春。旱。詔求直言。高若訥曰。大臣不薦。三月。罷二人者。文彥博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貝州以妖亂改恩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昊死。子諒祚生方期。母族訛龐。因以

三大將分治。姚伯子曰。元昊負罪爲不赦。其誓書爲要盟。而天與宋。推亡之機。雖三王復生不稽誅者也。 衛士夜爲亂。入禁。越屋叩寢。后聞變。趣召都知王守忠引卒入衛。命挈水踵後。故賊焚簾不克。守忠至以擒滅。后之遣內侍也。親剪其髮。使徵賞。 三月。天章閣給筆札。召輔臣御史中丞論闕失。皆以合議辭退。張方平獨鎖院條對。明日再問。則言朝廷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訐發沽激。天下無措。其指仲淹脩輩乎。當時何取而稱之。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自學士以至待制。公卿是之。自出既備顧問。不當使之退默。蓋宰相不可不預習知天下之事者也。 議以三節鉞授夏將程琳曰。幸喪不仁。夏四月。冊諒祚。而永西患矣。故假仁義之事。非極不仁人不爲也。琳進圖劉后實謀販帝。 五月。無雲而雷。張方平曰。是夏竦之致。衛士之難。張美人扈蹕耳。竦建議尊之以酬功。諫官王贊遂奏賊起皇后閤。險心所至。欲易後宮。爲貿寵也。帝問何郯。曰。姦人之謀也。竦罷。亨寢。 河北京東大水。民就食青州。知州富弼發廩勸貸。散處而粥之。祿冗官分爲之主。全活爲多。

二十七年。改皇祐。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彗。 帝觀後苑。刈麥。 汰諸路兵。文彥博曰。公私以耗竭。 儂知高世雄

西原。交阯當執。以其反據黨猶也。而釋之。數以敝衣易穀邕州。珙以爲饑也。而忘備。秋九月。攻邕。

二十八年。秋九月。大享明堂。以太祖二宗配。 知制誥王洙謂樂具君弱臣強象。冬。以詔胡瑗。大安製土。著作佐郎劉義叟曰。帝且感心疾。議者則復言柰黍。

三十九年。夏六月。作隆儒殿。 冬十月。張堯佐宣徽南院使。妃兄也。故御史唐介抗言。帝推之。中書爲拒。介之劾彥博。遂謂金通官掖。以得執政也。且請罷之。相富弼。帝怒。貶介。彥博亦罷。

三十年。夏五月。邕州陷。知高建國僭號。橫貴藤梧。康瑞龔

封。一時並陷者。兵備久弛。無與守也。進圖廣。魏瓘以州守。英州蘇緘要其歸爲拒。乃命余靖廣西孫沔廣南安撫。秋智高陷韶州。沔請騎兵武庫精甲。得七百人。檄湖南江西若爲大兵且至者。智高移書求邕桂節度。梁逵曰。若受其降。嶺表非朝廷有也。副樞密狄青請覇其首致闕下。以爲荆湖宣撫。諫官韓絳以武人專任非宜。麗籍曰。號令不專。不如勿遣。乃詔並受節度。陝西轉運范祥制置解鹽。盡罷中邊芻粟諸法。惟錢入鹽給。當時謂大利者。想眩一時入數之多云。智高陷賓州。余靖將出交阯兵。狄青却之曰。是又啟蠻亂也。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合

沔靖之兵。次於賓州。戒無妄動。陳曙以步兵八千。敗績崑崙。青會諸將斬曙及從遁者三十人。靖沔皆殷栗從命。姚伯子曰。衛青不斬裨將。而狄青反其行以。惟宋每以不用命敗。故威之爲寬紐也。不然。靖沔且如琦仲淹之偏執必行。青能用之哉。

三十一年。春。青休軍十日。忽夜度崑崙關。賊悉衆出。靖沔咸畏其銳。青麾兵左右翼擊之。鬬亂而愈整。賊以大潰。智高遁廣南。平。帝歸功麗籍。梁逵也。召還青沔。靖留經畧。致智高首。夏。定內侍員百八十人。以爲額。數莫儉於宋矣。其後帝以嗇嗣。猶咎宮多之爲尤。姚伯子嘗惻其人曰。人有父子夫妻之樂。而獨閼然何罪。而童稺之爲僇也。謂千天地之和。信然。古人免死爲宮。若慮其報怨干紀。錄不及特旨。擇於家世長厚之偶犯。或涯在瀆倫。而年稺可憫。刑後。過衆不再。鄉里保任。以備內官。則其宮上生之也。冬十月朔。日食。減畿縣稅。

三十二年。改至和。春正月。張貴嬪卒。而贈后。姚伯子曰。猶二后也。二月。孫沔罷。不讀冊。夏四月朔。日食。用牲於社。三十三年。春三月。封孔愿衍聖公。夏五月。衙前更差鄉戶五則辨役。而罷里正。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常在仰小人而扶君子。以言出者皆得召。然有鐵面號。其舉劾不辟

也。帝問相於王素。對曰。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宜可。文彥博富弼乃同平章事。帝又以人情爲悅。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冬十二月。以殿中丞李仲昌請。發丁三十萬。備六塔河。翰林學士歐陽修三諫。

三十四年。改嘉祐。春正月朔。帝朝而疾。罷。次日。文彥博問狀。內侍不對。曰。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遂並劉沆富弼宿殿廬。司天官奏請皇后同聽治。彥博曰。汝不畏族耶。妾預國家大事。蓋是時賈昌朝比於內侍武繼隆。有所受之。既退。同列悔未斬。彥博曰。事彰灼。則中宮不安矣。二月。疾愈。出朝。始退宿。唐介知諫院。彥博請

之也史曰介甫無根詭激姚伯子曰若是則譏讒殄行矣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　六月水壞社稷壇瑩出紫微　秋八月朔日食　樞密狄青親士卒其自行伍起也歐陽修彈罷之則誣其爲國不利　包拯知開封府剛毅以持法貴權歛手於關節所不到歐陽修且上書擊之故宋君子小人之是非難定也自全盛時已然矣

三十五年春二月歐陽脩知貢舉宋之言古文自修始也紓餘曲折以盡情實習韓愈之取新而脫離之也群賢未得盡其治才而高論則以靡者振矣於是王安石曾鞏蘇洵之屬皆上擬古人以趨之時大學體方以艱澁爲奇修

故嚴損抜士乃得洵子軾轍始之不平者終以大服文體爲變　夏四月幽州死地震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州以絕戶田置廣惠倉老幼貧疾以給　京西屢議廢州無耕人而土曠不任給也唐守趙尚寬請存州脩陂渠假耕種戶增二千而田受溉則數萬頃故富庶無定土也有與利之人高黍而下稻山原川澤皆穀土矣　宋進士科問五六年數常踰千踰夫或以匿喪期冬十月詔間歲一舉而半其額增置明經科問大義十條五經得五自是以增兩經通八出身與進士等

三十六年夏韓琦同平章事　秋八月朔日食　殿中丞雷簡夫以下溪蠻內屬

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於社劉敞曰屈天子以從侯制非尊朝廷之義也　夏六月詔鄰州飢而閉糴罪以違制姚伯子曰秦泛晉粟周予唐糴圖其國猶不忍餒其民況同朝而共撫天子之人哉安鄰之死不仁而未必其初心也狙獪食姦於闇出餡其愚爲之逞者多耳　秋七月以月食放官人爲脩陰過也幸而預放者二人以時所譏　冬十月大祫於太廟虛東向以四祖尚太祖也　十一月濮安懿王卒以子育宮中崇之矣宗實服三年之喪未之禁也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三十八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夏四月置寬恤民力司王安石進士授官而若退文彥博歐陽修更薦之五月召三司度支判官通宋之變者實自范文正公始其萬言書傳爲有天下之志安石尤果於自信時亦爲萬言書上之大要援古法而行其意爲聚財以富其國而兵强也帝覽而置之宋方若貧弱其時賢立論初未有異安石者　歐陽脩宋庠上新唐書

三十九年夏六月朔日食　司馬光知諫院劄子亦數千言論德論治論兵後之所進奏敷其說而已　詔舍人院無得改除文字知制誥王安石爭之曰强臣將挾上旨以

造姦而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臣之所懼也以不悅於執政　曾公亮同平章事歐陽脩參知政事與韓琦得同政府乃取中書事分部爲目至則取視　文彥博請早建儲則在元日之疾矣嗣有諫官范鎮司馬光之疏韓琦入相而言擇賢於宗帝內許之而對羣臣無命旨光復疏曰陛下不豫建竟有以不祥事中之耶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猶可言哉疏下中書蓋帝意動矣光急謂宰相不及今定異日且有夜半出寸紙者琦入對帝曰宗實可冬十月起復知宗正寺固辭

四十年秋八月賜宗實名曙以皇子徵而猶辭曰以避禍

也記室周孟陽曰中人將因吾避也而更奉至九月進封鉅鹿公　冬賜諸路錢昉羅常平倉

四十一年春三月帝崩曙即位欲以韓琦攝冢宰而行亮陰宰臣不可　以帝暴疾曹太后權同聽政宦者任守忠搆之讒秋七月瘳初御紫宸閣韓琦請乘輿禱雨

英宗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韓琦加右僕射　高后自濮邸生子頊司馬光請重伴讀之職曰旬日疎隔則左右近習皆足以壞教使之料察其侍御僕從皇子之不從亦以問也帝從之於是王陶爲頌玉翼善記室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竄任守忠韓琦得詔即填空頭敕行之　詔日開經筵　冬十一月刺陝西義勇軍　十二月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二年春司馬光諫院奏事預言漢舂宣光武之不崇其親也夏四月韓琦請尊禮詔議光遂推霍光王莽曹操之意其曰先帝子選而後大統傳焉此則宋事之獨與古異也準濮王以期親高官大國爲尊所以使仁宗有子於死君則厚也翰林王珪上其議中書謀稱生君情問稱以皇伯不名對俯引禮爲人後者不沒其父母之名則二議爲無徵當帝以有太后手詔謙讓乃令有司博求典故　詔宗

室卑屬勿授師傅　富弼罷樞密以韓琦爲專矣　秋八月京師大水司馬光對直言以梓宮在殯帝已簿其所親爲失人心之本也

三年春正月契丹復稱遼　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攻韓琦曰專權導諛攻歐陽修曰首開邪議於是琦以太后手詔尊皇帝而帝辭稱親即園立廟濮國公守其祀於悼皇考與者何乎誨等既納告敕以出趙鼎趙瞻傳堯俞自契丹使還而求同貶其憤激在必欲天子尊不得於其親豈反其生我者而皆能恝然乎韓維呂公著又以帝爲塞言路也　三月彗見西方　夏使語悖以責諒祚不奉詔

而寇邊環慶經略蔡挺使趙明擊之諒祚走流矢徙寇柔遠則走副總管張玉之援營而猶聲言圍大順延州陸佐曰虜習姑息以狂留歲弊而謝罪。 秋九月朔日食。 三歲一貢舉。 冬十一月韓琦以帝疾請立太子。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英宗風志也以順人倫。 歐陽脩以同濮議薦蔣之奇而奸邪隨之三月脩罷知亳州之奇傾之以自解也。 司馬光辭翰林以四六帝曰漢制誥可也。 韓維自潁邸記室薦王安石李公著兄弟亦皆云即想見之矣即位召之不至帝曰果病耶亡其不恭耶曾公亮曰直輔相材也吳奎曰護

前自用以知江寧府。 韓琦不柳朝班帝亦不悅其專也。王陶之劾曰跋扈。 秋八月京師地震九月召王安石翰林學士帝罷琦問代及安石琦曰不可。 知青淵城种諤取夏綏州十一月夏人誘殺保安軍楊定朝議誅諤棄綏。趙卨曰虜殺王官矣示弱已甚乃存綏猶寘諤。 十二月。諒祚卒子秉常立。

神宗

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與彥博言急理財府庫不充不可以養兵備邊慨然欲反前人而求自立也。 夏四月安石始至詔越次入對則曰上有堯舜斯下有夔龍在人主之能擇術耳。昭烈太宗之言若孔明魏徵之臣不足數也惟四凶不誅使得肆其讒慝不肯苟祿而去之矣蓋大其言以期深結於人主。 六月河決恩冀瀛。秋七月京師河朔地震。 八月以月食不應復行崇天曆。為太祖議世祀太常劉敏曰諸侯不祖天子其子孫世世勿降爵則襲揚者著矣九月從式安定郡王。 冬十月郊不給賜司馬光辭自貴近始安石進言理財光折以聚斂曰善理之不加賦而足也光曰財之生天地者數則定矣斂之民然後聚之官兩人之爭論自此始姚伯子以其皆未辨生財之道也王未達而妄用馬則寡術矣。

二年。春二月安石參知政事乃請變風俗立法度首援周禮泉府以為摧制兼并均濟貧乏此世所以譏其知經術而闇世務者不達今古之變也術獨取桑弘羊而猶言帝言王果能質之心而無疑乎帝為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既與陳升之行新法首薦李惠卿蘇轍同檢詳文字而獨與惠卿謀章惇曾布為安石翼者皆小人也豈宅心有以召之邪。 夏人寇秦州。 夏四月河決地震旱。 唐介與安石爭不勝而卒恐開封府勝甫或有議帝前而出之陳恕辭三司條例其素善者也。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程顥頂焉。 薛向為解鹽使安石領群牧嘗以其鹽易馬。

故使爲淮南轉運請罷遵商法而官鬻置賣隨本與息。五月。以議法罷翰林鄭獬宣徽王拱辰。呂誨奏安石將盡逐天下之賢人以羣枉生亂也。帝還其奏。恐誨出而安石不安。安石引不避嫌而罷之。秋七月朔日食。帝疑新法致變。安石則堅以天數無關人事也。發內帑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行均輸法。弊具蘇軾之論。官府不工商賈之術。簿書不盡奇贏之變。吏祿官費貴買賤賣不可行。不待其終矣。蓋安石好訪於細人。是以聞均輸之利。而不知寬行之有斂怨。以基天下之禍者。范純仁以力諫求去貶。程顥以御史裏行召見。終日引論。在人主當

防未然之欲。安石遣顥等八使求遺利於四方。蘇轍以遺書貶蜀洛之釁。非此矣。爲人主防欲。而獨爲利使也。李參初爲青苗於陝西。曰。有贏九月。安石以爲推之天下。可盡收豪富兼并役使貧民之權。而都之爲國富。不加賦而增倍利也。命以常平廣惠二倉爲之。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其害民寧特富室倍責之貸哉。無變多用。而併誅以官府之刑威。天下猶有居人乎。影似古法以欺世。使非真有不肖之心。其術甚疎矣。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與之辨變法守法之論。常數千言。然新法之流毒。其寂者。亦惟青苗均輸耳。所首二事。既以忤於公卿大夫士。於是人懷必爭之心。動而皆尤也。冬十月。富弼罷。以安石不畏天之言。爲伏奸也。陳升之竭力爲安石用。既同平章事。微示異於解三司。十一月。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得廢田三十六萬頃。姚伯子曰。通以古畝。十侯之地也。乃須農田水利約束。而不果行。置諸路提舉主青苗事。惟務多散以爲功。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不能償。乃命相兼十人而立保。京東轉運王廣淵。苗之行所待決者也。十等其民。下戶猶給千。皆以巧漁而强予。其蔓爲可必也。而矯權呼以入奏。程顥是時。劾廣淵迎朝廷以困百姓矣。安石謀設閑局處異說者。十二月。增置宮觀官。張載起雪嚴

令。爲崇文院校書。

三年。春二月。韓琦自河北請罷青苗。帝歎琦忠。袖以示執政。知青苗之爲民害也已。安石遂稱疾。諭起。則持新法益嚴。彥博且助琦爭。帝內遣密視。安石皆預結之矣。隱怨以便覆。思大有爲而能有其臣。三代以後。惟宋神宗。安石負高文異翰。顏葆姦而驅之亂。使後世君臣有志者。懲之而臨事以躊躇。則皆其罪也。帝詢司馬光。安石曰。異論之所倚。光曰。若罷新法。是臣已用也。使副樞密。卒辭。三月。呂公著知貢舉。始罷詩賦。乃策試第一。祖洽文。鄙祖宗爲因循。媚熙寧爲革新也。蘇軾時直史館。擬正對以獻。貶

知審官院孫覺訊青苗爲妄引周官覆視幾縣爲曾公亮徵追呼抑配之擾。呂公著謂帝賢者皆不樂有今之舉也夏四月使舉呂惠卿爲御史不可而貶趙抃罷知杭州韓絳參知政事御史陳襄曰大臣皆以利進矣 李定以見言民喜青苗得御史裏行封還制書貶者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匿喪御史陳薦發之猶充說書於是貶及林旦薛昌朝范育以定不孝不宜館職也。程顥疏條例司之失令議中書安石厲色顥曰天下事也願平氣以聽張戩既歷詆安石升之絳定惠卿之短以爲君側皆姦人也李常言安石一王莽其引周禮皆隈析其言以流毒

三人罷而臺諫一空。五月詔制置條例歸中書韓絳大相也呂惠卿兼判司農寺新法皆屬之。樞密故掌武選欲專中書之權官分東西院以奪之六月文彥博以其職爭罷 秋呂公弼罷或獻其書訊安石之不靖也。蘇氏初出當仁宗時議論文章皆務爲高矯也及安世妄動敝其民軾思在休息矣帝問政令得失軾對患在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因退悉亂跡幾萬言統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上之發策而訊荅堅之獨斷燕脅之專任爲足以敗亡也安石使御史謝景混論致其罪不獲而出之。夏人寇環慶韓絳以請行邊遥授陝西宣撫。以對策直言罷台州司戶孔文仲宋敏求所取異等主非新法者也。初李師中得安石相於鄞曰白眼似王敦必亂天下。及經略鳳秦王韶以策復河湟取西夏爲管幹機宜文字師中不合冬貶州。翰林范鎮罷於新法之爭猶悲天下之受其害也。十二月改更戍欲使兵將相知然以征調不及而益驕。鄰里相保而備不虞寇至斯救矣此立保甲法之爲可久也。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四年春正月种諤襲敗夏兵城囉兀 爲青苗之本。鬻廣惠倉田。 二月更定科舉法姚伯子曰變法在尚經術故

專以制義論策然名理可襲也故弊至寂守空經而無實用。种諤分城六砦夏則聚兵爲報復計矣三月至則新築俱陷諤坐流韓絳免。 浚漳。 夏四月司馬光之辭判西京留臺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次不如范鎮。 五月高麗來貢羅拯自福建招致之蓋諜遼此宋君臣所以陰事聚斂也。孝武先斂羣才而使各效其用故動而有成功者非專富庶之力也而宋之朝廷何如哉。 六月歐陽修富弼皆致仕 累牘新法不便者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使各言狀摯條對曰昨役斂錢大臣御史主之外之監司皆其親黨勢易

行矣。而彌年莫窺。豈非不順民心哉。臣志在君父。不得不悖權臣。安石更有不才子曰雱。少進士。說書崇政殿。則以天下皆可欺而下之矣。安石之異愎雱實堅之。以商鞅爲豪傑士也。安石程顥議新法。雱突曰。泉韓琦富弼之首則行矣。王韶安撫洮河。青唐俞龍琦慕包拯之爲宋忠臣也。內願賜名包順。九月。罷坊場河渡祠廟。立大學生三舍法。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則召試賜第。姚伯子以此見大學之猶重也。先王敎化之本。

五年。春正月。罷謗。三月。緣邊市易。一均輸也。更巧以盡民利。倡自王韶。安石善之。而置務提舉呂嘉問。建置十三

事。其一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安石以爲便貧民也。姚伯子曰。無本業以阜貧而徒艱其借路。善兼并者命。得重其出以折之矣。夏五月。詔宗室應舉。以監牧馬給之保甲。曰保馬。秋。章惇湖北察訪使。八月。王韶擊敗吐蕃。城武勝。歐陽脩卒。詔求其五代史。方田均稅之法。橫直千步以爲方。周百夫之田也。準今畝四十二頃。而缺五等以定其稅。徒封植隅角。而買賣不改。奚貴頒之而勞其民哉。九月。少華山崩。其下地裂。冬十一月。置熙河路。十二月。梅山峒蠻降。置安化縣。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沈起知桂州。圖交阯。三月。

置經義局。夏四月。安石賀日食遇雲。爲帝德格天。姚伯子質以其天變不足畏之言。眞奸人哉。文彥博以爭市易罷。置律學。濬川杞之不可以治河也。謂自安石。則已貽笑。六月。置軍器監。王雱以天下甲冑弓弩無精者。周敦頤有太極圖說通書。二程受之。聚徒講論。而後有道學之名。姚伯子喜讀周子之文。簡靜而眞至。知門戶不自其人開也。卒知南康軍。秋九月。初策試武舉。王韶取岷宕洮疊進端明殿學士。冬十月。開直河。范子淵提舉用者濬川杞。湖北蠻以次平。置沅州靖州。行折二錢。中國衰耗。聚之夷狄矣。而訊安石之罷銅禁。

七年。春正月。熊本討降瀘夷。青宜結鬼章擾河州。知州景思立死戰。木征寇岷州。包順擊走之。熙河。示遼漸及之勢也。其不能。又爲之窺。乃使來言。河東戍壘侵入蔚應朔界。朝議無正。徒使太常少卿劉忱。會遼使蕭素代州境上。夏四月。大旱。光州司法鄭俠圖流民。判衣拾莩。扶携塞道。猶其無累者也。交債交逼。則頸鎖負械者。涕垢於負瓦揭木。此猶形之可繪者也。生若死樂。莫適爲告。疏不能具之情。惟新法之湛毒也。故安石斬而宜雨。圖入。帝觀而不能寐。急罷十八事。大雨霖沴。惠卿之徒環帝而泣。數年所成而一旦爲狂夫壞也。時俠以闔門不納。而發遞上之

故以爲罪。而新法皆復行。 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賜姓名趙思忠。 內宮傳叢怨。太后謂帝曰。祖宗之法不可更也。天下之怨不可任也。盍出安石以寧國家乎。岐王在側。而贊之。他日太后復爲帝流涕。安石罷知江寧府。然韓絳呂惠卿守其法不少失。 六月。渾儀浮漏成。提舉司天沈括所作也。 秋七月。立手實法。田宅資貨。下及雞豚。縣爲之籍。而歲有稅焉。曰以成賦役之均。有告不實者。以所告充賞。 九月。三司火。案牘殆盡。益天厭之。

八年。春二月。韓絳不平惠卿之謀。安石也。復請之同平章事。 夏六月。安石上詩書周禮新義。詔頒學宮。取士以之。而傳註皆廢。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本周禮存天子微權。而不失其忠厚焉。左傳不盡發明。其是非可按事而辨也。公穀反經悖道。故爲刺謬。附漢法之刻削。猶青苗之托周禮。豈其旨哉。安石以爲斷爛朝報。黜之。不列學宮。 遼人爭疆。妄指分水嶺。沈括得故地圖折之矣。秋七月。詔韓稙如河東。割地七百里。蓋安石實畏胡。而爲誣於帝曰。欲取而固與之也。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朔日食。 附惠卿者。懼於安石之出。而叛之。鄧綰乃發其奸利。冬十月。罷惠卿及三司章惇。 彗見。求直言。安石歷證天道之遠。而不足畏。以力行其言也。帝曰。人苦新法矣。則以人情不足

恤進曰。小民且怨祁寒暑雨。帝曰。無祁寒暑雨。不食乎。知桂州劉彝遏絕交人互市。其所爲取之術也。十一月。交阯大舉。陷欽廉州。 熊本擊降州獠。置南平軍。還知制誥則勸堅行新法。 解池用張景溫言。計家賦鹽。經宿不盡食者。罪同私販。

九年。春正月。交人陷邕。知州蘇緘舉家自焚。 章惇招下五溪蠻。 二月。以郭逵趙卨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兵。 吐蕃鬼章寇五原谷。种諤知岷州。 鬻祠廟及闕伯微子。張方平曰。是本朝建國之所因也。歲收微冗。褒之傷則多矣。罷鬻。 王雱欲遂成惠卿之罪。雜他事下。鄧綰章重訐安石。以爲報也。故父子責。而雱憤死。帝固心厭之矣。冬十月。安石罷。吳充同平章事。能自立。安石時既代相。則乞還正人。司馬光以爲庶幾可盡革弊政者也。遺之書曰。矢今不治。必爲痼疾。充竟弱力。爲。則爲確珪沮。 十二月。伐交阯。師阻蠻船。富平江。趙高伐木以壞之。殺其太子。乃請降。然宋師未戰而死者過半矣。是以雖近其國。不敢進也。既復所失。得廣源門而還矣。詔立順州。 鬼章聚兵洮岷。詔宦者李憲節制諸軍。御史彭汝礪之疏曰。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二分。南流入淮。北流入海。踰年而

塞

十一年。改元豐。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交阯來貢歸俘還其地。議復肉刑。呂公著曰。禮教未備。恐民不勝刑也。王珪欲試之刑。公著曰。刑而不死。法遂行矣。

十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李定何正臣沮之。以有異論新法之初也。夏五月。蔡確參知政事。自知制誥以及入相。無非傾人而代之者。吳充請去新法之甚。確巧言曰。參怨何而守其約。況陛下身所建立。稗政因仍。終神宗矣。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舴下或五以爲甲。逮蘇軾於湖州。李定舒亶摘其詩。謂若有訕焉。曹后聞諸違豫之際。

憶仁宗言。而謂帝。先帝喜得軾轍。二宰相材。且過以詩。微矣。王珪舉軾檜詠。蟄龍知句。爲含飛思潛。帝即曰。咏檜何與朕。乃得安置黃州者。太后臨崩之言也。

十三年。春正月。罷章惇參知政事。夏四月。蠻酋乞弟引兵責賞。殺江安守將王宜。說其軍。韓存寶經制。以三將休兵。綿梓遂貧間。秋七月。彗出太微。王安禮直言疏。在大臣之反道。安國安禮。皆安石弟。見之行事疏奏者。多異其兄也。九月。王珪憂有司馬光之召。蔡確薦俞充帥慶。西夏之師既深。光召自止。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三月。河決澶州。帝意則欲遷城邑以順水性。然竟用都水監李立之論。隄河大名。至於瀛州。俞充之請伐夏。曰母梁秉政。秉常爲幽伐之。其時也。帝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孫固難之。帝曰。使遼人取之。愈以強北寇也。固曰。孰能任之。帝曰。李憲。固曰。大事而用宦者。帝曰。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師撐帥既無人。曷若已。文武銓注悉歸選部。分左右曹。韓存寶弃市。爲厲伐夏之師也。林廣代之。破乞弟於納江。秋九月。李憲復蘭州。請建爲帥府。張方平是時也。極諫用兵之害。請班師守勝。种諤克米脂城。冬十月。高遵格復清遠。十一月朔日食。涇原劉昌祚破夏衆十萬。磨移隘。勢入靈州。環慶高遵裕以兼節檄待

至則不可下矣。爲河灌且絕餉。師潰。憲兵不至。

十五年。春正月。四將皆敗。而李憲廣以開蘭會功。則上再舉策。夏四月朔日食。舒亶以詩露免。宋制。苟承於唐末。官與職之不相應也。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差遣要劇。則貴途。遲速。勳階爵邑不與也。是以請更定制成。同平章事爲僕射。參政門下。中書侍郎也。尚書曰。左右丞。事至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歸之中書。確欲傾珪權。奏以左右僕射分兼兩省。而不置令。於是珪門下。確中書。俱侍郎。珪以首相拱手。帝歎無才。尚書左丞蒲宗孟曰。半壞於司馬光。帝曰。辭樞密一節。朕

即位以來未再覩也。王珪欲成李憲再舉曰向者患用不足耳今捐錢鈔五百萬緡給食矣尚書右丞王安禮曰必鈔變錢錢變芻粟而後得食能卒辦乎帝紬其無能而獨任憲。曾鞏爲中書舍人當新選除授美著撰詞姚伯子惜其錦繡被糞土。景靈宮作十一殿先朝御容藏焉。廡圖其文武秋八月詔以四孟朝獻。神諤上沈括策欲盡城橫山斷絕磧之冦給事中徐禧遣議還言永樂爲勝知依山爲城而不知水泉之艱也帝使董城工畢曲珍以萬人守之而夏人至矣比往援則傾國之冦也大將高永能請薄之其未陳禧之迂不鼓不成列衆惴以冦之益進

志且城保則曰無避敵鐵鵝渡河珍曰猶可及其半濟而縱之得地遂爲其震蕩而大敗餘衆入城者復死渴九月陷宋之二敗喪師蓋六十萬遵裕姤功徐禧假義誠爲罪矣使憲不畏强而進救功豈遂不可轉收乃竄逐朝士而曲庇內官何以帝遇宵人則投奬之獨深也

十六年春二月夏人冦蘭州銓轄王文郁夜縋死士擊走之於是李憲以劉摯論貶猶熙河都揔管。夏閏六月夏人脩貢遽復其歲賜。秋九月朔日食。是歲天下主客戶千七百二十一萬而餘。

十七年春正月夏復大衆入冦。夏五月封孟子爲國公。

從顏子配祀蘭陵荀況成都楊雄昌黎韓愈皆追伯並從。初司馬光以戰國策編年爲通志英宗悅之命續其事開局崇文殿秘書畧給許官屬自選故光得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文以待其成蓋諸史浩汗無端成敗之迹非貫之莫能達也帝之責其成功也官六任書局皆隨乃踵左氏迄郭周法丘明而加密焉天地人物之大若災祥疆界戶口禮樂兵刑將相之屬節見而脉貫捃摭千五百年成一家之書斯亦奇矣所惜者光之爲人執方而不達於變其所進退多爲奸人僞行所欺然一節可采必集焉亦可想其好善也數

主並治紀事以大若宜然分統則分尊何取一帝而一冦況其奪予倒置也然後之爲史者舍是無筏焉亦其十九年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之功也冬十二月書成上之以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帝寡子獨正安郡王聰朱出也十八年春正月帝疾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爲奸謀而欽高公繪公紀以定策也不從則宣言太后屬意岐王三月皇太子既定太后權同聽政。帝崩太子聰即位高太后於神宗苛刻是更旨從中出珪確弗與知已。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姚伯子曰眞仁爲不可繼而神宗變法亦相激之勢有然者也其大失尤在棄者

使輕險小人乘高位而布虐故害者種害利者亦未究於利耳若農田水利保甲免役習行已紀吏良繼治利將舉矣何必與青苗手實市易同罷乎蘇軾在當時爲獨達其故　程顥以崇政寺丞之召辛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終不怨安石曰吾黨激成其禍耳既聞道茂叔猶自謂深求於佛老十年而後六經有得是以宋以後性命之理日進乃反以引賊異端籍儒言以精而愈不可破矣故實效後漢唐亦其造品之不可假也先生載道之文欲俟退老而中年殞喪仍其語爲錄者遂雜之方言道學家襲之以腐文而穢編是則學先生者之陋也　司馬

光自洛入臨爲門下侍郎欲延新法者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道則百世不可異也安石惠卿之所以毒天下者能緩三年乎且太后以母改子　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蓋學於胡瑗能教善　秋七月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同光而用韋　首罷保甲謂便民姚伯子惜之曰使寬其人簡其數精練之爲不調之府兵可也夷狄盜賊乃亦有畏哉　冬罷方田又一擾矣　罷市易乃貶呂嘉問　罷保馬　邢恕貶以請崇大妃

哲宗

元祐元年春二月蔡確罷司諫王覿疏其惡及於章惇韓縝張璪曰執政八人姦邪居半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錢穀之任歸焉或慮幹局光語使天下知朝廷不復事聚斂姚伯子則以乾沒放散必廢削以爲承　章惇免　罷青苗及諸州提舉管勾而復常平　差役常以富者貧陰去兼并貧民得息力於治生而自給故開國之君知民艱必擇取焉顧役行而富以承貧民坐受其折然勢一成更之於上爲艱也光議罷及蘇軾范純仁爭謂法相因者事易成行有漸者民不驚恐滋爲病而持之堅純仁乃言曰今

媚公爲容何如少年合安石而速富貴與三月竟罷爲期五日而知開封府蔡京如約光喜其獨奉法不知不顧人情以狥執政者姦之尤也　程頤以處士上書仁宗未用則徵之不起也光公著舉逸民夏召爲崇政殿說書疏言輔養之道在接士大夫時多親寺人宮女時少故欲心志清明講學宜急也帝時年十一耳憑檻折柳頤則曰傷生意動而禮之繩誠利爲幼主師　免韓縝治割地契丹之罪　王安石死朱熹評其爲人文章節行高一世道德經濟爲已任誠然乎而姚伯子不解　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時年八十一矣六日一朝月再赴經筵班宰相上蓋

光請之。出內臣李憲以下。提舉官觀。詔升朝官於科舉歲舉經明行修。登第日。用以升甲。光於文學中敦士行也。修定學制當時稱善者曰。改試爲課。而競心平。鐫解額而利心恬。六月。置春秋博士。鄧綰李定呂惠卿建州安置。時省院則多正人矣。然任外皆姦黨也。范純仁謂太后曰。錄過不宜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秋。立十科以任舉者。相其才而使保其官者八焉。其行誼可師表。經術可講讀。二科。特及未仕者。夏。使來求蘭州五砦。司馬光建議與之。且欲弃棄熙河。此其失視河東七百里之棄更無可解說也。舉朝皆謂不可。姚伯子不知光且固也。抑

徙與安石執敵而不爲國恤也。會秉常死。子乾順立。而告哀。詔以元豐所取。易永樂俘。是以予惡安石。又惡光之不審利害是非。惟反其行以爲道也。九月。百官方有慶行。遇司馬光卒。欲遂往弔。程頤引哭則不歌。而不可。或即謂不言歌則不哭矣。蘇軾率易。常拘視頤行爲不近人情。遂以其言爲尤也。而語有侮頤則恨思中之當時王馬相左。軾兩不附。故試館職策。以仁祖神宗。合問得失。頤門人司諫賈易正言朱光庭。訟詆先帝。劾軾矣。呂陶謂諫官借事權報私隙。且起朋黨。故太后不軾罪。而附洛蜀者。攻擊不寧。太后帝臨太保溫國文正公喪。

二年。春正月。科舉禁用王氏經義。呂公著以安石爲竊佛老之似而亂聖真也。遂禁莊老命題中。韓佛書爲學。程頤請坐講殿上。曰。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夫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陳師道絕進取。或經日不食。心非王氏也。起薦至秘書教授。從郊。遇寒。却趙挺借裘而凍死。秋七月。朔日食。帝瘡疹。不御。程頤使宰相問疾。且曰。太后不宜獨坐。則胡宗愈孔文仲。顧臨攻之矣。大旨偏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償伐。謂軾使也。黨分而國是淆。天下人品。此抗必彼抑。其邪正又未可定也。是時頤主洛。朱光庭賈易附軾

主蜀。呂陶附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屬。雖皆自守也。吐蕃阿里骨誘鬼章以洮叛。岷將种誼執之。尋居之秦州。使招其部。賈易劾呂陶。洛之攻蜀也。其伏險又旁侵彥博純仁。太后峻責呂公著爲之解。

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夏四月。呂公著辭老。加司空平章軍國事。第啓北扉。爲延會議。蓋異禮也。鴻臚丞常安民謂曰。去小人。而不厚集君子之勢。積憤且時發矣。呂大防范純仁尚書左右僕射。當時惟大防不黨。而純仁稱同心元祐之爲多君子也。

四年。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二科。罷明法律。安置蔡確

新州太后聞其誣功定策論三省曰子繼父業何策之定

六月范純仁罷謂其爲蔡確地黨之庇

五年春二月夏俘歸者百五十人耳四砦遽還以益驕

賈易奏罷彥博誣至和建儲之議爲未可信也　秋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御史以爲小人且長矣蓋呂范漸欲用熙寧以爲調停蘇轍疏曰既共事矣必快心於私忿忠良戕害不足惜也祖宗朝廷若之何太后謂中理

六年春二月蘇轍尚書右丞司諫楊康國曰轍兄弟之學儀秦也用之又一安石王巖叟簽書謂君子小人不並立也　夏五月朔日食　六月蘇杭民死水者八十萬　賈易摘蘇軾著作爲誹謗先帝出知潁州　劉摯勇於去惡相則爲朋邪奇中以除於大防冬十一月罷有自太后搆之者

七年春二月擬除程頤館職蘇轍進曰入且不青范祖禹曰草茅未習則有之耳　夏四月備六儀迎立皇后孟氏

秋八月陝西地震　九月蘇軾召爲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復舉貶呂惠卿制辭比帝堯誤用鯀之爲誚先朝也時帝長矣呂大防知姦人用意不獨在軾也奏其有動搖朝廷之思而罷之

八年春二月侍御史楊畏宋之邵附呂大防蘇轍而劾留賈易者若蘇呂之黨合也秋七月范純仁相其將召也二侍御史則請舍純仁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亦以陰爲蘇轍地又以見呂范之心異也熙寧小人深慮在傾朝臣易其位而四攻自敝以授之舉不國計賢人所以貴將何有也　高太后於帝若預窺其終者八月語宰相問疾官家必更用人九月崩思其治者曰女中堯舜謚宜仁聖烈

是時中元祐者以改前政逐其臣范祖禹慮其言行正人以斥國事再壞矣先疏陳之蘇軾見而附名　冬十月復詔內侍給事　范純仁辭政入覲問青苗知且復熙寧矣以擾民對排者及高太后純仁遂引仁宗禁言明肅　楊畏首疏繼述蓋宋之君皆患貧生財大道仁矣而富效遠若不能旦夕故均輸青苗取速焉元豐之季有二十年之積此其所以堅拒衆議而不顧也當溫公罷新法時衛尉畢游謂光因其積加綜理焉使人主無貪憂新法之罷乃爲有永光故以泄越爲反其行數年以耗言利之臣是以得闌其說復章惇呂惠卿官

九年春二月鄧潤甫爲尚書左丞繼言紹述者也旨自是中出　三月朔日食　呂大防罷　中書侍郎李清發策絀元祐蘇轍引霍光罷漢武之鹽鐵均輸而人無異議折藉先帝爲辭者耳帝爲發怒語有秦皇之續純仁鮮之事

同人異乃得落職。知定州。夏四月。張商英爲右正言。請索元祐諸臣章牘。改元紹聖。曾布請示所向。章惇左僕射門下侍郎。范純仁免。召蔡京戶部尚書。范祖禹神宗實錄歸過安石。蔡卞其壻也。以請改錄。爲國史修撰。黃履在元豐。以比蔡確章惇邢恕爲四凶。御史中丞。專攻擊。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貶官自劉摯蘇轍以下。有差。所罷熙寧者復。冬十二月。祖禹同事者皆得安置。

十年。紹聖之二。冬十月。許將蔡卞。尚書左右丞。常安民疏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假先帝以擠不附己者。而布其黨。不去。馴之爲禍。章惇誘以左右相。不爲留也。初范祖禹劉安世。當孟后未迎時。諫求乳母。即迁。有父母師保之心焉。及劉婕妤專寵。

十一年。秋七月。章惇譖乳媼之疏。爲婕妤也。竄諸遠州。婕妤恃寵。後后。閤中爲之不平。朱紫金座並也。起而坐仆。或撤之矣。蓋自是不朝也。郝隨謂如"子生。斯得之。章惇比隨。欲蠛宜仁以廢立。謂后遠事。內柳班梁從政。詔鞫后養母燕禱祠以爲后罪。九月。廢居瑤華宮。冬十月。雷大雨雹。夏爲無厭之請。未之許。則以五十萬寇。阻麟州。猶陷金明。

十二年。春二月。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官者凡三十人。韓維。劉奉世。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王欮。孔文仲。張來。晁補之。賈易。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既而徙蘇軾。范祖禹。劉安世所稱元祐君子者。其人可數如此矣。方其分黨相競也。亦知數極於今日乎。將聚黨人爲大僇。帝以問許將。將對曰。本朝遠過漢唐。惟不殺大臣。而章惇不快。三月。編類諸人章疏。置之二府。以爲大戒。將毀通鑑板。免以神宗序。知渭州章楶。請以形勢臨夏。乃總四路之師。假修繕。而築二砦。葫蘆河川。爭。則迎而敗之。遂絕夏人歲賜。拓砦五十餘所。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彗見。復宥州。神宗疾時。邢恕首包姦矣。而顧誣功。九月。爲御史中丞。乃言司馬光。范祖禹。嘗爲主少國疑慮。太后且納王珪之言矣。賴高遵裕之叱止也。珪以貶萬安司戶。憶程頤經筵時之語行。自田里編管涪州。紹聖之於元祐。雖多行無道。惇卞則爲之矣。獨於頤特敕也。天子所寢怨者一嚴師。此哲之爲極愚也。

十三年。改元符。蓋以春正月得秦璽。或曰蔡京爲之。初彥博子文及甫。有不獲於大防。當國。不識邢恕之爲險人

也書深其語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
耿躬焉甘心駙馬媚主稱粉郎而韓忠彥弟有爲帝婿者
大防相時忠彥樞密則語雖隱而指可尋也三月蔡確子
渭訟劉摯謀危社稷證以及甫之書詔下之獄則及甫爲
諸姦移司馬昭以富摯粉則王巖叟其色也昆則梁燾其
字也燾字況之昆以爲兄兄以爲況依稀彷彿間也獄定
會所指皆死禁錮其子孫時成之者蔡京以求執政而沮
於曾布小人又以自隙也 惇卞既深交於郝隨劉摯之
獄增加以證宣仁既無所得猶謂兩宮有間隔故外斥隨
龍以勇人主腹心帝將惑焉惇卞遂草追廢詔向太后且

寐矣聞之遽起曰吾日侍宣仁也此語曷從來哉豈於我
何有矣草以焚此宋獨爲有賢后也惇卞猶具狀帝曰卿
不欲朕入英宗廟耶危人主之夫妻子母以固位則弑君
篡國之事當其權之不欲釋又豈難乎哉 夏四月林希
免怨論之惇授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寇平
夏城章楶大敗之獲鬼名阿里楶之克施其策以制夏人
者惇宗而親之也內帑之輸千萬
十四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成復言徐度所宜 夏五月
置西安州 六月河決內黃 秋七月洮西安撫王贍取
吐蕃邈川青唐詔爲鄯湟州 八月城會州 劉摯好自

賢妃生子茂九月立爲皇后廢后立后皆惇志也鄒浩引
仁祖并廢尚美人以諫帝援劉德妃爲言曰朕亦行祖宗
故事也 邢恕出以短惇自異 置看詳訴理司重加罪
於元祐之虐者千里會逮 子茂卒 夏人以重創遣謝
罪冬十一月許通好然後西陲少安 行三舍法於諸州
歲貢其上一人內二人附太學外舍
十五年春正月帝崩太后以無子哭章惇曰簡王似其母
弟也太后曰老身未有所出則皆庶以長則申王佖太后
曰目疾不可端王佶次當立也而惇謂佖曾布叱曰諸臣
未前議聖論之從遂迎即位請太后同處分以長君辭

尊劉元符皇后 韓忠彥門下侍郎入對請廣仁恩開言
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詔棄鄯湟王贍竄而自殺 以日當食詔求直言筠
州推崔鶠發章惇之姦曰司馬光左右以爲姦天下所謂
忠也章惇天下以爲姦左右之所謂忠也夫其乘時抵巇
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
不逞密結禁庭奇淫蕩心優女敗德蔽遮主聰排斥正人
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至使宰相諫官並爲私用門下喑默
惇之姦也光無一焉譬諸蝮蝎毒遇必發跋扈不臣直待
機耳帝覽而善之 韓忠彥薦鄒浩陳瓘左右正言安惇

曰鄭浩復用。慮彰前失。指諫立后也。陳瓘曰明示好惡。自惇始矣。出安惇。夏四月朔日食。復范純仁等官。遠地皆得徙。蘇軾至常州而卒。歐蘇文爲宋宗。然論趨浮矣。習之者便其辭之易。閭閻或以艱澀詘矣。以至元末三百年。而文益弱也。亦世之降主之也。五月。還孟后於禁中。曰元祐皇后。蔡卞免。龔夬數其惡曰。巨姦若章惇。猶在術中。六月。治邢恕誣定策罪。安置均州。秋七月。向太后罷聽朝。八月。章惇以靈臺宿淳免。冬十月。程頤判國子監。至官一月而致仕。看詳寃發。臺諫請正惇刑以償乃放潭州。蔡京免。御史中丞豐稷劾之也。彈章所列。姚

伯子不著。非爲隱惡。其姦未之盡也。自唐以還。國史本之文集。諛墓者抑揚過眞。故苟非事實所存。雖美必削。以存質也。又豈吝惜於諸君子哉。削林希官。曾布見帝銳初於紹聖也力排。既與忠彥並相。其兄知陳州肇曰。若使惇卞之黨猶居要地。蔡京一反。君子之消可立俟也。十一月。詔改元建中靖國。以調停示也。帝以其意謂給事徐績對曰。是非不能兩存。忠佞不容並立。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氣有赤亘天。而白中函將散。則旁爲黑祲。正言任伯雨。請選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遼主耶律洪基死。子延禧立。追帝其考太子濬。任伯雨半歲諫官。而百八疏。三月。將劾曾布建中爲失策。居德宗之所以播遷爲布覺而貶官。姚伯子以宋君子爲數。且辭以枝葉繁。使如伯雨者數人。人主耳目蔽聽親矣。故擇言限字。當嚴諸奏疏。夏四月朔日食。范純禮分別元豐元祐於帝。以言紹述之爲快私忿也。布不悅而罷之。供奉官童貫求書畫于三吳。契蔡京而留杭者累月。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使以京相薦。曾布既思傾韓忠彥。則翰林召矣。起居郎鄧詢武。豈帝曰。神宗創法。韓琦非之。今忠彥能繼父志。陛下乃不能

德承神宗。爲愛莫助之圖。左列元豐而首蔡京。豐稷欲論曾布。又爲所覺而出之。於是元符建中間所逐皆復官。是歲。女眞阿骨打嗣位。

二年。改崇寧。曾布又以建中爲未足。而熙寧是崇也。春正月。河東地震彌旬。三月。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工極其巧。以民困。夏五月。罷韓忠彥諫官御史。惟曾布之用矣。元祐諸臣。死者追貶。存者並三省籍記。不復差遣。光等子孫之禁錮尤嚴。皆臺諫承風之爲也。姚伯子曰。明主獨受臺諫之益。則有道矣。必得其人。事論定必追明其賞罰。讒邪不使冒忠直。若善醫之用烏喙。有制焉。雖過權臣。不爲之

用矣。蔡京趙挺之尚書左右丞。挺之之聚斂與京偕命也。唯曾布之比。閏六月。布免。京爭于帝前也。秋七月。蔡京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焚元祐法。若紹聖之復者。不必盡書矣。置廣議司而自領。猶條例司也。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都城。九月。立黨人碑端禮門。其數百二十人。其人司馬光以下。貶逐於紹聖建中者也。又籍元符末上書分邪正爲黨。所謂邪。右黨人而爲言也。已甚者。元祐皇后復居瑤華宮。姚伯子曰。廢之何名。其任於何人。遼以討叛人蕭海里。發女真兵。盈哥募得千餘人。阿骨打雄剛起矣。時遼師數千。擊賊不勝。阿骨打獨

克斬以其部獻功。既歸。以遼爲易與也。蔡京知鄒洪焚諫草。則僞撰斥劉后殺卓氏取子欺天。而竄之昭州。三年。春正月。安置元符臺諫于遠州。自任伯雨以至豐稷。皆論卞京之姦者。二月。尊元符后爲皇太后。卽嫂而母之。亦失倫矣。三月。李深之子階禮部進士第一。安忱訊之。對策曰。黨人之子。遂奪其階出身。夏四月。毀靈宮繪象。自司馬光至王巖叟凡十人。范祖禹唐鑑。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傳之今者。皆毀板其時也。程頤以邪說惑衆除名。此則言者以媚蔡京也。乃散學徒曰。各尊所聞而已。更鹽鈔以巧括。朝豪商而暮乞丐矣。商賈不通。邊儲自

茲失備。蔡京酬童貫。使用李憲故事。監洮西軍。六月。復湟州。蓋始開邊矣。又以預議棄州貶韓忠彥。安燾曾布范純禮。張商英罷。以詆蔡京。秋八月。詔入元祐籍議者以爲黨人坫。令州縣立黨人碑。石工安民辭鐫字。曰。以正直爲姦邪。民不忍爲也。時新製兵車萬餘乘。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四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一籠利。以結閹君。此君子小人之數。所以必不敵也。三月。大內災。女真敗高麗兵。夏。罷講議司。蓋諸州直達尚書省矣。王厚復鄯廓州。五月。蔡京封嘉國公。置

京西北路交子。所本蜀製而廣之。嚴私造禁。虛名而當實用。以籠天下。至便也。民終苦而阻於行。惟虛名不可以當實用也。閩以京鄉里獨免行。六月。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增黨人數。刻石朝堂。戶部尚書劉拯曰。恐後人又以指今日也。秋八月。邦藩疊州蕃落降。據秦鳳招納司之言也。拓土二千五百里。史以所奏爲妄誕也。故當時西方之功書者多從略也。江浙之糧起綱至淮甸。經真揚楚泗。儲七倉矣。然後汴綱自楚泗達。故京供六百萬而餘積以爲和糴。而濟民困。蔡京增熙寧之羨。轉運使胡師文以糴本充真苟掩媚。而良法皆壞。罷科舉。專用升

貢。陶節夫帥鄜延多築城於不爭之地以爲功。

五年。春正月。蔡卞在樞密不樂兄京之上已也。閱御前而罷。二月。鑄夾錫錢。謂遼夏取鑄兵。黎洞王江蠻內附。復銀州。京爲結羅侯羅曾孝序疏曰。民力殫矣。且逃夫誰與守邦。京使王厚招致夏人以啓寇。乃與吐蕃略涇原圍宣武。知鄯州高永年出禦寇而爲獲。夏四月。遼使來言還夏侵京。欲荅峻報慢。帝曰。西師無容北隙。遣學士林攄則希京意矣。劉延敗夏鄜延之師。秋七月。蔡京欲專兵權。四輔各置屯二萬。而厚其資。林攄恣虜地。遼人絕煙火三日。而荒遣之。冬十一月。還爲禮部尚書。則怒鄰啓釁。京志也。蘇人朱勔因京貫以致黃楊有嘉。以領花石綱。搜嚴抉藪。以人力勞。家有木石之異者。必撤屋闕墻而出之。護視供役。破產鞠子矣。人懼罹其不祥。

六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中書侍郎劉逵疏碎黨碑。寬禁。太白晝見。又以罷方田歲貢供奉。而還徙者。免蔡京。帝之暫爲天變懼也。是時尚書右僕射趙挺之。欲收人心。又復畏禍。三月彗滅。稗政且復。夏五月。初行劉昺紀元曆。則秋七月朔。冬十二月朔。日皆當食不虧。姚伯子不知天道。惟其時也。必司天獻諛。

七年。改大觀。春正月。京復相。尚書右丞梁子美之爲轉

運也。傾漕計。市北珠。遼人利之。虐求海東青。于女真始結怨焉。立八行取士。孝友婣睦。任恤中和。有焉者免試補太學上舍。劉逵罷。而京餘怨。蘇州盜鑄獄。起逵族承死者。幾千人。御史沈畤。蕭服。以開釋而貶竄。程頤卒。朱熹附於私淑。因謂兩夫子。冬十一月朔。日食。其誣天。則又工於爲不食矣。王祖道以請建置黔峒司得提舉。復不以罪貪取南丹。致掠城邑。殺刺史。十二月。置黔南路。京加太尉。此其所以助之匿也。蠻邊乃多故。河清。乾寧軍七日。廣州雨豆。蔡京罷。復政事再更。

八年。春正月。員外郎葉得入對曰。以爲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徙以大臣進退爲可否。則無了然其胷中者矣。帝悅。乃自起居郎。二月。爲翰林學士。夏五月朔。日食。童貫復洮州。加司空。將吏取中置。京以不悅。妖人張懷素反。多連蔡京。中丞余深開封林攄治獄。而共焚之。九月。皆入政府。

九年。春正月。播酋楊文貴內附。地爲遵義軍。是時。安化溪州皆言內附者。帝不平。京專以張康國能崖異。許之相。三月。退朝而卒。毒。中丞盧航童貫黃經臣爲表裏。右正言陳禾發其姦。引衣落裾。曰。臣豈樂碎首。不忍陛下爲此。曹受危亡也。入存衣。若有悟者。貫航奏進。而禾謫

林攄以不能臚甄盎黜滌夏四月從州過關啓帝北伐曰其君臣攜貳可兼也。六月郭天信每指人以日中黑子爲京祥乃罷爲太乙宮使冬十一月太師致仕留京師爲五禮新儀。瀘夷附爲純滋州。

十年春正月侯蒙同知樞密帝問蔡京何如人對曰其心術正雖賢可矣。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彗出奎婁詔求直言蔡京明惡人悉數之矣張克公推其不軌之心修塔壯臨平之山決水符興化之讖乃貶秩而出居之杭。六月旱彗張商英相夕彗沒而朝雨帝方命商霖。十一年改政和商英謂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而爲憚

矣恩不忘京誠其所樂在彼也何執中鄭居中乃得害之秋八月罷。九月童貫請北圖乃副翰林學士鄭允中爲覘遼人馬植自盧溝夜謁滅燕策冬以歸獻涉海通女真也始姓名趙良輔爲秘書丞。十二年春二月賜蔡京第京師。五月詔三日一至都堂議事請御筆手詔中人楊球則僞其書。秋九月倣周官更制公孤輔弼太少宰名既紊而進用尤雜太尉冠武階以加童貫。蜀夷內附置祺亨州。十三年春正月王安石以舒王從兗鄒亨殿上可配矣其子雱之誤也亦臨川伯從祀。二月元符干政間不誣而自殺。三月朔日食。夏奉道像玉清和陽宮蔡京以爲虞所進皆賜道號其知來役鬼篆符已驗而奔走朝臣成里則緣之爲關通也蔡攸遂與帝爲僞冬十一月祀圜丘曰樓臺仙人見雲間爰建迎真之宮詔求道教。初遼主釣魚混同江阿骨打傲宴次而不舞歸則併旁近族以延禧淫虐不恤也。十四年春正月置道階二十六級。京貫宮室以爲媚宮禁斯逼側矣麗爲邃幽于景雲天波之間秋八月成是爲延福之宮漸引以爲村居野店放燈弛禁自冬至始也跨城而爲景龍江殿宇對峙奇木間樹。女真阿跡奔遼而

不遣嘗藉以拒海東青阿骨打既欲遼叛亟遣索而守戰之事已預矣詰之則曰大國逋逃是主是用望也遼將討之阿骨打曰先發制人撒改子粘沒喝遂謀集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爲將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之兵九月會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未足敵遼一隊也其酋則自負全勝矣遂傳檄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射殪其將四撚虐令曰盡敵而恣蹂踐焉。冬十月進攻寧江州取之遼人出東門遇擊無脫獲防禦藥大師縱以爲招而還女真之徭唯悉壯爲兵令徵諸部則步騎之仗槊皆自備。遼謀伐女真蕭陶蘇斡曰女真勇而善射我當之不[illegible]則諸部離矣。

請大發以威壓。而遼以爲示弱也。十一月。遣蕃先鋒萬人往。阿骨打來禦。及之混同江。遼兵獲免者。十七人耳。復進襲濼水。遼自和宋狃樂。墮武事矣。畏女真兵滿萬爲無敵也。夏或以其部西奔。而築臧底河。童貫陝西經略。

十五年。春正月。女真稱金帝。 晏州夷襲破梅嶺。壘峻箐以爲守。瀘南招討趙通。負孫而焚擒之。 金兵進薄益州。然後遼爲邊屯。阿骨打自達魯古城望曰。心貳而情怯。高陣馳敗之。逐北至阿婁岡。 熙河將劉法敗夏古骨龍。童貫領六路邊事。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星流出柳。占以喜建造。 太子恒怒發蔡京羅列之獻詹事陳邦光得

池州安置。 九月。金馬渡混同。取遼黃龍府。 遼時師遇都統章奴亂。而不克進。 王厚劉仲武敗績臧。河。童貫匿之。夏人遂大掠蕭關。 冬十二月。阿骨打聞遼師出。務以激衆曰。若殺我迎降乎。遂帥前衆壘交次。是時遼兵七十萬。故雖衆致死。而猶畏。及聞廷禧以章奴西還。乃曰。擊其怠也。追及之護步荅岡。阿骨打曰。彼衆我寡。專乃有勝。中軍最堅。天祚所在也。敗之。則得志矣。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潰遁。

十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金攻取之。 童貫陝西兩河宣撫。 劉法屠夏仁多泉城。冲師道克臧底河。 閏月。食。方士林靈素之誕。立道學。道史。太學乃有莊列博士。上清寶錄宮。瓌麗而見幽清。密連紫苑。複道通之。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少保太宰鄭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則以爲異。而深忌之。 冬十二月。置壽寧延寧軍茂州夷。

十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猶封之國王。 夏四月。道錄院上章。冊帝教主道君皇帝。 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遼置怨軍。 冬十一月。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坤靈殿。齋誣所極。有不可究質者矣。道士賜號。則出入呵引。與諸王爭道。其美衣玉食者。至二萬人。像餘杭鳳凰作

萬歲山於上清寶錄宮。神仙土木之勸。爲竭國力也。使神宗安石知二十年之積。無能克敵而徒供淫費。亦何取君臣宵旰。而勤欺天下之事哉。 童貫領樞密。然入宮。猶短衣供役使。 金將斡魯古走遼都元帥耶律淳於蒺藜山之戰。遂取八州。顧使遼求策。

十八年。改重和。春。京。貫遼師之敗也。曰。滅遼取燕。在此舉矣。二月。遣約。以武義大夫馬政。 夏五月朔。日食。 遼大饑。人相食。

十九年。改宣和。春正月。金李善慶以國書來聘。馬政齎詔隨之爲報。聞受遼封。政止善慶歸。阿骨打遂不遜。于遼。有

曰歸語而皇帝若欲結好早示國書詔決難行也姚伯子曰兵有同利而動者不必相謀也乘遼有北師而攻其間極地險而復中國之故遼滅金通好而後報之觀燕雲不拓境之功而無貢約之嫌此策之正然非當時君臣所能行也高麗使來言曰女真豺狼不可遏也何若存契丹爲捍蔽乎爲宋書之最善者也度德審勢無咎矣而帝不懌

占城入貢地近交而互侵擾故恩封並交阯　三月張邦昌爲尚書右丞　遼冊至則金不受矣拒其兄事且以東懷國之爲訊也　劉法敗死夏人統安之戰童貫聞捷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懷城以高未有之異

也催命下決猶以求直言貶起居郎李綱　六月童貫詐窮於款夏或得道委之誓詔以上方大沮秋七月則太傅涇國公時謠公相媪相實豚有宋　開府儀同三司蔡攸進太平之娛故使山林像于宮禁蔡攸王黼每塗抹青紅與宮中之秘戲　楊時師二程而負望張觷謂蔡京薦之爲敝敗也召秘書丞姚伯子觀時又在于天下有濟無濟也

二十年春二月遣趙良嗣約金伐遼　夏五月金以從師謂之曰觀吾戰以卜去就遂克上京　蔡攸使捏京脉子父也有亂六月以疾詔京致仕　金宋成約滅遼則金取中京宋取燕京進兵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自白溝夾攻不然不從凡其爲辭皆弱宋而若挾之非復契丹之好語相商也而宋無後慮報書如約歲幣仍姚伯子曰我兵能披遼地而焉用金也我兵不足披遼地而焉用金也以遼幣事金而若之何滅遼也雖不以遼幣若之何以金滅遼也　冬十月朔日食　內侍梁師成以傳旨得幸竄名進士籍既冒蘇軾子以發其文遂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自蔡氏父子且詔附之都人目爲隱相由是觀之則稗人所繫以爲蔕者也　方臘睦州漆園不堪造作局之取是時吳中思亂以花石綱也故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

勔爲名自號聖公鬼秘相扇詠所過室廬焚子女掠兩浙都監皆爲敗死十二月陷睦歙杭官吏或爲所得必斷臠支體探藏熬膏或立之招的以償怨王黼得奏匿之爲北圖也遂大以東南震淮南發運使陳遘請鼎澧槍牌手帝然後知亂使童貫率禁旅及秦晉蕃漢誅擊　眞臘入貢二十一年春正月臘陷婺衢二月陷處州兵敗於王子武還據杭　宋江掠京東諸郡知亳州侯蒙言以三十六人能橫行河朔宜赦之討方臘然知海州張叔夜設伏擊降後亦無聞焉　遼蕭文妃生晉王敖盧幹有人望金食遼且半而延禧不輟畋遊文妃詩諷蕭奉先因爲與余親謀

立之誣。以成其甥秦許王也。故文妃死。余覩以衆降金。既灼遼事。益勵進圖。三月。臘。以貫軍至。遁還其洞。貫裨將韓世忠。自窟擒之出。賊七萬以殲。姚伯子曰。臘起及平。無半歲之期。斬艾所及。六州耳。民之死者二百萬。則黃巢王仙芝輩。其爲荼毒。可勝道哉。故政之殺人甚刃者。始于誅求。終于盜賊也。臘裸虜女以縱淫。既敗。出者恧歸而林縊。百里相望也。中丞陳過庭之言曰。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黼比梁師成。以爲內外供奉總領。秋黑青見禁中。時幻爲人。鹽血所漉。其臭腥。收歙睦州曰徽嚴。欲其從文以治也。皆租無稅之田。內侍王戩之爲也。括廢堤棄

堰荒山退灘。以勒民佃。而收大半之租。王黼與之表裏。則苟爲強奪。民田皆指以天荒。蓋農田水利。其流毒至此。其極也。姚伯子曰。假牛種。寬民於不耕之地。豈非王政所始哉。貪吏托以恣暴。乃滋甚。冬十一月。金以余覩鄉導。侵遼中京。

二十二年。春正月。克之。延禧殺晉王。走雲中。二月。金復襲其軍。延禧走夾山。其初走也。耶律淳留守燕京。及夾山。不通。耶律大石立之。據有燕雲。及上京遼西。使報宋除幣結好。弗能用也。乞爲附庸于金。不獲報。金克遼西京。宋又無戰謀。假背好不祥。曰。待其自斃。若鄭居中之屬。所謂束手無策。以養寇者也。而王黼請用兵應金。蔡攸副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失事機矣。又不擇于將。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五月。貫使种師道。辛興宗。東西進兵。敗于大石。蕭幹退保雄州。耶律淳使來言曰。女真之叛。亦南朝之甚愛也。棄百年之好。結鄰豺狼。基禍他日矣。且救災恤患。古今通義也。乃詔班師。六月。遼律淳死。其妻蕭稱太后。主國事。夏人救遼。及金戰敗于宜水。君子謂視雄州之退爲榮。秋七月。伐遼喪爲再舉。劉延慶都統制。時延禧復棄輜于石輦。金議師期。敦歲幣。報不負約。遼郭藥師以涿易降。冬十月。延慶進兵。藥師爲導。見師

行不律。曰。遇伏潰矣。至良鄉。敗于蕭幹。而閉壘。藥師曰。奇兵三千。燕城可襲也。入自迎春門。劉光世之繼兵不至。而絕城還。是時宋師屬者且十萬。延慶聞逸囚三倍語。望火夜遁。涿水復爲追敗。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王黼欲得恭仁所賂。十二月。以遣趙良嗣。金責兵失期矣。許者薊景檀順涿易。猶在遼也。童貫再舉無功。懼得罪。使如金。以夾攻請。金遂三道進攻。克燕京。宋兵出無所矣。然猶遣良嗣以六州復命。且獻俘。戶部獻民數。戶踰二千萬。口且倍差。何以加漢之盛。而遠過唐乎。姚伯子曰。括民田推之吏之掊尅。有自來矣。宋之爲戶口。非復漢唐之爲戶口也

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權密奚回离保。稱奚帝箭笴山。趙良嗣復如金。阿骨打曰。若宋必欲平灤。我且幷留燕京。金得國。而我求分。處之以何道也。且極宋兵力不能摧遼敗餘。而欲不受弱于金鋒之初也。荅宋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粘沒喝曰。地自我得。涉易之師無爲留我疆也。金豈獨以勢臨宋哉。理直。其氣壯也。金使偕至。帝與以銀絹。曾開帝王租地而治哉。且復許歲幣。預以郭藥師同王安中知燕山府。入見委之守。曰。效死。取天祚以絕望。則變色曰。故

主也。反之。亦非所以事陛下。張瑴當亂領平州。知遼必亡。藉壯丁五萬人爲備。金人卽而命之。二月。蕭幹自天德奔奚。燕地未入。歲幣許四十萬。稅錢百萬緡矣。以質逃人。旣畀之。又徵糧焉。許二十萬石。恥辱之加不勝書。然過在宋也。當時或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聽捎燕計。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之爲社稷計者非於宋開罪也。夏四月。詔班師。以六州入也。粘沒喝猶有言。金主曰。海上之盟也。我死乃任汝。金魯幹。幹离不襲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延禧走雲內。五月。楊時入對。略陳邊計。爲邇英殿說書。燕賞王黼至爲太傅總三省事。貫攸進爵。夏

使請遼主臨其國。延禧渡河。奚回离保敗死。金使如夏。賂之地。使執遼主。張瑴聞天祚兵復振。謀藉宋爲外援。王安中以聞。王黼則勸納其降。趙良嗣曰。盟而背之。後不可悔也。六月。平州來歸。秋。禁元祐學。詔有曰。義不戴天。八月朔。日食。蕭幹稱奚帝以南侵。郭藥師敗而殺之。加太尉。金阿骨打死。弟乞買立。金使闍母討張瑴。以三千騎。兵出而退。是敵爲再舉也。瑴以捷聞。置軍節度。厚爲之犒。幹离不再攻平州。襲其迎宋使也。而入之。瑴奔燕山。使來責納叛。曰。不與瑴也。必攻燕。詔函首以畀。及其二子。遼人降者爲泣。郭藥師曰。金如欲我。將與之矣。邊

將無以固志也。其過則在受之也。安中與免死於罷官。蔡靖代知燕山府事。復使如金索山後。晟以新立。將與之。粘沒喝曰。非計也。猶歸武朔。

二十四年。春正月。夏人稱藩于金。受地。下蔡以北。陰山以南。惟執遼主之命。則不奉也。二月。金索糧。宣撫譚稹不與。曰。良嗣口許耳。納叛背盟。增其怒。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而苗麥山陟。高下明易位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飾以爲悅。還戶部侍郎。秋七月。遼延禧復渡河。耶律大石歸之。責其立淳。大石曰。宗廟失主。立十淳。猶爲太祖子孫。不勝乞命于人耶。金人襲之。敗走陰山。八月。夏侵

武朔。金攻應蔚。逐守臣。帝時已遣蕃僧誘致遼主矣。冬十二月。王黼免罪大尤甚者。側媚惡於太子。則畫策鄆王惜謀奪宗。朱勔請復相蔡京。十二月。詔領三省事。季子條以代判決。恣姦利。盜起河北高托山。其衆至三十萬。山東張仙十萬。張迪五萬。以萬計者。不可勝數矣。都城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男則忽孕而產子。

二十五年。春正月。延禧欲奔西夏。悟宋之無信也。完項且迎之。二月。至應州。復於金將婁室。而遼亡。然大石過西域。降回回爲西遼。夏四月。攸發條姦。勒京致仕。六月。童貫封廣陽郡王。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或裂。八

月。金封延禧海濱王。九月。有狐升御座。或迷罔而詈宜德門曰。太祖神宗使語。尚速改也。童貫藥師治兵燕山。求平州亡戶。冬十月。粘沒喝幹离不乃分道入寇。粘沒喝自朔代進圍太原。童貫畏逃。知府張孝純止之。地險城堅而人習戰。十二月。竟歸。孝純力守。藥師貳以穀誅。募兵至十萬。而不改契丹服。帝疑。命察。惟貫攸保無虞也。幹离不入檀薊。藥師遂執蔡靖。以燕山降。且輸實爲爲之鄉導。金人乃懸軍深入。种師道召爲兩河制置使。過姚平仲。與俱赴汴。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太宰白時中曰。精兵盡北矣。若方平不支。何以衛根本。命李梲光出守金陵。憂於金師。童貫之策。有委而去之耳。給事吳敏入對。朝廷爲棄京師計。不奉詔。以皇太子開封尹。宇文虛中請帝罪已。更革弊端。因命宣諭河北河東。護其軍。檄召熙河秦鳳經略姚古种師中將兵入援。東走意決。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欲委太子留守。則當傳之位號。敏達綱語。召議曰。太子監國。常也。今則呼吸有存亡安危焉。守常不足以號召天下。帝從之。敏門下侍郎草制。太子既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金議割地。兵部尚書李綱曰。祖宗疆土。以死守。告金內禪。且修好。幹离不欲還藥師曰。未必有備也。太學生陳東推亂之所起。

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梁師成。李彥。以謝天下。

欽宗

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民直言得失。王黼大改乎徽之道也。黎陽師潰。金人渡河。五日未既濟。咲曰。若有千人之守。我何能渡。遂陷滑。王黼李彥伏誅。放朱勔。帝下詔親征。上皇奔亳。遂如鎮江。京貫從逃。習於逃者。又勸走李綱曰。道君之授陛下。唯能守也。而委諸。整飭甲兵。固結人心。今之事矣。問誰守。綱曰。白時中。李邦彥。宰相是其職也。時中亦以將謂綱。乃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方備陳明皇失策于孝蜀。而內奏行事已具。綱邀留。而宰相勸

駕。綱呼禁禦願守乎。行也。對皆以死守。乃謂帝曰。其妻子皆在矣。人情可因也。中途而遇虜馬。歸無所矣。命綱兼行營使。白時中免幹离不軍抵汴。據牟駞岡。少宰李邦彥請割地求和。綱曰。擊之便。帝從和議。金使吳孝民至。則是夜攻宣澤門。綱禦寇有獲。孝民入數宋罪。且曰。事往矣。新君立。而受盟須親王宰相也。綱請行。帝命李梲。綱曰。安危茲舉也。梲將以怯弱誤國事。猶使之。怖威噤聲。已其命和。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五百疋。加之牛羊尊以伯父。歸燕雲之人。割中山太原河間鎮。親王宰相質。示以必不可從之數。非和說也。決矣。設以觀決。進退耳。使得其人。剛言理以折之。必得後議焉。梲直以金使來。而綱復有拒門之捷。斬將數十。虜兵數千。則失之穹廬。猶可得之朝廷也。而邦彥力勸金從。宋君臣之不自立。有由來矣。極都城爲括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則簪珥既罄。於是李綱折其不可。竭天下不足於幣數。三鎮割而藩屏撤。親王固不可往者也。遣辯士留之數日。四方之兵集矣。非中國勢重。而和可久乎。邦彥危語撼之。綱求退。和議成。張邦昌以康王搆往。

都統制馬忠殷金于順天門。欲其遊騎。西路通矣。　种師道入援。或謂師少。曰。鼓行而進。敵安能測虛實哉。京師知有吾來。氣自振。既至。入見曰。烏有孤軍深入。而善其歸者乎。帝斯時身在阱中矣。望援而奮身以自拔。人情也。而曰。其如講好何。對曰。軍旅之外。非臣所知也。使以樞密同知統勤王兵。李邦彥常沮其議。　楊時論閻人不足以防城。進諫議大夫。　梁師成伏誅。　李綱定議老敵師。而不能守成算。姚平仲請速戰。慮功名獨歸种氏耳。綱又主其議。令城下兵聽節度師道之辭曰。過春分所以待吾弟也。成敗惟茲一用。善謀國者。二將之和焉先矣。乃許先期哉。二月朔。平仲夜襲金營。爲覺而敗。遁。綱援。却諸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也。師道曰。平仲則誤矣。然今夕復之。彼不意也。如猶不勝。夕援之。數千人而不遁耶。再爲邦彥沮。　幹离

不責用兵違誓。康王不爲動。則責宋更質。邦彥賣李綱於金曰。欲用兵者彼耳。罷廢行營司。使宇文虛中如金營。且謝。　陳東復率太學生上書宣德門。謂綱社稷臣。邦彥爲國賊。主賂地而阻成功也。夫地割必慮遷都。遷而不達。宗社托於誰所乎。則復綱官。斥其沮壞。以閫外付師道。存宗社之亡。在此一舉也。軍民不期之集數萬。登聞鼓以撾破。愚夫同知事狄之非。豈當國則獨昧乎。揣已無略。復不欲功自他人。遂不顧而寧誤國耳。獨宋君世所樂與。在亡國之人。而聽信其言。此則不可解也。事聞。不得已。復綱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王時雍是時也。欲盡致太學生於獄。

虛中還肅王樞更質。樞密蔡懋之罷也。爲金人城禁不得輒施矢石。李綱復用賞殺敵者。金欲却矣。虛中往資之三鎮。幹離不引兵北。种師道請擊其半行。不許。姚伯子以師道失將權矣。在外。社稷大利。可專也。中丞呂好問請講備則已偷。李邦彥免。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李綱知樞密。是時入援之兵。姚古。种師中。折彥質。合十餘萬矣。三省但令護送出境。旋以老罷師道。粘沒喝久頓太原。爲張孝純之能守也。分兵乃敗折可求。劉光世軍。謂南朝無人。遂陷威勝隆德。進圍澤州。議者以張邦昌私於敵也。三月。罷之。徐處仁言三鎮不當棄。吳敏薦之爲太

宰。業謂保塞陵寢。誓當固守也。免宇文虛中主和議者。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遂走粘沒喝。復所陷。扼南北關。既懲而戰。則有功。一意行之。安在勢之不振也。賂天下之戰士。不必盈數金人之金帛也。初童貫高俅。以兵爲上皇扈從。帝聞變。將遣聶昌。李綱曰。震在上皇。憂在陛下。而止。中書侍郎唐恪。遇攻宣和者。尋喜調停。曰。無以傷上皇心。時人情危懼。謂上皇復辟於鎮江也。上皇經辛苦艱難而不悟。書問改政事之故。帝以綱迎。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誘之。率我也。還爲其所掩奪。上皇復至京師。五月。始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祭酒楊時推本天下所以危也。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姚古進軍。時粘喝避暑雲中。許翰以爲遁也。趣戰。責之逗撓。師中故約古。捐重而急進。及殺熊嶺。完活女襲之。古兵不至。右前既敗。獨與麾下戰。退金人。衆潰於無賞。而師中死矣。古兵至威勝不進者。焦安節畏之。以粘沒喝至也。然金兵亦乘勝潰之。綱斬安節。安置姚古。六月。种師道復丐病。任戰者無人。耿南仲素沮壞綱策。於是議棄三鎮。綱不可。則使代師道。綱辭。左司諫陳公輔曰。綱書生。朝廷不可無。以爲將。則必敗。大臣何好陷人。而不顧國患也。或書杜郵遺綱。綱乃行。天狗雷隕。彗出紫微。秋七月。蔡京竄死。童貫趙良

嗣伏誅。李綱至懷州。誅軍潰於太原。則書生不知兵之效矣。一將之領七十萬。兵豈少哉。主師非其人耳。自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爲空。八月。復种師道兩河宣撫。召還李綱。蓋主和議矣。而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分道入寇。曰。通書余覩雅里。許翰徐處仁以主用兵罷。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許以三鎮。賦入之數。九月。粘沒喝陷太原。蓋張孝純降。分兵陷汾。知州張克戩南拜引決。蔡攸朱勔伏誅。言者附南仲。綱以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謂綱勇於報國。封還詞頭。貶遠州。安國日有論列。或謂置其小者。則曰

不言其小於大恐又不敢言也是以宋人之議論莫安國爲多也　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錢蓋統兵赴闕爲金師之日逼也唐恪耿南仲猶檄止諸軍遣給事黃諤問海道而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　幹離不陷真定　冬十月安置李綱建昌軍龍呂好問亦以便和議也　种師道疏幸長安曰敵必大衆朝議怯之代以范訥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王雲還言三鎮不割必取汴都詔議棄守何㮚以棄地且棄民與唐恪耿南仲辨是主不割者然退則謂恪太原真定已失任之河北河東清野而已無成畫而徒辨故禦敵之事獨缺秦檜主㮚論於是時也　粘沒

喝所至破降軍至河外折彥質夾河拒之衆十二萬李回防河之兵亦至勢在能守矣夜震虛鼓而皆潰金人遂渡陷西京來言晝河矣李若水偕馬�使金屢附奏和議無成申飭守備　初真定陷金使至有備禮之求未議也王雲固請狥之使副康王復使磁州守臣宗澤迎謁王曰蕭王不返其兵益進願勿行而百姓故深怨雲遮王行者則共執殺之汪伯彥迎王至相州王謂當首以京兆相薦岳飛始見王取衆於劇盜授承信郎飛以能挽强應劉韐勇敢士募而精忠自許學則尤長左氏　幹離不亦使議割兩河地帝遣南仲聶昌如二軍天下同憤其以和誤國也久矣昌至絳人殺而臠食之南仲以亡命免　金二將會圍京城要帝出盟援兵既爲恪南仲遣還城中之守箭手七萬耳間行召兵多爲諜覆唐恪密計乃在走洛以連秦雍不知既在圍矣必不達也何㮚入止以蘇軾平王東遷論帝謂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令二子伯禽仲熊將兵三萬轉戰而前見帝南薰門時東道胡直孺爲金人所得示城下　復元豐三省官名　閏月張叔夜以詔爲樞密簽書將兵入城宋熹議之曰使叔夜不入城僅縮自如或以成功而爲人牽制也　殿前指揮王宗濋戰死城下金人乘之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出禦奔還士

多蹈藉死者勤王既寡至而衛士可戰者且半喪焉澤復遣受盟而不獲一語矣　御史胡唐老言康王留於士民天意也何㮚草詔上之募死士得秦仟劉定持蠟詔拜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盡起河北兵以衛　彗長竟天　金人屢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沒其五百　尚書右丞孫傅嘗薦妖人郭京用其六甲金將可禽則賜金帛自募滿其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之數禦敵之術既窮何㮚趣之出師大啓宿化門縱戰則不復爲敗慮京在城上觀其遇敵退走作法下引餘衆而偕遁金人乘之登城矣棄人用鬼以速亡尤古今之至闇也帝然後悔不用師道言戮幹離不

其憐歸也。欲率都民巷戰。金人宜言和議退師。帝乃如金請降。孫傅何㮚非割地而不思禦其來。京城破。且爲和奔命矣。 相州得詔。開府。有兵萬人。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見康王。請急進師。既而至者。知彰德府梁揚祖。及在麾下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之屬。兵威振矣。又聽汪伯彥言和議可成而止。微宗之二子。信兄弟哉。說者謂高宗殺飛崇檜。爲畏父兄還朝。半壁天子。勝一統个弟。人情誠有然者。而宋君世有人情之不可測。欽宗迎道君以致養。建康王而順天。豈有取利者耶。方哭方悔。而旋蹈其弊。總之剛不足以彊。而苟安之心勝。故與戰者

言戰。而和引之易牽也。 宗澤謂康王。金人狡譎。以緩我師爾。進壘以迎君父之望。寇有異謀。吾軍已在城下矣。汪伯彥曰。澤先實絕預帥府之謀也。然後比惡耿南仲。十二月。康王次東平。 帝至自金營。大哭宰相誤我父子。金索金萬一千錠。銀倍之。帛匹千萬。凋其府庫。令地自割削而趨亡。宋若臣情入其所揣矣。 遣陳過庭。折彥質如河東河北割地。歐陽詢上書。戰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使之深州。哭城下曰。姦臣誤國。爲此詔也。期相勉以忠義。乃爲金焚。 范致虛會陝西之師入援。遇婁室。騎潰於鄧。 兩河民堅爲宋守。

二年。春正月。復詔之降金。 帝以責賂急復入金營。自是不返矣。 劉翰以河東割地。使經於金軍。 宗澤戰至開德。十有三捷。移書諸道。莫應者。氣憤積。歐以澤爲狂也。遂孤軍進敗金人於衛南。轉戰而東。顧見皆敵壘。下令曰。死地矣。死中求生。惟進戰也。衆無退志。以大敗虜。却之數十里。薄暮寇復澤。則預徙矣。驚去。於得空營。所遣踰河者。且敗金師於不意。安眞破遼及宋。未嘗有敵。澤乃能摧其方熾。且衆復滅於其當日。海上豈非向者望風而潰之人哉。強弱在將而已。康王倘以任伯彥者任澤。二將可走。而宋猶全。何也。其民地未有定也。 宋降表北達。晟詔廢爲庶

人。而更立異姓。度民心未順。漸奪其思。而徐爲圖虜之狡也。二月。悉遷宋宮其營。死者李若水。金人輕死義者之寡於遼也。宋承唐弊。京東其族。上皇既遷。名求趙氏支屬於玉牒三千。太宗子孫。非外任。鮮存者矣。姚伯子曰。夫同姓非盡載疑也。心猜耳。以先祖胤絕。我後安在哉。有國者推思同體二代之不臧。早監哉。況德覆之。尤作忠乎。商周之聖人。豈不思防亂而必疏建兄弟者。權於其利害者審也。

金帛不盈數。金誅主括者四臣而未已。 康王遣王淵入衛宗廟。時東平衆八萬矣。高陽安撫黃潛善以部兵至也。檄書召王。則衆無決計。張俊曰。金人詐致王。留之耳。進

忠次於濟州。金召宋官議異立王時雍得張邦昌三字於宋齊愈以入狀張叔夜不署而死。逃入太學不書名者。太常寺簿張浚聞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胡寅泰檜在是時爲中丞與御史馬伯吳給爲諫願復嗣君而見執也。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主中旗。然辭百官拜。時雍帥行臣禮猶東拱。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爲節率內親事官先殺妻孥而衆亦范瓊以逼遷上皇賛立邦昌恐爲討詐令謀而襲殺革。邦昌置官加權稱予稱手書而不改元。時雍瓊則負佐命在陛下云。夏四月金以宋族北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南薰門歷代傳寶畢遷矣采呂好問言。

不留兵而去宗澤欲邀還諸河以無助不果呂好問以民不忘宋啓邦昌迎元祐后于廢第居之延福宮稱宋太后。

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與江淮經制翁彥國誓衆同奬帝室受大元帥府參議官。即移邦昌反正故盤石宗所以貴也大難之殷。邦昌遣謝克家迎康王時雍沮騎虎之勢而不爲回邦昌功在遠宋矣雖有罪可贖也辭多往反好問使謂曰大王不自立不當立者或立矣邦昌請宋太后入禁垂簾以其手詔立康王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且言藝祖興王于南京地中易濮康王俞從則自汴覲畢獻乘輿服物而請死。五月朔即位改元建炎。

元祐皇后以是日東京撤簾。黃潛善中書侍郎汪伯彥樞密同知天下方觀新政首進二姦所以掃北方之跡也。

張邦昌太保同安郡王五日一赴參決大事畏金之來討使有辭焉爾。李綱以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自湖南勤王趣赴行在中丞顏岐及伯彥潛善則沮之曰以授邦昌也。遣馬忠張換擊金絲河留兵。置御營司總齊軍政而以潛善伯彥領之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楊惟忠皆列職銜。治和議割地之罪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耿南仲李鄴。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誣宣仁也。

忠換兵至河間有中原思者方歎將者輕用潛善和議

止矣以傳雩爲祈請使自求弱于晝河之誓婁宿遂取河中。解絳磁隰於是出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所蓋月汴圍募士河北十七萬人。六月李綱至以十事要帝帝班其國是巡幸赦令戰守本政久任修德入事而難僭逆僞命。乃綱相首誅張邦昌貶放其黨王弇州論以綱爲非策也邦昌雖受金人之立不留其兵自固退遂從其大臣以迎康王若之何以叛責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誅乎又修隙以僇疑似之宋齊愈也其後劉豫遂絕宋慮張孝純爲之輔而安焉者懲於邦昌齊愈而有以藉口也或曰使綱十事皆酬安

得復有豫事姚伯子曰綱不容於潛善伯彥直必爲伊純矣豫事安得不預慮也且存邦昌不害於綱治非若潛善伯彥之事必沮者也而必於誅固天資刻削人矣言之若爲有章推而行必叢怨焉此弇州所謂以綱之用舍卜中興之濟否非所敢知也 贈死節臣詔訪之諸路綱言所以教天下知君臣之義 國是之說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綏來宋守之民吏之全州者授州全郡者予郡絕從敵而得禦敵也問人薦張所傅亮而綱兼御營使 改傅雱使名爲通問二帝綱之言曰刑政修而中國強不迎將歸矣 立沿河江淮

帥府此綱之議守也姚伯子不知爲虛聲乎抑實行之據其十九府之數爲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別置水軍七十二將造舟江淮果行此喪亂之餘民不掉臂而爲盜者吾不信也尚欲以禦亂也 詔以張愨都社書隸安撫司其法五人爲甲隊部社各自五登而皆有長至都社三千七百五十人矣乃有正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藝強及都總首二年無過者皆補正官什伍聯民以抗敵爲寓兵於農焉姚伯子以爲安石之遺也故司馬光華之爲非也 綱以死節繩臣下故按僞命獨嚴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欲峻法懼衆乎言者遂及好問而罷之好問曰閉門潔身豈臣難哉 宗澤自綱薦爲東京留守聞敵窺伺攻具[illegible]懷衛間渡河約諸將共議進圖更造車置使立堅壁爲[illegible]珠砦諸路人馬民兵咸願聽其節制 綱以澤習爲官今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輸財而頒車制曰騎不勝車也 岳飛奏兵日集不北渡河擊賊而車駕轉南以失天下之望用爲潛善伯彥郵而落職乃依張所於河北姚伯子謂飛終身此跡也所與飛論兵曰在定謀又獻圖河北固京師方略所甚補飛武經郎所招捽豪傑又擢王彥爲都統 綱得右諫議宋齊愈諫招兵買馬括財草惡其非已誅之以僞命 帝諭兩京采綱巡幸之議還京師爲慰人

心矣更於潛善伯彥言詔東南避敵綱曰自古起西北能兼有東南起東南不能跨有西北且必欲暫爲駐蹕南陽光武之興基可因也移足東南中原必失恐一隅不可得而保也帝陽許而陰理南行事綱曰國之存亡也當爭之以去就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間歸傳上皇命急清中原勿我念其衣領書固望之猶帝而來救也請募死士以海道奉迎則執政惡而出之 王淵劉光世討江淮羣盜八月杭州軍亂執帥詔淵兼領 綱潛善尚書左右僕射並相則綱論多留中矣 傅亮怯畏敵潛善令宗澤節制使渡河辭以措置未就綱以爲請潛善不之然即又去[illegible]

爭之時張浚亟劾綱以殺齊愬爲修怨者招軍買馬招民財爲得綱罪也綱罷亮召還守議誠長於和然當時人有死敵之心其憤可用也而綱抑之若必求萬全則安民瑪先范蠡孔明之治何嘗盡民財而虛張軍數乎潛善伯彥誠佞間忠浚論未可非也惟綱去駕南宋遂不國綱爲靖康賢相已。 陳東召至則上書罷二姦及親征還京皆未報也布衣歐陽澈以之伏闕極詆潛善鼓衆激帝并斬東。許翰曰吾不可以在朝矣著哀澈哀辭而去。 安置張所于嶺南。 王彥以七千人渡河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復新鄉明日又敗之俟洮川食盡求糧而彥閉壁不許。

飛益北戰至太行山數日連斬其將還以所部歸宗澤而彥遂檄州郡矜於驟勝金驚大軍且至率數萬圍之彥既失飛無與戰者矣走保共城。 澤得飛奇之金人寇汜水命五百騎破之而還升統制授以陣圖曰運用之妙存乎心。 彥在共城圖再舉結兩河豪傑甘苦同之士卒敵人畏其營壘。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趙子崧遁保瓜洲。 河北州郡陷金河上之屯然所在結爲紅巾待宋師至而應之也。 冬十月帝如揚州民乃絕望宗澤之諫者道相踵也而不達則直言姦臣阻抑以誤社稷。 王安詩趙萬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 盜張遇陷池州。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問二帝起居是時在燕山之北千里矣宋宗室從千八人嚴守給食故死者多於生。 十二月王淵誅杭州亂卒。 金人信宋之無能爲以如揚州也分三道入寇粘汲喝自雲中趨汜水陷西京兀朮當攻汴者宗澤遣劉衍劉達守於鄭滑夜斷河梁而去婁室陷同州破潼關中原大震怯懦之招陵如此矣。

高宗

建炎二年春正月粘汲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令銀朮可急攻之范致虛走京西州郡皆陷。 兀朮抵白沙劉衍禦之宗澤選兵邀其歸路方戰自伏起之金而敗之粘汲喝

使來招澤斬之澤忠誠作乎而軍法嚴戰而遁降者必殺無赦金人乘劉衍之還入滑張撝救不避衆而鬬王宣往助則撝戰汲矣宣竟戰走金人澤使知滑州東京自是無犯也澤決討大舉必可立功請帝還京以係天下之望。 婁室自同華圍永興軍經略使唐重知死而盟守傅亮猶以精練奪門出降軍破盟者死。 東平軍校孔彥章寇黃州。 金訛里朶陷青維。 王淵招降張遇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盜賊充斥宰相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言其誤國竄姚伯子曰何時也深宮自錮哉。 劉豫嘗棄河北提刑而遁金張慤薦知濟南請易南郡爲全計不得忿以往。

二月宗澤招降河北諸盜王善衆七十萬也不自棄於夷狄在宋義士也楊進亦三十萬矣有志使效順進取之資也。金陷淮寧。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兩河響應。婁室轉寇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劉惟輔禦之精騎二千耳以大敗金人殺其名將隴右張嚴復擊諸五里坡以無繼死伏然粘沒喝畏宋兵且東矣焚西京而去。韓世忠兀朮相持河陽三月翟進復西河兀朮攻西京進世忠迎戰而敗兀朮入之世忠南進獨攻復之挫金師以巷戰兀朮乃留戍河陽而北還。婁室寇涇原吳玠以曲端命敗諸青溪走之同華。石壕尉李

彥仙復陝州。宗澤籌行儲計日渡河其請還汴疏以基業親戚陵寢生民所駢係而不足發其敵愾時信王榛受河外兵馬元帥命矣或傳且渡河入汴。五月則下詔還京君子以爲獨不競於讐是時澤外能戰者若張深翟進曲端李彥仙王彥馬擴之屬碁布而張韓劉岳不與焉金無堅守志故舊功易圖也聞榛敗不果帝將何以解不競於讐而競於親也。金復南侵報且分道渡河詔韓世忠會宗澤迎敵召王彥屯滑州爲遮澤北伐復讐繆不得其志久矣幸有進師詔乃分條諸將出兵功次曰一渡河則忠義相應不啻百萬陛下早還成功臣當先驅路。婁室

大掠而東王庶撤擊輜重而無應還軍陷絳。六月以庶節制陝西諸軍。張俊討平秀州軍亂。京畿淮甸蝗。二姦抑澤奏恐其或挾重清君側之惡也置鄭仲荀副留守以察之秋澤發背死杜充代不能其豪傑心降盜復散而剽。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而我歛兵以待和畏虎而餧之必爲所噬命知台州。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劉光世敗諸光州而遁。金居二帝韓城爲昏德公重昏侯宋俘之存者給田種蒔。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五馬砦信王榛走之。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張浚之請也。楊進叛寇汝洛翟進戰死代以其兄興

金寇濮州姚端幾襲獲粘沒喝十一月陷州殺知州楊粹中。婁室陷延安曲端不協於王庶而不救也兀朮陷問德相州。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婁室圍晉寧知軍事徐徽言敗之約折可求共攻寇虜執可求子爲招徽言遽擊敗虜。曲端襲殺義兵統領張宗。十二月閻懷圍濟南劉豫降。訛里朶陷北京。帝問寇黃汪二相曰李成餘黨。粘沒喝陷襲慶。張俊請備金人之來黃汪笑其過計。參贊御營軍事。

三年春正月王彥以入朝陳北伐取惡致任。張用王善寇淮寧。粘沒喝陷徐州。二月粘沒喝潰鎮世忠劉光

世之師陷天長內侍鄜詢報金兵且至帝潛遁至鎮江從者王淵張俊及內侍數人耳爭出者盛南門而填死也皆以再致播遷爲潛善伯彥尤遇司農黃諤殺之以爲潛善也而二真姦免矣是日金將爲五至揚城者五百騎聞帝走則追諸楊子太常道亡神主鎮江議去留呂頤浩請止以爲江北聲援王淵曰慮寇之渡通且據姑蘇也定計都杭蓋帝志也中原則棄置矣果且得安寢乎哉寧安軍陷徐徽言死之馬擴上書以駐蹕金陵爲下策當時有識之士未有以都杭爲可者也金人焚揚而去呂頤浩自鎮江復之黃潛善伯彥免何小人之多幸也三月

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王淵同簽書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恬功自多以淵驟升爲不平也而內侍黃履曾擇藍珪更挾寵凌忽諸將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正彥怒曰孰使天子顛沛者中大夫王世修亦嫉之激而成其亂謀時百官入聽宣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制世修伏兵城北橋候退而斬淵權至行宮悉殺內侍梟淵首而入白勝非登樓問故中書統制吳湛排閤引亂入矣帝御樓傳數其罪潛善伯彥稔誤國之禍而猶吝誅竄者過聽內侍使爲之與主也王淵不戰渡江以交黃履得遷樞密孤立如臣輩則功多而賞薄矣今淵既誅敢請履輩與之同罪不出不還管矣執凡則就帝前梟首而臠食其肉帝無違離而不臣之心遂逞請隆祐臨朝帝避位而立皇子帝皆許之溺豫忘大難之瀕隕者亦無以荅其臣矣勝非曰聞諸二臣不學無術可緒圖也帝乃即坐作詔傳位如亂者言退居睿聖宮傅正彥加節度猶欲挾天子如越張浚在平江見明受元年赦書即謀起兵俊不受偽命披軍引就浚乃以告呂頤浩於江寧劉光世於鎮江將發以其居中也節制官馮轎負辨遣以正義折屈傳得約浚命分扼吳江始疏請復磽韓世忠自鹽城赴行在浚招而諭曰無急之生他變也世忠以秀州據糧道大修戰具傳將質

世忠妻子勝非紿之遣迓以安平江之心而從喜二兒之爲無能矣然後浚以大軍並進而討逆罪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事勝非乃使以鐵券誘傅正彥朝睿聖宮盜卻青椋西州金以劉豫知東平俾節舊河以南王復死徐部將趙立結鄉民復之夏四月帝復位惟勝非相而能成其謀也召浚知樞密院帝曰若汪黃在位已狼狽矣如有悟者頤浩會軍進至臨平鹿角梗中流世忠舍舟既復舍馬用戈令面不集矢者斬遂自北關入傅正彥以鐵券走間浩誅湛正修世忠光世追執傅正彥于浦城朱勝非謂帝曰臣之不即死以有斯圖也頤浩浚

皆相才。請避位帝問優曰。顧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禁內侍干預朝政。自此宋無宦官之禍矣。重正三省官名。於是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改建康府。盜薛慶據高郵。張浚往諭降之。金陷鄜坊鞏。張浚謂帝曰。圖中興。必自關陝始。儻金人先焉。雖東南不可保矣。慷慨請行。五月。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定議顧浩而後行。遣徽猷閣待制洪浩使金。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姚伯子以宋高爲失守。洪浩爲失官。金流浩遞冷山。翟興擊殺楊進。六月。霖。罷王安石神宗廟庭配享。兀朮陷磁單密興仁。而南寇。帝使工部尚書崔縱使

金。以死於窮荒。秋七月。范瓊伏誅。浚發建康。顧浩乃難遠餉。升杭州臨安府。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奉隆祐太后如洪州。聞寇近。又以豫走也。杜充謀歸。岳飛諫曰。舉足中原非我有也。而不聽。盜郭仲威掠淮陽。廣州教授林勲上政本書。以遷桂州節度。倣古井田通其窮。姚伯子曰。使宋志在北征。河淮以之屯。至便矣。入月。復致書粘沒喝曰。國家迫於危亡。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且舊號既去。是天地間皆大金。而尊無二之矣。何快乎。勞師而遠涉。併致書劉豫。諭意。而寇不以屈辱退。則何如晉人詔胡羯而賊之。之爲愈也。此王元美氏見晉弟宋之論。姚伯子爲有取也。且人才亦晉品。而宋品僞。閏月。呂頤浩杜充左右僕射同平章事。韓世忠曰。河北山東失矣。江淮不可棄也。詔與充光世分屯。而考功樓照進量力之疏。則遂如臨安。防淮不復議矣。九月朔。日食。金人陷南京。諜金海道窺江浙。詔周望守平江。直龍圖張仰使金。見闊懶不拜。而曰。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金披其地。以封劉豫。又復窮兵。曲有在矣。冬十月。帝至臨安。聞兀朮分兵入江。遂走越州。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張浚至興元。簡將積財。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薦吳玠吳璘統制。以趙開隨軍轉運。官爲釀具。斛賦

三十。置錢引務。鼓鑄。浚期得士死。犒賞取開辦。還朝議。承制以曲端爲大將軍。江州屯爲隆祐蔽。兀朮兵渡黃薄其城。及劉光世荒寒而走之。遂寇南康。趨洪。追逐太后于吉州。狼狽陸行如虔。三省樞密莫之從已。盜劉忠陷舒州。帝如杭。蓋抱怯親征。未至。聞趙鼎寡不敵衆而還。中餒矣。趙立以勤王兵三萬之楚州。金人邀諸淮陰。立令曰。回顧者斬。轉戰達城下。矢貫兩頰。不輟戰也。兀朮合李成兵攻烏江。杜充閉門。岳飛泣諫不從。及渡江。且陷太平。然後遣迎戰。則王璞先遁。以勢不能支矣。金兵入建康。充降。以罵虜死者。通判楊邦乂。顧浩以帝航海走明州。

十二月兀朮趨廣德。臨安守臣康允之走。遂陷。追兵渡浙。稱臣去號之無以救死也。　江淮統制岳飛躡金人於廣德。恐結還倫燒營而乘之。凡飛之勝。皆定戰先也。尤以律勝是以將士饑戰而能捷。金所籍兵爭降附之。　孔彥犯荆南。降爲湖北捉殺使。　金陷越州。進寇楊沂中迎敗諸高橋。

四年。春正月。金人攻虜明州。襲帝于海。舟師追奔三百里。提領海舟張公裕擊之以大舶。然後帝得泊溫。　知陝州李彥仙復虢州。爰室爭之。使如興元請救。浚檄曲端不應。命浚曰。金若下陝。全據大河。且窺蜀。出師未達。陝陷。彥仙死。浚始端疑。　二月。酈瓊以衆推勤王兵降於劉光世。金自江西犯湖南。屠潭州。　入東京。兀朮自秀州水道北引。　周望棄軍走。遂掠平江。入常鎮。平江之死。稽五十萬其爲播虐可準也。　鼎盜鍾相陷澧州。孔彥舟獲之。楊泰復聚其衆。龍陽。　盜戚方陷廣德。　夏四月。金人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於彭原。許爲援而敗不救。　帝還越州。升紹興府。　韓世忠移帥鎮江。先以八千人屯焦兀朮至。約戰期。即命二伏于金山曰。登而我覘岸兵聞鼓聲而入。廟兵應之而出。擒之矣。既兀朮以五騎往。廟兵先出。猶望馬幾頓。接戰江中。梁夫人執桴而多俘。乃求假道歸所掠。盜

名馬不許。分江而戰。相持至黃天蕩。開老鶴河。將通秦淮。則岳飛大破諸新城。復至江。海艦鐵練接之而縋沉。回。請會議世忠要之。復兩官。還疆土。不應。復至。世忠引弓。蓋以大軍縻於偏師者四十餘日。舍車騎以逐利江湖。在虜爲蹈死地。使更有如世忠者。泛江而共張網羅。金兵盡虜矣。兀朮不能水戰。則歎南軍能使船如馬。閩人或教之載土。然後能敗世忠而獲北渡。自是懲濟江矣。　顧浩以江上之捷。請下詔親征。而趙鼎不可。還之翰林學士。則論罷。顧浩以修怨。帝顧歎于鼎乎見忠臣。　牛皐追敗金人于寶豐。　五月。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析地處羣盜。使皆爲招撫使。於是自眞揚晝江。各跨州。以綦布。　岳飛襲敗金人於靜安。以充敗去者。獨飛軍最。故爲避寇者之歸。　六月。罷御營司。　張浚安置曲端。　秋七月。岳飛以討戚方功爲通泰招撫。張浚以金兵萃淮。欲道同鄜延擣虛。兀朮趨陝。　金徙二帝五國城。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承州鎮撫薛慶戰金人于揚州。敗死。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都大名。世守子禮。奉其正朔。以張孝純爲丞相。王瓊亦京留守。仕其朝者。帝皆厚撫其家。　金人不輟楚州之圍。劉光世救而緩。帥趙立死。磨城陷。李彥先死。以救楚州也。浚聞兀朮將至。檄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

將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統帥以錫而迎戰王彥諫曰兵將之情未通不利五路俱失矣不若屯利關與洋以待敵入而檄救浚曰東南事急矣吾捐身以報國姚伯子曰此浚之一迂也捐身之計退無所之者僥倖耳負衆四億固壘挫銳寇無虞退追而東南趨哉舍必勝效節臣夫勝非所謂喜事而疎也。 師行次富平吳玠請先據高阜諸將恃衆而怠聽裹室鐵騎薄趙營不能支而先遁則五路皆潰 浚自邠退保秦州斬哲家置錫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閻懶之南侵也秦檜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任用矣而與妻王南歸云殺守者間關越海而無恙天下皆知金人縱以爲間也范之尹季回不疑而薦之入對首奏與閻懶求和書且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當是時士氣以累勝伸名將足任用也使遇明作之君必放而誅之矣帝謂朴忠郎拜禮部尚書解讐息兵入其術而莫覺。 淮寧鎮馮長寧叛附劉豫。 十一月金人復陷涇原渭鎮戎環慶。 盜桑仲既受襄鄧隨郢鎮使復陷均房假道於王彥曰入蜀就食彥曰使仲越金州而至梁洋張樞相腹背能堪乎趣敗追奔而復房州。 金入德順張浚退保或請遂治夔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覬之久矣陝川口面未敢窺若假處夔峽縱使深入以絕關中之聲悔無及也浚遂

以子羽入秦州兵勢復振吳玠拒和尚原。 十二月劉惟輔敗金熙河之寇出焚積聚而爲獲。 二十五家爲保有長保大爲都選富而爲都保都事主焉差役之免品五頃自九品起太學生得解經省試者許募役冒下女戶免。 金殺客戶。

五年改紹興姚伯子曰安寰州而紀元乎。 春正月以張浚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盜既據州郡矣乃欲席卷東南。 李成陷筠州。 二月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浚飛大敗羣盜復江筠。 金悉陷涇原熙河諸州。 張榮聚舟劫掠金人以補武功官襲據通州而自固於縮頭湖閻懶欲除之利南侵榮迎戰見其膠泥也登岸而擊舟中自亂矣擠而死溺得者猶五千餘乃沮計北奔者榮之奇功也詔知泰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攢越州詔言待歸葬也姚伯子曰爲棄中原文乃以啓後世之怠葬其親者齊置招受司誘逋人。 秋八月浚謀曲端。 秦檜傾免范宗尹而揚言曰二策可聳動然未相不可行也以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 贈程頤直龍圖閣。 呂頤浩復相言先乎內寇以闖邇行在盜當急除且二廣國資莫鄰於殘。 翰林學士汪藻請復脩日曆藻好上書大肯苛求於韓岳以申崇宰相之權。 長星見。 冬十一月王德討邵青于崇明

汝賊火牛德曰古法不可再也始交堵射返斗。戲之矣。
金鳳翔階成將約日攻和尚原以先後期而奔命於敗兀
朮憤會諸帥薄者十餘萬玠與弟璘選勁弩爲疑陣以
射敵少却奇兵絕糧道夾則伏神全以待其走也故寇退
而遂大亂承之夜襲兀朮遁以鬚髯敗者大而創甚矣淮
楚之間有出兵者玠璘小者陝西平　命張浚屯婺州陸
行艱重初置見錢關子　范汝爲爲亂於閩辛企討之無
功十一月以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韓世忠副之汝
爲入據建州　十二月盜曹成自漢陽陷道州　金弁齊
陝西地。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拔建州焚汝爲誅亂將盡建民用李
綱言聽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汝遣因進討盜于
江西湖廣　帝如臨安　二月分降盜置御前忠鋭軍。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戍於郢　翟興不應劉豫
之招而死賊詔以其子悰嗣　顧浩請督軍北檜欲專國
使言周宣中興以內修外攘二相宜分治也夏四月顧浩
以都統開府鎮江內事皆決檜矣徧引知名之士餌之爵
祿若胡安國程瑀之屬且二十人深于爲姦也帝謂瑀秦
檜誠實但過執耳不知其已入姦而爲之用也對曰順肯
非難惟誠實爲可倚　劉豫徙居汴以宋太廟享其祖考

置洛汴淘沙官陵無定墓　岳飛追破曹成于賀州復以
八十人大破之蓬頭嶺奔連州飛命追辭曰分遣者慮復
聚耳勿妄殺人也四道既會成走邵州　皇子專立爲太
子而卒仁宗故事多有勸行者上虞丞婁寅亮獨上書曰
崇寧以來諛臣倡弱太祖之胤推服盡以殺擠而儕諸民
庶今英宗子孫獨有陛下意者藝祖莫肯顧歆故金人未
悔禍與姚伯子曰宋之大功實在太祖舍胤而太宗之昆
雖周公入國並建猶薄報也且有天下之富憂懼豈在宗
盟胡安石舉爲宋殷元氣也探天意而還之太祖太宗支
庶藉餘庇焉萬世不易之論然言之難矣帝納之張婕妤

鞠瑗太祖後人子偁子也又養子彥之子璩　顧浩以桑
仲死出師前軍趙延壽叛犯金壇而還　張浚以劉子羽
知興元府　韓世忠在永嘉休師忽徑處信趙豫章連營
江濱曹成走宕而遇整招斯降矣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至今臬立中除　命胡安國兼侍讀專講春
秋力言檜賢浚諸人顧浩薦勝非代督則詆其前非改侍
讀復持錄黃皆刻繩之以春秋之義降旨落安國職檜以
三上留章不能求去姚伯子曰何姦賢相比若是深也此
皆史冊之所明著也　呂頤浩乃使侍御史黃龜年劾檜

於是徒黨沮止遣圖罷之起居郎王居正嘗謂帝曰檜相矣疎動天下者安在及問二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於是帝曰朕北人安歸乎命榜檜罪于朝堂　彗見　九月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魏　王倫倡和議于粘沒喝縱之來歸　張浚之誅置啓疑也帝副之王似　李綱湖廣宣撫十一月湖南盜平　金州阻蜀寇既敗豫將復秦州浚以王彥節制商虢陝華　十二月以江浙湖南月樁錢足軍用　張浚不安于王似遂知樞密

七年春正月襄郢鎮撫李橫伐金復潁昌　詔春秋望祭諸陵　金難和尚原之守而用竟爲二縻軍撤離喝徑商於以攻金州王彥長驅石泉而趨漢洋劉子羽急守饒風關使召吳玠于池河日夜三百里而黃柑爲金犒曰用止行渴相持六晝夜撤離喝間入祖溪關登高而瞰宋師則潰矣然以二人擁一而仰關死弩石者固山積也既入興元餽餉不繼又多死邀擊徑險而還失已過半宋軍踵之墮溪赴澗勁者僅免故金以勝而甚敗是役也　三月伐彝李橫敗績夫潁昌夏四月水軍都統徐文叛附彝寇通泰則詔班師禁邊侵又聽潘致堯寢兵奏以自弱也　六月岳飛禁平江廣盜以隆祐太后之震有密命飛請誅止張浚虞人繪祠飛也賜精忠旗　秋八月劉豫前伊陽蓋

翟琮棄軍　呂頤浩請圖北復世忠張浚之屢奏人有戰心也久之衰耗難以舉事也劉豫之不克立尤當及中原之未金屬此策也愚智皆知其爲宋忠也御史辛炳常同迎帝欲和奏議章九月頤浩罷　冬十月李成寇走李橫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兀朮陷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四分陝西地吳玠屯仙人關自秦鳳至洋王彥屯通州劉錡屯巴西閔師古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和議遷齊俘及士民之南從是秦檜之所謂北人歸北也畫江以益劉豫北地歸北矣常同至是乃請振國威帝遣章誼請河南北及二宮

八年春金攻殺金平仙人關之徙也玠以萬人當其衝嚮入援曰散漫宜脩第二隘從之兀朮韓常分東西彈攻拔殪居中爲應度少憊則退守第二隘撤離喝駐馬四顧攻西北樓亦弗克也敵窮矣銳士入金營中韓常左且宵遁敗於河池之伏是役也金以拏未而不獲逞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計　罷都督府召還孟庾以其兵屬張俊

辛炳常同復以喪師失地跋扈不臣劾張浚居之福州安置劉子羽　夏四月閔師右戰敗于熙河降金　命范冲重修神哲實錄隆祐常言之宣仁之賢爲姦蒙也冲著之以朱墨　楊太僭號北通欲爲順流之寇李成約自江

西趨之。岳飛曰。六郡爲恢復基。取之。是除心腹之疾也。朱勝非趙鼎贊之。五月。兼荊南制置。秋七月。飛復郢州。趨襄陽。李成右步左騎以逆戰。飛笑曰。步利險。而騎利曠。而兩之江干。易陣而應。右步長鎗以合戰。前馬遇之而斃。後騎自權入江矣。平地之卒。復固多以逼迫死。成遁。遂復六郡。襄漢悉平。移屯德安。帝是時。喜飛軍有紀律。而破敵也。飛奏曰。金愛子女玉帛。無生民之志。劉豫不爲人心所歸。如以猶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易耳。襄郢地官營田足食。則可行矣。飛之算定而戰也。任取中原畫必於頭井者。綱浚順流。行不赴志者也。時雖難其人。然營田之議興矣。章誼還而無獲。魏良臣復遣。則金已入寇。王瓘遣討楊太敗沒。鼎江。詔岳飛以清遠節度移軍。劉豫如金乞師。得兀朮爲前軍。則使其太子麟及侄猊會之。騎自泗寇滁。步自禁寇承。趙鼎以出督陛辭。而留相。勸親征。喻樗謂鼎曰。公乘。度出萬全乎。抑姑試於一鄉也。鼎曰。義耳。事何能知。樗曰。然則當歸路。乃召張浚。冬十月。韓世忠進屯揚州。使解元守承。將親駐大儀。以當敵騎。魏良臣過之。則撤炊爨。示若詔移守江者。既令眠鞍響。勒五陣。設伏二十。曰。聞鼓而起。金前軍聶兒喜得良臣語。即引兵距大儀五里。別將已擁鐵騎過之。世忠鼓起。伏兵背鬼

長斧。雜於金軍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鐵騎既泥於淖。縱蹂之。而覆軍擒將矣。所遣薰敗敗敵於鵝成閔助解元爲距。多俘獲。世忠遂北至淮。再潰金兵。論者以爲南渡首功。帝歎忠勇。是時帝次平江矣。欲因勝渡江乘之。趙鼎戰志未自定也。曰。逆豫猶遣其子。十一月。張浚至。復知樞密。召光世世忠俊議戰事。留鎮江爲之節度。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遣牛臯救而潰。追奔十里。良臣還傳金言。建爾小國。建州之南。銀絹千萬。用充犒師。求人之召辱也。闍懶兀朮。聞浚督戰而引還。在雪食馬矣。然非世忠力戰不能却也。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召還張浚。命三將分屯鎮江。太平。建康。金主晟死。阿骨打孫亶立。二月。帝如臨安。趙鼎張浚並平章。兼樞密。都督諸軍馬。方相得驩甚。喻樗已虞其不合矣。吳玠以西奉遣兵。吳璘楊政復秦州。擊却撒離喝。作太廟於臨安。置總制司爲足軍用也。酒價契紙。頭子之屬。近八百萬緡。出納每千。官收二十三文。是爲頭子。三月。張浚視師潭州。釋楊太諜囚。以爲之招。夏四月。罷州鎮撫。封周後柴叔夏崇義公。宋徽宗卒於金。張浚不絕金使。中書舍人胡寅恐和說復行。而上書浚曰。使專兵家機權。遣行忠訓郎何蘇。而寅出州。愛

封建國公趙鼎請就學資善堂。岳飛見庶幾中興基者。行元統曆。　岳飛方以任七安餌賊捷旨召還浚。飛袖小圖示之。浚俟來年。飛曰。有定畫矣。能待八日耳。浚易之。曰。吾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孤立矣。故可入日也。浚爲留。太負者。輪舟傍竿。飛已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議而上流浮腐木亂草。則旁岸而罵。賊欲迎鬬相隨入淺。草轅輪而舟膠矣。後者奔港。則爲筏撞太赴水死。入壘撫慰。二十萬人皆飛降矣。老弱縱歸農。籍其壯不愆八日。浚奏飛屯荆襄。　蒙古在唐。曰蒙兀。蒙骨斯。女真北小部耳。金初始强。冬伐之。姚伯子以斯知勁脆

無地。氣至斯移。方契丹之盛。女真部衆數百耳。曰。滿萬則不可敵。故率其部人。以滅遼逐宋而無前者。戰則一當十百。其人之剛果猛悍也。其時屢挫。豈天無常驕。氣一移厚而此遂薄耶。不百年。以百倍之衆。爲蒙古殘。史稱蒙古人當其時。勁悍善戰。目明夜視。既滅金宋。爲華夷主。倏然以亡。其善鬬者望。○○王師而風遁。始挺茂而卒萎落。氣之必然。夷狄猶草木也。夫中國者。日月之所照臨。獸蟠海趨會合剛柔之氣而交和。善用之。有常强之道焉。德修而務治。無委其險。無失其馭。夷狄即偶負剛戾。腹心拱我矣。

十年。春二月。韓世忠圍金兵於淮陽。兀朮劉猊應寇。蜂而

兵至。劉俊不應援。使其爲退計。錦衣駟馬立陣前。致敵戰而走之。浚因命即楚州立軍府。世忠同士卒之力役。夫人親織屋。箔婦粧。快士以勵勇。遂爲重鎮。　夏四月。齊陷唐州。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劉光世。楊沂中。皆進屯盧泗。襄陽。命飛曰。以圖中原。君素志也。　秋七月。劉光世復壽春。

稍復秦檜官。和議又與矣。宋同去小人不力。浚則亦薦之耶。諜報豫南寇。九月。帝如平江。檜行。留守。並孟庾。參決尚書樞密。　岳飛復蔡州。所遣敗豫衆於唐。疏進軍。齊使如金乞師。兀朮屯黎陽以觀釁。冬十月。豫僉鄉兵三十萬而南侵。麟以中路犯合肥。猊東犯定遠。孔彥西犯六

安。鼎浚議禦。帝慮光世不任。欲下荆襄之兵而下保江。浚曰。掩擊可使。必勝。且岳飛一動。襄漢何恃乎。乃委浚。光世將趨采石。以淮西震浚。使馳諭。渡江者。斬以徇。浚遣兵拒麟濠壽間。猊前阻世忠兵。欲趨定遠。沂中敗其前鋒。欲合麟合肥。沂中復邀諸鶻。鶻既則張浚大破之李家灣。猊遁。餘衆降。齊師大遁。沂中追麟至南壽春。　十二月。世忠敗金人於淮陽。　參議軍事呂祉爲浚入奏。以誇爲鼎抑。帝曰。二人釁自祉矣。既而鼎請回。浚曰。以車駕幸建康而乘勝攻河南。天下之勢。固不起耶。而鼎慮難守。浚欲罷光世軍政。鼎以人心不安對。帝是浚。義鼎罷。姚伯子謂

浚之。六鼎有任天下之氣也。然二人於政事。帝先人才。急召者皆列置座右。而次第行焉。故要津多一時之望。此人於鼎。亦有取乎。 洛士尹焞避地却劉豫聘。而程頤以爲宗太子翼善范冲舉自代。陳公輔則撰爲厥狀。請禁程氏學。 何蘚聞徽宗顯肅太后之喪。帝成服。浚曰。是臣陝西失利之罪。 秦檜樞密使。

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 王倫遣如金奉迎。帝使謂闞懶河南以與劉豫。何如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免劉光世。以呂祉節制其軍。 岳飛入朝。升太尉。隸以王德酈瓊兵。數與帝論恢復略。指在先取劉豫。蓋金人以中國攻中國。我

不可使之息兵觀釁也。徑趨京洛。以號召諸路之叛將。分取濬滑。經略兩河。豫既成擒。滅金復讐。次第舉之易矣。檜止飛隸兵。浚與飛議。以王德爲都統。飛不可。遞舉俊沂中。謂才望無以相踰。徒啓之爭也。論呂祉。則曰。不知軍事矣。浚抵曰。非太尉不可。蓋墮姦術。誤謂飛積慮在併兵也。

夏四月。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尋詔起還鎮。 五月。胡安國召兼侍讀。未至。疏辯程頤。劾者指爲頗僻。 秋七月。粘沒喝死。是時宋將趨勇。而兵趨振。金則主弱。謀臣死。兵之勁者日消。中興其時也。飛請進討。且啓往來督戰。 八月。王德都統酈瓊副之。不相能。呂祉達其訟言。瓊殺祉。叛降豫。

九月。浚免。罷都督。帝問代。意在檜。浚曰。近方知其闇也。然則鼎遂贊之。 言者。發帝怒於浚罷。鼎爲調故安置安州。在冬十月。 豫以賂得河南。兀朮固以奉薄有憾。藉塘之敗。金謂豫不能爲南藩也。飛爲聞春。兀朮得之。以爲約豫誅已也。襲虜豫。置行臺。十二月。飛奏請其無備。取中原。世忠疏機不可失也。不報。時王倫傳闞懶之言。還梓宮太后。歸南地。

十二年。春正月。帝議還臨安。張守曰。建康。南都之最勝也。何用勤民。趙鼎不可。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寶文閣直學士。卒。賜謚元定。 定都臨安。 嘗浚蔽檜時。趙鼎

曰。此人得志。吾屬無類矣。既又入於已之從。檜復相。鼎之薦也。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以爲其謀臣有欲以河南陝歸者。吏部侍郎錢矿當館伴。備論敵情之不可信。檜曰。吾以誠待敵。帝入檜議。托言太后春秋高。不嫌屈已。忍辱惟齋國之比。顧怒顧舉朝之不可矣。鼎從而爲之辭。 衍聖公從遷僑衢州。六月。賜之田。 秋七月。彗。 冬十月。檜欲罷劉大中。則薦蕭振爲侍御史。進其讒鼎。始悟曰。及我矣。 鄜延故將李世輔執撒離喝將以歸。爲金追還。而奔夏。 趙鼎罷。 檜姦術惟內媚。斷爲之用。不憚卑其身也。以戎金信而巧劫帝。謂曰。羣臣言持兩端。非臣獨謀無與

任和帝曰委卿則請思三日以堅之太祖金櫃之藏曰不殺大臣諫官而忠佞是非未嘗置辯中書舍人龍如淵乃獻檜策曰樹人於臺諫遂擢中丞而徧布所私帝之耳目檜之爪牙異議者盡擊去之　王倫偕來江南招諭使言歸河南陝西地韓世忠亟疏金劉豫我矣士大夫既盡爲陪臣士氣且沮沮臣請決戰願嘗其最重及金使還世忠伏兵洪澤將邀殺之以壞和議姚伯子曰知權矣不克而罷或曰金時議以豫地復立欽宗　是時編修胡銓憤上書欲斬王倫及秦孫近併檜頭懸藁街金人爲之心折王庶罷屢爲檜紬詰之曰不思東都存趙時耶

十三年春正月張浚自永州上書自古未有以委質臣人削平禍亂者岳飛斥言相臣謀國不臧其辭開府儀同書曰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史館范如圭責檜喪心病狂遺臭萬年也　二月三京宣諭使方庭實歸白解衣覆泰陵之皆發掘也　賜王倫進士出身東京留守三月至沛交割地界兀朮如約而歸言於金主曰撻懶滿盧虎不與宋有陰謀而主割地乎其使在沛勿令踰境此求於人者之不可必也　晏敦復不附和議檜誘之以兩跪曰汪藻老而愈辣　李世輔自夏借兵欲擒撒离喝而

陝西夏五月至延安聞地歸朝而來歸賜名顯忠　四川宣撫吳玠卒胡臣將能繼其官　大宗正士儴以修奉山陵至鄂飛將以輕騎從檜遽白止兵部侍郎張燾副使還奏殄滅金人未足雪恥復讐也檜出之　秋七月孟庾以東京留守至沛王倫解留鑰赴金會誅蒲盧虎闍懶反謀遂罪執倫若兀朮之言也還其副藍公佐議歲貢正朔誓命河東北地之南鈺　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十四年夏五月兀朮撒离喝以兵取其陝西河南州郡姚伯子曰曾是求人而得者有一日之固乎檜懼在召浚易已失相耳給事馮檝以興師委戎探之而帝曰雖覆國不

用浚也而檜有喜　六月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事敗撒離喝於扶風走之鳳翔　劉錡副東京留守從卒四萬聞敗盟陸趨三百里至順昌諜報孟庾已降知府陳規見問計錡曰有糧則可守矣以米數萬斛對錡則欽兵入時宋無金虞赴鎮者皆以孥行故聞敵惟退圖錡置家寺中焚舟薪門厲之必死士乃知有奮撤民居傅城爲羊馬垣金兵至而圍城錡爲敵垣之陣以避虜矢而城上之破敵弓神臂彊弩又金人所不能支也金雖破溺至者法錡募士五百以命閻充及夜雨電斫其營望辮髮而斬刀敵夜退則於城下百人隨之折竹器以爲號電起而擊止而匿鼓吹

與金人莫之測。舉軍自戰。以至積屍。軍退老婆灣。悉師來援。錡募二騎爲金獲。問宋師曰。喜聲伎。將圖逸樂於東都。兀朮易之。置鬻車砲具。錡使耿訓約戰。獻浮橋五所。曰爲利涉也。遲明。則五浮橋絕頼。上流草中皆置毒。虜至。番休其士。以疲渴之。至於日中。人馬以飲水病。未申敵氣索矣。命銳斧突入其中營。鐵浮圖。拐子馬。皆爲破碎。兀朮所恃以彊者。明日拔營遁。追殺數萬人。適相值而得大捷。諸將之次第効功。以是戰也。而說者猶咎其亟還。帝賜岳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過度。古之命將者。何以加諸。飛遣王貴。牛臯。楊再興。李寶。張憲。郝日政。張應。韓清。楊遇。喬握堅。分布經略河南。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且及河北。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於京西。而班師遣諭矣。

閏月。飛攻破蔡州。遣將所至。次第悉復。李興因河南尹之遁。聚兵以應。金人大震。世忠復海州。王德援頼昌。張俊檄之。復宿入亳。兵未用刃也。安置趙鼎于潮州。王次翁。何鑄。謝祖信之爲檜恣讒。特詔罪兀朮之南侵。次翁則爲檜得罪慮。堅之曰。更相多紛。秋七月。次翁參知政事。檜以爲報也。岳飛留軍頼昌。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合諸軍逼之。岳雲貫陣。金屍布野。兀朮之取勝。用拐子馬。縱之戰酣。三馬爲連騎。而有車之重。所以不能當也。飛戒步

卒。以麻扎刀入陣。惟俯斫。則十二足者。廢其一而俱仆。騎之者無免人矣。兀朮大慟。於今已矣。三益兵。三敗。乃夜遁。轉攻頼昌。子雲之援已先至。王貴合而破之。城西梁興所糾合忠義。及於太行。已敗金師取懷衛。斷山東河南道矣。然飛進軍朱仙鎮。猶去汴京四十五里。對壘交戰。飛復以選士八百敗之。兀朮斂軍入汴。飛檄修治諸陵。兩河豪傑率衆歸飛。皆期日。金令不行。於故宋境僉軍。莫應。兀朮計推北遁。使特有贊之行者。飛軍隨躡之燕雲。天下定矣。檜雖欲班師。無所用之。可以廻戈誅姦。可以靖志孚主。全挈中原。還諸君而成吾信。然後其所樹立者不拔也。而或以未達權譏之者。謂當據地汎掃。功成而後引罪。則亦未察於事之終始也。書生或叩兀朮馬曰。有權臣居內。而將能成功於外者。兀朮遂堅守。飛曾不得過河。而挾帝命召者。一日十二金牌。前有勁虜。而後有吏議。雖犯不韙。能行而濟乎。此飛所以痛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下泣而命大還也。民訴爲金誅。乃稽期候之遷。盡漢上六郡。關田以處之。既還入覲。而帝詰班師。然後悟金牌之爲僞也。明壞君父垂成之業。如檜。苟非簒圖豫定。而不慮後患乎。此宋之臣事又多不可解也。八月。以非和議貶者。張九成。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楊沂中還。以軍潰。金人屠宿州。

九月。諭世忠還鎮。冬十月。河東經略王植忠死寇。十二月。金置屯田於中原。恢復之事絕望矣。寇且近。十五年。春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二月。王德再敗之。復和。取昭關。舍山。邵隆復商州。諸將以詔救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浚楊沂中會。而已陷。錡前與兀朮遇於柘皐。約戰翼日。俊師後期。王德曰。當機無待。即進戰。一發殪虜。方諫從之。則金兵且十餘萬。更以拐子馬。分兩翼而鏖戰。楊沂中曰。虜恃者弓矢耳。萬斧擣進。虜乃敗。望旗幟驚爲順昌。走矣。逐北至新店。廬州復。猶藉積戰之餘烈也。三月。詔班師。則金陷濠州。岳飛請擣虛。不獲。給事中

范同策檜巧收兵權。召三將以柘皐受賞。至則置之樞府。而兵自解也。同以是遷翰林學士。張浚入和議。首請以所部隸御前。檜喜爲畫龍三宜。樞司。置三三總領。以統諸軍錢糧。將士不安更制。故五月。諸飛如楚州閱軍。俊飛故疑似爲隙。俊欲修備楚州城。飛猶不忘初心。曰。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以附檜而增飛慼。劉錡罷。罪之以淮西之戰不力。秦檜屢通金。得兀朮必殺岳飛之命。則臺諫何鑄。方侯卨。程汝楫輩。合爲讒。罷飛朝請。吳璘。胡世將。聞金師五萬屯劉家圈。擊之。用新壘陣法。長鎗前坐。次弩弓。次弩弩。次神臂弓。咸跪膝以俟。敵至百步。先神臂。七十步

併發弩弓。次陣亦如之。陣限拒馬鐵鈎連代。傷或節陣騎先兩翼陣成而退。騎其戰也。先令士心定持滿。乃克敵。秋兀月。拔秦州。遂以此取勝勢方張。以班師棄成業。世將爲之浩歎。檜俊合爲殺飛謀。忠孝仁廉勇略。三代以還。全德之人哉。莫之有瑕焉。無以復兀朮命。則詭秘影響求之。誘飛故部。告張憲謀據襄陽而牽引以及也。冬十月。詔下憲理。檜即逮及飛。雲。鑄。問反謀。飛示背文。鑄見盡忠報國。涅深膚理。猶存惻心。高遂巧爲文致。窮煅煉。然證據莫得也。世忠詣檜詰。曰。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何以服天下。遂謝官杜門。或時作閑人于湖上。十一月。降金表。曰。臣搆言。今求盡疆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割屬上國。其屬安化軍爲敵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戰。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賀旗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敵邑永憑。然許歸梓宮太后矣。及表。至。金復襲商州和尚方原。臂割畀之。部隆自商徙金州。嘗以兵由虜境。檜則爲金酖之。嵗。飛獄不成。士儀請御。以百日。檜俊斃之獄中。布衣陳允升死上書訟寃也。宋人者。蘭變。而金酋酌酒相賀。不復有宋虞。飛以文。脩武。勇爲。致太平之本。其兵卒。至相謂。寧死。不折屋。餓死。不虜掠。清節之所風也。敵畏其壘。以

比撼山特未爲宰相所以治國興理者未見耳他固不下孔明也至襄陽亟議屯田得先著矣且好賢禮士爲之歸當時指摘列御三百虛糜軍費乃紀其實也有衆必合衆議而用其長策故常曰飛何力之有於集思廣益無愧矣高宗有王佐臣殺之臣虜而爲未亡國而欲委爲天運是耶非耶

十六年春三月放齊安王士儼于建州夏四月金冊至有哀冤之錫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秋万俟卨罷何鑄參知政事時以張憲之獄爲黜陟故多異也徽宗喪韋太后隨之還帝總麻喪奉於龍得別宮九月秦檜太

師魏國卞恐易世而穢彰也秘書監其養子熺預修曆日凡詔疏及者刻其跡禁野史而詈罵轉盛於今也作僞者勞而拙凶人亦可懲矣涇謂霸產竭

十七年春二月作景靈宮迎主於溫偕徽宗安焉三月築社稷壇圜丘秋七月洪皓朱弁至自金皓責檜忘中原而極土木之華於臨安弁言於帝曰金人驕武苟安以爲太平虐民而不恤廣地而不德天助中興資也帝書六經石諸太學或題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冬十二月金人來賀正旦雜物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穀二百段馬六匹宋之金則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生

辰正旦併遣兩使

十八年春正月謁孔子廟遂視學胡安移書司業高閌曰忘大讐大辱以爲大恩何用文以太平之典而重欺天也檜既專政乃輕易省院驟升而旋罷之高位者衆相傾也則已獨操重而遂制之矣秋九月徙趙鼎於吉陽姚伯子曰檜非獨餘怒於鼎也中丞詹大諧鼎比范仲爲邪謀密計是檜設之爲動稱太子也蓋無再售而帝春秋高則虞罪發於嗣主而思先之高宗末年之靴匕夫亦知其心矣其弱中國而事夷狄豈徒爲金忠也哉金殺王倫

十九年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六月朔日食張俊國星變以危言曰禍亂之伏必發苟非獨斷而預備也墜臂中丞何若即讒而放于連州

二十年西遼主乃能誅不遜于金使

二十一年秋八月趙鼎不食而卒蓋謂其子曰不死禍及家冬十月朔日食金勝花畔通蒙古兀朮討而弗克十二月割西平河以北爲蒙古封歲遺之牛羊米豆其酋熬羅孛極烈不受冊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二十二年春三月秦熺知樞密院事加少保夏四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

高宗而自立既不義以得國積其淫暴遂爲無道最

二十四年春正月殿司軍施全遮朝刺秦檜弗克而謂天下皆欲殺虜檜獨不肯故發憤以致誅　夏四月金大殺僇自吳乞買粘沒喝之後皆絕。

二十五年秋八月韓世忠卒。

二十六年夏五月襄陽大水。

二十七年春三月金遷都於燕曰中都大興府　王循友以上書加檜九錫遷知建康府　夏五月漳川大水平地丈五。

二十八年春正月地震　夏五月朔日食　金始置鈔庫。

紙遂以爲錢用限七年納舊易之新取上墨錢十五文。張浚死附檜殺飛忌騎此豈細過也雖有戰功末矣　檜孫塤以敷文閣待制修撰實錄院三世管史職暱其姦而彌章。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熺少傅嘉國公。

二十九年夏五月朔日食　秋八月檜疾猶起大獄名臣忤已者羅納之謀逆手不能書惡亦有所止也帝躬視疾熺存世相而問代曰卿不當預知還官檜加建康郡王及熺致仕收權惟斯時也抑晚矣冬十月檜死帝謂楊存中曰今日始免防朱熹之論曰始倡邪謀以誤國中挾虜勢以要君此檜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也　黜檜姪黨漸復其所逐然以帝爲能更其道則未也　時金已謀都汴利南侵。

三十年春進士梁勛疏金必舉兵宜爲之備詔猶爲檜解罪　夏五月沈該万俟卨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趙承之杖爲檜遣擊而任大益不愜於人望　靖康帝卒於金。重修日曆爲失實　秋七月雲母泉井　張浚復官以上書戒虜備復得安置。

三十一年夏湯思退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三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　金主亮負強曰吾幅員萬里地大漢矣其倖臣曰猶有宋高麗夏亮慮無罪則曰先於

宋以招降納叛修器械買馬也亮故聞江南子女玉帛之盛又狃累世詐力攘人之國以成彊乃思一天下稱正統。冬十月營汴宮司業黃中使還以聞思退怒之左遷。

三十三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恐境內得五十一萬親老丁多不獲留侍則兵數可以知其民數矣女真起海上有遼盡北荒而又割宋大半何民之寥落哉征戰不休以盡於鋒鏑故狄之入中國生民大剝也豺食人肉爲特甚。禮部侍郎道夫言金之所罪宋者帝曰我既厚矣彼何以爲兵端該思退則慮其及武事以引張浚也夏五月貶綿州。　六月王綸覘敵而隱情思退用人賞帝謂之曰內外

之詩自在進取大輕舉兵連禍亦何時而已。進士朱熹學宗二程以從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李侗也既而築室武夷學問之事若以身狥焉時不虛於天力不懈於心天地間散見之事理功至不得其合未之或遺也窮理居敬反躬實允蹈爲從之學者既衆其賢上聞秋八月召之不至。

九月陳康伯右僕射同平章事帝命曰思退共政勿憚商確對曰依阿植黨臣所不聞。

三十四年春正月封皇子璋爲建王即瑗也。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湯思退罷侍御史陳俊卿劾也進身自檜心術如之。初行會子。

三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請飭大臣常謹兵備。二月取士分經義詩賦兩科。以金人敗盟集議陳康伯即傳旨曰今日直問戰耳避敵外傳時朱倬右僕射同平章事矣不敢一語而康伯獨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吳拱以部兵三千知襄陽府。金使開釁以淮漢地而凌甚帝曰何乃如是即名欽宗而大言曰亦知趙桓之死我土乎斯詬也終古未之嘗聞而遽發哀罷詔成服罪人未暇誅矣以文其不敢也。夏以吳璘四川宣撫使劉錡江淮浙西制置使。金遷於汴丁壯盡發故遠人乘虛而圍臨潢。秋七月大括馬東至者西給以不能牧請亮曰滿野禾稼盜乃起於民窮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猜宋宗室[illegible]大僇猶蒙恥而遣賀還至盱眙則爲金擯。山陽人[illegible]來民怨金聚義士三百取漣水不殺一人遂至海州[illegible]城中曰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以苦役我斯民何[illegible]政之爲寬大也開門納師則以士民安堵故狥地至而多降乃分五軍紀律明肅其將董成取甲沂州益募爲義復讐斬金將山東民咸思附檄俟王師之至也沂民或壁蒼山或金圍兵解之詔知海州事。金徒單太后每謂東使曰遼之叛以伐宋起釁也謂徙燕徙汴爲失圖亮怒弑之九月發汴自清河口入淮東

別遣攻西蜀扼大散關制置使王剛自起吳璘于帳中破敵以復隴秦洮商虢。劉錡所遣復泗州。高平王友直起兵據大名尋歸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分渡淮軍圍海州浙西總管李寶以泛海之師合擊大敗諸新橋劉錡駐兵清河募沿者沉敵糧亮渡清河口列兵扼之河岸。烏祿聲著東京留守與金主同爲阿骨打孫亮鋤宗及於兄弟懼不免易李石曰執殺副留守也金人不堪亮虐共棄之久矣大名逃將猛安福壽公言往立新主而民莫之遣也至東京立烏祿更名雍大定紀元。王權措置淮西金兵至棄廬州保昭關而潰錡還揚州虜遂入廬

遁保和州。宋震猝而舉失措。帝議航海。康伯止之。二日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密奏而悛之。親征。乃使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贊軍事。楊存中御營宿衛使。真州陷。王權退屯采石。亮則入和州。揚州金陷。錡退屯瓜洲。王佐復伏林而破虜。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錡以病還。葉義問督兵渡江。以橫催錡軍戰而大敗。走建康。王權編營。李顯忠代將。虞允文迎諸蕪湖。出則敵騎充斥。亮且渡江。而權敗軍奔竄。三五散坐。允文曰。虜逼矣。顯忠不可待也。召諸將而勉之。且曰。玉帛在此。可以有功矣。乃命列大陣不動。而五分戈船。二並岸。一住中流。待戰。二藏小港。備不測。薄亮於絕江。金舟小壓於海鰌。沉死者半。會光州潰卒至。授之旗鼓。敵戰未得志。望之。即謂援兵而退。勁弩尾之。還和州。夜半分海鰌。縋上流別遣截楊林河口。明旦金師至。夾敗之。焚舟三百。亮趨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曰。敵必合兵瓜洲。請分我兵禦之。京口。與之六千人。乃偕楊存中往。金人顧戰士踏車船。中流回轉如飛。皆駭愕。亮時已聞人有別奉矣。計在挾南威北討。故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累殺僇。以采石之敗。遂怒尤慘。雍仁而新立。盜形其暴。於是舉軍皆欲亡以逃死。衆統制因衆怒而弒之。退軍三十里。議和。金與

在荊襄者亦還。宋復唐鄧。十二月。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金主入燕。中原豪傑並起。以金內亂可乘也。三十六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經略。陛辭曰。和則氣沮。戰則氣伸。至遂吳璘圖進取。帝還臨安。璘復大散關。劉錡憤卒。以汜水之敗。金使告即位。議報且賀。工部侍郎張闡請正敵國之禮。帝以遣洪邁。金人責之舊儀。邁絕食三日。而終不可。夏四月。金攻海州。統制張子蓋以援兵合敗其師。孝宗憤言退避。在建王時。亮之南侵也。遂扈蹕至金陵。常請為前鋒。高宗為將傳位。更名眘。立之為皇太子。六月。既傳位。高宗退居壽德宮。孝宗冒兩挾掖。高宗謂羣臣付托得人。自太宗至高九君。還於太祖之胤。朱熹於是時應詔陳時闕失。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則大學具矣。次言修攘之術。不早定者。和說誤之也。然國富兵強。以治待亂。必先任賢能。立綱紀。厲風俗。則守令者。斯民自欣戚。監司其綱。而朝廷為治之本也。秋七月。張浚召為江淮宣撫。入朝言恢復計。具史浩以潛邸舊臣。規棄淮守江。浚繳其論。則為中沮。入月。史浩參知政事。聽其邪說。無故棄三路。罷虞允文知夔州。首政大失矣。豈習高宗者。久之而肖與。冬十一月。金討不臣。

卷之九終

史書卷之十

貴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名明次著

孝宗

隆興元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吳璘還河池。金遂復取新復州軍。史浩相張浚以樞密開府建康。三月金使屯靈壁虹。來邀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夏四月張浚入見。言北征。史浩曰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姚伯子曰推此言也。宋存宋亡。已在金矣。帝罷兵。而金進師。故初志猶可與言恢復。浩雖詆浚淺謀。而宿望無有易之者。乃從浚。使李顯忠趨靈壁。邵宏淵趨虹。伐金。浩憤而自免。五月顯

忠渡淮。拔靈壁降其將。而虹攻不下。待靈壁降卒之入諭宏淵。耻而之忌戰。則圖敗其功。用兵之初。二將遂成敵國

浚進次揚州。顯忠兵傳宿州。大敗金師。追奔三十里。獨拔宿州。宏淵後至。而計不從也。帝手書勞張浚。爲十年未有之捷。加顯忠招討使。宏淵副之。金師紇石烈志寧爭宿州。顯忠擊却之。寧撤至自汴。其師十萬。晨薄城陣。顯忠又以獨克。宏淵遂言搖衆曰。盛夏不堪搖扇。爵烈日披甲苦戰乎。夜中。統制多有遁者。以二將不協且敗也。虜聞之乘虛攻城。顯忠又獨退之。顧歎使諸將擒僉。故地將可盡復。若有不慊者。宏淵則怵衆。金增二十萬。今至矣。顯忠知孤立不能久持。乃偕宏淵還。至符離。兵潰喪其資仗而無大敗者。金師不復南也。故國莫患於內寇。而宋爲甚。浚入泗州撫還將士。然後上書自劾。後雖有淮陽之戰。然宋之爭局終此矣。浚子栻當帝初召赴行在。論及戰事。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此心之發。即天理之存。省察之使無息。稽古親賢輔成其功也。言事功而必主性命。此宋儒所以矜其學問之粹。度越漢唐者也。然浚二失。西蜀爲甚。金自首寧。徙燕。徙汴。儻不浙篡而居建康。武昌以角之。關中負重阻。自其右掖據肩背而扼之矣。河東襄陽。漸入腹心。苟不能支而退。山東焉往。且和議非隙寓

平之敗。亦何入之有。此機也。失而後岳飛內平羣盜。積粟襄陽。爲十年之功。以爲不可勝之戰。已勞矣。復不遂於朱仙鎮。再圖之而氣衰也。至於符離不潰。但挾之易爲和耳。而取中原不與焉。何也。南北既已易世。且雍賢孝宗也。自後言進取者。又爲開釁生事矣。無苟和。無忘戰。則保國之經也。六月朔日食。和議間敗而起。漸引湯思退而貶。浚參知政事。辛次膺曰。思退必誤國。且罷三致意焉。秋七月。思退復相。隙俊卿爲浚訟寃。秋八月。復都督。浚以劉寶淮東宣撫。金移三省要稱臣。歲幣侵地。欲和以戰挾。則中國之爲應。道可繹思也已。浚曰。敵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也得之矣帝遣盧仲賢持書報金師海泗唐鄧得之渝盟之後歲幣則兩淮淛瘵未爲夫辭也思退陰許之四郡　冬十月仲賢屈於金傳其四事以辱國稟思退幸不及罪則以素主和議者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右正言陳良翰曰一仲賢以辱歸矣況再以甚之乎且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固不可許也止望之境上易之以胡昉　詔廷臣集議得失胡銓之言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帝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輕渡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和之誤國又未始不以內不忘戰爲欺也前者之弊誠如此然其時局

定於和者也陳康伯即四事爲調停曰兩可者彼之背叛恥我之不較歲幣兩不與者我之於四郡彼之於祖宗陵寢欽宗梓宮也浚及虞允文開安中疏爭和議思退爲大言曰害不已切市名耳祖宗大事同戲劇乎帝爲眩聽朱熹應詔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以取思退之不悅除武學教授與洪适論不合而去　十二月康伯罷思退浚並相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帝聞曰天意也自此當歸一路矣當時謂帝用兵不力者不欲重拂上皇之心思退窺之則請以宗社大計稟上皇帝謂思退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　三月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所謂予爲虛聲喝而形自見者也思退使以跋扈進讒夏四月罷之安福判遂撤兩淮兵備浚尋卒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遣宗正少卿魏杞書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書發猶嚴面諭杞則慷慨曰如其無厭願遂加兵　九月思退陰遣孫造召金寇矣命都督江淮軍馬辭不行也乃以楊存中即沂中也　冬十月僕散忠義遂以大軍渡淮邀改書增幣割地而猶不已犯楚州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死楚州陷遂入濠滁朝議舍淮保江時王之望參知政事思退得其朋爲復檜之奸使其計遂行宋事又有

不可知者矣楊存中持不可而止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請斬思退之望頭時思退方竄永州聞之而怖死觀所望用者則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張茂良張栻劉夙查籥皆當世之望也　閏月王之望勞師江上金寇揚州阻諸將用兵乃免

二年改乾道春正月召還楊存中罷都督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　魏杞至金金人謂宋無大杞曰天子神聖豪傑奮起人有敵愾以戰未知孰勝也金人自背以戰虛喝耳宋爲之休輕重遂操其手杞先以兵抗之威殫矣君臣環

聽拱疎。減歲幣。正敵國禮。而還信手。不自屈者之能伸也乃宋以變君臣爲叔侄。諱而著之敕文。不慮爲敵輕耶

四年。夏四月。汪澈罷。知樞密。嘗訪以人才。薦百十八人。曰。以報國。其清約弗渝

五年。夏五月。吳璘卒。虞允文自知樞出代之。璘之所以勝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遂將必功升。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以雷免。尚書左右僕射。葉顒魏杞。

六年。夏五月。行乾道歷。寄旨今歲大舉。蔣芾曰。天時人事未至。冬十月。芾罷樞密。大闕於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十二月。布衣魏掞之。召爲太學錄。則請廢安石父

子從祀。易之二程。出台州教授而卒。

七年。春正月。詔制置兩淮屯田。爲戰守二軍。和楊皆三萬之屯。以爲戰也。沿江民兵。三一而授之弓弩。農隙教焉。給之兩月之食。故屯兵出戰。而民兵可與守也。是亦變通古人兵農之合也。而不果。秋八月朔。日食。陳俊卿。虞允文。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皆以人才爲急。

八年。吏部尚書汪應辰。瑣爲諫。夏四月。朝上皇。見水銀洗金魚。若在沼也。問之。自應辰家。曰。其諫僞也。以罷。

九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謂商周享國長久。作本於寅畏。編之以自警也。帝常謂不及漢唐者。獨用兵。然宮居未嘗離戎事也。簡儉自居。造作仍於上皇。無增飾也。帝以恭王惇類已。二月。舍魏王愷而立之。爲太子。博選僚屬。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劉焞兼侍讀。始詔寺觀僧道毋免稅役。帝再函請陵寢。金人曰。欽宗靈柩急也。三月。以一品禮葬諸輩洛之原。夏四月。詔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刑襄宣撫。固辭曰。臣無冒利以獲罪。君無貪功以啓寇。珙前在樞密。言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薦多賢者。

十年。春二月。改省政府。虞允文。梁克家。並以左右丞相兼樞密。初張說以聯姻上皇。簽樞密。張栻抵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公。始排說而罷之。是時栻

罷侍講。則說復簽樞密也。又以罷四諫臣。秋七月。虞允文選諫官。不報而他用。以爭罷。

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

十二年。改淳熙。秋八月。張說免。斯罔覺矣。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三年。夏四月。以輔臣宴王津園。帝及朋黨而曰。近來清議一出。必厭事墮功。激情沽譽。此黨錮之漸也。姚伯子曰。豈道學之士議說已有中之者歟。理淺而深言之。淺或有不屑事實而虛言之。實或有不自清議厭事腐者近之。若夫大儒。未有任以政理而不效者也。秋九月。追贈趙鼎

太傅豐忠簡公。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付其國伏誅。義不受叛也。雍自即位。即以任人申飭宰相。此知治要之大者。禁饋問以抑官邪。罷榷場示寶絲綿。不以之易珠玉。去金銀坑冶之稅。此內治也。至夏相任得敬。幾以夏分雍爲定其亂。及高麗之地可披而不利焉。有王畧矣。當時疆埸不起。宋實爲金客。而牆復言北討也者。不亦盲乎。金於時且設學養士矣。

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食。朱熹以陳俊卿薦召編脩。而辭。帝有嘉命。王管台州。六月。龔茂良薦秘書郎。其不起者曰。方以廉退改官。不以冒進邀寵。後以史浩薦。知南康軍。值

歲旱。則講求荒政。用全飢民。此其隨用之而效者也。猶或譖之以虛名。陵寢之請。迄於湯邦彥。爲金怖。而不能措一辭。冬。罷蠲辭。詔曰。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之。

十五年。夏六月。龔茂良罷參政。陛辭。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及兵。去而談恢復乎。福建子之不可信也。放之英州。秋七月。始罷王雱從祀。九月。朔日食。

十六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中。請禁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言曰。假誠敬以濟其虛譽。使天下徒以浮言游辭相高也。夏四月。陳俊卿判建康。趙瑗言曾覿王弁甘昇之招權也。人材進退於其門矣。帝感其言。秋七月。太尉李顯忠卒。其執撒离喝。及自夏來歸。智勇難能矣。靈壁宿州之捷。岳韓流亞也。前件秦檜。後忤於宏淵。名成而功不克立。

十七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曰。今舉宰相。董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盡失其職者以陛下謀議於二二近習也。名獨斷而柄有陰執之者。則朝廷黜陟歸之私門矣。其大之禍。旦夕必至也。而陛下獨不之知。帝曰。以我爲亡主乎。趙雄曰。且授之事任。以觀其能否也。使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十八年。夏五月。周必大參知政事。帝謂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不措一辭。何也。對曰。非故也。秦檜餘專。遂承弊耳。唯不隱小。而後大者莫之能欺。

十九年。春正月。以趙汝愚防微杜漸諭。詔罷內侍兵職。秋八月。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問先務於楊萬里。對曰。在人才。疏朱熹以下六十人。即薦熹提舉浙東。時大飢。蠲征以來米。更求民隱。謂貪吏重之困也。單騎行部。所至官吏不及知。墨者去。而宿弊曲更之矣。帝曰。熹之爲政。乃可觀也。淮曰。其實乃能惠民。進徽猷閣。冬十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十家爲甲。五甲爲社。皆有首。逃軍無行之士不與。而後審貧譴之願者冊之。口大小。其夏受粟。口石。小半五

歲以下未成口。罷給冬償石息米三升。濕惡還不實有常罰其異於青苗者。不爲官取息也。然姚伯子有商焉將散常平爲之與恐不徧不均也若民歛饒而爲之須富人以領袖而熹法衣食不缺者不入將何取以爲倉本。

二十年。秋九月熹行部至台州。按論知州唐仲友。淮同里也。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淮即奪以授熹。熹自罷乞祠。

二十一年。於是欺世盜名。尚書鄭丙以爲道學訾也。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遂請禁道學。謂謹獨踐履。誠正克復者之經傳。衆聞非有異者。而獨標之。則必人皆不能。彼獨能之。而表考其行。不然也。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乎。自淮

以道學傾熹。濟其怒。小人之中君子者。遂並籍口。直學士院尤袤言。若臨財不苟。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慎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夫循名責實。疑似固不眩也。奚必道學之禁。爲小人設網。使君子動而罹之哉。帝未解。姚伯子誠惡夫沮賢者之巧於爲讒也。然賢人立謗的。亦以自矜之太高。夫人可以與天事。一善而性命存焉。無顯之非微也。而諸儒謂秦漢以還。皆未聞道。以其雖有功業。而所性不存。則謂勛名之士。皆喪心之人也。可乎。格物致知。開其始。誠意正心。致其功。雖小事必由之。則道學亦何以異人哉。而高標之。以取忌也。冬十一月朔。日食。

二十二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樂女真之舊。謂宗室戚屬先世儉約。不可改也。時和宋。而人樂於靡。則戒在燕汴。以縱奢之貪。嗣禁女真人譯華姓南師。

二十三年。春二月。金禁胡服蕃樂。

二十四年。夏。宴講臣。讀陸贄奏議。謂德宗之誤。在與近臣論事。而使中人傳旨。不能盡其曲折。以失事機。秋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二十五年。春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有異同之言。必大曰。陛下官復舊制。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秋九

月。上皇崩。多乎哉。其年壽八十一也。使死於紹興十一年之前。則岳飛可以復中原。即死在隆興之初。張浚猶期收功於進取。乃已天子三十六年。使在北壤者含恨。復爲上皇二十五年。局孝宗壯志。而不獲用其鋒。苟安逸樂於敗亡之中。此言中興者之大詬也。帝致喪三年。是之以爲孝。故冬十一月。詔太子參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二十六年。春正月。置補闕拾遺官。朱熹復以周必大薦。提舉江西入奏。或路謂正心誠意之爲上熟厭也。熹曰。舍此吾無學也。入對則以天人理。欲暢言之。時帝志定內禪。事從簡靜。如陳亮以書生獻策。經理荆襄。亦弗之報也。第

好謂熹除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卽力論丰鼎未命。除兵部郎。會足疾則以辭。而侍郎林栗素不侊熹以論易西銘也。疏毀熹。所至從門人數十。自推道學宗主。竊張載程顥之餘耳。陛下虛名收之。乃遷延道途。拒命郎官。觖望從市高價不得。以生也。請停罷其官。以爲事君無禮之戒。熹罷奉祠。太常博士葉適亦劾出栗。 秋八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熹旣歸。則投匭進封事。謂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皆急務。而本諸心。故私欲少間。有勞神而不可爲矣。疏入。以爲崇政殿說書。則復不至。以秘閣脩撰奉祠。然則熹之於仕也。其主

退而微見者乎。

二十七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雍治在阜民與帝在位終始。講和休息。而不相阨也。畧謝魏孝文。而醇篤過之。以爲夷狄之賢君。信夫無愧。 帝於是月也。遂傳位。退居重華宮。以終喪。太子旣卽位。尊之曰壽皇聖帝。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而言者罕進。則孝宗之置者爲深遠也。一置一罷。而父子之德也異。

光宗

紹熙元年。春正月朔。朝上皇於重華宮。 李后不婦。爲讒自恭王妃時。壽皇懼之。以且廢也。而銜之。宦官近習。又以帝欲誅之也。並爲離間。

二年。帝心疾作。壽皇購藥。待重華朝。而授之。群讒乘之。以搆矣。嘉王擴。后之嫡也。爲請立太子。壽皇未許。則揑帝以廢立。自是重華無朝也。后悍而妬。常殘宮中之所從。冬十月。有事於太廟。還而黃貴嬪暴卒。聞后殺之。而惴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帝以震凌而疾增。不復視朝。后得恣於內。決。壽皇視疾。而重責后也。則離間益深。

三年。春三月。帝疾瘳。朝重華。而不果。冬十一月。復拒羣臣。日南至之請。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曲爲開悟。嗣秀王則預通兩宮之情。乃朝重華。而克歡。 大水。

四年。春三月。趙汝愚樞密同知。則御史汪義端首沮爲楚王元佐七世孫也。帝黜義端。而後拜命。 初周必大引留正並相。何澹讒罷必大。以後已也。妄特立自東宮舊臣。知閤門事。而招權傳位之初。正列其罪。而罷之。夏。召特立。正乞罷。不獲。則出城待罪。冬十月。乃還。正而出特立。參政胡朝臣。卒於正出城時。史惜之曰。與留正同心輔政者。 宋人失體之甚者大臣之進。取重狄使之一言。自眞仁以後。敘名臣者必曰遂金以爲何若。卜國棟於仇敵。其失非特十端已也。故姚伯子皆削之。時朱熹知潭州。金問朱先生安在。姚伯子一書之爲發斯義也。誠非借金爲熹重也。

五年春正月壽皇疾夏六月崩帝稱疾不出於孝報何爽也豈孝宗多有以天下成共違者故報之以拂其願與留正趙汝愚乃托言帝疾臥衰宮中　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稱疾不執喪非豫建參決無以謝天下而釋疑謗矣正率百官以請許之請降詔批付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則懼不克任而遁帝仆於朝汝愚懼變時韓侂胄以嘉王妃季父知閤門事乃使請於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太上皇內外安焉者信於退閑之批也是故知正而不能權者留正也　汝愚權兼參政即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方引領望治進右丞相辭曰同姓而遇君

臣之變敢言功乎受樞密使　復召留正視事御史劾其棄國　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言功乎遷之防禦使然挾皇后之親傳詔旨而竊權識者知其奸必縱也徐誼謂汝愚曰宜飽其欲而遣之葉適曰侂胄望不過節鉞盍與之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　黃裳為嘉王翊善曰欲求帝王之學朱熹天下一人也直講彭龜年每於講次薦熹曰其說也汝愚以進賢為己任首及之秋八月召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於事親之道獨致意焉汝愚復請增置講官及黃裳陳傅良彭龜年晚講則賜坐　侂胄數詣都堂留正使諭曰非知閤往來地也以內

批罷正　汝愚遷右丞相故有惡於侂胄謂不即見也京鏜嘗除帥蜀汝愚曰望輕資淺九月簽書樞密侂胄引之自助　劉孜同知閤門者也以發侂胄之怒曰趙相專恐君不免嶺海與之計去汝愚則置爪牙於臺諫冬十月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監察御史皆內批讒人牽連以進侂胄以之擊排正士朱熹進對言之曰汝愚靳侂胄之賞顧不防其干政耶　孝宗祔而議迭毀太祖既正東嚮詔僖順翼宜所歸朱熹曰物無本不生擬廟制而未聞

右司正黃度以欲論侂胄復內批外除熹講畢進言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取內旨恐左右或竊其柄者侂胄聞

使優熹以觀帝曰我冠濕袖迂而不適用者也即內批罷熹工部侍郎黃艾問逐熹之驟帝曰除熹經筵耳而事欲預聞　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猶熹在講筵時所奏也

十二月彭龜年疏侂胄之姦曰逐熹而留侂胄將使天下謂陛下易去君子難去小人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樞密陳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即罷騤而以京鏜參知政事問汝愚而孤之已　趙彥逾以工部尚書除四川制置為失職求比侂胄則疏廷臣為汝愚黨

寧宗

慶元元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侂胄難逐汝愚名京鏜曰

宗易傾也謀危社稷可矣二月右正言李沐如鐘旨行謫罷汝愚深甫承之用譜遂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謂汝愚社稷臣不可使去帝不聽汝愚既去其所信任者皆貶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以爲正人訟也樓鑰因進講及之侂胄語人曰救祖儉者新州相待。在位既無復言者太學蔣傅率六生伏闕言李沐之爲誣也夫國家多難樞府實本兵柄何嚮不可夫既忠在社稷矣上下安安而更異意乎中激陳辨輙遭斥逐人思憤矣苟托朋黨以覆正人壻康之事恐將復見於今日也詔流六人者。劉德秀疏姓名而加之僞道

學以進曰口道先王而行市人所不爲與王所必斥也眞僞核斯邪正辨中丞何澹急於執政遂請陞朝堂當時以僞學罷者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司業汪逵。侂胄謀殺汝愚以息人言御史胡紘曰傳位之際孝宗見夢授汝愚以湯鼎遂負白龍以升可因之爲異兆也冬十月竄之永州至衡暴卒守錢鏊以侂胄命窘而殺之也汝愚期爲宋名相欲盡行諸賢之論猝遇暴强以身僵禍天下寃之侂胄橫視無所畏矣肆逞其不可以滅身。

二年春正月余端禮京鏜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何澹同知非韓門無兩府者矣。二月葉翥劉德秀知貢舉充僞學之類而擯之翥得簽書於是中書舍人汪義端謀盡其黨太皇太后聞則名士也帝爲下詔侂胄與之爭姚伯子於是罪韓后爲再不婦也侂胄以外戚怙韓后扇亂而爲宋大禍是韓罪之重於李也。初熹之進講也謂帝以太后定策有逆疑創驚人之論於危疑之時奸人得籍口矣胡紘以謂帝曰動搖上皇誣誣聖德幾至大亂則觸帝所深忌。秋八月嚴禁及薦舉應試署非僞學。王紘未達謁熹建安不獲隻雞斝酒之饌試爲不近人情者也御史時乃作毀熹疏以授沈繼祖上之若爲世之妖人也者波及其徒蔡元定冬十二月熹落職元定

竄死道州選人余嚞猶上書請斬熹也。

三年夏閏六月留正亦以僞學貶於是請籍請嚴禁請勿調停者紛起其攻僞學者非是無爲侂胄媚者也。

四年夏許及之吏部尚書矣爲二年不遷而屈膝以求樞密秋八月既獲院同值少傅像國公韓侂胄生辰賀遇掩關則伏入自賓以請罪。趙師睪之工部尚書窮爲媚也南園飲客侂胄顧竹籬草舍歎少者嗚咽俄而犬嗥叢薄驚起客視趙尚書也。侂胄得汝愚之恨爲起大獄中書舍人范仲藝曰章惇蔡確以同文獄得罪清議。

五年春正月彭龜年曾三聘葉適等止奪官猶仲藝之

言也。夏五月行統天曆。秋八月始朝太上皇壽康宮。九月加侂胄少師平原郡王。大水。六年春三月朱熹卒其志在述先生之道以覺後世四書集註說書以來的未有也綱目雖取材於通鑑每更一義則萬世綱常賴之以立姚伯子獨惬心焉以爲孔子莫之過也而敢爲史書者謂綱之所奪目或予焉學者或眩於適從仲龍允升曰公有憐才之心焉不以昭明大道而屈羣材之用也雖效用於世者未竟即其精神所存覺視千古矣欲不以聖賢歸之可乎。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太上皇崩。九月呂祖泰以處士擊登聞鼓請誅侂胄用周必大謂逐汝愚禁僞學以空人之國而並建私人於朝爲有無君之心諫議大夫程松祖泰友也以上書殺祖泰按敎者爲自解於侂胄府尹問其人祖泰曰吾奮死以紓國難而受人敎乎乃得杖配必大以造成僞學貶矣。冬十一月韓后崩而侂胄不以減惡。七年改嘉泰春二月臨安大火焚民居五萬。初留正帥蜀慮吳民且以得民馴致亂也吳挺卒而別使總領殿前吳曦挺子也秋七月賂侂胄而還爲興州統制。程松爲其妾以獻侂胄曰何其同松曰欲呼及之八月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皆附韓者。西邊滅。

八年春二月鏜澹德秀紘皆死矣張孝伯謂侂胄曰報復之禍可畏也乃弛黨禁而禁私史。夏五月朔日食。楊貴妃警敏有權侂胄每爲曹美人請后十二月帝立楊也則侂胄有內怨。加太師則起廢顯用士大夫久斥矣多屈晚節以從之者。九年夏五月陳自强爲右丞相細人也躐顯位惟援我者之德印空頭名敕授之侂胄則宰相惟具位已侂胄不在政府而有其權自强爲之表裡也。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及澉浦水軍。侂胄所患在失后寵或以立功自固進乃謂金可伐敵則有外釁矣亦自審伐之者其政其人何如哉。十年春正月議伐金募卒出封樁庫命吳曦練兵西蜀三月臨安大火。夏五月以風厲諸將追岳飛鄂武穆王十一年敗開僖春三月太白晝見。時朝臣多有以辭戎鎮罷者其勸伐無料勝之智避寇亦非真能料敗也齷齪竊位論則附人加之身而退縮也已。武學生華岳乞斬侂胄以啓邊釁也。金知有宋師使僕散揆會兵備汴。宰相既自委權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三省皆納印焉蓋其徒相謂省同則强奪去重斯兼理故平章軍國事之創銜邪謀不可測已。金移文以虞他盜應八月即

罷河南宣撫司。或請先舉金主曰和好四十年民不知兵矣。陳景俊如金覘金主數宋之屢犯曰。吾侄皇帝以和好故委曲亟容久矣。還陳自强使勿言。故用兵決。以丘崇江淮宣撫辭曰。始事者必任咎。且誤國是知敵之不可勝者也。金主璟父名允恭。冬十二月。正旦賀使至贊者。故犯其嫌。挑嫚因辱之。以開釁。

十二年。春二月。壽慈宮火。程松爲四川宣撫。以東軍三萬居興元。吳曦副之。以東軍六萬屯河池。曦抽其衛兵。而莫之悟。夏四月。薛叔似爲京湖宣撫。鄧友龍兩淮宣撫。追奪秦檜爵。改謚醜繆。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分守

要會。護韓琦墳。提控宋宗族。吳曦獻其四州於金。知楊州東招討郭倪。遣復泗州。五月。則下詔伐金。其時攻宿攻唐之兵。已敗矣。六月。免鄧友龍。復以丘崇兩淮宣撫。秋七月。安置蘇師旦。知爲所誤矣。金未出師。且敗不可支。猶欲謀人哉。冬十月。金散揆分兵入寇。自清河者。圍楚州。丘崇至鎮。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斬貶敗將。十一月。金攻淮南。急。詔郭杲駐眞州。爲之援。崇加簽書督視。或勸棄廬和。崇曰。長江之險。不可與敵共也。金兵出唐鄧者。陷京西州軍。招撫趙淳。焚樊城而遁。寇故深。僕散揆至淮。舒言渡下蔡。潛自入疊濟。遂奪頓口。陷安豐。進圍和州。以控眞楊之衝。江表爲震。金完顏綱經略西方。使吳璘出臨潭兵。而許之全蜀。乃顛倒諸守將所之。而破壞之。延金人入西和州。焚池河。退壁清原。使金人無西顧。而專東師。金紇石烈子仁自渦口引兵入眞州。郭倪救之。敗績。棄楊州而走。淮西縣鎮皆沒。大散關有毋思之重兵。曦賓金人於關後。而陷之。退屯罝口。綱命曦爲蜀王。還興州。王翼楊驥抗言曰。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旦掃地也。程松逃歸。金使韓原靖爲宋獲。若將致誅於相之宗族墳墓而南依者。而漸露和意。丘崇以聞。值侂胄之悔禍。崇遣劉祐以講好息兵謁揆營。答。則稱臣。割地。獻首謀之人。

王文復使謂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主用兵者。貶竄矣。揆曰。非侂胄三人者。敢專擅耶。許以淮北流人。及今年歲幣。而退屯。是用兵非金意也。然啓釁召敗。而求和之不獲。宋亦可以懲矣。宋將不敗者。山東招討畢再遇。鼓藁以啓金人之水攻。敵氣爲沮。而有勝。遇戰而晚。布香豆而僞遁。反師焉。多獲。以餓馬戀豆也。其對壘拔營。留旗幟羊鼓而人莫知追也。斯其用奇之有傳也。然歸之遁。未聞有斬將克城也。不知宋亦何恃而戰也。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帝。滅乃蠻。和成。侂胄發怒於言。元謀者。暫免繫衙也。十三年。春正月。罷丘崇。而代之張巖。吳曦引兵入鳳州

盜階成和。即興州爲蜀王行宮。臣金下榜潼川利夔。欲徙成都也。召隨軍轉運安丙。丙爲其長史。以圖之。 葉適命知建康。曰。孫氏以江北守江。南唐之失。不可循也。乃兼江淮制置。 安丙約倉監巨源。軍正李好義。爲詔書。誅曦。權宣撫。上狀待罪。遂復四州。時好義大敗金人於獨頭關。走完顏欽。故丙遣者功皆成。 楊輔以四川制置爲曦逐。丙還之成都。詔爲之副。改興曰沔。 夏五月。李好義以襲秦州戰敗。還死於曦。故將王喜。詔授喜都統制。移之荊鄂。史議宋蹈唐之姑息。姚伯子元恠丙之不爲好義報仇也。六月丙又殺巨源。 秋七月。大旱。飛蝗蔽天。浙西豆粟皆盡。

方信孺以張嚴書如金。三反有成。九月。還。侂胄問事焉。其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歸正人。四。犒軍銀。其五。不言也。問之固。曰。太師頭。則改遣右司郎中王柟。惡積必僨。侂胄宜有爾也。大辱在國矣。 侂胄猶爲身忿也。議進兵。免張嚴代之趙淳。 中外懼在兵禍之不可已。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曰。事迫矣。請誅侂胄也。楊后內賛之。乃伏誅。惡既暴。乃有大焉者。鑿瞰太廟。偃居孝宗思政之所。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籍其家。多僭器矣。故人謂不誅必篡。 竄陳自強。斬蘇師旦。流貶郭倪。鄧友龍。郭僕。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皆侂胄黨。多遣誅者矣。

十四年。改嘉定。春正月。史彌遠知樞密。 王柟還自金。三月。以二首畀之。增歲幣爲三十萬。加犒師銀三百萬兩。以易淮陝之侵。侂胄師旦。雖姦壬。國相也。當國事若樓鑰者。曰。已斃之首。 臨安大火。百官宅於舟。 賑江淮流民。 冬十月。錢象祖。史彌遠。左右丞相。象祖旋罷。 金主璟以無子。獨喜衛王永濟之關。欲傳位焉。而卒。大臣遂奉立之。成亂志。以金弱且亡也。 贈趙汝愚太師。沂忠定公。

十五年。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秋降畏吾兒。

十六年。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夏以金不出援師。侵葭州。 蒙古數侵金西北。不備守而禁諸邊事。

十七年。春三月。臨安大火。以遏太廟。遷主壽慈宮。焚熄而還。 金納哈買住守北都。奔告蒙古之侵邊也。而永濟曰。無釁。買住曰。鄰部附從。西夏獻女矣。而箭楯不休。非我。其孰用師。怒而囚之。夏四月。侵援雲中九原。破大水磔。以進。然後釋買住而求和。則蒙古不許矣。蒙古倔強。金人靡。一如女真遼師之初交焉。 金爲蒙古禦。使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事。 秋八月。撫州二將至烏沙浦。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之。乘勝攻西京。其二將又走矣。分兵略地。則東過平樂。

南至清滄臨潰遼遼河西南至忻代皆爲蒙古所有。鐵木真將自撫州南嚮金招討完顏九斤。帥四十萬禦諸野狐嶺。胡沙重兵爲之後繼。北兵遂進戰敗九斤。胡沙畏而南行。則踵敗會河堡以寡以衆。以戰以守。莫不敗者。參於中國之逸樂。而弱其骨矣。 胡沙走入宣德。蒙古薄之。克晉安。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見遊兵而遁。遊蹤至都城下矣。金將奔汴。會蒙古襲羣牧以馬去。乃止。 冬十一月朔日食。 胡沙虎之走也。且行掠以至中都。不誅而使爲副右元帥。屯於嬀州。金之無政也。乃萌逆節。 楊安兒兵起於益都。攻劫州縣。則山東豪傑羣應之。戎狄之不能撫有

中國民也。倘之不通。其政之不獲也。

十八年。春二月。胡沙虎以怨望放歸田。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無子。僭陳日煚襲主國事。遂易姓。 金大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 秋七月。雷雨。太廟壞。

十九年。春三月。故遼人邪律留哥。因蒙古之起。聚兵隆安。敗胡沙兵。自立爲遼王。以附於蒙古。 夏五月。金復使胡沙虎屯燕城。而重舉其失。以爲戒也。秋八月。遂詭衆入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詢。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冬十月。蒙古敗金將高琪。取居庸關。進圍燕。胡沙虎戰勝蒙古。而甚創。以拒命琪。琪遇殺而潰。苟免爲討賊計。斬虎獻首。金主有嘉琪擢左副元帥。弒君者則訝矣。瀝敵臨城。而軍威之不立也。 十二月。鐵木真留燕屯。而躬爲虐。漁三道播其殘慘也。西薄太行。東極於海。而南盡河。城邑遇之。有墟耳。幾以其民盡。金宋數十年爭戰地。遺種之息者有幾。何以堪此網罟之淫用乎。世有薄犁庭之功者。夫亦未覩北狄之爲患也已。

二十年。春三月。安丙以襲秦州敗。敗知潭州。 蒙古東金於孤城。挾之以講。高琪曰。韃靼疲矣。金軍家屬皆在都城外。故無任戰者。恐挾之質也。乃成之。以永濟之女。而蒙古歸其生虜。山東兩河數十萬。出居庸。則復殲。 金謀遷汴。

右丞相單鎰曰。汴無險。上策不遷也。遷則遼東依山負海。獨備一面。鎰議蒙古之所以不敵。曰。彼聚而行。我散而守。所以敗也。 夏五月。金徙都汴。而留太子。秋七月。蒙古復遣圍燕。金召太子。 起居舍人真德秀曰。女真竄汴。我之至憂也。韃靼隨之。近矣。韃靼趨汴而有女真。非我之利也。不能有。而授奸雄以因亂之隙。尤非我之利也。故宜絕歲幣。而圖自立。用賢才。脩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皆自立之道也。始與金絕。 九月朔日食。 蒙古將木華黎。攻下金遼西州郡。自是始納蕭也先言。有不坑之城。 金民不堪斂。聚爲紅襖賊。冬十二月。濰州李全

兵起則名者皆附之。張鯨以錦州稱臨海王附於蒙古。尋爲所滅。

二十一年春三月蒙古破燕宗廟之主府庫之實悉於桓州及其妃嬪時鐵木眞在焉。冬蒙古既盡金東北之險復徑西夏趨京兆奪其西阻攻潼關不克則由嵩山小徑趨汴至去城二十里而後還故遣使乞和蒙古要之去帝稱臣改封。十一月將復通金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陛辭曰祖宗之耻不可忘北鄰之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也。

二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川震夷界崩山壅江。夏四

月遼王留哥降蒙古爲元帥而居廣寧。冬十月蒙古克潼關兵次嵩汝間汴守雖固而外爲掠州郡皆殘破而不可以國。

二十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四月高琪勸金侵宋以自廣胥鼎陳六不可以諫竟分道入寇姚伯子曰阻淮江而北拒求計於無策莫能易也宋師素怯故僥倖一勝夫兩亂而甚者先亡使用於侂胄當國之時事有不可測者故君子有震鄰之懼常恐以我易也。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飭兵禦之。五月襄陽有圍范方曰朝廷即和戰未定吾策決矣拜戰疏即至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敗諸圍山遽救襄陽王卒劉世興亦敗金人於光州。六月詔伐金方之請也。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李全率衆來歸知楚州應純之招之也使攻海州有捷以聞敕號忠義軍給其衣襲。八月李全取金青莒州。蒙古以木華黎經畧山南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轉東擊齊定登萊以去獨蠡免屠以州人趙瑨之泣請其母兄則地之不亦者有幾。蒙古圍夏其主遵頊奔西涼。

二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二月金人圍襄陽孟宗政扈再興挫之而圍益固三月隨守許國援鼓

相聞城中出戰金人奔潰中道攻襄陽之師最先出而未得志也其西出者焚大散關三月攻秦州潰宋師於赤谷夏四月自阜郊趨和成階守臣皆潰遂陷三州及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敗之去蓋宋西守靡於吳璘之搆亂畝敵至而不能禦。金人國安用來降同知孟州。蒙古木華黎攻取河東諸州郡。冬金使求和不納遂使太子守緒會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其西寇復自和成鳳入黃牛堡吳政不克拒而死攻武興關入興元府石宣邀敗之大安而後還襄陽復圍則塹爲土城趙方曰擣其虛也使許國扈再

興。分兵攻其唐鄧。金人入洋州董居誼遁還。代以聶子述。李珏不能救東寇。於是淮西則自麻城以及天長。多被金圍。遊騎至采石。賈涉知楚州。悉召忠義兵至師。而命之曰。賞殺金太子者節度使。親王者承宣使。駙馬者觀察使。於是李全大戰於渦口。斬金數將。盡解城圍。削南侵之迹。厥功豈不偉也。加廣州觀察以得駙馬金牌。說者以全後事不忠。求多之論曰。駙馬未死。興元卒張福作亂。紅其巾。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掠閬果。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至則誅福。紅巾悉平。孟宗政以襄陽當金攻。火山雲梯。陷地類城。技至斯應。殷氣且熸。國再興。已

焚唐鄧城柵。掠其糧儲。以還宗政自城中出。而合勢。入金營。殺虜三萬人。金師大潰。追兵入鄧而還。中原遺民來降者。宗政撫而廩居之。籍其勇壯爲忠順。俾出沒唐鄧間。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忠義軍糧不贍。以多爭。涉知盱眙軍。汰而涅手者六萬。分兩屯五砦。正軍常屯七萬。主常客。陰爲之制也。九月。江淮分三司。涉管東制置。蒙古伐西域。初蒙古克益都不守。府卒張林復立府而據之。山東州郡附焉。李全說之來歸。詔爲京東安撫。冬十二月。蒙古攻降高麗。趙方使諸將爲保境之計。而伐金。二十六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金爲全齊歸宋。乃置九郡公。以分經畧山東河北。破殘之餘。州縣皆不能自立也。姚伯子曰。於是知帝王開天地之生氣。其興也。以天下生。夷狄終天地之殺運。其滅也。以天下死。故於元金之戰之將之事。書從畧。以示天下後世。筆之且不忍。而況親其禍也。故有國者。不可不早防也。李全矜功。而志以異。賈涉聽其譖也。殺連木季仙。更帥。而故部拒之。推石珪。秋七月。金使求爲弟國於蒙古。而不許。金嚴實據青崖。而依張林。故因楚州以送款。掠旁郡。自廣則歸者盡太行之東。夏人數請會師伐金。安丙遣兵會之。取會州。金使如夏議和。蒙古

木華黎至滿城。金武仙以眞定降。史天倪說之曰。中原粗定。兵過猶縱掠。豈不欲爲王師乎。爲之戢殺。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安丙命進。沔統張威貳令。師以無功。紅襖時青。附李全來歸者也。處之龜山。冬十月。金招之以濟州宣撫。十一月。嚴實復以其郡降於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進圍東平。十二月。石珪畔降蒙古。賈涉併其軍於李全。勢乃成而不可制。時青復歸爲京東鈐轄。三十七年。春正月。入泗州西城。敗金救師。三月。金攻破蘄黃而引還。扈再興邀於天長。渡淮。李全復敗之。夏五月朔。日食。蒙古取東平。守之以實珪。景獻太子卒。帝

無子。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史彌遠既貴爲特爵祿討。借立沂王後。得貴誠以爲秉義郎。燕懿王德昭裔。欲以抗皇子。他日廢立之志已定矣。 秋八月。趙方卒。 九月。立貴誠爲沂王後。 蒙古以夏兵取金葭州。及綏德。十一月。圍延安。南攻鄜坊。 安丙卒。崔與之以制置議其軍。 初李全遊金山。則情欣於江南佳麗。歸造舟艇。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爲東海輻輳。以居其兄福。南貨北布。全自山陽抽牛收之稅。膠西起陸。福亦如之。而車夫絡之。張林。是時貨息十倍。故商趨利以多。而林不堪。福猶請林大鹽場之半。不獲。而有訕言。林乃叛降蒙古。爲之山東

東路都元帥。福逃歸矣。 閏月。通使蒙古。姚伯子曰。喜掇辱。

二十八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於大慶殿。大赦。賈涉遺書史彌遠。天道隱而難知。今日人事則未也。 金樞密時全。青叔父也。頓壽渡淮。再破宋師。攻固始。以夏五月引還。近淮二十里。知青爲宋拒也。取麥以留師。大雨漲。宋軍薄之。橋壞不可渡。以衆覆沒。兵財由之大竭。 進封子竑濟國公。貴誠邵州防禦使。時彌遠內比於楊后。專政久。朝皆其人矣。嚴得竑書后彌遠事。而不平。眞德秀兼宮教。而進言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彌遠則使國子學錄鄭清之兼王府教授。斯高宗御書。俾習焉。爲之延譽。且以竑失聞。 神鼎訪走張林。李全入據青州。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耶律楚材曰。女眞將易主矣。楚材能天文。嘗進庚午元曆。 九月。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晁海以青崖嶺降。 冬十月。木華黎取金河中。置河東關陝行臺。 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十一月。木華黎取同州。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京東河北鎮撫。賈涉曰。志驕矣。無可勸者。 鐵木眞之西畧也。與四子分道。而忽其虔劉焉。躬屠箋里城。回回國。及忻都。鐵門關。有人言者。鹿形獨角。而馬尾。其色綠。曰。汝君宜

早回。鐵木眞以問耶律楚材。楚材曰。是解四夷語也。曰角端。其性惡殺。而常爲天使。大軍西征四年。斬艾數萬里。此天使所由告乎。以是還軍。猶大掠於忻都。姚伯子曰。黃巢鐵木眞。皆好殺人。委其地以去。而鐵木眞爲甚。其能有天下者。則天倪楚材之善轉其機也。惟天以常生爲心。則若天倪楚材者。亦爲天使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取河中。斬其行臺。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六月。李涉憂不能制李全而卒。 秋九月。朔。日食。 金主詢卒。子守緒立。 夏主遵頊以蒙古攻之。傳國其子德旺。

三十年春三月金使請和榜無南侵和宋併力於北拒不易之策易明者也金已顛而後求晚矣然宋人之昧也無慮存金以爲敵者　秋八月帝不豫彌遠授意鄭清之使致之貴誠不答重言之曰紹興有老母在乃稱詔改立皇子更名昀授節度使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遂立昀楊后爲太后同聽政改封竑濟王出居湖州爲奪嫡之事而舉朝何以無異議於彌遠也　彌遠以收人望九月詔傳伯成楊簡閣門不至　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端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及陳貴誼王登兼侍講真德秀學士魏了翁起居郎皆人望也德秀勸帝容受

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　追封帝父爲榮王弟與芮襲封奉祀　冬十月夏金平爲兄弟國

理宗

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有不平於帝立者曰潘壬召李全之師不至則夜偽爲之求濟王得之於寶盆逃也辭之不獲則曰勿傷太后及帝而後可比明王視立已者漁人巡卒耳遣告於朝遂以州兵討壬殺師起之王平賊矣壬斬臨安彌遠以竑贈追貶巴陵郡公改湖曰安吉州真德秀爲王訟曰前有匿避之迹後有討賊之謀　金武仙以山東之復殺史天倪入真定弟天澤收其餘衆走西山　涉之卒也許國疏李全之必反楚州幕僚徐晞稷詿之以授全皆以市制罪也許國初代至鎮則剪抑全二月劉慶福以楚州焚國走死則晞稷代而任撫識之者以恩府稱全尊堂其妻楊四娘爲手足倒置要之涉失其御矣故國嚴稷寬不能相濟而適以趣亂也　李全牒義斌聽節制而使斬牒焚義斌謂全爲已貳也夏五月全襲義斌戰而敗義斌遺書趙善湘遣兵扼淮以擒全諸將分道以蹙全史彌遠不可　六月封彌遠魏國公　秋七月嚴實以蒙古之師襲殺義斌復失京東州郡　贈張九成官錄程頤後真德秀以主厚濟王贈典立後罷提舉玉隆宮方彌遠

惡德秀論之過已也竄評士胡夢昱以示意而不能靖梁成大知縣秩滿待遷因彌遠家奴以市御史莫澤李知孝相繼任排擊凡有忤於彌遠者三人劾逐之矣時金部員外洪咨夔亦以訟濟王貶　魏了翁餞胡夢昱出關李知孝曰是倡異論之首者諫議朱端即疏罷了翁官及德秀祠祿擊者猶不已惟帝不欲爲已甚也而成大猶書稱真小人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　以雪寒給京軍緡錢出戍之家倍　盜殺蒙古高麗使兩國爲不通　武仙襲真定史天澤奔蒙城

二年春正月贈謚及陸九淵弟九齡門人沈煥九淵之賜

謚文安及其卒矣。九淵與熹同時。而議論異者。淵主靜。熹致功於事物。呂祖謙學同熹。而名亞之。帝命錄張栻祖謙九淵後。史天澤以蔡城之兵入真定。哭乃台與偕。驅萬人以示威。天澤曰。吾民也。被脅耳。使釋之。二月。建昭勳崇德閣。圖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二十四人。

三月。蒙古圍青州。李福還楚州。秋七月。夏主德旺以失地憂死。國人立其弟子睍。劉琸有代徐晞稷心。彭杶復思代琸。而爲之延譽。朝廷方欲因蒙古之圍。以斃李全。

龍徐晞稷。琸杶皆相代如志。琸至楚州。杶知肝胎趣所。留總管夏全從琸。時傳李全死。李福欲分兵趨青州。冬十月。琸令夏全陣而震之。楊四娘冶身入夏營。若改嫌也者。而餌之。全以忠義軍焚州。取庫物。琸走死。既則四娘拒營。矣。夏全降於金。

三年。春正月。姚翀爲淮東制置使。故交於李全者。圖之不得。復用招矣。至鎮。楊氏命入而後入。朱熹謚文。蓋在寧宗時矣。帝以其四書集註。發揮蘊奥。有補治道。贈太師。徽國公。謂工部侍郎朱在曰。恨不與先鄉同時。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責金歲幣。六月朔。日食。劉慶福欲殺李福以贖亂罪。福覺焉。先持慶福首以與姚翀。托言綱運不續。爲有惡也。與四娘謀。飲酒而逐之。御之不以法。將之非其人。此淮亂所以相仍也。當事者。遂爲固江計。改楚州爲淮安。不復建閫。就其帥楊紹雲兼制置。通判張國明權守。鐵木真盡克夏城。所遇必殺。民穴土石而不獲存。夏主睍降。縶之歸。矣。耶律楚材者曰。獨不從掠金帛。秋七月。自鳳翔侵京兆。張林邢德。王義深。歸淮安。每懷立功。閫通國安用。歎衣食之不給。五人謀曰。朝廷其以反者未除乎。共殺李福及全妻子。獻於紹雲。舉朝方喜。詔經理。而時青張慧范成進之屬。已貳。張慧執彭杶以肝

胎降金。爲之專制河南。完顏訛可戍焉。李全以蒙古山東河南行省入楚州。殺張林王義深。冬十二月。敗完顏訛可兵。金招以淮南王。而不受。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鄭損棄沔而逃。則三關皆不守。金人併力保潼關。爲僅存河南計。則宋之於蒙古也。東西皆鄰之矣。故受患及金之未亡。蒙古太祖鐵木真死於六盤山。蓋稱帝者二十二年。少子拖雷監國。其遣計。假途於宋以滅金。下兵唐鄧。直指汴梁。則澶關精兵。雖足守。不能不疲於奔命。蒙古西入和州。知州陳寅。焚妻子而後死。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四年。改紹定。夏六月朔。日食。

五年。秋八月。蒙古窩濶台始自霍博來會太祖之喪。衆疑於監國且久。耶律楚材奉遺詔立之。且啓禁專殺。冬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役以丁。蒙古以牛馬羊。乃以史天澤等爲萬戶。分守中原。

六年。春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鐵木眞欲赤中原爲牧。楚材欣之以財賦。故以課稅所爲民酬免死。既使副皆用士人而後請進文臣以啻治。李全挾蒙古而止楚州。爲禍南已。多爲觝觸而肆之。羅麥嘉興以爲蒙古貢也。且覘又間入皇城。焚軍器庫。先朝甲兵爲盡。其爲國之蟊賊也。毒矣。麥舟還過鹽城。知楊州翟朝宗。命尉兵奪之。而不爲鹽城備也。則入而據之。夏五月。授全節鉞。兼三使諭令釋兵。而弗受。狄辱不足。又求侮於盜賊。有如此者。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主討全矣。蒙古窩濶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合達蒲阿行省事。於閬鄉。以備潼關。全至楊州。攻南門。知楚州趙敬夫悟其反也。召鎮江滁州節制趙范趙葵。會兵赴之。每戰皆勝。全大言渡江浮海。徑至蘇杭。誰當我者。然扼於三城。彌遠多在告。詔十日一赴都堂視事。

七年。春正月。二節制大敗李全於楊州下。而斬之。說者以

善湘爲彌遠孫婿。故范葵克遂有功。姚伯子益以信師之不競。非將不能戰之罪也。有國者邊陲有事。相臣尤愼用哉。夏四月。蒙古克金閬鄉。五月。收復淮安。犯順者多斬獲矣。惟楊四娘絕淮走。國安用從之。降蒙古。以爲山東都元帥。秋七月。沔州統制張宣。殺蒙古假道之使。拖雷曰。宋自食言。可以用兵矣。姚伯子是以惡其初遣使也。八月。拖雷分騎三萬入大散關。破鳳屠洋。出武休。以圍興元。走死沙窩者。不可勝數矣。分軍而西。徑沔渡嘉陵。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破城寨百四十。九月。太廟火。蒙古取金河中。冬十月。蜀口諸郡陷。經制使桂如淵逃。詔李壁以四川經制知成都。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也。十一月。拖雷自興元入饒風關。始交而西毒已慘矣。由金州將東趨汴。金人皆保城壁險阻。金議皆曰。敵已勞。可老也。金主知亡。而太息曰。自我南渡。破民田宅。鬻民妻子。以養茲軍士也。敵至不以一戰。而徒自保乎。且京城雖存。何以爲國。思其不負吾民也。乃以諸將屯襄鄧。十二月。拖雷渡漢。金將合達蒲阿待諸禹山。蒙古忽隱林。突出則遯兩省之輜以去。

八年。春正月。孟珙以京西兵馬幹轄。屯棗陽。因父宗政所招忠順二萬人。三分其屯。於八壘河。漸水側。平堰通天槽。

以溉田十萬頃邊儲以充　汴綱日東待亡之勢也平章白撒更不閑於軍事遣將決堤衛城或帥師巡河窩濶台發河中自白波渡則二將靡碎乃入鄭州遣速不臺圍汴金守外城則環百二十里而不足於軍　拖雷自禹山之捷散漫破城邑而趨汴京合達蒲阿及戰於三峰而皆死金之健將銳卒畧盡　二月金之西守委潼關而東還蒙古追殲諸鐵嶺人與險以訖喪　蒙古圍歸德府弗克三月圍洛陽時將死卒潰强伸爲衆所推創過砲發大石中人百步之外　窩濶台愚金以北還索降遂質而金奉無違粘没喝宋欽宗之事蓋前後百年而不爽符　和且

有日速不臺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立攻具而填塹白撒猶禁禦敵金主出視衆訴之曰待曹王往質以觀其不退也而後效死可矣是日貴人工伎畢從曹王行攻益急蓋十六日兩國死城者以百萬計穴而攻者縋震天雷碎之仰而攻者飛火鎗燒之速不臺力窮而不可取又以講和索犒師而退金主毋陵則已發矣　夏六月國安用據徐州金因封之兖王而賜姓則蒙古來責矣弱而受盟於人者動皆爲尤也　秋閏九月彗出角　冬十月肝胎自金降改爲昭信軍　宋貪河南地而忘前鑒史嵩之上蒙古使王檝議夾攻金也而許之趙范曰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禍姚伯子則曰未盡其徵宣和之地勢完與阿骨打非有沔州之怨也　金議委汴曰糧盡援絕起院判白華而問之歸德曰城雖堅食易盡待斃之道也時不速臺在汝州白華曰計今事勢惟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至汝不如半途迎而遇之又不如出城戰何也我軍食力猶在也且夫戰可鼓氣而慰都人之心遷則人思顧其家矣誰願從行乎金主不從北竄而家留故速不臺復圍汴

九年春正月金主將自蒲城絕河蒙古兵及之未既濟者殲焉金主南顧而震次滬茅岡使白撒帥師攻衛州不應則蒙古兵渡河矣史天澤乘白撒敗諸白廟將金主不忘

決戰白撒至挾之以過隄而走歸德衆乃大潰從行諸將又多死者矣既入歸德衆發怒而詈白撒　汴人離心於聞敗元帥崔立因之殺宰相大臣立梁王以降蒙古既則幽梁王而專恣　潰軍漸集歸德則不給於糧分處於徐陳宿城中留者蒲察官奴及馬用二軍耳三月官奴作亂衆馬用軍殺宰相總帥朝官三百人而名之反殺未至而先自屠僇是乃輕遷之過也　崔立爲蒙古搜索金銀則在城薰灌三月立劫太后爲書招降歸德遂以后王妃嬪宗室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逐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以下于和林　蒙古之制矢石一發者屠無赦

速不臺入汴。使請中書令楚材曰。無民焉用地。而猶未許。又曰。金之百伎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徒勞師矣。乃免屠。而獨殲完顏之族。金武仙與唐鄧守將謀迎金主入蜀。而犯光化。金故無蜀勢不可使有竄寇焉。必戰者也。孟珙擊走武仙。鄧守將以城降。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三餘月矣。白廟之潰也。官奴之母爲獲。金主謀於官奴。使謂忒木解曰。毋還。劫主以降。蒙古信之。歸其母而和計。夏五月。金師夜襲圍。而潰之。以官奴守亳。官奴遂幽金主於照碧堂。自內侍女御中定計。誅官奴。洛陽以增守糧盡。蒙古攻克之。殺强伸。金以歸德糧盡而走蔡。尚書右丞忽

斜虎以爲未足守也。言秦鞏。而爲即安者所沮。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伐金約定以河南地歸宋。八月。史嵩之會蒙古將塔察兒。取唐州。次於息城。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金主親致詞數其無負於宋也。其言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及宋。爲必然之理。以眩於近利。不許。金忽斜虎在蔡。選士括馬。繕治有方。畧且明大體。寇且近。金主因拜天禮畢。卮酒賜羣臣。而激之。塔察兒兵及城。則奮躍以出擊。蒙古進而敗退者。再。乃不薄城。而築長圍。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米三十萬石。赴圍蔡之師。塔察兒益脩攻具。城中聞斲木聲。多降。思。忽斜虎巡諭。遂身營戰禦備。而不入私室也。以感奮其民。十二月。珙奪紫潭樓蔡城之所恃爲固者也。鑿隄決潭入汝。蒙古濟之以練江。而外城破。城敝無援。而困於兩敵。其未即亡者。俟時日耳。金主謂侍臣曰。死亦何恨哉。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荒淫暴亂等爲亡國。惟此爲介介耳。亡國之君。多有自惜一死。爲人囚縶俘獻。辱於階庭。或閉空谷。則我必不爲也。志決矣。因發御服器皿爲賞。殺厩馬以犒士。金自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立國以虐。植根淺矣。亶亮具亡德。遇宋不競。而幸免。稱賢主。獨世宗雍耳。以無輔。而未厚施。章宗璟立。而治

衰矣。宣宗永濟闇而虐者也。值蒙古之初起。不悉力北拒。而南遷。且不寧焉。境內生敵國。是以衰雖無大過。而終亡。撥亂恢疆。而幾中興。不在中人也。鄭清之右丞相。兼樞密。彌遠以疾解政。詔封安定郡王。奉朝請。而卒。附者三人。皆部正矣。罪發而免。帝知欲勵精清之。亦期反彌遠之末政。乃詔改元。洪咨夔起御史。即疏召崔與之。眞德秀。列附彌遠者之罪。而請黜。帝獨寢趙善湘奏。以討李全功也。謂御史王遂曰。朝無臺諫久矣。上書請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十二月。薛極免。當時史氏之四木。胡榘趙汝述。聶子述也。

十年。改端平。春正月。金糧絕。降者言其粉骨而食泥也。孟珙令街枚布雲梯。蒙古兵則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鑿戰及暮而還。金主守緒曰。城必陷矣。定於死社稷。覬或延徵祚。傳位於宗室承麟。幸其體輕而捷走也。即位在宋師之登守緒則經而自焚。忽斜虎赴汝水。曰。從吾君矣。將士從死者五百人。承麟時退保子城。帥未死者而入哭。曰。先帝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哀之所以處亡者。古未有也。君倡相承。百官未之或渝。則觀君臣之終者。當視法矣。奠未畢。子城破。承麟死。金以亡。分金地。陳蔡以北屬蒙古。息州來歸。蒙古追殺其將。三月。賈似道爲籍田令。姊貴妃也。久必放燈西湖。致勤帝戒。京尹史巖之。以其才可大用。對而誤中於帝。詔太常省謁入陵。夏四月。獻金俘。王遂劾史嵩之。爲欺君誤國也。洪咨夔亦言。滅金隣強之爲貽憂。五月。賜黃翰。李燔。李道傳謚爵。錄其子孫。六月。復故濟王官爵。趙范趙葵恃能戰而妄意功名。請收復三京。鄭清之關於時之不可。力主其議。移范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丘岳曰。方與之敵。肯捐所得。以與人耶。後必悔之。雖史嵩之。亦不以范計爲然也。喬行簡曰。臣恐北方未得。而南已騷然矣。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赴沂。六月。趙葵以淮西兵

五萬取泗州。會子才於沂。葵謂子才曰。始謀何如。至沂而不急關洛耶。秋七月。葵遣徐敏子監諸軍而西。楊誼以廬州。彊弩繼之。給五日糧。蓋以至洛斯就食已。張廸以二百人前行。至城而寂然。蓋蒙古之殺掠不改其舊。河以南皆空城耳。至晚登城。民庶投降者三百家。其分地也。爲空名羈宋而事在南侵。孟津河南陝府。日增屯戍。設伏兵。及聞洛師遂及南山。敏子糧竭入洛之明日。采蒿食餅。誼食洛東三十里。而伏起蒿中。八月。及蒙古戰於洛城。雖勝負相當。而糧不素具。班師南還。所取空城復失矣。鄭清之辭解職。不許。故諸將貶秩皆微。九月。趙范代史嵩之京湖制置。召真德秀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上所作大學衍義。詔之進講。冬。蒙古詰敗盟。江淮自是無寧歲也。

十一年。春正月。詔孟珙屯黃州。問恢復。對曰。願寬民力。恤人材。以俟機會。問和。曰。介胄之士。不當言。二月。蒙古城和林。其會同之所也。本回鶻哈剌哈孫故城云。三月。真德秀參知政事。夏五月。卒。謚文忠。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疏對人材。則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蒙古更奮遠功。使潤端侵蜀。戍木解侵漢口。溫不花侵江淮。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

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一人南征，一人東征。秋七月，口溫不花至唐州，全子才走，趙范敗於上蔡而還。冬十月，金華昌總帥汪世顯，迎降於淵端，遂從入寇，截嘉陵。魏了翁聚忌以帝眷，十二月，同簽書督視江淮，衆薦其知兵而出之也。淵端入沔州，進圍制置趙彥吶于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曰：蜀之咽喉，不可緩救也。半夜截戰而解其圍，趨敗世顯於大安，三捷退敵，而扼仙人關。十二年，春正月，忒木解寇江陵，殺統制李明福。二月，蒙古初行交鈔。三月，襄陽亂，降於蒙古，趙范以失撫御削三官。夏四月，魏了翁罷。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

古初括中原民戶，百四萬耳，屠僇之餘，蓋存者十一。定賦稅，二戶絲斤，以供官用；五戶絲斤，供受賜貴戚功臣之家。田分三等，上稅畝三升半，中下半升，以爲差。水田獨五升。商三十稅其一。鹽四十斤，其銀兩，民得倫其生於斯時，稱幸矣。秋七月，蒙古陷棗陽德安。九月，祀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尋行簡左丞相。曹友聞戰死陽平關，豈勝後而戰遂不善哉。番漢合兵至五十萬，勢有難敵者矣。且欲乘高據險，彥吶檄之，控制大安，初計不遂矣。引戰數四，鼎後伏兵隘下，綿甲濡於大雨，然猶振拔而戰，流血數十里，雖全軍皆沒，亦得當而死，未可以蒙難蓋其將略也。友聞既死，蒙古遂長驅入蜀，成都，利州，潼川所屬陷沒略盡。劉銳以文州城守，冬十月，淵端入，則與二子同死，則殺其軍民數萬。口溫不花入淮西，斷舒光守臣皆遁，遂收其軍馬器械而趨黃。時忒木解猶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變服環爲往來，夜則列炬江，以示衆，破蒙古二十四砦。察罕薄真州城，知州丘岳却敵師歸，而計曰：敵衆十倍，未可以力勝也。三覆城西，戒勇士，敵出伏起，而焚其營，虜以敗遁。

十三年，改嘉熙。春正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三月，魏了翁卒。贈少師，謚文清。蒙哥北屠，及於欽察，去中

國三萬里矣。日暮沒輒出，其爲人也，青目赤髮，勇猛剛烈。夏五月，臨安大火，燒民廬五十三萬。蒙古得姚樞於金許州，得趙復於襄陽，起俘虜，而學染其國人，楚材請用儒治，乃按士，得四千，得免爲奴者四之一。孟珙却蒙古於黃州。冬十月，移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禦之，池州統制李文德突而合戰，乃引還。十二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秋九月，察罕圍廬州，兵號八十萬，期廬破，則泛巢湖，窺江，穿濠築堰，高於城樓，杜杲禦之，砲中堰而虜震，乘之，大敗虜師，更練舟扼淮，蒙古引還，杲加淮西制置

冬十月。孟珙復郢州。爲遥隴偷復荆門。爲出奇兵也。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請趙復爲師。置學生。

十五年。春正月。喬行簡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左右丞相。兼樞密。時論喬放史專。李之狹也。清謹自持。

三月。孟珙復襄陽。而奏曰。是國家根本也。非甲兵十萬不足以守。與其抽兵將來。孰若全勝是保乎。乃以降人置忠衛先鋒軍。蒙古塔海。復以八十萬破成都。取漢邛簡眉蓬重順。而去。十二月。崔與之卒。封南海郡清獻公。時以姚炎唐之張九齡。雖其略未見。然言眞魏之次。必及之。

孟珙策塔海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軍峽歸以待之遣禦

蜀口。而復夔州。

十六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未晡無行人。二月。孟珙爲四川宣撫。曰。若不擇險則難責兵以衛民。農不安耕。則難責民以養兵。乃首移歸漢尾口。二十之屯。爲田十八萬頃。權建始縣李廷芝。訓農治兵。一體。壯士官軍。蓋雜而教之。珙下所部。以爲屯田法。植戈而耕者。投耒而戰者也。

十七年。改淳祐。春正月。詔加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及徽國文公。並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秋七月。高麗納質於蒙古。冬十月。蒙古太宗窩闊台卒。舍子而遺言立孫。失列門。以啓第六后。乃馬真不從。而稱制。成都陷。制置陳隆之爲執。不從。呼降。而死。蒙古使言和。因請淮上者七十人。

十八年。春。蒙古攻瀘州。孟珙分兵禦之。開州棄城。斬之以徇。蒙古之始治而略章。姚樞爲燕京省郎中。汙其僚吏。棄官隱蘇門。其末流之日蠹。無怪也。夏六月。史嵩之以棄直言。出中書舍人李韶。徐榮叟。以請留罷。秋七月。蒙古入楊滁和州。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蒙古屠通州。

十九年。春正月。蒙古將張柔。屯田襄城。二月。余玠爲四川制置。城大獲山。以護蜀口。有險必城。屯兵聚糧。爲必守

計。時以蒙古爲不可敵矣。三月。耶律楚材。以乃馬真寵所私。而憂卒。蒙古之佐命。誦其功。以在中原生民。然考其實。無能改殺僇之慘。夷性固難馴耶。其言與利不若除害。以爲名言者。凶殘之君。非伏害之利。莫與也。徙合州於釣魚山。播州冉璉謁余玠。形勝之地。賢十萬之師。

二十年。夏六月。呂文德淮西招討。能解壽春之圍。復五河城。帝久苦史嵩之專。無如諫官之行其愛憎。秋九月。嵩之以起復被論。冬十月。御筆批黜不才者四人。以劉漢爲左司諫。嵩之乃終喪。治附麗之罪。大臣金淵以下。免者數人。十二月。范鍾杜範左右丞相。兼樞密。範上五事。爲鑒

嵩之弊。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加意尤在早定國本。孟珙兼知江陵。登城歎曰。險恃三海。使沮洳有更。敵將鳴鞭至矣。更作十臨。滙三海。益之險。

二十一年。夏四月。杜範卒。六月。徐元杰。劉漢弼。暴死相繼。時謂由嵩之也。自是堂食。無敢舉筋。三學諸生。伏闕上書。不能竟其獄。秋七月。蒙古掠淮西。至楊州。而去。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蒙古貴由。以太子長子立。乃馬真后猶不釋政。九月。孟珙卒。而賈似道江淮制置。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二十三年。夏。趙葵陳韡皆以樞密督視。秋。蒙古拔高麗十四城。

二十四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海迷稱制。君連喪不立。太后再嘗毒。其不亡者。猶安於無法也。

二十五年。春。鄭清之為左丞相。加太師。而辭。夏四月。朔日食。時嬖寵干政。臺諫不敢有言。秋九月。禁中外上書。以飾之。

二十六年。春三月。賈似道兩淮制置大使。右丞相趙葵。以非科目論罷。余玠負驕。鄭清之使之進兵。冬。與蒙古遇。無功。

二十七年。夏六月。蒙古議立君。定宗后曰。失列門在矣。大將兀良合台。乃舍之。越太宗而立拖雷之子。蒙哥。蒙哥。太祖孫也。既立。盡收諸王之權。秋七月。命其弟忽必烈。總幕南開府金蓮川。姚樞至自蘇門。謂忽必烈曰。今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何以君為。乃以歸有司。獨取兵柄。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四十八

史當之謀。復相而市薦。帝將從之。有悟。乃以謝方叔。吳潛左右丞相兼樞密。姚樞策忽必烈屯田置經略於汴。起襄鄧。東連淮口桃源。宋自是益無能敵矣。

二十八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主殺定后。竄失列門。怨其不已立也。波怒諸王。徙諸邊。夏六月。閩浙大水。徐清叟請抑宦內。裁戚畹。蒙古主以漢地藩封。命忽必烈自擇於汴陝。姚樞曰。汴河徙土薄。乃請關中。既。益之河南。未立。中原之利萃之矣。乃遣戍與元諸州。立從宜府。以解鹽漕粟嘉陵。秋八月。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議者。乃咎余玠誤出為召寇。臨安大火。求直言。帝諭朝臣。早朝面奏。大事焉。商何止辭免已也。

二十九年。改寶祐。春正月。詔以母弟與芮子禥為皇子。封永嘉郡王。帝復無子也。宋嗇於胤。仁宗以真宗絕。哲宗無子。高宗南。而英宗之後。斬然矣。孝傳寧而不育。自理宗以下。則駢絕者五世。孤枚屢斧。至不堪復肆也。奄奄欲盡者。亦承大衰之氣也。蒙古兵渡淮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二月朔日食。蒙古城利州，汪德臣耕且守之，宋無復蜀望矣。余玠設戍保境耳，無大功足以服人也，而專殺喜讒，橫恣及於怒上，其奏疏之不謹於辭也。秋七月，召而代之。余晦則暴卒，或曰仰藥也。蒙古伐西域。冬十二月，忽必烈滅大理，降吐蕃而還，留兀良合台討末附諸夷。

三十年春正月，姚樞爲京兆勸農使，忽必烈漸入其止殺之言。二月，蒙古取紫金山，蜀之要地也，余晦於是爲不任守矣。夏王堅敗蒙古兵於合州。六月，召還余晦，董槐請行，且請置夔州，以固荊蜀，帝方倚用槐，乃命李伯會從所置。冬十一月，蒙古城亳州，築甬道百丈，以達糧。

二十一年春正月，始以入洛路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忽必烈徵許衡，京兆提學衡，嘗學於姚樞，以小學行教，廉希憲於是時也，談孟子義利仁暴之辨，爲宣撫衡曰：綱常不任於上，則下當任之。雨土，禁傳邊事。夏五月，蜀震，閬浙大水。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豪奪納賄，御史洪天錫，劾天下三大患，外戚小人，其宦官，則指之。帝以疏示宋臣，而戒之。天錫曰：奸人畏者主知耳，知而止，戒飭，將憑怙愈張矣。六月，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臺諫，時目三不吠，故天錫以嚴君子小人之辨罷，臺諫不之救。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名奸儒而佞，庸理宗之所以不可與治也。兀良合台盡攻降西南夷。八月，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

三十二年春正月，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蹙司重慶。夏四月，賈似道加參知政事，日進於挾權，部將之是非升降，朝廷不得而議也。五月，文天祥進士及第，考官王應麟賀得人，曰：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董槐孤高，爲荅主，侍御史丁大全，寵用諂進，求交而謝之，以其奸逆，帝是時以用佞倖爲獨斷，故右大全謂曰：於卿未之有短也，即乞

骸骨。曰：忠佞無並立，大全遂疏詆槐，恐不如意，夜刼逐以兵，其迹隣不軌矣。大學生陳宜中，率六人上書，攻大全，帝不蔽罪，而竄六人者，蓋獨斷啓寶於偏聽，從傍收之者多有奸人之才焉，故韓侂胄，賈似道，得之威更熾。秋九月，蒙古城開平府。冬十一月，丁大全馬天驥，發書，或書朝門，閽馬丁當，國勢將亡，時內寵有閻妃。

三十三年春正月，賈似道加知樞密。或謂蒙哥，忽必烈得中土心，以罷其開府，而別遣京兆行省鈞察官吏，姚樞謂忽必烈曰：自歸，疑釋，從之相見而泣，鈞考局以弛，襄陽守將高達，敗宋兵於白河。夏五月，城荊山爲懷遠軍

六月。兀良合台入交阯。西轉而南。抱宋於右脇矣。秋八月。蒙哥志吞宋以囚使發罪。留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而躬入寇。

三十四年。春二月。蒙哥自將。從蜀道。上流之勢。會兵成都。此敵兵之最強者。蒲擇之遣數軍。或斷歸路。或守劍門。而進取成都。所遣將劉整楊大淵。皆不能支蒙古兵。而敗擇之之師亦潰矣。蒙古既遂有成都。略地及彭漢淮綿。以西附諸蕃。襄陽當敵衝矣。蒙古宗王旭烈伐西域。轉鬬萬里。平乞石迷諸國。猶渡海。西收富浪。丁大全既參知政事。右丞相程元鳳畏遏。罷而登之。蒙哥入劍門。冬十一

月。陷鵝頂堡諸城。李璮陷海州。漣水軍。全子也。优殺爲尤慘。賈似道上書請罪。而帝不問。十二月。詔京湖制置馬光祖。及六郡鎮撫。向士璧。移軍歸峽。迎戰房州。蒙古少却。蒙哥入閩州。楊大淵以城降。

三十五年。改開慶。春正月。賈似道爲荊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尋兼江西二廣兵權。悉萃之矣。未聞以何功也。馬光祖移沿江制置。兀良合台掠靜江。圍潭州。蓋引交廣會於鄂矣。合州王堅僇蒙哥之誘人。二月。躬引圍焉。三月。呂文德代四川制置。及史天澤戰。復敗績。嘉陵江。秋七月。蒙古前鋒汪德臣。登合州外城。而斃。後軍遂不克進。則蒙哥卒矣。或曰飛矢中之。誠然。中國積弱之氣。賴以少吐也。二驢負屍北還。而合州圍解。自太祖鐵木眞稱帝漠北。至憲宗蒙哥。五十四年矣。忽必烈主攻鄂。趨杭蓋大兵在焉。郝經所遣先至江上者。顧爲宋請命曰。虔劉之毒。垂五十年。而猶鶩力不已乎。生民定功。不若和宋。以脩吾治。而圖後舉也。不聽。渡淮。宋軍遇者皆遁。至於黃陂。九月。宗王訥。且請北還。以係人望。忽必烈曰。南來無功。可乎。登香爐山。瞰大江。董文炳侍。宋軍扼江渡。文炳曰。保險長江。宋恃之爲固。迎奪其氣。此行也。臣請任之。以艨艟趨敗宋師。渡江。則圍鄂州。陷臨江。入瑞州。出內府錢銀犒師。

冬十月。丁大全以匿敗免。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請黜其黨。而不聽。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董宋臣密請避敵四明。軍器大監何子舉。以告吳潛。而獲止。文天祥判寧海。聞之。請斬宋臣也。鄂州守將張勝。敗死。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似道獨喜文德之諂。已士璧及高達。曹世雄。則皆以抗見銜矣。十一月。以黃當敵衝。詔賈似道移軍。孫虎臣逆之。以精騎七百。懼死頻中。俘卒。以爲敵也。至黃。聞鄂城之死傷。而褫魄。即密遣宋京行稱臣納幣之事。不獲命。久之。忽必烈聞和林有立者。乃納郝經之言。割江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而去。

鄂州圍解。策定於再舉也。十二月。兀良合台赤斡泮圍趨湖北。

三十六年。改景定。春二月。似道欲詐功。候兀良合台過撫其殿卒於新磯。三月朔。日食。似道還朝。以大捷獻馘則有殿卒矣稱臣歲幣。殷豈爲宋貴者。小人至似道陋劣斯極矣。白氣如匹練。亘天。夏四月。忽必烈北還。阿里不哥不會開平。廉希憲曰。先發制人。逆順安危。間不容髮矣。遂即位。改元中統。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同樞衡學。而崇恬退。使者之召。踵其友人。而後得之。吳潛欲定太子。顧反詰帝。不可忠王。他所爲者何在。而未竟厥指。以取帝怒。似道銜怨在移黃。謂潛爲欲殺己。御史沈炎。則劾罷潛。似道入相。加少師。封衛國公。挾帝眷而公行私。進用羣小。變更法制。復矯誣於朝。蒙古初定官制。異宋者。必以其部人爲之長。世祖既即位。於是謀奉阿里不哥者。阿藍答兒。往發漠北之兵。劉太平。霍魯。要結關蜀。六盤屯將渾都海。附之。以成都諸將。稱帝於和林。五月。陝西四川宣撫廉希憲。遣兵擊斬阿藍答兒渾都海。六月。立忠王禧爲皇太子。帝嚴於諸經。晡時起居。必令覆其日之所進。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秋七月。蒙古使翰林學士郝經。倘好。晝江而失上流。非和無守計矣。

似道恐至國。私和斯彰。將屈辱之爲罪也。令館之真州。忠勇軍營。而加棘焉。背大國之盟。而侮之。雖守禦素具。不敢任也。而偷縱旦夕若似道者。存亡大事。嬉戲視之。經在幽而嘆曰。宋祚其不遠矣。及帝有問。顧飾言和出於彼。然元人來者。必止之淮東。蒙古行交鈔。

三十七年。春正月。詔太子釋奠。還。請加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曰。講磨四書。有功朱熹。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蒙古學士高智耀。爲俘儒。請賦命之循行。得人數千。或以溢議世祖問之。曰。譬之金矣。色有淺深。謂之非金。則不可。王文統以忌刻。當世祖初。則中書平章事。利中於主。而交之深也。左相張文謙。務在安國便民。斯出之矣。五月。史天澤以竇默薦。爲中書右丞相。姚樞自東平還。與許衡及默。唱和世祖前者。皆主義滅利。文統深忌之。以太子三太。處之三人者。則皆辭免。則是沉於利。而喜任聚斂小人者。又世祖之初政也。曹世雄高達死。僉。而劉整懼。俞興介似道之威。會計邊費。遣下整。六月。整以瀘州十五郡叛降蒙古。秋七月。竄吳潛於循州。八月。俞興討整。遇蒙古戰。而敗績。罷呂文德。兼四川宣撫。殺向士璧。僅會計邊費。以惟勘鬬臣。誰免者。趙葵。史巖之。王堅。諸名將。皆坐侵盜隱匿罷矣。冬十月。世祖大敗阿里不哥於昔

木土北走之而還。

三十八年春正月呂文德復瀘州乘守將之入朝也詔改江安軍。蒙古倚孔子廟。臨安飢。馬光祖請榮府積粟以振。曰子爲儲君而使民飢欲死乎。李璮征繕爲歸計。蒙古不問者王文統爲之內主也。既完城守矣遂殲戍兵。以京東來歸曰以贖父全罪。詔封之齊王復全官爵三月。蒙古誅文統夏五月以史天澤節制諸將討璮深壘而圍之張弘範營城西璮突軼不之及弘範曰以我地險示弱焉將用奇也必夜襲壘濠爲伏襲者至而大敗矣六月遣青陽夢炎將兵救之至山東不敢進而還。賈似道殺吳

潛於循州貶其守以爲說。蒙古益兵璮出掠而大敗董文炳知勢且蹙矣時呼下其愛將秋八月璮殺妻子而死則京東州郡復爲蒙古哈必赤以沂漣軍二萬配諸將有陰囑焉文炳得二千而爲之請比得命屬他將者多死矣以文炳山東經略。九月蒙古以阿木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諸萬戶分東西隸焉是時蒙深矣命征而不速南厚其力期一舉得完國也宋爲治計急圖之及是時猶懼伏冦之必發何似道狃之而恣驕逸以縱暴也世祖於是時其取天下之識量矣。冬十月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十一月竄丁大全似道使道殺之

似道以兵增置愛餉知臨安劉良貴轉運吳勢卿請通限田法爲買公田自浙焉先歸併詭析逾其品格限畝則官買其三之一得十萬頃更租以爲稅米收歲可六七百萬石此不加賦而足餉之道也然其買也有若奪焉。

三十九年春二月行其法置官領之似道出已田萬畝以爲倡夏六月計六郡得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矣詔進劉良貴官兩魏姚伯子即六郡所得通諸古畝是小侯國之田千乘之賦也。蒙古始建太廟於燕京漸備樂器法服。劉整謂世祖取江南必自襄陽呂文德可誘也秋七月遣之玉帶樊城置榷場焉既爲土墻依鹿門山曰護貨堡壁

其內矣延於白鶴守得南北之衝預爲援兵遏也而宋不悟。蒙古廉希憲在秦蜀撫寧其人進平章以長吏不能其政大臣及有爵上子孫撓之也奏更爲考課黜陟遷轉法吏乃有良。是年世祖中統四年矣明年改元至元。

四十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上書者皆在公田似道請避位帝曰軍餉之給卿其任怨矣言者以沮。阿里不哥自歸於上都釋之以太祖之裔也其與則無赦。劉秉忠以僧爲憲宗城開平世祖推其機祥於征伐得勝筭八月始正衣冠爲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定都於燕仍其號曰中都既以天下爲任則蓋

言。而推薦人物。謝枋得考試宣城。策問權奸當國。敵兵必至。竄與國州。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皆似道所爲。足國謀也。冬十月。帝崩。太子禮即位。十一月。蒙古罷左右部。歸中書。而阿合馬平章事。蓋其筦利權也。潛利在鹽鐵。理中朝。內官排當。而請事焉。宴以委法。失治矣。度宗耽在酒色。而排當盈之內。給事陳中禮疏曰。一夕笙歌。幾州汗血之勞也。姚伯子曰。名尊道學者。君莫過理度。及行諸事。則非亂迹不襲。解說何當聖賢之實乎。不惟其行。惟其言。有國者之所大惡也。君蹈之政之類。臣習之。國必弱。夫所惡江左清談者。空虛之論。不可行也。聖言而行狂。猶虛空也。誤解舉燭而燕治。亦行之而已。

度宗

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似道加太師魏國公。帝稱師臣。則朝臣舉周公之矣。示重於徑去。密令呂文德報有蒙古兵。帝太后敦請之。而不出也。帝拜而不知辭。經筵有問。不能對焉。妄人之自爲尊大也。帝還宮。舉江萬里所以屈似道者。爲笑資。則犯其怒矣。

二年。春正月。萬里罷。

三年。春正月。釋菜於孔子。顏曾思孟定爲四配。乃升顓孫師以足十哲。而列司馬光邵雍於從祀。似道邀名於歸養。二月。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賜第西湖葛嶺。使迎母焉。則倣事更甚。以私第爲都堂。吏抱文書呈署。館客堂吏。同其參決。宰執取充位而已。三月。程元鳳爲右丞相。王爚知樞密。二人之罷。似道意也。然則久而復用。帝意也。權在奸臣。則帝不勝相。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進王。姚伯子於宋岌岌乎。將亡之時也。果見有之事。故無負於死者。必無以妥生者。有父在而立其子也。故兄終弟及者。正也。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曰。吾不能爲陳自強。冬十二月。呂文煥知襄陽府。劉整言於世祖曰。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宋可平也。遂命與阿木經略。城白河。定謀斷餉道。而後進攻。呂文煥遣蠟書呂文德。大言折之。浮心爲將。而輕壞人國也。

四年。夏四月。劉整阿木造戰艦五千。習水軍。曰。奪宋之長技在是也。得練士七萬。秋九月。圍襄陽。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行義役。蒙古始以和禮。霍孫爲起居注。

五年。春正月。葉夢鼎致仕。疏而不待報。必不能行其職。則有決其去已爾。史天澤益兵至襄陽。則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絕南北之通。築峴虎頭爲一字城。聯亘諸堡。立久駐必取之基。二月。蒙古行西僧八思巴新字。加大寶法王。加國師佛本夷教。故獨盛於狄世。三月。蒙古圍樊。遂

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拒戰赤壁圖。而敗績。世傑以蒙古亡虜見奇阮思聰。始入文德之幕。秋七月。夏貴襲阿朮於新郢。敗。范文虎援之以舟師。復不敵而遁。八月。高麗林衍廢其王植而立溝。冬。蒙古命討。曰。誅止衍。十二月。呂文德卒。曰。誤國家者。我也。范文虎以似道壻。殿前指揮。

六年。春正月。李廷芝京湖制置。督師援襄陽。文虎即遺書似道。願無聽命於京閫。廷芝約進兵以未取旨辭矣。江萬里罷。以請益師襄樊。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戒。曰。臣戒不忠。子戒不孝。受諸孔子矣。史天澤嘗欲以辨屈阿

合馬之言利。而不能。於是尚書省立。而平章政事。則更科條。括戶口。增鹽額。夏五月。朔日食。阿合馬子忽辛將簽書。許衡以議禮徵入朝。即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父典民財。兵權不可又及其子。世祖曰。虞其反耶。曰。有反資矣。阿合馬欲中衡。願薦之左丞。文天祥直學士院。夏四月。似道請去。當草留制。不從。呈稿而罷。秋八月。詔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爲屢稱疾而康之也。實則荒嬉。在湖嶺。狎客愛妾。雜鬬蟋蟀。其前斯其爲平章軍國重事也。取余玠玉帶於發墓。其鬻貨也。故專權專爵專爵專賂。天下脅化於貪風。宰相樞密。死罷。視其意。下此無敢異議矣。是以能鋤人主於深宮。羣爲其威劫也。一日。帝問襄陽三年之圍。詰言者得之宮嬪。他事殺之。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陽。十一月。蒙古城萬山。絕襄樊之通。

七年。春二月。大飢。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襄圍既困。世祖度宋可取矣。謀分道進軍。猶未大舉也。六月。文虎進軍。前鋒遇犯。遂爲棄師之遁。李廷芝自劾請代。弗許。許衡爲集賢殿大學士。兼祭酒。徵其弟子十二人爲齋長。隨事設教。因覺明善。人多有成。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蒙古取易乾義。改國號曰元。似道以邊事孔棘。恐士論之及己也。十二月。初置士籍。嚴爲結勘

懷挾。以抑之。

八年。春二月。襄陽恃衣糧於樊。樊守將張漢英。積草浮江。藏卒焉。髻書鹿門既築。荆郢索援。元卒釣獲。益斷鄧郢之路。夏五月。詔廷芝屯郢。得清泥河。源於均房。即造百艘。三舟方聯。實中而虛。其翼。募死士三千。求將。得部轄張順。張貴。將發。出令曰。此行有死。咸願奮往。置火鎗炮。熾炭夜出江。巨斧勁弩。犯重圍。以上隙元舟而入。轉戰百二十里。達襄城下。收軍。失順。得諸浮屍。則怒色如生。貴瘞之。而後入。文煥留與共宿。貴恃勇思還。行二人於水中。斷樁以達郢。求救。擒范文虎。許龍尾洲夾攻之兵五千。雖刻日。而不

遣也。張貴發，亡一卒曰事泄矣。急發，或及其未知也。遂夜
譟圍而出，元兵莫之敢攖。遥望旌旗從龍尾來，謂文虎，怒
就之，而得元軍，敗於不虞矣。貴執死，元亦義之，舁屍示襄
陽，因瘞順側，立雙廟焉。是殺張貴，索襄城之氣者，又文虎
也。 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有事於明堂，還，遇雨。帝以道
遥還宮，似道偃出嘉會門，曰何舉動之不預聞，此則檜侂
胄之所未敢逞也已。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入辭曰，天下
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
國事方殷，疆圉孔亟，恐臣死亡，無再見之期也。 聞封劉
整爲燕王，整以白曰，欲沮襄陽之師耳，殺宋使而移責書。

樊襄相倚，以夾漢文煥爲鐵絙浮橋而通，故雖援絕而
能守。久之，張弘範以樊試新礮，破其外郭，以傷肘退。
九年，春正月，阿术斷浮橋，絕江援，而攻破樊守將范天順，
牛富皆死。二月，襄陽降矣。樊之未破也，文煥告急，似道陽
請行邊，而陰令留，爲襄陽之叛，乃有辭於帝曰，惟陛下不
許臣也。夫檜約敵以毁勝，似道怒敵而安敗，同於不忠，而
愚甚者之致亡，更速也。 文煥降元，爲襄陽大都督，遂獻
策攻郢，爲之先鋒，似道猶爲呂氏庇。 三月，城清口。 置
機速房於中書，以樞密爲泄兵機也，南似道之罔蔽不改，
如四川參議張夢發陳危急三策，鎮漢口，城玉泉，聯宜都，
而下堡砦，不以上聞也。 元世祖立子真爲太子，問心於
贊善中山王恂，恂述許衡之言曰，心如印板，正則千萬紙
不忒。 李廷芝請分淮爲二司。 冬十一月，乃以夏貴爲
淮西制置。
十年，秋七月，帝崩。全后生嘉國公㬎，楊妃生建國公昰，俞
修容生昺，衆議昰長，似道主嫡，故㬎年四歲，立於茲時也。
謝太后以太皇太后臨朝。 京湖制置汪立信，決策，惟悉
兵保江，移書激似道，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然計吾兵，次而
存精，猶餘五十萬，長江七千里，百里而屯，精兵分隸焉，材
選統制，及於宗室，戰可勝，而守可固矣。策之上者也。次有

卑辭厚幣，若又遣二，則請備衛璧輿櫬，似道罷之以危法。
八月，霖。天目崩。 阿术略淮東而還，請南侵，劉整亦言
襄陽拔，則臨安摇。水軍可長驅也。世祖可之，數賈似道之
罪，乃命史天澤及左丞相伯顏，總諸道伐宋。阿术，阿里海
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荆湖，尚書僅阿荅海，劉整，董文炳
塔出，行樞密院於淮西，凡二十萬。天澤病還，故伯顏專節
制。 冬十月，伯顏攻郢，而拒於張世傑，時夾漢而南者新
郢，鐵絙木樁其水中。阿术曰，二郢卒九郡之銳，騎不護岸，
則舟師危。伯顏乃潛師黄家灣而入漢，屠沙洋，以不應招
而降。伯顏固未萃凶殘者也。示浮於新郢，都統邊居誼曰，

必呂參政文煥馳受降。而伏弩萃之。中僭。蓋惡其導夷滅宗國。歷五年之成勞也。城下。居誼死。從義者三千人。史以伯顏法曹斌之下江南。不僇一人。師出城屠。所過殘滅。勿論其中矣。至暴而仁譽。後人孰爲懲。 李廷芝賢陸秀夫辟置幕下。十一月。以參議淮東制置司事。衿莊自持。其必不阿容。以苟爲合。志獨決於狥國矣。 伯顏謀渡江。自沙蕪口。引船達江。以攻陽羅堡。不克。謂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而後渡江也。我夜攻。而爾分軍。迴流。擣其虛矣。夏貴率衆拒伯顏。阿术則自青山濟。敗程飛鵬。鶚東。獲船千艘。陽羅堡以元兵已渡。而不能守。貴奔還廬州。伯顏不遣追。曰。

爲吾傳先聲。王儀以漢陽降。鄂州失蔽。元兵至。呂文煥招之。亦降。乃留阿里海崖守鄂。南窺荆湖。伯顏自以大軍東下。 臨安大懼。似道以疏論不已。開府臨安。使孫虎臣總統諸軍。詔天下勤王。 黃州降於元。

帝昺

德祐元年。春正月。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南康德安。六安。又俱迎降於江州。 劉整以攻無爲。不下。死。 似道爲喜得天助也者。而出師。次蕪湖。抽精十三萬。重舟百里。二月。夏貴入援之兵會。而果戰乎。客計乃在通呂師夔。是時。范文虎以安慶降元。爲兩浙大都督矣。 宋京復以稱臣納幣

至元軍。申開慶之約。賂宋人無信。以爲拒絕。詐者之終窮於詐也。 汪立信爲江淮招討。托妻子而行。至金陵。款無徒死也。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池州通判趙卯發。以都統納款。不克守。言死。則雍夫人同義。城陷。其凡有書。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偕死。節義成雙。 似道禦元師丁家洲。夏貴不悅。孫虎臣之上已。又恐功成而誅鄂罪也。欲敗之。戰艦方接。虎臣遽過其妾舟。衆以帥且走。而並遁。貴則舟掠似道而呼曰。衆寡不支矣。收衆大走。而元兵未用刃也。似道單舸走揚州。使招潰兵。莫有應者。棄人者。難至。人並棄之也。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太平。

和州。無爲。相繼爲元。 知饒州唐震。殺款使而俟死。江萬里語人曰。我故相也。勢不可爲矣。義死國也。赴止水。從屍如疊。伯顏之軍。支解人而索金銀。 似道猶自揚請遲。謝太后不許。韓震縱讀。王爚曰。堅蹕也。宗學生言。危急則航海。不思我往。寇襲其道而來也。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猶易其部。 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發部中豪。及洞蠻。入衛。悉家資爲軍費。慨慷任死國事。蓋忠義其天性也。聞者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素忤於似道者。 郝經以元申問遣還。未至。卒。其在幽也。惟著書。 賈似道始以陳宜中發其罪。免。 汪立信扼吭。

曰恐不得死宋地。博羅懽入澉海州。三月韓震謀劫遷伏誅。伯顏入建康留守趙溍逃矣。元詔止暑俟秋。伯顏曰扼其吭矣。遲之必入海世祖乃命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术駐揚州。絕淮南之援。伯顏遣降廣德。時當極暑。王爚陳宜中左右相。多有不合之議。元軍入常州。平江降。似道所害者復發黨之者貶官。星關一隕。趣五郡鎮撫呂文福入援。則殺詔使。叛入江州。於是臨安戒嚴。則官逃死樞密院至於空署。太后詔諭而不能禁也。皆知宋亡矣。知亡不貳。則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元尚書奉國書至宋者二人。殺於獨松關。伯顏遣察至平江。

又或剿亦矣。國在必亡。則以著其猶有人也。阿里海涯入岳州。夏四月。江陵降。荆南州軍皆爲元。世祖曰。吾東方可以無後患矣。福王與芮爲安撫大使。開府紹興。以之者。誰人乎。姚伯子曰。孫而臣祖。以反天常。宋之亡也。後矣。元兵東下。李廷芝獨以揚州抗之。斬虜使者屢矣。阿术攻真州。禦以守將苗再興。而敗。進趨揚。所遣姜才。逆之三里溝。才陣整。故能敗元師。阿术。張弘範。相逐爲勝負。或後軍而反戰。猶能使之辟易。元軍進薄揚州南門。詔加廷芝樞密使。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詔入援。將張世傑。張彥九子真。阮克巳。四道禦元。幾不緩於須臾者也。猶以議監護不決。陳文龍曰。北兵築堡取城。不踰日。我拯溺救焚。而以文相遜迹相疑也。六月朔。日食既。如夜。成都安撫昝萬壽。以嘉定諸城降元。王爚陳宜中。求去以不合。太后不能調。其爲留也多方。宋君子之不可與共事也。其迂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變。秋七月。張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爲舟師萬艘。次於焦山。十舟爲碇。示以必死。阿术望之曰。可焚也。翼爲火矢而射之。不能走。以大敗奔圌山。似道之得罪也。太后不加誅。乃所至逐迹。於是定放循州。會稽縣尉鄭虎臣爲押怨其亂天下也。備其窘辱。至漳州。然後拉殺廁中。曰。爲天下除殘。初張世保之將出師也。王爚

請以相臣督。爲並將者。無專命也。及敗而申言之。爲圖功。去就爭焉。觀似道不欲去臨安。可定王陳之是非矣。京學生劉九皋。伏闕上書。數宜中之失。曰。陽逐似道。而陰祐之。蓋原其黨類。故誤國一心。且冠薄國門。留兵不遣。義當出督。猶猶豫焉。其心何如哉。宜中竟去。太后罷爚而召之。爚尋卒。元軍圍重慶。張珏猶爲宋守。伯顏推功阿术。元進之右丞相。乃詔伯顏趨臨安。文天祥至言郡縣兵弱取敗。分爲四鎮。聚弱爲强。乃可責之進取。八月。與李芾俱出州。元以廉希憲行省事於江陵。阿里海涯率屬而拜。塵月得行其政。西南溪峒皆降。九月。元取泰州。孫虎臣

死。李芾比至潭，即受阿里海涯之圍，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者，惟忠義以相勉也。招降使至，輒斬以徇。冬十月，伯顏爲三軍期會臨安，中軍趨常。文天祥自平江遣救，不克。十一月，阿剌罕以伯顏右軍，取廣德四安，陳宜中乃召文天祥入衛，而發民爲武定軍。元取江西州軍，時所至風靡，能戰死，撫州都統密佑。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守常州，伯顏築人以爲圍，膏人以爲祀，忿三臣者死節，其屠無遺民。姚伯子深惡夫豺狼之不改噬也，劉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謝枋得欲因呂師夔以行成，書上，以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伯顏右軍

破獨松關，董文炳以左軍入江陰，文天祥張世傑欲以勤王之師決一戰，曰：幸而捷，令淮東堅壁絕其後，猶可爲也。宜中猶沮以持重。工部侍郎柳岳請平於元軍，泣言嗣君幼，願無伐喪，伯顏曰：得之小兒失之小兒，道也。伯顏入平江，復遣柳岳求封比小國，至高郵，而民藉登殺之。

文天祥簽書。

二年，春正月，阿里海涯破潭州，李芾死，湖南州軍皆爲元尹穀時寓城中，冠二子而偕焚潭民，慕義而從芾者，巷無虛井，林無虛木。姚伯子以不盡芾使民知方之效也，自城之遘夷禍者，免於肉，不免於虜，暴又爲義驅也。夫宋之地

感役重，虐吾民者，豈不日甚，譬逢酷暑，灶戶疎坐海灘，夏日猶清涼矣。政府皆遁，吳堅爲左相，日午宣麻，文官存者六人，諸關兵皆潰。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其約丞相會長安鎮。文天祥乃請以益王昰判福州，廣王昺判泉州，曰：係民之望。伯顏軍次皋亭山，曰：宜中不赴約，迄元師皆會，則遊騎至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爲背城一戰，宜中則以畏死而不許。太后既命奉璽出降，元徵宜中，不獲留，而爲溫之遁，大壞宋事者四人，侂胄惡極其身，安石壞法，惠卿守之，秦檜通虜，思退守之，似道怯敵，宜中守之，亂而弱以亡，咎在小人之繼相也。論者多爲宜中寬，姚伯子曰：擠人於將墜，用心更忍也。張世傑，劉師勇，以所部入海，師勇祈於速死，世傑獨不渝其艱貞。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以宜之逃也，天祥謂伯顏曰：若以宋爲與國，則請退師，而後議歲幣，必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未下，猶多勝負之數，恐未可知也。且全師以還，於策爲上。伯顏異天祥而留之。駙馬都尉楊鎮奉二王走婺州。謝枋得迎戰呂師夔而敗，奔建寧，而妻子皆被執。二月，日中有黑子，伯顏承制，廢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遣封府庫，收圖籍符印，蓋滅國事定，於宋無餘情者明也。是時相樞賈餘慶，劉岊，罷勤王兵，以吳堅謝堂，家鉉翁，充祈請使。

寇之北去耳。元軍分駐江沙。潮汐爲之不至。范文虎追二王。楊鎮曰。我止死也。可以緩師。還而執焉。楊亮節俞如圭之屬負而匿山。統制張全之兵至。乃走溫州。夏貴以淮西降元。三月。伯顏入臨安。以帝及全太后。福王與芮省院庶僚。宮侍三學生。皆北行。惟謝太后以疾留。將行也。以元詔入宣。免牽羊係頸。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宣言者。天祥降元。爲作說客。真楊間。故行而見疑。苗再興迎謂。兩淮有興復資。而難二將之隙。天祥欲合從。則以疑言。真之達也。間關高郵。遇嵇聳。送之泛海。如溫。求二王。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而還。陸秀夫追及二王。羣臣既會。而求陳宜中。則失也。羣賢同志。猶懼支傾之莫任。況既撓之荏是弋乎。張世傑以所部自定海來。閏月。乃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以趨閩。先後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撫諭吏民。檄召諸路忠義。時黃萬石欲爲元收閩。多送款者。則二王而閉關。帝至瓜洲。李庭芝普將士出奪之。使姜才將兵四萬。夜擣元軍。弗克。夏五月。朔益王即位於福安府。改元景炎。楊太妃同聽政。是日或大聲。驚府中。以衆仆。猶復備官。陳宜中李庭芝左右丞相。陳文龍劉輔參知政事。張世傑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詔諸使。各以其地所近。出兵興復。天祥至。以爲樞密使。同

都督諸軍馬。爲宜中已先相而專國也。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德祐帝至元上都。降封瀛國公。還其資。世祖召問故爲宋者。何故易降。咸對以似道輕人。世祖語之曰。輕汝者似道。何爲負主。陸秀夫以不合陳宜中。謫居潮州。元降衢州。六月。元軍入廣州。諸將承興復之詔。吳浚聚兵於廣昌。取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得衢信民之應。以遏元軍而敗降。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略江西。謝太后之留也。元人欲有用之。使手詔追二王。使或沉諸江。李庭芝斬其使。亦手詔招降也。阿术乃使守高郵。寶應。絕庭芝餉道。糧皮麴蘖。兵或食其子。而力戰不屈也。世祖特爲降詔。猶然不納。爲宋死其志也。福州相命至。乃與姜才。以七千人奔之。所留爲守者。即以城降。故追兵得及死於泰州矣。宋中葉後。名將未嘗減漢唐。而功遠遜者。奸相撓其權耳。解之者曰。兵弱至陳宜中猶云。彼屢勝之將。兵何以獨强哉。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阿术入朝。楊亮節負重於國舅。秀王以取嫉出師浙東。拒於董文炳。而還。張世傑期復建昌。蕪零之戰。以十萬敗績。是奄疾而乘之下泄者。宋無起勢矣。謝太后始北。至降壽春郡夫人。九月。阿剌罕出明州。以舟師塔出出江西。以騎取閩廣。東莞民熊飛起兵。

會趙濬復韶廣州。知邕州馬堅以入衛不及而守靜江進擊阿里海涯於廣西不勝退則受圍靜江戰不解甲者三月。冬十月文天祥師次於汀遣取寧都雩都江西勤王師乃會。呂師夔度梅嶺入韶州熊飛死。十一月元兵入處州秀王戰死瑞安降。元軍入建寧邵武。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猶有軍十七萬淮兵萬人民兵三億況在臨安時乎益以信宋兵之弱不在季世也既入海與北舟遇以冥霧得不交而進。至泉州以掠州啓招討蒲壽庚之亂宗室士大夫淮兵在泉者皆殺矣走潮州而泉降元。十二月趙璫棄廣州遁。元入興化軍陳文龍執命降而捫腹曰文章節義可相過耶不食而死於杭。張珏復瀘涪州敗元軍於重慶。元人決靜江堰涸之毀其固馬堅城破而猶以巷戰死則其民悉坑之矣分兵下廣西州縣提刑鄧得遇朝服而投南流。帝次惠州而遣降宋君臣之終不悟也降而可免亡德祐何以北遷哉。

端宗

景炎二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汀降元矣。元命張宗衍領道教始待天師以客禮。二月元軍入廣州悉有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既降元而爲之來招也。元軍引還留者統於李雄。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夏四月制置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自梅會吉贛之兵復會昌。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六月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秋七月既使趙時賞等多復吉贛諸縣遂圍州皆及大軍之還也故多暫捷。元昔里吉埒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伯顏討之於時也平此召江南之師曰有北方之警既則分道復出也。張世傑以討蒲壽庚傳檄復邵武軍。入月元李恒兵援贛天祥不虞其至引兵就鄒渢已先潰矣及之方石嶺嶺岩短兵接戰以走天祥矢雨集而不動惟壯志能不以死仆故追者以爲誘卒而遲之趙時賞肩與在軍後元軍問之曰我文姓也軍喜得雋而返問知趙督則天祥至循州元獲天祥家遣之燕道死其二子。九月帝遷潮之淺灣。元追宋之兵塔出引入庾嶺忙兀台之舟師自海道會益自是宋兵無勝者暫復州郡亦且俺亡之。唆都收泉州世傑既不克而還則自邵武以至壽昌皆復元而張德興傳高死。冬十月朔日食。世傑以陸秀夫之謫讓宜中曰何如時乃起簽書。唆都屠興化。十一月塔出會兵取廣州。元將劉深襲淺灣張世傑以帝奔井澳十二月舟壞颶帝溺而得驚疾兵士死者過半。復以井澳襲奔謝女峽宜中逃占城其出原非爲國難也。

元伐緬。

景炎三年。春正月。元軍入重慶。張珏守窮而死。四川盡爲元。元制。武官子蔭者。不代其職。二月。唆都屠潮州。馬發死。元以改曆。使許衡領太史。三月。文天祥收兵。出麗江浦。帝遷硇川。曾淵子起兵據雷州。遇攻。棄而奔行在。爲參知政事。夏四月。帝崩。羣臣欲散。陸秀夫曰。衛王尚在。天若祚宋。古有一旅中興者。乃共立之。改元祥興。帝時年八歲。太妃猶同聽政。世傑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之不給。乃日書大學以勸講。五月。世傑攻雷州。弗克矣。六月。世傑謂新會之厓山。有天險。石扉出入潮汐。乃

在鉅海中。營宮而徙居之。民兵尚二十萬。仰餉廣右。張弘範請進取。世祖命以都元帥。賜劍專決。李恒副之。塔出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雷瓊全永潭民羣應。大者聚衆數萬。阿里海涯急與之戰。皆奔敗而死矣。宋何德在民。而不忘者。不樂在中國之無主也。阿里海涯遂略地海外。至瓊州。安撫趙與珞死。元罷江西入福建歸榷茶營田於宣慰司。歸漕運於行省。八月。星隕廣南。五裂而聲如鳴鼓。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九月。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以討滅劇盜。走者或以海舟導張弘範。天祥急走

飯五坡。前鋒追及之。渢自刎。子俊執。而名天祥。以獲烹也。天祥至潮陽。不屈。弘範釋縛而客禮之。請死。則悉還其族屬之在俘。十二月。元僧楊璉真加盡啓宋殯宮。盜金玉

帝昺

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恐走之離士心也。焚行朝草市。結舟爲大碇。奉帝居焉。周起樓棚爲城郭。弘範使斷汲路。然後舟師薄之。寨於頂。焚備。泥爲塗。故弗克。使天祥爲書招世傑。不甚強。則書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illegible]進據海口。宋已苦於鹽。而旦夕大戰不輟。久之。李恒以廣兵會守厓山北。二月。弘

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去宋營里許。而命曰。潮至而攻。聞吾樂作而戰。李恒夜潮攻其北矣。禦之及午。潮上樂作。世傑謂元兵且懈也。則弘範攻其南矣。俄而檣旗皆仆。世傑急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已皆大潰。元軍復薄之。世傑以十六舟斷維走。陸秀夫先驅妻子入海。走帝舟而請曰。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之辱。不可再也。負之而蹈海。後宮諸臣多從。七日。浮屍十餘萬。或指帝在焉。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妃聞帝死。亦自沉也。世傑艤舟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則颶作。祝天明其所以存祀者。而墜入海波矣。昺昱昺三帝。共五年。自太祖至昺亡。三百二

十年。凡十八帝。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博羅詰立。一王之無功。曰能存社稷一日。則臣子一日之職也。元君臣皆以爲義。故不殺而囚。是歲。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元

世祖

至元十七年。宋既滅。則元有天下之全矣。雖夷狄穢德宜略。而曆數必不廢。況一代之興亡。亦宜存其大體焉。春正月。放俘爲民。三月。如上都。盡秋而還。歲以爲常。使窮河源。著星宿海。以爲原泉。姚伯子曰。支耳。源。則張騫班超身經歷之矣。論水不自分嶺。有經流哉。大都夷性喜誕。故元人言之而不可信。有如佛經焉。秋七月。郝禎耿仁左丞。阿合馬之結主以利者。能引其類矣。道路以目代言。殆虐之爲。貪衛也。先王以亡者。元以是爲新政。冬十月。謂威必伸於海外。伐日本者。再役矣。以命右丞相阿剌罕。高麗王�來朝。則發其兵。十一月。行授時曆。冬至以爲之本。測驗之所。二十三。考正七事。創法者五。郭守敬自謂本天道之自然。可永久矣。廉希憲以疾還。太子遣問。其對。國則大病。大奸誤國。羣小附。十二月。阿合馬省錢穀。以殺平章左右丞。

十八年。秋七月。阿剌罕卒。伐日本者。未代帥而航。八月。諸將遁。颶於平壺。日本襲之。十萬以殲。冬十月。焚道書。崇佛也。以托諸老子者僞。

十九年。春三月。益都千戶王著。及帝太子在上都也。矯誅

阿合馬而請囚臨刑大呼曰異日必有書王者以死爲天下除殘者　夏四月太子謂右丞相和禮霍孫曰便國利民無憚更張政自是以有新　阿合死而姦聞耿仁伏誅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日食　唆都攻占城還路爲截幾弗克歸　九月俱藍入貢云招之十萬里外　雲南賦金　歲舉儒吏二途取兼通　衍聖公隨南金元主其地則封爵斯仍矣南北一而世祖疑置或曰居衛大宗也以召孔洙赴闕遜於曲阜世祖曰違榮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也冬十月以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文天祥之致死也南嚮而再拜其言猶若對宋主者曰吾

事舉矣得贊衣帶中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死君之難世有其人天祥後出而獨歸宗爲於不可爲之時功雖不遂心爲獨至也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始海運二十年春正月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蓋暴征苦供民猶以江南爲逃死土皆曠矣　漳廣兵時起雖皆以無主旋破滅然可徵人心不樂於元也宋未滅也殺人以功宋既滅也殺人以政　三月復命阿塔海合高麗兵擊日本　夏六月增給官吏俸　擊溪洞蠻　冬破緬西南夷　二十一年春二月遷宋宗室於內地　秋九月地震　阿合馬死而世祖無當桑哥以其黨盧世榮薦曰才能富國也即罷和禮霍孫授之右丞世榮即日更鈔法曰當倍增賦而民不擾學士董文用曰數剪盡毛寒起羊斯死矣中丞崔彧直言世榮之不可相也以下獄　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以伐占城冬十二月陳日暄分兵拒之　世榮增於前世者更用蒙古人牧馬羊以求利　二十二年春二月立規措所引用悉阿合馬之黨曰苟以便國也姚伯子曰凍餒天下以積誇一人之朽蠹猶其初欲赤地中原以供馬牧之心也利而不爲之幅奢欲者竭其力而止人之相食不盡而不已矣　諸路皆多立司領

課程事　夏五月脫歡擊走安南兵而入之以霖潦還大敗於蹕軍李恒唆都皆死　太子惡在世榮之言利御史陳天祥用發其惡冬十一月伏誅桑哥不敢赦其黨謀請內禪以傾之十二月太子憂而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罷日本大舉伐安南不果元力亦殫於斯也　二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太子死而桑哥用秋七月令具省臣姓名以進爲免丞相乎章二人黜陟賞罰一依之於利而行也　冬十月河決塞之役民二十萬　置洪澤芍陂屯田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伐安南陳日烜走海　二月置尚書

省則桑哥同平章事右相安童言其虐民且誤國也　立國子監耶律有尚之請也遂以爲祭酒　嘗議廢學田止於供祭祀育賢才之奏乃設江南諸路儒學提舉司以總之益鈎考錢穀且及之也　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自將討平之　冬十月朔日食　鈎考及中書省桑知政事楊居寬微辨得拳而弃市羣姦相比勢以益張十一月桑哥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事葉李右丞皆羣姦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毀宋故宮爲佛寺　安南據海口以款延脫歡欲攻之則士被於疫二月急走多死矣歸路爲截

幸以間道脫　謝枋得嘗預文海之薦爲書辭之夏四月以留夢炎之薦徵不至夢炎故宋狀元宰相貴顯極矣而早降元枋得故遺書恥之春秋以下人物世俗所不足道也今求一人如飴甥嬰杵臼斷養卒不可得也豈惟茲哉王倫本朝所謂奸邪無恥小人也然還太后歸梓宮克符其言　廣東浙江福建兵並起發四省兵擊福建按察王惲上言以官吏殘虐也百姓苦虐政故發宋思元兵又從而蹂踐之所以相驅入山林中國之不安於元惟元未嘗有安天下之志也　以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鈎考　瀛國公時年十八卜遣之學佛吐蕃　十一月爲桑哥立輔政碑

御史中丞示之盜賊曰百姓非不欲安樂也急法暴斂能無及此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起項城至臨清引汶以達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謝枋得爲福建參政魏天祐所執則減食至燕與亡增感而疾甚夢炎藥遣擲之卒餓忠臣有商死十年之後者枋得是也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　冬籍百官之受酒食饋者家之半括馬

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蝗　秋八月朔日食　地大震人

死壓溺者數十萬　時諸路以鈎考橫徵積逋數千萬民苦無應而多自殺或入山林集賢學士趙孟頫因天變以請九月爲之赦　是歲天下戶一千三百餘萬口幾六百億　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

二十八年春正月趙孟頫諷奉御徹里以除殘賊曰惟親信言焉廉入入奏則世祖批其頸徹里頓而復言曰臣非有侂於桑哥也數其罪不憚死者爲國家也而後以訪不忽木不忽木曰羣結百姓亂在旦夕矣無敢言及之者畏言之而死也幸急誅之無貽後憂乃免桑哥及其黨斥及臺臣之久任者懲不諫也　欲遂相不忽木辭以完瀛世

祖從之。二月。不忽木同平章事。成謙也。楊璉真加盜陵無罪。以崇惡靡不至矣。陰戶至二萬三千。坐侵盜官物。暫下獄。而增寵。元世僧爲盛。其主之所崇。必無行若楊璉真加類也。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入中書。始須行至元新格。秋七月。桑哥伏誅。悉其黨矣。旋憐理財無人。八月。平陽地震。九月。遣招瑠求。將復伐安南。會其王死。不忽木曰。不如朝其嗣君也。乃遣徵。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開通惠河。郭守敬領都水監。姚伯子曰。恃漕而忘積輸之有本。二月。遣擊瓜哇。秋八月。罷福建銀冶。姚伯子有以盡鑛之利害矣。魏天祐初

獻。役民一萬。歲得銀兩萬五千。即其言酬。已失筭矣。稅穀於萬夫之耗。此萬五千兩者。踰供。實利在民。有贏也。況山不給採。強賦於民。以上欺乎。姚伯子以是決言鑛者。必小人也。安南貢使至。九月。重遣入朝之徵。冬十二月。諸王明里附海都以叛。詔伯顏北討。

三十年。春正月。始置社稷。改諸伯顏通於海都。夏六月。使玉昔。輔皇孫鐵木耳。代之交軍。皇孫即餞乞教。伯顏曰。惟慎此與色也。秋八月。安置安南使於江陵。復議舉兵。冬十月。彗出紫微。

三十一年。宋亡。十五年矣。春正月。世祖崩。內急賦斂。外窮無用。以苦喪餘之民。其德猶夷之雄強者而已。皇孫在還。或有違言。四月。玉昔伯顏奉而立之。追尊其父裕宗皇帝。五月。以玉昔伯顏及目赤察兒爲太師傅保。釋安南使。六月。朔日食。冬。罷江南行樞密院。

成宗

元貞元年。春三月。地震。夏閏四月。蘭州河清。五月。縣戶滿四萬者。陞爲州。

二年。春正月。禁諸王公主毋輒罪官吏。秋。括江南田。冬。贛州亂。尋平。

三年。改大德。春正月。太后遊五臺山。蓋弘吉剌氏。其先有

功。太祖時與之約曰。女世爲后。男世駙馬。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蒲口。祆星出奎。冬十月。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四年。春正月。廟牲增用馬。二月。罷中外土木之役。計歲入不足於費矣。當是時。棄民聚財。而不足於費。則其役皆早宜已而不已者也。開鐵幡竿渠。三月。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秋七月。大水河決。冬。定歲課。三十取一。

歲舉廉幹。彗見子孫。駙馬闊里吉思。勒兵備邊。而敗沒。元以狄有中國。而猶患北寇。豈非其地。以殺伐爲天性哉。故明王必慎邊防。不以款廢守。

五年秋七月放江南寺佃五十萬爲編戶皆楊璉真加所籍也二萬三千之謂多矣八年而倍增二十驅之不已尚爲有國乎先人有言元無人焉無政焉無文焉蓋天地之大廢以開○○聖明也雖有統猶無統也　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其父曰荅剌麻不剌省民出公田租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　緬或弒王而更立夏五月遣雲南平章薛超兀兒以兵討借誅亂名奸人窺其勤遠略矣秋八月定蔭叙格正一品叙正五從五之差爲從九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冬十二月雲南左丞劉深請擊八百

媳婦完頭贊之發兵二萬從深

七年春劉深取道順元瘴遠艱餽未至敵境喪士什七以韓翰死溪谷間者數萬矣雲南調發索財水西蠻夷不堪土官鮑節連兵宋隆濟乃攻破貴州圍深窮谷中　伐緬不克取路還師託言金齒遮其歸路秋七月成宗以其地連八百也即命移師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　海都連萬哇諸部入寇敗於海山而走死　九月誅緬賂免薛超禁酒以歲凶弛山澤　冬十月益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十二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蛇節

八年春正月劉深還於糧盡隆濟邀之輜重委既士鮮還

人　二月西南夷俱叛陝西討平　夏六月朔日食以失算罪太史

九年春三　遣使巡行罷贓汙官吏二萬　劉國傑擊斬隆濟蛇節於墨特川自緬與戎師凡四出喪失數十百萬卒功者屬地之牽率耳緬與八百媳婦之拒命未順也罪當劉深而遇赦哈剌哈孫曰首罪以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乃誅之罷雲南分省　夏五月朔日食　秋七月兩浙大飢詔發賑粟做下而官不恤以民殍　八月地震平陽太原村堡移徙地裂成渠　冬十二月彗出紫微　詔蒙古軍東居者免西戍然後兵以不調弱爲留郭守敬曰諸

於舊得乃詔翰林太史勿引年致仕

十年春正月地震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立海山爲懷寧王

十一年春三月隕霜殺桑　夏四月大同地震雷聲　秋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始半徵寺田以備賑　秋八月開成地震　愛育黎海山母弟也后使居懷州冬十二月成宗有疾后恐懷寧王立報前怨也

十三年春正月后召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入朝成宗崩丞相平章及諸王明里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臨朝

安西攝政惟右丞相哈剌哈孫不然也收有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因懷寧使至遣還報別迎愛育黎二月使至愛育黎之傅李孟曰太子遠在萬里今日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至則安西之亂遂作哈剌哈孫啓先之遂械送阿難荅明里於上都而誅左丞相阿忽台以下諸王潤潤見愛育黎能將遂立之曰懷寧王吾兄也遣迎使矣與哈剌居禁中監國備變加李孟參知政事以不獲於武宗而逃 夏五月懷寧王至上都誅亂人而即位尊皇考曰順宗六月以弟愛育黎爲皇太子旋命領中書令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山東飢

武宗

至大元年武宗初即位而色已衰春正月太尉阿沙不花諫曰麴蘖是耽妃嬪是婬是猶兩斧伐枯木未有不顛仆者大悅以爲右相行御史大夫事然於二者未能改也 兩浙飢詔戶月給米六斗 西僧之橫也官受訴而得毆以爭道毆諸王妃於陛車語上侵朝廷之體統斯滅而弗問也宣政院傳旨唯毆西僧者斷手晉西僧者拔舌蠹國挠政皆害之顯者也故姚伯子取韓毆之論爲知言 夏四月罷山東行省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禁賈人乘驛元世屈天下以從欲沈檀烏獸之屬苟援一物稱上進則佩虎符乘驛馬道路不勝其騷矣 秋諸路水旱蝗詔有司賑飢民所鬻男女

二年春正月追還內降璽書蓋千求之妨政也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秋七月河決歸德決封丘 武帝既躭酒色平章之職及於肉紙伶人故宴飲女謁工役佞幸之費天下正供不給也八月復阿合馬桑哥弊政而置尚書樂實平章保入右丞主建議者也平章三寶奴因更新庶政變易鈔法引近羣小改各行省皆爲尚書而頒其條畫罪阻撓者 九月頒行大銀鈔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 始鑄錢姚伯子曰無實而收利於國者鈔也利用而不病於民者錢也故鈔行久而必廢者勢也尚書省則請行內降旨小人之取便其私而不顧國害也 十一月伐八百媳婦復以路敗 李孟逃而有諸言太子戚容謂武宗曰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孟也訪得之陘山

三年春正月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 夏五月荆襄大水山崩 冬脩勸農令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南郊前有廟次矣不書者用夷也夷而不可爲典者雖削之不爲略

四年春正月武宗崩太子愛育黎罷尚書省誅其所用大臣若三寶奴樂實保入之屬召先朝舊臣三月即位武宗

弊政一革。寧夏地裂。秋七月。賜李孟爵泰國公。孟慨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常言人君在謹持刑賞之柄。及仁宗欲痛抑貪吏。乃曰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

仁宗

皇慶元年。春正月。仁宗曰。御史臺任重。以係一時公論也。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之自出。命與翰林院俱陞秩從一品。授翰林官。必自選。蓋其重也。夏六月。朔日食。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二年。春二月。彗出東井。夏六月。京師地再震。詔以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劉因在至元時。再徵不至。亦加謚文靜。

河決陳亳睢。冬十一月。詔三年一科舉。各爲題蒙古色目。願試漢南題中選者。加一等。京師大旱災。言者皆咎在西僧。

三年。改延祐。春正月。詔求遺逸。冬十一月。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定官民車服之制。國子司業齊履謙議立積分。每季考其學行。以決升。既入上齋踰再歲。與私試積優。自一分。半分。至八分者。以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經理浙江江西河南民田。說者謂富民市姦於黠吏。弊乃滋甚。

四年。春三月。進士左右榜。蒙古漢南。其第一名。皆從六品。正七。正八。以次。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成紀山移。御史馬常祖淺言之野有當用不用之賢。朝有當言不言之佞。江西湖廣飢。民不聊生。加之括田增賦。贛州民起而抄郡。經理之弊。何以若是極哉。以貪官過多事。不叛其民。懲心未厭也。十一月。彗見紫微。元之立君。安在兄弟叔侄相承也。如夷法。仁宗傳次當在武宗子和世㻋。丞相鐵木迭兒嬖於太后。以皇子希寵。因太后幸臣譖和世㻋。乃封爲周王。出之雲南。時平章政事張珪。有議於迭兒也。五年。春二月。太后怨珪杖之。因以病創歸。當時異焉。無禮無耻。其夷狄之君臣也。相而加杖。杖而仍相安。以爲常矣。

冬十月。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或曰。於國史不宜。仁宗曰。正籍之傳。然姚伯子曰。右宋。必禍身。非喪心之人。而何能崇元也。故仕元之罪可寬。而惟是爲不可居。十一月。周王至陝。將以其兵謀入。不克。逃之漠北。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爲太子。

六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夏四月。露禱於上都。秋八月。還大都。猶居東宮。馬祖常諫其於觀聽疑。嶺北地震三日。

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增茶稅十倍。世祖之時

矣。輒朴而鑿空取之。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迭兒穢積罪發。匿於太后而得免。旋起太子太師。言者無如太后何矣。夏大水。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蓋有倦心。將傳焉。郎中月魯曰。所謂太上皇者。若唐玄宋徽。皆逼於禍亂而非得已也。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仁宗崩。其長在於太后無違事。成鐵木迭兒之姦。以順之。禍發厥子矣。故事父母有道。天子統承祖宗。亂命在父。猶無取從也。太后以迭兒爲右丞相。任意專決。更易朝官。太子每以正議爭之。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前發迭兒之姦者也。皆殺之。將遂大恣報

復左丞張思明。懼之以新君未立。毒爲瞽戢。三月太子即位。迭兒加太師。即奏徵理錢穀。斂財耗幣帛。泚繆與民之怨。而殺僇廢置一行其意矣。冬十一月。英宗始服衮冕享太廟。

英宗

至治元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張養浩疏。罷元宵張燈。曰。所玩者小。所惜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帖木爾於瓊州。迭兒構之也。諸王駙馬之防禁。惟嚴六月。朔日食。尤欲壅主耶。奏上封事者無專達禁妄言時政。

二年秋八月。迭兒死。太后亦以是時崩。巨凶雖陨。然其黨大布矣。九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朔日食。初拜任以宿衛長。不往東宮之召。英宗立。平章矣。是時獨爲右相。更前之弊。尊禮賢舊。

三年春正月。祿致仕之省臣。引之商議。以吳澄爲翰林學士。澄[illegible]皆元中棄之名儒也。履祥以處士卒。成宗季年。夏四月。行助役民田自相助也。秋七月。減海運糧。蓋拜住之奏曰。南民力困。而京倉充滿。時君相志同於爲治。未有所誅僇也。從姦者。則不忘於已及。八月。英宗自上都還。次於南坡。迭兒黨鐵失手弑之。及拜住。晉王也

孫。甘麻剌長子也。仍世鎮北邊。鐵失之未弑也。使謂曰。王上將不利於王。我與諸王按梯也先謀已定。事成。推王也即拘使者。遣告變。未至。難作矣。按梯也先奉皇帝璽綬。迎晉王。九月。即位龍居河。是爲泰定帝。冬十月。用諸王買奴言。誅鐵失也先。與謀者。皆流邊地。追考晉王甘麻剌顯宗皇帝。盜竊太廟神主。主以黃金。盜之招也。

泰定 天順

泰定元年春二月。開經筵。進講有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夏四月。大風。地震。召圖帖木爾至秋八月。封爲懷王。徙雲南王禪爲梁王。

二年春正月出懷王畵居建康。夏四月華大臣兼領軍務日南坡之禍以衛兵。五月河溢汴梁。

三年夏畿內河北山東飢。禁西僧馳驛御史臺計其用馬倍於諸王行省。河決陽武。

四年夏旱蝗飢。秋八月山崩地震。九月朔日食宋亡至是歲四十八年矣中國無主民苦虐政實天不靖元災異荐興部落自相急肉蓋閏位有陰逐之者矣。

五年春二月如上都燕帖木兒以簽書居守徙懷王圖於江陵。秋七月寧夏地震。泰定崩於上都后及太子阿速吉八使至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

燕帖木兒即懷迎謀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以衆號曰武宗二子當正統之歸蓋元之不子傳也故疑言易起斬執異已者遣使江陵。皇太子即位上都改元天順遣梁王禪右丞相荅失討賊是則先有若矣懷王入京師雖以迎至姚伯子曰義宜靜也。九月燕帖木爾啓圖帖木爾僭號以敵天順即即位改元天曆而陽曰俟讓於兄。居庸置守將矣梁王禪至破關方大亂時丁丑夕紅光燭天我○○太祖高皇帝降生矣蓋○○皇祖自句容北渡居於泗州○○皇考因遷太平鄉○○皇妣陳四舉子○○高皇帝其季也生而多靈異蓋徵曆數之所在矣元之亂乃益甚梁王禪與燕帖木兒戰於榆林不利引還而諸王自通州紫荊入燕者遇燕帖木兒戰皆敗退。冬十月圖璽書所至行省皆執使焚毀是非之在人心初其辨也惟燕善戰天順兵數敗而不能振又無守虞圖使齊王月魯翼之倒剌沙奉皇帝璽出降天順已死獄矣。十一月復陽遣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

明宗

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稱帝於和寧北夏四月迎者至以羣臣宴大言治天下之道以天曆爲真戴已也。秋七月朔日食。八月明宗次旺忽察都文宗入宴而酖弒之。是歲旱蝗民飢。猛人爲寇者二百八十餘處。

文宗

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時燕帖木兒爲右丞相文宗德其立已罷左置示尊異而伯顏爲樞密。三月雲南諸王禿堅反。夏五月樞密卿寺以右丞相權太重合誅之不克皆死。豫王阿剌忒討雲南則宣慰諸蠻並附亂更遣諸王雲都思四省兵討之。秋加孔子父叔梁紇啓聖王母顏從其爵而四配仍宋封爵加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程子增封豫國公洛國公漢董仲舒以是歲從祀。江南大水。八月大寧地震。

二年。春。浙西水旱。　夏四月。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雲南略定。兵還。蓋十萬之衆。爲期年之役。　秋八月。朔。日食。以立太子而卽卒。更皇子名燕帖古思。出居而子養燕帖木兒之子荅剌海。

三年。夏四月。博士王瓚請禁加封淫祀。姚伯子按文宗加封自孔廟外。漢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唐顏眞卿正烈文忠公。及伯夷以下。諸聖賢人。廟號而已。以其所加爲淫祠。必佛道之宮觀。乃非淫祀也。姚伯子每觀禁淫祀之事。皆季世也。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文宗崩於上都。遺言歸國明宗之子。　冬十月。鄜王卽位。旋崩。廟號

寧宗。　於是太后復遣迎妥懽。是爲

順帝。

元統元年。夏六月。卽位上都。太后謂之曰。後必傳之燕帖古思。妥懽爲明宗長子。文宗初不及之者。以生在沙漠而種疑。然寧宗早世。而傳次在焉。故太后迎自廣西。冀及燕帖古思也。　燕帖木兒時已死。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阿魯輝請委任宰相。順帝遂從之。深居宮禁。　順帝之將立也。京師地震。旣立。復大霖雨。江淮旱飢。

冬十月。封伯顏爲秦王。則秦州以是日山崩拋裂。

二年。春正月。汴雨血。三月。雨毛如線。謠曰。天雨線。民起兵。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飢。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

三年。春三月。撒敦死。伯顏專。太平王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妹爲皇后。弟養於宮。忿伯顏居其上。曰天下本我家也。夏六月。伏兵東郊。而率勇士入宮。伯顏捕獲之。塔剌海獲自皇后衣蔽。秋七月。誅罪及后也。而帝不能爲之庇。出宮。則伯顏弑之。　冬十一月。以星文屢警。思襲迹世祖。改元統三爲至元之元。而河決封丘。

四年。蓋至元之二年。秋八月。朔。日食。　水旱蝗飢。

五年。春正月。廣東朱光卿。聶秀卿。及陳州棒胡。合州韓法師。各聚衆攻城。建國改元。以皆南人也。令南人在臺省者。講求捕誅。則皆擒滅。　二月。朔。日食。　禁倡優盛服。戴笠乘馬。　西番亂。　江浙飢。　彗昴。歷房。六十有三日。　秋七月。武陟蝗。其尹張寬。祝以身易民食。而黑鷹飛喙。

六年。夏五月。漳州李志甫兵起。戰以四省之謂不克。卒殺者。州人陳君用也。袁州周子旺亦稱王。尋敗死。　秋八月。朔。日食。　京師旬日震。

七年。夏六月。汀州大水。漂沒民房。死者且萬。　冬十一月。盜殺河南行省官。　伯顏爲大丞相。搆郡王徹篤。不待命。而僭誅。多剪宗室。順帝以之不平。乃潛異謀。以弟子脫脫

宿衛偵起居，間見自陳，蓋慮家禍之及身也。順帝使世傑班阿佐之。

八年春二月，伯顏將出田，作亂，脫脫令帝稱疾。太子燕帖古思行中道而取之還。伯顏就執矣。吳直方者，脫脫師也，啓於宿衛曰：大義滅親。彗見。夏六月，乃錄明宗之讐，廢文宗廟主，遷太后燕帖古思，不獲良死矣。

九年，改至正。冬，湖廣、燕南、山東兵起。大飢。

十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右丞相脫脫排羣議，爲之，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三月，大同飢，人相食。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姚伯子曰：接月而食，數之猶可知也。間月而

食，理之不可極也。要之，異在亡國，何常之有。十二月，京師地震。

十一年春正月，遼陽亂，以捕海東青。二月，華昌山崩。三月，詔脩遼宋三史，成於總裁官歐陽玄。先伯子讀之，而醜其叢穢也，嘗命小子脩之曰：三史者，元統承金而上接遼，在今日則宋而已矣。二虜世次，各爲傳，善可紀，諸其國者，通爲志。虐戾淫亂，苟不關諸存亡者，削焉。夷俗之不足傳也，征伐會盟，與宋交者，則於宋傳見之。即宋名賢，詳其大節，而小者可略也。若夫小有可紀，雜見於名臣牽引中，不必立傳矣。事必宜傳者，傳其事而足矣。能勉二十年之功，成數十百萬言，使疎而不遺，散而有紀，三百年之事備，廬列而無穢焉。小子能勉乎哉。對曰：唯唯。會史書於今脫藁，年且老矣，其能無廢命哉。儻不虞溝壑，不敢以耄自棄，不則望之後人及同志者矣。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汴大水。冬十月，祀太廟，禮至寧宗，問兄拜弟，博士劉聞對曰：爲之臣矣，拜君禮也。

十二年春正月，河決曹州，又決汴梁。夏五月，脫脫罷，爲鄭王阿魯圖爲丞相。秋七月，溫州地震，海溢。九月朔日食。大飢。我○○仁祖。○○陳太后，遘疫沒。○○太祖三兄俱不免焉，寄孑身於皇覺寺，居兩月，師高彬苦不支

，散遊徒且及之。

十三年春正月，薊州地震。河決濟陰。秋九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夏五月，陝西飢，行酒禁。六月，羅天麟陳積萬起兵，入長江，尋破於浙江行省兵。雲南夷亂。冬十二月，靖州徭吳天保作亂，敗沒。湖廣行省右丞啊徭閩風皆起。○○太祖出游江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州，崎嶇三載，乃復歸皇覺居。當有紅光蓋天子氣，隨之見也。行至皆多異迹。別兒怯不花、阿魯圖擠脫脫，不可，則譖阿魯圖而代之，時作相作罷相譖也。

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寒風仆朝　二月山東地震　河東大旱　冬十月沿江兵起兩淮遣使宋文言江陰通泰江海門萬戶府所以立也今戍將非人亟焉多失集慶花山之賊三十六人而勝算莫任非早圖後功東南財賦非國家有已　賜承天護聖寺田十六萬頃方之古畆蓋兼五侯之地云　出臺閣名臣爲守令以歲飢

十六年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朔日食　冬十月吳天保寇全州　黃巖方國珍以結仇入海劫掠漕運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之追捕至福州焚舟將遁矣元兵自潰而朶兒只班爲執上招降狀詔授國珍兄弟以官猶

抗不赴兵敗不復將執不罪寵冠寇而招其侮觀望覬覦之徒以元爲無能爲也而真豪傑咸動其功名之思矣

十七年夏四月饗陽童子暴長　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八年夏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如月其震如雷　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　是時物價騰而兵遣興鈔積不行公私大乏

十九年中國不安於狄治虐政又驅迫之天下人思忿也夏四月右丞相脫脫用漕運使賈魯言塞北河疏南河發民夫二十萬益其愁怨而頓汝蘄黃兵起　興晉地震五月朔日食　韓山童之先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嶺

域故言彌勒佛下世而江淮信之潁州劉福通穀城則言山童出宋徽宗爲其八世孫當華胡復仇爲中國主遂誓同起兵紅巾以爲號豈謂宋故火德耶縣官急捕得山童其子林兒則逃之武安破潁搗朱皋以有環近州縣無盛不可制矣李芝麻據徐州燒香聚衆也羅田徐壽輝以紅巾攻有蘄水以及黃州　六月江浙左丞復以擊國珍被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招降至黃巖紹興總管秦不華謀襲殺之拜命而不能用　八月脫脫奏以其弟也先知樞密討擊福通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　冬十月饒信建陽雨黍　徐壽輝以蘄水稱天完帝改元治平攻取

饒信　十一月李西方　開河起黃陵得一眼石人其役五閱月稱帝稱王徧中原皆於其時也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獨宋濂之言曰元所以亡者紀綱廢兇風俗偷薄天厭其德耳不開河兵遂不起乎

二十年春正月天完將丁普郎華取漢陽興國武昌沔陽九江元之守將皆望風遁拓地千里於羣雄爲最盛也江州總管李黼獨以鄉兵邀之歸路破其陸師植冠鐵於水中舟師遇之復困焉二月天完竟拔江州黼戰死無援也

定遠郭子興起兵與孫德崖拔濠城而據之稱元帥元將徹里名復濠城憚不敢進絳巾其掠以邀賞民並怨胡

兵之爲賊，更相率而保城。　三月，天完取江西地，及於徽州。　元舟師守江，則國珍寇海，泰不華招降而舟爲沙陷，乃以戰死。　隴西地震。　○○太祖在皇覺寺念曰：出爲元乎，慮終以廢生不出，紅巾入鄉，亦傷命矣。決禱於其仰蓋，而兩不獲攻，曰：神其命予，倡義乎。閏月，朔入濠城門者執之，欲加害焉，既釋，爲郭元帥親兵，與密謀。○○孝慈皇后歸焉。○○后馬氏，早孤，郭女之。○○太祖乃以館甥，掌征伐，雖一旅一城，而帝王氣象遠矣。　夏四月，朔，日食。　也先軍駐沙河而潰，召還爲御史大夫，西臺劾其喪師辱國，而脫脫庇之，衆爾直班，以脫脫不免於比昵羣小也。抗

焉，而出之。　五月，元置濠國公子完普和尚，及親屬，於沙州，以起兵者，或稱宋也。　六月，大名路旱蝗。　秋七月，天完將項普略自昱嶺關，襲取杭州，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將攻濠之兵還救，而聞城破，摶霄料天完師，必縱欲於子女玉帛，不暇設備，謂教化可急下也，進軍，摶霄麾壯士突前，復杭城，及於徽州，天完當中國望主之時，以縱欲爲敝料，地雖大，○○聖主前驅耳，無生民之思者，無以保天下之心也。　八月，方國珍攻台州，元兵擊却之。　脫脫自乞帥師，九月，擊破徐州，走李芝麻，屠其城，其黨趙均用，彭早任，率餘黨奔濠，順帝使加太師。　九月，天完將圍安慶，

冬十月，霍山崩。　脫脫命賈魯圍濠，以徐壬帥，○○太祖時出擊敗其兵。　郭元帥仁柔，初僅二千人，授之兵，柄既，乃爲制矣。

二十一年，春正月，賈魯死，彭趙則皆稱王，執郭囚諸其家。○○太祖歸自軍，而赴之，元帥因釋，乃收兵鄉里，得數百人，入城，始授鎮撫。　脫脫歸相，計及臨海運者，爲京師謀自給，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水田可種，募播旣焉，曰歲收百餘萬石，無恃海運矣。功雖未成，其言是也，畝燕地，而佐以齊趙，萬世足國之常經也。　夏五月，張士誠以白駒場鹽徒起兵，舉泰州，遂

據高郵，稱周王，所至，元守將皆遁。　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二弟皆有州授，猶不受，擁船據海，不輸絕運。　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擊破天完軍於新水，獲其官屬四百。　天下於是時也，迸裂而元君臣莫之恤也，偷朝夕，而縱慾，於是右丞哈麻進西番僧勸行房中運氣秘密方，男女之事，君臣不復有所顧忌也，故名其室曰事事無礙，宮闈播醜，哈麻則以市權。　大同疫，人半死。　大都無雲而雷。　○○太祖以安天下之志爲豪傑歸，其在濠也，若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郭英，胡大

滁張龍陳椿謝成李新張茂張銓周德興郭興皆開國功臣也期年而收之一邑豈非天開一代之運厚鍾於斯地以俟聖人之用耶　早任死均用專益甚

二十二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二月元和糴於浙西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天完大飢疫　○○太祖率諸將南略定遠計取驢牌軍三千招降秦把頭七百所命花雲破降繆大亨軍二萬軍聲振矣略地至妙山馮國用及弟國勝以衆歸附○○太祖即問定天下之計曰金陵帝王都也宅焉以命將雄可掃除矣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則定天下之本也○○太祖悅國用得其心居之帷幄李善長來謁使掌書記畫運餽而謂之曰吾觀書雄中持案牘謀議者多毀將士使弗得效其能以敗主事相繼而亡汝鑒茲務協諸將以成功也善長乃克用命

吳復丁德興率衆歸附德興從攻洪山寨六月擒其帥降衆數千　張士誠攻敗楊州達識兵取盱眙泗州　秋七月○○太祖使花雲爲前鋒取滁州駐師焉迎郭元帥奉之爲滁陽王　趙德勝謁爲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與○○孝慈撫育之○○太祖時養滁英爲子厥後多有養子克城以牛旣有天下皆使復姓　九月脫脫擊敗張士誠於高郵遂圍六合求救滁陽王有念○○太祖曰六合不救必破次及滁矣以小憾而棄大事乎與耿再成往守瓦梁壘元攻不能下方疑○○太祖怒而致之列陳使婦女大罵而還滁設伏澗側元兵追則再成誘之入伏城中鼓譟而出以大敗之故滁城得完者先奪其氣也　滁陽王二子甚功置酒而邀宴○○太祖故知其謀與偕往中道覺之以天而還　哈麻脫脫爭而成隙冬十二月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代以泰不花及月濶察兒脫脫事君無失節當多事不退怯而力任其艱難將亡之元猶藉以持者也且視師有功無敗而輕去之以快讒人之心亡國之主其所趣不可以人情喻也　大都大

飢疫或父子相食順帝於是時別有聰明龍舟節動宮漏時物其巧前世未有也獨治亂之在天下也不關心而閣二十三年春正月天完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元遣兵擊敗之於漢川　滁師以乏糧謀所向○○太祖曰和陽可圖也然城小而堅惟可計取嘗於兵中得廬州義兵號文此可以出奇矣使或宣言廬州兵且送元使入犒和陽而徐命張天祐及湯和將青衣三千佩廬州文符道犒使爲前行薄城舉烽耿再成將絳衣繼之此○○睿算坐得全勝者也湯和至陽關遇父老牛酒相迎而誤師期再成望和遲不見烽謂青衣兵已入城矣則驟師元將閉門縱而出

戰再成傷而師潰元兵逐北至千秋壩天祐之師適及轉敗追師湯和則奪橋先登取和州以前軍爲後應惟將能故雖倒用之而不失奇也潰軍還者不知後勝天祐久而不還則以爲敗浸矣元使招降適至王恐○○太祖令并兵南門叱使者膝行前謁或欲斬使○○太祖曰示怯矣張辭遣之元之使也實覘還以滁陽不畏爲有備也遣○○太祖自帥師至和然後知城拔即入撫閱諸將或未習王師側而謂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命還所俘室家既完民乃大悅王即命總和陽之師元兵來攻○○太祖再擊却之乃渡江 元遣屯河南以保河其於江淮已無守志此殆天所以佑○○太祖安取江南而無分慮於北顧與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於亳亦曰小明王足時滁陽王卒宋使加○○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太丈夫寧能制於人然年稱龍鳳者志既在滅胡又不欲速帝則以宋紀者正也於小明王則何籍哉 三月天完兵破襄陽 薊州雨血 元竄脫脫於雲南哈麻爲丞相其弟雪雪御史大夫柄盡歸之於是朝無人國無政委天下以爭戰君臣勸事惟聚樂也 鄧愈率衆來歸常遇春明將之無敵者也先爲劉聚所得棄之去以聚剽掠也將歸和陽道困○○太祖騎過神啓之夢以其徒歸 夏五月

元以失八都魯代總泰不華兵 天完將倪文俊破中興路殺元將 ○○太祖定取金陵係天下之望患無舟師則巢湖水帥廖永安來降船千艘○○太祖喜曰天意也六月朔遂渡江兵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陳磯常遇春奮戈先登拔之守臣遁風徑取太平路改爲府○○太祖爲安生民而用師也預爲戒輯軍士榜采石太平下即懸之一卒有犯斬以徇故耆儒李習陶安率父老出迎心服其爲王者之師也及見而歎生民乃今有主○○太祖乃與論取天下之計 時元將陳也先蠻子海牙連兵窺伺○○太祖用吳昇計籍鄉兵領以稅戶蓄積悉遷之城也先寇城則鄧愈徐達之奇兵自其後擒斬之 秋八月分命諸將徇下溧水溧陽何容蕪湖 冬十一月元答失八都魯擊破宋軍十二月圍亳宋主奔安豐 元殺脫脫 荊州大水

二十四年春正月哈麻以謀廢立伏誅 薊州地震 二月張士誠入據平江遂有松江湖常蓋跨江而立國矣也先子兆先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結寨采石爲之犄角○○太祖以元兵閱南北交且和陽實眷屬在焉常遇春復爲二陣攻采石正兵合而奇擣之走海牙衰其扼江之勢 三月○○太祖進取金陵擒兆先降其衆即用爲

元帥選置其士麾下與馮國用寢其中以安之攻金陵國用先登○○太祖入諭官吏父老曰元失政以塗炭吾民我爲除害而來各守職業勿疑也肯從吾立功乎將禮而用之舊政之不便以告也民相慶悅改爲應天府自和陽用兵旗幟尚赤矣蓋火德也 康茂才奔鎮江追至而降曰天命有歸矣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也 徐達爲元帥總諸將東下○○太祖戒之曰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僇當體吾心也至鎮江守臣遁克城其民晏然不知有兵方國珍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 兩日相盜 夏六月○○太祖命鄧愈取廣德 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爲吳國

公仍龍鳳紀年行丞相總江南中書省事李善長爲參議徐達湯和同簽書樞密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帥府 以金紵聘秦從龍於鎮江○○太祖自龍江迎之以入筆書漆簡多有密問 王弼率衆來歸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士官楊完者以苗兵復之 八月彗見張十旬而後滅 九月徐達圍常州擒張士德○○太祖喜曰張氏喪其謀主矣冬十月犖雲龍王弼復敗張士信於舊館驍將爲擒士誠氣沮請歲輸粮二十萬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金而和○○太祖曰開彘召兵留我使臣爾罪也歸之班師矣 星隕大名化爲石狗頭新斷 十一月士誠誘新附兵圍徐達於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以援兵夾敗之則復圍常 淮安城破而元咽絕

二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分掠同華陝西皆洶洶時汝寧府察罕李思齊以鄉兵受元命保府屯洗丘御史李思誠移書察罕曰陝西河南同安危也連兵援之而宋師潰 三月克常州 耿炳文帥師取長興 宋將毛貴攻破膠萊益都般陽欲趨濟南董摶霄以山東宣慰擊之中書省言謀保燕趙以衛京師 夏四月攻寧國○○太祖往督師而守臣降 五月張鑑克泰興 六月趙繼祖吳良取江陰陳建曰○○太

祖之制張士誠者取長興即以付耿炳文其步騎不敢出廣德寬宣歙取江陰即以付吳良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故得西征而無東虞 龍鬬樂清江人死者萬餘 秋七月大都晝霧昏冥旬有五日 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元帥汪同率所部降 八月宋攻汴梁分略山東西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焉 我師取揚州 張士誠爲我兵敗於馬馱沙攻嘉興則又敗於楊完者乃請降元授太尉然城池甲兵錢糧自擬也 田豐以宋兵攻東昌常遇春廖永安自銅陵取池州斬天完守將其平章陳友諒以戰艦爭焉遇春復大敗之友諒以沔陽漁家子爲縣

史天完兵起，寨而從倪文俊起，簿書掾，尋以元師領兵，尤月文俊誅，試不克，奔黃友諒，誅之，并其軍，自池州爭利，而我兵乃西挂。冬十月，宋將白不信、李喜喜破秦隴，入據鞏昌，察罕誘之，圍鳳翔，馳而敗之，皆遁入蜀。胡大海略地婺源，楊完者爭徽州，鄧愈大開四門，以待之，苗兵不敢入。婺源兵還，合擊，十一月，大破之，遁還。汾州桃李花。

陷州明玉珍，初以鄉兵結寨青山，既降天完，隨文俊入蜀，爲之守。十二月，遂據成都。河南大飢。荅失八都魯不能禦宋之取河南諸路，而退師，福通因元人之有疑者，詐爲書，若將通好者，而遣諸，乃以憂死，而子守羅代領。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廖永安、師師討張士誠其將欒瑞，以海舟拒戰，爲獲。淮南左承余闕爲元守安慶者七年，倚小孤爲藩蔽，使胡伯顏戍焉，天完所以不能越而東也，陳友諒以爭池州，交兵於我，因其不虞也，破孤山，以薄安慶，闕以鬬死，城破，猶多義而殉之者。李文忠以兵爲池州，接應，遂進，南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二月，敗元兵於萬年，東趨昌化，破苗獠兵，恐士志惰於多獲，悉命去之，而勉之功名。三月，會胡鄧之兵，取嚴州，命之守禦。張士誠水陸遣攻文忠，敗其陸兵，示馘水軍，而走之。宋毛貴破濟南，乃立賓興院於萊州，廣置屯田，殺河南

和尚，董摶霄，田豐亦破濟寧，走元將，宋地於是時中南北而東西要絕，獨與元爭北方之利，而江南得其餘。毛貴由河間破衛州，略柳林，斬樞密達國珍，元之議遷都者紛然矣。丞相太平徵兵入衛，樞密哈剌不花將之，以敗貴兵於柳林，貴還濟南。夏四月，陳友諒攻龍興，遣趙普勝攻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張士誠寇常州，吳良、湯和戰却之。五月，楊完者、達識兵復至徽州，烏聊山而却。劉福通破汴梁，遷宋主居之。太不花、不平、太平以漢人相也，爲湖廣招討，假養銳而不出兵，故汴以無援而爲宋督之進兵，即命太平督餉，然後覺其有異，而誅之，屬其衆悟，良哈台。山東地裂。六月朔，日食。宋關先生破遼州，遂大掠塞外郡。李文忠取浦江。趙德勝敗友諒於石埭。張士誠寇常熟，廖永安敗諸福山港。秋七月，又襲其戰艦於浪山。楊完者以勝士誠見驕，達識忮，九月，顧即士誠圖之，完者既殺其部將員成，將英劉震，歸於我，達識亦無以殺士誠矣，故杭紹嘉相繼爲其所有。冬十月，徐達邵榮攻宜興，不下。○太祖使至，達使丁德興擾太湖口，而宜興援者，餉道絕也，廖永安乘勝，自太湖深入，而死。○太祖諭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所定府縣，其立民兵萬戶府，簡伍民之武勇，使領焉，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

斯出戰事平還爲民而陞擢其有功者如此民不苦坐食而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勝而守固矣此寓兵於農之意爲莫良也　十一月胡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下　○○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而躬往徑徹州朱升自汪同爲元帥時建置南山書院賓禮講學尤長於易數○○太祖聞而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皆得○○太祖意中事其緩王尤所以取天下而不爲人疑者也故○○太祖悅之預滌幄密議　十二月朔日食　至蘭溪王宗顯爲偵還曰守將不和可克也師進至城下則其守縋而納師矣改婺州爲寧越宗顯爲之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

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天下以喪亂廢學故○○太祖得郡則急其事○國初人才之盛有由也　○○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以武安民必仁師入無犯此吾所以克定建康也今寧越伊始能敕定則聞風者歸附矣且兵之烈也甚於火民之所避也吾每聞諸將下城必聞不妄殺人乃喜夫爲將而不嗜殺人又何功之難成與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自是絕譬暑之役　大飢疫兩河山東流亡而爲道饉　太白經天

二十七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於金華曰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則以爲太平知府　命耿再成屯黃龍山險而當敵衝寇至輒擒胡大海李文忠兵取諸暨　鄧愈略浙西大破士誠兵於閑林寨　侵嚴州李文忠大敗之　二月寇江陰則復大敗○○太祖召吳良入見曰車馬珠玉未足酬也命美之以詩文　三月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附且質子關○○太祖曰明信何用質厚關而遣之　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續繼祖則復而殺之　李文忠拒敗張士誠兵於胥口　徐達復池州　馮國用卒　六月陳友諒取信州○○太祖還建康　秋七月朱文遜克無爲州　八月察

罕克汴梁宋主復走安豐　徐達擊敗趙晉勝軍克潛山九月常遇春胡大海取衢州　冬十月士誠侵常州吳良敗之　俞廷玉攻安慶不克死　分司農司脫脫竄而不效海運絕大都苦飢而計無所出矣御酒龍衣以南市得十一萬石於方國珍十一月即授之江浙行省平章黃龍洗據處州守將分拒險而無鬬志龍泉帥胡深間道來降謂兵弱易取也故胡大海耿再成進師而處州城拔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則皆以書幣徵　初元奇后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謀內禪是時天下四分五裂必趨於亡順帝不以易其荒淫太子其有宗社存亡之思

乎。抑欲乘亂悖父而速富貴以爲篡也。觀其示意太平。不答憾懷焉。殺其所任用。而盡逐父之所親。則其爲人也。益暴戾矣。　陳友諒徙天完主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

二十八年。春正月。元福建參政袁天祿。以福寧來歸。　三月彗見東方。　捌思監爲右丞相。比宦者朴不花爲奸利。因順帝之厭政。四方之警報。爲壅將臣功罪。不以聞也。處州之徵。皆至。創禮賢館處焉。從容經史。尤各之以時事。基少有安天下之志。既舉進士。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異之。授以天文術數。累官江浙提舉。棄之歸。深觀於天命矣。觴西湖。觀異雲西北起。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

有王者起。則我輔之。衆驚其狂言。西蜀趙天澤曰。諸葛孔明流也。國珍首亂。起行省都事。議誅絕。不從。覊管紹興。共後元起之。則不復出。或勸之下括蒼。併金華明越。畫江而王。基曰。嘗尤方國珍張士誠。而效之乎。且天命有歸。未幾。以濂爲儒學提舉。諸子多從受經。而基爲帷幄臣。　夏五月朔。日食。　徐常兵攻拔趙脅勝水寨。陳友諒盛兵。將攻池州。達伏兵敗於九華。閏月。太平陷。許瑗花雲死之。　友諒既得太平。即弒天完主壽輝者。時挾之在行也。稱漢皇帝。改元大義。姦謀遂而僥倖生。妄以天下可力兼也。聲言東下。遣約士誠。建康震動。失計者至言降。言斧鉞山。當是時。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俟隙而擊之。王業在此舉矣。謀既定。有請復太平以制寇者。○○太祖曰。太平吾所新築。濠塹深固。猝破者。巨艦乘大水。今憑固城。據上流。舟師十倍於我。其庸可與乎。或又言親征。○○太祖獨召康茂才入。謂之曰。以爾舊於友諒也。能爲書來之乎。茂才曰。有老閽。其所信可。既出。善長未達。○○太祖曰。合則難支。故及其未交也。且西敗東喪。膽矣。　老閽至漢。友諒觀書。喜茂才叛而爲之內應也。問康公何在。守江東橋。歸之。使報茂才。呼老康。即吾至。斯應也。漢兵遂出。○○太祖得報

曰。虜入吾穀中矣。使易江東橋。築新河虎口。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徐達伏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太祖總大軍於盧龍山。載黃赤幟。令曰。寇至舉赤幟。黃舉。伏兵斯起。友諒兵至大勝港。不得進。退入於江。舟衝江東橋。驚異所聞。連呼老康。無應者。乃登岸立柵。赤幟既舉。友諒兵合。衆伏視黃幟而起。則大潰。盡棄其巨艦名舟。以小舸走。追至采石。再戰敗漢兵。遂復太平。德勝戰死。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　秋七月。故天完將于光。余椿。擊走漢饒州守將。來降。鄧愈命鎮屢殲漢兵之爭者。　察罕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而重屯大梁練士積餉於元有恢復之思者也○○太祖遣王時附國珍海舟以覘　漢將因敗來降者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皆以其部志雄趙普勝部將也普勝時死疑故志雄降則效策取安慶○○太祖命趙伯仲守漢師至而走命加誅常遇春曰舊勳也○○太祖曰非法無以警後人殺之而擢其弟庸　察罕功多復地李羅以移鎮擬大同欲兼晉冀察罕不與秋九月二人以戰天下方並起逐元而元臣又內爭以自敝速亡無精此者順帝無能是非而使解和察罕遣子擧擴貢糧太子因之定約　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舉兵向上都使言於順帝曰祖

宗天下傳至汝而喪其大半我太宗之孫也盍歸璽焉華以兵敗死　李文忠遣敗張士誠兵於三溪

二十九年春正月劉基見中書省設小明王座不拜而曰牧豎耳奉之何爲入見而陳天命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攻高郵　三月薛顯以泗州來降　改樞密爲大都督朱文正始爲之　夏四月朔日食　胡大海以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六月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胡德濟大海子也援之而大擊明道爲覆及於王漢二○○太祖釋二人而官之友諒虛實傾矣取江西實鄉導　秋八月○○太祖令諸將曰陳友諒弒君僭號犯我不已今

蠻其罪誅之其厲士以從徐達曰我直彼曲必克也劉基贊之遂率舟師迴流旦過安慶攻之及暮破其軍而未拔也基曰急傾其巢安慶焉往乘風直上過小孤丁普郎降徑抵江州翼擊友諒若自天飛而下矣倉卒大敗挈妻子急走武昌不暇爲江西慮矣江西嶺環而中瀕以東於湖口大海以浙師取信饒所謂決左脇而入腹心者方遣招諭列郡則○○太祖克江州乘勝拔蘄黃湖口之道不通江西宜爲我有矣是時師旋者下安慶　察罕克山東降田豐王士誠　傅友德初從李喜起兵山東西歸明王珍東走陳友諒來降卒爲我名將　漢丞相胡廷瑞守南昌

降辭有疑○○太祖賜書往諭曰丈夫一笑契合意以各立功名垂後裔也故有益兵隆爵厚賞者一體矣何彼此之分乎龍江之役若志雄輩戰敗而降猶復績著賞膺況不勞我一卒以全城來歸者耶決幾當早毋疑　九月明玉珍取東川　冬十月鄧愈駐兵撫州鄧克明爲偽通款者愈則捲甲趨之入城遁矣　十一月河七日清自平睦至於孟津五百里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以十萬攻長興及我大兵之在江州也遂圍之蓋援師皆潰矣月餘常遇春師至而伯昇遁惟炳文爲能守也

三十年春正月○○太祖至南昌江西降郡皆來謁乃以

鄧愈爲之行省參政鎮焉。遣徐達攻武昌。而還。二月。金
率苗帥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難。急赴。戚走。則撫
定之。處州耿再成。亦死苗帥。文忠復遣圍衢城。且衢守將
夏毅懼而諭之。會劉基還青田。迎谷焉。以免於難。要之浙
東之恃以安者。文忠之赴機決。故寇亂叢萃。而能不失於
應也。彗見。未幾匹練虛危之間。謂長星。士誠陷苗亂。
遣呂珍以大兵攻諸全。謝再興使如撮告急。兵能赴救者。
惟信州胡得濟。文忠虛榜。若名將並剋日者。則得濟再興。
以夜震鼓而擊遁之。夏四月。復處州。城皆伏誅。降將
祝宗泰。殺知府葉琪。以南昌叛。徐達還師復之。○太祖

謂南昌關得失重也。五月。鎮之以朱文正。明玉珍破雲
南。稱隴蜀王。六月。彗出紫微。察罕攻益都。田豐王士
誠從。賊其無疑也。共殺之。爲宋守。元代以擴廓。冬十一月。
援益都。斬豐士誠。十二月。曹良臣韓政降。皆衆推以保
柵者。
三十一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夏帝。改元天統。擴廓引兵
還河南。使來通好。汪河報聘。爲止。二月。士誠乘宋敝。於
元兵遣呂珍入安豐。殺福通。據其城。○太祖率師討之。
至則珍大敗。走廬州。○太祖敗左君弼援師。而還。命徐
達圍之。元將竹昌忻。都則復入安豐。三月。彗見東方。
謝再興。叛降張士誠。爲之寇東陽。李文忠趨敗諸義烏。與
處州守將陳深謀曰。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於五指巖
更立新城。○太祖聞叛而圖守計。聞城而喜。以命胡德
濟。未幾李伯昇以二十萬來攻。城堅不可拔而去。是時。
江南並立者三。而我爲雄矣。欲一天下。必先兼之。奠基焉。
衆曰蘇杭地肥饒。以阜財也。劉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
據上流而有僭名。不可後也。夏四月。友諒悉其國中兵。
號六十萬。以爭南昌。乘江漲。直抵城下。並列雲梯。分兵攻
撫。陷臨江吉安。六月。元陝西行省。召孛羅兵。擴廓遣攻
降之。趙德勝巡城死伏弩。南昌圍久。救不至。約降緩攻

而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太祖見而問漢師。對曰。其兵
雖盛。然多戰死。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久糧乏。援兵至。
必破矣。即使歸報。曰一月之間。且躬至也。還爲漢獲。使反
其言。致命城下而死。守者恃之不懈。秋七月。張士誠自
稱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之海運。於是爲絕。○
○太祖命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南援。進次湖口。友諒釋
南昌而從師。○○太祖分軍十二屯。命諸將敗其前鋒。○
○太祖舟膠於淺。張定邊前犯。常遇春射之。傷而退。俞通
海驟舟來援。以漁水。膠舟爲浮。明日。友諒連巨舟爲陳。師
怯仰攻。郭興侍側曰。非火。不勝也。則命具。晡時。東北風起

而送焚。漢兵將死火者數萬。友諒喪其二弟。而鏖戰未已。明日。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搏戰。久之。不出。以爲已沒也。有項。飄飄行繞如游龍。我師望之。增氣百倍。復大敗之。蓋三戰三捷矣。而友諒不退。豈獨恃其衆哉。亦以江西割漢之半。勢與我不能兩立也。明日。復戰。御舟被圍。指揮韓成曰。事危矣。請以臣退師。袞冕而投於水。太祖既脫。遂大敗漢師。欲保鞋山。我師邀之。相持左蠡者。復三日。○○太祖遣友諒書。方今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反其道。以與我爲仇。欲無困敗。得乎。幸而得返。亦宜卻帝號。以待眞主。若猶不倚德。而作欺人之冠乎。悔之晚矣。俞通海議曰。我師累捷。而友諒不克擒者。湖有淺。闌舟旋也。莫若入江而據其上流。八月。我師次南湖嘴。列柵江南北岸。友諒突出。或射之。貫睛及顱而死。其平章陳榮悉軍以降。張定邊夜小舟載其子理。入武昌。猶立之爲帝。九月。還師告廟。則復親征。冬十月。至武昌。命常遇春督諸將守之。而還。　山東赤氣千里。　十一月。擲思監以太子有惡。於太平也。成其罪而殺之。庇佞而醜正。亡國時之君臣父子。惟其心先亡也。

甲辰年。春正月。朔。○○太祖始建國號曰吳。而未紀元。順帝三十二年也。李善長。徐達。右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平

章政事。汪廣洋右司郎中。張昶左司都事。○○太祖乃諭百司曰。卿等爲生民戴予矣。建國之初。在正紀綱。則禮法是也。元氏亡之。主昏臣專。威福下移。而人思亂者。其紀綱不立也。苟禮法以爲紀綱。人志斯定矣。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其始。而怠於終。　二月。○○太祖如武昌督師。高冠山西顧可以闚。○○太祖欲奪之。傅友德請先登。矢出腦後。卒事而還。　○○太祖晝坐帳中。郭英侍。漢盜橫槊而入。○○太祖呼殺賊。英斃之。援至。必敗。城中必擒。使降將羅復仁入諭之。理及定邊降。城中飢困。命饋之粟。立湖廣行省。以楊璟爲參政。而還。理至。封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鏤金床進。命毀之。侍臣曰。未貴而驕。未富而侈。此陳氏之所以亡也。○○太祖曰。既貴豈可驕。既富豈可侈乎。　方陳理之逃也。或言大軍蹙之。可全獲。軍中皆謂奇謀。○○太祖不應也。用勞於再駕。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言及之。○○太祖乃明言曰。窮寇勿追。言忿鬬而多傷也。故從人言而蹙之。我則逸而彼之。民多死。我還。緩之以偏師。雖有再駕之勞。師徒不傷。而獲全城。因諭諸將曰。勿輕儒也。爾之奇。夫及焉。聽其議論。臨事可以決機。　三月。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爲衛。　陳氏滅。定天下有成局矣。劉基爲太史令。語多屏人。故其謀略。非世所得聞也。　徐常

攻拔廬州。左君弼走安豐。元太子以匪搠思監、朴不花多成大獄。孛羅爲或所善辨。則以爲同謀也。削之官爵。而使擴廓討其違命。夏四月。孛羅以兵入大都。殺搠思監、太子出奔。建忠臣祀於康郎山。自韓成、丁普郎。三十餘人。皆死難者。成追封高陽郡侯。錄其子觀。散騎常侍。五月。元太子還宮。復以與孛羅攻而出奔。孛羅乃爲右丞相。秋八月朔。日食。常遇春圍熊天瑞於贛州。諸將分取漢郡之未下者。九月。追封胡大海、趙德勝、張德勝、耿再成。命廷玉、桑世傑、花雲、張子明。皆功大而遇難者。冬十月。設起居注。以宋濂及魏觀爲之。張士信、冠長興、耿炳文

賫聚敗之。士誠僨而益圍兵。湯和至自常州。而敗走。遣汪廣洋、參遇春軍事於贛州。使諭曰。城破之日。保全生民。其爲國家計也。夫向者。鄱陽之生隆。皆吾兵也。即其逃者。亦吾民也。苟得郡。無民何益乎。十二月。傅友德取衡州。三十三年。春正月。贛州降。從天瑞下者。南安、南雄、韶州。○太祖褒遇春。曰。予聞仁者無敵。非仁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徐達所遣千戶胡海。取寶慶、靖州。諸長官柯皆來降。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士誠將李伯昇。以二十萬圍諸全。文忠赴援。及於龍灣。胡德濟使謂曰。衆寡不敵。盍降。諸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在謀也。避之勢益熾。大軍至。且難攻矣。懸設重賞餌。躬先士以馳之。德濟出自城。而交蹂斬首數萬。伯昇大潰。舉其所委。數月不盡。士誠都平江。而金陵江守。互連江陰。是以雖有淮土。泰州歇。而國分爲二也。○太祖欲先截取其北。親閱軍士分隊。如實戰者。勝敵之賞。人銀十兩。傷而不退者。及爲其致勇也。諭之曰。方馬不素習。以攻戰。鮮不敗者。欲之以爵賞富貴。曰。惟有功者得之。○太祖之兵無敵者。其操如戰。而士不苟。故其戰也如操。而士無畏後進意之。以爲士。而兵不精者。未之有也。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也。三

月。元太子戰孛羅而大敗之。時擴有福建者。元平章傅友定。盡有江西浙東。南隣之矣。夏四月。命胡琛帥師。討其侵擾。五月。大都雨雹。而祀之曰龍須。胡琛克蒲城。崇安、建陽。進擊錦江。被執而死。取襄陽。安陸。傅友德生擒其將任亮。常遇春曰。壯毅可用也。授之指揮。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秋七月。孛羅伏誅。九月。擴廓送太子還大都。冬十月。徐常攻泰州。閏月。擴廓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徐達進攻高郵。○太祖恐以深入阻節制。代以馮勝。而還達泰州。

三十四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出馬馱沙。以侵鎮江。○○

太祖出禦過江陰，歎吳良備禦有方，以爲昔之吳起也。○太祖嚴酒禁，以糜穀乃曰，不塞源流，不可遏已，下令禁種秫。河北徙。元諸將各欲自雄，亦皆有江南之心矣。故不平擴廓之總其兵也，擴廓擊張良弼，以不應調，則自李忠齊以下，皆拒戰我。○太祖所謂其紀綱不立者也。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高郵克，夏四月，徐達攻淮安，守將梅思祖以所部四州降。濠州，時亦爲士誠將李興所據。○太祖招之，不報，曰，是吾家也。命韓政攻而取之，駕省墳墓，宴父老。韓政乃會徐達軍，取安豐，竹昌左軍，弼走大梁。五月，我○○太祖求遺書，謂侍臣曰，如

孔子師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其治國良規也。六月，元守將陸聚以徐宿來歸。夏人來聘，參知政事蔡哲報，則圖其險爲歸獻。秋七月，朔日食。平章廖永安卒於姑蘇。八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五萬，以東征，集諸將佐，諭之曰，戒飭士卒毋肆略，毋妄殺，毋發丘，毋毀廬，士誠母墓于姑蘇城外，慎勿侵也。夫克敵者，成功爲效，樹德者，廣恩爲務，師遂出。九月，戰於太湖，取德清，水陸鏖戰，達於湖州，遂環而攻之。張士信悉兵爲援，屯於舊館，爲出我背，遇春以奇兵營東阡，則復出敵背，絕其歸路矣。士誠復遣赤龍船親軍來援，而爲焚於是舊館夾於我軍，而不能支

樂以降。若五太子，呂珍，朱暹，皆士誠之勇者也，狙於城下而李伯昇，張天麟，以湖州降，時率雲龍，克嘉興，李東北李文忠嚴州之師，則東下桐廬，富陽，餘杭，杭州懼，守將潘原明以城降，賊胡大海者，咸在焉，於是致誅，復克紹興，士誠未亡之地，蘇松二郡，而浸削矣。冬十一月，則諸將會而逼姑蘇，再勝，遂圍其城。命通海分兵取太倉，諸縣及松江，相次從風，士誠守者，乃孤城。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然後有吳元年之議。命立宗廟社稷，宮室，圖其劃其雕斲之麗，而謂省臣曰，昔堯茅茨土階，采椽極陋矣，而爲盛德，百後世惟競侈爲宮室，苑囿輿馬珠玉，而以階亂。

故節儉是寶，完具可也，何必凋瘵，以殫天下之力，殿成璧，書古人行事，以爲鑒戒，厲開，則大學演義曰，朝夕觀覽，豈不愈乎丹青，或獻瑞州文石，宜甃。○太祖曰，宮室之爲勞，多矣，況遠取文石，以厲民乎。宗廟既成，協律郎冷謙定雅樂。

丁未○○太祖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書擴廓，若在河華不還，是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後日之戰禍，審思無悔。戴德取沅州。二月，擴廓使李貳寇徐州，時傅友德守，迎敗諸呂梁，遂爲城外之覆，貳攻城，而擒矣。○○太祖謂省臣曰，予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

蓋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觸熱思涼冒暑思燠況吾渡江開創之地其民尤先於供億乎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一年。徐達在平江事必遣請。○○太祖賜手書曰將軍自昔相從忠勤出乎天性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命通海卒其病革也。○○太祖問疾。夏四月祭○○仁祖之忌退御便殿而淚不止。五月置翰林院陶安朱升爲學士。六月朔日食。○○太祖爲旱減膳既雨請復。○○太祖曰焦損必多矣令免今年田租。李善長率百官勸進。○○太祖曰常笑陳友諒初得一

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滅亡遺譏於後豈得更蹈之。張士誠突圍出戰王弼大敗之馬驚墮水以救免。秋八月丁德與卒於軍。元大子之自擴廓歸也欲挾其重反順帝而自立不從則成怨擴廓異志亦生矣搆兵張良弼而不已順帝乃詔太子總天下兵馬擴廓分軍自潼關以東李自齊鳳翔以西禿魯爲陝西行臺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進取襄樊此西屬也王信固守山東地分而人有貳心大伐及之其勢固莫相爲用者也。無錫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將楊茂常自水中通信也徐達得諸邏者則厚託焉往來皆爲我輸矣。九月知城中之已困也攻而破之執士誠歸之建康而縊。遂師取無錫執天祐取通州士誠之地斯盡。進功臣爵。參知政事張昶請及時爲嫚樂劉基以爲亂政罪發伏誅。國珍之初約降也納地來朝以杭城下既期年矣而不至命湯和吳禎討其罪諭以徐達之下姑蘇能安輯其民人而無縱殺僇也則遣入海朱亮祖以討師下溫州。冬十月元罷擴廓官分其兵於諸將北方於是更無能敵之將殆天假之爲○○聖朝開路與。始上左更元制也於是李善長爲左丞相。江南既定運應混一。○○太祖遣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五萬北伐先諭檄諭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

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憑臺報德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

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庶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其時同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諸軍。取八閩。曰閩定。則趨廣東。楊璟以荆襄師。取廣西。蓋聖武布。而一統之勢成矣。頒戊申曆。蓋示大一統之意焉。太史令劉基所定也。廖永忠會師海上。方國珍降。湯和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北伐之師。自山東河南盡潼關以東。渡河。進克大都。元主不敢敵天兵。夜啓建德以北竄。

大明洪武元年八月。至正之二十八也。既克元都。遇春追至於北河。獲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順帝在位。蓋三十六年。自世祖乙卯滅宋。據有中土者。十君。九十三年。中國○○聖人興。而後華夷復安其位。故大明之功德。直伏羲之開天。

史書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允明撰允明字汝服休寧人是書自三皇以訖元代摭採史文節縮成編前有張溥吳應箕二序蓋亦依附復社者故書止十卷而卷首列參閱姓氏至二百八十三人其聲氣標榜可以槩見應箕序至謂其撰言簡奥近尚書是何言歟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一）

〔明〕張墉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叙廿一史識餘

葢自稗官猥雜野棄荒唐浸淫人心矯攘正史之席蠹移風好颺簸非聖之書耗金匱於鼠肝果石室於蠹腹誠爲梗之厲階而不煙之嬴火也夫敬仲鷹揚舊都而通方蜚譽國僑鴻流清洧而博物有聞其馳騖霸王之規皆揣摩天人

洪敘一

之力矧左右言事之紀載
悉治亂失得之龜鑑乎原
夫簡牒過繁遂致劉覽莫
竟沙沉珠玉者秘置石倉
匠小梗枏者招歸文苑抽

洪敘二

簞掣扇漸啟爭攘折角解
頤徒滋姍戲罔裨身心之
益奚資勲華之業耆古者
繇斯長慮有心者所爲蹈
歎也石宗張子襟情磊昇

人門高華績學三冬非自
矜之曼倩賦才一石不求
試之陳思行則雪白蘭薰
識則淵渟鏡靜倚疎篁而
結屋鷹似清恬種垂柳以

洪敘三

映門緒方風致若臨池上
内史失其鵞籠倘入夢中
揚子慚乎鳳吐矣迺十年
勿字四壁空存靈珠誤瓦
礫同拋大路耻蹇驢共逐

上嘉屠釣奮功名於盛時俯笑牧芻溷豕羊於遲暮悲歌彈劍泣下數行感憤著書氣凌千古每遜作以居述抑研史如窮經其於

洪叙四

子長也悼蠶室之非辠屈白首以成父功其於仲堅也惜燕山之空銘倩紅顏以卒兄志凄風苦雨則危坐諷黨人之傳憾中郎何

不操觚朗月稀星則灑酒招奸瞞之竟嗤承祚焉能丙米晉亡若魏繇其始以狐媚得之隋促猶秦要其歸以殘賊至此尋島夷於

洪叙五

南服人鏤氷家翦錦矜楮葉之偏工攷索虜於朔方此色紫彼聲哇雜閏位於一統修唐書之太守流連歌酒故然燭以垂簾紀五

代之歐公慷慨彈譏竊獲
麟於載筆聲容盛而禦備
全疎致漠北海南莫救喪
亡之轍勞面慟而幽蘭齋
恨幸日臨月炤遂驅華夏

洪叙六

之魔慘淡經營閱歷年載
花發鶯啼之圃萍香鷗浴
之池鶴庭夜警之晨鴛瓦
朝寒之候謝歡賞以從好
叩寂寞而求音同志日與

叅稽聞人揖之辯訂退郎
髡友狼藉筆牀丹柿青蕉
紛飛書格雌黃竄點錯落
如星辰甲乙推敲翻變似
棊局寢食不輟故具油蠟

洪叙七

汗未盡褫乎書衣出入必
偕想齊月閩雲或尚留於
字畫也僕少未工文老而
習隱讀琅琊公之史料服
其精嚴檢柘湖子之語林

指其畢俚今披是集有當
予心則可四千卷逾三十
華而非靡簡而實該首列
倫序忠孝之教也次編兵
政經濟之畧也備錄文藝

洪叙八

黼黻之具也侈言懿媺磨
礲德器之石也兼收敗類
鍼砭情欲之劑也啟積塵
之故函耀傳世之重寶有
勸有戒可佩可餐獻之

鰲禁堪陳甲乙夜觀薦自
鶚章無媿博宏科選不啻
拊手非止服膺嗟乎信太
玄之善者後必流傳快玄
圃之篇者難爲益損今代

洪叙九

倘有君山稚川之侶定以
僕爲嚴尤稿生之譚已
崇禎壬午長至西湖盟社
弟洪吉臣拜手書

廿一史識餘序

耳目間有佳觀邑邑〻悅之其有佳書見之未必悅者矛盾有弗辯也向使婁朱引繩易牙攜鼎太師曠

一

灑震芸取邑間博大奇卓習見而不及見之書笙簧奠置藻繪其采芬芬鮮腴其味鞠爲一編有不韓傳暮論邑〻歡喜饜飫者乎

乎執是說以求未嘗數〻遇也張子石宗獨來年城乎從姬有儻明府獲交焉羅致琨閣者經月因窺盛庫之餘竊見斷輪之紗既

二

列古新詩良訊翩然其來不知爲之久灰猥以所所廿一史識餘屬爲糠粃儻於此道雖嘗稍〻習之肰慝於帖搭所謂少不拓人

奪於傳寫又復老之將至
今石宗出著位大手爲刪
纂之業有奇必吐非境不
會亦猶耳曠裏朱之於色
觀香味之故審裁斟酌一
色精新絕非類書家斑駁
猥雜之獘眞若兩齊寶母
遍見光明廣府僊廚了非
嘗設蓋同題左手一拈便
霸雄永當前不煩移具宋

二

臨川王義慶以來一代所
已然臨川以一代之風流
飾一代之嘯吐大要清眞
簡遠其爲分之易石宗以
蕭古之胸襟滙鑄古之精
耀一任掀翻掩映其爲力
之難儻於石宗實遜也爲
昔人所寃將璩瑁爲逆少
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篇
筆儻於石宗之謂耶顧儻

四

方碌碌塵務經心久之未
肴以復石宗一回邪風襲
人腕中有鬼遂不能住字
因嘆曰石宗是書海內延
佇已久亦將轟翔洛價家
璀戶祕詹小言也許之
又伺待乎因住數語歸之
蓋亦不必其互焉矣
崇禎甲申上巳日
豫軍爻弟宋獲昇題於

廣州之留石堂

宋氏
宜稼
堂
平城
太白

二十一史識餘序

余游屐頻至湖上所寄
棠南勝侶然山阿水濱閒
奇競博僅公車逢世業
耳獨林若撫以詩自豪

董一

襲蕭茂劉出子爸提偏師
特角於兩陲孤嶢問張子
石宗方弱冠語驚人氣
絕群也別逾十數年蕭
茂膺辟

命需次選人余得偷風驩日
与二三萍梗兄弟和謌
蘖市相樂也已而相歎不
得吾石宗參荊高酒筑
侶伊人宛在增我薰露

董二

思迺華茂言石宗擁史
遷以下二十一種書手自
刪削如李永和杜門郄
掃時羞槃不苦也今年
春石宗寄書勗余憤燔

羽之紛披感
聖明之宵旰悼農人之困悴
口畫手擘纖毫千言余荷
今上特恩拔自泥淖而無所
建明浮湛郎署深愧顒
意既得石宗所纂二十一史
識餘益謝不敏之余家少
儉緗力疲訓故未獲編摟
諸史然張衡摘班氏之舛
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其
宅藝襍開卷欲睡誰復能
抽裂帛簡殘竹酣記籍如
我石宗哉
天子興學崇儒道三經以上
者號名徵擢石宗少余二
十齡銳意制科有借之登
薦剡者固孫不就即其所
纂識餘三十卷貧不能梓
韞匵十年才得同社醵
金授副墨三復茲編規

摹世說而無隻語與臨川
複附聖以居宗依經以糊
則臨文攷證猶閱較便此
今古一種不朽奇書近代
著述家自陳晦伯胡元瑞

董五

以外鮮有方駕者吾閩尚精
史學無如黃孝翼今吏隱
湖上請以董生之言質之
癸未浴蘭日閩中社盟
弟董養河拜會甫題

董六

杜蘅都城壯荷花深
雲

古香書屋

序

夫文章博達之士舍經史安所肆力哉脫而青紫艷心丹鉛睫目士之自儉腹以涇鵠也其有專經無專史則讀史者千不得一經

多隙史多牘則治史者萬不得一心嘗讀史自謂治之而有傑萬物咀吐百家爲大匠斲而不傷手者則代不得一何也明此之謂鏡機使此之謂服古也雖不揣當而同

志者竊歎曰稗野所以蒐史而史因之以存論斷所以治史而史因之以比不知其言是否今迺得識餘一書讀之而犁肌有當矣石宗先生武林名家承文東公世學

而湛于經術之言吾鄙所推爲子雲仲舒也其爲人惠中秀外雍穆淑醇嘒嘒耆古之儔他無所好天復遲其遇以得肆力于周秦以下之文章或條濬經營

或悠肱獨酌或拍案狂呼或横
槊欲舞其狀皆于纂著中見之
故其于世一史也如揀金肱陶之
決之如治金肱性之扇之鑛氣
不使留寶藏不使雜數千代之

史臣將相方岳守令可進而同堂
也神羊元龜秦鏡肺石可列而
爲几也兵農神樂天官河渠書
可釀而齊味也遷固以下十數子
可使授簡而就義也有編纂之
軌爲割裂之勢汗牛充棟者
費油素而載之志略史通方斯
蔑矣蓋幼哉石宗之用心也或
謂陶子曰肱則誠異書乎陶子
默肱已而莊語之曰世所謂異書
者必優孟汲冢之文刻畫齋諧
之事耳若夫蘊釀風義深茂幽
微研慮悅以古今并會則誠異撰
也何也譬如稊駭磨搖池之上張
搖窮昆侖之源傳其草木飛潛

殊奇殊異固種種異狀非世所有
至於日月光華山川流峙其所位
置與世異了然無異而後知其
尤異也不敢以吾后宗之才之學
固何難高離奇震俊之書而必
彈力於史哉亦曰吾以是藥天下
之不讀史與讀史而勇於論斷
之之史蓋必不治者耳
昭代一史如憤鴻荒失而求諸野
其在是歟藏則壽之名山用則垂

之祕府諸同志者咸思以文章報
國其必折衷於張子也夫
楚湖南社盟弟陶汝鼐題於
黃雲紫水之間

序

張參軍少有思理周弘正憙其在席陳後主欣爲授麈予毋思友其人於千古比見虎林張石宗氏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石宗爲孝廉文東先生孫先生與吳郡黃五嶽於越陳海樵同社齊名著述流傳人琛尺璧惜其蘭摧未竟厥嫩而盡穀詒於石宗通雅博暢皆奇翫古克世其高曾之規矩與其友龔君華茂交莫逆全研席於西湖者且廿年餘壎篪共吹雞聲同舞所著竹香齋諸稾及桂留諸詩並帙合傳予初未識華茂乃石宗毋與予言必首齒及予以此益知石宗爲篤友石宗默識似張安世博洽似

司馬遷史才不嘗似習鑿齒抒爲制義則瞿薛遜雋韵爲詩歌則王孟遜逸予與定交於柴式穀淝水署中見其潛精研思墻涸間皆著筆墨時時手一編探摭綴集已出數帙示予則錄二十一史中事辭之極雋者規摹世說增定名彙爲何氏語林所未有者號曰識餘自言於千歲秋杪偶涉目兩漢書隨筆采錄欲廣彙成集而先世遺編已飽蠹魚家貧無所得書遍覓藏書家借三國晉隋唐諸正史次第畋蒐集成而禿穎可冢予受而讀之喜其涉獵廣博馳騁古迹上下數千載間以洪筆爲弩矢以載籍爲鼓阜以紙札爲虞羅以疾書爲追逐

柴世集曰是事初以定畝名故介子云益北市屬詞今驟雷電不止耳後風生雲頭火出矣

以窮搜爲合圍以事詞爲麾兎坐帷幕爲轅騎標丹鉛爲旄旐快摛射爲舍拔羅諸美爲舉柴体楮墨爲釋棚駱駞富瓌垂玄熊則其奇獲也髣髴蹴踏寒山空則其奢取也昔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騎良馬馳驟若飛雙旐所指不避陵壑石宗之吹史大都類是且出其點金之手爲爻煩贅鋤鄙俗故中皆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譚王元美所云造嫩於單辭徵巧於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逼賛使人短咏躍然長思未盛者石宗之識餘皆有之似之此便當與世說並垂語林不足道也先是鍾伯敬先師有史

江序三

懷趙無聲有快編盛爲遠近所傳此集別是史家一種佳書若偏留以待石宗石宗直開千古鴻濛荒矣石宗才高於世而無驕尚心大類其家平子每一帙成必就予商畧予亦時効鄙言石宗即無不傾聽且拳拳屬予題序云其學古本之先孝廉與其友華茂氏之切劘昔杜少陵之於高李詩名必共元白蘇黃亦無不爾石宗文章氣誼可追古人使人喟然爲之感涕予友故楚臬盧鉉卿爲予文字矜契讀書破萬卷目快手敏於經史子集無不漁畋二十一史各有纂本而史記箋評尤卓出諸名家上攷據精覈眞可懸諸日月不刊尚藏於家

江序四

庫幸子若孫賢頗能讀其書而予久畏約閱十年餘不能爲之傳布感石宗之篤義追咏少陵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以爲歎息

崇禎癸酉二月春分日閩莆社弟江石卿題於西湖之煙艇

石宗在泥水謂余至武林當訪華茂至則華茂與周朔垣中秘全觴余見其舉止譚笑於昔友鉉卿恒似時似余喜得良友又如逢故人酬暢竟日余感石宗篤友序中偶及之不謂復見典刑於華茂文章交誼疑有鬼神云　石卿識

搜覽

余家鮮藏書性號成癖庚午杪秋黃雨漢過快意輙夜紡尾疏之或言世說止詳漢晉語林濫及稗官盡徧蒐廿一史擷其芳華以振貧匱乎閱數月史漢告成明年借三國志晉書於柴雲倩久之門人方子濟出所藏齊梁陳書及北齊周書五代史見詒壬申蕭書綺石齋從黃元辰借魏書章祿如借南史吳德符借宋書隋書元史閱且竟冬游金斗得劉昫舊唐及

遼金史於李郁卿家吳芳麓復爲余覓新唐書口諷掌鈔合采數百則春歸值棘試三冬方卒業德符所借宋史北史始竣役云

品鑒

國史野乘失得均也蘭臺之學疇貴名山之藏日湮歷祀相沿廿一史尊與十三經等夫腐令史記未更筆削之經也以固眡遷太玄之擬易乎過此惟平陽兼有史家諸長蔚宗休文畔逆操觚惡能定是非準然范猶小佳沈蕪陋矣晉齊五朝駢麗之風骨而事

多浮夸北書蔡宄弗倫失均舛衞李延壽二史識者嘗其南略北詳以世家體作列傳厥製未允猶彼善也新唐事增文省謂勝于舊然晦而不達雖省何貴歐公史筆義嚴秋霜惜是時事半禽行人皆盜賊否亦悍卒騃豎取媚有餘軌法不足宋史成於鞮譯之世庸熟支離怒不能指人笑喜不堪解人願眞邸報之極爛者金遼元史名號未雅事亦庸碌霧氣滿紙矣

陸深曰其文與史兩將盛秀不足多恨

舍取

朱天瑩曰蘊識餘者蓋吳所之編翔鸞之球入摘皆珍那知名取時如許等者

世史識餘 發凡 二

龍門紀傳百二十篇讀者尚不能徧矧班范以下諸史哉余亡五行俱下之敏讀亦不甚解上下千百載縱橫數十家鉏類爽荒率意進退壹似貧兒見寶不知所割故史漢三國介及箋注含然且闌者不欲土羨塵俟穢我褻羞舍肩與俚者不欲市曲村謠亂我官羽舍世說資治稔見及連篇冗浮者不欲朝披之華襟我姚魏衛文之帛間我濯江也故五十餘類味則甘腴佩則芬芳覩則錦繪聽則絲簧劉舍人有言獲我心矣

元石野曰世說所長蓋造數卑而識微以長行止不以傳淚爲作不宗聞累夫備以余言而止矣

剪裁

太史公綜三千年事以五十萬言括之班孟堅近述西漢溢爲八十萬言夫簡而能盡多而不浮斯食與柚並美乎然多未有不浮者也厥後濫汜一傳累十數紙一事累千百言靡曼惝怳鋪揚似賦弗施剪裁則玉藻山龍與短褐敝組何異余故籌鑒諷誦點竄隨之管以并州快翦巧裁翻鴻夜來神鍼紉成鬬鳳不僅彰施五色亦可衣被九州

梁世苑曰史稱快紀語者不知翦裁式準意錯綜都是非是已宗祇然法京徐存本色所以擅長

名稱

世史識餘 發凡 三

一人屢稱或地或爵古色參錯乍簡恐無緒世說所以附釋名也夫我不暇槩繫以名間有別稱仍舊文耳諸侯不生名矧受命而帝者其名典午諸朝及五代受命者何親身篡弑雖得之弗予也不名北朝諸君者何竊符麟之旨也

伍崇曜曰陸西史辰於典謨故楊柳皆非實錄像蔡邕之美辭獨王敦之爲

標目

綱有目所以羅也目密則濫由疎則濫入過密與疎均非盡善世說編目三十有八何元朗語林因之焦氏類林析倫行爲五增宮室節序諸類爲五十九余

或仍或去數裹于焦而獨詳政事幹濟兵策奉勇者慨世所應有而不有猶復顧鄙暗俗徒貪殘者惡人所應亡不必亡也禪玄象緯草木戎狄跟于史官所載不敢旁及網羅似疎然指染才籍足槩問味跡昭之諸不任受濫濫之失且知免矣

分部

凌雲構材鏑銖無負涪津葉水升合悉分考詞就班若此始稱無憾乃臨川世說以訓公姊婦側賢媛甘草醜人列容止兇其下者余兇寬寡見美醜或偏故任永清流業與豪士各見其醜不復寘住目中憎人所美不免爲識者嘖然私有奇予具載評詞此類尚多總俟解人別鑒

集評

混沌飾眉貂襜續尾惟評與注將無類是乎諸史製庚多賢年越千禩旨或微隱義賴箋疏冀華茂聘君洎同社諸子皆以通博之才互出手眼助余鉛黃猶夫繪龍五色裁點便飛炳室一光過鏄斯炤標評之功何可誣也顧評多擊節間出抨彈注發心裁或仍

廟德樊曰一評一補用筆深微想其鑄史究竟恒有治亂消長之感

鍾五鎮曰鄭原劇奪也言飾小倫也不經孔孟雖跡邪敗任幸情無惟允正不經其迹刑

廟曰其曰標題不着個自內余物之間間頓此便可翻手取勝

舊解引伸類觸汝領新異與鬼臨川之宗風距掇孝標辰翁牙慧哉

丙子夏五蓬莪生張潮識

鄭仲夔曰不論發凡則不知石宗氏鑒別之嚴漁收之苦志慮之遠而規模之弘也幾幾乎倉視語林拍肩世說矣雖然臨川朱邸袁淑陸展鮑炤何元瑜輩集焉皆一世之才也抽秘思以檢尋騁妍辭以潤飾力優爲之石宗徒一手眼上下諸史四歷寒暑屢乾毫穎而後竣探討不資同人風流接于前軌功斯遠矣良服予腐

識餘史目

漢龍門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褚少孫　補　宋裴　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漢扶風班　固漢書一百卷

唐顏師古注

宋潁陽范　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唐太子李　賢注

晉巴西陳　壽三國志六十五卷

宋裴松之注

唐文皇帝晉書一百三十卷

梁吳興沈　約宋書一百卷

梁蘭陵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

唐吳興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陳書三十六卷

北齊鉅鹿魏　收魏書百四十卷

隋博陵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唐華源令狐德棻周書五十卷

唐魏州魏　徵隋書八十五卷

唐隴西李延壽南史七十卷

北史八十八卷

後唐歸義劉昫舊唐書二百卷

宋雍丘宋　祁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廬陵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元　脫　脫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遼史一百一十六卷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明古婺宋濂　王禕元史二百十卷

張墉曰、諸史卷可三千。不敕閱窮四臘。菁華既掇。心力欲疲。還念遷固諸君。視笑無言。曾分尚論之席。更覺元遼以上。鉛黃任意。無非快讀之書。忍比齊紈。輕捐於塵笥。敢同卞璞。壹酌以名城。

龔五謨曰、或言褚先生之續武紀與宅傳也。胡以弗刪也。王元美曰、漢人文字存者僅矣。奚其刪。裴松之注三國。旁綜博引。前無古人。後惟劉

峻世說。酈道元水經二注。頗厥美。故有謂三注宜並傳者。識餘之兼取是已。胡以及宅注也。揚子曰。多愛不忍。子長也。吾於石宗亦云。

洪吉臣曰。劉義恭見苦陸士衡。張敬兒不識羊太傅。譚者至今齒冷。世人藏書不廣。嗜古未暇者。雜舉壽曄諸人訊之。皆士衡太傅也。讀其書。使知其人。石宗姿心不淺。

廿一史識餘目次

卷一
父子
附母
卷二
君臣
兄弟
卷三
夫婦
附賢媛
師友
卷四
長厚
附寬恕
清介
卷五
識鑒
雅量

卷六
慎審
方正
附矯激
卷七
言語
附便給
卷八
規箴
附慧訐
卷九
品藻　賞譽
卷十
政事上
卷十一
政事下
卷十二
幹局

卷十三
兵筴
卷十四
文學上
經史　著作　耽學　博辯
卷十五
文學下
強記　歆賞
藝術上
禮樂
卷十六
藝術下
射　御　書　數
醫　相　機巧
卷十七
機警
附自新

豪爽
俠烈
卷十八
寵禮
企羨
卷十九
排調
卷二十
容止

夙慧
卷二十一
棲逸
卷三十二
止足
附黜免
傷逝
卷二十三
簡傲

任誕
卷二十四
矜率
尤悔
吝嗇
卷二十五
侈汰
惑溺
詭譎

卷二十六
紕繆
詆毀
卷二十七
仇隙
忿戾
俗佞
卷二十八
痴頑

猜險
貪婪
卷二十九
殘忍
鄙暗
卷三十
玄跡
梵塵
卷三十一

異域
卷三十二
閒詩
象緯
附古驗
卷三十三
形勢
附遊覽
草木

卷三十四
鳥獸
卷三十五
補遺上
卷三十六
補遺中
卷三十七
補遺下

張墉曰闕里四科。攷行之玉律也。故臨川編目。

以此冠篇。焦氏析倫爲五。余因附以長厚諸則。言語之益。莫大於規箴。政事之變。莫危於兵筴。文學之餘。莫巧於藝術。皆昉其義。各以類從。機警六卷猶雅尚。簡傲以下凶德矣。然雅可式。凶可鑑也。草木鳥獸。閒識是資。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渠非道德性命之益乎。即割裂成書。摭飾委瑣。非爲拙也。

廿一史識餘卷一

錢塘張　鼎石宗搢夫

仁和龔五談華茂參訂

父子 附母

張鼎曰天下盡人子人父也不言孝慈而自無不孝慈者天性其言孝慈者有不孝不慈者也變也故曰父子以道交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有是非賢愚者或合或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君子惡夫不祥而難其合則古之仁柔而化矜嚴以濟穀式似而類勿肖者非止水之鑑哉雋孟諸母氏慕善敦義禮法自淑故能通嚴父之窮而永厥子以終譽尤矯然名人魁士之所難矣輯父子第一母附之

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室內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組康王以長立圉爲靈王子比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惟棄疾後爲平王續楚祀如神符史記

按胡克營新豐新巷像舊土物色惟舊土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子過巷亦能識其家後者皆從其以而隱之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羣臣置酒前殿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生平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命曰新豐史記注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為終老計示諸邑以不足忌

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漢書

道養河曰少子英特能稱長雖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爲後世法。後漢書

鍾惺曰嫌人好名亦如此

詔補范滂。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顧雍子及孫譚侍孫權宴。譚醉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

鍾惺曰與企謹爲飾。汝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但階門戶。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繇恃恩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遣。三國志注

王述受職。不爲虛讓。有所辭必不受。及遷尚書令。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晉書

閔度曰奏讓正自不必

李玄盛勗諸子曰。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者功多。汝等何可不勉。

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孫皓因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所詣之處。躬自扶侍。隱息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不令主人知覺。

劉般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般門爲盛。

劉般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犯顏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張燧曰景萬方十二歲至性克隔瑤子成人無讀之涕隕如雨

綏氏令初到官。趙至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自傷不能致榮養。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或謂劉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寔曰。吾所行。是其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所得。

韋謏性不嚴重。好矜其功。謂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蘊。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

龔五柔曰周姊于前翼姊于後同志安節何奚于王婆萊婦乎

陽曰、伯陽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諛慈經言、

索靖子綝少有逸羣之量靖曰、綝廊廟之才非筒札之任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

陶徵士與子書曰、吾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勿而饑寒常感儒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寄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宋書

戴頑子家貧販紡爲業生法興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學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頑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王僧虔戒子曰、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那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思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畧敍胸懷南齊書

黃汝亨曰長書戒子妮妮雖淚不免敬名

張璐曰頗歡以之歡那給份以之愈疾孝經之效自不同乎梵書

張融謂其子曰、人生有口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網也

謝瀹四兒颺蒲顯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

華寶年八歲父豪戍長安臨別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殺寶年至七十不娶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忍答

徐修仁誡子嶽曰、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至令貨殖聚斂皆拒而不納非謂扳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梁書

皇侃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覲世音經徐陵子份遇陵疾篤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陳書

何敬容子八歲就兄求名胤命名毅書云兩玉曰毅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南史

到溉孫藹從武帝衍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就帝以示溉曰藹定是才子翻疑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

力

高祖欲試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北齊書

寇儁與兄祖訓祖禮並有志行門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亾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時節列拜垂涕揀薦若宗廟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周書

房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及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

容獨笑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或勸蔡王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孝經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致禍也北史

（吳太沖曰伍袁詭譎之徒還人家門子交通便可免禍）

畢衆敬父子相代爲兗州當世榮之衆敬呼子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覲其斷決忻然喜動顏色

（劉日采曰亦與吳楓同諫與吳補同其從諫又同官南海而僅寫經書皆可稱爲廉士）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唐書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之問以文章起之慚以蹻勇聞之遜以精草隸各得父一絕

王勃兄勔劇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後勔劭又以文顯福畤少子勸亦有文以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舉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李襲譽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貧乏然貧京有

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貧於人矣

南海多穀紙蕭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至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茲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

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戚慘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將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職于此乎五代史

張洙曰贊以干祿之學為蔬與可謂節無道矣

劉贊始就學，其父衣以青布衫襦，自肉食而荆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子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繇是贊益力學。

呂公著作相，子希哲尚滯管庫，歎曰：當世善士收拾畢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希哲母聞之笑曰：亦未知其子矣。宋史

並業河曰所母令服知兒獨深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韓肖胄曾祖琦守相州，作晝錦堂；父治守相，請祠，作榮歸堂。肖胄除直秘閣，代父任，又作榮事堂。郡人榮之。

張宗誨以秘書監致仕，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鑑湖為休老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人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

紫世堯曰羽服不可披干謁自可省

蘇過從父謫英惠儋耳，艱苦備嘗，初至海上，為文曰：

志隱軾覽之曰：吾可安於烏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時稱為小坡。

彭乘及第後，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鄰閣有從官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

張嘉曰利公徒稱切耳邪無此勝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內首跣足攜婦人冠出問父。所言曰：新法數為人阻，與程君議耳。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李孟傳誡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高保勗在保抱，從諫獨鍾愛，盛怒見之，亦釋然而笑。

朱天璧曰自乘佳讖

荆人目為萬事休。

元昊雄毅多大略，自幼數諫其父母臣宋，父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且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

太祖命三子採薪，時大寒，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

神手而立太祖曰長丐而次成少不及矣遼史

韓不疑以父玉死非罪誓不祿仕藏父臨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冥雖異寧不見爾金史

方杰曰既云不肆何爲必致其死繁繁物之美也

客康公從其王游涇上有三女告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物之美也王猶不肆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以康公不獻一年而王滅客史記。以下母子

遠延煥曰有此不肯壯勇不是珍也

傷不疑毋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

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以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漢書

嚴延年母從東海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年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張墉曰人知伯淮友于耳豈知有此深意

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坐定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固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耶也

蔡順少孤養母以至孝稱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蔡順母平生畏雷以後有雷震順仰圖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躬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

馮起元曰志行類毛義

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克謁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章帶就孝廉之舉

陸續徵詣洛陽詔獄母遠至規候獄事持急無緣相聞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問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羨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

非人告也問何以知母所作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因得赦還

李氏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曰四子不孝何不別居以遠之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呼三弟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於郡表異其母

陳之漢曰江東新都人韋孟傳蔡伯喈早佩母德或可敘許貢之既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恰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釋騰

三國志

鍾會母張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勃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

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三國志注

會母涉歷衆書特好易每讀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誦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

鍾會將伐蜀寇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宅志也及會請其子琇爲參軍寇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其身

陳繼儒曰與辛棄疾母智計畧同

王經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問不復罪

經出少游俠興平中三輔飢餓留母守舍行採蓬實

數升使兄弟歸爲母作食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繩貫手掌驅去出據臂結衽獨追之賊望見布列待之出斫賊四五十賊走復合又殺十餘人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進望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

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孟仁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皇甫謐不好學游蕩無度所後叔母任曰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擇鄰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受書勤力不怠 晉書

賈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迫罵之侍者問之無不竊笑

潘岳輕躁趨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首其母數誡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

張溥曰雖孫敬術以能市馬必如孫敬兄弟孫瓜朝采暮生或可爲事

郤詵母病苦無車及亾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堂北假塟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家負土成墳

劉琨素奢豪嗜聲色雖暫矯厲而輒復縱逸徐潤以聲律自通琨甚愛之特寵干政令孤盛數以此諫潤

諸盛琨便殺之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得濟禍必及我

何無忌母牢之姊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毋銜之及無忌與劉裕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以帶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泣而撫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管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譬耻雪矣

朱序鎮襄陽苻丕來攻序母韓自登城廢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

魏五侯曰桓玄從知無忌行司不知其母胸中時者呂母不肯忘仇

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蕭叡遇病與母隔壁恐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 南齊書

王僧孺幼貧其母織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拜御史中丞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梁書

鄭仲夔曰冬著單衣家人出何典禮

劉覽以生母憂廬於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床下覽因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膳羞損減陳帝霸先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莫識其意後知遺母斌以實啓帝嗟嘆良久敕所司自今孝克餼並遣還以餉其母 陳書

孝克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辦母亾後遂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沈炯以母老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前帝矜臣溫凊一年之中再三休沐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悠悠昊天哀此罔極詔答曰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賭朝榮不虧家禮尋勑有司相迎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陳書

賈文和曰王處在驛貧

劉善明少立節行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贍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善明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阮孝緒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驚心而反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

伯母崔氏曰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同居其子置汝左右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置之經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魏書

洪言臣曰母亡貧惱孝慈如全

陸讓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遣按皆驗因詣長安讓稱寃復令治書侍御史按之咸曰讓罪當死將就刑嫡母馮氏遂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

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馮恩反遊憲章賊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涕流嗚咽親持盃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改容特矜免之隋書

（盧國曰是人語快與痛辣有之）

魏緝母房訓子善誘而嚴緝所交游有名勝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北史

（張墉曰答吳秀母乃嫡所）

崔道固母卑賤嫡兄輕侮之後爲宋諸王參軍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諸兄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

（逼逼僕子客客爲之起嫡過猶可兄逼則不可）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坐閤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允則引之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勵已爲清吏唐書

王珪與房玄齡杜如晦善珪母李氏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

（曾鼎撰曰事古便益美者何可不爲）

不疑

李俞母有淵識俞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歲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收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俞俞乃劾倉官自言狀

李景讓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僕奔告母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

（張墉曰景讓弟景莊老困焉景莊破甕母懼讓似有爲得之心絕與閉坎與）

李景讓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寧

（黃汝亨曰讓肯定亂豈孺慕能及）

崔玄暐母盧誡子曰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問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當重此言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不問從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俸祿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舊唐書

崔縱父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縱已顯官猶數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 唐書

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亾去敦儒日侍疾體嘗流血母乃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 隱

朱溫鎮宣武迎母於劉崇家母惶恐走避使者具道所以母驚喜泣下載歸溫衆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五代史

仙瑞陰日騎矜之余過人而無數言直奪其魄

歐陽修母謂修曰汝父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嘗求其死也平居教他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之終身 宋史

蘇軾母程氏讀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明目張膽脫冠觸忤禍譴立至以老母辭免可乎母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而弗得汝幸居此當捐身以報國恩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公恩曰明遠代名索問去隱非其心日後敵規繼往來提撕每已預料之矣

种放被召其母惠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山人跡罕至

尹焞少師程頤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

丙申秋杪門人陸熙

重較正五十有六字

廿一史識餘卷二

錢塘張　鼎石宗楠次

新昌吳淼來復受參訂

君臣

張墉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交相應也、故黃帝有七輔、舜有五臣、禹有六卿、湯有七大夫、周有四友十亂、偏安霸朝、必有續短補薄之臣、即亡國失道、無不有傾危讒諂比周相與者、未聞其無臣也、末世獨爲無臣、或從而信之、噫、過矣、昔香居問

齊宣曰、荊王釋先王禮樂而爲淫樂、荊爲有王乎、王曰、爲無王、然則荊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是真無臣也、晉文公曰、上君與居、皆其所畏、中君皆其所愛、下君皆其所侮、與所侮者居、自爲無臣、非無臣也、且人主孰不欲寧天下、厚蒼生、日與可侮者居、則鷙爵祿者、將棲衡考澗、終身不躡君王之庭矣、是以古君臣造膝若父子、握手如友昆、進有志同德一之驩、退無攖鱗履尾之患、持社稷以立功名、豈偶然哉、輯君臣第二

諱愨曰、解夢太問恐大似後世附會然齊勃非謂已開端于此

王樓稽曰、人種德慤意終有慙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弩、羊萬羣、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干鈞異力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史記注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求從、從而見繆公窘、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史記

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術巫使監謗者、告則殺之、三年、國人畔襲王、王奔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臣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愬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愬、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

晉文公賞從亡者、隸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

敢請罪。文公報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悅。

劉日昇曰賞伶次第有王者風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將發兵救宋。求莊士解揚詐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揚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趣宋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約而致晉君命曰。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怒。將殺之。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許我而背之。信安在。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楚王赦解揚使歸。

洪吉臣曰公仲知富君而未知所特非特君三問後定費祿謀之力

刻侯好音。謂相國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嘗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特。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苟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待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遽然。明日苟欣侍。以選練承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反滅智氏。共分其地。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罷朝。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帝泣曰。丞相幾殺臣。漢書

宋世堯曰高皇帝三字妙

嘉份曰必度已困通而始召通正使嘉之法行也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

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具抱薪鄧禹焚火光武對灶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以復度滹沱河至信都後漢書

總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安風椎牛上荷諫家帝聞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解之意乃釋

世祖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卿志行脩整何爲不像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彭爲盜賊自置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澗達敢言時群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

北風何義舉蕭梁等之樂

光武問宋弘逼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惕於薦舉伺譚內出朝服坐府遣使召至不與席而

曰二趙曲妄似有

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遣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得其故改容謝弘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後漢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三國志

項羯曰氣性謙使爲郎回可謂識識

總章大樂伶人避亂至荊州或勸劉弘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選本署晉書

張鼎曰謝遷傳載此事同名同侍武帝又同不知何者爲誤

孝武宴集酣樂後好爲手詔詩章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孝武飲羣臣歡令各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慶之請口誦、上命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呂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並稱其辭意之美、宋書

王玄謨都督雍州、請土斷流民、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訛言玄謨欲反、玄謨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遣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陳元綸曰相如佞見王倫佞人聽者故應洗耳

齊主道成曲宴羣臣、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知、唯知誦詩、因跪誦相如封禪書、道成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南齊書

梁主衍數讌功臣、共道故舊、曹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衍故縱之、以爲笑樂、梁書

林翁冲曰景真不耐作三日折腰自是宋馬之性

蔡凝爲吏部、宣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綜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帝默然而止、陳書

何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南史

武帝爲太子、頗專檀、荀伯玉啓帝、怒將議廢、良久不解、太子憂懼、稱疾、一日帝晝臥、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省太子、帝無言、敬則輒大聲宣旨往東宮、又勑大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迎駕、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勉牽就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集、玄圃園時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暎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餘、南郡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餘饌、帝大醉盡驩、日暮始散

黎元寬曰勑饌索衣敬則微有諫諍玄圃一宴勸情處全在天倫之樂

文帝有疑義、必訪何承天、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

梁帝衍設大臣麟、蔡樽在坐、衍頻呼姓名、樽食餅如故、衍覺其負氣、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箸執笏、對曰爾

衍問卿向何歸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與衍有慙色

到溉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石長一丈六尺帝衍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並輸未進衍謂朱异曰卿謂溉所輸可以送未欽叔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衍大笑石即迎置華林園後之日都下傾駭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高祖時國中少綿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風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或謙慚自殺爲財辱士非也 魏書

沙苑之役杜弼請除勳賞之掠奪萬民者高祖不答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鞘奪道使弼目出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論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不可同嘗例也 北齊書

有二人在市行惡錢高祖謂其犯禁令悉斬之趙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爭之再三上曰儻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堅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愛

未天錄曰保全勳賞是厚道杜弼一請亦不可少

柴世基曰綽木聚奚何拒諫之甚

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 隋書

榮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隋文帝陰有禪代之計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義形於色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黃養浩曰君臣之分面不知僭飾則能篡益信王莽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入見帝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 北史

于坦之

太武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發牛車五十乘運之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不如馬運之速行百餘里而古弼表至帝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柴世長曰古弼頭矣太武目爲筆頭時以筆公呼之

蘇世長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若直何爲背

馮瑤紀曰宗詠而群奸后遷而崇宗事同而禍福相反者蓋公德初也

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足爲勍敵高祖大笑、

高祖嘲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來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唐書

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皆欣躍稱慶、

姚元之獨嗚咽流涕彥範等曰、今日豈是啼哭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預誅兇逆者臣子當道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

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爲燒尾蘇瓌拜僕射、獨不獻後侍宴、宗晉卿嘲之中宗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襲五謨曰倪若水劾山惲詔使亂黨鹿鳴二篇故是矯飾

中宗昵宴近臣詔徧爲伎時尚書張錫爲談客娘舞將作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爲鹿鳴蟋蟀二篇唐書

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羣臣稱賀崔祐甫獨不可詔問狀對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舉邪彈吏有不糾敵臣恩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微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

伍端隆曰變事見于泚軍正專闕典誠之兆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閔度曰藩爲給事郎批勅爲宰相則塗詔一生皆以智勝用

呂琦與李崧議和契丹、廢帝怒其失策、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以足乏先止帝曰、呂琦强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力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令弗拜、賜酒一巵遣之五代史

王審琦素不飲、侍宴、太祖酒酣、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方與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邪、憚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嘗飲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强

飲輙病 宋史

孔守正侍宴北苑大醉與王榮論邊功忿爭失儀侍臣請屬吏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太宗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劉鋹在國好置酖毒臣下歸朝從幸講武池太祖酌酒賜鋹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覩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王度大曰唐何易于以窮邑下吏樊大子詔欲以一身易爲民之命視此尤有

郭贊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雖然贊言猶勝奸邪

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真宗謂李沆何獨無密啓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以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杜衍爲樞密使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輙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仁宗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富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神宗問卿即去誰可代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度曰兩盤然竟出柄鑿之歟

興宗問蕭休堅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休堅以穆宗對帝怪曰穆宗嗜酒多暴怒何爲賢休堅曰穆宗雖暴然嘗慮酒醉殺人故終穆之世無罪就死未有過於今日秋山之役者帝默然遼史

黎元寬曰史稱秋山之獵熊虎餓數十人休堅以此歸主耳

聖宗獵雲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史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匙至張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錄此顧遇

蕭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詼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得直遂故以諧進冀萬一有補俳優名何避

張德輝與世祖論法度因指槃喻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良金巧匠規而成之以界後人後人當求

謹厚者司掌乃可永寶否則不惟缺壞抑恐有竊而去者元史

明帝即位特命臺臣曰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風紀肅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

耶律楚材與諸王燕醉臥車中太宗臨平野望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方熟睡怒其擾已張目視始知帝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共耶笑而去

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罷飲極歡而罷

兄弟

張璠曰魏雙丁晉二陸雖以文采兼友于不若薛包姜肱情深而行質也蓋一父之子匪同他人宋齊諸暴君猜忌同氣若仇讐屠割類羊豕慘酷有不忍見聞者維翰既摧鬥棄旋墜厥報亦復不爽豈分甘絕少在卑庶或易教而春粟然箕帝王家固難保乎然卑庶之篤天顯與賦閱墻者率相半也天耶人耶讀此能無永歎輯兄弟第三

宋世家曰謂二子乘舟之

衛宣公使太子伋於齊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

白旄者殺之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惡太子而君欲殺之謂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死而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史記

賈誼曰吳自矜大宜有移奪之歎

什千百沸湯壽朔同母與心更不可得

田蚡召客飲坐其兄益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中山王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與趙王彭祖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

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漢書

封觀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舉方稱疾損而仕。

衆論曰、田煇、蹈兄陽嫌、夜稱疾不食、被奪嫌情如觀。

汝南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求分異、又數有爭鬬之言、形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形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汝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割財產爲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

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舉選、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忝辱位二弟、今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鄉中翕然遠近稱之。

顧起元曰、去小名取大名、非君子之中道。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受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黃汝亨曰、廉化其兄、是稱弟矣。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跪前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罷散。

樊良樞曰、今之賢勸也、昔則以爲北鴻。

趙孝舉孝廉不應、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夏馥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容毀瘁、積二三

年人無知者後覆弟靜乘車馬載緣帛追之於湟陽市中遇覆不識問其言聲覺而拜之覆避不與語靜追之客舍其宿夜中寄呼靜曰吾守道疾惡爲權宦所陷故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

孫策爲許貢奴客射中頰創甚呼權佩以印綬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三國志

王覽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兄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其之祥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愬覽致斃遂止

辛普明與兄同處一帳兄亾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靠寢見邑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亾者餘物以爲家財南齊書

沈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

王筠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與弟舉亦有重譽時人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小字也梁書

蕭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有優劣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梁王衍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陶侃自子範比弟自劣那得以欽爲況

劉潛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言三筆六詩三郎孝儀六孝威也

夏夔兄亶先任豫州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虞荔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求寄陳書

張墉曰發有套語

王寂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恨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

梁年少何忠不達不鎮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南史

徐伯珍屢辟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自首州對時人呼爲四皓

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

（公言臣曰有此至樂何羨餐霞山面采芝）

蜀王宏庫室百間在內堂後開籥甚嚴有疑鎧仗者密以聞武帝衍友于甚厚殊不悅它日送盛饌就宏宴携布衣之舊射弩校尉丘佗卿往大飲半醉謂曰我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至夜而還情更敦睦

（宋書因曰宏好聚斂積財王作錢庫檢視之其好財數）

蔡廓事兄給事軌如父家事大小啓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悉請焉從劉裕在彭城妻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裴寬撫弟以篤友聞鄭孝穆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處周書

楊椿誡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恐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故不忍別食也北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樹碑於市敦實後爲洛州長史亦有惠政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唐書

（吳太沖曰蔡皆文苦不如棣萼翩反）

秦景通與弟暐精漢書常時習漢書者皆宗之以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

李愬行已儉約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弟聽頗飾車馬服玩或誡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効吾故欲誇而勸之

（鄭鍔曰君良遠不肆亦然其妻作別在毒婦之右）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忽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

玄宗信重蔡岐諸王嘗言魏文帝詩云服藥四五日

洪吉符曰春令子樹之禍輝光前後丕何足言

陳繼曰全忠有兄如此不觀宋五經兒

身輕生羽翼、朕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思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司馬奪之、豈神尤效耶

陽城隱中條山、與弟皆域嘗易衣、山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

屈突通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弟盎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盎、寧服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舊唐書

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威躭文史、介然自守、諸兄謂之書癡

薛元敬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謂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是鸞、元敬年最小爲鷄雛

王績性簡不喜揖拜、兄通知其縱誕、不以家事 嬰之

朱溫篡後、燕居與諸兄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逝之、呼溫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兄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溫不悅罷 五代史

張存性孝友、仕蜀得奇錦文錦、悉布堂上、恣兄弟擇取、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舍人而後手足 宋史

竇皇后弟廣國、年四五歲時、爲人畧賣傳十餘家、從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隨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后言於帝、召見問之、果是、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后持之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

伏地助皇后悲哀 史記。以下女兄

韓嫣得幸武帝、乘間言太后有女在長陵、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之、蹕道先驅、乘輿直入止金氏門外、使武騎圍其宅、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帝下車泣曰、嫂、大姊何蔽之深也、詔載副車馳還長樂宮、通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願日謁太后、太后曰、女某耶、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十萬、奴婢三百人、田

百頃甲第以賜姊。史記補

李燮姊文姬賢而有智見父策罷遣二兄歸默然悲曰李氏滅矣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統義先父有古人之節今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將燮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成賣于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後漢書

燮叔還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

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

駱統因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三國志

閻孫祥曰屬蓋之親與產之姊能成厥美今作統之張顯

甄后九歲喜書祝字輒識數用諸兄筆視兄謂曰當作女博士耶后言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緣見之。三國志注

燮具柩曰科蓋之成苟弟以義信會之敗赴子以仁事是雖死可笑矣

司馬懿因曹爽出閉城門魯芝將赴爽呼幸敞俱敞問其姊憲英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憲英曰以吾度之不過誅曹爽耳敞問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偶也然則敞可無由乎憲英曰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抗糲而棄其事不祥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泥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懿果誅爽事定敞歎曰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

朱修之刻核少恩其姊饑寒絕不顧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飽餐而去。晉書

郭奕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奸犯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不問。

按劉裕微時伐蒜新洲有納布彩禮皆敬皇后手作既貴以付公主曰後有賢者不飾以此示之

劉湛得罪事連徐湛之憂懼無計以告母母即入宮見太祖號泣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父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繇此得全。宋書

崔巨倫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親類莫有求者

劉理順曰以此免難承祖母子弟姊不弟也

其家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爲子婦納之。魏書

苻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戚皆求利潤，其姊姚氏婦，家貧獨不欲，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其衣服，多不受，強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僕，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北史

李劼姊病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病而勤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張墉曰楊慎矜父家草木皆流血史敬忠使其桎梏裸坐林中實以蒺藜以兄弟斫死爲樂矣

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慎餘慎名問兄賜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與別，御史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煢，何以堪此。唐書

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如從明經舉，彥昭既相，母敕婢多製廣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

陳元繪曰姊妹者樊子經傳左芬蘭何足言

宋庭芬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教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代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薦其才德，宗俱召入，試文章，并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每與侍臣唱和，五人皆與高其風操，不以妾侍遇之，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學士先生。

廿一史識餘卷三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嘉興項聲國仲展參訂

夫嬪 附賢媛

張塘曰昔李渤感拒粟捐金事撫聯德者數人用以自營夫列禦寇羊不可謂非聯德也猶不免嘗議則何以處井臼自操天壤抱恨者乎瑟琴靜好蓋若斯之難也雖然亡人促駕乎齊郊安平轉危于參語許升感厲以就學李衡穎白其私嫌厥功自內功著名立視瀟陵長往鹿車共推者何以加焉辛嚴遠識李邵懇忠韓陳諸宋與拯父辭粟者武文節槩莫不彷彿彥雲比踪英傑矣儻目爲閨房之秀可乎輯夫嬪第三以賢媛附之

[黃吉臣曰桓之衛姬文之齊女俱是增光勳臨]

重耳留齊凡五歲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告其主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史記注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漢書

[馮夢龍曰此何等事而婦人了然于胸中不唯敞不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有司以奏孝宣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樊英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荅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禮禮無不荅後漢書

[樊五嶽曰晉劉寶養妻爲虜之制終夜不御內尤難爲]

王霸與令狐子伯友後子伯相楚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止有適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

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忿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遯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呵怒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廷尉獄

王莽傳曰章史至王經時王章妻家皆不流涕也

梁鴻同縣孟氏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聘之及嫁裝飾入門七日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鮑宣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裝送資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貴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奉事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共輓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吳許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妻呂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背歸升感激自厲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董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蔡文姬請曹操請之遂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操感其言追原祀罪

皇甫規繼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

蜀郡太守黃昌初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詣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繇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歸

伍崇曜曰數長餘克孝變不可訓然亦見厚道

洪吉臣曰桓妻與李新等皆以諫評致鑊可稱忠婦

家爲賊所畧送至此昌驚呼前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黃承彥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三國史注

桓範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

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

曹操得名瑞數具命卞后自選一具卞取其中者操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鍾惠曰此蘭相知所以教忠貞也歲何所許允婦

李衡守丹陽時孫休在郡治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不從休立衡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

李翼後妻庾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亾左右可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夫亦不免何曾自少至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晉書

劉遐妻邵續之女曉果有父風遐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萬衆中遐卒回防等欲爲亂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黃婦妻蘇氏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黃婦何曰以妬被棄傳而爲此亦川織錦度作風流韵事矣

孟昶與劉裕謀建義將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度其可語謂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富貴相迎不晚周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業豈婦人所諫如事不成當

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愍愴然而起周迫恕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在抱推以示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產給之

閻度曰劉郭詞理可稱聊錄備目不覺郭亦不知

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宋書

陶潛妻翟氏亦有志節潛耕於前妻鋤於後

彭五讓曰文季傳家明帝

吳興太守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南齊書

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伏被驅守略豈爲之酒仗耶

侯景亂京邑大饑徐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有容色孝克曰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豈彼此俱濟臧弗許時有孔景行爲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陳意景行逼而迎之臧涕泣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爲沙門乞食以克給焉臧深念舊恩數私致饋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數日謂曰往日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歸俗更爲夫妻陳書

柳惔甚重其婦顏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illegible]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敬賞稷造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欲見妓必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然後妓出惔始得留目南史

霸城王整姊歸衛敬瑜十六而寡父母易姑咸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手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爲詩有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之句所住戶有燕巢嘗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徧棲以縷繫脚爲誌後歲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殷鈞父叡與武帝有舊因尚永興公主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而主更甚鈞狀貌短小爲主所憎每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又命婢來而反之

明帝憎嫉人妬勞彥遠爲妻傷而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爲賜休妾勑與王氏二十杖仍令宅後開店使親賣皂莢掃以辱之

顧協少時將聘男女未成昏而協母亾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後讜爲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如此致費及皇甫歸讜令諸妾至境上迎之 魏書

因度曰鄭重其事亦見意

王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 北齊書

子有權

淡吉臣曰老兵輩浮潛輒取安得不以淫敗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喜笑自得大眼時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 北史

高祖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曰上性樂此盍以獻留之徒速罪無益也不聽果坐譴後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帝果喜擢拜將軍因泣謂諸子曰蚤從而母言得此久矣 唐書

安直言父洩帝賜死直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妻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貶二十年還署帛宛然 唐書

言給使自飲其酖既絕復生漢與父同貶

李渤言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儒仲梁伯鸞六人圖像而讚其行因以自警

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鍼鏑之帝還京具封以獻

朱全忠圍太原李克用大恐謀奔雲州李存信謂不如依北蕃國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辨遠計王嘗笑王行瑜失城走死若何效之且王頃居達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

劉日昇曰克用之智與行瑜牧羊奴等當面嘲笑尚不自覺

朱溫破朱瑾納其妻以歸溫妻張氏迎於封丘見瑾妻瑾妻再拜張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溫感動乃送瑾

妻爲尼嘗給其衣食 五代史

李克用東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邀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克用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基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克用從之

李從溫貪鄙僭作天子器服宗黨賓客諫不聽妻關氏大呼於牙門曰從溫欲反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悉毀之

榮世堯曰此一初活局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逮繫長安公無男有女五人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乃下詔除肉刑 史記 以下賢媛

趙娥父爲人所殺娥兄弟俱病物故讐喜而自賀娥陰懷感憤嘗帷車袖劍候之十餘年遇於都亭刺殺之詣縣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辟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偷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 漢書

遼東河曰瑁博趙獄今既而追娥就義從容更出悔生

黃楓曰抱頸雀躍可與作三十六姦字者匹

曹丕與植爭爲太子既得立抱毗頸曰幸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成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三國志注

嚴憲女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晉書

重淵臣曰時人皆卵耳憲獨不如卵人

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正旦獻椒花頌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諸儀行於世

苟崧守襄城，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石覽，計無從出。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厲將士且戰且行，得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周訪請援，訪遣子撫率三千兵會覽救崧，賊聞散走。

（伍瑞隆曰：齊梳掃黨之年，何勝智奇謀乃爾。）

何堅幸太學博士盧壹，謂周官禮注未有其師，太常韋逞母宋女傳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學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張五緩曰：堅家世師通九經，百家言之學，非賜號表戊。）

賜侍婢十八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夫人經術聞英，若生傳亂之世，何也。）

朱百年卒，山中祭與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宋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陳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宋書

吳郡韓蘭英，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官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垣曇深隨劉稽鎮交州，未至而卒，曇深妻鄭，字獻英，年二十，始生子，隨稽至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自鬻

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乃告求還，稽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不許。鄭曰：垣氏羈覊不反，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稽悽然許之，厚爲之送，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晉史

（楊廷筠曰：以死報夫，孝子所難，一與死之，女子倘生。）

王舜父爲從兄長斯與妻同被殺，舜年七歲，有二妹，並孤苦，寄食親戚，舜蒸育甚篤，陰有復讐心，長忻妹不爲備，妹長親戚欲綜之，拒不從，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何用生爲，共汝報復，何如妹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嬪，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誅首，文帝聞而嘉歎，原之。北史

（忍仇者對之能不愧死。）

寶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靜，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喜納。唐書

劉從諫潛圖窺脅，張谷佐其事，谷侍人李新聲諫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

吳太沖曰歌酒歧能憂人之憂猶科收甸不懼苦口清詞酸鹽真堪雪涕

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問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權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咨不能決

莊宗殺友謙詔夏魯奇族其家友謙妻張氏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毋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入室取鐵劵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不知爲何言語魯奇有慙色五代史

述律后多雄略太祖遂三萬騎攻幽州后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士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國歸我矣何必動大衆萬一不勝爲中國笑遼史

蕭意辛與姊婦會爭言厭魅以取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自然取重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慙

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紐駝茸世祖從覓馬潼女子曰有之但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潼俠世祖世祖既去歎息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有知其未嫁者言於世祖大喜納之元史

師友

張墉曰、余嘗語華茂氏曰、君親之前難以徑直、兄弟夫婦之際時有軋轢、能顯美匡非者惟師友、師友益人無古今一也、第古者委意師友、終其身嚴如父兄、存致敬亟致思、不以顯勝二厥志、故身安名顯、通利不窮、今世惠莊鮮能終好、合則甘醴、棄猶土苴、豈俟迫窮禍害哉、搭同室之戈、下在阱之石者、皆平居切劘游處倚也、於乎、絕交之廣可再、則家擬劉朱、谷風之刺、倘庶則人歌懷棄矣、我思

劉湘客曰、尚論交更以古人自勵、如海善于所以爲百谷王

古人洪焉出涕、如可作也、頗與同歸、輯師友第五。

孔子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遽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史記

仲由鄙性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豚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揚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責師宣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嬉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宣來、禹見之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間知各自得也。漢書

鍾惺曰、博一老氣俠、總是借題立解爲在宦地

朱博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見咸具知其所坐

張墉曰、田仁在安始同因後同列咸名又同繫獄不正張陳爲然

罪、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日、卒免咸死罪。

陳遵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遵放縱不拘、哀帝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遵爵列侯三爲二千石、竦亦至丹陽太守、封侯、後俱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黃門郎楊雄嘗作酒箴爲酒客難、法度士遵大喜之、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誦讀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

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王莽敗二人俱客池陽竦爲賊兵所殺後遵留剛方爲賊敗時醉見殺

范冉好遊時絕俗爲詭激之行與河內王奐親善奐後令考城境接外黃屢書請冉不至及遷漢陽太守將行冉與弟協步齎黍酒於道側設壇待之見奐車徒絡繹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下車揖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前在考城以賤質自絕豪友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訊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 後漢書

光武徵范升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惡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楊政少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升爲出婦所告繫獄政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游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

宜瑜曰遷議者又不苟爲師弟子爲出死力

頭大言曰范升三妻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施頭又以戟叉政傷胸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

廉范受業于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戇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公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任末友人董奉德病亾於洛陽末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有知冤霧不慙如其無知得

張承曰劉陶所與交友好尚或殊當其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與升絕相似

士而已。

張升任情不羈其意合者傾身交結不問窮賤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不屈從嘗歎曰其知我者吳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後漢書

李膺考死故吏門生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入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造子師之豈可以漏脫苟安遂自表免歸。

范式少游太學與張劭爲友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

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釀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朱暉與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哀之桓虞守南陽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同業太學未相見被病將亾謂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

林增志曰張劭以巨卿爲死友信而且烈自不以負亡我其心

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出行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嘗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問之尋求不復見

杜林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林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諾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

司徒王良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不應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司馬德操詣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羅拜堂下奔走設食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後漢書注

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是非背附邪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張遼請交胡質質辭以疾遼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負質曰古人之交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輕脆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與武周有隙感其言復與周平三國志

閻度曰不意終好不若不交質言可入交箴

邴原欲遠游學諸安丘孫嵩嵩辭謝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逆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乃藏書於家而行後歸以書還嵩解不致書之意

洪吉臣曰志高者過深見師友之益故書還書而不辭

邴原單步負笈若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門因見貌餞可一飲燕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兗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欲令賢甥摧鸞鳳之翅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魯肅散財結士甚得鄉邑驩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定爲札之分

陸瑁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墓收導其子

宋世延曰陳兗再見

梁習與王思同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馳還自陳已罪應受死操嘆習之不言思

之誠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並擢用之

王義之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門生驚懊累日 晉書

郭瑀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荷去郭瑀之後亦復有人）

韋弘經喪亂親屬並盡客游洛陽素聞應詹名遂依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元帝後至少府卿受詹生成之惠詹卒製朋友

（伍瑞隆曰郭林宗喪黃憲衣衰絰以朋友禮行之）

（安惠五）

服哭止宿墓追趙氏祀娶曰之義祭之終身

紀瞻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敏與瞻素疎成藉其高義臨終托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同於骨肉

謝靈運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游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游 宋書

孔惇之與王敬弘等共爲人外游申以婚姻敬弘女適惇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農夫田父之禮也

（閔度曰孔文泉論管人短而退稱所長若可嗣矣）

劉苞性和直與人交而折其辠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嘆之 梁書

盧懷仁與琊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諺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稽生性惰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右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者止是蔴布薄練此

物於吾無用欲相欺接幸不煩爾此人遲鈍察屬色驅出

謝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常爽置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勸罰弟子事之若嚴君高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魏書

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曰百行殊途要以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不然雖復下帷針股斷屬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

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直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阜魚之欺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徐遵明求學至上黨師王聰一年便辭請燕趙師事張吾貴伏膺數月復與田猛畧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去猛畧曰君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問何在遵明指心曰正在於此

元行恭少頗驕恣文進令與范陽盧思道交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洪吉臣曰天性師風各隨所長

北齊書

崔贍與趙郡李槩爲莫逆友槩東還贍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顧炎武曰知己良箴終子之晚

北史

李謐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郭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延明別設一席謂弟子曰有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吾當妻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澹然曰延明其人也瑀以女妻之

溫子昇之死弃尸路隅宋遊道收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語及朝士云卿癖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桑維翰裴皥禮部所放進士也後作相過皥皥不迎送或問之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門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五代史

孫瑜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瑜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爲也

宋史

王曙坐冠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劉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回與鄒浩友劉后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治裝經理且慰

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

吾飛生有神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葉夢鼎謂師門庠陋。欲市隣居充拓之。趙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

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賀鑄氣俠雄爽。二人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

吳太沖曰。殷孫擲麈。後久不歸。此談鋒

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鮮于侁獨往見。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往來書文。宜焚之。不然且獲罪。侁

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誠願也。

元好問從郝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士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金史

元明善與虞集劇論相切。劘後漸不相下。董士選嘗婉諷之。明善爲吳全節作文。既成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其招伯生來觀。明日集至。出文示集。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文益精當。明善大喜。驩好如初。元史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廿一史識餘卷四

錢塘張　鼎石宗楠次

太倉顧夢麟麟士參訂

長厚　附寬恕

張鼎曰、狡少年薄刻自處、遇長者之行、詠詆其僞、夫心險行賊、偶事姑息者僞、即僞始焉、窮自托山藪者、亦未可言真也、其必仁心爲質、慕義無窮、乎見怵然、久要愈摯、確焉內信、行之弗疑者、斯能激薄俗、停澆風耳、安國內吉諸人、雖不能無僞情、然

猶賢乎用意薄刻者、輯長厚第六、以寬恕附之、

季札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死、於是解寶劍繫徐君冢墓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

張五護曰、觀劍帶墳、義不忘故、其今詩徐人之歌猶足見篤誼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卒善之。遇

度尊治曰、安國待田甲與淮陰待少年子弟同

衛綰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嘗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嘗讓他將上以爲忠實無他腸、

丙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嘗從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漢書

徐中行曰、不究汙茵吏亦是矯情處、駁吏刺虜狀固諷諫、視長吏卒致主上勞、勉客人之報如此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流涕責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書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延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爲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慙服、武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議論、輕俠客、援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

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後漢書

李善李元蒼頭也再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鬻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椽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訟遂息

鍾惺曰此語近情非惟處已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

卓茂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亾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所亾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董養河曰難得如許好債家能成奚氏父子之奚

樊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嘗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貲至巨萬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班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遣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宋則有子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過諸路爲設酒殽以慰之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罷去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項羯曰辰翁有言兩賊亦入德行之選

趙咨以敦煌太守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

陳之遴曰天子倘車亭長除道當日聘賢何其隆重

韓康遁入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兒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

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梁鴻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解朝夕隣家耆老兒鴻非恒人共責讓主人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張璠曰何次道好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之殷仲堪好道不愛財賄而齊予周急與期年相友

蔡邕琴酒客總公懷書綜文翰一行之美千古詠歎作好何異于久

曹操與蔡邕善興平中天下喪亂邕女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胡中十二年操痛邕無嗣命使者以金璧贖還重嫁董祀 後漢書

公沙穆養猪有病使人賣於市如售當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齎半直追還買人言賣者相欺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穆終不受錢而去 後漢書注

王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三國志

呂壹毀短大臣顧雍等皆被譴讓後壹奸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卑言問其辭狀蹕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

孫資在邢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田豫宗懿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終無恨意豫等悉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 三國志注

諸葛誕爲鄭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復蘇

劉日杲曰振以怨報德洋以德報怨一疑一驗

王振曾以妖妄收戴洋付刺奸而絕其食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祖約曰振往日相繫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垂餓死洋養活之振尚遣恣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 晉書

鍾會辟向雄爲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葬之司馬昭召雄責之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資不亦惜乎昭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華譚不善收譚下壽陽獄鎮東

將軍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甘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絹二匹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亾矣

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亾僉號震爲殺公椽莫有辟者魏舒辟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

殷浩曰作意相輕辱報延殺

宗慤鄱人庾業家富豪侈矣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慤詣之爲設粟飯菜葅曰宗軍人串啜飽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後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宋書

陳元綸曰公沙魯賢猶失聖以病追還牛直買者辭義不取追取者鑑矣

吳逵之嫂亾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家槨南齊書

明山賓性篤實家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客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梁書

馬世奇曰馬蕃名甚典雅可以洗馬蕃之穢而訂其誤

王僧虔子志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兄弟子侄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梁書

陰鏗天寒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泗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洗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矣景亂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問其人乃前行觴者陳書

張溥曰何陵遇盜箭者恐其報怨與頓亦先無異

有竊沈道虔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竊者去方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因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

中傷是事能出歸視置門內者猶竊未厚

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爲業見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吳慶之爲江夏王西曹書佐王誅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後王琨欲召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

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

嚴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遣以資糧遣之

徐陵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貧匱者皆令往取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曰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夏侯亶宗人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梁主衍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儋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從 南史

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劉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隣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南齊書

趙郡王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屏除蓋扇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有冰室藏冰長史宋欽道鑿冰倍道追送叡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至消液竟不嘗 北齊書

嚴武嘗曰惜薦無得任用乃報以執博致其開闢不根似嫉

楊愔還都過楊寬爲寬所執潛竄屢載神武至信都署愔行臺郎中大軍攻鄴歷楊寬村寬馬前叩頭請罪愔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嘗理我不恨卿無假鷙鳥賀拔勝奔梁在江表三年蕭衍遇之甚厚乞師北討不果乃求還衍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以申懷德之志 周書

宇文測仁恕好施衣食外家無蓄積在洛陽曾被竊盜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死不認遂遇赦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

李士謙以賑施爲務或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魏書

李晦私第有樓下臨其人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出入非便晦即日毀樓 唐書

魏徵甚異王義方將妻以夫人之姪辭不敢俄而徵薨竟娶之曰昔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

歲大饑蕭復議蠲昭應墅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君才宜在左右固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蠲先人墅以濟孀嫠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

狄仁傑與婁師德同列數擠之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懸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吾不逮遠矣

裴元寬曰李次孫剛初主乳為生薑皆于古新事

元德秀兄子祿祿喪親無資得乳德秀自乳之數日薑流能食乃止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五代史

柴世堯曰竄不旋踵何若海人雷霆雖無辱自與

丁謂日構寇準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閉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宋史

王博文為政務平恕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范純仁與韓維先後責貶維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張耒曰章惇為不肯為兇狡司馬孝雖不苟免飾柴燕然

韓億見諸路有糴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二千石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

周兆斗曰婚魏公為相已女字攻人陰憂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梁燕立朝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

夏竦慼石介介死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呂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介死時必有內外親族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

陳規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

張貢士女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僦嫁之

昂喜施予親族貧乏者必厚給之或勸以子孫計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金史

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元史

岳仕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果大祲謙貌加瘠或問先生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

元遜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遜送客日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怒將加罰遜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尉也令奇而釋之晉書○以下寬恕

石勒宮殿及諸門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宦門小執法馮翥曰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翥惶懼恐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爭蔴地毆擊至是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天下寧讐匹夫使召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嘗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北齊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霖雨絕糧遣婢糴米逃竄三四日方回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北史

彭城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唐書

項發國曰作苦身及愛敬妹

清介

張璠曰清介今之絕德也在昔猶以爲時行故首陽柳下風聞廉立子興氏猶不盡予況矯焉而清砥焉而介者乎今天下并不復有砥焉者矣骨脆行羶流汚自喜故緯民經國之業寂然甚者身狗財賕飽甘刃竄全無耻愧之心罔識名節之事嗚呼廉泉濯之益垢清風拂而射回夷惠復生亦未如何已爲錄王良諸葛輩以愧之輯清介第七

袁閎少勵操行苦身修飾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丹之故吏資送范一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

馬世奇言愚言奇謀或有奇短然在位清儉化及妻子亦無奢子其賢

尾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見妻布裙荷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椽無書恢下拜歎息而還後漢書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資物詔班賜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顯宗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書之言

張璠在蜀漢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

奥太沖曰大官供膳俸史蔬身衣鹽人鹽頭之無能為秉世美談

蔡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夜入臺輒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獨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後漢書注

諸葛亮遺表云城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隨身資用悉仰於官不別

劉日彔曰出懷入袖今之衙長多有之狀聞分賜咸遜美矣

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 三國志

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田豫豫轉送官胡以為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聞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秋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三國志注

胡威自京都定省貧無車馬僮僕驅驢單行每至客舍放驢樵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 晉書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至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語其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竟至泉所酌水賦詩清操踰厲

阮放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

亮以其名士嘗供給衣食

有猛獸殺大麀鹿於郭文巷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所以相語正謂不須

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議故爾然實乖其性故爲詭說

（譙王謨曰王彙者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師況似有作敎之惡）

在朝勲要多事產業柳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者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即以錢乞守園者 宋書

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人見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 南齊書

褚炫在遊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盡

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宜都王鏗鎖姑孰盜發桓溫女冢得金蠶銀繭珪璧

等物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到溉率儉不好聲色虛空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梁書

（林蒲志曰溉儉事至此女能周人任西華冬月著馬板嫁裙兒之未必不以爲猶後也）

汀華以會稽郡丞行府州事稱職還還民皆戀惜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華亦不納惟乘臺給一舸舸艚偏敞不得安臥或謂華曰船既不平江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華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斤以實之

孫謙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遮除屏風冬則布被荒席夏無幬帳夜臥未嘗有敗絮

（陳之遴曰冰後石骨敗絮亦知避之）

鄱陽王欽馬樞高尚鄱不能致卑辭厚意前後數返樞周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居焉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陳書

交州刺史袁昊緩以金五百兩寄寄歐陽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人弗知也昊緩尋卒頠爲蕭勃所破貴財並盡唯寄金獨在並依信還

之

江湛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餘餽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上召遇湛衣弊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南史

阮孝緒外兄王宴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每聞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荼樽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齊前自種白苽紫茄以爲嘗餌

伍瑞隆曰處貧不自潤又見一孔姑誠矣

南土沃實官其地者多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王琨爲刺史獨無所取

阮長之自武昌太守徙臨海故事田祿以苞種爲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苞種前一日解印綬去

甄彬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還苧中得金五兩彬送還寺庫道人願以金半爲酬彬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

厙狄士文入朝遇隋文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嘆異別齎遣之北齊書

楊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悉散九族架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保王隆之與愔鄰宅愔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

王安石曰口手俱足無所須

永樂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弗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聽狀啓神武封啓示永樂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有書兩車或白文帝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不信密使檢閱唯見墳籍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周書

寇儁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剩得絹五匹儁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憩息盜泉之

顯懋樊曰依語令人嘔

水豈容幾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

李澄探毂清約家無餘財太祖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頃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

趙軌在州四年後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朔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隋書

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逼餉遣申徽性廉慎畫楊震像於寢以自戒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北史

袁聿修在尚書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餽邢邵呼爲清郎後以太常卿出使邵云弟昔爲清郎今作清卿矣

石曜守黎陽時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刺史兗州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並須出於吏人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其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姚奇胤曰陳用楊訓寬裕庶幾而美安綜由此爲兼弋名耳

皇甫無逸轉都督長史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唐書

蜀吏貪暴姚璹樞發無所容貸天后降璽慰勞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爲兼之

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命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遺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輦歸邸宋史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呂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李及惡杭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

趙非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

黃汝亨曰還叙易事在童時爲難

彭思永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亾釵者來物色印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

張儉奏事便殿典宗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 遼史

烏古孫澤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 元史

許衡家貧躬耕栗熟則食栗不熟則食橡核菜茹人有餽遺非其義一介弗妄也姚樞被召以所居雪齋命衡館之庭有果熟墮地其童子過亦不視

廿二史識餘卷五

錢塘 張 墉石宗摘次
吳太冲黙置參訂

識鑒

張墉曰飛黃結綠其符采步驟人盡奇之不必卞樂矣惟雜糶粟於斌砍溷逸足於駑蹇能名其種不失其情如權衡之稱物斯明哲之察歸焉或曰知人之明不可學又曰知器須有自然不學而冀自然將何操而應機立發哉況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人無常賢處世末流禍覆當前收成以瞬欲恃間間察察從事際牆頻樹之下鮮不致因者是以名士達師漱霊於胸覩理於境勝權遊鑑之物不能淆則衡殆炤窮之患不足慮已輯識鑒第八

林增志曰桓信殺子自宮者爲奇士蠹流之樣伏於此矣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聞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史記

王翦伐荊始皇送至灞上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

陳之邁曰祖逖御將如此何翟起皆爲效死力

曰將軍行矣何發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侯故及羣臣時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至關復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言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王性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頓令王坐而疑我耶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袁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

張溥曰伏波侮姪與劉孝廉於建原非多見成敗者安能爲此言

王磐、莽從兄平阿侯子尚節氣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相友善馬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

姚奇胤曰篇間客占可與郭門逢見老同稱鑒

王商上巳日會賓客於洛水周舉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酒闌倡罷繼以灌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張种還以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斃

胡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頗知人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於牖間客占察之指廣以白遂舉孝廉後漢書

魏桓數被徵鄉人勸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鍾惺曰指儒名稱太祖南明所忘當稱將興時以身爲之識也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迹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擬論

折象感多藏厚亡之義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象曰昔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福也臨隙而高其崩必疾智者聞之咸服焉

張璠曰然忌不能管蔡美報可稱小夫之歎

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徇稱所長而達之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以財終不爲言

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塋人所不封土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不顧自雄及子孫三世廷尉爲名法家肅宗時下邳趙典亦不卹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豐熾子孫三葉皆爲司隸 後漢書

吳伯與曰猶子會貢公之卷無資自致衛廬鏡具自隨所在取直始得前

徐孺子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瓊卒歸葬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遐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其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況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聘鄭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後梁氏敗賓客多坐唯衆不染於詞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大陽郭遙見种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臥托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衛

不得見三公辟召輒以詢訪隨所臧否爲與奪符融

龔五談曰行不無問四字者遷二子後物

察其非眞到大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間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從稍省旬日間慙歎逃去

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鄭玄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遂迫脇玄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孫鑛曰夏子治賈從師是

張儉等亾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夏馥頓足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

黨錮石砫不知何爲亦入黨中

岑晊以黨事逃亾親友多匿焉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能容隱之乎

張溱曰閉彪言不獨逃者爲非即匿者亦未是

曹操微時李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虛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李豐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三國志

溫恢父爲涿郡太守恢年十五歸鄉里內足於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曹丕遣使至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嘗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三國志注

孫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疎子嘿猜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言有徵

孟光訪太子權畧智調於邸正正曰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焉可豫設光曰今天下多事知畧爲先知畧須有自然非學力强致也正深然其言

何綏侍司馬昭宴退告邁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

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當事非貽厥孫謀之兆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晉書

全世懿曰平公識更高于宣源

羊祜從甥王衍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味之亦以貪敗

永嘉中洛城東地陷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董養歎曰周時狄泉即此地也蒼者胡象白者

國家之象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識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王彌游俠京師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盧循雙眸罔敏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恩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弘訓少府蒯欽楊駿姑之子少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駿諸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

鍾傳曰絕未有以愛喜分屬水旱者一經說破即成至理

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石珩問袁甫壽陽以西何以恒旱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東是吳國足強邦一朝失賊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壽陽西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

張燔曰范蠡謂勾踐之臣深于樂利識不減坦之

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

裴頠敷稱韋忠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

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以附賊后豈大丈夫所宜行裴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胡毋輔之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薦之河南尹擢爲功曹

阮籍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繇是不與世事酣飲爲當司馬昭欲爲炎求婚

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問時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桓溫欲北代屢詔不許輙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情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悤悤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日來使人悶悶聞卿謀意始得了溫奉旨果不進

洪吉臣曰引身退一匹夫耳豈能戢止敵人書中詔次第而出愛處老謀

慕容盛謂叔父柔曰今崎嶇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

裴頠曾曰亦正順命規險處矣

虞寄知陳寶應不可諫虞禍及已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陳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 南史

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爲名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胤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犬不得立矣既而文忠太子薨鬱林海陵果相繼廢黜

柴世堯曰防請靈盧解往子孫終不昌良死盈滿亦安可處也

斛律金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尚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嘗以爲憂 北齊書

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長守邪

後魏曰浮海性尉遲結客意亂世只此二法自當發憤力行之

王羆受西河內史辭不拜或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周書

武帝謀伐齊竇熾時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衰遲請

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第二子恭爲總管

楊玄感反帝引蘇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識是非審成敗者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隋書

裴諝列奏郭子儀家奴宰羊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之庇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唐書

電子論曰裴意亦佳可見尚父御下律身初無門庭

郭子儀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睇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亾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分子儀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

伍瑞隆曰兩雄並權政自難耳餘亦終意爲郭李隙始耳

桓彥範袁恕己爭取陽嶠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

情樂唯不樂故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

裴緯示儆大臣請禳裴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識者謂其知命

傅奕極詆浮屠法集晉魏以來與佛駁議諸論說爲高識篇

盧藏用以俗狥陰陽多拘泥著折滯論以鬯之頗爲達識所重

冠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我言準後果爲丁謂所傾宋史

楊廷筠曰師鄭集之倫味及坊之言覺者茨布廣屋之藩

李沆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李沆不以居室屑慮弟維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治第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問曾曰明揚士類

宰相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

張方平守宋都官弼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涑水記聞曰弼清手疎大快人心安石猶特定然慨惜欲死）

河北罷兵李允則治城壘不輟召詣之允則曰初遍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

（荣世居曰忠愛懇惻想見）

司馬光屢欲革青苗免役將官法夾西戎議弗果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古大臣用意不同不似今人頭巾氣魄祭曰記）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鄒浩還朝徽宗首及諫立后事奬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未忌浩果使其黨爲僞疏遂再責衡州別駕

（吳泰來曰瓘亦有識但希祖諫草何以置對伺疏之禍未必非有厚薄焉）

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生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

昂在海陵時縱飲沈酣數日不醒海陵面戒之得間輒飲大定初還自揚州妻丁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怪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清辰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金史）

（鼎鑄因曰久歷畏約不能無恨吳育養不藏奉來家）

施宜生從范汝爲於建劒敗變服傭吳翁家三年翁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寘疑耶翁因詰則請其故翁曰吾者燕客執事成俊而獨遲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眞傭也宜生遂告之翁贈之金使濟淮以歸

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格識將在參議府不署奏牘及入中書竟復之并徵處士得以不次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靳哉（元史）

西域賈有珍寶進售其價六十萬省臣傳玩尚文問此何用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則目有光文曰一

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用已微矣

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曰汝部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阿魯圖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阿魯圖曰選儉子耶若儉子須强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不枉人不壞法耳何必强壯

雅量

張墉曰大雅卓爾每多深致可競之地亦以不競勝人是故君子安之彼夫風流醞藉謝舉不櫻其懷率素簡夷禍威不懾其志者皆量之雅者也汪汪千頃澄淆莫加身世資糧舍此何適書曰德以容大事惟恐濟豈步隲史匡翰之謂耶即如州僕射見侮頗豎反增厥美不爲劣也輯雅量第九

潛臺子羽齋于金壁渡河陽灰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揮劒斬蛟蛟死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恡意史記注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惟穆論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後漢書

客有薦士於王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徵爲太子太傅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諸葛亮言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

鍾惺曰丹感子賈慙是極慎交人猶不免爲鴟者所累交遺之難知此

裴玄談曰論宮狀誠千人俱見

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三國志

董允與費禕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由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按江南號歆曰難獨坐

孫策大會四方賢士大夫華歆在坐莫敢先發言歆起更衣則議論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

步隲避難江東與衛旌種瓜自給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懼爲所侵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臥旌欲委去隲止之良久征羌開牖見客隱几坐帳中坐客牖外旌耻之隲辭色自若征羌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菜茹飯客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以忍此隲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羊祜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晉書

劉弘討陳敏陶侃爲前鋒督護有間侃者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悉遣之

陸納出守吳興至姑孰辭桓溫溫問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公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

納徐云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歎其率素更勅設饌酣飲極歡而罷

王戎自言與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陶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親朋好事載酒殽而往潛亦無所辭

鍾毓與參佐射魏舒嘗爲畫籌後朋人不足以舒滿

數初不如其善射也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鏃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徐邈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盈罇邈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惟以節儉清修爲暢

（沈吉臣曰如忌人偏欲奪頻頻之邈爲趙士大夫不顧日中那有劉毅）

劉毅家京口酷貧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躓頓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

故 宋書

裴子野爲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不與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下之道豈因訟以受服黜免終無恨意 梁書

（宋廷煥曰佩家而裏又能逆答不謂無盤中有此人）

羊侃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在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

庾詵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一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沈約少孤貧丐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慽

徐勉宴袁昂宅甚歡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曰我無少年諸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大驚求止 南史

（魏奇龍曰求出求止老成典刑乃爲得事）

劉訏家貧苦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宴然人不覺其饑寒自少至長無喜慍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梁太子大器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問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又問官今憂逼神貌何得怡然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有訴事於宗如周者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其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宗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秖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宗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周書

楊休之左遷驍騎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魏收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北史

戴至德與劉仁軌更日聽訟當時多稱仁軌爲解事僕射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唐書

魏元忠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免死傳聲及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臣請不知

盧承慶典選較百官考有坐溺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其寵辱不驚考中上

史臣翰從事關徹嗜酒醉罵臣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臣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臣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五代史

李濤抗疏請正張彥澤殺記室奪其妻之罪後契丹

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濤詣帳通謁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宋史

呂蒙正初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若不聞而過之同列不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

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眞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馮京自卿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被勢欲妻以女權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亦出奩具曰示之京笑不視

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酬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愕封識未嘗發

呂祖儉忤韓侂胄謫吉州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彭思永就舉持數鈿爲資同舉者出玩或墜其一於袖衆相求索思永曰止此耳客去衆手揖鈿墜于地衆服其量

劉安世徙梅州章惇蔡卞猶憾不置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僕曰我

洪吉祥曰鎮定固佳夔亦衆帥

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寄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吳瑛有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

蜀都統王夔恃功驕恣朝廷不能詰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才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何疲弊若此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不敢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若沸旌幟森然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玠自若徐命班賞有差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向敏中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日李宗愕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門闌寂然與其親徑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亦唯唯卒無

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吳伯與曰此與公沙穆補外略潛絕似）

王曙愁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上空中。但覺枕榻漸高、曙無懼色。徐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還我故處。須臾榻復故。風亦斂止。（遼史）

廿一史識餘卷六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海寧吳本泰藥師參訂

愼密

張墉曰、事以愼成、謀以泄敗。敗成之幾、無不繫乎能愼矣。史稱石建孔光天下之至愼也。何猷業無聞、豈左瞻後掣、畏葸失功名之會、不若乘機偶勃、斗筲奏桀俊之勳乎。雖然、大業固需時熟也。尤需智才。才不開則奔而潰、贍不沉則橫而夭、氣不養

則盈而怒、惟矜矜小心、始能操縱事機、救敗轍以底厥績。呂氏曰、良農辨上宜、謹耕事、未必收也。而收者必此人。是以君子寧愼密而不肆也。（愼密第十）

（沈曰、看這幾不字、撰必字、轉換筆寫、非懂老筆工）

萬石君歸老。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

如在上前。史記

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景帝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幸上林、詔綰參乘、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服也。

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所有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漢書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安世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蓋能、豈有私謝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光武延郡國、留陰識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後漢書

曹袞兄弟游娛、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卑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大驚懼、責袞文學曰、修身自守、嘗人之行耳。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三國志

孫權遣諸葛瑾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高柔爲刺姦令史、處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曹操夜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三國志注

謝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謝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弘微以他語亂之。宋書

何遠言不虛妄、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梁書

周捨居職屢徙而嘗留省內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素辨給與人汎論談謔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性尤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郭壞亦不營

張興世父仲子繇興世致位給事中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謹畏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

撤而行 南史

楊綝與十餘人同謁煬帝問張虔威首立者爲誰虔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曰卿爲謁者大夫乃不識人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 隋書

席豫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

楊椿居內職十餘年不言一人非過時被嫌責答曰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 北史

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以金銀杯斟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嘗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或乘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唐書

眞宗立引見羣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宋史

范鎮與司馬光相得甚懽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爲傳死則作銘鎮後銘光墓辭頗肖峻光子康屬蘇軾

書之軾曰不辭書懼非三家禍乃易他銘

劉甲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薛繼先隱居洛西山中石玠行部過之避不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繼先曰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隣里必有受禍者 金史

史天澤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其以權自張答曰君亦聞韋澳之致周墀乎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自天子出何權之有言者慙服

李孟與鐵木迭兒共政多違忤迭兒構之英宗盡收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學士意其必辭謀中之孟拜命忻然有司奏李孟到院故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俯就集賢耶自是謗不得行

方正 附矯激

張墉曰方正之流倘所謂今之矜者耶亾論心存崖異動與世牴而不能諧於衆即其侃侃正辭毅然行斷不相下借者多自見其爲是也夫書紀正直詩詠和平君子亦和平正直而已甘爲忿爭何哉王介甫世稱不近情者猶雅愛馮道之爲人則其執拗詬誶豈專擊致然歟故爭而不勝與爭而勝皆非有益也故曰與其爭也毋寧廉輯方正第十一矯激附焉

汲黯與大將軍亢禮人或說黯曰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過黯過于平生史記

張禹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士民皆以江有子胥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漢書

林增志曰王閩渡江遭風拔劍斬水馬位胥而得濟下若伯達訓遂理正也

霍光秉政丙吉薦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與蓋主謀殺光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光獨不除用望之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祿祿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愼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解

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亾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

[illegible]汝宰曰諺此殺[illegible]有生氣

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貢禹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袁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 後漢書

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李充高節每卑敬之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

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竟去

[illegible]伯[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延篤尹京兆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采糞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遂殺之冀慚不得言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人或謂湛僞詐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沈景有彊能稱權河間相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當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鄧惲署吏不受西至長安上書王莽大怒收繫詔獄猶以惲據經讖難仰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瞑目詈言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後會赦得出

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不從寶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寶大恨而去

趙忠受詔論討黃巾功甄舉等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延致殷勤延謂傳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張酺遷魏郡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椽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寃聞其兒爲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延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

吳良爲郡吏歲旦與椽史入賀門下椽王堅舉觴上壽謟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堅佞邪之人欺謟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祉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韋豹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騂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予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

梁商以楊倫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留朝歌以疾自上曰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後漢書

袁司徒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皆周榮具草竇氏客徐齡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誅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竇氏敗榮繇此顯名

林增志曰羅直之氣從義集蛇

歐陽歙請邳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禀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慨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椽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

劉日昇曰君章性烈如火故其出詞亦若被鈇鑕然

范滂坐繫黃門北寺獄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於後越次而進甫詰之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慷慨仰天歎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之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慘然改容

孫曦曰詞氣反懷叙勝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

楊慎曰辭理抗直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蘇正和以免其負訪於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不可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得免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

爲蘇正和怨之如初

桓曄姑爲司空楊賜夫人曄父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曄拒不受後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呂布初與先主和親後離隙欲袁渙作書詈辱之再三強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因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

方九敘曰德可服人不聞以辱渙言非是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三國志

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司馬懿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之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 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鍾惺曰先使拜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

杜夔以知音爲雅樂郎世亂奔荊州荊州收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止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顧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有酒失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

虞翻乘船行與廙芳相逢芳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閤戶不應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

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芳聞有慙色

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辛毘不與往來、子敞曰、劉孫用事、衆皆彭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直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朱天璧曰、得公且不肯、豈節後世以一琯一級紅身求之能不鄙此

邴原在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錢樹、原惡其繇已、而成淫祀、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三國志注

林增志曰、魏禹既遷祥亦蔡荀與顯止爭先後未見矯然

司馬炎爲晉王、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輙拜人者、損魏之望、虧晉之德、吾不爲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炎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晉書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於司馬昭座、因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曰、此子羸病、君不能爲吾忍邪、會引據辭理甚切、昭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龔五縻曰、保存匡衛親仰桓景王敬美所謂與甫未年節裏二字不大分曉

稽紹爲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劉喬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過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敬紹、冏乃止、後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王敦兄含爲盧江郡、貪汙狼藉、敦於座中稱曰、家兄郡定佳盧人士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不安、何充晏然自若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昵、回慷慨言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繇退舍、導深愧之

高悝家有鬼怪、巫祝厭劾不能絕、值幸靈固請之、靈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勝邪當以正、奈何以邪救邪、並使熒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王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不許敦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常有武昌地否凱懼不敢言郭舒曰太守言是敦曰平子以卿痴狂故捫鼻炙眉今舊疾復發耶舒曰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象成壯之

（裴子語曰處仲驍武凌物射聲振矣）

王敦謀逆劉隗勸帝出腹心鎮泗口敦惡之陽與隗書欲修力王室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志也餘無所知敦得書甚怒

（裴世基曰情昧于知子當）

鄧超黨桓天以父忠王室不令知將亾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亾後若損眠食可呈此不爾燒之憤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憤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孫教忠之道缺然）

古成詵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効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愚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黃顯堅曰今阮籍亦與効邪何魯之後復有成詵）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劉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永初後唯書甲子而已宋書

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璽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鄧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

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白後主深以爲恨陳書

（張爾曰紀僧真乞作士大夫承旨猪江敷長氣而恩衛玉高自位置樂扇一麈與務床之事絕肯）

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帝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南史

蕭道成圖僭位欲以謝朏佐命每夕置酒獨與論魏晉間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昔魏臣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安戍王項以帝弟權傾朝野鮑僧叡假王威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徐陵奏彈之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戍王殿上侍立仰視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

明帝欲殺臨海王使裴叔業密勑何昌寓昌寓拒之曰臨海未有失德寧得從單詔行事仲時自有啓聞叔業曰若爾便爲拒詔昌寓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

邵陵王綸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壺壺謝

舉預安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王琨舉書輪轉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

王玄邈使長史房叔安使建鄴發蕭道成謀道成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勑殺之道成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

裴粲爲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勒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言曰僕白君左右言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 魏書

趙仲將溫良恭儉對妻子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北齊書

（蔡五筵曰唐席豫作宇與人亦未嘗書者）

閔湛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未幾浩被

收高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見至尊但依吾說既入景穆言允小心慎密制錄于浩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久哀臣耳實不問臣臣不昏亂帝謂景穆曰直哉臨死不移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宥之 北史

（張溥曰高公勇于就義不欲死以俟生卒得免雖名賊考終負心苟免者當以爲鑑）

高允得免後景穆讓允以不屈已導而令帝怒允曰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私欲沒其公應愛憎蔽其直理浩之責也至於書因家得失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

楊素嘗塗貴顯百寮慴憚無敢忤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柳彧牀彧從外來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勑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前辯諸事狀素銜之

王義方廷奏李義府奸佞而不問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媿唐書

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姊女祠俗云盛服過者致風雷之災李冲玄發卒數萬改馳道狄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姊女避耶

（洪吉臣曰宮中有姊女何處避之）

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進制進馬一百五十匹溫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溫亮泓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檢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

李日知寬平無寃濫免一死因少卿胡元禮欲斷殺之與日知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因終無死法

李承嘉讓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蕭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者又誰耳哉

楊綰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資故亭曰撤座中聲樂至清威人亦子儀盛德事）

韋思謙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勸之答曰耳目官固當獨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有道士獻丹藥于柳公綽問所從來曰自劍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高元裕與韋澳兄溫善諷澳諫已溫歸以告澳曰恐無呈身御史

張師德兩詣王旦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待若復奔競無階而入者何如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亦遣旦曰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宋史

陳櫟林曰王公自負何等

丁謂出寇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誣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宋史

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錢無筭包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悟衰止

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榮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李垂還朝李康伯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垂曰我同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翰林學士矣今且

黃福曰丁可崖州便知宰相不足謁

老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

張墉曰李公學識深邃觀側深詆者豈亦有別鑒耶

李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楊邦乂目不視非禮同舍欲賺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秦天麟曰逆世功趨禍初不爲後世計無事可指亦自愛然

翟奕命王若虛作崔立功德碑若虛謂奕輩曰功德碑當指何事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 金史

蔡希憲疾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邦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元史

許衡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坐樹下

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不可取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桑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黃潛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壺玉尺纖毫塵勿汙

項蔡圖曰自古題張彥帶滑稽來言一鶚不減黃叔

帝師至京師詔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鶚帝師不爲動李术魯翀衆鶚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衆鶚卒飲衆皆慄然

蘇則曹植問魏代漢皆發服悲哭丕聞植如此不聞則也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揖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三國志 以下婚激

司隸都官從事劉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寢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救傳而去 晉書

文括曰以子從蔡謨而也

褚淵背袁粲等謟附宋淵子賁終身愧恨辭爵讓弟居墓下會疾篤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閉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不可得者身也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思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 南史

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須其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

高法援引蠻賊來擊軍營韓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間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緣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 魏書

崔諶恃其弟暹勢從李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

奇亂曰顯宗後自矜代訴前黜不作露布蓋矯飾也

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遊事佞人北史

鄭俠與王安石忤安石猶欲碎爲檢討命客諭意俠曰俠之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待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盍取所獻利民便物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乎俠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族子以張膂薦再三辭不獲遂即館膂嚴毅肇拔意度異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膂曰天下被而翁破壞旦夕戚來先至而家惟有善走庶可逃死

廿一史識餘卷七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太倉黃翼聖子羽參訂

言語附便給

張墉曰魏晉雅尚清譚於時間人作意自矜雖隻字單言無不別樹牙頰臨川獨闢徑路世說三十六篇出言入筆亦無不另具鉗錘故言語稱最工余欲規模臨川惜二代所餘悉皆鱗爪下此華質繁簡各隨乎時求所謂機鋒似沉滑稽又冷者不必盡合雖然五兵縱橫乃號武庫一色矛戟應敵定乖七襄絢錯始稱錦肆止列紈素觸眸弗艷也若夫其人非其言亦非而瑕然睦耳者步予賜之塵則不足奪猩鸚之能則綽然故於篇末附見云

辯言語第十二

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嵩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恭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史記

張榜曰陳臣賢動壯快生氣勃勃安得不嫌忌

王鼎曰余言治類老子偏駁不槩乎道

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昌邑王以淫亂廢，羣臣皆下獄誅。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以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以諫書。漢書

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後漢書

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欲論殺玉，中尉蕃時年十八，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今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收意收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

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砍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乃解。

鍾惺曰弄一勇夫于掌股使之喜怒不得妙哉妙手

殷臣曰拘譬恐失奇流拔扶又問詭遇在典選者自鑑衡寫則發迹之耳

衛臻典選舉，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張墉曰剛緝風雅電光其舌妙在都據王風

吳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皆集秦宓未往諸葛亮累促之溫問何人亮曰益州學士及至溫問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問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無足何以步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董恢副費禕使吳孫權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恢曰儀延不協起於私憤無黜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强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

宗預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權嘉其抗直

魏國初建禁酒徐邈私飲至沈醉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操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丕過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閔度曰觀名士之言亦平心之論

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號明帝疾之盧毓爲吏部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嘗士嘗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或謂秦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頌乎宓曰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爲漁父咏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然也

諸葛亮與羣下教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雖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三國志

張溫將使蜀孫權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遠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

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三國志注

翟莊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晉書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司馬昭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有此理乎譚曰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張燧曰載記十極有今辭爲語爾日風氣不殊中國能修詞也

陶徵士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慕容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梓慎巴生淳于鄒生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依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太祖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宋書

張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黎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黎景胤曰黎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南齊書

虜使宋弁見王融曲水詩序後日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今覽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魏獻馬不稱世祖使王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伍瑞隆曰不因地遷亦非通論

魏主所獻駑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駰駰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蹶。弁不能答。南齊書

周盤龍爲散騎常侍。世祖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兜鍪中出耳。

顧憲夢曰將厭其美

柳惔侍坐。高祖曰。徐元瑜遣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梁書

劉歊少時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王份子肅奔魏。虞引魏人來侵。世祖謂份曰。比有北信否。份斂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

魏遣李道固來使讌之。蕭琛舉酒勸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

高宗謂蕭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陳書

歐陽紇反廣州。徐儉持節往諭。紇置儉於孤園寺。守衛不得還。儉謂紇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

王曇首與從弟球俱詣劉裕。裕曰。亭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南史

文帝好與羊玄保棊。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瀅澶。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崔祖思令都昌隨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共坐。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清蕩。此坐便是堯廟重去四凶。

齊主道成置酒爲樂。羹膾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忽鼈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道成曰。尊羹故應還沈。

范柏年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有此

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明僧暠再使魏于時新誅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事何以答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秩成雌北屋之昨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喇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

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斋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徐寅有罪繫獄旦日原之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

陸慧曉爲廬陵長史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

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侯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與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

劉日昇曰元帝可不著書衡山應爲是語

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梧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彭城王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所能降魏書

楊昱同伯父播在王肅餞席酒酣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兢理播不爲屈北海顧昱曰尊伯性

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源懷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崔暹薦邢邵世宗因徵之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

張溥曰繁欽氏辭資刑佩正在是列之

短此癡人也遲曰子才言遲短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北齊書

薛琡形貌魁偉以幹用稱爲典客令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禮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武陵王紀稱制於蜀遣召劉璠使者八返既至便苦求還紀知不爲已用厚其贈而遣之臨別又解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殺剪奸宄

陳安成王頊爲質於梁江陵平頊隨州還長安陳湍之許而未遣至是命杜杲使焉陳報聘歸以魯山厚頊杜國詔杲送還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以尋嘗之土易骨肉之親使臣竊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帝慚恧久之曰前言戲耳 周書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叉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歸曰長叉未能補桀翻欲吠堯帝大笑

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袁敞詣周時主者以敞班陳使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後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坠主者不能屈以狀奏高祖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

張五牧曰自不能廣宣德化乞僻可恥說者表

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㥄妹爲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錄陛下 北史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自陳愔曰成鎮中旨愷應聲曰雖彼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

齊使劉纘問典客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

太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何必爾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組傷女工奢淫之始危亾之漸

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矣唐書

魏元忠復陷侯思止獄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召復舊官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劉几謂張秉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平日禁其爲樂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秉敬識其語宋史

新法鬻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爲賈區張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二祠皆不得免乎神宗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鄧肅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又言祖宗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厥後羣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政事所以益緩也

盧秉謁蔣堂於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殷岳日語如戟鋒永叔論朋黨猶覺支離

神宗問滕元發治亂之道因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

衡州有靈祠士民夙所畏事初頴徹之作來謁堂奉母語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是又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

楊廷筠曰淫祠暴狀能爲是言可以愧世之媚鬼陰騭者

海陵遷都燕京有司圖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無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金史

董師中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

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高智耀請于世祖行天下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

非士不得也帝悅更寵賚之元史

世祖問人言遼以釋廢金以儒亾有諸張德輝對曰遼事臣未知若金季則皆親睹金所用皆武弁儒特三十之一耳軍國大計又皆不使與聞儒何咎焉

世宗顧不忽木稱塞堅旃之能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不知也不忽木曰今有以內府財物交結親王者陛下以爲何如帝急揮以手曰朕失言矣

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雖萬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於紙無不差者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寬狀客謂周專以人主意指爲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漢書以下便給

郭淮奉使賀丕踐祚道路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丕正色責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

是以自知免防風之誅丕悅三國志

桓冲聘鄧粲爲別駕粲應之劉嶙之曰卿忽攻節誠失衆望粲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

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昵狎過甚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宋書

周顒謂蕭惠開性太險峻無致諫惠開答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南齊書

梁主衍從容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遞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梁書

建康陷馬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蕭衍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衍笑而美之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搆遂遭天火相顧未有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問侍臣曰、吾旦來如鼠、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褚炫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鞏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歡、帝意解、南史

庾杲之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縮舌而不答、

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神武遣侯景招引岳衆、文帝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秦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周書

明侯門泣笑怒爲景如遣

廿一史識餘卷八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閩　周之夔章甫參訂

規箴

張塘曰、材不中程者工以墨規、行不合道者人以言規、不執規以爲規、烏乎規、苟卿曰、齋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歡芬芳以送之、非規箴之規乎、故操此貢君父、飾友生、則美寶之質、雖摩益輝、而人已皆可無憾、不然、裂眦以爭犯顏相詬、徒滋近名翹過之嫌、何裨從違之計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道之厚也、惟君子能之、輯規箴第十三、戇訐附焉、

季札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辯乎、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史記

慧星見、景公坐桓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

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覆之深譯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聽朝嘗不悅大夫請皋簡子曰大夫無皋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梁溪曰申生代皋落之例並克之諫在前應何忘之

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太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毀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楊慎曰流涕故語祖祖曰卤有布衣之愛有骨肉之恩○一絕字可謂可怜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

黥布反高祖病甚惡見人臥禁中部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文帝幸霸陵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斬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張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余有丁曰魯日齊文治陵哉今流水益有感于是言

魯王好獵田叔從入苑王輒使相就館舍相出嘗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

苑中我獨何爲就館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光武廢郭后鄧鄧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帝曰惲善怨已量主 後漢書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賓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馬援爲書與隗囂將楊廣曰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言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腐咋舌叉手從族乎

襄墻曰表如規二義而不能使瑣瑣之布陸蔡分齊絕恩乎若稷悲夫

袁譚爲弟尚所攻奔平原劉表以書諫譚曰青蠅飛於笙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施爲異身初聞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未有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譚不從

劉表寵妾後妻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琅琊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共升高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和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李膺免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貽書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貌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歡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乾坤曰精健深蟄最善用易

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

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覩矣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於蔡

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

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

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張墉曰忠者善言使聽者之心王子師以爲佞人不知蔡邕羞恨矣

初平中地震卓以問邕邕言地動者陰盛陽侵臣下

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瓜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

邕才學厚相遇待集讌輒令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

公沙穆遷繒相繒侯敞所爲多不法穆到官謁曰臣

始除之日京師咸謂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

規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

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

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

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遠屯絕域吏民怨

曠楊終上疏牟融鮑昱等難以施行既久不宜回異

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

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域西之國不以鱗介

易我衣裳從之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陛下既乖其道豈獲

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

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

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肥甘

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林增志曰布有陳宮高順之助而不免爲帳下虜多誤不悔敗固宜哉

呂布性決易所爲無嘗高順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

思忽有得失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

不能從

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元會作於庭靈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

席舉手大言曰齊魯爲夾谷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

誅之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陽豪族多以奢靡相尚太守王暢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張墉曰矯不妨過甚表鄉原故欲以可否之間居身

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出錢令市果實祐買筆書與之因白郡將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後漢書注

曹觱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負土董尋諫曰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三國志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姚鼐曰案說謂天下嘿約止有關係後亂被軍卒致殺身實於此有卓見

李儀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策反復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

周聖瑞曰攝生良箴

王朗曰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采肩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當今少小之緼袍不至甚厚則必成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孫皓性不喜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陸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

張墉曰一經嚴厚讀慈禮不堪自見

許慈胡潛並爲學士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于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羣僚大會先主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儆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威切之

許攸擁部曲不附而有慢言曹操大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杜襲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

下成之若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今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杜襲曰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强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嗜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敞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 三國志注

初但曰輅別戒謹然能以此自持亦可非也

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蹔出耳不復如昔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檄壞之權孫是自絕

荀晞怒殺閻亨明預舉病往諫晞愈怒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興桀紂以惡逆

滅天子且如此況人臣乎願公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 晉書

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韓伯議折之識者謂伯能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

羊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鎧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戟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祜改容謝之

嵇康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

王濬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進見陳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炎毋容恕之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若有問者輙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閻生之屈廉頗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

豫章太守范寧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假還

必訊官長得失徐邈與寄書曰足下誠留意百姓願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宜耶邑至里詣非徒不足致益恐反爲鱉魚之資世寧有瑞人貞士多所告白者乎足下但擇公方之人爲監司而平心居宗亦何取於耳目

張墉曰謙虛福亂粉飾命平從來染上當君有此相

義軍至江乘桓玄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法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陛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

姚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弃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於舜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樂預隆曰未聞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南齊書

陳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曰可謂智士虞寄正色曰覆鄜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陳書

林翰冲曰發宦世態後先一揆炎手熱時何可無權羅之想

何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復相寬者南史

張墉曰桓帝發楊賜才親

宋世諸主皆極嚴妬王藻尚臨川公主主譖之下獄死明帝痛恨令近臣虞通作妬婦記會江敳當尚臨海公主上使人爲敳作讓婚表徧示諸主并爲戲笑繇是妬主稍沮

臨尚公主書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卒蓋何不法書而甘以獄死也

柳元景顏師伯詣沈慶之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何爲插杖而耘不顧

高祖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議異以問于烈烈曰陛

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魏書

高祖怒世宗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告陳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爲之慙忿時或悲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北齊書

徐沂曰帝子帝弟何爲自計厮養之役

汝南王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王斫獨執版邪立王作色曰我帝子帝孫帝弟帝叔今爲安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宋從厮養之役悅謝焉。

殿曰元稽嘗問一菜之名遂能摘人軸凡大怨云亦臣防微理之當然言其

邢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召韋夏至宅訪以政事夏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周書

蕭寶寅西討蘇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寶寅將叛使姜儉語湛湛聞舉聲大哭儉止之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荊棘生王戶庭也寶寅果敗。北史

樂運與槐詣朝堂陳八失言甚切至宣帝大怒將殺之莫有救者元巖曰臧洪同日尚可死況此干乎詣闕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彝五讖曰翔與云殺臣臣有名不殺臣陛下有名此正樂射龍凡爭名處元巖

者意語說爲紆迴

唐儉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太宗射四發輒殪四豕有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治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新唐書

洪古臣曰言謂常棄兄相加之讓尤肇其言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還東宮近師傅專學秩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項羽國曰有鬼而留不若無鬼而去保全一朝乾淨而孔明對遼然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言誠在主上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就執深文

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

李綱因諫太子不聽、乞骸骨、太宗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窮滅否、劉洎諫曰、帝王與臣庶、聖哲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愚自强、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懦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迮其議哉

武后語左右、往來俊臣等數治獄、朝臣逮引、一切承反、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姚崇曰、垂拱後以告訐爲功、天下號曰羅織、甚于漢之鉤黨、近臣覆訊、彼不自保、敢一搖手以忤酷吏哉、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皆我爲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

張易之誣構魏元忠、引張說證、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緣此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閽救子、與子同死、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穆宗問柳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孔至明氏族學、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劉去之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至問垍語、懼欲更增

損、述曰、丈夫奮筆著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

文宗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唯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

薛嵩好蹴踘、劉綱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咎刻歡。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嘗言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後命召蕭、李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代宗博問羣臣、李泌破一桐葉附使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

王廷奏之亂、憲宗歎宰相不才、而使奸臣跋扈、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也。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五代史

范純仁弟純粹在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戒之曰、大幣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宋史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戒之

曰、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形于詩歌、贊於賦頌、記于碑銘、著于序記、亦言語也、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求溺也。

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讀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魏矼克館伴使、諭和議之非、秦檜召至都堂、問其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

相公

司馬光諫神宗曰、呂惠卿儉巧非佳士、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自惠卿爲之謀、主天下乃併指爲奸邪、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能動人主、帝默然

周蔡徙侍御史、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蔡曰、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便爲形迹、使彼過不改、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

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

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李穀曰、斯人薄令、慮不克享、朴曰、公在衙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

孝宗謂張栻、卿知敵國事乎、栻對不知、上曰、金國饑饉、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比年諸道水旱頻仍、民貧兵弱、官吏譏誕無一可倚、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

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吳育曰、盜誠無足慮、小臣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

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張栻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詰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

梁山濼素多盜、蒲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性尤侈汰、嘗以書抵蘇軾曰、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

薛叔似初登對、論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

張璪曰劉柳誠愿之非於天獨見其大

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

何郯爭辯帝前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

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劉敞諫曰王章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衰盛笑

鄒浩得罪田畫迎諸塗浩出涕盡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來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章惇妻張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亾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

龔五橫曰近日朝陽之鳴均爲顯名無不揚揚自滿聞田生語能不愧心

朱震被召問出處於胡安國答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馬廷鸞辭相位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亾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凱圍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掌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閣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水閣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

與宗問蕭休聖居外有異問乎休聖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史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張浩入見世宗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上問誰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金史

宣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秦蒐也顧視張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

海陵問鬼神事楊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

武問宴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自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

臣言臣日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理

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臨洮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其爲災異明矣誇示四方臣所未喻

楊雲翼患風痺上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

太宗嗜酒日與大臣酬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一日持酒糟鐵尸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寧有如吾圖撒合理者元史

阿沙不花侍武宗於內殿見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軀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躭嬪嬪是好譬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惜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即忌命進酒不花曰臣甫願陛下節飲而輙命飲是勸之也趨而出

武帝炎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炎曰吾克已爲政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炎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當不同晉書○以下戇訐附

陳子升曰有罪無功可殺大昧上欲敬摩斯爲[illegible]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爲莊嚴剎巢尚之罷郡還帝問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處愿口陛下起此寺苦百姓賣兒賣婦致之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南史

古弼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捽樹頭掣下床手搏其耳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何罪置之魏書

文宣帝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問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爲大苦帝默然北齊書

齊文宣肆行淫暴李集面諫謂帝甚於桀紂帝令沈沒流中久之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爾不

及矣又流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北史

吳木春曰觀此情事於法語背惟天后能之

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元順而諍曰禮未亾人手去珠珥衣不被彩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太后慙而還召順責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

裴度置酒延客劉棲楚附耳語崔咸聚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嚅嚅耳語頗上罰辱度笑受飲唐書

王叔文雅不喜竇羣羣亦悻悻不肯附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遂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

魏廷式入奏事太宗曰有事當自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爲宰相來也宋史

有人衣麻衣坐承天門大笑三大哭三有司拘問之其人曰我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哭者哀祖宗國家破蕩至此也有司欲處之重典哀宗曰近詔草澤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有理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金史

廿一史識餘卷九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洪吉臣載之參訂

品藻

張墉曰、伯喈決三君八俊之評而疑論息鳳雛定顧劭之目劭安其言更親之章璞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其品藻之謂乎是以風聲流問引之勿替較言其畧於同華有歆賞之樂焉先醒有鑾琴之仰焉後知有奬汲之弘焉潛芬有誦服之美負俗有琱磨之益焉雖同異恒於斯黨伐恒於斯夫蕩嶽漂波特末世之流失豈曰畏江海而逆廢舟楫懲噎而追咎農燧哉其不然矣輯品藻第十四

洪吉臣曰天地間賢人隱仗鄉邑屏治見有如許佳士

郭林宗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定襄康子西輩六十人並以成名後漢書

桓彬少與蔡邕齊名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寮絜操也共樹碑頌焉

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爽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盧欽著書稱徐景山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三國志

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潔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伍端隆曰臥龍意似不清江東之治

龐統至吳、吳人多聞其名、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邵全綜皆往、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天下之士、深與相結而還

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禹輔

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

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張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孫權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誰與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綜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魏百餘曰老奸氣壯衰昏而心無劉孫鬨鬨評論已分鼎立之勢

曹操問裴潛前與劉玄德在荊州卿以其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操問王朗孫策何如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朱元璋曰朗之憂策之對共論一好邪小影

魏明帝憂社稷問陳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可知也 三國志注

司馬昭與陳泰親友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昭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許子將扳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之蔣濟曰子昭誠自勿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揷齒牙樹頰頰吐

脣吻自非文休敵也

李密敎至洛司空張華問安樂公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亾國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孔明與凡人言無已敵者是以碎耳華善之 晉書

張溥曰勝安平于齊桓華武勝于皐禹所從司空首肯非阿私

王敦謂樂彥輔才短不若滿武秋郗鑒曰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士何可同日而言

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椽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

謝萬作八賢論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爲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

潁川荀道明閻陳留蔡道明謨與諸葛道明恢俱有名譽號中興三明人爲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

儒雅荀葛清

孫綽與許詢俱一時名流支公問綽君何如許綽答曰高情遠韻弟子蚤以服膺然一詠一唫許將北面矣

桓玄聞劉裕等及何無忌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李銓謂楊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

張墻曰譏姜非住目磨常衰世謂之磨伯以其無賢不肖之辨也

兗州有八伯之號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黠伯蓋擬古之八儁

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頑伯蓋擬古之四凶

劉曜從崔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姚興問宗敞於呂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超曰琳瑔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矣但問文彩何如詎可以區宇格物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在烏衣巷世謂之烏衣之遊宋書

謝瞻兄弟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如微子吾無間然

謝弘微與琅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

當之。

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亦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造一介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

梁王衍問侍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沈滉遲對曰、正清過於沈文章不減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書

王藉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藉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陳王霸先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霸先曰、卿等悉良將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南王彧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魏書

游雅論高允曰、前史載卓公寬中、文僥洪量、褊心者或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詔責聲嘶戰股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

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動容聽、者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可謂非矯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不可謂非風節也、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於心、內崔亦漏之、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楊愔欲引崔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北史

邢子廣曰盧詢祖有規檢彌衿盧思道無氷稜 文衆

太宗目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戰非所長高士廉心術聰瞻臨難不改節所少者骨鯁

唐俊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三十載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繩善無愆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論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貞言多利益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行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堅正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舊唐書

長孫曰稱量才品真如權衡之稱物

王珪與房李諸人侍宴太宗命珪各加品藻且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帝稱善羣公亦以爲確論 新唐書

張文瓘爲李勣長史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往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疑請勣曰子無以爲嫌其沉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決其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世以滋味目之替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

真宗不悅寇準謂其剛忿王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爲已任此其短也 宋史

神宗問歐陽修王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吝於改過

李遠曰晉郝則復二字確有醒精

張栻目李壽曰仁甫如霜松雪柏

徐鹿卿謂范應銓經術似見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彩似范滂理財似劉宴而正大過之

陸希聲稱李耀尚辭故辭勝理韓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金史

賞譽

張墉曰譽賢乎毀者以其處人厚也夫譽而不顧其安或失則誣或失則謂雖有厚其不甚矣惟見善然後盱衡遇才始爲抵掌欲賞不足從而譽之則敦行者因以不厭慕樂者仰而跂予華衮之榮布帛之煖無以加焉始爲不苟處人以厚也輯賞譽第十五

王維楨曰以此三言蹇叔之賢自見

秦繆公聞百里傒賢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

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饘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史記

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張墉曰先主此四之六三事使之者子賀蹇在繇之上使公得知

范升稱祭遵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後漢書

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鍾瑾母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言瑾似我家性復以膺妹妻之

符融師事李膺膺風性高簡見融輒絕屐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褒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馬援善兵策世祖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所謀未嘗不用

法正爲蜀郡太守報復德怨擅殺毀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於蜀郡太縱橫宜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斯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鵬翮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三國志

曹操稱荀攸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

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又言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

張昭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欲嘿而不宜則懼有私宜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紘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融報紘曰前勞手筆多篆書舉篇見字歘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司徒李猛司隸王密等稱華表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 三國志注

瞿硎先生居宣城文谷山中桓溫往造之見先生被鹿裘坐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乃命伏滔爲之銘贊 晉書

阮籍志氣宏放任性不羈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歎服以爲勝己

王濟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炎會公卿濟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

阮籍與王渾爲友渾子戎隨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亦與之交藉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王衍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顧榮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

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幸其宅嘗拜導婦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問之曰王茂弘駑痴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

沙門支遁風流勝貴尋微之功足參正始嘗重郗超爲一時之雋

曾文饒曰論云之宜情詞俱美大不發風

姚興徵楊恒於利鹿孤利鹿孤饑之城東曰、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棲其翼卿有夜光之寶當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寥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吏部郎庾杲之候樂熙熙爲設食枯魚菜俎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問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南齊書

陳祖愛曰不有提才郗超慈飲

梁王衍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衍兩美之日盾之飲介之文即席之美也梁書

梁王衍幸樂遊苑羊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衍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衍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衍覽之曰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劉孺文章敏速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蕭衍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衍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范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項蔡國曰梁武何遜寄以文字作期即非求仕矣蔡貞名

庾曼倩早有令譽世祖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風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王筠爲文能壓強韻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沈約從容啓梁武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張種恬靜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陳書

大同中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衍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衍謂寄兄荔曰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

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徐羨之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南史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張率奏待詔賦、武帝衍手勑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後奏詩往反、

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秘書丞、掌集書詔。

柳惲雅被竟陵王子良賞狎、子良置酒後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劉日昇曰、梁依荆甫帝劍以景行視之其勢安能

豫章王嶷鎮江陵、劉繪爲參軍、以文義見禮、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龔也。

永明末、都下人士謂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劉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雅重衡陽王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風情素韻、彌

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庾杲之幼有孝行、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王儉用庾杲之爲長史、安陸侯蕭緬與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沈、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王僧辯東討、元帝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前部傳弘正至、

僧辯飛騎迎之及見驩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

蕭衍將革齊祚令范雲約沈約而沈先期入出懷中詔書并蓋遽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下但云咄咄約出雲問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劉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蕭衍曰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

江革與弟觀同爲征北記室參軍沈約任昉與革書云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徐陵母臧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丞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鷙則鳳其在本枝也 魏書

傅永拳勇過人涉獵經史孝文嘉之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冠謙之與崔浩言論治亂之迹自夜達旦辭意斂容無有怠倦既而歎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當今之皐繇也

高車渠帥數百人新降太武指崔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羸懦弱手不能攀弓持矛其胸中所懷踰于甲兵

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溫子昇足以凌顏鑠謝含任吐沈

楊遵彥作文德論言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河間邢晏李繪易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北齊書

韓果破稽胡於北山、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周書

李遠、建有殊勛、授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有手臂之用、豈可蹔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令遠兄賢代行州事、

隋帝西巡將入吐谷渾、樊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 隋書

（吳吉臣曰、讓乎責之詞）

周羅睺爲陳王信任、時參宴席、陳王曰、周左率武將、詩毋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對曰、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麗晃等前後短高頻、文帝背跡黜之、謂頻曰、獨孤公猶鏡也、毋被磨瑩皎然益明 北史

（楊慎曰、頻後爲新后所廢、遂如一鏡）

李德林歸周、周武以詔誥委之、謂羣臣曰、常日問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

神武行經冀河北六州部、馬上部分事非一緒、李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來護兒刺史瀛州、以善政聞、煬帝嗣、追入朝、百姓攀戀不能出境、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曰、昔國事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

（陳日章節於國四字妙、梁公謂人不差）

武后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擬不足與成天下務哉、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對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竟召爲相 新唐書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貴家儲積、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柱、以防病疾、門下肯味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員半千稱張鷟文辭、猶青銅錢、禹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司馬光言、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

紙已欠伸思睡能閱終篇者惟王勝之宋史

神宗言呂公著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呂公著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意消者於晦叔見之

方以智曰介甫負氣與晦叔以經術服之不覺入其範圍

鮮于侁在利州民不請春苗錢王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法欲取則與民自不欲吾豈能强之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規下不傷民

以爲三難

文同標韻高潔文彥博奇之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王質遊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王希呂佐漕江西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輒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即薦之

嘉祐日幕高王亦不

黃庭堅稱周敦頤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匪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李廌以文謁蘇軾軾謂其筆果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搭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

廿一史識餘卷十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興化李長科小有參訂

政事上

張墉曰循吏不必皆煦嫗火烈淵峭民鮮犯焉足以治矣末世巧黠刻削眠人若嘗矜能伐功取赫赫之聲厚自彰別災害流亡所繇作也袁安慎臧罪之鋼人王渙署鸞鳳以佐治傳翊惠化如神吏不欺而事理之數子非素號嚴猛善摘發者乎何

寃與中牟雍丘諸人同歸惠愛也其則非遠善讀伐柯之什者用嚴去其殘用斷去其暴用察去其苛用廉去其溪刻用勤去其頑用簡去其疎斯民庶幾有乂安之日乎輯政事第十六。

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史記

客遺公儀休魚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史記注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賀有父老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曹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嘗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惡之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幸相國召按之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史記

卜式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武帝過見其羊喜之式

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自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尚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用奢治國賦、

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漢書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有惡召則少綏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改行自新、

唐順之曰翁歸作用與張湯相似

長安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敞求問偷盜酋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稚鳴、市無偷盜、

齊部舒緩養名、朱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奢、將抵几曰、觀齊見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遴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市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東郡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王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趙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

[illegible]治曰治公法賢于翁歸

[illegible]宋郡云云字上疑有尊字

茅坤曰狙獪之見頗危之情

之故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筩及得投書例其主名記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結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古九敘曰廣漢之接士即張湯之推毛椋

趙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椋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偃仆無所避

凌稚隆曰鉅筩之術利用匿銷耶之術利用讒故智

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

陳咸復爲南陽守檇持椽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勑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畏之豪彊犹服令行禁止

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薛宣視事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于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馮翊敬重令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大倫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所劾著其頗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薛左右問禁是何等劾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收拔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勑禁好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

京兆尹孫寶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郡督郵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皆厚善寶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故寶窮無以應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雎皆願受將命分當相

鍾惺曰寶色厲氣溥以欲婉而博強項風力之名大是巧宦

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
趣禍耳稱季遂不敢犯法
王林卿遍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留飲連日長陵令何並恐其犯法造門上謁曰
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
埋冢舍並以非已時又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
而已林卿素驕慢於賓客既去令騎奴還至寺門反
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林卿迎窘迺令奴
冠其冠被其襦輸自代乘車從童騎變服間徑馳去

孫增志曰並初無罰不刻深林卿自取死耳

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
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此吏斷頭持
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
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亾命
至日休吏賊曹椽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薛宣出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恩私意曹宜從衆歸對妻子
設酒肴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
之

張端曰不情人故以近情語愧之

郅都拜濟南太守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
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班伯上狀願試
守期月上即拜伯為太守定襄問伯素貴年少自請
治劇畏其下車作威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
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
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攝錄盜賊具言本

余有丁曰陳吏能為此言君子當不以人廢

謀亾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
精進椽史分部收捕及宅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
咸稱神明
張武拜梁相敞問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
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曰馭駑馬者利其銜策
梁國大都吏民猾敝且當以柱後患文彈治之耳吏
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辦治梁矣
薛宣子惠令彭城宣從臨淮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
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

以吏事惠知不稱宜意遣門下椽送宜令自問宜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宜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宜涿郡人令以能化有三代風令行禁止者方斯數已

兒寬收租稅時裁寬狹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

宜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馮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北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龔遂見齊俗奢侈率以儉約勸民口種一樹榆百本雜五十本葱一畦非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

鍾元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椽臧千金何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死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守元懼馳道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持吏長短縱橫郡中閭並至皆亾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勃曰三人非負太守

胡恒曰詞雖簡質驟入頗各有來歲意在歲自不如任稱李謙房義減風力耳

廼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威負其兄止領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宅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具獄於市

尹賞再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奸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病且死戒諸子曰丈夫爲吏止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無然

趙廣漢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謝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岑熙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甦合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後漢書

浚道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下書曰自今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援良民於是遂絕

伍端隆曰祝西門豹巫事史記不須故作波瀾

朱震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椽任何足相煩顧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曾異撰曰廢人飲酒正宜以俾諸歷之

傷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請門請閉城發兵馬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惡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魯恭令中牟螟不入界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無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龍丘萇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椽吏白任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病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於是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椽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自達第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各職修理

杜密去官還家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問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薦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

許劭爲郡功曹府中問之莫不改操飾行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昏可使許子將見

潁陽多姦猾劉昫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亾命姦臧剽輕劍客之徒皆來應募昫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周舉到州作弔書置于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聚惑稍解風俗頗革

督盜賊李熊郡中之豪熊弟陸謀欲反或以告太守姚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按魏武亦有寒食禁犯者家民半歲刑并及主吏令

戴封令西華汝潁有蝗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

潁川盜賊羣起徵郭伋爲太守召見辭訣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黃京師並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隘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皆束手詣降

劉矩令雍丘以禮讓化民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袁安爲政號嚴然未嘗以滅罪鞫人日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鋤人於聖世尹所不爲問者皆感激自勵

九江多虎暴數爲民患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宋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王渙政尚嚴猛署仇覽爲主簿問曰主簿問陳元之

陳元後曰法雖嚴猶有屬縣設檻穽之意同而四不如曰之警

過不罪而化之得無所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爲
鷙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根棘非鸞鳳之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事以一
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文陛多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
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賈琮
之部訊得反狀即移書告示各使安資業招撫荒散
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
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奚元濟曰綱次從經義與見綱自宜

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賈琮之部升車言曰
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
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郭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後調并州牧始至行部到
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
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

見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王渙爲陳寵功曹當職剖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
宣詔書而已
五原土宜麻泉而俗不知織績冬月無衣積細草而
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
紡績練組之具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虞邵諮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亾奔邵
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即捕殺之後當遷爲郡守會母

奚本淼曰梁冀肆虐變宗且相碩果之餘何其勁正

亾乃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陽李燮行
塗遇之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肩於其背曰
諂賣友貪官埋毋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陰氏客馬成爲姦盜洛陽令虞延收考之陰氏屢請
獲一青輙加笞二百陰就乃譖延多所寃枉世祖臨
御道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
成回欲趣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臣蠹久依城社不
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帝知延不私呵使速

後數　伏誅

劉平拜，椒長百姓懷感恩惠，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爲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侯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之敗，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扶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戒乳婦勿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問。

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內以薦陳蕃相見，尚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寢宿冢藏，卒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遂消息，人以獲安。

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

鄧晨修復鴻郤陂，聞許楊曉水勢，孰多者都水椽，使典其事。楊因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豐。

初豪右大姓諸許楊財賂，鄧晨收楊下獄，械繫自殺，獄吏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樊曄政嚴猛，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狀，覽呼元誚責，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泣，遂修孝道。（後漢書）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師

鍾愷曰寄于諸王先以高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潘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黍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撫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捷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供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三國志

石城縣吏特難檢御黃蓋著兩椽分王諸曹教曰今長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軍務文書悉付兩椽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若有姦欺終不加以

鞭杖初皆怖懼久之頗解蓋省得兩椽不法數事乃悉召諸椽出事詰問兩椽辭屈叩頭謝蓋曰吾前有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竟殺之

安定太守毋丘興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李審令

祖歲之人情安有不好名慕義者國理殘至足以服其心非一味強制也

溫王過求芻茭薪蒸審晨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明王孝思惟則動嚴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三國志注

杜畿在河東被書錄寡婦將他郡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送及趙儼代畿所送多曹丕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以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丕及左右失色

廿一史識餘卷十一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江都鄭元志詩言參訂

政事下

林逸志曰十四字中寫下急者如畫

司隸校尉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踊躍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晉書

陸雲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婦同共殺其夫聞婦得出欲與語懼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稱其神明

袁甫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問何不爲臺閣職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韈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

下壺斷裁刃直勤於吏事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急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曰卿恒無閒泰嘗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弘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史身因曰此語無故非人無此

荆部守宰多闕劉弘請敘功銓德隨才補授表皮初爲襄陽太守蒯恒虞潭仇勃皆補令朝廷以名郡宜慎以夏侯陟守襄陽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與之共政哉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聽之

洪吉符曰敕食不砌廉麥飯近矯

劉懷慰治齊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南齊書

任昉在新安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逼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梁書

謀元論曰近世符火繡爛民身家不爲晉史

蕭景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吏未即發姥曰蕭監州符火爛汝手何敢留之

臨川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殷鈞在位郡境無復

瘥疾

何遠性倜儻，尚輕俠，遷武昌太守，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攙水還之。

沈瑀令餘姚，見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至此，霜瓦器爲富人所辱，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顧憲之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顧建康言清且美也。

吳興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蕭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

山陰令褚玠免官不能歸，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陳書

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南史

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宜豐侯修爲衛尉卿，夜必再巡，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起，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不可，奉詔則廢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永昭王敬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明帝問徐孝嗣曰：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何風化至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

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鬬絲，共詣琰，琰桂鬬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翊令吳，別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寇綱自

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疑滯

（北魏聖旨守宰相助末世無復此類必懸法令齊以刑名樓殆不空設）

兗土舊多劫盜李崇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低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北魏書）

真君中獄訟留滯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歎曰皐陶至德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況凡人能無咎乎

宋襲令河陰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襲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

河陰舊有大柳號彌尾青宋襲爲縣吏請焚之襲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諸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世宗世宗大怒曰卿故違朝法作威買名襲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張嶷曰入官之刻亡外更思分異位不拔）

蘇瑗性清慎郡民趙頹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苦請遂留致廳事梁上竟不剖人遂就貢新果至門問知頹瓜猶在相顧而去（北齊書）

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至百人蘇瑗召普明兄弟對衆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裴俠躬履儉素所食唯椒麥鹽菜舊制有漁獵夫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守役使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韓五襲曰順父子爲行路自是繼後失慈與孝政當八孝慈教之）

裴俠與諸牧守入謁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衆中如有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蠻俗婿娶後即與父母別居薛慎爲守令曰牧守令長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恨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

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行得果
膳歸奉父母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去者婦人持
故靴詣州言之任城王階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
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一嫗撫膺哭曰
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

廣陵王元欣甥孟氏屢爲向橫或告其盜牛柳慶推
得實令就禁孟殊無懼容謂慶曰今加桎梏後復何
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益驕慶大集僚吏盛

言孟氏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笞殺之此後貴戚斂
手北周書

有賈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出行自執管鑰
無何緘閉不異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主誣服柳
慶疑之召問賈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
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
所失金

赫連達性廉儉邊境胡民或饋以羊達欲招納異類

針陽春曰關而詩問一片苦心

梁祚遜曰冠即是客客即是冠厚待親人老大輕薄處

報以綿帛王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
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汾州地接東魏數相鈔竊獲其冠多縛送宇文測行
州事皆命解縛置賓館引見如客禮宴勞放還并給
糧餼衛送出境自是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
各安其業兩界遂通慶弔不復仇讐時論方之羊叔
子

于仲文守安固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
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放所

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
杜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服罪而去隋書

岷州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
看養辛公義欲變其俗巡檢部內凡疾病者皆與牀
來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
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市藥
醫療躬勸飲食於是悉差召其親戚諭曰死生由命
不關相着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
死汝等勿復爾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始相慈愛此風

劉湖客曰漢不染人人自畏染辛公行以誠心破其迷惑莫不悔悟已後遂至移風

遂華

冀州市多姦詐趙奭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有盜奭田中蒿者爲吏所執奭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恧過於嚴刑

樊長福曰意自真到物異更奇

西寧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遣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梁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悉還之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

王漢曰與顧山陰鞭絲剖雞筍析畧同

有負鹽負薪者同息擔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李惠遣爭者出顧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 北史

辛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受新訟皆不立文案事若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導人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感自款服

宋世良守清河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

孟信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中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純備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擎純進之酒盡方別

履霜曰履子肇不可活

尹思貞與侯知一俱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秖畏尹卿筆 唐書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負罪匿禁中玄宗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

實遠臣曰寬猶隱忍而與與權豪無異治郡相似

柳仲郢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董毅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患養烏可類乎

李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爲署牒于道以金贈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

（考五代史曰中牟并州與肥鄉皆以畫見著異）

韋景駿令肥鄉後爲趙州刺史道出其邑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兒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梁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

（伍端隆曰近時稱賢之令其風公卿犯者且接豈清白詩所能敵）

許圉師政存寬惠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

時議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鄭惟忠曰爲政不可革以習俗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

柳公綽行部至鄧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袁滋被徵以揚於陵代其任者耋鰥寡遮道不得進於陵謂百姓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羅拜乃得去

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宅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崔崇龜方大饗悉集宰人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宅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狀

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養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褒譽光麗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蒸于于蒸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黜河內守

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張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婦家牛我無豫允濟即遣檄蒙曰可以此牛還婦婦家叩頭服罪

（張燧曰遇奧如修綸則矛戈見矣殺多戾和氣蒸人泣田畝不田戾手若水懷陸之言似是實非魏公此舉千古稱快）

山東蝗姚崇遣分道殺蝗朝議皆爲不便崇曰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穫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除不盡猶勝養以成災

韓思彥巡劍南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物廚

宰飲以乳二人悟醫屑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

段文昌帥荊南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趙希懌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輯爲一編 宋史

吳育知蔡州設伍保法檢制盜賊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招捕者十人將以巡檢兵往索育曰育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

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召十人至械送闕下訊皆無罪而告者伏辜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擾然至暮路無行人既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張詠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子裁三歲故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

馮夢龍曰效尹治法非法也法如不可以加之法其編而公其大非弘智不能

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勸解乃稱歲取牒放李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火杖二十僕明日特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僕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俞獻卿尉安豐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

言師出遊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趙亢遇事敏密吏操牒頗至前皆反覆閱之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

邵必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仰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錢勰知開封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立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其人又至呼詰曰吾昔戒汝安得欺我其人謝

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我識以其字啓緘示之、上下驚詫。

何時遷臨江軍司理、叅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冠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祟爲肉身皐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冠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沉于水。

黄汝亨曰、鈞至剖牛舌者、妙巧。

包拯知天長、有盜割人牛舌者、至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皆無、發斂高下、由吏手。

蘇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曰、汝有其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

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卧、夜爲盜斷足死、妻執乙詣縣、元絳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詣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孺無血汙、是以知之。

陳子升曰、發奸伏陰後、而共席無汙、更有五覺。

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劉宰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詣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果服罪。

劉湘客曰、奇勢產銘可入治譜。

趙方知青陽、告其守吏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葉康直令光化、政務利民、豐稷爲穀城、亦以治績顯、人歌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絳州盜奪民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錢惟濟取盜與之食、盜以左手舉七筯、

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耶、辭遂服。

王安大曰、新獄、以聽明傷與下重次。

呂公弼知成都、治尚寬、人疑少斷、營卒犯法當杖、杆不受、曰、寧以劍、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決而後斬之。

廣德俗有白嬰桎梏、拷掠以徼福者、黄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

陳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

擇在、衮曰、其廟中鐘能辨盜犯者、捫鐘有聲、餘則否、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汙、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楊仲元調宛丘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木皆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爲人傭、呂陶至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爲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爲汝主、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指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弟兄弟拜聽命、

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何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引伏、

耶律那也理民鬬訟、親聚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遼史

蕭孝忠留守東京時、禁渤海人擊毬、孝忠言東京最爲重鎮、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且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

耶律制心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制心一飲盡之、笑而不詰、

游彥哲問爲政、宗端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金史

李復亨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見橐中有佩刀者、復亨曰、刀鐵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款服、

孫德淵令沙河、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株汝何得刺我、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其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司、溫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元史

羣嫗聚浮　屠巷誦佛書一嫗失其衣、胡長孺出、嫗

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犂姬合掌中命繞傍謂言如初長孺閉目門齒作集神狀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非一姬屢開掌視長孺猶縛之還所竊衣

為時無日無姬或得故長孺以條試之。盜長孝孝稱碧相似

王克敬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收績可紀

趙璧經略河南有劉萬戶貪淫暴戾其黨董主簿怙劉勢為虐璧至按董罪立斬之劉大驚會天大雪請璧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奸猾故瑞雪為應璧曰如董主簿者尚有其人俟毒誅之瑞且大應劉屏氣不敢出聲歸即病死

廿一史識餘卷十二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崑山葉國華德榮參訂

幹局

張墉曰今天下尤需幹材矣師中之敗劉時聞民上之撫循罔績 天子惴惴矜矜日在深淵進廷臣以咨異能不效行保舉法又登經明者寵任之開拔奇之嶢路變詭獲為貴人無益祇亂法耳然則異代才不可借乎余曰可如劉穆之平軍國以

劉曰果曰漢兼中行虞羅逢鴻唐燕知古卒失江南此蕭方為吃緊

王旦李昉輔之徐勉居選官以諸葛誕楊惜李敬玄輔之吳漢從征伐以馮道根明鎬輔之劉晏理財以李膺趙開輔之陶侃寄節鎮以劉輿陳希亮輔之應奉劉巴張昭楊佐耶律鐸張敦諸人則以之建策宣勞而毋棄樊知古使資敵國則兵氣銷瘡痍起矣惜乎俊桀之骨已枯川嶽之靈未耀婺緯之恤不知何時輟也輯幹局第十七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史記

楚俗好庳車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高之孫叔敖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朱虛侯章入侍高后飲高后令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請爲太后言耕田歌后笑曰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項之諸呂一人醉亾酒章追拔劒斬之還報曰有亾酒一人臣謹行法矣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任安留武功代人爲求盜亭父邑中人民俱出獵安爲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安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史記補

王尊爲東平王相王驕奢不奉法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尊不容朝廷故使相王天下皆言王勇

范曄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離脫虎口其殺岌矣

王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腋謂傷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遂爲尊屈

漢書

趙意與韓仲伯等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避赤眉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已受其害欲棄于道意責怒不聽因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逢賊或欲逼略意輒言其病狀得免

吳漢性彊力毋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脫遺

光武東巡路過昭靈后園陵虞延爲部督郵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陵樹枝葉皆諳其數帝善之勑延從駕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帝

怒使捷御史延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帝曰、以督郵故貫御史罪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椽正月朝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椽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往紿之曰我數聞璧未嘗見請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史奉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椽自視孰與蘭相如 後漢書

班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尚謂超宜有以誨之

鄯善出來非介于北路一往事功者可此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恐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數年西域反亂尚以罪徵如超所戒

有投書誹謗者曹操欲必知其主國淵請留本書而不宣露書多引二京賦淵勃功曹曰此郡在都輦而少學問其簡開解年少遣就師臨造引見訓以學所未及更謂二京賦博物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

姓生文曰李弼與子布皆能述椽不愧幹佐

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北方其書與授書人同手收撰案問具得情理 三國志

曹操卒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丕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托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孫權哭策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拊盜也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太史慈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州章已去郡恐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史求通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悞耶取視之吏不知其東萊人爲取章

慈以刀截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敗之禍等耳豈若俱去無事俱就刑辟吏然其言即日俱去

張翼計劉胄未破被徵當還、羣下成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代人未至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資豈可以黜退故而廢公家務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以破殄胄後追論功賜爵關內侯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速有功効

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三國志注

[illegible]曰初關羽以荊州[illegible]馬超見先主待之厚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大驚自後乃尊事先主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中外屋舍園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從之

孫策與呂範棊範曰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綱紀猶有不整範願暫領都督部分之策曰卿既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細碎事乎範曰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濟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鄧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呂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吏以蒙年小輕之曰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

費禕識悟過人。每省書記。目暫視已究意旨。其述數倍于人。終亦不忘。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皆以朝餔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害叔父繇。惠帝愬禍出奔。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晉書

張嗣曰恒溫日王敦爲可兒比司空則色喜而二人各有所短以致規畫無成蕭才若足雖手筆此弱爲三歎

并土饑荒。百姓戶不滿二萬。無復人色。劉琨翦除荊棘。收瘞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人士奔逝者多歸之。然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

王敦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紜擾。恒不能整。

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好人倫。終日飲。都危坐。閫外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賓遠。門無停客。

桓溫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示王彪之。彪之嘆其文辭之美。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頻使宏改。宏逡巡屢日。溫亦尋薨。

劉輿爲東海王長史。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千數。輿應機辨晝夜以繼。日酬對款備。莫不悅附。人服其能比之陳遵。

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還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侃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命取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有奉饋者。皆問所出。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

溫嶠補丹陽尹。懼錢鳳姦謀。因敦餞別。自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後鳳入說敦。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鳳謀

嶠隆曰伊來將近廢使殿下行之司敦其無皆入局

遂不行

張嶷口隋劉炫口誦目數耳聽左書方右寫五事同來卯金之胄何多異人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皆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聽舉宋書

徐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梁書

鄧元起起義軍糧乏絕或言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圖之不患資糧也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能得三萬斛

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陛立辦

孔休源爲儀曹郎時多所改作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決斷曾無疑滯任昉謂之爲孔獨誦

徐勉叅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及還家爲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北魏書

神武隨葛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北齊書

斛律光問琅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乃步導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琅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梁將陳慶之爲元顥守北門天穆遣楊寬至城下說之寬先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天穆聞之謂左右曰

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周書

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墜地、軍中大授、敵人追及左右奔殺李穆乃以策杖太祖、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敵不疑是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

孝莊殺爾朱榮、溫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勑。北史

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遐人衆、漫漢、自言猥賤、獨

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郭而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北史

詔下中書、未即行、高祖讓其稽、蕭瑀曰、隋季詔勑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復審使先後不謬、始下所以稽留。唐書

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蘇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日、丐公徐之、不然手脫脫矣。

淄青李正巳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

訥曰、春秋人某事識局、此局要所以所要孔也。

德宗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巳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正巳果慙服。

劉晏補署吏、雖權貴干請、未嘗假職任使、親事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

可制、韓弘察軍中素恣者、劉鍔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

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韋處厚召詔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邪法從事耳、憲誠愚不敢貳、卒有功。

顏眞卿守平原、安祿山逆狀萌孽、眞卿度必反、賜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

發凍曰朱厚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鳴口妻子未識之疑記其出微玄之右

李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人服其强記莫之敢欺

裴瑛之爲司戶參軍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州中先有積案數百趣令剖斷瑛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並畢文翰俱美具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知名

號爲霹靂手

馬震龍曰不借則遠其意徒借又無名不除無以塞僥倖之心必除無以明中國之大知此遠分方要

楊行密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五代史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真宗問何以答之旦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今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宋史

曹克明安撫融桂等十州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蠱

啊藥箭中人以是可解克明問何以驗之曰請試難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慄懼去

陶開虞曰不第之懷遂致頑人家國强則爲貧衆弱則爲貧衆弱則爲知古可異錢沉滿草淨人妻貧物色

樊知古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僞釣采石江載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度江廣狹抵闕上書言江南可取請造浮橋濟師武言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

西夏趙德明以民饑求糧大臣謂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真宗問王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

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

朝廷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東坡論曰二劍既失遂城合州之徒猶未爲遠謀

冉璡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辟召不肯起余玠入蜀請府謁禮奉數月無所言兄弟惟對踞以堅畫地爲山川城池形起則漫去如是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爲今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知其所耳

曰、蜀口形勝莫若釣魚山徙諸此積粟守之賢於十萬師矣玠大喜、密問於朝、徙城事悉以任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十餘城

遂遣諜盜西關鎖、劉舜卿密易舊鏹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諜者

劉永年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相屬于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

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

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趙開曰、相君誤矣、引誠僞加宣撫使印即真縣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如其言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呂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張浚次秀州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雖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

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重數萬觔、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上、舟浮牛出

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

問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明鎬欲驅逐軍中從行娼婦、而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爲、縱去不治、娼聞皆散走

楊掞習騎射、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皆用其策、爲小子房

子闌使者入朝過秦川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晝閉陳希亮聞之曰使者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懲以法譯者懼使不敢動矣乃令教練使持符告譯曰入吾境有秋毫不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境無一人譁者

大河貫府境豪民恃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趙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脅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則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雨則氣隨而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楊佐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

梁遣使求轅軸材耶律鐸臻曰梁求名材實覘我也宜答曰材之所生在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爲禱然後可伐如此則求可塞太祖從之果止（遼史）

汴京營新宮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張中彥使擣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金史）

浮梁巨艦畢功將曳就水張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沿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楷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僕散忠義防禦博州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金史）

張毅爲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

以鵰鴈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欲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事急何萬一有責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速哥奉使至金謁者令拜速哥曰吾大國使肯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巵飲之酒速哥飲畢懷其巵以出歸塗默圖其山川阨塞及城廓堅瑕之狀以獻因獻所懷金巵太宗喜曰吾得金於汝手中矣

陳子展曰見之真行之決

不傷財而事集又不費時矢可爲法

拳勇

張墉曰、孔子拓國門之關、足蹶狡兎、蓋天下之至勁也、雞冠假佩者、猶陵暴之非誘以理義、融其粗厲猛起之習、亦一卞莊子公孫沓耳、然猶不免覆目之厄、況掩短暴衆、成威閭巷者乎、是故馮河暴虎之勇、犯上作亂之具也、君子所致惡而衆之所誅鋤也、或言四郊多壘、非此弗勝、欲紬經術以伸之、嘻、經術紬矣、此其所以多壘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輯拳勇第十八

田光曰、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舞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注

廣陵王胥、壯大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漢書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　漢書注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槌鼓以鐵箸食　後漢書注

曹操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　三國志

許褚力能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孫權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開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犯車、權每手擊以爲樂

曹操出濡須、孫權密勑甘寧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營、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耶、以觀卿膽耳、又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三國志注

留贊少與黃巾賊戰、一足被創、遂屈不伸、呼諸親近謂曰、天下擾亂、英豪並起、而我屈躄閭巷、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難之、贊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既引其足、足伸、創愈、試用果有戰功

夏侯稱年十六、與父田見奔虎、驅馬逐之、一箭而倒、桓石虔從父獵、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

勇戲令拔箭石虔悉往得拔一箭獸跳石虔亦跳在於獸身獸伏復拔一箭歸 晉書

洪吉臣曰周處乘蒼蛟與之俱沉淩若三日夜遂得易易也

沔水中有蛟爲人患鄱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蔡裔有勇氣聲若震雷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

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身蔣氏人才偉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

謝湘客自神手庫戲

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 宋書

王敬則善相張景和使跳刀高與白虎幢等五六接無不中 南齊書

張敬兒乘舴艋過江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艙下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長沙王晃從駕幸鍾山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世祖令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令晃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羊侃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乘廂蹋壁立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引胡僧佑於獄令赴援僧佑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捉朱一門捉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捉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 梁書

周文育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陳書

黃法氍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明書疏閑簿領

王宜興拳捷善舞刀楯黃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南史

長孫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爲踰于關羽 北魏書

孝靜帝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

奚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蕭衍故作兩大弓送康生康生得弓會集文武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

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如長笛。表送置之武庫。

長孫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嘗落雙鵰。下十鳶。突厥畏之。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威行域外。遂以雷電爲比。一何壯哉。

伊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能曳牛却行。

高祖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令薛孤延視之。延馳馬按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繞面。延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馬鬃尾。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北齊書

耿豪從太祖戰邙山。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把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愼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書

楊忠從狩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扳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所拚。于因以字之。

權武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隋書

參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以盜侮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行劫。旦還。仍執傘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信。

李冲典選。征官。楊大眼求勿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直如矢。馬馳不及。

禪定寺中幡竿高十數丈。適值繩絕。沈光請僧請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

繩以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拳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時人號爲肉飛仙。北史

辛讜少耕于野。有牛鬬。衆長弁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唐書

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娶。宋令文直往扳取角。折其頸。殺之。

北平多虎。斐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

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雷滿本漁師有勇力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

鍾傅少射獵醉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傅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它人莫能舉 五代史

牛思進以膂力聞取强弓絃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不動 宋史

劉遇足有炙瘡痛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方對客即解衣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

陳昭袞從帝射虎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捉虎兩耳一躍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遼史

番部降者能躍駝峰而上以儇捷相詫招討使罰左右誰能此蕭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

迭里特善馳射馬蹶不仆太祖思鹿醢解酲問能取者迭里特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復欲射馬蹶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歎曰吾弟萬人敵

蒲察世傑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有橦車陷淖中七牛輓不能出世傑手輓出之 海陵篡位以爲護衛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有非常賞世傑受詔不爲過期海陵怒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 金史

王哇失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佩刀刺殺之 元史

貫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蹻三遲槊生風觀者辟易

張榮從軍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

廿一史識餘卷十三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烏程閔　度裴卿參訂

兵策

張墉曰西北用兵二十餘年歲糜金錢無慮數百萬冠至弗能遏飽颺不能追辱國喪威維日益甚邇者丹眉黃旨之既遍東南民生蹙然危同幕燕昔人謂經失可增智鬬戰可習勇今毋戰輒失智勇自如監門溷室之憂不知其所底矣豈古未嘗備邊塞乎李廣解鞍疑敵耿恭彈弩毒矢廉范兩炬爇火張齊賢列幟然劍李允則短垣植棘皆已事也抑未嘗擊盜賊乎虞詡采綖縫裙度尉潛焚珍積楊璇順風鼓灰陳球絃木羽矛皆已事也雖料敵合變出奇無方不容膠滯然謀未整暇卒以強敵臨之鮮不挽敗者史有斷限回車毀橋撤驛遏絕餉饋琵琶舞女不置壅門名弓矢高馬價延緩刻漏開門取劍張蓋集矢者或平時效其畧或對壘師其意神而明之皆呼吸應敵之具立功外

（黃文煥曰此制勝陣外經驗方也不宗威憤時事故載此最詳果能師其意而化裁之三畧六韜皆爲舞語矣名將自許者宜隱此書於袖裏）

內之筴也故詳錄其事以資閫籌雖然氣餒莫賈風塵易驚何蹂千羽舞階慰　聖明鼓鼙之思哉

輯兵策第十九

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有上中下輩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史記

（閔度曰桑小有大將智其奇不似秦賈但知爲奇益國）

秦兵東襲鄭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轞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居輜車中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紀辰翁曰：如信蕭梁然離爲梁長宜然

斜者不捺捺救鬬者不搏搏批亢擣虛彤格勞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果破梁軍

彭越漁鉅野澤中爲羣盜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彊請乃言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越謝曰臣老請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周亞夫東擊吳楚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許之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徑引兵東南走昌邑深壁守梁日使使趣太尉上書景帝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月餘斬吳王凡三月而吳楚平

匈奴大入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擊匈奴匈奴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雕者乃從百騎往令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縛之上馬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誘之必不敢擊我今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聞彭寵等敗數不利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後漢書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乘城拒戰，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王霸與馬武討周建、蘇茂，將五校兵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奔還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弊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周建、蘇茂挑戰，王霸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遁去。

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椽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會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嗛谷，詡即停車不進，宜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增竈速行之故，詡曰：虜衆吾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速行，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虞詡兵不滿三千，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悉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兵衆，令從東

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因掩擊大破之

梅仁恩曰漢京兆吏其倫首言其長裕之智

朝歌賊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虞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倫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以待遂殺賊數千人又潛遣貧人能縱者傭作賊衣以采縱縱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廉范守雲中會匈奴大入衆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鍾惺曰奮其所不可合而用以所未料之法出其意外之法其奇哉

度尚擊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慮士卒驕富莫有鬬志恣聽軍中射獵客使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憤踊尚秣馬蓐食徑赴賊屯士吏乘銳遂平之

火深曰燒火牛之法用之陽城燒蓼布蓋是邪

楊璇守零陵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鼓弓弩剋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賊駭散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邊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有成奏在懷中奏上得報

清河大姓趙綱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李章到縣設饗會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

人來、章與讌飲、有頃、手劍斬繡、伏兵亦悉殺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曹操征張繡、忽引軍退、繡追之、賈詡曰、追必敗、繡不從、敗還、詡促更追、繡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收散卒復追、果勝還、繡問曰、繡以精兵追退軍、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公言必尅、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在後、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繡乃服、三國志

曹操遣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一朱然雖無事、朝夕嚴鼓、兵在營者、成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備、故出輒有功、

孫策將渡江襲許、衆懼、郭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桀、能得人死力者、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與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孫策討山越、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行山中、翻令策下馬曰、此草深卒有驚惡、馬不及縈、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步行日可二百里、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鼓吏、策取角自鳴、部曲識聲大小皆出、

孫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然、遂作之、

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孫權召問濟、濟答以五千兵往足擒伷、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寔無才能、臣所以知之者、伷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袁紹在黎陽、將南、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曹操使人告昱益兵、昱不肯、曰、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遊則不可不攻、攻之

必克徒兩損縮聞昱兵少果不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曹操自宛征呂布布敗還固守攻不拔欲還荀攸與郭嘉曰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沮坐禽布

北宮伯玉智略長於人公孫遺爲人長大力負卒

劉表攻西鄂杜襲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梢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周清息五日乃更貢楯親勵語予緒曰勇可習也三國志注

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身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扳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思曰吾聞金有刃蠱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蠱則不可禁乃多作勁木白梧選有力精卒五千人先登山賊恃有善禁者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梧擊之禁果不行擊殺者萬計

夏侯淵爲將赴急疾雷出敵之不意故軍中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曹文侯曰敢禁術盜通得其法可見此兵人亦當敬畏

楚有善爲偷者往見子發子發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計悉誠齊師愈强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于執事明日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

夏侯霸謂張嶷曰雖與足下疎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

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之趙雲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失利於秭歸

司馬懿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師晝之昭勿知也將發之夕懿使人覘師師寢如常而昭遂不得安席

晨會兵司馬門鎮靜整暇斬然無譁懿喜曰是兒竟可師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集竟莫知所自來 晉書

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曹操議徙都河北司馬懿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弱淮沔之人不安矣孫劉外親內疎羽之得志權所不願也可諭權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呂蒙西襲公安羽遂爲蒙所獲 魏書

鍾會伐蜀西曹掾邵悌曰會難信不可令行司馬師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

杜弢掠荊州陶侃救之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關耶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擊賊夜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逆擊大破之

朱伺武勇而訥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拒賊伺獨不言珉問朱何以獨不言答曰諸人以

長城

丞掌蕭曰劉孫不聽自損

吾擊賊何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

愍帝蒙塵張寔遣韓璞等赴國難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駑牛饗軍告諸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張閬軍繼至夾擊敗之

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宋書

殷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爲矢所中死

湘州鎮軍鍾玄紹謀應僧粲要結士庶刻日將發劉坦聞其謀僞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玄紹明旦詣坦問故坦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者已報具得本末玄紹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 宋書

（皆曰水不本城亦何足怪但因風縱火故能成此）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使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遁乃走散南史

司馬國璠兄弟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入城直入聽事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奔散追殺百餘人

宗慤攻板匿粟入象蒲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遂尅林邑

蕭鸞遣魯康祚等侵豫州之太倉口軍於淮南傅永勒甲士擊之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兵好斫營即分兵二部出營外又以賊夜來必於應渡所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亦然之其夜康祚等果來斫營二伏夾擊康祚等奔趨淮水火競起不能記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北魏書

（按五代尉遲氏亦能發處即敵數）

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羈縻而已元頑設畫盛武裝於州西置酒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使觀射先邊能射者二十餘人頑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射並中先出一死囚亦服軍衣衆射服命射不中頑責而斬之蠻魁等服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蠻衣云是鈔賊頑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謂蠻曰風氣水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頑告蠻曰爾鄉里作賊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頑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郎基鎮海西吳明徹率衆攻之基勵兵民固守百餘日糧罄仗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舉之思何以過此北齊書

斛律金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韋孝寬代尉遲迥爲湘州總管進至朝歌迥遣賀蘭貴齎書候韋韋留貴語察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

人至湘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審得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勑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芻粟以待迎果遣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經處皆輙停留由是不及周書

侯瑱圍逼湘州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雞鴨以餉瑱軍賀若敦患之偽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謂餉船遂來爭取甲士出擒之數有數人乘馬投瑱者敦即別取一馬牽趣船令船中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江岸遣人詐稱投附競

梁祐遷曰摩寬作百升上天之謠傳于鄉下鄉律明月竟以謠死用問故其所長

至牽馬馬畏船未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餉饋及亡命者謂敦設詐逆相扞擊並不敢受

段琛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邊民韋孝寬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爐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人送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凡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淆澠遂清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幕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綏州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避之宇文測令安堵如舊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突厥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

張鷟曰斥候爲行師之要今惟不精故敵形不悉將取敗卻冤起十餘年絕不知其主名斥候何在

隋帝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獲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用其策由是陳人益敝隋書

楊玄感自東都引軍而西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辱詈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

魏五餘曰兼弈以罷之名方以懷之此伍子胥三師楚之術

破之、

奚不兼曰惟優容敗士故人無逃死之心趙公之節可以爲法

楊素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無所貸、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陷陣、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 北史

吐谷渾與宄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馳弓矢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 唐書

姚生文曰郎孫子一不勝百戰勝之策

文皇出征、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

李勣征高麗、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糧不繼、欲報勣、恐爲諜所得、元萬頃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

王晙誅降虜九姓等部、皆疑懼、張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召酋豪慰安之、或言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曰、吾肉非黃牛、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九姓逐安、

張涿曰孝祖防禦顯露長公以表飾勝愛幸耳率皮屬敗光之言

王忠嗣在朔方、互市、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競來求市、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

史思明攻河陽、使饒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挑戰、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登城、顧諸將、孰能取是賊、左右以白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孝德請獨往、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勢、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三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揮手、龍仙不測、相去十步

爇罵如初、孝德息馬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發聲撾、敢躍馬前搏、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堤走、孝德追斬其首而歸

王童之謀作亂、侯嚴警爲約、或告其事、段秀實召鼓人、陽怒失節、戒其每更籌盡必來報、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亂不能作

李晟合戰必錦裘繡帽、親自指導、李懷光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表飾以啗賊、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

張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何不爲守備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至即當併力山戰廻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

（黃文煥曰絕當漸顧望之心亦云有見若戰益有勝日業竹垣之鐵亦當然之）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王忠嗣每軍出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一弓一箭必書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勒甲伏充物

（林增志曰凡閫海上禦寇不以一矢輕相加蓋似未思嗣之約束而報爲者也）

裴行儉軍次單于北幕已立營塹壕且周忽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皆駭歎因問何以知之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數戰殺虜不勝計

火槍制以勑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丈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灌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張齊賢約潘美并師會戰無何間使爲遊所得無美使復至云師至北井得客詔東師敗績并軍還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使客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上磑砦擣擊大敗之 宋史

（趙恒曰將帥條件全祖孝敏亦曾有此語不可少）

譚延美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示之不敢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契丹疑遂引去

有告戍卒叛入夏者曹瑋方對客奕棊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郭逵在延安教兵擇諸教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項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向敏中視京兆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命儺入先馳騁中門外後召至

鄭仲夔曰地綱之法卷下同師

階、斂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起入內潛窺於壁隙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神宗問燕達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對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

雄州舊多陷馬阬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

人莫敢登李允則曰南北和好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阬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渠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更徙浮圖北原上可望三十里使州民旦夕登之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地益阻隘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爲兀朮所惡會得兀朮諜者飛陽責曰汝非吾軍中張試耶向遣汝至齊約誘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問許今冬以冠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何承矩善談兵嘗言兵不患寡患驕惰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又言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

王德用總管定州路訓練士卒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舍之彼得實以告百戰百勝不若以不戰勝也明日大閱援桴之士皆踴躍乃下令具楔櫂聽吾旗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

漢兵且大入既復議和

范瓊擁强兵召之弗來來又弗肯釋兵張浚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

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分隸營軍頃刻而定

張威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梏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騎兵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乃意創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又鼓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

按成陣戰酬則西風苦赤旗號衆紅銀

畢再遇被圍於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太祖選三萬人攻幽州遼律后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何必動大衆萬一不勝爲中國笑 遼史

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完顏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哀宗諭仲德曰此軍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人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雎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縱之太過耳今欲更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國亡不敢有犯 金史

贍思丁鎮雲南會蘿槃叛往征之有憂色衆問故思丁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鋒鏑又憂汝曹劫掠平民耳師次蘿槃城三日諸將請攻不許遣使善諭之越三日不降諸將怒請攻又不許俄諸將中有發憤自率衆往攻者思丁大怒召至叱曰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諸將叩首請乃得免蘿槃主聞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降是役也兵不血刃 元史

廿一史識餘卷十四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竟陵胡　恒公占參訂

文學上

張塘曰、六經無意爲文而文工、不矜學而學富。千古文學莫之逮也。後世疏爲傳以翼經、綴爲子以辯道、述爲史以紀事、散爲詩賦以耀文而攄情。無不原本六經者。自易失之鬼、書失之拘、詩失之辟、禮失之忮、樂失之淫、春秋失之訐、是非擾決、度淆

樸心雕、邪辭出人趨側詭。代有崇尚、而文學不必盡繇於一途。故西京以下、卿雲鬱著作之壇、董桓肆佔畢之力、蔡張陶劉、樹博洽之幟、馳騁志意、虞說耳目、莫不斐然成章、焉知來者上組繡乎道德、外黼黻乎治平、不能登闕里之堂、而爭編名于七十也。輯文學第二十。

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擢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枉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以下經史

匡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衛宏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後漢書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

虞翻示孔融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覩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三國志

漢書說曰左氏推史例以正失定宗正功臣未可紀也

魚豢問隗禧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 三國志注

鍾繇不好公羊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辯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口訥時屈繇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吳本紀曰錢謙益而騎兼元亮驅馳四十餘中可觀稿類之富

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杜預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司馬炎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書

劉敏元膺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宋書

臧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敬禍先生 南齊書

宋天寶曰簡真藥原亦盜賊沒家之類即國史甚忍省爲之也

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宋文踐祚命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文學於是江左風俗彬彬盛美

謝僑素貴嘗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 南史

柳世隆性清廉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來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寫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顧歡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恍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醫惡正勝邪此病所以差也

齊武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劉瓛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賛以此爲樂

游雅與陳奇論天與水違行雅曰自悉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悉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悉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 魏書

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曰君尋研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訓詁古人 周書

崔浩不好老莊書讀不過十數行輒棄去曰此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吳之潘曰國時江左正崇老莊浩之徒河應有斯意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于休烈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說術也東平藐戚尚不示征伐之書西戎國之冠讎安可詒以經典且吐蕃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宜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哀求稍類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唐書

劉湘客曰于青而快樊正而敦

鄭惟忠問劉子玄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楔柄斧斤弗成宮室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

薛放曰論語六經菁華孝經人倫之本

趙弘智舉五經諸儒詰難隨問酬悉舌無留語

李舜臣遂於易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

衆嘯曰授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今所傳何止十八章

揭傒斯總裁史局、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 元史

深曰有識然後有信史借未受金汪以四筆者汙有簡矣

尚野謁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不可勝汲矣

李長科曰惟放依騁騁故辭理能追踪古人

楊雄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騁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曾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漢書 以下著作

枚臯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自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娛東方朔又自詆娛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娛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漢書

伍端隆曰數語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粗鄙

曹褒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後漢書

尚書陳忠薦周興文辭可作尚書郎、自言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舟爲詔文宜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陋固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三國志

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尚與朗飲尚弟子邯鄲淳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使淳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焚其草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 晉書

葛洪曰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遍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是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張輔著論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仲奉主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向秀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宋書

張融自名集爲玉海褚淵問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南齊書

顧黯孔珪尋顧歡共論四本論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於是作三名論正之南史

劉孝綽所作一篇朝成暮徧流聞河朔亭驛[illegible]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鍵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少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裴子野曾祖松之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繼成先業更撰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中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筠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薛道衡構文必隱坐空齋瞻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隋書

段成式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諫止明日

以雉兎徧遺幕府人各爲書因所獲僦事無複用者唐書

白居易與元微之言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

我薄也度笑曰不爵之才也從而酬之

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

李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客陽翟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李賀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田誥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矣宋史

錢勰知開封蘇軾乘其倨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報軾曰電掃訟庭響答詩筒近所未見

賀鑄博學强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火組繡尤長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

胡長孺爲辭章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内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元史

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漢書○以下就學

桓榮學長安貧窶無資客傭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

魯丕深沈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問候之禮士友以此短之而丕歎然自得

王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著刀筆 後漢書

王克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譙周家貧未嘗問產業躭古嗜學書典籍恒欣然獨笑忘其寢食 三國志

弘農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孫權謂呂蒙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國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所益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

葛稚川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

信都學曰牧羊折蒲大似蒲何失羊當羊更有先色

習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棊局幾道摴蒱蔔名 晉書

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歔流涕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爲償羊給以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虞溥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江泌少貧晝日斫屩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 南齊書

沈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秘書郎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數十百月便遷任張纘爲秘書固求不徙欲遍覩閣內圖籍武帝衍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數載方遷太子舍人 梁書

袁峻爲志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劉峻家貧寄食廡下自課讀書燃麻炷從夕達旦或昏睡燒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

王筠曰余少好讀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惟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鄭灼性精勤少時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鄭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灼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蔬食講授多

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

顧歡鄉中有學舍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篤志不倦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以竹箭箬葉芉蕉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讀書不輟南史

崔浩自言禀性弱劣力不及從頡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魏書

李瑛之休閑即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周書

呂思禮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書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

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忽對食閉目凝思盤中肉輒爲僕從所啖劭弗覺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隋書

虞太翼博總羣書尤善占候隱於五臺山巖下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盧讀多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北史

吳之鱉目以下代目其事不經

邢邵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閑[illegible]

雨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飲讌倦廢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

魏收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板銳減而精力不輟

洪吉臣曰此太傅讀書年譜也雖苦究[illegible]

白居易自言十五六始知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眥耳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唐書

蕭德言晚尤篤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陸龜蒙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書篇帙壞舛必爲輯綴刊正

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十四年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宋史

張燾曰齊王敬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反之勝東修羊多矣

劉湖谷曰向相坐於床積久有壓跡[illegible]

處一室床有[illegible]苦而父雙趺以讀賞效

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舒璘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周昂甥王若虛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令人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辭語之工豈文之正哉金史

袁紹大會賓客鄭玄後至延升上座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後漢書以下博辯

張儼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晉孫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敝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三國志注

殷浩識度清遠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口談

則融屈著篇則融勝

殷浩擅名一時惟孫盛得與抗論盛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

戴昌與樂京談論京假借之目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極其言論日竊聽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屈焉

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初競以裸程爲高范宣疾之口不及老莊客問人生與憂俱生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張華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點果然

周續之徵詣都下開館居之劉裕親幸朝彥畢至顏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裕使問周三義周雅杖辭辯延之以簡要連挫之裕又使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

張溥曰折其精心克其移服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於省中各問崔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南齊書

陸澄好學博覽王儉自以多識過之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歎服

長沙王將蓋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采書

袁憲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父遣往候博士周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座弘正曰二賢雖窮與理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起數難終不能屈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魏邯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魏邯之墓南史

王儉集才學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賞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與辭美舉坐擊節摛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沈約命駕造劉顯於坐策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請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榹酒而作榹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虛言杳曰桂陽程卿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榹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多識古事金元啓欲汪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高祖宴羣臣於華林王肅語次曰古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劉芳曰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亦有笄高祖稱善鬼書

沙門僧暹忿李瑒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恩謂非謗

權會少授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皇建中轉中散

大夫參掌雖繁。敎授不闕。性甚儒便。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甚爲儒宗所推。北齊書

崔頤從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頤對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隋書

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唐書

張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爲奇。策年十三居父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五代史

朱溫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珽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溫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溫平生不好儒者。聞珽語大喜。

太祖問趙普何以男子晚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王珩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紀。備言其事。普大稱賞。宋史

（攷編曰孟光捉床下請過人。答之故見。宋書）

太宗問催偓佺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偓佺對曰。昔秦時程邈捺隸書訓。如奴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兩點爲角。用上一撇一點皆不成字。

廿一史識餘卷十五

錢塘張　鏞石宗摘次

仁和朱天璧子玄參訂

文學下

延篤欲寫左氏傳無紙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唐溪典問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問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後漢書注○以下強記

諸葛亮問何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

爲祇恩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帝炎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炎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晉書

陸機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華以苦酒濯之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異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陸倕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梁書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南史

張天龍講尚書選祖塋爲都講生徒悉集塋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曲禮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衆學盡驚

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韓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

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魏書

裴諏之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於裴生北齊書

邢子才與陽固等宿飲王昕舍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魏帝宴百僚語次問何故名人日羣臣莫能對魏收進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

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邢邵在側頗爲之恧北史

朱遵度好讀書號爲朱萬卷目朱昂爲小萬卷宋史

吳萊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常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追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元史

茶遠球曰才有不同何必定敏然遠如校王如馬合則雙美矣

陳遵起河南太守既至官召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具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漢書○以下敏捷

應奉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覆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後漢書

劉穆之與朱齡石並工尺牘常於帝坐共答書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直至百函宋史

高祖北伐勑裴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召徐勉周捨輩集壽光殿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又勑爲書喻魏相元乂子野夜受旨謂可待旦未爲及五鼓勑催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

沛宰曰傅公權應詔邊城賜衣侍三步而成可與鈴聲齊響

竟陵王子良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乃與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

陳元康性機敏能暗中書從神武行間馬上號令凡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並能記憶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北齊書

宣帝數從王褒等放獵所幸官錦輒爲歌頌弟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淫靡不急宣帝曰辭賦大者

李長祥曰倡優傳奏之聲其厚詞賦

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紡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漢書○以下歆賞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漢書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後漢書

張紘愛柟榴梳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

梁緯遂日恢諸經計苏千

晉文人貴乎

與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三國志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贍英銳瀟逸亦一代之絕

王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

逅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張思光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南齊書

顏之儀獻神州頌詞致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便慰良深

謝章王嶷薨後南陽樂藹請沈約誄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約答曰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自非一世辭宗難武與此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俟寬五激反

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蹝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磓星及氷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梁書

王筠爲詩呈沈約約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

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態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目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歎服吟研周流忘念

江夏費昶及太原王子雲並爲閭里才子昶善樂府古吹曲武帝重之勑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東昂之賜定惟勸善可賜絹十匹

蕭琛言裴子野宋略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范雲見何遜對策大笑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有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丘遲辭采麗逸鍾嶸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遍而秀於敬子

徐陵問李崔韋孰優張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慕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若施于廊廟則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問後進詞人說曰韓休如太羮青酒雅有興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濃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唐書

劉長卿善以詩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詩攻之雖老益壯

李華作含元殿賦成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極思研摧作弔古戰場文謬爲故書雜廢之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李克用欲與梁和使進士李襲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卷相交於案夜金戈鐵馬躁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吾得之是虎而翼也

吳萊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奇有正正是法度要部

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衆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 元史

藝術上

張墉曰、巧繇天性用志不分者名亦出聞于時大抵有所推譽而后起有所倚托而后傳不則詭異經奇者也禮樂嘉敬意而美歡心歷代所尊尚然明備之後損益而已不能有所翔闊諸志惟詳規度同和同節之意不傳弧矢代有能手而御獨無聞余以彈附弧矢繪附書法巧制附鑿卜相術各從厥類雖未盡備亦洋洋乎大觀已夫東方曼倩管公明千古聞人文采蔑如獨以占射爲庸俗所

張墉曰尊抑大禮則風格無水之溢衰而酒後至醉能所以逃亡

慕說矧其下者小技伸則大道詘西河子所以嘆恐泥也輯藝術第二十一

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史記○以下禮

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高祖有四海叔孫通頗有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上起朝儀徵魯諸生

三十餘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迺令羣臣習肄

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禮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罷去之

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漢書

劉昆少習容禮、能彈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蒐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觀之 後漢書

陳祖綬曰、蔡上議是尚書八座乃迎迓母后之言

褚太后臨朝、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晉書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明山賓議僔彝之制、一曰象僔、周僔也、二曰山罍、夏僔也、三曰著僔、殷僔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僔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僔、宜循彝器以備大典 隋書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請太廟灼靈龜、授玻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玻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 北史

胡梅曰、隆重者、此堂面拜者何嚴不敬、敬天威以報勝命

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等、以爲參點並事宜、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命將帥士、教衆戰陣之法、凡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

前行戰士次之輿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爲是於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齊娘執籩豆 唐書

陳貞節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嗣孝成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傷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

玄宗問前世何爲祕玉牒賀知章曰玉牒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爲民祈福無一祕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

高祖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爲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

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秋享漢祖廟旁無侍臣而太公乃以張良配子房生漢初佐高祖定天下時不與太公接古配食廟庭皆其佐命太公人臣也誼無配享請以張良配漢祖廟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

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

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玄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又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

肅明北日靖明中日正明。宋史

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瘞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霑水散酒、晝夜環繞、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

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高宗曰、朕忠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稿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

宰臣奏積雨傷蠶、高宗曰、朕宮中自蠶一簿、欲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乃命往天竺祈晴。

孔子學師襄子鼓琴、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以下樂

劉湘客曰、高宗聽奸相而忘大仇、徒一隅而棄天下、旱澇疾疫不過憂勤之在

葛天氏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豐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史記注

師涓夜過濮水、聞水中作樂、聽而寫之、還爲靈公奏、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紂之所由亡也。

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漢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

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

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漢書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賣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漢書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漢書注

周瑜精意於樂雖三爵後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諺曰曲有誤周郎顧三國志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傳玄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晉書

嵇康遊樂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請之稱是古人與康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勿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戴顒止黃鵠山衡陽王義季從之遊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劉裕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

以爲一調號爲清聲 宋書

薛談學謳於秦青木窮青伎忽辭歸青餞之郊爲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留卒其業

韓娥東之齊至雍門糧匱乃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辱之娥因曼聲悲歌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追娥還爲曼聲長歌一里復喜躍忭舞忘其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

前漢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

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鵲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鵲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會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會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蒍山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必大吉或曰不勝必有殃后取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

薛瓚曰恐是北方之音非關西音

蒍於河曰序西音之始樂隱入情懷然若與音之一接而已耳

張永聽音律太極殿前鐘聲斷孝武問永永答鎧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去之聲遂清越 南史

柳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奏父曲輒感思遂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惲以今聲轉乘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

信都芳有巧思明算術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 北齊書

李元忠子搔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曉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

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解斯徵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徵取以合樂 周書

長孫紹遠爲太常創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鐘不調每以爲念一日經韓使君佛寺前浮圖三層上有鳴鐸其音雅合宮調取以配奏方始克諧

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隋書

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封王開府服箸纓而爲伶人之事

後主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時馬上奏之

宣帝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

何妥請高祖試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

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估衒公王之間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

公家家自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

煬帝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翔鶴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援書彈曲多即能造曲

高昌獻聖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

唐興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初隋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協律郎張文收依古斷竹爲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三鐘皆用唐書

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

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禽獲今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爲也

南蠻北狄俗斷髮故舞者以繩圍首約髮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龜茲散樂皆爲之少息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爲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

武后作天授鳥歌天授年名鳥歌者有烏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

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脅築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

玄宗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

楊貴妃生日帝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

而皮鶴曰歐陽修樂記謂言之矣樂不知音妄評悲樂

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張文收請重正餘樂太宗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

太宗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制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

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過矣

七德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

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玄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客有以奏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張燕曰嗣真開元天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樂一歷遍志

章懷太子作寶慶曲聞於太清觀李嗣真謂劉樂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裴知古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至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李琄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他日問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張泌曰有北雅皆可比子爲方詩人

宋之愻爲通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獨孤及晚嗜琴會有眼疾遂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王仁裕曉音律石敬塘初定雅樂宴羣臣于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五代史

琴七弦太宗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阮四弦增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宋史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衆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衆樂皆爲琴之臣妾

周武受命至成王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

按武平二年八月改太樂爲太子樂

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寶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

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

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

魏漢津問祝敔於李艮艮曰聖神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

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于外

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

渴度日盈天地之間皆樂也故鳥鳴雞唱皆可數子

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

崔遵度善鼓琴得其深趣著琴箋若讀易嘗六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

劉几遊佛寺聞鐘聲曰聲嘶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雜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

廿一史識餘卷十六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鶚澤殷　岳伯嚴參訂

藝術下

李廣爰臂天性善射專以射爲戲漢書○以下射

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手緣樓柱而罵慈引矢射之貫其手於柱三國志

慕容盛東歸于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嘗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宜都王鑑善射每嫌堋的濶取芅蔗植百步外射之十發十中南史

斛律羡及光並工騎射其父令出畋還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羡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嘗蒙賞羡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北齊書

賀拔勝從太祖宴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池上太祖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討不廷皆如此也太祖大悅周書

突厥攝圖與長孫晟共遊獵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請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昵之以學彈射隋書

爾朱榮女魏孝莊后也高歡納爲別室後迎蠕蠕公主還爾朱迎之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鴈應弦而落爾朱亦引弓斜射飛烏一發中之歡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史

祭酒遺曰有此二婦自可作賊

靈太后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因自射針孔中之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亦一發中之

蕭琮有文學善騎射造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安仁義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槊朱至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至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唐書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之板箭水注隨以一矢寧之 宋史

張墉曰廷召性强悍禽所至不見則殆絕尤不喜驚馬强必擊奪與衣物藏為野蠻天性也

范廷召出獵、有羣烏飛過、發一矢而貫其三

抹然史吃搭工用手箭長不盈握、弩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鄉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金史

龔五談曰貫堅射平一矢掉弟矢序藏箭則虛落

悠王寵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後漢書○弩彈附

杜榮祖彈烏毛盡而烏不死 南齊書

李元忠工彈、彈桐葉出一孔、擲棗栗彈之十中七八 北史

毛上平如一正可與榮祖匹

元忠從文襄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落之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過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蒼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宋書○御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篆書謂小篆、秦始皇使秦邈所作、隸書亦邈所獻、至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 漢書注○以下書

孫休爲四男作名字、欲令難犯、易避、太子名霸、音灣、字酋、音迄、今之迄、次子名奮、音毗、字異、音贊、首之贊、三子名栢、音莽、字昷、音舉、物之舉、四子名虔、音褒、字奕、音擁、持之擁 三國志注

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宅

字有六義、一曰指事、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二曰象形、日滿月虧、效其形也、三曰形聲、以類爲形、配以聲也、四曰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五曰轉注、以老壽考也、六曰假借、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晉書

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漢世秘藏、希得見之、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秦兼天下、丞相李斯罷不合秦文者、作倉頡篇、中車

（沈吉臣曰上時已次仲變古文爲今隸始皇寄之三敬不至此云程邈定隸次仲作楷何也）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士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隸字也

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建初中扶風曹喜少與於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不及也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蔡邕采斯喜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審闕理不如淳

（張璐曰奈世清山銅人銘習李斯書）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

梁鵠奔劉表曹操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操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單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

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亦有名魏初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劉德升而鍾小異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

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不及伯英之弟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崔同州不如伯英得其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鴻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

以麗形欻奮翼而桓桓及其逸遊盼觀作正作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竄隆揚其波玄熊對蹲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飓相犇趣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似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 晉書

衛瓘與索靖俱善草書靖瓘同官人號爲一臺二妙

漢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文帝每得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 宋書

淤川王映工左右書左右射 陳書

齊王道成初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武陵王曇以指畫空中及掌上遂工篆法又無棋局破荻片縱橫爲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 南史

蕭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以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雅在名迹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張璪曰一千紙得金寶善厚何乎府自外答倘不書好猪

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嘗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王彬好文章習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裴行儉工草隸自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 唐書

宜宗召柳公權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

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嘗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

胡恒曰裴虞吉不予河南今世傳者皆贋墨光飲

徐浩書屏四十二幅八體皆備世狀其法曰怒猊夾石渴驥奔泉云

褚遂良以書名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

歐陽通書、曉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兎毫、管皆象犀、非是未肯書

（袁淑球曰管墨可用、而不可用、不松煙爲韻）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肆書歲久始遍

呂向隱陸渾、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聯錦書

錢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 宋史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落筆點素、因以作蠅、既

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三國志○畫附

桓溫使王獻之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鼠、牧牛甚妙、晉書

（吳太神曰此太公臣服于侯之術、虎頭何小用之）

顧愷之悅一鄰女、挑之、勿從、乃圖其形于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密去釘而愈

宗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葉佛影臺、皆爲妙作 南齊書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隨波容與、因詔座者賦詩、召閻立本伴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羞悵、退誡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無習此末伎 唐書

（陳子昂曰摩詰志和諸子志與皆在筆墨之外）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著苫屩、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著帷帽、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

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

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

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秉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求之不能致

李成善摹寫山水、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 宋史

郭忠恕游公卿間、或待以美醞、豫張絹素、倚於壁、乘興即畫、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

耶律裏履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間復使宋

宋王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遼史

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 史記

武帝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皆不能中東方朔請射朔著布卦而對曰以爲龍又無角謂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復使射

他物連中輒賜帛郭舍人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願令復射朔中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遁覆樹上寄生令朔射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着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榜舍人 漢書

李南明風角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今當即罪君反相賀耶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果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流馬脆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 後漢書

叚翳習易明風角時有就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名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幸告之竟如其言又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因歎服乃還卒業

楊由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

謝夷吾善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贓罪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

任文公以占術名王莽篡後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日負物百斤環舍趨走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徒走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

太史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頃之果如宣言復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聊以試君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何占不同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始夢當得飲食祭祀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以爲燕故後夢憂失火三國志

諸葛原取燕卵鑿窠籠著器中使管輅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飛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鑿窠也第三物翀觿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籠龕也舉坐驚喜

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輅筮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

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徽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蚤蝨遂一一名之惟誤以梳爲枇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趙達過其故知爲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如何達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觔何云乏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欲相試

馬聖瑞曰狗恐嗜慾一蠱所感公明博雅常爲未詳

耳遂出酒酬飲

何祇使人投筴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

問管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微賤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是以夏鯀天子之父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黠嗅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

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三國志注

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妻曰後五年詔使姓龔者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後如其言使者執版惘然沈吟良久取蓍筮之卦成歎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藏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堂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皆如卜焉 晉書

步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詣生謂爲失火熊曰巳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

索統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鄉人占問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巳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不逆問者

王勸以周文育爲長流令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詣望公侯卜人

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 陳書

鄜範解青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踝占者曰史武進云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北齊書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爲山山爲雲故知有雨吳遊世云坤爲地土

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惡使日中時兩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詣太武行宮時圍涼州未克也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語碁毋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指庭中棗樹令布算即知其數并

辨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檢之果落一實 北史

馬重績少學術數所言無不中張從賓反石敬塘命重績筮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果敗 五代史

魏璘王白俱以卜名世宗命左右馳馬較遲疾問孰勝白曰赤者勝璘曰驄馬勝上問何故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勝璘曰不然火上有烟青者必勝既馳竟如璘言 遼史

烏古部節度使召魏璘適有獻魚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璘不出今日有奇既何暇食魚急烹之未及食而寇至俱遇害

世宗問紇石烈良弼毋旦暮日赤色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西夏當之陛下但修德以俟可耳未幾夏有任敬德高麗有趙位寵之亂 金史

吳郡褚胤年七歲碁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奕碁之妙

超古冠今魏肆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乞與徵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宋書

當時能碁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圍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 南齊書

梁王衍好奕碁使柳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人第其優劣惲爲第二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南史

宋天聖曰法度因奉說法深窺禪理慎修因求禪道因是歎手當機

潘慎修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忌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 宋史

張墉曰因視疾知秦緩且出通博窮儒似鄧子產賢賢易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史記 以下醫

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

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 後漢書

樊阿善針術醫言背及胸藏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臣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

張墉曰化膿十日後不近還若用人命爲驗而試其者無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

病輒皆瘳阿從華佗求可服食益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三國志

華佗一名旉精於方藥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絕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張墉曰近代胡濟民兼治內外惟軍少得病亦用此方靈然立起

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工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佗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摇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有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戲怡而汗出身體輕便欲食矣

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修律度、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未必不由此也。晉書

徐嗣妙醫術、有僧父令病積年、重茵累席、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於盛冬月令僧父裸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徹床去被、明日立起。南齊書

織綱筆曰、草注亦備所有此事

李道念以公事到郡、褚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令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令非熱、食白鵝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吐出一物如升、挺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病差。南史

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瘕、徐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盡一髮而差。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齊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瘦損。

徐秋夫能醫、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爲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許敬宗曰、誤言其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何不於來謝時鍼

武帝衍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曰、緩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覆之、有頃汗流、即起、三年果卒。

高祖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能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姚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先、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漸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周書

秦孝王俊有疾、馳召許智藏視之、夜中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問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盧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癲、不可救也、果數日斃。隋書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蛉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蛉子二、大如榆莢。北史

桐城民婦、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麗安時令以湯溫其腰腹上下、摋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劇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因痛縮手、所以遽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宋史

俏智緣精醫診父之脈、能知其子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見於君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

耶律斜軫妻有沉疴、數醫不治、耶律敵魯視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可及、當以意療、因其瞋、詬之使狂、用泄其毒、令大擊鉦鼓於前、果狂叫怒罵、力極而止、遂愈。遼史

劉日杲日懷孕夢刺恐無大事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留長孺以相、斑榮陽褚氏以相、仲立名。史記補○以下相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拜以印不善、更刻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仲將授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三國志注

鍾繇與荀攸親善、攸亡子劭、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使朱建平相、朱曰、荀君雖少、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蚤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建平又善相馬、曹丕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馬齊舉曰又皇前玉以鼎中家服歷觀諸人無不齊中

曰此馬今日死矣丞將乘馬馬惡香驚嚙丞膝丞大怒即便殺之

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太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聲不動崔暹私捐之乃謬言亦國王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北齊書

來和精相術韓則詣和相和曰後四五當得大官則

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停也和言多此類 隋書

女里善識馬行郊野見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巳馬易之果然 遂史

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樓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費長房于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意其神也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漢書○以下術

炙之發曰邑令來請何由從天子得見經其來數則可

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顯宗見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言來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上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搖動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

姚光有火術孫權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盡謂光已燼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書一卷權取書視不能解 三國志

郭璞避地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惜之不接賓客璞曰吾能活馬吏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持歸得此馬活矣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嘶鳴如嘗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郭璞愛主人婢無繇得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

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妖可除也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

陸固殺楊觀軍屯射犬巫誡固曰將軍字白兎而此邑名犬兎見犬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三國志注○以下機巧

符朗善識味或殺鷄食之朗曰此鷄棲恒半露檢之果驗食鵝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晉書

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顒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即除宋書

東昏侯自造蔣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羣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兎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嘍四曰鳳凰度三橋南齊書

文惠太子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多聚奇石妙

極山水處上宮中望見乃傍列修竹內施高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散應手遷徙善製珍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

祖冲之甚有機思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南史

綦毋懷文善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桑鐵爲刀脊淬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嘗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北齊書

宇文述好奇服雲定興爲製馬鞦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多効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述當宿衛定興謂耳冷乃製秧頭巾令深袤耳世又効之名爲許公袍勢隋書

煬帝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莫不驚駭

萬寶常妙達鍾律、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絲竹、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皆於絲竹。

由吾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人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北史

張練建德中、每夜上街衢、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中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張練張囊受之、隨漏於地、人或問之、張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

曹王皐創爲欹器、以桑木上出五觚、下銳員爲盂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能不覆、又以意教戰艦爲二輪、蹈之以鼓水、捷進駛於陣馬。唐書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妍

事雖百里爲致之。

魏漢津自言師事唐仙人李八百、得鼎藥之法、遊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宋史

張中彥領浮梁之役、匠者未解舟製、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金史

廿一史識餘卷十七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香山伍瑞隆國開參訂

機警

張墉曰、語云力貴突、智貴卒、設旬日取千里、安期驟驥、應聲不百步、無爲慕鏃矢矣、是以達心而懦者、決爲空言、有智而遲者、料其罔濟、舍皇迫急之頃、固非從容之智言所能任也、故范雎騎危、孫亮破矢、卒然而發、闇與理會、尤應機急智哉、若先迷而復者、其警策亦未可少也、輯機警第二十二

師尚父封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兮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而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不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官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雎、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使吏捕之、圍而未殺、雎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雎市、不如以生雎市、有如雎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奈何不若先與定割地、然後殺雎、魏王曰、善、雎因上書信陵君曰、雎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雎而王聽之、有如盪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言

於王而出之

李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曾文饒曰張防荀卿終同廁鼠

漢楚距京索間王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爲君計莫若盡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計王大悅

淮陰侯誅高帝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一郡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非被矢石之事益封置衛疑君非寵君也願讓勿受悉以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

賈入喪曰相何精強召得保功名惜淮陰徒有劉生耳

高祖從東垣還趙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長沙王發母微無寵故王卑湮貧國諸王來朝詔更前稱壽歌舞王但張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劉寬爲太尉靈帝引見令講經寬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楊修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物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遍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廉知狀於此忌修 後漢書

張墉曰後周張奇讓字不過平餘口占當時詞意可觀此等似屬天授

孫權臨遣張裔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老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三國志

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宗預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詣預曰、禮六十不服戎、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

曹操遣刺客見先主、問論伐魏形勢甚合、既而諸葛亮入、魏客神色失措、須臾如厠、先主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曰起者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如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越墻而走。三國志注

曹丕篡位、孫權問羣臣曰、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羣臣未對、闓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權問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丕果七年卒。

孫權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閑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張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孫亮食生梅、使黃門就中藏吏取密、密中有鼠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汝求密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矢、矢裹燥、大笑曰、若矢先在密中、當俱濕、今外濕裹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

服、

黃蓋少孤、辛苦備嘗、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負薪餘間、學書疏、講兵事。

鄒湛見一人自稱甄舒仲、久之、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晉書

有遺孔奕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曰、偷吾兩罌酒、何一非也、及檢視、一罌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

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山濤與石鑒共宿、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那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盧循據廣州、以王誕爲長史、甚賓禮之、誕思歸、說循曰、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若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于

停此循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所拘、誕又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

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麤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南齊書

王儉領吏部時多所引進、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儉賞其善據、卒予以職、南史

孝武末年好長夜飲、旦盥漱已復飲、俄頃數斗、憑几昏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中外服其神明、

宋元帝患目不能執卷、爲置左右讀書、番次上直、夜前以五人各伺一更、即眠熟大鼾、左右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者必驚覺、更令追讀

侯景謂人曰侯字人邊作王下作人、分明是人王也臺城陷、帝衍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計在宮殿、足滿十旬、

楊大眼不多識字、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魏書

皇太子納鄭良娣、有司備設牢饌、文宣既醉、伏自起毀覆之、詔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北齊書

魏文帝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李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次答者、

周太祖納蕭循降、許其反國、至長安累月未遣、劉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問何爲不若、璠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於是即命遣循、周書

高賓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其無貳、

元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二日一犢北史

周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尚幼冲召羣公謂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言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於是羣公並從遠議

觀察使辛京杲以私怒殺部曲有司劾當死李忠臣

曰京杲應死久矣德宗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釋之唐書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德宗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

陸羽師使羽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情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

焦守節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許宋史

趙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其子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

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牛溫舒使宋方大燕優爲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籍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遂許夏和遼史

世宗御饌不適口召移剌溫嘗之溫曰味非不美也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金史

楊恒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元史

周處有改勵志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陸雲具以

汪之爲曰周公爲輔人猶能皆篤敬皆折節自斯

情告曰欲自修而年蹉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晉書○以下自斯

蕭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折節數年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裕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宋書

元襄世子恪爲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逋一辭數處輸錢方得閒徹賓客江仲舉蔡遠

王臺卿庾仲容並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帝衍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恪還見帝以人語問之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圍棊棄日或通夜不止令蒼頭秉燭睡頓則杖之奴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讀書執燭奴不敢辭今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慙感遂從許敞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魏書

課佳林曰與蕭穎士僕可以同傳

魏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隨父赴邊軍習騎射欲以武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北史

豪爽

張墉曰資性凡鄙者遇物凝滯即勉爲高朗卓犖之行非其質也孱落不羈者亡是彼襟度豁達中鮮匿情視世味則蔑如故能脫於煩灼之中灑然物我之介樂易慷慨情隨境生袁陳諸人意氣猶自生動疎狂誕肆之子雖竊借其名以行豈所謂似是而非者耶輯豪爽第二十三

樂布吳楚反時以功封歙侯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史記

鄭莊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尼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張之象曰平原君尚不知毛薛二公安養富人安能比孟嘗哉二人可謂數論不足恃使有俠骨豪氣將必服矣

劇孟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過之盎曰劇孟雖博徒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爲富人弗與過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陳遵耆酒大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迺令從後閣去漢書

遵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謬世曰孟字不必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

馬援斬徵則徵貳傳首洛陽封新息侯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爲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椽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後漢書

顧起元曰志慷慨仰之趣

諸葛融攝兵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合榻促席量敵遜對或博奕或樗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井果輕進清酒徐

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三國志

甘寧廚下見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遣後寧禮蒙母出見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畢勑船人更漕廁覺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悉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凌統與督陳勤會飲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及其父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又於路辱統統引刀斫勤數日死統曰非死無以贖罪厲士卒攻破屯還拘於軍正孫權許之

周瑜屯江陵操遣蔣幹私行詣瑜瑜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與周觀營中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以侍者服飾珍玩之物謂幹曰丈夫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幹但笑終無所言 三國志注

謝尚襲父爵到府通謁王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鴟鴞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晉書

袁山松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文其辭句婉其節制酣醉縱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

郗超父愔積錢千萬超常取散親故一日中略盡劉毅樗蒲大擲一判數百萬餘人並黑犢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不快面如鐵色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蕭琛少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值儉宴樂遊苑琛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竟造儉坐儉與語大

悅、梁書

裴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爲狹被蔬食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後以戰功歷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羊祜忻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縱酬、同其醉醒

孫瑒庭院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出鎮郢州、合十餘船爲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晨美景賓僚並集、泛江置酒、爲一時勝賞 陳書

垣榮祖少習騎射、或謂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伎、何異犬羊 南史

何思澄重交結、每日造謁、宿昔作名一束、晚便命駕、晚始還家、所裔名必盡、朝賢無不悉仰、仰處即命食、人方爲棲護、欣然當之

吉士瞻少時、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儕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元暉業慷慨有志節、文襄問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魏書

源懷性不飲酒、喜以飲人、雅善音律、雖在白首、燕居之暇、自操絲竹不輟

夏侯道遷於京城西大起園池、植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京師珍羞、罔不畢有、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肴、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

梁祐遂曰、有北高候貴致客自爲然有貴而不致客者、元驃

薛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處以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返故紙乎 北齊書

長孫澄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恐座客請歸、每勑中廚別進、與餘留之止 周書

盧宗道性麤率、動作在俠、於晉陽置酒、賓將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受之 北史

吳本注曰、祖沉源、梁長孫俱以不飲而能酣客

伍瑞隆曰觀服惡少年全在一往之氣妙在與晉公說才相干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閉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酹、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横膝上、謂客曰、飲不酹者擊以此、衆唯唯、証一飲數升、次授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舊唐書

布衣張汾無介而干邢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籌書以盜没宴錢、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問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爲上客 唐書

張旭嗜酒、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爲神

郭威年十八、負氣使酒、李繼韜特奇之、游于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市人、威醉呼屠、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腹示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一市皆驚、威自如、繼韜惜其勇、縱使亡 五代史

王宴鎮武寧、悉召徽時盜侶、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下、爲我告諭、令弗爲、若不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内安靜 宋史

洪容臣曰、使公因此謂俠能與人疑戰言亦實事

章惇與蘇軾游仙游潭、潭下絕壁萬仞、横木其上、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游、既還神彩不動

王鞏訪蘇軾於濟、與客游泗水、發鵝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於黄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陳慥使酒好劍、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游西山、鵰起於前、使

騎逐射、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初曰邪曰快人

張詠學擊劍、樂爲奇節、有士遊宦遠郡、爲僕所持、欲得其女爲妻、士不能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陽假此僕爲敢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張績醉擁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告韶、韶徐曰、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

謝枋得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

自奮徐霖稱其如鶯鶴摩霄不可籠縶

許洞狂狷不遜除名歸吳中日以酣飲爲事屢從民家貰酒一日作酒歌數百言大署于壁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所負

耶律特林嗜酒不事事或以爲言答曰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 遼史

賈酸齋彌疾還江南賣藥錢唐市中竟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過梁山濼見漁父繼蘆花爲被欲易以紬漁父疑之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酸齋援筆立成竟持被而去 元史

俠烈

張墉曰今天下所急者張惟孝之流耳擊鼓耀兵拯五州於危亡紓一時之患難惜乎隱名畏禍遁不就招子卿南八植節凜然張巡姚洪罵賊不屈裴魏肩龍身徇知己原涉孫嵩急難恤患至今生氣勃勃天壤間灌籍郭郅恃血氣扞禁罔恬禍以期勝人蓋刑戮之民狗盜之雄也聶榮高漸離慷慨赴義不悔殺身以成昆弟朋友之名志意足悲並傳皆非妾已輯俠烈第二十四

蓋份自恥僞有隱故僞有姊皆天下絕奇也故並載

聶政姊榮聞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尸而縣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榮應曰聞之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上固爲知己者死今以妾尚在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呼天者三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史記

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座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客無不流涕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人

張晏曰鈍尺其形橫側數千丘之下猶若秋蘇

徐廣曰荊之不中劍術疏也高雖不中賢於中已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七 俠烈 二十三

季布弟心氣盍關中爲任俠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時時竊藉其名以行

高帝聞田橫在海中使使赦其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酈生其弟商爲漢將恐懼不敢奉詔帝廼詔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族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廼與客二人乘傳至尸鄉廐置曰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橫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烹人之兄與其弟併力事主縱彼畏天子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陛下不過欲見我面貌耳今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可觀也遂自剄客奉頭從使者馳奏帝爲流涕拜二客爲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漢文獨曰使二客赴葬辭五百人赴葬乞辭毋亦詐使蓋漢有以爲其義懼乎于臨下銷其英風壯氣

袁絲曰橫爲將爲相亡化奇策謀以得士殺爲無窮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七 俠烈 二十四

帝大驚以橫客皆賢尚五百人在海中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高祖逃捕趙王貫高詣長安對獄貫高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獲份曰獲與仰視與勞苦問答屢屈如目前

王維楨曰貫高之義不肯召高祖之子不發忠若離事

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泄公入具報上乃赦趙王賢高能立然諾因赦貫高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

張璠曰田橫賢高皆爲恥愧疑無王侯不其苟活世之(?)貪生徒作一班一殺者爲被當一思此

郭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踐更時脫之踐更數過吏弗求怪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單于欲降漢使者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

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漢書

原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置酒請涉涉入里門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至對賓客歎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徠畢葬

漢五侯曰側席不敢安以爲自居有風人飯飲之義

史弼考殺侯覽請求人覽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到涓澠問大言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遂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愛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荠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邵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洪吉臣曰橫客五百義士不能屈之劍芒弼有兩孝廉逆食知人得士之報

欲璠曰後漢之獄不減秦柳車之禍千古有兩朱家

中常侍唐衡兄玹進不由德趙岐數爲匡議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

孫嵩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下帷屏人密問岐曰子非賣餅者相問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實告之遂以俱歸後諸唐死滅赦乃出

朱暉年十三與外氏家屬避亂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

邳惲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子張視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惲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首視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以狀自首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至獄抜刀自向以要惲惲乃出

杜林拘於魏囂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東歸既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

按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字顯宗名兒爲翹宗不臣劉之意

伍瑞隆曰世不乏承諫更不乏成識陳之義者委亂世界殊不家

客對之歎喜眞忿一時似集

鹿車載致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後漢書

劉裕親征譙王密遣韓延之書延之報曰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 晉書

沈攸之日江陵下以邊榮守城張敬兒至或說使降榮曰受沈公恩一朝緩惡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見留守城委城求活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歎笑而去太山程邕之素侯榮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宋書

劉裕深憚司馬楚之遣客沐謙往刺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意楚之必自來因欲害之楚之聞病果自齎湯藥往省謙感其意乃出匕首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 魏書

元法僧叛長史元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

和曰、頴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將殺之、神色自若、

汲固爲李式從事、式被收、吏民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抱憲藏之、捕者收憲、有婢產男、母以婢見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

張巡城陷、支執尹子琦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

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欲氣吞逆賊、頑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唐書

南霽雲乞師賀蘭進明、愛霽雲、欲留之、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王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

姚洪先事董璋、後事梁、將千人戍閬州、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閱月破被執、璋曰、爾爲健兒、我

曾文統曰、神澤有此異人

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臂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耶、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五代史

鍾蜚英見張惟孝、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之、宴仲宣樓、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鄂澧五州危甚、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招之不就而遁、

愛申爲德順節度使、元兵西來甚危、愛申識鳳翔馬肩龍可與謀事、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總管勒弗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死、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金史

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馬周龍上書、謂從坦有將帥材、少由其右者、臣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周士誠身奮梅、能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

（宗端曰、黔首呼首明百姓、北郭綱綱中天、愛爲國爲士誠身奮梅、自視有時可謂忠之至而變之難也）

烏古孫仲端、度沙中事變不測、一日與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遁去、人生雖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思忠去、仲端與妻俱自盡、